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九二冊目次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十五卷

〔明〕王錫爵輯
明萬曆十八年周曰校萬卷樓刻本

..... 一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十五卷(一)

〔明〕王錫爵 陸翀之輯
明萬曆二十一年周曰校刻本

..... 五二九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十五卷

〔明〕王錫爵輯

明萬曆十八年周日校萬

卷樓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目錄

卷之一

詔類

高皇帝諭中原詔

立 皇后詔

嘉靖登極詔

冊類

成祖大皇帝立后冊

聖書類

諭防秋邊將聖書

諭防秋邊將聖書

誥類

總督劉海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誥

總督劉海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誥

奏類

急皇儲奏

進 聖祖御筆奏

疏類

大庖西上封事疏

中興正本疏

講學親政疏

建言時務疏

講學總政疏

題乃急大本以圖治安以盡備省疏

陳言治道要務疏

朱濂學

解縉學

楊廷和少

解縉學

董份學

李維禎編

朱國祚狀

王荳編

李東陽太

申時行大學

解縉學

李賢大學

王整

劉定之

楊守陳

楊一清

章懋文

卷之二

諫元霄燈大疏

扶植綱常疏

用忠言疏

道 祖制酌時宜以永保治安疏

治安要務疏

請脩曆法疏

請脩曆法疏

議吏宗藩疏

擬匡衡論治性正家疏

擬匡衡論治性正家疏

風靈疏

擬京考考功課吏法疏

擬京考考功課吏法疏

擬京考考功課吏法疏

擬京考考功課吏法疏

擬京考考功課吏法疏

表類

進貢錄表

恭謝天恩表

擬恭進重脩 大明會典進呈表

擬恭進重脩 大明會典表

世宗肅皇帝升附禮成奉慰表

世宗肅皇帝升附禮成奉慰表

擬聖駕昇祀山陵謁祖守臣謝表

章懋文

羅倫狀元學士

沈一貫少

馮琦侍

李廷機編

郭德壽編

李廷機編

郭德壽編

郭德壽編

郭德壽編

郭德壽編

郭德壽編

郭德壽編

郭德壽編

郭德壽編

郭德壽編

郭德壽編

郭德壽編

郭德壽編

郭德壽編

郭德壽編

郭德壽編

郭德壽編

郭德壽編

郭德壽編

擬聖駕再祀曰時蠲租中臣謝表	黃洪憲 奉直學士
文華大訓歲鮮表	李長春 宗道學士
擬欽辰各王府賀宗謝表	沈懋學 狀元修撰
擬儒臣奏抄條臣書成進表	曾朝節 翰林侍講
擬輔臣進訓錄表	馮琦 經筵侍講
擬河工告成廷賀表	莊履豐 翰林修撰
擬朝鮮國謝賜物昭雪宗系表	蕭良行 翰林修撰
慶類	
萬壽聖節上東宮箋	申時行 左 杜國
萬壽聖節上東宮箋	余有丁 大學士
致語類	
慶成宴致語	徐顯卿 天官學士
慶成宴致語	張一桂 少司成
慶成宴致語	陳子陞 奉坊學士
壽宮禮成內宴兩宮致語	余繼登 翰林修撰
壽宮禮成內宴兩宮致語	馮夢禎 翰林修撰
韻語類	
內訓韻語	王錫爵 大學士
檄類	
諭屬檄	羅倫 狀元修撰
雲南鎮臣約束土司檄	陸可教 翰林待講
諭朵顏等衛屬夷檄	方從哲 翰林編修
諭朵顏等衛屬夷檄	周應龍 翰林編修
露布類	

俘斬雲南叛夷露布	韓世能 宗伯學士
閩廣平賊露布	于慎行 禮部尚書
議類	
長城議	丘濬 大學士文莊公
銅楮議	丘濬 大學士文莊公
考正孔廟祀典議	程敏政 翰林學士
東宮宮議	王鏊 少傅柱國
東宮聖學議	霍韜 大學士
臨政利弊議	霍韜 大學士
懲胡議	袁衷 庶吉士
廣議議	徐師曾 庶吉士
郊社二祖並配議	夏言 大學士
奏進樂書乞與正學議	嚴嵩 大學士
論戶部出入揭帖	張居正 大師文忠公
裁定宗藩事例議	張居正 大學士
保甲議	何洛文 翰林學士
保甲議	許國 大學士
審舉劾議	王錫爵 柱國大學士
復河套議	王錫爵 文華殿學士
擬新建文成侯謚議	范謙 翰林院檢討
擬新建文成侯謚議	李維禎 國史編修
閩廣善後事宜議	沈一貫 翰林學士
閩廣善後事宜議	張一桂 國學士
閩廣善後事宜議	李維禎 庶吉士

班軍議

邊事議

二失三害議

崇聖學正士風議

崇聖學正士風議

王文成陳白沙從祀議

王文成陳白沙從祀議

正文體議

正文體議

正文體議

正文體議

三途並用議

三途並用議

三途並用議

國朝理學名臣考議

鹽法錢法議

論類

東漢論

魏徵論

原諫論

原文論

深慮論

國統論

何洛書

張位

馮琦

鄒德溥

李廷機

王宣

鄒德溥

李廷機

朱國祚

李廷機

王宣

楊元祥

李廷機

鄒德溥

周應賓

李沂

焦竑

方孝孺

王禕

王禕

宋濂

方孝孺

方孝孺

常奉論

豫讓論

伍員論

陳平論

曹操論

原教論

唐高宗論

曹操論

王魏論

事難論

春秋論

南人不可為相論

漢立韓信為齊王論

續志林東漢論

王翦論

政安論

辨說論

任當論

賢實論

交難論

初命三晉為諸侯論

桓榮論

九德論

讀漢史平準書食貨志論

方孝孺

方孝孺

程敏政

程敏政

程敏政

程敏政

謝鐸

謝鐸

邵寶

邵寶

章懋

王蔡

陸燾

王維禎

王維禎

高岱

高岱

高岱

高岱

瞿景淳

許國

徐顯卿

徐顯卿

徐顯卿

讀漢史平準書食貨志論

漢唐宋黨人之害論

漢唐宋黨人之害論

四皓論

漢高帝善將將論

漢高帝善將將論

五諫論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馮異不伐充國言功何如

馮異不伐充國言功何如

馮異不伐充國言功何如

反柳氏月令論

反柳氏月令論

孔子學無常師論

孔子學無常師論

孔子學無常師論

丙魏同心輔政論

五諫論

漢王數羽十罪

聖王修德正事

心如穀種

用人不私親故論

王道蕩平正直論

雷侯善藏其用論

楊元祥翰林庶吉士

王家屏大學士

張一桂大司成

沈一貫家宰學士

于慎行大子賓客

田一雋宗伯學士

于慎行大史宗伯

李長春宗伯學士

何洛文宗伯學士

陳于陞春坊庶子

張位少詹學士

李維禎翰林編修

張一桂大司成

賈三近翰林庶吉士

陳于陞春坊庶子

沈懋孝翰林院修撰

沈懋孝翰林院修撰

習孔教翰林院學士

董份家宰學士

張立少詹學士

劉震虞翰林學院

顧紹芳國史檢討

黃洪憲春坊庶子

黃洪憲春坊庶子

嚴子陵論

今子卿知吾心論

登瀛洲論

乾父坤母

八角磨盤論

立朝正直忠厚論

明君知儆戒之可樂論

馬援征五溪論

韓魏公不分善惡白黑論

心為嚴師論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士君子行已立身法度論

士君子行已立身法度論

任賢勿二去邪勿疑論

學莫先于義利之辨

學始于不欺闇室

學始于不欺闇室

學始于不欺闇室

學始于不欺闇室

孔子大林放之問

孔子大林放之問

正心以正朝廷

真正英雄從戰亡兢亡中來

真正英雄從戰亡兢亡中來

黃洪憲春坊庶子

王應選探花編修

王應選探花編修

馮夢禎會元編修

馮夢禎會元編修

蕭良有翰林院修撰

陸可教經筵侍講

李廷機翰林編修

李廷機翰林編修

李廷機翰林編修

袁宗道翰林編修

黃汝良翰林編修

郭正域翰林編修

鄒德溥國史編修

鄒德溥翰林編修

鄒德溥翰林編修

舒弘志翰林編修

袁宗道會元編修

蕭雲舉翰林檢討

朱國祚翰林編修

方從哲翰林編修

黃汝良翰林編修

唐文獻翰林編修

舒弘志探花編修

真正英雄皆從戰戰兢兢中來
真正英雄從戰戰兢兢中來
續朱穆宗學論

袁宗道 翰林編修
李啓美 庶吉士
舒弘志 探花編修

策類

廷對萬言策

羅維倫 狀元修撰
康海 狀元修撰

弘治壬戌廷試策

錢福 狀元修撰

弘治庚戌廷試策

楊慎 狀元修撰

正德辛未廷試策

申時行 狀元少師

嘉靖壬戌廷試策

劉楚先 司經洗馬

敬天法祖策

王祖嫡 洗馬侍講

寶訓寶錄策

馮琦 翰林侍講

取錄策

九

瀛海水患策

于慎行 大司馬

辨名實策

黃洪憲 春坊庶子

王仲淹續經意旨對

沈一貫 家宰

答西北墾田水利問

楊元祥 庶吉士

答西北墾田水利問

鄒德溥 翰林院編修

救荒奇策何如

袁宗道 翰林院編修

救荒奇策何如

唐文獻 狀元修撰

士習策

李廷機 翰林院編修

已丑廷試策

焦竑 狀元修撰

雨雹對

鄒德溥 翰林院編修

雨雹對

徐應聘 翰林院編修

經術世務要指對

袁宗道 翰林院編修

經術世務要指對

全天敘 翰林編修

序類

立 翰林大學士

崇正辯序

錢福 狀元修撰

陸賁新語序

袁震 翰林庶吉士

江南春詞序

趙貞吉 大學士

刻貞觀政要序

殷士儋 大學士

重刻唐文苑英華序

馬象乾 大學士

本朝列卿年表序

何洛文 翰林學士

刊五經白文序

王希烈 翰林學士

帝鑑圖說後序

申時行 少師左柱國

太祖御筆序

劉元震 庶子

重刻周禮序

蕭良有 翰林編修

刻文中子序

李廷機 翰林編修

擬御製重刻資治通鑑綱目序

鄧宗齡 翰林編修

擬御製重刻資治通鑑綱目序

袁宗道 翰林編修

刻文章辨體序

舒弘志 翰林編修

刻文章辨體序

彭煒 翰林編修

刻文章辨體序

唐文獻 狀元修撰

重刻十三經註疏序

林承芳 翰林編修

重刻十三經註疏序

唐文獻 狀元修撰

新刻詞林典故序

舒弘志 翰林編修

新刻詞林典故序

黃汝良 翰林編修

欽定新法始末

記類

擬翰林院學士題名記

舒弘志探花編修

評仲長

評中長統昌言寔致論

王 宣 翰林院編修

河源辯	王鑒	王鑒	國文公
春王正月辯	王錫爵	少師大學士	
道術辯	陳于陸	學士	
忠清仁辯	鄧以諧	言元編修	
和同辯	周應賓	翰林編修	
解類			
七儒解	宋濂	學士文憲公	
餘問解	崔銑	文敏公侍郎	
三禮解	余有丁	內閣大學士	
立德立功立言解	許國	少傅大學士	
七日來復解	王家屏	東閣大學士	
周禮荒收十有二解	黃洪憲	奉坊廬子	
太玄準易解	范謙	翰林庶吉士	
人心道心解	李大武	翰林庶吉士	
性習解	李大武	翰林庶吉士	
復其見天地之心解	李大武	翰林庶吉士	
說類			
賞刑者說	劉基	大史令	
雷說	劉基	文成公	
琴說	宋濂	文憲公	
逐鹿說	許觀	三元侍中	
報應說	程敏政	翰林學士	
碧梧丹鳳圖說	羅倫	狀元倫	

獲麟說	王鑒	大	學士
王膳事空圖說	嚴嵩	大	學士
練習說	唐順之	翰林學士	
一貫忠恕說	楊起元	少司成	
荀卿非十二子說	沈懋孝	翰林編修	
侯氣說	沈自邠	翰林編修	
十二律旋相為宮說	王喬桂	翰林庶吉士	
求放心說	周應賓	翰林編修	
淡泊寧靜說	李沂	庶吉士	
淡泊寧靜說	舒弘志	國史編修	
松柏後凋說	鄒德海	國史編修	
書類			
論詩書	宋濂	翰林學士	
言兵事書	王維禎	國子祭酒	
論學書	許國	大學士	
擬曹雨生與叔孫通書	李廷機	翰林院檢討	
擬曹雨生與叔孫通書	范醇敬	翰林院檢討	
擬唐虞藏用與李邕書	吳應賓	國史編修	
擬唐虞藏用與李邕書	全天敘	翰林編修	
與趙定宇書	黃洪憲	翰林學士	
頌類			
河清頌有序	解一綰	翰林學士	
嘉禾頌有序	解一綰	翰林學士	
平逆頌有序	程敏政	禮部尚書	

平倭頌有序	許國 <small>少傅柱</small>
秋防無警頌有序	陳千陞 <small>春坊學士</small>
秋防無警頌有序	朱康 <small>宗伯學士</small>
擬恭獻聖母萬壽頌有序	馮琦 <small>翰林院侍講</small>
萬壽無疆頌	顧紹芳 <small>翰林院檢討</small>
擬聖母還御慈寧宮聖孝寧親頌	朱國祚 <small>狀元修撰</small>
擬發錢分賑郡國恭上聖德重民頌	舒弘志 <small>探花編修</small>
賦類	
聖駕躬耕帝藉賦	顧鼎臣 <small>大學士</small>
瑞應賦	蔡昂 <small>宗伯學士</small>
日方升賦	王家屏 <small>東閣大學士</small>
日方升賦	徐顯卿 <small>右冢宰</small>
日方升賦	田一僑 <small>館師宗伯</small>
日方升賦	陳于陞 <small>春坊學士</small>
日方升賦	張一桂 <small>大司成</small>
萬寶告成賦	趙用賢 <small>宗伯大司成</small>
經筵賦	羅萬化 <small>宗伯學士</small>
經筵賦	張道明 <small>庶吉士</small>
歲類	
宵衣箴	嚴訥 <small>大學士</small>
省心齋箴	申時行 <small>少師大學士</small>
養心齋箴	申時行 <small>狀元首相</small>
樂志齋箴	申時行 <small>左柱國</small>
思政軒箴	申時行 <small>柱國大學士</small>

當官三事箴	許國 <small>大學士</small>
六有箴	王家屏 <small>大學士</small>
擬無逸殿箴	王弘誨 <small>大宗伯</small>
宵衣箴	徐顯卿 <small>冢宰學士</small>
六有箴	范謙 <small>庶吉士</small>
仁明武箴	蕭良有 <small>掾眼脩撰</small>
仁明武箴	孚大武 <small>庶吉士</small>
銘類	
蒼雲軒銘	宋廉 <small>翰林學士</small>
銅雀硯銘	唐順之 <small>會元學士</small>
座右銘有小序	黃鳳翔 <small>大司成</small>
座右銘有小序	趙志皋 <small>探花少宰</small>
贊類	
宋忠簡公畫像贊	吳伯宗 <small>開科狀元</small>
楊喬贊	方孝孺 <small>侍讀學士</small>
滕奉使贊	宋廉 <small>翰林學士</small>
元郭太史造簡儀贊有序	于慎行 <small>大宗伯學士</small>
元郭太史造簡儀贊	林景暘 <small>翰林庶吉士</small>
跋類	
跋六檜堂卷	黃淮 <small>大學士</small>
跋明妃寫召圖	康海 <small>狀元修撰</small>
跋袁鏞傳後	林環 <small>狀元侍講</small>
跋文山先生集杜詩後	楊守卬 <small>掾眼尚書</small>
跋太僕寺志後	李廷機 <small>掾眼編修</small>

卷之十二

詩類五言古詩

浩懷

方孝孺翰林學士

擬古四首

方孝孺翰林學士

木芙蓉

王禕侍制學士

擬古二首

高啓侍中學士

大祀

江廣洋中書右丞相

大饗

陶安翰林學士

擬曹子建五遊篇

吳伯宗翰林學士

秋林高士圖

唐肅翰林學士

奉天殿早朝

王偁翰林檢討

孤桐生嶧陽

黃淮大學士

幽蘭在空谷

楊士奇太師大學士

陶令

胡儼國子祭酒

堯階

金善翰林學士

雙竹軒

解縉大學士

夜坐雜言

解縉大學士

感寓二首

胡廣大學士

秋懷五首

方孝孺侍讀學士

卽事

鄒緝翰林侍讀

扈從還南京隨駕出麗正門

曾棨宮詹學士

大祀南郊

王英尚書學士

咏水仙

曾鶴齡太元學士

擬陶彭澤三首

金學夔侍讀學士

南狩篇七十韻

李東陽大學士

詔賜慶成王銀幣

李廣

李東陽大學士

塞上雜詩

錢福北元清隱

從軍二首

陸軾翰林侍讀

擬古五首

康海北元修模

春日行

陸深文裕公

雜詩二首

唐順之會元編修

詠料絲燈

董份大 宗伯

雜詩

瞿景淳宮詹學士

四皓

陸樹聲大 宗伯

碧溪

徐階大 學士

除夜

嚴嵩大 學士

齋日作

張居正文忠公

建安體

馬自強大 學士

東山懷古

申時行左 柱國

雜詩二首

王錫爵大 學士

夏夜討月

吳中行國子司業

夏日

趙用賢少 宗伯

冬日

趙用賢少 宗伯

喜遯師討建夷大捷二首

許國少 傳學士

觀鄭俠流民圖有感

李大武無 吉士

同前

袁宗道會元編修

雲壇禱雨三首

曾朝節右 春坊

城樓登眺

劉應秋少 司

謁先聖祠瞻壁間石刻畫像	楊起元少司成
鳴琴王堂音	沈一貫少宰師
同前	田一鶴少宗伯
賦得月重輪	蕭雲舉翰林檢討
五言律詩	
題鑑湖送別圖	劉基文成公
古戍	劉基文成公
雪夜宿院呈危宋二院長	高啓侍讀學士
題桃源圖	宋濂文憲公
晚望	朱善文恪公
江行	王禕忠文公
侍宴	方孝孺侍讀學士
觀孔雀朝	方孝孺侍讀學士
扶彈圖	許觀侍中
觀西番進馬	黃淮大學士
御宴應制	解縉翰林學士
太皇太后挽歌	解縉翰林學士
重陪駕至太液池	胡廣大學士
西山積翠	胡廣大學士
春日陪駕遊萬歲山二首	胡廣大學士
擬太和公主番	楊士奇文貞公
際遇	吳訥文恪公
擬杜必簡送崔融	陸二鈇楊服侍講
出關入關	陸二鈇楊服侍講

擬陳伯玉度荆門望楚	陸欽翰林侍講
劉向墓	鄒緝翰林侍講
耕樂	陸簡樸苑馬寺
過劉伶宅	曾榮狀元官詹
庚寅元夕午門侍宴觀燈	曾榮狀元官詹
洛陽道	王整文恪公
長安道	王整文恪公
從驪山頂應制	陸深文裕公
擬度荆門望楚	陸深文裕公
侍遊萬歲山五首	陸深文裕公
長安道	顧清文僖公
早朝	顧清文僖公
擬王摩詰終南別業	顧清文僖公
昭君怨	朱希周大宗伯
老將	朱希周大宗伯
擬王摩詰早朝	商輅文毅公
侍遊萬歲山二首	商輅文毅公
咏馬	商輅文毅公
侍遊萬歲山	王洪翰林侍講
題粉署餘清卷	王洪翰林侍講
雜興	王洪翰林侍講
扈從過夾溝夜宿	王英文安公
尾從晚宿臨城	王英文安公
元日朝回奉呈院中諸公	王英文安公

四橋光霽	羅洪先文恭公
南樓奇觀	羅洪先文恭公
賜觀燈詩二首	周述均懷編修
班婕妤	程敏政宗伯學士
擬陳伯玉春夜別友人	程敏政宗伯學士
班婕妤	崔銑文敏公
關山月	羅紀文肅公
羌笛怨	羅紀文肅公
閨怨	羅倫文毅公
大駕視牲南郊	李東陽文正公
齋宿院署	李東陽文正公
人日齋居雪霽	李東陽文正公
大明門候駕	李東陽文正公
五日賜百官彩扇	李東陽文正公
至日	袁宏熙吉士
正月十五夜	袁宏熙吉士
報北虜再入山西	袁宏熙吉士
夜宿秘苑	錢福狀元脩撰
登省中樓望西山霽雪	錢福狀元脩撰
立春日齋居對雪	錢福狀元脩撰
同前	唐順之庶吉士
穀日雪作	唐順之庶吉士
寒食	唐順之庶吉士
端鬼詩應制有序	蔡昂探花學士

風竹	嚴嵩大學士
丁亥冬至陵祀出城作	嚴嵩大學士
朝雪	康海狀元修撰
詠部鶴	康海狀元修撰
大菊	康海狀元修撰
詠蟬	康海狀元修撰
蘇子遊赤壁園	楊慎狀元修撰
泛湖	楊慎狀元修撰
泛舟	王九思翰林檢討
都城春雪	王九思翰林檢討
聞笛	王廷陳翰林編修
對雨	王廷陳翰林編修
夏日即事二首	王廷陳翰林編修
在館即事	王廷陳翰林編修
院中齋宿	王廷陳翰林編修
春日王堂宴集	王錫爵太子太傅
雞冠	王錫爵太子太傅
刈禾了晚望	高拱大學士
夏日瀛洲亭	許國少傅大學士
北亭讌集	馮夢禎會元編修
晚興	王應選探花編修
溪邊	沈一貫翰林學士
瀛州亭新池得雨	沈一貫翰林學士
詠署中柏	徐顯卿天官學士

七夕

初冬即事

詠院中杏

詠上苑桃花

瀛州亭新池得雨

秋夕

初冬即事

鼎建慈寧宮有述二首

西苑觀菊

同前

同前

同前

增定上明館課
日錄

題署中柏

賦得玉壺冰

除歲立春日賜百官食春餅應制

五言排律

聖壽節早朝

夏冰

凱旋恭紀

登瀛軒

雲門樂

太平樂

三月三日千秋節

城南講武二十韻

徐顯卿天官學士

黃洪憲春坊庶子

黃洪憲春坊庶子

黃洪憲春坊庶子

田一儒宗伯師

田一儒宗伯師

鄧以讚曾元編修

沈自邠翰林修撰

蕭良有曾元編修

李廷機曾元編修

朱國祚狀元修撰

唐文獻狀元修撰

唐文獻狀元修撰

唐文獻狀元修撰

袁宗道曾元編修

舒弘志探花編修

宋濂大學生

劉基文成公

劉基文成公

宋訥大司成

曾祭狀元學士

商輅三元學士

羅倫狀元修撰

英翰林學士

聖駕南巡

聖駕北狩

元夕應制觀燈

扈從度龍門作

二月九日

元正聽朔奉天殿

廷對

入館呈諸君

鄒陽湖十六韻

開河南捷呈閣內諸公

中元節有感

對雪

對雪

赤讀敬一亭五歲註有述

泰祀稷壇陪祀有作

擬駕奉聖母覆視壽宮恭紀

頌曆恭紀

觀薊鎮邊圖有述

閱遼海報捷志喜

清明節遣官分祀山陵恭述

五言絕句

早朝

秋思

臥雲室

昭君

錢福狀元學士

錢福狀元學士

高啓宗伯學士

吳寬大學士

楊慎狀元修撰

楊慎狀元修撰

楊慎狀元修撰

蔡昂翰林學士

蔡昂翰林學士

陸鏊庶吉士

袁永之庶吉士

袁永之庶吉士

袁永之庶吉士

顧鼎臣大學士

顧鼎臣大學士

朱希周狀元大宗伯

朱希周狀元大宗伯

費宏狀元修撰

高拱大學士

余有丁大學士

方孝孺侍讀學士

方孝孺侍讀學士

方孝孺侍讀學士

方孝孺侍讀學士

方孝孺侍讀學士

竹	方孝孺 侍讀學士
草色	解縉 翰林學士
秋江漁唱	解縉 翰林學士
遠壑堆藍	解縉 翰林學士
琴月	解縉 翰林學士
長劬	鉄鉉 太史公
題蘭	劉基 文成公
青山白雲圖	劉基 文成公
婕妤怨	劉基 文成公
鐵塔	劉基 文成公
野步	宋訥 大司成
並頭白菊	宋訥 大司成
金陵圖二首	陶安 翰林學士
柏屏	許觀 禮部侍中
水鑑樓	許觀 禮部侍中
春曲	曾榮 宮詹學士
雨後即事	曾榮 宮詹學士
白雪曲	曹鼐 大學士
題畫	胡廣 大學士
晚出左掖	胡廣 大學士
月軒	鄧林 翰林學士
雜咏	李昂 翰林學士
雜畫二首	文徵明 翰林待詔
夜況	黎淳 狀元參議

書畫上	吳寬 狀元修撰
秋海棠	吳寬 狀元修撰
采蓮曲	錢福 狀元修撰
雙鶴	錢福 狀元修撰
題畫	程敏政 翰林學士
齋中小雨作	程敏政 翰林學士
日夕	李東陽 大學士
詠白芙蓉	王鏊 文恪公
擬古	王鏊 文恪公
七夕	王鏊 文恪公
七言古詩	王鏊 文恪公
題文山上已詩後	解縉 翰林學士
春江靜釣	宋濂 太子贊善
秋日登萬歲山	苗衷 大學士
大一統詩	練子寧 翰林編修
鍾山春意	韓克忠 狀元修撰
平安南	許觀 禮部侍中
秋閨怨	陳循 大學士
車駕北征	曾榮 宮詹學士
王堂對雪	商輅 三元大學士
送扈駕幸北京	蕭時中 狀元修撰
元夕禁中觀燈應制	周述 春坊庶子
唐仙方伎圖	彭時 大學士
賜宋承旨馬應制	方孝孺 弘文館學士

燕京篇效柏梁體

夏雲篇

南浦月華

鉢池山

十六夜

胡馬來

漢京篇

明月篇

聽琴篇

題文與可畫竹

元夕篇

從軍篇

江上對酒懷古

金臺懷古

西苑觀稼

觀上林春曉圖二首

上巳觀禊

題水殿納涼圖

咏大風秋風

百官奉詔修省二首

寄春防諸將

冬夜讀書

七言律詩

早朝賜宴

程敏政翰林學士

吳寬狀元尚書

王華狀元參議

程楷翰林編修

李廷相尚書學士

舒芬狀元修撰

霍韜大學士

楊慎狀元修撰

孔天胤翰林編修

袁燦大學士

董份大學士

王錫爵太子太傅

沈一貫少傅館師

劉虞慶宮詹學士

張位少詹學士

于慎行大學士

陸可教翰林侍讀

蕭良有翰林修撰

朱國祚翰林修撰

李廷機翰林編修

陶望齡翰林編修

劉曰寧庶吉士

解縉翰林學士

解縉翰林學士

早朝

應制

春夜漫興

侍駕從明承恩宮作

天壽節侍宴奉天殿三首

早朝

天壽節賜宴回

奉天殿進元史

清明呈館中諸公

玉堂秋興

梅花三首

二月十一日大學釋奠

侍遊東苑

中京書事

元旦趨朝值雪

退朝

武英殿應制

奉天殿早朝

相王殿下之園

中都龍興寺伏觀御書第一山有作

中都孟秋陪從蜀王殿下祀皇陵

玉堂春雪

大將出師

無題四首追和李商隱韻

解縉翰林學士

解縉翰林學士

王穉文公

劉基文成公

宋應麟翰林學士

方孝孺翰林學士

方孝孺翰林學士

高啓翰林學士

高啓翰林學士

高啓翰林學士

陶安翰林學士

吳伯宗翰林學士

全思誠大學士

郭紳翰林編修

吳公達翰林編修

丁顯翰林編修

劉仲質大學士

劉仲質大學士

宋訥園子祭酒

宋訥園子祭酒

章濂翰林學士

章濂翰林學士

練子寧翰林編修

花倫翰林編修

賦春艸

漢宮人入道

高麗貢使

登北極院紫雲樓

效唐體賦宮人入道

登越臺二首

白鴈

越山清曉

春日遊東苑應制

春日早朝遇雪

春日陪車駕登蔣山

脩史

題水簾洞二首

御試上林曉鶯

文淵閣應制

奉天門說書賜宴

追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

擬奉和辛望春宮

詠湘竹簫

王學齋宿

燈夕賜宴二首

左掖早朝春雪

從狩陽山

早入天壽山候陪祭長陵

吳 沉大 學士

任亨泰 狀元 修撰

任亨泰 狀元 修撰

任亨泰 狀元 修撰

唐 震 狀元 修撰

汪應祥 左 丞 相

汪應祥 左 丞 相

盧原質 翰林 編修

盧原質 翰林 編修

盧原質 翰林 編修

盧原質 翰林 編修

朱 善 翰林 學士

王 恭 翰林 學士

錢士修 翰林 學士

朱 古 翰林 侍講

許 觀 三元 侍講

許 觀 三元 侍講

許 觀 三元 侍講

吳 溥 庶吉士

吳 溥 庶吉士

陳 文 庶吉士

楊士奇 大學士

楊士奇 大學士

懷事應制

謁長陵

題畫

問姮娥

姮娥奏

賦得梧桐月

新秋早朝

從征交趾勝捷

二月一日早朝

秘閣書事

元夕侍宴

元夕侍宴應制

王象重虹

蘭門烟樹

西山霽雪

桃源圖

玉泉垂虹

瓊島春雲

內直

陪祀南郊

春日扈從幸北京

營中早朝

鷗鵲圖

車駕渡江

楊士奇 大學士

楊士奇 大學士

王 達 大學士

施 槃 狀元 修撰

施 槃 狀元 修撰

施 槃 狀元 修撰

王汝玉 庶吉士

胡 儼 國子祭酒

胡 儼 國子祭酒

胡 儼 國子祭酒

胡 儼 國子祭酒

胡 儼 國子祭酒

楊 榮 文 公

金幼孜 大學士

金幼孜 大學士

鄒 緝 翰林 侍講

鄒 緝 翰林 侍講

鄒 緝 翰林 侍講

鄒 緝 翰林 侍講

胡 廣 狀元 學士

胡 廣 狀元 學士

胡 廣 狀元 學士

陸 欽 翰林 侍講

曾 榮 狀元 修撰

東華門內新館初成入直有作	曾	榮	狀元修撰
禁中對雪	曾	榮	狀元修撰
觀內殿馬	曾	榮	狀元修撰
春思	曾	榮	狀元修撰
六月十五日讀平胡詔	曾	榮	狀元修撰
殿試罷	曾	榮	狀元修撰
秋日扈從獵龍山遊牛山佛窟寺	曾	榮	狀元修撰
癸卯歲十月居庸關候	陸	簡	宮詹學士
冬至早朝	陸	簡	宮詹學士
王泉垂虹	林	環	狀元侍講
西山霖雪	林	環	狀元侍講
元夕侍宴觀燈	曹	簡	大學士
中秋二首	曹	簡	大學士
長安道	商	輅	大學士
七月十七日壬午駕還自塞北	梁	階	大學士
元夜陪駕燕千門	商	輅	大學士
春日試筆	商	輅	大學士
正月十七日送駕出德勝門	商	輅	大學士
瀟島春雲	岳	正	文肅公
秋日早朝	岳	正	文肅公
正月初四日南郊禮成	岳	正	文肅公
車駕渡江	周	忱	文襄公
元夕賜觀燈	周	忱	文襄公
王泉流虹	蕭	時中	狀元修撰

瀟島春雲	蕭	時中	狀元修撰
早朝	徐	有貞	大學士
元日早朝	徐	有貞	大學士
墨蒲萄	徐	有貞	大學士
時出西掖遇雨	程	敏政	宗伯學士
元夕賜宴觀燈應制	呂	原	大學士
已亥元日雪	呂	原	大學士
蝴蝶	呂	原	大學士
元夕觀燈應制	吳	寬	狀元尚書
追和岑補闕早朝之作	吳	寬	狀元尚書
午日禁苑觀擊毬射柳進呈詩	丘	濬	文莊公
追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	丘	濬	文莊公
題蘇武牧羊圖	丘	濬	文莊公
賜午門觀燈二首	楊	溥	文元公
賜午門觀燈應制	劉	三吾	翰林學士
同前	李	廷相	探花編修
端陽進呈射仰詩	吳	寬	狀元尚書
賜午門觀燈	錢	福	狀元修撰
九日早朝	錢	福	狀元修撰
早朝	錢	福	狀元修撰
賦得秋江漁唱	黎	淳	文信公
擬勅借岐王九成宮避暑看	黎	淳	文信公
元夕應制	王	直	文端公
元夕觀燈侍宴	王	直	文端公

王華狀元修撰

余皆文貞公

齊居	瞿景淳	元宗伯
西朝房落成	嚴嵩	大學士
龍興寺	林樹聲	大宗伯
喜雪	嚴訥	大學士
庚辰元日	楊慎	狀元修撰
曉詣西壇候駕	楊慎	狀元修撰
秋懷二首	楊慎	狀元修撰
出塞	楊慎	狀元修撰
柑至	楊慎	狀元修撰
聞河南寇	王維禎	大司成
元夜對月	王維禎	大司成
無題回文	王維禎	大司成
題廣內翰賜扇	王維禎	大司成
武昌聞邊報	王維禎	大司成
秋興二首	王維禎	大司成
魚題	董份	大司成
庚辰元日	董份	大司成
郊齋有作	董份	大司成
人日	董份	大司成
春日禁中即事	張居正	又忠公伯
宣武門眺望	趙用賢	少宗伯
立夏	鄧以讚	翰林編修
九日	鄧以讚	翰林編修
元夕秘館燈集	中時行	少師學士

午日觀遊人	王錫爵	大學士
春日祇園小集	王錫爵	大學士
早春湖上	王錫爵	大學士
重修乾清宮奉慈駕還御恭紀	沈自邠	館試第一名
同前	顧紹芳	館試第二名
同前	楊起元	館試第三名
同前	教文禎	館試第四名
同前	楊德政	館試第五名
同前	萬象春	館試第六名
同前	張鼎思	館試第七名
同前	馮琦	館試第九名
同前	費尚伊	館試第十名
同前	陸可教	館試十一名
同前	馬象乾	館試十三名
同前	史繼辰	館試十六名
同前	李植	館試十七名
同前	張養蒙	館試十九名
同前	高尚志	館試二十名
同前	馮夢禎	館試廿一名
同前	汪言臣	館試廿二名
同前	張文熙	館試廿三名
同前	余繼登	館試廿四名
同前	曹一鵬	館試廿五名
同前	王國	館試廿六名

同前

同前

玉河春水

聖駕

詞林同日轉宮察者六人紀盛

晴雲早朝

聞兩廣捷音

咏秋聲

上林春雨

九月朔禮官進祀冊有述二首

望極門宣捷

是階展輕

廣州亭觀新水

萬壽節早

秋夜讀書

送泰使冊封親藩

九月讀周明詩

長至閣中謁拜先師有述

七言排律

元夕觀燈侍宴二十韻

歸至北京

都門提望

玉堂對雪

駕幸太學

吳亮炳 館試廿七名

姚岳祥 館試廿八名

沈一貫 少宰 館師

沈一貫 少宰 館師

莫洪憲 坊廡子

黃洪憲 春坊庶子

于慎行 宗伯學士

劉虞夔 官詹學士

李廷機 榜眼 編修

李廷機 榜眼 編修

鄒德溥 翰林編修

蕭良有 翰林修撰

葉向高 翰林編修

袁宗道 翰林編修

蕭雲舉 翰林檢討

劉元震 國子祭酒

王肯堂 庶吉士

焦竑 狀元 脩撰

胡廣文 穆公

解縉 翰林學士

李東陽 文正公

錢福 狀元 脩撰

吳寬 狀元 脩撰

戲賦後七夕

萬壽無疆

七言絕句

聞鶯

午日

題梧桐折枝翎毛圖

題畫紅梅

題扇面荷花

長門怨

浣紗女二首

題湖山烟雨圖

題小畫

春興

白鹿仙人圖

蓮池垂釣

題明皇行樂圖

題水殿納涼圖

回朝即事

元夕午門觀燈應制三首

端午早朝賜扇

詔直內閣即事

歲馬臺

蕭湘雨意圖

題貴妃春醉圖

朱喬周 狀元 脩撰

申時行 大學士

解縉 翰林學士

解縉 翰林學士

劉基 太史 今

劉基 太史 今

曹鼎 文公

岳正 文肅公

李廷相 探花 編修

施槃 狀元 脩撰

徐有貞 大學士

倪謙 文僖公

倪謙 文僖公

朱善 翰林學士

倪岳 文毅公

詹同 尚書學士

陸鈺 榜眼 編修

金鈞 致大 學士

胡儼 大司成

胡儼 大司成

方孝孺 侍讀學士

楊士奇 大學士

楊士奇 大學士

增定全明館課 目錄	題胡人婦獵圖	題徽宗草蟲	幽居	南陽三顧圖	春曉	題畫四景	清夜聞笛	題仙源圖	遊仙圖	十六日湖塘上觀月	題綠楊雙燕圖	題張良歸山圖	與王臺	同前	墨桃花	詠菊三首	畫馬	清明前一日作	小遊仙	高宗所書絹素杜詩	徽宗畫瓶中桂花
曾榮	王英	王英	練子寧	程敏政	程敏政	程楷	吳寬	李時勉	顧鼎臣	王鏊	王鏊	朱希周	朱希周	陸深	錢福	靳貴	毛登	商輅	謝鐸	章懋	章懋
官書學士	尚書學士	尚書學士	翰林編修	伯學士	伯學士	翰林編修	定公	司成	康公	傅學士	傅學士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增定全明館課 目錄	劉阮天台圖	退朝	十一月一日	青樓怨	長信宮	月夕	狄仁傑	紀事	春遊曲	登臺	白紵曲	秋日雜興	閨情	諸將入朝二首	對雪二首	宮詞五首	朝楊花	春暮	駕幸金陵四首	迎鑾曲四首	凱歌二首	對雪	燕京元夕	塞上曲
四十	楊守陳文懿官	謝遷文正公	謝遷文正公	王華尚書學士	王華尚書學士	李東陽大學士	李東陽大學士	羅倫狀元修撰	李賢文達公	舒芬翰林修撰	舒芬翰林修撰	趙貞吉大學士	趙貞吉大學士	康海狀元修撰	康海狀元修撰	王維禎大司成	高拱大學士	高拱大學士	楊廷和大學士	楊慎狀元修撰	殷士儋少保學士	夏言大學士	王廷陳翰林編修	袁煒大學士

增定皇明館課

徵貪吏疏	楊巍太子太保
申飭吏治疏	楊巍天官冢宰
議處邊務疏	王一鶚大司馬
甄敘勳臣疏	王一鶚兵部尚書
弭災異疏	王一鶚太子少保
議處教職疏	沈鯉太子少保
停減買辦疏	宋縝大司徒
裁定鹽法事宜疏	宋縝戶部尚書
綏戢地方疏	宋縝大司徒
疏通錢法疏	石星兵部尚書
職掌事宜疏	石星工部尚書
正風俗疏	吳時來左都御史
乞賜採納疏	吳時來御史中丞
劾元輔不奔喪疏	鄒元標天官尚書
論江陵不守制疏	吳中行國子司丞
斥輔臣回籍守制疏	趙用賢禮部侍郎
奏賜元宰終喪疏	沈思孝司寇尚書
嚴加脩省疏	鄒元標給事中
廣開言路疏	沈思孝司寇尚書
請立東宮疏	劉復初司寇
乞召韓直諸臣疏	陳與郊都給事中
乞遵祖制題名疏	陳與郊都給事中
乞停止助工之議疏	陳與郊都給事中
請潞王之國疏	陳與郊都給事中

增定皇明館課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目錄

注意迂賢敬舉所知疏	陳與郊都給事中
安戢民艱疏	陳與郊都給事中
懇乞歸養疏	陳與郊都給事中
議飭吏治疏	楊廷相給事中
廣郵典疏	王治都給事中
建文陵廟及景泰廟號議	萬象春禮科都給事中
乞停取帑銀疏	姚德重給事中
慎選舉重名實疏	孫瑋給事中
弭災異疏	王三餘給事中
議處兵食疏	邵庶給事中
處置遼左疏	張希臯都給事中
整肅風憲疏	許弘綱給事中
廣採納疏	杜縻給事中
綜核吏治疏	徐桓給事中
採納弭變疏	楊紹程御史中丞
矜省言官疏	徐元御史中丞
議發賑疏	張天德御史中丞
破虜疏	馬從謙御史中丞
飭吏治詮考疏	程達御史中丞

增定國朝經世宏辭卷之一

太原 王錫爵 元駁父
四明 沈一貫 肩吾父



詔類

高皇帝論中原

宋廉弘文館學士

自古帝王臨天下中章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華
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
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
置之羞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如大德廢長
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弑兄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于
父子君臣之倫瀆亂甚矣夫以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
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所為如彼豈可為訓于天下後世
哉又加以宰臣擅權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
中國之民灰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
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豈
不信然

朕意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必有聖人者出電掃胡塵恢復中
夏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嘗有治世安民者徒使
爾等戰戰兢兢處于朝奉慕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
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假元號以濟
私恃有衆以要君臣兵據險互相吞並實生民之巨害非筆夏
之真主也

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
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皆入

增定國朝經世宏辭卷之一詔類

二

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務安兵稍精食稍足視此中原之
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
朕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拯生民于塗炭復漢官
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讐故先諭告爾等兵至所在民人
勿避

朕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于中華背我者自覆于
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
哉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
願為臣民者與中國之人撫養無異

立 皇后詔 永樂元年

解 籍翰林學士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荷天地神靈

祖宗敕佑維承大統肇夏肅清稽于古典夏殷周之盛亦資內

助以致雍熙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肇修人紀惇典庸禮臻茲治平薄海內外室

家相慶功德兼隆與天同運亦惟朕

聖妣孝慈高皇后效法承天肅雍顯相德配

聖神化家為國朕正妃徐氏開國元勳中山武寧王徐達之女

定佐朕

皇考咸有一德格于 皇天。天惟申命用休。君臣篤慶榮裕始

終毓茲貞淑嬪于肇封家政攸寧朕恭行天討無內顧之憂厚

德嘉貞姆儀懿範同朕恭勤保茲天命君臨爾萬姓之上是用

增定 冊 卷之一 詔類

于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命使奉金冊金寶立徐氏為
皇后正位中宮共承宗廟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嘉靖登極詔

楊廷和 少師大學士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承 皇天之眷命賴

列聖之洪休奉 慈壽皇太后之懿旨 皇兄大行皇帝之遺

訓以倫序入奉 宗祀內外文武羣臣及耆老軍民合辭勸

進至于再三辭拒弗獲謹于四月二十二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深恩付託之重實切兢業之懷

惟我 皇兄大行皇帝運撫盈成業承熙治屬精惟切化理未

手申遭權奸曲為蒙蔽潛弄政柄大播凶威朕昔在藩邸之時

朝中臣 皇兄之意茲欲與通致治必當革故鼎新事皆率由

舊章亦以敬承夫 先志自惟涼德方在冲年尚賴諸賢共

國新志其以明年為嘉靖元年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所有合行

事並條列于後

增定 冊 卷之一 詔類

嗚呼君人之道在昭德以塞違繼世之規惟更化而善治特頒

鴻號用慰輿情弘施大賚之恩永錫太平之福四方臣庶咸使

聞知

冊類

成祖文皇帝立后冊 永樂元年

翰林學士

奉

天承

運

皇帝制曰。興稽古典。內治實先。媽汭嬌虞。金山翼夏。姬周之盛。

本目姜任。厚德承天。彝倫攸敘。昔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龍飛啟運。身致太平。亦惟我

皇妣孝慈高皇后。坤元合德。克相肇基。日月光華。照臨下土。化

成俗美。淑慶方亨。麟趾關雎。壹儀猶在。咨爾徐氏。中山武寧王

徐達之女為

朕正妃。內助藩國。二十餘年

朕恭行天計。無內顧之憂。濟

朕艱難。同勤開國。今寰宇肅清。

朕登大寶。允賴相成。宜正位號。今特命使奉金冊金寶。立爾為

皇后。以奉

神靈之統。母儀天下。表正六宮。爾尚遠法。先猷近尊。

皇訓夙夜。敬承永保。貞吉耿光。萬年永祚。敬之

聖書類

諭防秋邊將聖書

翰林學士

皇帝諭諸將士。北虜無道。數犯邊疆。朕我生靈。略我畜牧。

朕憫元元之衆。困于蹂躪。無罪無辜。而罹此大殘。故令爾將士

荷堅執銳。成苦寒之地。久屯不解。

朕甚憐之。朕躬自戒御。諸可以佐邊急者。一無所惜。爾將士

空悉。朕心。去秋虜酋。東擾薊鎮。西入離石。爾等奮旌斬將。之

效未聞。奔北之音。數至。廷有司請重賞。諸選要。不前者。於理

朕以積弱。陵夷簡禦之策。未講。恩信未孚。而遽奔之。不忍。故後

失律之問。而先逐捕之賞。期曠然與之。更始今

朕與惟懷之士。籌畫禦之。指纖悉靡遺。行已授爾將士。爾將

士。其尚時興。發精簡練。臺臺制威。奮鼓勇勦。勉。勉。即有

不戒。尚深計遠慮。并力勦。或登。守。障。以自完。保。俾。虜。井。無

害。男女。牛。羊。無所失。須大。創。虜。氣。絕。其。觀。心。今。方。秋。高。虜。即。不

來。詎。知。無。他。志。爾。等。其。勿。懈。爾。等。有。能。振。國。家。之。急。揚。威。漠。北

即分珪析爵

朕。矣。斯。焉。若。來。不。能。禦。至。不。能。守。去。不。能。追。與。無。將。士。同。大。非

朕。所。以。尊。顯。若。屬。之。意。且。為。人。臣。義。不。當。如。是。也

朕必無貸爾等其母悔

諭防秋邊將書

李維祺

朕惟國家以立遠鎮也。以重兵統以宿將分據要害。蓋欲外以遏侯虜衝內以屏翰王室上以擁衛陵寢下以保安生靈也。自宗廟以來因時加警要在預防是以窺伺潛消邊鄙不虞蓋亦將士之力重有賴焉。昨者疆圉弗戒致使虜得入我郊甸。湯我城邑。朕我黎黎甚慟之。亦以因循日久玩愒目前姑罪其尤未加。大罰所以開使過之路。作思奮之心也。夫自古禦虜者皆拒之境外勿使近邊。是以內地宴然。乃為萬全之策。今九邊之守。延延內地。則我之險不惟與虜共之。而虜且得乘之矣。是以虜一舉足。即在我腹心。可不慎歟。今朕廣集廷議。條約事。除已頒行。遵守外。自今秋高馬肥霜凝。弓勁正。虜將候月之時。特申飭兩將士。爾其精選士馬。修明軍政。時巡堡戍。相度機宜。出於邊境之外。振揚威武。使虜知我有所備。陰謀不逞。竊窺計之上也。倘其匪如尚恣野心。便當懷固城守。分屯險阻。相機勦撫。毋致猖狂。其信也。所分維各有疆域。亦宜互相應援。以為聲勢。毋徒彼此觀望。致失事機。至若中國人民有在昔。其隔虜中為其驅使者。尚得脫身歸正。潔衣來降。宜慰恤之。使還生理。若能陰得虜情。就中起事。斬馘獻俘者。又宜特議封賞。其他機務。並從便宜。朕不中制。更以暇時。講畫屯營之法。申明訓練之方。以為長久之計。夫國家歲運邊儲。以數百萬計。蓋以師繁。緇布皆農夫紅女之所供。惟求外安內寧。共尊中國而已。食其力者。可不念歟。爾諸將士。尚其矢乃心。力共圖大勳。朕不愛高爵重賞。以策非常。其有怠玩不察。仍因故轍者。申論如法。不貸。惟汝欽哉。

總督劉遵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朱國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惟營四方以告成。空膺多祉。懷萬邦而錫命。皇冬崇階。武備因文。事交脩內治。與外威。兼懋持。擬承之秩。用爾顯允之猷。咨爾總督劉遵。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其德操直亮。才畧恢弘。脫跡一同。非英二署。入躋卿寺。出踐臬藩。歷暢茂猷。濟膺隆寄。建旌開府。保釐著績。於郊圻。移節鎮邊。旬宣揚威。於沙漠。召副。樞筦。寧祖。効籌。馳代。浙符。袍鼓。帖席。項以邊陲之事。復還鎖鑰之司。蠢茲。蠢茲。我。遂。遂。奮忠。惻。惻。妙。勝。美。於。帷。中。乃。揚。武。威。俘。勦。虜。於。天。下。秋。氣。水。戢。國。武。不。彰。膚。功。式。勒。於。太。常。上。捷。已。宣。於。清。朝。茲。特。晉。爾。太。子。少。保。錫。誥。命。於。戲。召。虎。平。江。漢。而。釐。邦。猶。陳。謀。於。矢。德。去。病。犁。庭。而。勒。石。尚。厲。志。於。忘。家。朕。方。居。安。思。危。國。閒。乃。明。其。政。爾。尚。貴。謀。賤。戰。兵。戰。而。動。則。威。益。紆。綱。戶。之。防。永。佐。舞。千。之。治。欽。此。

秦大史 初筆公 評 制勝所 以代王 言精法 著生語 便失休 統此篇 別是正 大簡古 奇杰松 苑中有 此代言 得人矣
 總督顧達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誥 王荳 翰林
 奉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安撫之大計藉文武之兼資矧
 遼為東甯藩籬而總督乃止門鎖鑰肅言鴻伐宜荷綸綍爾總
 督劉達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某才具閑深猷為敏
 練諸足當盤錯而出之以沉幾志不遜動勦而應之以開暇朝
 綱仕路久紫幹齊之名鎮撫折疆不顯救宣之績爰晉位司馬
 兼鉞鉞遼爾乃益展謀猷弘經畧設奇制勝一戰而倒戈折
 衝獻俘再戰而奏凱遂寒稷梁之膽用清紫塞之塵我武奮揚
 朕心嘉悅茲特加爾太子少保錫之誥命於戲周王順治定資
 方叔之猷漢帝中興全休營陽之算爾尚追茲前軌作我長城
 斯不負乎眷知庶有解於永世欽哉

增定皇明館錄 卷之一 誥類 九

奏類

急皇儲奏

李東陽太師文正公

王玄德 李漢公 西漢帝 代文章 之巨壁 也其不 滿人意 只任生 朝事章 春容安 婉極清 謙作示 足則正 之矣矣
 臣等備員輔導叨任三孤或膺 顧命或荷簡推原官竊祿積
 有歲時徒抱朴忠略無寸補深慮過計寢食靡寧近日以來恭
 遇
 陛下洞濬 聖心勵精新政大奸已去羣弊漸消孝理方隆仁
 恩誕布天下之人欣欣相告皆以為太平之治可指日而致也
 但事有闕千 國家社稷至重至大者臣等若知而不言言而
 不盡則是緘默容身因循誤 國生無以報
 陛下知人之鑒茲敢無以見
 先帝在天之靈所謂
 顧命者為虛名而輔導者皆餘事也臣等竊惟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上天之所付託生民之所仰賴昔
 太祖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得早作夜思三十餘年而
 後定何其勞也
 成祖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亦千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
 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以致今日 先帝顧命惟欲
 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祚
 聖慮所及何深且遠四五年間
 陛下春秋鼎盛而
 諸嗣未聞中外臣民傾耳拭目以俟前星之耀此臣等所以憂
 懼也伏望
 陛下念上天付託之隆思
 祖宗授受之重體生民仰望之殷每上

朝奏講讀之暇安處
宮闈博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

皇儲早立寶祚延長可以肇我
國家萬萬年之業矣

聖明信果
卷之一奏類

文十

進 聖祖御筆奏

申時行 柱國大學士

聖祖御筆以備清覽事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聖神首出文武兼資觀乎功業光被於寰區煥乎
文章昭垂於簡策其在寶訓實錄及

御制之在禁者臣等皆得莊誦而仰窺之至於

御書妙墨則未之觀也近該臣等檢閱書籍伏見

太祖御筆尚有尊藏閣中凡為 御批勅諭及詩文共七十六

首或片楮短劄或累牘長篇珠書墨書真體草體燦然備具蓋

自國朝至今二百餘載而奎章宸翰宛然若新其

聖祖之所憑依以為鎮世傳家之寶神物之所呵護以為書林

冊府之光者哉伏望

皇上於言語文字之中求

聖祖之精蘊於點畫形聲之外法

聖祖之憂勤謹政數語具題以

聞奉

聖旨聖祖御筆留覽違者查取累朝寶訓及實錄稿進來看

此二奏出自內閣不與部院臺省並存故冠諸篇首

大庖西上封事

解 續 韓 林 學 士

臣伏奉 聖旨朕今命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古云爾有嘉猷嘉謀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臣謂成王于是失言矣歷觀載籍以來固以進諫之臣為善亦未嘗以納諫之主為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光昭不窮載為盛美昔人有諸魏徵于唐太宗者為其錄前後諫章以示起居郎褚遂良雖未必然借今有之亦足垂世臣主同休停婚仆碑臣竊謂大宗怒非其怒矣 陛下當同符克舜師表百王豈空下比太宗則非臣之所願望也臣願與鼎鑊比肩不願與魏徵同列則臣之感恩服義懇切以為言者尤願 陛下毋自狹小誠萬世一時也 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此放勳也得國之時也

時時非漢唐宋所及真所謂取天下于群盜救生民于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策不假良平不倚信布徐定燕都市不易驛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銷融底定皆處之有法朕兆不萌不通声色不為游畋既遠過于漢宋又何謙遜于唐虞惟願 陛下篤信之本加慎獨之學參諸若對之功益加不睹不聞之地無間離虞漢宮之內亦如郊祀之時即前日郊祀之敬繼今日存養之功推所以愛臣之心以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以待萬物喜怒哀樂一聽于天理上下四旁一視而同仁以天地為一體以天下為一人令出惟行也不宜于數改刑期于無刑也寧失于不經故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 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豈德兆之眾果無一賢如

之人而卒皆不才者哉 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殺之良由 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者善未必蒙福而惡未必蒙禍也嘗聞 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謀其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昆弟尊榮恩惠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以 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嘆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臾未加察耳是以有過不及也 陛下天性素嚴或失于之克伐怨欲臣知 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 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溺于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為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集一時兇惡寒士抄集穢蕪累無可采

陛下若喜其便于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游唐虞夏商周孔之華與下及閭閻瀛洛之佳葩根實精明隨時類別以倫勸戒刪其無益焚其謬妄勒成一經上經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於今又六經缺而禮記出於漢儒秦敎尤甚宜及時刪改日御經筵訪求書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皋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傳說箕子于大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于庶人通祀以為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于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魯暫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配天宏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

計天不立為是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徒
之可好官妓非人道之所為禁絕娼優俾於變之民不遷于淫
巧為制寺閣專天子之貴不近于刑人執戟陛墀皆為吉士虎
賁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
王千乘職定久任法而加封詩臣子于一體示天下之為公除
山海之禁稅獨務錄之征商不格朴居而土木之工勿起佈聖
荒田而四夷之地勿食耕耨之業者驅之俾復于人倫經說之
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詆斷所謂斷之說禁所為符式之科絕
能者破淫祀省冗官裁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賦之工
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簿不修毋令逮繫
大臣有過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
空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然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且且不經東
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
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運轉七政之齊正
此類也元首業勝則股肱肅而萬事皆備人君以不察為明帝
德因德則民志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為政
陛下憐于畏天畏神鬼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孜孜治
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且寒風之潔衣服之齊修
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
陛下豈誠以此為足以盡事天事鬼神之道哉傳書之期獄訟
之斷詔告之勤鈞鉉之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豈真以此
為足以盡治民治強暴之術哉古云天視自我民視天听自我
民听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惟一下敢則心即
天祭不必瀆而受無咎之福神不必勞而享無為之治与天地

令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而鬼神合其吉凶矣近年
來臺網不肅果若人言以刑名輕重為能事以問因多實為勸
勞甚非所以屬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効人
之過人自以言為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
聞舉善但日除奸每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為執持意謂如此則
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起上好諛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
劬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幾何嘗真有一夫特
法固牢謂某不當罪其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皋陶曰宥之三
臣等為知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衷也然
雖不顧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禍德不測入人之
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營救
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于一身刑必延乎親友誰肯捨父母妻
子而批龍鱗犯天怒哉
陛下進人不擇于賢否受職不量于重輕建不為君用之法所
謂取之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
一經明行修而多困于州縣屈于下僚孝廉人才實踴躍趨而或
布于朝有驟歷清華推埋器悍之夫閣下下愚之輩朝攝刀鉞
暮擁冠裳左乘健馬右擁錦綉符別履之賤衣綉錦我負販之儔
與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盡其有德是故賢者羞為之等
列庸人悲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為得計以廉潔受刑為歸詞
故有無錢工役無資行之便諂媚庸官人沒商量之童謠出于
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于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錯
乖方八議之餘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
陛下任意喜怒為生殺而不知皆陛下之忠良也古者無耶

此一段論
化先教

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
法難嚴。訓告之方未脩。序禮訓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
義。而後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形也。
今也應故事。主虛文。善惡二字。無纖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掉臂
而不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
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
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為民表率。將見作新於
邇。漸次時雍。至于比屋可封。不難矣。

陛下不可就為迂濶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陛下天資至高，合于道妙，百家神怪，誕妄恍惚，臣知陛下洞鑒之矣。然猶不免欺以愚弄天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必不然也。一統之與圖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懼矣。天無

增定皇明詩集卷之一 五類

二、

此論應
變災民無恙。聖躬康寧。聖子神孫繼繼絕絕。所謂得真符者。
矣。何必典師以取寶為名。謂眾以神仙為徵。應謂有所謂某仙
某神者。佐國家者哉。且以傳國寶論之。潞王從珂已焚之矣。屢
求要符。直為莫用。假令五百一國。各至三所。求符。亦文一日。丁

足為寶哉周武之時未有神仙符應書之所載可見也已而古今享國之長未有如周者神仙釋老誕設恍惚何足稽哉地有盛衰物有盈歟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豐或盈也好黠得以侵欺其歟也良善困于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纒絲有稅既稅于所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如此之密也且多貪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為呈州縣不為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禪辦以當

備

役後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大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通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狃于晏安縻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為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繫塗望風而靡良平不救謀責首不暇聞武備廢之過也及今修治不宜動衆但勅有司以時於堯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編設弓手課之以弓矢教民習之以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庄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于秦

增補
卷之二
雜類

十

法罕幾本于偽書。今之為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凶之罪止于流竄。故鯀鯀而相禹。禹不以爲怨。竇不以爲嫌。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令之于不義。則又何取大節義哉。此化原之所由係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于六卿。郎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于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回避。鄉邦同寓。爲恭相唱以禮。而今內外百司。捶楚厲官。甚于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耻之節。擊毆曲拳于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爲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厲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犯罪惡。許當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勵。小有過差。蒲服示辱。三足勸懲矣。臣但知聲竭愚衷。欲言固不止此。永命付里。急于陳獻。所陳畧無次序。上不

暇組織成文與以將來取譽惟
陛下幸垂鑒焉。

增定皇朝實錄卷之一 疏類

八

中興正本疏

李賢九

臣伏惟陛下即位之初大開言路已朝廷之闕遺有司之利病主民之休戚軍務之得失中外進言者論之詳矣若夫閣下躬行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則或畧焉此臣區區犬馬之忠私竊過慮以為陛下一身乃家國天下之本也而陛下之心又一身之本也夫正其本萬事理惟陛下之心既正則家國天下之事可得而理矣臣所以忘其愚陋獻此中興正本策其有十焉一曰勤聖學二曰顧箴警三曰戒嗜慾四曰絕玩好五曰慎舉措六曰崇節儉七曰畏天變八曰勅貴近九曰振士風十曰結民心夫勤聖學者所以格物窮理也顧箴警者所以誠意正心也戒嗜慾以至結民心者所以修身治人之道也皆切于

增定皇朝實錄卷之一 疏類

十九

陛下躬行之事不係各司舉行者伏乞留中萬機之暇時賜省覽于陛下身心未必無少補焉且

陛下春秋鼎盛初登寶位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向慕方切當端本正始之日適乘勢有為之時求其所謂要道先務今日最急而不可緩者在此十策夫十策既舉則大本正矣天下之事可以次第而推行之不難矣由是明是非以行賞罰辨邪正以用人材抗公道以振紀綱節財用以固邦本勵將帥以作士氣修政事以懷夷狄開壅蔽以通下情致大臣以資治道特皆陛下之餘事耳伏望聖明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以光祖宗以慰生靈延頸舉踵之望以追前代英君義主之踪蓋陛下之責必如是而後塞懷夫言之逆耳者惟

乃能聽事之難言者非忠臣不能言故曰責難于居謂之
恭陳善蔽邪謂之政昔宋儒朱熹將上殿奏事或謂正心誠意
之說上所厭聞熹曰吾平生所得惟此四字豈忍不言而欺吾
君乎此人臣以道事君貴乎有犯無隱也臣觀
陛下即位以來雖疎遠之臣勿竟之賤皆得效忠況臣職居即
署日近 清光懋默不言可謂忠乎雖然禁默不言者臣之罪
也言之不用者臣之罪也何者
陛下有聰明之資有溫恭之德有寬仁之度有納諫之美臣下
有言而不用非拒之也蓋以所言未必切當 帝心者或無
誠意感動故也故曰言之不用者臣之罪也倘
陛下不以臣平鄙猥言或有可取舉而行之將見功業煥然必
出于尋常萬萬豈但臣之受賜而已實社稷蒼生之大幸也臣
不勝惓惓罔知忌諱昧死進言

一曰勤聖學 臣觀自古聖賢之君率皆留心于務學曰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禹相傳之學也曰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成湯之學也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大甲
之學也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高宗之學也曰克厥宅
心文王之學也訪于洪范丹書武王之學也曰日就月將學有
緝熙于光明成王之學也若夫漢唐宋之君或議論經理夜分
乃寐 兢兢業業師升堂講說或執經待問夜不休或留意典
籍不以為風雨而罷雖歷代正心誠意之功不可謂
後世好學之賢君較之憤 而昏亂者不啻天淵之相遠矣伏

陛下歷觀前代聖賢之君所好若何學所學若何事不但口耳
之粗迹務老義理之與旨必專心以致志不一暴而十寒以正
心修身為要務以居敬存誠為大本帝王之學既有所得應事
接物無或不當異日嘉靖邦國巍然為中興之令主未必不由
好學敬之也伏願 聖明留意

二曰頑箴箴 臣聞前代聖賢之君必賴箴規警戒之助然後
其沐浴之盤以自新武王之聖而六銘其席杖履牖以自戒衛
武公在輿有旅賁之視位寧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誥之諫居
寢有贊御之箴魯廟有歌器而存持滿之戒稷廟有金人而寓
誠口之銘無遠一篇列于講閣前代遺迹富為鑑圖書洪範之
語于座屏書孟子之言于屏障此皆宋之令主也由是觀之前
代聖賢之君以警戒為規鑑以宴安為鴆毒內外交養而表裏
俱修是以君德日隆多福自至其餘不知警戒雖有忠臣進獻
箴銘視為虛文畧不省覽是以留連荒亡盤樂怠傲自求其禍
以致敗亂往往皆然伏願

陛下法前代聖賢之君存箴規警戒之助撫往事之明鑑據古
人之格言或施之障屏或設之殿壁出入起居常目必在退朝
感虞此心不忘於以防過於未然於以禁欲於將萌如此則意
無不誠心無不正身由是而修天下由是而治將無愧于古之
聖帝明王矣惟 聖明其深念之

三曰戒嗜慾 臣觀自古聖賢之君未嘗不以嗜慾為戒益之
戒曰罔游于逸罔淫于樂皋陶之戒曰無教逸欲有邦仲
虺作誥以戒成湯曰惟土不 色不殖貨利用人惟已故過

不亦伊口述訓以戒太中曰敢有恒疑于宮酣飲于室時謂不
明之其德玩物喪志不若細行終累大德周公之戒成王曰無淫于
親于遊于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張繹方作大寶箴戒唐太
宗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德不可縱縱德成災范祖禹講五子
歌戒宋哲宗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
子其末或不亡此前代聖賢之君能受人臣之戒而不敢流于
略德當時天下之治不可尚也若夫昏暗之主雖有忠臣進戒
拒而不納遂樂急荒以致天下之亂者多矣夫宴樂乃害心之
鴆毒酒色實伐性之斧斤伏望
陛下以前代聖賢之君為法絕去嗜慾之私養其清明之德以
斯民未獲其澤為憂以天下未得其寧為念講周孔之遺編考
帝王之治道務成中興之念以慰 祖宗之心則社稷幸甚蒼
生幸甚
臣惟人主一心攻之者甚眾不能為玩好所惑
若夫是以古之聖賢之君常有所警珠玉大馬珍禽奇獸一
切玩好之物悉皆罷去此心湛然虛明淵靜故召公怨成王受
丙焚之焚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蓋謂心無所主反為耳目所
使若心得其職則百度無不正矣必欲心得其職非從事于學
不可也夫一心無兩用既能專于此必不牽于彼伏乞
陛下于內侍之中擇讀書知義者四五人置諸左右外聽儒臣
講論經史內與左右解說其義心通性悅日新月盛聰明益長
智慮益高靜觀左右之人或以玩好之物來陳者必嚴以斥之
曰爾以聖明之君待其主邪以庸暗之君待其主邪夫以聖明

之君待其主者以克舜之道陳之以開
陛下之心胸此忠臣也以庸暗之君待其主者以玩好之物陳
之以惑
陛下之耳目此奸臣也歷觀前代未有明君而不法克舜之道
者未有昏君而不溺玩好之物者惟 陛下留心省察果能務
學而絕玩好則行無不謹身無不修宗社自固生民自安不患
不為 大明令主而中興之業不成者臣未之信也
五曰慎舉措 臣惟人君之舉措不可不慎也書曰惟皇作極
蓋謂人君一身三皇極之標準而天下四方之人環顧以取法
焉舉措一失其當則遠近之人得以窺探其好尚之偏可不慎
哉記曰王前正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以守
至正又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益丞設四輔及三公皆所以防
君之過舉也昔周成王削桐葉為圭以與叔虞曰封汝史佚請
擇日王曰戲也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至于漢唐宋
之君皆有起居注之職有失即告有過必錄蓋亦豫于自防矣
是以古之明主愛一頓一笑夫一頓一笑尚不可輕發況諸
行事一舉一措豈可輕動哉伏願
陛下試加留意一日之間舉一事也必再思之果當于理而後
行焉措一事也必更審之或乖于理而即止焉又望
陛下內則親夫貴近之臣外則勉夫輔導之職若高宗之命傅
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曰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
訓夫人君既以伊傅周召望其臣則人臣必以克舜湯武致其
君由是君臣一体志同道合而 陛下之舉措無有不得其當
矣

六曰崇節儉 巨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崇節儉者若克舜
節茨不剪土階三尺大禹絕吉酒非飲食卑宮室惡衣服文王
卑服即康功田功當世雍熙泰和之治不可尚矣漢文帝欲作
露臺不悉百金之費身衣布絺席用莞枲所幸夫人衣不曳地
唐太宗出宮女三千欲營一殿新用已具慈惠而止嘗曰欲盛
則費廣賦重則民愁以此思之不致縱欲宋仁宗夜思燒旱思
節而不索恐自此多傷物命見宮人首飾珠璣遮目不觀惡其
奢華器用止于漆素食調止于黃施漢唐宋各有天下數百年
求其海內富庶無如三君之時蓋人君既以節儉存心臣下豈
敢奢侈相尚自然家給人足也况今天下多事之秋工部光祿
寺諸司諸色買辦倍于前日近因賊寇驚擾人民尚未寧息伏

望
增定會同修纂卷之一疏題
陛下躬行節儉凡內府一應服食器用必須覈查今日之費比
之先朝果減省乎果增多乎務用省減以蘇民力則天下幸
甚
其
七曰畏天變 巨聞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譴告之為人
君務求天意所在而存修省之誠可以變災為祥轉禍為福也
昔商之中宗有桑穀并生于朝思懼修德而天意即回高宗有
飛雉鳴于鼎耳克正厥事而王業再振宋之太宗避殿減膳而
東并彗滅詔欲自焚而得雨蝗死仁宗霖雨為沴而引咎格天
久旱不雨而霽溽即應是四君者俱能上感天心變災為祥遂
享長長之福以成中興之治往歲以來山崩河改地動數災蝗
旱相仍天象交變譴告之意可謂至矣當時若能鑒熙好邪任
用忠良克己自新以答天譴未必不轉禍為福也惟其修省未

至是以不多于難由是觀之災異之見何代無之頭人君修省
何如耳且匹夫一念之誠尚能動天况人君精誠所感其應尤
速伏願
陛下脩德正事以承天心凡欽天監并各處奏來災異之變必
早夜思省以答天意凜然敬畏以弭災變特見天人感應之速
未必不如商之中宗高宗宋之太宗仁宗也於以為守成之令
主於以致中興之盛治功烈卓然萬世標準豈不美哉臣區區
蠅螻之誠所願望者如此惟 聖明留心幸甚
八曰勉貴近 巨觀前代中官正直忠良有功於國家者不為
無人若漢唐之世史洪良賀呂劉馬嚴或勤心納忠有所裨益
或清儉退守無所引薦或清忠奉公直言切諫或排去奸邪委
政廟堂或以一身扞人主之難或辭兩軍抗真鴻之志千載之
下仰其芬烈視彼招權撓政賣弄威福取決一時不旋踵而遭
下獄者一薰一蕕相去遠矣今
陛下左右內侍之臣大非前日之比率皆小心畏慎勤動匪懈
守 祖宗之法絕外人之交蓋能以覆轍為戒也猶望
陛下下一日之間接文武群臣之時少親左右貴近之時多若能
輔成今日中興之治皆其功也可不勉哉果能取法于前人興
循理好善之念存正直忠良之心載之方冊傳之萬世後之人
仰而美之曰當時貴近之臣某也正直某也忠良如此則播令
名于無窮豈不美哉
九曰振士風 巨聞唐虞三代之世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比屋
有可封之俗士風之振不可尚也降自後世西漢士風尚忠厚
東漢士風尚節節雖所尚不同而莫非善行國祚所以綿遠者

由士風之振有以維持之魏晉以來流于清談虛懷放達而士風大壞李唐之世士尚華靡多文少實宜乎天下治日少而亂日多也惟宋之士少有三代之風詳其所由亦上之人有以勵之耳觀太宗戒欺誕之詩曰好事盡輸純與直設勞煩舌湧如泉士風安得不誠矣乎其宗族之詩曰臣下但當守公法馳驚苟進何可取士風安得不仕退乎熱勢家士不与孤寒并進錄廉吏後以悅貪墨之徒宜乎士風爭尚清廉也此宋之賢君設風俗如護元氣重名節如重神明所以士風大振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伏願

陛下取法于宋以振士風戒欺誕以勵誠實疾奔競以惜恬退黜貪墨以重清廉抑佞倖之徒絕諂佞之輩俾我朝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將見士風大振未必不如宋之可追也

增定明倫彙編 卷之一 疏類 十六

陛下舉而行之幸甚
十曰結民心 臣觀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民心之向背係天命之去留有天下者不能固結民心而欲久安長治者難矣夏商周漢唐宋俱有天下數百年而歷世綿遠者固結民心之所致也其餘不能百年甚至三四十而止者率由民心不向故也歷觀前代所以固結民心者豈有他術不過安之養之而已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以古之聖賢之君愛民之心如愛赤子休養生息惟恐失所是謂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是以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此固結民

心之道也劉基曰三代之民如以膠搏沙言其難散故也五伯之民如以水搏沙言其易散故也伏願
陛下遠法前代結民心之道近體 祖宗恤民之心發矜憫惻和之念于九重之上播春風和氣之仁于八荒之表孟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蓋
陛下省一分之費則民受一分之賜施一分之寬則民被一分之澤務使海內富庶衣食充足將見下民愛戴
陛下之心必如三代之民以膠搏沙而不散或遇寇賊奸宄之

定必不忍負
朝廷之恩如此則
宗社可安于永久雖歷億萬年斯可也惟
陛下注意熟察幸甚

增定明倫彙編 卷之一 疏類 十七

講學親政疏

王鏊 杜國貞

臣竊念古之聖君賢相共成至治之隆者蓋起於上下之交而近世之弊多起于上下間隔所以為上下之交其道有二一曰講學二曰親政陛下即位以來時御經筵聖學勤矣臣愚猶過憂正夫或間斷而不洽所望清燕之間廣廈細旃之上待召文學侍從之臣從容講論凡帝王為治之大經大法日陳于前萬幾之暇惟是觀書觀書之暇靜以養心則自內及外無非進學之地殷高宗所以惟學遜志務時敏道積于厥躬者此也陛下時來親朝聖政勤矣臣愚猶過憂堂陛太懸絕而不親所望親朝之暇時御便殿公卿大臣侍從堂諫逐日輪對從容咨詢生民疾苦政事得失使得日陳于前總攬乾綱不治微細核引忠賢不隔疎遠則自朝至暮無非修政之時周宣王所以早

朝是惟卒成中興之名者此也講學則聖心日明親政則聖政日修君臣上下周旋于一堂之上又安有間隔之患哉二帝三王之治可復見于今日矣聞古人雖在畝畝義不忘君故敢輕效其愚誠不自知其言之可用與否其義則臣子事君盡心之道也惟陛下少留意焉

講學篇曰 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天子自正朝華御文華公族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皆環列以聽經筵一開天下欣欣焉傳之以為希濶之典故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皆歇春秋月分日不過三五日之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風具講章至期講訖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于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下有見焉未嘗啟

也昔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遜者遜其志知有所不能敏者敏於學知有所不逮成王訪落于羣臣曰學有緝熙于光明時仔肩示我顯德行緝熙者繼續而光明之示我顯德行著與羣臣有以開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學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祲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而今也濶略如是然之之曰少崇之之曰多傳之之人寡休之之人眾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商宗周成為然也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學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中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自親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主宮中消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

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高皇帝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等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語天下皆出御製唐翰如飛羣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館于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皇帝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等書于宮中玩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祖宗之學如此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時望于便殿之側修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義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異天威從容詢問或講經史或讀史傳或論古人成敗或論民間疾

集 92-38

若則游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而不禁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大略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將即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崇聖學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消專美于前矣

親政篇曰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蓋上之情達于下下之情達于上上下一體所以為泰上之情壅閉而不得下達下之情壅閉而不得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如無國矣所以為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于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比答相間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于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

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于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愚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外朝諸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王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還路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

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重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言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大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皇極門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焉非缺也華蓋護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塞義復元吉等嘗奏對便殿於斯時也豈有雍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閣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年深有慨于斯屢召大臣于便殿講論天下

事將大有為而民之無祿不及親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為恨矣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剷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章武英做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

陛下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察然畢陳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獨除近世壅隔之弊哉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日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建言時務疏

劉定之

臣觀自古以來夷狄之禍未有甚于今日者也。古者知晉懷愍之陷于匈奴，宋徽欽之陷于女真，其時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播遷無所，然後有蒙塵之禍。未有若今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奉

上皇至于漠外，委以與虎刺者也。至于晉宋既遭此禍之後，元帝繼統，高宗嗣服，皆舍棄故都，偏安一隅，然尚能奮銳乘之勢，以禦方張之敵，使劉曜石勒，歛于虐政，而不侵梓宮，韋后因其

上皇以來而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約和以迎駕，聽其自來，又聽其自去者也。蓋國勢之弱久矣，雖非陛下所能遽使之強，然豈可不思自強之術而力行

之乎？臣愚無知曉，敢條陳所見，以俟采擇。其一曰：戰陳臣觀昨帝之戰，但知開營堅壁，假託持重之說，而不能出奇，盡力以收勝捷之功。甚至前隊敗而後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敵

宋吳玠吳玠兄弟三疊陣之法，前一行刀槍，蹲伏以俟，其陣最低第二行矛戟大鎗，立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弓矢，其

陣最高，敵至得互相迭為救護，庶幾不至狼狽。又虜騎之來，奔走蕩突，必資刀斧制之，昔郭子儀破安祿山，胡騎用八千軍，執

長刀如墻而進，韓世忠破金虜，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砍人胸，下砍馬足，由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便捷優于火鎗之遲緩

越起也。其二曰：守禦者，紫荊居庸等關，既不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為關塞，實則坦途。虜騎之來，若長風之驅雲霧，豁然無所底礙。蓋兵士宜弱，卒障缺，賊蹤跡，非朝夕之積

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驛，如古者畫境分守之時，因其險

路，則縱橫極整，名為地網，因其水泉，則遇處停蓄，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為，必

有効驗。今武夫悍將，多云古不可泥，然商之賢相，不云乎？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此臣老生腐儒之所信，其言者也。其

三曰：通使夫通使之職，欲其內蘊忠臣之心，外有言語之才。昔漢文帝遣陸賈使南越，用能屈趙陀之膝，以去僭號。宋仁宗遣

富弼使契丹，用能結筆夷之盟，以息戰爭。若賈弼者，所為蘊忠信，而能言語者也。奈何往時專以譯人駟夫為之哉？今後宜用

文武賢臣，為正使之選，令通敵者為之介紹，錄其動靜言語，纖悉必載，回日聞奏。庶乎不至招蒙起戎矣。其四曰：降胡往年以

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破閑塞，奔歸故土，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

棄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上，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愛其衣服，不許仍舊夷俗，或以為兵使，與中國之兵，部位相

結，以牽制之，或以為民使，與中國之民，里甲相雜，以染化之。況又省全俸之給，減漕乾之勞，臣嘗于

上皇時言之，智謀淺短，不足仰動天聽。然今者之禍，可監矣。其五曰：練兵。夫天下之民，農夫出粟，紅女出布，而輸納公上者，多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布于公門，而納月錢于私室者，所以為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于公門，而納月錢于私室者，是乎？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是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負販貨財，以為商，或習學技藝，以為工，而工商之所得，僅足以補月錢之費，蓋代之膏血，兵之氣

此係圖永世之良圖也豈可以目前不暇而謂之迂緩乎其七曰漢將大將材罕得天之生將材豈專在于將門乎販繒屠狗

也。今曰。包。謂。天。太。一。品。類。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夫而漢賴以王被褐捫虱之人而秦賴以伯至于趙括者豈
將不知非趙奢之子然殞首于白起王離者豈非王翦之孫然係頸于
典敵項羽今

國家用將有出于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于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善是也。然將能知將。必令其各舉所知。不拘門地。或以勇力。或以計策。其餘公卿侍從。亦令各舉所知。量能。而任之。庶乎拔十得五。聞一知二。將材由此而充矣。其八曰。賞罰。夫有兵將而無賞罰。猶無兵將也。將非賞罰無以將其兵。君非賞罰無以將其將。將者。將昨者。遣石亨等。將兵禦虜。未聞其墮陷。腥羶迴轡輅。但迭為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今亨自伯爵陞為侯爵。謙由二品陞為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惑哉。臣義士之心乎。昔漢之圖恢復也。

所恃者諸葛亮宋之圖恢復也所恃者張浚其人皆忠義素著
功業久立及至街亭之戰不勝而亮降丞相之號符離之役未
捷而浚解都督之職待收後效乃復前官今宣使亨等但居舊
職勿受新陞以崇廉耻之節以作敵愾之氣他日勛名振而爵
賞加亦何晚乎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肯
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
可計而有望矣至于作有臨輦而兀者有桑閑而生者亦宜急

加賞罰庶衆恩及卑賤而人知所勸法行貴近而人知所戒矣其九曰議政向者御史建議欲令大臣入內議政事寢不行夫入主當總攬權綱親決機務而大吏之領不可以倒挈太阿之柄不可以倒持凡政事自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使近臣侍手側大臣奏于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上官書其言動

地安門外

1

御更談
面議政
此在治
安猶不
可獲況
從德之
時乎公
論及此
可謂思
深而慮
遠矣

以示勸懲君臣之間詢謀疇咨互相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也

陛下遵而行之則決于萬機也益以熟而察于百官也益以明聖政益新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日每事但以奏本進入旨意批出臣恐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無由以底于雍熙也

凡此皆其見于政治者而尤必以德學為本臣請得終言之其十曰德學夫人主之德欲其知如日月之明則可以察枉直仁如天地之大則可以覆群生勇如雷霆之斷則可以收威柄故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而宋賢相司馬光之告其君仁宗英宗神宗皆以仁明武為言光之所謂仁明武即中庸之謂知仁勇也然是豈可以易而能哉必本于學矣成湯之聖學于伊尹武王之聖訪于箕子曾謂聖帝明王全由天授不假

學力哉然五經諸史之博儒生且未易偏觀而況于入主至可

經莫要于尚書春秋史莫正于通鑑綱目

陛下宜留心焉不空觀其善而避其惡也夫善惡兼而觀之則

于為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

而遠避審矣於取內臣也既知有呂彊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

士良陳弘志之惡於取外臣也既知有蕭瑄房壯之良又知有

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其為知仁勇之助豈不大哉

方徒若前日使儒臣誦其善而避其惡是猶恐道路之有陷阱

閉門而不視恐魚肉之有饒腐權鼻而不嗅其不至于誤食而

置義冥行而顛蹙者少矣伏惟

陛下以不世出之聖當大有為之時誠能本于德學以見于政

治則天下之大尚如金甌之完固而未缺臣見國勢可強仇耻

可雪兄弟之恩可全

祖宗之治可復而何難哉臣于冒天威不勝戰懼伏惟擇其言

而赦其罪幸甚

明錄類

卷之一疏類

三

講學聽政疏

楊守陳文選公卷之

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故齊人莫如我

敬王也臣于孟子固非其倫然而敬君之誠則雖異世而同心

孟子見一侯國之君尚陳堯舜之道況逢天王之明聖者乎臣

請陳之而

陛下擇焉夫堯舜之道一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于內者溪而為出治之本也又曰詢

于四岳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于外者博而致治

之綱也本立則末自茂網舉則目自張故不勞而庶績熙無為

而天下治也今

陛下聖哲天縱德學日新自御極以來屏去珍玩奇寶放遠

奸臣邪術登用正人聽納忠良躬覽題奏而日勤政務君此不

懈可為堯舜之君故天下皆忻忭踴躍趨首企足以望唐虞之

治獨臣之愚猶有過慮蓋革故而正始猶易持久而保終實難

自昔願治之主內得弗溪外資弗博鮮有不始勤而終怠前得

而後失者臣昔忝忝官僚伏觀

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未嘗降一虛問以窮究聖賢之奧旨

儒臣肅然進退累陳訓詁未嘗進一詳說以隆極帝王之全道

理欲危微之辨何自而明知行精一之功曷從而盡臣恐

陛下之得于內者未若堯舜之溪也今

陛下朝時之所履見者惟大臣之風儀而已至于君子小人之

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退朝之所閱覽者惟百官之

題奏而已至于諸司之條例群吏之情弊何由見之宮中之所

聽信者惟內官之語而已至于千官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之

明曰正
大得奏
論之體

煩言何由聞之賢才不能以自達聰明時有所偏弊臣等
陛下之資于外者未若堯舜之博也內得未深外資未博如木
之方植而易搖如泉之始導而易塞倘或銳志少懈欲心漸滋
則今日之所屏棄者異時將收而愛之今日之所放遠者異時
將召而親之今日之所登用者異時將憎而黜之今日之所聽
納者異時將厭而拒之今日之所勤覽者異時將嬖而蹙之豈
能始終如一而純乎堯舜之道哉此臣之所以過慮也伏望一
陛下遵用

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常御早午二朝以聽政其大
經筵及早朝只如舊儀可矣若小經筵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
臣侍班進講陛下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輒賜清問若復有疑
更加詳講講官或納則侍班諸臣佐之而覆解詳釋牽引曲論

必待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與夫理欲
危微之所以辨知行精一之所以盡以及人臣何者為賢何者
為否政事何者為得何者為失天下為何而治亂歷代為何而
興亡若此之類皆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懈凡四
書五經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于文華殿
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之右廂

陛下退朝常御後殿或前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幾一遇經書
題奏或有奇字與言則錄示講官使解或召問使對一日之間
陛下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寬而心清或少
而理明當夫萬幾閒暇之際旦氣清明之時湛然凝思常恐欲
心長而理心微邪候進而忠良退以致政事多失天下不安凡
一念之前一事之作場然警省必務求人欲而循天理遠小人

而親君子以致政事皆得天下久治心常得其正事常熟其中
陛下之得于內者深如堯舜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則
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皆先用揭帖畧節口奏
陛下詢其事情條列而裁決之鎮守官巡撫巡按方面及府衛
正官有自任所來見者皆條列地方之事畧畧節口奏
陛下令諸司承旨而議行有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任而諭戒
之若有大政則
陛下御文華前殿召內閣及府部院寺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
謀而勿相推避事必求其當而無或苟且議若未當則許諫官
駁正必得至當歸一之論

論于制
早朝者
所以詳
聖政之
未始也

而親君子以致政事皆得天下久治心常得其正事常熟其中
陛下之得于內者深如堯舜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則
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皆先用揭帖畧節口奏
陛下詢其事情條列而裁決之鎮守官巡撫巡按方面及府衛
正官有自任所來見者皆條列地方之事畧畧節口奏
陛下令諸司承旨而議行有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任而諭戒
之若有大政則
陛下御文華前殿召內閣及府部院寺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
謀而勿相推避事必求其當而無或苟且議若未當則許諫官
駁正必得至當歸一之論

增定皇明節錄
卷之一疏類
三六

陛下更審處而行之其餘具本進者召內閣大臣面議可否而
批答之凡文武大小官員當奏事之餘見辭之際
陛下必俯降辭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諸司之利弊兵民
之休戚年歲之豐凶下至五方之風俗四夷之情狀俾各從實
以對言有忠謹切實者輒議行之其諂佞諂諛者則斥逐之愚
恣狂直者則容恕之寒吻不能言者令具本奏之俾賢才常集
于目前視听不偏于左右合天下之耳目為一己之聰明則
陛下之資于外者博于堯舜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精一執中
為腐談詢岳達聰為迂說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答謂政事不
必與群臣面議但如近世之聽日講以示虛文御午朝以應故
事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音批答謂可以致治則豈有不
立其本而未能茂不舉其綱而目能張者哉臣恐積年之弊未

不激
政之
未始也

陛下更審處而行之其餘具本進者召內閣大臣面議可否而
批答之凡文武大小官員當奏事之餘見辭之際
陛下必俯降辭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諸司之利弊兵民
之休戚年歲之豐凶下至五方之風俗四夷之情狀俾各從實
以對言有忠謹切實者輒議行之其諂佞諂諛者則斥逐之愚
恣狂直者則容恕之寒吻不能言者令具本奏之俾賢才常集
于目前視听不偏于左右合天下之耳目為一己之聰明則
陛下之資于外者博于堯舜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精一執中
為腐談詢岳達聰為迂說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答謂政事不
必與群臣面議但如近世之聽日講以示虛文御午朝以應故
事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音批答謂可以致治則豈有不
立其本而未能茂不舉其綱而目能張者哉臣恐積年之弊未

不激
政之
未始也

陛下更審處而行之其餘具本進者召內閣大臣面議可否而
批答之凡文武大小官員當奏事之餘見辭之際
陛下必俯降辭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諸司之利弊兵民
之休戚年歲之豐凶下至五方之風俗四夷之情狀俾各從實
以對言有忠謹切實者輒議行之其諂佞諂諛者則斥逐之愚
恣狂直者則容恕之寒吻不能言者令具本奏之俾賢才常集
于目前視听不偏于左右合天下之耳目為一己之聰明則
陛下之資于外者博于堯舜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精一執中
為腐談詢岳達聰為迂說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答謂政事不
必與群臣面議但如近世之聽日講以示虛文御午朝以應故
事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音批答謂可以致治則豈有不
立其本而未能茂不舉其綱而目能張者哉臣恐積年之弊未

幸而將榮之遠難限不但如前所過慮者而毛令之積弊不
 勝數姑舉其一若者常鮮廉耻之節士多浮華之習教此陵夷
 刑禁解弛俗尚侈靡而財粟竭民困窮而盜賊日繁雖在
 平時亦為可慮若刻衛之城地不修諸郡之倉庫無蓄甲兵
 銳行伍空缺將帥驕隨而不知兵士卒疲弱而不諳戰一或有
 警何以禦之者此者治尚河理後必難為如船之弊漏溢決將
 不可勝如之疾溺者重將不可藥此有識者之所深憂而臣
 當為之朝思夕慮或至于廢寢忘食者也書曰致治于未亂保
 邦工未危此語見
動政之
 陛下力行堯舜之道而深得于內博實資于外則積弊可以漸
 正善政可以漸成所謂本立而末自茂網舉而目自張殆見庶
 績成庶萬邦協和一如唐虞之治矣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
 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
 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又曰堯舜之知而不偏物急
 先務也克愛之仁不為愛人急親賢也臣雖無大人之德而
 陛下志行仁義實可為堯舜之君故臣敢陳前說而不致效小
 人之為容悅也伏惟
 陛下裁擇臣在去歲恭觀陛下嗣統承天用賢納諫而臣忝
 侍從之義當言言遂為此奏然以先帝梓宮在廟初政最
 繁陛下方憂勞不暇故此奏不敢遽進尋蒙
 聖恩權居吏部非復綱諸論思之職故此奏不敢冒進今念臣
 當六旬衰老之餘三年疾病之後精力方竭神志且頹誠恐一
 旦病不能起遂先朝露則臣區區忠敬之心無由得盡抑恐
 陛下雖負堯舜之資而群臣漢陳亮舜之道徒張近世弊故而

無以成唐虞之治也故敢以此奏進之伏望
 陛下恕其冒越之罪矜其忠敬之心俯垂聽納則非徒愚臣一
 身之幸而已

聖明備錄
 卷之一疏類

四十一

題為急大本以圖治安以盡修省事 楊一清

臣等聞之主聖則臣直今 聖主在上澤應而未宣情格而不

通天下之事日趨於弊臣等默無一言是終為容悅而上無以

陳主之聖下無以解於百姓之惑也罪可辭哉仰惟

陛下天錫勇智神授英明自居恭宮萬姓仰德及登大寶四夷

向風不幸賊臣劉瑾竊弄威柄流毒生靈潛謀僭逆幾危郊社

賴 祖宗上天之靈假手近臣發其罪狀

陛下雷震之斷誅威靈與剗餘兇讎復

一新天下莫不歡欣鼓舞謂 陛下固愛民之主而前此皆

賊瑾之荼毒和 陛下固有為之君而前此皆賊瑾之蒙蔽日

夜跋足延頸以望天下太平奈何積暴所加民瘼未復餘烈所

增矣 臣等聞之

始如孽孽與盜賊將起將及二年兵屯不解民困益甚

陛下又嘗兵飭廷議命將出師招降撫順以安脅從蠲賦寬租

以蘇凋瘵皆貴之令相尋賕貸之使迭出 廟堂之上第無遺

策然議論多而成功少仰今師老財耗公私俱竭中原數千里

之地疆戶漬血殺人如麻大村巨落蕩為空墟我將吏攻

陷我城池不知其幾事勢至此亦云極矣况比歲乾象失常坤

輿弗靖上天之示譴不一四方之告變無時臣等觸目生嗟經

心抱痛殆非一日近該禮部題奉

欽依文武百官同加修省拜稽之餘感愧交集展轉思之無以

為計竊惟朝廷四方之極君身天下之本意者今日之所宜白

小舉而大遺徒事其末而弗究其本天未悔禍人未厭亂職此

之由 陛下有堯舜之資臣等不能導

陛下千三代而使天下之人疾首感頌懷怨積憤如漢唐之末

亦有餘罪矣謹撫今日之政關係大本最切要者為

陛下陳之夫朝以出政政以成事每旦視朝帝王聽政之恒規

也 陛下每月朔望之外視朝不過一二豈非欲委任責成

之道以成端拱無為之化乎然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母也子

之於父母一日不見則思數日不見則憂憂憂臣百司願時一親

聖顏一聞 天語久而不得則進退惶惑依俟無依憂思鬱結

漸以解弛且遠近之民遂疑

陛下不復念其窮苦而日興怨對四方盜賊亦謂

陛下未嘗有意剪除而益肆猖獗不可聞于外夷不可訓于後

世伏願繼自今昧爽視朝今諸司照舊奏事日以為常

黜陟僅臨于數刻 綸音不越乎數言未足為勞而可以收權

綱決雍蔽示百官之承式回萬方之視聽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今有天子退朝深宮燕息以養天和出警入蹕防範備至竊聞

龍輿常幸豹房駐宿累日豹房不知為何所似非

天子所居又聞日於後苑訓練兵戎鼓砲之聲震駭城域豈非

念安不忘危之戒而為思患預防之術乎願此乃將帥之事兼

非 宮禁所宜密通 廟社恐無以安神之靈况今前星未耀

震位猶虛而乃疲力于擊射之餘耗神于馳逐之下且千金之

子坐不垂堂壯歲乏嗣則其心為之惕然

陛下奈何以 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若是此羣臣之所以夙

夜而不能安也伏願繼自今高拱穆清深居禁密戒嬉遊無度

之勞以保心體之和遠混雜不經之所以消意外之慮自然血

氣循軌精神內固 上帝孚啟聖之祥後宮衍多男之慶

臣本有託人心以安 宗祧至計莫 急於此 至於經筵日講

陛下嗣位之始時常舉行近廣講則南臨 報罷勸講之官 殆為虛設書曰學於古訓乃有獲且一心之微攻之者衆不在

此則在彼不游心於詩書理義則放情於宴安逸樂固其所也 伏望繼自今祇循舊典時御經筵非盛者略寒不可報罷仍奉

行自講故事就近儒臣講論經史涵泳義理以培養本原則聰 明有所開發治道日益明暢天下至樂無以逾此而百凡好尚

皆不能奪之矣前此三者天下之大本在焉易曰正其本萬事 理大學曰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 陛下俯鑒聽納見之施行由是修聖政以享天下之屯廣聖嗣

以定天下之志弘聖學以成天下之務大本既立庶政末節各 有司存自當隨事納忠以圖報稱則天意可回民生可遂寇盜

可消境土可寧上以承 祖宗之洪休下以垂子孫之大統近以慰臣庶之憂疑遠以答 華夷之觀向實 宗社萬億年靈長之福也臣等時竊高位勢

共安危受 國厚恩義關休戚當四方多事之際不能展一籌 以紓患害云奉 明旨修省若又不能極陳探本之論以贊維新之化依阿 洪

節度歲年縱能免觸逆之罪于一時豈能逃誤國之罪于他日 子臣等忠憤填臆不知所裁冒犯 天威罪當萬死緣係急大

本以圖治安以盡修省事理謹題請

陳言治道事務疏

章繼文

臣聞天道以元生萬物而聖人體元治萬民故即位必稱元年 而建元必殊徽號蓋於天下更新示其所以為治之意使人心 知所向望也洪惟 憲祖以成化紀元蓋欲治化之成就而

先帝以弘治紀元則欲治道之恢弘皆即為治之大效而言其 規模固已宏遠矣今 皇上龍飛御極紹承大統而建元獨取於正德乃究為治之大

本以寓繼述之深意能正其德則何患乎化之不成而治之不 弘也哉臣有以知 陛下真不世出之主負大有為之志可以

四三王六五帝而爭先於 列聖矣然以正德為名當求正德 之實必如唐劉蕡所謂居正位親正人發正言行正道而後可

以正德必如董仲舒所謂正心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謂之 正德苟德有未正則雖令不從欲求治化弘成庸可得乎臣以

菲才待罪冒監而老病棄類不能久事 陛下無以補報大恩茲已具疏乞骸將歸死首丘而大馬之誠

取耿不能自已敢據一得之愚以正德之所當務者條為五事 效野人炙背食芹之獻以為新政涓埃之助伏惟 聖明擇其可行者而見之施行則宗社無疆之休生靈莫大之

幸也為此開坐具本奏聞 一曰勤聖學臣聞明君以務學為急以正心為要石堯舜禹湯

文武之聖商高宗周成王之賢莫不孜孜於學講明義理正其 心術以為修齊治平之本又設師傅保之官有誦訓箴諫之臣

朝夕左右責難陳善以潛格非心而薰陶成性故其聖德隆茂 王猷允塞而致雍熙泰和之治也下如漢唐宋之英君懿範亦

莫不... 但其學有未至故其治不古若漢惟我

太祖高皇帝於退朝之暇延接儒臣講論經典又書大學衍義
於內殿兩廡及書洪範揭於座右以備觀覽蓋雖生知之聖必
從事于學也列聖相承率由是道今

陛下出震繼維始登大位即以正德紀元而又開經筵親儒臣
以講讀經史開明聖道固有志於學矣但經筵之開講而臣之
進見有時學問工夫未免間斷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有剪桐之
戲而莫與歲規違持養之方而無從諫止則所以輔成聖德者
或未備也臣願陛下經筵之外聽政之餘時召師保大臣侍
從文臣引之侍坐講論經術咨詢治道照依唐太宗引十八學
士於禁中故事不必限以日時煩其禮貌接以誠意假以溫顏
使人人得盡言以輸其忠循習既久化與心成則出入起居周
有欽哉

增定皇明館錄卷之一疏類

四六

而不欽哉... 聖德蓋小補哉董子曰勉強學問則聞見
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今日正德之先
務也惟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三曰隆繼述臣聞武王周公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而夫子
贊其述孝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孔子稱為難能則
為嗣世之君者不可不從事于繼述也昔我

太祖開創之功比跡湯武其立法制度以垂千後人者至備
先帝守成致治之美格德成康其成德大業之增光於前烈者
尤盛豈非陛下之所當繼述者乎先帝在位之日尊養
兩宮備殫孝敬親任大臣延問治道寬假言官樂聞謫論罷工
役而止貢獻放鷹犬而出宮人不荒聲色不游游政皆其善行

之可法者陛下所當遵守而不變又當念戶口之消耗而後
撫卹之宜以恤法之廢弛而求拯弊之方清查禁軍以革濫冒
沙汰冗官以節濫用皆其志之欲為而未成者

陛下所宜繼成以終其志其纂修會典則欲舉祖宗之舊章而
見諸施行其節簡通鑑則欲考前代之成敗以為法戒尤
陛下所當究心而從事於其間也不獨是焉又當取
聖祖之皇明寶訓洪武聖政諸書置諸座右日與大臣講舉其
彝典而施諸今日則為能進繼述之道而見

陛下正德之實矣昔故能承繼禹之道而建四百年之夏成
王能式刑文王之典而衍八百年之周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增定皇明館錄卷之一疏類

四七

成者也故禮以大婚為重自古聖王於婚姻之始皆博訪令族
簡求淑德然後昭告宗廟成以婚禮而未婚之前又必教於公
宮有師傅休姆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而祭所以成婦
順也昔宋哲宗以幼冲嗣位將行納聘其臣范祖禹上奏宣仁
太后論納后所宜先知者四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
四曰博議呂希純則言當求德閭不宜參用陰陽數術以男女

年命而勘婚而彭汝礪又言當早擇而素教之蓋王化之始萬
福之原選之不可不精教之不可不預而禮尤不可不正也伏
惟聖朝列聖皆有內德之助以成重熙累洽之治非偶然也
今皇上聖德英明睿質純粹天降聖女以佑

皇家近聞分遣內臣各處采擇所得必非一人伏望
陛下遠稽先王之禮近取宋臣之言上思宗廟天地之奉下

論預教之法

萬世子孫之計乞 命內閣及該部大臣等究典禮審處事
宜必由德選不以色進當此諒陰之時姑緩冊立之期俟畢祥
祥以成嘉會照依宋哲宗故事將所選者暫處 太皇太后宮
中使之觀法壹儀擇師傅保姆之賢修言德功容之教嚴服飾
之節陳圖史之成凡飲食坐立視聽動作一皆約之以禮而弗
納於邪教之既成又以四事察之必有關雎鸞鳳之德焉琴瑟
木之行足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宮然後設帷於內成以六禮以
定后妃之位以正天下之本以對 上天之不顯什命則禮行
告廟史無愧辭非惟古訓不違尤於孝道有光儀刑四海垂法
萬世而文王二南之化復見於今日矣
陛下之正德孰有大於足乎臣老且耄不達時宜而慙慙愛
君之念氣使不忌取昧萬死冒進狂言惟

增定聖明諭旨卷之一疏類

四八

聖明留意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四曰重詔令臣聞人君所以鼓動天下者在乎詔令而詔令所
以行天下者由其信必所謂大哉王言者也苟發之不安而特
以必行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則敷天之下莫不聳聽而厭服書
曰令出惟行傳曰令重則君尊詔令其可以不重乎乃者

論預教之法

陛下登極之初頒 明詔布告天下有謂國家財賦有限而
議裁減文武冗食之員及裁取各門局倉庫與各處添設之內
官又謂盜糧為國用所急不許勢要之求討占窩所以節國用
也又謂呈親勢要之受獻地上侵奪民利而治以重罪又謂內
外勢要占奪軍民地土而限令改正退還所以恤民隱也凡此
數條皆經國之遠猷為當今之急務天下聞之莫不歌誦
聖德以為軍民困苦庶其有瘳逮今已某月矣而冗員之裁減

論預教之法

取回者庶幾勢要之治罪退還者未聞故內閣大臣有政廢不
行而詔所載盡為虛言之奏六科諍臣亦有冗員復留傳奉復
作而號令不信之章則
陛下之詔令耳目所及已有牽制而不能行者矣何以行之天
下手成湯之所謂朕不食言者其道何如而漢之吏不奉詔者
其罪當何如邪臣願 陛下主之以剛果守之以堅凝勿以巨
室而寬假勿以嬖倖而姑息從羣臣之言而治不奉詔之罪則
法行自近澤被生民而四夷莫敢不服矣此係正德之要務也
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增定聖明諭旨卷之一疏類

四九

以敬予為念成湯以六事自責成王悔過出郊宣王側身修行
皆能變災為祥轉禍為福以其能致敬天之誠也臣又伏讀五
倫書所載我 太祖皇帝開基之初屢遭元旱而

論預教之法

聖諭以為欲彌天災但當謹於修己誠以愛民故戒膳素食官
中皆然而免民之田租既嘗素服徒步詣山川壇設誓肅晝曝
於日夜臥於地三日而大雨霽足又嘗躬祀百神而曰苟有罪
責宜加朕躬毋為民災其罪已修德若是故能開創大業聿致
隆平而聖無疆之休非偶然也今
皇上天生聖哲初政清明求言圖治孜孜不倦固宜其治效益
隆而休徵畢至奈何即位以來星文示變靈雨為災天鳴於西
上地震於南京而陝西又有災傷之患生靈塗炭有識凜凜深
懷不測之虞所謂非常之變豈非天心仁愛而欲

卷之二
聖明留意焉

皇上厲非常之志行非常之事以濟其變乎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凡國家之行政用人但不合乎眾情即有違于天意如有罪而不誅無功而濫賞或倖門而出而大臣不得行其志或執要挾待而百司不能舉其職民已窮而征求之愈急財已匱而侈奢之無節若此類皆天心之所不豫而災變之所由生不可以不察也伏望

聖祖先以側身修行之誠解謝上蒼又以罪已求言之意敷告

下土日與左右大臣講求致災之由以盡彌災之道凡用人行政之有違于天意者悉從糾正內外協心上下交修以承天心仁愛之意庶幾精神潛通和氣感召民心悅而天意得則陛下之正德不為虛文矣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五十

諫元霄燈人疏

章懋內書學士

翰林院編修臣章懋臣黃仲昭檢討臣莊永謹奏為
聖德事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速即中韓定持小指帖到于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節今各賦烟火等詩以為上元賞詠之具臣等各投一帖內開烟火燈等項面帖詩題題目仍令照依舊詩格式擬述進呈及聖心崇聖德也臣等竊議以為此事必非
陛下所為陛下以天縱之聖日新之學游心經術遠跡堯舜之所舉動必欲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方即位之初首下溫詔敕田祖絕貢賦蠲逋負停不急之務與民息有入聞言路凡朝廷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天下欣然以為

陛下應天心承

五十

祖德而所以太平萬世者在是矣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構國家舊制也一開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聞廷臣之疏而隨罷頃因災異勅諭群臣同修省此數言皆臣等目擊耳聞未嘗不拜手稽首稱頌以為
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自禹湯以來未有如在彼者既皆陛下所不為則烟火之事臣等又決
陛下之不樂于此也今日之樂或者兩宮皇太后在上
陛下欲極孝養其歡心非為一身娛樂之計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為養也臣伏觀
南宮母后恭儉慈仁之德著于天下坤儀貞靜舉天下之珍奇玩物皆不足以動其心豈以烟火為樂哉況今兩廣弗靜四川

李純
諫
得
休

未嘗憂慮雖云告捷虜情難測尚當區處不可置之度外
方毛里孩包藏蛇豕之心窺伺間隙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一舉
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尤多未易悉舉生靈嗷嗷張
口待哺誰家優詔賑恤然公私匱乏計無所出可為寒心此正
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所宮母后同憂天下之臣等又

自庚子
正
君之大

陛下之不暇為此也至如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為職雖曰供
養文字然部里不經之詞豈宜進于君上為不取法于聖賢
而由引宋祁韓絳之欽坊致語以為之皆是以三代以下之君
陛下下而不以三代以上之君
陛下聖明發身常中切與庶吉士之選
陛下卷之跡林致之謂習六經師法孔孟二年于茲矣近又授

增
卷之一

以今賦感焉 感思至隆極厚夙夜悚息相與戒飭惟恐曲學
而世無所補報于萬一何敢為此部詞上讀 天聰以自取侮
陛下不赦之罪哉臣等久當伏讀 宣宗皇帝御製翰林院箴
有曰敬沃之言惟義與仁之辭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
恐非文辭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
陛下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于
陛下之下其不可謂明而為之是不忠也知不可為而不
以賢聞是不忠也不忠不忠臣罪大矣古之帝王聖賢有成凡
以賢聞者不視非凡之色耳不聽非凡之聲就業業惟懷永
圖維在茲華靡麗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戒謹恐懼存
省察以致其精一之功者無所不用其極誠以人主一心攻之
者眾一惑于耳則凡修靡之聲皆乘間而入矣一惑于目則凡

引君
通
顧
顧
顧

太平無疆之休則
陛下之所以奉養 兩宮者其孝豈有大于此哉
陛下深恩而力行之不以巨言為沽矯不以巨等為迂閣使天
下後世知大聖人之作為出于尋常萬萬是非巨等之幸實
宗社生靈之大幸也臣等昧死以聞

李純
諫
得
休

陛下之不暇為此也至如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為職雖曰供
養文字然部里不經之詞豈宜進于君上為不取法于聖賢
而由引宋祁韓絳之欽坊致語以為之皆是以三代以下之君
陛下下而不以三代以上之君
陛下聖明發身常中切與庶吉士之選
陛下卷之跡林致之謂習六經師法孔孟二年于茲矣近又授

自庚子
正
君之大

陛下之不暇為此也至如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為職雖曰供
養文字然部里不經之詞豈宜進于君上為不取法于聖賢
而由引宋祁韓絳之欽坊致語以為之皆是以三代以下之君
陛下下而不以三代以上之君
陛下聖明發身常中切與庶吉士之選
陛下卷之跡林致之謂習六經師法孔孟二年于茲矣近又授

增
卷之一

以今賦感焉 感思至隆極厚夙夜悚息相與戒飭惟恐曲學
而世無所補報于萬一何敢為此部詞上讀 天聰以自取侮
陛下不赦之罪哉臣等久當伏讀 宣宗皇帝御製翰林院箴
有曰敬沃之言惟義與仁之辭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
恐非文辭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
陛下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于
陛下之下其不可謂明而為之是不忠也知不可為而不
以賢聞是不忠也不忠不忠臣罪大矣古之帝王聖賢有成凡
以賢聞者不視非凡之色耳不聽非凡之聲就業業惟懷永
圖維在茲華靡麗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戒謹恐懼存
省察以致其精一之功者無所不用其極誠以人主一心攻之
者眾一惑于耳則凡修靡之聲皆乘間而入矣一惑于目則凡

引君
通
顧
顧
顧

太平無疆之休則
陛下之所以奉養 兩宮者其孝豈有大于此哉
陛下深恩而力行之不以巨言為沽矯不以巨等為迂閣使天
下後世知大聖人之作為出于尋常萬萬是非巨等之幸實
宗社生靈之大幸也臣等昧死以聞

扶植綱常

孫倫元著

臣聞。朝廷援揚。故事。起復。李賢。賢者。臣才。識庸下。學問粗疎。臣承天。賜。對。大廷。猥蒙。聖恩。親置。首選。當。自。感。勵。思。酬。盛。遇。凡。聖。學。大。要。君。道。多。務。朝。政。失。綱。綱。紀。廢。弛。官。吏。貪。酷。生。靈。愁。苦。風。俗。衰。壞。士。氣。靡。靡。兵。戈。擾。攘。饑。饉。臻。臻。提。其。綱。領。疏。其。節。目。伏。其。情。實。探。其。根。源。為。萬。言。書。獻。於。陛下。以。舒。天。下。之。望。以。報。陛下。之。恩。願。筮。仕。未。久。諸。練。未。深。而。又。廁。堂。大。臣。百。僚。庶。乘。必。有。憂。臣。之。所。深。憂。言。臣。之。所。欲。言。行。臣。之。所。欲。行。臣。以。疎。遠。驟。進。之。人。恐。冒。言。越。職。之。罪。是以。心。雖。懷。憂。口。不。敢。言。口。雖。欲。言。時。未。及。暇。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近。者。李。賢。遭。喪。之。時。

增定皇明節錄

卷之一 疏類

五十四

朝廷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所關。風化所係。天下所瞻。後世所監。左右侍從。給舍臺官。有知義禮不顧。流俗必陳。正論以扶。綱常是用。誠恐因循至今。言雖若迂。所關甚大。事雖若緩。所係甚切。由前數事。臣既未敢陳。由此一事。臣又未敢論。是乃餘。今苟容之。徒非有忠君愛國之心。固非。陛下求臣之本心。亦非愚臣報。陛下之風。而也。雖越職。臣子所嫌。未同而言。聖人不與。然先王之制。時政有失。庶人上。警。猶得以執諫。況臣備員近侍。家。恩深重。扶植綱常。臣之志也。披寫。困。臣之忠也。惟陛下亮之。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懷。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國家扶植綱常。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陛下是言。其何為。

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明人倫。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為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為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為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為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代之故事。金華之舉。無禮。禮與孔子曰。曾公伯禽有為。而史筆書之。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陛下於李賢金華之事。起復之。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則禮所未見也。似與先王制。禮之意。不同也。似與孔子之言。不類也。似與。

陛下策臣之。初意不合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則為君者當。先王之禮。教其臣。為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貴請以求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言。臨。矣。臨之詞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理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之詞曰。身在草廬之中。國無。門庭之冠。雖冒金華之名。以私利。祿之。寔。孝宗卒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未嘗備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于當時。名聲垂于後世。史筆書。之以為盛事。士夫誦之以為美談。此無他。君能放其臣。臣以孝。臣有孝。可移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高之援。例起復為。丞相。王敏起復。為執政。陳宜中起復。為宰相。賈似道起復。為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

增定皇明節錄

卷之一 疏類

五十五

增定皇明節錄。卷之一。疏類。五十五。臣等。竊。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為。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貴。請。以。求。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言。臨。矣。臨。之。詞。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理。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之。詞。曰。身。在。草。廬。之。中。國。無。門。庭。之。冠。雖。冒。金。華。之。名。以。私。利。祿。之。寔。孝。宗。卒。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未。嘗。備。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于。當。時。名。聲。垂。于。後。世。史。筆。書。之。以。為。盛。事。士。夫。誦。之。以。為。美。談。此。無。他。君。能。放。其。臣。臣。以。孝。臣。有。孝。可。移。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高。之。援。例。起。復。為。丞。相。王。敏。起。復。為。執。政。陳。宜。中。起。復。為。宰。相。賈。似。道。起。復。為。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

陛下以來為監使賢盡孝於親為當世之大臣

言立降溫詔俾如劉琨不以一身之職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

陛下聰明之旨歸之必欲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赴復猶赴

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亡也。臣水也。盡

可保身不可安矣。誰肯不保其身。而愛其身乎。臣佐則不然。前多則愛心生。後多則慮心固。立心前矣。惟前不

今之士聞康敏之舉尊賢講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

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為國者得

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

禮守經之士寥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任何所關和於

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

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溪仁厚澤足以決天下之民心。和何未見。

預為巴地及遭通表之時則必曲為諒諒上蒙天恩不曰

孫於坦父母體有期服奪情於夫初無與其妻起復於父初無

考果有能盡夫人忘親者未有能忠於君望其直人而先

望其忠君而先忘親
陛下河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家而後移忠
於國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
奪史高之遺父喪太學生舉攻之至數百人而高之竟乞終制
大臣起復大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預爲已地也
大臣既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預爲已地也
大臣既無已舉臣復何無舉臣既無已舉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
固執琦富弼之罪人今之舉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
靡然同流政者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則在溥恩則匿
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撥科則匿服以應舉
例在選官則匿服以候選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
人爲無父者歸臣不忍
聖明之世風俗之變綱常之壞一至于此也夫愛親之心孩提
有之短喪之說下愚恥言况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肯于其
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
可忍也又曰上不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陛下誠能法先王之道禮遵
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廢之以爵祿激之廉恥而不誘
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
忘其親分則爲孝子而雖後其君今則爲忠臣亦理之所必有
勢之所必至也特在
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
下以孝治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
臣臣願

陛下不或羣議斷自聖衷收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故事
守制依劉琪故事終喪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
許終制既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于
內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舉臣自效人心天理
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爲不孝乎視額爲不忠臣綱常由是而正
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結紀綱由是而張
國勢由是而一矣臣言一出犯者皆忤衆怒羣將無不至不
曰枉生妄議未諸國體則曰腐儒迂談不達時宜不曰矯激於
名希求進用則曰道理雖是窒礙難行近奉以來類爲此語阻
塞言路折挫士氣臣愚昧豈不自知言忤于人殃及于已議出
於今禍貽於後然風氣皇皇惟恐上負
朝廷下負所學取議於天下貽笑於後世是以昧死爲
陛下言之惟
陛下矜賜優容使讜言日進曲加保護使士氣日振則天下幸
甚宗社幸甚俯賜恩悅仰祈天鑒臣謹奏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一畢
周氏萬春撰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二

太原 王錫爵 元駁父 增定
四明 沈一貫 肩吾父 參訂

疏類

用忠言疏

沈一貫 少宰 贈

臣聞英武之君其謙也不難於用而難於言寬仁之主其諫也不難於言而難於用何則上有雷霆之威則下有摧折之慮自非忠如龍逢勇如黃龍敢以言博死者然而一有所中若弩觸其機戶振其樞未有不從者矣寬仁之主上以藏汙納垢為心下以批鱗料鬚為志非特奸青掩紫者後有所建白以無負於明時雖若穴之夫蔡邕之士亦莫不揚眉吐氣束帶結髮稽首于闕廷而願進其辭說然而言者衆則疏牘日繁聽者久則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二疏類

情思日厭寬大則從義常緩仁厚則不忍有所拂抑以日厭之情而應於日繁之牘以不急之義而乘乎不忍之心則天下之言有所難滯於闕而不用嗚呼盡忠竭愚臣之分也固不以難言而卷古從事轉圜君之盛地亦何可使有不用之言哉蓋臣觀于往古言之不用其弊有五而強悍拒者不與焉上陳五帝下述三王以為是即則安于習而不能變以為非耶又聖人之道也故優詔答之而寔以為迂遠不用其策其弊為弱率循常式下詔求言短刺長章受以飽蠹其弊為故論說齟齬以為大謬嘆而置之其弊為輕意有所樂愛有所鍾法家佛士持舌而爭之纏糾而不可解陽聽其言陰蹈其失其弊為弱侃諤諤諤耳橫胸欲罪之則不可也亦且容之其弊為忍五弊交積是以難無疆復得拒之形而有其患於江河之所以為天下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二疏類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二疏類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二疏類

利者以其注而不息也其來混混其去浩浩大而蛟龍小而魚鱉順流奔走奮迅悅懌而各得其性苟堰而擇之停閉諸害則大者傷小者以騰湧漂蕩而不可止世人徒見三門之間咆哮噴怒有折難禿翼之當則以為停諸者之可以無事而不知其害不在於一時而將見於他日是以古之聖人開導以求謙虛已而用之包含其非而播布其善若江河之赴大壑沛乎其莫之禦故君臣並受其福而利澤無窮也英武之君一或不中固不免於震動憤怒而停諸者亦必至于決潰則天下之言要不可不疏通宣洩以順適其意矣
陛下有英武之資寬仁之量昔在潛邸犯顏之士常保而全之隆登大寶拔顯忠良樂聞誠讜此天下所以擢心披肝感激而思報也又何懼乎人之不言言之不用然而不為疏通宣洩臣恐不免於決潰也惟
陛下圖之

王制石
臣聞緣法而治者要在識大體持法而議者要在急先務法以
一天下故先王創法後人循禮雖百世不變者大體也守
祖宗之法相時度勢變而通之擇今可施行者而從事焉先務
也我太祖高皇帝甫定天下即明約束修制度其所為章程
功令至末年而始定繼世而後因故業蒙遺業而莫敢易制為
萬世開業如此此非至善止弊者哉顧天下承平日久法漸壞
於因循弊漸生於玩愒及今不為申飭則頹靡不振必至於極
重而不可反天下亦且安常習故抗弊巧法而莫之誰何如此
則失所以立法之意矣臣竊以為宜勵精法弊定畫一之規復
祖宗之舊而勿使弊生其間今上之詔下如懸衡石輕重較然
而天下亦且兢兢奉法不失尺寸則上下無異意此安寧之術

也謹開款上陳惟 陛下雷神采納焉一明官守夫明王設官
分職各有司存載在諸司職掌者可考鏡也如監司職在激揚
糾察淑慝則寧折勿缺守令職在撫循守法循理則寧寬勿猛
此祖制也今有司新進多英敏而乏渾厚監司老成多持重而
少風裁甚者下官可否專與上意相左而監司反溫其容屬其
言以釣謙和之譽職事不修名實相紊亡過此者臣以為監司
以守已端潔雅持憲度者為最守令以清心省事安靜不擾者
為最若容容持祿及尚一切武斷者雖有賢聲棄置下考其賢
不肖必以功實為準撫按不以實聞者必罪之蓋賞罰其舉劾
之人則舉劾不敢不公舉劾公則是非定而官守所由辨也一
定律令蓋洪武元年初頒布大明令其六年乃裁定大明律以
示天下其後臣僚所謂一時便宜復著為例例所以濟律所不

及而與時宜之者也然律例繁則祈請托比日以滋滋自典
者不能分明而何以匡元元之不逮謂宜簡明習吏事之臣更
定其繁復細如發明律與例不合者並有所取裁而要之以律
為準則官不得以意為法而吏不得以法為奸此治體也專照
祖宗時刑獄並無淹滯歲時者今有司不詳推鞠概從延緩有
罪者不以時伏法而無罪者久繫待讞臣有指實以明之鍛鍊
以周內之即駁再問卒以案徹既成相視唯諾此並屬違制而
不可不議革者也一議 宗藩宗藩仰食縣官歲優祿而違之
然國初親王祿米五萬石數歲而裁為萬石或千石蓋遞減之
法也 祖宗將軍以下有才幹者宗人府俱以名聞蓋變通之
意也今嫡長世及支庶遞降名在王牒者三萬有奇即天下
租稅之半不能勝也謂宜自將軍而下才且賢一體敘用準以

王親事例不許任京官握兵符其他有虛名而無食祿者盡弛
諸禁農工商賈從便為之臣讀廣慶錄奏或欲開選舉以
為仕進之階或欲定子女以杜宗室之詐則為宗室者局當不
欲變通哉今誠按而行之則國賦必省而於祖制又不謬也此
計之便者也一飭學政臣嘗讀臥碑而見廣厲學官之意當是
時督學諸臣必簡經明行脩孝弟有聞之士不稱則寧他授而
為是官亦多以道自重人莫敢干以私至於今而督學之官少
輕矣虛聲費舉高坐待遷倖實一開人懷競進故邇來士習頗
稱利缺且督學歲一試諸生與諸生一再見耳教條之外無訓
詞校藝之外無他說何以收其放心而改其故步哉宜簡舉行
兼優者為士師表飭躬勵行不為私交
勅內事宜並宜著實舉行不得以虛文應令而又尚貞靜以消

此以
其然

欲正風
俗須從
上入

天下躁進之心則士風可正而吏治未必無補也一同風俗
祖宗時居今章服各有差等大夫士民不相奸也故仕者各勝
其秩無秩者雖富無所榮華要以別上下之等杜侈靡之源今
吏食之民無十食之譜而給衣甘食以苟旦夕之適富人乘堅
乘肥履絲曳綺以其富厚冠蓋交遊大俗養生所不如而相率
而靡耳近時雖營其之而法有行有所不行則人皆異其不行
久之則行者亦不行矣謂宜特下明詔令士大夫敦朴崇儉
以為天下先而民有因仍舊習者並違於理而尤嚴於富厚之
家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則風俗正而教化可興也此五者
非臣臆說也不過守祖宗之法不失其舊酌以時政令可施
行而已譬之於樂笙簧管鑄樂之制也徐疾高下音之節也天
下未有制不備而可以言樂亦未有不察其宜而可以稱備樂

表之二流類

五

者此化理之禁也臣伏見
陛下勵精圖治嘉與天下共臻萬平之路故臣敢布其愚惟
陛下財擇

此口便
自茲後

即入之
未事今

未事今
宜進左

時所宜
效所宜

六字乃
一篇要

此一段
論清治

原之
言之

此一段
論勤督

此一段
論勤督

此一段
論勤督

此一段
論勤督

此一段
論勤督

此一段
論勤督

治安要務疏

李廷機國史編修

臣聞哲后不以世平而廢博業蓋臣不以主聖而忘風規故能
保世滋大功德垂罔極
陛下銳精求治通來愈益弘宣仁德惠履元元字為歡躍庶幾
復見太平之盛然而臣猶有獻說焉者至誠不以今日之治為
陛下足也陛下自度今日之治於漢文何如哉賈生抗疏文
帝時猶且稱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
則臣安得而嘿也臣不敢為高論又不敏以疑事嘗試于
陛下之前謹擇時所宜效所必者五事試為
陛下敷陳其槩而陛下試垂聽焉其一曰清治源夫天下之
本在於君心君心之鑑天下譬則水之鑑物也潭水澄瑩瞭然
可以瞻鬚眉一芥投之方圓莫辨矣臣竊見
陛下女謁漸盛遊幸漸多工築新煩玩好漸聚獵弋漸勤五者
通入而為心害臣懼其難以鑑天下也昔者夏禹絕旨於儀狄
晉文遠寵于南威楚莊禁淫于蘭臺唐曰後世必有以此亡其
國者陛下如欲許國於磐石則胡不屏是五者而澄其心心
澄則睿智日敏化理日新此臣之所以為
陛下願也其二曰勤勞接古之帝王其周知天下之務也猶曰
親大臣而咨謀之庶幾其無違斷蓋都俞吁咈見于典謨者可
徵也今陛下臨朝羣臣執牘而論章奏不待以獻納進也其
御經筵羣臣執經而陳理道不待以時政白也
陛下雖天縱安所詳聞天下之機務而習理之謂宜訪
先朝平臺之儀時御便殿親與大臣裁決章奏諸講讀諫諍之
臣以次輪對陛下即有疑得親咨也羣臣即有所疑得親

奏也。陛下蓋明習國家事。羣臣蓋務熟于掌故。以待對。如是而不致治於基蔭。則臣不信也。其三曰。惜民財。夫財者百姓之大命也。今天下民財竭矣。上又從而繭絲之。臣竊懼焉。比者困於水旱之家累巨萬。陛下雖憐而寬之。曾不得重蠲而厚賑。者以為國不可缺也。然乃舉百萬而委于不可詰之橐何也。夫佳寵而操得之者。即厚不為。陛下德也。陛下誠裁之於此。以振百姓之急。百姓之德。陛下也。深於骨髓。縮縮溢無名之虛費。可以結民心而固國本。則陛下何所為。且今之輻湊而修貢者。其輸於公府。與費於私門者。相半也。陛下何不不一藉之。有司令無得倚貢為市者。此無異于減稅之半。倘亦可以為民財計乎。其四曰。瑞士尚夫士者。所為鱗次而操天下之柄者也。士習之汚隆。則世運開焉。比者罷去奔競。拾冠之。後進忠貞而顯之士。既稍稍知向風矣。然猶未有以大易天下之尚也。突梯脂韋。容悅之階也。而世見以為通于務左。纔右規鎮肅之具也。而世見以為為于方雕龍炙較。巧佞之媒也。而世見以為諸于用瑞靜寡言。骨鯁之胚也。而世見以為曠于才。此最天下之隱憂也。今不有以易其尚。待其暴露而後懲之。臣竊以為後矣。謂空詔論士者。先定其品。而後程材焉。使天下舉然而嘶于獄。不之辨。此亦煥燁者之明其火也。其五曰。禁奢。廣厲者富。民倚其富。積僭逾。無度。黔庶而羞公卿之饒。孽妾而羞后之飾。貧民以富為耻。貴賈相效。臣不知其何以賄之語。曰。雖有江河不實漏卮。今民儲積幾何。而泰用若是夫。一食之味。當丁男半月之食。一襲之費。當丁男終歲之衣。欲民之無饑寒不可得也。今甲固令庶民不得衣錦綉。飾珠翠。乃犯令者。

連接而莫之問。臣甚惑之。豈如今申定。輕制。廣及宮室。器皿。飲食之類。一切著之等差。使民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此令之積。裕俗淳。一舉而兩利者也。凡臣所為籌于陛下者。臣知其不盡。陛下之心也。然而臣不敢諱也。今夫彈。瘕者。非不痛也。飲。藥者。非不苦也。然不聞為痛苦之故。不彈。瘕。飲。藥者。以為不。知。是。則身不活。病不已也。臣欲。斬。國家萬年之固。故不憚以其苦言。陛下之無以。突。吐。也。

治安要務疏

鄒德溥 國史編修

臣近親廟堂獨觀于在宥之道嘉與宇內更始黜操切之政
劉煩苛之令與比周之舉升脩正之士開直言之路通負郵
水旱仲狂抑抑循元元而與之氣和氣和洽羣生休也蓋諱者
曰天下已安已治矣乃臣愚嘗見貴誼當奉文時有三流涕六
太息之談魏徵三劄五規條上于嘉祐彼皆達明主居治世猶
然效計陳忠諫遠不已者誠欲為國家圖治安于無窮也今
皇上明聖軼前代而臣等曝之志不異于數臣故臣亦以治安
要務進臣之所謂治安要務者非高言激論疆
陛下以其所難也蓋皆陛下之所已行特或末以為甚要而
加之意耳其大略有五曰敦節儉二曰尚安靜三曰阜民生
四曰重撫按五曰飭武備臣聞晏子曰寸管無當天下不能足
以粟五尺童子操寸之烟天下不能足以新言無節之難為足
也今天下賦斂非省也負輓絡繹而歸于縣官者非寡也諸凡
利利所在可權可征者非有所未盡也然而不以饒足稱何也
無乃供億稍盛而衣不曳地之風未聞也營繕稍繁而將作之
費不為止也玩好稍靡而採買之費不為計也近習少侵而冒
濫乾沒之弊不得而絕也此其大者也其細類是者難偏以疏
舉則晏子所謂無當之管而操寸煙焉者也臣聞天下財賦三
分之一以奉乘輿六宮而其二乃以為百吏諸軍廩食與餉
邊之費雖九重尊富王食自難減損然誠于其間稍加撙節
歲可省金錢數十萬夫京師之一金田野之十金也
朝廷之數十萬民間之數百萬也用既有餘則財為無用不過
數年以後臣竊以為即開市山澤諸稅稍苛碎者皆可弛以予

此一段

而謂不盡之利以為有事之需謂租之詔賑貸之令可以歲歲
而下國足而民亦足計無便於此者臣故曰敦節儉也昔唐文
皇以建屋喻治道謂營構既成乃數改易苟易一棟正一瓦墜
履動搖必有所損故為國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于民
也至是往往者政令多急天下之吏望風而趨之以博厚為怯以
捷給為賢以老成持重為無能以見事風生為治辦故郡多鈞
鉅之習邑無為禁之理即如大田一事有司承風旨畏鵠譙日
以拓畝加賦為功盡取斥鹵不食之地而賦之蓋天下雖然勞
費而不均有如焉至于今欲復其舊而以為難臣以是知天下
事不可輕動如此類也請自今一意與民休息第去其泰甚不
得于可已之處有所紛更則天下享清淨寧一之福矣臣故曰

此一段

尚安靜也今天下民力盡矣田野間闕之間大都十室九空無
終歲儲積一遇水旱弱者溝壑強者行劫語曰富民易與為善
富民易與為非甚可慮也夫蠲免之惠細民不沾賑貸之恩所
以有罪贖後積穀取其虛文而已臣以為當責成循吏極意撫
養多方休養凡一毫有擾于民者悉在必革一毫有便于民者
悉在必為如瘠瘠者服餌調攝無所不至而後元氣可以馴復
民有樂生之心乃有所愛惜顧忌而不忍自棄于賊盜即四方
有警而根本不搖臣故曰阜民生也夫撫按之臣

此一段

天子所使出而彈壓羣吏者也撫按之舉刺實操羣吏黜陟之
權故羣吏之偵撫按之趣舍喜怒而惕息以從之也過於媚人
主撫按揮金則吏無苞苴者矣撫按素絲則吏無統綺者矣撫
按相福則吏無趨避者矣撫按發怒則吏無脂澤者矣而為

此一段

重撫按
論其理
二臣此
臣故曰

此一段

臣故曰

此一段

臣故曰

此一段

臣故曰

此一段

臣故曰

宋初為一方之吏多至數百而撫按二人耳擇二人以觀其自
人如標木之本引網之綱甚約而易操也臣故曰重撫按也詩
曰天下雖安忘戰則危方今邊境屢警海寇未靖徒符出沒白
晝搶奪在在之甚至悍卒傲其主帥聚賭而橫擊乎天下如
此可謂安乎而胡以忘戰也昔宋武備號為單弱然孝宗一行
盡先文沙汰之議及其大閱則見器甲鮮明紀律嚴整十萬之
眾一少壯今京營諸郡國諸之兵豈盡少壯鮮明嚴整者
乎武備廢弛甚矣其何以當寇而備不虞臣以為但當選用能
將汰去老弱令以十教百以百教千比其技力分為上中下駟
而優異其技力之上者厚廩而重犒之以厲其氣而結其心至
于器甲第給以估直使之自備而試其堅利否則重創之如是
而器不精士不銳未之有也器精士銳即卒然有急無患矣臣
言定明館錄 卷之三 疏類 十一

故曰飭武備也此五事者竊以為治安要務無出於此
陛下試行之皆可使立有効者夫殷厚寡取美利也清淨寧一
淳化也厚下安宅長計也吏治蒸蒸弘業也建威銷萌神武也
君人者何憚而不為也惟
陛下財察

請修改曆法疏 李廷機 國史編修
臣惟帝王若天授民登工臨歲則惟曆法定重陶唐命羲和曆
象而其仲若叔分職四時持籌而算萬不失一矣有虞氏承之
七十載間猶然在璣璣而齊七政今者
陛下欽崇天道孚膺育虞此亦萬世敬授齊政之會臣見比
者日月之交保章氏所報既而驗之刻漏分秒稍稍不相應若
是母乃曆象未明而璣璣之象猶有所闕也臣請修曆法臣見
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嘗請修改矣嘉靖中欽天監華相又請
修改矣迄今一百餘年而修改未聞何也意者以為非所急邪
以為可治無動邪以為天行微渺未易測邪以為無可使者邪
臣謂時與事相象是信推驗不時度數或差積秒成分積分
成度積度成日年遠數多舛舛逾甚意非所以答天而民明昭
神聖明訓 卷之三 疏類 十二

代聖制聖憲來禩也不得謂非所急也臣觀歷代迭興廢法屢
改漢四百餘年耳三改曆唐三百餘年耳七改曆宋三百餘年
耳十八改曆自漢計元四十餘曆矣蓋曆之不得不改也因歲
差而改歲差謂五十年差一度則五十年當改也何承天謂百年
而差則百年當一改也隋劉焯謂七十五年而差則七十五年
當一改也唐僧一行謂八十三年而差則八十三年當一改也
元郭守敬謂六十六年而差則六十六年當一改也自元幸已
至洪武元統上言時一百四十年至華湘時二百四十餘年今
又若干年計以授時曆歲差之法差常三度有奇矣如之何可
沿無動邪夫天行數度以日月為驗誠晝夜於觀象臺詳測日
景晷道赤道中星等日計月書至來歲久至以驗二十四氣七
十二候日月交食日經月離之類元時已以來疏所著曆

此應上
文無可
便句

收歸
人休

增定
卷之二

歲差可定曆元可更時分刻分秒務極精密頗用回回曆法
朱計之即細至年秒亦加酌量又何患微渺難測也夫明理達
數代不乏人區區勝國猶有許衡王恂郭守敬輩興起其間孰
謂熙朝而須借才異代乎今條章五官之屬裨海之內安知無
究心天文精通理數如虞喜何承天之儔誠稍寬私習之條廣
延訪之令待所謂其人者俾盡觀秘書段以歲月必能有所更
定又何患乎無可使者也臣讀易之革曰君子以治易明時革
之為言改也曆不厭改故以革條治曆焉夫歲漸久差漸多改
漸難失今不一修改蓋不易為已臣願
陛下得革象之義寔唐虞之典故歲差之數刊一代之法為先
朝所未及為使天下知
聖天子補偏救弊咸正無缺傳之萬禩永永無極臣不勝大頌

惟
聖明兩意

首言
法所係
最重

許衡
守其
時

增定
卷之二

曆久則
不無
差之
理

非天之
不能
如曆亦
曆之不
能盡如
天之見

請脩改曆法疏

鄭德澤

臣讀尚書而知帝王之欽於曆也堯典約四百餘言論曆象者
半箕子陳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曆法蓋係之於國也尚矣百官
待焉以脩政庶民待焉以服事善乎班固之志謂曆也日列人
事而因以天時夫使孟取珍滅攝提失方即欲登百工而熙庶
績何繇也是以聖王欽之國朝所定一統曆積分蓋仍授時
法也許衡郭守敬故稱理數兩積其法用二線推測宿度餘分
最簡且密而當時四海測景之所二十七蓋東極高麗西極滇
池南踰珠崖北盡鐵勒斯容成以來未有也故以
高皇帝之精於天文而采焉則臣豈敢輕議更哉然以其法之
精絕而必今曆之典毫髮不爽則臣之所不敢信也自黃帝考
定星曆正閏餘五官各司其序矣然至於堯則又合羲和之官
四宅而稽日星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至於舜則又察璿璣玉衡
以齊七政非黃帝之曆不足以俟堯而堯之曆不足以俟舜也
曆之不能久而無差固也聖人者能因時而定之以不失乎天
之度而已杜預之論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
錯臣以為非獨天之不能盡如曆也曆亦不能盡如天何也大
數者舉一絲而三分之窮之而至於忽微纖渺則必有一之不
可分者焉論天之度曰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夫舉一變
而四分之此於積分之極必有所窮矣以不能盡如天之曆而
推不能盡如曆之天顧欲以一法而必千載之可守不亦難乎
臣稽自古曆法由帝帝而訖秦凡六改由漢高帝而訖漢末凡
五改由魏文而訖隋末凡十改由宋太祖而訖宋末凡十改由
金熙宗而訖元凡三改計郭雅絕智巧當亦與古人不甚遠而

此乃可
疑者皆
據此張
說也

增定
明倫彙編

果其
此理
何異
法不精

必其歷三百餘年之不棄此臣之所不敢信也蓋臣竊跡前事而疑今曆之不能無差焉正統十四年曆冬夏至晝夜六十一刻求諸自古諸家曆法無有也此其可疑者一也鄭善夫記正德元年八月朔日食曆官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開曆之地乃睹日十三年五月己亥朔日食起復弗合則日官周濂亦疏之此其可疑者二也即今欽天監所奏日月食輒曰曆云何回曆云何彼自二說且不盡符此其可疑者三也往年請修改曆法考象夫而獨提歷任以為日食是微無差也臣不知廉云無差者謂報食云爾抑任其時刻分秒起復任分之盡惟半裏當稱微人雖奉命曆書以為妙傳而脫書乃謂守敬曆非是此其可疑者四也即今許郭所營萬無一之可疑臣又不能必時人子弟之盡通其意也以材守不通之人操歷世久遠之法何以曆不可究詰之天而曰無爽臣竊異之臣之所請者非欲許郭所營者而更張之也臣願陛下下詔延訪四方通知天文之士及選諸人子弟內詣曉本堂垂於書算者令於冬至前詣觀象臺展曆晝夜推測日影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計月書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二分日月交食合朔弦望盈縮之次及昏旦中星七政躔度紫氣月字羅喉計都之類視元正正以來有無舛錯又別延能知曆理如楊維禎等立差法如邵雍運算轉歷如洛下閎其人參校同異萬有一之或舛得及時釐正以授人時即幸而無舛可永守亦使司曆者因是知立法之意以不失其初臣按月令載孟春之月命太史守典末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夫經紀以初為節數紐于無極之証而命神考漢書可證

百餘年而難一舉
陛下冠德履仁昭配天地四海之內沐浴玄化歌頌太平臣以為宜考天地四時之極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為萬世則此乃天之所以待陛下也故謹誠以請惟陛下察圖之

增定
明倫彙編

卷之二疏類

議處宗藩疏

謝德淳

王忠純
太史批
此議
亦詳

此下九
欽此奉
科臣
疏
下
有是
何則

臣伏睹皇上惇親親之誼。軫元元之念。求所以兩利之策。既令科臣親履講求其便。會且集羣臣。廷議折衷。要於其當。不可使易定億代之大典。與再世之異同。弘邱睦之蕩恩。紓供應之困亟。以固磐石而銷釁萌。德意甚盛。臣惡敢以無說而處於此。臣睹科臣所疏有確然而可行者。有可行而未盡者。臣非喜於當長見異。顧胸中有所知見。不敢不盡其愚。夫諸藩初所制祿。其額有定。即生齒繁衍而均。則無貧。自足以供。即諸藩亦第求不失常祿。而初不求益乎其外。則通融之議是也。朝廷制祿以瞻宗室。此定載在。令甲惟正之供。倘有不周。有司猶當曲為厝處。而顧緩視常賦。漫不經心。聖天子卹宗之謂何。則徵科之議是也。諸藩祿入不足者什三。而羨者十七。夫羨可以補不足。而不為之覆念。今有司得那移其閒。卒然寬置其朝以卹之。則餘祿之議是也。每宗室奏請需索。多門所費。不啻連金。宗名姪。慈期。此非一更其撫而為之專官。則廷有後時之恩。宗室無至渴之望。則省去煩苛。而令撫臣以時具奏之議是也。報生確。則他日之封祿有據。報孕明。則報生之情易稽。是報生報孕之議是也。宗室擅婚。多以結勸延情。怨曠無聊。遂至顛覆。乃并其世封而奪之。犯者多而罰亦不能必。夫從儀賓例。業既奏選。而使撫臣勘詳。許之成婚之議是也。庶宗雖為疏。迥然其初一脉耳。以一脉之親。而坐視其饑寒而不為收卹。則恩薄且有意外之虞。欲為制祿。則於何而取之。然則取絕府之業。為分贍之資。而行誅。諸王以睦姻大義。令其各出新舉。以振之。是議是也。宗室聚族太繁。難為生計。

重選王
官此語
甚當

親王下
自可
聖

此下九
欽此奉
科臣
疏
下
有是
何則

難於束動。報園視而起。有司莫敢誰何。則易分則易。勢固然。則夫有如此類。初封之時。禮。為奏另城之議是也。今之王官。類以闡葦不。任者處之人。目以為左遷。無復顧望。依阿嫫嫫。一切奏報。輒以賄成。冒濫滋多。端在於此。則夫稍用才。從郡國吏。三年大察。稱任者遷。擢而否者。亟行罷斥之議是也。臣所謂求盡者。有七焉。通融是矣。顧帝之與王。名號相懸。威權自別。出令自天子。即少有未愜。而人亦安心服之。藩王即通融得空。而衆猶未服。別河間東平。未易多得。有不知體朝廷均公平。溥之意。而以剝盈縮其間。終恐萬目睽睽。眾口訾訾。請之擾安。能無越關之禁。安得施。故臣以為必出自聖天子為主。張據王牒之數。仍舊祿之額。各隨藩封。欽定名祿。而後可以杜弊端。一衆志。此其未盡者一也。爵祿之。本自相準。爵然而祿亦然。則人各安其分。而無所覬覦。而。然則彼將曰。主上被我以何爵。而食我以何祿也。且。梓。然有缺望之意。則漸報而漸降。漸降而盡。界今既界矣。而。今就門氏之業。必欲然而樂。不於身。叨封爵。而。同。體被。而。手。操。作。獨。彼。不。願。為。之。而。不。以。資。生。抑。於。亦。為。其。臣。臣。以。為。封。爵。終。不。可。不。限。此。其。未。盡。者。二。也。許其任進是矣。而以。為。鎮。輔。品。秩。既。高。改。授。不。便。欲。止。于。奉。尉。一。輩。似。亦。太。狹。夫。非。非。之。從。也。從。其。好。耳。彼。其。好。不。在。原。封。而。在。仕。進。彼。自。有。所。利。焉。今。有。自。部。曹。改。臺。省。者。六。品。改。七。品。也。而。人。無。不。樂。於。改。朝廷。亦。間。行。之。在。宗。室。謂。獨。異。乎。哉。臣。以。為。無。志。者。不。強。使。為。而。有。志。者。不。論。親。近。疎。遠。封。之。崇。卑。一。聽。其。應。舉。試。常。無。所。限。制。不。獨。於。情。為。順。於。事。為。當。也。

羽翼將在乎茲此其未盡者三也夫業已難從為民之例即與
四民無異今四民豈盡馴良或觀野而農或出境而商無所不
可而獨於宗室厚為猜疑嚴於防範毋乃過乎出城之禁不
弛即善謀生終不得一意經營收四民之利而荒頑贅惰不
肯就四民之業者又以城禁藉口也孰與曉然一弛諸禁令與
四民自便之為愈若以為任意出入虞生意外則令有司奉三
尺制之彼亦將有所畏此其未盡者四也宗室無名封者無
所愛惜往往作奸犯科有司不知其為民為宗一譴訶之輒借
凌虐為辭諱不可禁徒責之長史教授輩啟王戒飭終於虛
應故事互相容隱而已臣愚以為竟常隸之有司降之
勅旨令得引繩墨行事夫奉旨而用刑則非有司刑之而
朝廷刑之也刑設而不犯則非薄宗室也何為者有司之事
不難處難處者宗室之習習至於罪見過積而後庸焉所失多矣此其未
盡者五也學記曰相觀而善謂之摩古者太學天子之元子眾
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俊秀者皆與焉夫元子
之尊俯而與公卿大夫士民之子相為齒豈其不自貴重哉夫
亦以作其觀摩之意而損其高亢之心故曰其成也恭敬而溫
文則入學之効也今宗學中所與游處者不過其宗之人爾爾
與溺於統緒之習惡知有制節之風相與安於愚昧之資惡知
有習誦之益如是而望其有博極羣書之制向精曉雅樂之獻
正出乎其間難矣臣以為第令肄於學官與公卿之子弟並受
一經而令於學憲臣試其優異者並得廩食而於其所
在增設廩額以待之均得以此而貢乎天府漸摩既久怙
侈奢麗之態不禁而自消濯磨進取之心不誘而自勸即宗學

可以無設此其未盡者六也儀賓欲其習學聽之應舉以矣而
猶議不絕其祿者得無以舊制難廢寧從其厚耶臣以為儀賓
家溫飽者多彼其意固在聯婚王室以為貴重不為祿謀也
彼直庶民子爾有如庶民如也者何祿之有祿既不設人皆
明知既無所親而來自無所缺於後可以省費而於人情事體
亦無所傷臣終以為革之便此其未盡者七也抑臣又有說焉
方今事大而難處者莫有過於宗藩而其不可以不亟為之
處也亦莫有過於宗藩臣自觀正嘉以來下之所以遊談聚
議上之所以咨諏采納以求濟急之方善後之計者數十年於
此矣而竟未有所定則母乃議許多而決斷寡乎盈廷之言誰
聽其然者有之宗安暗其成篇計諸宗之生有在正嘉之後
而北而老而傳而議猶然懸而未決也失今不決生齒之繁日
倍倍而月異其勢愈重議亦且愈難書曰惟克果斷罔有後艱
此在
皇上奮然獨斷而行之耳臣聞之王無全瑜事無全利必全瑜
而後收王王終不得必全利而後舉事終不成瑜掩其瑕則
收之利多於害則為之此通士之嘉謨而
哲后之卓識也甲可乙否漫無取裁臨道躊躇坐決千里即後
子房借箸賈誼太息亦祇為空談而已伏惟
陛下裁察宗藩幸甚天下幸甚

擬匡衡治性正家疏

郭德淳 國史編修

蓋愚讀匡衡治性正家疏心竊憚之然亦惜其不顯繩主愆備陳國慮而淳以儒說進也夫元帝優柔不斷恭顯亮樞許史乳正王氏之費亦漸以前謂宜陳剛克之旨闡威如之吉使其君收政於刑餘節權於外戚對揚宣帝嚴明之治以永皇家範杜絕黨萌豈不亦精忠許謨哉而衡不及是即議根六籍文辭爾雅君子有餘焉愚故本據衡指悉其未竟試擬一篇奏曰臣諸儒生大都稱說先帝治過嚴而欲陛下以柔道為理則臣竊過焉夫陛下則豈患柔之不足哉臣觀陛下即位以來以公用及苑振業貧民賦貸種食又詔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罪官館希幸者減穀食馬肉食獸博士卒鍾虜罪珠以振困乏罪官館希幸者減穀食馬肉食獸博士卒鍾虜罪珠

卷之二疏類

十一

崔郎慈仁節儉之德雖三五易加焉然而太平未臻漢業浸替者過在任性之柔而不務以剛克也夫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

有餘而強其所不足則明果斷鎮肅之才也然而或以刻礪厲世柔和溫厚撫循之本也然而或以優容長奸則一焉而不知

所以齊也故在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以陛下之恭儉慈仁然猶以柔道進臣愚不知何以攬政權杜奸

萌之臣則君德以剛為主

高皇帝本以英明果斷興建大業是以宣帝遵緒續功丕承家法世儒猥見文帝恭儉靜嘿稱為柔德以垂世範不知文帝所以安瀾四海幾致刑措乃以剛致非獨柔效也試觀丞相

之命割愛於廣國弄臣之治抑情於屠加此豈慈柔所能辦哉

合不深惟文帝之所以治而安變更先帝成法毀廟為宗治不

卷之二疏類

十二

陛下幸留意觀省毋陷周幽秦政之辭使漢業頽然不可復振傳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又曰其柔危其剛勝臣衡竊恐陛下之以國家垂成之業而徇無當之文也

卷之二疏類

十二

擬匡衡論治性正家疏

朱國禎翰林

臣聞帝王興道致治本乎性宣德流化始乎家性不洽者難以綏家不正者難以孚遠書曰而性性日其邁易曰家正而天下定矣夫使其性有偏敗之累家無雍肅之風而欲以底太平興雅頌德御行而求及前人自古及今未嘗有也在昔成王能治性則卷何載之曰豈弟君子罔弗純嘏文王能正家則思齊

美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由此言之治性之功平均之上務也正家之道廣厲之至術也世主不察乎此往往任性而不治曰南山有竹不柝自直軒而用之達乎犀革性安所事治者久之必且矯揉抑挫其所便而強其所不能吾不與為也至于深宮之中閨闈之內又見以為燕而可褻密而莫之寬弛禮法坊弗加慎於是故政用頗僻民無所則效而治以

之實弛禮法坊弗加慎於是故政用頗僻民無所則效而治以

此原治性下加聖心焉臣聞質樸之謂性性所賦鮮能不偏有柔有剛有緩有急有翕有張有嚴有慈性之所偏治之則化故治剛

莫如柔克治柔莫如剛克治緩莫如敏治急莫如紓翕者利用宣張者利用翕最則和惇之慈則斷割之要以斟酌劑陶鑄

變化歸之大中而已臣聞治國易治家難親疎之辨也疎者易

行之深宮起教於閨闈居處必飭類矣必愛所以肅執也心在得賢不淫其色所以舉也庶不匹嫡卑不踰尊所以明分也女史授環彤管記過所以方佚也宮無盛飾物有污潯所以崇儉也行遠鑒幸不昵寵璫所以過萌也夫是故嚆嚆之吝休而牀第之禍止也蓋明主之治性也如王人之治實也瑀琢之瘠

璫之務令脫瑕去而文采見也明主之正家如匠人之治木也左引繩墨右操規矩制其邪而矯其枉也此所以名實純粹教化翔洽六合同風九州共貫者也臣願陛下鏡易書之訓戒尋周后之遺跡法詩人之所美鑒世主之所失留神於治性正家母為玉人匠石所裁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卷之二疏類

新正成

解

目前：

增

7 2]
6 4 2
3 1

9

婉
而

娼

卷之二 疏類

十六

擬京房上考功課吏疏

唐文獻公

臣聞泰誓之世不諱災。積寬和之主不察繇。繇災以上下相勸。治具畢張。能使民心悅天。意寧。則岳貢。則神享。雖有邪沴之氣。皆應禱而滅。息何者。銷邪之道。清網網之計詳也。臣幸蒙上恩。許舉孝廉。備員客。勿頃者。當是矣。反則日食。月皆陰。霧不消。臣竊謂邪說。推之當然。然先事見上。幸寬諸責。賜清謙之問。臣固為上。雖言之。若曰。帝王以功。舉賢。則為化。成瑞。應着。末世以毀。舉取人。致功。業廢。而致災。異。空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上復採臣言。使臣任其事。臣竊按之。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臣以知天人之際。微矣。乃其理則不格也。故乖和順逆之感。曾靡備差。夫惟明主。慈恩玄覽。不以勾萌。達于天地之和。不使宵人在服。業。窮。庶之怨。故天子。則修德。諸侯。過變。則修政。卿大夫。過。則修職。各務其職。而自檢情。故其詩曰。敬天之怒。敬天之渝。曰。大天。君子昭敬。無不曰。燕及皇天。克昌厥后。匪直為是。聖王之。豈畏民。格天。致不。謂之。道。存焉。今上即位。既數年。於此。臣見道。理不絕。書。律。行不。微。微。曰。曰。君象也。至于。薄。餘。又。久。清。亡。光。是。國。無。政。不。用。言。之。點。也。又。陰。霧。重。積。義。和。損。壞。是。聖。陰。陽。無。道。失。職。之。也。也。於。此。不。深。求。其。故。將。上。有。日。月。之。照。而。或。不。徹。于。幽。岑。上。重。而。露。之。澤。而。或。不。逮。于。豐。蔀。是。羣。臣。負。陛下。而上。失。馭。臣。之。所。也。今。自。內。庭。百。執。事。外。州。有。刺。史。邑。有。令。令。之。下。有。丞。有。尉。莫。非。為。國。家。數。宣。職。澤。惠。養。元。元。然。令。修。職。之。吏。以。回。福。而。失。聖。恩。慢。之。吏。以。始。禍。而。罔。上。則。吏。不。勤。吏。不。勤。則。民。胡。以。安。而。又。毀。譽。決。真。不。消。雜。糞。則。民。又。胡。以。安。故。臣。愚。以為。各。天。莫。不。

卷之三疏類

安民安民莫先課吏吏有崇教化亡犯法令則國無業若受上賞矣撫字致盜賊充斥者幸按吾法求之百不失一而又自內庭以下刺史刺史以下令典尉與丞使並得察舉如是行之三年而吏不稱職者不樂生嘉祥不樂生嘉祥不樂生嘉祥則臣未之信也抑臣聞之植嘉穀者必去其稂莠牧牛羊者必察其敗羣夫吏有不奉法循理而為治臺上則亦稂莠之與敗羣者也故臣愚以為課之空嚴伏惟明主洞天人之故玩易書詩之說而又審於感應之理用臣之法斷以必行不為浮言淆惑則天下幸矣

起句筆
而染筆
而新

舒弘志

柳陰
陽
正
著
吏

十

如喜
生
土一
六

歟陛下躬上之又夏五月乙未趙惠轅陽王治南宮而詔

而激災惟陛下自察

集 92-68

恭謝 天恩表

申時行 三法司大憲

大學士中 一本恭謝 天恩事本月二十四日該臣以一品
六年考滿伏蒙

聖恩頒賜臣銀五十兩絳絲四表裡內大紅織金胸背斗牛一
表裡原封鈔五千貫飯五卓羊三隻酒三十瓶遣文書房官李
與齋送到臣私寓呈進焚香望

闕叩頭祗領跪伏念臣才識庸庸性資柔闇薦沐高深之造謬
清猷鉅之司以愈久站于三孤蒞蔭遂更平六載匡襄啟沃曾
錄之念殊乏安民濟世之猷自知積愆之難前豈謂微勞之可

錄焉茲考課例有黜幽在愚臣當以不稱伏辜在
聖明宜以不私明法而微蒙矜貸復荷 眷留幸甚榮之誅

特拜絲綸之寵方愧分厘之已溢詎期
恩數之嘉隆藥綺兼金指鑑仍分于內常上尊肥養節節更出
于天庖儼然勅使之臨庶矣康侯之錫臣願就列已切兢慚

稽首登嘉彌增感涕念欲少酬于鴻恩惟當勉効其驚庸錄
剴肝報德敢忘于銜結摩頂放踵奉公永矢于捐糜臣不勝
感激之至

擬續脩 大明會典成進呈表

王錫爵 太傅大學士

伏以 治本昭垂萬國仰謨烈之盛 功隆纂述百年典禮崇
之期非天子則不考文雅聖人乃能作則豈曰小補爰集大成
臣等中謝舊惟一代之典必有一代之典章臣等愚于象魏法守
信乎著龜自唐虞以來有典謨有訓誥而惟周之六典為詳由
漢晉而降有故事有會要而唯唐之六典為約折衷唐制兼總

列祖上溯 累朝以諸司職掌為綱以歷年事例為附監于成
憲幸文獻之足徵佑我後人信典刑之無缺願茲繼世沿歷之
久或有因時損益之宜適與治同政由俗革宜加重輯以示率
行故自 世祖之末年業有纂脩之成命編摩伊始刊布未遑

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英資天挺 聖學日新 敷求哲王
成功遠期乎堯舜率由 祖訓繼緒無忝於成康遂與 許謨事
求闕典遠紹弘治壬戌之舊籍近追嘉靖乙酉之新編開局分

車華天祿石渠之彥有搜博采發蘭臺芸閣之難既望領以提
綱亦焚蕪而舉要體之重者雖微必錄今之善者雖寢亦書
國家二百年經制紀綱一按圖而光若琬琰嘉隆數十載文章
謨訓一開卷而燦若日星變則通則久則耐備一代之規尊

而信信而從文明同四海之治哀集初完翻謄上進藏于天
府副在有司臣等學本局于而牆見有同于窺管躬承
睿藻幸睹成書即潤色未工或蒙漏萬之譏而規模已遠將興

畫一之歌伏願 主善為師 建中封事母恃德澤而自逸毋
輕法度而屢更盡制盡倫定千載不刊之典同文同軌臻萬年
有道之長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敬切屏營之至

規 順 不 忌

聖明愈茂臣無任瞻天仰聖云云

未過其條貫伏願 多聞建事 主善為師 不愆不忘繼序

聖駕再祀 山陵畫額昌平州今年田租守臣謝表

萬曆十一年某月某日臣某恭遇

聖駕再祀 山陵畫額昌平州今年田租謹奉 表稱謝者伏以 大孝親親載奉秋嘗之典 至仁閣下爰敷春煦之恩 編戶雖窮簞食仰蒙臣竊觀前代間亦蠲租一見於元封而泰山之登何義再行於神爵而甘泉之幸無名既於禮為不經故雖謂而非惠孰如 今日獨邁前蹤欽惟 皇上事親如天休民若子雨露濡而霜露降時動孝思五月穀而二月終頻勤慈念是以涼颺應節祀事再脩 精理方異于 園陵 軫恤遂周乎黎庶謂昌平之地比屬宸遊

神宗皇帝明倫彙編卷之二十六

四

勅令歲之租悉行蠲免以不驚之徒御曾何供億之煩乃惟正之常供賴罪征輸之令即周王之大春何以加焉彼漢帝之賜租方斯茂矣臣心勞撫字慚治安之未聞政拙催科患民適之日積欣逢

帝澤其效萬呼伏願體

列聖之心誠敷所德 推一州之愛益廣其施含而遊鼓而嬉四海歌太平之

天子昌而熾壽而富萬年祚有道之

曾孫臣無任云

聖駕再祀 山陵畫額昌平州今年田租守臣謝表

萬曆十一年某月某日臣某恭遇

聖駕再祀 山陵畫額昌平州今年田租謹奉 表稱謝者伏以 聖孝恭隆展 精禋于 玄寢 皇仁汪濊勤 軫卹于黎蒸合萬姓之懷心宏一人之至德光彌宇宙慶洽臣工欽惟 皇上 總經範樞綱倫元化承 兩宮而象順孝已達于神明感四序而興思慕不忘平躬躬為春霖降暢既薦于迎來秋露凝復令情于送往乃清馳道 駕六飛以星臨乃肅鴻儀平千官而露拜陳露尊而薦信泰稷維維依壇席以來堂聲容如在式悖百行之首允為萬國之觀尤謂 仙輿所經民虔勤于供億第令窮簞待所吾何愛于蓄儲用發 帑帑大坐恩恤向猶減其半稅今并錫之全租俾鉅父辛勤空

神宗皇帝明倫彙編卷之二十六

四

稱嘉德無愧矣老吾老以及人老信大孝思不置焉彼漢復帝聖恩定推 祖德信一統之盛美尤千古之奇逢臣某職在撫循深慙休障恩承給復共荷懽懷幸脫考于陽城敢忘寬于尹經伏願 純孝 廣運洪仁思精爽之有蒙幸祗攸于九廟念民勞之未艾普惠鮮于八姓 瑤圖永固于苞桑金縢盈綿于八佾臣無任瞻

唐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謝以

聞

文華人訓義解表

李長春宗伯學士

伏以 祥衍鴻圖茂重元良之化 謀深崇聖不重啓佑之功 時諒烈之昭回思

聖明之作 茲爰對揚 先訓用獻 幼乎思忠恭惟

聖宗純皇帝 德邁盈成 道隆規創 膺四海九州之正統文

武恬熙 續二祖四宗之丕基 聲靈赫濯 迺建國本於御極

之日更慰 聖功於養正之初 大訓揭諸日星 義昭昭鑒之

錄宸章垂諸金石 思齊心法之書 曰養德曰養身 貫鉅細而

必舉或內治或外治 兼經緯以益道煥美文章 耀秘藏之琬琰

昭哉訓服昭奕奕之著述非徒此美 承華抑且希蹤帝範者也

願天施爛漫難施模寫之工而 聖德巍巍空功撫撫之技 輒忘針非謬進 勿竟佩服嘉言 附四

如 歲於歲訓緝熙 懿訓冀一獲於歲 飛遠慕姬公之忠 竊此賈

生之疏第勺水何資于少海而 榮光難助于前星 祗繹

帝謨式昭 祖德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祈天永命 裕後光前 念國本之攸關 早正青宮之位

思家養之當豫 特蒙 默聞之規 曉膳問安 教不廢于繼繼左

可 台史學將寄于阿衡 蓋已能自得 師無事遠 稽諸古竊念臣

身叨侍從 罔效絲粟之能 地切樞津 瑋瑋之報 敢援舊章

而納 備俾鑒成憲以率由伏願

世德作求 昭昭光于

列聖 大猷丕式 聖令則于後昆 蓋培

賢聖之君永休

欽派各王府會宗謝表

沈懷學宗伯學士

聖德奉誨念軫宗盟之重 皇仁天覆寵分御幣之珍 諸生

先本支增慶 臣等中謝 竊維 聖宗純皇帝 王有作威以悼時為先 堯

舜已然 商周未改 雖視民如子 湛恩普被于多方 然由親達疎

直受獨隆于同氣 治及叔代 漸廢芳猷 白馬尋盟 終拂禍亂 華

臺中殊莫救危亡 進襲頽風 嚆鼓盛典 洪惟 昭代獨重 懿親

桐圭崇帶 彌之盟竹 節修珩璜之賜 頒爵有等 封祿以階 難降

而中尉之稱 亦居然素封之富 綢繆久固 盤石為宗 豈意方今

新成不憚天瑛日行 憂生餽之難供 明例時頒 恩盈庭之莫效

而臣等復極枯于四民之禁 溺跡于三尺之嚴 糊口無資 謀身

無術 極目荆榛 悵千箱之空 載環居杞 菊嗟八口之何依 懸馨

有年叩關無自 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應錄統天 握符御世

以天下養 隆純孝于兩宮 先斯民憂 軫窮若于五世 嗚呼 勉為

虎丘 茲版籍均罹其災 而澤鴈興哀 願我宇支 尤垂哀憐 苦擬按

倒懸之急 宜弘錫類之仁 乃渙溫綸 載施大春 命安爰而精算

走駟更以過頒 少府宿藏不靳 萬金之界 諸藩錫忽分九鼎

之光 丹詔驚來 金斯振羽 黃封賁鹿 瓜瓞回春 存

陛下 旌 莊嚴 嚴意 矯政之微 悉煩 虎慮在臣等 文流疎賤

何幸 浩蕩之惠 過酒 密鑒 坐歌行章之風 甚我角弓之怨 臣等

敢不對揚 休美 感激 恩私 鼓腹 僭 僭 祇 祇 效 華 焉 之 祝 輸 心 天 佑

少 到 雨 霖 之 滋 伏 願 聖 治 匪 康 皇 仁 彌 究 念 貧 財 之 易 竭 躬

節 儉 以 為 下 先 思 災 沴 之 時 臻 秉 明 信 以 恤 民 命 庶 幾 天 心 垂

鑒 易 荒 野 為 桑 麻 以 見 帝 治 維 維 萬 民 而 祚 康 宗 子 有 維 城

之 固 藩 封 無 紀 基 之 濟 至 無 任

擬係臣奉

曹朝節翰林侍講

前歷代臣鑒外戚事鑒書成進表

臣以一人建極思重官於官於千載遺蹟謹編摩於練素法
戒備察察之憲能自汗師勤懇昭感之條以代為恭鴻廟甫
就嘉則奚堪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上天下地共協明良
內閣外親相為表裏服察察于殿陛乃竊緣倚容之機倚親幸
於宮闈實博寵專權之漸故三代良佐伊傅周公而四姓小侯
禁除鄧馬繡裳赤舄避東土于流言文犀明珠成交趾之誹謗
折檻乃以旌直勒石匪曰立功房杜之謀斷可師武衛之凶頑
是豈韓范富歐勳名著而為磊磊偉人向孟高曹富貴全而稱
恂恂君子往代之得夫如在後世之鑒戒昭然史扶雅存編摩
未著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四三

德肩玄濠功參弘遠愛離岳峙表秀祥雲霞
采星芒神輝麗日金華香寶殿講席以彌勤長樂風清奉
慈顏而止敬皎月色於智府光通九圍穆南薰於靈台涼回萬
里乃謂庶寮不景行先哲必多隼鷙之奸戚臣不效法前修或
恣鼠社之逆逆觀往事近見師資與其散之圖籍徒景慕而旁
求孰若輯之編緝將顯著而易識乃
勅臣臣等弘制於金匱石室之藏假上方之彤管起蘭臺
宏垣之秘太乙之青卷上第周漢之源下及宋唐之季倭曰
倭忠曰忠務實錄筆則筆削則削豈是虛文列臣鑒為兩端
善惡分於指掌標臧事為二卷淑慝窮其腹心四賢一不肖業
明哲之遇窮五侯六貴人戒盛滿之釀禍事列圖分賢者觀經
細而揚眉吐氣列門異類奸者觀史冊而屏息寒心亦文錄于

詞

之乎自此朝多周召王叔牙鐵之燦從今國有房中謹封三帙

四六

聖教切屑營之至
天
聖教切屑營之至
天
聖教切屑營之至
天

卷之二表類

四二

變通進訓錄表

馮琦經筵侍講

命誕膺萬世肇臣民之統
爲綿緒兩宮垂創守之規
親鉅典之重光信明王之
畫制輝騰敝座藻溢縹緗
臣等中

謝上言竊惟自古神聖之當天成建維皇而錫極義軒綿瓊境
未貽混闢之歎姚姁文明藻典紀勳華之列玄圭錫命典則可

因黃錢疑圖風德示警其甥姬篠彌侈拜章不顯不承改佑後
兄有祿善述善繼對揚前烈於昭慨叔季之相尋乃

聖之學作虛稱宏遠祇圖漢約三章聊取貞觀僅法周官六
典適然至德有矣景朝恭惟

大和皇帝乘銚南方辟乾坤而業宏一統
文祖成皇帝建
龍北御家國而基固千年皇圖之肇造惟艱惟思斯翼帝心

之世克致至道于執中寶鑑編下水樂之朝殊結一中于勅命

王收金版題鑑貼在日前聖子神孫龍章炯諸掌上茲蓋
伏遇皇帝陛下道濟聖域德協道符祖宗二百載之

洪基締承匪懈 天地億萬年之景曆抑長彌殷允矣率由淵
然有密先朝與肯欣已慶千 宸秉乙夜嚴往請更加千

御覽卷之九等荷三事之重寄同效寸稗叨四輔之殊榮願陳一得
高廟文廟之懿訓尤為至精至美之神猷統綱不基道

其存于玉冊靈承景則功因漏千瑤觴五神護而瑞檢常新七
曜燁而祥光時靡敷開丹宇因啟珍藏喜寫而校閱必親恐或

美勤華 瑞編展而 二祖如臨母忘堂捐 寶快披而九
 益金所披大川上最置 刀頭作局奉大 三其去六

考金匱要略以五種虛損而示其轉安臣等無任

機河工告成廷臣賀表

野某年某月某日具官臣某等恭觀河工告成謹奏 表稱
者伏以 乾德方新 五位資賢臣而脩闢 坤維永奠三

河協景運以平成祥開倉水之符體佚玄圭之報海邦慶洽朝
者懽騰臣等申謝上言竊惟黃河出于崑崙導自積石遙溯靈

源之異特歸利濟之功獨其匯合者百川咸既驚于淵海且其
故流者萬里勢易至于懷襄歷代所憂於茲末息秦居水德徒

如四衆之勤雖鑽乃服歌悲飢子殫民力之若何浪泛桃花嗟

皇帝陛下 健質風成 睿謀神授 德已浸乎萬國 憂復
 先千八 宏豐全補臣王太丹耳之功

皇川館集 卷之二 素頌 四八
召宣守令翦取川濟之才視民之病若已之弱當黃淮之橫責

塵宵旰而屢興謂河清之臣一彼一此分疆場而迄無成功乃朝廷之上三令五申降

讀書而專肯委任實之數月假以便宣舉長交沈美玉與河伯
共分其憂來馬歎度龍門招馬素使效厥順萬杵雷動墜禹穴

於萬仞之埏千艦雲飛驅鯨飲千頃之浪神謀既協
天春無遠復故道之已湮幻狂瀾于既倒昔徐邈而
上漸有北

健之虞今大海以東各循下流之信淤泥化而膏壤滄海變而桑田千耦俱興始脫魚龍之厄百堵皆作齊歌鴻鴈之詩蓋堯

天子斯上果下窳之患而不能為之災若再作司空故障山
刊木之勞而厥易底成績歷茲一紀之久方臻四海之同至於

海峽木乃石音同此木作不野年迄今東南遺存則貽之利

而後漣輒承作明漢之計臣等懷從化品幸列清朝事居經
德王臣之寒寒躬非肝肺雖良士之望望徒切于燕私遂
同中于崔維伏願
言若決有德如流萬民益托於奠安四極成沾其漆漣則
全其國而開天長地久之鴻圖王階平而奏海晏河清之雅頌
笑臣等無任稽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管渠卷之二長類

四九

擬朝鮮國謝賜勅昭雪宗系表
伏以 聖德如天不冒膏肓之境 王言若錦明昭世系之傳
臣等先臣感深後代臣申謝臣惟人本乎祖義不忘先志感
髮今齒之倫皆知木本水源之說豈曰異域而無是心伏念臣
先臣成桂系出全州忠聞 上國迴戈賜錄風轅內衛之誠嗣
位朝鮮寔迫衆推之會是以
高皇帝命名曰旦賜號為王系既昭然義亦甚正夫何謫人罔
極造謠不根誣以弑逆之名指為仁任之子窮荒絕徼流傳易
見疑藥外承為久遠何由昭雪伏遇
皇帝陛下 乾坤為量日月同輝令夷夏以并包辨髮離題盡
露窮幽返而畢照後益節屋得耀光明臣幸除
時月陳儉抑誠不忍忘其祖詎知得請于
增定皇朝管渠卷之二長類
天察今是而昨非矣改疑而傳信載之會典盡刊舊史之文
明以勸書碑作世家之實先臣之心迹晦而復明累葉之源流
融而復正寧獨雲初之裔世世銘恩環茲日出之區人人詠德
敢不益堅忠悃永守藩籬
信雲
日語
正
六造難期勉希乎犬馬即此生莫報尚誓戒于子孫臣無任
云云

萬壽聖節上 東宮箋

申時行左柱國

以紅流筆者先達少海之電輝神影今前星之曜華
與天而並極治績茂以洪其萬世效其誕敷千宮致其祥舞恭
惟皇太子殿下溫文天賦二生我象敷學五範青雲金
經正閣占鳳黃龍重輪遠照萬方正器靈承夫百世特賞八
月值

聖人震以之易則祥叶九重正紫海朝宗之令節曙光淨
御運風晴初回秋色滿宸居稱暢句慶王靈瑞雲端之仙掌
金風熟海外之蟠桃絳河鳳閣溶溶瞻天孔過紅影龍旗謠謠
愛日愈殷寶曆方延璇源未艾

皇國永固引本不搖臣某忝職位于明時折
儲之懷建福陶堤于大塊幸壽域之弘開南散鵲班繞

增定皇明宮集 卷之二 箋類 五

望以祝千秋伏願
執王捧盈承志而善述撫軍監國章由舊以不忘民安物
阜好無疆詎事浮丘之引子孝父慈邦有道何煩角里之招

萬壽聖節上 東宮箋

余有丁

伏以紫極天中式近無疆之算青宮日麗遠占有道之長
要洽神人微均朝野恭惟
今章廷寄 聖澤綏寧 如玉 如金周頌斯盈文之
器 克允克難其理之資三善預聞五福先著吾君有
子日治上若之復

上方隆慶行維祺之壽簪之川至合幼海而彌長如彼月恒
因前星以益耀臣生逢盛際樂觀重明祝

龍樓而踴躍載歌麟趾之振臣無任云云

增定皇明宮集 卷之二 箋類 五

慶成宴致語

陳于陛

伏以 漢科太乙休符丕集於瑤壇周宴錫京 寧澤渙頒於
金闕湛露被鴻禧之筵需雲昭瑞珎之筵慶與人同社由天錫
崇惟 皇帝陛下 凝神開穆受命博將虎變龍飛
宗社無疆之服鳳儀默舞新邦家有道之長信至治足以配大
惟 大聖為龍等帝意者時當陽復禮重郊禋前朱鳥而翼翠
地連調典之至止薦黃流而陳蒼王邁之檢之登封牲燎昭升
明祇共衛珠星璧月時景運于千年瑞氣祥雲絢靈文于五夜
之宵中佑萬國鴻禧之告成乃輔庭之特舉備三靈之
闡澤布在明廷錫五福于寰區先茲近家銅龍曉閣宸極與輔
系交輝金馬寶趨宮漏拜珮環同韻當既醉太平之日沐宴遊
豈弟之慈歡聽星宸寶殿上夔龍接跡旗日日月緯星前
五五
伏以 漢科太乙休符丕集於瑤壇周宴錫京 寧澤渙頒於
金闕湛露被鴻禧之筵需雲昭瑞珎之筵慶與人同社由天錫
崇惟 皇帝陛下 凝神開穆受命博將虎變龍飛
宗社無疆之服鳳儀默舞新邦家有道之長信至治足以配大
惟 大聖為龍等帝意者時當陽復禮重郊禋前朱鳥而翼翠
地連調典之至止薦黃流而陳蒼王邁之檢之登封牲燎昭升
明祇共衛珠星璧月時景運于千年瑞氣祥雲絢靈文于五夜
之宵中佑萬國鴻禧之告成乃輔庭之特舉備三靈之
闡澤布在明廷錫五福于寰區先茲近家銅龍曉閣宸極與輔
系交輝金馬寶趨宮漏拜珮環同韻當既醉太平之日沐宴遊
豈弟之慈歡聽星宸寶殿上夔龍接跡旗日日月緯星前
五五
伏以 漢科太乙休符丕集於瑤壇周宴錫京 寧澤渙頒於
金闕湛露被鴻禧之筵需雲昭瑞珎之筵慶與人同社由天錫
崇惟 皇帝陛下 凝神開穆受命博將虎變龍飛
宗社無疆之服鳳儀默舞新邦家有道之長信至治足以配大
惟 大聖為龍等帝意者時當陽復禮重郊禋前朱鳥而翼翠
地連調典之至止薦黃流而陳蒼王邁之檢之登封牲燎昭升
明祇共衛珠星璧月時景運于千年瑞氣祥雲絢靈文于五夜
之宵中佑萬國鴻禧之告成乃輔庭之特舉備三靈之
闡澤布在明廷錫五福于寰區先茲近家銅龍曉閣宸極與輔
系交輝金馬寶趨宮漏拜珮環同韻當既醉太平之日沐宴遊
豈弟之慈歡聽星宸寶殿上夔龍接跡旗日日月緯星前
五五

陵祀暨卜

壽宮禮成內宴 兩宮致語 余維登

伏以 明神時舉 陵園慰霜露之思金炁預呈宅兆令星辰
之度青鳥引青鳥而並集玉膏奉玉尺以言旋宮設宴于
宮廷用承歡于 慈幄恭惟
仁聖皇太后陛下 體任如之德京端皇之神軒耀重光睿問不
愆乎珩珩陰儀示則靈政已洽于輦榆本樛木以廣仁應倚蘭
而協瑞
慈聖皇太后陛下 安行四教表率六宮感劉媪之龍精育聖真
邦家之福春商妃之燕卵發祥衍 宗社之休猷美羊滋于
紫閣芳猷光潤千彤堯
皇帝陛下 握乾圖而取字續累洽之弘基廣寶錄以昭民登太
平之治化文謨武烈奄被于無疆
五五
宗德 祖功益隆于不隆教祭極齋虔之感孝親畫鉤泰之勞
當秋氣之凝嚴修歲事于 陵寢屬崧山之聲卜奉
慈駕以遊遊地效其靈蘭朝海拱辰之勢天留其象表遐休凝
命之徵既抱向于陽和之方復密通于
神母樂丘協夫
皇表 大禮告成送歸 禁樂 慈顏交悅俯集華筵八珍終
繹出天厨五味調和升 御鼎繁組崇蘭蕙之品沈齋傾奠菊
之芳阿監行觴似飛瓊之綽約 宸衣上壽儼萊子之珽欄參
差鸞鳳之音笙樂翕然而遞奏磬極魚龍之戲部伎繹然而並
陳綺態璫璫纖腰蹈節金砌謠謠之香布珠簾暉華組之紛
馳揀玉柱以回春共繁霜而闢調帶金釭而嗣啓隨皓月以爭
輝臣等猥以下里則工幸列鈞天法部審音和律之師曠之觀

五十七

增補分類

附內訓語

王錫爵大學士

爾等輩立於分陰陽。后奉陰教。君統陽綱。陰陽既正。內外有章。陰教允肅。陽德昭彰。母儀古昔。內助成崇。嫡內嬪虞。叔氏與商。姬嫁載行。是惟任長。明德昭著。長孫承恩。宮中是拜。永祥斯昌。彼昏不知。致忽惟芳。董莊貽孽。劉招致殃。風靡結閣。變起震裳。朕諸妻代。寧常膏壤。叔應一判。治忽。依章。赫帶后。可容。立荒。詩誦。承宣。是時。爾雅。在廟。影修。承宣。誦。寫。畢。誦。俗。定。庸。錫鳴。敬。或。夙。夜。不。遑。小。星。慈。洽。魚。貫。恩。隆。和。樂。宣。之。如。忘。不。萌。星。餘。在。出。也。鄉。飭。躬。範。圖。效。之。儉。德。益。弘。朕。等。納。海。松。服。臨。堂。片。語。匪。天。比。於。廷。良。六。嬪。九。御。邦。家。盈。宮。無。然。時。御。厚。康。在。旁。入。珍。環。列。阻。饒。是。皇。蘭。室。離。安。念。恤。通。亡。外。政。勿。預。牝。雞。勿。鳴。言。不。參。閭。壹。政。以。清。四。賓。勿。縱。請。乞。勿。容。馮。藉。龍。靈。或。易。朝。綱。

劉得班誠形管焜煌陳之戶牖罔敢不戒矧我高后懿則洋洋

欽哉訓詞敬者莫忘

論屬微

羅倫氏元修撰

王治天下守令是重焉以其親民也夫親民者莫如令其大
 莫如守令民父母于一邑守令民父母于一郡所以父母云者以
 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也所以愛民如子者知其饑而食
 之知其寒而衣之知其勞而逸之知其利而與之與
 焉知其害而與之泰焉知其贊而優之焉知其不肖而教之焉
 四境之內吾民之好惡無不知而從之焉然後謂愛民如子
 也吾愛之如子今之常然也初何心於彼之服也而為吾民者
 至則愛而欲之成則尸而視之流芳竹帛重範百世如古之龔
 黃也求者真民之父母也今人之心豈異古人哉方其含餽欲
 飲故淫序見貪墨賊民者輒攘臂而憤之高談擊節直足
 則刑古人而大發若輩及一旦歸銅章佩墨綬以臨民上則為
 利之重矣妻子之浸淫淫朋比友之德備附和則前日之良
 友而貪心生矣如倚門之妖如負嵎之虎如驅羊之狼吮膏
 而飽肆然不知其可耻且惡也囊帛隨金居則連屋水則連舟
 陸則連車以買官則連爵以買田則連阡以買居則大廈連雲
 以買肥甘則方丈連味以買姬妾則粉黛連室以買服用玩好
 則珠玉錦繡連箱如此而已矣殊不知一尺之軀一日之享
 米不過一升肉不過一豆酒不過一瓢冬不過一裘夏不過一
 葛為吾身則身外皆長物也為子孫則子孫不能保而有也為
 昆弟婚友則刑辟殘辱昆弟婚友不能代也意所以求仕者以
 其尊且榮也不知所以尊且榮不在富與貴而在功與德也金
 張許史視龔黃卓象何如哉廼計不出此而出彼何也卒使正
 士羞與同朝正人羞與同鄉正朋羞與同門族人羞與同宗至

其是子孫亦羞與為祖快欲于一朝而流徽于千載何其愚
之甚也為吾萬者尚能金于茲以誠存心以廉律已以儉制用以
公利物以恕待人以勤厲事以敬事上以嚴肅下以和睦僚以
仁恤民以寬容眾則無幾矣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俱國有明
德字同攸貸其母悔

四卷之二教類

六一

雲南鎮臣約束土司檄
告各土司爾等皆僭爵制符世世為朝廷臣子受我卵翼之
恩至厚也奈賊詩驚恣恃深阻鴟張陸怒以逆我軍吏彼定違
天背化甘自奔絕于覆載昭臨之外爾等苟懷忠義之性者未
有不慎自切齒願得而甘心焉爾聞一二愚聞不識逆順利害
反欲孫升木為虎附翼滑以吾內地虛實輸之為彼嚮導此三
異故賊咆爾以貨入林以威也夫賊誠有封爵祿秩能世世富
貴爾哉彼徒以聲勢恐喝定不能為若害即戮攻剽亦孰與
王師天誅如雷轟霆徹無不靡滅者也捐爵秩以博貨且畏死
而就必死此之為算可不謂愚且莽賊之狡焉欲奪食諸土司
非一日矣所以猶存無恙者恃朝廷之力能制其命為若主
也彼猶豺虎然且噬而疆宇滅而宗廟廢爾子女若屬其柰何
于今之任事者我鎮臣奉將天伐誓不與此賊俱生矣頃者
老姚關之捷罕處景宗才就禽賊已禱觀剪滅滌蕩近在朝夕
正若爾當身立功之秋也今與若屬期各要東部落與我同仇
其一二愚昧為所誘誘者已往不問咸與維新有能慕義效忠
竭力赴敵或助兵以隸行間或助餉以奉戰士為我復候得其
才足以報恩息為我反間携其黨與為我挾刀刺之帳中為我遮截遏之
關外為我犄角擊其侵軼為我設覆絕其歸路我鎮臣當分別
功狀上于天子益封進秩賜金春幣以酬爾勞有如舊奸懷
不悛惡不悛輪效莽苗比周觀望陰為嚮導窺伺者我鎮臣奉
簡書得便空從事且移兵先誅之然後奏報
天子滅爾封土殲爾族類俾無遺育必不爾赦

論桑顏等衛屬夷徽

方從哲 著 林煥 錄

惟爾桑顏福餘太寧三衛內附之日久矣自我

太祖高皇帝恭行天伐派掃胡元爾先人慕義向風稽首投命

承中國之正朔受中國之封爵爾比外臣以為北鄙藩籬

故我國家設三衛于橫水之北以處爾衆俾有寧宇以扞蔽

疆圉迨我

成祖文皇帝舉兵靖難爾率部落以從首先戎行克有成績故

又畀爾以太寧之地則亦既報爾勳矣已已之役也先內犯實

爾爾餘太寧為之嚮道天誘其衷也先悔禍是以不克逞志於

我爾又不悛屢肆侵盜桑顏花當之子大為不道入我馬蘭谷

寨戕我將臣我國家不忘爾之舊勳不即勦絕爾亦悔於厥

心繼爾獻馬以贖前罪爾等克全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爾也

今皇帝垂裳御宇總一中外通譯萬里列燧千城雖在要荒

流服之外上世所不治者猶且革心向化屈膝請命矧爾三衛

固承我之宇下者我爾乃包藏禍心騎敵邊境東構建夷北結

土蠻其其小利忘我大德率我蘇賊以來蕩搖我境土蹂踐我

邊使勞軼我師徒我北鄙之不靖也爾則使然使爾不率先人

之功而有二心於我也夫我國家之所以待爾者豈不厚哉

宴犒賞勞之賜不絕於內庭金幣未益之錫不竭於外府夫

亦為爾能宣力於土外屏虜而內障中國耳今乃陽順陰逆

反為虜用我國家於爾豈有賴焉

皇帝英明神武威靈振乎中外大小將吏罔不矢心戮力士卒

精強器械堅利頃者虜數入我師數敗之莫不追奔逐北喋血

橫尸鯨鯢獲于原野馬牛墮于坑谷此爾等所見也夫有惡者

已創而助虐者未誅三軍之士且欲割於爾之腹中矣所以
寬爾之罪不遂督治者以爾或為觀感所誘非出本心尚能悔
過改圖以收桑榆之效也爾若洗心滌慮去逆效順謹固封疆
毋為亂首則
朝廷恩澤所以加爾者不輕功業先于先人福慶流于子孫矣
如其始終不悛仍懷狼豕之野心一旦發銳武之師加螳臂之
上正恐天兵所及唯爾無遺雖有噬臍之悔亦無及矣故此馳
布簡書申明禍福爾等其圖之

抽定皇明館課 卷之二 檄類

六四

論朵顏等衛屬夷機

周憲賓翰林編修

論朵顏等衛爾等內附受冠帶作藩籬之日久矣通乃有二心
於吾勾引東西虜乘邊吏之不戒開入內地震聳我疆場名曰
臣而實為寇陽自託於我而陰結胡而助之攻此何謂也今
天子威聲遠播于四遐髮膚貴賈難題繫齒之倫莫不回頭稟朝
交臂受主惟恐不及故豈素臣為抑禁點之不足哉誠通于逆
順之理亦知勢不可以二也夫以荒裔窮髮猶知內向而巨則
不靖乃出于素所附倚者諄亦甚矣且以
天子待爾等薄和內地而居之疏爵而貴之養子賞犒歲歲
勿絕天子亦曰爾能出力以固吾圉故無所愛以若所為則
是封豕封蛇使豺狼守關而封豕長蛇處于幃帳也夫恩施而
怨報之此自敵以下不能堪況堂堂

聖朝之德

六五

天朝哉爾等獨不聞爾祖父之在先朝時戴我恩信奉我要
約作我耳目不牙東西虜之驕逸不虞時值其情以輸我峰舉
援遙則校甲而趨荷戈而關如此其忠也爾乃不率爾祖之攸
行爾祖亦將告我先后曰作大戮于子孫今我
國家物解股肱器利以堅士選以飽大將軍樓船車騎之屬盡
恒恒如無如罷當之者碎爾時引虜來輒大創無得遁去者有
如虜將福乞盟且以爾為說即不者虜歲俘歲歿心念含怒曰
誰為此禍者乎反戈而釋憾于爾爾其謂之何抑此猶隱禍也
以天之道國家之靈夷夷奴如摧枯折緬首如發蒙當茲之
時忠實者爵賞校點者誅懲懷附者生全携異者殄滅矣蓋聞
朵顏等衛中一二貪婪與虛為姦利虜抄掠所得瓜分之其他
愚無知者為所誘惑非其忍倍我卵翼之恩而敗陷忠難之行

已亦有以逆順禍福譬曉之者也夫并順而即逆童豎不為就
禍而辭福狂夫不處爾等倘能革心滌慮効藩臣之節報
聖朝之德

天子則將與爾等共捐前過時之大道封爵世延賞賚如故不
亦休乎有知安迷樂禍突刃觸網不欲全活亦惟爾等之志其
母悔

聖朝之德

六五

論余願三衛屬志

鄧宗

李余願諸衛爾諸夷志我國家之大德乎昔乃祖元良各之衆掠韃靼不獲寧宇彼口蓋蒙棘荆以來歸我

國家爲不叛之臣我

爲國外屏是我高皇帝之有大造于爾諸夷也已又有二于

我國家攝于文皇帝之天威而後來朝文皇帝嘉與自

新故前故弗誅令得歲再貢卒衆衛邊如故既我

列祖世世爾爾歲時賞賚款宴不絕爾諸夷之獲寧居此土誰

之賜也乃此者陽爲我設守而陰同我動靜以外授青把都土

我名是名爲中國臣而實也國家所以疏若爵錫之近壤

母亦惟是爾爾之匪茹將擇德是賴其來也而因以導之今

皇帝神聖武化洽四裔簡髮膚骨之長雖題鑿齒之國靡不

我爾自計日夕爲爾爾間導所得分掠幾何其以階大禍也我

國家士馬精強畫臣如雲飛將如雨戈戟所指無不披靡即如

通者南倭北虜遼夷爾不聞乎爾諸夷翼徒計卒不足以

當中國一大屬縣有如皇帝一旦擗然震怒張吾六師奮其

矛矢以武臨之於爾爾何有夫不仰思前德之如彼爾計後患

之如此而復計尺寸之獲以掩先義何恃也廷臣議者咸言

爾諸夷德助寇不帥維而禽爾之禍且未厭

皇帝念爾諸夷世效職貢于中國不忍舉素所封殖之屬而殲

之是用下八牒諭爾爾或者悔過之延而有後心其秉忠衛

俘斬雲南叛夷露布

韓世能宗伯學士

神略淵宏載振遐劉之武天心統祐旋收者定之功氣淨稜

消內寧外謐恭惟

皇帝陛下陶鑄六籍表正萬邦率土承有夏之風懷生無不遂

之性奇肱脩耳侯月歸琛繫貫胸占風納贊詎知皇仁湯湯

猶見背陽之桃天網恢恢尚有吠堯之大莽應等憑其深阻蟻

穴寔繁岳漢等爲之比周鼠牙益厲勾連汚寇毒繫炎州象陣

踰于郊原狼烟滿漫于村市

陛下軫念一方明見萬里規雄圖于穀內制兵要于事先謂賊

可計會不勞兵碎剪其羽翼則席上足以圻衝攜其腹心則舟

中皆爲敵國臣等乃秋奉萬全之算共除一得之愚垂厲恭進

跪施持角欣飛張之技盡出于山林投石起距之材偏征于

川洞是以一戰攀花枝而賊膽尤寒再戰老姚關而空穴就縛

寶懸芳鉅則以招罕餘孽係三尖之固一鼓而虎穴爲虛機設

重關則以岳鳳巢雄擁數萬之兵崇朝而駭門自擊或櫻鋒觸

刀潤艸膏原或開木檻車伏鉢就鎖長鯨既戮封豕載屠幽荒

絕壤始知天子之爲尊六尉三宣共識咆嘯之何益或獻偽

家或獻緬人負固者歸我叛圖食毛者輸我賦稅滇池之險盡

作藩離烟瘴之墟永無孤兔皇猷旁邇帝道遐融荒景清夷丞

黎康人此皆受成廟計聰明睿智所照臨憑藉天聲威武神靈

所受化不然而數年鴟張之寇而倏爾冰摧千里波蕩之區而

儼然山峙君之德也果如叔向之言臣何力哉豈曰卻敵之讓

謹奉露布以聞

國祚率爾先人遺業猶得微三細于我
文皇帝以不爾殊若復懷詐謀虜如初
爾爾望爾何及微則其計日又無忽
國家則發大兵穴動

卷之二 數類

六

具官臣某等謹上臣聞匹夫造滔天之孽將則必誅上帝有
聖帝陛下具神聖之資乘祖宗之統雲舒陽慘不言而四
時行文德武功有作而萬物觀五兵不試衣冠日出之邦九譯
來王王帛月臨之國凡此普天之下孰非食土之毛居然有窮
海之邦慕爾起潢池之盜妖賊曾一本等肅聚兇徒首萌亂略
聚為起械之物腥彼冥池散作句始之妖幸於南陸始而倡舉
壯猷之侶沐魚鳥之波濤既而混離題斷髮之夷依狐鼠之
城社連泉風之珍瘁猶蠶尾之連毳鼓惑我人民搖蕩我邊境
荒陬絕島人鑊擁劍之麟白晝大都條瀝吞航之浪遂使烟迷
合浦鮫人泣明月之珠烽舉番禺估客奔桃枝之葦損天地和
平之氣傷朝廷玄默之風既成梟獍之凶可緩鯨鯢之戮是
以臣等仰承聖武祇奉王猷嚴興六月之師薄示三苗之
討剪蓬紅荷飛蓋浮之樓船甲能旋地登壇之將士未鼓而
人心激厲雷震震而之鄉先庚而器械精明霜雪西炎風之
地總督閩廣其官臣某秉中權而下令分外關以臨戎左顧而
合兵七關倚劬扶桑之窟右指而宣威百粵鳴弓銅柱之崖巡
撫福建其官臣某總長致勁弩之兵揚旂于泉漳境上巡撫廣
東其官臣某率鶴膝數面之士陳兵于潮惠城邊軍聲大振于
前茅從天而下賊勢應摧于破竹無穴可藏孰知遊釜之魚尚
學處堂之燕罪已深于擢髮勢何靳于燎毛至其月某日舳艫
並進草木皆兵貌貅沸萬井之烟介冑增二鼓之氣初戰于某
島已寒豺虎之心再遇于某州遂折煙燭之臂孰累基而不墜

子集 餘生方聖如山寧許順東之勿以至某月某
 日所書陳于水上賊已入于穀中投鞭而海成田鳴鎗而馮
 八冠海旁張羽翼雲合而星馳連發七擒彼土前而瓦解
 以跌者魚貫而披都築日者川流于湔沱雙輪勢迫屋瓦生
 永野之計尺組力高渠首縛轅門之下自弱弱之與何傷如
 而之師當割狡禽之狼心且快三軍之怒猷突掃之育鼠各
 陳一體之功妖氛既已澄清疆圉當時平定日無私照南邦永
 以無虞海不揚波此戶晏而不閉華夷震疊朝野靡不皆
 星雲默佑清河蒼帝之夏聖武布昭預定廟堂之善不迷何
 如如建一基勢無駐于建統不日斯成功有輕於拉朽帝之
 德也永泰不戰之功臣何力焉但願無疆之作其曾一本等
 謹差其官奉露布以

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二畢

周氏萬卷樓藏版

太原 王錫爵 元叔父
四明 沈一貫 有吾父



議類

長城議

丘濬大學士文華公

臣步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其為計也亦勞矣然此豈獨始皇築也昭王時已於龍西北地土即築長城以拒胡人亦非甚秦築也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為塞蔽日遼陽至長平亦皆築成是則秦之前固行築也但秦之役民若此若北齊若隋亦皆築焉蓋天以山川險阻限夷狄有所不測而補之亦不為過然內政不修而區區於外侮之禦乃至於竭天下之財以興無窮已之功是則不知所務矣雖然長城

卷之三

之築雖口勞民然亦有為代之意存焉設使漢之繼秦因其已成之勢加以修葺魏之繼漢守其舊規世世皆然則天下後世亦將有以賴之限隔華夷使腥膻桀驁之虜不得以為吾民害矣奈何後之人繼秦人起問左之失慮家恬絕地脈之禍而廢其已成之功豈不惜哉後世守邊者於邊塞之地無山川險阻而能因險隘之關顧形勢之便築為邊牆以抗虜人之馳突亦不可無也但不可速成而廣陵爾若就其守御之人而限以三

銅幣議一

丘濬大學士

臣按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權使流通以濟天下非專以一家一人用也所以通百物以流布于四方者幣也金銀之貨細分之則耗布帛之屬片折之則廢惟錢銅以為錢物多則予之以多物少則予之以少惟所用而皆得焉且金銀出于天幣帛成于人錢也者今天人以成其器銅天生者也銅而成錢則人為之矣自古論錢法者多矣惟南齊孔頴所謂不惜銅不愛工二語者萬世錢法不易之良法也銅出于天吾無所惜工成于人吾無所愛則其錢之為錢體既厚而內外通均製作工而輪郭端正造一錢費一錢本多而工費雖驅之使鑄彼亦不為失況冒禁犯法而盜為之哉然自太府開法以來以銅為泉或為半兩或為榆莢或為八銖或為四銖不知幾變矣惟漢之五銖為其其中五銖之後或為赤或為當子或為貨泉或為貨布或為貨泉又不知幾變矣惟唐之開元為其其中二銖之外或以一當三或以一當十或以一當百然皆行之不久而遽變惟其新製如開元者則至今通行焉惜乎世道降而巧偽滋古錢之存乎世者無幾凡市肆流行而通使者皆盜鑄之偽物耳其文雖舊其器則新律非無明禁也彼視之甚忽作之者無忌用之者無疑銷古以為今廢真而售贗滔滔皆然卒莫如之何也已矣為今之計莫若拘盜鑄之徒以為工收新造之錢以為銅本孔頴此說別為一種新錢以新天下之耳目通天下之物貨革天下之宿弊利天下之人民所以為新製者當何如曰每錢以十分為重中間錢文必以古篆或用年號別製佳名其而加識以楷書二字上書呈下書明輪郭之旁周回鑿以花紋每文

世十五分對磨之計去五而存上折錢既成之後又令天下
除舊錢十官以易新錢將所舊錢週以細紋如新錢製其面
亦刻以二字或兩旁或上下然後散之仍
詔告天下非此二樣錢不許用而又申明廢銅赴官中賣之律
則錢法流通而公私俱便矣

三議類

三

考正孔廟祀典議

程敏政

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
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于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
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以勸一時範一方而不
收輕議焉况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
之則廟庭之間脩食之人豈可苟然而已必得文身行燕名與
實訓有功于聖門而無損于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
若脩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頭歟將使典模範者
莫知所教為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乎天下
而施及後世其為閑係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邇者言官欲
黜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礼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
竊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持憚于改作臣考之于書揆之
于心不敢為異同謹畫一條陳上讀 聖覽

一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

蓋當時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議拘于舊注疏謂釋奠先師如詩
有毛公礼有馬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謂專門訓詁之學為得
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
與義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
初應鄧騭之召為秘書郎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
自刎不死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校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
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眾醜
俗于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為經師使侑坐
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
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

...著洪範五行傳...
...之小枝貫達以獻頌為即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
...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彌與何晏倡為清談所託易專祖
...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正何之罪深于桀紂何休則
...止有春秋解詁一書然周王魯又託風角等書班之于孝經論
...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恨何武
...効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于朝及子賓客為盜繫獄而武平
...心決之得不死而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乃禮家之宗而身為
...賊吏子為賊徒可謂世襲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
...以親之舅已成肅為世臣封關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親戚敗
...及母立儉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書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
...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必
...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教饒道洛中貴要給人巨計其害甚耳非
...以家法也然其之際因所獲之說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慮
...以將則不慮其此之人止于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
...遺經得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為無功臣竊以為不然夫守
...其遺經者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于春秋伏勝孔安國之于
...周禮可以當之蓋其火之後惟易以下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
...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存祀可也吾融等又
...不過訓詁此九人之所傳者耳況其書行于唐故唐以脩經
...師之數祀之今當地理學大明之後易用難朱詩用朱子書用蔡
...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于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
...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而將識

...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于身心失必不
...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性妄之迹將自甘于效尤之地曰先
...賢必若此哉其禍而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于鄭眾虞翻
...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皆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冠聖門所
...者亦未能以公理聖學五人者得預後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
...多臣愚乞特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
...爵祿祀鄭眾虞翻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其鄉后春秋在漢
...初說禮數蓋言說后氏也定祀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孔記之
...書非后氏則不復傳于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
...則偽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
...一孔子弟子見于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于
...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
...司馬成都有魯魯所立又多有遺缺林放申枹三人先儒謂後人以
...所見增蓋殊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枹孔子弟子在
...家語作申枹史記作申堂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申枹封文
...公族在東廡而堂對臨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于此且公
...伯寮恕子路以孔弟子乃聖門之無嫌而孔子稱瑗為夫子哭
...非又列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俱不載諸
...子之列秦冉顏何疑為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枹申堂者俱不
...可考耳臣愚以為中枹申堂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
...遠瑗林放五人既不識于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
...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于本處鄉賢
...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其名實相符而不舛
...于祀也

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
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
然荀况楊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
為孔天下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
少之說今言者欲併黜君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莫若董
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
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為借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
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
非司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于通哉正
因其言之符者而知其非借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体
處而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
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
今之史借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切而有條理也至于河
汾師道之立出于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為盛則通同豪傑
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為闕典臣又按宋儒自
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文胡瑗是也
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為少述著而不得比于濂洛
云耳臣乞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有詳學制曰空建尊賢堂
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
小學書云倫義瑗事以為百世之法臣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
之立未有過瑗者則程子于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于
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于宣聖之廟其為闕典
之缺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為首若謂瑗無著述
之功則元之許衡名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

可與瑗者臣考之禮有通有德于教于學者死則為祭于
封爵使與德同列祀于學宮並得禮意
一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
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堂下臣考之禮
子推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
所以為教與諸子弟之所以為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
生于上父坐于下豈禮也哉若以為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
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繼出于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
意恐諸賢子冥冥之中必有不安于心而不欲享非祀之祀者
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杞國公諡文裕孟子之父孟
孫氏亦嘗封郊國公臣愚乞下有司于各處廟學知鄉賢祠之
制別立一祠中祠啟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孫萊蕪曾點泗水
侯孔鯉郊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孔尊奉聖賢之意臣又
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
朱之先品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太中大夫封永年伯程昞首識
應溪周子于屬椽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
荅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
氏而得程氏之學昞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
秦檜和議奉祠于闕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
程昞獻靖公朱松從祀被聖王祠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
此明倫之義不為虛文矣

王鑒 步雲軒圖

人君之學與不學係天下之治亂太子之學與不學係後日之
 治亂其重可知也賈誼曰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妻在于
 太子太子早諭教慎選左右今大庶民之家有子焉則必擇保姆以保護
 之昔不之擇良師傅以教道之而以神器所屬係宗社之安危生民之
 不亡者亦你戚者乎昔者成王幼在襁褓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
 召公所以保其身置傳之德義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
 置三少曰少師少傅少保與太子宴游者也又選天下端正孝
 弟博聞有道術者以翼衛之所與居處出入者也遂去邪人不
 使見惡行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前後左右皆正
 乃成人也其身有不正者乎古之教太子者其制如此今
 國家東宮之官師任而下有庶子諭德洗馬校書等官亦既備

矣然官以序進未必皆天下之選學之日晨而授書授畢而退
日中進膳膳畢而退況初寒暑雨學皆間歇間歇之日所與宴
游者誰歟所與居處出入者誰歟不可得而知也又近世之弊
患在上下不交然為太子亦且未同于君今也則已嚴然端默
行言不敢進入况為君之日乎求上下交而德業成胡可得
也昔者三王之教世子必齒于學國人觀之曰將居我而與我
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
居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
矣其三曰將居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
之節矣此所以學為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而與人同如此下至
漢唐此意咸失然則帝授書於柎榮及為天子矣旋皆而讀執
節而讀書劉向文本為周遊日徙東宮談論治道李泌與肅

國朝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親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充伴讀時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

評論文學無虛日 仁宗于禁邸臣常伏覲其教令長至燕勞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為未則本朝之初亦未嘗如今制也

英宗幼冲當時大臣無深識遠慮阿時所好務為尊君卑臣非祖宗之法本然也今雖未能如古之制亦宜稍略君臣之儀敦師友之分使宮僚日侍左右從容講讀講讀之暇宴飲出入居

聖天子周旋其間至暮乃退或有翦桐折柳隨車諒止遊戲翰
墨端其所考宮僚有不法從三師糾正之甚者斥逐不使邪人
浮頤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所以久長者用

卷之三

臣道也。漢宣帝時，欲使外家許氏。臣議太子家疏，廣以為太子
 師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舜監
 宮官，臣視臨，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貞觀中，撰太子接三師之
 儀，出殿門迎太子先拜。三師各拜，每門讓三師坐，與三師書前
 制，書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宋天禧二年，庶子張士遜等言臣等日
 聞詔詣宮堂，參見皇太子，雖令升階列坐，然後跪受，望令皇太子
 坐受，參見許不許。至道元年，皇太子每見賓客，必先拜，迎送常
 降階及門。乾道七年，討論東宮開講，并慶賀辭謝禮儀，宮僚講
 講，當依故事，稍殺其禮。庶事以下至講讀，官上堂，并用賓禮。
 元祐，休官職序坐，皇太子正席，講讀官迭起如儀，延英講罷，復
 臣節朝不受宮僚奉賀。元日冬至，庶事以下至賀謝辭，初以常
 見之禮，後離位致辭，復位就坐茶湯罷，庶事參見拜，皇太子答

上以東宮師博皆舊大臣當待以殊禮朝賀難同庶僚乃命
 其儀曰唐制存臣朝賀東宮行四拜禮皇太子各拜二拜
 三公朝賀前後俱各拜近代各拜之禮不行而三師之禮不可
 不重今擬北大朝爭前朝設太子坐于大本堂設各拜得位于
 三師賓客拜位于堂前至日太子常服升座三師賓客常
 服入就位北向立皇太子起立南向贊四拜太子受前二拜各
 後二拜乃退

東宮 聖學

重刊大學士

臣等伏蒙 聖恩擢用 東宮官僚
 恩命下臨無任感激古人蒙一飯之惠猶思效報
 皇上獨推臣等以清秩委以重任豈直一飯之德比也臣等
 所由萬倍感激圖報無涯也仰惟 皇太子今未出閣臣僚未
 得供職未得來說文辭以頌養 睿資頌培
 聖功之基惟曰聞正言見正事習正道久而默化習與性成而
 之矣王等又聞古昔聖學圖史歲謀日陳于前于以維持才心
 三不兩具進言之社稷壽考之策莫不聞焉言日進則德日崇
 言日聞則過日寡帝王之德豈易言何也圖以優進聖域也臣
 等竊取古意給為 聖功圖一十三幅裝為一冊獻上
 東宮殿下其一日文王世子問安次曰文王世子視膳願
 皇太子大孝如文王也次三曰文王世子嘗羹願
 皇太子敬其古聖三尊德也次四曰漢儒桓榮種經願
 皇太子見東漢存古風去隆代未遠也次五曰神亮不妄土階
 願皇太子知我 祖宗皇帝聖德上符神亮也次六曰大禹
 難飲食急衣服願皇太子敦修重祀也次七曰大禹拜宮室
 難飲願皇太子知聖王肯身勤民也次八曰周王稼穡以
 民之依不忍逸欲所以祈天永命也次九曰周室后妃嚴謹
 願皇太子知帝王家法也后妃知蠶織之功乃知紉繡難得
 不敢侈也次十曰宮中隙地種蔬願皇太子知我
 皇祖盛德同符堯禹也萬世太平之不基也十一曰西苑耕稼
 願皇太子知我

聖上恤民保儲艱難同符成周上契舜也十二曰西苑藝藝類

皇太子知我

徐國效 聖上家法即成周家法也關雎麟趾之風也十三曰商王高宗

訪道顯皇太子知帝王聖學也聖王務學勤誠賢臣語聖詩切

論教之 聖德隆高宗博說萬世準極也是圖次先後微意也伏願

聖上少垂 聖覽如謂臣等所繪圖冊或有少裨

求宮作聖之資 勅下內使謹學人員將臣等所繪圖冊時進

皇太子親玩 永用誦讀文義且觀圖象得意契悟自深愈于謹

說之類也 王年據事直辭無所忌諱雖未及古人拾遺補過之

二即亦庶幾言無偽飾欲

皇太子預養納言之望無俾古人樹誦未者專美於前也

鹽政利弊

霍紹大等士

而無弊唐劉晏只用淮鹽遂塞國用臣今姑議淮鹽利弊即

計則國 下可推也 國初以兩淮兩地授民煎鹽歲收課鹽有差亦

乃國計 補授民以田而收其賦也惟鹽課條例云凡各鹽丁除正額鹽

第一科 外將煎到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較然則耕民納賦租

第一科 小將餘鹽貨賣者較可乎此法良有深意而後人失之也淮鹽

第一科 原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

如指不 鹽課除正額外尚有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

如指不 鹽課復不得私賣即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

如指不 兩淮引鹽河南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共億萬家所仰

如指不 食鹽只七十萬引鹽安所取足乎是無怪乎私鹽橫溢而鹽

如指不 價湧貴也 國初寬丁辦鹽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伯

如指不 次蓋洪武年間鈔一貫值錢千文寬丁得實利如是而冒禁賣

如指不 私鹽較可也今鈔一貫不易粟二升乃禁絕寬丁勿賣私鹽

如指不 是逼之餓以死也此後來行法之弊非初年之失也正統二年

如指不 令曰貧難寬丁除正額鹽照舊收納其餘鹽收貯本場每二百

如指不 斤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三百斤給與米一石若

如指不 餘鹽二百斤寬丁實得米一石乃私賣鹽即較可也蓋當時

如指不 此令雖出而米寔無措故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餘鹽實不能

如指不 必行此令給民米麥且貧窮寬丁朝有餘鹽夕望米麥不得已

如指不 則先從富室稱貸米麥然後加倍償鹽以出息者有矣故鹽禁

如指不 亦嚴則貧室愈多此之由也貧民賣私鹽人即摘獲富室責私

如指不 亦嚴則貧室愈多此之由也貧民賣私鹽人即摘獲富室責私

如指不 亦嚴則貧室愈多此之由也貧民賣私鹽人即摘獲富室責私

如指不 亦嚴則貧室愈多此之由也貧民賣私鹽人即摘獲富室責私

如指不 亦嚴則貧室愈多此之由也貧民賣私鹽人即摘獲富室責私

以上皆
多寡
實情
監場
戶之
事

增定
分兩
條
卷之二
錢幣

監場
戶之
事

鹽法之由也。且法愈嚴則利愈大。頃見利而不見法。准
安顧民數千萬家。不幸農事專販私鹽。挾兵負弩。官司不敢訶
問。近年特來往為劫。此際不弭。必貽大患。不止阻壞鹽法。而
已。然既不能講求古法以處置餘鹽。後不能變通鈔法以補給
工本。則貧民何所仰賴而不為變故。鹽禁愈嚴。盜賊愈多。此之
由也。此鹽場富戶之利。弊也。漢武年間。招商中鹽。每引納銀八
分。官之征至薄。商之獲至厚。故鹽價平賤。民亦受賜。永樂年間
每鹽一引。輸運與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民亦受賜。自
永樂以前。准鹽開中。歲無定額。永樂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復
定七分常販。三分存積。夫曰常販。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
給引。引守場候支。常年鹽也。有守候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
今兄弟妻子代支之。今可考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糧急
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此居貨囤利。非王法正體。成
化以後。准納折色。每鹽一引。准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
今云。客商若無見鹽。許本場買補。夫曰本場買補。即開餘鹽。私
賣之榮矣。故客商借官引以影私鹽。然商人富戶。兩得贏利。州
縣民士。亦食賤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愈壅。而法遂大壞。今兩
浙鹽課。許納折色之。今可考也。弘治正德年間。或惟奏討。或
動戚。恩賜。皆給引。自買餘鹽。故法遂大壞。而鹽亦平賤。復
有各年開中。未盡鹽。名曰零鹽。稱掣餘鹽。積在所。名曰所鹽。
皆權要報中。借影私鹽。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
課日損。自御史秦鉞奏革所鹽。秤掣餘鹽。每二百斤。作一小引。
稅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金奏減所鹽。每鹽一引。納銀

十五

錢幣
鹽法
之故
行
下
鈔法

增定
分兩
條
卷之三
錢幣

中
京
提

錢幣幾通中。今之議者。復論鹽包過大。皆不知未之見也。
蓋法武年間。鹽一引。納銀八分。而今已未。樂年間。納銀二斗五升。
而已。今則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勢貴富。復取利銀二錢。矣。
以長盛而漸衰。挾兵而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
計准鹽一引。至用銀二兩。有奇。矣。商人轉販。復以私利。則鹽價
益昂。貴乃其所也。夫王法。鹽。貴。則私。盜。盛。行。私。盜。盛。行。則。正。鹽
愈。滿。亦。乃。其。所。也。此。商。人。中。納。利。弊。也。今。欲。復。漢。武。之。法。則。有
上策。故。今日之急。則有中策。區區修補。近年利弊。則已無策。
何謂上策。須變通鈔法。鈔法重。則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若立
重鈔法。使鈔一貫。值錢千文。電丁。得為實利。則額鹽一大引。給工本
鈔二貫五百。餘鹽一小引。亦給工本鈔二貫五百。各場餘鹽。盡
備之。官私挾私賣。即處絞勿贖。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
百萬引。舉可招商開中。或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
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國課充足。如洪
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富于國。尤可也。蓋私鹽行。由正課重。
也。正課輕。私鹽不禁。自止矣。私鹽塞。正課流。邊儲自實矣。故曰。
上策。可謂中策。須更為今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
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糧二斗。聽與
商人價買。又嚴為令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鹽戶不辦驗。官引
當餘鹽者。各照私鹽律。絞勿贖。又嚴為令曰。正鹽一引。只二
百五十斤。餘鹽一引。亦二百五十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
本參之弊。革鹽場積年轄害客商之弊。而又擇廉而有才者。一
人為提督都御史。第三邊勸農使。遇鹽商納糧。即與收受。糧賤
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俾商無滯。凡積年所以為商人害

一六

考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絕復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為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俾自舉用運司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即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為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即與革絕漕運都御史與提督都御史鹽課邊儲互相關通盈縮交與接濟利病均為與革邊方腹裏共為一心兩都御史如左右手然後足以集事行之數年即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利也故曰中策何謂也東漢武初給鹽丁鹵地復給草場所以利鹽戶者甚厚額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復免鹽丁雜差所以資鹽丁者甚厚歲課止七十萬引所以取之者甚薄惟餘鹽不許私賣有餘即給官鈔收之下以資鹽戶上以總利權而均其施天下食賤鹽之利鹽戶無餘鹽之滯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司無術

以處餘鹽矣乃曰披餘鹽者絞販私鹽者絞果可行乎行之而嚴即鹽丁空腹以飢不然即為變行之而寬即三百萬餘鹽之利盡入商人囊橐矣法之弊而窮者一也鹽丁窮矣轉而逃遁乃區區賑濟區區招復千日握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鹽課徒勤通逃益甚法之弊而窮者二也招商中鹽一引銀四錢已重矣今復加而七錢尤重矣買富賣高刻取二錢邊上科罰或三四錢勸借米麥亦復二錢殆不知幾倍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商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墮趨大利則私鹽行私鹽愈盛正課愈墮雖較刑治之不可禁遏况有贖刑之令有獲鹽不獲人不問獲人不獲鹽不問之令蓋開寬路示之趨矣則私鹽如何不益盛正課如何不益墮也法之弊而窮者三也私鹽盛行矣官兵捕獲送無寧日頑民拔刀率相抗拒在

初子江及各海港者高樞大帥千百為聚行則鳥飛止則狼聚殺人劫人不可禁禦官兵敢遠望而不敢近語在兩淮通泰寶應州縣民賦畝田惟財鹽則山陽之民十五以上俱習武勇其民強悍利不空其半而後已其民大變故雖安官軍不惟不能治且受其利而為害更甚矣山東官軍不惟不捕私鹽反向鹽徒丐鹽乞食失鹽徒千百日挾刃徑行州邑官兵不問阿矣州縣不敢言科道不肯言

鹽下高樞焉得知之抑亦曰事弊已極無可奈何再反數年則官兵之迫其日甚鹽徒之強拒日銳拒捕之逆日著則罪惡之狀日深官司司罪狀以請法愚民罹罪苦乃逃王出不獲已必激他變將誅夷之則情可哀恤將緩縱之則頑橫愈甚禍累將極遂有不可言者矣法之弊而窮者四也故曰無策臣嘗竊思鹽利猶治河患也治鹽利不完弊源惟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從華葉五津慎引為防堰塞為溝渠以廣其流而分其流乃從徐沛下流決其淤土厚其堤防則急矣愈決愈潰潰亦勢也自正統以後講治鹽法事例瑣瑣無益鹽利祇之驅民為盜而已故今欲興鹽法之利須從淮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責以底績選人得失委託專督成效虛實尤宜責之吏部期之數年鹽利不興邊儲不實邊民不蕃邊地不關不收久大之效而坐策治安兩都御史吏部尚書侍郎誅罰連坐然後任人者不敢苟且任于人者不敢怠玩而政有實效此兩淮利弊也舉兩淮即天下可知也

大正八年

封

— १०३ —

王國棟

卷之三 議類

十乙

內以軍事之業外資淮河之勢能羅霧集爪牙川至寢寢以來
王侯之業受以幼陶劉之策摧敵以重休常之權分閭以崇
之任星車畢岳百戰克寧興遠規勳無失慮彭蠡之役
五斷累旬泗水變赤元兇受降雖常帝之泳燕先武之昆陽方
新更如也遂乃九有歸心三靈震順不出建業而分遣虎臣摧
劇邑如燎毛掃堅牆如風葉中原廂清河朔底定破胡薛醜遠
近無虎千古之兇除百王之耻雪戰功茂烈自生民以來未有
如我太祖者也天下既定服告兵革雖萬清沙漠歲以為常
猶未無窮也假討使王庭絕於塞南固執寬於故穴也我
天皇帝深察遠業務安我之宇內念萬民之直策以為天子建
國必居形勝金陵倚安非長久之王計也虞夏天啟秘略神授
文王為社以為鼎宅王位登海岱執紼問三朝虎踞九邊直貫

۱۰۰

五、

平

爲長驅深入，遂踐驪塢，殘毀城壁，皆以通于秦，謂羽當飛手京，
 勢性幼不更失亡，相繼情見力屈，虜遂得志，久以侍助成風，驍
 將失機，宜法泉而弗修，屯田廢而徒食，倉府空虛，未糧不給，六
 邊之士，枵腹荷戈，日不一飽，寒久乘烈，衣不蔽體，虜至則喪膽，
 魏魏奔北，不暇虜退，則上下相慶，謂且三事，此誠百生痛哭之
 秋，江陵憂急之日也，何則？劉關石勒之難，不能有晉也，吐蕃回
 紇之衆，不祇有唐也，志不出金帛，欲不過子女，自夫金元肇興，
 唐芳志立，則其心且曰：『是中國者，我嘗據有之矣。』蓋未嘗一日而
 忘中國也，由此言之，然後知
 文皇帝之慮深，而繼胡之策不可不熟講也。

徐師曾 翰林書士

國與當與焉美則有見稱于生前而不能無議于身後者則豈
法哉不可緩也。

太初初具未遑此務故唯
藩王武臣有譴至

卷之三 議六

十一

或曰：人臣是後被賜者多，然或緣奏請，或出內降，不由考功，不勝大常予者。予美典不予者，免惡名。國家二百年文治隆洽，而于此頗有不敷。然若愚竊怪之。其別有大焉者，而不以此為抑，或絀借而不予也。夫古所謂諍者，兼美惡而稱之，也是以有素有辱，可勸可懲。若予者，幸美惡，不予者，免惡名，則予者，自予生前，辱不及于身後，猶廢謚也。諡既廢矣，將必專恃刑罰以懲惡，而可乎？愚竊謂今在內則府部院寺五品以上，在外則方而諸臣，皆常有謚，或仕或罷，沒必申報考功司。河南道稽古在任功過，評隲人品高下，移文太常擬議奏請。然後吏礼大臣審定覆題，不由閣擬，不從中制，使天下曉然知賢者雖抑而必伸，不肖者雖申而必抑，則勸懲之機風動海內，而有出于羣臣之上者，何抑而不為哉？或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如子之

言不義於溫乎忠隱之曰不然古人所謂無等者有二考曰列國
雖五此以公侯伯子男為爵也孟子曰公卿大夫與士爵之此
以公卿大夫為爵也又周人稱爵下達於士士必分上圻珪若
後為爵也方今京朝五品以上在外方而諸侯列于大夫其特
周之命士而已以應詔法何名為溫安得誤引曲說而沮古今
之大典邪

郊祀 二祖並配議

夏言 大學士

臣於三月十一日節該欽觀 聖制南郊祀天北郊祀地以二至日行事臣無任慶幸以為天地合祀南郊自東漢以來歷代皆然朱子所謂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而今日猶破千古之謬一旦舉行誠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也又伏觀 聖制南北二郊俱以我皇祖高皇帝奉配乃於歲首祀上帝於大祀殿以我聖神文皇帝奉配臣無任慶幸以為虞夏殷周四代之郊惟此一祖後漢分郊為二祭及誤解大易配考孝經嚴父之義以主唐宗變古乃有二祖並侑三帝並配之事宗周典禮廢聖神而無疑者也夫天地合祀之非與祖宗並配之失一也漢唐而下天地之祭或分而復合而復分祖宗之配或正而復失夫而復正中則大儒名賢之論未嘗不確有定見而時君世主膠於淺陋疑於信從使郊祀大禮卒不得以大明於世此聖人之所以難逢而大道之所以日隱也恭惟我皇上以天縱之聖挺生千載之後而一旦為此度越百王之舉誠可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奈何今日禮官廷臣乃猶或依違疑沮於其間臣誠不知其何也昨於聖諭已定無容議矣惟 太祖 太宗功德並隆並配天地已久今宜仍舊大祀殿及園丘方立俱當以 二聖並配於時臣應之曰 聖諭以 太祖配天 太宗配上帝正是各全其尊天與上帝一也因是功德並隆故皆得配天非有差等大祀殿

並祀則兩失其尊矣臣不敢擅議宜從 聖制萬一遷就皆為非礼若園丘方立俱配 二祖則是今日之失况是我皇上肇建大禮豈可重貽後人之議臣不敢從於是尚書方獻夫贊之曰言之言亦是兩郊之配今日新禮也當求至當李承勛亦贊之曰是宜以兩請議上以俟 宸斷羣臣次第書題臣亦盡題而退自是不知禮官議奏云何然疏上今九日矣不奉明旨連日外間傳聞少傳聽 大學士鑒繼嗣上奏必欲 二祖並配臣不勝疑駭初意 聖制已明示在廷得禮之正無容更議及又後 明旨不下竊恐 聖心亦不免於疑則不克不改制矣萬一有是則違經叛禮貽誤萬世非細故也臣敢昧死為 陛下陳之臣謹按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春秋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則天地之祭必有所配者皆作神作主之意也且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禮專一祀所以奉天地之尊明不敢渎耳稽諸神理其不可並配一也且三代而漢之盛莫之敢易西漢以高祖配天東漢以光武配上帝義亦正矣唐初始有兼配之事垂拱中禮官荀勗郊丘諸祠遂有三祖同配之禮開元十年明皇親親園丘禮官建議遂廢三祖同配宋至道三年詔書親郊園丘以太祖太宗並配至景祐二年詔禮官詳按典禮辯崇配之序仍以太祖定配嘉祐六年諫官楊敞論水災由郊廟未順禮院亦言三祖同配非禮翰林學士王珪等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然尊之不可以濫故郊無二主今三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帝非所以寧神也請如禮官議七年詔南郊以太祖定配司馬光曰古之帝王自非建和敬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理故雖

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子孫不牧惟以配天者避祖宗也非之言可為萬世訓矣此漢唐宋之故事如此考諸往牒其不可並配二也禮曰父坐子立孔子曰事死如事生又曰祭之以禮今

太祖父也太宗子也然則太祖在師之日我

太宗敢與並坐否乎以分則父以功德則隆基受命之祖我

太宗建北都以聖子孫萬世久安長治之業功則盛矣然克平

南亂建一區宇掃掃天之虜以復我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天下

而全付于聖子神孫者則太祖之功德又振古帝王之所

無也今以父子之別連祚尊卑不協於序幽明不通於理

豈所以安我太宗之心乎豈所以安我

太祖之心乎豈所以安我

皇上之心乎揆之倫理其不可並配三也且

皇極曰朕原罔缺祀天報本之典故所為則當遵復

皇祖之始制露祭於壇方合古先聖王之意以盡事天之本又

曰人君祭天乃報本之祀大哉王言真洞達禮樂之本矣程子

曰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

之始也是故人本一祖也萬物本一氣也寧有二本乎哉若以

二祖並配則失一本之義矣先儒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

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膾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

盡其意之委曲故有太享之禮焉此周家明堂之祭所由起也

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

祭於郊亦以尊後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

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之也文王也而親親周道備矣

故郊者左體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欲尊文王而不

敢以配天者避讓也此周事然也今

陛下覽觀古昔更定大禮正允合於宗周之典是故奉我

太祖配天於圜丘則周之台稷配祭於郊者也所以尊

太祖也奉我太宗配上帝於大祀殿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

堂者也所以尊太宗也二聖至重萬世不泯之法也豈有抑

揚輕重於其間哉故臣聞聖天子之尊其尊矣臣

不知議者之所所疑也以臣觀之所謂聖人復起不可易者也

是百王不易之盛典萬世無疆之令名則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在天之靈我

太祖太宗列聖在天之靈我

恭睿淵仁寬裕純聖獻皇帝在天之靈無不慰悅下至廉路關

關諸大儒及我國初定禮諸侯歿而有知亦將含笑於九原之

下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不詳後紀科抄出新選山西遼州同知李文察奏臣聞諸周禮
樂章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
地祇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
以享先祖開諸詩書禮和鳴先祖是聽聞諸書舜命夔典樂教
習子自古聖帝明王未有舍是而能以化咸乎天下者矣
陛下之聖德復古樂于今日正斯急之先務也故敢將前其美
于樂記而有補說之作以足陳諸集說之意所以明樂理也於
律呂有書而有補註之作以發蔡元定之蘊所以明樂聲也於
伏羲卦圖文王卦圖夏禹九疇圖箕子洪範圖而有解說之作
所以明樂理之原也于興樂而有要論之作所以明古樂必可
與下今日也不揣愚陋瀆冒奏獻以為興樂採擇之條覽且四
聖訓中非徒寓乎樂理休無不具用無不周有泰身之術焉有
正心之方焉有修身之要焉有立政之道焉故臣又作四圖用
以明樂理第一圖用說所以保聖躬也第二圖用說所以明聖心也第
三圖用說所以一聖動也第四圖用說所以直聖政也為此將
臣所撰四聖圖解二卷樂記補說二卷律呂新書補註一卷興
樂要論三卷共二帙親齋謹具奏聞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臣等切惟我
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後樂久以復古樂為念但時當草創欲為
未就仰惟
皇上以義誥堯舜之德際重熙累洽之運期值百年聖燕述作
既制八禮以定天下之式必作大樂以平天下之情但樂之道
廣大微妙非惟情義難明而其所謂制度者亦失傳久矣西漢

其義况數千載之後乎今遼州同知李文察奏進樂書乞與
臣等看詳其所進樂記補說補註等書所以明樂聲
律理樂石亦有前人所未發者其議于八聲中考定五音以為
制律候氣之本其法似為徑截昔宋人楊傑議曰八音皆不能
無失惟人與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呂宜皆以人聲
為度且人言人志詠以為歌五聲隨歌是為依永律呂協奏是
為和聲此皆取之稟書者也李文察所議似與此合惟我
皇上聖德居位懋建中和之極實秉制作之權則考定元聲興
復雅樂今日實惟其時也

論戶部出入揭帖

張居正

臣等看得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計一歲輸之大倉銀庫者不過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納班僧道度牒等項臺盤絲忽皆在其中矣嘉隆之間海內虛耗公私貯蓄殊可寒心自皇上臨御以來躬行儉德覈實考成有司徵輸以時逋負者少姦貪犯賊之人嚴併不貸加以北虜款貢邊費省減又適有天幸歲比豐登故得倉庫積貯稍有贏餘然閭閻之間已不勝其嗷嗷之擾矣臣等方欲陳國用少裕請皇上特下蠲租之詔以慰安元元之心今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五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進八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多用四十萬餘兩矣問之該部云因各處奏留蠲免數多及節年追贓人犯財產已盡無可完納故入數頗少又兩次奉旨取用及湊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餘萬皆額外之需故出數反多也夫古者王制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為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乃今一歲所出反多于所入如此年復一年舊積者日漸消磨新收者日漸短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何以給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勢之所必至也此時欲取之于官則倉廩所在皆虛無可措處欲取之于民則百姓膏血已竭難以復支而民窮勢蹙計乃無聊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諱者此臣等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節則其用自足伏望

皇上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座隅時時賜省覽總計內外用度一切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于所出以漸復祖宗之舊庶國用可裕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鄙諺云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引誤待無時想有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伏惟聖明留意

增定同治庚午卷之二 續類

裁定 宗藩事例議

張居正 大學士

先該臣等題奉 欽依重修 大明會典等奉

勅諭卿等宜督率各官悉心講究以成一代畫一經常之典

示無隆欽此欽遵隨開館纂修間臣等看詳各衙門事例惟禮

部為宗 國家典章亦惟禮部為重乃屬宗官先將禮部纂

先送副總纂官看校後呈送臣等刪潤近該副總纂禮部尚

書潘晟等將各官所纂禮部事例參互考訂呈稿到閣臣等仔

細參詳 國家典禮如儀制祭祀等項皆出

祖宗列聖睿思親定至精極當臣等不敢妄議但以其年月

其重複分類編錄是重永久惟 宗藩一事條例繁夥前後事

體參差不一似皆因時立法未能悉協于中至嘉靖四十四年

該部題請更官建議始定為 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天下此

時禮官亦自以稽考 累朝典制博采諸宗建白計酌損益既

歷歷心然以臣等愚見觀之檢諸事理尚多有未當者推原

其意以 天潢支派浩繁緣權臣之 國家之財力已竭

宗室之口實滋多不得不曲為防範加裁抑顧集議之始未

暇精詳中間彼此矛盾前後抵牾或減削太苛有虧敦睦或議

擬不定靡所適從或一事而或予或奪或一令而旋行旋止或

事與理舛窒礙難行或法與情乖輕重失當徒使奸猾得以滋

弊有司無所持循略舉數端可知其弊如 親王樂工二十七

戶乃 高皇帝所定載在 會典益以 藩王體尊其燕樂皆

得用樂不獨迎接 詔勅為然人乃樂從我輩此減削太苛事

例之未安者也又如 親王故絕既許為之繼封以重大宗又

云必親弟親姪方許請繼及查例行之後亦有不肖親弟經而

繼封者此議擬不定亦事例之未安者也又如 郡王初封

為扶雖同然有 帝孫 王孫之異亦當視其親疎以為差等

今房屋等項一併停給此親無隆殺亦事例之未安者也又今

文官三品以上皆得給與祭葬 郡王體亞 親藩乃身後墳

塋祭從停給此恩即太薄亦事例之未安者也又如 郡王故

絕者不准襲封而以罪革奪者反得襲封將軍等未有子者許

襲繼室而 親郡王未有子者乃反不許襲繼繼繼繼繼繼繼

止給五十石而罪宗無人乃得七十餘石又歷世不減此恩紀

失倫亦事例之未安者也又如 郡王與 親王同城住居故

絕者止以本等官職奉祀而另城 郡王故絕者其子又得世

授鎮國將軍此事同創異亦事例之未安者也又如擅婚子女

不定年限後從查革有一府而至數百位者於法不可盡革不

革則又廢法此釐革之無序亦事例之未安者也又如 郡王故

絕者以罪革降者事體原自不同其冊印亦當分別進繳今乃

混雜查此混雜無別亦事例之未安者也又如溫晏及花生

傳生子女員請名封將保勅宗室通行革奪其吏等官俱問發

逐衛充軍及流官寄籍奏請遷婚者革逐另選將被逐之人發

逐衛充軍遇赦不宥此立法太嚴亦事例之未安者也諸如此

類尚不可以悉數夫令所以布信數易則疑法所以防奸二三

則玩見今該部處置 宗藩事情悉用此為準因時救弊似亦

未為大害但欲勒成簡冊昭示將來則必考求 國體審察人

情上不虧 展親睦之仁下不失酌盈濟虛之術使情法允

協衷益適宜乃足為經常可久之規垂萬世不刊之典今觀其

例議實多未安臣等欲因仍紀載則恐事理不順有碍施行欲

臣從改易則先皆題奉。欽依今不敢以臆見擅為更定。照得

萬曆四年六月內該禮部題為名封事奉。聖旨這宗室濫妾所生子女於例已不許請名請封乃至今改

姓易藉發為編民殊非情理之當見今重修會典此等條例都

着議擬停當改正行欽此合無。勅下禮部遵照。前旨將前項條例再加斟酌并

崇朝見行事例條開。宗藩者悉行哀集分類編錄仍會同多

官議擬停當上請。聖裁着為令然後開送。臣等奉入。會典庶法以盡一而可

行

冊三

保甲議

何洛文翰林學士

謹按保甲之名昉自熙豐世儒所詆訾以為敵政而不欲行者。愚謂不然法有宜于古不宜于今即三代良法在今亦敵政矣。非政之敵與時違也苟達于時雖管商所建吾安得而廢之且。必懲熙豐而廢保甲則前此周政罔無足論而周之比閭五兩。亦非邪說徒襲其名而不盡沿其名沿其名而不盡沿其實以。古之法行今之意其誰曰不可今海內人安百姓樂業間有不。逞弄兵潢池隨即殄滅似無庸慮已然宗土之防古今慎之夫。衛兵藉在衛所兵壯藉在郡邑保甲之籍在鄉閭互相表裏萬。全之道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驟發其端鮮有不病其擾者愚。以為保甲之行有三善焉今有積貯於此將官守之邪募民守。邪抑與其家人戮力而守也故衛兵者官守之者也民壯者募

此言保甲之善也

冊四

民守者也保甲者與其家人戮力而守者也今第令十家為甲。甲有長各鄉為保保有正鄉大者或為數保鄉少者咸併為一。保保統戶有司督之而司其長若正之廢置。統屬綱如臂使。指仍令家籍壯丁幾何禾糧幾何應用器械幾何保自為相整。甲自為守望家長教戒屬之甲長甲長教戒屬之保臣寇至在。一甲則戶相應援在一保則甲相應援在各鄉則保相應援並。望其遠近列其規條明其賞罰若為會約不如約者保正曰有。司罰之有司第時以游兵倚角其間如此則緩急有濟寇卒難。乘一善也且寇往往負山阻江憑恃岩險以為無賴游民淵藪。而其出也沿城匿市偵伺虛實又卒籍其鄉里無賴者以為鄉。道今保甲既行令各開具丁男之數與其衣食之業出入遠近。之期家懸千門即有游惰作奸犯科曉然可籍二善也又商肆

高皇帝諭詞略如周王黨王意以成俗禮而消訟事即軍令之寄于內政即徙出于比閭此其與徵調台募之紛紜相去遠矣第其敝也有司不舉其實保正以復于民欠之法廢而意失其初乃至編保甲之丁以為徭移保甲之費以為賦又或調以他役假以別需鄉保自置魚獵下戶並保甲無益于民而反以滋弊者則有司不善用法之過也若韓魏公刺陝西初亦謂聽氏自便無復他用其後遂藉以配邊愚嘗嘆韓公之未有以持其後也然亦未如之何矣夫民雖至渙本欲為閭閻赤子計亡窮也謂空懸書公門要以必行明示其籍在各保而不在官官

集 92—107

人多家舉然則是以武斷於鄉甚乃自為淵數多懼見整
莫敢誰何鄉村鄰里或隔山峻守望不相及而保從連坐使民
見謂保甲無裨于民而反以滋害則亦不善用法之過也宋之
官舉而增于法之外今之官舉而起于法之內者其過在司
有司誠下令令保甲口兩事主自相守望一切公家役不爾及
平居吾不爾稽爾務自新治而盜發吾以法繩其後長正非其
人眾其推擇長者告我吾為若易之居遠不能相守望者告我
吾為若擇便近者更耐之持此之令必信必果而曰民不稱便
則亦不善議法矣若王文成之議曰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
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而修之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
因是而修之導以義而訓以禮則禮樂可興此存乎其人非愚
所能一二數也

淳熙三議類

廿七

宿舉劾議

王錫爵 住國大學士

臣嘗讀史而嘆齊威王得御臣之術也齊威王委政以來國人
不治矣當是時即墨大夫最賢而左右乃日殺之也威王使人
視之曰野聞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賢也則召而語之曰
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夫封之萬家阿大夫最不肖而左右乃
日譽之也威王使人視之曰田野不闢民貧苦趙攻邨不救衛取
諸陵不知不肖也則召而語之曰子其幣厚吾左右以求譽夫
之譽者吾左右之譽阿者即毀即墨者也於是羣臣震恐莫敢
諂諂務盡其誠齊國大治夫即墨賢封賢阿不肖言不肖可矣
而公與私譽之必誅豈非誣妬者即壞政之原朋淫者即假手
之道譽雖勝之放於崇山也其罪不可考見獨故嘗舉共工耳
而公不自言其望謬誤珍行也由此言之威王之所以奮其飛
之志而保正則必先制其性均其氣益張正氣益耗幾何其
獨在無按臣嘗聞即報矣其舉者必方面大官也不然必進士
州縣也不然必其突梯庸脂善為媚者也不若是千百中之二耳
其効者必州縣小官也不然必舉人方面也不然必其強強倨
元不喜為媚者也如若千百中之二耳是故東方明矣卑卑而
候於門屏斥棄與擯矣錦繡鴈行選影鵠立瞻國假使佳士
如如者吞則大官莫不皆然況小官乎何者祈譽而免劾也
使至矣而汗而迎於途抱視瞻望履歷拜為品極水陸供
帳擬王者凡所以悅耳目娛心意者繼悉且備則進士莫不皆然

此言不門之外... 之術可以其異於舜而美之哉

復河套... 足相當以弱值強是為無策漢武雄斷天啓衛霍不世之將也

史記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三

終慕四出不能一屈單于之膝成哀短祚內嬰且生而呼韓皆
願保蕃北此何也漢武值其威強而成哀際其衰弱也馬步
矢刃各有所宜主客勞逸徒步異狀韓信背水置陣死地以生
魏武舍鞍馬與吳越爭于舟楫之間烏林削跡是何也韓信以
死地為主而得其逸魏武舍中國之長而困于所短也人情莫
不愛其親然負米以致其養與遇變而得其患緩急自有不同
人情莫不愛其身然一勞以永其逸與暫息以休其體向背亦
為利害我國家拯天下于胡元天威所及雷擊風掃遺虜遊
魂遠存焉息年來收養殘骸兼之虜戎生口日滋月息即今小
王子言震侮谷諸部落可三四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
矢者盛邪衰邪強邪弱邪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年來
雖賴即顧注意邊防漸次振舉而其竭籌慮耗財用其功業也
非一矣現二祖之時其強弱盈縮又何如邪河套久淪虜中開
謀至焉人屋居畜牧其內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之
有無我不可不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虞乎夫塞以內我中
國地也將領謀求其形勢卒位諸記其要害尚不能悉而况塞
以外乎今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
一守而無得有小利歸途尚難倘失鄉導全軍何賴數萬之衆
各行持重則虜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且克日有定期
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伴為逃避角時聞壁壘相待已離復
合終不渡河而我軍于此戰邪退邪兩相守邪數萬之衆出塞
亦必有數萬之衆援之否邪有戰將以通報道否邪保無抄掠
不至匱乏否邪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虜之所畏

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也
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黃沙白草之間得邪失邪今
塞下兵即塞下人也墳墓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孥眷屬骨肉之
所居禾黍桑麻產業之所具牛馬牲畜畜身養之所供迫于兵刃
怖于生死尚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于無人跡之
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不即罷之
之恐之以將從之弱而欲得人之死力可乎議者欲整六萬之
軍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為虜弱而我利於征秋冬馬肥為虜
強而我利於守春蒐于套秋守于邊三年三舉虜必難支待其
遠遁拒河為守是固一說矣然矢時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虜
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乎廼止利千守邪春夏虜馬瘦矣而我
馬不亦瘦乎乃獨利千征邪夫秦魏馬瘦而虜弱不能入寇然
坐以待我誠懼其擾擊我也秋冬馬肥而虜強既能為寇則多
方設謀誠懼其報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
所以自遠轉輸之閒情態真致歲一為之以俟三舉其可得乎
秦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
勇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咸可得志
虜敗而守我我去復來終不渡河收築難舉則將何時已乎蓋議
者見近時搗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邊虜亦不
未深諒以為套地易復然後套與是二者實有不同蓋搗巢因
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嚮便
是家園壕壘城堡為援可恃復套則深入人境後援不繼勝固
最關敗虞陷沒事勢與也夫必勝之兵有限之卒此李陵所以
失也今我之將士能為陵之所不能為者乎沿城諸堡實道哉

復河套
事與
而難則

廣中
一一如
指諸掌

此言時
輸之報

此示人
定當大
之意

土入沿邊之地。虜原不以為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
恒也。套地則自大歸入寇以來。據以為家。四時之間。不難住牧。
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晏然不有爭乎。事體與也。故曰殺虎者。
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而
奪其子。欲處其穴。得乎。夫先據比山。將勇者勝。趙奢之所以得
也。今我之將士。能為趙奢之所為者乎。若曰。伺虜出套。拒河為
守。先將渡口。及可以覆冰道路。亟築垣牆。以次移置邊堡。于沿
河如昔年王晉溪。近年張南川。及總兵官周尚文所論。似若可
為。而不知今日諸酋各有分地。套地為吉囊四子所居。控弦者
當不下十餘萬。豈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計二千餘里。築垣為
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邊堡置兵。非千
人不可。而遊微瞭望。哨守者。不得三十萬眾。不止也。誠恐布置
未定。而爭穴之虎至矣。况我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為數
億萬。沿邊所出。僅足自供。益以此數。必仰內地。由內地而輸之
沿邊者。二千里近。亦不下千餘里。乃又自邊而輸之于河。即糧
道可通。飛輓實難。此尤所當慮。而彈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
其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不可有微倖
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北邊之警。漢之所備者。胡而
中葉有款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觀我。皇上以聖德建極
元。老以上知作輔。天心助順。將來虜之盛衰。強弱。虜能保邪。自
相攻擊。知匈奴之南北。若遭疾疫。如先零之殄滅。豈無斯邪。彼
有其隙。我乘其弊。套地之復。此其時乎。謹我塞障。飭我戎兵。和
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計之得也。故曰。知彼知己。百勝之
道也。夫不察虜勢之強弱。不審事情之難易。不揆我力之有餘

不使塞下之民。迫于條邊者。常息不獲。定沿邊之卒。傷于鋒
刃者。瘡痍不獲起而復橫。挑強寇以事非常。則臣所不解者也。
謹議

復河套議

卷之三 議

四

擬新建文成侯議
謹按故南京兵部尚書對新建伯王公守仁功業奇資襟心大
業長教正學冠意前修確乎以聖賢為師挺然以豪傑自待學
凡三變而至道志蓋百折而不可回初際教皇起家比部繼遭
武廟遷秩兵曹隨分效忠感時陳疏被謫鱗途逢赫怒窮夜穴
蓋觸危機寬身魁之鄉化為德政之煙嵐之地處險若夷
漸返康途越居舊公周旋即署薦歷卿垣以理學澤身心履道
坦坦以儒術經世務敦政優優藉微猷綜緯人紀於是學者
仰之北斗生民望以東山時惟變洞勤兵漢池煽禍遂推轂往
右群總公至則宣聲教播
皇靈招懷來武成文附錄是一舉而漳浦平再舉而樓水殄
三舉而桶岡熾四舉而剏頭試魁渠反接脅從角崩遂夷負固
招安之明鑑矣
之巢蓋為井邑之地天聲震乎巖谷陽德被于幽陰體無詩書
之軍之印穀于戈組豆邁征虜之祭遵人方幸乎外寧公獨
勤千內顧義旗遂舉節鉞截麾探乳虎於穴中綿長縣於江上
遂使九重坐俘漢澤孤城圍解陽然且歸勝算於
廟謨分首功於幕府不矜不伐若虛若無處之泊如莫可問也
再撫江表旋贊南樞甫中鳥鳥之情遂忤詔鑑之責赤舄方勤
於遜避白麻仍篤於登庸通履外艱竟終哀制屬
肅皇帝初登大寶寤寢舊賢雖當守之召甚殷而
開廷之階竟阻某方息越水談道吳山若將終焉不是過矣
尋以思田遺孽久逸網羅爰起嚴鑒重臣再加節鉞北至其疆
開府于梧不震不驚匪特匪特祭止流之得失計撫剿之後先
宣德布威垂察按甲旬日之間二酋自縛於帳下三月之內八

議之請謚曰文成謹議
臣惟謹法有曰道德博聞曰文安民立政曰成公倡絕學于八
于有苗至其伐叛民體國經制民至于今安之揆之謚法不
啻相當昔禹侯佐漢實兼二美我誠意輔明亦其茲義至論
與起來提挈道宗則公尤偉也雖胡運之與佐命其遇不同
然定難之與廓基其功則一矧逆藩之羽翼既成而事發於倉
卒非從容帷幄之時若洞鑒之唇齒相依而謀斷于一人非歷
策畢舉之日以今天下視之似為一方之難以倭一時言之實
為腹心之憂因時論功循名責實宜申明帶礪更美聲稱合而
議之請謚曰文成謹議

新建文成侯誌議

李維禎

伏以收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封新建伯王公守
仁性隣其庶學匪待興自其少時即已潛心大業勵志前修
營泛濫于翰墨詞章馳騁於籍鈐技射凌淫于佛老神仙爾歷
多方始窺真境當武廟初登大寶奄瑾竊弄威權抗疏九閭
投荒萬里動心忍性感怨不形演繹六經淵源一貫豈惟縉紳
士類景仰高名抑且魁羣夷傾從雅教已而開府虔鎮益殫
張施壯猷天授威問雲流初冠漳浦捕獮繼戮剴頭橫水軍旅
不忘問學組豆已具折衝會寧庶人畜淮南之陰謀鍾吳楚之
覆軀民窮盜起既間隙之可乘近構遠交復網羅之肆布守仁
官非守土士僅千人而能以忠誠任國家之難以節義激將卒
之心一舉而南昌底定再舉而禍本全消宗社無虞臣民胥戴
方遜碩膚之賜仍來滿篋之書處之晏然略無溫色嗣以憂去
屏跡山中涵養益精朋徒漸廣所以啟誘羣家闡明註訓勤懇
篤志不間終始先帝初載始典留曹思田之役再借旌麾捷
蘇王破入寨遂乃變嚴兇為井邑之墟易僮僮為冠帶之國鴻
代奇勳近代耿觀夫德既如彼功又如此宜有美稱以崇勸
謹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安民立政曰成我明肇基以來百數
十年政令文物卓越往古而聖賢心傳鬱焉未暢雖河東江門
崛起後先一唱寡和迄以中淪守仁獨倡為致良知之說直指
性靈開示迷途希聖希賢坦途可由後學有所依歸先緒賴以
不墜觀其倉卒遭變不動聲色暮月之間績用有成始寬腹取
終業危詢步履安舒歌罔輟此則道德博聞之明驗也逆濠
倡亂安危在于呼吸腐寇蔓延流毒已近百載守仁眇然儒生

三政之最著者也皆留侯佐命于炎漢青田翊運于
高皇遭不世之主際否極之會樹績策功時勢為易叩其醞籍
未必盡合聖賢之旨而身歿之後均以文成為謚守仁所處時
勢易于二子乃其戡亂定國功相埒等埒至夫身心性情之蘊繼
往開來之學殆有過之無不及者矣其上考禮經下參令甲揆
之輿論稽之素行謚以文成誠非虛美謹議

開廣善後事宜議

沈一貫翰林學士兼少宗正

臣見國庫海寇近就滅獲醜獻功飲至嘉齊令海陬遐壤之
天威之遠及明犯法之必誅無有遁漏其威舉也然大
兵之後有司困于召募民力應于征求居者有轉輸之苦役者
有瘡痍之痛辟之饑者未哺病者方起當此之時不思有以處
之以善其後竊恐民不安所將復至古人云平吳之後方類
聖慮此若為今日言者故臣敢議可行事宜以獻臣聞漳泉惠
潮之間負山阻海擅天饒之利其民喜閩乍聚乍散有司急之
不匿于給產簞竹之中則泛舟入海因風之所止泊而時出抄
掠為患諸郡此非獨習性然也亦為吏者安集不稱之效也夫
人莫不好生而惡死顧威而重難亡然而犯之不顧者以此
之無以生之而彼之可以幸免也又仕于土者大抵多遷謫羈
人以此之人其事其上也彼亦惟貨賄是望孰肯為百姓為
之計者二者相合釀成厲階上下憂虞以有今日然臣之
雖懷懷鏡之心必且喪氣乘此時而撫之使之銷兵刀治農器
不爾則出兵剿之彼必惕吾之威而懷吾之惠其功費于百萬
之師遠矣此韓信牧燕之策也其便一也既撫之後遠溫良長
厚者治之退刻薄之吏開生息之登節賦斂之用堅樂生之願
使民重親戚而畏外亡其便二也又事至則懼事平則玩人之
情也今能勅開廣諸臣所在提戈之處詰戎兵時簡練以備不
虞雖境安路息考足資滿不得數易特增其祿秩以褒之使民
安其土官習其俗其便三也古者鄉有長閭有歸黨有正故什
伍相維氏用輯睦今做此法立之保伍糾其習業稽其戶口則

便第一

便第二

便第三

便第四

便第五

便第六

便第七

便第八

便第九

便第十

便第十一

便第十二

便第十三

便第十四

便第十五

便第十六

便第十七

便第十八

便第十九

便第二十

雖欲為亂而不能矣其便四也君子欲立功名以自效于上其
于上之求下顧為之未見其成抗以眾議惑以浮言則誰肯以
身博死者昔龔遂治渤海亦曰願陛下少寬文法今欲開廣
久安而無事莫若聽將吏以便安治之不效然後治其罪毋從
中而阻其便五也齊桓不信曹沫之盟晉文不趨伐原之利非
獨示信亦以勸來也今開廣寇殺其黨以降非獨冀生亦以一
人當我也如使縣賞格以來之又羅織其罪而殺之則他負固
者曰朝廷之不可信如此此所謂禁之使歸而教之使叛是
後無降者矣元至正中張瑄朱清寇海上後降而官之子賴其
用安知今日無此等輩乎其便六也夫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
也惟因循以養禍故至此今幸決其離矣不大養之何以善其
後哉傳曰聖人防患於未然書曰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今
開廣甫寧所以望
陛下之撫綏者其機正在於此竊見
陛下賞予將士既懋官而任子矣恐有怠成之患荒善後之策
也故述斯議焉謹議

閩廣善後事宜議

張一桂

閩之善謀國者貴為未然之圖而不貴為卒然之計惟夫始

之未救值事變之來輒駭愕相顧而嘆其無及比事變一平則

又怡然安處自以為泰山磐石之固而不思所以善其後此抱

人情大抵如此

增定

卷之三

此言守

散張散為京兆而抱鼓不驚顧上之人何如耳往者閩廣之區

此言守

者以閩其廢事貪墨者以贖貸行私雖刑重賦民不勝求驅之

此言守

而作矣故守令之選不可以不慎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地方以寧今之閩廣誠千盜賊既平之後做其遺意創為定制

此言守

寧謐可以逆折禍亂之萌矣故保甲之法不可以不嚴也詩曰

此言守

我桑扈懷我好音蓋喻乎化之速也昔陳宴施惠穎川而盜

此言守

甘心為盜者得無有人不得已者奪其平乎誠使為民上者能

此言守

輕其賦役蠲其逋負恤其疾苦焉彼復以其不貨之身而自冒

此言守

于不赦之罪以其所甚愛之妻子而自委于不可知之盜必不

此言守

然矣故撫綏之道不可以不周也書曰御其得道則狙詐咸作

此言守

便益言駁遠之難也先臣韓雍平大藤峽之亂奏以土官為知

閩廣善後事宜議

李維禎 應吉士

關口便
自秦然

天下猶人身也。吐納之非時。故處之應節。皆足以病其身。善治身者。必求所為致病之原。而治焉。然後可以無後患。治天下之亂。何以異此。始之不慎。而養其亂。幸而少戢。遂謂謂然。以為安。而禍源未塞。縛漏可乘。一旦潰決而起。將至于不可救斯。不能善後之過也。已。閩廣之寇。內訌倫亂者。十載餘矣。以國之靈。得就艾進。警諸病者。僅免于灰。而元氣耗蕩。不絕如縷。善後之策。非所宜熟慮。而疾行者乎。蓋當總其大勢。而較之賊之出沒。海上者。若為合峰屯。難與爭鋒。然非有根柢之勢。故一戰而勝。則其望。固為易散。賊之盤踞山谷者。若蔓延羅附。株連蒂結。非其推折之難。而惟其剗絕之。盡為不易斯二者。其聲勢適相倚伏。而吾所以備之者。亦宜兼脩。而無廢。誠欲為善後之計。在海賊。

此言通

卷之三

五十五

此言通

則當申通夷之禁。而修沿海之備。在山賊。則當行保甲之法。而治郡縣之兵。慎簡守令。協力區處。斯又其大凡矣。夫汀漳惠潮。地與夷鄰。諸商利其所有。駕舶而互為市。久則導入內地。諸所掠取。盡地而分。夷既饜餒而歸。彼方且離跂攘臂。乎其間。而自幸。夫刑辟之不加矣。是宜嚴為之防。諸凡採捕販鬻。一切勿與通。庶可以絕向導之路。而携其構援之漸耳。國初瀕海之區。列戍置守。星羅棋布。世入恬熙。缺然震聞。將不習旗鼓之節。士不開弓馬之技。烽燧斥候。委之荒野。而樵牧其上。甚無謂也。今雖少飭然。地豈盡可守。士豈盡可用者乎。作而新之。存乎其人。斯要計也。國家幅員廣袤。即茂林深箐之域。莫非王土。莫非赤子。而吏其地者。至不得以尺一之書。相號召。何也。今海賊已平。山賊勢無所藉。賴恐恐然。有不免之懼。或撫或剿。可一言而決矣。

此言保甲之法

此言保甲之法

此言保甲之法

此言保甲之法

此言保甲之法

役其剽掠。有成則宜深入其阻。夷其部落。以分其黨。為之聯里。甲授田宅。稽出入。使人相覺察。有犯輒什伍連坐。如此。將左右牽引。無間可投。雖欲為盜。得乎。至夫郡縣之民。兵無事。則以備城守。有事。則以共戰鬪者也。今又籍之中。名存實亡。僅餘老弱。以資迎送。倏然有警。何以應之。夫守藏者。恐盜之覬覦。探囊也。則必攝絨。固屬。而而有司。以簿書期會為功。練兵之道。漠然不加于誠。使色皆有兵。兵皆可戰。則何虞賊哉。夫賊之來。由官邪也。官之失德。能賂影也。閩廣素稱沃饒。仕者不勝其。矜頭之私。以其翡翠珠璣。犀象綺紈之利。取盈于身。而又以其折。拐接摺。鑿枘。富矢之威。加之民。官斂其一。私浚其十。故民之財。日竭。生日蹙。而後忍以其父母妻子之身。委之于盜賊。誠得良守令。而區拊之。損非作文。務蠲積歲之逋。使安其常業。無至轉徙。則民不見夫此之為害。而彼之為利。即驅之使盜。不後矣。夫十指齊力。則射可及遠。四馬均任。則車無留行。閩廣交壤。勢如唇齒。而兩省當事之臣。率以胡越相視。不能戮力禦侮。故賊之勢。常合。而吾之勢。常分。往來聚散。莫敢誰何。誠協兩省之兵力。平居則切同舟共濟之誼。賊稍滿聚。即犄角而進。則力不分。而事易舉。斯亦協共之道。宜爾也。夫六策者。若潤略而無當。而致亂之原。實不外此。惟其圖之不早。故被禍若是之烈。不于此時。亟反其弊。而善治之。將何以稅駕哉。語曰。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也。前車之失。後車之師也。不謹其前。而復不善其後。是加酒於醉。而橫斧于朽也。難矣。嗟乎。陸生掇三寸之舌。說尉作而為之臣。武帝遣樓船將軍。率五十萬之師。而不能博南越尺寸之地。豈三軍之勇。不若一介之使哉。則委任權力之殊也。士君子不出戶庭。欲為拜而議當世之故。中若審括。堅若金石。豈易哉。豈易哉。

班軍議

何洛書 唐吉士

臣惟中河河南山東諸處京操班軍。
國家所以衛京師固根本至重務也。沿襲浸久玩愒滋生有
不可不亟為振飭者。請以玩愒之弊言之。各處春秋二班原有
定額。近年每過上班。下班亦多報完。其實十不滿其八九。而大
率由於班官之折。而逃亡不充者。亦間有之。夫十既不滿其八
九。而常多報完者。何也。蓋班官之虛冒也。如每歲當起行各
該巡撫及都司官。當點驗之矣。則募人以完其數。比至京也。兵
部及團營營點驗之矣。又募人以充其數。昔乎入營。隨操巡視
科道官。當抽隊點驗之矣。復募人以充其數。或撥之工作。其募
人以充數者。如故也。諸非點驗。非工作。而問其實額。何有焉。夫
若此者。得道於罰不啻幸矣。巡徃徃因而得獎。且有濫薦剋者。
是使奸偽得計。而核實之政不行也。彼將何所懲乎。况班軍之
設本以居重馭輕。無事則隨營操練。有事則禦侮折衝。今特以
應文具而已。豈
祖宗立法意哉。臣謂欲革此弊。有二曰申法。簡帥而已。何謂申
法。請示下巡撫兵備衛所官員。遞相責成。務使踐更者。必滿其
額。包折者。莫容其奸。而又稽以年貌。防以互察。嚴以虛冒之舉。
其行粮預支等銀。至部即委廉正官員。按名給散。如冬衣布花
例。毋許都司及領班官得侵漁而扣減之。此法之當申者也。何
謂簡帥。夫領班之役。衛官中有身家。知自愛者。多不願行。而或
以付請無藉之輩。欲貴以無虛冒。胡可得已。自今宜申選其人。
且令衛官必經領班效責。始畀以司篆。食書之任。若都司之統
領者。尤須精擇以充之。如衛官一有包折。都司一有撻剋。即如

投治而易置之。不徐徐焉。庶乎情知警。而積習可釐。此帥之當
簡者也。然臣先有說焉。夫軍士至寒苦也。赴班至勞役也。乃徐
察其情。率不病於操練。而惟病于工作。蓋工作之事。非官府則
山陵徃徃中官。泰之彼。不利于役之弊。而恒利于工之折。貧民
糊口不給。而復加以誅求。方稱貸未已。而子錢旋責其負焉。即
欲不逃亡。何得也。領班官虛冒成冒矣。都司官即欲不因循苟
且。何可得也。方今

聖上綱紀肅清。所未盡繇者。獨有此耳。更望
宸斷。凡有不得已工作。務勅巡視官嚴行稽察。有敢浚削者。
毋論中外。必罪功賞。則官軍不致重累。而督責之法。於是乎可
於矣。伏乞
聖裁。

增定皇明館纂 卷之三 議類

五八

邊事議

張三官唐崇老

古今禦戎之策無過攻守二端守藉地形攻資兵力二者常相
 為重不可偏也我國家建都燕京三面障虜防邊大計視古
 加詳自東至西綿亘萬里曰遼東曰薊鎮曰宣府曰大同曰三
 關曰延綏曰寧夏曰甘肅此九邊形勝大略也每邊各設重兵
 統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縣以總督無事則畫
 地防守有事則倚角為援地形兵力可謂備且周矣但承平日
 久稍制漸淪不無可議者自大寧都司之內徙而左臂單寒自
 遼陽舊城之外奔而守望勞費開平移而上谷之烽火益逼東
 勝而二關之設備愈嚴今且不守偏頭而守寧武矣河套住牧
 雖遠缺防而朔方之形勢虧矣冷密折入土魯番而河西之孤
 懸益甚矣大抵形勝日縮虜患日近猶撤節繩而退守門庭居
 守者其能晏然高枕乎又調入衛之兵以為常則踐更疲命是
 自耗之術也設擺邊之卒以為固則力分推護是自弱之道也
 用壯既塞之觀可矣還當繕城隍為清野之計丁壯則困于修
 築老弱則役而取數於荷戈矣糧餉則剋于搭頭苦于折支而
 難望其稍飽矣方今順治威嚴廣府首效順外寧內安此一時矣
 三官市利歸商長而部落尚狹狼心馬價暗償脂膏已竭金縷
 日索射承何暇板升取毒慮有潰決之虞土蠻垂涎慮有糾合
 之舉宋時初患西番元若金元胡運盛衰東西何常之有未雨
 而懷桑土之謀既濟而謹木柵之戒今日所宜亟講而善圖焉

二失三害議

馮琦經筵侍講

臣聞天下之不可恃者治安之勢也而天下之最難得者治安
 之時也知其不可恃則雖據太山磐石之固而常有厝火積薪
 之憂念其最難得則雖乘萬代一時之盛而常有朝不及夕之
 計古帝王之鴻業垂千百年而不替者繇此道也以臣之愚睹
 於方今其可謂治安乎
 陛下神聖天委政於輔中外百職秩然咸理大小庶官亦既
 鳴焉然御風矣雖然自泰寧既久而隋家日茲世變侵尋而環
 禦漸伏我
 祖之法稍稍改遷其勢有不能盡得者矣夫古先哲王創制之
 特其見事周而後慮詳垂之百世可以無過然法久則敝故則
 變變則通是以詩咏率由書稱成憲而易則曰通則變使民不
 倦亦其理勢然也夫第令善通變者對酌劑量以無詭乎時安
 以漸復乎祖宗之舊此豈非保治之上策哉臣嘗抵掌而籌
 時事竊以為今天下有二失三害皆關於建國之大計所當
 秉今日而亟為之圖也嘗觀
 祖宗時日凡再朝政事之暇時時延見大臣平晝暖閣召對無
 數賜茶命坐體貌有加以故上有所練於事而下有所效其誠
 今午朝之制已不能倖復矣而一二腹心元老及九卿文學侍
 從之臣時或召見便殿諮詠治理考論古今此亦所以恢弘虛
 實而植太平之基也今常朝之期月不過數日講讀之時日不
 過數刻比者雖俞輔臣之請詳閱章奏然未聞超然降辭有所
 訪達也
 陛下雖至聖神四海萬幾豈能玄覽獨悟而諸臣即懷忠抱
 失也

亦何緣而建哉此一失也

定內用之類

失也

祖宗朝內府歲用不過二十萬。夫王者以四海為家，亦何求弗得而數儉於此？豈非為天子民不忍屬天下以自養乎？茲者內用之額歲且踰百萬，內帑不足而外取給於度支，費有日增而實不內塞，滋侈心耗利源，歲復一歲而將何以善其後？夫大有兩宮之養而細有馭幸之恩，累年之額臣知其不可以一旦而裁削也。獨宜稍覈其出入，事事而節縮之。歲而過減之數年之後，提衡於多寡之間，定為常額著之令甲，以貽後世。毋令奸人窟穴其間，於以昭主德而寬國用，此最便計也。而慮亡及此者，故曰此二失也。國初親王祿歲五萬，石息至渥矣。未幾減而萬石或千石，是何其與之未幾而削之太驟也？則不以親故困天下力明矣。今宗正籍至萬五千人，親王而下郡王將軍中

之類

之類

計亡論已其他卿大夫以及疎庶人有罪而庶人者皆有祿。即沿海內之力弗能勝也。而議者束於祖訓語及藩籬莫敢支吾。夫自

之類

高皇帝不能以五萬石長給諸王，而十世之後猶食于縣官。亡。雖往時祿給則國家無神運鬼輸之財，祿不給則宗人有啼。亂沸寒之患，究其末流不變不止。及今且因循未決，如病難者。微俸于一旦之無潰以為安，豈不整哉？言一失天下事大者稱諸邊。

之類

祖宗時諸邊衛犬牙相錯，一衛之軍足以衛一方，不聞調客兵也。自一寧撤撤而此邊多事矣。固原城巨鎮而西垂益騷然矣。以今之勢即欲盡撤客兵亦胡可輕議？然至倚重於南兵，此計者之過也。臣聞餉邊之費全兵二而當南兵一餉一南兵何如

此二

之類

此三

之類

之類

之類

之類

募一王兵且始所以調南兵者，資教練也。上平未練而南兵自如可乎？矧夫當時者腹北兵以奉南兵，即旬日以發而北日以怨此敗道也。害二矣。國家財賦大半仰給東南，漢武中餉租賑貸之令無歲不下，百姓阜殖而縣官之供往往不支。比年以來經費日廣，無事而餉租勢不行矣。或有天災弘大，需以賑疾，豈非至計哉？此者東南告災。明旨數下，憐民隱，民聞欣然，願少須臾無死以蒙更生之澤。而議者為國守財，狃得魚之利而忘竭澤之無虞，一旦有變此不為疥癬而為腹心之疾，明矣。臣不識胡以禦之？害三矣。夫祖宗之法行之二百年，無不善者，特時異勢殊有宜有不宜耳。而要之推祖宗之意所望於聖子神孫者大要在親賢勸政，端已率下，庶幾重違計恤民。命培國脈以保萬世之太平而已。誠今。陛下於此數者失則補之害則彌之其於。祖宗之法不必尺寸而模焉安武而追焉要以不說於時宜即。所以善成乎。祖制矣。此真萬世治安之策所繇建也。若不以此時計利乘便。光大業而洗夙瑕則後之難且伯此矣。夫惟後將有不為之爵。然後知不為於可為之時者誠足惜也。伏惟。聖明財察。臣愚不勝悚悚。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三

周氏萬泰撰

此葉北大配補

淳定國朝修課經世宏辭卷之四

太原 王錫爵 元叔父 增定

四明 沈一貫 肩吾父 恭訂

議類

崇聖學正士風議

鄒德溥 翰林國史編修

夫聖道本明也。而邪說亂之。士風本淳也。而敝習汚之。故興學莫如詎邪維風。莫如祛弊播穀者。必弗其草。養生者。必治其瘕。夫學亦有草。風亦有癘。不第其所以為學蠹者。學必弗崇也。木決其所以為風蠹者。風必弗正也。蓋今之為學蠹者三。而其為風蠹者亦三。愚請得而質言之。夫所以為學蠹者。何也。其一曰。虛無之說當關也。世之矜言性宗者。以為天下之道起於無。反於無。而稱歸根復命矣。夫語中而歸之。未發固也。然不離乎喜。於無而稱歸根復命矣。夫語中而歸之。未發固也。然不離乎喜。

夫學亦有草。風亦有癘。不第其所以為學蠹者。學必弗崇也。木決其所以為風蠹者。風必弗正也。蓋今之為學蠹者三。而其為風蠹者亦三。愚請得而質言之。夫所以為學蠹者。何也。其一曰。虛無之說當關也。世之矜言性宗者。以為天下之道起於無。反於無。而稱歸根復命矣。夫語中而歸之。未發固也。然不離乎喜。

夫學亦有草。風亦有癘。不第其所以為學蠹者。學必弗崇也。木決其所以為風蠹者。風必弗正也。蓋今之為學蠹者三。而其為風蠹者亦三。愚請得而質言之。夫所以為學蠹者。何也。其一曰。虛無之說當關也。世之矜言性宗者。以為天下之道起於無。反於無。而稱歸根復命矣。夫語中而歸之。未發固也。然不離乎喜。

三曰。師心之說當關也。先是心解而得遺經者。俯然以六經為註脚。冀其說者。遂乃并博古而廢之。夫神明之不倚。見聞固也。然而見聞亦所以擴吾之神明也。即孔氏不稱好古。敏求乎不獨於易。韋編三絕。即一禮一官。必就其人而咨之。彼豈廢見聞者哉。夫以用兵之妙。在心。遂謂兵法之無庸學也。亦因失其故使人恣睢自用。不訪遺訓。而咨故實。愚故曰。師心之說當關也。夫所以為風蠹者。何也。其一曰。機巧之習當關也。蓋自奔競之風起。業已痛斥之矣。然而機巧者。奔競之端也。世且相率而才之。何也。彼其巧于技。尚且外匿其牛鼎之跡。而實居之。蓋天下嚮之益烈。此張釋之所以惡。善夫也。愚故曰。機巧之習當關也。其二曰。侈靡之習當關也。吏人簞簞不飾。天下必以為重垢。奈何其于侈靡者。弗禁也。夫財既匱於用矣。此不墨而取諸民。將焉給之。即貌為清者。祇巧取耳。此其害現明矣。者。甚矣。夫不杜其侈而貪是禁。此譬諸防水者。不塞其竅。日築無益矣。愚故曰。侈靡之習當關也。其三曰。和同之習當關也。此者。士人襲用附和世尚。嚴則爭言。嚴舍崔寔之論。無陳也。世尚寬則爭言寬。舍溫舒之疏。無陳也。此其入于國家何賴焉。自聖不能以其尊智成理。必藉眾見而交修之。欲其如五味之相濟也。今且以冰濟水。其誰能食之。愚故曰。和同之說當關也。雖然。邪說不可以言。開也在反經而已矣。敝習不可以言。懲也在用賢而已矣。和同者。自以為為樂。及為之。撞大鐘。發大鼓。而後知吾音之足羞也。三軍之士。鼓之不起。以千金之賞。賞其旗。而士爭披甲入敵矣。聖人者。常以身為鍾鼓。而以爵為千金。故學無不崇。而風無不仁也。謹議。

崇聖學正士風議

李廷機國史編修

夫天下事最大者則莫如學術風俗矣。聖學不崇則無以發明休緒，統一道真而天下之學術日廢，士風不正則無以維持名教，厲厲衆庶而天下之人心日漓。斯二者非細故也。顧聖學之壞也以和說士風之壞也以散習，夫使和說得行散習未改而欲新聖學之崇士風之正未有可幸而幾者。愚之意以為聖學之為邪說壞也如鑑之以塵垢蔽其光也，不刻刮濯磨之則不復士風之為教習壞也如水之滔滔然赴下流而趨也不堤防障捍之則不止矣。夫豈惟不復且愈極豈惟不止且愈潰斯主世道者所為嚆目而憂也。顧其所為關之之權不在下而在上夫合天下邪說若蠅黃輩至為粗淺齷齪不過得委積以掩其口而已不足以驚愚動衆不足憂也。所憂者士大夫好奇喜異拾經傳而內典之為技薄吳倫而釋子之為友棄身心言行不而相與治其虛無浮游之說間閱飛昇幻妄事則相與咨嗟驚慕侈談樂道衆根而趨之足跡接於宮觀之中車轍結乎千里之外愚者見其如此靡然嚮風廢本務離家室將使聖人大中至正之道無而不明愚竊以為宜風士大夫以切近著實之指令居官者以奉職守法為賢家食者以謹身飭行為高而詭僻虛誕者稍分別焉則士大夫亦何樂以其身為上之所厭薄必易虛以實反邪為正庶天下亦不棄本務之事而家室之安矣。聖學固可崇也夫今天下士習亦散甚矣自青衿時已僥有司以希進取此通籍乃益廣扳援之途工巧媚之械往往疎濶其職事而盡聚精神於苞苴竿牘間嬖媚脂膏相師成風愚恐平居直言敢諫之士臨難仗節死義之臣何由而得何不廣

此後以開和說微辭等端之論

厲士人以庶幾之節令諸司杜絕糾察而有違令旨如前者置其考曰污與不謹同罪而不以混於不謹之科使人明見畏避而知所不敢為各砥礪名節以自立於清世士風庶其振乎夫以上化下猶以聖印塗也抑之方則方抑之國則國夫和說之未開散習之未懲寧獨在下哉佛老之官時輪梵修之典時行祈禳之事不能已香繻之供不能斥則所以關之者猶未也耿介者於今而與慢者間以承事當心木訥者陸沉而巧倖者間以徑實騰仕則所以懲之者猶未也夫桓公一惡紫而紫賤一斷長纓而中國無長纓豈以學術風俗而不然乎今開之於此而禁之以彼是聚檀而却蟻建鼓而辭擊必不能也故邪說之關在勿助之而已散習之懲在勿長而已此尤本原所在所當加意者謹議

玉簫探花錄

朝列聖相承禮陶化洽二百年來士孟彬彬嚮風矣今

中肯綮也臣不暇悉論姑舉有裨士風之大者條爲四事爲

皇上陳之一曰正名分古者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卿讓為

公派非遜也。所以敦分而協恭也。今天下士恪守名分者。固有

弟子而做師傅。服存紼者。或以下僚而抑長吏。空階分也。至亡

第士庶雖惡其爲甚誠宜明上下之等昭聖澤之教傲師

庶名分定而僭逼之風正矣二曰務本實美世之治也自文而

夢以媒書紫披青紫者儲彌文以儼聲華名為講學而厥言無

當釁弄故套而行不由靈巧臣之說後真忱之意衷間有一二
說詐虐張陷臘仕者率盡爲以爲得計鼓波蕩之士習而趨

之風至陋矣。今宜申勅教條。綜覈名實。倡正學之端。其習而余力。于首末之果力。

今日士氣頹靡安能卓然挺拔為國家辦大事也今士方羣萃特溺於時好所安振作欲正士風此為先肅礪礪以全軀保良子為念且陳時蠹則迴避顧忌恐徵首、少獎得之充身進時艱則恍惚傍惶懼家叵測之禍甚者推調希遷玩之矣

者即所在無赫赫必重變異如是則士風奮而頽靡之風其可

正乎四曰抑奔競夫廉耻士人之美節奔競則廉耻喪今

而耳日難周即今廢筆之而上書及門之徒實緣於舉主者不

終無也乙 勅吏部轉行各省撫按一體遵訪廉清公謹者舉

而奔競之風其可正乎夫四者皆正士思之急務而其本在上

也何者上行下之謂亂未有上德而下不應者

之德實有諸已明示意嚮則天下士雷必聞風而興起矣然佐

皇上立理風教之責亦多者任之者焉學司一省之風教者也公卿
咸于公
司百司庶府之風化者也
皇上持風教於上而以內責之公卿

此端求
源之
師外責之督學明良協濟上下倡和則教化四達道德齊一何
憂士風之不古復歲雖然士必慤而後大愛已士之士即未士

之士之出身也身未仕而正則其趨已定誠有仕而以不正繼

王文成與白沙從記議
 萬謂議從記者不可以獨持一怒心。亦不可以獨持一靜心也。
 獨持一怒心則堅錄而薄取。即一節之士。此也。但望其失也。
 也。獨持一靜心則吹毛而洗垢。即千載之間。豪傑下聲。其失
 也。刻斯二者。非所知為勸也。王文成陳白沙二先生之學。蓋所
 謂需賢道真。涵泳聖閨。一代學士先生之衰然者也。文成用世
 悟道於敬。閱禮之錄。白沙高世。得道於沈潛靜篤之中。故一
 則曰致良知。一則曰致知。恐懼曰勿忘勿助。曰自然。良知之說
 似創而非也。自是孟氏式無為不為。無欲不欲之宗旨也。彼其
 堅試險夷。躬當盤錯。磨練而後有以見夫字宙之內。千變
 萬化。皆出自吾心。一點靈所不過。致其良知而足也。是以獨標
 以為教也。戒慎恐懼。勿忘勿助。自然之說。似沿而非也。自是吾
 人收心養性。集義養氣之節度也。彼其用意極點。極力收束。強
 勉刻勵而後有以見夫戒慎之功。緩急變動。助俱不是。吾心自然
 本體。不過還之自然而足也。是以歷舉以為教也。蓋二先生之
 學。皆出于聖賢而非出于胸臆。皆得之蹈履而非得之講談。嘗
 試積之年。諸客之與評。則其立身行己。其居官任事。其治家處
 鄉。並無有得而容議者。或乃見其一二門人。不厭衆心也。而遂
 有或志於文成。見其陽春堂中。端默獨坐也。而以禪學疑白沙。
 夫曰。尼聖已不能保其往。與其退而靜之為禪。將所謂未發之
 中者。非和愚以為二先生之學。並不背乎聖人而二先生之祀
 各有補于世教。祀文成以勸夫擇仲者。使人知用世之為學。不
 必藏而後可以修祀白沙以勸夫遺遠者。使人知不用之亦為
 學。不必仕而後可以顯。蓋以宋代區區而祀于黽宮者。尚若千

人我	明二百餘年。人文之盛。視宋何如哉。而屋廩一河東也。進二先生而祀之。其誰曰不可。謹議。						
----	--	--	--	--	--	--	--

王文成陳白沙從祀議 李廷機

此陳新
之學

此陳新
之學

此陳新
之學

此陳新
之學

此陳新
之學

此陳新
之學

學之祀孔子何也謂其道為萬世師也。孔廟之有從祀何也。謂其羽翼孔子之道也。諸生誦法孔子者。衆矣。然或獨得稱羽翼者何也。謂其微乎道也。夫道亦安必其盡微哉。有能明其大者。以覺世斯亦足稱羽翼已矣。國朝理學浸淫。追宋而上之。漢唐弗論也。則愚以為三人者。與有力焉。國初故多才。然而挺然。任聖道者。實矣。自河津薛公起。而引聖道為己任。危言細行。必準古遺訓。而繩之。蓋自是天下學道者。四起。爭自濯磨。以承聖範。蓋謂盡出河津。故要之。默自河津。啟之也。然而士知博學。行已矣。於心猶未有解也。自新會陳公謂學必有源。靜而反觀。乎此心之體。得其自然而不假人力者。以為至樂。具是矣。其于世之榮名若遺也。蓋自是天下學道者。浸知厭支離。而反求諸心。豈謂盡出新會哉。要之。默自新會。啟之也。然以其初知反本。真也。則猶判然與應感二之也。自會稽三公於百難萬變中。豁然有悟。於學之妙。概以為天下之道。原自吾本心。而足也。於是揭人心中。本然之明。以為標。使人不離日用。而造先天之秘。不出自治。而握經世之樞。及其隨所施。而屢建大勛。則亦由學之約。而達也。蓋自是天下學道者。浸知顯微之無間。體用之一源。驕然有中乎道之寂。卻豈謂盡出會稽。以要之。默自會稽。啟之也。愚故以為此三人者。皆所謂羽翼孔子之道也。今河津既儼然列于孔廟矣。則進新會會稽而三之。夫豈曰不空世之。撓其祀者。故多端。諸界界說。勿論也。高者見謂顯求性命之精。使人忽躬行而廢多識。此亦未深究夫先生之學者。夫兩先生以為心。之不明。安敢躬行之。中而修之。是故其謀諸心也。正所以

此陳新
之學

為行之權也。學而求諸心。則理見。洽聞皆所以致性天之德。遺其心。而惟聞見之求。雖盡天下之物。而識之無當耳。今考新會之論曰。識見要超卓。踐履要篤實。會稽則曰。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工夫。乃有蓋。故却何嘗忽躬行也。新會之論曰。以我而觀。書隨處淨。蓋會稽則曰。以畜其德為心。則多識前言往行。孰非當德之事。又却何嘗廢多識也。而衆以此為兩先生病。兩先生有所不受矣。此者。橫斥諸言理學。臣毀其講壇。士人噤口結舌。今幸而堂默以理學。而諸政抑。既下令弛其禁矣。然而人心猶大。雖然信也。誤以此時。附兩先生。廉序中。倘可以立儒幟。而起士風乎。愚以為從祀兩先生。則人心當從祀。兩先生於今日。則時又當思不佞家世受學。故師資會稽。而參訂新會久矣。執事進而使敘一議。不敢不殫心以對。伏惟財擇。

增定堂可舒謀 卷之四 議類

正文體議

朱國祚 翰林

三石曰
劉石曰
折衷之
明曰王
大中曰
雅也木
之自浮
不為彼
言
諫諍時
病切中
膏肓

今天下之文競趨於奇矣夫文安所事奇為哉古聖賢所為文若典謨訓誥風雅禮樂之辭明白如日月正大如山嶽渾乎如大圭冲乎如太羹玄酒而其和平雅暢如秦英詔於清廟明堂之上金石相宣宮商相應清濁高下莫不中者也惡嗜所為奇者哉彼為奇者其立意固簿簡易卑平淡將跨躍區宇起軼前人以其雄于時而不知其滋為病也挾隱宗玄雜取異端奇表之說以恣其夸正學之謂何則理病務深宵晦問其辭令人三四讀不能通曉以是為深長之思則意病信屈聲牙至不能以句若擊腐木濕鼓然則聲病決裂餽餽離而不屬澀而不貫則氣病習尚頗僻不執于正途今大雅之風漸滅殆盡則又為世道病也而皆起于奇之好夫文安所事奇為哉彼將曰吾惡夫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四議類

卷之四議類

十一

此正而
循不及
意
大議論正

卑卑者也吾惡夫弱而不振者也吾惡夫淺而無味者也而不知所謂文體者自非卑弱而淺之謂也明白正大渾如冲如和平而雅暢之謂也矯卑而務高之矯弱而務激之矯淺而務深之壞文體均耳抑又甚焉何者趨而之彼者第孤陋歉啟之人趨而之此者多聰明博洽之士彼之壞易知而此之壞易眩也是以君子主張世道東握人文則惓惓于正文體正文體則莫若明示天下之所取令人望表而趨夫周鼎商彝之器貴于庭則淫巧之工棄矣鐘大呂之音作于堂則侏優之樂廢矣誠廣厲學官風以聖天子崇雅返淳德意令士必以通經學古為高壹切禁絕所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而專責于督學使者久其任而考成焉歲登士悉取大雅勿使奇詭者與其間而諸所錄以獻之務粹然一出之正明標進退賞罰之

昌黎氏

推以振刷之則天下士未有不瞿然顧化竭廢而從風者也昔昌黎氏以布衣起八代之衰歐陽子一持節而化鈞棘為平易化險怪為渾厚貞元嘉祐之文號稱至道公之功為多嗟乎天下有兩公者則何憂文體之不正也

李廷機 國史編

今天子以文教提衡寓內枕經藉史家弦戶誦遺彤彤盛矣
顧惟閣閣諸鉅公哲匠主持雅道經緯國家文體稱正昧焉其
他若縉紳家鞅掌簿書無事藝圃即現意釣名多偃仰然所以
卒世其文也元厲而不淳鉛槧家屹屹經史獵取世資務雕琢
鉤棘以希青紫其文也卑弱而鮮氣山村家餐霞巢雲遺世孤
憤研究山湖魚鳥之奇以吊詭于世務蔑如也其文也憤惻而
不經騷蕩而不達于用人各操孤家各攜藻駢等策之辨則童
子之有窮靡曼之巧則宋騷所修同異之執則蘇張迭生秦
之盛則班馬齊壇殫推敲之奇則岑王李杜紛紛皆是雖
有聖賢莫可稱載而磊磊昆崑於文體均天矣夫文以理為
根本而信名異焉托為門戶非所以命理也以氣為幹而斲削
鍾釘謂絕烟火非所以命氣也以意為肌而膚理膚理細入無
非所以命意也以辭為枝葉而搜索窮斲巧工利候非所以
命辭也噫無論文病也且及人心與世道孟古之世世道淳龐
人心朴茂故其文簡易闡然日章晚近之世世道澆漓人心狡
偽其文亦因之艱深詭譎以希世取寵皆名馳譽一切中正之
軌弁髦視之矣嗚呼是文體所係豈淺鮮哉問者明邵婁飭
務端士習乃詭儒曲士未盡能蹈繩履矩共返太朴者是非文
道難正也未得正之道也語曰班雖善方不能舍矩雖善
員不能舍規五經四書士林之規矩也今四書人人習之五經
但治其一士甫明一經即旁涉百家務撇字沐句以為富旁經
雖昭若日星竟有置之不談者謂明經何是宜詔諸士端一經
以外旁攬餘經以資博洽庶悉心於正無暇於邪而布帛菽粟

六執之途是正之道也語曰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長纓
鄧好且變鄙俗言貴倡也士習之倡曰督學使者今使者巡行
課士優劣又率多好任意見務為奇詭構字句之巧則命曰新
麗而本旨悖謬則以喻掩瑕夫工理致之辭則反曰迂欄而根
極理要則以寸棄尺矣所喜有榮所怒有辱士有誰肯舍榮而
就辱去所喜而投所怒也謂室令銓曹申飭督學使者務崇平
正端士習仍或恣意妄取或隱僻不倫董軋不軌者業覆之有
罰庶倡率得人下將自勸是正之道也語曰一夫持弩千夫
臨淵一夫決拾千夫習射端人正士所謂譽與拾也今風教播
揚仁義灌漑世寧無沐浴其中閭揚經旨繼往開來如周程張朱
者在乎誠一有之而使掩于塵埃沉于制科徒令一二新進播
粒首端淪沒其下甚有垂死不就者何以激人心端士向謂室
增定皇朝詞林典故卷之四歲類
令有司詳訪岩穴之下有冷聞強記聞揚道統者一二人厚加
優禮以示激勵庶實學既崇虛文自息所謂挈之綱而示之的
也是正之道也語曰稂莠不刈如禾之累穢缺不辦良王之
玷今道家守玄希夷佛家息心了性各馳其荒唐之說以與吾
儒角乃吾儒亦陽非而陰托之攻佛者尤甚以天地為苦空視
萬介若閑寂著述之際動輒剽竊一二以駭人所不聞不見此
風虞昌罔識底止謂宣頌示天下痛痒二氏之書有口及玄閣
裨乘之說者必罪無枝庶異瑞既除正道益熾是正之道也
夫經術明則常道著表率端則模範彰方正庸則士必勸謬攸
黜則危竅息返世道而淳挽人心而厚莫良于此於正文體美
難哉意此皆為上言也文章之發也根抵于心心和平則文坦
易心忠讎則文剴切心端方則文正直心純粹則文絢爛不然

天下之有正而不係于上也謹論

正文體議

卷之四

十五

正文體議

王苞國史

大學者彼國玄覽必折衷於六經今觀詩書所稱易禮所載述
政則紀注措為文章談道則開性靈為議論歌詠發乎性情動容
要諸禮義大都載理成文信心數焉以故懸諸日月與世同輝
也詞足而辭馬壯雄漢韓柳起唐蘇曾跨宋固不因才於已變
於時即文非純白亦染翰者之驕淵也我國初課士以文歸
於實用詞不漸現而務適時意不漸玄而在當理彬彬乎稱盛
世之文矣暨成弘之降稍稍陋近代而軼往古學者始靡然向
風焉而於近日為尤甚以徑遠非以語於巧也而爭罕於以標
奇以簡非以語於博也而爭繁繁以修富以顯著非以語於
遠也而爭矣與以極深以經常非以語於麗也而爭僻詭以逞
異盡究其志意直欲與作者為伍而責之實用顧出近代之下
何也矧勝於奇而不務情理也愚竊謂其弊有六其反而正之
也亦有六夫範世訓俗必徵乎聖今者祖意於玄虛師心於顛
倒釋老常與孔孟爭室不可也故返其弊若使之附聖以
宗遠言建義必據乎經今者假寵於南華乞靈於鴻烈綴剽
剽之瀉而尊其隱僻百家諸子與六籍並耀不可也故返其弊
若莫若使之依經以作則文受命於心心受命於理今者執堅
白異同之辨而不制其歸修移山跨海之談而不要其異斯其
於理昧也故返之若莫若使之遠理而信心文以行遠非以駁
世今者鑄意於不可測識之鄉而繪詞於無所經見之語斯其
於思僻也故返之若莫若使之易辭以顯旨昔秦女嫁晉從文
衣之勝晉人貴漢而賤女焚珠鬻鄭為薑桂之積鄭人買憤而
還珠何者未勝也今文之勝質也亦若是矣返之者莫若

六曰度

天地

使之何實而衡草工僅持不過尺而結摩空之構義和度不過
管而畫周天之形何者其規矩得也今之為文者鏤刻勝而規
矩喪矣返之者莫若使之度體以定勢是數者持衡於上則形
端象指於下則化正能使文與三代比隆可矣矣漢晉近代哉抑
人有言曰質之必趨於文也文之必趨於汰也氣化之運其權
在乎天文之必故以質也質之必救以忠也則挽回世道之機
不在天而在人故有八代之衰起之一人太學之體正之一時
非勢極而變也救之則然耳司文衡者留意焉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四 義類

十七

正文體議

楊元祥書

昔人謂文章與時高下蓋不獨文因時也時亦因文焉文者心
思之所構結而成也其文也而雅正之尚心亦浸而之雅正矣
其文也而僻異之尚心亦浸而之僻異矣故愚以為文體不可
不正也謂其關人心也天下所為操民柄者士耳而士各以其
心之所向發為政即斯世隆替基之矣故愚以為文體不可不
正也謂其關世運也蓋今之為文者三而闢冗之徒不與焉
大道之不通習異端不經之徒不與焉不可詰之域是謂以深
捨才不足以創矩矱務采摭靡遺而後為嚴是謂以繁掩卑卑
無以逾人乃竄取古文奇字點綴以為工是謂以鏤掩智不足
而後深世且以其深也而習之才不足而後鏤故世且以其
故也而才之工不足而後鏤辭世且以其鏤也而二之轉相倣
倣久而益烈此不有以大易其而則吾恨文之不可復古也夫
唐承六朝綺靡之習其文俳故韓子起而正焉以歸于雅宋承
五代軋蕞之習其文險故歐陽子起而正焉以歸于則今儒生
學子置韓歐于後乘乃反登其所擯者以為高則愚甚惑焉而
聲不去雅樂不可得而復也故愚以為欲正文體在法放習然
而世之言法教習者輒以為絕勿使進則已矣愚不謂然夫士
不觀所錯觀所舉也夫文有真才有怪才有凡才怪者之病真
固也抑其自負不屑與凡者伍今布令將怪是務去或不能察
真才而拔之誤以其凡者當焉彼斯絕之士亦安肯俯首效之
哉拔之而識真才乎使斯絕之士玩之而益深步之而不可幾
乃後心知其弗若也必改轍趨焉歐陽子惟得若曾若蘇者而
拔之故天下靡然向風即則幾變正矣奈何世之襲故守舊者

此言
詩真才
詩真才
詩真才

之點而不於實得言難也遇又以爲故其故習在故真才夫才
固難辨也才之有品也若玉石然玉未必其無瑕也然而自王
也石即無瑕固石耳不先察才品而較量於字句之間幾何
其不以石先王也愚又以爲欲得真才在先定品執事將因文
字之中遊然思所以維人心而扶世運則願于才品留意焉謹
議

增定
增定
增定

一九

此言
此言
此言

天下之才譬若馬然有上中下乘馬上乘不鞭策而自千里也
下乘雖鞭策之不前也若夫中乘則在手鞭策之而已夫才亦
何異於是今世談用人者越拘攣之見莫不曰三途並用然未
視立用之效者何也夫乃於鞭策之道未之究也其當議者有
三途並用議
一曰議銓以公其用二曰議舉以厲其氣三曰議考以服其
心四曰議任以要其當五曰議撫按以司其權今銓人大都進
士則以爲文豈無進士而不宜于鉅且繁者乎夫豈無科貢而宜
于鉅且繁者乎糾舉之區多稱難治如之何輕畀之也胡不
均而用焉進士而不宜者即處以小者簡者而不爲故抑科貢
而宜者即處于鉅者繁者而不爲故仲至于遐陬難治尤慎選
提定台
提定台

此言
此言
此言

以往要以明天官用人自不可測視其才其堪而無所繆於常
調則除目一下而天下之才已爭奮矣故曰議銓以公其用也
夫三途之格業已然矣使進士而無別於科科而無別於貢則
天下誰復應進士舉者今欲混然不爲之斟酌其勢難行即行
之而不可以久愚請諸巡行使者所推轂以十分爲率進士十
之五科十之三貢十之二今薦牘所列率右進士科寥寥而貢
人甚矣自非士以進士往以格自限而不思振拔誠令科貢
得與進士分牘而列誰甘自弃者故曰議舉以厲其氣也今監
司使者之考羣吏也進士稍能其官于上考矣即不能循庇
之科貢一不當真下考矣即能循庇之如是而何以使人心服
而強爲良吏也母亦令監司使者一秉公道惟視其政之何如
而置其考不得操成心有所軒輊于其間夫然後居下考者亦

此言
此言
此言

三途並用議
字迹機
字迹機

此言議
任以要
其常

此議重
撫按以
司其權

此言議
任以要
其常

上之人未嘗薄我而我自弃也各自辱而無所缺于上故曰
議考以服其心也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三之
夫罪之以其罪誠大苛然所任不善而任之者無罰則亦何畏
而重其任也我 國朝故有連坐舉主之條其後吏制虞于貪
而遂廢不行至倪文毅斷然行之泰究如制時論翕然大使任
而善者賞任而不善者罰有差則誰肯輕任人者夫惟不輕任
人而三途之中賢者不患其不任矣故曰議任以要其當也究
之則在乎撫按而已撫按公則其視天下之才皆公家之役也
何分于三途撫按明則其別天下之才若衡鑑之懸也何患于
眩亂夫一方之吏至數十百人而撫按二人耳擇一人以綜覈
數十百人此之謂提綱挈要操術要而收功博計莫便焉故曰
議撫按以司其權也嗟乎古之取士舉二監秦穆公用由余彼
議撫按以司其權也嗟乎古之取士舉二監秦穆公用由余彼

明倫彙編
卷之四

十一

盜賊下人夷狄異類往往登之朝廷坐之國郡而不以為非矧
三途士哉即如 國朝黃福以貢士楊士奇以儒士胡儼以奉
人由斯以談士何常之有過以庸衆人彼將庸衆人自為也遇
以國士彼將國士自為也故愚以為三途並用之法誠行而酌
于愚之所為五議者則亦庶乎足以網羅天下士矣

三途並用議

郭德澤國史編修

洪武
更宜正
成弘一
更嘉隆
為三吏

國家取士之途蓋三矣云往在洪永間天造草昧士各以其所
長奮毋問所從來時蓋有其人而無其格宣正成弘之世文教
大興士品乃定諸侯人僚備肺腑者彬彬然多制科之選矣而
負奇軀軀珍之夫亦間緣他途以起上之人不為厄也時蓋有其
格而未嘗限其人嘉隆以來制科益重縉紳大夫十九其人其
以貢科起者即有長材異能多束于資不得表見時蓋格愈嚴
而人始病論材者觀初制之知彼而今病之若此稍稍調停均
節破拘牽之見恆登進之途蓋至厚也然竟未聞有殊異之材
足以應常調而稱意指者其故何也愚以為上之所以求與下
之所以應者兩任其過云何以明其然也我 朝令甲郡國吏
受雖黃於監司而御史臺督察舉刺之固廟廊所為寄耳目者
也此之是非非謬則盡謬矣今監司御史臺既已抑科貢之士不
得與制科齒斯見其人已發憤無聊矣間有所論薦又皆權有
力者不則夸毗而善為容者也否則有心計而能得上歡者也
甚者且以苞苴結矣其忠誠朴魯之士一心營職固宜親媚於
上而事復有大謬不然者夫白黑不分則趨向不定今奈何以
黑為白也白者安所勸乎愚故曰上過若天下之士厄于制科
往往應以不肖之心恣肆而無檢且曰上固已限我矣我即僣
僣而僥倖墨而行無復之矣故通籍未幾輟挂吏議夫國家之
于士非薄也以科與者受郡邑以貢與者父子弟假令與乘田
委吏程顯較榮斯有間矣奈何薄之邪語云士必自重而後人
重今彼且不自重也何以今上重邪愚故曰下亦過天下之人
既不用阻而上之人復名用而實阻之是以兩病今誠欲

明倫彙編
卷之四

十一

此言議
任以要
其常

此言議
任以要
其常

亦非也。無亦其人。不惟其教乎。蓋設官分職。特以熙庶績也。非以充位舉賢。選能所以勵庶官也。非以備員其人。誠賢無論制科。若舉貢。咸所當舉也。其人誠不賢。無論制科。若舉貢。咸所當斥也。有則多取之。不病其為贏。無則寡取之。不病其為乏。以才之有無為舉之多寡。而不以例之多寡為人之進退。則賢者益奮。不肖者不得以苟容。海內之士。莫不淬礪竭蹶。以企上之舉。而理道張矣。

國朝理學名臣考議

李沂 題吉上

我朝崇儒右文。特隆往代士。遭逢盛際。象上意指。亦往往親身砥行。以志節相尚。用能砥柱頹流。型模神聖。而儒道藉以廣焉。蓋在天順成化間。以理學名家者。有若薛文清之深醇。吳聘君之嚴重。陳布衣之端默。陳檢討之主靜。胡敬齋之居業。陳克庵之講求。張東白之實踐。羅一峰之切直。周翠渠之篤古。莊定山之超詣。黃宋軒之馳譽。名理章楓山之冥悟。玄機張古城之深探。理奧蔡虛齋之精研。蒙引鄒汝愚之孝務。深造之十有五人者。並以軼代之才。起世之議。啟聖賢之局。鑰袪末俗之牽纏。其志量節槩。真可愧夫。矜悅富貴。徂喜功名者。倘所謂儒林之風。李海之龍。非邪。嘗以楊廉紀贊評之。堅忍貧賤。資硬如鐵。與栖遲海濱。水月自娛者。同一恬澹平生。議論詩以見意。與晚豪于詩。傲睨箕踞者。同一酒樂。立朝方嚴時輩。宣詣與經筵陳說。懇懇納諫者。同一忠耿。蒼山力諍。再起而臥。與上元煙火語戒。褻狎者。同一亮直。開閣云。叫遠誦西南典。星夜飛章。懷忠自效者。同一孤憤。數臣操行純意。未易軒輊。第元頑。鄒智蚤稱奇童。見天才之迅發。與弼章懋進修。不倦見晚節之堅貞。斯文絕塵之逸足。而士評之所優也。若夫讀書一錄。豁千古之顛蒙。綱常二疏。扶百代之名教。其惟薛公瑄羅公倫乎。其他起見偉識英聲。勁氣大都。開兩公之風。而興起者。乎故理李第一忠孝狀元之稱。迄今以為實錄。嗟乎。邇玄風於往籍。仰山斗於前修。余下兩公。竊所慕焉。九原可作。余願為之執鞭謹議。

焦狀可膠

米之口訣

十七

廿八

此上比目

卷之四 議類

之我欲永樂間立上林苑監倒牌品秩畧高權任稍重以監督
鑄造二者之法既皆得人任之而又精擇主計之臣以提攝
利權必得其有心計善守法如漢之張蒼唐之劉晏宋之陳恕
者為之庶幾有濟不然以龍鍾關劣之徒而望其為國理財難
矣惟

明天子崇富國大臣於是而加之意焉固足國裕民之大端也
謹議

廿九

東漢論

方華儒侍讀學士

宋太史公曰天下之患固不可逆料而預防之也吾計禁乎此後世之患出
乎彼吾謀杜其西後世之患生乎東禍亂之端神藏而鬼伏常
發于人而不可疑之地而起于世所倚賴之人雖知者何由而盡
備哉然古之善處國家者每事豫其始而考其終喜其成而憂
其敗四海之事千載之業綜包參覈于吾之胸中而定他日為
濟手之患之大小緩急推其得失而為之備使禍害之發不至于亂亡
則庶乎可以盡吾心焉耳固非迷塞消沮能使之久而無患也
武王周公之初定天下其心豈不知封建之弊必至于并吞削
弱而不振也哉然恐變此道而更為異法未必若封建之可以
安且久也故且勉而為此便治之有道者可以無亂失其道者
亦不亟至于亡不敢過為矯激難守之法以為將來患也乘舟
而渡水時有覆溺者人終不以一溺而廢舟駕馬而遠行或有
蹉跌之失人終不以一跌而不駕亦在乎補其罅漏不完之處習其
拙捷疾徐之節使慎之而已前漢王莽之篡在乎元成失道上
無明主下無正臣故莽得恃太后之勢而行篡竊之計非以三
公輔相委任之權太重而然也光武過懲其敝而力矯之不忍
三公以事而政歸于臺閣其後遂成宦寺之禍而漢卒以此亡
光武為莽之得成其篡者權太重今吾奪其柄則其害可除矣
孰知宦寺之禍反有甚于輔相者乎此不熟究其大小緩急之
故也夫莽之篡漢以母后臨朝外戚預政而致然豈委任太專
之罪哉光武能著為今典藏之宗廟俾後嗣有幼君在位當選
厚德太賢之士為三公以輔之而不許母后外戚臨朝預政則
其害可以息矣不此之思而惟罷三公之制宦寺之興始於此

結語
武之鏡于求治而未達乎大體也

以傳聞之命受機之寄而妄作威福奇外有
人謂以詩其柄內無母后為之依怙雖曹節王甫充區手宮闈
亦何患哉可疾者不疑而疑輔相本路之弊也遂使三公除拜
以各道置者而游離欲免乎亡亦難矣三公之位古所謂其
職治天民者也苟得當世之賢才而置諸位撫手而責其成
功可也專橫之禍何自而致哉事變亦重矣然必察之以至明
推之以至公處之以至當徇斯須之細故而輕于變更惜哉光
武之鏡于求治而未達乎大體也

魏徵

王瑋倫林學士撰忠文公

魏徵言於太宗曰願陛下下傳臣為良臣無使臣為忠臣也君
子曰人臣委質以事君其義一也而以忠為忠臣良臣之異者
則以其君有道無道有不同焉耳人君各道人臣且道以事之
而明哲以保身故謂之良臣君臣之名兩全而無失此蓋君臣
之常道也人君無道人臣不容終其道而殺身以徇之故謂之
忠臣君臣之名兩敗而不全此忠臣之變者也忠臣有為湯
之為君則皋陶伊尹周召之流因而為良臣有夏桀殷紂之為
君則龍逢比干之流因而為忠臣焉使君為桀紂而臣為
龍逢比干之為忠臣人臣之所鎮乎空手魏徵奉高以為太宗吉
也且三代而下受諫如唐太宗之為君盡諫如魏徵之為臣可
謂冬極其至無愧乎君明臣良者矣而徵猶為忠臣何哉為乎
此正微之所以為善諫者也微之意以謂君有道則臣得為良
臣無道則臣必為忠臣願陛下為有道無為無道苟為無道
則臣必將為忠臣矣足殆欲繩其君使不得為無道云耳不然
忠臣雖異務要為美名而微亦何擇焉蓋微非為其身謀實為
其君計籍令其君以無道見譏於天下後世而已獨以忠節聞
於後世都顯號臣倚美名而臣主之善惡立也抑微之為是言
蓋亦深知太宗之足以為有道矣苟太宗果不足與為有道也
則與龍逢比干遊于地下微其寧有貶哉幸而太宗力致貞觀
之治而終為有道之君雖微之所以諫之者非一端安知非忠
臣良臣之論有以啓之也雖然良臣未始不為忠而忠臣未始
不為良者也微之此言殆有矯而言之世齊庸回之臣常陷塞
默惟以持祿固位為務者將必坐視其君之昏愚疾而無所匡

故曰樣貌微良臣之言以為解卒致人主有兩敗之禍焉乎此又徵之罪人也

原諫
臣之職莫急于納諫。人臣之職莫先于進諫。納諫難矣。而進諫尤難。進諫之道有二。曰諷諫。曰直諫。諷諫固難。而直諫又難。是故引義託物。從容開譬。不動聲色。而其說已行。悟主意于片言。置君德于無過者。諷諫之謂也。危言切論。刺虎牙。批逆鱗。正色而不可犯。顏而不忌。必究其說。乃已。雖殺身而不顧者。直諫之謂也。禮上諷諫。而下直諫。豈不以謂諷諫以悟主。將君臣兩全其美。名直諫以匡君。則君或至于遂非。臣或至于蹈禍。是君蒙拒諫之惡。而臣獲盡忠之害也。故曰。人君之納諫。為難。而人臣之進諫。尤難。進諫之道。諷諫固難。而直諫又難也。雖然。為人臣而事明君。諷諫直諫。蓋無施不可。不足以為難也。苟事暗主。而用直諫。則禍鮮不及其身。而況於諷諫。其將若之何。於此二者之諫。均為難矣。嗚呼。唐虞三代遠矣。近而論之。漢唐之世。號能納諫者。莫如文帝。太宗。為盛矣。文帝寬仁。盡下羣臣。雖切諫。常假借納用之。若馮唐之論。頗牧。張釋之之論。晝。夫所謂諷諫也。及賈誼論時事。則流涕痛哭。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指人鼻為說。所謂直諫也。而文帝皆容受之。太宗英明。能斷從諫如流。導臣下而使之言。如魏徵之言。昭陵王珪之論。廬江所謂諷諫也。及魏徵疏十漸。極陳時政得失。和孝孫謂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所謂直諫也。而太宗靡不優納焉。是則以直諫諷諫施之。則君罔無乎不可也。若夫蕭望之。張猛。京房。言石顯于元帝。王章言王鳳于成帝。王嘉。鄭崇。言董賢于哀帝。李膺。陳蕃。范滂之徒。言閹宦于靈帝。長孫無忌。褚遂良。上官儀。言武氏于高宗。張柬之。輩言韋氏于中宗。孟昭。圖言田令孜于僖宗。然皆不免于

語大
有開
即今
主語
當亦
無色
安

殺身是事暗主固無事于諷諫而因直諫以陷禍亦理之所必
至矣嗚呼知無不諫而諫之以直者人臣之分也傷于直而陷
禍不測使其君蒙拒諫之惡而已獲不忠之害者非人臣之得
已也自古無道之君其過行非一端也而莫大于拒諫言而殺
諫臣拒一諫言殺一諫臣其事若未害也而家國之敗亡輒不
旋踵殆如燭照而龜卜不亦深可戒哉

增定皇明館課
夫之曰論類

廿五

萬曆 三十八 年	嘉靖 三十八 年	隆慶 六年	萬曆 三十八 年	隆慶 六年	萬曆 三十八 年	隆慶 六年	萬曆 三十八 年	隆慶 六年	萬曆 三十八 年	隆慶 六年	萬曆 三十八 年	隆慶 六年	萬曆 三十八 年	隆慶 六年	萬曆 三十八 年	隆慶 六年	萬曆 三十八 年	隆慶 六年	萬曆 三十八 年	隆慶 六年	萬曆 三十八 年	隆慶 六年	萬曆 三十八 年	隆慶 六年	萬曆 三十八 年	隆慶 六年	萬曆 三十八 年
原文 為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序三靈管攝萬 物不然則一介之小夫耳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 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鳥獲能之君子不之貴者以其 易乎小也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 者以其驚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也攬而為文 無所不參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 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規殿兔淵運行不息其地萬榮纏次弗 可吾文之焰得之崑崙玄圃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嚴邃吾文之 峻得之南桂北嶺東瀛西溟杳渺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 焉波濤與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雲翕張之雨露潤 澤之况芒恍惚曾莫窮其端倪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 增定皇明館課夫之曰論類	廿六	氣而化翼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 可以枚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 之萬世為經賢者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過昭 明日月而不忒調變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乎天道湮 微文氣日削驚乎外而不攻其內局乎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 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系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 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肯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文 之形也何謂八冥許者將以賊夫誠隨者將以蝕夫圓庸者將 以濶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骨髓也 完陋者將以革夫博味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骨髓也 何謂九蠹滑其真散其神標其氣徇其私滅其知麗其弊違其 天味其幾爽其真是九者必文之心也有一于此則必蠹矣而	宋濂翰林學士	宋濂翰林學士	宋濂翰林學士	宋濂翰林學士	宋濂翰林學士	宋濂翰林學士	宋濂翰林學士	宋濂翰林學士	宋濂翰林學士	宋濂翰林學士	宋濂翰林學士	宋濂翰林學士	宋濂翰林學士	宋濂翰林學士	宋濂翰林學士	宋濂翰林學士	宋濂翰林學士	宋濂翰林學士	宋濂翰林學士	宋濂翰林學士	宋濂翰林學士	宋濂翰林學士	宋濂翰林學士	宋濂翰林學士	宋濂翰林學士

應轉

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鳴鴻林而登吟也水湧路溪而火燭螢尾也不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蟻塚以生于甕盎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芥小夫不亦可悲哉

西定堂明館課卷之四論類

卅七

深慮 慮天下者常當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
提然而禍常發于所忽之中而亂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豈其慮
之未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情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
及者天道也當秦之世而咸六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為周之
亡在乎諸侯之強耳變封建以為郡縣方以為兵革可不復用
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于隴畝之匹夫而卒亡秦
之社稷漢繼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為諸侯以為同姓之
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殺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
而分其勢以為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
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為之備而其亡也皆出其所
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
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
君不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夷狄此其
人皆有出人之智負蓋世之才其於亂治存亡之幾思之詳而
備之密矣慮切於此而禍興于彼終至于亂亡者何哉蓋智可
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
鬼彼豈工于活人而拙于活已之子哉乃工于謀人而拙于謀
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
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
使天眷其德若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
肖者足以亡國而天亦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
結于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終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无危亦
此理之所必無者而豈天道也哉

方孝孺侍讀學士

方孝孺侍讀學士

謂奉以立諫楚文王而自刑左氏稱之為愛君余謂不然君臣之際固有常道矣賢者之事君不為違道之行以危身不為難繼之事以駭世順其常不微異名守其職使後可法如斯而已不敢微倖以圖志之必達事之必成也故君有過舉則積誠以諫三諫而不從則避其位而去之安可臨之以兵賜之以威而劫其君哉語之而不聽則誓恨之咄咄之俾不敢肆此制嬰兒之術耳為有北而事君而以嬰兒視之哉先王立為上下尊卑之分俾為臣者嚴守之而不敢僭所以杜亂也馬之在野三及牧豎鞭之而無罪及加羈勒而入君之閑雖國之貴臣不敢視其畜而跳其鬪豈誠重馬哉尊其為君之所御耳豈馬驕易細故也先王所以嚴為之禁者吐慮天下深矣况以兵劫其君

論類

四

者乎或謂君為非義則將危社稷大臣以安社稷為心行權以格君宜若無罪焉是豈得為權哉事固有可以行權者矣然賢者猶難之若君臣父子之分天下之大經也父暴而違道子烏可行權而諄父乎舜聖人也瞽瞍頑夫也舜視其父之惡愛之然順之不敢見于色殺于詞舜豈不欲格父哉盡子之道而使父化乃所格父也紂之暴可謂甚矣其子紂之威微子紂之昆二子皆賢人也至親且賢事暴君而不敢失人臣之禮或屈而為奴或待其亡而去之二子豈不知社稷重于君乎終不忍劫其君者知君之大經重于社稷也魯季之君雖有過非紂之甚也魯季為臣非若二子之親且賢乃忍劫其君而不顧蓋激于小忠而不知大義者也馬得為愛君乎君子之予奪人將以法蓋于後世不可苟也劫君而謂之曰愛君將使奸臣亂賊欲行暴戾之事者皆伏愛君之名以自文其禍後世可勝道哉然則定代終之

論類

方孝孺侍讀學士

方孝孺侍讀學士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已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道銷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身全而主安生為名臣以為上恩無光百世昭耀簡策斯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手末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于既敗之後約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為之報先聲名列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為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友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素身吞炭謂其友曰此吾所為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又觀所勦三躍棄子責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獨死于智伯讓應之曰中行氏以眾人待我我故以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余

論類

四

愧矣既規之事雖讓任章之事現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二子以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絳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絳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而死之智謀忠告已無愧于心也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書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遂其志之時為讓者正當陳力就列諄諄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守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于人而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焉必敗必亡亡則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必必於於是日伯雖冥頑不靈感其忠誠無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于斬劒而死乎讓于此時曾無二語開悟主心

四

集 92—141

借其宗也。則依其高帝誅秦而立韓公子。成及項羽殺成。則又依高帝殺項羽。陵仇復。耻雪。則遂謝病。辭殺。託從赤松子。遊以明其心之為韓也。使員當入鄧之後。投戈解甲。翩然辭吳。之爵祿。而退處於深山長谷之中。以示其所遭之不幸。豈不可長公傳。以全歸之孝哉。惜乎志不及此。而反以說見禍於他公之手也。

卷之四論

四王

陳平論

程欽政

西漢之士其策事以利而不以義。若陳平則其尤甚者。其何事而利之以淮陰。族之事而知之。夫呂氏之殺漢千古之所共憤。而子以為平實漢之呂氏特成之耳。方人之告侯反也。高帝自意之不決。問於羣臣而不決。其不決者豈真不知之哉。誠有以惡侯之罪而念侯之功。故徘徊猶豫持兩端而不決。當此時也。得好我者一言則生。好利者一言則死。侯之死生係于人言。豈不容髮而帝廷。決於平為平者。豈對帝曰。侯定列國。取項羽。握重兵於外。十年額不反。今天下已定。裂土而王。其志固亦足矣。且侯素號明習。豈不知天命不可以僭。即此觀之。則生豈之妄。不言可知。陛下宜抵告者罪。而取上變之書。城之。行侯以下。無他則侯必束身歸朝。解首請罪。其對漢之恩益深矣。臣即宜堅而為國之藩籬。益固此策之上也。且告侯。其意偽未可知。而叛變大罪。固不可以輕加。亦不可以末減。陛下宜使親信腹心之臣。覘於楚之境。上人惟不為則已。為則自有不能掩者。覘之而得其實。則使使持節召侯。召之不至。然後六師移之。未晚也。偽則立速斬告者。以安功臣之心。仍以重書徵侯。此策之中也。若從羣臣之言。不論事之真偽。遂與無名之師。則侯之反。形未且。雖家室一喙以除。侯之當誅。其孰聽之。陛下新一天下之初。事多未遑。而首戮元勳。則人人自危。雖左右服後之臣。亦為之望。懼矣。使陛下果若人言。則策之下也。平計不出。此理也。陛下精兵執銳。楚諸將用兵。與侯如此。而兵之是移之反也。豈獨為陛下危之。豈非所謂人墮坑。非不一引手救。反刺之。

且下石焉者乎及帝聞其策則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
陛下弟出焉非雲云諸侯千陳楚之西界侯聞天子出莊其
勢必無事而却對而擒之此特一力士耳是果何幸語哉正
是建之所謂諛言孔子之所謂利口孟子之所謂逢君之惡者
也嗚呼平一言而使高帝為無恩之主元勳受無罪之誅平亦
不義之甚矣或曰矣雖被擒至洛陽救為侯固未死也而遽歸
於於平無過甚乎曰人之禍福必有胚胎平之計一行而末央
之事已絕于與王逆所謂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者也
平蓋不足責矣予獨慨夫古之大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
下而不為而高祖過甘心於平以得矣為漢子孫無窮之利
世降愈下而義利之辨愈華蓋使人有不勝其慨者矣

曹操論

臣敢政臣即為書

曹操之在漢人服其智而操亦以之自況曰吾豈四目哉但多
智耳以予觀之操豈足以言智哉操之所以不即敗亡者天幸
也夫操之圖張繡于穰城攻劉備于徐州也田豐嘗兩說袁紹
以禦許矣其語多平當渡也孫策又嘗定部者以禦許矣其追
擊紹擊烏桓之圖人嘗謂操以禦許矣使三子者之計一行
則操之敗亡豈待遠慮而袁紹不能盡人之言孫有暴客之禍
則操之非天幸可乎或曰操雖遠征亦必有居守之臣留此
之兵以備非常之變則操許之棄烏能保其必勝哉是大不然
方關羽之取襄攻樊也操固已相視無備惟議徙許都以避其
銳然則明知敵乘不能起為之所而況于出奇制勝者哉操之
是蓋慮矣而猶以多智自說吾誰欺乎古之智者必以誠為之
先持所謂穿窬之權耳烏足以言智

原教

程敏政論休學止北部書

天下未有不資于教而能有成者中庸以教配性道而孔子以師配君父其教之難也古之人自始生至于長老無非教者故禮有胎教有能食之教有能言之教八歲入小學有洒掃應對進退之教十有五歲將責之成人則入大學而有脩己治人之道受教而至于脩己治人則為教者亦難矣中古以來所以為教者有二焉一曰人師一曰經師二教分而後人才之成不逮于古田何之易大小夏侯之書齊韓魯之詩大小戴之禮左氏公穀之春秋當時之為教者非不行而受教者非不從也要其成則脩己治人之道蔑如也此經師者之教也彼人師者亦何異于干戈亦固不能外六經者以為教特能成人之性而已故受教者脩己治人之道咸以足用若孔孟是已下之若王通

人師經
師及
成章持
此以教
天下皆
有脩己
治人者
人各復
其性而
已降及
後世與
圖既廣
民偽滋
興人主
不能以
獨理故
以政付
之羣有
司而以
教付之
學官今
之為學
官者實
祿之界
而責之
重矣任
是責者
豈不甚
可畏哉

唐高宗

謝鐸國子祭酒謚文肅公

天下之機不在此則在彼故智者慎焉方其機之未發也彼猶有所忌而不敢遂發而彼得以制之鮮有不及於禍者此高貴卿公之所以見弑於司馬昭而實武陳蕃之所以見殺於曹操王甫也而况宮闈之間夾在肝腹機不容髮我仗之而我發之乎然則高宗之不灰於武氏亦幸也已且武氏擅高宗生殺之權而用之豈不意其有不平之忿而懼其機之或發也及其既發而高宗黔鵠之投止于是乎是亦何止君不密則失臣也哉殺儀則弑高宗之本也然而殺后殺妃殺太子大臣而高宗得以及歲於三十年之久者武氏何憚而不為哉蓋亟除之以先天下之惡不若姑置之以為天下餌是固曹操所以處漢獻之知也於乎其亦可畏也哉

唐高宗明帝

五十

曹參論

謝鐸周子祭酒語文肅公

天下之治惟其時識其時而酌其事之當與否斯善治天下矣
 方秦氏之吞併諸侯也阡陌井田郡邑封建坑焚學校秦先王
 之法而盡夷之常是時天下之民塗炭已極繼其後者又從而
 終復之幾何不為該下之項乎參之相漢有見于此遂訪諸蓋
 公求黃老之說一以清淨無為為治彼以其猛我以其寬彼以
 其擾我以其靜一矯而反之以苦于多事之民一旦得見無事
 之治是猶出烈熾之中而沃以清冷之水故民安其治而歌之
 所以轉二世之秦為四百年之漢者參亦不為無功焉參之治
 固可謂識時矣然吾猶有惜于參者蓋時雖厭于有為而事之
 不可不為者君子不容以繁不為也參之意惟恐一事之為未
 能益民而先已擾民乃至一無所事終其身惟蕭何之法是守
 抑不知何之佐高帝也僅偃于馬上之治當時制度大抵秦
 之舊而已先王良法美意之變于秦者曾聞其能修什一于千
 乎乎况時至孝惠秦灰已冷楚坑已平此雖之聲未聞屠牛之
 鋒未挫可以有為之日也帝察參不事事且使其子諫之帝亦
 非常主矣使參能與帝有為三代之治未必不可挽而上也奈
 何一意矯秦遂至酣歌廢事卒使漢家之治因循雜伯而已於
 乎參但知清淨之藥足以調擾亂之民而不知王道之救粟所
 以養民生者不可一日無此所以徒能聚秦民之疾苦而終不
 能復元氣於三代之時之民意漢之所以為漢者以此漢之所
 以止于漢者亦以此

王親

邵寶翰林學士禮部尚書

或問王廷親微不或建成之誰而從太宗君子以為害於義然
 歟曰不然王親之於建成非君臣也何必難之有子游問曰喪
 此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
 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王親承高祖之命而為建成之輔建
 成固不得而臣也王親何從而為之歟曰其事太宗可乎曰
 不可王親義當必者也何也以建成之難繼不當以高祖之
 命則不可不為也曲禮曰國君死社稷大夫必眾士必制受君
 命而輔太子其為制也尤重安危榮辱死生以之今有人焉殺
 其所輔而奪之位而慈然莫之省則何以復君命矣且太宗以
 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是有無君無親之心比於篡弒特一間
 耳在春秋之末所謂人人得而誅之者况為其輔者乎王親外
 折宗也此輩力致討而後已焉可也故王親雖不當死建成之誰而
 不可不死於高祖之命也如之何其事太宗也曰或建成則成
 於高祖則成於有異乎曰成非異處必為異均一也此是彼
 非義則然耳故王親之不能死固天理人心之所不與也然以
 建成而責其君臣之義則彼猶得以辭其責以高祖之命責之
 見其絕
 結亦
 不可曰由尹氏之論此乳臣賊子所以接連於世也烏乎可

事難

一即寶尚書文簡公

王父修
守侯公
評
事之難者天下有之矣然東萊呂氏獨以祭仲之女子南之子
之聞將殺父也以為天下之至難而君子之所當先講者方
引伐國不問仁人謂君子必無此事而不必講也予謂天下之
事亦可以意度者亦有不可以意度者對孝子而公言將殺其
親則世之所無也假令彼不吾告而或偶聞之而或陰得之亦
將推托於不知而聽其自戕哉棄疾於子南父子也於楚子君
臣也當是時子南在楚蓋僭越之甚而無君之漸萌矣而一旦
君以殺其父告使棄疾而決命則子南必先而於楚子否則坐
視親之將見殺而不顧也由前則黨父以難君由後則從君而
親父忠孝之罪人棄疾易逃焉為弃疾之道者既聞是命必免
刑徒號泣於庭以告其父曰吾族有士於國世食其祿以為
臣至公王之弗強一國之所知也而吾乃獲其威權利其寵靈
淫國人上下皆謂主降臣偏王亦不自安將有變於吾族竊恐
有變吾族者雖王亦不能止也者弃位出奔以全先大夫之祀
乎如是則則至於再三假令不從則再拜而自盡若中主之為
者吾親之心庶其有感而君父之難萬一可解也豈不愈於自
經於溝瀆哉不然父起若父生則子不敢必父死則子不敢
生固常情也今不此之圖乃曰父戮子君君焉用之洩命重刑
臣亦不為何為者耶若夫雍姬之事則尤有可論者父者子之
天也夫者婦之天也國君殺大夫而專之非法也且命其壻以
賊其舅君非義令臣非義去君不可諫夫可諫也諫其夫以逃
不義一舉而全二大此雍姬之道也諫而不從夫道絕矣則告
其父而自經焉以明吾心其亦可也雍姬不明此義乃洩其謀

而謂其夫被戮以死豈不誤哉雖然弃疾不惟可以諫父而亦
可以諫君雍姬不惟可以諫夫而亦可以諫父不從則父之
於君猶必於父也或於父猶必於夫也或於君為忠於父為
孝必於夫為義嗚呼孰謂天下果有難處之事哉

卷之四論類

五四

春秋論

章句 諸葛亮書諸葛文

聖人在上則以其道行賞罰于天下而立二時之政治聖人在下則以其道寓賞罰于筆削而立萬世之政治先王之世五服以命有德五刑以討有罪此賞罰之實也夫子作春秋榮筆褒貶一字之褒貶錄錄于片言之貶是乃不賞之實不罰之實也賞罰之權僅可施諸其身而春秋之賞罰則其身雖歿而不滅也賞罰之權僅能勸懲于一時而春秋之賞罰則足以勸懲于千百世之久夫子雖窮不得位其功顧不大有位者歟或者乃曰賞罰者天子之事夫子病諸侯大夫之僭也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道雖在我亦不肖為有位者之事嗚呼為此說者何其不知春秋邪夫位者天下之公器道者天下之公理天下寧有位而不肖乎

公而進私者乎位之所以公者以道存焉馬道之不存位獨能公耶首止之命周惠王將以私愛易嫡齊桓公合諸侯以定世子夫子則許之鄭文公奉王公而不與盟夫子則責之是皆以道不以位也道之公所以匡其位之有不公者也夏商之季位不在湯武而道在焉故湯武奉天命以行賞罰桐宮之際位不在伊尹而道在焉故伊尹奉先王以行賞罰道之所當為皆不為僭其僭者皆不合乎道者也周之既衰禮樂征伐不出于天子而亂賊肆無所忌也故夫子脩春秋明王法以誅亂討罪亦道之不得不然耳然于每歲之首必書春王正月以見春秋之中或子或奪或進或退其所賞罰之者皆王也而已無所與焉如是而假天子之權何不可者而猶以為僭乎或者又曰夫子作春秋賞罰之權不以自予而以予魯曰此魯賞罰之地蓋魯

春秋論

五十六

為周公之後故假以天子之權是亦不然孟子記孔子之言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素王寔任之也而曰不以自予可乎春秋之作上以續往聖之道統下以立萬世之人誼所以為百王不易之大法將以公諸天下後世而魯私以為魯執若以春秋為魯史為魯之書則夫子不過假魯史以寓王法耳未見其與魯若以請討陳桓為魯史之證則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亦非專為魯也昔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夫子猶或非之曾謂魯為周公之後而獨許其假天子之權乎是皆不通之論也此其為說蓋陷襲漢儒周王魯之言而曲為之辭其不足信也明矣

南人不可為相論

王鑒 傳太學士

近世有為宋人之言者曰南人不可為相有諸曰有之然竊以為過矣昔者舜生於東夷禹生於西羌如以其羌且夷也將舜禹亦不可為相和湯之立賢曰無方周官之命三公曰唯其人三孤曰唯其人不聞曰唯其地也春秋時楚與吳爭未能通于上國然是時楚之相有若令尹子文孫叔敖皆能以其國霸其餘若子胥往吳蠡種往越而仕晉者尤多故曰唯楚有材晉寔用之然時吳亦有若季札公孫聖魯有若計然亦能以其君顯彼數君者豈嘗惜才於上國邪自漢以來其名相有若蕭何曹參唐有若張九齡陸贄宋有若范仲淹范純仁范成大歐陽脩周必大杜衍若此者為賢耶為不賢耶相得若人焉其亦可矣文章事業亦有可觀矣以其南也將盡廢之耶當晉宋之季偏安江右亦安得此人之相之然晉有謝安謝玄吳有陸遜陸抗宋有宗澤李綱文天祥之教人者可以將可以相假而生今之世將用之手將以其南而不用乎夫物之產於南者多矣錦綺羅綺南金珠璣象牙犀孔翠檀楠豫章餘若摘苞竹箭山之珍海之錯調載而北人皆悅之實之至以人才何獨不然為北者留為南者去可乎不可也議者又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氣自南而北故南人不可用也予又非之南北對立干天下南主生北主殺故人君向明而治孔子曰南者生育之鄉北者幽陰之地南可以為亂乎即子之言可信然則孔子非執議者又曰宋用丁謂王欽若王安石卒以亡宋是三人者皆南產也予又非之亡宋者果三人乎果三人也舉止三人可也今夫一家之中有賢有不肖人安得以三人而槩一方自漢以來竊國之

以謂北人李林甫韓休胄之教人者出於南乎北乎北也亦將以其人而廢其地乎大抵天地之開也有漸氣之盛也無常三代以上南東未盡開也故周之人才盛於西漢以來盛於北晉唐以來漸轉而南至宋南渡則中原文獻皆在南矣故國朝之興發自南眼一時元勳皆出濠梁之其後名臣預輔如三楊蹇夏近世名臣出於南者不可勝數由是觀之南人亦何負于天下乎而必欲廢之耶昔六朝分製南以北為塞防北以南為夷狄今天下一家同為王臣奚不相悅如是哉亦見其不廣也然則宋祖為南而有是言曰宋祖之言果可為萬世法乎然嘗聞宋祖之言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不聞其曰須用北人也是時南北相訾則斯言也安知非北人者偽為之而誤傳之抑議者曰如子之

論北人

卷之四論類

至公

漢立韓信為齊王
 王文公曰：其矣。御將之術不可尚詐為也。尚詐則變生而天下始多事矣。
 何者？慶賞刑威，人主之操柄也。勲庸勞勩，人臣之職然耳。盡其
 職而不望其報者，鮮矣。在操柄者，御之何如耳。功蓋天下
 常加以天下之賞，非濫予也。夫人之受之者，非悅冒也。何至於
 使人說說自鳴而後不得也，而升之也，譬之養兒者，啼則予之
 以果，果有盡而兒啼不止，將若之何哉？則塞口止啼之術不免
 於一試焉。啼止兒驚，呼其危矣。韓信造漢之功，非諸將比也。定
 三秦，分楚勢，舉趙赴燕，擒豹虜，代不勞血刃而克全齊。天下甫
 定，秋毫皆其建力也。且燕秦虜何如人也，而裂土稱孤，信
 之心能慨然而平也乎？漂母有飯信之恩，尚欲厚報之，而况有
 定天下之功者哉？此假王之請，不能不挾之以坐邀而不賞之
 故。王之於登壇之日，於漢未有尺寸功也，而遽有大將之授，公而大功
 既建，將何以賞我乎？請而欲王，即王之設，其意欲無厭養寇
 自利而邀致大號，欲帝亦將帝之否耶？吾見良平之智，詐有時
 而窮而高皇之賞，實不足為功臣勸矣。觀於約會後下而信與
 彭越失期，生待分地，此其情可見也。使其舉足一向隅列三分
 有智而不知其，漢又增一敵國矣。良平將奈何哉？亦聽其自帝矣乎？抑舍之而
 待其自發矣乎？呼吸之間，乾坤復裂。况天下服其勇，震其威，其
 子餘焉？其鋒所及，將席卷而歸矣。嗚呼！良平之術之窮也，請王即王之
 非劉氏之福，將使乃公當食矣。第食未熟，豈容他人先索
 指耶？欲塞其欲，先召其相矣。良平又當若之何哉？夫惟信之頑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詞卷之四畢
 周氏萬壽
 後平之詐術，晚年發露而不妄。高皇之覺也，顧命之餘，謂呂
 后曰：平智有餘，然難就任，見其肺肝矣。嗚呼！帝不祖平，亦危矣
 哉。

增定國朝經世宏辭卷之五

太原 王錫爵 元駁父
四明 沈一貫 肩吾父

論類

續志林東漢論

王維翰翰林學士

光武遭漢中衰，紹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而乃效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繼以明章，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自三代以來，風俗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君子曰：國家風化之成，非一人之為，一日之積也。為之非一人之故，行之也無弊，積之非一日，故守之也。有素此所以成而益隆愈久而不替者也。周之有天下也，始于文武，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之教，陳禮樂絃歌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尊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天下，繼以成康，持盈守成，世篤忠厚，當時風俗之隆，比屋可封，蓋垂裕乎八百有餘年之矣。豈十人之一日之積哉？成周之後，言風化之美者，無如東漢矣。然非光武躬行于其先，明章繼志于其後，皆敦尚經術，修明儒學，以為務，則其效之所至，亦豈能底于盛極乎？是故自建武永平，以至于建初永元，上而朝廷，下而鄉閭，莫不以名節相砥礪，而不肯一毫苟且，以自詭，相帥成風，翕然無間，此其俗習之美，雖比隆成周可也。及乎元興以後，閭閻墮敗，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而漢已失其操柄，綱紀大壞矣。然在位公卿大夫，有若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皆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戮力，用公議以扶其

名節之

危，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回撓，至于勢有不容，而機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其忠則有餘。天下之士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如符離郭太范滂許劭之流，咸立私黨，以救其敗闕，而其甚者，至于解印綬，棄家旅，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或且以不得與共為恥，以故百餘年間，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而猶莫不以直漢為辭，難以曹操之奸雄擅強，大覲非望，乃至殛身不敢背漢，以自立，豈不以名義有在，知所畏避，而自抑乎？嗚呼！尚論兩漢之習者，西漢必曰經術，東漢必曰名節，抑豈知經術者固名節之本，而名節之為效，其有係于國家天下為尤重如是夫。程子之言曰：後漢名節成于風俗，非自詩也。然一變之則可以至道矣。司馬之言曰：教化國家之急務，風俗天下之大事，惟明智之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效之遠也。至哉言乎！其政治之龜鑑乎。

王霸論

臣之問交乎在心自昔談尚之然權重者樹疑功高者積忌人情大抵然也交乎之不足而又非各以自堅則互方握兵於外而君之疑日膠於中忌者之說且如錐毛起矣即百象何以自解有生而伏青蠅已爾夫人臣之功將以重名竹帛載在盟府而奈何以自犯不測之險乎故善為術者計之早而防之嚴其所以其身甘自利之汗母寧王上有威震之嫌軍天下會我器我冒自好者之所不楚母寧身負不可詳之寬安其所以忌破其所必疑然後可以專制而無所顧慮也嗟術也謀臣策士之所託以自堅者也通是說者可以論王霸矣古者天子拜將親推轂而命之曰間以內寡人制之間以外將宣制之任何事也為將者亦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威何重也任事而主不疑威重而下不畏王之疑是運何術哉心之交乎三五所由伐今也周德下衰忠信薄矣君之所為降體而後節者非誠有心社稷之寄也不過藉其力耳臣之所為汗馬而樹功者非誠有社稷之忠也不過欲居其成功耳當其時列侯大夫以狙詐之智轉相傾危者比比也况秦尤虎狼之國秦王為人又怛中而輕食人彼建功譚笑之士得以功名終者幾何人哉此霸之所為日夜凜凜也伐荆之舉王蓋謀之霸美其不用霸者非新六十萬之師也以為而將恐不利於秦也王疑霸之心已隱隱伏矣既而疆起穎陽卒用之者非輕六十萬之師也欲急其功於荆不得不屈從其謀也而疑霸之心豈頃刻忘哉霸為秦名將一將而拔趙再將而定燕三將而滅三晉其樹大勳已非一朝不獨秦之諸將畏之敵國之君臣皆畏之忌其成而樂其敗

王霸論

王霸論 臣之問交乎在心自昔談尚之然權重者樹疑功高者積忌人情大抵然也交乎之不足而又非各以自堅則互方握兵於外而君之疑日膠於中忌者之說且如錐毛起矣即百象何以自解有生而伏青蠅已爾夫人臣之功將以重名竹帛載在盟府而奈何以自犯不測之險乎故善為術者計之早而防之嚴其所以其身甘自利之汗母寧王上有威震之嫌軍天下會我器我冒自好者之所不楚母寧身負不可詳之寬安其所以忌破其所必疑然後可以專制而無所顧慮也嗟術也謀臣策士之所託以自堅者也通是說者可以論王霸矣古者天子拜將親推轂而命之曰間以內寡人制之間以外將宣制之任何事也為將者亦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威何重也任事而主不疑威重而下不畏王之疑是運何術哉心之交乎三五所由伐今也周德下衰忠信薄矣君之所為降體而後節者非誠有心社稷之寄也不過藉其力耳臣之所為汗馬而樹功者非誠有社稷之忠也不過欲居其成功耳當其時列侯大夫以狙詐之智轉相傾危者比比也况秦尤虎狼之國秦王為人又怛中而輕食人彼建功譚笑之士得以功名終者幾何人哉此霸之所為日夜凜凜也伐荆之舉王蓋謀之霸美其不用霸者非新六十萬之師也以為而將恐不利於秦也王疑霸之心已隱隱伏矣既而疆起穎陽卒用之者非輕六十萬之師也欲急其功於荆不得不屈從其謀也而疑霸之心豈頃刻忘哉霸為秦名將一將而拔趙再將而定燕三將而滅三晉其樹大勳已非一朝不獨秦之諸將畏之敵國之君臣皆畏之忌其成而樂其敗

政要

高岱翰林修

論政之說有二：寬與嚴而已。經術之士恒主於寬，刑名之家恒主於嚴。主寬之說者曰：包舍偏袒乾坤之量，人垢納污山澤之常。故文正以重懷為與同高，而以寬仁而創建封之亡也。殊始於炮烙之刑，秦之滅也，禍胎於棄灰之律。吳德化者，聖人之所尚，而刑殺者，仲尼之所隱也。主嚴之說者曰：峻防則民寡過，寬禁則民多事。故大刑而難之者，眾水乘而溺之者，多虞。雍攝佐而西，世臣之家同於殊死，孔子相魯而少正卯之屍戮于兩觀。故鞭朴不可弛於家，而刑戮不可事於國也。愚則曰：二家之說有遺論焉。主於嚴者，雖切於用，然任法而少恩，終不免於刻核之弊。主於寬者，雖緣於道，然行文而寡效，亦不免為腐生之談。夫抵變而通之存乎時，推而行之存乎吏。時者，世重世輕之謂也。吏者，用舍進退之謂也。王治類

一為可無事言矣。要也者，其所以成寬嚴之用者乎？蓋政不貴嚴，貴於必示不貴寬，貴於清行之不。必雖嚴無以使之畏，用之不清雖寬無以使之懷。何也？法之行不可使人有幸之者，亦不可使人有枉之者。有幸之者，則人將不惟其伏法者之是懲，而惟其幸免者之是慕。雖家置一獄而日殺一人，無益也。有枉之者，則百人之縱不足以得民之悅，而一人之寬已足以傷民之心。則雖年省災而月肆赦，又何足貴乎？夫有幸之者是謂不窮也，今之用法者，吾知之矣。操如束薪急如絞絕，以為不知是不足以禁奸，而使民畏也。及而寬者，則又廢法而市恩，奸名而權論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宣惠，而使民懷也。然或寵而囑獄賄而竊獄，則其幸之者多矣。高下其手，輕重其情，又焉能無枉之

平放因於奸淫而姦伏於寢室者，懸于都門而盜賊千門。里民宣嚴之不足，我嚴而不必其萬一者之有可棄也。破械脫桎而寬之弊猶存，蓋輕刑而終棄之聲不絕。又其寬之未至哉？寬而不清，其無事者之有可憤也。夫不必於有罪之誅而一於求嚴，是欲燬石而增大於王也。不清于無辜之理而一於高寬，是欲惜殺而併視乎考也。嗚呼！石則可毀於王，何辜家則宜惜於考？何愛嚴不懲奸寬不彰德二者，胥失之矣。夫不懲奸則無以使之畏，而適足以資其怨之怨不彰德則無以資其懷之懷不懲不寬之則不肅而容其勢不得不厲其防而寬不可久是嚴不免於室而寬必至于窮也。後世不悟此義，故憤民之不畏也不曰不必而獨委于不嚴之失，憂民之不懷也不曰不清而獨歸於不寬之外，現則而毀獲繼繼而廢察則刑何由而東而獨歸於不寬之外，現則而毀獲繼繼而廢察則刑何由而東而獨歸於不寬之外，現則而毀獲繼繼而廢察則刑何由而東

高松脩撰左史

句注
轉入
又法
深處

毋足責矣君子之樂於小人亦可悲哉忠臣不得而卒寵于君
孝子不得而終愛于父貞女不得而暴志于夫良士不得而全
交于友嗚呼彼下何辜而罹此哉載稽史冊往跡具陳隱患沈
寃前仆後繼古今之相負者豈一人也是故晁錯削國計安宗
社可謂智矣朝衣東市慘何極焉然猶可諉曰深刻之賈禍也
屈原定令脩潔無私可謂忠矣汨羅之沉至今悲之猶然可諉
曰悻直之招謫也子胥之功何負于吳而有鴆夷之浮乎則又
諉曰君寵之不當也楚之美人何疎于王而有剗鼻之禍乎則
又諉曰嬖婦之患自見欺也西伯之聖足自全矣而萋里之囚
不免則又諉曰主臣之疎人易間也申生致胙分非疏矣而待
害之殃奚為而至則又諉曰父之不道人倫之變也伯奇拯婦非
不遇賢父矣而何至有伯勞之傷乎吁智如晁錯忠如屈平功

如子胥寵如美人聖如西伯威如父子聰如尹吉甫亦可保之
 而皆不能免則不及于以者當何如也然則古今之相負豈一
 人哉甚哉諛之為禍而君子之不可不難也夫泰山之礪可以
 穿石洪爐之火可以鑠金深擊之霧可以救天層山之雲可以
 蔽日賢人之行不堅於金石而巧言之毒甚于水火吾心之明
 不蔽於天日而雍蔽之患多于雲霧則諛之難難曷可勝言乎
 是故知吾有所善也則伺其隙以疑之知吾有所惡也則多其
 過以重之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未識吾之心也則微詞以嘗
 之未必吾之從也則他事以探之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勢所
 不達則因其嬖以致之語所不在則迂其說以及之如是者不
 可以不察也短其事而陽為不知其人述其語而故為不解其
 意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虐其核也則托於所聞恐其怒也則
 諛其所忌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反讎以多譽之而實以暴其
 短假事以深惡之而因以發其私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託為
 誤泄而卒諱之俟急叩之而後言因所讐論而汎及之若緩語
 之而不切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何也無故而然其中必有故
 也大抵或婉或直或急或緩或正或反或數或間或多至盈虛
 或少以片辭蓋山溪不足以踰其險淵海不足以同其深宵肝
 不足以比其絲浮雲不足以況其變機誠不足少類其巧鬼域
 不足以方其幻非有上智之明介石之守幾何不為所入而墮
 其奸哉吾見今之人猶多好為伺察易生猜忌寄耳目於羣小
 委聰明於險邪舍赫赫之正觀而探不根之浮議捐灼灼之顯
 迹而從無驗之單辭負知者自矜諱欺者耻伏溺中者不悟偶
 當者罔悔雖吾為說其詳又安知吾之果不敵于諛也

王司成
 朝廷之任官不知以國之不可無官而任之耶抑以官之不可
 非人而求人以任之耶如以人之不可無官而任之也則吾無
 所置議矣如欲為官而求人也則今之任官者豈不大可惑乎
 何也天之生才不必其全而人之于用不無所短故情其翎者
 不四其尺剛其喙者不具其齒是以古之用人不求備于一人
 而何後世之不然也今天動之則以雷散之則以風恒之則
 以日闇之則以雨冥不各專其事而司其令也使更日而為雷
 易風而為雨則必各帶化矣惟器亦然瑚璉不設于庖厨金甌
 不登於几筵琴瑟不奏于轅門戈劍不陳於祖豆用之不可枉
 也如此何復至于用人而易之甚哉後世之惑也極之以試取
 之以文則既無殊科而異類矣魚貫而登之鴈行而序之因其
 名之先後而注之官曰此臺諫此郎署以郡守此縣令此丞此
 簿此尉也未審其形貌而官可預擬矣是何據而知當其材乎
 言之精
 確及受命之後則尉轉而簿簿察而丞丞遷而今令權而守即署
 之吏則尉戶而夕禮昨兵而今刑雖藩臬之使臺省之長百司
 之職率是道也是其材果何所長乎文武之司各異用也今督
 學之臣或改而備兵如以為不長於文而長於武則未幾而又
 文矣南北之陞各異宜也今成南之將各改而禦北如以為不
 宜於南宜於北則未幾而復南矣撫臣之任兼兵紀也有事則
 以充制將者也而官至左右轄例當遷之不問其知兵與否也
 以充制將者也而官至左右轄例當遷之不問其知兵與否也
 其規天子不得而更其制動則曰此例也嗚呼例異天授乎抑
 帝王之所建制者乎是何愛國家之不如愛例也昔者衛靈公

之無道也使祝鮀治鬼神公扶圍治實客玉孫賈治軍於於得
 保於不亡而孔子稱之假令孔子為國必不使求治兵而由典
 客矣何也求治兵必阻於怯由也典客必傷於輕二子雖賢
 豈能枉其材而用之乎由是觀之可見用當其材雖亡國之大
 夫可與圖存用枉其才雖聖門之高賢難復為理今之人其賢
 者不賢于由求其不肯者不肯於祝鮀輩惟其所長而因以
 為賢遺其所短而因以為不肯用全皆失所據矣為之說者則
 曰委吏果田不易術而皆治司空司寇不改轍而俱理嗚呼是
 何遽望人以孔子乎

賢實 高修撰長史
國家之所以不治者賢否之清也賢否之所以不得者名實之
不實也雖有中主發不願治雖有亂世無不求賢然卒不能得賢
而致治者眩于名實故也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此即後世之選舉也又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即後世
之考課也茲唐虞之治所由盛也漢興雖魏張秦陋然其舉士之
科備曰孝廉茂才賢良方正至其任官也而其君猶汲汲然名
實之結縻是雖不告朔而猶有餼羊之存也故三代而下漢治
猶為近古魏晉以來其舉之者以文藝其考之者以簿書刻文
之字靡而破簿書之資格者固已難其人矣如是而欲求賢
才之於國家治誠孟軻氏所謂緣木而求魚者乎世之言治者
乃談於無賢而託於才難之說嗚呼世豈有無賢者哉高帝之
所與創漢者亡秦之所損也太宗之所與建唐者暴隋之所斥
也驪山徒隸之氓晉陽名募之卒一旦皆起而為純臣名將執
謂世之果無賢也然使秦隋而知其為賢則亦何肯損斥之而
資漢唐之用邪其所以損斥之者東於條格之謬障於毀譽之
言而名實之不實也明證幾二百季求賢非不至也所立之法
非不詳也所病者名實之眩而賢才之不多得也何以見其然
也今三歲而比士於鄉又會比于京師所得蓋千二百餘人此
千二百人者固輪時之選而弘化之才也今取其所試之文而
請之皆不宗聖而總賢崇王而黜伯非五帝之佐不列於議非
三王之輔不繫于藉蕭蕭房杜而下率置則舜信如所言是國
家三年之間得尹說旦輩者千二百人也而百度之未熙庶民
之未又內治之未修外攘之未振者奚以故也則取之者以名

大志正 應接不 應接不 應接不
未以實也然猶可談曰舉之姑以言俟其服官政而後試之
用也則有考課之法焉及觀其所以考之於用者猶如是也外
則羣長考其鈐轄而總之以制使內則臺省各考其僚屬而領
之于考功銓衡者又總攬而斟酌之是非不詳也然不公者或
徇於愛憎之私不明者或移於毀譽之謬不精者或蔽於簿書
之欺不勁者或憚於權責之撓貪酷而欲薄其罰則附於才力
之不及劉正而欲害其賢則誣以素行之不謹以廉舉者以貪
敗而不詰舉者之非以能薦者以罷黜而不効薦者之罪其甚
可感者則遷秩之後復以前任而罷之夫果不肖邪胡為而遷
也果賢邪又胡為而罷也幸謬若此其何以得賢才之實而服
天下之心乎今薦舉之疏給由之籍說不曰薦曰能曰勤敏曰
剛正曰慈恕曰公明其績莫不昭然有可紀述銓部錄此而進
增定皇明館錄卷之三
十三
也然而百度之未熙庶民之未內政之未脩外攘之未振者
又奚以故也則考之者以名而未以實也上襲下訛後踵前弊
往事已非來憂方永然則天下將何時而治乎今國家幸無事
耳內外大小之臣率以玄談迂論亂珠璣玉一旦不幸而各事
吾懼其可倚而重者必不多也何以知其然也往年宸宴行逆
一旦而收縛九十餘人此九十人皆百一而用什一而存者而
富貴伏節死義則孫許二臣而已耳嗚呼國家養士數千拔此
九十人而用之崇之以高官養之以厚祿而盡忠報國止二人
焉是亦可痛哭而流涕也已夫當時選舉之所遺任用之所棄
安知無更如二臣者乎名實之眩而用舍之謬也方今大手縱橫
多事艱虞簡將連年用兵而卒無掃蕩之勳者豈當今之世
獨無人乎其眩於名實之故耳嗚呼然則天下當何崇而治乎

交難論
高公翰林國史文
古之合交也難今之合交也易古之全交也易今之全交也難
是何古今之相戾耶蓋其合之難故其全之易也其合之易故
其全之難也此理之固然無足疑者古之人論材而盟心度德
而締志詩曰人涉卬而不卬須我友言今之難也易曰二人同心
其利斷金言金之易也今之交患難言之矣役利而顧訪者劇
談而盡歡發復而迎見者欺語而移日胡其合之易和難然詳
於辭貌而捐于心重於脩容而寡于信是難責以古人之道而
望其令終之美也大抵全交之難其蔽有六採董雞猶把溼注
謂庸攬而不擇博施而不專如是者謂之妄交順喜而從然黨
然而伐讐如是者謂之私交援膝而語志如水灰其轍而趨意
相與越如是者謂之偽交持衡秉軸競趨其光陟要都津爭附
其欲如是者謂之勢交貨財之相奉饋食之相結如是者謂之
賄交營于意氣之激而輕于離命之捐如是者謂之依交六者
之蔽滋而君子之交鮮矣居今之世而欲行古之道不亦難乎
是故徇其所易則以為無能強其所難則以為好異與其所賢
則以為戚美與其所不肖則以為重非好名者而不為之延譽
則以為為掩華而沒善諸俗者而欲青之學古則以為延緩而不
情規其所失則絕然而不從諷其所短則愀然而不樂聞其物
議而入告之則以為造謗見其私昵而使遠之則以為惡分指
摘其文則以為忌美心示其美則以為求勝窮滯而望之以疏
顯則託於避嫌難而責之以故援則委於不利有作其前則
惡相掩而欲毀其盛古則襲其後則矯逼已而務遏其光故寡生
于忠告隙開于會文公從基于輔仁禍胎于青善或因事而致件

交難論
高公翰林國史文
擊入室操戈墜井下石將何往而不至哉嗚呼其愛也昆弟不
能先其惡也冠擊不能甚其思也終身不能單其飲其怨也一
日不能堪其忿此雁滑所以抱馬後之恨而陳餘所以吞泚水
之悲也末流之禍一至此哉要其所自則皆六蔽之為患耳然
則居今之世而欲行古人之道不亦難乎或曰交之道自古為
難子奚獨咎于今也且柄國而與怒仲專政而鮑陳賜連騎而
意貧由結纓而美避商介假蓋之嫌回蒙假墨之譖茲非古聖
賢之徒歟愚謂之曰是誠然矣而未至若今之甚也鹿鳴之宴
伐木之求君子有讓位之美小人有同胞之情豈今之所敢望
乎雖不盡然亦未如后世之風漓而俗澆也達觀者不能不慨
嘆于古今之變矣

初令三晉之諸侯論

明世宗憲皇帝伯學士

臣等奉命分之天下非君有也而世或假之以為私君子於是爭有
 諸論矣夫天生民而樹之君是將萬宇而後之也故封建之
 廣而皆曰君出晉天之下而皆曰君臣民士之毛而皆曰君物
 古謂千名分無之耶蓋名天教也分天秩也夫未嘗以名分界
 於君特寄而保之守耳君而守天之名則當其章服辨其等
 以時隆而陵犯之禁必嚴也君而守天之分則當其章服辨其等
 名乃於威而論志之求必抑也嚴之而下無叛人抑之而人無異望夫
 是之謂善承天威烈王受天之寄胡為而有三晉之侯耶君子
 曰以函德而爵非名也以大夫而侯非分也名不正則事分不
 尊則悖是以私亂之其如天何綱目不曰命而曰初明壞法亂紀
 由茲始夫威烈其多責之辭吾聞之親命庸勳周禮也禁奸戕
 賊之則非惟不足以使人畏且有以使人輕凡欲使王公自利
 者皆有所親而與是威烈君諸侯侯先以不臣教之耳夫入
 而後七雄爭強秦肆虐周室遂以不振而遷于惠孫之禍成
 矣先儒有言曰三晉非能弱周周自弱也其知本之言歟然則
 此一事也偏聽濫授是不以名分處其身匪人借寵是不以名
 分處其臣作法於邪是不以名分處其後故曰和義齊安王命
 非知是茲以托始以謹其初也雖然始之者非獨威烈也曲沃之
 行而七章之服錫馬則在釐王之世固有然者矣故無衣之詩
 聖人錄之亦慎微意也詩紀其端綱目書其備姬之亡也所由
 來者漸矣人君鑒此安得不為先亂之防

初令三晉之諸侯論

明世宗憲皇帝伯學士

臣等奉命

臣等奉命分之天下非君有也而世或假之以為私君子於是爭有
 諸論矣夫天生民而樹之君是將萬宇而後之也故封建之
 廣而皆曰君出晉天之下而皆曰君臣民士之毛而皆曰君物
 古謂千名分無之耶蓋名天教也分天秩也夫未嘗以名分界
 於君特寄而保之守耳君而守天之名則當其章服辨其等
 以時隆而陵犯之禁必嚴也君而守天之分則當其章服辨其等
 名乃於威而論志之求必抑也嚴之而下無叛人抑之而人無異望夫
 是之謂善承天威烈王受天之寄胡為而有三晉之侯耶君子
 曰以函德而爵非名也以大夫而侯非分也名不正則事分不
 尊則悖是以私亂之其如天何綱目不曰命而曰初明壞法亂紀
 由茲始夫威烈其多責之辭吾聞之親命庸勳周禮也禁奸戕
 賊之則非惟不足以使人畏且有以使人輕凡欲使王公自利
 者皆有所親而與是威烈君諸侯侯先以不臣教之耳夫入
 而後七雄爭強秦肆虐周室遂以不振而遷于惠孫之禍成
 矣先儒有言曰三晉非能弱周周自弱也其知本之言歟然則
 此一事也偏聽濫授是不以名分處其身匪人借寵是不以名
 分處其臣作法於邪是不以名分處其後故曰和義齊安王命
 非知是茲以托始以謹其初也雖然始之者非獨威烈也曲沃之
 行而七章之服錫馬則在釐王之世固有然者矣故無衣之詩
 聖人錄之亦慎微意也詩紀其端綱目書其備姬之亡也所由
 來者漸矣人君鑒此安得不為先亂之防

初令三晉之諸侯論

明世宗憲皇帝伯學士

桓榮論

許國少傅柱國

士之所貴乎文學者豈徒以取榮乎名規厚利已哉為名與利而
學茲其學也陋矣三代而下人主操名與利以籠天下之士而
天下士亦各以名利自籠彼其談經好古博學而文者有不出
于名利已乎吁亦鮮矣方是時上以是求下以是應師以是為
教弟子以是為學曰吾學而可以競名斯足以為學矣吾學而
可以謀利斯足以為學矣抑孰知所學者何事無惑乎桓榮陳
車馬印綬以示諸生而曰誇其積古之力也君子曰榮之見則
誠陋矣而世變可重悲焉吾固不暇為榮言而尚論其世蓋自
三五迭興人文肇貴誦法之士潛心朝夕而流覽千古不出戶
庭而包舉宇內伏在草萊而著維廟廊持有此具也孰謂積古
不足譽哉然同一積古耳孔孟得之以垂終焉世游夏得之以
潤色六藝儀秦得之以縱橫列國秦漢之儒得之以各世取寵
何也時變不同而大小之力異也彼桓榮者特漢儒之下者耳
焚坑而後腐儒僅存始以高皇之嫂罵繼以左武之表章於是
論古之實論仲舒其終公弘韓固揚其波毛公楊雄闡其業馬遷班
固明其義而文學始彰然盛衰後世言經術者必歸諸西
漢漢乎言之詳者德之滿也學之博者性之障也文之盛者實
之衰也新莽居攝請輪相望而稽古之上爭為蜀附蓋張學博
文之資徒以為空名媒利之具弊也久矣賢如夏侯勝猶志在
青紫而況于榮乎車馬印綬之榮猶之乎青紫之故習而西京
之遺俗也夫自建武以來台明儒訂經義明帝猶懷慙焉顧所
以倡之者文也而非實也上以名叩天下天下孰不相率而趨
于名上以利誘天下天下孰不相率而趨于利彼明帝者既欲

假三衣五更之禮以虛榮而實之名則夫為三衣五更者又

詭不假談經稽古之名以博車馬印綬之利哉幸而得之則其
詭詭以自矜也固宜且榮稽古則古有分賤不謂進官貴不克
者榮胡弗之稽也稽也古有散車羸馬而自達掌樞遠戶而無
者榮胡弗之稽也古有鹿視金玉銖視軒冕視晉楚者榮胡
弗之稽也古有功蓋天下而不驕任極人臣而不伐利盡萬物
而不取者榮胡弗之稽也而詭詭于車馬印綬為哉吁見亦陋
矣夫榮既以車馬印綬為足誇而觀諸朝廷則尚友之風息而稽古之志荒
車馬印綬為足誇而觀諸朝廷則尚友之風息而稽古之志荒
矣東漢乘大亂之後制度草創奉明燭急等察當時豈無敵正
可更失德可言乎榮為五更則憲老乞言茲其會也使榮上之
能匡輔君心調和化理為中公力行之規則可謂稽古之力次
之能敷陳時政獻替可否為實生治安之疏則可謂稽古之力
下之能鋪張駿烈潤色鴻猷為鄭玄之議公常明堂之品
則可謂稽古之力又不然議不合而去為王吉之請老時不可
而退為嚴光之高蹈是亦稽古者之所安也數者無一焉延儼
然于辟雍之上以受天子之尊禮顏斯厚矣方謙讓以圖報効
明忠孝之道以率諸生且猶不給而敢為言耶自是假稽古之
名以規厚利取榮名者則榮啓之是榮之言足以禍天下之文
學而帝之尊榮又適以自禍其風化也已矣斯因世變之所重
悲君子之所深為扼腕者哉

九德論

德之在人。於一本而達於萬用者也。達於萬用。則隨感而殊。其應順應而歸於則者。固不可以強同。達於一本。則無物而所。以感物者在焉。未應而所以順應者在焉。太極之中。有真宰神。妙之地。有真機。彼其隨感而應。隨應而當者。皆一木之分也。一。者何曰。中是已。中者何曰。吾心之虛。而能感。而能應。而能。速。而末嘗不周。周而末嘗不當。不可以方所測。不可以偏倚。言者是已。是故中在於我。則發之而無不中。中也者。其九德之。原乎何言乎九德也。皇陶言官人之法。而設此為觀德者之辨。也。官人者。貴知之詳。是故因人而考其德。因德而求其中。而九。德於是乎異名。作德者。則探其本。是故約之一中焉。而九德無。餘蘊矣。堯不云乎。曰。執中。舜不云乎。曰。精一。焉乎。斯固九德之。

附原旨曰。論類

十九

所自來也。今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故陽舒矣。止之以陰。陰慘矣。繼之以陽。陰陽。迭運者。天之中也。柔翁矣。振之以剛。剛闢矣。欽之以柔。剛柔並。用者。地之中也。仁愛矣。節之以義。義肅矣。和之以仁。仁義時措。者。人之中也。此三才合一之中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涵於。一。心達於萬用者。本如是其參和而不偏。而九德何一之弗備。惟蔽於所汨於欲。而中者偏焉。而九德始鮮。能於天下自今觀。之曰。寬曰柔。曰願曰撓。曰簡。其仁之發乎。其天之陰地之柔乎。而果而立而恭而毅而廉。仁之末始不為義也。是即陽濟陰。於。天剛。濟柔於地也。曰亂曰直。曰剛曰強。其義之發乎。其天之陽。地之剛乎。而欽而溫而義而寒。義之末始不為仁也。是即陰濟。陽於天。柔濟剛於地也。是故析之。則柔而且立。柔之中也。剛而。

北極

且塞剛之中也。推之九者。各一其德。則各一其中。合之則柔之。中無以異於剛之中。謂之未嘗有九焉。可也。何者。萬殊而一本。異名而同理。固然也。譬諸天地流行發育。萬物各具一太極。孰非天地之德。然萬物一五行。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萬。者合而為五。五者又合而為一。人之九德。何異於是。其時柔。而宗時剛。而剛之應。不同名之曰九。要其大原。下越仁義之時。措則九德合而為仁義。仁義又合而為一中。是故中者。人心之。太極太極者。天地之中。所謂一以貫之者。也不觀之堯舜乎。如。天好生。治於萬邦。柔德也。而叙典明刑。豈一以柔者能之。是堯。舜之柔而立也。堯舜何心哉。蓋魚心之剛。剛斯中也。而強與直。也。亂也。其無不中。可推矣。合九德而無一非中。堯舜何心於中。哉。無心於中。而自無弗中。固其精一允執者。基之也。吾故曰。德。達於萬用者也。愚故推其一本者。足之。

附原旨曰。論類

二十

讀漢史平準書食貨志論

徐顯明 天官書

計事諸臣所宜知

增定三司總纂卷之五論項

可令之

愚者竟古記其一代之始固不號殷富迨其後則稍監溢耗也耗而不已遂使帑藏空虛閭閻困乏而公私俱困持籌者雖終歲耗耗窮及毫髮竟莫得而取焉何者經綸草創用度未豐海內物力亦且向感故不立法而自充無禁而侵利者寡也厥後庸庸昇平之業侈靡之風經費不常動以什伯故法窮而用愈匱禁密而計愈窮遂令上下咸受其困蓋理財之難言所從來舊矣昔太史作平準書班孟堅襲之作食貨志隳括漢事纖悉具備愚請得而評之漢興當高惠時海富泰和兵革寧謐士木營繕缺而不脩迨及文景恭儉為理無臺榭以省百金無畋地以疲紅女正已率民而人化之故郡內大倉朽貫紅粟下及齊民亦無覆踵之嘆所培植者裕也至若武帝英明馭世狹小規模彼見漢家財力豐盛七十年思騁其雄心久矣矧迂誕之士絡繹而至環侍而中之故騎澁之志侈于內于禪祀土木之好難于外祠太一禱五時通西域控東甌鑿昆明築柏梁招心適意皆然四馳百姓殫所入而竭所出以實屋閭蓋漢力中竭天至刀筆之徒紛紛言利侈口而譚抵掌而畫諸酷吏又以刑法字策之譬之割肉充腹同顧旦夕之有患也故募粟不已則議鬻官鬻官不已則議鹽鐵鹽鐵不已則議告緡告緡不已則議車算蓋自平準法行之之後而利孔漸饒供億滋援終漢之世固所變改延及哀平以降不但官私告訕四海困窮且至風俗踰冒人心抗敎而災劉之許不永矣夫天下至大也天地之所生人力之所成至殷富也府庫倉廩視初業非不加盛其征發會飲推美之指非不加密也然文景以愛惜樽節之心

計事諸臣所宜知

守之則常盈武帝以淫佚窮之則常縮故曰洪之流決于蟻穴燎原之焰起于寸煙人君之心稍一不節而天下之民力錢貨渙散決裂不可支矣囊使武帝席高惠富庶之基躬文景玄默之理頃甲休兵平宮康食與四海安養沐息其時諸臣亦殫忠極慮如晁錯之言責棄賈誼之論足用以收拾其心而蕩滌其欲庶幾群小漸消雄心不覺國無漏卮之費民無無懸磬之虞炎漢之業雖至今存可也吾于是乎有感

此葉北大配補

讀漢史平準書食貨志論

楊元祥 翰林院庶吉士

余讀平準書食貨志見漢一代蠱惑盛衰之變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譚財計者何容易哉國而虛無財則國病欲實其國而能天下之財則民病國病矣其勢不得不取一切之術而不暇顧民之利害則國之病又轉而病民民病矣國何所恃以三則民之病又轉而病國嗚呼安得惜于不傾之地積于不涸之倉藏于不竭之府令國與民交利而無病哉余觀漢初什五稅一賜租之詔開歲一下其征入甚寡然當時庫府皆滿府庫餘財至于粟紅而不可食貫朽而不可校抑何饒也其後縣官稍稍不及動郡國倉庾令民得入貴拜爵贖罪更錢造幣進雜陽賈人子用其心計權益缺算舟車漚輪天下財物置平準於京師以朝廷之尊下而與商賈爭錐刀終不餘力而讓利然而

治定明倫卷之五論類
十一

縣官大空不足以奉戰士水衡少府無終歲之儲又何詘也蓋嘗取而思之天地所產九垓所入止有此數非有神運鬼輸也調度得宜則寡求而嘗餘浮淫無藝則多營而嘗匱彼於平城婦書之辱不為忿入塞則罪之而已而大將軍貳師搜船車騎之屬乃歲遺也露臺之費尚為惜而昆明之鑿建章拍梁之役封泰山禪姑衍祝泰時汾陰且慶興也天子皂絲斥諸浮靡而文成五利至賜子鉅萬不少靳也改正朔易服色籙吐未皇而朝丹從驪略印窄通西域竭所恃以事無用不為止也夫自天地不能常修常貴而況國乎語曰江河不能常竭此善喻也今無人之家相戒以勤苦相忍以飢寒脩其業而息之雖遇凶年而美衣安食者必是家也有相親以酒相和以安樂肩越其國蓋歲一遇凶年而飢饉流離者必是家也故曰為國有三計有百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歲之計

漢唐宋黨人之害論

王家屏 大學士

善哉黨禍之大也始於君子小人持角相競而不已正者必難勝邪而國受其害夫以君子視小人則殊科矣然徇其意也矯亢過激至于傾敗天下而不能挽惡得無罪邪試以漢唐宋事觀之建和以後蕃國秉鈞范滂張儉之流雲翕附麗思以清議濯易一時曹王側目牢脩搆誣盡綱名士善類既殲炎曆之亡豈不旋踵爰及長慶牛李構隙立交相軋群衆閭閻鼓煽成風遂其末路白馬清流橫罹毒手識者悲焉紹聖之初申溫弛政章呂彈冠揚畏叔議清臣媒進繼述熙寧報復嗔眦凶彘寢昌為許遂南嗟乎自古戕害人國未有若三黨者之甚烈也可不

惜哉夫小人成群若報等不種而生去而復為為嘉穀病人兒頑則類苟可以空人之國而傷其善良空無不至吾何誅焉獨

惜夫諸君子之處此未善也世不能盡小人亦不能盡君子貴在潛匿默導救害于什一吾既自立門戶標榜過高一薰一蕕挾不兩存之勢又不自度銳意攻之至以吾郵劾常侍郡吏捕黃門力取成勝及為所挫併其身與黨掃而空之古稱圖虛名受實禍知進而不知退者漢黨錮諸君是已德裕奇章並負時望議論稍忤水炭遂分宗閥結繫轡中肯恩太牢羽翼既成而德裕復以一夫之力欲盡夷其類宜禍之及矣其後獨孤崔遠之徒競效螳臂螳惡過嚴與患為鄰使柳燦李振因蚌蟬之持肆漁人之取邦之殄瘁德裕釀成之也安石立法初意亦善稍以偏執見嫉正士元祐新政尚當熟議緩行迺徒知改絃之急切繼冠之憤不分玉石一切芟除奸人怨恨切者紹述之談實緣得進名賢黨禁貶竄靡遺誰執其咎乎要之數君子者操心

其忠其為國謀畫非不切至也機權稍聞馭制無策卒蹈于
豎之魚肉恤夫之網羅而莫救可哀也已然黨之為害又非
顯諸君子罪也食必腐而蛆集木必朽而蠹生桓靈昏德武
不振哲后幼冲命亂政敗國是終矣朝無衡準之平野有告
之習倭升賢屏黨人始昌故欲消禍斯害非君臣交盡其道不
可也君之道曰明而斷臣之道曰公而恕君子朋德小人黨利
外雖相似中寔懸殊進真退偽裁鑒靡應師濟濟險詐莫容
是謂之明君權獨持萬幾無他太阿不失壯珠必吞賣威竊
之臣固敢視察廉鮮耻者莫得而憑籍之是謂之斷百夫同
舟期于濟岸十手並射志在中鵠異議不立穆穆相濟是謂之
公曲待群小感之以誠而器使其才彼將磨濯求為包容孰肯
矜伐技能互憚為好是謂之恕四者所以通黨漸安寧區宇之
務也是故上有皇極大受之君則比德化下有九二中行之臣
則淫朋亡要在為天下國家者審所圖而已

漢唐宋黨人之害論 張一桂大司成
愚嘗讀史至漢唐宋黨人之變輒廢書而嘆曰嗟乎國家之禍
恒由于激而成也語曰綿綿不絕遂奔奔柯涓涓不塞遂成江
河豈不信然乎哉蓋禍累之作其始也恒起于一人之私忿而
不能遏其終也遂釀成國家莫大之禍而不可救古之君子惟
有見于此也無我以為心寬裕以為量廓然而持已以公泰然
而接物以恕其幸而人已交孚也固和平淡洽歆鼓舞以共
成天下之事功其不幸而橫逆之我加也則又形迹之不存憤
戾之不作惟優游含容以俟其自化而不至矯激以啟無窮之
禍患此其心何心哉彼因所慮至遠而不暇恤其私也昔周公
東征之變流言交作雖以召公之賢猶不能無惑夫公以叔父
之尊而居家宰之位握髮吐哺士之傾心于公者當亦不少使
公憤然出而與群言用斯黨類五分而參姬之事去矣然公弗
屑也惟碩膚凡几處之以至誠平之群疑俱釋而大和氣象諒
然溢成周宇宙間茲其心可與淺衷膚見者談哉善乎仲尼之
言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夫君子之患不止二端而獨以
是並言者蓋以人情之弊黨始于爭惟是非之相競而後爭端
起惟彼此之爭勝而後黨與分世未有不爭而黨者仲尼並舉
而互言之其旨微矣為人臣而至于爭且黨茲豈國家之福也
愚于漢唐宋黨人不能無遺憾焉漢之黨人始于臧否之相形
自規矩獲印之誣一與而甘陵南北之部遂立各樹朋徒漸成
尤隙嗣後宦官顯政顧厨俊及諸賢激烈太過遂致黨錮之禍
而邦家珍瘠矣譬之削弱之家豪強睥睨諸子崇尚虛名招尤
起譽適不勝其憤憤之氣攘臂纓冠以求逞于一擊一擊不能

勝而身竟豪強蓋無所憚而家隨之亡此漢之所謂黨人也唐之黨人始千名位之相執牛李之隙不可居解而八關十六子

就相蟠結馴至白馬黃河之變而唐室亡矣譬之富翁以家資付群僕各不相能惟以逞睚眦爭貨利為事凌夷廢弛卒之大壞而不可收拾此唐之所謂黨人也宋之黨人始于議論之相

軋噴有煩言互相訾詆而洛黨蜀黨朔黨分而為三千是熙豐之小人得以我間抵隙而靖康之禍兆于斯矣譬之大軍與勁敵相持同心戮力猶懼不克顧群帥不協自相攻擊使敵人坐

收漁人之利而喪師失律貽國家莫大之辱此宋人之所謂黨人也嘗考之漢之黨多君子唐之黨多小人宋之黨皆號稱君子而亦不能無一二小人之隨聲依附者則于其間其藏否之相形名位之相校議論之相軋心之公私各迥然不侔至其

以血氣用事忌大計而脩小忿始之不慎以激成夫無窮之禍則先後若出于一轍夫君子出而當世道之責所任者非一家之事也所謀者非一己之私也無人已無物我小嫌不作而惟求便于國家如此而已矣迺逞其自是之私而恣其上人之忿彼訕訕然以求勝于此此訕訕然以求加于彼潛滋暗長寧貽

宗社之憂而莫之恤此其端固甚微而其禍則甚大也厥咎可勝言哉嗟乎諸人亦自逞其一時之憤而不知其流之至此極也

也使漢之黨人而皆郭林宗申屠蟠則顧爵後及之名可以不

見于當時而群賢夾輔漢祚不移矣唐之黨人而皆裴度李絳則八關十六字之號可以不傳于後世而遺佚尚存唐社不屋

矣宋之黨人而皆呂大防范祖禹則洛蜀之稱可以不形于史冊而仁賢未亡宋不南渡矣先儒有言曰三黨係宗社存亡

增定合明館選卷之五論類 廿二

夫定其極係宗社存亡而其始惟由于滅否之相軋名位之相軋議論之相軋則夫為諸人者尚得以辭其責乎且廉蔣霍買時古辯之士而介胃之夫也當是時強秦虎視使二人內訌則趙事不可支漢方交除禍亂若各逞其不平之氣斯所損亦不

小矣迺能釋忿結驩同歸于道彼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噫周召之至誠同遊哉不可易及以漢唐宋之賢哲

而其見及出廉蔣霍賈下寧不大可詫哉或曰董猶不同器而藏施厲不共室而處邪正之不容並立乃自古記之矣伊攷黨

綱之禍由于權璫濁流之慘成于篡逆元祐之流竄本于熙豐之小人群邪醜正特假黨之名而肆其毒耳即諸賢不黨群然

以正自持其勢亦必不免而欲有裨于國家難矣今于獨營于諸賢母乃刻與愚曰不然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木必先蠹

也而後風朴之君子之過急于自治彼權璫篡逆小人云者無足家矣夫人主之所深忌者莫甚于黨而小人之所藉口者亦

莫巧于黨吾同道而相與同心而共濟猶懼其以是而加我也

引群然依附互相訾詆則適逢其所忌而自投其所藉遂使

人主重其憤然不平之心而小人得以逞其悍然不顧之惡吾

引不足恤而國家之禍由此始矣向使諸賢矯激不形宴然處

于無黨之地則人主忌之不深其惡之也不甚小人無以藉

口其去之也必不能無遠雖或見擯于一時而舒徐容與以待

事幾之會則國家之禍尚未至于不可救也語曰薰以香自

潔以明自銷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諸人雖欲諱其咎胡可得哉

雖然操伶倫之管者不可欺以清濁持軒轅之鑑者不可眩以

妍媸自古小人欲空人之國未有不以朋黨之說進者也惟書

未歸
于君
之能
見

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唐虞之世舉賢授契同寅協恭共工
驩兜比周為黨若累心而論述其狀然相合一也惟堯舜以欽
明睿哲臨于上或登庸或放逐舉措行而天下咸服此時雍風
動之治所以凌跨百代也使漢唐宋諸君能超然遠覽俾執正
執和皆不能逃吾之明則國是定而朋黨之議熄矣
豈不甚赫乎嗟嗟自非至昏亂之主未有不愛君子而惡小
人者然辨之不審往往君子盡黜而卒為小人之所快此古今
通慨也後之君天下者其慎毋自昏其明而為小人之所快也哉

知不足齋叢書

卷之五

十九

四皓論
四皓其可謂高士耶四皓之出有三失焉失其時而後
儲或之聘失之輕當道德之名而為迫脇之事失之詐妄而退
休不絕世故失之愚輕非所以重節詐非所以一義愚非所以
達道一舉而三失并之此惡得為高士也哉據遠位者處義精
處義者逢機當所為高世之士者其于出處辨矣神龍乘六氣
以卷舒麒麟鳳凰之隱見治亂卜焉是故伯夷微子高逝而溪
藏不可謂之枯槁傳說伊尹什未畚鍤以從事于粥相阿衡之
任不可謂之追隨雷震以夏出雪霰以冬興鳥雀書號而悲
夜吟各當其時而已矣四皓之與當秦之衰漢之末興也強暴
熒燼之余而起之以寬仁愛育有天下者非劉李而誰以高祖
賢而輔之以道德匡之以禮義其于三代之美庶幾可及四皓
之志何闇于此而顧避遊溪谷求之不得焉四君子于是乎失
時矣謂高祖嫚罵輕士抱義而不與非也高帝非簡賢者也其
所唯溺者真堅儒耳知子房之賢則事之而不名按韓信之才
則拜之為大將世無子房韓信之操空高祖輕之即四皓之名
既以傑出二子矣使其得以事之尊款不啻焉烏有所謂嫚罵
者哉訊其名而不考其實擬其迹而不觀其心四君子于是乎
失人矣由是觀之四皓非有道德之實特矯亢養高之士信斯
志也終身窺伏隱蔽草野茹商山之芝軟採薇之曲雖有聘幣
望之若泥塗輕之如飄風果而不出以卒遂茲志不亦可乎見
義不明故纖末之情易動抱志不果故功名之念卒興以百年
之遐齡棲遲遠遁進不為帝師退不為王佐以儲式一聘而遂
出之卒為子房之所舞御區區羽翼非有奇謀偉議以動天子

御得之
物無過
賞罰而
者使以
以信之
示之以
不可測
此高帝
之所以
制進兵
淮秦之
所以受
制于高
帝也有
將將之
任者當
增定皇
三復于
卷之五
論類

望高帝善將將論

千值行太子賓客

為國莫先御將而御將之道在有所可信而有所不可測夫將者以其國戰也有將而無賞罰不可以戰賞罰而不信不可以戰信而不可測不可以戰是故使之可信而又使之不可測然後可得而用也何則將非無身也白刃湯火之中甘心而蹈之者上信也擁百萬之師而歸命于萬里之遠靈乎其不敢違者上不測也然後可以戰勝攻取一旅之衆可以有天下古之帝王蓋漢高帝能用是道而韓信曰陛下善將將此信所以為陛下禽也信亦知君也哉蘇子論高帝謂其馭將布信越得先賞之法馭樊增絳灌等得不先賞之法以為善將當矣然雖雄未決之秋得地則以王之爾而安在其為善信之所為稱高帝必大有以懾服其心而不止乎此也信之不聽武涉之說也人嘉其

不倍非也信不敢也方信之追還南即執戰之謀而亡命之人耳一見而拜以為大將舉百萬之衆坦然予之而無疑及其北舉燕趙擁兵大國之郊勢甚盛也帝詐為使者馳入卧内取其印符而易之軍舉百萬之師忽然奪之而不難夫其能予者必能奪也而不測之奪與不測之予互發而兼用是高帝賞罰之大槩也嗟夫信之事高帝也蓋其心帖然服矣是故舉趙下燕定天下之半不請其地而王也得燕而後請蓋其度高帝之必與齊也而事定功成可以請而得及其據十二之險南面稱孤而猶豫于一生之言徬徨而不敢發誠畏之矣是何也有所可信故不信而有所不可測故徬徨不發也帝真善將哉夫豈布信越三者皆人傑也標縱而予奪之如弄丸掌上爾他尚何道也嗟夫賞罰者將將之物也使之可信此也使之不可測亦此

卅三

谷主

其會則促之會如三尺童子之鈞。巨象惟我左右不知高帝所以處此有權而大阿之柄在我握也。今夫富人捐其不貲之金而縱群僮都市遊也其豪黠足任使者非畀以千金掉頭不我顧也而恣其所之則此千金者彼可得而豪載矣故善御僕者必予之千金以厚其資而又陰有所持使之縮而不敢動故能無豪悍之憂而卒享其奇贏之利。漢高帝之善御將蓋識御僕之道者也。以爵土為千金而又有所執持之以陰奪其豪黠之性夷考史所載者如韓彭破魏威名著矣而即拜張耳為梁國相使之共擊齊彭越下梁地十七城勳名猶未顯也而燒焚積聚劉賈以親王參焉夫高帝豈不知此二人者足當一面哉而尤有所參任以分其權如此者誠懼其不可制陽假之權而持之也故當是時韓彭雖列地稱王而其權當在高帝不王

韓彭欲其軍即奪之軍欲其會即促之會如約者委之芳餌以
其心而弱卒在手伸指由我而無掣肘之患故進尊以榮名
寵以厚賞而卒無它憂高帝所以成功于韓彭者此也然兵
太子尚驕桀伯之言率臨淮尚有擁兵之事自古及今諸尊寵
太盛者未有不反中其毒者也豈以明如高帝而不辨此者乎
愚故曰高帝于此又有微權者此之謂也然高帝之所以能此
者由其諸將之材素諸于胸中既量乎諸將惟此三人足以成
大功而又量乎我所以執持之者足以相制而不至于相仇
故底績信乎將將之善也否則任其權而無以制之者必有
善將者哉由是而觀高帝之善將將必有樓閣海之樂是豈
由于善知人後世有將將之責者尚監茲哉

增定皇明倫彙編 卷之三 論類 十五

五諫論
夫諫非能諫之難也。使君必聽之難也。有社稷安危之幾言之
則泰山不言則累卵有生民休戚之端言之則推席不言則湯
火當此之時保吾之身而不顧國家之利害非人臣之職也盡
吾之職而不顧人君之聽否非人臣之心也嗟夫人臣之心誠
未有逆其不聽而為之者也是故不可以無道也蓋君子之諫
五曰諫曰諷曰直曰諷曰諷曰諷曰諷曰諷曰諷曰諷曰諷曰諷
諷用之之宜何如耳夫諫不同也有忠臣之諫有良臣之諫有
說客之諫侃侃而陳諷諷而諷諷而諷諷而諷諷而諷諷而諷
而不可使不言此忠臣之諫也夫子之所謂直與諷也理而論
之使自求之隱而歲之使自得之君享受言之利而已無進言
之名此良臣之諫也夫子之所謂降與諷也俛仰慶吊押闔無
方聽之諫於大道而往往有延闕過日之功此說客之諫也夫
子之所謂諷也忠臣之諫足以卒各不足以悟主良臣之諫足
以悟主不足成事說客之諫足以成事而君子不由焉雖然
諫豈有常哉顧吾所以用之爾用字之道三曰度主而施之相
時而規之審已而行之主暴耶則切直之詞難得主寬耶則婉
曲之辭易入主多智耶則揣摩之辭可得而中也是故度主而
諫則名寔得事之將成也則談笑之言緩而流涕之狀深事之
未形也導之則回而激之則遠事之已成也詭其辭而中之或
可以庶幾焉是故相時而諫則理勢一言者諫臣耶批鱗折檻
非以為訐也言者大臣耶納牘遇巷非以為容也言者將說近
幸之臣耶慨諧滑稽廣譬博喻之談非以為誕也是故審已而
諫則道職符夫諫至難也一介之士必有諍友百里之君必有

增定皇明倫彙編 卷之三 論類 十六
此言用
有三
一曰度
主而諫
二曰相
時而諫
三曰審
已而諫

爭臣有臣而不諫與無臣同諫而不諫與無諫同故諫期於聽也無道而何以聽之或曰四諫宜矣君子之事其君也固亦有諫乎曰此人之不諫也父有患藥而疾革者子欲生之進藥而曰湯也固有之矣安有父母死生之頃而守孝已之信者乎夫龍逢而下以諫名者不少嘗總而觀之忠臣之諫聽者十一焉良臣之諫聽者十五焉說客之諫聽者十九焉非說客之愛君固深於寒暑匪躬之士也術也且夫說客之術非專於諫而巳蓋亦兼而用焉故其抵觸忌諱甚若蹈不測之淵而恬然以濟此豈無其故哉蘇子曰龍逢比干不得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吁有能逢比干之心吾謂之道不謂之術矣

順也而憂喜以寓當其欣戚憂喜之際探之而莫得其端測之	謂之有知也至其逢梓木之榮瘁也而欣戚以分稽象緯之	牛於吾身固判然若胡越也而其哀之聞之者何也然心者猶	之入井者則哀而思援觀牽牛之殷蘇者則聞而思釋孺子與	失矣嗟乎其始求仁于仁而未觀于吾之初心矣乎夫見孺子	問而或淪于高遠之弊故合者離之通者塞之而仁之本體漸	義為難及問有知忘私以循理者則未免求仁于博施濟衆之	之原其自小其身者復視天地萬物不相與而無以遠觀夫一	散氣質之累既漠然與天地萬物不相與而無以遠觀夫一	問者非有所矯飾于其間也遇之斯應其一視而無我大同一	有弗威感之斯通有弗遇之斯應其一視而無我大同一	渾淪而其量則溥博而無限絃之冲漠而其施則浩蕩而莫禦	仁體	正論	增定皇明倫彙 卷之三 論類	廿二
--------------------------	-------------------------	--------------------------	--------------------------	--------------------------	--------------------------	--------------------------	--------------------------	-------------------------	--------------------------	------------------------	--------------------------	----	----	---------------	----

此說仁者官天

一體之驗

此論深

而莫究其妙斯誠何心哉斯心也正吾人所稟以為立心之初而所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為能體天地之運而風雨故仰觀于天則曰吾身所戴者焉而凡日月星辰之運行風雨露雷之變化皆視之若性體之附麗于身也俯察于地則曰吾身之胞與焉而凡呼吸動靜疾痛痒癢不與我相管攝也甚者為之調變其節宣之候焉為之經緯其土壤之宜焉以育萬民而使鰥寡孤獨皆獲其所也德以殖羣類而使勾萌輅角皆若其生也真有見于天地待我以清寧萬物待我以蕃育而不忍自私自隘以孤其降衷之命是以清寧萬物待我以蕃八荒如一闡在吾身不見其降衷之命是以清寧萬物待我以蕃天地有萬物以弘彌綸參贊輔相左右之功若胥自其一體者以致之矣雖然無私者固仁之體而求仁者亦豈能盡天地萬物之理哉

賢一德之仁而卒莫之底止也然則有志于天地萬物者其尚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夫入之以事功自期者其識度恒有所限求其無累而超然者惟不役心於事功者得之嘗觀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誠知吾斯末信之意若其忘情世故而自處以無能者迺夫子獨亟嘆而深悅之喜其能悟焉程子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誠知夫子嘆而悅之之心也何者君子學求用世故欲各就所長以自表見然有所長則必有所短而執着一事則其所遺者必多矣且人肖形天地天地之量冲融濇然而萬象森然畢具其間感遇聚散生成變化之迹皆其固然而安排布置之成此心之小上下同流太虛與侔萬物吾度其間禮樂刑政兵戎教養之事亦其端緒節目之形見雖吾心無所不有而實未嘗有者故堯舜湯禹魏魏之續萬世望而震焉先儒比之一點

說見夫
草木自蕃暢何物非吾性分所關何遠非吾度量所及其退藏

天也

此正

得大

虛之

也一無所知一無所能其形若動變也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如
水之止風起而文煥焉如鑑之空影至而妍媸焉如衡之平物
來而低昂焉如化工元氣之隨形賦色其相忘於莫知其然之
天其視聽言動焉如如有無何規規於事為之未者足以動音
意願期必之心哉點與開之學未及乎此也而其識則已至乎
此故視奇偉隆赫之必無所動於中方融然乎其所以樂
而虛然求信其所未信夫年而無窮盈虛有數吾心與造化本
無一息之間何為不與物而皆春一理不殊其極一物不得其
所吾性然則皆吾未微之故此之不及及而何以仕為也蓋
其真誠所及已我乎與天地萬物流通蹈合之意誠獨得其大
意而不暇以外慕遷焉者是意也禮之有餘鄭之無外點也
終身樂而不窮開也求信之心久而彌篤若達便是充齊氣象

鮮矣

馬異不伐充國言功何如
○為○者○無○以○有○地○古○之○人○建○立○功○名○同○其○功○異○者○此○皆○計
○慮○深○遠○急○國○家○而○樂○盡○人○臣○之○道○也○夫○人○臣○之○事○上○孰○不
○竭○誠○願○效○其○尺○寸○然○功○立○而○安○意○居○之○則○肖○守○盈○之○戒○讓○而○不
○居○則○狗○已○以○家○其○上○顧○所○遇○之○時○與○其○心○何○如○耳○心○誠○先○國○家
○而○不○私○則○時○可○讓○也○讓○之○而○非○沽○名○時○可○自○言○也○言○之○而○非○好
○戰○功○每○行○賞○象○爭○陳○勞○勩○異○獨○屏○樹○下○人○目○為○大○樹○將○軍○蓋○其
○不○伐○若○此○延○充○國○則○不○然○宣○帝○時○平○羌○歸○也○浩○星○賜○勩○其○歸○功
○兩○將○軍○而○不○自○言○充○國○竟○言○之○是○二○臣○者○何○其○識○量○相○越○哉○今
○之○言○者○曰○功○高○不○賞○古○所○訓○也○異○惟○不○伐○故○人○莫○與○之○爭○高○而
○不○危○貴○而○不○溢○保○躬○衛○族○之○術○也○庶○幾○哉○謙○謙○君○子○乎○又○曰○極
○身○不○二○志○盡○公○不○顧○私○臣○之○誼○也○充○國○功○若○丘○山○何○敢○隱○其○情
○而○就○推○遜○之○名○於○古○所○稱○論○大○事○不○計○小○嫌○者○矣○若○然○則○異○之
○能○讓○所○以○為○智○充○國○之○不○欺○所○以○為○節○以○能○讓○為○智○是○充○國○欲
○忍○而○抗○勝○無○所○顧○也○以○不○欺○為○節○則○異○亦○沾○沾○市○直○者○耳○要
○之○二○臣○之○時○所○遇○不○同○區○其○心○皆○先○國○家○之○急○而○後○乎○私○者○不
○可○不○察○也○高○祖○開○基○特○功○臣○宜○恩○韓○彭○之○慘○志○士○扼腕○而○嘆○憤
○久○矣○白水○真人○應○待○而○起○天○下○繫○麟○附○驥○之○士○雲○合○霧○集○莫○不
○欲○垂○名○竹○帛○間○智○者○角○謀○勇○者○角○力○孰○肯○遠○巡○自○失○者○使○異○讓
○替○其○間○以○功○相○競○且○將○為○主○上○所○忌○有○功○而○見○忌○則○既○難○不○遠
○夫○既○難○非○且○所○宜○避○也○其○如○國○家○負○薄○特○功○臣○之○名○何○此○異○之
○所○大○懼○不○獨○為○保○躬○衛○族○計○也○宣○帝○在○位○先○寒○為○患○非○一○日○上
○詔○在○廷○誰○可○將○而○充○國○曰○已○踰○老○臣○其○志○何○決○也○及○至○金○城○圖

六戶為九之以因夷是時破走法禁兩將軍並主言戰替充國
議于中獨一魏相耳即言帝亦不知二策者孰為得也及先零
乎定然後勝敗之形見而攻守之得失洞若觀火使充國復歸
功兩將軍不以自明則帝將曰吾向固疑之平羌之績白不白
非充國所慮也假令他日疆場事有類此者豈戰歟之議論
導者其時能定之故必欲直任金城之功而不敢避也充國之
為漢蓋至深遠也當吳破赤眉入長安時人有請之者先武
詔曰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而非異真能不伐其
既享下楚梁二王哉故先武守射釣中車之約而不忘漚沱燕
冀之恩者非先武能然也異使之也漢自世宗大興邊警海內
此論虛耗過半宣元之際戎旅寢息四夷亦稽首闕庭意者見充國
充國宜哉之效能脩備附遠而言戰者無所容其喙和然則謂異為
應上文先國後私意
充國為好大夫微為寵可乎不可乎是故不伐以全漢恩
自言功以定國論其心先乎社稷而不私二臣所同也寧但目
前之利而以過貽于君寧取尋常之名而以惠授于國非三臣
所忌為也至于當中與章制之時其功不得不退讓值衆論約
法之會其功不得不自明此又異之事難施于孝宣而充國之
言不可諫于建武者也大抵人臣處天下之事當撤拘攣之見
雖忌避之私自持其是不拘于迹如郭李治軍寬嚴異而皆能
與唐韓愈等處戰事異而皆能服夏然則異與充國居功不同
異求秋國家一而已矣嗟乎人臣事君亦在熟慮而圖之哉

馬異不伐充國言功如何 張位少府卿士
世之
愚嘗讀兩漢紀而得二名將曰馮異曰趙充國異之佐光武也
劬勞新莽驅逐劇盜運効勳與矣暨鄧禹不能定關西逐代
而退焉
高任破赤眉于宜陽重書褒之曰始雖垂翅回溪終能奮翼通
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厥功何偉也然每論功諸將少終
非人言
異獨默然立樹下故軍中有大樹將軍之號焉充國之佐宣帝
也西羌之叛專主坐困之策乃上屯田便宜十二事卒之先零
知時勢
款服并開輪誠嘉績亦云茂矣迨後凱浩星賜故以不自居已
而充國見帝頗直任之不辭夫二將之成功則同居功頌異何
不異耳
也論者曰師克在和是以古之成功者士歸功于將將歸功于
君其心
朝崇謙德也故之反不伐宜聖偉之曹彬不伐宋祖嘉之而偶
輕哉
語沙中爭功于漢而定勳且爭功于唐檻車徵對爭功于晉者
增文
文可謂
君子每為之扼腕焉異之不伐得是道矣而充國之自任得無
少謙光之德乎愚辨之曰二將之處功名皆是也特時與勢不
已
作耳何者蓋異當先武草創之初炎祿雖興群盜猶盛而吾以
此命下
腹心之臣受股肱之托奇區區焉與諸將論功則亦庸人語耳
非所以策勵群師懾服士卒也況功高不賞異方感滿之懼而
何暇于言功乎他日咸陽王之號雖帝之大度不疑意亦異之
耳
謙中素享于帝故有以來君臣父子之論耳若充國所遇則異
此原焉
于異其時而議討西羌也宣帝主戰于上群臣附和于下其是
之
坐困之策者百無一二及功之成也雖本于坐困而亦藉于強
擊伏羌二將攻戰之勢使已不言功帝將曰西陲之功二將戰
此意不
國言日
特上以
伐之力也非坐困之策也而恃富強邀遠功開邊釁必自此始
夫夫已之功無庸恤矣而使吾君他日有開邊啟釁之咎是誰

之德與成功之類末一一陳于王前若曰是功也
也寧使在已冒有功之名而不使吾君有勳遠累之志寧使在
我貽自薦之誦而不使吾君有開邊啟釁之圖寧使天下不歸
功于伏虎之將軍而不使國家遺將也日有勳生事之
受若臣之為慮深且遠矣使充國而常充武之時則亦大樹將
軍美而何功之足云不然浩望賜之言意亦美矣若之何其弗
聽也使馮異當宣帝之際則亦章章自表矣而何嫌之避不
論功布賞亦人情也矣為嫌退之若是邪愚故曰二將之處
名皆是也亦不可以其迹異而輕低昂也彼執異之議以充國
之弗謙者不知充國者也後之為將者將學異邪將學充國邪
愚則以為天下之事無定體唯求其是而已馮異之不伐為將
之常經也充國之言功為將之微權也混于異則不知權之妙
用充國之言則不知經之當于是故執二者而取其一寧為馮
異之不伐不為充國之言功累二者而求乎中國不必為充國
之言功亦不必為馮異之不伐

馮異不伐充國言功何如 李維翰翰林編修
其功名之隆顯居也懷自滿之心者恒至於招尤而徇退讓
之節者或不足斷國是以一君之古之君子有同其成功而所
以居功則異者此其後也余觀漢史馮異脫光武于蕪亭渰沱之厄而
之迹謀其後者也余觀漢史馮異脫光武于蕪亭渰沱之厄而
大勝于赤眉之戰炎劉之緒藉以中興充國也田燉煙而先零
不歸西土屢世之患遂安枕而無事斯兩人者宏功而按烈相
等埒矣然而馮異口不言功一時人心無不願為大樹將軍者
乃充國則違浩望賜之請而自以意對累累指陳功狀豈異明
于下人之道而充國顧開於後漢之古哉此其迹殆惇懿而不
相侔而後人之執空文以評勝于百世之前者不能無惑矣余
嘗原兩入之心與其時勢所適及夫君臣相與之際然後有以
得其當而不可以代不伐之迹軒輊其間者語曰功蓋天下者
不賞勇畧震主者身危是故霍光之甘泉近涸勞而不德君
子所以明哲保身也然事有出于天下之公而非繫于一人之
私人主以其好大喜功之心專制于上而下之人靡然從之莫
敢異指吾獨排其非而擇其是而卒以成功如是而復以貪功
為嫌以獲退讓之名則必以吾之所是為僥倖萬一之計而其
初議愈堅結不可解故不得不任其是令夫人皆知鈍遲者
之終能有成而輕發者之難與慮事也嗟乎茲前所謂老成憂
國之沒者矣昔者高帝提三尺而帝天下信越之功居多帶礪
之盟未乾而醢戮之禍尋及矣雖帝之寡恩亦信越自取之也
得齊地則請為齊王代楚則裂地而封會稍有挫抑即缺缺
出不平語二子以蓋世之功者多忌之主而謂然自伐以表

人其及也宜矣披鴻異者即光武之信越也信越以伐功見則
則異以不伐自全亦理與勢有當然者而集以律充國之功則
固矣方先零之倡亂也宣帝遣充國及破羌將軍二將征之自
二將軍以下則朝之臣誰不曰威此而後朝食者乃充國獨以
功之而守為計所條陳便宜十二事歷歷如指掌帝猶疑難之彼其
初必令二將軍與俱者謂充國雖獨任也既而充國堅主其議
不少撓沮然後先零困服單于自歸雖其謀已効顧于帝之初
心已背馳矣假令充國遜屯守之功復歸功二將軍二將軍固
習帝之說也必將誨其言之不試于前而嘆其成功之晚示之
以遠功可開之鑒而益滋其侈大之心將以老成為不足用而
新進喜事之謀乘間而入此充國之所愛也故寧以功自任使
知成功之自在彼而不在此其所以抗明詔開群議而堅守也
增定全明館錄卷之五論領
田之策者誠知夫先零之可計因不可以力取也庶幾宣帝懷
然覺悟知夫老臣長慮之見終非新進喜事者所能逮而欲舉
事于天下寧有所特重而不發而不可以輕為取敗云耳蓋國
是以從違為重則與讓之細德為輕將以端君心之趨向即冒
貪功之名無益也馮異雖有大功至其始事發謀與充國殊科
矣賞罰之權自君主之優劣之等自人辨之久何有然以言
語爭勝而蒙人之忌取君之疑抑蓋異之功止于一身而充
國之功則國是君心胥係之雖其居功之迹不一而善度于君
臣人已之間以全其躬善其君則均適于道矣余考宣帝之時
去武帝未遠征伐四夷海內虛耗宣帝之性則然哉衛霍諸
臣之也即充國不自言功歸功二將軍安知帝不以衛霍望
二將軍乎高帝而後其崇功臣者莫如光武而馮異尤為親信

然當其破赤眉入長安也有上書言異欲為咸陽王者光武寢
其諫而以重書慰勞則其不伐之行素以結主之知也不然
則諍者之術中矣惟夫有充國之言功然後宣帝知禦吏之舉
在于自強而泯其偏然勤兵之心惟馮異之不伐然後能享茅
土之封而免韓彭之禍則宣帝之不為孝武與光武之不為高
帝二臣與有力矣不然以充國之老成持重必能為退讓無難
者反出馮異下耶故使充國居異之時則何有于伐使異亦君
臣之出馮異亦未必黑黑已也可徒以迹之殊而妄議之哉左氏論
公而論事之役晉有三帥避功而不居而仲尼于夾谷之會直書其功
以垂示來禩聖人蓋有深意於其中而退讓之疏節非所論矣
豈以孔子之聖不逮一良將也邪大都臨事者當酌於理之是
而不必拘一時之名論人者當原其心考其時與勢而不必其
迹之合是故主實之難則同而或亡或避峻坂之險雖均而或
行或止証父非直而密造逆謀歸衛天子者又得免于罪咎李
非棄而避水絕糧卻衣卻祀者則皆稱為介數焉以對與墮文
書者均得大臣之體不負聖公與劫奪時將者咸外賣友之誚
彼固各有攸當也若夫殉名而不酌諸理沿迹而不稽其衷則
縱父伏鎧者與導海同孝祥狂避世者與首陽同仁矣此幾微
疑似之間宜辨于早而善學下惠者必自其所不可者始也吾
固因馮趙二君子之事而備論之以諗夫後之臨事與觀人者

反柳氏月令論

張一桂大司

昔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述以為月令時諸理以為大法而唐柳宗元著論詆之謂其非出於聖人意何其失之拘而昧先王之遺意也且柳氏之意豈非以不章故而并其言乎不知月令之所紀者非章之說古先王之言也非古先王之言唐虞三代行事之迹也使章議論偶合于道君子尤不以人廢言矧其所紀者皆唐虞三代行事之迹乎嘗聞之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蓋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時為紀時也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由者也故帝典贊放勳之盛先之以敬授人時而禹謨之告成也亦于時撫五辰重之則時之所關亦大矣王者居天之位而膺天之眷又豈容悖天時以有為哉是故任

增定皇明倫彙

卷之三論類

至大至艱之責懷欽天畏天之誠而又本之以不敢自暇自逸之心則無一息而不心與天通亦無一時而不政與天準於是仰觀星日雨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循十有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為之備此豈窮異以為神引天以為高哉王者以奉天為職不得悖天而獨行人君以順時為義不得違時而妄動非教樂為拘拘也蓋欲法天道之常凜然提撕警覺而不至有容時失事之虞其或大政大令所當急行而不容于侯時者則又未嘗不變通宜民而無所待初亦何害其為承天道而順時安乎然先王之心猶恐吾身既往吾之法將與之俱往也下是聽之象魏者之令甲紀其所行者而傳諸後世俾聰明睿智者固隨時變通而益善于法之外昏昧傲誕者亦將因時警惕

寫出作
看本旨

而或不至于廢者之法此固月令本意也譬之飲湯飲水皆冬夏之常然若謂天下之人冬而不必飲水夏而不必飲湯哉月令之所陳者唐虞三代之迹也試即當時行事考之布德行事令也則又時收稼穡教者教而不給而不為費事不作夏令也則又伐鬼方以三年伐獫狁以六月而不為曠戮有罪且衣裘秋令也則又誅侏儒于方夏取裘褐于冬月而不為舛勞

農休息講武習射冬令也則又入執宮功蒐苗于春夏而不為煩其侯時而行者既確乎不易以遵其常其不侯時而行者復固如斯也柳氏徒據後世紀載之文而泥細人之陋說則是元不可以為亨貞亦不可以為利易之不足信久矣無亦謬甚矣手昔孔子于顏淵為邦之問洪綱大典空際然可悉舉而獨首以夏時為教說者謂時正令善仲尼蓋有取焉至他日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則又告之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今通放月令之所行盡準夏正而先王與時簡行之典禮愚方幸賴此可睹記也而柳氏獨非之不置毋乃與孔子首夏時愛禮存羊之意大相懸哉嗟乎成周以降王路雖微曲章猶在沐不泯之餘澤若類能誦法先王陳說古昔或形諸簡編或見諸敷奏皆體天

增定皇明倫彙

卷之三論類

若時不失載籍遺意是故高廟有議服之章文帝下賑貸之令是錯陳順時之謨弱翁上月令之疏翼奉李尋公永劉向之徒各有微遠據以開導人主抑何其謹然切也自此意不明古道遂泯於是宮室繁興不恤民時者矣於是春陽和殺人數廷者矣於是三輔凶荒而賑貸不施者矣於是禾稼方盛而收獵不息者矣凡此皆月令不明之故也柳氏復謂其非

論立此
時哉信
不可失

出於聖人盡斥之為不足信則必証往聖蔑古訓長途指之風
而啟昏暴自恣之新何其與于不仁之甚也豈不為世大罪也
哉或曰柳氏之論亦未為盡非一如災異之說類於瞽史者亦
將非柳氏而信月令乎愚曰不然君子惟據理以垂訓而學者
貴得意而忘言傳不云乎春與分治則饑秋與震治則華冬與
離治則泄夏與坎治則實此感應自然之理也月令亦論其理
而已而豈必一一求合哉外夫猛夫驕平整悍可畏及入祠宇
見神像輒釋戈而拜閭里之暴橫者雖其父兄諭之弗止至大
巫告之以禍福即林然不敢遂其非何者誠惕之也月令之意
其所警惕後世者不既深歟昔箕子衍洪範以恒而恒惕恒懼
恒寒恒風為貌言視聽思之咎徵其述天人類應之理至悉也
若如柳氏膠固之見則謂箕子為瞽史可乎以是知災異之說
未足為月令警也意至是而柳氏之論窮矣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五 論類

五二

反柳氏月令論 賈三近
嘗者先王奉順陰陽節宣元化取應政之宜以時舉者著為令
使有司先時以治王所以欽若昊天茂育萬物亦以明保其身
之是以民無疵病而無天孽五福以時致焉豈自意和執執授
時之政缺時人失其司候之職荒遠至我國侵伐時與作無
度而先王之良法漸磨殆無遺意幸而草莽之間乃有竊志
之者焉謂非好古君子所當與者耶呂不韋挾商賈之術竊秦
相位無以自托于天下乃招致賓客蒐羅遺逸著月令十二紀
諸篇以眩於世後儒遂取以補禮經之闕斯亦存什一於千百
耳古云禮失而求諸野其以是夫唐文人柳氏著論非之愚謂
因其人遂蔑其言亦過矣柳氏之言曰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
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其俟時而行之者無刺矣乃取其
不必斷在一時者摘舉而非之以為必如是則其闕政亦以繁
矣意固執柳氏之為說也夫聖人之治天下猶人之治身彼養
生者順四時之候理百骸之會劑五味之和助五臟之氣以周
理於一身世固未有非之者乃獨治天下者不然哉彼養生者
曰春主肝多食酸以助肝氣夏主心多食苦以助心氣此其常
也然五味之和未始以偏廢使夫病脾夏病肺而必益以酸苦
寧不愈傷哉和哉世固不以一失之病而易養生之論者蓋信
其常也聖人之為法亦如是爾矣夫自大易以四德準四時洪
範以五行配五事亦各舉其類也五行之氣四德之運豈介然
分匹而不相流貫者哉聖人以德法天亦因時而各舉其重以
振起而省覺焉耳是故天地之氣以陽戶生長以陰宰收藏聖
人制恩賞爵祿以飾喜每行于春夏制刑罰征伐以飾怒每行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五 論類

五二

天時人
事相
美惡
開發
出

識
造
化

非遠天
人之
道此

增定皇明節錄

卷之三

五三

於秋冬。蓋春德在木。木陽。故王者於時布德。並見養功。皆圖
周賜貧窮。理賢者。以達陽氣之解。夏德在火。火陽壯。故王者於
時贊俊傑。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以贊陽氣之盛。然陽盛則
陰伏矣。故又斷薄刑。決小罪。節書懲靜百官。以順微陰也。秋德
在金。陰祥。故王者於時選士勵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修
法制。養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以順陰氣之難。冬德在水。水
陰威。故王者於時賞勞。恤孤寡。舉阿黨。以抑陰。陰氣之極。則
陽生矣。故又易關市。求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以助微陽也。
此天地之恒經。人事之定紀。不可易矣。然陽居盛夏。而五月靡
草。故陰極窮。冬而十一月。蘇麥生。則天地之舒條。寧可以一切
言哉。昔禹南巡。當在五月。而戮防風氏。周宣北伐。時維六月。
而逐獫狁於太原。此則罪在必誅。法所必討。刑罰何必秋冬也。

文王卜獵而獲昌。尚義尊為尚父。高宗象夢而得傅。說爰立作
相。此則遇以天授。結以神令。尊爵何必春夏也。苟執是而議五
刑。九伐之常。八柄之法。駁則後世之斷獄。違時糾封。夜拜者
又何義焉。柳氏又曰。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
可以為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孟春則可以為乎。夫周禮以正
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那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
觀治象。必知柳氏之說。則聖人之布治。象亦何必正月邪。夫天
道地理。人紀三才之大義也。孟春正月。歲首也。舉而詔王。猶懸
象魏以覺代也。法可示不可玩。令可舉不可濫。互舉而品節之
凡以新天下之耳目。使無玩且瀆耳。豈餘月遂可偏廢邪。季春
陽輝氣盈。侈心易溢。故戒在淫巧。塞其原也。聖王制法。悉有深
意。寧可以淺曲膠議哉。又曰。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

增定皇明節錄

卷之三

五五

是書者其亦有以諒其中哉

以為高。謂其五行反戾。相薄相擊。坎災之說。為諸史之語。此出
於聖人也。夫聖人作春秋。遇災異。必備舉。而墨書之意。以變不
虛生。必以類應。所以為昏主暴君警也。漢儒劉向作五行志。推
麟經所書徵候。比合必欲相當。雖未必悉中。然其大較。則亦不
謬矣。必盡以為怪誕而去之。則後世所謂天變不足畏者。可
深罪邪。大抵聖人作法。其必以時而舉行者。著于令。以彰厥有
常。其不戾時而錯行者。存乎人以適於變。要不得舉一以廢百
也。後世漢高帝命司馬。以主四時。魏相奏明堂月令。皆循緯
有古意。亦足以致小。康然則是法。豈可以盡非哉。觀者慎毋以
其人盡蔑其言也。雖然。柳氏之意。慮後之庸主泥時令之說。信
徵應之類。切切以求中。則王政或偏而不該。一或不驗。反以謬
謬為無害。斯所為懼而力辨之也。則其憂世之心。亦弘遠矣。讀

孔子學無常師論

陳于陸

聖人之學師乎天不師乎人者是故其知博而不遺其行周而不偏故可以匯性命之源窮名法之紀包變化之蹟為神明之宗洋洋乎大德哉豈徒守常稽耳目以滋益其天者邪天者心也心為靈靈空洞靈徹至虛而大四時六通譬諸太極庶幾森然苞真矣惟夫人精為于將迎志迷于逐舍日以無涯之慮充塞乎內取給乎外補其見聞而謂之曰學斯世儒所為不達于聖閥之奧也夫孔子者生而全其天者也知無不通而無所通行無不該而無所該師天不師人者也何以知其然邪是故造化陰陽世有設衡幾立珪表而不究其詳者矣孔子上下律龍晝夜通知天包而地羅廓如也皇王建極仁經義緯糟粕雖存而不可傳者往矣孔子嘉樂章總統百代若親遊其

增定南信錄

卷之三論類

五五

此言孔子從天而學

是與之揖讓而得所謂淵源之妙也昆蟲草木巍偉謫異夏筆不能陳而諱言不能盡矣孔子精心旁照剖判不爽猶數計而施下也若此者將何從前契深思而得邪抑沈潛廣涉資諸人而有所窺者邪其亦師乎天而已邪聖心之中虛而能涵大而不能容性命不離于精名法必歸于理變化不越其宗學之至也世見孔子潛心乎文步躡乎周則以為所師者古人耳而禮于聘于于刻樂于弘于棄亦未免求蓋當時以為學也不知此皆印證其天者也非舍天而有所師也故師不同以天言則孔子有常師以人言孔子固一無所師者矣今瑩燭布照終夜不能別數如太陽麗乎上而萬象無遺也詹何施釣終日不能繫寸鱗江海行乎地而蛟龍畢具也二師調絃細促往濯音不可得諧天籟發而抑揚清濁朗然也眾人直獵耳目守一方之術高

增定南信錄

者窺牛豹而夫全牛畢者不免于面墻大人之胸懷知通而行該無所不運也何者衆人師人犬人師天也孔子不云乎吾有知于哉空空如也夫無知者絕乎聞見之識也空空者此心至虛而天之本體也聞見絕則人者息虛而大之體不失則天者全是以為孔子者矣子曰回也其庶幾乎德至顏子之空猶孔子也回嘗言守信一宰不好廣觀墮體黜聰入于忘矣故子脈回忘也回之服于子亦忘也是所以見稱為庶幾者與賜也不受命而貨殖謂不能全天命至虛而大之體而增益于見聞知貨殖務加多云耳故賜之學師乎人者也回之學師乎天善希孔子者也嗟乎賜徒信孔子學無常師師不知其師天固有常

增定南信錄

卷之三論類

五五

孔子學無常師論

究歷考翰林傳

聖人果有師乎曰有師而能自得其師聖人果無師乎曰無師而亦無所不師無所不師謂之有師可也亦能自得其師謂之無師不可也然則聖人奚師哉師乎道耳道無窮故心無窮心無窮故學無窮道焉乎而不存學焉乎而不可故子貢曰孔子學無常師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昔者夫子之道天下莫能名達卷訝其傳學太宰謂其多能舉世之人以為不殫其學而待不知其所從授乃夫子亦不苟為異而學也適周問禮于老子蓋執弟子禮而返至于其弘師襄刺子之徒一藝一長亦為之北面而不辭又舉世之所深求而不得其故者也聖人之心何哉道公天下而不私其門也私其門則非道矣故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惟不主于一德一德皆無師

此言孔子之道公天下而不私其門也

主一

也而後可以會之于善惟不主于一善一善皆無師也而後可以協之于一天惟虛而細大之物莫非天也地惟虛而細大之物莫非地也海惟虛而細大之物莫非海也聖人惟虛而諸子百家之見以及乎愚夫愚婦之知莫非聖人也聖人之心廓然而天明瞭然而地止恢然而海受前無往古後無來世無分明無他技無定業無專攻公天下而不私其門如是而已矣故自稱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見善而從見賢而師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為之不厭不知老之將至空空之休証于鄙夫啟助之益常之後學無寓非師無地非學聖人之心何其切也道固如是也夫道公天地公萬物公一身公後世義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同而亦諸子百家與愚夫愚婦之所共無彼彼無此此無可無否否分門而視之則散裂而不可收拾拜而觀

之故者未嘗不圓而誰者未嘗不合也是故義皇最古無所師

則師天地萬物俯仰悟道堯舜之朝百僚師師康肅之鄒夫深山之野人堯舜未嘗不師焉湯師尹文武師呂下至韜鐸進鼓之隸中林允宜之幾九九以上之末技聖人易常不備而資之夫子之心蓋數聖人見道無窮之心也故贊易卦則師義皇嘉典謨則師堯舜敘訓誥誦典禮則師禹湯文武周公上律天時則師天下襲水土則師地惡巧言令色則師丘明述而不作則師老彭夫子之無常師也蓋如是故曰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而為問其異同小大之間哉子貢之智蓋知夫子之深者乃不曰數聖人而必曰文武抑又何也蓋義皇堯舜禹湯之道傳之文武文武時王也夫子以為上古之治不可復夏殷又無徵而不敢言故數數稱周禮焉周公相文武思兼三王以致成周之

此意亦佳

夫子之師其道者師其一也一收時持故無常子貢乃求之多聞多識之間由彼識其小夫子兼而識之云耳嗚呼夫子之無常師者蓋協乎克一之旨而子貢猶以為夫子之多識而不知其有以貫之也

權日振賞罰日明名實日審吏治日進民生日安而宣帝之材遠累規漢家制度如規矩繩墨之不可易則是兩魏同心之微意百執事不能知而獨史臣知之者是故毅然條天下之事者無智名無勇功曰吾以振舉高帝之約束也而不嫌其為矯退然以謙厚自居者不忌能不伐美曰吾以共存天下之大體也而不嫌其為儒相之所行者固吉之意而吉之所持者亦相之心有為無為不同跡有言無言不同用而輔治之本未先後未始不同如材之同于負荷也如味之同于調羹也如色之同于經緯也此豈有彼我異同之心哉故曰二君子者均之有公天下之心而不以其才相勝者也雖然丙吉尤不可及也吉保輔帝躬起民間而登九五其勲且舊何如也相新進之臣耳按處吉右敢于任天下之事而吉不一為嫌知利社稷而不知

增定皇司館課 卷之三 論類 六十

有新故之相形知共太平而不知有舒疾之異致故史臣論言之美亟稱其不伐舊勞深厚得體而不暇乎其他則言之善以勲勞自晦調停斟酌于億家之間者亦庶幾乎有同寅協恭之義美而使吉以勞烈自居而相又毅然行之而不顧則二人者方如水炭之不入也又何共成治化之有世嘗病言不問格闘殺人而問牛喘嗟乎吉于貳公弘化之理亦有見矣彼豈漫為大言而無益于天下之用者乎故蕭規曹隨房謀杜斷無不同心占之大臣其相容相濟類如此吾觀有宋一代賢相前有富韓後有張趙而四人者終不能相容然後知兩魏之賢真不可及也或者又謂宣帝任刑名寵宦監責陶于丙魏之相業夫格心之學非伊周不足以當之吾不暇論吾獨惜夫和衷道遠司德風微勢相逼則嫌易生才相軋則譽易放不務公天下以為

心汲乎才智之相勝如二君子之同心又安可多得也嗚呼
二君子之同心書之青史至今鮮然有餘榮焉然則英雄豪傑
思以共成天下之治者亦安可有異用之私哉

卷之五 論類

六

五諫論

凡人臣之事君進諫非難而為難進諫之道有度主之心
而竭忠者在自度其心其度主之心也則常見主之有過必思
諫諫則惟恐其弟手從自度其心者惟見吾之心有一弗盡即
自以為過而不見主之過謂主之有過是吾無以感導之也吾
無以感導之而置君於過舉則其終不在君而在我不不得已
而諫其君又安敢遂為憤懣亢激以彰主之不逮而沽吾直節
哉予觀昔者夫子所論五諫而獨取夫諷未嘗不嘆聖人事君
以忠之心何其微也議者曰有忠臣之心則諫與降意與直度
主之心而行之皆無弗可矣奚取于諷或又以夫子之取于諷
者亦度夫人主之心憚於意之相忤而樂於說之易合故弗為
諷與直者亦弗為諷與降者惟將順人主之意徐而譬之庶幾
其言之聽即弗為亦不至於重違其意以取罪戾意若是則聖
人事君之心抑何紛紛擾擾于其中而逆料較計之至于此乎
必不然矣夫人臣事君如父子事父母父母罵而諭諸道
者孝之至也不幸有過可以感氣凌之手可彰其不逮於人乎
供為子職以感導之不得已然後諫諫而不聽則號泣隨之而
已終其身惟知過之在已而不在親也然後可以為人子曰臣
之事君矣以異此今夫人君孰不欲其身之尊榮而無貶辱政
之正治而無邪惡國家之安存而無危亡然而不免貶辱邪
惡危亡之跡者非其心誠然也彼固有以救之也自非桀紂解
不可感而悟者顧忠臣之心何如乎忠臣之心非敢必於君者
也試及吾之所以自靖於君者其能便正奉公而職無曠矣手
其能不徇利禍以効忠乎其能奉吾之心事無一不可建天地

實鬼神而無愧乎如是而吾心盡矣每可以無過矣乃幸而聖明之君處後之傳上下恬熙中外無事於是而有嘉謀嘉猷則入告於內出順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安用諫哉不辛君有過而後諫彼為之君者未必不諫予之素而信其言之是即未予諫且信也予亦退而思之曰是予無以至誠動君主也乃於是為納約之牘為過基之求曲引旁論以求適主之情而入之蓋多術矣然而不敢諫也苟可以弼主之過而遷於善即指身何惜焉固不為慧也視其君之尊若天若神若雷霆不可犯柔其氣和其色承順人主之意而委曲以獻其愚此非所以為降也憂治世危明主事關乘輿政係廊廟未嘗不正言而論焉然而不為沽直也諫者降者未免歸游說屈志節以求合意者直者必至於彰君之愆戾已之名甚則激禍以兆變忠

增定皇明倫議卷之五論類

臣惟以諫諍其君是故心惟自盡則常思已所未盡之心而見已之過見已之過則日思以忠愛吾君而不見君之過不見君之過而中愛愈切則其所以諫君也其言自遜不敢以徇君之欲而亦不敢以沽已之直古人臣之用心蓋如此舜之見瞽瞍也夔夔齊慄曰父母不我愛何哉供為子職而已文王因於美里曰天王聖明臣罪當誅故遂君親之過蓋曰予自有過焉耳親非頑而主非昏也是所以諷之者微也或曰若是則龍逢比干非與且汝所云是大臣格君心之道非以語有言責者也嗚呼抑焉知逢干之心哉其不幸而死非咎已也夫子稱殷三仁去者佯狂與死者一焉可以辨心矣且夫以諫為職者豈必皆批逆鱗履虎尾大者戮小者斥始為盡職耶意氣之以義動者志奮於一時忠愛之由性植者慮存乎萬世舒徐容與諷

論多方長歎之悲甚於痛哭此善諫者也諫而不必聽則去至易言也或又曰秦遷太后茅焦解未危論而秦帝立悟漢武多怒汲黯而折于廷淮南問之寢謀惡乎其難於直耶曰予於是能指身殉國危言論于世主之前即謂之難尚何計其彰君過而沽已直耶然而忠臣之用心則有在不在彼者蘇明允曰仲尤之說純乎經者也吾取其純乎經者而已彼不能調而或以譎以降以諂以直至于以機智勇辨游說之術濟其忠是謂參乎權而矜乎經者惟古之忠臣然後可而非後世之徒以諫稱者也非予之所能知也

增定皇明倫議卷之五論類

增定國朝倫議經世宏詞卷之五

周氏萬安樓藏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六

太原 王錫爵 元駁父 曾定
四明 沈一貫 肩吾父 密訂

論類

漢王數羽十罪

董份 家宰 李士

聞之曰秦失其鹿漢高起沛中提三尺而掃氛埃項羽氏亦掉
 兵江東下流與漢共角秦鹿厥後楚竟為漢屈議者歸罪於羽
 高帝軍中對壘語亦輒謂羽有十罪予則曰羽即罪不十楚寧
 不漢也蓋兩桀驚之主民不見仇兩慈仁之主民不見德虎留
 鳴哺之主並脇而馳直令民有所向背差池於其間鷹鷂樹
 則鳥雀屏息而嬰亡效舞於茂林虎狼相倫則狐兔攝形而啄
 啄集步於低陽民之遇仁暴主也猶然此爭王得失大彰明較
 羽所歷川血而山骸帝所過家經而戶瑟楚漢勇悍仁強諸不
 能更僕數凡此皆漢之屈楚楚之為漢屈民之德漢而仇楚之
 絲也數羽之罪首無若款義帝款義帝罪不赦即羽不弑義帝
 陽尊而陰龍之而羽咄嗟叱呼民且口噤心悸民亦何樂楚楚
 亦何能不漢數羽之罪再無若坑趙卒坑趙卒罪不赦即羽不
 坑趙卒陽生而陰餌之而羽千人自廢民且重足汗背民亦何
 樂楚楚亦何能不漢數羽之罪三無若背約自王自王罪不赦
 即羽不自王陽却而陰據之而羽睚眦彪彪民且目駭膽落民
 亦何樂楚楚亦何能不漢舍三罪外姑弗罪而羽必非漢對何
 十之為不爾斬木揭竿雲集霧聚百戰百勝漢不能當楚王決

指示舞樂魂不啻机肉漢不能當楚拔山蓋世烏江驍漢
 東家傑捲土重來漢亦未必能當楚由楚失民自屈而終漢屈
 楚也故曰羽不十罪楚寧不漢也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六 論類

聖王修德正事

張位 宣慶學士

天之運也。其天之所為乎。古之聖王。所以愛天下。而治者。非能
乎。天也。亦恃其有承天之聖而已。天之與人遠矣。以人而承
乎。天。抑又遠矣。然而在天之天。固即在人。之天也。天有災祥。人
有敬肆。機動于下。而氣見乎上。二者之相應。若影隨形。然明王聖
王。所以消災于未萌。而變于已著者。豈探之不可探之域。而
為之。事之不必事之地。哉。厥德惟修。而太和自集。庶事惟允。而嘉祥
為臻。故惟聖人不忽天之戒。而又惟聖人能承天之戒。聖人惟
能承乎天。故天亦不能違聖人。天之機。若此其神也。豈可視
為窮冥之理。而不之論哉。聖王修德正事。朱氏為商之高宗中
宗言也。雖然。微獨高宗中宗。凡有國者。孰能外焉。夫天人之際。
亦難言矣。術者泥其數。聖者泥其理。泥其數者。於休咎之徵。災
祥之應。一切拘之象。緯之說。以逢占射覆。或不免乎億則屢中。
而卒之無可奈何。斷之理者。則謂輪旋之機。轉移之術。在我而
不在人。在人而不在天。而其既也。天亦為人。因其情。相感而。其
機甚微。總之靈承元化。其順陰陽。則修德正事之道。歸焉耳。夫
王者代天而為之子位。則天位也。職則天職也。而其德則天德
也。事則天事也。彼其淵淵變伏。見以為微。而不可測。而天之照
臨實罔之。其建建措置。見以為蹟。而不可窮。而天之視聽實係
之。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中參人民。繇此以制法度。考禍福。側身
修行。則休徵時敘。舉措悖逆。則咎敗將至。故曰。陟降厥事。日監
在茲。言天之與人。也。又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言人之動天也。匹夫匹婦精誠之極。尚能仰召日星之變。遠致
水旱之災。矧于威命靈爽。作乎造化者哉。是故消息相仍。休咎

增定皇明館錄 卷之六 論類

天論
點綴

此二段
正諸修
德正事
而語亦
軒舉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六

災至天有時。而用其權。蓋漸而微。消散凶邪。聖人有時。而用天
之權。聖人所以用之者。無他。則德耳。則事耳。聖人之德。雖不待
災而修。而德之不減。曰。余一人有佚罰。聖人之事。亦不待災而
正。而事之不修。亦曰。余一人有佚罰。彼其視星。傾日。蝕。惕然。其
若有傷也。視奇幻。震動。凜然。其若有失也。視饑饉。疫癘。皇。然。
其若痛乃身也。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修其末。保其精神。
考其視。履其德。上與太虛者。徒。而事日與造物者。流。齊。戒。而洗
心。則此心神明。而德不渝矣。少私而寡欲。則此心純白。而德不
雜矣。剛健而中正。則此心自強。而德不息矣。官人而上賢。則政
有業。而事立矣。計謀而宣命。則化有經。而事成矣。誅暴禁亂。則
治不疵。而事建矣。動而昭。靜而冥。上微而深。宮闕而大。庭其
恐懼。修省。惟德與事。為兢。兢。諸凡壞。天文。地理。彌。趙。邪。陰。湛。溺。

增定皇明館錄 卷之六 論類

此說修
德正事
之妙詞
未古大

太。陽。以。結。怨。于。民。召。災。于。天。者。皆。絕。其。道。勿。之。有。務。是。聖。人。之
所。為。德。所。為。事。也。是。聖。王。所。正。之。修。之。者。也。其。修。之。也。不。出。混
冥。之。中。而。吞。吐。陰。陽。伸。曳。日。月。之。道。具。矣。其。正。之。也。不。出。指。顧
之。間。而。牢。籠。天。地。鞭。策。四。時。之。道。具。矣。是。故。天。不。變。經。地。不。易
形。怪。風。淫。雨。不。作。孽。孽。虹。霓。不。生。二。十。八。宿。五。官。六。府。紫。宮。太
微。各。居。其。次。動。植。之。物。小。大。之。數。各。若。其。生。太。和。均。調。治。化。洋
溢。而。無。有。邪。氣。干。其。間。者。將。聖。人。之。力。能。制。之。智。能。及。之。邪。抑
天。之。氣。固。倏。而。除。又。倏。而。陽。邪。非。有。上。聖。不。能。一。天。下。之。道。彼
于。天。人。相。與。之。際。蓋。權。之。審。矣。堯。之。水。湯。之。旱。皆。是。物。也。論。治
者。孰。能。外。焉。雖然。古。所。稱。中。興。之。主。莫。如。中。宗。高。宗。中。宗。之。所
謂。災。則。彗。彗。其。徵。也。中。宗。曰。惟。德。可。以。已。之。夷。考。天。命。自。度。不
敢。荒。寧。德。何。修。也。德。修。而。簡。道。復。興。天。不。愛。祥。惟。中。宗。之。享。國

此高宗正事

承天字

增定全明館錄

未定之論

七十有五年則修德之為也高宗之所謂災則雖其微也高宗曰吾其克正厥事吏考其不倍不濫不欺忘是事何修也事正而嘉靖殷邦赫濯靈惟高宗之享國五十五年則正事之為也故桑穀之拱也飛雉之雉也天之變也皆非二后之所欲也然而天卒為二后所勝者則二后有承天之道也向使二后忽天變而不修實政是使國多天地之戒而身不得膺壽考之福也其又奚貴焉然則修德正事之效可見於前事已雖然修德正事豈一時之偶為者哉宋景公之退災也非取必于星也宋之政有先言而布者存也齊子韋之動地也非取必于地也齊之政有足致地之動者存也禍福隱于天而敬肆在乎心一念故則何德不立一念肆則何事不敗時君世主非無敬畏天戒之心而卒之無益于治亂之數者豈不知修德正事之為

卷之六論類

五

急哉馳聲色之場則其心分拒忠諫之論則其志肆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則其志離三者有一焉猶皇天之禁兇兼施而並用之其於敬逆天威之道何有哉夫惟明主于未災之先審理亂之原雷意清心寡欲之戒毋溺甘言悲辭之託隆德克躬勉強大誠則雖謫告之加無損致理之實而警懼之迹益彰仁愛之心茲豈不稱盛治之世哉

心如穀種

劉震雲翰林掌院

夫人之所以為人者心乎心之所以為心者仁乎仁者天地之生機也生機在人其名曰心故心非以形用神用者也舉天下之萬有渾渾渾渾于虛靈昭曠之中而融之斯覺之斯應生機盎然隨在盈溢塞乎天地之間而卷之退藏于家此心之所以為神也如以形用則與眾體無異矣而何以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天地者浩乎無方穆乎無朕何以有心又何以見于復也嘗求之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生之機一氣聞闢凡宇宙間流行發育充然可掬雖一草一木若欣欣而自足者此何物也故天地無心以生為心生者天地之仁也而一陽來復其機微矣以形求之則無有以意測之則可見此天地之神也天地之神專一而直遂翕生而發散故碩果不食乃其本體生此種穀之說也種者生性之名外生性以言種不可也心者亦生理之名外生理以言心可乎自古聖賢以人言仁以仁言心此其意固可推矣草木之實其中皆謂之仁蓋剝落之後繁枝絳葉蓬然勃然者無不具焉漬之而甲拆培之而勾萌要非有假于外者此可以觀心矣夫人之初身萬物並生萬物生機欽于一實而人之生機欽于一心心者管乎體者也體者涵乎心者也體以形用神以神用而神又附麗乎形則心又流貫于體故以聽言動皆心也非專指夫神明之舍以為心也專指其舍則亦一體而已生性不具不足謂之種生理不具不足謂之心故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備于我者此心之本然則達于我者此心之固有非二也何者天地之生一物即其生萬物之理故即其

一物而萬物之理盡然于其中此種教之說也嘗試反而觀之
 空靜之後虛明之外希夷冲融淳和榮微含絳兩儀包舉六合
 生龍萬象宰制千古生機內運日與天地相為周流而宇宙相
 為寥廓此非所謂仁體者哉應感而起則牛之敵鯨何與于我
 而為之惻隱惻隱之心即其保四海之心也猶子之入井何與
 于我而為之怵惕怵惕之心即其運天下之心也故仁者生機也
 際上下而仁行也愛有出于此心之作用者乎故仁者生機也
 穀得之以為種人得之以為心謂心與仁為二而求心于仁之
 外者是謂穀種與生為二而求生于種之外也豈理哉雖然穀
 飲而後種具人靜而後心存機本貫于動靜而主靜所以握其
 機吾今乃見心于復矣雖有美種棄而不漬上不播上不不
 耘上而不既其生機息矣故始學者漬也亦行者播也充已
 者耘也持敬者溉也此所謂養心如養苗者也

李絳對憲宗用人不私親故論
 論曰以人事君大臣之忠也公其以人事君之心而無以已與
 焉于是大臣之忠始效矣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共理海內者也
 而天下之賢才又大臣所與共理庶職者也蓋心膂獨進而股
 肱輔奏宗匠陶鑄而群材緝聚其需賢至急矣使大臣而不務
 以人事君其能以一人之身僕上而理哉是以古之賢相其奔
 走天下之才而拔濯之汲上乎若弗及也其評騰天下之才而
 品敘之坦乎其若遺穉乎其若弗知也何者彼以人主之心為
 心人主之心期于得人以康庶事易海內其視天下之人無遠
 無邇無親無疎有德者官之有祿者能之各稱其實當其用蓋
 奉三無私以臨之而天下廓如也宰相惟以人主之心為心而
 又安所容其私其私之不容而知其所與事君者必皆天下之
 選也於乎可不謂大忠哉昔唐李絳之對憲宗所謂不私親故
 此殆庶幾矣嘗讀論之人主以進退用舍之權運之乎四海之
 上而宰相實佐之其用一人也將為其人而富貴之乎將使其
 人德我而以自為乎抑亦以天下之不可以一人理而須才以
 其濟也如以自為且為其人也則彼吾親也彼吾故也吾為之
 可也使之德我亦可也故將以康庶事易海內必須才而濟也
 彼誠吾親也其才不足稱也彼誠吾故也其器不足任也而奈
 之何可以私云爾哉雖然人皆知私之私而不知公之私也夫
 所謂不私者非屏而不用也運用而不私耳蓋宰相之注措賞
 罰惟其心之公與私而已心誠公何擇于舍之人而亦何擇于
 親故古之人有行之者若崔祐甫之除吏是也心誠未公也即
 舉賢且不可以為訓而况其素所私昵者乎古之人有行之者

議論選
葉深解
川休
矣且夫不獲時予之辜而况可以吾之私嫌故銅人于聖世
子夫親故不可用而用之私而私者也親故可用而故不用公
而私者也故吾問其心之公與不公不問其親故之用與不用
也問其才器之當與不當不問人之親與不親故與不故也吾
誠以天下之公鑒別天下之群才以朝廷之爵祿差叙朝廷之
庶官明若鑑平若衡虛若川谷親故至吾以是心誣而受之嗟
歲窮登之士至吾以是心誣而受之使人各當其官上各得其

援引姓
公最爲
切當

人促倖之塗不距而寒請托之門不爲而杜六合之力幽迷疏遠之士莫不翹然與元凱姬姜之子並進于朝廷鱗合霧湧而無生不逢時之嘆于以此贊萬幾分制海內臻鴻業而登上理此豈非以人事君之盛而賢宰相所以成其爲忠之大者哉蓋昔者周公以叔父之親據元老之尊吐握而延白屋之士弗稱勞焉呂畢之子孫布列有位勿稱偏焉卒之周家獲多士之用而至今推公之功不衰則其赤芻几几之心爲之也夫有赤芻几几之心卽夙夜精白以輔主上猶懼弗稱尚安用私故夫以人事君若周公者其可謂大忠矣

如風帆者樓神於澹養素於漠渾乎其未發之中時發而為好一予
 順流一
 息千里
 蓋學焉
 氏父子
 而有得
 者
 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性
 也和也者率乎性者也道而不本乎性之自然則發乎吾者既
 已不能無違于天下之公若之何其使天下之不吾違也聖王
 者樓神於澹養素於漠渾乎其未發之中時發而為好一予
 之以其好之當然而我無作好也時發而為惡一予之以其惡
 之當然而我無作惡也道誠廣也無務以其私挾之蕩亡焉爾
 矣道誠易也無務以其私躐之平亡焉爾矣道誠公也無務以
 其私枉之正直焉爾矣當其注于心而措于政寧有非常可喜
 之功哉取以絮霸者之治若不足以當其赫輝之萬一然而卒
 為天下極則民之所以為亡國然而王者能弗違焉也蓋浩乎
 其無顧思也而天下固以其無顧恩也悅之卽惠結弗如矣坦
 乎其無不可行也而天下固以其無奇行也親之卽術運弗如矣

意前而... 嗟乎其無枉道也而天下固以其無枉道也信之即智龍弗如
矣夫以天下之所必不能違者執之以理天下斯乃所稱建極
成不然而王者其資神明也其權造化也即禹運已意以治天下
大豈不可而必為此問問之政哉宋人有為楷葉者三年而成
引會精雜之楷葉之中而莫辨也君子曰造物者三年而成一葉則化
工獨然機窮矣夫必出於霸者之道以治天下是為楷葉之類也執是
而冀過化存神與天地同流不亦難乎吾觀韋陶陳謨而稱天
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夫舉吾之命討而悉歸
之天此固其所以為蕩平正直也故曰唐虞之際道在韋陶商
結句 周之際道在箕子

增定金明館本 卷之六 論議

十一

論曰天下之智有資于人而用者有人資之而用者有資于人
人亦若人資之而莫知其所以為用者資于人則人為我用人
資之則我為人用惟其若資于人亦若人資之者則其用藏于
天下之所不料而吾志之所欲行者自委曲周旋於沉潛淵嘿
之中焉斯其為天下之大智乎漢之雷侯蓋有以識此矣夫雷
侯者韓之遺臣也處氏昌而韓亡矣而五世之思之在雷侯者
不能一日忘也博浪之椎既悞而志苦于未肅橫陽之脉漸微
而勢困於難振固留侯之所晝夜切齒而將心者也得漢祖而
表質事之留侯之所以獲措其智而求畢其志者其在茲乎顧
雷侯之智識有沉潛淵嘿而人莫知其所以為用者矣人孰不
曰漢得一留侯而帝業始終賴焉留侯之智人資之而用者也
又孰不曰留侯得漢祖而思仇之報慨焉留侯之智資于人而
用者也噫謂留侯為資于人者現留侯于韓者也謂留侯為人
資之者現留侯于漢者也必皆自後世而後由侯之故者也其
在當時則事漢而心不在漢為韓而身不在韓知其為資于人
者乎抑知其為人之所資者乎非唯他人不得而知之雖何參
平勃之徒猶足以相當而且朝夕伺其善書者亦不得而知之
非惟何參平勃之徒不得而知之雖以漢祖之明達而往上月
照于形迹者亦不得而知之噫此雷侯所以善藏其用而人莫
之窺者也是何也起跡于廐將而足頭於封侯謂雷侯非臣漢
不可也蓄意以機道而遊名於赤松謂雷侯始終臣漢亦不可
也偉哉留侯雷侯其智於韓漢之際而伏其用於人己之間者
乎是故其謝門其禁銷印其封雍齒其都關中其招四皓陳

子房出
處不可
測識此
文不可
測識

增定皇明信錄

子房出
處不可
測識此
文不可
測識

家之得失大謀皆藉審侯決之。以則若人資之者不可謂其不
為漢用也。咸韓之國者秦也。輔漢以誅秦。其拒漢者也。實以
誅其叛韓之國者也。斬韓之祀者項也。輔漢以成項。其統漢
者也。實以成其斬韓之祀者也。此又若資於人者不可謂其不
用乎漢也。以一人也。以一時也。漢資之則身為漢用。而漢事以
成。資于漢則漢為之用。而韓仇以報。吳雷侯所以善其用而
人莫之寶者也。苟使觀留侯于韓。而曰其身在此。而心專在韓
也。則彼固以三寸舌冒漢之封爵。而責漢以自快其思仇之報
也。非所以論審侯矣。苟使觀留侯于漢。而曰其始終惟成就漢
事而發補于韓也。則秦項之跡既削。而遂為吳鳳舉不卷。于
漢庭者。豈直以韓彭不終之故而已哉。信乎通其智于韓漢之
際。而伏其用于人己之間。留侯固不以告人。而人卒莫之能窺
也。其雄為天下。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夫所謂豁谷云者。則
固善藏其用。而莫之窺者也。當時圯上之老。其舉此道而授之
留侯者乎。侯之初猶以少年剛銳之氣。不知委曲圖事。而欲使
帝也。一編既授。而韓漢之故已在。由侯指顧中。固可以不動聲
色。而周旋有餘力矣。然則成由侯之大智。者留侯公也。使由侯
泰用術數。而不得為漢。醉臣者亦留侯公也。

增定皇明信錄

卷之六論類

嚴子陵論

黃洪憲

嚴先生光武之故人。也。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龍興。南陽以物
色訪先生。先生固自縮。匿。蒲輪三返。乃始至。上。又弗出。帝不能
下。竟遂其志。去釣桐江。以老天下。至今大光武之量。高先生之
風。鮮然。嗟異。以為三代後。所未有。而不知先生之所以為心者
固自有在也。嗚呼。先生豈苟為高而已哉。夫士固為天下用耳。
懷抱利器。枕棲山谷。僅上一身之圖。而忘乎天下民物之待命
於我。此莊生所稱許。由下。隨務光者流也。洗耳投淵。識者方病
其過。而乃欲以享大名於來世。其能乎。使先生苟為高而已。將
與數子者比行。雖脩不繫於大道。即其才卓。上蓋一世。奚稱焉
哉。吾固知先生非苟為高而已者也。夫先生遠迹富春。使車臨里
而。以門。升。然後乃肯一來。帝即日臨視。引入共卧。先生偃蹇橫足
。至于星象。帝之情有加矣。念舊如帝。先生卒去之。且曰。士固有
志。則又安知先生之不為高乎。是不然。先生之復。侯霸書曰。懷
仁輔義。天下悅。夫仁義之道。莫大乎安民濟世。欲使天下胥悅
。亦非才。才。自私其身之士。所能非也。先生豈固以其無諸身者
責君房哉。彼其所志。誠有在焉。而帝則不能使之爾也。夫先生
之從帝游也。自髫髻之年。矣。帝之為人。豈不甚知其濡遲。千羊
束之隱也。蓋有以籍帝之微矣。詔命三下。不得已。乃至以察帝
之視。往。昔。何如。而或無乎有。遇。焉。是先生意也。逮夫夜榻之談
。諷。議。之。授。先生之心。殆必齋。然。而。悔。來。者。笑。何。以。知。之。方。先
生之始至也。君房折柬。招之。帝不罪其。語。過。悔。之。曰。此。狂。奴
故態。嗔乎。悟。語。猶。作。出。上。聲。此。其。所。施。於。賢。者。即。位。之。鼎。司。先
生固不能一朝居也。况二千石。秩乎。先生。天下士固不計官資

增定明倫彙編 卷之六 論類 十五
諫議之祿以成帝之美故世未有能窺之者但勸其一時相遇
之迹以為盛事而不知先生仁義之志不及一試余方為先生
惜且為漢惜故不然而砥礪一生名高山斗迺其清風所被僅
成東原之節氣而不適於用則亦何以為嚴先生故曰先生非
苟為高者也嗚呼斯言也非先生之所欲言而或先生之所為
心也

增定明倫彙編 卷之六 論類 十六
今子卿知吾心論 王應選 探花編修
余字子卿陵歟子卿知其心哉忠懷分心迹嗟矣以子卿而知陵
者明者親未始豈待者哉帝不廢郭后易太子意有幾微
先見者而先生殆已覺之矣先生不去則廢后易太子之事必
廷爭之爭之而不得而後去則是世之所謂賢人者而已矣是
故先生之來也蓋猶有望于帝焉其必去而不可挽也則帝固
不能使之留爾不然先生視軒冕若浮雲而肯上往來不憚煩
如此豈其藉光寵以自炫如世之所以為隱者乎吾故曰先生
非苟為高者也而或者逕以先武不屈先生以為盛節夫新莽尚
有薛方君如先武乃以客一縷袍之舊為盛節乎就公車詣關
下無所受事而虛文辭禮徒以煩太史之奏掌故之記此帝之
無禮於故人非先生來意也特先生高雅至于晚年猶不却其
心也

家之難其素所蓄積者也方其出萬死以赴公家之難一不當
 意而其母臨年被戮妻子拜為鯨鯢則國家于陵亦為少息矣
 陵豈有背君親指妻子以邀利于強虜哉況醢醢之素悲
 茹夜月之凄其無不飲血而痛恨者也陵獨非人也耶嗚呼不
 思臣不可以背君背君為不義將不可以降虜降虜為不忠故
 臣有功而君錄之錄之其分也而不敢矜無功而君殺之殺之
 其命也而不敢怨陵于此也使能宣威沙漠勒功卑于而君殺
 其妻戮其母亦付之命也乃歸首就命于虜庭則其逆節著矣
 其志子卿之書意者但患漢之不知已而不自內省殊不知與
 其刺心自明則顯是志焉若效即致命取信于君與其痛母悼
 妻尤若怨國焉若忘身守死而紆綢于親也其視臣之慷慨
 烈捐軀殞命者大徑庭矣而欲子卿知其心哉欲子卿知其心
 者豈不以陵之在匈奴也尚以公主任以左賢王以附夷因華
 終陵之身曾未嘗和閭發矢以犯中土且于武之別至泣數行
 下足以感之泣則其戀上不意故主者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漢
 也意陵之見武也道子之使降則子卿之泣陵也豈泣別哉泣陵
 之降虜而委身于溝壑也觀其雷別之辭其傷之也深矣先儒
 曰猶有交情兩行淚西風吹上漢臣衣所以刺陵之忘君而絕陵
 之非漢臣也子卿其知陵之心哉由陵觀之陸君命性君威不
 可以言忠臣身于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戰動于前
 陸家聲于後不可以言智罪道于躬禍移于母不可以言孝信
 如樂天之所識也然則子卿不足以知陵而知陵之心者司馬
 子長也其報任卿書曰陵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
 報主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于天下而謂其有國士之風彼自

太史公
 正生不
 知人之
 故耳司
 之為使
 之知陵也所以為使
 以為知陵之心矣不知誣上以備其私媚友以飾其罪則李陵
 生降既清其家聲而子長腐刑又罹于國法陵固不忠于君而
 子長其不直于友矣然則子卿之不知陵也所以為忠而子長

精光
神未
之義一為太宗忠言者馴至臨湖之變惟刀同氣震驚君父而太宗遂為萬世之罪人徒謂有唐蒙不洗之話而不知瀛洲之選定為之崇也然則太宗者高祖之罪人而十八人者又太宗之罪人也豈惟是而已自太宗以瀛洲之黨創之於前而一代風聲習為故事武章之亂以宋鄭太平之亂以李肅叔文之亂以八司馬牛李之禍以十六子馴至佳微之於全忠昭緒之於幽岐盧攜之於高駢蓋皆以天子禁近之臣甘心于背公死黨之行自底戮辱而不知悔其非天策之遺謀固當時後世之所習而安焉者歟雖然吾于十八人蓋責也子房者非世之所稱儒者歟乃商山之招苟且于一時之義而不知植鄰拒父其

唐末藩鎮祖太宗之策而甚焉者也噫世教之不明久矣彼宋之稱大儒者猶有取於子房之策則史氏之誇瀛洲者何怪歟

吾何怪歟

乾父坤母
善言仁者以道觀天地而不以我觀天地則我物也天地道也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物也何我何天地之有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道通乎上下而無間者也不知仁之所以為仁則格于形體在在皆睽隔擊曳之地自視不勝其眇末與天地顛亦何所聯屬哉父母其父母而不能乳其父母子於人而不能子于天嗚呼彼亦焉知吾聖賢自有大家主房妙觀奮傲而合天人于一致者哉此西銘首揭之微言而仁道之至訣也請申之遐想天出于地出丑人出寅天包地也附天人處其中者也天體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地體中分八萬里有奇吾之體大則長秋小則焦僊也天地之數極于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人僅滿百而已人與天地海濶之滴也天宮之

游系也父諸乾而母諸坤訂頑不幾于太言無稽以誣天下哉况天地之間種種繁浩幽而鬼物明而帝臣大而川岳小而禽畜草木又小介娉絲粟又小渺忽不容思議夫類也舉相似也然則皆可以父天母地也哉噫愚者之惑見達者之沒觀也衆人之游詞至人之的論也易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詩曰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彼何人哉顧肯倡為不根之說以籠絡斯人也哉其說之甚而覆之愈必矣故曰器于器不若器于道器于器莫測天地之大于吾身器于道則俯仰融徹吾其誰何究而言之經綸補絕愛焉上下乾坤于我乎侔明矣哉成輔相黃庭名位乾即於我乎區頓矣又奚翅父之母之而已哉論而至與則張子之謂暢而仁之義可識也是故知性天地之性而不知天地之帥即性也人知無天地之氣而不知天地之塞即氣也

人知繼父母之志述父母之事而不知天地之神之化即志且
事也不必孔喃之而後生于富貴利澤者矣其德不必訓誦之
而王女於貧賤憂戚者奚其威宗君相臣吾固天地一別子也
長上幼上吾固天地一他曹也不祖其祖上太極也不父其父
上兩儀也不子其子上萬化也日晝月夜吾瞬也山崇川落
吾骸血也清商流微吾咳韻也風霆以嚴吾身之威寒暑以續
吾身之喘星宿以燦吾身之文章草木以茂吾身之毛髮禽虫
吾脊役也介礫石吾賦垢也四夷四鄰也中國內府也前乎千
百年之往後乎千百年之來開闢而渾沌渾沌復開闢吾生歟
也吁舜失于啓賤而得于大麓之弗迷也禹失于鯀而得于河
洛之書也伊不必失于空桑天將遺之以牧宮孔子不必禱于
尼山天將委之以木鐸中生取罪于獻公而仰天有冥

卷之六 詩類 廿二

實者為之呵護也伯奇見逐于吉甫而履霜有蒼者
為之提携也意嘻何乾非父何坤非母何物非我何天地萬物
非道橫渠之言誠萬世迷滯不廣者之鈞鑰也哉悲夫人之自
絕于天地械子成心熾于外感意必內傷吾父母者也逞技辭
意見道之末的是以父母為路人矣荒思虛寂而委道于無周
是以父母為長物矣噫天地所以生我者為何如而我顧肯垂
顧暴弃而為吾父母戮耶故曰蒙而正之壯而行之生順而安
之死全而歸之其能于矣

八角磨盤 天地之變不可齊也惟。疑精存神者能齊之。夫精神者流行于
天地之間而參伍閭闔以成變化者也。夫惟凝精存神而不眩
驚于變化是故處于一而不失其分行于至通而不辭其紀
安于至順而不乖其度是故其存之而天地之精神在心其運
之而天地之變化在事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于此哉八角
磨盤揚億之說所以形容天道變化之不齊也請申其言吾嘗
觀夫一陰一陽屈伸流行于宇宙之間為感通為聚散其在干
天地之變化為星辰之森列為風雷之震動為霜露之濡淅其
在于物為榮瘁為開落為滋息為晝歸為朽折其在于人為榮
為辱為得為失為死為生夫以陰陽之感通聚散惟其所往而
不可留而天地人物之稟賦予亦如其所生而不可必如入

角磨盤其輪運之出精粗之別亦莫之為而為者矣吁若億者
其善形容天道之變化者乎雖然億徒能言之未必能行之也
夫得失者榮辱之大機也死生者得失之大端也亡榮辱則得
失不足以動其心忘得失則死生不足以動其心若億者能忘
榮辱乎不能忘榮辱是不能忘得失也不能忘得失是不能忘
死生也不能忘死生是不能忘死生果足以與天地之變化乎夫死
生者晝夜之象也得失者盈虛之象也榮辱者開落之象也聖
人不以晝夜易觀故不以生易念不以盈虛易運故不以得
失易情不以開落易生故不以榮辱易節齊榮辱輕得失同死
生故榮辱得失死生處之一若億者果能齊之輕之同之而處
之一乎不能齊之輕之同之而處之一乎豈足以與天地之變
化乎昔者堯為天子茅茨不剪櫨椽不斷太羹不和采藻不鑿

卷之六 詩類 廿四

楚上業上萬幾及其末也天下而授舜若釋重負其于
符失也可謂矣舜之耕歷山也乎所賦不以勞瘁改容及
其為天子也一岳十二牧相與周旋遊然不以介意其于榮辱
也可謂齊矣夫禹涉江黃龍負舟禹乃謔笑而言曰我命受于
天竭力以勞豈氏生寄也死歸也視龍猶蜾蠃龍乃悅首而逝
其于死生也可謂同矣夫榮辱得失死生之乎人可謂大矣而
堯舜禹不以爲心誠見夫外物之無與于已而吾道之不可
以二也嗚呼變之逆是豈智力之所能及哉俯仰之間倏忽
之頃隱見萬狀苟不精神凝定其不冥然迷惑而喪失也者幾
希矣是故君子不役志于榮辱得失死生之際而沈心養氣以
凝定其精神惟澹心于天地陰陽盈虛消息之端而觀隱察微
以窮極其變化故以辱則爲檻車之請囚可以榮則爲傳若
信手拈來之就聘可以得則磻溪之就養可以失則爲荆吳之繁身可
以成則爲西山之微徵可以生則爲東國之陳洪範理無所屈
則如孔子履陳蔡之發如坦途心無所愧則如子路或孔悝之
難如甘飴義不可苟則如柳下惠奔三公之貴如脫屣不以得
衛生不以故滅命不以述喪真此君子所以參天地之變化而
與道爲一者也夫下授受而尤恐懼震懼如此所謂八角磨
手此也點隙不足語帝位其真大言無當既其文而不既其實者
歟

立朝正直忠厚論
蓋周公繫湯上九曰王假有廟不假不假而尼父翼其義以爲王
銘在上剛柔節也周仲山之德不茹柔不吐剛蓋民載焉夫
士大夫立朝而業謝王銘之德不茹柔不吐剛蓋民載焉夫
有言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則太易周詩之旨也蓋士大夫立
朝不可使人無所憚亦不可使人無所容無所憚則易陵而邪
類恣睢權奸睥睨于是以之如發蒙振落者矣無所容則權
兩者於國且不利焉士大夫立朝將領袖主張世道維持
國勢其道莫若使人有所憚亦有所容欲人有所憚而有所容
莫若正直而忠厚正直忠厚者非悻悻之謂汶汶之謂也青
天白日以宅心泰山之微以立身永清玉潔以操行望之朗如
若風之飄如即之介如不可利而誘不可勢而劫不可格而求不
可麾而去如是而後謂之正直如地之負如海之涵如冬日之
燠如于家有無町畦廟子其無津涯忙乎其萬物一體於國有
如是而後謂之忠厚士大夫秉此兩者並用而時出之時而正
直時而忠厚時而正直于忠厚時而見忠厚于正直若五味
之相濟而和也若呂羽之相宣而調也有繩糾糾之忠無折
檻引裾之逼有楊清激濁之微無壯頌威氣之容有蕭憲貞度
之嚴無察淵東之病有紉淫去羣之決無櫛髮數朱之苛三
尺不可抗而破之幾好答策不爲也儉士不可近而搜索
城社快志決壘不爲也故其委蛇朝端不動聲色而人見其不
可仰就逆銷奸邪于數千里之外所謂山有往來藜藿不採則

馬援征五溪論

李廷機 補綴

劉官孫
和字公
評
力高
古味
自是六
家

步武
先

昔伏波將軍從世祖定天下為漢家勳矣五溪之役後自請行
據鞍顧盼以示可用茲者壯之吾以為援之不能抑其勝心也
夫人惟其無長也而有所自多其長則必致焉而思展人惟其無
勇也而有所自負其勇則必曜焉而思奮人惟其無計也而有所自
智其計則必炫焉而思吐斯所謂勝心也勝心存于胸中故其
遇事常喜其見功常哀至于長已展矣勇已奮矣計已吐矣而
其鼓焉躍焉炫焉之思獨時動而不能自己蓋勝心之難抑也
如是夫援自奉書洛陽而知帝王有與則置度之識也指書龍
左虜在目中則准陰之笑也西鋤先零北出塞漠南平交趾則
樓船貳師之容也能已見于天下矣曾不以此時解鞍釋甲脩
高容之內行效膠東之恭重猶然衽金華之危樂汗馬之疲盡

力我文
曹氏
惠文中
論之
數泰運
火平

卷之六 論類

然小醜偏裨可定而不勝其趨上之意行將躍馬惟恐後時不
亦保乎且是時帝久苦兵間厭行伍之事修儒雅之業慨然嘉
與功臣列侯其享太平之福益不欲以鞍馬煩之矣矣援之請
行帝問其老未之許也援顧急欲自試何哉蓋自古智能猛悍
之士往往急于自暴其技以求衛寵彼其志固欲登壇伏鉞執
鉞獻俘有奇策材力之舉故廉將軍老矣猶思用趙人王翦以
老而為秦強趙伐荆李廣自束髮從征教奇其從大將軍出塞
也請獨當匈奴趙充國先零之行自請曰無喻于老臣者蓋其
銳心猛氣至于老而不休聞烽舉燧燔則起距而作據臂而議
若日昔然矣當伏波將軍戰嘗聞之馬力竭矣而御者猶求馬
不已此求野畢之馬所以必敗也去渴標百步而射百發百中
矣而不以善自至于氣力倦于將鉞鉞前功盡棄其養由基之

柳勝心
在卷
有味
其言之

時客所為欲教之者也今援之請獨當匈奴趙充國先零之行自請曰無喻于老臣者蓋其
銳心猛氣至于老而不休聞烽舉燧燔則起距而作據臂而議若日昔然矣當伏波將軍戰嘗聞之馬力竭矣而御者猶求馬
不已此求野畢之馬所以必敗也去渴標百步而射百發百中矣而不以善自至于氣力倦于將鉞鉞前功盡棄其養由基之

卷之六 論類

廿二

韓魏公不分善惡白黑
夫善惡黑白之在天下有分而欲以善惡不分而通以分者其不可不察也世之君子但知分之為分而不知不分之為不分也
其既也小人亦選其技以角君子我以為彼彼且以彼為我
我以彼為黑彼且以我為黑至于是非倒置白黑混淆天下
之大亂則分別過也韓魏公不分善惡白黑予謂公蓋以不分
分之昔者聖人繫易至矣至矣蓋亦善惡白黑勝負消長之一
三壯頤也而曰有凶始之九五含章也而曰有頃自矢由此觀
之示忿嫉之形者間競構之隙存包荒之意者收滌蕩之功夫
君子不務持之以周鎮之以靜而區區焉善惡白黑之為分別
也亦過哉唐虞之際九官每牧濟上民譽而庸遠也族之夫
差亦容乎其間臯虞諸賢未絕不與為伍而帝亦不亟止而去
之俟其罪狀沈著而後誅戮加焉帝豈乏發摘之明臯虞諸賢
豈當激揚之節然不過分別者誠懲壯頤之凶用含章之術也
東漢諸君子爭為名高互為標榜其也俊厨其也顧及其也君
某也宗也上干月旦之評而沾上手龍門仙舟之託裂眦露齒
其也至若臯虞諸賢之謂狂狷相枕相推善類既殄漢
之若也嗚呼彼其始固亦相矜以名譽相結以意氣庸詎知其
即身為小人者亦報然有所不樂居之心而開其翽然自新之
路則小人或可使為君子至其不可化然後同其瑕而乘其
隙推其墜而掩其絕去其鼻而第治其黨故集獲而墉安孤

韓魏公不分善惡白黑

鬼而城完大奸既脫而天下晏然則不分之所為得也語云
山穀養疾國君舍姑夫少年成氣極心淺識之士常與小人爭
千聲色唇吻之間狗彘之小節忽昭之之大禍惟夫老成明
哲長慮却顧事有所必濟不虧其氣之伸國有所必安不求其
名之潔用晦為明推剛為柔悶上醇上而社稷賴之嗟乎韓魏
公者其人也

雅致也。其初塊然者爾。置諸叢祠之中。而祝之社而饗之。則彼埋
玄思然者遂名曰神夫人也。以身心盛。心以心盛。智六通四辟何所不
理實能為故有以之為天也者。則心即為天。有以之為君也者。則心
研入即為君。有如以之為師也者。秉禮以為贊主。一以為儀齋明以
委婉曲承之敬共以奉之出入必稟進退必咨毋敢過言曰恐嚴師之
折說理入儼直聞母敢過動曰恐嚴師之見翼然栗然以所以事師者事心則
善信力焉在之心之不為師焉語曰委土可以為師保夫非委土之謂而
學士也心之謂也故助我非賢如愚為賢起予非益三省為益二子所
此言師以獲疊之譽為七十子之冠者以心為嚴師而已矣雖然必
難正心而師傳範也規矩非心不運而胡可以無規矩模範非心不就而胡可
之功亦不可無以無模範是故古之聖人在傳弗勤而居不離傳在師弗煩而

潛室先生館課卷之六論類

尤佳

論結

惟以心為師而後能師人惟能師人而後能為人師

勤必稱師遺心非也師心亦非也恃師非也耻相師亦非也夫

黃太史 論其本撥而神淺于外而才亦顯上越上無纖毫之用于天下
夫惟杜機稔真疑定于淵黑之中即自飲其才而其才卒不得
不顯蓋其本立其用自不可秘者今夫花葉蕃郁人睹木之華
而樹木者固未嘗先其技葉而先其根丹雘紺碧人睹室
之華而必室者固未嘗先營其棟棟而先營其基者何也所培
在本也良王錕于石不待剖而山自潤明珠于淵不待摘而
川自媚莫耶藏于匣不待標而精光自燦人不可正視者何也
有本在焉其用自不可秘也而輒代文士未窺厥本歟上焉日
私其土直而說于人卑詞偶合輒氣志凌厲片言當意輒傲睨
千古謂全國以外別無人品詞章以外別無學問是故長卿擣
新之辭者謂顏王平其筆于鸚鵡而痛江夏之厄者捫舌矣
揚修關捷于色然而悲紙積之語者驚魂矣康樂吐奇于春草
而誅過級之謀者穢譚矣下逮盧駱王楊亦皆同以負俗而賈
偽此豈其才之不勝哉本不立也本不立者何也其器誠狹其
識卑也故君子若口不言文藝而先植其本凝神而飲志回
光而力能無窮而感其器萬斛之舟無所不載也若喬嶽
之立莫德莫震也若大海之吐納百川弗涸弗盈也其識若
谷東下著窠今古得失凶吉脩短無遺策也故方其韜光養晦
退然不勝如田畯野夫之胸無一能此其不得已而鳴則矢口
皆經濟吐成謨謀振琳琅之詞炳龍虎之文星日比光天壤

不枿豈比夫標鰲屬辭駢麗詞誇月露擬之金屑士美無碑
緩急之用者哉蓋昔者皋禹尹稷台華之徒皆備明聖顯榮之
德其器識深沉渾厚莫可涯俟而乃今讀其訓誥謨詩抑何爾
雅閑偉哉千古而下端拜頌哦不敢以文人之目之而亦爭推為
世文章之祖則吾所謂其本立其用自不可秘者也譬之麟之
仁鳳之德著為陸離炳煥之文足為天下瑞而長卿以下有意
羅其才者何異山鷄而鳳毛犬羊而麟趾入反異而逐之而或
以曹掌鳥觀其文乎信乎器識先矣而識尤要焉蓋識不宏遠者
則文藝併失之矣雖然器識先矣而識尤要焉蓋識不宏遠者
其氣必且浮淺而包羅一世之襟度固賴昭晰六合之識見也
夫識者宜如何曰豁之以致知養之以無欲其庶乎此又足以
補行餘未發之意也

卷之六論類
廿八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蓋觀三代而下之士其負奇標焉而以文章鳴一世者何其接
種分馳而不可殫列哉雖然其得志于文者多而獲伸于世者
寥寥有才有名蓋高而其坎壈于世乃益甚于是世人始得以文
可貴乎之士一切無用肆其識詆而文士亦益淋漓扼腕不謂當世
之忌名則謂造物之如才黨情激終身窮困而無所悟也亦
足悲矣今夫士之行世亦猶舟車之行于水陸也車之鳴和響
歸銀黃者所以為御容也然使輪轆不固而徒恃其和響銀黃
以為車則駐步必覆矣畫枋彩鸞建衛樹羽所以為舟飾也然
使檣櫓不完而徒恃其畫彩鸞衛以為舟則尋常不行矣夫器
識亦士之輪轆檣櫓也士不先此以肩銀致遠而欲徒恃其器
識和銀黃畫彩鸞衛之文藝以涉世之長途一旦及于傾覆且津
和銀黃畫彩鸞衛之文藝以涉世之長途一旦及于傾覆且津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蓋觀三代而下之士其負奇標焉而以文章鳴一世者何其接
種分馳而不可殫列哉雖然其得志于文者多而獲伸于世者
寥寥有才有名蓋高而其坎壈于世乃益甚于是世人始得以文
可貴乎之士一切無用肆其識詆而文士亦益淋漓扼腕不謂當世
之忌名則謂造物之如才黨情激終身窮困而無所悟也亦
足悲矣今夫士之行世亦猶舟車之行于水陸也車之鳴和響
歸銀黃者所以為御容也然使輪轆不固而徒恃其和響銀黃
以為車則駐步必覆矣畫枋彩鸞建衛樹羽所以為舟飾也然
使檣櫓不完而徒恃其畫彩鸞衛以為舟則尋常不行矣夫器
識亦士之輪轆檣櫓也士不先此以肩銀致遠而欲徒恃其器
識和銀黃畫彩鸞衛之文藝以涉世之長途一旦及于傾覆且津

有不墮關摧折者也夫是三者其聰明才辨皆人豪也惟其不
諸本末不究先務精神蕩于枝葉歲月耗于丹鉛故其功業卒
不得與樞機張多賢少文者同日而語而況上世之士乎我
故曰居其厚不居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去彼取此非虛說也
春秋戰國以降績文抱藝之士家握隋侯人懷和氏代不乏人
而權敗拓落喪身無成者亦不可勝道屈原沉淪于離騷子長
公憤于楚室孟堅失身于曹憲子雲寂寞于校閱長卿自汙于
卓氏七子踞于建安二陸構禍于晉代斯亦足以明文士之
際矣則豈非器識之難哉盧駱王楊在貞元中號稱四傑真是
以邁千古裴行儉獨執器識文藝之說懸斷終身卒如射覆亦
可謂有知人之哲矣然裴之論四子是也至所取者乃在蘇
味道王制然一以書棧貶竄一以詔諛貶記區區爵位何足以
論士吾不知所謂器識何先也特其言有合于大道故為之廣
其意如此

王宗伯
天下之勢至于相持而難以卒勝固不可以有所激也亦不可
以有所激也夫有所激者寥寥然以名自高也資自矜也行自
持也不知夫刻鵠太至人將以不肖之心應之而或者欲以挽
其不可支之勢而消其不可解之心則其術不得不遷就于其
間夫天下之事未有以遷就濟之而能不說于正者也夫說于
正以求濟之而不可而何必士君子哉故陳太丘之有子
于張讓也非法度也漢方末中常侍更起一時諸君子欲一搜
城社未能也于是不得已而以虛聲爭之噉噉然自號曰某也
君某也宗某也尉顧俊及不知夫賢豪之所用沾沾自喜者固
群小旦耽耽視之矣太丘長不欲以激爭之而思有以狗焉以
濟之于是乎以身親之嗚呼是將以自免邪抑以免諸賢也夫
以自免如諸賢何以免諸賢則諸賢爭之而我且就之諸賢競
以危行自持而我且同塵焉或亦非諸賢意也此其說蓋本于
老氏和光解紛而蒙莊氏因之以為御小人之法曰彼且為無
町畦矣其誰不無町畦之夫既為嬰兒矣夫誰不嬰兒之是極
溺而寒漿以就之也未有不失已者也昔楚王欲逞于辛舌氏
辛舌氏曰吾奉之以鬼神貞之以憲典彼自尊也樂王鮒有求
于叔孫叔孫曰我以倖免如國何古之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
度名不可滅行不可苟合不可苟耦不可僥且吾一舉一動當
求之往哲勿貽後世耳太丘誠以皎皎之心繫油油之迹以
釋脂脂之怒夫誠有所托耳彼無所托而有所狗世則趙談之
乘亦可驕手景監之見亦可因乎寺貂請封亦可就手是脂膏
正志
志且

于此
因之以自就其私其所自樹植者謂何須有所濟不足
而況乎未有濟也吾故曰太丘之有子于張讓也非法度也

鄧德溥 國史編修

卷之六 論類

四三

卷之八

四四

此是法度

此中法
度考

增定全明館課

任賢勿二去邪勿疑論
聖王操馭世之柄其貴在斷而已矣夫能使天下治者賢也而
能收天下之治者邪也任賢而去邪者聖王所以馭世之柄也
然賢者不能比邪以行其道而邪者不能附賢以售其奸此其
心不相入也而其勢又不可以兩存君人者苟持不斷之意處
賢于欲親欲疎之間而處邪于欲退欲不退之際則邪者常游
以計勝而賢臣不得聞其忠天下不可一日為理是故聖王貴
有以斷之禹之告舜曰任賢勿二去邪勿疑此其為萬世致治
之鑑與夫賢臣進者治之素邪臣進者亂之機君人者未嘗不
願治而惡亂也然或二于任賢而疑于去邪者何也則賢臣自
易疎之勢而邪臣多自固之術也夫賢臣秉道以匡主或格之
以其中之所拂邪臣顧投其好以中之以逆耳與順旨者爭其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六論類
四十五
賢臣執節而不回邪臣百變以投之以執節與百變
者爭其數不勝也賢臣執節而一心營職耳邪臣比周左右以起譽
言以特立與植堂者爭其效不勝也賢臣道不行則奉身而退
邪臣務百計以求容以易退與求容者爭其數不勝也是故用
賢如韓石去佞如拔山蓋自古嘆之矣夫賢臣衛國而國疎之
邪臣病國而國惜之豈不左與夫惟英君諒辟以為賢者國之
膏粱也任賢而二是欲食膏粱而吐之也邪者國之蛇毒也去
邪而疑是欲屏蛇而戀之也此兩者必無幸矣故灼見其賢則
一志而庸之即補綴奏庸弗庸也即謫書盈篋弗推也膠漆之
傳不固于此矣灼見其邪則堅決而遠之即屏諸遠方弗恤也
即寸功片能弗計也斧鉞之斷不屬于此矣非於此仁於彼顧
思也誠為國家大計不得不爾也昔者共工驩兜禹湯難

此任賢
勿二之
實
此去邪
勿疑之
思也誠為國家大計不得不爾也昔者共工驩兜禹湯難

先朝官察與周公並居周位當時迭進相毀法言相道豈不
混然清哉然而天下大治榮華至今者則帝堯成王斷于邪正
之辨而用舍決也向使帝堯以屏功惜共工則舜禹不得展其
謀矣成王以私親惜管蔡則周公不得施其蓋矣何者蘭極不
回器而芳未莠不同龍而茂也如使邪佞與賢臣並立于交戟
之內而世可長治則古之聖王亦何為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容
二三宵人哉夫孔子不與李斯並止于魯九齡不與林甫同久
于唐定公明皇不忍于李斯林甫而以魯與唐徇之此萬世所
為子邑也有天下者誠原唐周之所以興鑒魯唐之所以敗決
斷狐疑分別猶豫堅忠賢之信杜佞邪之階則中外安瀾而大
平可永矣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六論類
四十六

學莫先于義利之辨
王相國大學猶驅車然將與乎則北其轅矣將越乎則南其轅矣有如
氣格之折車敗終不無至燕此揚朱所以見岐路而注者為其一畦而
隨才而里也然則學何以異于是夫學所以學為聖賢也今之學者
如或至矣而為聖賢者宜此何以說也則于義利之辨不早辨也夫
聖賢之利隔若霄壤而初僅毫芒判若蒼素而端僅斯須是以
聖賢之蓋觀仲尼分別君子小人以比周和同驕泰求諸已
求諸人數哉其言之矣至于喻義喻利之說而後知君子小人
之心術盡在是也心乎義則周則和則泰則求諸已而命之曰
君子心乎利則比則同則驕則求諸人而命之曰小人嗟乎君
若汝之子于小人相去遠矣而自義利之辨始故曰學莫先于義利
之辨也夫義利之辨雖何容易哉凡物多相類而非也事多同
行而異也狂者東走迷者亦東走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則異
濁者入水極者亦入水入水則同其所以入水則異夫義利之
辨亦始有類是者不可不察也故攬金竊璧利也有擇金抵璧
而亦不謂之義者猶問蓬萊利也有據地略也而亦不謂之義
者單駝之與蠅李同然而異趣曲肱之與布被同儉而異心耕
牛與民號曰慕夫義有在乎尊主而責楚之師則并與尊主而
義之義有在乎不殺而于泓之戰則并與不殺而義之義
利之辨何容易哉學者將給明正學統一聖真則必于義利
之辨先焉辨之也者如善視者之于枉直無隱形也如善辨者
之于滄海無異味也如善權者移游于一衡之上不失錙銖以

學莫先于義利之辨
為之乎大廷廣眾微之乎暗室屋漏曉然有以見其如此而為
義如彼而為利義之所在斷乎其必為利之所在斷乎其必不
可為是故其視義也如饑之于食渴之于飲寒暑之于裘葛汲
汲乎不得不止也其于利也如蟬之汗如蠶之蠶如莫邪之傳
體五至乎不遠不休也是故蟬蠶蠶蠶中情素白不可染也意
氣宣通翔于千仞不可計也延至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鉅鼎鎮卒然臨之不可亂也不為眾人之觀飾其情貌亦不為
眾人之不觀易其情貌不為眾人之觀飾其情貌亦不為眾人之
之辨不明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
之利來攘上皆為利往汨沒而莫能自出至于立私于公倚邪
為之乎大廷廣眾微之乎暗室屋漏曉然有以見其如此而為
義如彼而為利義之所在斷乎其必為利之所在斷乎其必不
可為是故其視義也如饑之于食渴之于飲寒暑之于裘葛汲
汲乎不得不止也其于利也如蟬之汗如蠶之蠶如莫邪之傳
體五至乎不遠不休也是故蟬蠶蠶蠶中情素白不可染也意
氣宣通翔于千仞不可計也延至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鉅鼎鎮卒然臨之不可亂也不為眾人之觀飾其情貌亦不為
眾人之不觀易其情貌不為眾人之觀飾其情貌亦不為眾人之
之辨不明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
之利來攘上皆為利往汨沒而莫能自出至于立私于公倚邪

學能于不欺室
世之譚學者則不欺尚矣然其易汗昭而易下學之始
何穴易也夫學不欲偽上則機心潛生純白不偽而去道滋
遠矣諸商字而可以為學者非所聞也則信乎不欺為尚矣顧
人心險于山川難于知天外施仁義而內匿機心即賢者猶或
而窮也知屋漏之天而後可以言不欺知不欺之天而後可以
言為學善哉程氏推言之也夫大塊載我以形耳目聰明而心
聖智不學則蔽然非夫語曰有刀者礪諸有王者錯諸學其可
已乎夫學之道包天地廓四方析八極宰制萬物役使群動皆
是物也皇王得之以制宇內名世得之以銘京鎮素王得之以
為述作替乎大矣而碩云始干不欺闇室奈何醒觀云爾乎嗟
夫至道之精昏上默上故視于冥上聽于無聲冥上之中獨見
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夫冥上無聲時其見之曉其聞之而
君子猶總上過計此不欺闇室之說也且人亦知乎學之所始
而德之所基哉學立乎誠顧存誠于廣衆易而存誠于幽獨難
世之人居常自誓曰吾所惟自欺者有如日矣唯是希夷淵默
之中寧不亦挾智任術以欺世而徑逸厭縱以自恣睢無天于
上無地于下而莫可誰何孰知幽有鬼責明有清議史冊在前
謗謗流後天不可欺民不可愚作慝于幽徒自欺耳其何利之
有吾嘗慨士君子之林有大欺而莫答者非英騰茂之士藉口
強國富民實貪天功以利己世儒以為學者之功孰知夫陰為
厚利是為欺闇闇管攝辭之傳陰於古人之餘瀝而自叱以為
千古盛事世儒以為學者之言孰知陰竊名高是謂欺闇講道

論德之士德則不競而逃之性命以為高才不逮古而步趨
焉以為亢世儒以為有道君子而與之孰知夫陽為聖行而陰
為盜跖是謂欺闇三者競為矯誣而學術益日落矣豈知古之
學者為己不矯飾于大廷不惰行于幽獨當燕閑尸居其心若
揭日月而行又何高明如之其信如誼盟則不言之時乎其敬
如明神聒之則不動之時乎文以足志非除篇名高樹勳報主
非實為厚利發德若性非假修聖賢之術希皇素王之學其以
此始乎然不欺之誼翔翔于文藝之圃類能言之豈其甘心而
自是久假不返彼鳥知欺是以君子貴辨之早也雖然有始也
者有未始有始也者賢者下學上達故始于闇室不欺聖人塗
卻守神則未始有始矣然子思論不顯而有昧于潛伏屋漏之
詠其成功何讓焉嗚呼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吾願下學之善為
其尾也

學始于不欺闇室

袁宗道會元編

聖術之以古今醇濁也其學有三起于立名則于名極于悖
 名立名者學專者名者學荒悖者學亡此古今論學之大較
 也夫浩古之世君子之向道也言有結轡行有言止則坐隅
 行則膝上懸乎冠綬下繫乎帶佩故曰始乎夷原終乎喬岳
 始乎雲中終乎絕頂始乎士終乎聖人當是時君子未嘗以名
 駭天下天下亦何嘗以名高之故曰古之學者為己學術所為
 罔然日章稱醇美也三代以還士往往奇詭異于詞章功利
 之間始未嘗不資世用而後稍陵夷也儒者睹其習而卑之而
 創其說于二家之上而尊大其聲稱則道學之名興焉自道學
 家以名高天下而天下附影逐聲之徒滋蔓其說日引月長其
 甚者乃至引天下渺識鮮植之夫窺入其中以爲蔽于是有胎
 今之學
 此亦有
 愧否

卷之六論類

五

胎植節冥冥隋行者矣于是有矢志清冥未路泥途者矣于是
 有聲歎夷由揀臂盜跖者矣學術至晚世乃愈趨愈放愈變愈
 離則名與實不相爲實而相爲悖也故曰起于立名馴于驚名
 極于悖名也然則學何始蓋程伯子之言曰學始于不欺闇室
 噫以不欺闇室爲學則正學也哉今夫擯介鵠峙曠士疎頑拒
 聖駁奔福夫鞠脆何則其耳而目之者衆也然而人性之所簡
 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
 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以古之君子潛伏也而
 曰孔昭屋漏也而曰不愧隱微也而曰顯見幽獨也而曰指視
 居也而龍見視之矣淵默也而雷聲聞之矣不顯也而上帝
 臨之矣彼其視闇室也若見大賓若承大祭不大廷也而肅不
 庸衆也而嚴不戒武也而慄不貶奴也而端未是也

欺則一心中之靈火燄洞洞獨行不作影獨寂不作象
 是故可以道妻子亦可以質鬼神可以契金蘭亦可以鑒蒼昊
 何則有不欺闇室之心則必不忽躬行而務近名不忽躬行而
 務近名則修身繕性學術淳白雖隆古何讓焉有未乎程伯子
 之言之也嗟乎好名之士將以欺人適以自欺五伯之所謂惡
 知非有也躬行之士始之不欺闇室終之不欺天下後世王道
 之所以蕩平正直也愚所謂古今醇濁之變自好名始夫治亦
 然詎獨學始不欺乎哉儒者之論王道乃曰本于誠意要在謹
 獨非迂矣

傳定皇明倫語卷之六論類

五

知所以全其心之初則知學之所歸入矣蓋心之初空也洞也

夫學亦多端矣考信馳騁學之程度民胞物與學之分量參贊

子孔子自叙由之不以心所欲不踰矩功何全也要其

論守者或以急書成是篇詩詠亦或象嚴指視思聞獨真死以

學始于不欺

善雲

知所以全其心之初則知學之所歸入矣蓋心之初空也洞也
然中寂本無所謂欲也而何有于欺本無聞于顯微也而何
有分于聞室惟夫妄念起而心外馳則有情行察上檢過昭上
而聞室之間忽有流于欺而不自覺者夫惟流于欺而不自覺
則心與理隔而為二即後性命之玄譚博談洽之虛聲祇足為
心障而不足為心益矣故善學者謹始謹始莫若敦誠凝神
于渙合志于冥脩之乎共見共聞而誼之乎獨見獨聞夫然後
誠以一志以凝道而為學之始修矣故曰學始于不欺聞室
夫學亦多端矣考信馳騁學之程度民胞物與學之分量參贊
獨論學之極功乃舉而約之曰自不欺聞室始何哉蓋學猶始
集然審其始則得其緒不然猶焚之也古今譚學者莫詳于孔
子孔子自叙由之不以心所欲不踰矩功何全也要其
始則曰志于學而已彼其所謂志期至望超專一無二倘所
謂不欺非利乃上著之于經至推極于治國平天下之大而誠
意之功首揭而示焉于此可以觀學之所由始也夫務筆者絕
根而無源之水易涸學者之于不欺猶木之根而水之源也奈
之何而可緩視也然不欺亦難言矣喻義非欺喻利為欺湯武
非欺桓文為欺此由白聖之于丹漆一恒人能辨之惟夫聞室
之中朕兆未形鬼神莫測如可見如不可見如可知如不可知
一念有欲勢難自主將欲約之手則獨知之明最真將欲絕之
乎則牽引之情難割然而卒徇之則為欺卒絕之即為不欺此
其介在毫髮若髮之間莫見莫顯之際智者或以眩勇者或以
論守者或以急書成是篇詩詠亦或象嚴指視思聞獨真死以

也夫是以古之聖賢大庭廣衆

此文章

論以欺

是而曰不欺皆欺也故曰聖學一為要請以是而盡不欺之旨

也夫是以古之聖賢大庭廣衆
與惡聲淫視記非不觀也而銘必于
也而書必于紳母亦曰從其易忽而
上無欺次勿欺無欺皆光明洞達還乎太初譬則天之元氣周
流貫徹而無所滯關者六之下部居之間為日月之所不及而
旁明照焉所謂不愧屋漏是已勿欺者防邪以存其誠明于彼
而過于此譬則築壩禦寇鈴柝常嚴關鍵常守即燕閒休息而
心常若對壘焉所謂自無幽獨者慎始慎終之學也賢人也故
其誠能盡性曲亦能誠可以任天地育萬物聖神功化此其極
致而實藉不欺以為入門焉則豈非學之不欺之明驗哉乃世
之學者吾惑焉褒衣博帶端拜而議孰不抵掌而談不欺然徐
而察其所為視未必不惡色聽未必不惡言取未必不貪賤舍未
必富貴見危未必授命蓋不待驗幽隱考獨居而其欺且滋甚
平生所學竟爾何事亦可慨矣夫欺固欺也以欺而言不欺尤
欺也故宜其純學之難而蓋世之勲家豪也此無他惟其心之
有欲而已欲動情勝至攫金于市而不見人何論聞室故吾以
為不欺由于至明至明由于至靜靜也者無欲之謂也夫惟善
求誠者主敬以持此心中和以養此心省察克治以防閑此心
使景常法而內常凝將所發皆其不求誠而自無不誠矣苟舍
是而曰不欺皆欺也故曰聖學一為要請以是而盡不欺之旨

孔子大林放之問
 宋國梓輪林俞撰
 音孔子蓋得貴傲然不樂子張問故孔子曰貴非正色之卦
 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夫貴飾
 人之所悅而聖人以為傷於質而愛之故六五之箋也而曰
 終吉上九之白賁也而曰无咎然則聖人之所尚可知已彼其
 大林放之問也因其所為憂賁之心也夫天下之日趨於文也
 如水之趨下也周之季文勝極已目極于青黃藻繡之觀耳極
 于富庶淫濫之音多駢旁枝擢德塞性天下靡然逐泰華而忘
 秋實此時雖有太羹玄酒之論其孰從而聽之孔子蒿目而憂
 也久矣放之何人而有禮本之問此其意若不愜于世之所為
 慨然將迥太素而上之障川迴瀾力追古道放也有焉聖人以
 為今之世而有如斯人之問者意念深矣斯問誠行則極無丹
 漆之論類
 五五
 王威不設維門兩觀不築六下庶幾哉斷離為員破觚為楮
 駁然返之大雅乎故曰大哉問之大也者謂其禮教維世風
 所聞不小也夫孔子設科洙泗間何嘗一日忘先哉繪事之
 後寧固之取純儉之從禮云樂云之論其風天下以本至奉孝
 之與自舞雩外獨於放一發焉他日又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
 乎蓋聖人之重于放也如此重放者為重本也夫禮無本不立
 無文不行聖人未嘗惡文特惡夫文勝而忘其本者耳不見夫
 木乎木有本而後有枝葉附焉本之先撥枝葉未有不害者故
 曰人而不仁如禮何無本故也藉令天下繼浮去汰敦本尚實
 即以進于彬之盛何難哉董相當漢時欲損周之文致用夏

之忠議論庶幾近古嗟乎今天下亦稱文盛矣主持世道者倘
 亦有仲尼之心乎則林放之問烏可少也
 有言好
 之在
 五五

孔子大林放之問

方從哲

夫禮始諸人心者也先王為心之不可無將也而制之文當其
 文之未著也吾心之經緯固自有秩然而不可紊者是乃所謂
 禮之本也而文特緣是生焉夫禮之所自生者而豈以文為存
 亡乎淳古之世無文也然而文之所自始者存也是純乎本者
 也禮之質也中古之世文生矣然而與文之所自始者稱也是
 不離乎本者也禮之中也季叔之世文勝矣文勝而并掩其所
 自始者是概其本也則禮之收也夫文也者將本是輔敵而適
 以撥之是焉可無挽乎而天下不可立挽也於是聖人妙之以
 鼓舞之權今夫林放非能素悖本者也又非能明夫禮之為本
 何如也徒問及於本而已遂深察其間而大之何也嗚呼此孔
 子所以寄其鼓舞天下之微權也周先王之以文為尚固也然

卷之六論類

五

文勝而至於誠實則非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也為玉帛交錯以飾
 教也而非其所以為教者也其為衰麻哭泣以飾哀也而非其
 所以為哀者也乃世之煩縟於玉帛交錯之儀遂舉所為敬者
 而弛之則將指玉帛交錯而為禮乎亦不及夫始之何緣而制
 是玉帛交錯也網終乎衰麻哭泣之節遂舉所為哀者而替之
 則將指衰麻哭泣而為禮乎亦不反夫始之何緣而制是衰麻
 哭泣也是故老氏傷焉遂稱禮為忠信之薄夫禮則何嘗外忠
 信也世之煩於禮也而忘其所為禮之初則其謂之薄也亦
 宜楚人有賣其珠者為木蘭之精飾以玫瑰韞以翡翠鄭人買
 其精而還其珠此其始固將以飾珠也而孰知夫珠之以是掩
 也禮者亦忠信之精也而天下卒以掩掩珠此孔子所為悲也
 即先王之制禮而尚文也豈未嘗不三致重本之意焉何以明

之尊之上玄尊也祖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太羹也合是豈無腥
 味哉所以貴飲食之本也路之素樸也郊之玄冕也喪服之先
 衰麻也舍是豈無備物哉所以貴車服之本也清廟之歌一唱
 而三嘆縣一鍾尚拊鼙朱絃而通越也舍是豈無致音哉所以
 貴音聲之本也故曰天下之文勝而至於威質則非先王之道
 也孔子傷先王之道裂先進之思其心蓋倦焉而幸有一林
 放者慨然慕所為禮之本而問之如空谷之聞足音而楚歌
 失作而曰大哉問蓋深嘉之也使天下聞之必將曰放也第問
 禮之本而蒙褒嘉矣則有能悖本而反古者何如也於是慕
 而進之心又將曰放也僅一匹夫而卓識乃爾則責且賢於
 從尼父矣有宜何如也於是有所愧而奮之心慕與愧之心合庶幾相
 求乎此其所以大之之意也蓋至季氏旅泰山求不能

卷之六論類

五

故而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則其假林放以風天下之意居
 然可見矣漢章帝疾俗吏矯飾外貌以是為非於是下詔而褒
 劉方劉方者特以不煩稱豈以為盡惻惻之治哉彼蓋有所借
 而風也章帝假近實之方以挽吏矯孔子假慕質之放以回世
 流皆所收駿骨者與子貢之徒智不及此棘子成曰君子質而
 已矣何以文為儻亦有林放之思乎而子貢汲汲咎其無辨也
 文之不可去也春秋之世誰不知之不姑獎焉以風天下而何
 辨之亟夫鼓舞天下之神惟孔子為不可及也夫

正心以正朝廷

黃汝良論

治而求正於朝廷則至約或然人有約焉者君人者不可不
 多見而豫圖之矣夫人君續大統緒有天下曷嘗一日不欲
 成正固缺以無梗吾治者顧自古有正本無正術為者敗之執
 者失之吾日多方以求正乎天下天下亦多方以就吾正何者
 正不在朝廷也其或稍知治本零約操術粉飾其月之間自以
 為得廣要領而心之純正化滯聲色乃有觸之不應呼之不集
 於左右動鎮前後終不足以正天下何者彼蓋知朝廷之正
 而未知所以正也夫朝廷所以正其本無過乎君心人心君一
 心欽之方寸而究在千里持之不盈一掬而運之則極于無際其
 于以正感人也揮鼓不足喻其捷景表不足喻其神登高而呼
 風而馳不足喻其速屈五指挈裘領而頓之不足喻其順故
 一正心而後朝廷之上皇七穆七雍七肅七不求正而自正
 而百官而萬民皆可次第而舉以入吾正而無一足為吾難者
 其序則譬之天然萬民則百物也百官則四時也朝廷則微垣
 以下諸宿也至于心則儼然斗杓之尊以指正垣宿幹旋四
 時化成百物者也故杓指則辰從非垣宿能正斗杓也垣宿運
 則時次非時能正垣宿也時變而萬物亨非萬物能正時也故
 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其操彌
 約者其及彌遠不可不察也夫由朝廷以及臣民其道有迹而
 可見由正心以及朝廷其道無形而難知故正百官萬民易正
 朝廷難正朝廷易正心難何以明其然也朝有紀法則百官承
 式焉朝有象魏則百姓遵路焉有可明據而徵信正心以正朝
 廷在淵淵濩濩而不可以端倪紀法誠明而官或邪則教以宣

刑象魏誠畫而民有越志則繩以三尺責常在下而君無所與
 其處正心以正朝廷其事扞格禁抑而不便于君身故君人者
 與之正朝廷以正臣民則見覈情而有功與之正心以正朝廷
 則見于談而濶于事理治亂之判實由茲道故不可不蚤見而
 預圖之矣且夫淫康逸豫之心萌於中則朝廷有侈汰之端誇
 詡恣肆之心形于外則朝廷有失道之敗當此之時臣民觀聽
 望風而靡實不來罰不去雖家喻而戶曉不能以化一人蓋
 至精不手而朝廷之正無繇耳故曰設法照實其于以化俗難
 矣形格勢禁其于以移風薄矣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夏
 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豈謂法令哉故洪範論皇極而本之
 三德周官陳六典而先之無逸自古及今未有有心之不正而能
 正朝廷以正百官萬民者也則其所謂約者非真約故也昔孔

子告哀公曰為國家者為之堂上而已他日語九經而要之脩
 身終歸之明與誠夫為之堂上者正心也誠與明所以為之也
 九經則朝廷暨乎天下矣是非仲舒氏之言而孔子之言也當
 武帝時神仙土木窮兵黷武酷吏方士一心之中正者能幾然
 且內多慾而外施仁義舒之其亦有所感矣夫惟明主獨觀
 萬化之不清心寡欲以適于正然後百官萬民化而至正之治
 成故曰至德之主不世出至治之世不常有

子告哀公曰為國家者為之堂上而已他日語九經而要之脩
 身終歸之明與誠夫為之堂上者正心也誠與明所以為之也
 九經則朝廷暨乎天下矣是非仲舒氏之言而孔子之言也當
 武帝時神仙土木窮兵黷武酷吏方士一心之中正者能幾然
 且內多慾而外施仁義舒之其亦有所感矣夫惟明主獨觀
 萬化之不清心寡欲以適于正然後百官萬民化而至正之治
 成故曰至德之主不世出至治之世不常有

唐文獻
翰林備撰

常謂士君子之在天下以有用為用不若以無用為用以有用為用者其才足以展而其智足以謀舉天下惟所經綸籌畫而無所不可此非常人能也然而易致亦易窮也夫惟以無用為用則其精神內斂而其機韻不外炫驟而觀之若將瞿焉懷焉無所短長於天下而卒之沉潛縝密之內所謂焜耀灼爍者胎焉此詎可但云非常人已哉故曰真正英雄從戰上統上來非窺英雄之深者不及此蓋愚嘗採摭古今考鏡士品其稿項案谷袖手窮卷者何可勝數惟瑰琦磊落之士稱焉故聰明過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英雄之品目是世所云祥麟威鳳聖卿雲也者然愚以為聰明膽力可以目英雄而不可以盡英雄何也英雄者世所不恒有而聰明膽力世所不恒無也藉令徒

六

此言英
雄之似
是而非
者
以似形
實以非
形正甚
有思致
以聰明膽力而已則驕離朱之目窮師膽之耳即可以英雄而
抗顏強辯扛鼎折關之輩皆可以雄稱無乃小之乎英雄也哉
蓋天下有真英雄而有似英雄有正英雄而亦有非英雄合
而觀之其規恢調度初不甚相遠然而似且非者往七客氣用
事而替幾不足彼其初視天下何事不入吾之會中而何功不
在吾之掌握蓋方事機未柄而已有超焉自喜驚焉狎天下之
心未幾而利害惕之則昏毀譽亂之則惑威武臨之則仆彼蓋
曾未之磨礪於問學惕勵於心思故其氣易靡而其剛易折也
夫惟天下有大英雄者異於是吾見其抗志之高而其宅心之
下其諸練彌精而其顧視彌審平居無事則躊躇退損初不敢
有卒焉自恣之心故紳可書盤可銘而惟恐其有惰行口可臧
舌可捫而惟恐其有逆言天地可冥鬼神可對而惟恐其有輸志

遂其心目。兢々鯁々。視天下誠無一之易辦者。而自是久之。則
收歛困而精神完。無懼矣。鍛鍊久而幾於徹。無惑矣。營慮屏而
心源澄。無欲矣。以無欲之心。臨事。何事不舉。以無惑之心。當幾

英雄如
高如日
如尼星
從戰兢
中來者

何幾不斷以無阻之心圖功何功不克彼將舉乾坤惟我所旋
轉民物惟我所裁成竹帛鼎鼎之勲惟我所建樹而天下萬世
稱真正英雄非若人其誰歸也哉稽古天地平成玄圭乃錫則
禹也以英雄而帝制禮作樂侔乎神明則旦也以英雄而相祖
述憲章上律下襲則尼也以英雄而師然而不矜不伐赤寫几
几恭儉溫良三聖人者之於戰兢深矣彼方若無若虛翹於智
名勇功之外而顧以聰明膽力自炫也乎哉噫嘻三代而下吾

班之縣哉

卷之六 論類

六、

真正英雄從戰上說上來
夫君子觀意琦行褒然稱於天下者則英雄尚矣策所載個
僅非常之士功若泰山垂榮名於春秋吾意其人必兼字商瓊
馴察之每以小心得之者比焉則有味乎朱氏之言也夫瓊
縑之士其名湮滅者不勝數惟豪傑之士稱焉彼其譚皇主之
業若別黑白撥當世之務若數一二其於進為世述作禮樂
猶擬之也以德若彼以功若此亦豈不可廣後其心奇魁其行
以恣睢於世而必云戰上競上來何言之隘乎嗟乎英雄而自
有其必若所云是虛偽特氣而非純氣之守也是猖狂之行而
非得全於天者也獨不見庖丁之解牛乎批大卻導大窾技經
肯綮之悉當衡何工也而其始則為休然為戒視躊躇之後乃
名善刀彼小技猶自戰兢中來而況於英雄之士乎站上一曲
之土微云果敢不與可以稱英雄然仲尼不與暴虎馮河之勇
而直云臨事而懼則信乎戰兢之為尚也故明能辯有慎之天
而我大智若愚戰兢而謝不敏是謂真知敏能若承綢之迅而
我猶大巧若怯戰兢而不自多是謂真才勇能扶門關之強而
我侯大勇若怯戰兢而不自逞是謂真勇彼自恃其明則彈舌
之天聰矣自多其才則聚吾之弘業矣自勇其才則敗吾之勇
故矣此英雄欺人耳非夫也語曰以此思易則難者至以此思
難則易者至事未有不始於戰兢而可以流不朽之聲於天下
者也古之英雄則不然不為名尸不為智府落天地雕萬物而
不自已鉅以傲世履坦坦之途若足二分墜在外而顛越之足
不居冥冥之中若皇天明神實攝之而瞿然思惕然俱當清明
惘然之時若白刃交於前而持戈者相屬也其心休上而懷履

虎之懼其量恢上而持棒王之慎以此此患排難質仁秉義行
道施德於天下其猶反手乎居大任而不疑發危疑而不懼蓋
其始則常人所忽君子懼焉而戰兢之如彼及其後則非常之
原黎氏懼焉君子獨神定氣凝而晏如也斯直英雄哉蓋常覽
古之史冊相與以前不可記如六籍所志禹周仲尼所謂真正
英雄非耶彼其抑洪水制禮樂昭明先生之道而不於不伐赤
寫凡上不自暇逸抑何其戰兢也彼桀關縱橫之傳傾危權變
之業舉天下弄於股掌之上而莫可誰何此豈牛之黃以虎任
不為之冠似鳳特姦人之雄耳非從戰兢中來為足為真正英雄
哉昔殷帝有三劍而含光為上現之而不可見聽之而不可聞
而揮之無前無後敢攖者則心是已以戰兢而可以為英雄其猶
也戰兢可
合光之劍耶雖然戰兢可使過而長首畏尾不亦善乎故戰
兢於未事之先則可無恨於當事之際不從戰兢中來而可以
無與亦白骨疑象破頰王似之而非也吾獨慨夫世之盜名
英雄之士所以扼腕於千古也悲夫

林者不惟耳
者不過欺

推其視天下無一之足
約錄其究也無一之不可
爲此見則自無一時一事不出於戰兢而其養深其用全且顯又何所愧於真正英雄者乎

真正英雄從戰兢來

李牧 應吉士

上之談人品者。曰：惟英雄無難於天下。而不知英雄無難於天下。無所難也。夫太視寰宇內事。皆我事。我已授而操縱。無不志。如是乃稱英雄也。而胡以曰難。且畏哉。不知天下之事。則心為之宰矣。恒入之心。每忽於所易而慎於所難。而天下之事。幾又敗於所忽。而成功於所慎。也者。畏也。自古英雄無敗事。其心實未嘗易事。所謂真正英雄從戰兢來。統統來也。誠得之矣。且天下之事。豈不皆英雄分內哉。然而計謀遠哉。則非可以才力就錯綜。紛拏。則非可以口舌理會。卒變應。則非可以臨時辨英雄也。者。非驍才力。肆口辨。臨時者也。而事來順應。不動聲色。而易若承蜩。則豈非所稱英雄。自有真者哉。蓋有所從來矣。彼

增定

卷之六

六

增定

卷之六

六

戰上業業。然且亦保亦臨。然且執就無逸。此一時也。至聖大賢亦若僂僂。不勝衣者。態視末世。所稱英雄。執如也。及其究竟而功。弥兩間。澤被千載。即今英雄之士。所不敢望者。又即所謂僂僂。若不勝衣者。也。則信手戰兢。乃所以成其為真正英雄者也。譬若舟然。不覆于瞿塘。而覆于安流。世稱長年是時。見瞿塘者也。鮮弗濟矣。譬若車然。不摧於羊腸。而摧於康衢。世無王良。是在見羊腸者也。鮮弗至矣。吾故曰。其無所於易。乃其無所於難也。嗟嗟。今之世。豈少英雄士哉。顧英雄之所不足者。非才也。而今也。純尚才矣。是故古之為英雄者。重事。今為英雄者。輕事。古之為英雄者。任事。今之為英雄者。喜事。夫輕事喜事。焉有不憤者哉。彼蓋恃其才以為一世英雄。而不知戰兢。真正所以養其才。以有為也。後之為英雄。宜何如哉。亦曰寧靜。為而後可以有為。庶幾哉。

續朱穆崇厚論

舒弘志

朱太史金鹿公昔文忠先生為崇厚論余讀其稿未嘗不感書而嘆曰嗟乎王毅為珪璋純樸殘為犧樽離淳散質自漢已然月異歲殊千鈞中錙銖華衣花生衣識子華可謂百世信論其著者則有士馬夫展大夫直道有三黜李元禮楷模到旦七一世公卿高其矯節縉紳貴其令聞于是有譽璽庸詠利口嫉時弊而蛾眉之善淫笑理瑜之有玷畫影無形鼻聲無嚮過信於塵之開口便就揀臂撥蜂之迹將令忠正之士思投珮甘泉明智之臣圖隱專弄手麟箕穎世俗之薄者一也麟鳳之用不捷于走飛千里之駒或請其可卜其他日主朝風更嚴獨立弘振敝俗或尚行刻意悖乎中庸而灼然王峯輝琬埃

此言以雄退為堦世乃有執鵬臬而笑鳳麟處驚下而嘲逸足擔撫語語以肆雌蜺巧為竅言而變白黑使西施以毒毀救好申椒以逐臭繼

此言以奔競為乃急乎劉子政之三紀不遷焉用駐矣世俗之薄者三也古大

此言以諛諂為臣有過上不斥言君子擬人各于其黨校衡軸之臣則論其遠

此言以諛諂為者大者什伍之官則論其近者小者今或無昭昭之過而索冥

此言以諛諂為冥之行以一暇而掩柄臣以細故而議卿執恃子微之寵歷砥

此言以諛諂為常塗承恭顯之指傾危正士昂貴大臣蒙謗于非辜機變險壬

此言以諛諂為于揚善良以禁誹詢之風闢衆正之路今攻人之惡則喻者暇

此言以諛諂為毀人之善則能者短謂聖人有慙德為事者照矣謂賢士無金

此言士
貴金交
重信也

能負才者殆焉世俗之薄者五也古者青雲之交莫逆之交河
岳雖移膠漆不解楚越雖異肝膽比隣處則叙牙分金于夷吾
進則王吉彈冠于貢禹死生易而有分宅之仁隱顯殊而無市
朝之喻近世有嵇阮風流曹王髦俊相與把臂入林結綢繆于
杯酒登壇建幟共娛樂于斯文千里如期無負范張要約方舟
共涉何殊李郭登仙相馭過于惠莊相死同于辛左已而彼我
異勢貴賤殊塗顯者無班荆之仁隱者構蜚語之譖嚮者相慕
之誠揭來相背之戾豈非勢傾則絕利盡則散乎張陳凶然蕭
朱陳末世俗之薄者六也富貴顯榮天有大命行使止尼人何
能為世有既放之臣蒙耻之吏偃鼠飲河亦已滿腹國狗之瘼
猶將反噬已則不天而分謗于上則難為上矣德則不純而市
邑于衆同儕者惡焉世俗之薄者七也嗟夫濁世陵夷徂詐颺

拾遺書卷之六 論類

起傷人之言戈戟不足喻其深階人之心山川不足喻其險陰
賊深藏同含沙之射影邪曲害正類蚊虻之嗜膚耳而目之則
漂山或雷豈不震駭徐而察之如浮漚空華都無實義且程機
則寒谷成暄夕失勢將門庭羅雀曾無曾參存故之仁寧有楚
王荷蕢之德嗚呼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厚施薄德其事好還苟
可以明吾之節成吾之名雖躬自非薄猶之不可本欲噉人之
節而吾因以失節本欲毀人之名而吾因以喪名語曰報上之
反墨亡之化繞閭階于蠶尾積禍重于丘山故蓄人者人亦反
蓄之螫人者人亦反螫之是以厚者自厚是人與已兩得之也
薄者自薄是人與已兩失之也故明智君子超然遠覽淵然深
一見
是高出
一世之
新之疑
朝無技
鼠之嫵
納污藏
疾以勸
善也慎
始善終
以全交

改時激
烈抱悶
越基
係文

也。去國無恨，以遠怨也。詎告奸之俗，反敦龐之風，國無殺賢人，有辱行，無其可乎？夫西京之初，將相耻言人過，東京之季，為卿相傾斷，上焉恃上焉，朱紫共色，粉墨雜陳，雖有曾史之行，無自解免，夷惠之素，目為妬，當其沈蟠，雖屈則陽附，脫跡及其龍升，謾發則除為國鑒，此亦非唯薦紳之禍，亦宗社之憂也。朱益引發憤于漢季，豈其然乎？語曰：君子度已以繩，接人用權，度已以繩，則已處其厚，接人用權，則遠怨于人，何憂乎朝市？何病乎沈滯？余既感文忠之謨，辭又悲當世之俗，薄乃續貂于後。

增定

夫之六論

周氏為卷樓藏板

周氏為卷樓藏板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七

太原王錫爵元馭父
四明沈一貫肩吾父



策類

廷對萬言策

羅倫 狀元

朕惟古帝王之為治也。有綱有目。必大綱正而萬目舉可也。若唐虞之治。大綱無不正矣。不知萬目亦盡舉歟。三代之隆。其法履備。宣大綱正而萬目舉也。可歷指其實歟。說者謂漢大綱正。唐萬目舉。宋大綱正。萬目未盡舉。不知未正者何綱。未舉者何目歟。已正已舉之綱目。可得而悉言歟。我祖宗之為治也。大綱固無不正。萬目固無不舉矣。亦可得詳言。

增訂三國館課
卷之七 雙蕩

1

李西涯
相公評
迴帶虎
定昭代
上下數
千載
上如月
中天總
大綱悉
萬目進
退數百
王歷上
如指諸
掌天裁
咫尺頃
頃萬言
電掃雲
櫛看有
神助乎
其二

德身邪
後之
山而後
不多得
矣歛服
歛服

稽定皇明官果

9.

此問策
要指

天縱聰明之資卽堯舜禹湯文武之資也治已至矣猶以為未至德已盛矣猶以為未盛乃於萬幾之暇進臣等干廷降賜清問首詢唐虞三代下逮漢唐宋諸君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以明人倫以厚風俗以富庶百姓以賓服夷狄以增光祖宗以匹休帝王臣有以知

陛下此心卽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

陛下之有此心非特臣之幸也天下之幸也臣敢不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為陛下勉哉昔范祖禹上帝學八卷以為自古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推原其故由人主未學也朱熹將入對或曰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曰某平生所學者在此若有所回護是欺君也

陛下有志于虞虞三代之治而無漢唐宋諸君之失固無不與

之心亦非。厥聞正心誠意之說者，臣敢不以平生所學者告陛下。而自陷于欺君之罪哉！使愚臣於此大馬之誠，未嘗妄見之見，或隱上負朝廷下負所學，臣恐後之悲今者，亦無異于今之悲昔也。臣請因

聖問而畢言之。陛下試聖聽焉。臣聞道之大原出于天，是道也，極于至大而無外，入于至小而無內，語其大也，則為父子為君臣，為夫婦，為朋友，為長幼之倫，若網之有綱，所以根抵乎人心，紀綱乎世道，乃天地之常經，所謂為治之大綱也。語其小也，則為禮樂，為刑政，為制度，文為之具，所以扶持乎三綱，經緯乎國體，乃古今之通設，所謂為治之萬目也。是道之綱，非吾心主宰之則無自而正，是道之目，非吾心維持之則無自而舉。此心也者，所以主宰乎身而為正大綱舉萬目

之根本也。心雖主宰是綱，非學則有所惑，綱何從而正？心雖維持是目，非學則有所蔽，目何從而舉？此學也者，又所以正其心而為正大綱舉萬目之要務也。大綱不正，固不可以言治，萬目不舉，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古者帝王之治，其道雖多端，然必大綱既正，而萬目兼舉，若堯之肇唐，舜之起虞，禹之創夏，湯之建商，文武之造周，皆不能外乎此也。在堯之時，親睦九族，以廣愛敬之恩，釐降二女，以正閨門之禮，館甥二室，以厚朋友之倫，堯之大綱無不正也。在舜之時，底豫瞽叟，而父子之位定，克諧傲象，而兄弟之化成，刑于二女，而閨門之儀肅，舜之大綱無不正也。欽若昊天，曆象授時，命羲仲以秩東作，命羲叔以秩南訛，命和仲以平西成，命和叔以在朔易，命鯀以治洪水，命四岳以明揚側陋，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萬

目之舉於堯何如也？察璫璣以齊七政，舉祀禮而親諸侯，命四岳以明四目，達四聰，命十二牧以修內治，服遠人，命禹以宅百揆，命契以敷五教，命皋陶以明五刑，命伯益后稷以作禮樂，命龍以作約言，四方風動，庶政惟和，萬目之舉於舜何如也？唐虞之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如此，豈徒然哉？本於堯舜之心，惟務大學以正其大本也。不貪淫慾，不嗜玩好，而允執其中，堯之學也。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而允迪厥德，舜之學也。使唐虞之君，不事乎此，則學有未正，而大本未立矣。綱何自而正？目何自而舉乎？其在禹也，典章之率由，彝倫之攸敘，其在湯也，舊服之既續，人紀之肇脩，其在文武也，麟趾以厚公族，棠棣以燕兄弟，鹿鳴以燕羣臣，穆木思齊以嚴閭教，故其子孫成敬承繼禹之道，或布德陟禹之迹，或率乃祖攸

行，或監先王成憲，或篤故正父，或對揚光命，或率德以益前人，之愆，或脫簪以輔中興之盛，此三代之所以正大綱也。其養也，夏以貢，商以助，周以徹焉，其教民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焉，其制刑也，夏有禹刑，殷有湯刑，周有祥刑焉，其建官也，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周人六典，阜成兆民焉，其作樂也，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作大武焉，其正朔也，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焉，其習尚也，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焉，萬目之舉于三代何如也？三代之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如此，豈徒然哉？本於禹湯文武之心，惟務大學以正其大本也。祇台德先，不自滿假，懋昭大德，不殖貨利，禹湯之學也。不盤遊政，緝熙敬止，不作無益，克慎明德，文武之學也。使禹湯文武不事乎此，則學有未至，而大本不立矣。綱何自而正？目何自而舉乎？此

此述唐虞之學
此述三代之學
此述禹湯文武之學
此述周之學
此述秦漢之學
此述隋唐之學
此述宋元之學
此述明清之學

此言唐
治上元
一之七

此言漢
大綱正
萬目未
舉之實

此言漢
室之弊
由于不

此言唐
大綱未
正之實

致天下之大治三代之而下漢唐宋諸君雖有天下之位而不能
能務天下之大學所以天下之大治卒不能致也漢就高祖
言之如發義帝之喪戮丁公之叛庶乎明君臣之義高四皓
之名割肌膚之愛庶乎全父子之恩立白馬之盟定同姓之
封庶乎廣昆弟之愛故繼世之君子不敢叛其父弟不敢戕
其兄婦不敢駕其夫臣不敢專其君並不由高祖之作則乎
此其大綱可謂正矣然其養民也阡陌之壞未久而井田之
制不復郡縣之廢未久而封建之制不復其教民也焚坑之
禍未久而學校之制不復五禮六樂之廢未久而禮樂之制
不復此其萬目未盡舉也然兄弟之不容防于屢妻之錫封
夫人之同席作干戚姬之見寵大將之見寵兆于韓彭之誅

此言漢
室之弊
由于不

五

臨先儒謂漢之大綱正以臣觀之漢之大綱亦未盡正如唐
虞三代也漢非惟萬目未盡舉而大綱亦未甚正者以其或
不事詩書或溺于黃老或雜于刑名或荒于神仙而聖學也
雜聖學之既雜則大本不立何怪其大綱之未盡正萬目之
未盡舉哉唐就太宗言之脅父臣虜逼奪神器父子之親何
在推刃同氣喋血禁門兄弟之義何在納巢刺妃媚武才人
閨門之禮何在故繼世之君子叛其父婦罵其夫弟戕其兄
臣專其君豈不由太宗之作俑乎此其大綱可謂不正矣然
設府衛兵之法彷彿古人寓兵于農之意設租庸調之法仿
佛古人用一緩二之意設殿最以考績彷彿古人黜陟之意
設覆奏以審刑彷彿古人欽恤之意此其萬目可謂舉矣然
法令之行比之先王未純也田疇之制比之先王未備也學

此言唐
治上元
一之七

此言漢
大綱正
萬目未
舉之實

此言漢
室之弊
由于不

此言唐
大綱未
正之實

校之教比之先王未盛也禮樂之具比之先王未修也夫
謂唐萬目舉以臣觀之唐之萬目亦未盡舉如唐虞三代也
唐非惟大綱未盡正而萬目亦未盡舉者以其或戕于異端
或荒于遊畋或錮于女色或甘于小人而聖學也怠聖學之
既怠則大本不立何怪其大綱之不能正萬目之未盡舉哉
宋就太祖言之其厚兄弟也金匱之書千古不磨神器之重
一朝脫屣其厚勳舊也杯酒解柄終全勳名雪夜再幸不改
殊恩其待臣下也鞭朴不行於殿陛罵辱不及于公卿其嚴
閭閻也內言不出于外私恩不害于公故繼世之君持盈守
成家庭之間雖不能匹休乎麟趾之盛也而操戈之事則未
聞閭閻之內雖不能齊美乎關雎之化也而聚斂之耻則未
有此其大綱亦云正矣然制度頗因五代之舊不能復先王

此言漢
室之弊
由于不

六

之制勸課農桑美則美矣視三代養民之制何如修廣學校
盛則盛矣視三代教民之制何如禮樂分諸儒之家視三代
制禮樂之遺意何如兵財由朝廷之制視三代制兵財之遺
法何如以至賦吏之戒不嚴敗軍之法不立設官之制太冗
任子之恩太濫此其萬目之未盡舉也先儒謂宋大綱正萬
目未盡舉以臣觀之當袍加身未免來人之公議燭影避席
未免起人之疑心德昭之歟未免不厭夫衆心郭后之廢未
免有疵於盛德則宋之萬目固未盡舉矣而其大綱亦豈甚
正子宋之諸君見于行事如此雖曰夜分觀書未免徒侈乎
虛名雖曰炎暑談經未免不關于實踐聖學既有不實則大
本不立矣其大綱之未甚正萬目之未甚舉又何怪其然先
漢唐宋所以不能致唐虞三代之治皆由大學之不講大本

之不正也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混一區宇心克舜禹湯文武之心而大

本以立學在舜禹湯文武之學而大學以明故以其大綱之

正言之觀其祭畢便殿泣下不止遣祭

皇陵家感不勝則我太祖之聖孝亦虞舜之大孝武周之達

孝也觀其割符錫壤建封諸王上制國家下安生民則我

太祖之親睦亦虞舜之敦睦九族周武之時庸展親也觀其申

明五常之說則與唐虞之敦典庸禮商周之建中建極同一

揆也觀其君臣同遊之言則與唐虞之都兪吁咈商周之左

右為罪同一意也大綱之正有一不如唐虞三代者乎以其

萬目之舉言之則法井給民之言戶知丁業之戒與蘇人重

農之意相出入也學校教民之政鄉飲勵俗之禮與古人立

教之意相表裏也內設六卿以總制天下外設布政司以為

四方之耳目則其治官之意庶幾古人之六卿九牧相唱和

也兵部帥府相維于內而將帥無偏重之勢布按都司相制

于外而藩鎮無專恣之患則其制兵之意庶幾古人之司馬

司徒相統屬也命牛諒以制禮則斟酌先王之典以還中國

之舊命陶凱以制樂則務宣和平之意而屏聚慢之習萬目

之舉有一不如唐虞三代者乎

列聖相承心

太祖之心學太祖之學聖德日新而無不正之綱

聖化日廣而無不舉之目然法久則弊自生世久則俗自降故

人倫有不明風俗有不厚而我

祖宗之綱目漸以漸張百姓有不富庶夷狄有不賓服而我

祖宗之綱目漸以漸斂

陛下嗣承大統於茲三年夙夜惓惓惟此之慮

陛下此心即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惓惓文之翼翼

武之無貳之心也然自即位以來躬行大孝以先天下已

有意于明人倫而人倫至今有未明斥去邪佞禁制奢侈已

有意于厚風俗而風俗至今有未厚躬耕藉田蠲免租稅已

有意于富庶百姓而百姓至今有未富庶簡練將帥嚴飭邊

備已有意于賓服夷狄而夷狄至今有未賓服

陛下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而不能致堯舜禹湯文武之治者

意者陛下于堯舜文武之學有未至乎其心之惓惓而

致之親勉也臣請為陛下熟言之以

陛下望道之切求治之篤必憤發于中憂形於色而惓惓之誠

蓋有所不能止也夫天下之事未有不行于上而行于朝廷

者也未有不行于朝廷而行于天下者也以人倫言之今公

卿大臣雖軒輝之內有霄壤之隔是非不及于面論則腹心

無所托而下情不得以上達可否惟出于內批則耳目有所

接而止心不得以下究何有乎君臣相親之義也

陛下誠能體手足腹心之義略崇高貴重之勢召見不時咨訪

非一使恩輪忠悃者得以獻其誠偽為蔽欺者無以施其詐

則君臣之化行于下而無有不厚者矣閭閻小子忍心害理

主則私妻厚子別籍異財富貴之不如少則食稻衣錦火

葬求富貴之不如何有乎父子相愛之恩也

陛下誠能望陵與哀慕之悲致孝勤定省之誠公卿守終制

之典士夫嚴廉喪之禁則父子之化行于下而無有不親者

長何有乎兄弟之恩也

陛下誠能厚同氣之恩廣友于之愛嚴犯上之律敦較長之風

則兄弟之化行于下而無有不愛者矣妾媵無數庶人僭公

族之分婚姻論財中華行夷虜之風何有于夫婦之道也

陛下誠能則開離之化正閨閣之禮申明婚姻之式定著妾媵

之禁則夫婦之化行于下而無有不正者矣所合者利祿誰

同心而相求所附者權勢誰同道而相逐落水下石者紛如

貽書諫諍者寂若何有乎朋友之道也

陛下誠能近君子之朋遠小人之黨黜排陷之奸獎協恭之正

則朋友之化行于下而無有不善者矣人倫之明于上非務

學不能知臣願

陛下懷遠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明人倫之道則人倫庶乎

可明無異于唐虞三代也以風俗言之朱康一開燕雀集

諛佞詭隨者名之曰變通誠默自便者目之曰忠厚直言正

色者非之曰矯激操心持節者刺之曰干名此士夫之風喪

也陛下誠能塞奔競之門杜諂諛之口獎名節之士張正

直之氣則士夫之風振矣庶人帝服倡優后飾雖梁畫棟惟

恐其不潔珍饈綺食惟恐其不豐錦綉金玉惟恐其不多休

色儼然惟恐其不足此奢侈之風盛也

陛下誠能躬節儉之實抑浮靡之費重僭踰之罪定上下之等

則奢侈之風降矣興學校之教者尸虛位而無實行曰科貢

之途者飾虛名而乏實才此學校之風衰也

陛下誠能重師儒之任使無庸負行者不得以濫叨嚴科貢之選

使無實才者不得以幸進則學校之風興矣珠宮梵宇照耀

雲漢禿頂黃冠充塞道路此道佛之風盛也

陛下誠能監梁武帝宋宗之失斥禍福報應之論惟崇乎正道不

惑于邪說則道佛之風熄矣苞苴一入則可使賁賄賂一通

滯可使達驢貨載歸閭里稱慶琴鶴相隨妻子怨謫此貪黷

之風熾也

陛下誠能綜覈名實督行勸懲廉介者必彰而不隱貪黑者必

誅而不赦則貪黷之風止矣風俗之厚于上非務學不能知

臣願陛下懷遠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厚風俗之道則

風俗庶乎可厚無異于唐虞三代也以言夫百姓之失所則

征求極其錙銖而尾閭于異端之奉苛斂至于毫髮而漏卮

於寵幸之費此吾民之困于賦斂者可恤也征賦貢輸動連

千夫工匠興樞廷及數戶此吾民之困于征役者可恤也田

連阡陌利界羊羔家難大豕惟其所啖此吾民之困于豪家

巨室者可恤也豪富贏金醜鱗醃醢市虎門妖恣其所欲此

吾民之困于貪官黠吏者可恤也劫掠殘蹂雞犬一空脅持

抑逼肝腦塗地此吾民之困于兵戈盜賊者可恤也父食其

子夫鬻其妻壯者散于四方老弱轉于溝壑此吾民之困于

飢饉流離者可恤也百姓之失所固可恤矣然恤之有道焉

大要在乎重守令急務在乎節財賦守令者民之父母守令

不重則好民之所惡惡民之所好豪猾由此而橫盜賊由此

而起財賦者民之命脈財賦不節則以一而科百因十而斂

千賦斂由此而苛征役由此而濫欲重守令在于慎選科貢

疏理監官嚴勵風紀精立選法欲節財賦在于簡閱軍士沙

陽本于
李有開

此言
伏未實

此言
要

汰冗官杜抑私愛斥絕異端。貢既慎則專國體。尊者不
以幸進。監爵既理則苟延歲月者不得以幸選。風紀既嚴則
貪淫無狀者不得以幸存。選法既精則政績不聞者不得以
幸遷。而守令自重矣。軍士既閱則老弱無能者不得以幸食
冗食。既汰則備員充位者不得以幸謀私愛。既杜則貴戚近
習之屬不得以幸賜。異端既斥則佛老怪誕之徒不得以幸
干而財賦自節矣。何患百姓之不富庶哉。百姓之富庶非務
學不能知。臣願

陛下憫惓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富庶百姓之道。則百姓庶
乎可富庶。無異于唐虞三代也。以言夫夷狄之梗化則虜驕
于北。羌黠于西。變詐之不測。侵掠之無常。驅之則不足于兵
守之則不足于食。此西北之夷寇可慮也。阻山川以為固。結
流民以為援。神出鬼沒。蜂屯蟻聚。此荆襄之夷寇可慮也。丹
崖千仞。青壁萬重。攻之則據險守之則廢財。此兩廣之夷寇
可慮也。團聚山岩。浮遊鄉邑。我進則彼去。我退則彼來。此川
蜀之夷寇可慮也。夷狄之梗化固可慮矣。然服之有其道焉。
大要在乎修內治。布恩信。急務在乎選將帥。足兵食。內治不
修則根本不固。恩信不布則人心不服。將帥不選則敵人不可
畏。士卒不附。兵食不足。則士氣不振。衆心不守。欲修內治。在
于戒逸樂。足民。用任君子。退小人。欲布恩信。在乎省費從儉。
降欵欲得將帥。在乎收人望。專委任。戒欺罔。欲足兵食。在乎
廣屯田。增土兵。逸樂既戒。則主心日正。民用既足。則邦本且
固。君子既任。則羣策日陳。小人既退。則奸弊日消。費從既省。
則叛亂日懷。降欵既綏。則歸附日衆。人望既收。則將材日至。

陽本于
李有開

此言
要

此言
要

委任既專。則將士日奮。欺罔既戒。則羣策日陳。屯田既廣。則
儲蓄日富。土兵既增。則兵力日振。何患夷狄之不賓服哉。夷
狄之賓服非務學不能知。臣願

陛下憫惓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賓服夷狄之道。則夷狄庶
乎可賓服。無異于唐虞三代也。嗟乎

陛下憫惓于唐虞三代之治。而臣憫惓於

陛下以唐虞三代之學者。誠以大綱之未正。臣不憂也。萬目之
未舉。臣不憂也。人倫之未明。臣不憂也。風俗之未厚。臣不憂
也。百姓之未富。厚臣不憂也。夷狄之未賓服。臣不憂也。臣之
所憂者

陛下大本雖已至矣。或不能如堯舜禹湯文武之光明。

陛下大學雖已講矣。或不能如堯舜禹湯文武之精。

陛下由臣之言。持懷惓惓圖治之心。致憫惓為學之加。如堯舜。如
禹湯。如文武。則天理日明。人欲日消。妖豔之色。淫哇之聲。不
足以蕩此心。便辟之言。側媚之態。不足以眩此心。沈溺荒淫。
盤遊之事。不足以荒此心。華麗珍怪奇異之物。不足以侈此
心神。仙佛老異端之說。不足以惑此心。土木刑名征伐之類。
不足以盡此心。而大本立矣。大本既立。由是大綱可正。萬目
可舉。人倫由是而可明。風俗由是而可厚。百姓由是而可富。
庶夷狄由是而可賓服。海內外由是而可熙和。宗廟社
稷由是而可休安。神靈由是而可康寧。

聖壽由是而可永延。列聖由是而可增光。帝王由是而可匹
休而慶。唐虞諸君不足望。

陛下之下風矣。若大本不立。則雖疲精億神。以正夫大綱。以舉

夫萬目以遂數者之效而快

陛下之心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無可為者矣此臣所

倦倦欲

陛下從事于學也然臣之所謂學者非特同舍異以為博也非

此下中
言大學
之實

約而致遠以為奇也非特章句以為美也臣之所謂學者

即大學之道也是學也即堯舜禹湯文武之學也其目有八

而各有其要乎天下之要在於治國治國之要在於齊家齊

家之要在於修身修身之要在於正心正心之要在於誠意

誠意之要在於致知格物宋儒演繹其義以進告其君曰齊

家之要有四曰重匹配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修身之要有

二曰謹言行正威儀誠意正心之要有二曰崇敬畏戒逸欲

致知格物之要有四曰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人情是書

也乃千聖之心法萬古之成規致治之良圖保邦之大道

陛下必係係於此而誦之夜而思之親近儒臣問質疑義毋

詳其同
不倦

地史三身食課卷之七第類

十三

所存必正心所出必正言所行必正道所親必正人如此

後身無不修家無不齊國無不治天下無不平也嗟夫人主

之心未嘗不好治而惡亂也治安而惡危也好盛而惡衰也

好時而惡天也然治常少亂常多安常少危常多盛常少衰

常多壽常少夭常多往往達其所好而陷其所惡夫豈其本

心哉以其不能憊憊於學而陷于不知故也如人之瘡病未

嘗不愛其生而卒至于死亦豈其本心哉以方書不熟而用

藥不精故也方今天下大勢如人受重病非不枵然且大形

猶人也然內自腹心五臟外達四肢百骸無一毫一髮不受

病有識者以為寒心而庸醫委之曰安病者不悟其非和之

曰吾無病也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不治將深桓侯曰

寡人無疾如是者三扁鵲望見齊桓侯而走後五日桓侯疾

作召扁鵲鵲已逃去臣願

增定皇明臣僚卷之七第類

十四

陛下以本心為元氣以賢良為明醫以古聖賢經史

祖宗寶訓之言為古方為藥石慎病之將深而豫治之信任明

醫察其病根之所在而剷除之則元氣固于內邪氣不

攻于外而百病自消天年自固何憂不如堯舜不如禹湯不

如文武者乎及今猶可為也失今不為臣恐扁鵲望之而走

矣雖靈臍無及也唐虞三代與我

抵掌劇
談不遺
語焉少
年未必
多識

年輩而
論

之論

陛下加意于臣之言。毋如武帝不加意于仲舒之

陛下不視臣言如鴻毛而視臣言如丘山則天下幸甚生民幸甚

其臣俯拾芻蕘上塵

天聽不勝戰慄之至謹對

十五

皇帝制曰朕膺

天命承

租宗

增定皇明館詠卷之七 策類

六

之法。兵刑之令。皆斟酌于古。然行之既久。不能無弊焉。祛其弊而救之。欲化行政舉。如

明經通于古今之宜其具實以對毋隱言毋泛論朕將采而行之

李相國西進公評
條陳孔
樂之興
教生之
反選錄
之有方
征倫之
去法嚴
大之

臣對臣聞天下有不可易之道而常獲于人主有不敢易之心蓋天下之事未有舍道而能集者而道固不可易也心之所向道之弘否所關一有所易則所以脩乎身者必不能實用其力而道之在我知之不明守之不固甫遷于此或轉于彼雖欲勤勵以求治而馳張予奪一無所擬窺伺媒孽之輩共起而乘之雖有賢人君子立于其朝漫不相信其者或斥譴罷去不為之所天下之治將焉所賴而成乎惟有以真知

之有
一十
故本
月二

道之不可易其心常憂勤惕勵而不敢以一毫苟且輕率之意雜之于中擇之必精執之必固使用人取善各有定則賢否莫吾亂而君子小人不相尤既得其人而任之以事則政無不舉而法無不言天下之治安無有不成者矣古之人君未有不達于是而能致其治者也亦未有徒達于是其心終有易焉而能以無弊者也洪惟

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德撫盈成之運十五年來民安物阜雖堯舜禹湯文武之業亦不過此而東士之詔乃猶惓惓焉以化之不治為念

不可
之通
收易
乃二
乃一
大旨

陛下豈誠有未達于是而猶待于問哉臣有以仰窺聖心之于道固有不為易焉者也臣嘗謂古今豪傑之士不得

乃一
乃二
乃三
乃四
乃五
乃六
乃七
乃八
乃九
乃十

所遇如子思孟軻之流亦且徒爾而臣之庸昧乃際遇若此

臣敢有所諱而不敢言哉臣惟天下之深患在于久安極治而機括所不見者為之虞

此言
之通
收易
乃二
乃一
大旨

陛下夙夜兢兢思弘化理此固宜也然用于已不若資于人求諸今莫若法乎古古之君心純乎道未嘗敢以為易故其用行政有非後世之所能及如啓當禪授之後繼禹之業守之以敬而伯益之用終始無間故道之得于禹者無廢隆不舉者矣中宗高宗一切信任陟危傳說之屬而又本以嚴恭寅畏恭默思道之心成商之治夫豈無所據邪殷之頑民雜于帝武庚之手武王之澤未洽也使非悔悟于周公篤信于君奭借有成康繼序不忘之思旌別淑慝之意而禮樂之化豈能如詩書所道哉程頤曰聖王以求任輔相為先歐陽脩曰君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蓋政以人而舉人既存則

此言
石留
石留

政自無偏弊不舉之患而治之在天下者可成也陛下欲求數君致治之績獨可舍此而他務邪亦惟有不敗之心而已天下之政孰有出于人主之心者况用人之際又其本原所自之地哉

此言
石留
石留

聖制所謂簡賢為輔用君子不惑于小人誠灼見其必然而憂勤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也蓋大君為天地之宗子必有大臣以為宗子之家相相之職所以輔養君德而贊成政化天子不可以日無者豈惟夏商周為然皋燮稷契之流雖堯舜之世亦不可無也若其賢與否則必辨之于先而後可任之于後苟辨之不明用之不當則天下之禍反有不可言者矣何者以匹夫之賤而上与天子共事其所為操縱子奪者無一不為天下之所稟受使心術或不正而學識或不醇則其所

懷非如有司之一節一端而已故必先有不敢易之心然後脩其身者無往不實脩其身者既實則出乎我者無乎不正而人之邪正自無所隱于是擇其賢者而用之則輔相得矣臣于

今日豈以不祥為憂哉特恐所以待之者不至爾臣在草野間聞朝廷用大臣必極聲動以為諮謀親信將必有出于恒品之外今上于京師乃或有未然者臣願

陛下為之體下務得其心而使盡其職凡遠猷大略不為羣議所誦一政一令必與之深言極論而後布則小人雖欲肆其無所忌憚之私以惑吾聽而其情已先覺矣蓋小人之情不過趨利避害去其所惡而求其所喜者而已然亦必掩之而不其露故利之來或遜且謝之害之至或以為所分且蹈之

指摘奸
人情狀

夫錢之不力則得之不固受之不力則去之不決及利之
于必不可已則亟去與取之怨後也方其有所勉而為之也
其卒不可掩者已躍然于甘言悅色之間即此試之小人
情可復適乎既得其情則亟去之去之不速則或為他巧
所中而猶未免于有惑隨有即覺隨覺即去如是而已如是
則君子小人不相尤君子小人不相尤則動無所妨而天下
之務自無凝滯不舉之患矣臣請以

此言禮

此言禮

聖制所及數者言之禮樂不可以一日無此萬古不易之論然
其典也雖專重其質而亦未嘗遂棄其文臣竊見近之所為
禮者疎簡縱逸雖所謂儀文之末亦未之有所為樂者殘缺
廢壞雖所謂聲容之細亦不備蓋不得其本而安于苟且將
就之習固如是也苟學校之教有以振作而興起之則人心

此言禮

此言禮

此言禮

此言禮

此言禮

此言禮

此言禮

此言禮

此言禮

此言禮

此言禮

自無不止之欲而其情自無不和之發凡見之宗廟朝廷鄉
黨之際自有以去其疎簡縱逸之習而補其殘缺廢壞之弊
將不俟于進退升降而節鍾鼓羽籥而和矣禮樂有不興者
乎至夫教化之所在其機係于人心而其應屬之天下
之廣萃英俊之士使之郡遊于學讀書窮理且或冀為之變
而欲殿天下之愚民使悉歸于禮讓和樂之域固已難矣莫
若先以恭儉忠厚躬行于上不為聲色土木貨利玩好之所
移易而後徐以示于天下天下方以前目之侈縱相安而一
旦之所聞見乃如此其心亦必悚然以思冷然以省苟一二
大家巨族頓悟而倡改之則人之樂從者眾矣選譯之法則
臣于此有所深惜

此言禮

此言禮

此言禮

此言禮

此言禮

此言禮

此言禮

此言禮

此言禮

此言禮

此言禮

此言禮

此言禮

其課之也幽明登壇各為之等其人皆勉于其官而優
事比者稍有其苦而納粟買官之人已滿吏部之簿矣雖有
才德濟于所用之期用未及而顛毛已號種種能以壯節自
勵者曾幾人哉又况黜陟之施一惟流品是視而不本于科
甲之選高官重秩未肯輕予則彼無所慕于中者又安有所
忌于外哉臣願嚴其僥倖觀觀之禁使冗懦不識之徒一一
謝去選惟其才而不盡拘流品視之以官而課之以實如蘇
洵所謂某人廉吏也有其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有其事
以知其能然後因其取否以加賞罰天下之人望以其才自
見者亦將知所變矣征賦之病大抵冗耗過多而司會莫為
之省非司會之不省勢不得也自京師言之食之仰于江南
歲數百萬而推勢所至無籍之輩不為國家分寸之益者乃
至百千借其空名以耗實費至有水旱飢饉之變則又加倍
以取于江南之民臣聞土日振則陷繼之江南之民貧甚則
江北可晏然以不顧乎况今邊境之擾未甚安帖前日榆林
大同之役馬步食糧所費不知幾千萬而無用之兵又坐食
于是山陝之民丁運之法無不備老幼婦孺流離移折外
患未除而內地已困寧不為可恨邪臣欲去冗耗無用之費
而軍樞門招集之弊息江南之民以固根本邊境之擾但以
付之良將不用統制之屬帶挾僥倖之徒以耗軍食而又復
屯田之實省丁運之苦用固無不足者也兵則無于生養安
息之閒為之深計使不受役于私門而得給其俯仰奮迅激
烈之氣又必常振勵之使之無所沮喪今有一級之勞而大
家右族訶謫奪去不敢仰視將何所養以自奮乎况夫新舊

此言禮

此言禮

此言禮

此言禮

此言禮

此言用刑之弊

逃流之兵方以官法逼之復伍金費之用俱無可充又其害無親戚往來之援其心之欲去已甚矣衛所之官又以嚴刑添計鉤取其有彼方有欲去之心而此又逐之使去逐矣而不去豈人情哉欲兵之強而二者特不之詳臣所以深慮也

此言取人以為立政之本

聖制所謂祛其弊而求之欽化行政舉如祖宗創業之初比隆前代者豈有他哉亦取諸大而已孔子曰為政在人啟以下數君不過中才之主一得其人且足以為治而況

此言修身以取人

陛下神聖天縱出于尋常萬者哉然臣于此竊有說焉蓋政雖舉于有人而身則所以取人之本故孔子又曰取人以身欲得人而不先脩其身是其心之所存輕忽率易不能不累于愛憎之私而用所不當用舍所不當舍者有矣願陛下急于脩身以端取人之則然所以修身者又非勉強矯拂之所能致必自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以至于動靜語默一事一為之際常加敬畏內省于中果當于理而不悖乎果非其當然之則而徇于外誘乎使天理純明私欲淨盡則身

此言修身之功

無有不脩而道無有不盡則所謂自不謬于天下之是非苟用乎人其用必當有發于政其發必精治功之隆必能追配祖宗卓哉古昔而有詩書之所不及載者矣彼漢唐宋區區小補之治又惡足論哉然臣又聞治不患于始之不濟而難于終之有繼伏惟陛下常存不敢易之心以守此不可易之道則國家天下之幸非獨臣之幸也臣無任惓惓忠愛之至臣謹對

卷之二 策類

廿二

錢福狀元

增定皇田館課
卷之十、箋類

天命嗣守

十三

祖宗爲基實肝懿懿宗子之責比隆古之聖帝明王其行之序自何而始欽子諸生鮑經猷史以待問必有灼然之見其詳著于篇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人君盡代天之責以成配天之治者皆一心之用也蓋心者天之所以與我者也天下者天之所以責我者也天不能自養乎民而責我以養天不能自教乎民而責我以教所以與我者與人同而所以責乎我者獨脩故凡所以教養乎天下者必反而求之乎心天下雖大一心運之而有餘矣苟不求之天之所以與我之心而徒務乎責我者之事則爲之而不得其本統之而不得其序養民雖勤而終非仁心實惠之寓教思雖悉而終非躬行心得之推欲天下民物之

時馬到成功

心字是
一篇大
綱領

坤定呈明節誤

十四

皇帝陛下鍾天地之粹氣稟天地之全德以撫有普天率土之
人民臨御以來勵精圖治凡可以當天心慰人望者無所
不用其極誠可謂大有為之君可謂善繼述之君

原問題

宗子矣。然乃不自滿足。首進臣等于廷。詢之以父母宗子之責。且謂儒者之道。以位天地育萬物。參天地贊化育為極。至而求行之之序。所自始焉。臣有以見陛下之心。真知儒道之至重。深圖君責之惟難。直欲無一念之愧乎天。無一事之愧乎古。無一制度。無一政令之不得其宜。無一民一物之不被其澤而後已。顧臣愚昧。何足以知之。然于乾坤之間。得与胞與之列。願名為儒。久荷教育。竊有志乎聖賢之學。其于參贊之功。家相之事。雖不敢與聞。而所浚于天以生之理。為心之所固有者。固不容諉于不知矣。敢不

以家之
宗子
天之宗
子也明
切來惟

發明
子二字
最教

此言
教民
之實

陸陳之臣惟天子父天母地而為之子云者此漢儒班固之言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云者此宋儒張載之言也。蓋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天下之分未嘗不殊故自天地而言則君為天之子對民物而言則君又為天地之宗子獨不觀諸家乎一家之中止繼其祖者均得稱為宗子繼其宗者均得稱為子惟宗子則上承宗祧下合宗族而獨得謂之宗子故冠婚必告之而莫敢專祭祀必主之而莫敢僭富貴必係之而莫敢加豈故以是而尊宗子哉誠以父母所遺之祚賴宗子以養父母所遺之業賴宗子以教宗子之所在即父母之所在自不待不以父母尊之也天下之衆凡稟氣于天者均得父稱乎天凡賦形于地者均得母稱乎地惟大君則繼承天地統理民物而獨得為天地之宗子故謂其所居之位曰天

十五

位謂其所享之祿曰天祿謂其所都之邑曰天邑亦豈故以是而尊大君哉誠以天地所與之形賴大君以養天地所與之性賴大君以教大君之所在即天地之所在自不待不以天地尊之也向使為家之宗子者不能教養乎家而家之人有不待其所則一家得以望之而宗子何以逃其責乎父母哉為天地之宗子者不能教養乎天下而天下之人有不待其所則天下得以望之而天子亦何以辭其責乎天下哉試以唐虞三代之君天下者言之其養民則敬授人時播種百穀六府孔脩輯寧邦家大賚四海也其教民則協和萬邦慎徽五典文命四敷克綏厥猷重民五教也其為治效則或贊其如天或美其風動或稱其天迪或以為格于皇天或以為配天其澤也其于代天之功皆能大有所為而宗子之責無

此言漢
道宋諸
君養民
教民治
效之實

端重
字此草
識也

增定皇明
欽定四庫
全書

卷之七
策類

廿二

不盡也以漢唐之君天下者言之其養民則有籍田代田之詔有口分世世之法民籍以定經界以均其教民則石渠白虎之講說弘文廣文之招延博學宏辭之有試看詳舉制之有議其為治則或難伯或難夷或偏安或不振不盡其力者不能免向隅之泣與民休息者不能免徭役之勞寬厚待民者不能免閭里之怨讟尊師重傅而徒事乎章句訓詁之文大召名儒而無以變風雲月露之態崇尚理學而無以革詞賦浮靡之習其于代天之功雖或有為而宗子之責則不能以皆盡也夫其為宗子之責本同為治之制度政令亦略同而治效所至乃若是懸絕者豈世道之降端使然哉臣嘗求其故矣曰欽明文思曰濬哲文明曰克勤克儉曰克寬克仁曰執競維烈此其心純乎天地民物皆其度內所以立制度行政令而教養乎天下者皆心之所為用也或恭儉是尚而學宗黃老或經術是尚而往多偏察欲行仁義者大倫或已虧仁厚有餘者剛斷或不足則其心為私欲所雜而不知民胞物與之義雖有制度之立政令之行不過虛文美觀以為教養之具惡能盡其心之用哉若夫任天地育萬物參天地贊化育云者此則子思之言而亦張載之意也蓋人之一身與天地並立而為三分雖有高大小之不同而理氣之貫通者未嘗有同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而天地位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而萬物育吾能位天地育萬物則化育之大吾得而贊之天地之高厚吾得而參之儒者之道必極于此而後可以為人尤必極于此而後可以為君可以為宗子也唐虞三代能盡宗子之責者此也漢唐宋有

此言又
心之策

宗子之責而未盡者則未極于此也然此豈可以矯偽為亦豈可以旦夕致哉必自戒慎而約之以至于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有以致吾心之中而天地之所由以位也自慎獨而精之以至于應物之際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有以致吾心之和而萬物之所由以育也張載亦曰存心養性為匪懈即戒慎之事也曰不愧屋漏為無忝即慎獨之事也此欲盡宗子之責者所當知而

今日行之之序所自始焉者也臣草茅疎賤未嘗入侍帷幄親奉 宸扆以仰窺所謂戒慎慎獨之功然讀憫災儆變之諭

此言又
心之策

陛下有畏天命之心觀守成由舊之政知 陛下有畏祖宗之心至于人材之進退奏疏之可否又有以知

增定皇明諸錄卷之七策類

廿一

陛下有畏公議之心畏之一言戒慎慎獨之明驗也而臣行諄諄言之不置者誠以矜持于天下耳目所共及者易為力存省于一已耳目所不及者難為功伏願

陛下于萬幾方暇之際一念未萌之時雖不必明堂聽政也而正衣冠尊瞻視儼乎如百官之臨雖不必宣室致齋也而定思慮絕嗜慾凜乎如上帝之對使本源澄澈如明鏡止水照之而無不見使方寸軒豁如空谷虛室納之而無不容及夫卒然之頃一念之萌又必察其果出于天理之公而天下民物所同欲乎則毅然行之惟恐其不力果出于人欲之私而天下民物所共惡乎則斷然去之惟恐其不至愛憎之動則察其所愛而欲近之與所憎而欲遠之者何人喜恨之發則察其所喜而樂為與所恨而不敢為者何事母曰九重之邃

此言又
心之策

一念之差人不得而知也天下之視聽于是乎在焉母曰五位之尊一事之失人不得而非也神明之昭鑒于是乎存焉斯可謂之戒慎慎獨而天之所以與我者為無慊矣由是推之以立制度則制度之立此心也推之以行政令則政令之行此心也推之以養民自有以著保惠則恤之實推是心以教民自有以為轉移感動之機至于一法之廢興則曰吾為天守法非吾所得而輕變也一錢之出納則曰吾為天惜財非吾所得而妄費也一官之命則曰此天之所以命有德者吾不得而專也一刑之用則曰此天之所以討有罪者吾不得而私也凡此

增定皇明諸錄卷之七策類

廿二

祖宗之所貽謀者期之于必行凡古帝王之所垂法者期之于必行斯可謂之善教善養而天之所以責我者為無負矣如是而稱為天地之宗子真所謂踐形惟肖者矣真所謂聖其合德者矣代天之功焉有不盡配天之治焉有不咸儒者之道焉有不極其至哉然臣又聞之周公之告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言始之不可不謹也伊尹之告太甲曰終始惟一時乃自新言終之不可不謹也凡臣之所以為

陛下謀始者皆

此既作
元無作

陛下之所當自貽者也日新之功獨不當加之意乎夫難操而易舍者心也難成而易弛者治也陛下于今日之所言試以質諸他日之所言者果有異乎今日之所為試以質諸他日之所為者果有異乎保守于盛成之間而儆戒于宴安之後持循于奮迅之餘而馴致乎久大之

盛則所以代乎天者有自強不息之功。所以配乎天者。一不已之妙。天下之所戴以為大君所賴以為

宗子者。真足以比隆唐虞三代而不愧矣。臣請以是為終。不勝懇切忠愛之至。臣謹對

正德辛未廷試策

楊慎狀元

皇帝制曰。創業以武。守成以文。昔人有是說也。然兵農一致。文武同方。其用果有異乎。文武之今。始於何時。兵農之判。起于何代。嘗覽諸古矣。書稱堯曰。乃武。乃文。於舜稱文。明禹稱文。命。而不及武。於湯稱聖武。而不及文。周之謨烈。各專其一。且三代迭尚。而不言武。周列四民。而兵不與焉。何也。漢唐宋之英君令主。或創業而兼乎文。或守成而兼乎武。或有未備。亦足以善治。論者又謂天下安。注意相。又謂天下雖安。忘戰則危。是治兵之道。果與治民者同邪。異邪。我

太祖高皇帝以聖神文武。統一天下。建官分籍。各有定制。

列祖相承。率循是道。百五十年。治定功成。實由于此。然承平既久。玩愒乘之。學校之法。具存。而士或失業。蠲貸之詔。屢下。而

卷之七 策類

三十

人多告飢。流徙之餘。化為盜賊。以遺朕宵旰之憂。今賦稅蠲運。民力竭矣。而軍食尚未給。調遣戰禦。兵之力。亦勞矣。而民患尚未除。或者官非其人。乎銓選之制。黜陟之典。賞罰之令。亦未始不加之意也。茲欲盡脩廢之實。謹恬嬉之戒。文治舉而武功成。天下兵民相衛相養。于無事之天。以保我國家久安長治之業。宜何如。而可。予大夫志于用世。方策試之日。不暇以微詞隱義為問。姑舉其切于時者。其為朕陳之。臣對。臣聞帝王之御天下也。有出治之全德。有保治之全功。文武並用。出治之全德也。兵農相資。保治之全功也。于並用而見其同方。則天下之政。出于一。而德為全德。如日月之在天。凡所以照臨者。皆天之德也。於相資而見其一致。則天下之治。出于一。而功為全功。如手足之在人。凡所以持行者。皆

此武之
分

人之功也。由是懸屬天下以承其身。綱維其道。以適于治。統相承而無偏墜不舉之患。本未具備而無弊隙可議之疵。放之四海而皆準。傳之萬世而無弊。帝王為治之要。孰有加于此哉。臣自少讀帝王之書。誦帝王之道。竊有志于當世之事。然學焉而不敢言。言焉而不達。今幸近

此武之
分

聖問。首曰。創業以武。守成以文。而又曰。文武同方。兵農一致。果有異乎。臣謹三代而上。同一道也。勤亂則曰武。守成則曰文。同一民也。無事則為農。有事則為兵。初未始異也。在易明兩作離。文明之象也。上九王用出征。有嘉釋之者。曰。剛明及遠。

此武之
分

旅之象也。而釋之者曰。伏至險于大順。藏不測于至靜。蓋寓兵于農之意。斯不亦可見。兵農之一致乎。是故一弛一張。號為善道。剛克柔克。協于皇極。周公家宰實秉東征。畢公為公。亦總同焉。武夫堪腹心之寄。甫有文武之稱。以天休治古。而未嘗無武以采薇治外。而未嘗無文。文武固未分也。自秦不

此武之
分

師古。專以武勇立國。語詩書者有刑。斬首級者進爵。民勇于戰。皆忘生好利之人。士賤以拘。秦于戈羽。簞之習。至漢襲秦制。立丞相將軍。而將相之職異。唐宋以來。置中書元帥樞密。而軍國之權偏。此文武之分出于三代之後也。成周之制。以田賦出兵。一井之田。出戎馬四百疋。兵車百乘。一封之田。出戎馬四千疋。兵車千乘。歲方千疋。畿封方井。出戎馬四萬疋。

此武之
分

此武之
分

此武之
分

此武之
分

兵車萬乘。自五人為伍。積而為兩。為卒。自五卒為旅。積而為師。為軍。天子之六卿六軍。諸侯之大國三軍。次國三軍。小國一軍。而降殺有等焉。一方有事。則命將出師。追功成。獻俘。將歸于朝。即守職之吏。兵散于野。即綠畝之農。兵農固未判也。至管仲相齊。欲速圖霸業。乃壞周兵于內政。分國中。以四卿使國中。之民為兵。副野之民為農。兵不服耒耜之勤。民不識于戈之具。以至勾吳之羣。秦昭之銳。古成周之制。變易盡矣。此兵農之判于三代之衰也。載質之詩書。所稱古之帝王。未有不兼文武之德。均兵農之功者。稱帝堯者曰。乃武乃文。四表之被。即所謂文。丹水之戰。則所謂武也。舜之誅。禹之格。有苗。固可以武功名。而亦文明文命之餘事也。帝昭聖武。見于伊訓。然聖謨嘉言。謂非文武之全欽。文謨武烈。稱于君陳。然整旅伐崇。下車訪道。二者正未始偏廢也。三代迭尚。曰忠。曰質。曰文。而不以武者。蓋言忠質文。則武固在其中。必以武言。則是秦之所尚。而非三代之治矣。周列四民曰。士農工商。而兵不與者。即臣前所陳。寓兵于農之說。專以兵言。是為後世之制。而非成周之舊矣。漢唐宋之君。如光武之投戈講藝。太宗之身兼將相。庶幾創業而兼乎文。其未備者。如漢高之不事詩書。而規模宏遠。蓋其寬仁大度。暗合乎道。況能善陸賈文武並用之言乎。孝武之封狼居胥。憲宗之平淮西。西蜀庶幾守成而兼乎武。其未備者。如仁宗之時。西夏猖獗。而致四十二年之太平。蓋其深仁厚澤。培植國本。況能用韓范儒者之將乎。陸賈之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則在承平時。不可不備文德。故曰。人君以論相為職。又曰。將恃大有司耳。非此

也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則在承平時不可不防武
倫故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又曰聖人貴素然之防是知
兵以衛民民以給兵治兵乃所以鎮武即所以饒武治
兵之與治民亦異而同也漢之軍制以南南北今南軍主環衛
王宮北軍主巡緝京城有騎士有材官與夫南北之車騎東
南之樓船臨淄之弩手荆楚之劍客皆仰給于縣官而不縮
于齊民誠者惜其去古未遠而不能復此漢之治民與治兵
異也唐府兵之立其制最善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所以弭禍
亂之原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而民無久役之勞三時耕稼一
時講武而兵無常聚之患器甲出于民衣糧出于民而國無
養兵之費治民與治兵同而論者許其為近古良有以也宋
制有三衙四廂諸總管鈐轄諸將然終宋世國威不振者殆
兵權失之輕而兵民分之過也由是言之文武者其名也兵
農者其實也三代而上兵出于農而文武不得不合三代而
下兵判于農而文武不得不分夫苟知文武之所以同則所
以治民與兵者不容以異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獨稟全智首出庶民掃開闢所未有之汚復帝王
所自立之地武功之盛無以加矣整人倫于用夏變夷之
餘興文教于撥亂反正之始
文德之盛又何如哉當時之建官也科目則有文舉武舉官
則有文班武班部屬則有文選武選當時之定籍也常產則
有屯田民田戶籍則有軍籍民籍官署則有州縣衛所然
乾綱獨斷無威柄下移之失犬牙相制無尾大不振之患有事
則共與機密之謀無事則各掌兵民之寄在京有司馬以提

督軍營在外有憲臣以總制邊務臬司有兵倫之權縣吏專
巡捕之職名若分而實則相屬職若判而任則相維保治之
法蓋與三代而同行也至若
太宗表章經史而外清朔漢之塵
宣宗崇重儒臣而出平漢邸之變
列聖相繼益懋益敦百五十年來固皆以文致治而
廟算不遺
利武不殺偉烈宏功照耀簡冊壽
國脉于箕翼安
國勢于磐石斯世斯民蓋有由之而不知者恭惟
皇帝陛下保富有之業思日新之圖閱歷熟而見理明涵養深
而持志定
世宗憲皇帝御筆
勤願變色而海內震恐疆場之虞撲之于方熾肅清之梗消之
于未形君子洗心以承休德小人延頸以望太平而
皇心謙中謂承平既久玩愒隨之臣伏讀至此有以知
陛下出治之全德係治之全功可因此一念而舉矣臣竊以為
陛下求治之心甚至而奉行者或有所未至焉夫學校者風俗
之首也程顥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待賢才為本使主學校者
皆得其人教之之法悉如陽城之在國胡瑗之在湖學一道
德以明禮義尊經術以定習尚不荒于嬉而毀于隨則淳厚
之風可臻而士之失業者非所憂矣民者國本所係即莊謂
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所以寬之者在
朝廷而近民者莫切于守令使為守令者皆得其人養之之法

悉如黃霸之在潁川張詠之在孟州遵奉

詔書宣布

此論
德意不以
賊盜
孫子
美無
知本
言也

此論
則兵以省

聖明
卷之七
家類

卅五

此論
用兵
不妄
京東

此論
人之法

德意不以繭絲先保障不以撫字後催科則因革之俗可期而
民之告飢者非所憂矣流徙之餘聚為盜賊亦由教之無法
養之無素故也以人情言之盜賊亦人耳人莫不愛其筋力
肌膚也莫不愛其父母妻子也莫不愛其田廬產業也在上
者不以無益之工役苦其筋力不以不中之刑罰殘其肌膚
不以流離病其父母妻子不以誅求損其田廬產業則彼豈
不自愛以蹈必死之地哉今潢池弄兵綠林稱號者在在有
之賦稅之過春支秋糧輓運之弊十室九空農事在所當重
也適者出內帑銀二十萬兩以濟西蜀之軍儲變式可謂深
矣臣愚以為本土之蓄積宜自足用昔人有言兵務精不務
多為將者兵多務多而財匱每患其寡兵既多則財匱不
得不多財匱既多則民力不容以不厭是民以養兵而亦不
可反為兵困也調發之伍動以千五百戰禦之功十無二三兵
攻尤所當急也近者發京營兵三十騎以平山東之反側禦
患可謂切矣臣愚以為本土之壯士宜自可用昔漢擊匈奴
用六郡良家子蓋其熟知險易力衛桑梓北方他方所謂發
一可當百況京兵一出既有行跡居餉之勞亦有居重馭輕
之戒固可權其宜于一時而非可繼于旬月是兵以衛民而
亦不可過為也

聖明又謂或者官非其人臣愚以為一代之才自足以周一代
之用特患用之不得其道耳用之誠得其道則貪可使也詐
可使也兇德德行而志功名者乎選舉之制公矣寧無腐儒

此論
德意
孫子
美無
知本
言也

而當事為歷濟而投散者乎黜陟之典當矣寧無冗食備員之
輩隱賢遺才之嘆乎賞罰之令明矣寧無懸竿而受賞者乎
而免罰者乎誠使官各盡其人才各盡其用人人有志私之
公事事有愛國之誠微桑土于未陰之時徒積薪于未火之
日一郡有警則傷却切震隣之憂一時有警則先時思噬臍
之悔故至不悞敵去不侮不因人成事而老吾之師不曠日
持久而置吾之財內脩外攘之實必盡于條教之外文恬武
嬉之弊必作起于玩習之餘則
文德之敷雲行雨施
武功之建雷厲風行遠可以復帝王之善治上可以光
祖宗之謨烈
國家億萬年之曆可以配天地于無窮矣臣願

聖明
卷之七
家類

卅六

此論
德意
孫子
美無
知本
言也

陛下益崇此德益保此功存無怠無荒之心為可久可大之道
惟
萬幾之暇少知意焉則凡所以策臣者可次第而舉矣何暇于
多言為哉臣下冒
天恩不勝戰懼之至臣謹對

申時行 狀元少師

上帝憲法

明倫彙編

卷之七 灸類

卅七

臣未能殫力制禦玩寇者欤夫朕有愛民之心而澤未究有過亂之志而效未臻固以今昔不類未得如古任事之臣耳茲欲使上下協慮政事吳備兵足而寇患以除民安而邦本以固災沓可弭困窮可復以竣美虞周之治其何道而可爾諸生悉心陳列勿憚勿隱朕將采而行焉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極也躰君道以奉天心而後可以建久安長治之業肅臣紀以奉天職而後可以成內脩外攘之功何則人君者天之所授以統一萬方而臨馭兆民者也其位尊其任重故君道常主乎逸人臣者天之所命以左右一人而分理庶政者也其分畀其事時故臣道常主乎勞君能奉天以端拱于上而以其事責諸臣則無為而化成不言而功

莊誦

皇帝陛下

聖明無誤

卷之七 策類

卅八

重有佳

玄元而休徵畢集蓋媲美唐虞而超越乎三代者臣竊伏草茅

沾被

—

此火即
主意

—

皇言憂國憂民之心見乎詞矣敢不被瀝愚衷以對揚千萬二
邪臣聞之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明君在上
而又有良臣以左右之則庶事可理也又曰惟天聰明惟聖

此言堯舜之明

此言周之明

時憲惟臣欽若言君能憲天而為臣者自敬領之罔敢或
也是故君為元首而憲天下則法天以為聰而居高聽卑
可以不勞而坐聽天下法天以為明而臨下有赫可以不勞
而坐照四方是君者法天道以無為者也臣為股肱而欽若
千下則代君以用其聰而天下之利病皆通達而無所壅代
君以用其明而斯民之休戚皆洞察而無所遺是臣者奉天
職以有事者也故唐虞之世萬邦咸和矣四方風動矣文
明之會昌矣堯舜以聰明極聖之王默運無為之治而又有
禹皋稷契伯益之臣其佐太平之業故下民之其咨也澤水
之為災也有苗之弗率也堯舜非不之恤也惟其忠良之佐
足以贊皇猷弼直之鄰足以弘帝道以恤阻飢則有率育之
臣以拯昏墊則有克勤之臣以格負固則有贊德之臣諸臣

其本君如奉天也孜孜焉同寅協恭罔敢怠遑也故堯舜

廿九

雖有吁咎之憂而終得以享垂衣之治至今稱中天之盛者
必曰唐虞此堯舜得臣之明驗也周宣之世海內又安矣國
勢寢隆矣文武之業復矣宣王以聰明有道之君嗣守無疆
之業而又有召虎方叔召甫之臣夾輔中興之治故淮夷之
猖亂也荆蠻之不靖也獯之戡劉也宣王非不之慮也惟
其位元宰者才兼乎文武總元戎者動聯乎將相有宣成江
漢之臣而淮夷率俾有壯猷南國之臣而荆蠻來威有薄伐
大原之臣而獯狁于讓諸臣者其事君亦如事天也端端焉
矢心協力罔敢戲豫也故宣王有繼述之思而終以成再造
之績至今稱中興之盛者必曰成周此宣王得臣之明驗也
堯舜宣王之為君法天道以無為而唐虞成周之臣奉天職

教訓
德詳
有次第

以有事則所以建久安長治之業成內階外攘之功者豈
然哉臣伏觀
陛下臨御以來四十有一年矣
上帝之中眷不為不隆而誠敬愈篤
祖宗之成業不為不固而仁孝愈純
欽天有記以表昭事之忱
祖德有詩以發聿追之念至于慮切民憫任專吏職內責成於
守令矣而巡督之臣歲不絕遣外付托於將帥矣而總制之
命任必加隆無一念不在於民瘼無一言不軫乎國慮至有
以仰窺
陛下之心即堯舜之心而周宣不足侔也於今諸瑞咸集四靈
畢至固足以彰

聖制有曰問者水旱為災黎民阻飢戎狄時警邊圉弗靖而南

四十

陛下之言及此萬國萬民之福也臣竊觀內外諸臣凡折圭儋
爵結綬分符者孰非
陛下之寵榮乎凡擁旄杖鉞制閫握兵者孰非
陛下之威靈乎謂空風夜匪懈寢處不遑布寧謐之化於域中

此言任人擇人
之政正
與問題
相應

清本見
忠恤

擇樂之能矣。安有將帥失人之患哉。有賢守令以宣德化于域中。則政治畢舉。而內有順治之休。有名將帥以揚威靈于國外。則紀律章明。而外有威嚴之烈。由是民生樂安。則邦本有磐石之固。由是兵威日振。則寇患無潢池之虞。和氣交蒸于海宇。而災害不興。頌聲流布于黔黎。而困窮以復。尚何不足。以成久安長治之業。而紹唐虞成周之盛哉。抑臣入聞之朝廷者。四方之極也。純心者用人之樞也。惟陛下常存救一之心。以端拱于上。而已。故則存其心而不放。一則純于理而不能深宮燕閒之中。而不忘乎知人安民之慮。齋居運密之際。而日嚴夫敬。

天法

祖之忱則心正而朝廷百官皆一于正矣。文武大吏有不奉承而守令將帥有不奮勵者哉。臣不識忌諱干冒天威無任戰栗墮越之至。臣謹對。

敬天法祖策

劉楚先司

嘗攷之詩。大明之事曰。明明在上。赫赫在下。假樂之章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斯二者。以言乎創守。則均矣。而君子獨歸之守。成蓋敬天法祖之說。不必為首出之君言之。為其備歷艱苦。而憂勤之心至也。若續緒之主。坐享成業。則佚豫之念易興。故必知敬天而後可以敬天。知法祖而後可以守祖。唐虞而後。惟周成王以稚穉奉養之。統而曰。念茲皇祖。率時貽考。又曰。日就月將。佛時仔肩。此其一念儆惕之誠在開創。猶以為難。而况撫盈成之運。在長君尤不可必。而况當富有之年者乎。其為周令主無惑也。漢唐宋無論已。我

太祖高皇帝受命。運一區宇。於時錄存心以著敬天。而又思所以為燕貽之訓。乃採歷代諸王輯為。嗣君貽鑒錄。

以教。諸王其所以謹天命而肅典則。視古帝王之用心何異哉。成祖文皇帝奉天濟序。統御方夏。於時因存心錄為聖學心法。而入謂繼統之君謹守。

祖法。則世祚延長。乃命儒臣集為。文華寶鑑。以貽世範。其所

正大五
不重五
巧

以般敬畏而裕。後昆視我。太祖之宏規。寧有二哉。

世宗肅皇帝。聖神文武。欽明允恭。昭事上帝。則

欽天有頌。敬一有箴。仰體祖武。則祖德有詩。錫

陵有述。則度越成周。而卓然擅中興之美。非偶然矣哉。

皇上躬上聖之資。撫到隆之運。御極以來。慈學親賢。外宣

內謚庶幾哉我。

皇祖配天之治。乎頃因玄象示異。雨澤愆期。京輔疾沴之災。

四方水旱之奏致座

宸慮宮庭有禱。朕恆有。詔羣臣有勅。所以焦勞乎心思。定

乎中外者。亦既詳且切矣。又以

祖宗之訓。錄浩繁。乃命輔臣。所請。特屬儒臣。檢詳故事。分類編

摩。總其大凡。為四十事。

祖宗之德。於焉益光。將與大明。長共炳天壤。而耀垂。窮草茅

之上。何能贊其辭哉。然亦有說焉。敬天者。非徒文之而已。必有

敬天之實心。而後可法。祖者。非徒守之而已。必有法祖之實政。

而後可顯。謨承烈見。聞洽矣。而以注措為精神。誤明。謝諸勸講。

勳矣。而以規模為運量。撫萬全之典。圖則思天之界。我厚也。為

之式固。而莫安之。如是。則平統一之難。馬陳大定之紀。綱則思

天之寄我重也。為之執守。而振揚之。如見泰。稽建地之難。馬察

之。同。信。樂。矣。之。一。之。類。四。五。

久同之。人心則思天之元。我。溪也。為之。培。護。而。固。之。如。見。安

集。平。定。之。難。馬。覽。不。移。之。國。勢。則。思。天。之。眷。我。隆。也。為。之。鞏。固

而。增。鄭。之。如。見。尊。全。鎮。定。之。難。馬。州。天。心。通。於。開。闢。

祖。德。布。於。民。間。而。有。司。之。奉。行。之。者。正。以。此。新。廷。之。德。意。為

皇。上。祈。天。永。命。之。基。也。而。果。皆。盡。得。其。人。耶。惟。管。之。聚。所。當。緝

矣。或。急。於。滿。品。得。無。有。察。焉。矢。而。指。鑽。隙。為。援。九。者。乎。蘭。絲。之

辨。所。當。程。矣。或。於。其。負。最。得。無。有。動。撫。字。而。工。不。敏。為。局。幹。者

乎。賸。錢。所。積。應。微。解。矣。而。脂。膏。自。潤。得。無。有。賑。接。糴。以。空。杼。軸

者。乎。靡。置。所。需。從。裁。節。矣。而。賓。客。求。稱。得。無。有。陰。搭。趁。以。飾。厨

傳。者。乎。是。皆。干。天。和。壞。

祖。法。以。自。逞。其。私。者。夫。道。所。不。容。下。國。法。所。不。貸。也。

皇上誠鏡理道之原存抑畏之念而又

有開鍵

勅百司庶府共詣天心而光先烈則以茲三五以億萬系難

我周成王佐下風矣

增之。同。信。樂。矣。之。一。之。類。四。五。

帝王之治有言之君涉於迂而實不可易者此不可以不察也
則法祖之謂也法祖之謂云者非法其迹也法其道也斯義也
庸君忽之上聖務焉夫非其材智之不足也又非其近之務而
遠有所遺也誠見夫率由者無愆而作聰明者未必得也又見
夫近守者易循而遠稽者未必當於用也稽日月星辰者不必
升九天之上考山川道俗者不必履八極之遠則欲保民長世
者亦何必與鴻蒙盤古之人齊而後為至哉哲后之所以勵精
而求蓋臣之所以殫思而獻舍是莫有切焉者夫取以是復執
事之問乎夫自古稱繼祚之賢者無如商太甲周成王語相業
之隆者無如伊尹與周公之二臣者矣諒陳誥輝煌書冊萬世
取法焉然操其大者不過兩言曰明章列祖之成德而已曰觀
揚文武之太烈而已豈二臣者舍是無可以告其君如二君者
亦豈舍是無可為告也哉凡人之情傲之以易動之機則其入
為易道之以耳目之所習見則其聽為無難千金之子之有其
家也語及守身保家之古法不知為何物有人焉為之述其祖
父之辛勤成家之不易則惕然恐懼而不敢以自肆而其家亦
卒賴以不墜有天下國家者獨千金之子已哉而況夫
祖宗之締造也艱則其慮之也不得以不遠其慮之也遠則其
貽謀也不得以不詳此又千萬世子孫之所當憑藉而無替者
也伊周之所以拳拳於君者意亦若此是以太甲克終允德而
成王亦不失為有道之令主則二公之所以善教其君之效也
秦漢而下此義罕聞獨有唐憲宗知讀貞觀政錄宋仁宗命侍
臣讀三朝實訓及祖宗聖政錄錄前史書觀之皆為美談而二

君之治竟不能比隆於商周者以彼其創業者非有商周之
而二君非有太甲成王之志也而所以道之者又非有伊周之
輔也則亦何怪其治之不古若夫律惟我
皇上靈承昌運於茲十載日御講帷孜孜不倦其大者臨雍
以宣教耕藉以重農大閱以簡兵文德武功之並茂內順外威
之並隆遐荒外服亦既習風而易聽矣乃若又深維圖治之機
雅意統序之孝命輔臣採
祖宗實訓實錄三書為一編欲以稽
列祖之謨而備清熙之覽儼黃牆之見而振繼述之思其盛舉
也草茅賤士未能仰窺作者之盛然竊觀二書皆
列聖之奎章睿謨有神功駿德在焉自創業圖治以及致天法
祖無不備而下至審言任人農務刑獄無不可鏡也自近習起
居及宮闈無不戒而下至親賢公奸納諫興化無不可考也自
詔令名分以及貢獻賞賚無不周而外至關邪飭武禦夷之經
無不可述也規模弘遠品節詳明特選述湯武即貞觀建隆興
國之陋不足以匹休也儒臣按是以編摩
皇上修是以覽觀聖學日懋聖治日新三萬五之業有出於
此者執事猶欽焉生復有所獻以仰裨聖德之萬一愚生區
足以及之無已則有三者焉析理欲精也推類欲廣也特志欲
一也何言乎精也夫今之所編錄者亦云備矣然非研究詳
悉何以洞祖宗之具非徒容晉接何以致盡下之精請自今進
講之時開道和顏理有未明也不厭諮問意有未喻也不厭往
復必至通其實摘其旨歸而後已稽之既久故事益明
開於治也其有濟乎何言乎廣也夫今之版圖昔也今之人

漢書卷之九

告匱而武備積弛于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蓋天下在在見告
夫請於講讀之際一考詢一吏治也昔何以淳而今何以利
一士風也昔何以振而今何以隨一財用也昔何以盈而今何
以絀一武備也昔何以振而今何以弛昔何以歲豐民樂熙如
春臺而今何以閭閻愁嘆嗟無聊之至此極也誠纖舉而後
析之當必有採備補弊陳規宣猷而登之上理者是亦一道也
何言乎貴一也譬之水焉清之終日乃見眉睫一或撓之方圓
莫勝夫君心亦若是而已矣請於萬幾之暇一體驗之朕煥宮
如大庭子能對左右如嚴大賓乎能履聲色之交湛如止水乎
統之又統省之又省要使引論之旨不絕於耳而開悟之說時
澗於心此又所以懋厥德而法祖保治之本也之三言者皆
儒生之常談然計以今日之治莫有要於法祖則亦莫要
於此三言者故敢累陳其款款之愚惟執事者裁教焉且將以
聞於
富寧

募兵策
夫昔之握威命制靈輿者曷嘗言兵哉兵者聖人所以平禍
難一寓內而戢奸宄究至計也顧用之者有巧拙今之有順逆
是以成敗異轡治亂殊歸總之投石超距之士不可不作其氣
而振其勇而精銳果悍之氣不可不使之為國家用而以自用
慮其自用而併其非其用非也以其氣之難敵而併靡其氣非
也是在乎制之有道而已古者兵不坐甲車不犯輶而司馬之
職常存嗣後有調郡國者有選募者而調募之法與矣我
國家倣古制兵內之京師有三營之建而外之邊郡有甲士
之隸然其始蓋間用調也邇北虜猖狂島夷匪茹更成詘於坊
埤土著悍於奔命乃難選顧募權宜猝急其後也宿遷不可去
故今之所謂募兵者非募土兵難也募客兵難也所謂募客兵
難者非難之於有急之時而難之於無事之時也何者土著之
兵情重於內顧自愛而難犯法召募之卒烏合輕率徃恃功
而輸其上故曰募客兵難也有事之時勢賴其緩急兵驕而人
安之承平之世蠶食蟻聚人有厭心而變每生於有敵故曰募
客兵難無事之日尤難也當事者習見其難則有欲訓練土兵
而漸去之者矣夫是安可去去之是自撤其藩衛也卒有不測
焉未見土兵之能辦也已又有欲棄靡制壓而漸弱之者矣夫
是安可弱弱之是自損其爪牙也忽有不虞之虞卒之能
濟也已愚以為募兵有要焉曰將帥之得人也廩食之厚給也
簡閱之精密也將帥匪人則撫綏之失宜廩食弗厚則腹削之
怨生簡閱不精則羸弱之實靡語曰三軍之士聽命一人故將
得則附循有方而兵無違志矣語曰畜思不倦以十取萬故廩

子則隸於患而此中不呼矣語曰習而後用一而當百故簡精則伉健充籍而當費弗遑矣夫得道則狙詐作使失道則狙詐作敵兵六吾民也六吾赤子也可以兵而異視乎所貴乎羞歟斗方今南北泰寧堅銳馴伏振綱羣衆之體獨特於上而旁落劉特之嫌不忤於下即有一二脅衆以逞因旋作旋靖非有噬刃持挺之徒也而司勅者亟慮之惵惵若不終日愚以為任法不如任人

節廟之上要必有壯猷之方叔文武之吉甫指顧而反側安談笑而龍詠定者惟在加意一委任而已愚草茅也敢借前箸籌之安能如常事之計審哉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七 策類

五

瀛海水串策

于慎行太宗伯

劉向成
 復害公
 評
 通鑑主
 善養生
 主計不
 力矣
 不事
 中
 任事諸
 臣
 任事諸
 之病
 不知
 患之
 時而
 也
 博學
 商館課
 卷之二
 策類
 五二
 千慎行
 其哉水之為利害也其利之不能勝害也則無以其利而留害
 其害之不能勝利也則無以其害而掩利善策者財擇于便宜
 而淫指其方畧庶克有濟乎雖然亦難矣扼腕而談其事者易
 主計不
 燭照之而揆其事者易專聽而責其成者難是故計臣謀士莫能
 建必然之畫而成安流之効者難之也執事按瀛海之地輿情
 漣澆之多故思往哲之成計悉時弊之隱情令諸生審便宜諸
 生較未佞校之握美閭知縱橫然而愿竭其智無遁其愚夫流
 州者蓋三輔之下形九河之會道也支祁為壑則魚龍拂鬱于
 平原河伯不仁則桑田蕭條于巨野皓皓肝肝滔滔湯湯蓋自
 晉惠之自昔難之矣然而漣澆猶未合也漣澆未合則蠶蠶奔騰
 之勢未甚而疏淪浚道之功易舉當事者猶能措手足而不至
 于大燠旁黎不可收拾日者隆慶中漣澆為梗其吞天沃日之
 濤排山倒海疾狀若震霆疾風而莫可禦泄于貓兒猪於乾素
 決則金隄為之潰溢則千畝為之平無處弗壑無歲弗害蓋
 國家所賴於三輔者今且為魚鱉之窟而主計者遂無可奈何
 矣胡不引孫楚賈讓之事觀之也禁之言曰開通大河浚利水
 道水太得美田可二十餘萬頃又省吏卒治隄救水者三萬人
 此轉害以為利者也是一計也禁之所以著蹟也讓之策曰徙
 冀州之民常水衝其決黎陽要害事放河使北入海勢不能濫
 期月自定此因害以去害者也是一計也讓之所以茂勲也此
 夫二策者執事能加之愚生能言之二三主計之臣能行之而
 卒莫有究利害之士原追孫賈之方蹤

國家之隱憂者何也則以今之時視孫賈之時其難之難且什
萬此也書曰惟克果斷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故疑者功之廢
也斷者謀之成也今之議漣沱河者曰故道可復也復之而勿
有議之者曰得無傷於漣河乎曰下流可濬也濬之而後有跡
之者曰其知海口沙高何秦越分視公私思慮今日一議明日
又一議而卒未有定策焉夫道旁作舍三年不成路岐回車千
里坐失此主計不力委任不專之患也蓋昔者禹之抑洪水也
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蹈屨山行即橋當其事者勇矣不獨
謀其事也比較高地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入於渤海揆其事者
精矣不獨當其事也十三載過家不入君無弗命相無違言責
其成者專矣不獨精其事也然後九川疏濬九道通九山
度諸夏又安功施三代美哉禹之明德乎今漣沱之流水有宜
力非橫於懷襄之勢也歲不常溢非久於九年之遠也廟堂憂
深之主非下於姚姁之明也左右協而之僚非讓於岳牧之良
也然彼則以四海而底乎此則以一方而為至則主計不力委
任不專其故可觀矣是故仁人蒿目而語難智者借箸而書策
孫禁之畧可行也則二十萬頃之田未必非利賈讓之疏可行
也則明日入海之流未必非便得其人不以學誨其計專其
任不以圖功壞其成庶幾哉與大禹爭烈矣

辨名實策 黃洪憲 春坊庶子
名實之辨天下眩之久矣人主所以藻鏡羣林使灼然當其用
而不爽惟持吾之獨見獨知而後可盜即夫射與御而觀之子
擊之狀操弓而立乎儀的之下聚而指之曰某能射此名也追
乎一縱一送弓與手相諧手與目相應不煩矢鏃而收命中之
能此實也又譬之御列駟而置之康莊之衢聚而指之曰某能
御此名也迨乎一驚一挫車與馬相適馬與人相調不勞鞭策
而收致遠之利此實也審乎以此藻鏡羣材則微名而實因以
見考實而名因以符士之任實者將悉為吾用而銜名者罔所
售其欺矣御生抱遺編而嘖嘖焉觀所謂名實之指即使犁然
當于明問亦嬰兒所云塵飯塗羹耳執事將不以御生之言為
戲乎假令名之與實若左券之相符則一庸人能辨之顧抱實
者鮮於今者多故而類聚參差似狗虎皮冒以羊質鳳彩蒙以
鵲聲其情貌懸也且儒名者進高實者抑朝者潔污輕躁之夫
則野舍敦樸恬靜之士則有容悅便佞之黨則野有剛正侃直
之人則有暴戾貪黷之臣則野有寬大謹肅之輩其具勝大較
然者是故士各名實之相副者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有其
名而無其實者有各系為不美之名而晚令者有始被貪濁之
名而終著高標者有初陷虎兇之名而後復改行者有陽附君子
之名而陰實為小人者有外近小人之名而中實為君子者夫
名實之相符者人主每憚其名而忌之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人
主每畧其寔而遺之各其名而無其實者人主每恭其名而悅
之有登蒙不美之名而晚令者人主每因其蚤而棄之各始被
貪濁之名而終著高標者人主每追其始而斥之有初陷虎兇

而後改行者。人主每計其初而絕之。有陽附君子之名而陰實為小人者。人主不察其陰而日親之。有外近小人之名而中實為君子者。人主不探其中而日疎之。如以則所用非所材。所材非所用。賢不肖倒置而真似有亂矣。自非人主神識中涵獨見。獨知幾何不徇名而失實耶。何謂獨見。見在外者也。日月之光也。而浮雲翳之。則雲之外有遺燭矣。燈火之燄也。而薄帷障之。則帷之外有遺照矣。何謂獨知。知在中者也。鑑至空也。而形不可欺。以妍媸衡。至平也。而物不可欺。以輕重是故遠佞納諫。諫則外敵撤。而人主之獨見昭矣。屏者欲慎思。維則內境清。而人主之獨知炳矣。如此則所用皆真材。而似材者無因而倖進。名不浮其實。不浮其名亦猶養由基之於射。雖千楊無弗中矣。造父之於御。雖千里無弗至矣。抑稱天下之材非難。使天下之材樂為吾之用為難。是故夫楊橫樹之即生。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無生楊矣。是生楊之說也。故愛養不可不至也。王登薦士于襄王。襄王以為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重列也。今無功而授君其耳。而未之目耶。襄王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然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是耳目無已之說也。故信任不可不專也。孟孫獵得鹿。使秦西巴載之。其母隨之。帝秦西巴不忍而予之。孟孫怒為之逐秦西巴。居三月復召為其子傅。孟孫之名秦西巴可想也。故微肯不可不宥也。市和得璞于荆山。獻之厲王。王曰。石也。則其左足。武王立。又獻之。王曰。石也。則其右足。市和之泣。王可鑒也。故宏美不可不錄也。人主能錄鑽羣材。舉此四者。天下之材不樂為吾用者。不也。都生以名。事無虛假。金索其言。

王仲淹續經意旨對
有問於已者曰。蓋聞神霄亮而曜宿懸。后土奠而微清理。星極建而刑賞用。聖師出而謨訓答。何者。氣有所極。實有所抵。權有所逮。才有所止。若強非其分。而有作者之任。何異蜚螭而奉天文。蹄浴而築地。理此楚吳。所以千僭王之刑。楊雄所以抱誅。純之罪也。今河汾當絕學之後。不務明先王之道。考聖賢之衷。而規規焉。引聖自居。方繫比度。擅為六經以罔後學。且夫聖人設明道於天下。不得已而有作。非自名經以求炫樂。而河汾竊近。似以為高居鉅任。而不作其詩。罪也全矣。吾子以為何者。惠之曰。客言何遽必若。所言是鴻烈不可復而先王之詩書禮樂。不可繼也。是聖人非人。而賢哲不接。穀於世也。且客何視聖人之太高而親經之太尊乎。聖人作經。要之法制陳而勸戒存。上矣。有陳法制而存勸戒。則推而躋之。聖經之倫。亦可矣。昔者太山沈頹。崩谷吐炬。訓詁刻於漢儒。支流溢於晉宋。魏晉交泰。南此對時清談。用事詞章。序河汾。與觀本始。受詩於夏。受書於李。霍反之樂。闡明之禮。仲華之易。仲夏之書。不解衣者六載。其精若此。而時不暇用。然後取聖人之意。而續為六經。爰告來禩。蓋大道不終大音不死。春葩其表。秋實其裏。物各殊科。有源有委。我聞曰。欲觀千歲則審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君子持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此非其操。與且夫聖人之經。何以皆純粹以精。乎典謨不足。秦誓以續。二南之外。實為鄭衛。春秋所書。王法所誅。聖人所為。歷考前代而不遺。醜正者時。亦倚而可鏡也。今主七制之主。何止品刑詩六代之詩。豈皆鄭聲元經。專斷是。臨天命。天命有德。皇始可正。而論者。

意見高
聲調古
不出私
德中何
熟知西
社事如
此

—

拜爵除
罪田

之令

之令

之令

之令

應此不可以歲月見功也。使者安所恃而報命使者急於報命而督民役則吾懼民之騷也。將舉內帑數十萬金而捐之溪壑往者膠萊之役可鑒已予曰唯唯否否自古興大利者不急近功今必特遣使者計歲月而督之吾不敢謂不如子之所虞也然吾以為可不專官而集事者見錯之議實遠獨令民入粟拜爵除罪粟立集而還富何也爵者民之所甚欲也罪者民之所甚惡也懸其所甚欲與其所甚惡者驅之故民自就也今獨可遣使者按行郡邑計其水可灌可墾者粟奏而藉諸部因為下令曰有能墾田百畝者爵何能墾千畝者爵何能墾者以報郡邑長中丞覈奏而爵之畧如今輸粟拜官者而為之差夫輸粟拜官者動計數十年近乃十餘年今以田成稅而官之利速得官者必爭赴此矣又為下令曰除大辟不贖外罪當戍者墾田若干免當徙者墾田若干免墾者以報郡邑長中丞覈奏而赦之民得以其力與財贖罪又必赴矣又為下令曰邊將能以其地教之與關田安危異也而謂不爭赴此者否矣如是十年之後水利可興其半迺後以其半之人而募民必就之此其興捐內帑而行民怨功相萬也客曰若子之言有百世之利而無一朝之患計無便於此矣遂巡再拜而退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八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增定

四明 沈一貫 肩吾父 參訂

策類

救荒奇策何如

袁宗道 翰林編修

日者大災頻仍萬口嗷嗷東南苦於水西北困於旱山陝之間食石以延須臾之命何論懸罄哉

天子旰食公卿拊髀可憐元元者不難胥手濡足圖之而二三臺諫皂囊屢上即不能外蠲賑二議者以愚讀周禮荒政可濟今緩急莫如散利莫如薄征散利即今之賑薄征即今之蠲故今蠲賑二議即當妥持實是握籌計必出此矣然而竟未濟元元之急者何也持其迹而拘學弗變獵其名而奉行虧實也

拘學弗變奉行虧實即

恩綸時下出累歲少府之金而馳之郊何益乎故愚竊計蠲之

第一善行其蠲之策三賑之策一善行其賑之策六今海內重

災郡邑其稅應存留者業已免徵而起運者尚未全豁也枵腹

子遺救次不暇而胡力辦此故起運之課宜省也又聞州邑不

肖之吏黃封淮下白紙猶作時歲之夫腹無半粟而手足猶墊

枵腹猶藉當寧之嘆思為潤涸之便計乃其姓名猶有不入

撫巡之白簡者何其貪而不耻乎故苛征之察宜密也民草食

不充而大吏猶華軒盛轡烜赫載道軒猷之使至餽送充斥僕

張豐腴此非民膏何以給之故官守之自奉宜薄也茲善行其

蠲之三策也以幽遐節屋悉仰

內帑其勢易窮而悉舉州邑之庫藏贖緩急給州邑之需者鮮

不濟矣故從朝廷賑之則難從州邑賑之則易也一邑之內一

郡之中豈無豪貲財好施與者故令上賑之則難令下民自相

賑則易也里之厚貲者所捐若而百則賜棹楔旌之若而千則

爵之若而萬則厚爵之富民有不竭慶以趨者乎故蠲之使賑

則難勸之使賑則易也幽遠小民去城邑百里晨起裹糧整蹙

趨城胥吏猶持其短長非少賂之弗得徑受賑得不償失奈何

宜令耆民廉平者偕里之富好施者臨其聚落招給焉平有賞

私有罰度不暨矣故移民就食則難移食就民則易也夫珠不

可衣玉不可食有米粟乏絕之處人至抱壁以殞者即得州邑

及貨戶之賑而採金貿易轉移尚艱故使下民貨粟則難官司

轉貨而給之尤易也凡此皆善行其賑之策者語云中流失船

一狐千金小補解隙之計大都若此豈能奇乎善哉乎先儒言

之也有治人無治法今法非不犁然具而州邑之吏故紙只一

以壅濊澤何濟乎故在下

天子清心節用凡

內府供應一切準諸

租制毫無所增上絕冗費則公府有餘金而賑之易私家不必

濫取而餉又易撫巡諸臣久窺見意

肯不墮羔羊之節以玷官箴一二奉行不謹之吏且解組去不

為嘉矣不然吾未未知果有奇策之可以救民否也

救荒奇策何如
自古設救荒者率言善救不如善備不備而救是謂無策矧之
乎奇也且使救荒而果有奇策也則古稱愛民之切而立法之
詳者無過成周然周禮十二荒政固在由今考之自散財薄征
而外其他類似迂而難行緩而不及於事如殺哀多昏何與於
荒索鬼除之盜何言乎救論聖王之政者知其汲汲於為民當
此天災流行而始為是詳慮曲防計要之師其意可也苟必一
一而欲踵行之以為奇策在是則他可勿論即散利薄征云者
經之不出今之所稱與賑兩言然愚以為行之於古則易而
行之於今則難何也古之人君凡事省約至令粟紅貫朽幣藏
之積不可勝數是故散之則易為散也今也無論外之郡邑其
藏若婦即大司農且不能贏金錢以待詔書之數至持籌而嘆
者屢矣今嗷嗷者徧海內安所資而散之古者歲富在民官省
而祿不濫又匪煩好用皆有成式平居無法外之征而薄之者
也今也內度外亦供億百出焚林竭澤猶懼不給薄之其奈國
計何且今民以析骸易子苟且旦夕之食即征之民固無所應
其征安事薄乎且其強亡賴者或至遠而尋曠林之戈雖有賢
知無能為之策矧之乎奇也雖然當此困憊之時有能輸一斛
以活吾民即不盡資於天下民固以為猶起白骨而肉之矣雖
謂之奇不亦宜乎下之人獲賑而緩一夕之死生上之人因賑
而援匹夫之瘠夫亦愈崇焉焉群稿於溝中矣故賑者上之德
意也德意宣令災者幸而不饑饉者幸而不亂如之何其廢之
此一策也上供必不可縮矣然竊聞今之賦而什伯於
祖宗時或浮之而不止或約之而有餘則節與不節異也

聖主誠加意元元厚古以節高即常額固可裁矧額外之橫征乎
試一澄其源則浩蕩之恩可下即能奏實績嗷嗷者立可甦矣
此亦一策也且富室者貧人之藉也今貧者既無賴於調或被
奸胥健吏并賦於富厚有力者而民始交困誠使優卹之條及
於貧而不遺於富養其力而借勸之又多為資格以風之民固
不待流移隨地可以待食是又一策也守令者民之師帥今殘
者不顧民之生墨者至股民為生或至餓殍相望墮於上聞即
上聞矣而賜租之詔或格而不行且巧獵之以實已之橐甚者
獄訟煩興以利鈞金之入上什其額而下伯其取種種也藉令
留此於民間則灾民之膏脂必至盡竭故嚴貪殘一策也山林
泮澤盡羅而入利孔民至搔手觸禁不得窺國家半錢之利或
稍免之以便民民亦可便無死是地利禁亦一策也西北有邊
增定明節錄卷之八策類
其募餉者可賴以全活上下固兩利之故議工役又一策也凡
此皆冗談臆決無益於用之抑古所稱不終日之計安所云奇
倘必求所謂奇則成周固已難之況於今日且無所事豈儒為
矣

李廷機榜眼

增定皇明館一
卷之八上類

五

增定皇明倫彙編

六

增定皇明印璽

上無顧政下無疵俗愚者有所視以為善不肖者有所禁而不為要讓而後進合而後從所以重始也易祿難畜先施衆服所以持後也懸車焚魚歌咏聖德所以怡老也一蒙不誑許古自引所以厲耻也凡皆以風化之者也化之而不速肖風之而不嚮應則幾無行矣非所望於士之豪傑也

卷之八策類

2

中社高
評泉公
今向見
焦弱每
類林園
知為神
雅君子
也及議
策難行
頭轉不
故奇說
博而能
慎自維
於安以
首失
計相國
計相國
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敷政立教當

髮補五个字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立綱陳紀移風易俗一稟於禮法使尊卑有等上下相承然後體統正於朝廷教化行於邦國所以長久安寧有此具也當周之隆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分職率屬而萬國理朕甚嘉之其慕之是操何術而臻此迨其叔季先王之遺澤固在也何以陵夷若是其興衰得失之故可指而言欤至漢文時有以弃禮義捐廉耻長太息者神爵中有以述舊禮明王制為本務者宋嘉祐間蒲論審勢稱殷之先罰者有疏謹習比唐之季世者或謂禮貴刑名而闕於禮文宋盛聲容而疏于法制然諸臣之言果皆應古誼合時宜者歟我

卷之八

諭修臣 禮法明則令治矣二下安又曰制禮立法非難遵禮守法尤難乃集為禮制著為定式頒律令大誥于天下洋洋聖謨而在方策可得而揚厲欤朕以冲昧嗣守

上七年夙夜兢懼惟

感德意是監是率聞者深詔儒臣進講禮經重輯會典使諸司有所遵守庶幾紹休

聖緒以興太平乃世教衰物情滋玩習尚亦有敝焉其甚者士伍辱將校豪右陵有司宗庶訐親藩屬吏傲官長陵替若此何以消其悖慢使就約束欤貪黷敗節奢侈踰制競詭於行虛聲實實詭異壞心術傾危亂國是澆漓若此何以救其頹靡使還雅道欤今詔書數下申令既嚴而廉陛之間輦轂之下猶有雍閑不行者無乃禮教不修法度不飭欤抑風會

日流而不止。積習已成。而難變。然將朕聞於大道。無能宰作。有成而示之。極也。茲欲禮達而分定。法舉而令行。綱維振肅。習俗淳美。以觀揚。

聖訓之光烈。而遠近咸周之隆。何施而可。爾多士其悉抒所蘊。詳著于篇。稱朕意焉。毋有所諱。

臣對曰。臣聞帝王之繼天立極也。必有經治之實。政然後其具。修而有後。整齊天下之化。必有宰治之實。心然後其本立。而有以妙轉移天下之機。何謂實政。傍制度。明憲典。使天下分定。而心安。或行而志。懾口。範于精明。嚴密之規。而清和咸理。者。是已。何謂實心。德玩惕謹。幾微使天下不約束。而嚴不刑。威而肅。治字于宥。密淵微之妙。而數難莫測者。是已。實心運于內。則矩度規為皆精神之融治。是之謂以神喻天下。而天

增定

卷之八

九

策一

序
後漢書
後漢書
後漢書
後漢書
後漢書

下。自神乎之也。故本廉弗端。實政措于外。則疑慮澄神。皆經之運用。是之謂以法維天下。而天下即以法遵之也。故治具靡弗振。古之帝王所以陶範一時。赫奕千載。疑流大實。而朝廷之上。儼然統之。常尊赫奕。而海之遠。蕩然教化之四達。若此。道行焉耳。新令有治天下之心。而其具不備。則藝極弗彰。雖有宵衣旰食之勤。而卒病于經制之無術。有治天下之具。而無其心。則皇極弗建。雖建國紀世風之理。而卒病于幹旋之無機。此後世之淺術。而非治古之素經也。然則欲精神與法相流貫。而以培天下之化。原法制與人心相維繫。而以登天下于上理。不能不有待于。

今日失欽惟
皇帝陛下

躬不世出之資
弘大有為之略

經筵臨御。尊賢講禮。而匪事于文為。

齊室威銘。養性收心。而像端乎軌。則百條奉法。四海嚮風。夫固教清于雲官之世。治穆于鳥紀之時。即成周之盛行。且軼而駕之矣。乃猶不自滿假。進臣等而策之于。

廷。取以立綱。陳紀。移風易俗之道。隨前王之得。夫慨當世之陵夷。且欲挽悖慢流漓之習。而明千率作省成之道也。臣愚何足以與此。雖然。發憤畢誠。圖策安危。臣之願也。敢不披瀝以對。臣聞人君之於國。必有所與立。上之率乎下也。為紀綱。則君之所以提挈振舉之謂也。下之化乎上也。為風俗。則人君之所為漸摩成就之謂也。然所以正紀綱。厚風俗者。蓋必有具焉。有禮則上下辨。民志定。而有以收清靜寧一之功。有法則

增定
卷之八

策一

紀綱
文法
率作
成化
漸入
生美

述用官

述用官
之法

寇賊除。姦宄消。而有以杜天下倍畔侵陵之習。有率作者。成為禮法之本。則禮嚴于無體。法威于不怒。而有以神天下潛移默化之機。此所以尊卑有等。上下相承。統正而教化行。絲此出也。管致成周之隆。設官分職。休閑經野。以為民極。以三百六十。屬而統之六卿。以六卿而統之天子。其道天下有五禮。以吉禮祀邦國之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軍禮同邦國。以賓禮親邦國。以嘉禮親萬民。蓋肅然示天下以不可易之分也。齊天下有五刑。野刑上功。糾力。軍刑上命。糾守。卿刑上德。糾孝。官刑上能。糾威。國刑上愿。糾暴。蓋凜然示天下以不可犯之威也。然而董正百官。以祇勤率循天下。以夙夜不敢康寧。追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

— — — — —

十一朝之治開億萬載之太平者至矣。迨
呈上起而承之。夙夜兢兢。惟
宸憲舊章。是遵是率。故宮闈有貴魚之序。講輔絕翦桐之嬉。晏
早災。則躬步禱之儀。故大臣則勤召對之典。其修禮者。即天
澤之辨。不秩于此也。陵肆雖貴。近必罰權。姦雖身。后必誅。遼
左緬向之靈。不以功掩。風沙堅紹之黜。不以昵釋。其修法者。
即雷霆之威。不赫于此也。宜乎治化之紹休。
祖烈媲美。周南直易焉耳。乃世教寔衰。物情滋玩。而習尚不少。
故焉者。故春秋之法。貴理賤。尊統畀。所以定統綱也。今則士
伍辱將帥。豪右陵有司。以宗庶而訐親藩。以屬吏而傲官長。
則陵替甚矣。而何以成臂運指隨之勢。漢臣之疏。俗流失。世
敗壞。所以傷風俗也。今則貪黷與汰。麥齊彰。譏說與虛聲並
見。頌之者。挂乎國。毀之者。壞乎人心。則澆漓甚矣。凡何以
弘風。草偃之化。故德雖偏六令。而廉陛之間。或墜而不究。
恩雖籠四裔。而箠教之下。或亢而不行。誠有如
聖制所言者。然則欲消其悖慢。而使就約束。挽其頹靡。而還之
難道。非有他也。亦于實政加之意而已。何者。禮教之不修。非
可易復也。臣以為行之莫要于倡夫貪婪。傾險至已。行也。彼
乃甘心無悔者。誠見夫鴟張者之得志。而惴惴無以自見也。
故文巧則主狙。立升集詐。以當緣。自免至恬澹拙訥之入。且
退而不敢。習恩則何行之能。修雖然。不盡爾也。其特立自好
者。必有一二人焉。廉其實。即一舉而風厲之。世方輕恬淡也。
我則必重。世方賤拙訥也。我則必貴。如李牧之立標。命射人
無不赴者。則孰不回心嚮道。以象上指乎。此所謂脩教化之

論法
度之實
政在子
斷嚴而
不苟

論法
度之實
政在子
斷嚴而
不苟

此一段
論法
度之實
政在子
斷嚴而
不苟

此一段
論法
度之實
政在子
斷嚴而
不苟

此一段
論法
度之實
政在子
斷嚴而
不苟

實政也。法度之不功，非可易振也。臣以為行之莫要于斷夫
犯分冒上至亡等也。彼乃敢行無忌者，誠見夫恣睢者之幸
免而檢押者無以自異也。故辱監司則解監司之組，陵將領
則號將領之秩。至瞋目語難者，且任而莫敢誰何。則矣憚而
不為，雖然不盡爾也。其裂眦眦首事者，不過三數人焉。厥其實
即一舉而大創之，倡亂于行者，渠魁必慘，說言動眾者，兩觀
必誅。如董安于言，嵩山深整馬牛不入者，則孰不搏心揖志
以奉春乎。此所謂飭法度之實政也。蓋嚴母之育貞女也，處
有重關，出有鳴珮，寢有結結而後修潔之行，成焉。造父之御
馬也，齊轡于轡，御正度于胸臆，執于掌握而後調良焉。禮教
者，士人之結結法度者，齊民之轡御也。是惡可不行之以實
哉。抑臣猶有進焉。語有之：君行意，臣行事。彼禮教之不修，則
修之而已。法度之不飭，則飭之而已。此有司事也。至若深惟
未正之源，規恢條嚴之實率，之興禮明法之先而省之，教成
法行之後，則臣之所謂實心而治天下之本也。伏願
陛下下一加勉焉。蓋講戴記修會典，此禮之文也。誠因此而務實
以求之一玩好曰得，無為禮之妨乎。一美麗曰得，無為禮之
礙乎。法始寵戚而心水之田園，必裁威始貂璫而斜封之恩
澤必節。雖禮法未備而虛已諫神悅，有承流者漂漂矣。振綱
維美風俗下之責也。誠因此而務實以省之，禮有常因必程
其所興者何事，禮有常革必覈其所廢者何事。嚴漏網之誅
而母婢有不伸之請，廣獲益之照而母婢有不自之冤。將禮
法具舉而而方歸懷，命天子者，恐後矣。蓋禮教法度之維
天下也，猶耳目形體之相攝屬也。而必精神以總裁之，則率作

論法
度之實
政在子
斷嚴而
不苟

省成之謂也。譬之育有所向是，不令而行，心有所之，不令而
自對實之感人，何以異此。故臣始也以飭禮教明法紀為
陛下告終也。以實心為
陛下勉，非能有新奇可喜之論，而惟以自效其區區之芹曝如
此惟

陛下於其愚，不錄其罪，而垂仁采納焉。臣愚不任幸甚。臣謹對

雨電對

鄭德清 翰林院國史編修

夫電可為災乎電固有為災者矣夫未可禁以電為災也其說五行傳曰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霖盛陽雨水溫暖而陽熱陰露會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電露者陽會陰也電者陰會陽也由斯以談愚不謂電為天地之正氣也然愚以為氣而既有陰陽矣則安能必其盡無電哉而奈何文之以為宵也自宵之說出而電始列於災矣試跡耳目所觀記何年而無電乎又試跡書傳所載秦漢以來何代而無電乎是何陰陽相會之數也蓋古之電有傷人者矣有殺燕雀者矣有害麥禾及桑者矣此則誠災也以電之能為民物害也而祭曰災則雨固有毀像者霜固有殺殺者將亦祭指為災可乎夫祭指電之為災者過而必曰斯災也以何者致之則尤過蓋古之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八災類

二

論致電者五而愚皆未觀其據焉則請以往事折之春秋感精符曰大臣擅法則雨電乃操斷如漢武至使人泣而不敢受相即然且電大如馬頭何也洪範傳曰人君妬賢嫉善在下謀上則電發走獸乃用賢如宋仁至稱君子滿朝然且大震電雨電何也京房易傳曰飛電下盡樹木收害五穀者君賦斂乃恭儉如漢景至三十而稅一然且電大者五日深三尺何也蔡邕曰霹靂電教災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乃慎獄如唐太宗至終歲斷死刑二十九人然且丹起北永等州電何也春秋漢合年曰專以精并氣凝為電宋均注謂若魯傳脇於齊以妻為妻感陰水氣使結而不解乃仰情正分如漢之主表益引卻慎夫人坐而不罪然且雨電如堯李深三尺何也魯昭之制於臣也而電宋高之嫉賢也而電漢仁之好德也而電漢桓之殖財也而電漢

有勸禁

原刊諸書考其詳其詳也

皇明館課

皇宗之薄欽也而電漢和之用酷吏也而電唐太宗之慎刑也而電傳之以妾為妻也而電漢文之妻妾異等也而電李何合其辭不符而偏執偶合者以為據此則愚之所不敢信也然則值電之為災者將曰非我所致而莫之省乎天人一氣也而大君者又處乎天與人之間呼吸通焉者也君德之和也則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其不盡和也而後天地不和之氣應之曰其關者之謂何與夫應者之謂何則未可卜知也君人所為克謹天戒者毋亦兢兢乎日修其所不足庶幾德之無闕以格天耳

正論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八災類

十六

以何者致親之怨而姑易此焉則其所為怨慕者不淺矣夫高值大電之為災也則如諸說所稱攬政權進賢德省刑罰薄稅欽正名分無一而可弗省也愚獨謂非省之於此而止也申豐曰聖人在上無電雖有不為災彼聖人以至德而感天地之和至使日南無陽斗北無伏陰則拜電而無之固有是理如欲言拜電之策意必君相精手聖德然後可

更進

雨雹對

雨電對

問者曰。天雨電。是何祥也。予對之曰。予不知其為何祥。然予知其為異也。曰。子何以不知其為何祥。而知其為異。曰。自古之求其說。非一也。禮則以為仲夏而行冬令。所致也。穀梁則以為臣侵君之象也。京房則以為君賦欽也。崔賁則以為凌人怠惰也。五行傳則以為人君妬賢嫉善。在下謀上也。五行志則以為掌寒之罰也。蔡邕則以為刑誅繁多之所主也。唐五行志則以為人君信謬。殺無罪也。此其說非一也。考之前代所書雨電。則魯昭公之四年。僖公之二十九年。景帝之二年。若元封。若地節。若永初。若和平。若延光。若永光。若晉永和。太光大興。若唐乾符。若宋熙寧。可攷已。其他亡論。即如文景恭儉。宜無以致之。熙寧中。河州雨電異甚。而其明年河州平。番戎授首甚衆。說者以為豫牛克勝之符。此又何以稱焉。予故曰。不知其為何祥也。然而何以知其為異也。夫電。從天而下也。從天而下者。有雨。有霧。有霜。有雪。雨。吾知其為濡。霧。吾知其為潤。霜。雪。吾知其為肅。至於不為雨。不為霧。不為霜。不為雪。而為電。其雨則或春或夏。或秋無常時。其形則或如彗。如杯。如斗。如釜。如五升。以至詭怪而不可名狀。是不可知者也。不可知。是以知其為異也。然則何必問其何祥哉。毋亦警其身。而恐懼焉。修省焉而已矣。父母之於子也。順則有悅。不順則有拂。手中動手。外有溫有怒。有咄。有唯。讓有提。撻。為人子弟。當引咎。創艾。薰蒸。狀。藝。藝。然以和其親。親和則無不渙然。釋者。感湯之旱而禱也。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官室崇與。女謁盛與。已其行與。諫夫昌與。予以為此六事者。誠以自責。即雨電不為灾可也。無寧茲將冬之慈陽。夏之伏

徐應聘檢討

問者曰。天雨電。是何祥也。予對之曰。予不知其為何祥。然予知其為異也。曰。子何以不知其為何祥。而知其為異。曰。自古之求其說。非一也。禮則以為仲夏而行冬令。所致也。穀梁則以為臣侵君之象也。京房則以為君賦欽也。崔賁則以為凌人怠惰也。五行傳則以為人君妬賢嫉善。在下謀上也。五行志則以為掌寒之罰也。蔡邕則以為刑誅繁多之所主也。唐五行志則以為人君信謬。殺無罪也。此其說非一也。考之前代所書雨電。則魯昭公之四年。僖公之二十九年。景帝之二年。若元封。若地節。若永初。若和平。若延光。若永光。若晉永和。太光大興。若唐乾符。若宋熙寧。可攷已。其他亡論。即如文景恭儉。宜無以致之。熙寧中。河州雨電異甚。而其明年河州平。番戎授首甚衆。說者以為豫

牛克勝之符。此又何以稱焉。予故曰。不知其為何祥也。然而何以知其為異也。夫電。從天而下也。從天而下者。有雨。有霧。有霜。有雪。雨。吾知其為濡。霧。吾知其為潤。霜。雪。吾知其為肅。至於不為雨。不為霧。不為霜。不為雪。而為電。其雨則或春或夏。或秋無常時。其形則或如彗。如杯。如斗。如釜。如五升。以至詭怪而不可名狀。是不可知者也。不可知。是以知其為異也。然則何必問其何祥哉。毋亦警其身。而恐懼焉。修省焉而已矣。父母之於子也。順則有悅。不順則有拂。手中動手。外有溫有怒。有咄。有唯。讓有提。撻。為人子弟。當引咎。創艾。薰蒸。狀。藝。藝。然以和其親。親和則無不渙然。釋者。感湯之旱而禱也。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官室崇與。女謁盛與。已其行與。諫夫昌與。予以為此六事者。誠以自責。即雨電不為灾可也。無寧茲將冬之慈陽。夏之伏

論獨到之言

不朽之

推勘到

辰妙絕

辨誰改

擊愈發

金犀

讀完皇明館課

卷之八

策類

上七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六策類

十八

陰日月星辰之祥逆。山川昆蟲草木之妖異。無不消弭。而諸福
物可致之祥。畢至焉可也。若曰。以非爭致電。電為其事。當得其
意。此則星史之占卜。祝之守。予何知焉。於是問者曰。有是哉。子
之談識其大也。夫。跡而不漏。莫如此術矣。

街更北

一

iii

經術世務要指針

全大敘翰林院國史編修

生墨守訓故。詮伏開閣。一旦釋。與。漢。之。路。升。右。文。之。朝。竊。以。鉛。槧。未。技。獲。奉。教。於。先。生。先。生。嚴。然。賜。問。經。術。世。務。要。指。馬。置。對。夫。雖。然。其。六。馬。敢。無。說。而。虞。此。蓋。愚。嘗。竊。慨。夫。青。衿。之。子。嘯。口。談。經。弁。組。之。吏。據。賢。營。世。家。自。以。為。證。聖。人。自。以。為。標。奇。則。豈。不。甚。辨。已。哉。然。而。程。能。惟。真。乃。容。有。少。謬。不。然。者。何。也。夫。三。盡。典。訓。其。書。言。經。經。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是。故。皇。世。三。墳。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丘。歲。歷。綿。遠。條。流。絲。維。自。夫。子。刪。述。而。大。寶。威。權。於。是。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林。五。例。義。既。極。於。性。情。詞。六。匠。於。文。理。篇。宇。既。峻。吐。納。自。溪。大。經。術。庸。詎。口。耳。微。拾。已。者。乎。今。夫。觀。之。家。而。棟。宇。摧。圯。墮。圯。則。必。立。謀。所。以。繕。巧。之。天。下。之。事。之。終。終。綸。綸。而。待。人。

也。何以異於家也。今夫一人之身而或手足診結則必立謀所以調劑之天下之人之羣分類聚瘵疾苦而待人以極也。何以異於身也。故天主德容勿何以宣之民故狼環何以達之外患倥偬何以弭之內憂蠢蠢何以察之國賦殷繁何以充之戎備弛頃何以飭之天時茫源何以居之地理延袤何以闢之凡皆經緯其宜整其緒以不世用焉。固以治吾之家而理吾之身也。故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則世務之所責成於吾傳之身以為分內事者何多端也。今天下六籍之教布在學官昭昭乎揭日月而行中天矣。博士家自掌子總辨伏而讀之然而若首一編而茫乎莫知其要領者有之。彼其視經術也茲不過科目之嚆矢云爾也。士平居抵掌扼腕見謂字官民物纖鉅立辨當其受事服官往往十不酬五夫六藝交安禪之志急而

增之聖明館課卷之八策類
王介甫之言曰。經術所以經世務。未始非篤論也。而新法之禍。則介甫之所以治經術者。未必窺聖賢之真愛。而以施之世務。無怪其謬戾乖刺。而千載蒙詬耳。噫。世務不習。則天下無善治。經術不精。則天下無真儒。夫欲使真儒出而善治。與其亦無以經術為科目之嚆矢。而以世務為秦越人之肥瘠也。哉。

於世務也。秦越而肥瘠之乎。夫所責為明經術者。將日飲其真源。漱其芳潤。神識於精粕之外。而冥會於簡書之前。譬之探珠赤水。不待之耳目。得之罔象也。斯經術精焉。耳所貴為通世務者。六將以錢。無宗。彷彿福祿。伍助勤乎非常之原。而盛崇乎可久之業。璧之苞丁。肝牛。披卻道。數十九年而迎刃也。斯世務周焉。耳是故為經術。訂無君。輕章句。而重立身。使夫抱遺編而事虛者。因文見道。而修身繕性。不在詞章帖括之後也。則經術之要也。為世務計。無若累虛聲。而崇實績。使夫秉鈞衡而操最。最端本澄源。而模範淵懿。不為藻績。夸誕所掩也。則世務之要也。嗟夫。格言懿訓。所以蓄德。非以市榮。析圭儋爵。所以經世。非以肥身。志士達人。固宜不以彼而易此。今主上方統。聖真綜核。名實蓋以明示。天下以的矣。學術事功。

增之聖明館課卷之八策類
王介甫之言曰。經術所以經世務。未始非篤論也。而新法之禍。則介甫之所以治經術者。未必窺聖賢之真愛。而以施之世務。無怪其謬戾乖刺。而千載蒙詬耳。噫。世務不習。則天下無善治。經術不精。則天下無真儒。夫欲使真儒出而善治。與其亦無以經術為科目之嚆矢。而以世務為秦越人之肥瘠也。哉。

增之聖明館課卷之八策類
王介甫之言曰。經術所以經世務。未始非篤論也。而新法之禍。則介甫之所以治經術者。未必窺聖賢之真愛。而以施之世務。無怪其謬戾乖刺。而千載蒙詬耳。噫。世務不習。則天下無善治。經術不精。則天下無真儒。夫欲使真儒出而善治。與其亦無以經術為科目之嚆矢。而以世務為秦越人之肥瘠也。哉。

崇正辯序

立澤 翰林院大學士

學者聖人於華夷之辯蓋甚謹焉書言蠻貊之邦不與同文詩稱戎狄是
膺秦燧力夏外夷其為斯世防也至矣然其所謂夷者皆處中
國近境時或侵軼以害吾民之生未至入吾域中為斯人心術
之害也至戰國時邪說如星然所為說者其人固中國之人也
其說雖未合於正而猶不至悖逆天常滅絕人理如佛氏之甚
焉如楊氏為我墨氏無愛其初豈真無父無君哉孟子斥之蓋
極其流弊言之耳然人道生生之本固自如也佛氏乃棄其天
性之親而自謂出家則真無父矣蔑其無所逃之君而自謂出
世則真無君矣無父無君非臣非子將自絕人道矣甚至反陰
陽之常絕生育之理忘其身之所從來而開其氣之所由續噫
豈然墮然之間而無蠢蠢然者禪續以生生則人類絕也久矣天
地高得為天地哉萬無是理也雖然彼猶道其所道於其所生
印度國中太中國萬餘里勢不能以相及也奈何後世主中國
者無故自決其內外之防引絕域南夷入我華夏使吾人從其
俗習其法祀其鬼誦其書而或者又從而推演張大之以亂吾
中國聖人之教上惑天帝中誤世主下愚生人世無古今地無
華夷人無智愚莫不恬而安之以為當然利而慕之觀其必得
畏而怖之莫敢輕議宮室日廣徒侶日眾論說日巧茲蔓至于
今日始將與天地相為始終而無窮其為中國民心之害豈止
如詩書所稱春秋所書孟子所關者而已哉自有佛氏千有餘
年其間豪傑之士明言以痛斥之者若傅太史韓吏部程夫子
朱文公其論可謂明白而深切矣然皆舉其大綱擢其大凡細
微旁曲之處容有未盡焉者彼猶或得以隱遁掩飾也惟有宋

以上諸
致堂胡明仲先生崇正辯一書九為卷三為條二百九十有九
蓋因僧仁贊之所論按其事而判之隨所言而折之根定條析
瑣細不遺一本諸理之所有以證其事之必無理直而氣壯調
嚴而意周彼夫誕幻不經之邪見茫昧無稽之虛言一切破蕩
無餘矣非獨儒者瞻然於心目之間使為其徒者讀之彼亦人
耳天理之在人者固未嘗泯其沉溺深固口或肆然以辯
而其心亦將帖然以服矣嗟乎夷狄之為中國害也久矣彼肆
其爪牙之毒以侵我邊境為吾人生聚之害時暫然也固已不
可堪矣矧譯胡言以誘張行鬼教以初制設幻術以誘惑鼓妖
說以冀助日新月盛以賊害吾人之心術貽百千萬年而無窮
慨然自大以傲我君父居然自任以敗我綱常詳然自恣以廢
我貨財致吾中國自天地開闢以來百王之法萬世之通為所
佛氏今
謂而為
一可見
當深抵
而力排
之助
佛氏今
謂而為
一可見
當深抵
而力排
之助

陸賈新語序

錢福收元集

漢班固論列劉向父子所校書為藝文志又即歐陽文忠公序六藝為九種有之以儒家者流稱其出於司徒之官游文於六經之中流意於仁義之際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雖未必盡然要亦近者矣書凡五十三家而陸賈新語十二篇實存焉予讀其書信固之知言又嘆司馬遷之雄於文也遷傳賈拜太中大夫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乎曰馬上得之可以馬上治乎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繼卒滅趙氏卿使秦以拜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今其書不下數千言而其要旨不越遷數言于是乎知遷之雄於文序事嚴而明可指矣然遷尚家俠喜縱橫而稱其國辨士乃稍知重儒術既列其書於儒又登其身名俱榮為擾於卿婁建通第其亦有以致之哉故知人不可以無所見有所見必不能掩矣先儒議其逆取而順守之說及秦雖行仁義不可及者秦漢辨士豈足及此要之亦為高帝既定天下而言之耳其書亦不復見此論豈遷以已見文飾其說而致然然若其兩使南劉調和平勃以平諸呂自為大有功乎漢其識見議論非惟推理屠狗之輩所不及而一時射利賈有採芝綿寡之徒亦豈可企哉其書所論亦正且多崇儉尚靜等語似亦有放文景蕭曹之治者但無段落條理如先儒所論賈說之失自是當時急於論事動人主聽不暇精擇是也

廿五

陸定皇明館課卷之八序類

廿六

見其隨時論奏非若後世之著述次第成一家言也其所分篇目則固所稱向輒條其篇目據其言意義之者必非其所自定然其言既與遷傳合而篇次至于今不訛且雄偉粗壯漢中葉以來所不及其為真秦無疑秦漢之書傳至於今無訛矣如此者良亦鮮哉秦書數言以弁諸首

袁襄翰林庶吉士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八序類

廿七

江南春詞二首頗敘樂土之懷兼感黍離之嘆韻旨清遠寔爲雅製詞林先輩追和厥辭或述宴遊或標風壘或抒已志或賦閨情迭奏金聲積靈組素藜也賈文亦嘗尾續并邀同志拙演緒餘蓋曰猶賢乎已云爾

刻貞觀政要序

趙貞吉大學士

上學上
聖求治莫如修政修政莫如憲古今夫御者視收轡而趙之則
野公
駢策簡而取道疾醫之能強弱生死也多得諸禁方者夫古革
許
君詎所為城政嘉蹟驗之當世而傳之宋禪斯亦為治者之
體
故轍某方已隆古之魏湯毋論三代以還號一時治安贍多人
口者無如唐貞觀之際彼其免群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宇
才既閑
屏稱事草萊樂業外閭不掩園土為虐齊民歲增闢土日廣寧
傳詞
居之君卉服之夷莫不內貢粟朔迴面受吏跡其致理之盛蓋
華瞻提
亦踴躍炎劉斷軼魏晉煌煌乎異世一時已夷改當年則
抗千古
文皇以銳志勵精劬勞日最於上王魏房杜諸臣以歲闕采遺
如指諸
彈竭盡誠於下斥洗滌之替說儒仁義之謹論博思容諫從諫
納諫一時忠智之士咸得發憤吐哺於前罷不急損無用輕徑
事
帝定皇明館課
卷之八斤類
說秦唐
薄賦以佐元元之急內外無倖曲之私文罔無刻深之令吏有
本職循理之風兵有居重馭輕之勢諸凡典章明密品式周備
莫不可為後世法程雖其所由來方之二帝三皇不能無思然
而政事之美亦有足多者焉是以史臣吳兢撮其大畧為貞觀
政要如千卷至於宣宗書之屏風風行其什瓦尚足以中興唐祚
號小太宗曩令繼體守堯之嗣厭舊章之詩軫爾祖之念其道
不易其政不改則唐之天下即至今存何不可焉嗟乎前事之
不忘後事之師也今
聖天子方上咸五下登三游意道德之塗坐致熙皞之效然苟
以富省觀俯斟酌為萬幾之助也則是書也亦或其有取云
爾

正刻唐文苑英華序

張士偉 大學士

文苑英華者唐文之總萃也其編故肇梁陳然推唐最多故稱
唐馬大六經至文無論已先秦之文奇以遠而西京之文古以厚
六代之文麗以靡而南齊之文尚麗而隋之文也猶有六代之遺
馬故苑梓也麗非文之精也然而文之所以不廢也先秦得
之以文其奇西京得之以文其厚即經以道法勝乃其辭亦試
賦焉夫文胡能廢也唐人惟以麗為麗故其文蕭爾有能味
於經以粹其旨考度於先秦西京以範其裁而咀華於唐以
溢其藻斯不亦至文哉夫苑曷嘗不為文藉顧所用苑者何如
耳蓋吾始而津津乎文選也曰葩矣其文之異采乎已去而為
左氏司馬曰善哉淵淵乎其來進乎詞矣焉用選已去而為孟
氏曰大矣哉文以道輝其聖於文乎左氏司馬猶隸之也已參
而伍焉浸乎又有解馬曰嘻一草一木安所非天地之文哉不
然憲章文武者彼胡然無常師也但辭家自相如來近代遞承
彼亦自出一家裁復云云深說無當於道而救尋視之意亦非參
而之規與乃復有味乎選也且及苑焉苑故若繼選而編其財
擇不逮選然博綜過之微選不微漢微苑不微唐況唐自以詩
妙千古亦有起八代之衰者獨奈何廢苑也苑本舊藏藏御府
中秘者時或繕寫傳民間顧其帙浩汗安得家錄而傳之余
感夫好古之士或購其書不得靡所資多聞爰重鐫之以布於
世云夫亦為文籍也非以範文也

本朝列卿年表序

馬象乾 大學士

自古開國孰有如我 國朝熙洽承平之久者哉雖天運生
明聖相承手蓋亦輔理茂焉以余所親記諸卿佐負蓋抱能亮
工展承樹焉稱碩者如繁星燦理則楊文貞楊文敏楊文定
政則蹇忠定掌計則夏忠靖典禮則胡忠安典兵則鄭忠肅于
肅愍劉忠宣典刑則何文肅典工則宋承寧御史大夫則劉文
成陳偉敏廷尉則楊康簡司成則宋文恪李忠文學士則宋文
憲王文節此其人皆聲實鴻鉅為國揚休庶幾哉與聞大散宜
生萃爭烈矣至若張昌黎沈華亭之為納言黃分宜蔣宜興之
為奉常郭萬安王寧陽之為京兆尹郝蔚能李泰文福之為
光祿翁銘戴希文之為太僕亦靡不於其官而職稱焉它如
既定禍亂則有韓襄毅王文成威懷戎狄則有王威寧彭長沙
撫集流移則有白南宮項嘉善原陽城治河則有徐武功督儲
則有張安平周文襄雖因職效職各不同要皆涉實著於社
稷芳聲洽乎來茲余每考覽記志未嘗不忻然屢執鞭之想也
能一
本朝
高皇帝
雅崇儒術
士不在六經之科習孔氏道者勿使進設官
分職又准周漢唐而酌之使綱維相紐軒輊互操賢者得展其
計猷而奸究無所容其孽毒肆茲二百年來賢哲迭起鮮曠官
之話士固自濯穢非由法制立也而或者猶憾於金夫壬人亦
時錯出其間則聚餐三族何損亮治獨謂士受學愚不通仕籍
自効通籍矣患不得任鉅既已昂然列在卿佐譬之登高而招
東風而呼矣乃猶泥焉無所稱述於後何自負哉何自負哉夫
考古固可鏡今而世遠或以玩焉至近世事耳目所熟跡其孰

得孰失孰滅孰不暗不孰就自惕于余故各以官表其後先著
於篇要之矣 憲以性鶴語乎感哉其風至今可想見云

卷之八 序

廿一

刊五經白文序

何洛文 宗伯學士

聖人之有五經猶天地之有日月均以開群蒙而萬古不可磨
者也自秦六籍漢人始有專經之學人各守其師說堅不相下
而註疏益紛然標出使人清於異同莫適尋繹其旨學者病焉
故有謂秦人焚經而經存漢人解經而經絕者是無裨於日月
之明而反害之也可悲嘆哉迄有宋諸君子傳註既出始一洗
漢唐之陋而粹然以正燦然以明可謂有功於絕學者矣顧惟
聖人之精蘊虛其隨我以眠不得已而寄諸經其去忘言之秘
已有間矣而復假傳註以滋之繁縟譬之形象者流既依形以
肖像復放像以繪神雖其超怡神解然離其本真不漸遠乎斯
又其不得已焉耳執一經者陋泥傳註者繁不若融會經文一
刊白文印証於心者之為要也茲某氏與征五經本文成請予序之予
之思
其意與予合標為之言曰五經者非他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
即天地之心古今所同者也故易不過道吾心之時禮樂不過
道吾心之序與和使人各得其心之自然則天地常位萬物
常育五經何以無作而顧有不然者是以聖人筆之於書俾反
求而自得之蓋非有意於立言而不得不作也如此學者果能
明探作者之意於千載之上真見吾之心與天地聖人之心較
若符契其視五經真不啻我註脚然若矣暇役役於傳註為哉
何也其理自外入由內出也何限也矧望其究心言意之外豈
可得耶嗚呼世豈皆崇訓詁而遺領畧者第心之本體未瑩意
謂戲贈撤發令傳註不可而不知靜以體驗處以觀理則求之
五經足矣冰什理順之極豈傾不在此而在彼也乎且以七十
子之英敏孔子猶示無言之警廼知多言足以離道大賢以上

前而視之
心可謂
微末也
之方
是大中
名理
洋有味
之也

此病之矣然則今之治經者奈何其多岐也昔人謂齊桓公曰
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言已往矣然則公之所請者古人之精
柏爾已予懼夫人之精相六經也故為序其意如此若大師心
自用於經有所不通而腹見決裂以為奇者又非善治經者也

增定皇朝經義

卷之八序類

廿一

帝鑑圖說後序

王希烈

今元輔少師張公既輯

帝鑑圖說奏

御制其副以傳聞示烈使叙諸後然嘗考載籍究觀古大臣之
義則數公之所為慮至遠也自昔嗣德守文之主莫盛于商周
商周之臣若右放沃其著者在訓誥保衡當嗣王之初稱引
烈祖陳風懲之戒甚悉八年而敗祚公旦明勗弗迪勞逸脩短
之戒益加嚴焉其大指可觀已輔養之道與匡救異輔養之於
中與與盛之年異人主至有佚德然後忠諫益餒之士相與
隨而爭之其轉移之甚難而用力甚倍輔養之道當止邪於未
形起善於微眇故漸漬日益而從之也輕夫人少而習之長而
安焉及其安也驟而告語未可卒禁而方其習也則取舍未定
忠意常虛未定故可道而趨虛故可乘而入與之為賢聖非難
也語曰少成若性途之人皆然何況人主哉蓋顯諫移機有
上先入後成施有逆順格心政事效有微博故曰異商周之
大臣辨於是矣公以顧命元輔受
上登前贊襄密勿登陸夙夜居常持議與官保呂公言
國家大體必以輔養君德為急其繪圖陳說皆意所指授手所
疏列猶思極慮而后成之時時被顧問質所疑及
聖哲之際未嘗不反覆誦之也至獲亡已事未嘗不憤慨為
上深陳之也斯已勤矣
上以英妙之齡神智天授即商周令王不足作公輔養得其道
久及其時積之以精誠而發之乎忠懇蓋信在未諫誨在不士
而海宇蒙福

江陵公
此舉真
不妄前
周大臣
惜其未
終耳

社稷賴之即商周大臣不能過是圖說也即訓誥之義何以殊
焉於盛使當達士大夫知今日所亟在君德不在故事一切省
談說而除文苛知公輔養之深意益務勵翼以佐下風人人各
舉其職則

王必益聖治必益隆太平可期日而望是亦公刻以傳之意也
圖說大指具公所進疏及大宗伯陸公叙中故不著著公心知
此

卷之八

世

太祖御筆叙

申時行少師左柱國

詩比周臣等竊聞之周頌曰念茲皇祖是以弘璧天球冊書大訓陳春
秋而儆者存何者手澤存焉而况宸章妙墨出於親灑者乎

太祖高皇帝神武聖文並高千古其御製文集象懸川布寰
寓臣庶固已家傳而人誦之矣乃若手書諸草秘閣所藏臣

等備員密勿始得伏觀千百之什一蓋為御批勅諭及詩文
七十六道朱墨點畫炳朗如新恭捧而玩之相顧驚服夫

高皇帝躬振甲冑以定天下易嘗有意觚翰之業與墨士名流
相尚哉乃筆以神行法由心運聚焉而星辰垂綯焉而雲霞流

動馳于森馬而河嶽列詎非大聖多能所謂天授非人力者乎當是
時天下甫定筆畫動勅代言豪筆宜其無人乃一牘片楮不憚

增定皇明館選卷之八不類
中披瀝濡毫數十百言忘其勞倦聖心無逸固可想見而宣之有位
素于情播之多方一時深謀遠慮之臣頃首謝不及而下澤之氓遐荒

之極之裔奉天一之詔以為天子明見萬里而無敢匿其情顧何
詞林之範具以得此

高皇帝奮起草萊孜孜問學弘開禮館數聘耆儒相與譚經証
聖學政史治道雖橫戈駐馬未嘗少廢義理之講明既如彼且東

征西伐跡幾遍宇內風謠土俗物情世態靡不周知幾務之練
習又如此至於臨事復集衆思采群策裁以一雄斷參伍折衷

莊重然後施行是以存之淵然而有條理發之沛然而無凝滯要非
信心自用任天縱以為能而屑屑沾沾於點畫屑注間也蓋先
臣宋濂贊聖德純粹無聲色之好遊耽耽樂之從以故形於
心聲同流造化臣等於御書亦云夫文心聲也子心畫也

則星辰雲霞河嶽昭森列而於穆不已因以見天地之心焉
故實而藏之不啻天球弘璧儀而式之不讓大訓冊書

皇上神聖同符

皇祖而萬幾之暇垂清倫翰意紹庭陟降無以易此是用華
漢進御法宮清燕誠直諸座有特披釋焉儻亦周頌念茲

之義乎臣等拜手曰言敬附於末簡

卷之八 戶部

十七

重刻周禮序

劉元震 左庶子

嘗上嘉皇王選探遠古恭隆盛茂可畧而觀矣夫綱紀典
則代異世殊厥緒渺焉茫可經聞也感於延陵稱象河間筆漢
讀周禮而慨焉曰嗟乎此聖人之時也夫乘運而推後者天之
經也隨時而變易者聖人之則也因勢而順成者治之極也是故
結繩之理可紀於燧人之朝畫象之形可空乎有虞之圖蓋聖
人遠矣迨夫世變風移萬慮並起染深縹素勢迅江河是以達
觀者興思遠馭者更化污隆文質日異而月不同也至於有周
承二代之紀盡損益之宜分設經禮樂若日星觀夫周禮所載
上之宗廟朝廷下之鄉遂比閭內之宮室器御外之綏甸要荒
大之典則法柄小之文物聲名秩秩綸綸煌煌炳炳二帝三皇
之法無弗備矣噫斯周公之道也無已文乎順時因勢之理弗
可遠也夫數起於一然數數相乘而一不能不益也色資於素
然色色相成而素不能不文也音祖於宮然聲聲相和而宮不
能不旋也致之極也夏之尚忠也蓋殷不能不敬矣殷之尚敬
也蓋周不得不文矣是故周禮數之統也色之備也聲之大成
也信哉制也蔑有以尚矣乃至異世之後綱時論數統紀廢弛
王國擁器侯邦去籍干羽聲詩為文奸之具棧棟蔽衮資歸借
之媒王道之不行也文之弊矣然而孔子曰即即乎文哉吾從
周蓋漢周禮不行而先進之文遠也逮至道阻東周願垂寤寐
俯仰斯世思極頽流乃始準周禮之法作為春秋垂教萬世是
故春秋所褒周禮之所賞也春秋所貶周禮之所罰也邦國商
夏之辨各物器數之等炳然方冊王制大明然後周公之禮存
而不廢斯孔子所以行周公之道乎統而論之周公之時復也

萬物長茂則其道極于文明孔子之時秋也萬物滋溢則其義
主於裁制帝王之治非周禮不行周禮之行非春秋不又大成
聖人乘時極世之獻乎因斯而談明於春秋之義而後達於周
禮之經彰彰明也借如新周并如王蘇抵之獲麟理無救宥乃
欲索版冊之遺齊柄鑒之跡施而不行流豈無已是猶操鳥重
之藥而合扁拊之書不已左乎洪惟
聖朝宋百王之統稽列代之規因革損益與時宜之要其大歸
周官是準固已發揮三五方軌雍熙矣然周禮之書不列於學
官而博士儒生朝夕誦習顧反覆於春秋豈其右載筆之實紀
而左懸象之宏摹乎蓋周禮以經常春秋以體變用其常於朝
廷而存其變於載籍是故六典建官施周禮之實也麟經立教
防周禮之弊也自有書之後至今日始行矣開快靈爽弗便覽
更見錄
爲冊以至康成存孝之淵源十論七難之排詆論在也書母俟
贅言矣謹序

荆文中子序 蕭良有 翰林司馬
方內之鳴道術者最矣總之不離中者近是蓋黃虞以前有控
行無議論黃虞以降有論議無蹊徑下迄晚近則多言繁稱其
文錯出不雅馴若決河於堤而浸漬浸淫而出於兩而漸引漸
長老之岑寂莊之汪洋列之謬悠荀揚之立異鈞深靡不究極
幻變取材博而命旨玄而納諸吾道之軌律以中行之奎則不
足以淑世而範俗今夫霓裳羽衣天孫詭以為奇弗若布帛之
適也荆海珍錯波臣見以為腴弗若羹酒之旨也蓋予讀文中
子論而竊有味乎其言文中子受書春秋於李育學書於夏瑛
詢禮於衛子明正樂於霍汲考三易之義於中華其不解簞帶
者垂六禩斯亦勤矣西遊長安著太平十二策于隋文帝退而
講道於河汾晚與其門人薛姚房杜革刪詩定禮脩元經讀易
王仲子
雖不
爲不
然則
此篇
則通
者夫
非楊
氏子
耶而
李何
獨令
仲淹
免也
蓋舉
世方
馳逐
高曠
而低
于若
莊諸
子彼
見其
自關
一堂
與自
築一
基室
非常
可喜
而遊
於理
內故
夫以
僭罪
王氏
者誠
厭之
也然
而已
苛矣
且通
值隋
之末
造賢
路未
闢聖
塗猶
蕪自
素王
崛起
以來
六經
不絕
如綫
而通
能上
下千
百餘
年尊
明其
道而
紹脩
之藉
令非
創獲
獨詣
之見
將不
得爲
羽翼
經傳
也與
哉予
聞取
所爲
中說
誦之
其辭
約其
志深
其議
該而
宏因
事考
類分
室辨
目亦
足列
于不
朽之
林已
或謂
通與
李德
明不
相及
而唐
初諸
貴臣
稱門
人者

不一舉其名以為既選偽撰夫子安能知之至於深文巧詆以
中通罪甚且目之僭竊等為異類彼入吾藩籬而吾麾之室外
焉得不為王氏稱屈也惟一一是表章之中說不且論論其可傳
者如此

擬御製重刊資治鑑綱目序 李廷機 傍眼編錄
朕聞人無以水鑒當以民鑒夫欲原本治忽根極與亡乎戒否
之衡審是非之權干以存法戒決趨舍昭若發蒙則合鑑古無
繇已是以自昔英君聖主勵精化理厯意太平靡不考信史籍
折衷異代極目乎古今之圖游心乎得失之林博涉遠搜不遺
餘覽焉何者臨明鏡而照者無隱形望前車而趨者無易轍已
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唐宗有言以古為鑑可知興替 朕嘗
三復斯言遐想貞觀之盛鑑古之效可見於斯蓋自仲尼因魯
史修春秋美刺褒貶昭昭乎揭日月而行商是以降史述不乏
然皆言因世立文以事成秉載之蹟徒存衮鉞之義未著汨乎
宋儒朱熹迺取司馬光所輯資治通鑑著為綱目一書綱以揭
義目以彙事始周威烈迄唐五代上下一千六百六十三年間
所以勤矣今取而觀之表年首事易稽也比事合類易悉也顯
微闡易明也軌跡別白易遵也彼固卑司馬而繼獲麟作一
代之元龜為萬世之準石藉令有天下者時實一帙不忘省覽
其於治忽興亡戒否是非之際如別黑白如數一二創德於其
所刺譏而繫迹於其所贊賞與治同道主善為師則可以坐登
三五之隆永絕叔季之患朕嘉與天下來世共臻斯路特重刻
焉

擬御製重刻資治通鑑綱目序 鄧宗齡 韓國史編纂
朕觀前代帝王雖德明上皇治臻基隆而猶採摭故實不廢訓
典者匪以侈觀也則勸戒資焉耳朕以中興嗣統皇序日御經
緯典學紱熙考信六藝之指究其要眇矣其於宋儒朱熹資治
通鑑綱目時披覽焉誠以明鏡所以察形古訓所以資理苟非
稽藏否於往代鑒得失於今日即日游枕圖何補理道是書也
體訪春秋目遵左氏摭實文而分其流離嫩惡而要其指其法
嚴而正其事精而核其詞典而確歲序昭明統紀畫一綱舉目
張莫不臚列誠六藝之關鍵而法戒之箴規也夫懋昭之主不
忘盤盂執兢之君猶勸几杖彼於小物且兢兢焉矧如是書事
載君相炳如日星指存懲勸辨如白黑者乎朕每覽其芳規為
懋勤之通然動容竊嚮往而亟慕之及觀覆轍相尋之迹未始不
均定三綱綱目之八戶類 四三
朕深懼林林手其戒之也是用重梓以便觀覽比於盤盂几杖
之義且欲三事大夫鑑於臣紀靖恭爾度以稱朕意焉

表宗道 會元編修
古今所稱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也者其惟文章乎故機洩於
馬基造於墳索此語文章之始也指澤則天壤為先抒情則丘
陵生韻此語文章之用也而未及其體今夫治室者廟與寢異
寢與堂異而廟寢堂之中捕與祭異節與稅異彼各有體焉梓
人固不得匠意而運也而矧夫所稱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也者
手焉姑置庖犧以前弗論論章章較著者則莫如詩書乃騷賦
樂府言歌行近體之類則源於詩詔檄牋疏狀志之類則源於
書源於詩者不得類書源於書者不得類詩此猶廟之異寢寢
之異堂其體相離尚易辨也至於騷賦不得類樂府歌行不得
類近體詔不得類檄牋狀不得類志此猶廟之異棟棟之異椽
椽之異節也其體相離亦相近不可不辨也至若諸體之中專
增定皇明館錄 卷之八戶類 四四
早殊分禮授殊情朝野殊態遐邇通殊用殊數簡殊宜此猶棟
桶節椽之因時脩短狹廣也其體最相近最易失真不可不辨
也故夫不深惟其體而以臆為之則漁父卜居之精遠阿房赤
壁之闊奇見為失騷賦體落霞孤鶩之篇見為傷辭黃鶴白雲
之句見為似古而况夫他之模倣者乎今天下人握夜先家抱
連城類憚於結撰傳景慨鳴自鑒一堂猥云獨喻千古全捨津
筏狠云憑陵百代而古人體裁一切弁髦而不知破規非員削
矩非方即今沉思出寰宇之外醜醜在象數之先終焉師心愈
此君與 文章主 胡寬管新豐至鷄犬各識其家而終非真新豐也優人效孫叔
敖抵掌驚楚王而終非真叔敖也豈非拘形似而失直境泥皮
相而遺神情者乎茲集所編言人人殊莫不有古人不可運滅

之精神在豈徒具體者後之人有能紹明作者之意修古人之
體而務自發其精神勿離勿合且近且遠庶幾深於文體而
亦雅不悖轉者本古是在來者矣編起古歌話至祭文凡五十
卷外集起連珠至辭曲共五卷

增定皇明館錄 卷之八序類

四五

劉文輝體序 舒弘士 徐花
人望凡結絕藻績其辭世有其人大都銳意於毫芒之內今日
之奢窳言者無當危言日出曼行窮年其為物也屢遷即巧歷
不能得標脈者溺其說矣余竊悲古今才士放言繁辭多錯出
不雅馴總之不離體者近是夫庖犧之前吾不知已唐虞以後
炎炎哉始基之矣渾考其在樸平施及成周離辭散朴春秋以
降雕龍炙數相與鞭辟於中原角材以圖不朽之業攘臂而談
千古盛事然風愈下而趨愈變其體益入於淫哇模不模未
得國能而失其故步蓋其體始未嘗不善後乃陵夷失其辨也
嗟乎元化鼓氣吹萬不同而各有其形兩儀之清寧立夷而川
實飛走形色以迄於肖翹蠕動其體昭昭又何辨也不寧惟是
匠伯之斲輪也圖者中規方者中矩樂官之明音也曲直繁
講休三 透微
無相奪也物類之體此其充大彰明較著者也故商丘之木景
王之鍾非不巧然大著然匠伯樂官無取焉非其體也故泛濫
其辭者是是短續之而長也徑省其辭者是是長斷之而短也
此皆不明其體而游墨之外猶天地四方易位而終為匠伯樂
官嘯也不亦謬乎嗚呼自三代以迄於今澌觴滋甚若東注之
河噴能挽之其氣爾然若倚軍之氣沒世不復振誰能起之其
體月異而歲不同恢嵬詭譎倏忽萬變不可名狀吾不知其所
紀極也卑卑下里之士刻畫無益以炫奇倘且笑古人之末工
忘已事之獨拙享蔽帝以千金託戲音於九皇重而投簡終身
作之而於體茫乎未窺其朕也經國之業其將能乎明德挾三
王之趣擬軼五帝而長驅而潤色鴻業者稍弟西京吳氏乃述
陶唐以來迄我明文之爾雅者凡五十卷名曰辨體脂分諸所

三言新

應前

百尺竿
頭更進
一上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八斤類

四

三以類聚是書之編蓋其教善焉凡類述作者之旨示本也始
 三代志盛也祖先泰以及於六朝而下不以邑人期期而廢
 之以備教也若歌誦訓誥移檄奏賦記贊頌碑銘謚冊成識
 之士和官引而上下數千體若臚列騷雅之士和官引之變
 而罕然有當於桑林之舞紹明六藝之法繼經國之大業意在
 斯乎意在斯乎然予小子猶有進焉文之體有涯而用之也無
 涯有涯者可辨無涯者將存乎書策乎抑在其人也夫孫吳之
 法地也簡地介胄士類能言之而或勝或否皆和盧扁禁方人
 人能知之而不得其要妙余思士之明於體而闇於用也因具
 論之俾無守拘學之議而務當於古之作者故作辨體序

刻文章辨體序

彭煒翰林

蓋成化間海虞吳文恪公訥彙編古今文章備諸體製命曰文
 章辨體以程來學云與自書契以來所索而峰太史以紀行事
 裨官以播瑣論問巷以寓性情鉛槧之家操其機譚蓋結之士
 矢其謨慮孤憤之夫宣其湮抑押闔之雄鼓其類吻靡不發藻
 敷英競號文家彪炳富宙即異學曲說百家厄言亦往往能宣
 洩其性靈發抒其情素道其所獨得鳴其所不平雖其高下因
 時而遷迥因人簡繁迄今無慮克棟廼其體裁亦代有異同人
 創措矣經生學士嗜觀未徧即有規摹臬泐驟駁風雲之手體
 之弗辨亦惡能方駕古人也文恪公師友百世堂皇載籍獨探
 奇抉隱探遺補亡邇古誼歌逮於銘誄上下數千百機間區分
 類析昭若發矇呈玄珠於象罔樹赤幟於詞壇嘉惠則誠遠哉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八斤類 四
 顧文章經國大猷列之不朽有一體之體有衆體之體蓋陶者
 尚利治者尚範師心無體焉用文之籍令捧心效顰荀卿耶耶
 彼且惡如休之辨也朝廷之文嚴以重郊廟之文莊以翼軍旅
 之文雄以備是一體之體也敷奏以體切勝敘事以約暢勝紀
 載以該核勝美刺以微中勝是衆體之體也以此思辨則幾矣
 乃若篇章簡綽句字短長官羽變換體也豈所以體哉夫梓慶
 非先有成鑑也象材而傳之已耳苟唾拾武踵餘慕刺襲殫志
 雕龍苦心刻鳳以自誇雄曰體莫言辨也其不為輪扁所嗤也
 也者幾希是刻之意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之談
人謂十三經掃地則上意謂何臣不佞願與學士大夫交傲

元一

元一

新刻詞林典故序

唐文獻明元

林典故紀詞林之故事也。曷為而有是作乎？所以為詞林者也。仰惟我國朝憲天立法，稽古右文，則詞臣之選，居其最云。蓋上為九重之侍從，下為百寮之具瞻，內焉受理，外焉為輝煌朝堂之上，二百年來，天子之所託重而恃力，群工之所尊崇而仰慕者，自斯職而下，蓋迥乎蔑以加已。乃其任既大，且重，則所以酬職掌以及儀節，莫不有典常之法在焉。顧閱時既久，不無舛謬，職掌之虞，緣是自守者，或失則尤，趨時者，或失則諛。俾詞林之大體，日消月易，以漸淪其初度。是以司是職者，不能想歷於心也。於是摘本朝以來之故事，揭其可法可傳者，彙為一編，命

增定詞林典故序

元二

曰詞林典故。余捧而讀之，則見其有關於職掌者，自經進至出使，凡十二事。有關於儀節者，自授任至交際，凡十事。下至庶吉士館規，無不詳記而備錄焉。余讀既竟，乃撫掌大快曰：噫嘻，斯真詞林之著蔡而末學之衡鑑與！將授之梓人，而余為序，以志其顛末焉。抑余聞之國家之設官分職，人臣之析圭脩爵者，自公卿而下，至於百執事，咸蒸蒸風，夜匪懈，思欲展一長，據一技，以自效於明聖之前，故日夕焦勞，不遑暇逸。其間語品秩之最清，機務之最要者，學歸之詞林，詞林諸臣方優焉游焉養焉，重於廊廟，蓄才於中，私以待公輔之任是主上之所以待士者，其意良重，而諸士之遭遇其機亦良不偶然矣。僕亦思自埤陋以圖報稱，萬一則匪獨以文詞重而達情

校書
司馬公
名記

總彙殊勛俾德業振當時風聲流後世不惟煥光前而與日
者且將與此書相垂不朽矣假令溺志歸華流連光景泰高持
祿而畧無所表樹子即接漢書亦何補於社稷之重輕而
國家優寵之意其奚以稱焉余因序書之後而借為之說俾同
志者勗之勿視典故之刺為贅疣云

皇朝經義
卷之八序類

五

新刻詞林典故序

舒弘志

夫從政者必擇本典而行之官是以能宿其業士無越俎政無
離乃能用典也明興初制疏濬諸司世世視成事按職展承
無相渝茲永明著作之林握三寸管以事
主上雍容經術薄領文符文皇帝以來連諸詞臣入禁中與
上同議政事輔翼佐命之臣皆由是起職任視諸曹極簡易而
最巨列聖假寵詞臣會朝者雖介然秩曹即位而夷於九列
三事以上長揖無少遜體貌視諸曹至貴倍而最尊尸局者習
見其簡易日虞於湛樂不復知有一切職司簡貴之士倦起家
而居諸司右自鉅甚張謂他曹孰與我大夫已事故然又何異
也二百餘獲時移勢易故籍多所變更東觀諸臣卒無常經其
誰適從一彼一此有重有省人各有自湯而逸於典制之外錯
雜不稟於一夫文墨小吏斤斤垂故牒引經墨循墨不給現詞
臣寔筆侍從倘不明於故而習於事將械械命廢職重為詞林
玷當操者乃討故實而參以時變昔之亂制者以義正之臚列
其弊為一編書曰詞林典故其職始講筵而迄於為使其儀始
受任迄於開館職守冠以勸講明起沃也次編摩示大業也又
次試士重舉善也記注保直以下其事殊矣其係職任一也即
任及朝燕諸儀彬彬乎詳而有體也交際服從及庶常諸儀昭
文章明等例雋雋乎辭也後來者即未狎其政一視諸故府展
四體以脩業可以幸無罪其承職以稱
上意其飾節以謹事先進而交他曹之薦紳大夫諸詞臣以序
守之侍上則忠敬事先進則順遇諸司以禮典故足徵也自
今以往所不唯循是循而或有二事者則籍在史局其可易

詞林典故
卷之八序類

五

此用典之故

乎夫行師也。權後動。前若無奉。其與禮則師以無備。農人循畔行。無越忘。則穡事有成。能用典者。其效同若。是為呼。匡家之禮詞。臣有加於諸司。當二祖時。諸詞臣獲賜清燕之間。寬和之色。時則在

上。前稱說詩。論思。廣廈細旃。今虎觀詞臣。談經術。習為已事。不敢甚引當否。起居編纂之臣。亦惟紀詔諭及六尚書故牘而已。於左右史書言動之事。何有焉。典故所載。其大者。無

論。講幄。起居徒備其職。無當於縣官。詞臣幾乎懸疣矣。其大者。而多言其細。典將焉用之。善用典者。固其大而毋忘其細。可也。書既卒業。乃論著其大者而序之。

殊有方之風

神定皇明館錄 卷之八 序類

三三

叙宋新法始末

黃汝良 翰林國史編修

史遷傳殖傳有言曰。善者因之。其次教誨。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安石以新法禍宋。當時諸君子排擊詆譏。不遺餘力。後世嗤之。不敢道。雖然。安石剛愎偏狃。其行法非也。其法固不盡謬。蓋吾嘗撫其始末。鉅者有八。其出於導利教誨整齊者有五。農田水利保甲募役保馬方田均稅是也。其出於爭者有三。均輸青苗市易是也。雖不得為太古因民之利。亦各因時立政。非可盡非也。熙豐中分道。劉摯程顥等八人行諸路。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數年間得賣田千七百九十三處。凡三十六萬一千一百頃有奇。雖給役勞擾。然其遺百年之利。不可少也。

保甲之法。十家為保。有保長。五十家為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為都。有都保正副。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告捕。即以所獲賞之。保犯死罪。知而不報者。依律。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保授之弓弩。教之戰陣。以法寓兵於農之意。而罷募兵。雖教令頒等。時有追呼之擾。然其通兵政除盜賊。不可貶也。又謂古有庶人在官者。則致民財以祿之。於是先視州縣應用。願直多

少。計民貧富分五等。輸財募役。名免役錢。單丁女戶未成丁者。亦以次輸錢。名助役錢。又於應用。願直外增取二分。以備水旱。名寬剩錢。而均謂之募役。雖輸錢太重。民或不能盡出。然使有力者得錢出。錢者得安。意於田作衣食。而不疲於奔命。弗可易也。保馬之法。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願養二匹者。聽給以監牧見馬。或以直自市。路無一千匹。免其後役。給其草料。乘越

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三等以上。十戶為保。四等以下。十戶為社。以察耗斲。通償。開或有所累。然其損太

此一段 均稅法以一百六十步為一方。分地計重。隨波源平澤而辨其
此一段 地因赤黑淤壚而辨其色。量畢乃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之稅。舊
此一段 時租額當收慶奇零。如未不及十合而收為升。絹不及十分而
此一段 收為寸之類。今皆不得增減。郡縣各以其租額歲數為限。若瘠
此一段 鹵不毛。山林波塘溝路墳墓皆不稅。此其往影射那移之弊。平
此一段 輕重多寡之賦。雖百王弗遠也。至若均輸之法。令發運使總五
此一段 路賦入資其錢。貨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從貴就賤。因近易遠。
此一段 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而制其有無。以斯民
此一段 惟正之供。而為卻夫龍斷之行。其好利而忘大體乎。又以諸路
此一段 常平廣惠錢穀。當新陳不接之時。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
此一段 分。隨夏秋輸納。謂之青苗錢。夫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
此一段 其出。急難富民不免踰限出納。奸賈輩責之。神必用。是以
此一段 困之。通利之耳。市易之法。實祖弘平準法。以內庫錢帛。置市
此一段 易務於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者。平其價。市之。若次市於
此一段 官。則席其金帛。田宅為抵當。而貸之。錢責其使。償各以歲之輸
此一段 息。過期不輸者。加罰錢。夫以人主而還什一之利。又安任其
此一段 在上不瘠。在下而忍於割民也。大抵叔世之法。無全利亦無全
此一段 害。善法者。權其利害。而全效隨之。新法之善者。害不勝其利。而
此一段 其不善者。利不勝其害。非盡如當時所詆議者也。今有青苗均
此一段 輸。市易外國多當世所行。後王賴之。紫敗素也。而償十倍。岐黃
此一段 之書。庸醫以之。湯非徒法也。王安石之法。既不能盡其利害。
此一段 而又以執拘行之。諸君子繼之以矯激之過。不務去其利。害
此一段 已故一弊。而為紹述。再弊。而為青苗。後之君子。能權其利害。而

世道之降也。我知之矣。雕棟刻楠。丹漆黝堊。文窓綺疏。錦幃綉
握者。居室之華也。于我乎何加。我則土壁而茅簷。繩樞而蓬牖。
匡床席門。僅容俯仰。以養吾素而已。孤袖豹襦。烹肥膾腴。青紅
奪目。甘脆淪膚者。服食之侈也。于我乎何與。我則被褐束章。飯
糗而茹藜。粗糲淡泊。僅禦飢寒。以養吾素而已。脅肩累足。拱手
屈膝。屏氣卑聲。傾欬詭云者。禮之繁也。我則不能。惟知率情任
質。直躬正色。無求于人。不忤于物。以養吾素而已。剽竊掠奇。粉
飾詞彩。雜章篇。干祿之資者。詞文之麗也。我則不為。言務達
志。文以適意。不求世知。惟禮之附。以養吾素而已。凡是皆素乎
外者。開闢之初。是謂太素。風淳氣厚。少智寡慮。其民師師。其俗
淳樸。故易為治。而善人多也。今者巧出偽作。風澆氣薄。嬰兒設
機。穿女婦事。游說賤胥。握文洪富。室擅筆利。訟獄煩滋。世道交
削。然無位干時。且弗敢議也。天之明命。既虛且靈。寂然湛然。不
撓不撓。故能酬應萬化。洞照羣情。主敬立誠。與道合併。以其體
素也。今也。聲色以汨之。利欲以汙之。羞愧以鉢之。浮詐以塗之。
闇昧錯繆。敗厥良彝。此予之所大懼。而不敢不養也。彼恃其華
我以為陋。彼快其侈。我安吾約。彼逞其煩。我執吾簡。彼眩其麗
我守吾白。去偽存真。以全吾之天。而反道之樸。庶幾乎立兩間
而無一愧怍也。乎爰有感而記之。

松風閣記

劉基文公

松風閣在金鷄峯下活水源上予今春始至留在常伯皆值雨伊
聞波濤聲徹晝夜未盡閱其妙也至是往來止閣上凡十餘日
因得備悉其變態蓋閣後之峯獨高於羣峯而松又在峯頂仰
視如幢葆臨頭上當日正中時有風拂其枝不鳳翔舞離徙
以疑輻輳徘徊影落檐瓦間金碧相組繡觀之者目為之明
聲如吹壎篪如過雨又如水激崖石或如鐵馬馳驟剗剗相磨
聲忽又作草虫鳴切切乍大乍小若遠若近莫可名狀聽之者
耳為之聰予以問上人上人曰不知也我佛以清淨六塵為明
心之本凡耳目之入皆虛妄耳予曰然則上人以是而名其閣
何也上人笑曰偶然耳爾閣上又三日乃歸

增定皇明館錄卷之八記類

五

大忠祠記

羅倫撰元傅棟

臣父子之倫天之經地之義人之秉彝也不可解于心孟子
曰生哉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我之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不
可解于心也若宋丞相文公天祥陸公秀夫樞密使張公世傑
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察天地而獨立貫萬古而不往夫豈有為
而然哉不可解于心也夷狄禍宋盛矣遠橫于初富寇諸公折
之金侵于中張鄭諸公必之韓岳諸公禦之元滅于終忠臣義
士紛起而以效崇之三公者其大也元帥渡江自鄂入衛上下
先以當驚嘆下彪說降斷舌喋之以效自誓繼立二王力竭勢盡
祝天颶風覆舟者樞密使世傑也外籌軍旅內調工役正色待
朝勸講大學抱帝赴海從戎十萬者丞相秀夫也起義賴州烏
合萬餘鼓行赴難出使皇亭書罵不屈被留虜營鎮江亡歸開
說三公督南劍葉執五坡目擊崖山悲歌慷慨正氣塞天就囚燕獄從
容南向而後歿者丞相天祥也三公者其效不同其心一也一
者何也義之盡仁之至也於戲樂人之樂者愛人之憂食人之
食者友人之事此公之所以為心也自古夷狄之禍未有盛於
元矣宋亡則中國夷狄矣春秋之大義萬世之大防在此也奚啻
兩國興亡而已乎此公之所以為心也宋以仁厚立國禮義養士
卒食其報自時厥后合尊之子卒嗣大統陰易元祚已帝中華
世主沙漠天之助宋顯而復興起仁義何負于國哉嗚呼此祠成
而忠義勸人極立此道明而中國立夷狄懼

宋文丞相祠堂記略

羅倫

日月可以乎木石可以正萬世之人心立萬世之天常孟子曰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塞于天地之間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非浩然塞于天地之間者能與于斯乎若宋丞相信國文公是
已公名天祥甫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思
神發萬言立就可謂天下之大才矣蓋宋臣主議和幸公上章
乞斬之呂師元偃蹇傲命公又上章乞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
公當制以義裁之勤王詔下重臣將縮頸駭汗公提孤兵獨往
當之虜次阜亭三宮震動罕相避荒公挺身獨往就之可謂天
下之大勇矣夫慷慨就義決死生于一旦中人猶或能也若歷
履萬死其執彌堅其志彌厲非仁者其能乎方公之使虜詆大
將完忠用館課余之人記類
成遂之李庭芝疑之外迫於虜寇內煎於飢饉無日而不當
然後邊海道涉鯨波歸主二主開督南劍賊績于空坑仲藥于
潮陽絕粒于南安死歷萬公而不改卒之就囚燕獄從容南
向而後少震動天地照耀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矣夫公之忠
誠能隆空山之不能通七里之神能作廣陵之風雨能起夷狄
豺狼之故疎而不能免賈似道之沮黃萬石之疾李庭芝之疑
陳宜中張世傑之忌何也蘇子曰其所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
也其斯之謂歟宋之亡也必國者多矣陸秀夫張世傑歿于海
李希子于潭趙鼎發歿于池姚崇歿于常趙世賞歿于洪先君
武岡公開禮歿于吉安公制服愛繫之督府行朝歿者不可勝
數雖然歿矣未有如公之小萬歲而後歿也微子之去箕子之

因龍運比千之諫伯夷叔齊之餓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
公一身矣自古亡國之臣未有如公之烈也收宋三百年養士
之功立千萬載為臣之極不在干公乎非仁者之勇浩然而塞
于天地之間乎

宋文丞相祠堂記略

虛室門記略

羅倫狀元脩撰

此聖人之門也上帝命之聖人立之天下古今之人由之以太極為棟樑以陰陽為闔闔以五行為往來以六合為垣宇以誠為根以敬為鑰以禮為門以勇為衛以知為先容入此門也然後為大成其行天下之大道其立天下之正位其居天下之廣居其堂其廣無外入其室其密無內天下之高年皆吾家之老也天下之孤弱皆吾家之幼也天下之顛連無告者皆吾家之兄若弟也天下之昆蟲草木動植百物皆吾家之黨與也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武周公孔子之法載之六經者皆吾家之所以為教也其教之成也恨于心昧于面盡于背施于四體而達于吾家父安其慈子安其孝君安其仁臣安其敬長幼安其敬朋友安其信男安于外女安于內士安于學農安于耕商賈安于貿遷行旅安于役天地萬物無不各安其所此吾家之教化也庭草壇杏紅翠交映天鰲淵魚飛躍上下光風霽月洒落無邊此吾家之景象也趙孟之貴韓魏之富視之如浮雲然至吾家者必得其門而入顏子入之而嘆其高堅曾子入之而美其富潤子思孟子入之而極其高明廣大故曰高堂數仞棖題數尺我得其志弗為也其所見者大也自是以來漢儒以訓詁為門魏晉齊梁以老佛之虛無寂滅為門唐儒以文詞為門昌黎韓愈欲入其門而不以其道乃伏于光範門外識者羞之孟氏而後入其門者宋之諸子可數矣或吟弄其先業或品題其風化或洞開其堂與或塗墍其垣墉元吳卓處氏欲獵數子之蹤將杖叩門而跛躄生焉於戲其門者或然矣夫以訓詁詞章為門者究實而入者也以老佛異端為門者則迷于秦莽之區而已記吾言于門使遊聖人之門者知在而不在彼也

信手拈來頭是道

神境語錄

拙齋記

羅倫狀元脩撰

夫聖賢之道大公而正無巧亦無拙也自王化陵夷民俗滋偽乃以君子之循理安分為拙小人之機變倖得者為巧是故正其說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君子安之以為正小人笑之以為拙也君子視圭笏為柴欄而巧于進者以為拙視名譽為枷鎖而巧于取名者以為拙視金玉為砂礫而巧于貪利者以為拙當舍生取義則視死如歸而巧于偷生者以為拙是果真拙者哉吾聞之拙于人者巧于天拙于知者巧于道拙于今者巧于古曾參之魯顏氏之愚孟子之不遇似若拙矣而拙于其身傳為聖人之徒儀秦之辯鞅斯之知似若巧矣而拙于其身傳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拙者作德者也巧者作偽者也作德者始雖若拙而終則有福而無禍有安而無危作偽者始雖若巧而終則有禍而無福有危而無安也

神境語錄

予誰宜于是乎書

增補國朝館誥經世宏辭卷之九

太原 王錫爵 元駁父
四明 沈一貫 肩吾父

記類

大義祠記

舒芬 狀元 備撰

上相國 啓嗣而有危拒兵武興而伯夷叩馬夫豈昧于天命者哉君子
曰語道者不以天語義者不以命傳賢不易之道也禹傳子而
有危不服彼非不知啟之敢承為天與也懼後世匪其入或得
以據聖神之位然則書錄甘誓不以家天下為兵禍之始邪君
臣不易之義也武當北而平紂而一旦伐之若伯夷者豈不知
武德之聖而周命之時哉然叩馬之諫懼後世臣子一動于利
等藉七以行弒逆而無所忌憚也嗚呼二子當三代之盛猶將
殺身以為名教之計烏知有百世之下事尤異于是哉宋
元之際道亡義滅而禽獸制人舉天下與夷狄而不以為恥秦
君后以臣妾于禽獸而以免死為幸斯時也不有徐公舉家不
污之義則宇宙不幾於覆邪方伯顧入臨安盡俘三宮百官諸
生以北海舉城亦無有難行者惟公呼其二男一女訣莫下岳
武穆王誓不與俱且從容擇成所以火不克死復以水乃成嗚
呼擬公之忠則文天祥張世傑諸公盛矣而公不在其位擬公
之節則李希範昂發諸公壯矣而公不在其職亦將擬公以魯
仲連不肯帝秦之義而行之亢烈則十倍于魯連也自非蹈道
之素烏有此舉以回日月之光和俾終古知漢唐之防而人不
肯役于禽獸若公之風益不在干伯夷下矣公名應鑣字臣翁
諡正節事詳宋史本傳茲不及贅

擬八陣圖記

楊 慎 狀元 李士

康狀元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
彌牟鎮在夔者蓋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
新都為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
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謂侯推
演兵法作為八陣成得其要自令行師更不覆敗深識兵機者
已今推 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寡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
僥倖於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漢蜀洞僚左跳右
疎以裂其勢外冠方殷內境自敗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
曹三馬之梟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莫不驕
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中已焚之偏方事機既失而
大 精力又已竭矣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為大舉譬之逐盜掠大
之 雖有倍人之知力亦且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
秦漢之 壞誰能支之祚去矣漢不待殞星而後知矣嗟呼國之興亡天
此段見 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非以武侯故邪至其
人之妻 故聖遺墟獨為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陣
在法訓 伍之妙也不然則實當勒八陣以擊勾奴晉馬隆用八陣以
義賊人 復京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
甚妙而 猶所罕稱述况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弔永安
又引實 之宮尋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
見李漢 皆聚細石為之凡八行六十四絕土人言夏水盛時浸在深淵
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
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

卷之九 記類

三

羅洪先 狀元學士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九 記類

擬題名記

徐階少師文貞公

嚴和同

今溪公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文淵閣藏書記

張居正太師文忠公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徐階

文淵閣藏書記

高拱左柱國大學士

臣觀自古帝王開一代之治。靡不蒐羅往籍。珍藏秘府。斯亦以
 教崇文教。故弘睿覽。資碩臣之論。討垂典章。於來茲甚盛。軌也
 天祿石渠。弘文秘書。燁耀史簡。懿哉尚矣。我國家稽古右文。
 高皇帝甫起艸昧。定天下。即下求遺書之令。方內人士。抱冊而
 購集。閣下迨。文皇帝定鼎燕京。益廣購求。設文淵於午門
 之東樓。而藏之。列聖蒙業。益儲益富。上自六籍。下至諸子。百
 家以及乎。昭代之典。則無不畢具。結錄懸藜。充牣填溢。煌煌
 乎東壁。齊光西崑。並耀矣。即
 皇上欲有所考覽。立取立具。所以啟
 聖聰。而資鴻猷者。甚備。而二三閣臣。執筆立閣下。得仰窺金匱
 石室之藏。以自潤色。臣竊惟漢興。欲立尚書學。無傳。獨伏勝。能

增定文淵閣藏書記

十

口誦。以其老不能行。至詔晁錯。就其家傳受之。而孔丘適周。就
 柱下史問禮。韓起以聘至魯。乃得觀易象。與春秋。彼崇文之
 主好學之臣。其獲猶若斯之勤。以方今茲難。易何如也。我
 國家重熙累洽。文治休明。晏然享磐石之安。重數百年。詎可謂
 非稽古之功哉。則茲閣所藏。其繁豈眇小矣。夫洽聞殫見。以發
 天明上務也。考古鏡今。以潤皇猷。大烈也。我
 皇祖所為。藏諸禁地。寄以輔臣。母亦謂是裁成輔相之資欲
 聖子神孫。其朝于典墳。而夕于丘索也。而閣臣職在論思。玩索
 有得。庶幾可以啟心沃心。佐成無疆之業哉。此其垂訓意至深
 遠也。脫不務殫心。壹志研其精。而布諸天下。則茲藏母乃為虛
 具我
 皇祖建閣之意。謂何抑臣聞古之善觀書者。其學之也。博其取

之也約蓋

高皇帝嘗謂詹同曰。吾宮中無事。輒取孔子言觀之。如節用愛
 人等語。其治國之良規大哉。
 聖子神孫。其朝于典墳。而夕于丘索也。而閣臣職在論思。玩索
 有得。庶幾可以啟心沃心。佐成無疆之業哉。此其垂訓意至深
 遠也。脫不務殫心。壹志研其精。而布諸天下。則茲藏母乃為虛
 具我

增定文淵閣藏書記

八

文淵閣藏書記

張四維大學士

夫天地之秘藏得籍而精始洩往冊之微奧由聖哲而教始
行在昔設辟明王所以恢弘皇序規一域中者雖其躬上聖之
寶票首出之德乃心思之所以日益神靈經綸之所以日益宣
暢則多於稽古有賴焉挾書弛禁而後向之殘缺漫漶者稍稍
修明而歷世滋久文籍浩繁如天祿石渠之所校雙蘭臺秘省
之所收貯亦既稱櫛櫛略備矣我
高皇帝再闢乾坤弓矢未弣而購書之令已出
文皇帝重新日月干戈甫戢而採輯之功尤勤
列聖相承莫不研摩奧義咀茹聖真不惟不事詩書者遜謝微
猷即漢唐一二賢主號能表章未足云倫於是琰琬之所陳竹
帛之所紀若麟比川至無不畢具乃襲之以重兩庑之以遂樓

而天下稱藏書者必曰文淵閣蓋窮宛委之勝不能殫受然太
乙之藜未可竟覽自有書契以來此其總萃矣臣竊伏而思之
帝王之學非如文人藝士徒以獵英藻資博洽也
祖宗儲書之意亦非欲手披目覽貽
聖子神孫以勤也若曰是書之藏千聖精神心術之所昭百代
經緯典章之所寄萬幾之餘時一省覽必足以啟迪性靈神助
元化而三事大大奉
詔典機務者亦得縱觀其間庶幾效惟慤之忠言資參贊之大
略淵哉微乎藏書之意矣不然昔之雷情藝苑注意縹緲者代
不乏主也然君不益其聖治不掩其衷亦斯輪所譏糟粕耳於
治道訶禪焉
皇上英謀睿哲已默窺不傳之秘而又文華不綴講說深宮不

正大之
論大宅
之詞

才識

之虛聲哉乃臣愚則又有獻矣夫文籍天下之大觀而問學哲
后之遠猷也秘書所藏臣不能記切意治天下之龜鑑盡列於
儒碩士之論則趨向明極辨於諸子百家之譚則觀省切遵憲
於
祖宗寶訓實錄之所載則繼述善總退有裨於
聖心有益於治化書之藏其用非眇小也臣叨奉
明綸載筆以記敢效其芹曝之悃如此云某年月日臣謹記

清史稿

卷之九記類

十

文淵閣藏書記
文淵閣者我國家儲書之秘區右儒之鴻制也臣備員樞近
獲觀典籍之盛則稽首願言曰聖朝所以熙
帝載新皇運而開萬世斯文之統者郁乎盛哉時能如茲臣
間爰初生民函光未宣自圖書閣化驗繩越契而其象始顯然
黃炎以前紀載之湮滅汗漫而無紀者不得而云也姬周之興
皇典具在若墳索之所誦述外史之所掌裁名山勝地玉版金
箱非徒以名藻治經鑠珠太平而已其將包舉藝苑亮洪業
崇起道化於是乎存簡裁燦爛真王事之所急也秦亡金鏡未
喪人又漢理珠囊重典儒雅石渠天祿繙校表章亦云勤矣唐
則四庫並建標甲乙之名宋則三館弘開置禁庭之內若茲者
亦能世示縹緲訪遺譚異而崇尚靡實石室金匱徒有號稱安
能拓英華之教而成美化乎蓋古近凌夷衰微千載亡聲學士
大夫最為惜閱而嗟痛也我明啟祚
皇祖以至德龍興欽明尚古以長君夷夏邁繹前猷布朝封建
文淵閣於禁中前代諸書及國朝典制悉貯其上部分明列
充棟塞宇此其規畫豈足以甄陶唐虞而孕毓姬周矣
列聖作述繩率益光大延閣秘藏盛美罕儔是故鴻篇鉅製
若錦綺之敷寶軸牙籤若琳琅之爛聖賢傳則此明千日星
帝訓皇謨則同輝于雲漢下至農圃醫卜之言野史稗官之記
浩穰畢具若鄧林之會逸翻海河之納奔濤自三五以來未有
儲書之盛加於此者也臣又聞創制作範經緯之業匪文弗興
宣情世紀雍熙之治匪文弗就故右文者所以弘功用標往昔
所以鏡當時南面之美節也我

和宗悽愴典藉之藏蓋以式明訓闡要機陳猷以經邦攝華以
責世游揚德業褒賢休隆卓然斯事真所謂謨神明而規卓遠
者矣豈徒誇美往載流耀來世而理亂不關乎是以我
皇祖初制於金陵文皇嗣述於北都亦越
宣廟親駕臨幸所以嘉惠斯閣者蒸然云厚至於
列聖經緯之所動誦便殿之所省覽披竹帛而舒卷法日月以
緝熙往往取諸所藏之書用能啟發睿聰裨補詰性垂精六藝
之府收功仁義之林譬諸寶鼎陳而神智悉開明珠握而遺忘
畢照所關于國家非淺鮮矣故二百祀以來文治雲興儒風日
麗聲教暢乎九域醇化極于醴茂崇嘉儒術之效豈不章章較
著矣乎且夫攬冊牘之淵以鏡照四海者哲后之上務也資文
墨之長以襄翊主德者畫臣之用心也今以秘閣崇嚴而俾儒
臣優游其間典夫禁籍相周旋此殆有深意矣故必殫見洽聞
如左史之誦讀鄭僑之博習迺可備顧問張皇幽眇如子雲之
勅勒更生之核實迺可佐文雅揆經斷政平章不喪乃可異化
鈞援古陳忠胸肝盡瀝乃可資啟益此四者內閣諸臣之責又
以仰副昭代儲書盛典而不虐者也臣不揣愚陋謹稽
祖宗列聖相繼隆重斯文之意者若干篇用光
極而附以閣臣茂膺簡畀所當委效者俾後之人得有所觀省
焉

漂母祠記

申時行狀元

嘉靖丙寅五月六日，鱗停淮陰，乃登觀散趾，謁漂母于溝城之隅。因嘆韓信之在當時，三老無所舉，縣次不以擇，胸誼冠代之累才，藉帝王之算，不能博一餐於鄉人，尊炊絕往川，釣無獲及復，綠草易茹，清波難飽，使無漂母之飯，則楚漢之草信恐不免矣。至其一旦，致疾王聲，天下而奉千金于母，以為報也。且夫常人之情，響輒于權顯之門，雖萬鎰之驗，不以為吝，昭華夜光之珍，每百方求進，以一受而為榮。至于茅素埃塵之士，神能不靈，黃鵠未羽，所須者斗金之粟耳，孰能誤有毫毛之捐，以濟其旦夕之命哉？此母之高義，所以為難而千金之報，予猶以為薄也。或曰：廟貌之享，不其過欤？予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投之窮困，困窮之地，無所往而有適，以堅其志，則其是信也，貧要乃人之所羞，以為英雄者也。母於天之所養，哀而食之，數十日，則天心寧有不悅而使之，俎豆于百世青冥之表，必有宰之者矣。信而饑，則暴項不滅而蒼生糜爛于無已，則吳九信之功，皆母成之也。信既有祠，而母獨可少哉？當母之時，所謂黃金北斗者，徒皆奔蟻而歟？惟母之聲名，齊日月於穹壤，施義之報，宜其然也。嗚呼！今之淮陰，猶夫昔也。萃澤困悴，豈無英雄如信者乎？未聞有若漂母以飯之者，於是益知母之高義為難也夫。

擬御史題名記

董份

古御史為柱下史記事之職。秦漢時始執法彈事，初秦設郡縣，命御史監理，謂之監察史。今監察御史是也。然秦惟監郡得稱監察，而是時各監其郡，其權尚輕。至漢命直指使者巡行天下，雖不名監察，而任滋重。晉并分十三曹，唐宋間有三院，其一臺院，掌臺記，其一殿院，掌殿中儀，其一察院，掌按事。明興，諸御史皆稱監察，分其道十三，累微晉制，而各隸以諸省，因各為馬。每朝儀，則得以其席侍直，無殿中當負，能殿院其諸按事，則皆察院如故。而十三道稱臺中，即所謂臺院者也。于惟御史者，耳目風紀之臣，古先王所以弼遠匡善，絕枉矯邪，防微銷萌，以成至治。然世治則聰覽之道廣，綱維方飭，上下咸繫于聞過，前有褒言之賞，而後無忌直之諱，進則九重開顏，懷容而受，出則百官欽手，奉身而不敢失此。如登高順風，其呼易也。當是時，自非本末顛蹶之人，孰不效而為直哉？故其忠竭誠者，既皆以自見，而具有激之言，過計之慮，亦皆並容于朝廷，往往其辭危而指暢，及其後則其言稍難已。非有卓立特持之士，未有不愛變于時者。故其與惡遷避者，既多以自容，而其情適之衷，審諤之志，亦皆紆徐隱忍于世，往往其說婉而其慮難察。耳目風紀諫爭之臣，可以觀世矣。然古之賢臣，豈特嘗試于事一棟，慨激烈之幾而已哉？彼其體道經世，納已于正者，確然自信于時人，皆知其不可奪而吾必無以動于外，故傳稱金石之不可改者，以其質之素定也。而屈原嘆蘭薰之易化者，以其美之難持也。故耳目風紀諫爭之臣，亦可以自觀矣。題名凡若干人，始自某年迄於某年，以待後來無窮云。

詹事府題名記

王弘海

夫使宋之臣難矣然未若輔弼之臣難輔弼天子之臣難矣然又未若輔弼儲君之臣難蓋自六卿以及羣有司靡不各有受事奇其事之辨即稱其位矣輔弼之臣職在啟沃非格心安可云無瞻哉而啟沃躬臨於萬幾之日猶得察於政之所向以調劑於獻替之間乃當在震邦時思恭其恭敦溫文於未然而必其踐祚之無闕此其職空何如辨也愚竊度焉非誠之素積不能先其未定而孚之非鑒之內朗不能迎其未發而禁之周武王舉太公周公召三大聖人而寄以師保傅之職蓋其慎也我國初東宮官屬兼以勳舊大臣不別設已而顯設詹事府司輔導然宮端事務悉與詞垣相參又往往歸宮端晉陟公孤蓋使父子君臣相為一體此其意至深遠也乃其官則既育材詞垣矣又必詢之廷僉曰是孝弟博聞有道術可侍儲幄者乃拜蓋自洪武二十五年迄於今其質行純誠可格儲德者若而人朗心內照可達儲聰者若而人其次殫見洽聞無奇詭可備咨謀者若而人國家所為重熙累洽享數百年有道之長雅天寔篤生聖哲哉乃輔導得人而效安可誣與今天下內外官署皆鴈石勒名而端揆獨闕非所以宣揚儲教而彰燕翼之謨也其若當官之勸誡何余故悉攷前任人名姓氏勒之碑陰因識其職之不易思與莊是官者交譽焉

詹事府題名記

張位

王相國言設稱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養教與左右故詹事建官所從來遠矣我朝裕建啟迪稽古定制而隆重有加焉自詹事而下分察列局以奉儲明至備也當元儲過建商賈講業少陽之所從甲觀之所接朝授經而夕引諡用以錄詹王質輔翼元良則審諭弼諧之責焉矣即虎閣未出而儲鉉所須官不為輟置也則以其間侍講帷直東觀釋熙帝學經緯人文亦惟收養焉粵自設官以來應稱稍備迨宋益疎略建儲則置否則闕而坊案之任輒令武弁樸樸布列其中慎儲之謂何蓋未有如我朝隆重者游習弦誦之益於是焉資論思著作之良於是焉取而任者往往於詞垣之臣掄擇秀望惟其學能稽古行能履道直能抗法博能周知者充之彼出入金馬固匪所謂正人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也是以出秉則恭敦溫文毓潛龍之質繼離則齊聖神哲叶飛龍之占誠天授哉儻亦漸摩之萬一手夫名之不存實將焉核往之無繼來其何觀是以題名故事宅曹猶然不廢也矧以朝家崇重跨軼前代若彼而所為羽翊明聖卓犖奕世若此則詹事府之題名又惡可已哉是用邇洪武二十五年迄今若干人書其名氏爵里于石而為之記使後來繼今者有攷焉

汝南重脩黃叔度祠記

孫繼皋

汝南故有黃叔度祠歲久不飭且壞其君以職事薦顯於祠
下周覽太息乃始葺而新之蓋東漢之世距今千三百年其人
與骨朽已久矣而其祠輒壞輒理其名猶若新也夫俾叔度與
當世之賢豪比跡而論列則慷慨不若李范死國不若陳寔流
化一方不若荀爽蓋亦謂其言論風旨亡所表見而胡以沒
而祠祠而至今不絕也嗟夫方漢之季士爭驚卓犖之行相矜
以聲相高以歿當是之時服拊楊齒刀鋸甘心而不悔者蓋肩
相摩踵相接也其禍至于正人盡而社稷從之識者以此亦咨
咨嘆諸賢之少激矣叔度何不足為蕃為武為鷹鷂顧以為捐
吾生亡抹於天下而又趨之吾弗忍也吾既不能以一木支大
厦之顛而又沾沾百里以為憲使天下猶得而窺其淺深若太
丘門後者吾又弗為也所謂賢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者真知
叔度哉後世淺中之夫以為叔度名跡兩晦此特善自匿者愛
夫荀李和之賢也郭林宗之鑑也戴良之高才也恭舉之盛名
也咸匪樂自匿而妄舉人者而靡不退然深服遠去此亦叔度
之長豈直善自匿也乎哉假令叔度而遭時得從其建豎必在
當時諸賢之上何者善藏者必善用修而獲屈修而龍躍自千
載之下除度之其辨此也必矣惟其實能辨之而其言論風旨
又一世所見此真善處濁世者過叔度所以賢也雖然叔度并
其當時之名與迹欲晦之而後之人乃區區尸而祝焉豈叔度
之情乎蓋名以濁世晦者必以清時顯古之賢迹若藪而重聲
來禪者非一也則叔度之久而獲祠於其鄉也固顯晦之理也
哉且使後之人游於其祠而美於其人緣其人以求其意庶其

有風乎則其君之為是舉也知政本矣余故記之以詒來者俾
永勿壞

朱國祚狀元脩

上執
皇序十有一年春禮部大比天下士遵

震旨救三百五十人以獻上親臨軒策試賜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於是禮科給事中臣某請曰令甲進士釋褐畢工部樹貞

耿勒名太學斯亦以褒榮豪俊而彰國家得材之盛也問者

前四科闕而不舉其不稱

陛下所以屬鷹學官意其若太平之觀何臣謹昧死請請得封

制曰可於是將勒癸未詔進士名屬臣

上見稱州而命之公如大互將未幾上還不符手者下三

上策者不待拜諸士幸

恩也者士亦所以不朽者乎夫
 廖又所稱不朽者曰

失之記類

曰立功立言然臣考覽故記或文藻膾炙至今而姓名湮滅不

傳卽赫然動動當時者迄今士或不能舉其名則安是恃不朽

也。是古所謂立言者神明於道以自完而微洩之故其精寄於

言以博若乃立功之云則以其通濟天下贊兩儀而參之其功

與其精供永耳然則功與言之所以不朽者皆德也穆叔列而

過矣諸士所勸名在學宮學宮故祀孔子世所名萬世為

士者也乃其述六經垂後憲令德何以焉

高皇帝御用學宮。其教者。固諱諸士誦法孔子。階進折亦令顧

上齋居而念文心養性之學頌策爾者士亦佳耳。二。月。武。？

詢意所疑主可想也者士咸殊遇母亦蒙

上指水聖厓宅心一德因是而陳藻敘天命曰德音因是而長

行曰云而謂是爲今日復亡國是所願

欽之太
 常規以
 罪籍注
 成憲如
 讀者神
 與諸士共勛焉

擬癸未進士題名記

徐應聘翰林校書

萬曆十一年春三月禮部貢會試中式士其等若千人於
上諭以君德及當世之務親拔其等三人賜進士及第餘賜
進士出身有差恩賚如制有司循故事立石國學題名
上曰可命臣某為之記臣謹隨何能道揚
明旨廣厲多士臣顧惟上所命記寔題名敢以名之說為多
士繹之夫名所從來遠矣古先王用以觀髦雋風縉笏作其
磨而動其規厲周禮曰為令聞嘉譽以別之故有旂常之書有
鍾鼎之勅用令九牧之內悉然望表而趨斯熊羆之士不
心之臣所錄盛已我國家故用旂常鍾鼎勅士而於士之始
進也有題名則視古益弘遠焉何者論勳而紀義專崇褒
而書道存鑒視敘之於底績之後者其制明而誘之於登庸之
初者其權妙也蓋名之於歷世磨鈍也深矣乃高目而譁者或
以近名要士不知所謂名者果以弔詭潤飾廣飾厚要之為名
邪則名不可有如以紮行積伐騰茂蜚聲為塞乎天淵而赫
乎不朽之為名和則名亦甚重已夫名也降卑不以爵秩章
不以年世或據尊處顯重竹帛之聲亦或散處下俸而有聞章
微或焜耀當時溢于民聽亦或年世遷賈而愈乃著白要之起
乎約成乎積非以空文見偽得也故曰名者實之賓也名之不
存實將焉放是以聖王詰后所為鼓舞一世聖策萬品者惟名
後民志士所為見景拔跡漸長見為號號者亦惟名今茲士之
名上舉以當日所敷奏先後之籍干司徒諸子太宰矣而又
勒之手貞珉樹之乎辟雍夫非為多士計長久為世覽觀勿
紀也乎蓋臣說尚書見周康之命畢公也曰公其為成周建

詞義
正有標
士

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今
上固以無窮之聞期士而士有不象上
上之指崇志壹慮殫誠陳力為
國家建基無窮則貞珉勒之而自歎之辟雍樹之而自墮之臣
知士必不爾為也臣謹記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九記類

十二

京營戎政府題名記

御德澤翰林

我國家京營之設蓋象漢之北軍云業以錦衣諸衛衛宮林矣而此獨主巡徵京師彷彿漢南北軍相制意而所謂班換兵獨取諸山東河南中都大軍抑又有漢調三輔之規焉然

高皇帝故以衛兵分隸五府獨有所謂五軍營爾自

文皇帝聚兵北伐歸而結營團操迺始設三大營曰五軍曰二

千曰神機營以勳臣二人提督之然不為開府置篆也當此之

時蓋有勝兵四十萬稱最勁云凌遲至于已已之變而營務弛

矣於是于肅愍更畫簡驍銳十五萬分為十營而訓練之命曰

團營而其餘者為老家營蓋一變也然要以救弊舉廢振弱為

強斯亦有足多焉當時仍用勳臣提督茲以大司馬其後益團

營為十二而所謂提督者如故正德初至用中貴人參之號監

增定皇明條議卷之九記類

鎗而戎務滋繁矣嘉靖中巡設東西官廳簡驍銳六千人為

征又一變也蓋自三大營選兵為團營團營選兵為東西廳有

東西廳而團營又與老家軍等矣則積弊耗之漸也

肅皇帝深懲庚戌之變迺詔敕中貴人歸盡罷所謂提督東

廳者而復設三大營易三營為神樞并舊五軍神機為三特設

提督勳臣一人為大將又時命文臣一人協理之則今所謂戎

政府也蓋舉下餘萬眾而統于一自開國以來兵權未有若斯

之重已乃趙文貞蓋嘗奏言兵權獨主強者挾重而可虞弱者

又引嫌而不敢振非所以強兵固國之術也則請倣

祖宗分府意錯置五營各擇一將董治之而大臣以時巡覈校

閱焉乃行之三日見謂號令不一而復議專統矣豈分合於時

固各有當歟抑自有要領在而不係手法之分合歟臨淮侯李

公言恭少司馬辛公應龍今在事盡籍前任人名氏勒之石而

屬余記為敘述營制興革之略則因系之曰於都哉今所疏名

者非勳臣即文臣也夫勳臣與國諡同休戚文臣本以明先聖

之道發家而並都天朝之高爵至悉舉所謂爪牙者付之所不

盡心簡卒寬伍忠貞以衛天子者非夫也試按斯籍而稽之即

公忠營職之士未嘗不忻然願為執鞭至強不執弱不振如趙

文貞所云者掩口不欲道其名則無論

聖明在御靡所逃於三尺即揆諸天下之公是非而榮辱固已

懸矣士室何居焉夫許謨錫智為國揚武壯士之傑也精白一

心捍衛皇家蓋臣之軌也執節壯猷以功德自垂不朽哲人

之致也繼斯任者觀於是研亦可以悠然興矣而余又惟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要惟撫綏民生保固疆圉措天下於泰山

之安至使營兵設而不恃是在綸扉哉是在綸扉哉余不佞焉

重惕焉

順天府重修儒學記

葛 曠 國史檢討

今觀古昔盛時所謂庠序學校云者非徒聚師生勤條教之具
蓋人君以其躬行心得倡率化導於上而其為師弟子者則
又以此道德性命仁義禮樂相與琢磨砥礪優游厭飫不見異物
而遷其近在王畿之內者則菁莪棫樸之化被之最深而所
侃侃之風遠而為四國法程傳所謂首善自京師始是已逮聖
王不作教化陵夷詩書道熄而學舍鞠為豐草矣即辟雍之制
亦皆廢墜莫之脩舉又况所謂庠序也哉其或建學立校不過
為太平榮觀非能倡率化導於上而師弟子之所誦習又不過
詞章佔俾媒富貴利達而已安暇計道德性命仁義禮樂為何
物相治不古若有由然矣我 國家
列祖相承右文圖治學校星布宇內肆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九記類

皇上嗣極尊崇儒道注意典章日御經筵身先教化屢勸明詔
以釐正士風即今字力人文蔚學術隆盛人詩書家孔孟雖
窮限僻壤咸進用文事斐然成章又况所謂首善者歟順天古
燕冀之地 國初為北平郡
文皇帝定鼎之後升今名儒學在府治東南即其時所擬基改

叙致

築者正統其歲常一新之詎今若干年歲久不治日就圯壞京
兆尹其至大懼不任以隆教基乃謀之其某曰頃者屬
皇上御宇百度維新始創學宮近在邑而廢壞不飾何以稱
國家作人之意乃稍出庫帑之餘不足則益以贖金庀工聚材
完舊益新學成屬余為之記余惟燕自甘棠教化之後寥寥數
千年戎馬腥羶之場揮戈濺血之地至勝國時毀弃冠裳為披
髮左衽之俗即學者咸用夷矣

與鹿烈
聖神承

明興定鼎以來教化漸摩習俗洗滌學者靡然嚮風道仁義禮
樂如取諸左右所訢侃侃不虛百善之稱余於是知
皇明之德深以厚孔子之道尊而明由此觀之古稱燕俗沈
勁勇多感慨悲歌之士蓋當時風聲氣習使然也然其英風義
氣亦足以激人於千百世之下又况涵育聖教濟以中和者哉
明之文林於斯為盛夫揚
國家之教化而風二三子者京兆之事也余故因其請而為之
記云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九記類

擬翰林院學士題名記

舒弘志

方今爵列至貴者惟詞林學士其名我未之前聞也自唐宋而下始顯矣我高皇帝始稱王於江左干戈未遑雅馴儒術置翰林學士命陶安任之入則與上總諸曹之封事而計之蓋其重也二百餘職官不必備員無常置視諸曹中最高難矣夫其朝夕論思日夕獻納侍天子於金華白虎之上居輔臣之次凡朝會享燕之位加於中大夫一等位在下卿而膺於三事微主上非次之榮非廷臣所敢望

列祖率重其選選詞臣之賢者居之士一都此位則輔翼之之任可踴躍而須自謂炎矣隆隆在廷臣之右矣嗟夫學士職遇加於他司則所顯名於世者非瑣瑣脩纂人之業先詞臣而自雄也今觀明興以來自陶安以下若而人或稽千道君或

增定三國經傳卷之九記類

廿一

功學以何世或顯勳名於春秋或當世而湮滅不聞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曠世而法戒昭焉名在東觀固後事者之師也嗚呼烈士徇名或求之而不得小人自文或欲蓋而彌章墨一不業其官為羈終身况詞臣學士在帝左右唯以職任寵遇難長諸司云爾哉嗟乎學士之名薦紳先生莫不隆之然明興自二祖以後列聖臨朝恭默學士具官待問未有圖事揆策於廣廈細旃者其所司惟綸綍勸諫具文而已天子唯用苛禮以尊寵其臣諸學士亦唯雍容承順之應積資待遷大若卿相次亦不失為九列并髦

高皇之訓而巧術取容以顯當世則學士之名徒虛語耳余因是論述諸學士爵里姓氏以詔來者若其人之令聞惡聲不泯於來世則有如此者矣

擬翰林院學士題名記

蕭雲舉

翰林如詩言之官周禮天官大冢宰之屬有左右大小史蓋其始云然而未崇重也開元以後乃以儒碩待詔金馬門直廬承明職詞東觀已更而龍殊稍益親近

天子與密議矣唐宋而降始定今名國朝因而不改蓋以司獻納備顧問清華貴近諸司莫埒而學士其端僚尤最崇焉是惡論淑慝並不宜使湮沒也攷諸故府列於諸司列名而鑄諸石將詔來程後圖不朽也夫士起家明經非公車上第秘省填簡既不得濫竽詞林而積勛素望稍弗稱實不得獬豸學士孟學士貢詞林天子所日與時咨道統圖議獻采規之堂上放之喬士將使星生殖天地官禮樂脩舉竣隆黃虞之理者其緒餘王直又以協管將華丹青謀訓本末兼茂與金石相宣焉則誠

增定三國經傳卷之九記類

十八

其明興二百餘年青田金谿仰熱而下無慮數十百人今按牒而指之犁然在目也中間擢揭兩儀憲校羣秩彪炳無極者既已肩比踵附雖有所建立徒存空名詢之與人茫若異代者甚低傲恣睢別白仇怨桑梓掩耳子孫羞稱者亦往往而有也是則可榮也亦可悲也苟為榮而已則當在此位者可不謂榮乎若欲榮而名舍茲刻而外不有旂常可紀彝鼎可銘乎不有待於稱弗謬書稱無窮者乎夫論材於明堂則梁纘且瞻焉論器於之廣樂則鍾呂是審焉何者其司彌鉅其求彌備也學士固梁纘而鍾呂也寧人榮名無字名榮人是在卜所居焉耳已

擬翰林院學士題名記

全秋翰林院編修

翰林之長學士秩正五品其次為侍讀學士秩視學士稍亞焉
始高皇帝為吳王時設國史院若弘文館其官曰學士若學
士承旨沿至洪武初年而後翰林學士始定今官也夫翰林之
職所謂天祿石渠秘書著作號稱清華選者邪然其嘗攷
高皇帝罷中書省分六曹其初祇以翰林諸臣備顧問記言動
議禮樂考文草麻當制蓋居中持文墨議論會不待干預機務
恩遇其舊矣而其秩儉於五品曾不得望六曹當是時
二祖博求求賢而嚴於防微故翰林或從他曹入而亦從他曹
轉官曾不待優游金馬翔翔玉堂坐而需卿相之爵若質左崇
也昭皇帝以來翰林始六卿加你傳人主雖未嘗顯然
降愛主之詔而平章批決隱然負輔弼之實則翰林重其後官
翰林則大略不更選他曹而官他曹者輒不待直禁廬參帷幄
則翰林又重最後慎學士之界若講讀學士間稱備位而學士
則直以卿二兼官其專官學士者百僅一二則翰林學士益重
矣嗟乎世之欣豔詞臣者業已目之曰天子私人而國家所為
鉅寄而峻責之者亦奚疾當軸中處然後語寵靈張大也即上
之補衮造膝敷謨沃心次之銓綜國經潤色三皇業次之宣演
給薪薪才俊斯事非細皆國家所親手人文以化成天下
者也上所慎簡隆指若此下所稱塞職業者彼斯不亦
國家得人所未獨盛前代而翰林時人所謂獨盛他曹者乎學
士舊無題名其不佞竊懼往哲舊聞放失莫考爰次國初其
公而下得若干人題諸石語曰人貌榮名寧有既乎前事之不
忘後事之師也後之覽者得失之林乃以鏡焉

傳類

太白夫人傳

宋 蘇文忠公

文中子學既成慨然有濟蒼生之心欲遠王道推霸略稽今驗
古建太平拾二策與河東薛收西遊長安見隋君道經太白山
息於灌木之陰有夫人自東來縵袍無表顏色腫脣有負束帛
衣文中子新十步弛擔箕踞而坐兩手搔爬眼視雲漢若四傍
無一人者撥已眉指文中子謂收曰彼鳳頭龜背須垂至腰者
為誰收對曰河汾王夫子也曰其王通邪曰然曰將何之曰夫
子憂世未治以策西見隋君耳夫人大笑不止文中子異之乃
振衣趨前揖而問曰夫人何通也豈通未聞先王之道不足
以咸和萬民乎夫人曰不然也豈八殯之大利害如牛毛有非
一士之舌可盡乎夫人曰不然也豈上天未啟平治天下而下
不當見太平之行乎夫人曰不然也曰三者既非敢問夫人所
西者何事和夫人曰嘻何子愚之甚也夫具人之體服人之服
食人之粟脫使稍有知識孰不欲為堯舜君民哉是有道焉不
可苟而就也文中子曰其道何如夫人曰道有三上焉者堯和
乾坤經緯星辰樞機四時輔翼五行執天之德以膺帝明以達
帝聰然其自任以天下之重非人君北而而事之不復輕出上
則必為帝者師若堯之君時舜之務成昭禹之西王國是已其
次焉者以六合為一家以四海為藩翰以五穀為封鎮以元后
為父母以臣隣為伯仲以蒸庶為赤子煦以深仁財以正義防
以峻禮陶以至樂威以嚴刑式以庶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然
亦不輕于自試必待王者致款蓋誠而後起而佐之否則樂耕
漢以終其身若成湯之伊尹周之太公望是已其下焉者仿得

局求此些景斯不遠千里街已去君門如天無跡可陟俯伏
闕下跪進神疲閣隸見河不敢出氣此不自重惜而徇時射利
者之所為若齊王之門操瑟而售者是已今子之西來也欲為
君時務成昭而王國乎欲學伊尹太公望乎欲同售瑟於齊王
之門者乎子須臾具在幸不知所自處也且子獨不聞之三家
之市有處子焉必待行媒始相知名又必待納采問名納吉納
徵請期親迎而後始成昏不然是幸也雖國人皆知賤之矣子
今負策而十進恐與不聘而奔者无大相遠也況隋君天性沉
猜不悅詩書廢棄學校殺戮元勳溺寵廢嫡惟婦言是用惟刻
薄毒痛之法是崇是皆滿牆之禍起在旦夕子尚欲王道乎言
暴虐于湯武之世必見誅談仁義于桀紂之朝必見黜何也時
不同也子如解吾言即請東轅毋西向不然子其行哉文中子
新義
卷之二 傳類
四丈人之論至矣通何敢不敬承明訓然竊有疑焉願丈人卒
教之也昔孔子大聖也車轍環于諸國棲棲遲遲如喪家之狗
至再逐于魯則亦于衛窮於齊闔於陳蔡而卒不悔者誠畏天
命而悲人窮也今丈人然而不仕然則孔子不足法欤丈人
曰是何言哉是何言哉在孔子則無可無不可下孔子一等則
可其所可不可其不可子自視其孔子耶抑下孔子一等者耶
昔魯男子善學柳下惠者蓋以其不可而崇其可也子聞子嘗
受書於李育學詩於夏璜問禮於關子明正樂於霍淑考易於
王仲華而其知顧出魯男子之下竊為子不取也夫不察時而
冒進謂之替施之不當其可謂之愚不度德量力而強行謂之
固枉已從人謂之賊淪溺檀回而非止謂之淹替則不達愚則
不周固則不變賊則不戢淹則不振是五垢者子皆躬蹈之宜

平有疑于子予去子矣予太子矣丈人言畢負笈而行文中子
面如死灰遠望丈人南行不見其背目猶不暫捨薛收進曰夫
子何慕之深邪收聞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奸言雖辨君子
不德彼丈人不過奸言而辨者耳初未聞先王之道夫子衡冒
風雪跋涉而至此終不因其說而中返乎文中子遂行至隋
君御太極殿文中子以太平十二策上之清君下公卿議公卿
多不悅文中子退而嘆曰丈人其至人哉於是賊東征之歌而
婦著續經數萬言君子曰甚哉出處之難也以河汾之賢操經
綸之具施之天下何不可者而丈人方詆其自售斷以不恕况
其下者乎甚哉出處之難也
卷之二 傳類
廿二

後母傳

王整 杜國少傳

後母者蜀之魚兒人也。不知其世次。所自出。相傳當帝時。有神
 自天降。女身馬首。人以其狀怪。憊然也。號曰後母。母為人柔婉
 有婦道。以其醜也。嫁久不售。母雖婦人。而有經綸之志。嘗曰。使
 吾得志。可大庇天下寒士。俱慍也。自比管葛。時人莫之許。會
 黃帝時。西陵氏位長秋。後宮之屬。未備。母以布衣進于帝曰。
 願以其不才之身。充下陳執。帝曰。汝何有。對曰。妾無有也。
 使一旦得備。箕箒。願捐吾軀。剗吾腸。以報方今黑帝起北方。
 為嚴刑以肅殺天下。
 陛下用妾經營之。可不戰而退。三年之後。變隆久為陽和。如妾
 之愚。且欲為。

陛下定禮樂。上。衣下。棠山龍華蟲宗彝藻。未以黼黻。皇猷使天
 下觀文明之治。可乎。帝大悅。遂以屬后。曰。是所謂王臣寒賤。非
 躬之故者也。時有巧思。而拙于自防。后寵日甚。而后宮皆妬之。
 曰。是所謂蛾眉不肯讓。人者邪。母曰。侍后三脩三起。帝憫其芳
 也。封為長桑君。母嘗請下后曰。妾侍巾櫛。念恩多矣。後當吐而
 還之。居無何其種滋殖。后視之。如已出。親為之浴。上賜洗兒
 錢。既而下三宮世婦之吉者。餉之密室。既成。厥家世婦。以見于
 后。肌肉玉雪。衣裳縞然。后竦然改視。為副。禮禮之。既而有請之
 者曰。母小人也。避涼附炎。且其性殘虐。呼物多矣。后怒。請帝加
 炮烙之刑。帝曰。吾聞惡不善如探湯。請以試之。母怡然受之。不
 變。徐曰。吾固願剗吾腸。以報雖就鼎鑊。其甘如飴。后愈怒。於是
 聚其族。抽其筋。以頌。天下既而悔曰。不可。使母無嗣。乃留其
 子。子遂飛去。自相夫婦。其類益蕃。至周文王時。求其子。得之蜀。

下觀文明之治。可乎。帝大悅。遂以屬后。曰。是所謂王臣寒賤。非
 躬之故者也。時有巧思。而拙于自防。后寵日甚。而后宮皆妬之。
 曰。是所謂蛾眉不肯讓。人者邪。母曰。侍后三脩三起。帝憫其芳
 也。封為長桑君。母嘗請下后曰。妾侍巾櫛。念恩多矣。後當吐而
 還之。居無何其種滋殖。后視之。如已出。親為之浴。上賜洗兒
 錢。既而下三宮世婦之吉者。餉之密室。既成。厥家世婦。以見于
 后。肌肉玉雪。衣裳縞然。后竦然改視。為副。禮禮之。既而有請之
 者曰。母小人也。避涼附炎。且其性殘虐。呼物多矣。后怒。請帝加
 炮烙之刑。帝曰。吾聞惡不善如探湯。請以試之。母怡然受之。不
 變。徐曰。吾固願剗吾腸。以報雖就鼎鑊。其甘如飴。后愈怒。於是
 聚其族。抽其筋。以頌。天下既而悔曰。不可。使母無嗣。乃留其
 子。子遂飛去。自相夫婦。其類益蕃。至周文王時。求其子。得之蜀。

封以五畝之宅。使食邑。為至。以其功配后。後曰。此二人若不可
 一日無者也。其後歷代帝王。莫不崇尚。而后與夫人常禮之。以
 為天下先。及尹鐸為晉陽。欲遵以為治。簡子不可。乃止。其後秦
 用之。卒滅六國。
 太史公曰。自古人臣立功者多矣。未有婦人立功。作為文章。制
 度。以不被天下。如母者。也可謂偉矣。然母始以功見。龍後卒蒙
 戮。古稱多才為累。功高不賞。諒哉。

精忠廟碑

徐有積 大孝士武功伯

國之有忠義猶天地之有元氣也。天地非元氣不運，國非忠義不立。彼其所以繫星辰，行日月，載嶽嶽，振河海者，惟元氣元氣。在則雖時有間，雖時有變，而終不易乎常運，所以安社稷，尊王庇民者，惟忠義忠義在則雖時有寇難，禍亂之虞，而可以保乎亡滅。然天地之主以道，國之主以義，人道無私而人多慾，故天地不自害其元氣，而國有自害其忠義者，至要其終則亦有萬世之公論存焉。如宋岳武穆侯之忠義，是已。當夫徽欽之既北狩，而高宗南渡也，華風幾淪，戎禍方熾，不翅天柱崩而地維折，宋之亡僅如一線之屬旒，國無其人，誰與復立？侯于時奮自徒步，應募而起，歷禪校至大將，小戰百餘，大戰數十，鋒不少挫，而益勁，遂平南北，厚盜傾偽，齊以廣金人，蓋王之忠義勇智皆得叙焉。武之天非矯偽而為者也，故能始終以恢復為已任，才與志副名，配實稱南渡以來一人而已。當是時，女真幾滅中原，幾復奈何？主戰于奸，忘難忍耻，自奔其上，而不能成中興之大功，此則宋侯之不才，中國之不幸，而豈獨王之不幸哉？論者謂方鄧城戰勝進軍，未仙鎮元木將棄洛進，詔趙班師，使王以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堅執甘伐，乘屢捷之勢，偪技窮之虜，而滅之盡收，故疆借置已定，然後奏凱旋，師歸身謝，罪顧不愈于縮手就俘而志不降，仲邪此亦一義，然未得其當也。夫將不專制久矣，論武穆侯惟趙充國之破西羌，嘗遺詔而仲已策以上有孝宣之明，下有將不專制久矣，如孔明之受託，昭烈桓溫劉裕之專制，晉權乃可以拜表而行，彼高宗之去孝宣遠矣，又濟之者不同，奸佞之賊王既無孔明，一契而溫裕之所為又非王之

增定皇明館錄 卷之九碑類

廿五

所肯為者此其所以寧而不敵專制之也。欽嗚呼，千此亦可。見王忠義之誠矣，是以自宋及今，天下之人所共扼腕傷懷，聲運龍其害王者之罪，而誦王之烈不已，非所謂公論之有千萬世者乎。歲己巳之八月。

皇帝初即大位，以統幕師。

上皇未復，寇方凌偏，乃侍講臣程等十有五人分鎮要地，遏亂略，糾義旅以為京師聲援，而臣理寔求彰德彰德古相州也，湯陰為其屬邑，邑之周流社王之所生地也，間因行縣至焉，既臨祭主之父祖墓而封守之，乃集郡縣僚吏師生父老于庭而諭之忠義，因及王之祠，眾皆喜，願效力，其明年春詔以召還，乃具列王之功千禮，祀者以昭，詔可，祠既成，勅賜楊曰精忠之廟，而俾有司春秋祭享如制，于是書其事于麗牲之碑，而識其

增定皇明館錄 卷之九碑類

廿六

相事者之職，名于碑陰，又為迎之神之詞，使歌以侑享，既以慰王之靈于冥漠，且以為天下忠義之勸云。

世宗肅皇帝神功聖德碑

陳經邦宗伯學士

聖白生民以來。歷選羣辟。統有全宇。惟三五功德。煥煥炳炳。照
竹帛而垂。霄壤迄今。可知已。嗣是英君間作。或以勳名顯。或以
德聞著。罕觀其兼。即兼焉。亦罕而鮮隆。駁而寡粹。竟不能與上
世者方軌而馳。則信乎聖主之難也。惟天純佑。我有明。篤生神
聖。呂中興之運。惟我世宗肅皇帝。起自藩服。應運握符。恢帝
緒。拓皇圖。緯經陰陽。開闢天地。至道淵博。駿烈紛綸。即能言之
士。莫克躬稱。雖迷矣。臣叨波春。遇侍陛戟。贊惟。歷日久。竊伏觀
帝之聖神。天縱之也。中正純粹。乃位天德。仁明而武。衆善脩焉。
故其攬萬機也。事成于獨斷。議定于立。大鑒先朝之失。凡厥積
弊。爲天下患者。莫決剔。靡有遺伏。睿謨生制。萬里北顧。
而胡塵淨。而伐而海波謐。即孔稱堯舜之功。書頌承哉之烈。不
足多矣。迺若宅心純穆。典學緝熙。左右涉降。參九玄之上。和寒
暑而屬典。深之下。永年。至若聖通神明。而敬一聖學。直溯唐虞。
心法于數千載。而與之冥契。錄斯以談帝德。則又曷博乎兼容。
并包渾淪。千參天貳地。即諸書所稱曰廣運曰至顯者。何以加
焉。用是登我道化。保世滋人者。四十五年于茲。而遺聲餘烈。將
億萬世。是賴。變絕。振古耀今。蓋自三五而降。功德并茂。未
有及我肅皇帝者也。特以盛哉。臣觀帝王之事。世移代遷。彌
遠彌著。定惟嗣世。君臣詩歌。紀述敷張。揚勵以示無窮。今
肅皇帝之神功聖德。若茲顯赫。何可不勒之金石。以垂來世。臣
不自量。竊援古義。勉極摸擬。少沐少美。千萬分之一。謹拜稽首。
作辭曰。天奉我明聖主。乃生於世。宗既聖神。鳳翔即柳。龍
興漢水。通踐王猷。遐追帝軌。無明出地。乾健純天。學包伊洛。理

析幽玄。訂謨宏。深睿思。橫溢六武。地張神行。莫測先朝。委和。下
弄天綱。世宗曰。嗟哉。由王我邦。人業在予。予收不慎。銳意中興。
登于嘉靖。求賢選輔。圖惟。紀。原。就。爲。國。靈。前。創。靡。存。權。璫。鎮。藩。
其。求。惟。藩。一。朝。除。之。如。券。斯。持。神。擬。治。道。恭。默。以。思。謝。筵。朝。御。
之。書。懷。寶。垂。維。教。維。一。聖。學。之。基。作。爲。自。省。千。聖。是。師。考。大。尊。親。
之。禮。服。事。父。曠。典。肇。新。鴻。儀。畢。且。慈。宸。上。仙。經。天。悼。慕。追。彼。純。山。
六。飛。躬。赴。深。知。稼。穡。小。人。之。依。大。田。歲。籍。方。杜。特。祈。二。精。格。帝。
五。氣。循。期。冷。封。條。和。召。濯。枝。幾。務。獨。親。威。權。由。已。賞。不。棄。返。
刑。不。阿。通。如。日。之。照。如。風。之。行。爲。居。龍。見。淵。默。聲。靈。震。野。警。
羽。檄。孔。棟。赫。然。一。怒。踪。跡。潛。家。自。茲。茲。島。夷。奔。我。東。南。天。戈。一。指。
則。莫。我。敢。湛。泮。水。陳。俘。我。亭。虎。侯。魚。服。察。弓。虎。皮。卷。曾。台。階。以。
正。皇。路。以。平。上。恬。下。黑。時。靡。有。爭。凡。此。神。功。述。此。聖。德。蕩。蕩。觀。
世宗肅皇帝神功聖德碑 卷之九 碑類 廿六

國朝元勳名姓考
張四維
蓋靖天下之難必資於武成天下之化必藉乎文武以得天下
而英雄之雄文以振天下而維持政教此聖世明良之相遇開
億萬載無疆之休也於夫天生聖人為萬世生靈主必生豪傑
以輔成之世至胡元天地大變陳友諒據江西張士誠據姑蘇
明王珍據四川陳友諒據福建開陝則有李思齊張良弼北都
則有魏顯聖紛紛藉藉爭相割據我太祖高皇帝誕膺天
命汎掃華夷當時感風雲而輔成大業者若中山王徐達材略
超衆征討四方功莫尚焉開平王常遇春百戰不殆克復中原
功尤偉焉撫定八州所至隨捷寧河王鄧愈東甌王湯和也計
平治夷所向有功黔寧王沐英岐陽王李文忠也克太平下建
國史而康收諸國而屢建奇策梁國公趙德勝趙國公胡大海也擒友
諒定其功館課卷之九考類
昭代人諒戰士誠率舟師而屢立功蔡國公張德勝永義侯奈世傑
文之盛也又如泗國公耿再成著勞績于渡江之時從國公俞通海成
戰功于出陣之日是十二人者皆開國元勳而配享高廟者也
也迨國家之內難又起天下之基業將搖外而瓦剌胡寇登
皇巴馬等類以及南夷諸酋屢肆叛亂我太宗文皇帝上親
天意下順人情當時依日月而輔正大統者若河間王張王智
略謹密戰沒東昌東平王朱能降遼撫順討服安南武勇著名
率義兵以擊妖賊定國公王真也文學發身撫謀略以立武功
崇國公姚廣孝也是四人者皆靖難勳臣而侑食文廟者也
然豈專尚武而不及文哉天造神昧之時固資于塞旗斬敵之
士而重熙累洽之世尤不能不賴于道化德洽之人自十六人
而外又不可言者是故編幾運籌昭回制作誠意伯

基其人也欽德容學問外夷欽仰學士宋濂其人幼志之為
中丞也忠孝全歸宋納之為祭酒也臣僚諫德此皆見于
聖祖之時者也張輔平南交封為忠烈陳瑄立漕運謚以恭襄
少保黃福之竭誠盡瘁御史黃佐之表儀縉紳他若楊文貞
士奇楊文敏榮楊文定溥是謂三楊學士皆國之元龜邦之柱
礎見于太宗之時者也自仁宗以來若學士劉球之忠潔
深入節若祭酒胡儼之德懷愷真儒陳致宗之行方而嚴學優
而粹周伯之才豐而遠禮和而恭浩然正氣百折不移誰有若
李時勉孝義幼聞踐形寔造誰有似吳敏德吏部總漕海內達
尊左都軒輓百年廉士文清薛瑄之力行好古恭定年富之保
民薦賢又有尚書忠肅王翱少保文達李賢侍郎文莊葉盛皆
所謂山岳之英人物之秀百年之所涵育一代之所綱常固非
未學之所能盡知也夫必先正諸臣既有功於國而朝廷之
待之者亦不薄武臣既祭以大羔又有金券金書山河帶礪載
在盟府以傳於後文臣既錫以褒謚又使子孫肄業成均隨材
任使至于九卿先正可無負于國家國家亦無負于先正矣
奈之何子孫有才不才之殊故爵祿有不及之異有零落里
閭與編氓雜處者有投置海島與木石同居者有以祖宗書籍
質錢于人者彼漢唐功臣其後或以爵金失侯或以細故除國
庸何絕祀陳平絕封馬援之第為園汾陽之宅為寺吁可駭哉
頃者先帝慨念鴻勳追思駿德嘗詔有司修葺名臣墟墓
錄用後昆恩至渥也天下之人欣聞快觀凡負一才挾一藝
者誰不思以功名自見哉愚也素沐化育亦欲出為國家效
咫尺幸執事進而教之

寶應新開運河成考

呂調陽文華殿大學士

張大帥
太岳公
評
叙運河
勢變遷
神未竟
定矣成
河之害
詞亦利
創其終
聖天子念漕計大民命重方不愛勞費而沈沈寤寤是察羣言
用大司空議責任撫臣棄園田之近謀視高郵之成事循光堤
築長堤為河引水注之輓舟其中蓋河成而昔之簸蕩湍悍震
天撼日月工控師之所技皆難易而相戒者今若漕渠川涂恬
然而泰昔之香濁俱沉之虞哀號而展轉者一口安若社席但
聞呼謗許而歌飲乃之聲蓋其便利大矣予惟縣官倚漕而食
寶應當淮揚之間因喉之地有如湖患為梗漕艘不得前即清
濟濁河疏濬底定彼漕艘者非放醴壺漿孰可懷挾提挈而越
之亦非放鳥集鳥飛免與馬跡離然而至片如人病在咽喉何
言脾胃故寶應之于漕亦急已糞年之為患議者數數至于今
而始河何哉經始之慮眾不略便以唇吻制之甲可乙否莫執
其然則難役年費繁所出不貲上之不許仰給于外帑下之不

聖天子念漕計大民命重方不愛勞費而沈沈寤寤是察羣言

四

聖天子念漕計大民命重方不愛勞費而沈沈寤寤是察羣言

四

淨復枯千水虛誠者則不足以就功又於何耶之則難重臣
易在事者率遠慮規之計日待遷莫適任怨則難幸預
天子神聖明見萬里外毅然獨斷不憚一勞弊費知人善任以
成有功豈非臣之力君之德矣昔嘗怪西門豹之無臣漳
水遺利史遷興嘆及觀豹所稱為君治邾而君奪臣璽為左右
治邾而君奪臣之官然後知文侯圖不奪臣豹未必漳水在其
旁而豹不知川也語曰乃如他臣如故事如卓技如馬則惟今
日之謂予故記之以修修河渠者乘馬河南南起新鎮三宜
廟北經柳橋至寶應南門長三十五里新堤廣若干夫役人
役若干費若干銀若干紀治於某年月後諸有事於諸役者某
其詳此書

鹽政考

申時行大學士

鹽政固邊計也。鹽政之通塞邊政之虛實也。今天下稱邊計最急者數十年來謀臣借箸計司持籌曷嘗不孜孜邊計哉。而邊計猶然虛也。則鹽政之舊未復也。愚政國初置轉運提舉為鹽司而漕之南北浙之東西長蘆河東山東閩粵蜀漢與夫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海北靈州西和漳縣皆所謂產鹽處也。煎有憲貯有倉課有額行有方當其時歲召商開中入粟實塞下塞下粟無騰價焉則邊利也。今商自為辦而國不聞輸將之費士飽馬騰杆圍強固則國利也。蓋洪永間鹽一引所輸銀八分耳粟二斗五升耳至輕也。所司聞給無留行商人旦輸粟夕受鹽券交于左筐盈于右至便也。禁食祿之家不得牟商利一切商給未絕之諸私鬻阻亂者論步至嚴也。電丁給園地給草場額鹽一引給米一石準以錢鈔復其雜役至厚也。有餘鹽則官自出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攬利柄至周也。蓋國家蠲政操縱有權調度有法公平正大嚴密精詳商利而民亦利國足而邊亦足稱美善已乃常股存積之設也。自正統中始也常股七分以為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費開中幾次收支是居債周利則非休也乃輸之不粟而銀也不之塞下而之鹽司也。自度支葉淇始也取目前之近利忘久遠之大計遂至邊儲資于內帑商跡絕于塞垣卒然有警倉皇召中類多觀望即有至者所入甚寡坐令儲蓄外空則非計也。乃私實之開也自弘正間始也或勸戚恩賜或權倖請求皆予以餘盜容其夾帶而復有各年未盡名曰零鹽有掣餘積堆名曰所鹽以供權要之報中侵商利虧國課則非法也乃商之困也自守支始也次

同貫魚繁同積新有數十年老死不得給至今兄弟妻子女代支

者則非便也乃竈丁之困也。自總催始也。場蕩歸其并兼鹽課為其乾沒竈丁不過總催家一傭而已。分業蕩然可貸為生欲無逃已不可得也。乃額鹽之滯也。自課重始也。彼一引所輸銀七錢五分重矣。而且有配支有賣窩有科罰有勸借費殆不貲是以鹽賈湧貴而人競趨私鹽欲正課無滯不可得也。乃私鹽之行也。自不行鈔法始也。鈔法廢則縣官何術以收餘鹽餘鹽積而無所售則竈丁困乃曰挾鹽者絞貨私鹽者絞將能行乎行之而必即竈丁枵腹以斃不然即為變行之而不必欲餘鹽之利不為奸人橐中裝不可得也。今江淮間鹽徒高樞大軸千百為聚行則鳥飛止則狼踞輒殺傷官兵近方見告矣。以今四方網羅不弛微察有加焉猶曰如是有如一方有警如此曹者乘變而橫擊其何以解之故鹽政之不修愚恐其患不獨邊計且移之社稷也。嗟乎利弊之懸洞若觀天祖宗之法觀若畫一藉今任事者深考而善提督之何有于區區鹽政哉。愚謹攷其始末詳其變遷以俟司國計者鏡焉。

圖書考

沈一貫家學

大哉象數之理乎。理之所始。象數之所起乎。聖人者。達於天地自然之理。以觀象數之原。故其始也。非有所附麗以求信於天。下而後世說家。工于象數者。率喜為新奇。牽合文致。好自托以易。求附于聖人。而本實益以晦矣。今天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易大傳之言也。然易言河出圖。而不言圖之故。言洛出書。而不言書之故。列言圖書。而不言其象之奇偶。數之多寡也。曰聖人則之。而不言其因圖以畫卦。因書以立範也。其分圖書為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屬洛書者。則漢儒孔安國劉向父子始之。至班固五行志。復引欽向之說。以為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大禹法洛書以開洪範。自是而後。諸家之言易範者。必徵圖書。而類以九疇配易八卦。至宋儒蔡九峰氏。乃行九疇之教。作皇極內篇。遂以九行之。而世儒復從之。以

增定皇極內篇

卷之九

四

為因占設教。與易同歸。得洪範不傳之秘。愚則以為圖書並出。皆所以作易。而大禹洪範非洛書也。範之九疇。所陳者理。而蔡氏範數非九疇也。試舉而論之。首之數一。六居北。以水位乎北也。二七居前。以火位乎南也。三八為木。木以陽故居左。四九為金。金以陰故居右。五上為土。土為中氣。故居中。陽之數奇。奇主天。故一三五七九屬之。天為之所為。白其文也。陰之數偶。偶主地。故二四六八十屬之。地為之所為。黑其文也。是其于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位。進之于易。無不合者。以之為易。則然也。乃若書之為範。則有可疑者。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者。洛書之文也。而範之疇合焉。語其教則同矣。然九疇次序。一曰五行。何以居士。二曰五事。何以居前。右三曰八政。何

增定皇極內篇

卷之九

四

以居左。而五紀之四。何以居前。左五為皇極。何以居中。而三德之六。何以居後。右七曰稽疑。何以居右。而庶徵福極。何八九而各專一位。邪。況書之數一三五七九者。奇也。奇者陽。而五行八政。皇極稽疑。福極。何以屬之陽。與奇邪。二四六八者。偶也。偶屬陰。而五事五紀。三德庶徵。何以屬之陰。與偶邪。若庶徵陽奇。偶而唯取其數之九。則列數之不必前後。左右之分。又奚必縱橫其數。黑白其文。以待禹第。而出之邪。其為牽合附會。可知矣。故愚以為洛書。皆可以作易。而洪範非洛書也。若蔡氏皇極內篇。應前之作。又不可論者。蓋禹所敘。其子所陳。三才之道。聖人治天下之大法也。非故縱橫其文。錯綜其目。必足其數。以求合於洛書所負之文也。若蔡氏必信以為疇之目。合于書之九也。範之疇猶夫易之卦也。不知焉雖無文。而象數之理已具。則易在其中。若蔡氏所衍之數。期以明範也。而自原以至終。其橫數之八十有一者。果若易之有卦乎。其於九疇所第。自初一以至次九者。果皆數之所能盡乎。至八十一圖之縱數。果若易之有爻。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果若卦之有爻。詞不乎其於也。疇之目。自五以金木水火土。至于五福六極之理。果皆無所拾漏。而吉凶災祥休咎之占。果足以盡疇乎。其為穿鑿強附。可知故愚以為範有九疇。所陳者理。而蔡氏範數非九疇也。世徒見緯候之書。詳聖人受河圖之始。因是以信其必然。而不知六經未作。道未嘗不在也。象數未盡。理未嘗不明也。學者誠達于象數之原。以契傳心之要。則何有于諸說之紛紛哉。

五德之運考

陸可教作誌

論其論之矣夫五行之運萬古無息故四時之相代日月之相
 代五者無不迭運于其間而況帝王之興廢天地間變革之一
 無大舍也而獨無所乘乎顧其所指何代為木何代為金何代為
 子而大何代為水與夫政治數色之類固不應之而又有順而相生
 而相克之論則其理始迂曲而不通其說始紛紜而靡定矣
 嘗就其說而考之而不浮其一定之論者有三生起之難據也
 徵驗之無稽也時代之相外也夫相生者從其所承之序也故
 太昊為木而炎帝以火承之軒轅為上而少昊以金承之是劉
 向之說也相克者從其所不勝者言之也故夏為木而商以金

此一段論生尅之相甚
可推于五帝之前而衍之說獨可推於三季之後矣且夫五帝
之相繼三王之代興以其生尅之際猶可言也若夫唐之繼漢
宋之繼唐與夫我國家之繼宋既非順而受之又非尅而代
之也果孰為相生乎孰為相尅乎抑其間自為生尅者各有在
乎是所謂生尅之難據者也夫帝王命世之符古今論之數矣
乃若周以赤鳥之祥漢以黃龍之瑞則明儒碩師皆以為火土
之符而程子亦且有唐為土德無水災乎朝水德多河患之語
矣然愚以為三川竭而周亡則亦可以言水亦帝呼而漢王則
之也亦可言火也至于唐宋水災之說尤為難據蓋宋水災特其
運邪抑宋之運已盡而金乘之邪是所謂微驗之無稽者也且

六行之數逆而更千之更盛遠而寒暑之遞遷固未有紀而
 不續之處亦未有彼盈而此縮者也何獨至于帝王之乘運而
 疑之則周之火德何獨長而秦之水德何獨促也則其餘可推
 矣或曰北閏氣也則秦之閏周三國之閏漢五代之閏唐猶或
 有說何者其時未久也乃至由晉以迄于唐其間分國以十數
 歷年以百數何可以閏言也蓋五行之運至是絕邪或五行之
 運無絕而諸國不足以乘之邪乃諸國又各自以其所乘為運
 而不能以相之也又蓋世統有分裂而運亦因之邪是所謂時
 代之多舛者也或曰夏之尚忠而用黑也商之尚質而用白也
 周之尚文而用赤也往往質之經傳而皆合何也曰此亦世儒
 附會之談也蓋忠而質而文者順其勢也尚白而尚赤者因其
 時也豈謂必如是而後合于金木火之德邪况當周之盛時杞

金運現
相照破
六則歷代無損益焉然則色數之用又何必加協於所乘之運
邪此皆據其已成之說而其自相謬戾每每若此則夫五德之
運吾何從而正之然則將遂以為謬悠迂誕而一切去之乎曰
否天地有大運帝王有正統統與運合而興者三代漢唐宋我
國家是也統與運舛而亂者秦隋五代金元之際是也故執是
以觀始終五德之運而思過半矣

歲差考

王喬桂 翰林庶吉士

董宗伯 天體至圓日麗天而行者也周天之度三百六十五四分度之
一與日偕運並行而成歲功然運速盈虛不能一律齊於是
曆法家取其舒縮之中立法以權之俾變者常通各得其所以無
有餘不足之憾是曰歲差余考往古堯時冬至初昏卯中在
虛七度漢元初三年冬至在斗二十一一度晉太元九年在斗
十七度宋元嘉十年在斗十四度唐開元十二年在斗九度半
宋政統天曆在斗二度元改授時曆退在箕十度至我朝嘉
靖間冬至初昏室中在箕三度夫虛者北方之宿也日躔北
極在玄枵子位箕者東方之宿也日躔東陸在祈木寅位今去
下四千堯時未四千年而計所差已五十度矣自漢鄧平改曆添下閏
年開詳謂百年後當差一度漢末劉洪作乾象曆有歲餘之法晉虞書
增定皇極經世一考類
始以天為天歲為歲立差以追一變而算之約以五十年退一
非誤也然失之太過宋何承天倍增其數終以百年退一度而又不
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為近之或曰宋祖冲之
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每四十六年退一度梁虞翻謂冲之所
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移一度隋張胃玄以此二術年限
懸隔遂折中兩家以八十三年却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
火次符漢曆宿起牛初前後皆精密焉或又曰唐僧一行以太
行曆推之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由唐以來曆象咸尚焉太衍
之說曰日躔一歲行周天之度未徧而已已至故每歲有不及
之分約天一歲為三千四百十分計一歲不分之分三十有六積
而至于八十三三年則差三十分為差一度夫元郭守敬許
衡王恂輩測景驗氣以至元年已為曆元咸周歲為三百六十

增定皇極經世一考類

卷之九考類

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
七十五秒強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
度定為歲差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
一入推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類皆暗合可謂
詳且密矣我朝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以甲子歲前冬至為
大統曆元不用消長之法當上言今之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
分猶仍授時之數授時曆以至元辛巳為曆元至洪武甲子積
一百四十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
百七十五分年遠數盈綴之六十六年有奇差一度之法所當
修改嘉靖初掌欽天監事華相奏自元辛巳至元統上言時僅
一百四十年從今則二百四十二年授時曆法每歲差一分五
十秒約六十餘差一度今合差三度餘矣是又正德戊寅日食
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設方位多推算不允及今精擇知曆
理者廣集時人子弟于冬至前詣觀象臺晝夜詳測日影黃道
赤道中星等日計月書至來歲冬至於驗二十四氣七十二候
日月交食日躔月離之類觀元辛巳以來有所錯謬備錄上覽
然後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制今其言猶存論曰天運至渺而
曆紀之民用至實而曆先之是曆之作也聖人所以弘泰贊之
用廓經綸之業厥繁崇且鉅矣然觀之書曰欽若昊天曆象日
月星辰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夫書之言欽也固
順天以求合而人固所庸其知識矣經緯革之義則天運靡靡難
以數拘而隨時變通亦有不可廢者乎古之曆自堯帝迄秦末
凡六改漢凡五改魏文帝迄隋末十二改唐高宗迄周末十六
改宋凡十八改金熙宗迄元末三改暨我朝後差一度矣而當

詩史官考諸上古中星知太初曆已差五度虞喜定差法取五
十年何承天取百年而劉焯以七十五年易之祖冲之取四十
六年虞翻取百八十六年而張胃玄僧一行以八十三年易之
大衍之後郭守敬立為六十六年有奇差一度法無遺於此者
而漸有弗合蓋曆之非善其天道攸違運動無常巧曆不能盡
其數聖哲莫或窮其變理也勢也隨時窺測以救弊符軌是亦
可少乎然有曆數有曆理知數而不知理者曆家之所以流于
評也知理而不知數者儒家之所以失于迂也歲差之法亦在
于理與數兩究之哉

增定前信誤
卷之九 方類

九邊屯政考
夫邊計之重且亟者莫如屯政矣。國家九邊之地肥沃可種
者悉為官田甲楯之所棲耒耜之所事綿亘數千里於焉耕耨
於焉捍禦蓋即古寓兵於農之遺而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
唐元振韓重華諸臣之所嘗收其利者二百餘年。聖明憂勤
於上者碩望書於下將臣經略於外謀士講求於內則惟屯政
為孜孜顧其間或舉或廢或利或否非壤地不同則政之得失
異也何也。高皇帝開海運之艱詔羣臣議屯田法用宋訥所
獻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制如此
其周也邊境既寧撤守關士卒僅備倫察外悉令屯田致力
如此其一也山西沁州民若干戶願應募受屯賞以鈔定公田
給之仍令募本州民召募如此其廣也今屯士并樹桑榆栗
隨地所宜土雖不足而足于桑粟柿栗矣地利如此其盡也
文皇帝納黃福之請官為市牛鑄器至欲廣屯于遼陽而遣人
徵牛于朝鮮耕具如此其給也詔各流屯空土不均土客軍民
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恩澤如此其厚也謂將領能時以勞
問屯士所苦誰不感奮勳力於此其明也仁宗念所司以征
徭役擾之令毋擅役妨農家養如此其至也宣宗初大同總
兵鄭亨上屯田于粒數多則遣人勸實賞之論功如此其核也
提督必選老成更命風憲官以時巡察任使如此其慎也屯久
歲豐邊士一切用度多以樂易於是令戶部籌輸大維多至二
三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積貯如此其豫也天順中都御史葉
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

以下言
廢屯政
之失

戰馬千八百匹修築城堡七百餘所興利如此其鉅也蓋其立法也周故入便其任人也當故法舉其與士也優故士奮其取利也緩故利集即所稱漕中涓涓涓涓武之事不齊過之胡不及焉乃其弊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為在田空閑之區咸歸邊帥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耕所論者矣有墾堡不修夷虜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士卒疲憊家無耒耜有可耕之田而不長耕如梁材所疏者矣有耕種之際園莽滅裂收貯之後侵欺移用以官屯為職者優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巡以與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較倉庫之實如劉定之所議者矣則有擾之變卒今荒地儲邊民稠瘠且叛漢而入胡如王燁所陳者矣恬嬉既久因循既廢日復一日邊境蕭條沃壤盡棄棄不繼

此言
屯政

此言
屯政

此言
屯政

此言
屯政

此言
屯政

此言
屯政

此言
屯政

戎健清其惟地政哉作屯政考

京營兵制攷

李廷機

國家兵制初蓋視漢代云漢有南北軍衛尉主南軍中尉主北軍其後南軍增期門羽林北軍增八校秩與執金吾皆二十石說者曰分其權也我國家所設錦衣等十二衛以衛宮禁禦南軍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師擬北軍而分隸五府與八校兵政意同有事則將握兵兵隨將事已則兵歸於府府歸於朝卒有一機意外之虞生片一軍而四軍足以制其威命蓋高皇帝以神武久處行間淵悉戎機雖當彘弓輯矢之時而所為善藏利器強幹固本執長策而御宇內若淵乎微矣成祖祚燕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而設五軍神機三千三大營二營皆騎兵專應從而歲令河南山東大軍四都司軍番上練閱於舊京是謂京營卷之九考制五十四

京師各用勳臣二人為提督自是因而不改而承平日久兵政弛廢迨己巳之變國統幾危景泰初于肅愍公始勸議於三大營中簡厥銳銳分為十營還其老弱謂之老家營即於故三營提督六人中惟舉其二為總兵而以本兵董之營各領以都督一人有如過警機其營則都督以所部出名為頭撥蓋三大營至國營一變已天順初年罷之八年復置成化初年罷之三

年復置當是時團營凡十有二行之既久操練寢怠兵多闕其於是乃立東西官廳號曰聽征又一變也嘉靖庚戌罷團營後其何以三大營而改三千之名為神樞督總則勳臣協理則少司馬彈故錄之歷則臺省而五軍營之為副將者二左右前後泰將者四遊擊將軍者四樞機二營之為副將者一泰將者二佐擊將軍者六以志自嘉隆至于今間微有增損而制固不變今三大營將領制

指端在
初制之
合兵利
合兵利
合兵利

遊佐生營。號頭中軍千紀總。見為官者。五百二十有奇。而為軍
者十二萬。為備兵者十萬有奇。一大營中。有戰兵有車兵。有城
守有備兵。益分為三十小營。合為三大營。又合為戎政府。云國
初制兵患其聚而難制。故主於分。既分之後。患其散而無紀。故
主於合。分合之間。莫不有權。有焉而譚者。或以為兵利。分不利
合。無紀之患。失在政不在制也。夫兵猶水也。滙會巨浸。溢為洪
流。則且有潰決。衝蓄不可捍禦之患。疏之別之。以殺其勢。則沮
然赴海。而趨老子有言。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假人。蓋
高皇之慮遠矣。夫收太阿之權。役臂指之勢。其惟初制哉。作京
營兵制攷。

明倫彙編
卷之九

五十五

以神以
有已立
其已立
其已立
其已立

高才
高才
高才
高才
高才

明倫彙編
卷之九

五十六

夫相天下者。母以有已而已。何者。天下事未有不須人而可以
已。濟者也。有已則見人之賢而不能以已。推之見人之美而不
能以已。成之與人共事而不能以已。天下之稱漢相曰高祖。開基
治三祚之宅也。况天下相乎。史之稱漢相曰高祖。開基蕭曹為
冠。孝宣中與丙魏有聲。嗟乎。四子之動。爛焉冠乎當時。施之後
世。幾與閭天散。宜生等爭烈矣。間嘗覽其行事。鄭侯以辦平陽
以守高平。以嚴明博陽。以寬大奉法。順流與民更始。與夫日飲
醇酒。無所請事者。不共術而治。總領眾職。甚稱上意。與夫小事
不親。掾吏不案者。不同轍而趨。要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難軒
輊也。予不詳詳其大者。則所稱母以有已。是已母以有已之心。
古大臣協恭和衷。師師濟濟之心也。四子即未聞道。迨其相漢
孟庶幾古大臣之用。心焉。夫其具志。推賢不己。念請。僚盛美
抑何公也。自以不如前人。家世無所變。更一遵約。束客莫得說
子莫得諫。抑何明也。一以寬。一以寬。酒同心。輔政令。其主兩重
之終身不見其卻。抑何決也。蓋舉惟其利於國。不必其善法
惟其宜於民。不必其所宜。寬嚴惟其適於治。不必其同。而無間
此四子所以忘私徇國。安主庇民。各展其謀。同濟天網。勛業重
而不滅。光藻朗而不渝也。向使當推轂而修繼。介之嫌。則軒若
之令。不信于後矣。當所成而持師心之見。則寧一之。歌不與于
時矣。處比肩而擇異同之意。則中興之功。不聞于世矣。夫相猶
操舟然。前者操而左。後者操而右。雖有勁柁。利楫。曾不能涉。尋
常猶御馬然。一人策之。使前一人策之。使後。雖有良駒。堅轡。曾
不能致里舍。何者。獨任者無明白用者。無功相臣有私心。則

家有并績也是故漢魏議而虞與周公數而周熾種蠶合而越
南康蘭睦而趙強房杜姚宋與載千唐家緯范富歐襄理於宋
詞壇室共濟之效所從來矣予故評漢相并及之以為相天下者鑒
焉

卷之九評類
五七

劉子玄評史舉正

于慎行大宗伯學士

原史公之舉自左史記事右史記言石室蘭臺權輿遐邇矣然而選固云
往代罕稱良寥寥方獻千載莫嗣吁其難矣唐有劉子知幾風
筆陣風以卓資獨秉淵覽三為史臣兩入東觀博極載籍馳騁古今提
要鉤玄括囊殆盡觀其史通所述自三墳五典之書南史素臣
鑄造先之紀兩京三國之謨中朝江左之曆亦有及家古篆禹穴遺編
網七射金匱之所不藏西崑之所未備莫不探厥淵源總其統系據撫
正二罪押闔靡有遁形斯已勤矣迺其神識融洞取舍嚴明操筆有南
孤之志摘藻有班馬之文充其韞籍不足稱一代之良史哉而
乃好奇自信抱其深文小則取笑于方家大則得罪于名教惜
也難得之才遺此無窮之恨省而撫然為之太息略而原之蓋
其罪有二而其失有三夫堯禹為聖辛癸為凶自生民所共視

精定皇明館課卷之九評類

二六

神聖傳疑之語道好事之說以及書為龜策以六籍為土苴
信其言也則丹朱之不肖重華有築壇之謀蒼梧之不返文命
有膠舟之志桀紂之不道如陳琳草檄之誣西伯之勸黎如桓
溫拜表之轍遂使皇圖帝籙萃通逃之藪傾宮瑤室蕩聖拱之
規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茫茫萬世人又適歸侮聖之罪一也夫
儒者之言折衷孔子皇皇經籍赫若日星刪述所加各有攸當
如談湯斬桀則紀夏陳陳魯國無風則出歌之頌已錄而不窺聖
意祇謂有私至所據斷則魏玉曰舜四之事吾知之也何其不
能品藻人倫勸懲來世者乎離經之罪二也夫史猶繪也善繪
者繪其人之象貌而必得其精神善繪者撫事之故實而必存
其命脉是故詞有繁而不殺事有細而靡遺欲其一披讀而

者動

得其情談何容易今也游夏列儒林冉稱循吏是不知達者之

錫杭千
古誠位
才馬

大明也。李友陽難于會。傅竊武牧。盡於衛成。華元折衛於宋。相夫國家重。跌亂之臣。則安舍此數大夫也。蹇叔止襲鄭之旅子革。陳祈招之詩。史魚尸諫。以寤主。蓋皆有古弼。漳風焉。鮑叔舉

會士變等又次之皆總列國大夫則予所揚抑者優而就予所
揚抑諸人則管氏展禽尤優而罷小貽說不恭與請則其它之
可知矣故求不窘於才無詭於心表裏兼醇華實總粹是在三
代盛際也難論于春秋矣余固曰置雖實于三代以降則難也

評春秋列國大夫優劣

吳應賓

余讀春秋覽左氏諸薦紳先生事詳哉其言之也士生百世後
把刀冊任獨智馳騁二百年間別其雄雌而定其品格斯已難
矣抑嘗聞之瞻大厦之隆坻則榮棟之材辨矣瞻涉川之利敗
則舟楫之材辨矣微時事之得失則廟堂之材辨矣故置竿於
百步之外而議其尊大雖婁不能也循而揣之則庸夫莫適焉
何者彼擬其虛此覈其實也夫事功者十君子所以信于後世
之實余故後耳食之譚撫其所設施者歷選國乘若展禽遽瑗
季札皆槩乎有聞於道者而聖門亦亟稱之未易以春秋之士
目也至于乘時赴會名垂竹帛者跡其已事可得軒輊焉管仲
起俘囚用東海一隅之齊使桓公為主霸長名陵之後天下晏
如也雖子文毀家行國以圖北方然卒不競于中夏蓋其數不
勝者皆文腹心狐趙爪牙原卻以為盟主其規摹視仲亦稍稍
遜焉其後會盟書厥諸大夫夾輔之僅不失霸悼公壹用智魏
則復霸之業易若反手者蓋扶之者眾非一人力也其它濟難
則季友甯俞華元治國則百里奚為實立言則臧文仲強兵則
孟明視孫叔敖諫諍則滅僖伯曹劌寒叔牙義則孔父仇牧息
辭國則目夷子城之十數子者操行殊行瑕瑜人有要之叔世
之希綜一邦之巨擘矣襄公而下事多置戍也賢乎哉弭兵
之會需帷徐楚求諸侯踵鄆而往朝者十八九焉楚擬召陵吳
長黃池要數十禮計臣謀士金耳眉目無敢校者是何異棟橈
梁鼎渡江河御弊析也猶謂中國有人乎今是時敦仲暨孤趙
華六七公皆亡是吾意累世之成易振也素行之令易變也已
教之卒易奮也即十楚詎能為中國憂哉過何論顯外漸滅至

古德有筆力

此極也。羊虎倭政擬之叔牙略同。方執偏也。以弱而抗二萬乘足常矣。吾情所治者小耳。叔孫昭子可謂不畏強禦者。趙孟雖強。清忠倫已甚矣。彼叔向之智而矜威於平丘。伍員之烈而惜資于專諸。足幾何其不為戰國也。故以春秋觀之。平師之世去威文何啻什伯。世者功之表也。功者才之表也。舉而較之。知優劣矣。故春秋之諸大夫。管仲為優。狐趙次之。智魏又次之。晏子雖以君顯。比功。程力不可同日語也。又况其下焉者乎。或言仲先詐力。後仁義。聖門所不道。不宜過許。然余本論才于春秋。非孟子辨王伯言也。且孔子不云乎。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夫仲之功于春秋彰。如是而願欲以伯掩之。吾不識所賢者誰也。所高者何也。此所云耳食者也。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九 評類

六三

評春秋列國大夫優劣
夫儒者尚論古昔。稱引遠近。論人於春秋。輒節取而疵摘之。以為卑卑無完士。至以方于帝臣。王佐則又跋踏而却步。此其取求矣。當哉。及讀春秋傳。紀列國大夫。所為取威定霸。強國尊主。之書。率卓犖絕特。非尋常比。則未嘗不慨夫世不乏才。而猶怪夫儒者評騭之過也。自周較既東。文武之緒不絕。如綫矣。徒以空名重於九鼎者。豈不以列國勳勳籍籍。二三大夫力哉。其間片美寸長。僅可驟見者。未易更僕論。論其章明較著者。語焉行則有和。不易介之惠昭。一冥一節之瑗。語功烈則有九合一匡之管仲。矢謀城濮之趙狐。無隱不折之會老。成却慮之變和。成之終定。難之友存。鄭之武。霸秦之奚。封喻之明。視以楚成。顯之於楚。以楚嚴霸之叔。放以楚昭。雄之申以圍盧。強之員。語風議則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九 評類

六四

有祁招。誦於子革。和同辨於晏子。觀魚。諫于僖伯。部。弼于城。孫尸。諫如鱗。立言如豹。推賢則叔牙。舉仲子。皮。舉僑。祁奚。舉午。公孫尸。舉。俱。問。學。則。博物。之子。產。多。聞。之。叔。向。讀。墳。典。立。素。之。左。史。遜。國。則。有。守。節。之。子。臧。讓。嫡。之。子。魚。退。耕。之。季。札。抗。節。致。忠。則。孔。父。以。宋。督。荀。息。以。奚。齊。仇。牧。以。宋。閔。智。愚。任。君。如。俞。忠。而有禮如舍生。不交和。歿不屬子。如武之教子者。行誼維乎。哉。風助勞定乎。艱難片辭可以解。禁惑徵引可以却。嫌疑節。樂忠。貞。足以廉。頑。立。懦。明。紀。振。倫。炳。聲。施。于。當。年。流。文。采。于。百。世。周。室之不遠。陸沈中國之不遠。左衽者其四起。而維之者衆也。千載而下。令人馳景而歎。豈馬斯亦賢矣。非衆之優乎。然求衆優之。優請。樂以穆叔三不朽之說。吾其伯王乎。伯王中夜車聲。一南子。能信之。他可知矣。非夫粹白之東人。素諒不能此也。令

仲長白刃脫履千乘者遇其風誠烈而感激意氣操行則未必
若斯之純矣吾其管仲乎周衰霸功亦不見矣仲也投袂東海
盟八國而問苞茅令方張楚帖然修其職貢譬則迴狂瀾而砥
之憂乎難哉嗣而起者功効非無可見而蒙故托跡用力則
有間矣吾其子產乎修鄭國之舜令而考之以禮晉楚屈焉信
乎禮之可以為國而舜之不可已也斯非所稱于不朽者哉至
中倫中慮若柳下惠者似又當在孔氏門牆未敢以春秋之人
目之也夫命駕荆山則所積非寶而圭璧為寶持斤鉏林則析
編非材而棟樑為材吾所優數子者意亦若此矣夫夫也使生
際盛王陶于仁義禮樂之澤以彼之才之美豈不運與五臣十
亂分庭相揖讓耶學者鏡覽記聞歷選往哲所得而軒輊者
此可鑒焉亦當世失得之林也要之春秋優者吾亦優之如是
而已矣

卷之二 評類

六

評仲長統昌言是政論 王荳 翰 編
夫治世之術則未始有主天當熙洽斯任安和遇險傾斯崇振
厲置臣各得其說程世道以為權而質之王道疑偏也王道準
乎太始虛辭代用參舒濟更蕩平之風出焉委神於安和則謂
取精黃老矯意於振厲則謂藉口中韓其軌近世有是邪嘗以
仲長統崔寔二子之言讀之叮嚀感激率以拘學古法為咎而
願與天下更始是何不避苛急之名而以繼束自附者蓋惟世
變之故也當昔漢季皇路艱蹇天子之神靈不奮而奄人威里
弄威福於掌股之間習俗頹靡豪猾自逞喻既傾宛洛亦散
斷吏人鉅猾輕於犯禁於是欲復肉刑授地不均素封者帶財
為長於是欲脩閭井末作淫巧農桑無所勸或相距數百里始
邑焉於是欲立官長太倉之積寡祿薄多開私門於是欲定賦
稅事歸臺閣險人柄用以釀成禍災而公孤虛受其責於是欲
專任三公是二子念世嫉俗將一切脩飭行之謂是救弊之術
室爾愚竊有不取盡然者夫孝文除肉刑一詔仁意藹然至今
誦之使窮民有起色且人臣將恩德是導而乃厲之刻乎國家
既多事矣多設官何為者民安其業欲強增損之若之何其不
相劫愚謂二子之論大都皆忿激而過者也其所可者在任三
公敦敦學數才養脩武備定制度耳抑又考其時勢大柄下移
神器搖動東漢業已億矣其不用二子之言也固無救即用二
子之言亦無救不用其言其究也如所書靈獻之事矣用其言
而操下如來徑復虞階禍夫王通謂荆隨寧矯偏若此之甚哉
故二子者憂時則切而於治道則偏也

九卷 評

辯類

河源辯

王整柱國文恪公

太原 王錫爵 元駁父 增定
四明 沈一貫 肩吾父 泰訂

客有問河源者。王子曰：是非予所及履也。雖然，予以為必出于
崑崙。曰：子何以知之？曰：予以理知之。山與水同原。天下之山起
於崑崙。天下之水出於崑崙。無疑也。曰：子不聞乎？昔元世子欲
窮河源，遣使行四千里，至吐蕃朵甘思西部，有曰火敦腦兒
者，華言星宿海也。有水百泓，望之如列星。此河源也。崑崙一
十餘日矣。予曰：西域之迹，發自張騫，塞所歷諸國，甚久且遠。東
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于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班超遣
使，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親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易乎？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
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除之，何崑崙之近
乎？自昔言崑崙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乃在西南，何也？然則元
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果河源乎？未可知也。
爾雅云：河出崑崙虛，色白，并千西，百川色黃。山海經云：崑崙之
丘，河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汜天之水。洋水出焉。西南流注于醜
塗之水。黑水出焉。西流注于大杵。淮南子云：崑崙之墟，河水出
焉。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雪山高五百由
旬，山頂有阿耨達池。池東有恒伽河，從象口出，共五百河，流入
東海南。有新穎河，從牛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南海。西有博叉河，
從馬口出，共五百河，流入西海。北有斯陀河，從獅子口出，共五

百河流入北海。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出崑崙，有五大源，分
流為諸水。洛書曰：河自崑崙，出于重野，逕積石為中國之河。張
騫云：于寘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
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古書所紀，先後一轍，豈皆不可信而
元使獨可信乎？曰：為其得之親見也。四古之至人，夫獨非親見
鑒堂以欺後世乎？釋氏生于天竺，穆王宴于瑤池，夫豈非親見
乎而疑之也？然則元使其誣乎？曰：吾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于
崑崙，一出于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寘，其山多
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為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
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崑崙之墟，彼固未之親也。且天竺諸國，
有身熱頭痛之坂，縣度之厄，熱風夏雪，毒龍惡鬼，猛虎獅子之
害，元使亦嘗歷此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
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淮南子載：崑
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玄圃，閼風十洲，記謂弱水繞之。上有
金臺玉闕之類。元使亦嘗觀此乎？雖其神怪恍惚，不可盡信，而
河源之出于是，不可誣也。近有佛圖調者，謂鍾山西六百里，有
崑崙，郭璞謂別自有小崑崙也。則崑崙果非一乎？曰：崑崙之遠
近不一，然則河源惡乎定？曰：水經云：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
北陬，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寘之南山，北流與蔥嶺合。東
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寘國，復分流岐出，
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
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駁千古之論，故為之辯。

春王正月辨

王錫爵少傅大率上

此辨夫
 子行夏
 時之說
 句未通
 連收無
 辨難矣
 秋論不
 與辨周
 建寅之
 增定皇
 明館錄

春王正月之辨無慮十數家而總其說有五則愚請先折四說者之非乃後證其定說焉或謂周人雖以建子為歲首然而不改時與月也魯史曰冬十一月夫子更而曰春正月也或謂周人改月不改時也魯史曰冬正月夫子更而曰春正月也此二說者以為此夫子所以示行夏時意也夫子固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豈其以匹夫而改天子之正朔乎夫子患天下諸侯大夫之無王也而作春秋而已則首改天子之正朔其何以服天下且如其說則是周人猶以寅為春而夫子直以子為春是易夏時者自夫子始也又惡在其示行夏時意也此愚之所未解也或謂周雖以建子為歲首而不改時月夫子所紀春正月蓋建寅也必若是說則夫子胡不係元年於冬十

卷之十 辨類

一月之上乃每歲輒截子丑兩月而屬之前年乎。若曰周久紀年仍自建寅始又惡在其改正朔也。此又愚之所未解也。或謂自古未嘗改正朔其曰商建丑周建子者後儒附會之說也。必若是說則百代一時也。夫子何以曰行夏之時。卽如輅也冕也樂也歷代各異故夫子較而酌其可行者崇何獨以百代不易之時而係之夏乎。且考之經史諸書周正與夏正兩者互著焉。自古無改正朔之說何以得有周月而秦人又何緣而以建亥為首。騶衍五德劉歆三統彼亦豈能牽千古未有之事而鑿空造論乎。此又愚之所未解也。然則其說云何。則愚直斷以為周人固自改之矣。漢書律曆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而外傳伶州鳩復載武王伐殷之日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祈木之津其為建子月明矣。而

書稱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稱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逾孟津則周人之以建子為春正月可證也左傳漢五年正月日南至雜記孟獻子正月旦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之禘獻子為之也冬至之為子月也必矣夏至之為午月必矣然而稱曰正月七月則周之以建子為正月可證也而明堂位又稱嘗若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夫既曰七月之禘獻子為之則必以正月之郊為故典矣而魯郊稱孟春焉則周人之以建子為春可證也周禮州長正月屬民讀法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先可知如以寅為正月又安所更得正歲乎則周人之以建子為正月可證也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而孟子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舉梁成則周之所謂十二月者蓋夏之十月也則周人之以建子為正月可證也詩豳風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卽繼之曰為改歲唐風蟋蟀在堂乃九月之候而曰歲事云莫則周人之以建子為歲首可證也春秋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

年春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穀若曰以建寅為正平則寅卯之月之無冰也亥月之隕霜也惡在其為異也而紀之而申酉之月尚安有所謂麥苗乎則春秋所書春正月之為建子又可證也難者曰冬之不可以為春至著也豈謂武周大聖而順錯繆至此哉曰謂冬之不可以為春此自後人習用夏時之人而執之云爾也在書甘誓曰有扈氏滅侮五行怠弃三正三正之所從來舊矣非周獨創之也且陽生于子而極于巳午陰生于午而極于亥子自一陽之復以極于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垢以

書稱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稱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逾孟津則周人之以建子為春正月可證也左傳漢五年正月日南至雜記孟獻子正月旦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之禘獻子為之也冬至之為子月也必矣夏至之為午月必矣然而稱曰正月七月則周之以建子為正月可證也而明堂位又稱嘗若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夫既曰七月之禘獻子為之則必以正月之郊為故典矣而魯郊稱孟春焉則周人之以建子為春可證也周禮州長正月屬民讀法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先可知如以寅為正月又安所更得正歲乎則周人之以建子為正月可證也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而孟子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舉梁成則周之所謂十二月者蓋夏之十月也則周人之以建子為正月可證也詩豳風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卽繼之曰為改歲唐風蟋蟀在堂乃九月之候而曰歲事云莫則周人之以建子為歲首可證也春秋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

年春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穀若曰以建寅為正平則寅卯之月之無冰也亥月之隕霜也惡在其為異也而紀之而申酉之月尚安有所謂麥苗乎則春秋所書春正月之為建子又可證也難者曰冬之不可以為春至著也豈謂武周大聖而順錯繆至此哉曰謂冬之不可以為春此自後人習用夏時之人而執之云爾也在書甘誓曰有扈氏滅侮五行怠弃三正三正之所從來舊矣非周獨創之也且陽生于子而極于巳午陰生于午而極于亥子自一陽之復以極于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垢以

經于六陰之中而為秋冬何也而不可大抵周之正也本乎陽氣之始萌而名之也。因天者也。商之正也本乎陽氣之上通而名之也。因地者也。夏之正也本乎陽氣之已至而名之也。因人者也。而待以行事則因人要矣。故天子取夏時焉。奈何其必武周之不以子為春也。曰。曲風流火之陳。小夏徂暑之嘆。二月載離之歌。莫春來牟之誦。此周詩也。而舉夏時者何也。中春始蠶之詔。李冬斬冰之令。此周禮也。而舉夏時者何也。曰。汲冢周書不云乎。亦越我周王。致伐於商。改正異域。以重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巡幸。猶自夏焉。故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則周人誠改正朔而夏正固未嘗廢也。當時行之官。一遵時王之制。若春秋所載是已。而民間猶或能稱夏正。故詩。若禮。時時維舉。則議論之書。與紀載之書異也。孰是而必周之不改正朔。固矣。曰。商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一月。則月不易也。秦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時不易也。豈獨周而易之。曰。聖人創制立法。各自有度。大安能執商之不易。而必諸周乎。若亥月之陽氣未至。其不可以為春固也。與周正異矣。且子據十有一月之係于元祀也。而必商之不易。據冬十月之係于元年也。而必秦之不易。豈獨奈何不得據春王正月之係于元年也。而必周之易哉。蓋或王可得而與天下改正朔者也。居道也。夫子不可得而與天下改正朔者也。臣道也。愚怪夫世之敢以改正朔屬夫子而不敢以改正朔屬武王也。於是乎為之排。

道術辯

道者萬世之公也。而人各徇其見。以自為方。則其大用始裂。居子明于至當。以究觀衆論之得失。是故支離漫漶者。不足以病吾之真也。道之統紀。自堯舜傳之周公孔子。如日行于天。江河流于地。其孰得而湮晦之者。惟夫世衰教微。然後方術競出。百家互勝。若它鶩魏牟。惠施。鄒衍之徒。堅白異同之論。行僻而堅。言偽而辯。倡狂浮游。無所歸宿。以其持之有見。故往往足以諱世。取寵。賴子思孟軻。推明正義。以覺寤當時。所謂廓氛霾。以重明。則狂瀾于既倒。功亦偉矣。漢之興也。遷固二子。以陰陽老墨名法與儒並立。為六家。為九流。其舛戾已甚。及佛氏晚出。而其理彌近。其辭彌煥。蓋吾道不絕如縷焉。自是以後。則老佛與儒又並立為三。堅不可破。而諸說者。不能同矣。夫道一而已。自人之汎焉駕其說也。分散而為百。又凌夷而為六。為九。至于三。而不可破也。豈非吾道之不幸。聖賢所深憫者哉。故今之學者。能開佛老以昌吾儒。而道術明于天下矣。然在昔韓愈。歐陽修之流。號為豪傑。亦嘗奮然攘臂。與二氏角。其言徒煩。而卒不能勝者。何耶。蓋吾儒之與佛老。辯者不當斥其異。而當求其同。得其同者。則其異者不言而解也。儒之同于二氏者。何也。吾曰。盡性。彼亦曰。見性。吾曰。主靜。彼亦曰。無為。蓋亦不甚相遠者。然吾儒之道。則欲統四德。和七情。敘五倫。廓而充之。以為天下國家始。于操存涵養之密。而終于一體之公。此所以為知化立本。經綸無所倚之學也。彼二氏者。則于父子夫婦之倫。斗斛權量之制。欲一切掃歸于無。而其道固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是則其所泥也。當今之世。議論稍涉于佛。老人輒以反戈入室。繼之至究其

所以排逐二氏者又不深推其同異動則稱曰佛以寂為名道
以虛為宗皆非大中至正之旨也不知吾儒所云寂然不動虛
以受人者誠何物乎要之二氏之所謂可取者正在于此而其汗
漫忘返卒以得罪名教者特以寂而不能通虛而不能應吾儒
則以其虛寂盛然推之萬物耳然吾儒之學順而不失其中二
氏之學逆而無當于用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非空言無實
者所得而議也今有人執此以令于天下曰彼二氏之說非盡
邪妄也其性命全道德者則其所得也而遺去名教荒越倫
理則其所失也吾知為之徒者知二氏之得皆吾儒之所有而
二氏之失又吾儒之所無將捨其術以趨于正之不暇而兩端
之道其視吾儒猶燭火之于日月汗清之于江河孰敢居然抗
衡而相為盛衰也哉雖然古今之方待其散而為百家論而為
六為九者皆偏于真妄不見純全與佛老亡以異也是故吾儒
之道恨于心以參天地育萬物眾技不能掩其說屋儒不能
其其吾儒神聖之所以教人者聞而不宣鬱而不發也作通

忠清仁辨
或有問於予曰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則忠清要矣大道
既隱邪害公私害義者何可勝數忠如子文清如文子亦足風
于世而列于仁人之林乃夫子弗輕許焉何也意者忠清與仁
亦或有所辨乎余應之曰子獨不見夫楚和之璧靈蛇之珠乎
瑩然栗然則山輝含則川媚蓋天下稱至寶也亡論魚目燕
石即有片瑕微類者且不得其席而觀同日而談何者物有至
有未至耳夫仁周天下至德也而忠清可若是幾哉是故亡國
之故智者可以意窺勇者可以力求至于仁則精純粹美濟乎
其天智難臆度力難襲取自非深于養者不可一蹴而至諱何
容易也故曰爵祿可辭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說忠清與仁者
莫辨乎此矣此千之忠也夫齊之清也心純乎內而行高乎外
夫子遂許之曰仁謂其仁形于忠清非謂其忠清可以盡仁也
故忠者未必仁而仁者必忠清者未必仁而仁者必清此非
于心淵之微其孰從而辨之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故非惟忠
清與仁辨即忠清之間而情偽邪正亦自辨焉是故碎首之與
折檻同行而異靈縶梏之與布被同跡而異趨伴驚之御史幾
與塞謬爭烈終南之隱士幾與盲陽齊高此其與仁背馳無足
置辨乃有坑疏明庭北鄰觸忌而或感發于意氣清而為激乃
有敝車羸馬不為不欲而或失聲于破釜流而為矯乃有甘心
鼎鑊臨難不避而或設心于釣奇見為博名高乃有揮金不顧
謙國不居而或灰心于末路見為變晚節夫仁者無所為而為
者也而或有所為即私矣甚至忠而激者為私知其激而強忍

孟子

其亦為私清而矯者為私知具矯而強制焉亦為私名言則
而有心于逃名亦非仁變節非仁而有心于守節亦非仁則
非純心之難哉是故以述言仁雖以管仲冒仁者之功以心言
仁雖以原憲之克伐不行而不可幾及心苟能純則雖負康而
則亦無常仁之全道嗚呼此忠清仁之大較也假令一忠一清
謂足以盡仁則何效忠修潔之士代不乏人而中心安仁者乃
不少然見何哉是不可以無辨

卷之十辨類

九

和同辨

周應賓

蓋安乎仲氏嘗為景公論和同其論和也曰如眾味之相濟以
和其味也如眾音之相濟以和其音也其論同也曰如水濟
水誰能食之如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詳哉乎其言之也仲尼
以兩言斷之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斯論出而和同
之相去若薰蕕白黑然意嚴矣蓋和同之所以異者其心異也
和公心也同私心也心公矣所見無非公者則必忘其肝膽遺
其耳目胞視民與視物胡為而不和心私矣所見無非私者則
必相依以勢相啗以利相矜以名相照以情相得而不同予見
夫世之溫厚孝弟坦夷平易見如觀火處如飲醇無所不可知
無所不可節和也君子也予見夫世之矯媚脂韋翕翕然
其泥揚其波彼且為嬰兒吾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而
吾亦與之為無町畦同也小人也夫君子獨與君子和與眾
人和哉以其無己甚無勉急蓋亦有時而和小人矣小人寧獨
與小人同與眾人同哉以其喜趨附喜迎合蓋亦有時而同君
子矣然君子能和不能同也小人能同不能和也一議論一行
事君子視理謂何耳可曰不可曰不可然曰然不然而不然
無以有己也不強人之同也無以有人也不以己同人也其
砥柱獨立不為異懷既正色不為激發憤昌言不為復時吾求
同乎理也乃小人則為同而已矣此曰然彼亦曰然此曰不可
彼亦曰不可人之所向不憚以已同之已之所向必欲強人以
同之同則親不同則讎同則相引不同則相惡寧知有下宜同
者哉君子即不同而非有所求多於人也為物一體之意本自
盛如也何害其為和小人操一同心則先已分門戶立崖岸設

城府和何由生蓋論君子之不同即俱為君子而意見議論亦

有時而不同者於是各出其肝腸以相質彼無所隱諱此無所

計較而適以明其為君子論小人之不和即雷同相從隨聲是
非而其心歸之非獨離散不過惟勢利是視勢窮利盡而室戈
弄石造之其所引絕批根者即向所與為同之人也乃所以為
小人其故和與同之所關大也世之治忽升降寔懸于此予觀
三王之世其君子師師濟濟同寅協恭平心和氣以其濟天下
是不必已出要於其是事不必已為要於其成泰和之氣有皇
局決而世稱到隆裔是以降人懷技慎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
之公心黨同伐異曹起而爭於也而有牛黨李黨洛黨蜀黨
朝黨一時號為君子者而亦奔和為同遂令天下眷眷多事意
可監矣

增定皇明館錄卷之一 辨類

劉文成 七儒解 宋濂 翰林李士諤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有游俠之儒有文史之儒有嗜美
之儒有智數之儒有章句之儒有事功之儒有道德之儒儒者
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威以制之術以
陵之才以駕之強以勝之和以誘之信以結之夫是之謂游俠
游俠之儒上自羲軒下迄近代載籍之繁浩如煙海莫不賴其玄精
以道其方朕搜其闕遠略其濶渣約其枝蔓引軀吐辭頃刻萬言
而不可止夫是之謂文史之儒三才以之混也萬物以之齊也
而理以之假也塗轍以之寓也雖有智者莫測其所存夫是之
謂曠達之儒沈潛寡言述料事機翼然凝然規然漆然漆然速
逮然察察然獵獵然千變萬化不可窺度夫是之謂智數之儒
業擅專門伐異黨同以言求句以句求章以章求意無高而弗
窮無遠而弗即無微而弗探無帶而弗宣無幽而弗獨夫是之
謂章句之儒謀事則鄉方略取則審勢使使民則誣害積治
國則嚴政令服眾則信刑賞務使淳被當時烈垂後世夫是之
謂事功之儒備陰陽之和而不知其純焉為鬼神之秘而不知
其深焉達萬物之理而不知其遠焉言足以為世法行足以為
世表而人莫得而名焉夫是之謂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
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游俠之儒田仲王猛是也弗
而女子理惟氣之使不可入道也文史之儒司馬遷班固是也
而文勝質纖巧斷朴不可以入道也曠達之儒莊周列禦寇是
也肆情縱誕滅絕人紀不可以入道也智數之儒張良陳平是
也出入機慮或流詭詐不可以入道也章句之儒毛萇鄭玄是
也應前人也平合傳會有乖背與不可以入道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嬰是

也跡存經世心則有假不可以入也道德之儒孔子是也
 萬世之所宗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也其
 倫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
 則身可脩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可平也我所願則學孔
 子也今指三尺之童子而問之則曰我學孔子也求其知孔子
 之道者雖班白之人無有也嗚呼上戴天下履地中函人一也
 天不足為高地不足為厚人不足為小此儒者之道所以與天
 地並立而為三也司馬遷以儒與五家並列荀彧謂儒有小大
 楊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要皆不足以知儒也必學至孔子然
 後無愧于儒之名也然則儒亦有異乎曰有之位不同也三皇
 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皋陶伊傅周公儒而臣孔子
 儒而師其道未嘗不同也雖然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
 者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

翰林先生謝病還郡篤志于六經屏事絕友以著述為業客有
 問先生者為其不能建績立名棄執取貴學迂而難統志持而
 實助先生悉以法言喻之分為上下二篇匪重後聞盼念同好
 客問先生曰士胡為而仕也豈非求以成其名利乎哉朱雲請
 劍于萬乘中伏負于一朝名者歸之孫弘十載而相范曄一見
 而侯利者都焉先生直王堂之署執經人主之前十有四年矣
 位不過為郎未嘗出謫言上座人君次取重當世今乃執栗于
 棘臥灌蔬于斗園入甘藜藿出芝與從省侯不武廬法吏不走
 牘或者先生之有遺行與何其進退之公也先生笑曰君子不
 于乎名之昌而慮乎幾之難不慕乎人之爵而憂乎心之枉大
 孤之穿萌于線隙膏木之成芽于直苞故已遂之欲乃蹈之而
 弗回可貳之心所談之而能悟昔張良借重于四皓龍能推愛
 于男子鄒陽發悟于長君李泌全嗣于存姪故不當其幾者不
 可言不得其交者不能沮道有表舒言有昌指節危辭而浮干
 所患持險識而蔽其已成立己之名揚主之過假信之文希主
 之寵非忠臣之用心也且夫耽風簞看瘠其肢啖甘酸者毒其
 肺故君子不以一時之便而易終身之安因為口體之細而遺
 道義之重衣執綺者人修其觀富田園者備利其直是以於陵
 灌園而辟相相升免秩而養志其取于世也廉其責于己也厚
 其身可抑而其志不可奪其生可戕而其道不可折子不見當
 世之大人乎方其持志奴僕舞勢逮其受戮妻子冒辱又不見
 當世之君子乎飾偽要譽人皆趨之偽發行露人皆惡之夫吏
 之漁于民也唯嫌其微及其陷于刑也唯憎其巨曷若守清正
 喻問 崔鏡 文敏公傳

之節甘退讓之分乎夫蛟龍之潛魚一國之一旦并膏腴吳則
沾濡下土夫大者小之惑也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一解類

一五

三禮解

君子之談經也宜何如哉。求其致用之實而不必于經傳之虛。
文也觀其旨意之歸而不必於離合之陳迹也。夫經何為者也。
聖人之心潛蓄而不可知。於是著之為經。而聖人之精以寓夫。
傳何為者也。聖人之言渾垂而不可窺。於是箋之為傳。而聖人。
之旨以明。奈何後之學者。抵牾不類。或更出一己之見。而輕棄。
先儒之言。或病其破碎難尋。而欲付之無所用之域。吁。亦過矣。
愚以為仍其貫勿變其初存其舊說。勿更以新意以是而傳之。
天下俟之無窮。當必有曠世相感者矣。請得為執事言之。夫六。
經皆聖人之心法也。而周禮也者。又孔子定以詔萬世之治天。
下者也。夫是禮也。儀禮其經也。周官其制也。禮記其傳也。自秦。
火燔燒之後。其書之存亡已不可得而知。而漢武之朝。乃忽出。
于後世之論者。實紛紛焉。是故持其書而上獻者。河間獻王也。
傳之者。劉歆也。補之者。鄭康成也。此三禮始出時之諸儒也。自。
時厥後。病其斷爛而欲廢之者。王安石也。謂其散見于五官。而。
冬官之文不闕者。俞樾庭也。集三禮而為禮經會元者。葉時也。
此漢以後之諸儒也。夫是數君子者。其苦心復古。究窮年忘。
則誠可嘉矣。愚則以為聖人之心已遠于數千載之上。聖經之。
文已散亂于數代之前。而古今異宜。有不可以強同者。不可誣。
也。古者有其書。則有其官。誦之于學宮。肄之于官府。其語言之。
清濁。有一定之準。其字畫之多寡。有一定之法。而後之識其文。
者。寡矣。山之東西。不同音也。字之篆隸。不同體也。而強欲同之。
此其可疑者也。其文或一時之所定。其制或一時之所興。而後。
之知其故者。寡矣。而古今之文義。或有通變也。前人之制作。非。

後人之所常見也而強欲通之此尤其可疑者也

乃周公用世之典而儀禮為之經此二書者斷為聖人之作無疑然其義之難通者已不為寡矣而況于今之禮記雜出千漢儒之附會其所為訓詁尤為難曉若請宗為害請相為權讀近為祈之類不一而足恐非盡當時之義矣此愚之所以嘆息于傳註之支離而欲獨抱乎遺經者也夫詩書六藝之教必折衷于孔氏矣孔氏之作春秋也終于獲麟距隱桓之世未甚遠也中成已世夏五紀子伯之說皆因之而不變故其言曰多聞闕疑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諸儒生于數千載之下乃欲投已去之籍輯煥燼之餘而以已意為之傳會是其智有加于孔孟然則禮記終不可明乎亦曰求其致用之實而不必于經傳之虛文也觀其意旨之歸而不必于離合之陳迹也虛心沈氣潛玩其詞以意逆志勿求速解其于經也通其可曉者而其不可曉者姑置焉何也吾惟欲得古人致用之實斯已矣而他何計乎其于傳也通其無可疑者而於可疑者姑俟焉何也吾惟欲會其旨意之歸而已耳而他何屑焉故其缺者不必為之增義者不必為之損其錯亂者不必為之更定其不可以句者不必為之強讀其為八十五篇為四十九篇不必為之強辨吾全其本文而已何也恨愈失其真也夫如是則有以見古聖之心會遺經之旨而千萬年之後有聖人出焉亦必信是書之未嘗亡而可以契周公于千載之上矣此愚生蠶書之狂語也嗚呼此可與智者道也

立德立功立言解

許國少傳大業

叔孫豹稱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有疑者曰以穆叔所稱三則業之煌煌不知拘拘之光也詞之琅琅不如黑黑之章也士君子第取法太上即一籌片言無當于世無傷也安所事致身本朝之上游心著作之堂為予解之曰子徒視四清之與派而忘其同出於昆崙見木之本而不知其即千枝萬葉之所自繁也夫功不能無德而獨建德亦不能離功而獨尊言不能無德而獨著德亦不能離言而獨存蓋法途而同歸異室而同門子嘗觀覽往昔亦有彥聖之士豪傑之儒涵泳性真咀嚼道腴仁義為範禮樂為模陰陽為侶神化為徒其中慨然慨然若鉅麗之都乃其外則遠然然若無能之夫然而尸居而龍視淵淵而雷聲可以赫赫為矣可以鏗鏘其折圭擔書垂紳端委當社稷之役為國家所倚能健能強能遠三五之登閭齊元元於上理澤流九核祚綿千祀旂常有勅而鼎彝有紀其遇事感時矢模陳規談當世之務壯胸中之奇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矢一詞黼黻不以藻繪金玉不以雕追重如山岳信如繩著千聖可俟而百世可垂蓋本之達者其末亦膏之沃者其光燁寔酌彼而注茲不期而自合故九功敘禹辜述毫鼎定伊訓出監梅調說命筆郊廓定周禮爾彼皆德臻神聖發於持滿而流於既溢折之則三合之則一若夫蕭曹佐命於草昧而魏高議於嚴廊金霍受命於倉卒馬都定鼎於助勤屈宋嘯歌於楚澤董賈操業於明光班馬豐英於史氏機雲振藻於詞場吾姑舍數子何暇分別其雌雄

七日來復解

王家屏 東閣大學士

七日來復者何。以卦氣言也。卦氣起於中孚。故坎離震兌各三。其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各主一日。以三百六十爻當三百六十日。其餘五日四分之一者。每日分為八十分。得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得二十分。共得四百二十分。以六十卦分之。六十四卦。則每卦各得六日七分也。剝盡至陽氣來復。隔坤之一卦。正合六日七分之算。曰七日者。舉成數而言耳。此義之可通者也。或者謂自姤至復。凡隔七日。而陽始來。故曰七日來復。要月言日。欲見陽長甚速。猶詩言一日之月也。或又謂自今年之復至明年之姤。凡歷七月。而陽氣斷復。故云然者。要之。非也。夫自姤以來。陽氣方消。安得陽氣方消。而遽圖其復也。自復以後。陽氣寢處。安得待其寢處。而後見其復也。剝陽氣在天。地間無間。可急必待七月。而後復。微亦甚矣。果七月而後復也。則當直謂之七月矣。又何必委曲其詞。而曰七日也哉。故復者。繼坤而言。非繼姤而言也。蓋九月猶為一陽之卦。十月而純陰用事。一陽不可得見矣。然非盡喪也。特以小雪之前。其餘氣雖存。而其微。小雪之後。其生氣未萌。而未著。不成其為體耳。而其收斂包藏者。如灰之有盛。絲之有綫。埋伏綿延。以至於冬至。而一陽之體成矣。所謂環中。趣也。故謂之曰七日來復。言自剝盡至復。纔隔坤之一卦。而陽氣已即來復。幸其不遠也。此聖人扶陽之至意也。譬之行道者。焉測盡者其出外時也。坤在道時也。復至家時也。七日者。程期也。方其在道。未有所止。故曠其宅。而為坤。及其至家。已有所歸。故慶其來。而為復。知行道之人。不可以出外而遂謂其亡。則剝盡之陽。豈可以純坤而測其復。

其盡夫陽氣不以純坤而盡。則七日之說。猶為擬議之詞也。而況可以七月解之也哉。知此則知天理之在人心。雖當不觀不聞之際。而喜怒哀樂之端。已存。雖當格正反覆之餘。而平日清明之氣。寔未嘗息也。存養省察之功。在學者之自致。何如其惟顏子乎。有不善。夫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故欲成迷復之凶者。當學顏子之所學。

皇明館課 卷之十 解頤

周禮荒政十有二解

黃洪憲

或問周官大司徒荒政從散利而下有十二夫聖王待荒而施政與其散利諸法亦後世倉卒下蠲賑之令爾胡聖人之無前畫也愚解之曰周禮六官聖人皆詳理而實用之獨荒政則備之而不用也凡周所經畫以待荒者政有四而十二政不與焉十二政治荒也非待荒也古稱荒政貴不治之治而治荒尚無功之功周先王肅人時若弭之密矣分海浚漕禦之周矣嬰芽代犧墜之素矣此皆未災而兢兢非必十二政而後為救也必行政而救則司徒氏之聚萬民其法亦甚疎矣故周禮春官歲計民氣之數家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至餘十年之食此量出入也常法也遺人掌鄉閭之委積以恤難阮養孤老此待施惠也常法也遺人數邦用稽民食食不能入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此待匪頒也常法也旅師與府積三粟與鬴不售者平頒而貸之此貴國服也常法也周惟先時而待法如此其詳且疎是以歲連穰糗秦無侵即糗秦不為災即為災不病民也未嘗不早而以不瘠告未嘗不饒而不害聞語曰三代而上有荒歲無荒民夫無荒民矣安所事荒政哉故垣常蓋藏將散利何所用之業敘輸粟將薄征弛力舍禁何所用之土沃而好義乃緩刑去譏除盜諸禁無庸矣時訓而倘贏乃青祀殺哀蓄樂多昏索鬼神諸制無庸矣縱天災時有則又有司救氏節巡郊國而以王命均惠焉乃所謂十二政者竟設而不試置而不行是周官遺人廩人之法無日而不用無論荒不荒也散利聚民諸政竟周世而無可用即荒猶不荒也乃執近則詳考為救而疎于為待矣官卒而議黃緣而行亦不過發廩蠲逋上周所稱散

利而已他木連也甚者饑不必賑賑不必饑待哺哺旋轉時瘠投足舉子遂用重輕弊可勝道哉世謂救荒無奇策彼惟恃荒政為足救需善救以見奇而周官之失旨故爾愚為之說曰唐虞岳牧類以盡職為能惟明刑一官必使官之不曠其職為能周官六卿類以明試為功惟救荒一典必使虛而用試為功蓋可合而一之者然則荒政遂可無講與曰何可弗講也水旱國家所代有也備荒上策矣即不備而救猶得下策始不待然不救斯為無策爾以所聞季世若平糶增價社倉易易之令且謂其失之待荒收之救荒也然以視周司徒無功之功有間矣是為解

卷之十解類

廿一

卷之一解類

廿一

太玄準易解

范謙 翰林院庶吉士

昔漢儒楊雄氏當新莽之世。恬於勢利。薄於進取。篤古嗜學。探幽快奇。以著書自娛。乃作太玄。以準易。其旨妙其辭幽。其意闊。自當世儒者。鮮能通其說。故疑信參半。然其書迄今具存。或問于予曰。昔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際顯象之會。治結繩之治。真醇樸而未散。大道鬱而不著。故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洛圖書。聖人參三才而為兩畫八卦。而重之。蓋時至而神物自效。氣機而象數潛滋。乃欲秘而不可宣。無微而罔為。故文王因卦以著。承周公依爻以立象。孔子繼乎三聖。繫十翼而彌暢皆本。意以之顯。將察來而彰往。豈故曲外而點中。漫示人以同象也。邪。漢雄之作玄也。刻意體摹。治心鑄解。吁。哇。詰曲枝葉。離披讀。皆不能究。探其不能。故劉歆讀其覆瓿。班固擬之。僭號而當。誅夷不識玄之干易。抑有當矣。予解之曰。昔者大道之末。章。汶汶茫茫。一物不形。兆不可窺。言不可名。故無得而稱焉。逮夫聖人有作。元化斯到。卑而為奇。拆而為偶。參之於三。究之於九。於是其微不可勝窮。其變不可常守。故河洛異出而同宗。卦時互發而相紐。蓋天地之道。洩於此。而又溢於彼。聖人之書。作於前。而不必襲於後。亦各於其所藏。要亦觀其所究而已。玄之要。渺吾不能窺。今姑以其與易儷者。為子言之。夫易始於太極。玄則始於渾儀。易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而八。而六十四。極之三百八十有四。蓋對待而交錯以成變。玄自一而三。自三而九。而二十七。而八十一。極之七百二十。有九。蓋倚角而參伍以成規。首以準卦。贊以準爻。測以準象。所以則其體。準文言以文。準繫辭以擬。瑩規圖告準說卦。以數準序卦。以衡準雜卦。以錯。所以比。

增定太玄準易解

卷之十

其辭卦以六爻而定位。玄以四重而成著。大衍五十。虛策之一。以象太極。玄策六十。有六虛。其三以示威。金木水火土配陰陽老少四象之分位。周一直象。酉象。象元亨利貞。一氣之周回。易以陰陽消長而生吉凶。世者。玄以晝夜升降。而知禍福臧否。易以卦氣直日。一卦六日七分。之候。玄以日分二贊。每贊王四日五分。而奇易陰坎離震兌。以司二七四氣。玄以時氣二贊。以象閏而成期。是皆因四時五行。以為柄法。而儀太極以為基。故曰百慮而一致。殊途而同歸。此其與易相準之大較也。若乃度起牽牛。推之二十八宿。則行曆元而布算律起黃鍾。演之八十一首。則協元聲而立均。自統貞初。一以至上九。配洪範之次第。自一六同德。至五五其宗。合洛書之生成。蓋本于理。以衍數。根於性。以索情。觀於世。而知變。則乎聖。立程。故網羅細入於毛髮。統括而盡於乾坤。是以乎子。擬之六籍。君山漢以絕倫。詮釋更君。實而愈顯。圖譜曆堯夫而更明。蓋易其綱也。玄則以弋而亦獲。易其天也。玄則以階而可升。此雄之所為作。而玄之所以傳邪。至其抗辭。幽說。崇義。眇指出入。於幽微之望。馳騁於有亡之際。至味不諧。于衆口。希音難適。于俚耳。蓋將割鼎鑊以俟易牙。調朱絲以待鍾子。其為趣也。深長其屬情也。宛委。孔子曰。作者。其有憂乎。予亦曰。草玄者。殆有思矣。由是問者。無然。曰。止。止。惟子之言。玄其白矣。百世而有子雲。殆將究而唯唯。吾與子姑置。是而忘言。尚其邇義。皇而証以易理。

人心道心解

李大武

自虞廷有人心道心之說或者疑曰心一而已何以謂人心又何以為道心心有二乎哉于解之曰心無二乃心之所自出而之焉者則二也夫天心非塊然血肉之心也是理之所涵也心亦非杳然虛無之心也是氣之所凝也惟其合理與氣而成心故其方寸之中知覺之動有出于理而之于理焉者矣亦有出于氣而之乎欲焉者矣以其為欲也則命之曰人心以其為理也則命之曰道心道心人心也而人心亦不可不謂之心也則總而命之曰心今天下之人目欲慕色耳欲慕聲口欲慕味體欲慕佚是心人人而有者也即上智獨不然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心亦人人而有者也即下愚獨不然乎哉人心道心皆人之所不能無然而為道心之累者人心也為人心之制者道心也出手人心即入手道心出乎道心即入乎人心入者主之出者奴之二者交相勝而道心常不能勝人心何者道心正人心邪道心義人心利道心拘檢人心便安以正與邪爭其數不勝也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也道心不勝人心於是姦聲亂色入焉而紛華靡麗入焉而蕩情慢恣入焉而縱危者日以微微者日以微其危也至於不可智過其微也至於不可枚舉蓋至是而聖狂定哲愚懸矣何以故則人心勝道心也夫人心與道心異然而未嘗不可為道心也道心與人心異然而未嘗不可為人心也自道心而放之即人自人心而操之即道猶行者然南其轅則南北其轅則北無定方也猶射者然引而左則左引而右則右無定向也俄而道心俄而人心無定心也此無他心活物也人心道心皆

仁也當其動而之道豈其無人心顧道為主耳使舍而從人何道非人當其動而之人豈其無道心顧人為主耳使舍而從道何人非道之二者別若蒼素而吟佳毫芒隔若雲泥而幾變俄頃非明不晰是故貴精也非健不決是故貴一也精以擇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為主人心為役為主者存之又存為役者損之又損至于真渾完百私屏退方寸之中純然道心而無有所謂人心即疑于人心而卒歸于道心而向之二者又舉而一之心本至一何知有道道且無有何知有人嗟乎此心學之妙處廷授受之微指也

李大武翰林

評理臻神
化思入
微茫洞
見性直
種七入
解仙言
乎各
子心折
矣

論性習
語上
微
自
年
理
精

信
卷之十
解額

李大武 翰林院庶吉士

謂造化無窮乎而有時乎收斂謂造化有窮乎而有時乎生育然則造化畢不可測乎大易有之復其見天地之心此何以解

也。天地之化無斷續而天地之心有隱見。當夫春而萬物熙熙然夏而萬物油油然此非天地之神工妙用誰爲之者。然人徒見萬物自熙熙耳自油油耳而未見天地之所以爲心者何如也。天地之心散在萬物而萬物不自知也。惟夫肅之以秋冬摧之以霜雪羣芳既歇木葉盡脫萬物肅然慘無生意斯時也天地之化幾乎息而天地之心幾乎窮矣。乃一陽潛動雖當隆冬互寒之日而煦育之意自有不可掩者。則三陽發動之端而造化生育之始也。至是而天地之心始可見矣。何也。冬者終也萬物至此而終也。一陽初復則冬去而春矣。春而又夏矣。夏而又

十九

析理至精故下筆了了

秋冬矣生生不息北化無窮卽一歲而千歲萬歲可例推也斯不足以見天地之心乎子覽大易之指究程邵二子之論乃知天地之心見於剝復之際吾人之心見於動靜之間草木斂其液乃能敷榮昆蟲蟄其身乃能震奮蓄氣之返者也不伏則不意龍物之神者也不潛則不飛而況千人心乎寂若感之君翁者闢之根冬之藏一歲之復也夜之息一日之復也喜怒哀樂之未發須臾之復也不專一則不直遂不翕聚則不發散不收斂則不奮揚天地之與人心一也子思言致中子興言夜氣皆深於復之說者也是為解。

賣柑者說

劉基太史公

杭有賣菓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燦然玉質而金色。置於市。價十倍。人爭鬻之。子負得其一。剖之。如有煙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子恠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時以寔運豆。奉為祀供。賓客平。將銜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為欺也。賣者笑曰。吾菓是有李矣。吾菓類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為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臬比者。洗洗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和猷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臯之業。和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耻。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餂肥鮮。

增定三因館課卷之一 說類

自是各就其不親親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不察而以察吾排乎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忿世嫉和者邪而託于排以諷邪

雷說

劉基文

有夫耕於野震以克或曰畏哉是獲罪於天天戮之矣劉子曰
 噫誰哉何觀天之局也一夫有罪天將自戮之乎天生民而立
 人故人之牧付之以生殺之權而又自震以討焉惡用是司牧者為也
 曰天鑒于民有隱匿焉人罰弗能及也而震以威之微顯闡幽
 神道也曰惡是何言也古帝制刑以為天下均故執刑如執權
 伯也公也罪之輕重而前後之又不故專而聽于天曰天討也夫是之
 謂替天地之化育今日天又自以震戮人罪吾不知天之自戮
 者以何等罪乎謂其積之極人不能勝而戮之邪則天下之為
 人子而不孝為人臣而不忠為人長而不慈為人幼而不遜為
 人友而不義為人妻而不順賊義戕仁縱私而滅公倚勢而行
 姦柔約而肆淫人言而默心陰慘而陽和磨牙吮血賄貨割脂擯
 威作福誅害正直而道于司寇之誅者不為不多矣豈司雷者
 有所畏乎乃不一有戮而庸夫乎戮焉使彼有心視天之意而
 謂之所怒在彼而所容在此也則恃以不忌是天以震勸逆而
 濟禍也豈天道耶必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也曰雷者天氣之
 鬱而激而發也陽氣圓于陰必迫迫極而進上而聲為雷光為
 電猶火之出燄也而物之當之者亦必穿剝必碎非天之主
 此物擊人而人之死者適逢之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于大
 石草木石亦罪而震以威之耶

琴說

宋濂

客有為子言楚越之交恒多山山民齊氏者不識琴問人曰何
 謂琴或告之曰琴之為制廣前狹後圓上方下微首而越底被
 之以絲則鏗鏗然冷冷然可聽也齊悅曰是知琴矣一日通
 都大邑見負筑來者垂趨視之驚曰是不類廣前狹後圓上方
 下者邪反側視之良久曰是又不類微首而越底者邪以指橫
 度之則亦有聲出絲間復曰是又不類鏗鏗然冷冷然之可聽
 者邪遂致其人而歸師之三年蚤夜不輟自以為盡其技也鄉
 之告者偶過焉聞其聲輒罷然曰子習者筑也非琴也不然何
 若是嘈雜淫哇也因出琴鼓一再行齊氏聞之感額曰子給我
 矣子給我矣潘乎若大羹玄酒樸乎若膏肓士鼓不足樂也子
 所嗜者異於是若鳳凰之鳴若笙簫之間作若燕越美人之善
 琴者不知子琴之為筑吾筑之為琴也請終樂之嗟乎琴之為
 器入所易識山民乃以筑當之則夫誤指卿愿為君子日愛之
 而不知原者尚何怪乎感所言作琴說

逐鹿說

許觀三元侍中

終南有猛虎逐鹿鹿走唯君甚自謂必歟乃墜唯虎貪鹿亦隨而墜并死深壑中獵者遇而獲之玄微子曰吁嗟哉虎知虎之能死鹿而不知墜之能死虎也故貪鹿而忘險于崖虎亦意虎之必欲食我也我墜唯虎必從之使虎而墜唯得無死虎邪甚矣虎勢之窮而急也故先墜意虎必墜虎果隨之墜意在食鹿而不知為鹿所愚也亦其貪暴之性使然雖死而不悟者歟噫豈惟虎為然哉秦失鹿項羽逐之而不知漢高為之唯故秦鹿走垓下羽隨而逐之垓下又不知垓下為漢高之唯而韓信又唯中死羽石也鹿逐而羽亡并為漢高獵之使虎不貪暴唯惡得而先之使項羽不貪暴垓下惡得而死之虎不知墜之為死所羽又不知垓下之為已死所嗟夫虎不悟而先於墜項羽不悟而先於垓下亦可謂貪暴者之戒矣

報應說

程敦政

陰侯佐高祖手列國取項羽天下之大功也而見殺于女主何進與袁紹謀誅宦者安帝室天下之大患也而見殺于寺人此後世君子所為痛惜者也予獨以謂之二人者亦自有殺身之道焉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蓋福善禍淫之理相為隱伏其見諸人者捷如影響之與形聲人但見其感應之遲遂以為彼蒼蒼者若罔聞知殆所謂繫天者也以史考之酈食其不煩尺矢片甲下齊七十餘城其功偉矣而淮陰嫉之自以已為大將握重兵在外而功反出書生下遂進擊齊齊王以食其為給已也而烹之則食其者非齊王乃淮陰也何太后專制孝仁董后積不能平而進以太后之兄為大將軍執國政且惡董后之姪重其權勢與已同乃誣奏董后不宜居京師少帝許之遂發兵圍董氏之宅收重免官俾之自殺董后之以憂成則殺董重者非少帝乃何進也夫二人者疾人之有功忌人之軋已必欲取而置之死地乃欲保成功永終譽幸必于牖下其亦不思之甚矣然則二人者之歿特假婦寺之手耳彼食其與重何罪哉傳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也二人者嫉忌之心一萌而殺人之心無所不至然卒之亦足以自殺其身則福善禍淫之理豈可畏矣嗟夫功過不相掩也彼二人者功忠固可痛惜然表而出之特以戒夫世之忌嫉者

碧梧丹鳳圖說

羅倫 元 舒

鳳聖德也。揚義而然。禮負仁而入。信德受而繫。武有通則見。無道則隱。善人國之鳳也。在乾。若鳳在治。若鳳為聖人出也。是故舜時。宋儀文王時。鳴岐山。舜文之聖。別陽之梧桐也。皋繇稷契。高同之鳳也。鳳以鼓鳳鳳之至也。豈自周之東。朝陽之梧桐。秋矣。孔子鳳而聖。顏子孟子鳳而聖。或老於曲肱。或困於陋巷。或卒於浮海。故曰。鳳鳥不至。吾已矣夫。漢氏而下。時君之慕鳳。于其名。不于其是。或以鶩雀為鳳。或以野鳥為鳳。卒不可見也。天下豈無鳳乎。致之不以其道。厚之不至也。宜哉。其在下者。惟欲風漢而棲於新室。通欲風隋而棲於隋。文君子若鳳。謂隱見之得宜也。鴟非鳳。比猶知曉晦之候。風德固若是乎。大江之西。鳳之知數也。漢漢之周。氏草廬之吳。氏蒙山之陸氏。博之。今可。前。後。之。下。說。類。道。德。而。鳳。者。也。虞。陵。之。歐。陽。氏。南。豐。之。曾。氏。文。章。而。鳳。者。也。若。思。宣。洪。氏。信。國。文。氏。之。流。則。忠。義。而。鳳。者。也。天。理。不。息。人。心。不。必。鳳。固。聖。德。然。不。離。飛。鳥。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同。聲。相。應。一。鳳。鳴。而。眾。鳳。皆。鳴。梧。桐。在。朝。陽。矣。侯。其。以。德。為。首。以。仁。為。心。以。信。為。負。以。禮。為。履。以。武。為。繫。引。吭。振。羽。而。一。鳴。上。則。羣。鳳。隨。之。舞。文。之。瑞。至。矣。吾。將。洗。耳。而。聽。於。卷。阿。

獲麟說

王 鑒

春秋何以終于獲麟。杜預之言曰。感麟而作。因以為終也。予以為不然。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世衰道微。孔子懼。作春秋。孔子傷當世之亂。為萬世法戒。而作春秋也。豈獨為一麟哉。假如麟不至。春秋將不作。耶。鄭眾賈逵服虔。謂孔子自衛反魯。修經已成。麟感而至。胡安國亦曰。蕭韶作而鳳凰儀。春秋成而麒麟至。余又以為不然。孔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傷不得致此瑞也。孔子刪詩定書。繫易正禮樂。功亦至矣。不聞有所謂瑞獨春秋成而麟至乎。假如麟不至。春秋將何所終。耶。且既為瑞矣。又見獲于鉏耨。何哉。然則春秋為以是終。音以為紀。異也。春秋書災不書瑞。麟者聖王之瑞也。時至春秋。亂臣賊子。接跡于天下。日食星殞。地震山崩。猶定皇明。昭。卷。之。十。說。類。水。旱。霜。雹。六。鵠。退。飛。鵠。鴟。來。巢。多。虞。有。域。史。不。絕。書。斯。時。也。麟。為。至。哉。不。當。至。而。至。焉。茲。瑞。也。所。以。為。異。也。有。年。大。有。年。祥。也。非。所。有。而。有。焉。則。為。異。祥。也。非。所。至。而。至。焉。則。為。異。楚。狂。之。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茲。其。麟。之。棄。乎。雖。然。麟。為。聖。人。出。也。為。聖。人。出。而。傷。焉。孔。子。其。有。感。乎。吾。道。其。終。不。行。乎。所。謂。吾。已。矣。夫。者。故。以。是。終。焉。

王驥事宣圖說

嚴嵩太學士

嘉靖二十四年九月初一日內閣題王驥事宣臣等為照玉牒
紀載宗支以垂萬世係朝廷重事其制不敢不倍加詳慎其
舊牒內有事當釐改者理合開具上請臣等看得第一冊內例
有總圖係載天漢世系於首所以表
帝王之統合同氣之親也切因世代未遠人數未多有紙一面
刻書代氏而以珠線各係所出之子孫于下但近年以來
宗派蕃衍已倍于前其數不下累萬茲仍用前制不惟紙狹不
足條載而字跡微渺珠線紛亂難以尋檢不無遺漏混淆之弊
況將來天支萬代愈難增續臣等竊意摹倣古史世表之法
以橫格分代數而列書其各氏于上其各派所出子孫則從而
遞書于各派之下庶世次不紊一覽可見仍給下方以俟後天
增入臣等又思得玉牒之修當以帝系為宗統其中有雜係
長出但不有天命藩封如懿文太子秦晉二王不敢以
加于成祖之前又有雜係長出但既殤而追受封號如悼愍
太子岳懷王哀冲太子惟常以冊內載之不敢列于圖之前俱
所以尊帝統也其無可好如穎陽等王則仍書之又壽春王
熙祖之長子仁祖之兄也南昌諸王仁祖之長子
太祖之兄也俱在太祖有天下之後追封為王今靖江王則
南昌王之後也以太祖之聖子神孫視之則有堂從之分舊
圖以列于帝系之前今移置本支之後以所以尊
帝統也以上諸事皆因舊圖而少加釐改謹著為帝王世系
總表一冊上進奉
御批卑不可先尊亡不可先存著照今擬用

練習說

唐順之

練習者教之戰而惜其死也夫民而荷之以戈曰兵生而擊之
就必地曰戰不有以教之重其民矣昔晁錯為漢畫禦戎之策
而歸之於卒服習惟以卒與敵也然所謂教者有體有用有常
有變又有教兵之法教將校之法不可不察也夫金鼓以一其
耳旌幟以一其目賞罰以一其心茲三者黃帝以來未之或異
也也有所聞見而坐有所聞見而作有所聞見而進有所聞見而
退是所謂教之體也而未必其致諸用也九九之技不足以盡
周天之數千倉之藥不足以應庭虛之求不達其用之弊也可
以坐而俾之有聞見則坐可以作而俾之有聞見則作可以進
而俾之有聞見則進可以退而俾之有聞見則退是所謂教之以
重武不用也然皆常也未必其達諸變也刺腹洗腸扁鵲之所任衆醫
皆定皇明館課卷之十說類
則懼迴牆倒帆舟師之所習衆人則恐不達諸變之弊也是故
金鼓一其耳不全鼓而耳亦一旌幟一其目不旌幟而目亦一
其惟心之一乎心之一者賞罰之一也無賞及無俸免則賞罰
一賞罰一則心一心一則常變一夫是之謂練習乎君以是絕
其將校教將校之法也將校以是絕其兵教兵之法也今之所
謂練習者吾知之矣寅而集辰而罷已而集未而罷其金鼓震
也旌幟翻翻也右此而左彼賞罰錯然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
也此歲武場金鼓旌幟賞罰也來歲武場金鼓旌幟賞罰也
也又歲武場金鼓旌幟賞罰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此將
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彼將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
習也又將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
也金鼓以令之南進而北退施之于東西則否旌幟以令之東

此說今時不練兵之弊

坐而兩作施之于南北則不教閱之金鼓金鼓也卒然有警而金鼓之耳有不聞者夫教閱之旗幟旗幟也卒然有警而旗幟之目有不見者夫是可以為練習乎本一將而叩之曰子之持戟之士某也勇某也懦不知也教弩之士某也藝某也未習不知也舉一將而私之曰子部曲有善得上意巧為剝下者則盡知之也吁是教兵法耶始下令曰某守某失入虜者以軍法繼下今曰某邀某失出虜者以軍法事已入失入失出失則將以委之上曰有大監也大監以告子朝曰請建治也朝以下之理曰會律文也於是曰某也奪祿某也贖金則與始下繼下者左矣其令不足信矣吁是教將校法耶故嘗曰將授一兵則其練習之政宜任其將期之曰耳目心一焉已耳金鼓旗幟生作進退一焉已耳賞罰一焉已耳不必日暴之日中熾疲之也不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十說類

此說今時不練兵之弊

必羣集之武場觀視之也不必寅而至辰而罷已而至未而罷也火器千人馬必千人精也弓弩千人馬必千人精也勇力挺手千人馬亦千人精也將一日而與其火器者數十人適諸野習試之精熟之善者賞拙者厲度不可教者更代之至暮乃歸旬日而火器氣過矣一日而與其弓弩者數十人適諸野習試之精熟之善者賞拙者厲度不可教者更代之亦暮而歸旬日而弓弩者過矣又旬日而與勇力者俱勇力者亦過矣由是某也勇某也藝某也逞巧某也疾拙將無不心具之也某之器大良其之器良其之器稍良將無不心具之也問之一則舉其十者之用則呼其名夫是之謂練習也兵以是為式是之謂教兵將以是為最最是之謂教將校始下令必慮其可繼繼下令必慮其可終終替功罪必詢其所始夫軍法者伏百戰則斬首也

此說今時不練兵之弊

庶刑者皆杖徒流贖也始之以軍法而曰杖百戰則斬首然之以庶刑而曰管杖徒流贖又何怪其心之不一也又古人之言曰賞善不崇朝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夫善善長善人君之度也歲克愛者大將之體也賞善欲民速得其利而軍法可使不運代其幸乎是皆所謂教兵教將校之法也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十說類

庶刑者皆杖徒流贖也始之以軍法而曰杖百戰則斬首然之以庶刑而曰管杖徒流贖又何怪其心之不一也又古人之言曰賞善不崇朝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夫善善長善人君之度也歲克愛者大將之體也賞善欲民速得其利而軍法可使不運代其幸乎是皆所謂教兵教將校之法也

一貫忠恕說

楊起元少司馬

王忠銘
太史評
名理
直探
東源
淵源
不宣
以文
之字
日

一貫大
旨

楊起元

卷之十說類

四一

昔者曾子以忠恕之說明一貫而然陽氏以為借其易明者言
之夫一貫之下果又有忠恕乎哉是二之矣而惡乎一旦所云
借者非所名而假名之者也道而可假非至道已言而可假非
至言矣余謂曾子之說蓋審乎忠恕之為一貫而直指之者也
且夫人之心易嘗不足以貫天下哉患在二人已之見障大同
之心多方於私為之術也忠者與偽反者也恕者與私反者也
去其偽且私若而諸離散形骸喪六通四闢於大公之塗而無
有一物以關其間如是而不謂之貫也可乎知忠恕之貫而一
貫之不外乎是彰彰明矣然夫子以忠恕教其徒而獨以一貫
之說授之曾子語上語下則必有分矣倘所謂借言之者耶而
余有以知忠恕非僅僅學事者也雖聖人亦有之解在乎夫子

從得
得來

從得
得來

之告子貢矣總之忠恕也其在聖人則已立立人己達達人者
是也其在學者則能近取譬是也蓋大學之道要於絜矩而
夫子由志學以極之亦不過從心不踰矩而已是矩也庸獨非
忠恕耶故謂夫子無忠恕之迹則可謂其有加於忠恕則未也
然夫子言一而曾子言忠恕忠恕二名也一不可以二名將無
所謂借言者是耶余又以為知忠恕之不二也解不云乎蓋已
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天下未有不盡已而能推者亦未有不推
已而可謂之盡者蓋真且夫論絜矩而本之忠信言忠而不
及恕則恕不外忠之驗也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其恕乎
言恕而不及忠則忠不外恕之驗也故忠恕者所謂一者也然
曾子固嘗忠恕矣言其間一貫而猶然無所進此則借之為言
也庸何傷哉試論之迷於方者以陳西溪其語也即此為東

事理
十九年
不難
此語

貴悟不
貴言
味哉

方說
此語
思

增定是明館課

卷之十說類

四二

無別有東夫悟道者亦若此矣故聞性於天道者自得其所為
文章而已不聞離文章而言性道也上達者達所學而已不聞
離下學而言上達也故未上則忠恕非一貫而既上則一貫即
忠恕曾子之言言其唯者也安所事借言乎且夫一果何常之
有三聖相授受也曰允執其中詎非是道乎孟子曰堯舜之
道孝弟而已矣孝弟非是道乎曾子言忠恕而夫子之道盡假
今言忠言孝而夫子之道亦盡故迷者不勝一而悟者所見無
非一夫人亦悟之而已安貴擬議於言論之間乎甚矣夫子言
者之足以病道也雖然無名忠恕有名者足以開道而未
若無名之為至也夫子適言一貫而門人已疑之不為之名惑
將何解故忠恕之說曾子之所不得已也然陽子借言之說意
在斯乎余懼世之君子不察其言而猥附以文離之見而重為
道贅也作是說以明之

荀卿非十二子說

尤樵孝論

其非子思孟子則已大甚。人言卿敢為高論異說而不讓也。果
然既而思之。道固有不相謀而相發者。卿之非二子也。有意存
焉。抑所謂莊周之辨仲尼。乃所以助仲尼者歟。昔子思孟子發
明天命性善之旨。使人各識其善。不忍自棄于惡。克之可以保
四海。育萬物。即堯舜三王易為也。孟子沒。此學失傳。世之小儒
沿流失直。不求其本。體之良而直任其性。之所發。利汚俗。垢駁
蝕其中。不琢不磨。修然自大。干一世。略取堯舜之遺文。粗迹以
當紛紜戰鬪之場。而不知其作用之所在。則雖謂之幽隱而無
罪也。夫卿之學術。則不然。以為人性相近。固如未雕之朴耳。必

有禮以雕琢刮磨。而文章出焉。經緯成焉。可以治身。可以治兵。
可以用天下。故曰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審後王之遺。於百王
之前。若端拜而議。又曰粵突之間。簞席之上。帝王之文章。具焉。
平世之俗。出焉。此卿所以教習天下之作用。毅然自信。而不疑
者歟。故夫璞一也。思孟之言。璞王乎王者也。故雖盡力琢磨。而
不害其中之所有。卿之言。璞主乎琢磨者也。故不琢不磨。則無
以成器。而致用。此其說固相發也。然其懲不學之弊。而并疑乎
性之無良。乃卿好奇之過耳。今曰性惡。玉石幾無辨矣。琢磨安
從施哉。吾觀秦時。鄒魯諸生。不達進退。潛見之機。卒以是古非
今。自貽伊戚。則知思孟而後。俗學無當于世。用以致蓄怒。世忿
於狂秦。其來已非一日。故卿有激而言之。其意蓋以助教耳。而遂
加詆於思孟。二子則是知之蔽也。此豈果於神泥者耶。差夫

荀卿非十二子說
尤樵孝論
其非子思孟子則已大甚。人言卿敢為高論異說而不讓也。果
然既而思之。道固有不相謀而相發者。卿之非二子也。有意存
焉。抑所謂莊周之辨仲尼。乃所以助仲尼者歟。昔子思孟子發
明天命性善之旨。使人各識其善。不忍自棄于惡。克之可以保
四海。育萬物。即堯舜三王易為也。孟子沒。此學失傳。世之小儒
沿流失直。不求其本。體之良而直任其性。之所發。利汚俗。垢駁
蝕其中。不琢不磨。修然自大。干一世。略取堯舜之遺文。粗迹以
當紛紜戰鬪之場。而不知其作用之所在。則雖謂之幽隱而無
罪也。夫卿之學術。則不然。以為人性相近。固如未雕之朴耳。必
有禮以雕琢刮磨。而文章出焉。經緯成焉。可以治身。可以治兵。
可以用天下。故曰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審後王之遺。於百王
之前。若端拜而議。又曰粵突之間。簞席之上。帝王之文章。具焉。
平世之俗。出焉。此卿所以教習天下之作用。毅然自信。而不疑
者歟。故夫璞一也。思孟之言。璞王乎王者也。故雖盡力琢磨。而
不害其中之所有。卿之言。璞主乎琢磨者也。故不琢不磨。則無
以成器。而致用。此其說固相發也。然其懲不學之弊。而并疑乎
性之無良。乃卿好奇之過耳。今曰性惡。玉石幾無辨矣。琢磨安
從施哉。吾觀秦時。鄒魯諸生。不達進退。潛見之機。卒以是古非
今。自貽伊戚。則知思孟而後。俗學無當于世。用以致蓄怒。世忿
於狂秦。其來已非一日。故卿有激而言之。其意蓋以助教耳。而遂
加詆於思孟。二子則是知之蔽也。此豈果於神泥者耶。差夫

成田慎諸子者其初源委蓋思自見於世而然非之之學思
以法仲尼為思孟自立於天下而宋儒詆之不遺餘力故夫折
衷道術者不可以不慎也

荀卿非十二子說類

四四

沈自弘翰林脩撰

許柱國
類陽公
評
通篇以
候氣爲
千定律
千定準
又莫牛
錢以三
錢以九
寸九分
九寸爲
變正爲
史公云
諸儒一
謬崇古
師及之
可謂難
出快也
清明津
呂之元
者夫
國家公
謀孔急
抑定

此折者
傷祖
門之
此常昭
之正
太極
極

此說者
鍾之數
少
此說者
鍾之數
清
此說者
律增
之數
起黃鐘
倍定

以上言
三寸九
分之常

六月之陽氣能上生正月。中間四五月皆無生氣也。指益自損。益隔八日。隔八而世儒不講。輒就附會。以成其術。而有相生。至仲呂而窮之說。有往而不返之說。有生執始。南事四十八律。以足六十律之說。有虛宮不用之說。正由黃鍾一差。百孔千瘡。就所必至。天惟原黃帝三寸九分之舊。宋常昭以九寸為黃鍾。之變之言。裁司馬九寸之文。越唐宋諸儒相傳之誤。先以三寸。九分正黃鍾之管。然後諸律以漸而增。以漸而減。一如前法。無。交踵無參差。迺以宣諸密室。綴綬之中。實灰而候之。庶乎氣可。應樂可作。萬事萬化。可與蓋焉。請漢志曰。至治之世。天地氣合。而風氣正。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嗟乎其得之矣。

四

十二律旋相為宮說 王喬佳 蘇林院與王
夫樂始於無聲。而宣暢和濟。邪移俗。則律呂之功。為鉅律者。帥也。所以帥導陽氣。使宣達也。呂者助也。所以助陽成功也。總之為十二律焉。故冬至日月會於星紀。位在丑。氣合子。為黃鍾。太寒會玄枵。位在子。氣合丑。為大呂。雨水會雋。位在亥。氣合寅。為太簇。春分會降。妻位在戌。氣合卯。為夾鍾。穀雨會大梁。位在酉。氣合辰。為姑洗。小滿會實沈。位在申。氣合巳。為仲呂。夏至會鶉首。位在未。氣合午。為蕤賓。大暑會鶉火。位在午。氣合未。為林鍾。處暑會鶉尾。位在巳。氣合申。為夷則。秋分會壽星。位在辰。氣合酉。為南呂。霜降會大火。位在卯。氣合戌。為無射。小雪會析木。位在寅。氣合亥。為應鍾。自黃鍾至仲呂。屬陽。自蕤賓至應鍾。屬陰。合而言之。則為大陰陽。黃鍾屬陽。大呂屬陰。一陰一陽相間。析而言之。則為小陰陽。陽道常饒。故其律順而左旋。陰道常乏。故其辰退而右旋。是十二律者。上以會十二舍。下以應十二辰。宜移智術。數所能為。哉。悉天地自然之理也。中於宮。彰於商。觸於角。社於徵。牢於羽。聲與律。旋相為宮。宮者。君主之義也。十二律更迭。為主當其為主。五聲皆備。其法以本宮為君。隔八相生。上生益。一下生損。一取四聲。而應和之。如黃鍾之宮。下生林鍾。徵也。上生太簇。商也。下生南呂。羽也。上生姑洗。角也。推之十一律。各為宮。亦各應以四聲。長短清濁。無相凌亂。記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此之謂也。夫樂之難不在聲。在於定律。定其所。八音克諧。猶連之掌矣。黃者。中之色。所貴乎中者。以其能貫十二律。而歸於宗也。鍾者。種也。十一月陽氣施種於黃泉。物

皇

其宗

帝而左

為得

充九

侯氣

說亦

此來

非精

律呂

安能

究至

此

增定

皇

明

信

記

卷

之

十

說

類

四

九

照

應

始明也。應而平之。以為六氣元也。明此二義。然後黃鐘可得而

正。其法。戴黃帝命伶倫取嶧公之竹。制律。斷而節間三

寸九分。而次之。為黃鐘之宮。曰合。少。劉。怒。外。紀。無。忌。隋。志。亦。與

呂氏無異焉。自太史公志律。以黃鐘為九寸。蔡李通新書。因之

後之言。樂者。迷祖子長。而於諸書。漫不加釋。於是黃鐘之度。茫

然無據。而旋相為宮之義。亦將窒焉。而莫可識矣。夫黃鐘當子

之中。一陽初動。於卦為復。則三寸九分者。陽之始也。升陽漸益

故大呂四寸五分。然大寒陰氣猶壯。陽雖進而尚微。故止升六

分也。自是而後。已向於春。故太簇五寸四分。又夾鐘六寸三分

入姑洗七寸二分。又仲呂八寸一分。而蕤賓則得九寸焉。蕤賓

當午之中。六陽既元。於卦為姤。則九寸者。陽之極也。歸漸損故

林鐘八寸四分。然大暑陰氣未行。陽雖退而尚隆。故止降六分

也。自是而後。已向於秋。故夷則七寸五分。入南呂六寸六分。又

無射五寸七分。又應鐘四寸八分。至黃鐘。仍得三寸九分焉。此

太陽行氣之數也。陽性動。動者數三。始於黃鐘三寸九分。陽之

少也。極於蕤賓為九寸。陽之老也。而自九寸約之。復終于三寸

九分之數。是黃鐘能貫十一律。歸乎其宗者也。司馬氏不解九

寸為黃鐘之變。而直以為黃鐘之管。遂生九分。為寸黃鐘八寸

一分之說。大呂而下。以次漸減。參差不齊。而宮商清亂。不知陽

氣自冬至後。漸升。而律反短。則氣有餘。而管不足。夏至後。漸降

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況以應鐘接黃鐘。終間一月。而

相去四寸。每奇。則何以續氣數。而和聲音哉。韋昭曰。九寸者。黃

鐘之變。悟變之旨。則知黃鐘其度短也。其聲清也。而諸律由是

可正矣。何者。天清而上。浮地濁而下。人受生于天地。感物濁

形而聲氣出焉。清而上升者為貴。濁而下降者為賤。故少者貴

數多者賤。故以五音言之。宮聲清。黃鐘為正宮。其數極少。故為

君。臣數多於君。故商為臣。其聲次清。民數多於臣。故角為民。其

聲清濁相半。事多於民。故徵為事。其聲次濁。物多於事。故羽為

物。其聲極濁。以十二律言之。黃鐘極清。太簇以下。以漸而濁。至

蕤賓而極。大呂次清。夾鐘以下。以漸而濁。至林鐘而極。極則以

漸而清。復轉為黃鐘焉。惟九寸之說。行。故議者咸以明聲為清

元若可。言聲反濁。清濁既清。度數遂紊。而君臣民物。皆不安其位。而禮

義廢矣。至謂律呂之數。往而不返。又謂黃鐘不復為諸律所役

果若是。則旋宮之說。奚自起哉。故審音知樂者。當於聲氣之元

求之。

增定皇明信記卷之一說類

五

求放心說

周應賓 錄

孟子

孟子曰：「求放心也。」其說甚辨。乃世儒所以釋者，吾惑焉。蓋孟子之稱求放心也，其說甚辨。乃世儒所以釋者，吾惑焉。

太史評

儒之說大都謂人恒游千里之外，即欲問學，要須收之使反復。

以心

在中耳。嗟乎！此未達於心之論也。夫心也，卷之不盈一握而舒。

即求

之盈於六令莫知其往，莫知其來，即恣睢者不至，聖之使外即。

仁此

疑定者不能求之使內，斯乃所稱神明不測者也。惡謂游心千。

論足

里乃稱放哉！今有人焉，高之窮，蒼穹遐之志，四極仰之論，遂古。

以明

俯之等萬，其心不在適矣。顧安得譽為放也？即有人焉，逃。

注

物而內培，遺事以反觀，其心不在外矣。顧以此言不放，又安。

仁即心

足該問學也。然則所謂求放心者，云何？孟子固自言之矣。曰：「仁。

也心即

人心也。蓋揭心之體也。曰：「放其心而不知求，為世之遺仁者，慨。

仁也求

也則所云求放心者，夫亦曰求仁而已矣。讀即以孟氏之說證。

何

也則所云求放心者，夫亦曰求仁而已矣。讀即以孟氏之說證。

仁也求

也則所云求放心者，夫亦曰求仁而已矣。讀即以孟氏之說證。

仁也求

也則所云求放心者，夫亦曰求仁而已矣。讀即以孟氏之說證。

仁也求

也則所云求放心者，夫亦曰求仁而已矣。讀即以孟氏之說證。

仁也求

也則所云求放心者，夫亦曰求仁而已矣。讀即以孟氏之說證。

仁也求

也則所云求放心者，夫亦曰求仁而已矣。讀即以孟氏之說證。

仁也求

也則所云求放心者，夫亦曰求仁而已矣。讀即以孟氏之說證。

仁也求

也則所云求放心者，夫亦曰求仁而已矣。讀即以孟氏之說證。

仁也求

也則所云求放心者，夫亦曰求仁而已矣。讀即以孟氏之說證。

仁也求

也則所云求放心者，夫亦曰求仁而已矣。讀即以孟氏之說證。

仁也求

也則所云求放心者，夫亦曰求仁而已矣。讀即以孟氏之說證。

仁也求

也則所云求放心者，夫亦曰求仁而已矣。讀即以孟氏之說證。

仁也求

也則所云求放心者，夫亦曰求仁而已矣。讀即以孟氏之說證。

仁也求

也則所云求放心者，夫亦曰求仁而已矣。讀即以孟氏之說證。

仁也求

也則所云求放心者，夫亦曰求仁而已矣。讀即以孟氏之說證。

仁也求

也則所云求放心者，夫亦曰求仁而已矣。讀即以孟氏之說證。

仁也求

也則所云求放心者，夫亦曰求仁而已矣。讀即以孟氏之說證。

仁也求

也則所云求放心者，夫亦曰求仁而已矣。讀即以孟氏之說證。

仁也求

也則所云求放心者，夫亦曰求仁而已矣。讀即以孟氏之說證。

仁也求

也則所云求放心者，夫亦曰求仁而已矣。讀即以孟氏之說證。

仁也求

也則所云求放心者，夫亦曰求仁而已矣。讀即以孟氏之說證。

仁也求

也則所云求放心者，夫亦曰求仁而已矣。讀即以孟氏之說證。

女問人語是書而評曰：心豈有出入程伯子問之曰：「范女不知。」

淡泊寧靜說

李沂 區古士

夫。諸。華。腹。者。過。淡。泊。競。奇。捷。者。拙。寧。靜。而。駕。古。之。倫。遠。俗。之。標。
對。公。相。國。大。體。母。華。寧。靜。母。躁。何。也。世。俗。之。所。唯。正。君。子。之。所。尚。也。曾。見
評。有。有。居。必。離。繪。食。必。海。陸。服。必。綺。錦。而。衷。理。粹。白。者。乎。又。見。有。動
理。有。若。鴟。張。舉。若。鵲。發。提。若。傑。升。而。助。續。登。閣。者。乎。大。都。驕。奢。者。志
而。詞。若。鴟。張。舉。若。鵲。發。提。若。傑。升。而。助。續。登。閣。者。乎。大。都。驕。奢。者。志
亦。佳。而。淡。泊。者。神。元。險。躁。者。氣。浮。而。寧。靜。者。養。遠。古。之。君。子。舍。餘
欲。享。抱。真。守。一。於。世。味。一。般。所。染。而。才。智。一。無。所。逞。若。迂。闊。遲
頓。而。無。當。於。用。乃。其。風。神。灑。然。湛。若。冰。壺。器。宇。端。凝。屹。若。巨。折
即。處。聲。華。勢。利。之。場。而。有。雲。霧。春。則。之。態。居。輟。輟。盤。錯。之。地。而
有。從。容。暇。豫。之。思。用。能。履。盛。持。盈。有。鴻。任。鉅。功。包。恢。名。快。天
壤。斯。其。創。堅。何。難。而。規。恢。何。偉。哉。則。以。其。虛。朗。之。胸。襟。養。之。淡
泊。者。深。而。遠。大。之。識。見。鍊。之。寧。靜。者。熟。也。故。掛。齒。不。如。太
坤。定。皇。明。官。課。卷。之。上。說。類。五

三。漢。文。帝。玄。酒。之。真。王。莽。環。危。不。如。周。鼎。商。彝。之。重。而。隨。俗。波。靡。見。事
皆。有。風。生。終。不。若。淡。泊。寧。靜。者。之。足。以。收。功。而。樹。業。也。李。何。言。迂。拙
也。善。乎。武。侯。之。言。曰。淡。泊。以。明。志。則。淡。泊。非。狗。名。也。曰。致。遠。則
寧。靜。非。株。守。也。余。敬。佩。焉。以。為。養。心。法。故。為。之。說。而。驗。夫。同。志
者。

淡泊寧靜說

舒弘志 國史編修

中。相。國。昔。蜀。諸。葛。公。以。侯。嘗。言。吾。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此。固。武。侯。相
評。業。根。本。亦。五。常。所。當。終。身。佩。服。而。不。可。須。臾。忘。者。有。味。哉。此。二
語。也。愚。為。之。說。曰。水。之。性。清。土。泊。之。則。清。者。濁。矣。木。之。性。靜。風
搖。之。則。靜。者。擾。矣。夫。人。之。性。貞。欲。眩。之。則。貞。者。褻。矣。夫。人。心。之。初
湛。然。漠。然。曷。嘗。有。一。毫。私。智。妄。念。於。其。間。哉。迨。夫。形。生。神。發。之
後。知。誘。物。化。之。餘。不。理。情。於。濃。醪。則。役。志。於。紛。華。試。語。之。以。淡
泊。語。之。以。寧。靜。鮮。不。相。顧。竊。笑。共。指。以。為。迂。譚。不。知。吾。心。吾。性
原。自。淡。泊。寧。靜。中。來。與。藉。上。古。有。蔬。食。水。飲。而。樂。在。其。中。有。箴
東。聖。賢。之。欲。與。人。殊。哉。蓋。其。性。真。之。天。方。與。造。化。俱。與。萬。物。遊。其。視。塵
成。敗。俗。之。紛。紛。靡。靡。蓋。不。啻。蚊。虻。之。過。前。推。鹿。麋。之。修。為。有。無。也
坤。定。皇。明。官。課。卷。之。上。說。類。五

此。孔。明。疑。未。及。此。而。就。其。所。養。亦。稍。有。近。似。者。方。其。高。卧。南。陽。抱。膝。長
吟。遊。虛。以。居。身。醜。婦。以。寡。愁。迹。其。所。處。若。將。終。身。焉。嘗。一。念
之。動。於。功。名。富。貴。哉。及。其。應。三。顧。之。勤。展。匡。復。之。畧。出。師。二。表
忠。貫。日。月。木。牛。流。馬。妙。絕。古。今。自。非。養。之。素。定。見。之。素。高。焉。克
至。此。為。代。而。下。稱。為。人。中。臥。龍。而。譚。相。業。者。必。歸。之。也。孔。明。蓋
庶。幾。知。道。者。與。李。何。垂。道。愈。下。學。術。愈。濫。食。不。斷。養。生。而。務。為
五。齊。八。珍。之。腴。衣。不。斷。嚴。體。而。務。為。齊。統。蜀。絲。之。麗。居。不。斷。安
身。而。務。為。瓊。樓。玉。宇。之。制。推。之。曰。欲。現。美。金。耳。欲。聽。淫。聲。嗜。欲
無。涯。則。求。所。以。足。之。之。計。亦。無。所。不。至。由。是。甘。媚。寵。之。羞。效。齊
人。之。行。營。營。然。日。舉。其。身。心。而。奔。馳。於。聲。華。利。欲。之。場。而。不。為
之。少。息。何。者。嗜。好。亂。於。中。眾。欲。牽。於。外。惟。不。淡。泊。故。不。寧。靜。終

其身界焉志為物喪而一無所表樹可愧矣士君子固有志
 雨志於道德者功名富貴舉不足以動其心是故棲遲丘壑嘆
 傲風雲朝一暮夕一霍其視鼎珍法膳曾弗恤於此矣衣敝緼
 服膝鶉其視絳繡龍衮曾弗聞於此矣雖為樵薪為傭其視瓊
 臺瑤室曾弗華於此矣月淺夫俗士觀之若曰君子之淡泊自
 處如此而不知君子之心且泰然無累浩然莫禦至富至靜而
 其天不撓由是出其才以建大功立大節帶大難之衝若探囊
 而索迎刃而解何者素所積畜也視之終華艷者竟何如雖
 然城中高聳四方一尺然則欲返淡泊之風崇寧靜之化又必
 有所以倡之者愚因武侯之言而有感於心乃冒為臆說以俟
 知道君子

松栢後凋說 柳德薄 史過庭
 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夫天不能違時物不能違
 天松栢匪金匪石而能凌厲歲寒後凋萬彙何也莊生有云受
 命於地惟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彼固一秉天地貞勁之性而
 生者抑木其品而金石其質者抑其所受者異邪且物之生獨
 氣耳氣洩而為菁華與芬芳洩則薄薄則不久而松栢默然澹
 然華不足悅而芳不足襲也桃李託根沃壤時之也若子而以
 栢獨處磽确不食之地因蓬蒿而厄牛羊棄李朝樹而夕成陰
 無幾何也而拱矣樹松栢者不日益不月長盤曲鬱紆其年曾
 不得而知也夫其受災故能獨全其氣完故能常存其困厄至
 則其摧折之也難其發育遲則其衰謝亦後此理固然無足怪
 亦佳者嗟夫霜露既降寒威凜冽野無榮幹林無繁葉草木蕭條山
 川寂寥當斯時也乾坤幾為滅息造化若將不續乃有松栢傲
 風狎雪元氣競賞將天之所畱以點綴乾坤聯絡造化明正氣
 之常存見天心之不絕即一植之微而所存者大矣聞之種樹
 家樹松栢以為棟梁也樹檉柳樸橄以為薪也日計之則棟梁
 之利緩而薪之利速歲計之則薪之利十而棟梁之利百嗟夫
 善樹者其維松栢哉其維松栢哉

書類

論詩書

宋 潘 翰 林 學 士

潘翰林學士論詩書。潘曰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魏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平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悽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詞。二子既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于風雅者也。自是厥後。正音漸微。至太康復中。與陸士衡兄弟。則倣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于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太羹充餽。不綴鹽醢。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為之首。二謝亦本于建而雜參于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倣景陽。而氣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于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初以下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通過于摹擬。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于瑣碎。至于徐孝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為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子建。然近宗靈運。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若馬唐初承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顏廢不振。張子書。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為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競駕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于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夫惟陳伯玉病態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羣之士。復古之功。于是為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力雄壯。氣吞曹劉。捨顏謝之派。

高維徐庾之流麗。其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五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祖襲靈運。能一寄稂莠。然蘭蕙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適。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相高。取法建安。至于大曆之際。錢即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于是為最盛。韓柳起于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擇決於天地之根。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俊逸。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于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于古樂府。賈浪仙獨棄八僻。以矯鑒于元白。劉夢得步騫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泥湮靈運。而句意尚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于蹇澁。盧仝則又自出新意。而涉于怪誕。至于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咸事誇麗。覺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曆尚有所不逮。况則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朱文公守愚。杜彥之。吳子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襲唐。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于義山。全承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通世之豪。俯就絕尺。以樂天為法。歐陽永叔痛矯西昆。以退之為宗。魏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措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為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踵微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當得其秀。而元祐之閒。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范以已意相高。而諸作又廢。其間宗之。自與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而句律。或波瀾而句律。或波瀾而句律。

切至矣
江之變公竟與之今按越上復坐
樞微公則孰為蕩平之
聖其為
天子也
多疾痺非其遺遺使然也固身所當者應若此耳不奉顏色五
難合之慘人情二毛之感皆屬私况不以聞足下目前皇皇拯
其溺焉

天子恤蒸庶保東南且不顧其家奈何云交好哉

增定四庫全書

卷之十

論學書

許國大學士

張太師
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執事興於絕學之後能不牽於世
俗一切詞章功利之習慨然有志於學愚不敏竊願就正焉今
世稱稱士者固重而於塾長而於庠非不日望華焉曰吾從事
於學也至叩其所以學者茫然不知為何事業習俗之溺人久
矣其父兄之所責望與師友之所程督日授一書焉曰熟此可
以搗文也日課一文焉曰精此可以干祿也未及論其人之何
如第學而得富貴則以為學成學而不得富貴則以為學不成
嗟夫古聖賢之所以學者豈徒以媒富貴而已哉愚聞曰古之
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又曰鷄鳴而起擊學為善者舜之徒
也鷄鳴而起擊學為利者跖之徒也故學莫先於立志莫先于
義利之辨為己為人之間孔孟道德伊周事業皆志也學以充
其志而已矣執事試觀今世學者其心之所志善邪利耶為人
邪為己耶第年結首手不釋六藝之編口不離性命之談乃其
心固以漸染沉迷于利欲中終其身逐逐焉入而莫知所反矣
學術不明則事功盡謬此人心之所以寢失其初而世道之所
以日趨于下也間亦稍稍有以事功自奮者雖其立朝之節卓
學可觀如漢唐諸名臣猶不免為血氣用事況其下者乎頃一
二有志之士遂欲併誦書著文而廢之亦異矣君子固不待誦
書著文然後為學而誦書著文亦何嘗害于學哉愚觀古聖賢
之學未嘗不誦書但其誦之誦非以為博也末嘗不著文但其
文之著非以為工也夫務博求工皆為人而為己即利也聖賢
食不廢膏粱而自不累於味衣不廢文綺而自不累于華君子
利是何
利是解
之千學如飢之於食也自飽而已矣如樂之於水也自暖而已

夫於人何與哉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由教之
知而學以人不知而輟焉非學也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一 詩類

擬樂兩生與叔孫通書 李廷機編修
生不佞。文質亡所。底抱拙懷。環遊虛空之日久矣。頃者足下為
天子興禮樂。下天一街之欲。使立下風。陪末議。意甚盛也。迺私
心切有不可者。強而行乎。不能輟。皆其愚心。默而識乎。又非孔
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以書聞。生聞禮中之至也。樂和之盛也。
禮樂之起。由中和生也。古者帝王既授天命。有天下。功成事定。
矣。猶然遠巡。辭讓不敢。讓制作休息。優游漸漬。醴醕至於湛恩。
汪濊洽性。旁流兆姓。宮百昌。遂而後禮樂興。彼豈懷恩畏縮。友
自菲薄。不急一伐之觀。樂因陋就簡哉。道不可以驟也。今六
誅秦。敵項欲已得于天下矣。然而戈未戢。弓未櫜。兵未畔。甲未
銷。呻吟未息。瘡痍未起。去中和之世。猶為遠也。而遽議禮樂。毋
乃亟乎。夫十羽不與。戈矛共列。而陳鐘磬。不與甲兵同。震而
叩吟之。民不足與歌。咏瘡痍之。衆不足與舞。當此之時。生即
與足下悉心畢議。窮其器數。殫其條貫。終不足以宣播中和儀
鳳舞。數也。昔周自后稷。始基靜民。十八主而武克定之。成康繼
之。其音嘒嘒。在周振振。在周周公乃始與成王共定禮樂。精德
若彼。制作若斯之難也。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
云。鐘鼓云乎哉。生雖罷鷲。亦嘗側聞。姬公孔子之遺風矣。且秦
并天下。萬葉聖王。禮樂所制。制以吏為師。今獨秦儀在。不可用
也。生而來乎。則必循其所習。通守其所聞。知朝必明堂。饗必清
廟。贊必五王。舞必兩階。歌必雍。夕咸。五等三畫。豈所謂秦儀者
與。天下更始。足下度能從之乎。天
陛下雅不好儒。有以儒見者。輒罵曰。此儒也。安足與計議。足下之
所明也。生固儒也。誅必以儒。足下度能得之於

以下乎即不以儒見候人主意與時變化足下能之生又不能
足下羞庖人之獨引尸祝以自助足下獨不聞堯之作大章
耶一藝而足矣以足下自處不後於堯自能出獨智之慮隨皆
順休度主所能為以當其心安所取生迂過為也夫不度其皆
而為舜也倍所聞而徇世誣也世無所須于已而強出焉鄙也
三行之累傷乎禮樂是以懼而不敢聞命惟足下幸察之

增定全明館課表之一書類

卷一

擬曹兩生答叔孫書

范醇敬

張弘明
結辭
甚盛舉也足下幸得卸至尊之命招納豪俊創制立經自謂勲
名於世無兩矣而微及僕兩人者豈以僕兩人居先聖之和
世習其儀進而使參一議乎夫斟酌先王之典以經世範俗僕
之素心也依日月之末光以聲施竹帛僕之所大願也然而於
義有所不可則固不能貶道委蛇以干世好敢布其款款之愚
於足下竊怪足下壹何舉先王所以經緯天地者而易言之也
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是故
王者功成然後作樂治定然後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
者其禮具周自后稷至於文王垂布醇德以木其民自黎阮之
未華而民已稱咸和矣武王一秉白旄以定天下當斯時也馬
散華山之陽而不復乘牛散菴林之野而不復服車甲發而藏
之府庫而不復用倒載干戈苞之以虎皮然而禮樂之制必待
叔史之
正見
禮樂
難知
項以成帝業大戰四十小戰七十今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
起而欲興禮樂此何異起冠之人而衣冠之且周值夏商之
後典章故未毀也周公特潤飾之而猶然不易今暴秦之所湮
滅者何如而足下欲以一旦更定之僕竊以為不自度也僕觀
足下非誠思以禮佐國致太平者特會主上厭羣臣酒酣擊柱
垂儀法欲因緣造飾等儀投好博龍耳嗟乎此僕之所以不願
從也足下之諛以承貴幸者幾主矣方二世問楚卒時設稱人
人奉職無敢反此與指鹿為馬寧異乎今真主起而雲附可矣
變服短衣何解也無觀駑子之所益而足下忍為之足下安所

此一段直誅叔死而文亦甚奇

為禮本欲而後自託於有司者之所治以治世僕故以為足下未可與言禮也漢德方隆始侯之歲月以和洽其民後當有王佐之才起而修明古禮以致國於三代之盛足下不立師心自用因陋就簡使古先聖王天秩之典漸滅自漢止以一代經國之業而猥出於希世取寵之人又竊為大漢羞之也僕雖不自酷嗜先聖之道義所不遇有若橫穴隱以从耳安能以身之察察而蒙世之汶汶乎古人云吾嘗汲尾於泥中足下將貪廟犧之錦往矣其母以紵履我僕聞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僕不得以禮治天下聊以攝吾身焉

地定之國僅錄卷之一言類

六十

擬唐虞藏用與李邑書

吳應賓

周禮藏用白竊聞才者器之器也器也忌之府也既之謀也故達生之士顧為不才非惡才也處才則難矣僕不佞伏睹足下矢口而珠璣散昂首而風雲生蓋所謂非常之才者也雖足下不自標植天下固已俛首順氣顧然就下矣且足下起若穴間歷金門上王堂身名俱泰天下莫敢望焉夷然高視凌古今卑將寓天下莫敢難焉若然者其取名實也厚矣其所望服天下之士也多矣極至於此者必返於彼物之情也失今不圖即一旦有跌誰復為足下計者老氏之戒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又曰不敢為天下先彼豈務為驕情而多設不然之事哉誠達於既福之理也揚修補衡遭際亂朝事務揚已以掩其上外固宜矣賈生之遇文帝幸矣一深言則踈而遠之稽康希踪隱淪發憤自察然博定皇明時錄卷之一言類

由斯以卒不免於鐘會是數君子者吊古之士其誰不為之拊心哉由斯以談衆怒難任積忌生害明哲之軌斷可識矣且天才士者其易與也驕蹇而多疎孤特而寡援即從旁視之計亡不得所欲者方坐機穽中謂謂自以為得一旦卒發悔將奚及故有聲薄日月之表而籍編於函頌名垂竹帛之芳而自伏於斧質攬諸往牒殊可痛也方今安危變於呼吸存亡懸於反掌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熟慮誠能悟極重之勢彌積忌之端取老氏所著以為法鑒替楊補之事以為戒庶幾不遠伊復以終永譽不然竊慮一朝機穽與乎前敗覆乘其後當此之時雖欲為不才豈可得乎劬之資者曰干將莫邪其鋒天下之利也然恣其斷割不為休止則缺折必隨之矣足下之才所謂干將莫邪者也雖未缺折然晝夜為足下小虞之故於書以附忠告之誼惟足下財察而審處之毋為聖哲所笑使僕將抱麟才之恨幸甚幸甚

徵唐虞藏用與李書

全天氣

初李北海以才藝知名然雅自負使氣唐虞藏用與北海書常寓
書規之曰君知千將莫邪手昔者秦王命歐冶鑄千金之劍二
其陽為千將其陰為莫邪此劍之利水斷蛟龍陸割犀兕橫之
無前後揮之無盤錯此亦天下之至快也然而藏以襲室必以
重匣蓋當歷千百歲不一常試而終不屑屑焉與鋸刀爭一割
之效是故其鑄甚歛其鋒甚元其藏逾深其用逾廣所謂萬矢
指精千秋代寶者當其無有刻之用而後乃今稱神物也不佞
蓋觀於千將莫邪得士養焉夫天生美才代不乏矣木高於林
風必摧之壤出於垤眾必蠶之物性固爾人亦宜然以不佞暫
考數籍上下古今蓋弱植而負尤累者不可勝數惟銘書碩儲
之器稱焉若夫曲士無以曠乎達人之觀福夫無以廓乎大雅
之度抱康猷以自珍守斗筭而自滿露才揚已蓋世凌物此崇
怨之所必歸而造物之所必棄者也故夫王平後身於鸚鵡德
祖賈禍於鷄肋機雲雲鶴於華亭嗣崇窮途於東市四傑微信
於梁公惟此患矣足下南金東箭元精所生汎學海之波瀾挈
人文之頭袖翩翩偶才彪炳燦然即千將莫邪弗銖於此矣不
佞竊高下風之行猥承石交之末竊有慮於足下願效忠告之
義常聞大禹以不矜訓伯陽以守雌著書蒙莊以木鷄喻氣
是故才可有不可形氣可凝不可使人之使氣者輕浮淺露飛
揚峭厲獨起于一念恃才之心此一念恃才之心漸長漸形而
氣之所使意氣自制嗚呼天道斷盛傲乃凶德禍機所伏不可
不慎也假令操千將莫邪出其鋒而盡用之而斬斷截格不避
不絕分倖倖然號于人曰彼惡敢當我哉曾未幾何終虞缺折

耳孔子不云乎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後世之士謝周公之才而
欲犯孔子之戒於以免禍不亦難哉以不佞觀天下所不足者
非才也願足下佩往首之訓辭鑒流俗之覆轍韜精葆先厚自
裁抑甚幸壯海得書不能用其後卒為李林甫所害

增定唐書卷之十書類

與趙定宇書

黃洪憲翰林學士

某頃首函人必誤不佞將有問也不佞耳妄聞言之為生事不
言情不達適有構說於足下者謂不佞且未釋然於足下又謂
足下欲甘心不佞夫流允止於既更流言止於智者不佞之於
足下生同鄉進同籍業又同館非有睚眦之素也昔年有相構
者世好兄弟不幸罹此聞諸先達何以為類引鏡窺形何以施
目自然要之語言薄罪過耳即忘非有賢首之雙不共戴天之
恨也足下以氣節驕我乎僕謂足下之於江陵也猶俟其失節
而攻之不佞已先其盛時而遠之是足下所目擊而深知者足
下固焦頭爛額之客而不佞實曲突徙薪之夫假令丁丑之歲
僕如在京當不令足下獨成其名足下遂欲自驕而功之乎過
矣過矣夫廉閣爭雄賈寇卸恨至欲廷辱之手刀之而卒握手
相歡為刎頸交况大丈夫心事光明磊落如天空海闊何物不
容乃聽細人之蜚語疑同事之石交而悄悄不能相釋者非大
也且足下宜諒中誠洞見底裏原無纖介可疑不佞平生嫉妬
自守賤賈而棲退步而處心不期先人性不欲使人口不能毀
人足下猶疑我乎請剖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詩云寧肯背憎
識競向人又曰君子如怒亂匪遘沮僕願與足下盟曰自今以
後有談夫交構者唾其面絕其跡勿復與通僕無論在仕無論
在田自今大馬之年所不傾心足下而或懷纖介之疑而面是
背違者有如日夫葵藿之傾葉也太陽雖不為之迴光而終向
之者誠也僕有一念之誠欲進一言為正人君子之助所不出
忠告而漫言以相怵者有如日足下試垂聽焉嘗聞宋哲宗時
鄒浩以直諫獲罪其友田晝戒之曰慎勿以此舉自滿士所當

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足下能為鄒志
完僕請效田晝正言而無誅可乎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言
末路之難也足下直氣勁節批龍鱗而刺虎牙扶天常培正氣
歷九外而不迴義薄雲霄聲稱竹帛能已見於天下矣今
聖天子拔之幽巖之中三三元老皆虛已而聽自六官之長暨
知寺臺諫諸公靡不傾心帖耳奉令承教昭昧成餘肯溢成痛
如順風而呼聲益加長足下之意得矣願人情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足下今日舉動人情觀望社稷安危
係之其積德提身養國家和平之福使其名益盛而其道益
光惟今日其政逞志快意招尤釀怨自墮其名亦惟今日足下
不聞乎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
藉令於能遠技自以善息少焉氣力倦乎撥矢鉤一發不中前
功盡矣足下負海內之望有正人君子之名不棄此時增修至
德善息而大用之而或標榜以相高排擊以相尚鼓黃之類
別青白之眸引繩批根翦訛齟齬如狐裘而羔袖天下其誰信
之或謂足下宣言於朝曰夫某氏宜黜夫某氏宜罪前後開揭
者幾四十人此誠不根之論然縉紳聞者靡不重足而立搏膺
而踊至欲爭刺刃於公之胸者竊為足下寃之夫足下出草莽
不顧一生之計伏義敢言以維持世道為已任置其弁髦夙
志而效淺中薄夫之為其若人心與國是何必不其然然而不
佞日有聞也則不敢不為足下一陳其愚心也語云專欲難成
眾怨難犯故國武以翹過隨身伯宗以直言賈禍夫困獸猶
況衆怒乎足下不見其形願察其影且足下於今未有鈞衡之
奇未有生人殺人貧人富人賁人賤人之權而人情危懼縉紳

側目者無他彼謂足下挾持重望能故人言觀影生疑不無伯
仁之惑蓋想其迹而未諒其心也故曰三人市虎十夫撓推消
消不息流為江河可不慎哉且吾聞之精德繁行不見其益有
皆而大陰賊害不見其損有時而亡僕於足下有相親之義
願足下為景星慶雲使天下快而親之母為奔雷掣電使天下
驚而畏之夫以足下之直氣勁節如此高見卓識如彼豈不知
所以自審而徒為此曉曉也且天下國家之事非一人之意氣
所能撐持非一人之偏長所能幹旋其變也有漸而不可驟其
成也有機而不可擾亂壁之人有病疽者方其繁然而癰腫也
投之寒涼之劑以攻其內佐之鐵石鍼艾以攻其外其既潰則
服以參朮蜜以梁肉保護其元氣而調攝其精神即有疥癬餘
毒流散肌表徐當自去耳藉令癰疽已潰復因小小疥癬而寒
之涼之鍼之鐵之刺削而不已則精神靡元氣耗弱日趨於
斃而已矣今朝政清明權奸屏息廟堂休休有容太干庶幾可
與而議論未甚歸一精神未甚總攝壁若引陷之輪總得轉動
不極力推之輓之終還濶而止耳此可不為寒心哉泰之九二
有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夫泰之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尚何用於包荒何憂朋黨而聖人惻惻慮此何也蓋所謂包荒
者非如宋人調停之謂也當否極而泰之時機會未定人心未
安必有老成持重之操有藏垢納汙之量去其大甚消其未萌
禦寇于西而毋進敵於東拒虎于前而毋縱狼於後鎮之以靜
行之以權使恩威並濟寬猛雜施乃可以定國是而一人心使
天下久安而不亂乃或不相其機宜不度其標本吹毛求疵如
治亂繩而絲之使人主日猜疑於內宰相不敢主持外議不

歸公權不歸一其究也不決而外變則激而中漸後雖其
及之乎故易論焉河而必先之也荒誠慮之也又君子秉征稱
正人者固多而其間成德中庸之士益寡或意氣用事易於激
昂或標榜相高易於凌短而一時皇風景附之徒多藉其游揚
以為名高如蟻聚如蜂集醞醞然集醞醞然醞醞然醞醞然
叛大防卒釀宋亂此不可不察也又或有為高論逞於一擊
而卒貽國家之累或黨同伐異藉公行私報睚眦之小忿傷
和平之雅道始猶以君子而攻小人終以君子而攻君子始猶
以意氣而相結比終且以名位而相擠排況夫鼓衆不已且
招權招權不已必且招賄而苞苴公行俸門載登履霜堅冰勢
所必至又其甚者如黨綱之慘熙寧之禍非必皆小人之過亦
君子有以釀成之也故聖人於拔茅彙征之時而深致意於朋
亡之戒戒君子也非戒小人也今之所最慮者非宿儒故老則
義士直臣萬萬無是然君子貴未然之防毋寧使人謂我為杞
人也與哉僕今願足下法周易之義思保泰之圖體廟堂開誠
布公之心養國家忠厚和平之福扶公義無樹私交敦大體
無求苛細嚴君子小人之辨什縉紳士大夫之疑以無負四海
之望而又惠顧世好益敦友誼無聽細人之說為影射之疑盡
棄小嫌借之大道使僕得改事君以全終始無為田畫鄒浩所
笑語有之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其言疾也足下有批
鱗之勇必不罪苦口之言其以吾言為藥石而虛心採納亦惟
命其震雷馮怒而問失言之罪亦惟命敢私布之執事俾執事
實圖利之

頌類

河清頌有序

解縉翰林學士

太原 王錫爵 元取父
四明 沈一貫 肩吾父

臣縉承詔總脩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
天大孝高皇帝實錄自渡江七年辛丑冬十一月三門磧下黃
河清實啟聖之徵帝業由是遂成明年平江漢又明年服荆
楚又明年定兩浙又明年克姑蘇廓清中原四表寧一迺即
帝位紀元洪武之年三門磧黃河復清帝業由是而盛高麗
來朝海外諸國先殊方接武而至逾三年

皇帝陛下重華協德瑞應同符紀元永樂之二年冬十二月戊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十一

辰朔十七日甲申三門磧下黃河清先是榮光燭天隱隱紛紛
倏然捲收洞徹見底淪連五采間日迭耀乙酉之旦河兩傍近
白光湯湯如金鎔如鉛如汞如玻璃色修樣不定素練捧而掣
之也居二日有玄文如綃輕幕水上如碧雲隱空已通若漆光
可鑑黝然靜深非涅而緇洞絕渣滓又二日乃見濃綠又如翡翠
翠如青琉璃如連山黛繞磧下如蒼龍翠蛟飛舞於流符文藻
交開望之而可掬也二日後如朝霞映日紅雲上波初陽遙還
花卉紛披倏如胭脂浮流薄膩一洗下見沙石如芙蓉丹砂燦
然都列玉璫縹緲縹緲之閒可指而數也後二日如泥金畫骨隱
約浮沈泥濘未厭羽毛鱗鱗赤素滑動金芝臺文琮玉在鏤錯
雜班映坐無纖塵又如築虎瑣以為金香而注走車已通
微碧與天一色橫流者如解鼓泄洞見肩髻疑若浮空

凌倒影挽銀河而下之也於是夾河觀者老幼歡呼呼告軍還
自河津傳播千晉絳之人相率來觀肩膊摩也自驛城播告于
秦隴之人觀者扶携官頃相望足相觸也四方之人行旅過之
莫不為之驚喜歡息隨玩坐起徘徊而不能去者晉高平王遣
使馳奏之繼而吏民報至皆圖其狀奏王上表賀獻圖與晉人
克合於是羣臣上表永樂三年春正月戊戌越十八日乙卯通
復其舊官三旬有二日按所上圖咨詢羣言既審同異恭惟

皇帝陛下謙抑弗居謂何德臻茲稱

太祖高皇帝神靈默自陛下即位以來四方萬國之外感恩
慕德高麗日本安南占城暹羅爪哇西洋琉球真臘拂林覽邦
緬甸波勒施比兀良哈女真野人西番等將祭耳鳥思尼巴天
竺不召不約咸至于庭瑞應大來震動天地不可掩抑太之
業將由是而極盛臣縉職司紀載歡欣無已謹拜手稽首而獻
頌曰

天啟 聖明 休命赫奕 洪河屢清 龍門之碣 昔在

太祖廣運神武銀河昭回洗滌九土洪河孔神佳氣協順應茲
昌運歲在辛丑雲雷構述河清獻瑞既肇龍門天戈所指六合
風靡景既朝宗如河之水功德格天即位紀元龍門河清應于
明年東夷始服三陸接踵如河奔趨有赴無壅我

口吐明珠
流下

皇繼統永樂紀元龍門河清亦越明年惟此龍門神禹所關功
在生民宇宙無極惟茲瑞應先後同符

太祖在天昭昭不誣禹功帝德世萬世德帝德禹功與河俱
東河源崑崙太古積雪九河駭奔濤自沃鐵關石迴瀧盤東地
底龍門天開弦激壩起衝奔九地滅電走影聲喧怒雷淅泊沸

奇思
而末

帝曰俞哉稽之經旅命神禾漂不矜作詩致戒大丁寧昌言受

命畏天明降福穰穰恐外勝庸錫親滿鍾

聖情亦知玄德由茲弘十一年事驗天威靈

聖孝通天推至誠永樂吉華信有積賜詩日開心屏營手澤

猶存訓服膺每御翰墨樓牆美想當睿思玉几憑智周八極

通香冥重念稼穡憂農耕暑寒然咨憐獨執祗願年登百穀成

聖臣環列什且驚百神必鑒來軒盈雲霞灼燦飛陶泓鴻章

聖澤驅風霆造化萬靈皆流形工巧人為何之稱奎壁爛爛不

可名但見東壁餘光精刻以端溪紫玉英萃本裝以龍鸞綾頌

錫屏臣荷

龍榮天球大訓河圖并人文至寶真八紘夜夜虹光燭大清

聖子神孫萬億齡萬世黎民歌太平

卷之十一頌類

五

平通頌

程敏政

李正文 天順辛巳秋虜酋李來擁眾寇迤西上命懷寧伯孫鏜帥師

西涯公 禦之而以兵部尚書馬昂節制其軍先是昭武伯曹欽及其黨

評 以靖難功權傾中外

敘事有 上稍裁抑之遂蓄異圖時以七月二日出師欽約其兄都督曹

次弟如 鐸從兄都督曹鏞弟都督曹鉉謀入內為亂推其黨之黠者為

程不諱 謀主而以其部所典禁兵及其仲父宦者曹吉祥為內援并結

之兵步 番將都督伯顏也先等數十人以樹黨是日都指揮完者亮

伍森然 詣長安門告變夜三鼓宮中聞變詔侍直中官執吉祥以

亂 俟天曙漏下四鼓舉兵犯闕合番漢兵五百騎直抵禁城雷鼓

得 大振搥殺錦衣衛指揮遠果擊翰林學士李賢傷首并執吏部

尚書王翱于東朝邸鐸帥數騎而西殺左都御史寇深斬傷廣

寧侯安時禁門未啓欽督其黨縱火焚東西皇城門及東華門

朝臣悸散莫知所出達曉王師始集詔會昌侯繼宗將之

嚴迎環 鏜諸軍先登恭順侯吳瑾及諸將臣分道逆擊昂以精兵殿之

不戰如 首尾連絡旗鼓相望欽退屯東華門鏞以眾接戰王師銳甚賊

太監等 眾披靡自辰至午敗鏞斬之欽中流矢創甚振策以馳適瑾將

雲長等 五六騎出覘卒與欽遇眾寡不敵力戰死之還駐東大街街相

如長江 拒至酉欽以百餘騎往來馳突者三王師環結不動自相枕藉

大河一 鏜令執清者斬以徇責賊益急發神臂弓追斬欽益俱使百

馮千里 餘騎還攻朝陽門不克詔軍進薄其眾大破之鏞為亂兵所殺

欽入溺具斧并中其黨伯顏也先等統城以遁遣兵追之皆被

獲是晚 乘輿出御午門朝百官詔下吉祥及伯顏也先等於

御史獄皆伏誅仍以鏞棄市而磔欽屍籍其家以祭將士餘黨

集卷之二十一
 上落二職。泥後南旌死等功。退封理梁國公。謹忠止。贈漢少保。
 議莊恩。論功行賞。加維宗太保。安太子少傅。賢期昂。並以本官。
 兼太子少保。錫賜爵。而進亮者。亮為都督。餘將士加官。
 進爵有差。明日下。詔。暴欽罪于中外。於戲。不測之虞。起于一。
 旦。若此。伏推。
 皇上聖德神武。尚天地。廟社之休。不旋踵而醜類殄滅。
 宮闕肅清。稽古考今。宏有紀述。臣誠不佞。謹撰平遠頌一首。雖
 不敢上。備尚書故實。少見愛。君尊主之誠。不能自己。於
 萬一云爾。煌煌大明。五葉嗣承。爰及我后。奉天中興。既循
 既懷內外。時又有孽。其間欲梗。予治。姦茲吉祥。實維寺人。中懷
 孔奸。黃橋之孫。假子曰欽。開國昭武。手提禁兵。孰敢予侮。后
 惡其驕。曰爾永圖。欽乃蓄異。萃彼逃連。中構吉祥。以逞無賴。以
 效阿瞞。而力弗逮。孟秋既朔。焚惑在葵。伺間而舉。信聲喧喧。播
 我閭閻。戕我朝士。喋血闕東。金吾御史。惟相惟將。巨賢巨安。如
 核。唐衡度。被斫被殘。飛變夜聞。
 后赫斯怒。曰爾維宗。元舅元輔。住暨爾。用整厥師。爾瑾先驅。
 爾昂殿之。靖此狡童。惟爾之績。爾惟弗績。罪弗爾惜。象奮其武。
 如熊如熊。大旗驪驪。破聲震室。賊鋒始交。逆陣而開。瑾喪其元。
 人百其勇。再鼓以進。群醜遂奔。乃截乃俘。奏功棘門。免技斯窮。
 如醉罔省。反走厥家。授首督井。梟徒僇隊。不日成擒。天開日舒。
 夫。青銷殄沉。
 后御午門。告爾大眾。罔治脇從。無怖無恐。吉祥就。欽首懸竿。
 搞街閭閻。都人快觀。乃睹其居。乃殄厥世。爾族爾甥。授屏四裔。
 藉錄所入。有帛有金。爰犒我士。凱歌謳吟。勸忠褒功。

集卷之二十一
 后有明詔。公侯。私。有勅。有詰。群臣稽首我。
 后永貞。大慈既平。武乃成。我。
 后曰。嘻。惟天之祚。將率之力。
 祖考之祐。允頭。聖德。魏難名。告功萬世。敢揚頌聲。

平倭頌有序

許國 少傳并國

王太史
聖明御宇四裔咸賓薄海內外梯航畢至泰華夷項迫歲歲
乃乘疆吏弗戒倡狂竊發倭擾東南時宇內承平兵革久偃
煙卒起遠近騷然稍得肆其逆雖焚深入蟻引蜂屯切燒城市
蹂躪木稼所過為墟守臣告急天子念東南元元國賦所出
而橫難路乃帝宣詔諸生民何乃發明詔下虎符簡壯猷
臣總熊羆之師北征河朔南撤嶺廣聖諸召募士兵分道並進
協力勦除天子曰某爾惟守臣各守爾土用相犄角無輕陷敵
曰某爾以御史大夫督撫朕師曰某爾惟司馬其往視師節制
諸將得專決以便宣從事將士不用命者論如軍法於是司馬
暨諸臣誓以一心仰體聖皇綏靜東南至意肅紀運籌於其柩
然因川為媒戈諸海上越歙渠魁以次就縛乃遂出師搖其巢
穴邀其歸軀覆之海中羣醜盡殲焉露布以聞於是東南不聲
民樂更生雖本將士戮力並奮克剪兇虐然皆愛成廟謨恭行
天罰非徒兵力所能及也臣竊惟漢有魏歌唐有皇雅皆用宣
布武功昭示罔極而周公平徐方當武作頌考諸金石以為天
子之功微生謗陋雖愧漢唐諸臣乃聖皇之鴻烈其過周宣遠
矣勉竭愚忠對揚盛美謹拜手稽首獻頌頌曰於赫聖皇天覆
遐裔奉期靈昭爰及日際鼎夷匪茹發我東南踰嶺霍不突
狼貪乘潮出沒倏如鷗鷺焚蕩歲剋此七女聖皇曰禽
下民惟茲毒螫曷克以生皇赫斯怒乃奮厥武乃命虎臣連手
開府恭承明命肅將天威伏鉞於征秉旄以麾吳楚材官閩廣
射擊咸嚴以來桓桓超超先機制勝伏險謀奇謀戈象鏡餌引
鯨鯢妖黨外擒迷魂內悞天綱四張獲拔巢窟禽搜草薶隻

指馬
不遺天門越旬飽歌而嬉海波不揚京觀斯築民樂其生
之福惠此南國遂克大東式譯成美將士何功小臣稽首載歌
在日
江漢天子萬年河清海晏

秋防無警頌有序

陳于陞 春坊學士

王太史
師竹公

則方外之衆莫不震動
服疆場救宣此古今之長風也黃炎
以上勿論已克治時豈猶有青立之伐舜仁天情尚除丹補之
克其跡映瑤鈴事傳金簡者爛然可觀也洪惟我
太祖開基成祖嗣緒皆以明聖顯德之德內融治經外緝勳
敘至於驅逐胡元犁庭掃穴太極趨東之膽而絕其南牧之患
茲捷伐之功炳炳麟麟足以照竹帛而垂霄壤矣我
皇上握乾御萬廓帝結恢皇綱經文緯武以熙洪運於
二祖之耿光太烈能開緯而觀揚之昨歲醜虜匪如侵陵王土
駭動邊氓降輦燧燭其勢孔棘我
皇上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世之策一時所興建雷厲而風飛

夫變易將領大威也廣集廷議宏猷也簡練戎伍脩備也慎固
封圉嚴守也於都哉帝王之長畫不可得而易也肆邊地執
矢荷戈之士亦皆有所激發踴躍思欲滅此朝食無復雪囊玩
愒之狀以故敵氣用張虜謀不競常謂羣幕之人浴鐵衽金之
輩莫不向風而靡隨流而化曠然易慮不敢內訌即今秋防將
竟羽檄不馳煙塵不起關塞綿亘數千里之間無援抱擊析之
憂變容動色之憂可以興耒耜于沙場哉千戈於武庫此誠千
載一觀也昔鬼方征勤三年之役徽猷薄伐羈六月之師豈
如今胡騎退避九塞晏然疆域安於覆盂天下合為一家非夫
慮謀淵深神斷天運籌克臻茲休哉不隆乎信可以方駕古
初而比隆三五矣臣幸立交戰之內獲覩太平盛事思欲彪炳
上烈恢張國奇雍容大美光之同極乃不揣樸辭為頌以獻

奇詞古
調林海
筆端
語上難
奇可稱
座

肯太保有旅熬之規師古有王會之陳而先臣亦有頌紀清
邊詩侈成賓者臣雖愚陋竊願繼嚮馬頌曰惟我邦家迫近邊
疆

王御聖奮揚神武威輝為遠震聲醜虜永心未悛鴟音靡革
廟廟紆綏將士用命敵愾用彰彰軍容斯銳銳猊猊集政令馳行
赫聲震靈則莫我敢侵孽掃星流席卷雲撤羽檄不馳烽煙遂
絕胡氛既淨邊壤斯清耕牧熙恬干戈戢宣瀚海為鐔天山為
鐔汛掃揜槍永安沙漠
皇上申貺宗社延釐華戴夷尊萬斯年兮

海安里司信渠
朱之十一頌類

新國
類陽
評
思
健
氣
雄

高
豐
古

吐
奇
新
美
人

奇
性
非
尋
常
主

魏防無警頌有小序

朱慶大宗伯學士

臣聞人君東宸歷而御萬方玄澤滂流英威輝赫則遠來引
之國莫不震悚警懼服服戰戰伏遠城晏然永無羽檄之警金革
之患於都哉此帝王之長風蒸庶之上慶也洪惟我

太祖開業成祖纂隆皆秉聖武握神策驅胡元於絕域犁王
庭而掃妖氛斯乃所稱除克千古雪耻百王者矣而虜以騎射
為業攻伐其天性也遭中國承平不閑武備時時擁其胡騎關
入關而內瀾蓋烽火不絕者若而年至我

皇上紹天開澤聖仁義之統懋昭登之績舉

二祖之鴻謨遠舉紹隆而規恢之皇澤豐沛方內又安然且
注意邊塞傳微石畫遠能罷之將厲聲關之兵軍儲備崇屯營
櫛比凡所以為先勝之謀不虞之備者靡不畢具於是常備

增定

司館課

卷之二

頌類

十三

增定

司館課

卷之二

頌類

十三

增定

司館課

卷之二

頌類

十三

增定

司館課

卷之二

頌類

防將竟軍書靡馳雲火絕迹使九邊七萃之士金機懸而不張
雄劍厲而不試閑寒萬里安於覆孟元元之民何幸而得遭值
太平濡濡福福臣不佞載筆侍從後快觀

聖天子布德抗稜潛銷夷孽永綏也夏思欲揄揚盛美傳之罔
極於以詔則來尚齒鏡終古謹再拜稽首而獻頌曰惟

皇東錄式即帝統規模豐茂惠浸萌生養茲天驕耳德聲相

戒聖作無敢抗禦天子曰嘻安不忘傾咨爾上將慎詰戎兵

有將如虎有士如林將知君意士知將情曾不交壘而勝勢已

成彼虜出亦見其形曰德不可忘脩不可棄飲其驕蹇請為

外臣警釋青微烽投丹冥瀚海為惶秋山為城吳鈞含懼越棘

藹精士曰我何力惟將之勅將不敢居以歸主明捷彼殷武三

一
世
夜

於征薄伐徽猷六月在行豈如我主銷孽未萌不劔尺刃
境牧宣臣拜稽首天子令名基之積之乃登太平臣拜稽首
天子萬齡不解於德萬國來庭

增定

司館課

卷之二

頌類

十三

增定

司館課

卷之二

頌類

十三

增定

陳太史
至聖公

惟我

擬奉獻 聖母萬壽頌有小序

馮琦翰林院侍講

詞旨雅

聖母慈聖皇太后篤生我

高遠通

皇上聰明神聖超軼無前而明條擁翊之育以康御至以至

地出產

於今萬物由庚兆人允殖報譚天琛維盡地萬曆之治起圖

惟十月十九日為我

聖母之所格佑聖功閣德殊尤懿懋格於皇天受

惟十月十九日為我

九重之至孝合萬國之備離都尊養之上儀享振綱之極樂

聖母萬壽節令是日佳氣浮而卿雲翔祥飈應而旭日舒天無

帝心惶悌不至於此臣觀自古惟帝之內時弗微而能昌昌有

美而弗揚如玄鳥生民思齊維風可觀已矧我

聖母於赫於聖庶其承卯之祥擁佑罔極蓋其誕育之事光

大不基小其岐周之業闡澤流被狹其江漢之域然則神人允

而大謬乎臣拜手稽首謹獻頌曰天保我明

聖母是生不顯柔嘉維德之行啓佑

我三五登闕於燦萬曆真枕於京帝謂

聖母定爾功德勅我時夏莫匪爾力育我黔首莫匪爾極爾報

維何有福於食爾福維何時萬時億猗與聖母上帝定有秩

斯祐匪帝爾私天子攸毗四方攸維介爾遐福永錫

母儀聖母萬壽胡以頌之不云松柏久披而靡不云太極八

萬古

詞旨不

萬古

聖母萬壽頌
千而已謂山蓋高山亦有現謂河蓋永河亦有侯益蓋太陰二
八闕矣我思惟地主靜德方維以八柱巨彼四荒不振不騰安
是寧元會運世與天俱長
聖母萬壽應地無疆

詩人言
六之二百類

一六

萬壽無疆頌

顏紹芳 翰林國史檢討

孫太史 主上用神明愷悌。臨寓內者。五載於茲矣。道濟乎義。軒化軼乎唐虞。通者蒙德。逝者仰流。自有識以下。咸謂千古希邁。相與歌孔固。誦萬年不謀而同。情者熙如也。茲八月旬有七日。實惟誕聖之節。先是陰愷彌日。天光不舒。泊乎頌慶之辰。星明月輝。軒詠呈露。其日卿雲曜奇。祥飈戢戢。應自朝之市。外逮蠻夷酋長。謹呼載塗。大人悅喜。臣非巫史。然竊覽觀天人之際。固知無疆之慶。將在於此。延述與人之懷。附天保之義。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千歲成 皇明顯允十葉十葉儲休。神孫乃接。冲齡御天。雄時大業。仁義為圖。道德為鑑。黔首為子。元臣為輔。勛靈四表。澤流千劫。虞肩周。隨漢。僕唐。晏天。監有赫維德焉。輔繁社。漢漢俾宰下土。既怡。兩宮亦脩。六府康衢。鼓腹月氏。貢祐夕。無間。嗟宵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一 頌類

新制

無閉戶。帝猶欲然。局是矜訓。曰余中人。靡德承祐。益慎乃脩。詠今監古。益弘乃仁。嘯咻姬煦。宸衷彌虛。百祿彌滋。千秋令節。萬歲嘉期。雨師掃靈。卿雲脉奇。煌煌天瑞。不召而隨。我明天子。享是則宜。天子萬壽。胡以頌之。亮舜百齡。遠歌經祺。帝秉龍性。悅以疑維。拓與松亦久。而披維彼岡陵。亦圯而夷。謂芳川增川。胡不塞。謂若日升日。胡不晏。維此昊天蒼蒼。正色體握。乾健運謝。鼎革有萬斯年。願履是職。猗我聖壽配天。罔極。

擬聖母遠御 慈寧宮恭上

聖孝堂親頌

南太史

惟 皇上秉錄十有三年為

石葵公

聖母 慈聖皇太后。昌建慈寧宮。成乃歷秋八月。聖吉祇奉。

評

聖母 遠御新宮。維宮維室。我佳佳鬼。豐麗傳啟。皓璧月照。丹柱電。

發以

聖母 遠御新宮。維宮維室。我佳佳鬼。豐麗傳啟。皓璧月照。丹柱電。

運以

聖母 遠御新宮。維宮維室。我佳佳鬼。豐麗傳啟。皓璧月照。丹柱電。

古之

聖母 遠御新宮。維宮維室。我佳佳鬼。豐麗傳啟。皓璧月照。丹柱電。

頌三

聖母 遠御新宮。維宮維室。我佳佳鬼。豐麗傳啟。皓璧月照。丹柱電。

一韻

聖母 遠御新宮。維宮維室。我佳佳鬼。豐麗傳啟。皓璧月照。丹柱電。

法于

聖母 遠御新宮。維宮維室。我佳佳鬼。豐麗傳啟。皓璧月照。丹柱電。

斯而

聖母 遠御新宮。維宮維室。我佳佳鬼。豐麗傳啟。皓璧月照。丹柱電。

非若

聖母 遠御新宮。維宮維室。我佳佳鬼。豐麗傳啟。皓璧月照。丹柱電。

能為

聖母 遠御新宮。維宮維室。我佳佳鬼。豐麗傳啟。皓璧月照。丹柱電。

昌周

聖母 遠御新宮。維宮維室。我佳佳鬼。豐麗傳啟。皓璧月照。丹柱電。

也我

聖母 遠御新宮。維宮維室。我佳佳鬼。豐麗傳啟。皓璧月照。丹柱電。

皇上

聖母 遠御新宮。維宮維室。我佳佳鬼。豐麗傳啟。皓璧月照。丹柱電。

孝思

聖母 遠御新宮。維宮維室。我佳佳鬼。豐麗傳啟。皓璧月照。丹柱電。

繼至

聖母 遠御新宮。維宮維室。我佳佳鬼。豐麗傳啟。皓璧月照。丹柱電。

就養

聖母 遠御新宮。維宮維室。我佳佳鬼。豐麗傳啟。皓璧月照。丹柱電。

母方

聖母 遠御新宮。維宮維室。我佳佳鬼。豐麗傳啟。皓璧月照。丹柱電。

徽號

聖母 遠御新宮。維宮維室。我佳佳鬼。豐麗傳啟。皓璧月照。丹柱電。

特崇

聖母 遠御新宮。維宮維室。我佳佳鬼。豐麗傳啟。皓璧月照。丹柱電。

方物

聖母 遠御新宮。維宮維室。我佳佳鬼。豐麗傳啟。皓璧月照。丹柱電。

畢集

聖母 遠御新宮。維宮維室。我佳佳鬼。豐麗傳啟。皓璧月照。丹柱電。

精神煥發
文增若月流。光層樓。離曲折。環句上。憲用。敢乃泰。
王駘言。陟其作。爰居爰。聖母。願盼。丹彩。游時。於斯。衍衍。
聖心。衍。只。匪宮。之以。惟。帝。克子。帝。寔。繼志。公。天下。利。其。孝。
不。價。挺。豐。豐。歌。咏。帝。力。追。惟。母。德。令。名。先。之。瓊。室。便。之。
母。心。其。德。之。惟。允。哲。王。孝。為。治。綱。萬。化。以。張。城。頤。及。泉。貨。陽。
之。遷。治。綱。則。頤。長。樂。慈。壽。養。亦。既。壯。顯。錫。靡。富。惟。
帝。大。孝。還。古。莫。校。四。方。以。儆。德。儆。重。去。
天子。萬。年。子。孫。億。千。

定星明館課
卷之二十二頌類

一九

擬發司農錢遣使分賑鄰國恭
舒弘志
上 聖德重民頌
主上宸居其域十有四載。德茂存乎十世。荷天衢提地。登中外。
禔福。風不鳴條。雨不歇。鬼神。魁遠。奔旬。而一雨。蓋初載之日。時。
和年豐。粟紅。貫朽。此天之所以順。陛下也。間江漢。吳越。之間。
長右。為崇。而秦晉。齊魯。燕趙。中州。方數千里。肥蠶。恒見。以歲之。
不易。饑饉。存臻。民。羸。卒。般。重。以為。
主上憂致。數四。廢。肝。食。而。浮。食。奇。民。困。緣。殺。人。於。往。付。白。晝。大。
都。剽。吏。而。奪。之。金。河。東。避。祇。以。曠。利。居。奇。貨。西。戎。冠。於。關。東。衛。
民。零。旗。而。為。禍。始。天下。思。亂。者。十。家。而。七。賴。
主上明聖。俞。輔。臣。及。臺。官。言。緩。刑。施。德。明。詔。天下。溫。言。撫。之。
煖。於。布。帛。唯。是。功。令。蠲。其。大。德。於。富。民。而。宴。人。子。齊。家。人。生。
產。所。願。不。過。一。金。不。獲。微。惠。於。
陛下。致。弄。兵。潢。池。省。臣。高。目。發。憤。上。書。以。民。之。不。天。非。重。施。之。
不足。以。撫。羸。危。之。衆。上。敢。然。嘉。納。今。司。農。出。尚。方。金。以。賑。之。
簡。度。支。尚。書。郎。之。賢。者。分。行。諸。郡。國。以。勤。宣。
天子之德。意。復。採。省。臣。言。發。罔。寺。金。助。之。夫。務。穡。勸。分。未。能。博。
恩。廣。施。而。矯。制。發。粟。固。非。武。皇。之。明。惠。未。有。湛。恩。滋。澤。紛。紜。天。
地。寂。寥。宇。宙。如。今。日。若。赫。赫。聖。明。心。孤。元。元。而。惠。撫。之。
王。澤。如。春。民。歸。如。水。
皇上之。責。黎。民。緊。蹙。溝。中。而。肉。白。骨。也。黎。漢。之。事。方。斯。禍。矣。臣。
愚。臺。筆。秘。館。內。食。者。都。未。能。盡。一。奇。以。佐。縣。官。子。民。之。意。然。
聖。澤。澤。涌。而。德。不。著。聞。亦。史。臣。之。過。也。誠。樂。昭。明。德。光。之。因。
極。將。祈。萬。嗣。揚。洪。輝。燦。景。炎。戴。難。侵。泉。東。遂。作。頌。曰。於。赫。

自珍

玉淵

增定

增定

霧紛其抱珥。既而屬車。繡轡。花飛。飛以夾路。草。草。而侵輪。似青帝之時。行。品物。壽以芳新。若乃千官。景從。車徒。塞空。飛蓋。結而如霞。鳴佩。咽其從風。似三垣之列宿。旋繞。依乎紫宮。已而崇昇。在列直。廬周設。循芳甸而徐轉。紛綺。繡其如纈。似應龍之迴翔。玄雲。靄而四合。若其望。瞻天清。和鑾。有聲。絲管。咽秋。以嘲。嘶鐘。鼓。句。磕以。拜。環。以。春。雷。之。啓。震。震百里。而皆驚。至乃士女。咸集。羣。雀。倪。皆。至。時。翠。華。之。來。臨。歡。聲。騰。而。動。地。似。百。川之赴海。奔。濤。涌。而。聲。沸。爾。乃。享。后。授。祀。天。農。奠。養。穀。與。玄。醴。燎芳。桂。與。香。窮。大。牢。薦。而。肥。腍。太。簇。奏。而。春。容。既。用。虞。於。裸。嘗。乃躬。即。乎。田。工。於是。京。兆。授。鞭。司。徒。獻。拒。巡。沃。野。之。墳。腹。望。平。壤之。如。砥。儼。洪。縻。之。在。御。撫。紉。來。而。成。禮。懷。炎。農。之。務。穡。想。崇。伯之。體。理。四。顧。而。溝。洫。鱗。次。三。推。而。土。膏。脉。起。諸。侯。諸。公。咸。以。班而。過。進。或。五。或。九。泊。終。祓。而。方。止。陟。觀。臺。以。遐。眺。觀。萬。民之。舉趾。一。人。有。慶。既。穆。穆。以。皇。皇。百。辟。致。辭。復。雍。下。而。濟。太。狗。之典。將。行。享。醴。之。讌。斯。啓。時。則。有。大。宗。伯。捧。策。而。進。曰。臣。聞。民之。模。殊。五。所。天。在。食。國。之。在。本。惟。民。伊。籍。田。之。大。禮。實。累。代。之。攸。遵。善。乎室。諱。非。就。公。之。言。上。帝。之。深。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洪慈。心。之。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敷。龍。旗。手。不。能。固。於是。乎。成。者。也。彼。千。畝。之。不。籍。固。取。諸。於。麟。經。伊。無。加。與。泰始。亦。徒。具。乎。彌。文。今。我。陛。下。應。農。祥。而。發。令。順。陽。氣。以。時。行舉。百。王。之。令。典。循。列。聖。之。法。程。籍。千。畝。于。畿。甸。勤。萬。乘。以。躬。耕勸。三。農。以。崇。教。本。播。四。海。而。揚。頌。聲。想。餘。糧。之。棲。畝。將。腐。粟。之如。京。載。在。國。章。既。以。示。勤。民。之。政。藏。諸。御。廩。抑。以。薦。明。德。之。馨大。矣。哉。此。之。為。禮。蓋。將。遏。前。休。而。建。極。啓。來。哲。而。為。經。者。矣。爾

天外峰

正大

增定

不常

乃天子芒然而思。嗟然而嘆。曰。唯唯否否。卿知其一。未知其二。予竊感於茲行。實有未及於治理。是故。適。陌。井。分。返。畝。千。鍾。直。水。紫。帶。以。環。注。睇。四。封。之。如。一。此。亦。予。一。人。之。真。域。也。霖。雨。如。膏。隕。露。如。飴。春。苗。酒。而。綠。淨。秋。壠。滴。而。黃。滋。此。亦。予。一。人。之。施。澤也。菽。萁。特。畦。木。杏。異。田。任。土。宜。而。播。殖。巨。大。陌。無。橫。阡。此。亦。予一人之軌物也。藝。此。嘉。植。珍。彼。靈。芝。刈。狼。莠。使。靡。遺。樹。蘭。杜。於近。壽。此。予。一。人。之。樹。德。遠。應。也。蓋。黍。稷。馨。香。遠。豆。以。飭。者。孝。之則也。三。時。不。違。唯。農。是。卹。者。仁。之。錫。也。度。土。任。宜。深。耕。易。植。者政。之。式。也。天。子。所。以。念。稼。穡。之。艱。難。躬。胼。胝。而。無。逸。雖。六。府。之孔。脩。猶。日。慎。乎。一。日。豈。止。於。奉。遺。典。而。遵。修。纂。前。文。而。潤。色。者哉。於是。上。宰。元。臣。再。拜。稽。首。奏。萬。歲。之。觴。上。一。人。之。壽。錫。玉。冊於。金。騰。勒。鴻。猷。以。垂。後。遂。作。頌。曰。於。惟上。聖。轄。化。權。子。共。澤。湧。滴。溢。八。埏。子。百。祀。成。秩。禮。則。慶。子。迺。籍千。畝。國。之。原。子。朱。紱。蒼。佩。造。彼。壇。子。帝。既。至。止。三。推。先。子。三公。九。事。撥。以。班。子。厥。禮。既。成。兆。民。喧。子。勾。芒。太。皞。觀。而。歡。子。百干。難。還。扶。輦。還。子。農。用。震。動。庶。殖。蕃。子。榮。盛。格。共。盛。所。謁。子。穰穰。其。瑞。應。罔。愆。子。百。穀。應。子。大。有。年。子。耒。耜。萬。里。息。戈。鉞。子。如陵。如。岡。萬。福。駢。子。登。義。越。軒。古。無。前。子。天子。萬。壽。配。彼。天。子。臣。拜。稽。首。頌。斯。言。子。匪。臣。則。文。盛。則。傳。子

瑞鹿賦 應制

蔡昂 宗伯

帝中林之奇獸。感明時以効。應三川之。通隨。蓋節。以。過。江。乍。委。學。乎。星。驛。即。揚。彩。於。天。連。望。壁。門。子。歡。騰。騰。王。宇。兮。昇。平。爾。其。秀。發。桃。林。異。標。赤。縣。立。登。瑤。山。行。拖。鵲。練。直。聲。雲。多。指。平。政。以。為。歸。仁。比。祥。麟。過。生。物。而。不。薦。誠。間。氣。之。所。鍾。豈。人。代。之。恒。見。嗟。嗟。爾。鹿。何。來。歟。維。我。

皇之御極。方逸駕于唐虞。一紀興道。宵旰計謨。以仁義為鑑治。以禮樂為範模。鼓鑄萬類。陶鎔九區。至和克溢。功化涵濡。是以天不隱祥。乃昭靈既地。無藏寶乃出。貝符若此。鹿者固為陶冶中之一物。而微之圖籙。亦契合而不殊。不然。際天所覆。極地所載。大至無倫。細入毛介。罔非祥風之所披拂。聖澤之所沾溉。矧茲瑞物。產於中界。不煩重譯。不限溟海。政教。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五

聲名朝馳夕屆。殆所謂。騰斗極之輝光。逾天漢之波濤者也。焉能出乎我。

皇化育之外。逮夫禁。其。茂育。芳。見。球。藏。醴。泉。給。飲。雲。靈。之。為。糧。備。龍。駭。之。上。乘。與。天。駟。而。翔。翔。慶。道。際。之。特。殊。念。出。處。之。非。偶。遠。望。以。長。鳴。或。騰。歡。而。驤。首。止。玉。樹。以。為。朋。過。瓊。田。而。作。樓。得。地。既。異。深。山。之。遊。登。降。有。儀。亦。非。在。壙。之。走。是。宜。易。名。百。祿。以。祝。我。

皇。萬。壽。重。曰。乘。乾。道。亨。正。國。經。復。休。應。亨。昭。德。聲。聞。登。歌。於。周。廟。觀。舞。歡。於。虞。廷。伊。振。古。兮。如。斯。皇。受。福。兮。孔。剛。

王雲珠

日方升賦

王家屏 東閣大學士

圓蓋垂象。兩曜合明。浮。以。順。東。西。之。軌。踰。鳥。標。陽。德。之。精。稽。方。中。則。大。塊。揚。其。彩。論。已。久。則。虞。淵。潛。其。形。是。蓋。通。明。時。以。為。出。入。歷。古。今。而。無。虧。盈。若。天。銅。龍。將。曙。天。雞。卒。號。見。金。波。之。乍。沉。知。玉。繩。之。盡。曉。晨。真。露。徹。天。光。而。俱。浮。陰。氣。霏。霏。逐。雲。根。而。並。掃。時。則。扶。桑。初。拂。漸。升。始。騰。騰。其。微。微。旋。旋。而。益。增。其。輝。煜。也。閃。爍。乎。出。鈞。之。治。不。足。方。其。照。耀。其。進。也。矯。健。乎。雄。飛。之。融。無。以。儼。其。鸞。騰。射。鳳。池。則。太。液。動。搖。搖。臨。仙。掌。則。金。莖。觀。飾。曹。邦。童。子。西。車。輪。之。形。漢。陰。霸。王。怪。萍。實。之。色。千。山。不。能。逃。萬。錦。形。亦。由。匿。仰。之。皆。見。唯。孔。孟。之。莫。驗。就。之。益。親。像。堯。仁。之。可。即。夫。陽。浮。紫。極。雲。欲。丹。而。仰。動。葵。心。百。拜。捧。誠。而。欲。進。照。耀。龍。家。一。人。嚮。離。而。臨。朝。觀。紅。輪。之。忽。起。思。黃。虞。之。逸。標。亦。有。擊。壤。微。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抵蓬萊。仙子日出而嬉。歌作息於人間。水中以居。映金銀於海。裏雖隱見之不同。均無負於日。晷昔聞角力。咸池曾棄考父之。杖酣戰。齊野能迴。曾楊之戈。方士候中於既。却屈子。遇節於義。和皆冉冉。過中而將暮。非果果。筮出而同科。唯周德隆明時。旭照而始熙。虞帝中天。日光華而復旦。堯典操寅賓之旨。姬雅並月恒之讚。美明時之如此。聖萬世而未泯。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卷之十 賦類

廿六

風雲月露

增定皇明詠

日方升賦

徐顯卿

曜靈出宸瑞氣開祥布曜靈之初景兆赫赫之遙光駕六龍之
炫五彩經陽谷兮扶桑出虞淵以朗耀回海天而青蒼駕一輪

之熾熾開萬頃之微茫爾其北斗回杓東井參橫魚鱗懸漏
唱乍驚觀晴霞之掩映訝宿霧之澄清海底未離方切羣象之

望天中終至俄瞻萬國之明若夫閭闔晨開蓬萊春散庭燎藏
輝朝旭正上晴重赤羽之旌光射黃金之榜珞珞離離離離

晃騰瑞彩於御爐灼瑤華于仙掌映紅雲兮拂
奕不蕩淑氣兮臨仙仗觀出地之生明仰當陽之為象時維春

仲官宅岬夷寅賓日影敬授人時驗行躔之咎刻占化國之舒
遲升高自早須信得天而久照燭幽發部益知臨下之無私一

陽杲杲萬象熙熙蘭砌迴陽駐晴暉於碧草花磚過影傾丹心
增定是南館課卷之二賦類

于素葵金烏飛香白駒載馳銀漢方升季父逐之而不得銅盤
初出童子見之而生疑羲和之馭正叱魯陽之戈莫施至于登

蓬臺之海棲涉岱宗之仙觀方瞻展氣之熾微忽訝鯨波之堆
燦玉燭比輝火春湛玩大明一出群陰消散數普照之已晞嗟

浮生之未旦嗟乎貞觀聖象聖哲攸程陽道方長善幾初明
陰陽之升降得理數之虧盈黃河逝而白日移寸陰重而尺璧

輕方今
帝德光天子八方清卿雲抱日兮重輪生繼離照兮華鴻名盡
海陽兮慶

獨運
軸領
處
鵲
大明
聖學益親兮泰運亨頤歌天保子効微情

日方升賦

田一傳

伊曜靈之霍子候奔驚而如驥神既號為驂儀火復傳於陽
首三光而麗天兮散十輝而布地爰御之以六螭兮振九域之

鴻轡爾乃浴甘泉之波濤升陽谷之曠曠徘徊女紀而棲次兮
徑萬石之鏗鏘入細柳而戴舟穴兮倚昆吾而凌閭風夫珠斗

既沒繁星向晨清冷之漏既徹蒼茫之色稍分殘月尚掛於樹
抄朝霞林暎乎紫宸曙光明之生東子忽湧出乎朱輪天鷄踈

翼以曉號兮八方應和靈駕仰首而書發兮萬國烟燭出海島
兮洽氣飛天衢兮揚文浸濛汜之溶濫兮超三山之嶙峋續落

明以融朗兮景岩堯而上臻浮皓質以閃躍兮牟形彩之輪困
播熙熙之圓規兮流杲杲之祥雲鮮瀨氣之蜿蜒兮洩長炬之

所析上洪煌以布景兮下斐疊而拂雲遵黃道而颺清旭兮焜
增定是南館課卷之二賦類

高窮而接遠琅既炫爛而旁燭兮清醫畢于蒼塵西東八變咸
包羅於末照兮千類萬品晞榮光而維新緜觀其始出也中融

青雲鬱蒼蒼將軼虛無乍見乍藏其漸進也汗漫喻吞昭昭
彰彰將約六合發也競芒其方升也的燦燦璣璣房皇如蚪

之翔袍袍奕奕焚焚煌煌輝達乎五雲之表精炫乎重輪之傍
色隱暎兮若木影蔽虧兮扶桑羲和之馭方珥節而容裔季父

之策已睽乎其不能望爛照燭兮天門啓遠燼朗兮星吐光既
如白虹之點紉兮彩奪目以若驚又巨蚌之初剖兮皎照夜之

琅琅豈蟾蜍之未歸兮懸金鏡於已曙何神電鉦以散色兮熠
睒睒其飄揚於斯之時地涯露飲天宇煙清輕霄不飛纖埃不

生寥廓曠觀空色虛名滄初景之縹緲碧漢而遙征舍齊影
而登潤軼霞表而標晴發華藻而不定若綺組之相成紛離披

而光燦燦而相與談藻績於金輪對榮光於瑤京委照平
盡是珠璣之屋淪光乎不夜之城遠近明媚表裏晶瑩玲瓏玄黃瑤
錯丹顏雖離珠之目子亦憐悅而精融麗日之遲遲子敷五彩
其相宜講若珥花炳矣璧連金枝分布玉葉爭妍赫奕耀於崇
臺動燭燭於長川燭燭陽於九宿爵佳氣於三天煥皇都而增
榮對形庭而有耀臨萬戶以皆春委千門而洞照九城燭燭
翠彩千層極六宮遙選又旁照乎與燭映彩綴於繡袍開宿陰
於形屏紅拂霞而增燦白點心而彌滋出棟之朝雲共颺拂簷
之夜霞已晞樂亂互動若啓蟄于春光井蓮啓披並爭秀于朝
暉照太夜之波而潛鯨已躍煖上林之枝而百鳥欲飛殊彩浮
于蝶蝶又錯落乎珠璣彼鵲鵲之觀金波燦其散彩崑崙之宮
龍燭爛以交輝殆與此乎髮髮素休異乎仙閣考日初出之玄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十賦類
與日俱黃兮象君德之清明慶雲郁其蕭索兮開斯世之太平休靈
之自天子允孚答於楓宸祝皇圖與聖壽兮與日而俱新

日方升照 陳干陸春坊學士
伊高天之沆瀣霞萬有而無垠炳赤照以成象揭陽鳥之靈神
源素魄於靈淵麗昭質於蒼昊蓋秉乾而獨運亘終古以若新
方其金鐸寂聞王渚逶迤巡星月競皎庭燎未陳爾乃韜精襲采
闕問汶汶寧恍惚以與密握靜壹於洪鈞逮天夜氣微晨光發
華鏘鏘宵鼓歇爾乃扶搖駁水輪囷突吮駕神岳之將拂海濤
之汨則有陽侯幸豐隆先驅馮夷捷蓋后羿揚麾擁雲旗之
縹緲駢霞光之陸離遠而望之氤氳瞳瞳如神龍之睜目近而
察之灼爍炤爛擬朱鏡之呈規朗朝旭於始旦燭萬象而生儀
擊三五以失色即掩霽何能敵之屬大明之當天驚幽魅以騰
走奪隣燭於靈臺開冥蒙於節斗於斯之時魚鱗既啓九關洞
開旌旗靡色羣色畢來乃有容成步畧義仲察表太史書雲鷄
人唱卯陽丹陛以輝煌映形瘁其宛窮燭頭抱影而護記金莖
動色而僂僂信沆瀣之未晞羣羣夷之初啟此我大君順天時
以德政追宵衣之遐覲者乃若離明溥徧照臨八荒三農出作
九市開場士晨起而披吟工夙興以助勦行旅沾乎多露紅女
織於東方凡含生而飲氣孰不感惕於青陽方其桂影千山分
暉萬壑東自海邦西暨戎幕南溢朱垠北通玄漠氣被掃曠
和磅礴洵九月之混茫盡耿光而灼燭天子方且鑒於日邁法
乎天行圖慎終於有儆奮初政於精明問何其以視朝儼同夢
於鷄鳴體惜陰於夏禹法待旦於周成則使遲舒景與聖德
乎並進熙熙太運同國祚之方興乃大小臣工咸負瞻而思獻
遐邇黎無頌天保之恒升豈不受億萬之仰戴起三五之登闕
者哉詞曰離離每當開光霽子昭昭下土聞靈囑子雲霞綺錯

日方升賦

張一桂 少司

於赫大明麗天健行與東漢以濯濯初扶桑而初征碧落展卷
 評之景璇流沆瀣之精矯矯陽鳥擊海水三千而奮翼麟麟
 大馭指天衛九萬而馳衡助青陽之載熙回寒光以將煥斗一
 如南而天下春故萬象于焉而生輝鶴三號而澤中應故羣迷以
 激如之而皆覺華月收碧影之陸離躡奎選珠光之錯落玉繩罷擊
 秋水瑤斗已酌雖黎旭之始分而陰霾之已鏢魑魅魍魎望明而宵
 特象罔忽荒待時而晨作香垠兮含輝燿燿兮吐煌拂拂兮霏
 霏蒼蒼兮涼涼其為體也行天惟一度而輝煌於大荒其為時
 也出地僅咫尺而宣耀於無疆其始出焉若瑤光火齊不假采
 於丹牕懸黎結絲非繪色於銀黃其少進焉若千燿萬炬協要
 期而並舉九章五采併麗景而咸章謝玄冥駕東皇楊祝融麗
 定已明館舉卷之土賦類

東陽之方若太極之渾沌始判而將分如元氣之決濤方流而
 未央飛懸陰而現瑞喬初威以顯芒首黃道以遐征徑紫庭而
 抗行蓋月駟之所不能追而雲矯之所不敢當也故蓬海洲
 依之而生氣神州赤縣瞻之以舒祥場河清而冰釋灼岱岳而
 春煥賁草木則生機潛回於根莖暨麟羽則淑氣活潑于游翔
 脉周於冰天桂海貫胸駢趾之都登過於窮巔極慕圓臚方然
 之卿睇巧壤而不穢照情所而彌章大何遠而不屆小何微而
 不彰物何匿而不觀人何居而不鄉若乃異域同明稱長安之
 獨近八表齊照譚化國之為長熹微雲霞之掌耀燦龍鳳之床
 湛露晞兮萬年枝佳氣琤兮白玉堂蓋邦畿取日輪之象而太

勳人

明之意

陽乃天子之光故吳寧之所以瞻顧之煌煌也故百卉無情有
 傾心之葵藿雖羽毛木品生焉陽之鳳凰曝背可以獻天子入
 夢則占見君王是以仰堯文之煥者就之而取其象歌周雅之
 盛者頌之而願其升也於乎維豐維崇維始升也無得而踰既
 中既盈即當天池有時而爰故大人繼之以照四方君子法之
 以昭明德吸精醇吐氣應應逝波之遠東戒馳駒之臨際庶與
 日而俱新敷光天而罔極

明館舉卷之二賦類

廿

萬寶生成就

趙用賢

王相恩 聖孝之臨極兮。宏覆於四方。念民食之惟艱兮。祈昊天之降康。綺精運而誠感兮。肆矣祐於我將。適嘉成之隆登兮。編臣種以呈祥。自倉廩之鳴春兮。農人力未於耘耔。方雲鏤於四野。錢鏤後集乎東。當甘露而不降兮。呼號屏而差咨。帝曰。五民其何辜兮。惟朕德之無以迎聲。澄心竭款於天神兮。民乃詔群牧交脩兮。惟太清之鑒誠兮。迺洒靈液之滄瀟。暨茲大火。巨千坤維兮。素節扇乎迅商。土膏既滋。液于肅索兮。蒼生紛其繁昌兮。將神明之樹藝兮。柳方宿之垂芒。迎金風而荐實兮。泥玉露以含芳。赤嶺鋪於蒼兮。白苗重穎。北里之租兮。如林瓊山之穗兮。盈吟天何情。侯明月錯落于原。曙兮。懸聚結綠物。哲定。王明。相。陳。卷之十。賦類。世三。

手閭井。茲固。凌。泥。于。即。白。之。沃。子。柳。達。天。行。之。亨。也。夫。豈。惟。農。夫。之。慶。乎。爵。當。展。之。所。珍。也。輒。炎。劉。之。六。穗。兮。誇。楚。姬。之。異。莖。彼。中。年。與。公。積。之。產。兮。曾。何。足。以。侔。積。爾。乃。聯。千。耦。以。徂。隰。子。操。鉞。入。而。耕。之。築。塲。圃。中。野。子。納。重。耜。而。聚。之。取。固。厘。子。三。百。子。至。道。東。其。載。路。子。整。其。拾。資。兮。康。聖。世。之。多。祜。維。高。唐。之。垂。甍。子。肇。柳。比。而。壩。宜。為。清。醴。以。分。醴。子。且。息。餐。以。報。豐。濟。公。堂。而。相。壽。兮。輪。藉。程。以。給。公。彼。倚。市。而。雜。若。兮。宣。與。廣。衆。乎。泉。功。天。子。既。嘗。之。以。心。離。兮。乃。奉。盛。以。告。明。馨。存。兮。惠。言。鍾。金。篆。兮。蘭。藉。四。時。不。害。而。民。和。子。茲。用。存。信。乎。瑤。席。嘉。燕。民。之。既。粒。子。吾。其。陳。常。於。下。閭。彼。中。唐。之。朱。草。兮。時。春。圃。之。華。平。維。皇。王。之。嘉。瑞。兮。曾。何。佐。於。黎。黎。豈。如。農。值。之。筆。秀。兮。窮。民。命。之。所。生。立。令。哺。子。穰。成。立。固。將。錯。陶。象。而。解。義。純。帝。且。曰。茲。

聖定王明相陳卷之十賦類

廿四

曲終 素雅 百寶之盈兮。自田家之作。其。豐。糾。芒。以。奉。養。子。而。不。違。乎。日。牛。維。一。粒。吾。詎。忘。兮。及。其。豐。聖。之。匪。徒。武。發。陳。陳。以。振。世。子。皇。基。與。天。乎。終。古。亂。曰。惟。聖。王。仁。極。萬。邦。子。一。德。升。聞。格。九。光。兮。溫。液。灑。溼。地。獻。祥。子。產。收。而。陸。陸。至。昌。子。神。人。晉。唐。樂。且。康。子。惟。聖。壽。壽。祝。無。疆。子。

經道賦
羅萬化宗伯學士
星運赫以綿陽兮。莫案空而番休。永奕葉之炳靈。而玄貺於九州。正乾坤而並立。子登教誨其。愛流烈五帝之遐軌。兮。續三王之秘謀。洞古今而觀。班。紛紛其。寡傳弘道德。以為師。兮。有何微而弗周。固神聖之。則值。心猶。手懋學。維六籍之誕列。今辭繁而義確。往迹獨標於紀載。兮。淑應。滑而周覽。所貴。恣探討而措之治。兮。曾不畏手幽。遊彼常情。猶就。遠。今。矧君臨夫萬邦。體然黎而宅至道。兮。將挽。茲世於醇龐。窮吳。耿而下。跡。兮。運妙有以成功。寄。啓沃於臣。陣。兮。恒居。高而懷。沖洪圖。丕樹以軒。明。兮。常制。御之。玄。蹤。心切。達。聰而因。攸。數。兮。用咸。觀。德。以。雍雍。爾。兮。開。闢。圖。而。凌。鴻。源。兮。光。燭。倫。以。紛。播。衆。應。酬。夫。朝。陽。兮。颯。聲。起。而。繼。作。儼。會。赫。以。鱗。集。兮。旌。旗。斐。疊。而。騰。霄。干。將。王。威。

主神
澤海
府流
萬邦體然黎而宅至道兮將挽茲世於醇龐窮吳耿而下跡兮運妙有以成功寄啓沃於臣陣兮恒居高而懷沖洪圖丕樹以軒明兮常制御之玄蹤心切達聰而因攸數兮用咸觀德以雍雍爾兮開闢圖而凌鴻源兮光燭倫以紛播衆應酬夫朝陽兮颯聲起而繼作儼會赫以鱗集兮旌旗斐疊而騰霄干將王威

叙
行
之
武
而
愈
宜
勇
遂
之
文
勢
迷
昧
其
森
衛
之
遠
瞻
方
原
伏
殊
待
而
絕
手
浮
蓋
乃
召
儒
臣
兮
鳴
王
鏘
鏘
爰
啓
經
緯
兮
圖
史
輝
煌
擬
堯
舜
之
欣
列
兮
扶
禹
湯
之
休
光
文
武
丕
衍
於
姬
公
兮
侈
敷
奉
而
對
揚
闡
仲
尼
之
微
言
兮
朱
泗
遠
而
愈
昌
整
戎
備
於
緇
帙
兮
惇
訓
迪
其
有
常
效
入
告
而
詳
嘉
謨
兮
宜
輝
輝
乎
永
載
英
哲
忽
焉
已
遠
兮
宛
儀
刑
其
孔
章
為
精
誠
之
積
勇
兮
乎
危
神
而
烈
金
石
值
虛
懷
之
咸
受
兮
沐
休
明
之
涯
澤
牙
最
遂
狀
乎
繁
微
兮
爐
烟
縹
緲
而
飛
揚
形
雲
細
護
於
鸞
禁
兮
蔭
窈
窕
之
文
席
善
有
徵
其
必
納
兮
言
安
往
而
不
擇
觀
帝
東
之
嘉
悅
兮
承
勢
第
乎
霖
雨
瑞
霽
其
迴
薄
兮
寶
饌
綺
錯
而
崇
頌
粵
倍
帝
王
之
迷
興
兮
莫
不
履
大
而
圖
報
執
一
中
以
相
授
受
兮
猶
惜
陰
而
周
聞
昧
爽
不
暇
少
息
兮
望
道
每
切
夫
未
見
佩
冊
書
而
宴
安
是
屏
兮
命

龍
虎
鹿
其
森
衛
之
遠
瞻
方
原
伏
殊
待
而
絕
手
浮
蓋
乃
召
儒
臣
兮
鳴
王
鏘
鏘
爰
啓
經
緯
兮
圖
史
輝
煌
擬
堯
舜
之
欣
列
兮
扶
禹
湯
之
休
光
文
武
丕
衍
於
姬
公
兮
侈
敷
奉
而
對
揚
闡
仲
尼
之
微
言
兮
朱
泗
遠
而
愈
昌
整
戎
備
於
緇
帙
兮
惇
訓
迪
其
有
常
效
入
告
而
詳
嘉
謨
兮
宜
輝
輝
乎
永
載
英
哲
忽
焉
已
遠
兮
宛
儀
刑
其
孔
章
為
精
誠
之
積
勇
兮
乎
危
神
而
烈
金
石
值
虛
懷
之
咸
受
兮
沐
休
明
之
涯
澤
牙
最
遂
狀
乎
繁
微
兮
爐
烟
縹
緲
而
飛
揚
形
雲
細
護
於
鸞
禁
兮
蔭
窈
窕
之
文
席
善
有
徵
其
必
納
兮
言
安
往
而
不
擇
觀
帝
東
之
嘉
悅
兮
承
勢
第
乎
霖
雨
瑞
霽
其
迴
薄
兮
寶
饌
綺
錯
而
崇
頌
粵
倍
帝
王
之
迷
興
兮
莫
不
履
大
而
圖
報
執
一
中
以
相
授
受
兮
猶
惜
陰
而
周
聞
昧
爽
不
暇
少
息
兮
望
道
每
切
夫
未
見
佩
冊
書
而
宴
安
是
屏
兮
命

皇明館錄
朱之十賦類
廿一
交修其靡倦簡冊昭然可慕兮歷世滋久而遺蹟在者不可去為伍兮望遠覽而增歎踵前修以作則兮流曠古之希聲講延歲以軒揚兮遊大道而迅征六經沛若行地方四日月以離明一萬億而未有既兮人文朗輝而永膺至休賴敢作頌曰明明天子兮照臨萬方皇極茂建兮位跡元良日新厥德兮夙夜靡怠備列兮禁夜翔翔論道密勿兮共贊雍熙貴難陳善兮有赫其儀惟帝是俞兮寵頌隆離元命聿臻今萬億為期

經筵賦

張道明

天挺哲王撫運明昌。握玄樞而立極。燭明以垂象。令萬方而
 告。盡西夷以來。王鴻猷煥其丕顯。敷業昭甘。萃華彰慶。運道之
 允。令觀聖治之無疆。願聖心之虛懷。望道日且久而不違。念觀賢
 之為急。敢學好問而思。臣乃煥綸綍之音。頌多誥之章。憲祖宗
 之制。開經筵之典。章啓文華之述。宏延儒術。以而頌頌。遵令官
 而繼執。越弘文而有光。匪飭炫於斯制。實見聖主於美。播故夫東
 方未曙。明星猶稀。九門闢兮。既廓三鼓。發而啟。靡佳氣。浮於禁
 衛。祥光燦於紫閣。爐煙騰而香風。藉廷。藉振。而群賢。微然後。理
 局。是啟。華。輝。收。嚴。聖。與。既。出。衣。衣。仰。瞻。鸞。人。上。鳴。於。東。廉。鵠。行
 肅。列。於。彤。班。樂。奏。鈞。天。之。節。禮。重。舞。蹈。之。虔。逮。夫。朝。儀。禮。峻。聽
 政。甫。畢。天子乃乘彤王之輿。駕樓金之桶。宣七省之親。臣願圖

書於東壁。心汲汲乎典墳。神顯上於載籍。細繡廣廈之是親。旁
 咨下問。以求益於左列。師保之承。右侍官端之碩。臚臣鳴儀
 大。官。獻。策。進。讀。之。聲。龍。儀。聖。類。於。尺。端。拱。以。敷。陳。研。窮。而
 紬繹。天德王道。帝猷呈績。悉要歸於仁義。爰搜索於正中。邇竟
 舜典。謨之美。尋三代彝則之隆。進競業而啟志。敷敬義以據裏
 湯銘。盤以為戒。文登岸而收。表宣尼節愛之明言。陳軻氏恭
 儉之洪功。論經術。則身心情性。發邪正之由萌。考史實。則天下
 國家。判治忽之所生。敬天勤民。而法祖。體元麗正。而守成。通於
 先夫。三。重。皇。極。建。於。一。貞。為。正。言。而。讓。論。必。反。覆。而。詳。明。若。夫
 禱祠土木之靈。權女女士之萌。困倦倦而匡直。豈諛佞以逢迎
 以古為銘。惟君子何行。天子聽之。怡然悅豫。龍顏和平。乃曰。俞
 哉。臣。陳。其。有。賴。而。可。親。胡。朕。心。之。冰。釋。寢。食。有。於。彌。綸。儼。義。黃

之與。侶。忱。唐。虞。其。共。陳。厥。道。朕。而。充。溢。澤。光。黎。之。巨。津。向。求。道
 而。若。渴。仰。瞻。聖。之。未。絕。全。於。聖。言。於。座。右。皆。無。焚。於。賢。人。乃。公
 王。者。之。無。為。筆。折。天。而。永。命。基。不。基。於。磐。石。澤。元。元。而。博。選。豈
 朕。無。藉。於。股。肱。爾。諸。英。之。匡。救。於。是。命。天。厨。之。工。發。大。官。之。饌
 闡。瑤。搏。而。傳。芬。設。玉。羞。而。布。絢。酒。正。載。馳。庖。人。告。薦。分。尚。食。于
 餘。饌。既。異。米。於。鼎。鉉。刀。陪。侍。從。之。巨。威。與。泰。交。之。宴。肅。肅。犀。僚
 稽。首。舞。行。頌。鴻。私。歌。遊。養。述。昭。儀。於。能。代。慚。才。微。於。機。緣。乃。為
 之。歌。曰。於。穆。聖。主。兮。皇。極。裁。培。崇。文。稽。古。兮。睿。思。徘徊。文。華。日
 調。御。子。鳳。城。之。隈。師。臣。者。帝。子。左。右。臨。梅。日。新。聖。德。兮。皇。圖。佳。鬼
 金。誼。鞏。固。兮。澤。遍。九。域。垂。億。萬。機。兮。其。無。疆。惟。休。哉。

卷之十二賦類

廿八

歲類

宵衣旰食

嚴詔大學士

惟辟奉天為君實難一人而百事。總一日而萬幾。關何以勝之。其道惟勤。勤則有功。是實能君長。以哲王求治。昧爽待旦。未明求衣。心常恐。憂彼豈好勞。惡逸。天下而不志。雖夫亦謂無逸。有乃逸之本。有為者無為之基。故朝無曠職。國無秕政。四方於是乎清夷。一人為之有慶。在昔康王。晚朝關雎。載歲宣后。宴起妻女。脫簪。被女士耳。猶不忘乎。父戒矧我。明君可即安。而自懈。故說日愒月命。之曰害治之疾。任欲適情。命之曰陽化之根。惟當惕乃志。勸乃精。兢抗業。夜寐夙興。母曰未央。庭燎設失。驚聲銷。母曰未明。東方白矣。朝中既盈。母曰永日。亦足親事。當思一日之計。在于寅恐。一日之不時而功。際於安肆。母曰子聖訓決如流。當思一人之聰明有限。恐應之不及。而業廢於時。優母曰百。其代予為當思。率作之權。在乎上。恐予之倦勤。而庶職荒。故曰安不可懷。欲不可耽。無怠。無荒。罔遊。罔淫。聖人不惜尺璧。而惜寸之陰。自強不息。乃見天則。特煉神王政。修事勅國。秦華壽比箕翼。史臣獻歲。用贊帝績。尚其昂諸母忘母忽。

省心齋

申時行少師

道心惟微。人心惟危。詎云三省。厥有萬幾。既省其幾。又省其慮。休咎省微。至作省成。是猶省事。未若省心。惟此心。易逸難伏。辨之在早。慎之在獨。察之方朕。克艱厥后。克念乃聖。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若終日言退。則有其私。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若虞機張。往往省于度。聽講則肅視。則嚴。相在爾室。不遐有愆。有愆。無有師保。如承賓祭。此心何如。操之勿替。胡然焦大。胡然疑水。有愆。思室。有念。思懲。勿曰予聖人。共予違。一念之泰。百度之廢。勿曰予聖。大矣。十若一念之終。終之怍。溢水可挾。而志難寧。泛駕可調。而氣難馴。凜若御朽。楊華持盈。於穆思齊。神明之舍。凡庸有銘。孟盤有誡。近臣進規。贊人誦箴。我其夙夜。上帝是臨。

省心齋

四十

養心齋箴

申時行狀元百四

三想國
身主夫
心也微
之方寸
曾不盈
掬是在
所養曰
惟寡欲
消長靡
言理之
常摩彼
山木日
夜所息
雨澤所
滋平旦
之氣萌
幾希惟
此幾
精時以
却聽收
視以培
吾真靡
麗玩好
牧心之
牛羊母
亦守素
抱樸以
君當收
正心之
效天
默吾先
神以恬
愉而沈
酒則搖
形以安
適而馳
騁則勞
存以恭
休衆楚
衆欲退
聽惟教
作所天
居泰然
乃有寧
字昔在
帝堯元
就厥中
舜禹相
授精一
其功明
明
皇祖丕
開教一
心問是
傳心豈
是釋我
皇瑞居
倚觀昭
曠溢微
本原屏
除諸妄
以虛為
室以靈
為室有
密藏重
門洞開
清明在
躬貫穿
今古遠
終帝學
近純祖
武教
稽首而
獻箴願
頌於庭
戶

樂志齋箴

申時行左柱

朱宗伯
聖人作
易次據
於謙喜
起之歌
始於教
天我
皇鑒止
弗懈于
位有悠
斯齋惟
以樂志
其志伊
何匪教
匪遊其
志伊何
樂而不
流樂有
從理亦
有從欲
安危之
幾辨之
幽獨何
以辨之
惟志之
持志一
常安志
定常怡
大昕視
朝而晦
宴息起
居雍容
適于馳
騁目玩
境典耳
聽法言
穆然清
風閑于
管弦玄
酒為酌
太羹為
味式燕
以衍饒
于甘肅
前疑後
承左銘
右誦都
余一堂
美于曼
柔時維
幾暇無
逸乃逸
兩宮奉
歡四海
承聽于
以鼓琴
于室之
陽被之
薰風虞
弦是張
千以矢
詩由庚
既醉發
興載騰
和聲四
暨是謂
至樂居
子攸居
如登春
臺如遊
華胥既
登且遊
保之
不易無
已大康
聯思其
慎願言
九扈易
災為穰
願言重
譯來享
來王以
香嚳咨
以紆肝
食
此樂此
志萬年
無斂
四二

六有微
人心之官以思為職操存舍亡無間可息一念不謹貽之悔尤
須史少懈安肆曰偷其惟君子克念作聖無時無處不用其敬
言出諸口惟心之聲匪言勿言先民是程動措諸行惟義為路
規矩準繩靡愆于度晝與物接非僻固于進德修業終日乾乾
夜氣清明退藏于密仰而思之會萬于一息之暫為時幾何
勿暴其氣休茲太和一瞬之際意象恍然以存虛明正規不遷
修此六者萃萃汲汲有事勿忘是謂時習聲律身度與通為依
晝夜瞬息而無停機緝熙不已為實光輝習久若性賢聖同歸

疑無逸殿
大君之命統御萬方總攬威福調劑紀綱得之則化臻上理失
之則治用不臧故克艱者惟治而不易者惟王緬惟聖人自強
不息度天祗民不違暇食休惠念稼穡之艱抑畏勤東田之即
軍國以之賴長后王因而丕式豈如叔季奔馳忽憊以天位為
可樂捐小民之所依履水無兢兢之戒集木無惴惴之危迷途
既遠復轍何追是用覽鏡興止投簡善敗取公旦之陳謀法成
王之受戒比前事若韋弦奉聖言若著蔡揭無逸于便殿拜昌
言于往代夫適情肆欲其逸乃足無亦誦耽樂周壽之旨以自
畜而伐性之斧不使陳于目勞民動衆其逸乃重無亦鑒觀逸
游田之訓以自訟而馳騁之娛不使投其空輕改舊章其逸乃
長無亦營變亂刑政之文以自防而紛更之議不以易其舊不
恤眾怨其逸乃見無亦引違怨咒咀之見以自善而防川之折
不以施於賤淫刑窮兵其逸乃盈無亦懲無罪無辜之語以自
誡思純而草菅之念不以瀆其經焉呼一念之逸萬事之隳一時之
逸終身之疵法天行健惟日學學克念罔念無不在茲兢兢舜
業並稱鬼鬼惟無逸乃能存逸惟有為是以無為彼秦氏之衡
石隋室之傳餐徒為業勝莫取圖難吾將企四王之迪哲措九
有於安瀾固朝乾夕惕之不暇而遑即夫世主之所安

宵本歲

惟皇重一日萬幾在昔哲后未明求木夫既禮靈于禩御
 而胡甘乎勞之居顧惟勤劬者治之萌而逸欲者亂之基蓋其
 以萬姓之命而易吾一人之嬉彼夏禹之惜陰與商湯之待旦
 繼皇綱于二帝貼四海之安瀾察警心于蟲飛懼會歸之予渙
 若皇后之佐周脫簪珥以徽晏斯皆貼今聞于來茲夫豈就手
 一時之行衍試觀大儀之幹運曾瞬息之或停惟君心迥與天
 通為容少即乎荒寧昔吾祖之禘武致會朝乎清明猶作所于
 無逸每親朝乎雞鳴房將昭令德而先茂緒胡不風念乎朝盈
 無曰民細匹夫予勝無曰時康福予定雖才敏于立央猶墮
 續于罔教深天命于惟哉乃能集乎多慶臣用綴彤管之遺言
 敢納規于後乘

六有歲

人心之靈與道相維星矣上帝體物不遺有物有則無處無時
 君子存誠念茲在茲言以宣志莫捫朕舌維時乃雍民釋而悅
 大人士詞如鼓應節秩秩大猷為天下烈民生受中厥有威儀
 於焉定命維其孔時左宮右徵齔鉅循規下觀而化式穀似之
 元運無端天行不息君子法之乾乾自勅大禹寸陰文王日昃
 亦予何忍小心翼翼豈晝夜覆于何載寧惟子之牛炯然獨惺
 靈臺湛湛太極冥冥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流光返荏苒起忽
 須臾離之恍焉泊沒哲人研幾聞不容髮造父顧沛天根月窟
 不見曰希不聞曰夷一元流轉孰測其涯至人深潛綿綿若絲
 靜言自勵守我玄規嗚呼小子亦既告爾逝者如斯曷惟其已
 往不可諫來將矣委尚其勉旃先民是似

于宮。希惟負康躬御萬靈。立時三寶滿範宮廷。厥初生民具賦達德。
公峰公矧作君師。型於家國。爰莊黔首。惟仁是歸。令齒戴髮何從何違。
評詞章殘虐促期。附補水祚主者所天。民鼎孔顧蒼生胞與病養切身。
文詞華賭使款彼憐不知。整若越秦象彼乾元鼓舞陶鑄復見天心陽春雨露。
典重夢白忠和惟明是資。釜茅氓王哲若龜著楊憲救萌批棟迷目。
廉貪貞淫嗜其洞囑居敬強理不降堂堂提衡懸照及萬方。
發揮二象彼日月六合同零有本如是貞明不毀爰傾太阿推武乃斷。
字不遺牽制優游反受其亂神器在握旁落則傾剛健中正無兢惟人。
餘力惟牆易溺柔委傾意可奪者帥誰奪者志象彼風雲震曜入荒。
肅殺凜冽萬彙收藏遠古之世厥惟三五如天好生欽明神武。
哲王述逮而通則同有三達德允執厥中匪仁則暴匪明則闇。

仁明武義
蕭良有指服脩模

四九

仁明武藏
李太武庶吉士

維辟統天。懋建皇極。運治穆清。秉機淵默。苞體用以兼該。治剛柔而作則。蓋聖學本乎惟一。而衆美貴于相參。欲提綱而挈領。必體一而函三。體仁長人。萬善斯括。聖聰明而作后。亦神武而不殺。博施濟衆。惟仁是保。苟予仁之未導。赤子蒼生。胡繇而怙。胃沈幾先。物惟明則通。苟予明之易窮。阻深圍味。胡繇而照。歌威命靈爽。惟武斯懍。苟予武之弗烈。率土敷天。胡繇而震疊。勿恃終食為仁。而謂人欲不能濟。不見山木得養。則長失養。則消。勿恃一陳為明。而謂私意不能隔。不見盆水溢之終期。撓之一拘。勿恃意氣為武。而謂事變不能亂。不見強弩張之甚難弛之甚易。匪直殘忍傷仁。即優柔姑息。亦亂仁之真。匪直墜義害明。即苛求濶察。亦失明之情。匪直矯媚敗武。即剛腹拒諫。亦用武之誤。嗚呼。衆人之仁。杯水車薪。聖心之仁。純全如天。施地生合。蠕動而咸育。斯其為天下之至平。衆人之明。螢火陰燐。聖心之明。昭昭雪靈。如日照月。瞻悉豐虧。而畢照。斯其為天下之至深。衆人之武。怒聲當車。聖心之武。赫赫皇皇。如雷厲風行。與百昌而咸慄。斯其為天下之至威。既公溥而明通。亦有仁而有中。苟三德之不愆。何萬化之難通。斯皇猷之要領。而君道之所衷托前凝而授簡敢上告于宸聰。

座右銘有小序

趙志寧探花少宰

思讀大戴禮至武正經帝廟諸銘未嘗不懷然深思云以彼
 執就而宏無就之列猶日休惕焉思之乘也故無處而不載
 小序末銘焉庶日顧諟以有儆心手吾儕自省何如願去得謬言心識
 於有古而忘勸戒哉製一銘書之座右銘曰乾開坤闢人參為三
 劉切周人肯伊何匪道胡就日與月與迅如奔駛爾嬉而遊歲下爾俟
 至當與相古哲士人紀人綱爾胡不足令彼獨芳萬古人心爾胡忘正
 濯濯手不自身先其何能令念懲在始欲室自源一星之火至于燎原
 傳不朽無競爾智純白不備無驕爾辭多言逸志無暴人短無先人長
 善弗人同爾亦何藏寧我容人無人容我大儀吹萬千何不可
 心不可飾天不可欺禍福何常惟人自基謀誠惟遐不誠惟近
 爾則誰憐胡不思奮

座右銘有小序

黃鳳翔大司成

李宗伯
 雲軒公
 警切
 夫銘者先民所以識警誠時觀省也故自戶牖刀劒盤盂凡扶
 往有勒銘彼雖生而拘齊猶然藉以警誡至德環磨令範矧
 余顯愚不類仰慚俯媿每用悵然愛取先民之義著銘座右庶
 幾觀省不離乎目警戒不忘乎心檢身愆過亦或有助云爾銘
 曰先民有言彼丈夫我丈夫謂聖賢不可為者非愚則誣當知
 萬古綱常百代事業盡在爾六尺之軀為君子儒乎為小人儒
 乎為舜之徒乎為跖之徒乎爾其慎所趨毋為溫飽而忽天下
 國家之計毋為祿位而失不朽之圖閑不可踰行不可污學不
 可蕪治不可孤日月其徂歲不我需百年之久不過須臾一或
 終乃途壤乃摸第取紆紫而拖朱是以連城之壁冀錙銖燕雀
 之小而彈以隋侯之珠世豈以爾為有無爾其非是則用作銘

書之座隅

吳忠簡公畫像贊
宗忠簡公畫像贊

贊類

公之方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攘夷而安夏始以一言
能近北而南還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南轅而北駕且雷鑄
之任方切而巧言入于帝聰渡河之志未酬而大星已殞于
中夜何人之于公則知焜族而天之于公則不知假借此有志
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英風而激昂拜遺像而悲咤也

論定公可像

卷之一 贊類

五五

贊類

楊喬贊
方孝孺傳贊
其貴不可輕也然人不能輕富貴則不能處富貴捕虎者未嘗
畏其為虎故帖耳受尾而惟吾之擒知其虎而畏之則必為所
噬矣人惟內有所重故視外也輕天下之物舉不足動其心必
後可以用天下之物一為物所動將為物役之不暇而何暇用
物哉東漢固多節士及其衰也貪懦者處大位而君子皆困于
下故小人得志以至於亡不然當時之士皆王佐才也得一人
且可鞭笞海內之盜賊况若是其衆乎楊喬不在郭林宗徐孺
子之列然吾觀其人不出孺子下蓋其志可尚也人有慕富人
之財而挑其女以逃者為利所役視富人若王侯將相視其家
若鈞天帝宮而不知其為可耻也由君子觀之苟不以義則崇
堂邃寢猶蟻穴必珪組之貴與直爾無以異曾何足願乎萬乘
之主天下之至貴也妻帝之女人臣之至榮也喬推恐為所污
餓死而不受此其心豈可以利勢奪哉使喬不死命為大臣屬
以天下漢猶可興也桓帝不為天下慮而為一女計可謂不知
人矣喬之賢豈可以女子誘哉然桓帝雖不知喬而知愛其才
則後世之不知桓帝者多矣獨喬難遇邪吾常喜孺子為人餓
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以為孺子與林宗猶夷與惠雖不
可以優劣而孺子猶可慕蓋漢季一人而已及觀喬事壯其志
謂然嘆曰孺子不孤矣吾求友于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取耶
世皆知重孺子而不知喬可恨也作楊喬贊使人知重喬者自
予始贊曰人之器量有小成大或盜一錢或讓天下天下雖大
一錢之積觀其用心大者可識吾謂楊喬可為三公萬鍾不從
呂由知之有大人即帝女不娶利豈能奪其中所重在義也
從卓操奪穿窬之盜伊誰可方孺子之倫永言尚友卓哉

勝來使贊

宋濂 翰林學士

有人王燭有言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夫女之從人，一
 匹之驢，當終身不改。譬之白壁，小有玷辱，人將斥去，而不之顧。
 臣之事君也，其理亦同。故燭特並言之。事兩夫者，雖辨如虞姬，
 智如鄧曼，吾知其決非良婦。事二君者，雖功如冷陽，才如西平，
 吾知其決非良臣。子使此義昭如白日，人臣豈有懷二心而
 國安有喪亡之禍哉！東陽滕茂是書，宋靖康初，以太學正典，金
 書諸允迪，奉使于金，議割三鎮，太原奉表，欲誘成不下，金人
 怒囚之。雲中欽宗北遷，茂是請見，涕泣請從行，主者不之許。其
 后允迪南歸，茂是獨留虜門，終身不再仕。臨沒，令以黃棺裹，及
 人執之，而庭仍刻石識之。宋使者東陽滕茂是墓，此殆不事二君者，其
 當是時，有宇文虛中者，以荅門侍，即使金，見雷，遂改節，易行。
 地皆名，明館諫，宋之士，類類。
 反高市度，其後雖欲奪兵伏南奔，而自贖卒，不能逃。君子之
 議，其視焉，茂是果何如也？茂是已矣，人至今想其遺節，如神明
 不可得見，至視虛中輩，不啻若鬼域太承，有識者，婦亦羞聞之。
 此他人心，天理終不可誣也。乃作滕奉使贊，用規事君而有
 二心者，贊曰：
 漢有蘇武，奉使不屈，滕公配之，有聲烈烈，黃旗果死，以全臣節。
 如壁之白，弗弗弗缺，其人雖亡，而神不滅，上明帝所凌厲，日月
 降臣見之，肝脾騰裂，敢述贊詞，勸在貞福。

元和太史造間儀贊

千慎行 太宗伯學士

蓋聞觀象察法，欽若之文，炳矣。富貴多機，敬授之義，協焉。是以
 軒輅改物，爰命周鳥之官，義和受成，厥有幾衡之器，宣不以三
 辰之順，逆也。四序之恒，機者，幾也。而保章一官，靈臺之室，察
 千枝，庶幾，真倚，梓，梁，之，論，誕，而無稽，周，詳，宣，夜，之，術，較，而
 不密，維彼，近儀，創自，前項，取，及，手，轉，較，折，衷，平，倚，益，三，謂，以，為
 準的，玄規，因之，等，度，而六，合，包，外，厥，狀，渾，淪，令，彼，等，人，艱，於，順
 仰，元，太，史，即，守，敦，獨，東，玄，幾，凌，駕，往，哲，仰，眺，九，垠，旁，羅，四，極，登
 臺，升，庫，遂，創，新，儀，察，七，政，之，盈，虛，則，指，掌，殆，盡，六，歷，之，疎，密，
 則，黑，黍，無，半，通，幽，洞，靈，合，付，造化，永，世，貽，則，決，乎，于，茲，於，天，啓
 其，東，顯，茲，神，道，者，乎，昔，成，公，著，賦，虛，握，靈，範，之，珠，郭，璞，畫，圖，空
 極，東，序，之，寶，辟，彼，鍾，水，何，殊，畫，餅，而，猶，市，在，芒，編，珍，之，無，數，况
 乃，入，神，之，制，陶，匠，世，與，明，時，之，規，凡，屬，象，緯，動，倍，孔，甲，之，盤，功
 百，神，禹，之，鼎，豈，可，使，銀，書，金，字，未，勒，元，象，之，文，璇，表，玉，儀，有，陋
 昆，吾，之，義，者，哉，贊，曰，茲，漢，玄，運，宣，興，三，辰，肇，彼，輻，輳，轉，千，一，輪
 舊，儀，詢，美，而，狀，渾，淪，卓，哉，良，史，創，物，維，新，其，新，匪，他，維，舊，而，折
 四，時，兩，軸，當，乎，二，極，南，軸，攸，香，天，常，下，直，維，北，歌，傾，軸，馬，是，式
 赤，道，上，載，列，宿，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奇，焉，樞，机，所，運，五，環，三，旋
 去，極，之，度，將，則，照，然，彗，括，兩，儀，珠，渾，七，曜，象，在，靈，臺，不，言，而，告
 邈，矣，維，人，何，識，之，妙，配，皇，尊，極，照，茲，神，道

元郭太史造簡儀贊

孫景陽翰林院庶吉士

古之言天者有三。一曰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蓋失傳久矣。惟渾天近得其精。究命義和授時。在機衡齊政。皆是物也。歷代相承。互有沿革。與天官太史無慮數十家。若乃研覈陰陽。妙搭造化之素。奮者漢張衡。唐僧一行。宋張思訓。而外罕見焉。故其所製渾儀。範圍天地。冠絕古今。咸為一代步天之懿矩。世遠年移。漸以差失。測日造曆。莫可稽焉。至有元郭太史守敬者。承詔率南北日官。分掌其事。乃自重責驗。盡考稽習之失。而釐正之。為作簡儀。用相比覆。其形放機衡之製。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為三十六分。以列日月五星。二十四氣。及二十八宿之位。又為南北極以經之。黃赤道以緯之。表裏錯綜。燦然昭晰。視昔三辰六合四遊之遺。益加密矣。緣是測撥分步。為得天之實數。

所考正者。有七事。所創始者。有五事。越五載而新曆告成。嗚呼。非夫識洞玄機。心作大造。惡能制作之精。若其夫亦天開一代之曆。而斯人獨擅其技。與愛撫斯贊。俾觀象者。知所宗云。洪濛既判。爰立兩儀。三光吐曜。宿度昭垂。維聖欽天。簡命重黎。仰稽乾文。治曆授時。瞻彼法象。著龜符契。代有作者。王顯厥世。漢唐邈矣。宋室亦逝。卓哉太史。適新儒制。乃定四極。載列五行。日躔月道。星紀天以直。斜隱見。經緯交橫。玲瓏。龍。龜。負。惟。樂。北。衡。內。轉。外。旋。圓。規。方。矩。機。竭。心。思。巧。作。字。於。鏤。璇。璣。堪。輿。秘。府。冥。之。靈。室。垂。鑑。千。古。

跋六槍堂卷

黃淮大率士

忽之激于中者。必微于辭色。微諸色。其發疾以暴。微諸辭。其旨婉以深。稽之往古。蘭相如。公素之。欺趙欲以頭與玉俱碎。樊噲之朝。隋楚。驟悲。景施之。盈室。微諸辭者也。色之所發。雖足以快意于一時。而詞之所寓。誠足以垂戒于萬世。其深淺固不同。日而語也。今觀胡象之六槍堂。其亦忽之微于詞者。欬褒溫之。未加人。當宋運中微。屏處華蓋山中。讀書自娛。忽秦檜之誤國。痛入骨髓。然而未能伸其志也。遂于室階之下。手植榆六本。揭其扁曰六槍。蓋以六之音與戰同。于以識夫檜之罪。當致顯戮。施也。冀他日得以斷其素願云耳。嗚呼。秦檜獨何心哉。不得已也。當時有若胡澹菴者。上高宗封事。請以槍之頭懸之禁街。詞雖切而不見信。况褒未獲進。用于朝者乎。後雖一出。竟以奸權妬嫉。僅至除陽通判而止。徒使空言與國風楚。騷。同傳於編簡。良可悲矣。然其氣象從容。詞意懇至。後之覽者。足以寒心而駭膽。誠非僥倖快意于一時者之可比也。

明妃寫召圖跋

東海 快元 翁撰

此明妃寫召圖凡十二人。上一人。綸。襍。程冠。一手指侍兒。一手托几而坐。一侍兒侍立。看畫工。綠衣博帶。持幘北向。又三美。迤邐來。一人以扇掩口。而一人扯袂附語。一人後行正簪。一小姬抱象板隨焉。傍又有二姬。一立而持兔。一插扇拽裾。向執兔者。姬後又有二人。服如三美人。方罍盤持盃至。曲盡意度矣。其綸而坐者。蓋明妃也。畫工毛延壽。雜記言。元帝宮中多美人。令畫工圖之。有幸則按圖以召。故宮人率厚賂畫工。明妃安容超羣。不肯賂畫工。而延壽陰毀其狀。後竟不得召。竟宣元年。匈奴呼韓邪來朝。帝以明妃賜呼韓邪。召入。見之。帝悅。業已以名字行。遂不復留。明妃而殺延壽。此即其事也。大明妃待詔掖庭時。倚深自好。以為足事君矣。安知流徙遠裔。與夷狄異種。為仇也。

增定皇明館選卷之一 類類
此士抱誠明忠直之心一為說毀阻間不得佳美于君者何以異

跋袁鑄傳後

林 梁 快元 翁撰

為臣。死忠者。古有之矣。未沾一命。而捐軀殉國。求之古則少也。以一身。效國者。古有之矣。而舉家閭閻。變赴難求之。古則尤少也。有如袁鑄者。其真絕無而僅有者乎。然予又疑之。鑄不能使謝趙二友。不肯同生。以之盟。而卒能使沈宋二僕。保護孤於既危。之後。而脫之於利害危急之中。豈謝趙兩友之徒。不可化而鑄之忠誠義氣。其除烈猶足以感動其僕歟。不然。天欲存鑄之後。於冥冥之中。或有陰誘其衷。以效二百餘年。其商方大振。今其四世孫廷玉。及其子忠徹。皆踏華要。則天意蓋可識矣。抑不知彼謝趙者。兩家子弟。尚有廷玉君父子否乎。讀是傳。為之三嘆。

增定皇明館選卷之一 士頭類

跋文山先生集註詩後 楊守陞 揚州府學訓導

王太史公之精忠大節光于日月重于山嶽其神在天地間者固不究其言在方冊中者亦不朽不斂之神夫人皆欲尸而祀之不朽之言夫人皆欲誦而傳之以其所生之鄉所死之地所涉歷之境哉公生于吉郡死于幽州其所涉歷南至廣北抵燕非特永嘉也然二王于杭都失守之後嘗于此建廟公於鎮江脫歸之時嘗于此圖興復天若祚宋公志有成則永嘉亦猶夏少康之給齊田單之即墨也豈細故哉蓋非泛然涉歷之地可得而顯今公之祠廬陵有之京師有之集註之詩江西刻之湖南刻之而永嘉之人視公遺跡仰公遺烈者猶以不得親炙朝貌家有詩集為恨是固有待也嗚呼忠義之在人心中而相感況為公之鄉人者哉其為此舉大有補於世教也然則過公之祠而不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十一 張新

詞古涼然肅然謂公之詩而不潛然出涕者余以為無人心者其緣激烈人臣也必不忠

讀太僕寺志題後 李廷機 揚州府學訓導

李宗伯予讀太僕寺志則牧政之始末沿革畢具已大都初牧於官已乃牧於民乃已收其牧地之入以資市馬凡三變云要之牧自是終不可罷市終不可倚以予所聞今西北邊備亦有所謂所謂者予即不詳夫非子也者而任之第以故額之什伍今民受牧簡良有司斟酌之薄其課核其實民不害而馬繁矣卒有軍興阡陌之間可呼而具也孰與一切罷之而買市之為資駟騶壯驪黃駢騎之產盡矣國何恃以博胡蓋牧政之弊弊在玩惕然上數因循上下相蒙為虛冒而倚買市者亦儉取目前終非為國家長久予竊謂定之方中至所謂秉心塞淵騅北三千者初以為迂未必然今乃信之夫忠實之為塞長久計之為淵嗟乎有懷忠實為長計者乎即以提衡天下可也何論區區牧政哉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十一 張新

六四

增定皇明館課經世宏詞卷之十一

周氏馬表樓藏板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十二

太原 王錫爵 元叔父 增定
四明 沈一貫 肩吾父 參訂

詩類 五言古詩

謝世

浩懷
漆園欲齊物。伯陽期守玄。脩軌務絕絆。沖志在潛淵。夕陰冥意。悅晨陽暖石。田外膠一以遣。淡泊返自然。五園非謬記。九簫有貞詮。青林間雨勃。勃谷實烟松。華行將熟。采之釀紅泉。

擬古四首

方孝孺

獨處衡門下。慨然思九州。我馬苦疲怯。山川多阻脩。豐草被長坂。麋鹿或羣遊。蔚彼嘉樹陰。鳴禽自相求。彼物各有適。而我何寡雋。日月雙車輪。恒恐不少留。願與二三友。朝夕論王猷。母為

增定

皇明館課 卷之十二 詩類

自寫促窮廬悲白頭

名都少年子。金多誇富強。連雲起甲第。峨峨擬侯王。外廩駢駢驥。驥侍女羅姬。美豪貴相經過。綺席飛瓊觴。醉言氣凌人。歡樂殊未央。朝笑東鄰士。晏食唯糟糠。豔桃李花。隨時逞妍芳。豈知易零落。榮華安可常。

公其言

驅馬出東郭。松林見高墳。云是公侯葬。華表千層雲。歲月既已遠。朽石生荆榛。地蛇或內蟄。狐狸當畫簫。窮兒歌其上。死者寧復聞。感此長太息。浮生若曉夢。惟當勸令德。千載逝猶存。

我有太古琴。千年妙音續。七絃何冷冷。聽之非促速。一彈文王操。再彈宣父曲。聖人宛見之。何由躡其躡。大道日以淪。澆訥衆欲孰。思障頽波。九州反淳俗。靈龍為股肱。巢許跡岩谷。窮同各有志。於我奚不足。

通篇

各有志於我奚不足

木芙蓉

綠。岸。笑。蓉。花。花。穠。葉。遶。平。影。落。空。潭。秋。新。粧。鏡。中。媚。朝。來。白。露。濃。胭脂。墮紅淚。

擬古二首

高啟

美人一相見。遺我白玉環。上有雙雕龍。遊戲在雲間。揮此感深意。佩結無時閒。玉以比貞潔。環以明不絕。雲龍永相從。誰能使離別。

明星爛東方。北斗亦已旋。獨宿悲夜徂。空床藉蘭全。雞鳴整環珮。思奉君子筵。君子行未歸。新粧為誰妍。意疎覺去遙。咫尺越與燕。含情乏形管。何以寫中悵。君如縷上瓶。妾如井底泉。不垂汲引惠。恐坐徒終年。

大祀

汪廣洋

惟皇建有極。庚庚歲時康。二氣迭敷宣。允若重兩陽。季秋成物際。報祀禮有常。掃地事明薦。宮廬列周行。鼓鍾宿在縣。王帛祭成筐。陶匏湛醴齊。大登具牛羊。匪侈禮物豐。貴在誠意將。今夕乃佳夕。天高露氣涼。微雲散掩靄。眾星耀縱橫。濟濟百執事。念茲靡或忘。金門少馬闥。和鸞鳴聲揚。旂常分左右。燭燎彌耿光。宸旒儼祇肅。對越位中央。八音唱律呂。佾舞節趨跄。所舉靡不簡。所及靡不臧。川岳永流峙。風雲倏低昂。神靈符盼鑒。假達羶。錦錫福何簡。降福何穰。既謹隸雍。徹精神合一堂。願祈億萬年。論祀及恭嘗。載歌周頌。篇庸擬被樂章。

大樂

陶安

諸侯謹述職。方伯敬來同。後世尚斯典。往古有遺風。維茲獻歲始。大鈞妙化工。川泳雲飛間。罔不被薰融。至尊垂衣裳。

詩集卷上 宇日已廣民物日已豐匪文莫附遠匪武執成功不
有勳養美恩意何由通乃命行大樂禮數極雍雍三公相左右
百辟叙西東祥應臨寧來旭日當天紅嘉穀薦脩脯旨酒酌春
江舞千何千于擊鼓何隆隆儼曲被朱絃清磬和考鍾尊卑同
一歡遭遇靡易逢豈惟決和樂序在肅儀容自昔周室時君臣
期令終頌歌咏是驚錫予賦形弓其慶何綿綿其音何颯颯所
以億萬載慨念斯無窮小臣奏雅章稽首對 九重

擬曹子建五遊篇 吳伯宗 學士

俯仰隘九州思欲凌風翔詎知蓬萊居宛在東海傍流輝散閔
室倒影龍虎房方扉陰弱木圓樞結扶桑爰有兩仙人伉儷坐
中央被以青霓衣襲以絳霞裳揚眉榮玉色笑語芝蘭香九天
降靈氣萬象謁春陽蟠桃灼其花珠樹弄其芳初疑鬱霄館復
似太微堂金童劇西偏玉女戲東廂左持白麟脯右挹玄露漿
奏以養生篇俯以封老方永延金石壽天地同其長

秋林高士圖 唐肅 學士

林皋木葉下江潭秋水生靈應蕩陰霞落景涵虛明手結芙蓉
佩目送孤鴻征小襟契玄賞怡操千古情

奉天殿早朝 王海 檢討

天雞鳴扶桑晨旭將真微九重肅清輝煌煌落金扉旂常列左
右仗衛羅參差聖人御寶位端拱重裳衣神功配天地文德
敷華夷駐茲龍虎宅肇造萬年基三公儼雲集百辟紛星馳拜
舞稱萬壽歡聲溢彤墀御香騰金爐仙醴浮玉卮中和奏韶音
鳳鳥咸來儀君明臣復良至治臻無為微臣竊何幸值此休明
時忝職青藜署拜首惟陳詩

孤桐生峯陽 黃淮 大學士

孤桐生峯陽巍然挺奇植老幹蝕風霜奇材中琴瑟斷以斧與
斤合以膠與漆中含太古音外約金玉質願言排青雲獻入天
王室垂衣御南薰萬古阜民物

幽蘭在空谷 楊士奇 太師大學士

幽蘭在空谷天產異凡卉微旭耀貞姿流風汎芳蔭豈以潤壑
深顏色不自媚所愛蕭艾滋延蔓雜荒穢時秋白露降那免同
憔悴誰能掇孤芳紉作君子佩

陶令 胡儼 祭酒

我思彭澤翁既仕復中止偶賦歸來篇解印就田里晉恩詎能
忘未聘終不起所以義熙後紀年惟甲子菊以持晚節秋以供
酒醴誰云折腰懶所托有深旨美哉處士書紫陽通知已堂嘆

斧大夫泉下當愧死 金善 學士

堯階 金善 學士

伊昔陶唐氏垂衣貴無為所存昏墊憂用是宮室界土階一何
陋荒蕪任茅茨雖云三尺崇足切千載基沒降趨四岳攝升朝
百發雍容揖遜間庶績皆咸熙彼昏庸其臺唯任孫其池亂階
一以啓顛躓良在茲吾聞大聖人廣居宅八墜禮門既大闢義
路亦載馳居處雖儉素德業乃巍巍勗哉後來人永以為箴規

雙竹軒 解縉 大學士

開軒遠山際讀書脩竹陰以茲歲寒枝況此君子心雖無萬竿
玉庶此雙南金天風有時來鸞鳳相和吟外直秉堅操中虛令
素襟何當烟雨夕夢繞湘江深

夜坐雜言 解縉

誅茅向深處。相逼水雲間。冷風採樵去。帶月收綸還。煙雨秋病
羅何地。非南山盤桓。以終老。此趣誰能攀。

感寓二首

胡廣 大學生

端居閨玄文。云是古苔編。中有羽化術。鍊服可延年。中夜養玄
牝。積虛成自然。朝餐沆瀣糧。夕飲玉醴泉。東邀青童君。西揖金
母前。笑攀若華枝。頗見昆吾顛。茲事苟不繆。吾將命吾旃。
我有太阿劍。龍文架其章。精光動星斗。揮霍迴陰陽。泮以金鵠
鶴。衣之古盤囊。夜深雷雨驚。恐逐風雲翔。剛明易點缺。貴能斂
其銍。用之如發矟。保之在深藏。去去勿復道。相期賁漢長。

秋懷五首

方孝孺 舉士

大火已西下。太白橫蒼蒼。瑤階泣涼露。玉簫含秋霜。冥鴻集華
渚。巢燕悲畫梁。物理有代謝。人心徒慨慷。何如廣成子。憂樂永

相忘

五

草蟲皆下鳴。夜久猶未歇。掩卷坐閒寥。秋聲振林樾。人生知幾
何。憂來不可輟。風吹浮雲開。送我半窻月。逍遙步前庭。孤螢自
明滅。

落葉走空階。涼颿度脩竹。疎星澹長河。白露下庭綠。遊子行未
歸。清砧動華屋。感此悲歲年。何由寄遐躅。丹丘倘有期。舉手招
黃鶴。

東鄰有富姬。窈窕艷粧束。金縷錯舞衣。錦衾爛華褥。那知西鄰
女。軋軋弄機軸。終歲不下堂。被服常不足。

清尊有美酒。錦囊有強琴。酒以消離憂。琴以暢微音。涼颿天際
來。颿然飄我襟。拂絃試一鼓。引鶴還獨斟。俛仰終永夕。悠悠千
載心。

卽事

鄒輯 侍講

月上碧天高。夜涼清露重。獨起推蓬看。風生寒波動。兩岸蘆聲
急。一川煙景微。忽聞棹歌響。驚起白鷗飛。蕭蕭。所葦黃。江
波白。夜靜不成眠。起坐看明月。

尾從還南京隨駕出麗正門

曾榮 官廳

朝隨六龍駕。遠別黃金臺。萬乘出都門。旭日淨浮埃。翠華正飛
揚。玉輦從天回。羽林羅猛士。夾道馳雲雷。回首望王京。城闕何
壯哉。海水向東流。西山鬱崔嵬。上有五色雲。垂輝映蓬萊。壯遊
愜周覽。欲去仍遲迴。策馬天仗間。宿昔長追陪。古來詞翰臣。豈
但鄉與枚。至今百世下。聲譽揚九垓。

大祀南郊

王英 尚書

國典昭大祀。精禋戒首正。紫壇廓清肅。金枝耀晶瑩。犧牲既在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二十詩類

將玄酒亦芳馨。郁郁燔烟舉。望望鍾鼓鳴。采冕嚴對越。多士肅
祇承。帝祇儼在上。來享助百靈。直陳秩有奕。禮備期告成。宸心
益專聖。列象聖冥冥。陳詩詠我將。頌德仰 聖明。

咏水仙

曾鶴齡 狀元舉士

幽思不可極。放舟湘水間。日暮遇佳人。弄珠妖且閑。馨香隨風
發。秀色若可冷。願此托交甫。解佩以為歡。

擬陶彭澤三首

余學夔 侍講

三詩注
去陶不遠
何疑
鵲鵲籬下菊。衆卉恒救之。涼颿颿然至。妍華見幽姿。有酒盈吾
尊。欣言及茲時。幽鳥懷茂林。潛魚樂深池。且為歡此飲。知命復
何疑。

我家南山下。前有嘉樹林。好鳥鳴其顛。涼風吹衣襟。足此草
酒撫我膝。上琴弄亦以繁。繁。麻。鵲。餘陰知此良。易足勞生

所任
結髮有壯志，仗劍遊三河。方舟泝洪流，擊節揚其波。俯食首陽
藜，緬懷南山歎。我欲求茲人，遺塚空嵯峨。鴻飛已冥冥，感慨何
其多。

南狩篇七十韻

李東陽夫學士

南畿聲靈縣，北極奠京輅。宅各寧宗周，王秦阻峻谷。
文皇昔龍飛，幽薊朝羣牧。定鼎峻華戎，展親分寶玉。遼海截疆
圍，關防包甸隩。消機協神明，洪業恢圖卜。八葉超三五，陽九屯
百六。宗強錯大牙，枝弱忘牛牯。豫章扼江淮，吳楚介庸濮。閩越
承上遊，嶺嶠行平陸。丞徒謀繹騷，魚鹽業饒沃。封豕搆不道，虎
視聘所飲。王室問多難，徐方念無祿。佳兵干齊斧，恃險窺寶
錄。張皇飛鏑鳴，蹂躪遺黎哭。市朝蕩丘墟，邑里空杆軸。陽精蝕

寄懷
氣凌雲，波沸川。清猷德猷，惺惺聞。淫威慘荼毒，通逃列爪牙。餐餐
寄心腹，劉李忍從逆。徐許甘就戮，長吏膏草野。朋讐為魚肉，歡
昵光五宗。睚眦夷三族，鴟張亂天常。席卷昧神速，電駭餘艤發。
雲散旌旗緝，烽燧耀數澤。鉦鼓喧林麓，誓戒徇刑。地獄沉壁
殼，九江殘破餘。安慶攻圍促，孤危絕倚角。倉卒寡儲蓄，風塵河
朔唇。唇齒荆揚，威維時揚。侯烈嬰城抗，伸縮百道防。夾攻一面
當，飛鏑墮懸隔。陽布整列，君山木析骸。病靡告沈，憲志猶助。即
還輸秘謀，睢陽步高躅。膚功等丘岳，鴻舉流簡牘。中丞何番番，
文武今方叔。折衝夕役快，起乘晨離局。虎臣翁以奮，大義相感
觸。雄戰敦胄士，輕騎馳戎僕。千慮探輿誦，六奇資神獨。批亢虛
易搆攻瑕，堅乃伏費虜。爭先鳴矢據，思內屬。濯征匪逾時，薄伐
惟信宿。蓋若既摧折，巢穴先傾覆。土崩悉奔潰，狼顧相駭逐。時

關塞
關塞險，突拔圍。趨性劬我師，未成列。大慈奄剪髮，劉豫丹徒壯。
楚雲乾，路辱嗟哉。茲土民也，鳩雁。以酷虐，厥影。餘瀝漂血，匪盧
瀛。爾體鳥，焉委京觀。鯨鯢棄夷滅，同振槁。豪華如轉燭，銅坑瑋
幾皆黃。犬斯悲，感離宮。蔓杞棘，高臺游。麋鹿，燕樹秋泥。落花沼
寒蕪，綠網盈。異衰榮，理至循。剝復乾坤，荷寧謐。江漢瞻清肅，捷
書騰露布。號歌，雅哀筑。九廟誠未獻，獨夫罪成暴。天王赫斯
怒，歲宴御戎服。但東萊，車攻在邑。誇塗續，介飛重。英虎負夾
五榮，仗鉞表親征。銜壁侯，刑到金聲。播遐壤，援威振。殊俗戾上
陳，鞅軫佚游。謠黃竹，宴鎬諒樂。豈橫汾，嗟不屬。愴彼祈和詩，惜
惜亂心曲。於鑠責時晦，倒載斯。戮殺車馬混，文軌蘭。鉞秦矢服
所期，各宗盟。展也永親睦。

詔賜慶成王銀幣

李東陽

宗子肅明訓，孝友篤倫綱。邁德抗先烈，令譽式宣揚。司府亟以
聞，皇心豫且東。爾書勤勒獎，寶鑑兼玄黃。行人實有辭，承命
以趨踰。陳思敬體士，枚馬歡游梁。小子鵬碩聲，敢白告多方。王
其東虞度，夙夜遵典常。

李唐

王整文恪公

李唐昔未遇，射獵誰見稱。君王猶未識，他人寧不輕。日從田間
飲，夜止灞上亭。醉尉前呼呵，小吏亦見陵。一朝剖郡符，飛蓋赴
北平。凭軼覽百邑，樹羽寧干城。亭障不設燧，櫓馬躍頓。纓轡弓
射虎，歸淡淡黃雲生。自從結髮戰含鏑，無虛鳴威。懼五單于胡
人，寢寐驚驚。孰知身運乖數奇，竟無成壯。顏逐年衰白髮，忽見盟
寄言雄圖者，俟命草未登。

塞上雜詩

錢福修撰

人清

胡兒追野馬。近蹄若驚鴻。一馬帶雙箭。墮我邊壕中。故望不敢近。踟躇各按弓。抽身復北去。天寒沙磧風。

從軍二首

陸鈺詩

二篇
如老杜
去十九
首不遠

從軍日已遠。備茲途路艱。驅車太行道。北度鴈門關。天寒雨雪凍。指隨層冰間。登高望虜境。白沙浩漫漫。單于數百騎。馳驅獵西山。殺我鳴玉弓。赤然熟肺肝。安得奮長劍。一繫名王還。久處行伍間。漸知苦樂情。能蟠丈八鎗。徒御不我輕。府帖昨夜下。燒荒有我名。秣馬待天曙。肅肅寒霜零。左雙插羽。雄劍躍且鳴。日高渡黃河。東過受降城。所羨在滅胡。富貴何足榮。

擬古五首

康海傳

詞意似
妙且近
自然

圓如天上月。光輝尚常缺。與君非一身。安能不乖別。關山日悠遠。舉步難可越。君如隻車輪。妾心如車轆。相隨萬里去。繞繞何

增定分前館課卷之十一詩類

九

時經

清晨秣馬。整駕遵路衢。倏何覽故物。惻心以紆。昔時千室邑。今為百年墟。郭郭粉檣。孤兔翔城隅。人生寓大塊。飄泊寡恒居。諒無金石壽。終與艸木俱。一身不自恤。安用顧其餘。營營強富貴。辛苦誠為愚。

全佳

朝堂高堂上。賓友相追隨。耐人進豐膳。妙妓揚清謳。處世無百齡。為樂苦不周。多財為患甚。駟馬招怨尤。安知王子喬。高舉凌九州。

有太古
遺音

迢迢孟冬夜。悲風鳴北林。嚴霜被野州。宛轉時欽沈。佳人久隔越。喘若辰與參。方舟不利涉。欲往江湖深。客從南方至。遺我絳綺琴。願因雲中翼。寄子瑤華音。膠漆不為固。今石安足謀。明義苟不虧。沒齒當一心。

人清

繁霜降秋夜。膏火寒無光。淒風舉帷帳。素月流中房。客行在殊境。獨處誰與持。仰視天上星。羅列皆成行。牛女獨何辜。執守河梁嗟。無凌風翼。欲去不得翔。引頸長太息。泗涕徒沾裳。

春日行

陸源文

此約虛
詩安
古意而
作是以
少為青

大堤花欲盡。芳郊艸不歇。浴服誰家子。良辰爭馳突。寶劍本侯家。金鞭自俠客。笑矜百金裝。相誇千里骨。雲散權未終。月明還城闕。朱門徒御稀。青樓歌管發。倡女盡朱唇。貴主俱鬢髮。衣向車中更。燭從筵上沒。誰論牆東生。白面羞干謁。

雜詩二首

唐順之編

此篇言
用金有
時無自
然無而
及效
用乃如
故冥運
不無代
物理豈
常遇功
成互見
奪乘時
各

絳綵寒不求。纓繁暑不御。當其不切施。并置若弗顧。時節忽復及。效用乃如故。冥運不無代。物理豈常遇。功成互見奪。乘時各

增定分前館課卷之十一詩類

一

似章

芳春驟青驪。遨遊楚江濱。道旁若堂封。云是呂王墳。衢路化陌阡。臺館盡燒焚。陰風肅寒。鳴古隨翔。孤犀牛。羊牧其巔。凌藉日。繽紛生存華。屋居嬾妾。從如雲。一朝寢重泉。貴賤何由分。麗公困龍畝。耕稼良已勤。誰知千載後。史冊播餘芬。

詠料絲燈

董份太宗伯

淮南王為盤。西京金作枝。未若茲燈麗。擅巧昆明池。霏微狀蟬翼。連娟伴網絲。煙空不礙視。霧弱未勝持。碧水點蔥鬱。彩石染菱蕤。霞疊有無色。雲橫深淺姿。焚蘭發香氣。對燭映紅滋。明月詎須侈。夜光方可崇。

雜詩

瞿景淳梅眼

植草會成蔓。種木當為株。休咎豈虛生。景響不相踰。呂生釣奇貨。蘇子挾陰符。六國皆相印。萬戶割名都。一朝計不售。倉卒蒙

罪事。但詐通自困。傾巧定惡。如生時諒非榮。既沒得有餘。連人安貧賤。貴欲誦稱。

四皓

陸樹聲 大 宗伯

高士遺世網。一往豈再招。飛鴻絕四海。代者徒為勞。已輕高祖業。况願惠諸選。雷侯一何訥。時首忽來朝。物色果誰識。國本竟不搖。嘆息紫芝曲。空令來者朝。

碧溪

徐階 大學士

落高梧。陰附。瞰寒流。碧微雲。過疎雨。秋容澹。無迹。魚遊綠。藻晴鳥下。青蕪。夕興至。每重綸。歌罷還。听續。漁父兩三人。時來笑草席。

除夜

嚴嵩 大學士

此歲盡。此夕。此夕不再得。大化何心去。流光長自惜。明日更明。

年明年重。可憐花迷上林。月落楚江。烟相逢。半遊子。陸沈金門。裏朝典。縣季素暮。乙休儒。米干歲。遙相送。那能屢禁。此

齊日作

張居正 文忠公

茲辰方致齋。况乃停推。割無事。臥起遲。日色在楊柳。瓢壺盈五粥。煮茗用當酒。諸君勿復言。予禱亦以久。

建安體

馬自強 大學士

河漢懸清光。三五正參差。西北起浮雲。霏風入帷白。髮一何早。隱約當待誰。快獨飲美酒。登臺臨華池。趙女蕩奇舞。秦箏繁且悲。憂來亦有方。安得常相隨。

東山懷古

申時行 左柱國

昔運遷陽九。六合如瓜分。秦兵劇虎狼。玉石將俱焚。誰知東山士。倏起策奇勛。談笑棋枰間。萬里清妖氛。功成了。不有還尋塵。

鹿屏。在手。舉明月。手携白雲。紫微岩。空閣。風流千古。聞我來訪。遺跡。薔薇花。正分斯人。不可見。惆悵下斜暉。

雜詩二首

王錫爵 大學士

青山既當戶。流水復成渠。農圃值多暇。茅屋讀我書。蔬食以代肉。緩步當安車。笑傲林莽間。天地一蘆墟。眾人苦不足。我視恒有餘。豈能登利場。動為文法拘。身榮心不展。何異魯雞居。

解飢必以食

解飢必以食。療渴必以飲。口惠實不至。甘言何用驕。蕭朱結綬初。自謂堪列頭。銖兩一乖意。參商起俄頃。昔也膠投漆。今馬萍

遇梗乃知勢利交

遇梗乃知勢利交。相期皆盡餅三復。慈生書令人發深省。

夏夜對月

吳中行 司業

落日暑暫歇。微風蕩雲襟。露灑庭宇。竹樹森繁。陰皎月。墻東來。照見石上琴。揮手一再鼓。悠然蓬蒿心。鍾期久不作。千載誰知音。

知音

仲夏羣丹長。深陰滿林園。習靜南牕下。聊以逃世喧。紅葵含露滋。白鳥臨池翻。井。塔前拓盆。砌傍當萬物。皆自得。吾亦傾吾樽。葛巾挂藤。稍清風。來竹根。醉聽池畔石。遠看原上村。早蓋誰家子。逸氣何騰奮。

夏日

趙用賢 少宗伯

林園何必廣。取足娛心目。幽花一樹紅。脩篁幾竿綠。石几隨高下。山徑頻崎曲。皓皓遠雪落。空階菊日夕。茅亭上一壺伴幽獨。數酌已復醉。陶然忘深竹。睇彼林外人。奔走何僕僕。

冬日

趙用賢

聖主握乾綱。天街焜斗光。雕題通玉帛。翠齒貢梯航。秦越遠。

喜遷師討遼夷大捷二首

許國 少卿

氣化語

兩集

虜敢行侵遼陽金鼓喧騰烽火連沙場桓桓能士憤日奮
金折一戰擒脫卒再戰俘名王三戰淨沙漠劍氣凌蒼蒼凱歌
還豹虎捷奏飛驕驍矢石一何力廟筭自吾皇九夷盡通道
坐治開明堂

庚子有

帝德懸日月明明萬國輝王宇清如洗雲烟淨不蜚小醜肆妖
氛何能當一揮雄哉頗牧輩薄宣天子威引滿雙鴈落騰空
萬騎駢矢鉤初出匣光芒射落輝一戰揚其亢策復何依執
訊兼獲醜薄言奏凱歸清風吹沙漠細雨濕征衣杵聲鼓桂影
戶外夜不扉願裁吉日誦虎拜獻形闌

觀鄭俠流民圖有感

李大武 肅吉士

李萬選

九重娛耳目豈無清麗藏君心如明燭惟照逃與亡農氏多
苦辛况復遭飢荒終歲常斃弗獲飽搜糧官課如燒眉聲索
填目定之月信錄卷之七詩類

前不紅
監門後
有今仲
古保日
岳院一
持弟派
千古

不能償有陳可輸賦豈惜寒無有罕可還官豈惜貴道傍所
嗟凍餓驅復嬰三木蒙旦暮端溝壑得生非所望誰為鄭監門
圖此進上方遂令問閭狀一達嚴廊乍觀三嘆息中夜起徇
惶新法詰朝罷雨澤應時降青苗事已往千載有餘傷我

勿謂四
句詞可
創切

皇念稼穡仁恩被八荒時當萬幾暇展此發慨懷去年京師
早食肝不遑嘗今年三輔飢賑給未有方古今雖異時民情或
相當豈無流離狀如彼圖上紫勿謂天聰高聰明寄四方勿謂
小民微向隅同此堂慈惠戒卿士蠲課勸農桑痼疾切手好
樂慎毋荒庶幾憐憐民孽壤還陶唐念哉此圖意永失不能忘

同前

袁宗道 編修

沈麟澤
馮明切
委允

林林宇宙內蒼生何所麗曰惟君人者民物乃是司昔賢勤
恤明王切嚮咨百年仰懿範千古重貞規嗟哉王路降嗟彼

角

者誰晏然處高宇善復念舊會天門九重隔天恩耶海知侃侃
安門監披圖據深規遐取睇咫尺載道為流離特報目是羣民
命圖中危扶老更携幼呼寒復帝飢問彼何能爾新法誰所為
曷睇傷往事曷願欲棲其明明惟我后監古乃憂時留心九危
事軫念七月詩桑林禱旱魃鈞質視耘耔天心空降陟時和轉
雍熙卓矣冠今古休明諒在茲

雲壇禱雨三首

曾朝節 古春坊

諸俳而
氣古

雲漢動宸慮主牲薦吳粵昆明壇且迴太乙祀方隆桂等紛瑤
席蘭羞肅紫雲桑林含畢宿鶴埳起陰虹日御方龍舞宵占少
女風兩儀瞻露霖百合想冲融藹誠須格容一氣自通佇看
皇澤普萬國樂安豐

雅編

東皇方按序靈雨尚愆期未卜商羊降寧知石燕移有年

雅編

天子慮望歲萬民思原市希沾澤郊壇願祝釐明理牲自潔齋
戒德仍符六事勤修省三農免怨咨氣蒸看遠嶠蒼潤應佳時
會見甘霖足和風拂帝堦

大雅之
什

金甕方龍耀五色備樂侑瓊筵房醕羅嘉稷仰視羣星嘒悠悠
念民測大罰寧集予黔黎竟何應漢來甘雷露浸羣植千
載傳桑林帝眷終在德

城樓登眺

劉應秋 少司成

淵珠露
彰

帝苑憑高望清風兩腋生悲笳傳粉堞遠翠落丹楹縹緲蒼龍
闕逶迤白玉京戴鰲撐北極舞鳳入重城日月層霄近烟霞一
眺平四郊無戰壘萬井輭歡聲屋尾魚鱗躍山川錯繡迎金臺
何用築雲物足怡情

聖道如天久昭然萬世重宣尼洙泗澤斯文今在茲哲人去我
遠杳矣繫長思木鐸聲載揚石像猶依稀勉哉聖可學乃省有
餘師昔賢雖不作逝者尚如斯

鳴琴王堂音

沈一貫少宰

王署閒清書幽齋撫素琴繁絲曉刻雨疎節乍鳴金香異巴人
調遂分楚客心冷冷隨妙指城城振空林韻底巫山碧弦中越
水深松風淒淒律波月暗傳音出沒魚竿藻翻躍鶴在陰知希
人已遠曲罷思難禁

同前

田一儁少宗伯

玉堂清切地琴奏調偏揚繁指安弦緩閒心度曲詳鶴飛雞樹
外魚繞鳳池旁獨繭誇園客孤桐羨峰陽龍驚影自古蟬鼠意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二詩類

一五

但忘掌露蕊珠輕烟襲錦囊高山當殿迴流水出宮長願寫
西華採年年奉聖王

賦得月重輪

蕭雲舉檢討

萬里中秋月清光倍可憐新升青海外高向碧霄懸似鏡飛銀
漢如珠映玉川影搖金掌動輪傷玉樓旋兆瑞流紅渚光先實
斗纏瑩空鴻翻度澄夕遂聲傳擬並卿雲見應同湛露涓太平
忻有家歌詠戴堯天

五言律詩

題鑑湖送別圖

劉基文成公

曲岸扁舟載澄湖祖帳開雲生秦帝碣雨過越王臺荷氣清
席波光耀玉杯情深不忍別欲去更徘徊

古戍

劉基

古戍連山火新城廢地荒九州猶虎豹四海未桑麻天迴雲
艸江空雪覆沙野梅燒不盡時見兩三花

雪夜宿翰林院呈危宋二院長

高啓

偶伴年摩詰寒宵宿禁林院鈴風外靜宮漏雪中沈絳蠟銷銀
燭青綾擁賜衾明朝陪賀瑞銀闕曉光深

題桃源圖

宋濂文憲公

人跡不到處鳥聲春書間桃花潭勝錦雲氣或成山仙子知名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二詩類

十六

久劉郎何事遠至今橋畔路猶聽水潺湲

晚望

朱善文恪公

山氣碧氤氳深林帶夕曛人啼孤嶂晚犬吠隔溪雲杉竹何年
種烟塵此地分桃源寧異此猶恐世人聞

江行

王禕忠文公

江柳拂危磯江花照客衣灘臨交石險山入斷雲微幾處春烟
起漁歌晚棹歸沙禽渾睡著鷺起月中飛

侍宴

方孝孺侍讀學士

封內春祠罷宮中昨宴開席從廊署設樂自殿中來中使巡筵
過千官被酒迴樂邦瞻盛事紀述愧無才

觀孔雀朝

方孝孺

奇鳥當晴午團團展羽衣翠分雙扇舉金擁一屏圓綵鳳空階

詩文駕收主飛東園非有召何幸觀 恩輝

挾彈圖

許觀侍中

窈窕雲生谷蕭條風滿林華裾因駐馬翠樾正鳴禽似亦尋幽致還能愜賞心明朝五陵道飛輕落花深

觀西蕃進馬

黃淮大學士

矯矯真龍種何年產厓注牽來佛郎國進入雙竹文奇散五花飛騰欣有遇長願駕天車

帝王家耳峻批

御宴應制

解縉學士

紫苑神仙宅紅雲玉帝家殿鞭三下微宮扇兩行斜載筆趨青瑣開函進白麻錦袍三百輩天上酌流霞

太皇太后挽歌

解縉

姪奴與姪國塗山啓夏王萬方仁覆下奕世靈儀光赤子天空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十一詩類

重陪駕至太液池

胡廣

玉砌臨無地飛夢上倚天微風斜舞燕高柳拂鳴蟬岸草茸茸細池荷箇箇圓孰知丹禁裡別有好林泉

西山積翠

胡儼

萬古不改色千尋翠黛饒空寒欲滴映日暖還飄首首猿啼暝霏霏鶴去遙望中江路近飛颿入烟霄

春日陪駕遊萬歲山二首

胡儼

鳳輦宸遊日祥雲夾道紅香風傳別殿飛翠繞行宮徑轉千岩合波迴一鏡空忽看鸞鶴起聲在半天中

閑道雲為屋仙山玉作臺更無凡跡到只有異香來拂拂金殿度花迎露扇開太平多樂事處從得徘徊

擬太和公主和番

楊士奇文淵公

粉淚辭丹禁紅顏冒虎塵南天唯有月北地更無春笳鼓驚芳夢軒車掩翠輦年年桃李月悽絕舊宮人

際遇

吳訥文恪公

泰運開華夏乾符屬聖神有生均被化無地不稱臣復見衣冠古重瞻禮樂新疎庸叨盛寵報國念空頻

擬杜必簡送崔融

陸鈺

參軍何所往漢北未稱藩輕騎多戎士長驅出鴈門旌旗動白日矢石走烏孫趙信城頭望胡沙萬里昏

出關入關

陸鈺

結髮為都尉安邊帶角弓曾將軍弼騎還獵義渠戎北向軍麾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十二詩類

擬陳伯玉度荆門望楚

陸鈺

亂峰前路迴旅况正紛紛落日荆門望青山楚國分孤城連鄧樹獨掉入蠻雲誰念天涯客西風感鴈羣

劉向墓

鄒緝侍講

漢廷懷直道宗室獨稱賢諫疏憂時切遺經與世傳荒墳今寂寂

耕樂

陸簡

我愛躬耕樂生涯百畝田曉翻溪上雨夕破龍頭烟未黍青山外桑麻綠水邊官租輸已畢斗酒醉殘年

過劉伶宅

曾榮

舊宅無人住荒墟有路岐一生揮是醉萬古復何悲白首銜盃處青山荷鋤時最憐獨醒者高齋亦索索

<p>庚寅元夕午門侍宴觀燈 曾祭 紫禁疏魚輪形庭結綺樓星河臨太液歌吹繞 仙仗華燈映鈇疏清時多樂事長願奉宸遊 各陽道 王鑒文公</p>	<p>甲第多豪俠游行洛水濱關鷄都市曉走馬禁城春疎柳迎征 旆繁花媚舞人歌鍾宣落日開宴五侯賓 長安道 王鑒</p>	<p>秦塞江河壯新豐車馬繁八荒朝異服萬國被殊恩柳拂金張 第花明許史門酣歌喧白日拔劍繞芳尊 從驪山頂應制 陸深文裕公</p>	<p>天仗出彤閣鑾和上翠微飛流宣鳳吹空谷轉龍旂樹色連 宮掖花香傍衮衣 皇仁敷億兆實從樂餘輝 十九</p>	<p>擬度荆門望楚 陸深 遲遲踰蜀道歷歷度當陽分野已山斷江流楚水長亂雲低候 館羣木護關梁縣知牢落者行止尚迷方 侍遊萬歲山五首 陸深</p>	<p>漢主鑾輿出笙歌閣道開衮衣臨曙日閭闔覆春雲渠柳龍 池合宮花雉扇分御爐香霽散淑氣正氛氲 歌吹雜鳴騶烟花輦路幽青山歸鳳閣高樹隱龍樓拂晴光 轉香隨御氣浮羣臣尾仙蹤端笏侍宸遊 初日上林紅青山御路通羽旗麾曉露鳳輦度春風衛從分諸 校趨陪盡上公蓬萊迴望遠宮闕五雲中 宸遊息萬機商輅坐垂衣丹墀臨朱旆紅雲護紫微花香浮露 氣山翠靄晴暉恩解湯王網春風任鳥飛</p>
--	---	---	--	---	---

<p>朱門侯曉開天子幸蓬萊路向青山去雲從碧澗來 衛霍載筆列鄉校聖覽歡無已從容日下迴 長安道 顧清文信公</p>	<p>笙歌喧邸第羅綺麗春朝樓道通秦苑離宮接渭橋看花三殿 出執王萬方朝自古王侯地前河擁珥貂 早朝 顧清</p>	<p>高閣漏聲殘龍輝引百官九重春色滿雙闕曙光寒世治山河 壯鼎天恩雨露寬宮花仙仗外又得一回看 擬王摩詰終南別業 顧清</p>	<p>白首忘軒冕移居向輞川看雲長坐石垂釣或臨淵樹隱南山 騎花迎晚渡船東風農事起還欲樹春田 昭君怨 朱希周 大宗伯</p>	<p>擬王摩詰早朝 商輅文毅公 髮白未封侯休論舊日功酬恩空有劒錫宴豈無弓關塞孤秋 外風霜百戰中太平應并斷流落霸陵東</p>	<p>侍遊萬歲山二首 商輅 五夜漏聲繁春風啓帝閣輪蹄馳大道冠冕拜珠恩禁柳迎旌 旆宮花隱掖垣從容侍朝罷雨露滿乾坤 春日罷經筵鑾輿出九天黃雲浮御氣紅旭映爐烟四顧 河山壯中霄日月懸與龍深龍渥宴賞樂韶年 淑氣動乾坤紅雲擁主尊苑飛長樂苑春滿止林園商輅盤</p>
---	--	---	--	---	---

漫遠台臣雨露繁 明時能豫樂民物其沾恩

咏馬

商格

曾逐羽林郎。翩翩帶紫韁。玉關辭漢月。沙塞踏胡霜。金甲雄軍勢。銀鞍耀日光。明君休武事。帝牧華山陽。

侍遊萬歲山

王洪 侍講

飛梯臨丹壑。鳴鑼步紫臺。日邊雙鳳下。雲裡六龍來。寶殿臨空敞。瑤筵就水開。共誇青瑣客。陪宴柏梁回。

題粉署餘清表

王洪

鳴珮趨丹闕。焚香坐粉闌。禁城鍾鼓靜。人吏簡書稀。幽鳥鳴高樹。涼風動紫微。明時仍宦達。誰不羨恩輝。

雜興

王洪

白馬紫絲韁。吳鉤百寶裝。悲歌向易水。射獵過遼陽。白草胡沙。

增定王明倫集卷之十二詩類

王英文安公

過黃雲塞。漠漠長任教身作將。全勝世為郎。

王英文安公

初雨過符離。雲霞望欲迷。聖鞭信馬去。隨輦聽鶯啼。山繞行營外。溪迴帳殿西。夜深聞鼓角。天近日華低。

尾從晚宿臨城

王英

伐鼓更鳴刀。風高霧氣消。遠山初上月。野水不遑潮。地迴逾三峽。花深似五橋。應慚屬車末。待漏向春宵。

元日朝回奉呈院中諸公

王英

鳳曆頒新紀。三元肇此辰。風雲雙闕曉。雨露萬方春。載筆長隨筆。思家獨念親。年年赤墀下。喜見歲華親。

四橋光霽

羅洪先 文恭公

結宇塵寰外。門無車馬過。四橋青霽斷。一徑白雲多。冰涼成脍。

竹秋不制文羅沈沈風月夜高枕此岩阿

南樓奇觀

羅洪先

樓居有仙致。隱約白雲中。當戶山光入。鉤簾海色通。江晴蟬渡。臺古越王宮。風景今非昔。憑高思不窮。

賜觀燈詩二首

周述 協理

驚載五山出。蒼光勢入空。移來滄海內。高出碧雲中。花與霞光動。丹崖瑞氣通。喜看多洞府。何必訪崆峒。

班婕妤

程敏政

一自辭同輦。深宮杳又生。甘隨執扇棄。猶記玉階行。明月愁中影。流鶯夢裡聲。笙歌前殿夜。教妾若為情。

班婕妤

程敏政

擬陳伯玉春夜別友人

程敏政

倚席管絃清。春宵絳燭明。山川紫去騎。尊俎對離情。月迴藏銀漢。天回轉玉衡。雞鳴催曉發。迢遞洛陽城。

班婕妤

崔銑 文敏公

自失增城寵。花顏落舊紅。霜飛金屋冷。月照錦屏空。侍寢昭陽者。休辭玉輦同。當知長信妾。團扇泣秋風。

關山月

羅玘 文肅公

明月影悠悠。如輪復似鉤。初懸榆塞外。漸過柳城頭。暈滿瑤弓夜。光涵瑤劍秋。故鄉何處見。一望一生愁。

羌笛怨

羅玘

何處鳴鳴笛。城頭向月吹。梅花今夜落。楊柳故園衰。調苦傷悲斷。聲悽淚欲垂。玉關歸夢香。聽余不勝悲。

閨怨

夫婿成遠陽相思關塞長。春雲銷綠。楚雨濕紅粧。驚鏡。孤影鴛衾冷。半床那堪桂垣月。流影入空房。

大駕視牲南郊

李東陽 文正公

大路調仙馭。朱旗列禁城。帝牛三月繫。田燭九衢明。日並龍旂出。山將綵旄迎。橫汾卑漢詠。禮祀秉皇情。

齋宿院署

李東陽

壁薦崇元日。郊禋戒百工。泰壇雲霧裡。象輅羽儀中。越席陳陽位。玄端處法宮。甘泉徒欲賦。文藻愧揚雄。

人日齋居雪霽

李東陽

瑞雪逢人日。亮年感物華。水從銀漢落。山繞玉關斜。帳殿披晴靄。雲宮閤綵霞。今朝禁城望。無樹不飛花。

大明門候駕

李東陽

虎旅驅中道。鈞陳警六飛。園丘羣望畢。宣室受釐歸。旭日迎芝蓋。晴雲拂羽旗。笙歌前路擁。拜舞接光輝。

五日賜百官綵扇壽絲綵

李東陽

鳳詔傳中使。雕函出尚方。扇裁明月滿。絲曳綵雲長。組織觀文藻。吹簫荷寵光。南薰迎律動。聖壽與時康。

至日

袁孝 庶吉士

雲物指昭回。玄冥霽色開。飛灰占密室。銅渾測靈臺。鳳至知時變。星迴感歲來。聖衣仰玄嘿。稽首咏康哉。

正月十五夜

袁孝

魚輪通宵啓。紅粧作隊行。穿花絲管急。踏月馬蹄輕。歌雜平陽舞。燈疑不夜城。四方幸無事。長此樂昇平。

報北虜再入山西

袁孝

羽檄馳南粵。天驕犯晉陽。何人憂國是。諸將失邊防。月滿胡笳動。秋高虜騎狂。請緩須我輩。直欲繫名王。

夜宿秘苑

錢福 修撰

病卽科頭出。狂仍枕腹眠。禮非因我設。愚自聽君憐。與畫街五外。言探把燭前。開門看墮月。騎馬問朝天。

登省中樓望西山時雪

錢福

忽見西山雪。高樓重倚闌。數峰城上出。落日署中寒。佳色繁天仗。清光切露盤。小臣操郢曲。願獻聖人看。

立春日齋居對雪

錢福

齋居何所作。春雪是佳期。淨入年華淺。光含暝色遲。鳴絃流豔曲。拂簡映新詩。此夕山陰客。扁舟興可知。

同前

唐順之 庶吉士

春雪覆江干。江城春未闌。洩雲千雉合。迎日萬花殘。鴈色懸晴嶺。雞聲破曉寒。如聞郢中調。祇為和人難。

穀日雪作

唐順之

霰雪飄何甚。因風集更斜。臘遲偏為穀。春閨未綻花。曙色開銀鏡。寒光入絳紗。牀頭社酒熟。扶醉到鄰家。

寒食

唐順之

故人日以故新。家歲行新。自惜無涯智。翻隨有限身。落花寒食節。芳草舊園春。任是風光好。那無淚滿巾。

瑞兔詩應制有斥

黎昂 探花

瑞兔詩。紀休應也。恭惟皇上。一德格天。天心克享。於是錫之休祥。以聳勳天下。紛紜填委。史不絕書。而瑞兔乃其一。

妙 發文字	佳 咏物極	絕 妙好	天然	增定 明倫彙編 卷之七詩類	絕清 似玉 陽詩	莊重 見字 有致	也其質純白其性 授且不緣置獲而出於野人之獻蓋祥 生于和和應于氣 動于機自有不容過者而其所以由來亦 遠矣臣目睹盛事有樂于中謹于稱賀之後作為詩歌上塵 聖覽以昭示無極焉
大菊今朝得低垂九尺開發連冬始破移早露猶團餐並難 及憐芳仰屢觀縱令他處有爭伴醴筵歡	詠菊 康海	詠郭鶴 康海	怪爾梁園樹先春忽自花態多低復起形弱直還斜祇解光迷 鶴無能色變鴉玉樓銀闕裏汝敢關瑤華	郊行方振策已若出人寰白日風埃裏蒼山指顧間兩年供祀 事三日放朝班想像 神宮近求冠月夜還	高林飛葉盡無處著秋聲尚有曉前籬時於夜半鳴開歌聊自 慰初珮若為情無限蕭湘意徘徊月正明	東郭全生地西川入貢時不為三窟計來奉 萬年危作禮朝 丹床聞歌舞赤墀 仁恩沾鳥獸王道備于斯	龍會應開 繞電祥侍臣紛拜舞祝願意何長
			朝雪 康海狀元傅	丁亥冬至 陵祀出城作 嚴嵩	嚴嵩大學士		

妙 隱	今古 對法佳 後四聯	新 酒落清	字 字珠	增定 明倫彙編 卷之三詩類	言外 忠君之 意	宛然 不佳品	結意 妙	辭俊 趣
孤清不自揜掩露且風吟漸送炎蒸月那知獨苦心傷齊腰竹 穩響葉度雲深已信一枝足何須上國林	蘇子遊亦登園	重老黃州客高秋赤壁船三分畱古跡兩賦到今傳落日寒江 動青天斷岸縣畫圖誰省識千載尚風煙	泛舟	此日秋風起移舟向浦煙客心隨地遠人語隔花傳古寺疎林 外孤亭落照前十年塵土夢回首一茫然	落日晴川裡輕風已自涼秋懷生白舫山翠撲胡床問路疑天 上停杯待月光何人橫鐵笛吹過斗牛傍	白雲爾何意經春猶漫飛節移青帝令寒逼遠臣衣物態陽搖 落天心懼隱微客居愁不寐開閣望朝暉	花月可憐春房攏映玉人思繁纖指亂愁劇翠蛾顰授色歌頻 變雷賓態轉新曲終仍自敘家世本西秦	對雨 王廷陳
			都城春雪 王九思				晚岫雲全出春江雨半春氣先占礎潤聲急訝盆翻簷溜爭依 戶渠流欲潰垣吾方厭塵垢天為淨林園	夏日即事二首 王廷陳
							相過嫌俗駕自瞻愛貧家陶令門前柳秦人洞口花試喧看野 馬占曙聽林鴉耕稼誰云苦吾生幸有涯	寂漠翻為樂漁樵更可親林臯無俗務草澤有閑人祗欲全休

拙非開卷隱淪偶然隨筆子驢讀古江表

在館印事

王廷陳

長日稀朝謁。篆之清領無閉門。人伴鶴染翰吏兼儒風。砌翻紅
藥晴軒映碧梧。雖云棲省著清散。即蓬壺

院中齋

王廷陳

落田開深院。齊心事事幽。雪梧繁徑色。煙柳帶渠流。隱几春星
擁焚香。暗霧留窺人。愛雙鶴對爾肅清脩

春日玉堂宴集

王錫爵 太子太傅

連騎遊南浦。方舟汎綠波。日華雲際薄。春色水邊多。蘭渚容鑪
組。花林映綺羅。夜除期又逼。奈此宿酲何

鷄冠

王錫爵

恒園之奇樹。凡花充藥欄。職司懲風夜。名品盛衣冠。俯首同尸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七詩類

廿七

素輸心異渥丹。一鳴猶不易。五德亮應難

川禾了晚望

高拱 大學士

禾黍空場圃。秋風滿近田。出門看曠野。倚杖向高天。嵩嶽孤煙

直達池。落日圓。醉歌有鄰叟。共笑夕林前

夏日瀛洲亭

許國 少傅

航幽來白杜。解慍藉南薰。席就松陰展。爐將柏子焚。林深全却
暑。亭迥半侵雲。自愛清涼境。非徒避俗氛

北亭讌集

馮夢禎 編修

綵袖銀簪淨。紅亭玉盞開。地疑蓬島勝。人比竹林才。醉舞從花
笑。清歌引月來。未須驚夜久。共待曙鷄迴

晚興

王應選 編修

朝朝竹林裏。坐臥一芽蘊。有賢人酒門。無達者車轅。簾來龍

月引水灌園蔬。念此信為樂。傳德忘讀書

溪邊

沈一貫

溪邊桃李月。竹裏兩三家。抱郭青山遠。依門碧柳斜。閑看高士
傳。醉坐一亭花。此意竟大解。清風尚未遐

瀛州亭新池得雨

沈一貫

亭似唐開日。池疑漢鑿初。晚風吹好雨。新綠滿前除。入案金經
潤。凭欄玉宇虛。不知靈沼上。此景復何如

詠署中柏

徐顯卿

鬱鬱何年柏。森森此署中。金枝擎積雪。玉韻間疎鐘。偃蓋堪翔
鶴。蒼鱗欲化龍。歲寒知勁節。不與眾芳同

七夕

徐顯卿

漢曲秋容淡。河邊月色微。香筵隨宿敞。麗藻逐雲飛。露重侵歌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七詩類

廿八

初冬即事

黃洪憲

鳳閣霜初重。貂裘敝更裁。為名吾故拙。問字客稀來。白雪看先
華。黃金感舊臺。畫寒扉獨掩。暮角為誰哀

詠院中杏

黃洪憲

深院春暉麗。杏花開幾叢。豔分金掌露。香惹玉堂風。似綺當窓
亂。如霞覆砌濃。託根方得所。未肯逐飛蓬

詠上苑桃花

黃洪憲

上林春色曉。紅萼發仙姿。灼灼含朝露。陰陰向夕曦。却看迷玉
洞。應喜獻瑤池。無限芳菲意。東君知未知

瀛州亭新池得雨

田一傳

亭據蓬瀛勝。池開島嶼幽。誰將銀漢水。來注玉堂秋。日映龍

層風微鴈影，雷好憑朱簾。使分酒過皇州。

秋夕

田一雋

星延開桂殿，春藻籠良宵。向月龍驅駕，連雲鵲擁橋。河邊雲影動，帳裡九光搖。歡會君臣際，長無契濶朝。

初冬即事

鄧以讚

紫陌初寒候，鳴珂散未央。更衣憶來謁，對客戀壺觴。雪作江南白，雲看朔塞黃。稱年應此月，熊席在齋房。

鼎建慈寧宮有述二首

沈自邠

聖主隆虞孝，慈闈北極間。下執徵太史，繩墨走公般。風靜璇宮敞，花明玉輦還。瑤池開勝會，瑞氣繞天顏。

聖孝隆千古，璇宮此復新。經營迴日月，輪奐遍星辰。紫綬臨階夕，珠簾倚檻春。九重行問寢，仙理晚輪囷。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二詩類

十九

西苑觀菊

蕭良有

禁苑春常在，黃花滿秀柯。隨風枝蕩漾，迎日影婆娑。香入靈均賦，芳傳漢武歌。誰云桃李占，取歲華多。

同前

李廷機

鳴珂遊漢苑，芳菊煥朱樞。晚節凌霜勁，寒香拂曉清。含華依太液，益壽過金童。願藉仙人掌，持獻聖明。

同前

朱國祚

帝苑重陽後，繁華亦不遲。風枝渾欲動，霜葉未全披。謾說飄零晚，從知雨露滋。詞臣初把詠，莫擬是東籬。

同前

唐文獻

西苑宸遊地，東籬菊已花。當年誇野色，此日麗天葩。輕白凌寒露，深紅散曉霞。秋英疑可茹，無復使人嗟。

贈徐山人伯仲維志維事

唐汝楫

本為安先計，因窺洞訣餘。胷中具員照，腹底覺方輿。客贈談玄壁，人求啓秘書。二君若貴書，囊間有奇氣。光拂斗牛墟。

題署中柏

唐文獻

翠柏何森蔚，經冬色不更。永同松後老，寧共李先榮。影度花磚古，香沾玉案清。赤松如見採，還自待長生。

送徐山人維事東歸

李維楨

歲月家多難，風霜駕屢過。青囊知不謬，黃壤幸無它。雞骨經秋劇，烏啼向夜多。送君岐路畔，惟有涕洟沱。其獨有南州士，交情一死生。東陽門外置，絮酒壘頭傾。食愧千金報，恩深百歲盟。

悲歌堪當泣，況復動秋聲。其二

賦得玉壺冰

袁宗道

玉宇冰壺淨，寒光拂素襟。一點堪自冷，點點莫教侵。粹白占臣節，虛明識聖心。何當春日煖，化作帝家霖。

贈徐山人維志維事伯仲

鄧以讚

知章湖作鑑，諸葛草為廬。傲世惟高枕，從心有素書。總因悟世鹿，不是憶尊壚。二客能同調，時招花外車。

除歲立春日賜百官食春餅應制

舒弘志

歲暮方除臘，飛灰取一陽。春盤出禁禁，綠醑泛瑤觴。德與和風布，仁從瑞氣賜。侍臣同拜舞，紫禁納千祥。

一五言排律

聖壽節早朝

宋濂學士

天啓聖圖昌流虹叶夢祥飛龍起江左戰馬放山陽宮柳垂
閭闔仙桃熟建章遠人陳貢近侍把爐香金鏡千秋錄瑤池
萬歲觴小臣歌拜手拜日正舒長

夏冰

劉基文成公

寒收凝凍井晚薦納涼宮抱潔存天質銷炎奪化工氣蒸金盤
潤色映王盤空弱藻含猶在纖塵隔未通非山寧可倚是水復
當融照夜何須月驚秋詎待風制屏應不隱作珮定難攻客貌
清惟並仙肌瑩自同空涵涵筆素愁遍挂爐紅願解行人渴分
貽道路中

凱旋恭記

劉基

增定全明倫卷之二十一詩類

廿一

萬乘出居庸前驅度朔風初光飛電旗影照山紅壯士心如
虎將軍氣似虹鼓鼙通塞外烽火入雲中直掃祁連北還過瀚
海東謀謨資俊傑危將得才雄坐擁青絲騎腰懸明月弓賦詩
橫畫觀載筆待行宮野曠氛初淨沙寒雪未融班生終滅虜漢
業陋和戎夜靜妖星落春歸大漠空從茲億萬歲聖德詠無窮

登瀛軒

宋訥大司馬

聖世風雲會文衡日月懸五星同聚井六德共寶驗射隼來時
獲登龍計日先金臺鍾秀氣瀛海儼神仙月殿森芳桂瑤林列
綵筵停驂三島上飛珮百花前多士騰騰日明良泰治年始知
逢掖貴何必踞凌烟

雲門樂

會稽狀元

八風開雲霧一氣運鴻濛黃屋尊堯德玄圭錫禹功千羽三苗
格車書萬國同醴泉從此去甘澤與天通電繞星樞北春回壽
域中雲門齊奏曲彤管記時雍

太平樂

商輅三元

玉帛來王會山河拱帝京日行策道正星列泰階平人醉笙
歌地山園錦綉城宮花番舞燕御柳著時芳萬壽全歸化堯胡
已罷兵願書封禪藁虎拜頌河清

三月三日千秋節

羅倫狀元

芳年臨上巳令節慶千春曆紀天開子杓迴月建辰四城佳
氣合三殿曙光新禁鐘通關早宮壺轉漏頻驚從星戶入禁向
露臺陳中使催班急西駒立仗馴燭樓晴吐日香几暖霏塵柳
色龍雕甍蘭蕙襲綉綉虎豹雄武弁鸞鸞肅朝紳王室分封盛
宗藩展禮親南山齊獻壽四境共稱仁勝事宜脩述才疎愧小
臣

增定全明倫卷之二十一詩類

廿一

城南講武二十韵

王英學士

授城防戎塞陳謀出禁闥將軍金作印壯士鐵為衣拓地三
邊靜招降九姓歸秋聲清虎落海色是龍旂幟舉初分勝氣鳴
乍合圍狼烟連磧起獵火向原飛矍鑠胡鷹疾雀香虞馬肥指
麾仍有律擊刺動無違月滿弓雖張星流箭猶發機鷹翻中屢
兔走脫環旆出實需熊掌竿旌旂雄聲凱歌喧王帳猛氣壓金
微非取軍中樂直揚塞外威諸羌膽盡懾大國勢增輝程李
名堪繼良平智可希唯須富強恥不用威伊威鐵仇圖新入麒
麟像擬揮湛恩霑後裔茂蹟遠則徽聖德天同大皇仁
並輝願堅忠孝節千禩翔王畿

聖駕南巡

錢福學士

聖主巡方日。仙郎應時榮。光隨鳳華佳。氣結龍旗仗。簇鑾聖
度雲連豹尾。聖暖風催草色香。露滴花枝賈董名偏重。那枚賦
更奇。錦衣橫寶帶。駿馬絡金羈。行殿凌霄漢。周廬肅虎貔。
天顏常咫尺。御路自逶迤。待詔趨朝早。承恩退食遲。周南
留滯者。悵望在書帷。

聖駕北狩

錢福

萬乘揮天鉞。三邊靜虜氛。錦鞍天廐馬。金甲羽林軍。陣列龍蛇
勢。旗張虎豹文。指揮回日月。開闔動風雲。聖略宣神武。奇才
策異勛。鳴鑾青海外。飛旆黑河濱。王帳論兵法。霜華草檄文。噉
聲飛霹靂。劒氣接氤氲。晨從牧騎。蒲萄每賜醺。重窮蟻穴。
生縛大羊羣。帝業千年盛。天威萬里聞。功成封定遠。麟閣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二 詩類 三三

元夕應制觀燈

高啓學士

聖德承堯運。神功被八紘。象胥歸至治。民庶樂昇平。美景當元
夕。韶華滿帝京。鰲山天上出。火樹月中生。光燦雲衢曉。香浮
禁禦清。金燈紛爛熳。銀燭絢晶瑩。初瞻龍袞。旌旗繞鳳城。
妙歌諧律呂。大樂奏咸英。北極開黃道。南天見壽星。瑤池王母
降。閬苑羽仙迎。千載逢熙皞。羣臣沐寵榮。頌恩春似海。錫宴酒
如瀉。慶忭思神化。揄揚謫頌聲。共將天地壽。拜舞祝
皇明。

扈從度龍門作

吳寬大學士

遷塞山川壯。關城地勢雄。崖傾開道路。險瞰龍宮後。隊千旗
擁前驅。一騎通紆迴。多傷閑蹀躞。半凌空雨霽。岩前露香飄。

松風雲隨仙仗。白雲映御衣。紅雲出陽和。後恩覃化育。中臨
須刻石。頌此紀神功。

二月九日

楊慎狀元

虎衛三千士。龍旂十二辰。兩京嚴古制。六載重時巡。宿雨開新
霽。青陽屆仲春。鍾山浮玉氣。崑崙動香塵。河岳提封舊。車書制
度新。聖恩深似海。過化速如神。壽域熙民物。貞符叶鳳麟。太
平無以報。頌茲華封人。

元正瞻朔奉天殿

楊慎

寶炬開闔闔。宸鐘發未央。穆清頒象魏。芥菜翼祈常。庭實輸文
陛。宮縣合洞房。鸞和瞻至止。獸舞儼成行。上德三元會。乾文七
曜光。履端申歲事。敬授稟主章。協律調玄筭。司儀肅袞裳。春融
仙掌露。寒薄玉戈霜。銅渾初昏轉。階蓂孟月芳。苔痕疑隱綠。柳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十 詩類 廿四

色半舒黃綵。帖鑲金薄。椒花薦羽觴。雲官歌萬壽。太皞肇東方。
靈以流斯釋。新田土脉張。九衢揚木鐸。千里勸公桑。翼宸維
正觀。帝座昌都俞。欣道泰游豫。悅時康。

廷對

楊慎

警蹕臨軒出。公車待詔來。羽林羅廣陸。法從擁蓬萊。天語絲綸
密。人文日月開。非熊勞夢寐。調鼎想藍梅。喜起愛龍會。條陳董
賈才。小臣真忝竊。拜手咏康哉。

入館呈諸君

蔡昂學士

卒業銅龍署。從游金馬門。吹嗟忝嘉薦。感激荷殊恩。朝散花迎
珮。公餘月滿軒。槐陰侵几席。鶴舞對琴尊。竊祿多游豫。披文共
討論。諸君盡材彥。述作冠詞垣。

鄱陽湖十六韻

太祖平陳日樓船下此湖波濤壯色天地混雄圖水上開
屋雲中下赤鳥上猶詢後載戈已倒前徒力屈鯨鯢小聲回
驚時橫江收玉筍跨海定金符文軌通連楚師龍虎至吳虎
雖莫敵龍戰豈全幸血染猶丹神骨沈空白蕪洲夜寂寂
月鬼鳴鳴殺氣蕭蕭從腥風島嶼孤留人拾古鐵艇客慨秋
律彼高光烈還將蕭蕭須英謀協斧弄勇奮想長驅剪蹙神仍
在舟焚勢與沮康山魏朝在忠武激頑夫

聞河南捷呈閣內諸公

陸榮 謹言上

近得河南定旋收東海疆元兇親受縛餘孽遠潛藏始失徐關
險終連郢塞長孤狸窺社稷蟻蟻竊庚王清洛千營駐黃河
羣航詎能逃汝漢那敢傷高叩勇略傳諸將兵威借朔方中丞
兼節制上宰極扶匡霸也瞻宮殿陰氛散渺茫凱音連捷報獻

增定皇明館錄卷之三詩類

三五

壽慶稱觴天子開麟閣羣公奉柏梁中興當日漢武是
今皇怡往衣冠禮衣茲益賊猖缺壯悲相國開網見殷湯格開
中原血誅求海內瘡猶須哀痛詔可少治安章對酌調元氣扶
持立紀綱薦新行人廟覽政坐明堂不獨獵豺虎還應感鳳皇
蒼生倚君相拭目看時康

中元節有感

袁永之 謹言上

去歲中元節朝陵百職同嚴趨神路左遙拜孝園東龍虎瞻王
氣乾坤仰帝功未迴衡嶺駕空清萬湖弓啓兆龜圖順編年鳳
曆終王衣陳畫壁寶瑟闕玄宮北極猶前日南薰亦舊風病居
逢此日長望五雲中

對雪

袁永之

忽報探梅句添知水部賢空梁流漢月寒色動江天影落

初化生綵筆前新妝素練白雲心紫微南國書堪寄春風
福憐更慚清思減不及免圍福

恭讀敬一亭五歲註有述

顧鼎臣 大學士

瑞宇開蓬島雕梁架碧雲徘徊瞻黼黻誦識絲綸世遠歲仍
在源同派豈分詞源浸帝典義已溥皇墳賢聖千年緒乾坤上
曜文始知諸作者今古自紛紛

泰社稷壇陪祀有作

顧鼎臣

泰社清嚴地芳郊雨露天言從三事後恭禮百神前方社新周
典靈星返漢年風令闌組靜月向桂尊圓佳氣浮青鵲祥光散
紫烟共知神降福豐稔福堪延

擬 駕奉

聖母覆祝 壽宮因幸九龍池長生亭恭紀 朱希周 狀元

增定皇明館錄卷之二詩類

三六

肅駕承 慈馭鸞度碧空天清雙輦路地萬年宮玄覽陰
陽合頑圖日月同羽旄光掩岫鏡吹響凌風芳沼迴千騎仙亭
駐六龍共瞻清蹕處佳氣鬱匆匆

頌曆恭紀

朱希周

舜世文明日堯階敬授辰六莖神策秀一紀歲華新柱下書王
正震中紀甲申應知麟德遜詎許景初論佳氣浮丹闕祥飈動
紫宸千官同拜手長奉萬年春

觀廟鎮邊圖有述

費宏 狀元

直地開雄鎮臨邊控遠我金城屯成已王帳宿熊能塞漠風塵
外天山指顧中隴雲隨蓋戰關月照通日漢壘千秋壯胡沙萬
里空披圖知廟算投筆億班功

聞遼東報捷志喜

高拱 大學士

廟弄紆宸極。兵威震海隅。虎臣南淨熱。飛將北平胡。雷電千軍勢。風雲萬里俘。七擒追漢烈。三捷並周諒。月落京觀迥。霜高凱樂途。吉成吾獻雅。文德正堪敷。

清明節造官分祀 山陵恭述

余有丁大學士

桐華傳令節。燧火變芳春。雨露園陵思。圭璋侍從臣。龍轡迴舜日。接華薦堯禋。松檜瞻虛殿。椒蘭下陳馨。升花亦媚樂。奏鳥為馴聖。孝通黃壤千秋。釐錫新。

德興徐君希正有文武才。國初以保障死節。王事厥子。士英。額天代母父子節。孝兩孺人孀居凜然拒舟之操。當時有司命扁一門四德。其世孫善述輯家乘索余紀之。

李維楨

徐君挾經術。耻作章句儒。世亂方尚武。氣欲凌萬夫。解紛不受爵。時與魯連殊。挺身臨大敵。懸軍勢孤孤。忠憤激井心思捐軀。但恨功不成。虛名非所圖。

卷之三詩類

三七

士其本英俊。童年志超邁。父子當亂離。為邦作藩衛。兵甲寡無援。臨刃氣愈厲。布衣身殉國。肉食能無愧。奈何天不吊。奇功竟失墜。父沒負喪歸。於焉敢忘世。嗟此慈母年。奉之將遠害。老病日相尋。乞天以身代。弱齡竟先隕。義命安兩在。少婦執高節。柏舟有明誓。紡績供薪水。箴箠以卒歲。詠言感遺事。使我空歎慨。四德萃一門。綱常係千載。汗簡宜特書。令名庶無昧。

五言絕句

早朝

方孝孺

駿馬五更寒。披衣上曉鞍。東華天未曉。明月滿闌干。

秋思

方孝孺

梧桐生碧砌。密葉暗金井。驚心昨夜月。照地更無影。

臥雲室

方孝孺

夕臥白雲合。朝起白雲開。惟有心長在。不隨雲去來。

昭君

方孝孺

承詔辭金闕。銜悲入塞城。可憐沙上月。渾似漢宮明。

竹

方孝孺

亭亭立雙玉。高入青雲中。一夕雷雨作。騰空飛兩龍。

草色

解縉

拂拂度林柯。霏霏上野亭。玉孫歸未得。空向雨中青。

秋江漁唱

解縉

漁舟晚唱來。聲度蘆花影。月落曲未終。江空釣絲冷。

遠嶼晴藍

解縉

微茫江上峰。青青雨中積。幽人興無窮。開門對秋色。

琴月

解縉

獨抱龍門桐。清商中夜發。萬古無鍾期。知心有明月。

長劍

鐵鉉

古鐵含精。床頭作龍吼。可激烈士心。難容佞臣首。

題蘭

劉基

涼葉吹悲風。芳華泥清露。深谷不逢人。幽香暗中度。

青山白雲圖

劉基

雲山白雲在山長伴山中客

健好怨

劉基

玉簫夜涼新秋恨最頻如何天上月獨照掌中人

鐵塔

劉基

鵬塔森浮雲縹緲入天外風鈴鳴四簷獨往聞幽韻

野步

宋納

新月生西嶺窈窕穿叢薄林深不逢人時有松子落

並頭白菊

宋納

白菊白如雪雙花一蕊開遙疑兩素衣乘小舞結露

金陵圖二首

陶安

天作石頭城江流日夜聲六朝遺事盡回首暮雲平

任得背斜陽歸雲擁江樹空懸萬斛舟不載閑愁去

增定皇明倫學錄卷之二詩類

三九

柏屏

許觀

堂堂千尺林為屏思屈曲然抱凌雲情不改歲寒綠

水鑑樓

許觀

風吹池萍開天空水如鏡幽人時凭闌下看行雲影

春曲

曾榮

春風度山閣凭軒望江路簾動時有香不見花開處

雨後即事

曾榮

片片白鷗鳥看人隊隊飛沙頭莫相認與爾人忘機

白雪曲

曹瑞

簾幃照明雪美人起常早行看玉階上一夜長紈幃

題畫

胡廣

古同入青溪山道武陵溪桃花紅似醉

晚出左掖

胡廣

玉橋迴宛轉丹闕對琳珣出入雲霄上蹏蹏江海身

露重芙蓉館雲輕翡翠城文園病司馬消渴望金莖

月軒

鄧林

石室月已滿青林人未眠向月步溪水白雲遙在天

雜詩

李昂

黃金滿歸橐白日行亦閑道左遺愛碑賊來將不去

雜書二首

文徵明

日出打魚去日斜沽酒還漁翁家不遠只隔岸西山

蕭蕭古城暮遙遙車馬度同為城外人不識城中路

夜汎

黎海

四冥波浩浩一葦向空渡月近星斗寒始識天上路

增定皇明倫學錄卷之二詩類

四一

書畫上

吳寬

半江浮夜色遠鳴榔空渺渺孤帆去前山月正明

秋海棠

吳寬

陰葉翠瑤濕薄英紅粉香絕憐秋苑下復爾見春光

采蓮曲

錢福

眉暈風吹薄衣香水賤消朝朝采蓮去空轉水蘭橈

雙鵲

錢福

飲豕行相引酒鳴咽自知主人飯脫粟爾莫嘆無魚

題畫

程敏政

愛此山中居清陰滿蘿薜飽飯無所為石上坐秋色

齊中小雨作

程敏政

春江淨不流午枕睡初足白鷗何處來點破波痕綠

有金書	日夕何所之山頭採新蕨深心向誰論長歌對松月	李夢陽
有金書	詠白芙蓉	王鏊
有金書	媚媚池水濱月出看轉素幸向秋風開梨花不相妬	王鏊
有金書	擬古	王鏊
有金書	郎愁秋日夜妾恨春暈草春草踏還生秋花開易了	王鏊
有金書	七夕	王鏊
有金書	七夕苦風雨蕭然對玉酒試問牛女星雨亦渡河否	高儀
有金書	送徐山人伯仲歸德興	高儀
有金書	早發錢塘棹白雲滿五臺二君如白雲飛去還飛來	金達
有金書	天門山訪徐隱君伯仲維志維事	金達
有金書	二君何處隱天門路匪通但沿雲霧運不用問漁樵	金達
有金書	增定皇明詩集卷之十詩類	四一

有金書	七言古詩	題文山已詩後	解縉大學士
有金書	崖山雲寒海舟覆六載孤臣老燕獄東風杜宇三月三五陵望	解縉	大學士
有金書	斷春無綠雲花皇三十五寫出江南愁萬斛當時下筆眼如	解縉	大學士
有金書	虎日落天低鬼神哭楊帆西走儀真船手持鰲柱擎南天間關	解縉	大學士
有金書	嶺海血洒撒回首家國隨飛烟六宮粉黛黃埃裏火無光吹	解縉	大學士
有金書	不起全軀肯學諸淵主爵古甘為采卿步前門州碧春淒高	解縉	大學士
有金書	官不換西山薇衣吟一曲肝腸裂勁氣萬丈蛟龍飛當年恨殺	解縉	大學士
有金書	葛嶺賊恨不剗心食其肉堂忠義行宇宙白日青天照遺墨	解縉	大學士
有金書	落花寒食風雨時展卷如對龍虎姿再拜酌金屈卮有酒不	解縉	大學士
有金書	讀蘭亭詩	解縉	大學士
有金書	春江靜釣	宋濂	太子詹事
有金書	增定皇明詩集卷之三詩類	四二	
有金書	白鷺洲頭春水生青山倒影碧波明開門却掃流塵靜深樹似	宋濂	太子詹事
有金書	聞啼鳥聲漁舟蕩漾持竿久世事茫不回首釣詩金鱗換酒	宋濂	太子詹事
有金書	歸夕陽正照垂楊柳	宋濂	太子詹事
有金書	秋日登萬歲山	苗東大學士	
有金書	萬歲之山高插天遠摩蒼翠凌紫烟瓊樓玉宇耀初日碧窓朱	苗東	大學士
有金書	戶相輝鮮春風瑞祥長新綠珊瑚玉樹何娟娟鶯啼白晝出深	苗東	大學士
有金書	谷縞鶴歲久巢松巖同門陰蒼苔碧石洞九曲通流泉日轉	苗東	大學士
有金書	金輿經翠嶺風迴仙仗度花前天香遠散廣寒外紫雲近落瑤	苗東	大學士
有金書	池遠方壺員嶠果安在閑風瑤圃徒虛傳偶來登覽上絕頂便	苗東	大學士
有金書	欲振袂凌飛仙凌飛仙坐閱天地長不老上下日月同周旋	苗東	大學士
有金書	大一統詩	練子寧楊服	
有金書	聖皇御極天眷隆四海一統車書同鴻圖寶曆協昌運玉京金	練子寧	楊服

闕觀成功析津自昔稱天府。千里邦畿。盡在土。墨盤回。海
崇重。開列峙。森。虎。宸。居。奕。當。天。中。王。氣。五。色。皆。成。龍。星。辰
北。極。共。環。繞。萬。方。入。貢。梯。航。通。庶。民。歡。呼。工。效。職。天。心。昭。格。人
心。懌。瑞。光。揚。彩。絢。繡。騰。寶。花。呈。祥。分。的。歷。滿。目。光。輝。錦。綺。張。慶
雲。煥。發。揭。天。章。咸。傳。聖。德。致。斯。應。頌。歌。載。道。聲。洋。：。頌。聲。洋
洋。中。外。溢。聖。德。如。天。重。謙。抑。屢。宣。明。詔。敕。羣。臣。共。恭。嘉。禎。期
盡。力。小。臣。日。侍。金。階。前。華。封。三。祝。瞻。堯。天。永。祈。聖。壽。齊。天。地
聖。子。神。孫。萬。萬。年。

鍾山春意

韓克忠 狀元

鍾山盤薄天下雄。層巒盡。摩蒼穹。龍蟠鳳翥萬山會。玉樓
開。當。天。中。九。重。傑。閣。霞。繞。瑞。色。祥。光。凝。縹。緲。酒。樓。歌。舞。六
春。車。馬。趨。朝。五。門。曉。御。橋。楊。柳。舒。黃。金。澗。底。雪。消。流。水。深。千。巖
鬱。吐。佳。氣。百。鳥。欣。揚。好。音。乃。知。峻。極。鍾。神。秀。散。作。陽。和。煦。
九。有。萬。年。玉。燭。四。時。調。八。表。來。稱。聖。人。壽。

平安南

許觀 都侍中

聖人在位乘六龍。萬邦入貢梯航通。安南黎賊梗。皇化。假。授
天。紀。誠。難。容。臨。軒。命。將。秉。旄。鉞。王。師。百。萬。皆。熊。旌。旗。煌。煌。照
白。日。戈。矛。獵。摩。蒼。穹。指。揮。山。岳。布。威。命。叱。咤。雷。電。期。成。功。滄
波。浩。蕩。沃。漂。炭。涼。魔。敵。吸。翻。飄。蓬。連。城。破。竹。皆。按。堵。羽。書。報。捷
蓬。萊。宮。天。顏。開。奏。喜。色。動。輿。圖。混。一。車。書。同。雕。題。推。結。雙。冠
服。蠻。烟。瘴。雨。歸。仁。風。彤。墀。羣。臣。上。表。賀。山。呼。羅。拜。瞻。九。重。
皇。圖。鞏。固。億。萬。世。小。臣。稽。首。歌。時。雍。

秋閨怨

陳循 大學士

金鑪碧烟凝洞房。短屏月色琉璃光。合歡翠被雙鴛鴦。三載不

重蘭麝香。白露無聲桂花墜。梧桐一夜凋殘翠。聽徹寒更夢不
成。枕花半濕胭脂淚。

車駕北征

曾榮 宮詹學士

寒雲慘淡邊城黑。虜騎憑陵在東北。天兵帶甲八十萬。千里長
驅如霹靂。平胡下詔親出征。二月龍輿發北京。東風開塞旌旗
影。落日沙場鼙鼓聲。知君文采金閨彥。扈從恩榮總堪羨。龍泉
寶帶黑貂裘。虎帳雕弓白羽箭。前驅倏報捷。歸帳中草檄筆
若飛。狼煙乍起雪載路。羌笛橫吹霜滿衣。妖星夜墮氣蕭索。席
捲穹廬空大漠。橫行絕域拓封疆。直過窮荒收部落。歸來意氣
擅才雄。凱歌先進明光宮。遙知折衝在帷幄。世上空聞衛霍功。

王堂對雪

商略 大學士

長空一色同雲垂。雪花亂落香風吹。交飛旋舞何大奇。漫天柳
絮差相疑。得非東皇駕欲馳。素鸞白鳳來參差。無乃天孫誇素
姿。銀橋玉珮行春輝。斯須變幻那得知。但覺滿眼光陸離。梅
屈錯交橫枝。溪橋瑣瑣。搖瓊絲。鳥飛不度過客稀。千村萬落堆
琉璃。就中墨客誇盛時。分題作賦陽春詞。寔予拙朴漸繪稿。載
歌周頌行幽思。既沾既足秋有期。田登百穀民無飢。千秋萬歲
陶雅熙。

送扈駕幸北京

蕭時中 狀元

聖皇瑞拱臨九重。四方蟬。熙文風。時巡遠向朔方去。千官萬
騎如雲從。多君蚤作龍頭客。曾共天門獻奇策。縱橫禮樂百萬
言。聖主非常賜顏色。禁林文物推雅才。屬車特許時追陪。詞
華每見學班馬。事業詎肯齊鄒枚。錦袍晴照鸞花麗。官道春風
快。駟驥。臺。午。夜。煥。文。星。泰。岳。千。年。通。御。氣。承。平。接。武。青。雲。瑞。

驚駭未得隨錦鞍秋風八月歸來早鳴珂笑擬朝金鑾

元夕禁中觀燈應制 周述 庶子

都城西苑春融月輪皎潔當晴空喜傳恩詔出三殿洞達
天門開九重神燈來自滄溟背擁仙山翠如洗樓觀氤氳瑞
藹凝岩巒縹緲祥烟起銀燈匝地生光華點星毬籠絳紗上
林萬樹彤霞影東風一片芙蓉花是時仙仗臨丹陛五雲高捧
鑾輿至閣下旌旗虎衛嚴花間初佩千官侍大庖列饌御筵開
教坊合樂歡相催鏡歌聲逐蕭鼓發綵隊舞隨千羽來番夷稽
首瞻丹床御爐馥郁香烟紫中官促宴酒如澆羣臣既醉
天顏喜覃恩不但徧朝堂此夕歡娛同萬方至仁覆育合天地
治化久矣趨陶唐小臣幸際昇平世傳柑幾度沾恩惠願効
三呼比華封共祝皇圖千萬歲

增定皇明館錄卷之十二詩類 四三

唐仙方伎圖 彭時大學士

開元天子承平日錦繡山河壯京室金殿璇題未集賢玉屏粉
繪面無憂愛能接武居阿衡萬方旭日當文明衡山老人何所
有亦復通籍承恩榮縞衣白髮配顏老自說時來致身早綵篋
初開王仗分白驃突出銀鞍小榻前製號賜通玄始信人間別
有天樓船未遠遊珠璣歲歲歲歲更天寶年九齡歸臥曲江上牛
即又入中書相花雨香飄蘭若鐘柳雲春撲金鷄帳萬機日少
樂事多梨園法曲聲相和闕羅舞馬看不足不獨仙人呈白驃
仙人豈是呈仙伎畫者傳之有深意延秋門外羽書飛却駕青
驃向西遊青驃初開雨淋零一段閑愁尚不勝不道畫圖今若
此風簷鐵馬響昭陵
賜宋承旨馬應制 方孝孺弘文館學士

聖明天子齊唐虞四方混一同車書大宛西域總臣附萬馬入
貢皆名駒天閑十二森成列北牡玄黃色俱別羅帕輕龍錦作
羈絲韁穩控金為勒玉堂學士真老臣日趨朝侍紫宸承
恩特賜飛黃馬騎出通衢悅萬人飛黃騰踏香塵起顧影驕嘶
畫圖裏况拜親題御製詩人生榮貴儔能比君恩君賜如
海深臣騎黃馬當赤心風雲際會有如此汗簡流芳揚古今

燕京篇效柏梁體 程敏政學士

恭承明詔遊皇都皇都觀壯規模彤宮綺構承明廬日月照
耀紛丹朱王氣鬱律朝夕殊遶海萬里包疆隅長城迢遙塞外
孤西摧生蕃北萌胡居庸刁斗接延榆黃花原頭青草枯諸軍
齊挽繡登孤控絃鳴鏑墜飛鳥百金選士出屠沽六郡良家分
虎符羽林期門盡虬須殿中宿衛執金吾天王雍容恢廟謨

增定皇明館錄卷之十二詩類 四六

細海廣廈論唐虞石渠金馬侍鴻儒衛牙珮王威碩膚考連擊
鼓百辟趨趨索弓戢矢荷歡娛郡縣述識董征輸蠻夷通道永無
虞泰階清夷落亨衢玉衡順軌七政敷皇都萬年正天樞願我
皇帝壽考與天俱

夏雲篇 吳寬尚書

禁城佳氣接丹丘層疊雲巒夏雲稠初從火井溫泉起復向蒼
梧赤水流炎帝龍旂來祝融駕馭鳴咻九疑突元開三
輔五嶽續紛列十洲乍看仙掌蓮花動復見天都太乙浮聚散
長依鵲鵲觀卷舒時繞鳳凰樓漢家宮闕排雲上飛軒曲榭紛
相向桂嶺遙連北斗高瑤臺互對西山爽翡翠翻戲錦波笑
參處迷蘭蕙禁殿披香望翠華行宮避者迎仙仗水檻風簾
六月秋炎熱不到鳳池頭雖禁城外征人苦彈汗蒸難散

南浦月華 王華狀元
沙口魚雷開箇。秋波不動蛟龍臥。壁彩清涵水面圓。微風暗
觸玻璃。破蘭舟。桂楫坐中流。美人不來生。悲愁。倏然露下荷衣
秋晨光漸起。天東頭。

鉢池山

程楷 編脩

便曉煙霏開。味爽淮川下。瞰千如掌山。頭黃鵠。動成羣。山下青
芝日。應長昔年飛步。凌蓬萊。鳳笙鶴。駉雲中。回茲山在眼。不一
到空令滿地生蒼苔。

十六夜

李廷相 尚書學士

唧唧復唧唧。當戶鳴促織。月中何所有。云是仙桂枝。此桂開花
復結子。安得夜夜常不虧。君不見梁園酒一斗。錢十千。昔時信
陵有賓客。不飲豈足稱豪賢。直須酌酒臥草澤。明日射獵睢陽

增定全明倫集卷之十三詩類

四七

胡馬來

舒芬 修撰

冬十二月胡馬來。白草颭。黃雲開。沿邊十城九城閉。賀蘭之
山安在哉。傳聞清水不復守。遊兵早扼黃河口。即看烽火入甘
泉。已詔將軍屯細柳。去年穿。暫長城裏萬人齊。出千人。歿陸海
無毛殺氣。燕五月零水。凍河水。當時掘此云。備胡人。履之猶
坦途。聞道南侵更西下。韋州固原今有無。從來貴德不貴險。英
雄豈可輕為謨。尚書號令速雷電。抱王誰敢前號呼。遂令宵旰
議西討。茲咎只合歸吾徒。我師如龍將如虎。九重按劍赫斯怒。
惜哉尚書謝。歸早不親將軍報平虜。

漢京篇

霍韜 大學士

漢京臨帝極。複道衆星羅。烟花開向。照錦綉。列山河。山河自古

見全

稱佳麗。城中半是王侯第。安關重樓夾道。雲霧森。野
牧豚賣珠。登要津。樊侯亦是鼓刀人。時來叱咤生風雨。見吹
嗟走鬼。神平津。結兄蓋。侯弟杯酒相看何意氣。執鞭盡是虎
郎守門不說長安。封長安烽火入。邊城。疑劍舞。君萬里行去日
千官遮馬。餞歸來。天子降階迎。朱弓尚抱。流沙月。寶鏡常飛輪
海星不分。燕然先勒石。直教麟閣後。標名。豈知盛滿多仇忌。可
惜榮華如夢寐。地宅田園奪與人。丹青鐵券成何事。霍氏門牆
狐夜號。魏其池館長蓬蒿。三千劍客今誰在。十二珠樓空復高
後車不戒。前車覆。又破黃金買金谷。洛陽亭榭與山齊。北印車
馬如雲逐。陰郭豪華真可憐。雲臺將相。珥貂連當。時却怪桐江
叟。猶著羊裘伴帝眠。

明月篇

楊慎 修撰

長安月離。出海橋。遙見層城隱半輪。漸看阿閣銜初照。欲
黃金波。團圓白玉盤。青天流景披紅紫。白露含輝洗紫蘭。紫蘭
紅藥西風起。九衢夾道秋如水。錦帳高懸香霧開。瑣闌斜映輕
霞舉。霧沈霞落天宇開。萬戶千門明月裏。月明皎皎陌東西。栢
寢宮。羌望不迷。侯家臺榭光光滿。咸里笙歌影乍低。濯芙蓉
生王沼。娟娟楊柳覆金堤。鳳凰樓上吹簫女。蟋蟀堂中織錦妻
別有深宮閑深院。年年歲歲。愁相見。金屋螢流長信暗。綺羅燕
入昭陽殿。趙女通宵侍御床。班姬此夕悲團扇。秋來明月照金
微榆。黃沙白路遠。迢迢征夫塞上行。憐影少。婦窓前想畫眉上林
鴻鴈書中恨。此地關山笛裡悲。書中笛裡空相憶。幾見盈虧。淚
沾臆。紅閨貌貌。落春華。玉門腸斷逢秋色。春華秋月逐如流。東
家怨。女上粧樓。流蘇帳捲初安。現翡翠。簾開自上鉤。河邊織

期七夕天上嫦娥奈九秋七夕風濤還可渡九秋霜露迴生愁
九秋七夕須更易盛年一去其堪惜可憐楊彩入羅帶可憐流
素凝瑤席未作當爐賣酒人難邀隔座援琴客心對此嗟嗟
沈烏鵲南飛可奈何江頭商婦移船待湖上佳人挾瑟歌此時
徒喚望王節此時滅燭斂青蛾玉筍朱顏苦絨絨怨絨絨含情不
能吐麗色春妍桃李深連輝晚媚鴛鴦浦浦與君相思在二八與
君相期在三五空持夜被貼鴛鴦空持暖玉擎鸚鵡青衫泣掩
琵琶絃銀屏忍對空篋語空篋再彈月已微穿廊入闌靄斜輝
歸心日遠大刀折極目天涯破鏡飛

聽琴篇

孔天胤 楊服

美人橫琴坐我堂酒闌為鼓三四行燈孤月明客不發絃悲調
急秋夜長吾家瑤琴久不拭金徽玉軫無顏色感君對此如有

四元

情一彈使我三嘆息悲歌響谷山澗幽楚歌慷慨雲夜愁滿湘
倚蘭稍平逸四座但覺清商流始聞白雲停翠竹烈飈吹我溪
上屋忽然翻作廣寒遊知是霓裳羽衣曲含宮移羽何春容冷
冷萬壑吟風松烟岑一夕怨鳴鶴江天何處驚蟠龍我初好音
惟好此橫笛短簫徒聒耳平生頗抱鍾期懷四海難逢伯牙子
今夕何夕願不違為君擊節淚沾衣高歌雅和人世稀河轉參
橫君莫歸

題文與可畫竹上有東坡山谷題識

袁煒 大學士

客從南方來見子手持錦軸長丈餘云是與可之畫蘇軾書中
堂展玩思超忽四百年來真故物敗素飄零色已改古墨慘淡
神猶發文生此竹世希有一枝不異雙瓊久冥烟餘動石壁
瑟瑟風葉臨窓漏筆下何須掃萬壑中已自橫千嶺眉山長

光緒場儀章太史誰可當片言相推四
集字尚使
藏家從何處得此幅令我嗟嘆久憐惜蘇黃不作與可成人問
書畫無真跡勸君寶此勿輕擲

元夕篇

董份 大宗伯

皇都佳麗地春日豔陽年笑受元宵好爭歌明月篇元宵明月
滿蓬萊春色先從上苑來千門宛轉銀屏隔萬戶參差金鎖開
千門萬戶連雙闌綠女新粧踏明月映牖窺窓態轉多含嬌凝
睇情無歇正逢春日愛芳菲復值春宵縫舞衣燈光斜照珊瑚
枕香氣空熏雲母屏此時天子盛遨遊離宮別館足風流繞開
鳳鳥張燈架更起鰲山結綵樓綵樓峇近鰲山側復道父衢對
南北萬燭翻疑白日光千燈却亂春星色春星暗露迷烟霧仙
樂分明見天路空裏翻三翠蓋飛雲中井三鸞輿反翠蓋鸞輿

增定正月拾遺卷之二詩類

三

千萬騎伐鼓金動天地御仗層三錦綉圍廣場隊魚龍
就中別有王侯客三三五五長安陌夜夜經過許史家朝朝
戲金張宅金張許史闔驕奢金燈玉帶剪春紗鴛鴦比翼玫瑰
樹翡翠雙栖苗苗花龍膏鳳炬列千行蕙火蘭烟百合香月華
照耀琉璃障霧影氤氳玳瑁梁可憐豪侈誰能似可憐行樂心
無已曲罷頻移歌舞筵醉後重游燈火市月市星衢遊未徧東
城南陌時相見妖童繡勒五花馬倡女銀車九華扇妖童倡女
繁華子雙去雙來帶城裏粉粉色偏從月下明衣香故向風前起
調笑行歌催未闌浮影流光夜遽殘朝來試過狹邪路墮靨飄
花那忍看

從軍篇

王錫爵 太子太傅

君不見匈奴遊獵犯邊疆復從朝那入漁陽孤軍慘淡秋看月

萬馬奔騰夜踏霜促詔元戎屯細柳還聞烽火接長楊金符電
發徵車騎王劔星移下室皇博士持和令守障牧兒助費拜為
郎橫行畫選六郡士轉餉俱齎百口糧六郡良家俠少年從來
結客不論錢生將猿臂能穿葉鏘得龍泉獨吐蓮去逐輕車馳
騁要還要劇孟賭婢娟雙層鐵鑲桃花甲三尺絨綠瑪瑙鞭自
道青雲能立上復誇黃石有真傳機頭少婦悲相向親黨臨岐重
惆悵大白三杯醉不醒并州一曲歌偏壯海內常埋甲胃塵人
間自少公侯相新授主帥霍嫖姚長揖轅門意氣饒別將晨驅
玄兎塞奇兵多斷白狼橋行逢使者曾書薦捕着胡兒慣射鵰
疏勒西來通帝朔居延北望絕天驕醉進關氏捧夷樂傳
教教勒調燕然刻石名居首漢殿頒恩世稀有已賜甲第高入
雲更懸金印大如斗功成莫傲機頭婦燈寒月沉君知否

增定全明詩錄卷之十二詩類

五

江上對酒懷古

沈一貫少宰

木葉脫已盡青山望不窮手持一盃酒日送江流東江流東去
何時歇人世浮漚遙興滅憶昔詞林李供奉錦袍片舸浮江月
一時意氣薄烟霄俊首人間同蟻垤風流文采今焉在岸柳潭
楓日空長夕陽欲沒海西頭暝色蒼蒼生暮愁長風萬里動地
至石走江翻雲氣流欲覓古人何可得舉酒醉江江水白沈吟
罷酌不能去寒月橫空猿嘯樹

金臺懷古

劉虞慶

昭王雄武築高臺卑身四望招賢才不惜千金買駿骨翩翩
耳逐雲來昌國一呼下齊城齊宮大呂陳元英汶篁繞向劍丘
植騎劫縮符來伐兵傳龍小兒操版鋪火牛炫耀黃金甲七十
餘城皆復齊觀津雲涕遠兼劉鴈門碣石渾如初勝敗翻覆

五諸甥往典哀無限意暮雲立盡更躊躇

西苑觀稼

張位少宰

禁苑清和四月天綠楊紅槿滿平川芳郊靈雨潤馳道帶陌條
風散曉烟木黍油油映凋榮亭臺渺接壤田天王覽稅賦無
逸父老詩謠占有年王業由來重稼穡東來祇今蒙帝力翠蓋
經過瑞霽多草樹欣欣弄晴色即看嘉種發恩羊贏得倉箱陳
萬億小臣再奏曲風篇願效康衢歌 聖德

觀上林春曉圖二首

于慎行大宗伯

春光漏盡春寒薄淡月疎鍾出長梁象闕平分樹色開龍旌半
捲星河落上林羯鼓何逢逢千花萬花參差紅柳色含煙分太
液鶯聲遠入新豐新豐遙連仙苑芙蓉別殿香風遠晴紅
帶日媚金鋪好鳥穿花臨翠嶽招邀王董過天家天家池館得

增定全明詩錄卷之十二詩類

五

春多駐驛有臺皆綺羅離宮無處不笙歌笙歌縹緲隨風颺翠
微深處迎仙仗春風回柳岸日暮雲霞紅錦帳磴道驂驪
羽騎家殊宮色遙接雲臺五色雲紫帳香引千花入
御杯昇平共樂清明屆天淨游絲殿前墨風吹雜樹韻蕭韶水
影層巖上圖畫上林圖書本天成花有芬香水有聲願附八龍
遊禁苑何須萬里訪蓬瀛

誰將一幅綃寫出上林圖曙光渾在眼春色遍皇都東風吹盡
長堤草上苑溶溶覺春好九衢寒微霧初收十里烟消花正早
嬌鶯乳燕開枝頭萬戶千門開復道俄看初日照高林凭欄一
望樹森森珠簾乍捲驚春夢銀鈴初開盪露陰此時玉樓龍駕
轉此日金扉迴鳳輦闔闔遙分羽扇齊紫簫吹徹帝城西翠翹
忽染朝霞色咫尺蓬萊那可得安能作賦更遊梁何須羽獵羨

天頂奈
龍運思
此二篇
足為我
明詞人
之冠

長九重春色生幽谷豐都均沾日光

上巳觀陂

陳可教 侍讀

帝郊三月柳如烟。千樹桃花欲欲燃。泱泱春水漫河曲。河曲中符
葉復連錢。赤鯉翻波映花影。白鷺窺人飛上天。誰家翠兒
子。誰家玉勒美少年。駟車躍馬遊堤岸。白羽扇映青絲鞭。采采
幽蘭不盈握。纖纖素手惟天泉。獨來共挾蘭陵酒。流杯絡繹浮
迴川。流鶯百轉入歌韻。妙舞千端駐竹鞭。南園東堂自賓主。草
林蔬圃各神仙。我行載筆王河畔。賞心擬步蘭亭篇。踏歌坐咏
響相答。引滿浮白笑嫣然。晴絲最繁榮歸路。暮雲靄靄生遠顛。
不見金人水心。邑北鵲還

題水殿納涼圖

蕭良有 修撰

生綃一幅烟冥濛。水殿依稀禁苑通。縹緲飛薨幻丹粉。陰森槐
色連青蔥。迎風疑是漢星觀。迢迢原非楚相宮。我憶畫師繁縟
器。用意酣筆求其工。是時。宮府多清譙。君王正在南薰殿。
上林朝日。權輿崇太液。晴波荷始見。蝶翅斜穿。宸幄飛鶯喉。
巧對。天顏轉不將花媚。嬈好粧。惟看拂拂詞臣現。柳陰向晚
度。纖阿澹澹波光蕩。玉珂潯。著全消瑞扇草。新涼乍動。御衣
羅。瓜浮金井雲凝碧。藕切冰盤雪映珂。六尚張燈帳方散。兩
宮問。寶釵初過。平明。詔催供奉。入就寫丹青。翻墨汁。筆底偷
然。地臨閣。毫端倏忽亭臺。盡圖絕妙。聖心喜。題咏流傳。屋簷
集。拜手瑤階展。說餘似。聞鮮溫聲堪挹。

咏大風秋風

朱國祚 修撰

君不見漢家高皇按劍起雷掃六合。烟塵空時平過沛。會父老
四顧激烈歌雄風。秦誅項滅了無事中原鹿得孤兔。窮猶忍猛

士意。慷慨無乃轉憶韓彭功。又不見建武天橫汾日。秋風白
莽蕭瑟。高歌未絕哀思生。四座羣臣慄無色。南驅百粵北走胡
天馬。如龍自西極。功成志得何所悲。從此雄心頓棄息。我觀二
帝皆英主。大略長材。駕區宇。帝圖零落幾千秋。猶自雄詞照今
古。幾回擊節悲風生。驚沙颯颯浮雲停。乃知庭草燕泥句。唧唧
何異秋蟲聲。

百官奉 詔脩省二首

李廷機 知修

今 皇御宇一紀餘。物阜民和追古初。重譯梯航來。簞下九霄
日月拱。宸居即達盛治憂。仍切知傷之懷。中。結。結。結。夜。詔
書下。爾省罪已。丁寧語。朝列云自去冬。雨雪愆所。開農畝。心憂
前。麥田焦。井水涸。匪愛柱。壁。祈山川。為警。聲。僚。僚。勸勉。詔
辭。惻惻。精。誠。展。聖明。家。職。豈有。關。臣。等。疎。庸。政。乖。舛。齊。問。沈
沈。春日。遲。步。盈。徒。倚。中。身。疑。我。聞。天心。實。仁。愛。肯。使。雨。澤。終
乾。期。願。肅。甘。霖。洽。四。境。坐。見。蒼。生。樂。問。井。樹。樓。春。農。笑。秉。耒。耨。
轉。境。又。開。壺。絕。兩。岐。之。歌。滿。海。陽。散。麥。青。三。隴。麥。黃。天子。垂
衣。平。歲。稔。調。和。玉。燭。坐。明。堂。

鴻鵠初鳴。草初綠。平原麥。龍。黃。犢。赤。野。蕭。條。白日。流。飛。沙。畫
起。次。第。屋。長。安。城。中。十。萬。家。不。道。家。家。食。牛。菽。胾。胾。寧。終。歲
分。祿。聚。還。期。五。月。穀。雲。漢。深。塵。明。主。嘆。瓊。瑤。玉。聲。蕭。蕭。雲。壇。已
有。精。理。脩。六。事。還。將。祗。被。戒。千。官。小。臣。調。燮。無。能。補。戶。曠。應。多
愧。素。餐。低。祝。年。年。書。大。有。從。教。四。海。共。安。瀾。

寄春防諸將

陶望齡 編修

東風不解黃河凍。芳草淒淒入春夢。閨中日夕望音書。塞上風
塵尚。項。洞。成。樓。堯。笛。雜。胡。茄。關。山。何。處。落。梅。花。寒。風。尚。能。侵。虎

張春光原不度龍沙古來惟有春防急今日春防更須集羽檄
常隨鴈節飛。鼓歌每及瓜期入。丈夫有志誓滅胡。早銷兵甲事
田租。九重正念歸農晚。遲日倉庚好獻俘。

久夜讀書

劉曰寧 無吉

長安夜寂寒風發。獨坐清齋。窗闌淒淒。擊亂帝陽。漏漏鐘
聲。雁殘月。殘月孤燈。寒相映。芒窓竹几。涵虛靜。五車已自斯惠
施。三冬猶疑。憂情。不見子雲當年。最拓落。終日深巷對高
閣。草得玄經五千文。至今聲名滿寥廓。

臨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十三

詩類七言律詩

早朝賜宴

君臣千載共明良。侍燕宸宸錫寵光。烏帽簪花搖翠綠。金盤薦菓開青黃。九重天上鳴鈞樂。五色雲中進玉觴。丹陛叩頭辭聖主。錦衣猶帶御爐香。

早朝

紫禁遙趨夜色開。景陽鐘動漏聲殘。天門掩映鶯花曙。黃道澄清淑氣寒。星斗遙臨花外落。旌旗只在仗中看。侍臣欲進陽春曲。

聖主恩深賦轉難

應制

矯階王殿迴無塵。天子臨軒策小臣。絳蠟珠簾光煦紫。紫駟銀鑾色浮春。扶搖九萬飛騰異。禮樂三千制作新。草野書生何以報。願隨丹禁獻絲綸。

春夜漫興

金水河頭燈路分。沉沉庭院柳如雲。春來天上渾無跡。月到花間似有痕。酒思蕭蕭欲枕臥。管聲宛宛轉隔窗。聞千金欲買長門賦。誰似相如善屬文。

侍駕

駕從明承恩宴。玉趾親勞舉藉田。花間冠冕總承宣。頌聲已見登三。看稱十千翠輦省。昨陳良議金闕賜宴奏虞弦。玉堂詞賦知無



天壽節侍宴奉天殿三首

萬年天子宴蓬萊。五色雲中寶扇開。青瑣班齊鵲駕列。玉階詔舞鳳凰來。詞臣上壽陳金鏡。羽客來朝獻玉杯。白髮校書河以報。惟歌天寶谷。消埃。

侍宴從容近御

侍宴從容近御。白衣新染御爐香。承恩賜坐黃金殿。既醉言歸白玉堂。輦道寶聲連漢殿。上林鳳羽絢朝陽。校書休勝知何補。豈有遺經授太常。

奉天金殿五雲中

奉天金殿五雲中。特賜儒臣坐殿東。青瑣八珍光祿達。玉階九奏教坊供。白衣侍宴。恩殊絕。紫禁尊賢禮益崇。歸到玉堂清醉後。照人宮燭瑣窗紅。

早朝

天上鳴鞭徹曉聞。千官趨過正纓紛。金門闕處珠簾捲。翠仗臨時寶扇分。光動鳳樓迎瑞日。香浮龍案護祥雲。小臣何幸陪班列。萬歲千秋祝聖君。

天壽節賜宴回

千宮閣下候晨鍾。鳴玉銜金拜舞同。紅旭乍分仙仗裏。紫烟高長御爐中。九秋清氣回天地。萬歲聲華滿朝宗。傳宣催賜宴。小臣何幸列夔龍。

奉天殿進元史

結句頗詭。預編摩辱。主知詞臣幸得拜能。揮書成一代存。駁鑑朝列千官。備漢儀漏盡秋城催仗。早燭明曉殿珠簾遲時。清機矜應多暇。退閣從容幸一披。清明呈館中諸公。

客不思家下。寒上迷芳草。盧女門前。映落花。喜得故人。周待。詠擬沾春酒醉。京華

王堂秋興

高啟

柳外秋風起。御河京華客。子意如何。伎同北郭。知應。蓋偉比。東方。愧已多。梁寺鐘來。殘月落。漢宮。貼斷。早鴻。過。不才。幸遇。同。趨。關。幾度。珊瑚。候。曉珂。

梅花三首

陶安 姑熟公

瓊姿只合在瑤臺。誰向江南處處栽。雪中。高士。取。月。明。林。下。美人。來。寒。依。疎。影。蕭。竹。春。掩。殘。香。漠。昔。自。去。何。即。無。好。詠。東。風。愁。寂。幾。回。開。

不減水

編袂相逢半是仙。平生水竹有深緣。將疎尚密微經雨。似暗還明遠在烟。薄暝山家松樹下。嫩寒江店杏花前。秦人若解當時。種。不。引。漁。郎。入。同。天。

結句有

翠羽驚飛別樹頭。冷香狼籍倩誰收。騎驢客。醉風吹帽。放鶴人。歸雪滿舟。淡月微雲皆似夢。空山流水獨成愁。幾看孤影低徊處。只道花神夜出游。

二月十一日太學釋道

吳伯宗 壯元

成均釋奠集文儒。天語從容命大夫。樂具五和新制作。禮嚴三獻舊規模。模頌香使者朱衣出。執事諸生玉珮趨。聖治永隆文泰運。奎嶽燭曜正聯珠。

侍游東苑

全忠誠 大李士

雨餘初日散輕寒。花簇金鞍。路乾新綠。頓驚行處。滿深紅。不。惜。折。來。看。雀。迴。舞。影。當。環。戶。管。轉。歌。聲。繞。登。闌。最愛。春。遊。多。逸。

與時時蘇現掃輕統

中京書事

郭神 尚服

鳳凰城開紫雲閣。層數不承王氣還。舊說圖書符洛色。載瞻王。帝。會。金。山。太。平。有。象。明。宗。盛。邊。奏。無。聞。甲。冑。開。自。古。賢。才。踏。盛。美。願。歌。天。你。答。龍。顏。

元旦趨朝值雪

吳公達 探花

銀燭花消綠綺紅。麗樵殘漏促晨鐘。諸侯拜舞稱周頌。黎庶詩。話。被。國。風。火。樹。薰。天。千。戶。曉。宮。門。賀。壽。萬。方。同。昇。平。先。祝。無。疆。算。俯。仰。風。雲。盡。向。東。

退朝

丁頌 探花

稍見一清時。承詔拜金門。閨閣晴開曙色分。宮殿雲深迷鳳翥。旌。旗。暖。動。龍。紋。思。沾。下。界。歡。詩。遍。道。齊。中。州。德。化。聞。自。揆。愚。庸。實。堪。笑。聖。明。御。卷。之。三。詩。類。

至屋願彈忠赤報明君

武英殿應制

劉仲質 大

辭。燈。塔。次。聯。華。五。耳。分。近。侍。本。邊。微。武。功。思。馬。援。中。朝。儒。術。賴。朱。嘉。瑣。閣。深。沐。恩。波。重。自。愧。無。才。謏。萬。機。

奉天殿早朝

劉仲質

大輅新成駕象庫。百官雲集午門西。天垂禁苑星辰近。春滿。皇。都。雨。露。低。殿。陛。風。清。刻。虎。豹。御。溝。水。暖。散。鳬。鷺。中。霄。雪。霽。天。顏。喜。丹。鳳。樓。前。降。紫。泥。

湘王殿下之回

宋訥 祭酒

起。語。自。裴。然。七。澤。避。風。雷。丹。砂。不。數。淮。南。秘。詞。賦。誰。誇。子。建。才。民。社。真。安。落。秋。風。江。上。錦。帆。開。荆。國。人。瞻。帝。子。來。鴻。鴈。九。霄。分。雨。露。魚。龍。

動車年來捧

中都龍興寺伏觀 御書第一山三大字碑有作

九重宸翰麗天文三字宮碑壓厚坤山色不知今古異地靈惟

燕 帝王尊蛟龍絕獻盤亭構御象諸天拱寺門千載鍾王誇
健筆敢同義畫與時論

中都五秋陪從 蜀王殿下祀 皇陵 宋訥

親王代祀撫松楸王座金門敞素秋日月麗天深 睿想風雲
齊仗儼神將鍾離樹老幽宮壯芒陽山高王氣浮此日 彤庭
瞻此地同光應散五城樓

王宮春雪

章溢贊善

不日星前雨後前却求更瑞入新年闌檻已落梅花後學舞還

致 聖駕久積已迷芳州地易消應避艷陽天遙知大輅躬時

大將出師

練子寧榜眼

九重飛詔紫泥新 帝命南征遣大臣宮路迴迴銀篦暖江花
初報錦袍春雲烟障雨驅車遠朔雪燕雲送捷頻汗馬功成催
入觀汾陽勛業照麒麟

無題四首追和李商隱韵

范綸編修

一瓣芙蓉是綠舟擢歌離思兩夷猶風鬟霧鬋遙相憶月戶雲
窗許暫留波冷綠塵羅袖曉恨添紅葉翠曄秋雙背鏡裡瑤臺
雪任爾無情也上頭

細骨輕軀不耐風春來簾幙怕朝東人間玉宇三山隔天上銀

河一水通犀象淺聲橫曉綠臉消殘臘春紅冰結其奏清商

油滿池霜華泣翠萼

容台 綠向瑤臺舊舊踪鴉帝斷景陽鍾旋調朱粉粧偏媚倒作
花態更濃立近曉風迷蛺蝶坐臨秋水亂芙蓉多情莫恨巫山
遠只隔朱簾抵萬重

夜合花邊待月來宮車歷歷響春雷笙調恨語參差度錦織愁

明馬 文苑轉回樓上綠珠知報主座中紅拂解憐才傷情兩炬羅
燭吹作銀河葉上飛

賦秦州

吳沉大學士

嫩色柔香遠更濃春來無處不茸茸六朝舊恨斜陽裏南浦新

隋 愁細雨中近水欲迷歌扇綠隔花偏觀舞裙紅平川十里人婦
晚無數牛羊一笛風

漢宮人入道

任亨泰狀元

結如 溫泉宮裏洗鉛華笑訝君恩許出家阿監別時留珮玦道流迎
未紅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三詩類

虞指烟霞乍地月殿吹簫譜學煉星壇伏火砂幾度春風綠嶺
上步虛閑繞碧桃花

高麗貢使還

任亨泰

大明天子混華戎又報三韓使節通錫命新頒如斗印歸帆穩
駕落燈風衣冠復觀唐人制樓櫓何煩漢將功翹首金陵天咫
尺扶桑日上五雲紅

文軌初同泰運開藩邦傳令動雲雷三章舊控玄免險重譯今
隨白雉來使節秋風辟殿陛樓船春水送蓬萊金章珠翟承殊
渥專對從來得俊才

登北極院紫霞樓

任亨泰

危構憑虛切太清紫雲如綺散前壘萬年佳氣通函谷五夜神
光動赤城鶴駕凌風賁旆遠風塵吹月羽衣輕空同對面三千

光動赤城鶴駕凌風賁旆遠風塵吹月羽衣輕空同對面三千

光動赤城鶴駕凌風賁旆遠風塵吹月羽衣輕空同對面三千

光動赤城鶴駕凌風賁旆遠風塵吹月羽衣輕空同對面三千

光動赤城鶴駕凌風賁旆遠風塵吹月羽衣輕空同對面三千

光動赤城鶴駕凌風賁旆遠風塵吹月羽衣輕空同對面三千

大我欲因之問廣成

效唐體賦宮人入道

唐震編

詔辭禁苑拜金鑾，却宮粧戴冠。堪落有時應，跨鳳瑞雲無。
夢更驚驚羽衣，振雪春雲霧。仙佩披香夜，月寒幾度步虛雲。漢
上雍容猶似御前機。

登越臺二首

汪廣洋右丞相

趙佗垂老思鄉國，北望長吟上越臺。潮落終回滄海去，峰巒多
自白雲來。鳥啼花落松城靜，酒熟荷香荔園開。最喜殊方無事
日，好從高處望蓬萊。

絕頂涼風響翠濤，俯臨闌闌見秋毫。雕簷碧瓦連層闕，錦纜牙
橋過萬艘。鴈翅城邊沙草合，虎頭門外海潮高。何人得似任公
子，來住三山釣六鰲。

增定皇明詩類卷之三詩類

白鴈

汪廣洋

萬里西風吹羽儀，獨傳霜翰向南飛。蘆花映月迷清影，江水
秋點素輝。錦瑟夜調冰柱柱，玉關曉度雪沾衣。天涯兄弟離羣
久，皓首江湖猶未歸。

越山清曉

盧原貞編

曙光晴散越王臺，萬壑千岩錦綉開。欒僧鍾雲外落，捲簾魚
唱鏡中來。樹藏茅屋雞聲斷，露濕松巢鶴夢回。安得西園分原
地，移家仍住小蓬萊。

春日遊東苑應制

盧原貞

長樂鍾鳴玉殿開，千官步綵出蓬萊。已教旭日催龍輦，更
流泛羽杯。堤柳欲眠鶯喚起，宮花乍落鳥銜來。宸遊好把
奏京國，于今有鳳臺。

春日早朝遇雪

盧原貞

今年春早覺春寒，紫禁朝回雪未乾。太液月低銀兔黑，蓬萊天
近玉龍蟠。吳鹽色映差堪礙，郢曲才高欲和難。最喜風光先報
柳，新舒晴翠拂闌干。

春日陪車駕登蔣山

盧原貞

鍾山月曉曙蒼蒼，鳳輦乘春到上方。馴鳥不隨天仗散，雲花故
落御衣香。珠林霽雪明山殿，玉洞飛泉近苑牆。自愧才非枚乘
匹，也陪巡幸沐恩光。

脩史

朱善學士

小臣何幸際唐金，櫃同瞻石室藏。萬國山河申帶礪，九天日
月煥文章。鄭枚不減梁園筆，班馬惟薰漢殿香。魚鱗未開難唱
早，西清鶴立待朝陽。

增定皇明詩類卷之三詩類

題水簾洞二首

朱善

錦石懸崖萬竅通，絲絲寒瀉洒玲瓏。珠光凌亂天階雨，翠影
遙遙月殿風。濕霧細涵雲母扇，明河低映水晶宮。姮娥夜
鏡預把銀鈎掛，碧空

石泉飛雨下淋漓，翠泊銀絲萬縷齊。雲屋潤涵珠網密，月鈎涼
浸玉繩低。蛟人夜織啼痕濕，湘女晨粧望眼迷。恍似水晶宮殿
裡，四簷花雨亂鶯啼。

御試上林曉鶯

王恭庶吉士

長安日曙度疎鐘，千轉流鶯繞禁中。片影忽過長樂樹，數聲遙
在九華宮。金衣色映龍池霧，水調歌傳御道風。自是虞廷仍奏
樂，願隨韶鳳達宸聰。

文淵閣應制

錢士脩庶吉士

學漢

天街昨夜雨絲。草木咸知造化私。塞北天寒春不到。江

奉天門說書賜宴

朱吉侍講

放古人
惻恒忠
厚詩

曉來進講立朝陽。天聽從容日正長。圖治喜陳無逸戒。因歌繼

追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

許觀三元

前四句
差尺嗣轉
聲

禁城霜落漏初傳。劍佩聲中近九天。曙色新開金殿曉。春風微

擬奉和辛望春宮

許觀

唐李
中丞

望春春望苑。差我此日宸遊。主筆過坐見羣山。天外迴。回看萬

詠湘竹簫

許觀

長慶
後手

湘雨琅玕迹尚存。截筒猶是舊龍孫。腔翻蕭史神仙譜。愁絕娥

玉堂齋宿

吳溥庶吉士

情
景

重裘不受雪寒欺。夜色沈沈景漸移。天近玉堂人語靜。月高金

燈夕賜宴二首

吳溥

氣象

天關我壯九重五雲深。處處春華如畫。漏下金

聖主當陽調玉燭。近臣傳

詔賜黃封

國家景

五色龍光燭殿紅。星橋千尺駕長虹。神仙夜降雲霄外。人物春

左掖早朝春雪

陳文大率士

典雅
家

旖旎苑樹紫雲低。漏轉宮壺曉色移。凍合鳳池銀燭灺。光連鴛

從狩陽山

楊士奇大學士

開泰
詩

王師晨獵大江東。文武千官扈從同。萬乘旌旗隨玉輦。九霄鴻

早入天壽山候陪祭長陵

楊士奇

必制

萬里蒼梧去不還。宮車千古閼橋山。日華間映芙蓉殿。雲氣深

懷事應制

楊士奇

老手

霜紅碧樹被岩阿。流水青山喜再過。田事總知今歲好。人烟况

謂長陵

楊士奇

憶昔六龍升御日。最先承詔上臺坡。論思虛薄年華遠。霄上

飛騰龍命多空有赤心常捧日不禁清泪欲成河 文孫繼統
今明聖供奉無能奈老何

題畫

王連學士

一曲清琴酒一厄烟蘿贏得任栖遲千峰紫氣嵐消後十里芙蓉
花子結時水氣入樓人不覺秋聲到樹鶴先知世無謝眺誰同
語對画空成萬古思

問姮娥

施槃狀元

試將玉酒問姮娥月殿追追路幾何玉斧脩時誰幹運金蟾食
後孰搭磨明皇秋夜遊來否太白當年捉得麼我欲乘風攀桂
子竟策肯為舞婆娑

姮娥答

施槃

獨宿瑤宮春復秋雲泥相隔路悠悠晦明有數非暮食圖缺惟
時豈分脩影投月中人自醉象懸天上孰能逐欲攀桂子觀仙
舞須覓靈槎犯斗牛

賦得梧桐月

施槃

雲橫清秋畫角悲梧桐滿地月明時斜穿翠葉通銀井化作金
波落現池青女莫驚烏鵲夢素娥偏惜鳳凰枝故人有約來何
暮獨立空階影漸移

新秋早朝

王汝玉庶吉士

宮井梧桐一葉飛新涼先到侍臣衣蒼龍闕上銀河轉丹鳳樓
頭玉漏稀曉仗分行環御輦夕郎鳴珮出仙闈白麟虎觀叨
陪從簪筆慚無補萬機

從征交趾勝捷

胡儼奎酒

明命恭承出九天靈旗快指海南標風馳瘴雨賣烟外今肅炎

荒火漢邊首賊盡擒銀河直挽洗戈鋌昇平德化沾降
附願述鏡歌獻凱還

二月一日早朝

胡儼

曉龍初日曙光遙鐘鼓聲傳下九霄萬國衣冠趨象魏兩階千
戚奏前詔天清華蓋雲中見風細爐烟仗外飄朝出金門還北
望鍾山蒼翠正岿峩

秘閣書事

胡儼

秘閣清嚴接觀臺九重佳氣護蓬萊宮牆樹近營盤度金水芹
香燕雀來行傷未闌吟細雨坐分瑤席絕浮埃太平無事多休
暇忝列詞林愧不才

元夕侍宴

胡儼

風清華月麗晴空湛露庭開聖澤濃燈火遙連丹闕外節韶
只在采雲中九重瑞靄浮金雀萬樹銀花燦玉虹光祿傳宣催
進酒烏紗都映醉顏紅

元夕侍宴應制

胡儼

瑞雪都消淑氣新天街月色淨如銀鰲峰聖擁千重秀鳳闕花
開萬樹春曲度煖風仙樂奏恩深湛露綺筵陳年年幸奉昇
平樂賦得謳歌頌至仁

王泉垂虹

楊榮文欽公

一派清冷帶曉懸涵雲浴露自年年聲回曉闕鳴清珮影落秋
崖溫紫烟石罅轉來幽澗裡瑤池分出御橋前汪洋長比恩波
闊萬古東流會百川

薊門烟樹

金幼孜大學士

野色蒼蒼接薊門淡烟疎樹碧網縈過橋酒幔依稀見附郭人

家遠近分翠雨落花行處有綠陰啼鳥坐來聞玉京盡日多佳
氣縹緲還看映五雲

西山霽雪

無日海上雲收旭景新連峰積翠淨如銀晴光迴入千門曉淑氣先
回上谷春瑤樹生輝寒已散樹林銷凍暖偏勻玉堂相對題詩
好移席釣漁坐夕墮

桃源圖

天然洞口青山多白雲仙源還有避塵人住來茅屋忘歲開過桃
花始識春漁父已傳今屬晉市朝誰覺久無秦紛紛世代相遷
革回首東風感既頻

玉泉垂虹

結用韻
碧嶂雲岩噴玉泉平流寧似瀑流懸遙看素練明秋壑却訝晴
虹飲碧川飛沫沸冰空翠濕跳波戲石碎珠圓傳聞絕頂芙蓉
殿猶記明昌避暑年

瓊島春雲

新麗
仙山高處玉為臺五色春雲拂曙開縹緲映空臨禁掖氤氲承
日護蓬萊碧窓未戶盈盈度瑤圃琉璃冉冉迴自是承龍佳氣
在應隨鸞鶴共徘徊

內直

雄渾
天門侍立已多時內閣從容退食遲四海太平應有象九重瑞
戩正無為扶桑日上黃金殿闔闔風生赤羽旗坐看草萊原雨
露華夷從此樂雍熙

陪祀南郊

聖主升中禮玉皇碧雲淨月夜蒼星河見漢搖明炬烟霧空

豪散好香玉佩上公趨執事錦衣宿衛列成行小臣侍從天墀
下聽微簫韻頌我將

春日扈從幸北京

曉曉仙仗出時巡聖主恩深四海春萬馬嘶雲開輦路六龍
扶日度天津陽和布德初回暖別苑飛花不動塵惟羨楊雄能
獻賦却慚載筆列詞臣

營中早朝

自是佳
日華初映家龍表雲罕高懸十二旂侍衛千官環彩仗嫖姚萬
騎擁青氍香飄帳殿爐烟上山繞天營御氣浮不羨陳琳能草
檄只歌大武頌成周

鴻勑圖

平泰和
漢漢平田黍稷肥雙飲咏自相依靜俟紅梨眼芳渚閑占青
蘋立斷磯刺繡巧隨銀甲動入機齊逐玉梳飛畫工貌得幽栖
意彷彿寒塘濯釣衣

車駕渡江

警策
朱旗畫戟旌旄隄沙錦纜牙檣照浪花佳氣迴浮江北樹曉光初
徇海東雲雲中鸞鳳扶雕輦水底魚龍識翠華不用臨流羨天
塹只今四海盡為家

東華門內新館初成入直有作

東華樓觀鬱嵒崇高閣新成抗碧霄秘府圖書金作匱御溝流
水玉為橋草分翠色文股略鳥弄歌聲和舜韶像像直幾回清坐
久隔簾時有御香飄

禁中對雪

禁城飛雪向嚴冬積素凝華絢九重內苑龍魚瑞作樹西山蒼

境
萃王為峰光運紫陌迷朝騎色光彤樓促曙鐘飲向豐年歌此
曲郢中詞客可能容

觀內殿馬

曾榮

鋪勒雕鞍七寶裝天閑十二見飛黃行駘驚駘隨仙仗嘶過龍
樓識御香王轡按時經細押錦絲輕處猶長楊虎文鳳臆直無
匹浪說周家八駿良

春思

曾榮

鶯啼燕語畫樓東曉日輕雲護綺櫺香暖暖風烟縷碧花房晴
酒露珠紅纏綿客思王孫艸搖蕩春光少女風暗想多情惟落
絮時時飛入翠簾中

六月十五日讀平胡詔

曾榮

塞垣初駐難河虜騎驚奔競倒戈胡運却從今日盡封疆遠
地安皇明詔錄卷之三詩類十五

邊古時多千年虎穴銷氛盡六月龍沙奏凱歌不獨朝廷力
業盛三邊從此沐恩波

致試罷

曾榮

曉開三殿降絲綸奎免臨軒策小臣紅燭影催金闕曙紫霞香
泛玉壺春雲霄九萬扶搖近禮樂三千制作新淺薄未能宣盛
德願歌棧樸播皇仁

秋日扈從獵龍山遊牛山佛窠寺

曾榮

古鼎沈煙一縷微紺園寶地世塵稀風簷烏避鈴聲過石洞龍
隨雨氣歸開對佛燈知幻影偶聞僧語識禪機祗因坐久天香
度無數雲花亂點衣

癸卯歲十月居庸關候朝

陸簡唐車

天設重關限塞垣居庸層疊翠巒崦山河百二歸龍筆龍虎三

千歲冠冠侍衛令嚴宵月白周廬人靜夜霜寒欣逢四海為家
日頌祝皇圖永治安

冬至早朝

陸簡

龍樓鳴唱報更籌大地陽充滿帝州雲物呈祥臨帝御衣冠
列祥拜宸旒山呼華祝丹霄上樂奏簡韶紫殿頌自愧承
恩叨侍從願歌天保贊皇猷

王泉垂虹

林環狀元侍講

浮花賤王落崔嵬迥出千岩去不回白日半空疑雨至春林一
道見烟開日分秋影雲邊去風送寒聲樹杪來流入宮牆天漢
近還同瀛海繞蓬萊

西山霽雪

林環

犀山削玉遠參差翠靄微分雪霽時日映林光浮鳳閣暖添潤
水到龍池峰頭漸逐青烟散樹杪疑含玉露滋一曲陽春人盡
樂豐年已喜太平時

元夕侍宴觀燈

曹鼎

魏闕森嚴駐六龍絲樓千仞起天中高燒火樹明清禁共訝鰲
山從碧空天樂響殘孤月轉蓮缸照微燄雲紅小臣侍宴叨
恩屋歌頌惟知湛露濃

中秋二首

曹鼎

風捲浮雲散九區海天澄徹月輪孤三秋爽氣凌空碧一點寒
光照大虛狂客醉酣歌白苧素娥起舞擊蒼梧何須更覓神仙
術我已歲身白玉壺

天風吹我上南樓為報嫦娥得舊遊寶鑑瑩光開玉匣桂花沈
影入金甌清涵宇宙三千界冷浸山河百二州醉倚小樓吹鐵

一經書破九千秋

長安道

商輅大學士

層城迤邐入雲。賒處處春風面。花長樂鍾聲催漏箭。新豐樹
色。揮行車歌姬舞榭。明月貴主粧樓。結綺霞日莫。鄉塵連九
陌。鑾輿傳幸五侯家。

七月十七日壬午

梁替贊善

六軍歌舞上金臺。聖主親巡玉塞回。蕭管遠隨雙鳳下。煙霞
高擁六龍來。香飄寶鼎前旌合。表進金函內殿開。願祝
千萬壽。太平恩澤到蒿萊。

元夜陪駕燕午門

商輅

銀漢橫空寶月圓。六鰲飛出五雲端。蓬萊紫氣天中起。玉井紅
蓮地上看。滿殿嬌歌留夜景。千門羯鼓散春寒。教坊戲樂年年
增。定是明倫課。卷之三詩類

異韻奉龍顏萬歲歡

商輅

春日試筆

天香携袖早朝回。紫陌東風作陣來。暖透宮袍紅錦重。晴熏
閣綺窓。開盤分細菜。行犀筯。座送新醪泛玉杯。還道清吟渾不
倦。自添爐火炷香煤。

正月十七日送駕出德勝門

商輅

煌煌旄鉞發平明。萬里河山錦繡生。王氣浮天隨寶蓋。虹光拂
地護龍旌。玉關指日看歸馬。青海無波待洗兵。萬姓歡呼傳捷
報。六軍歌舞入瑤京。

璚島春雲

岳正文肅公

蓬島瓊臺近紫微。春雲重疊映空飛。凌風縹緲隨仙仗。倚日氤
氳捧禁闈。時看龍紋浮瑞氣。還成鳳采煥晴暉。幾回天上為

雲云何向岩前伴鶴歸

秋日早朝

岳正

五漏鑿鑿微曙樓。千官俯伏拜宸旒。星河影動龍墀曉。風
露涼生虎陛秋。玉節徘徊仙樂奏。金壺縹緲御香浮。小臣
謬忝鴻鴻序。深愧無才贊大猷。

正月初四日南郊禮成

岳正

午夜祥雲繞太微。聖明開運六龍飛。蕭韶響帝聲容麗。玉帛
來王曆數歸寶幄。天光臨負辰。金輿春色映垂衣。微臣幸覩唐
虞際。三祝堯年仰曙暉。

車駕渡江

周忱文襄公

柳色臨江輦路長。歲終遙望翠華張。衣冠隔岸催鵝序。舸艦中
流列鴈行。魚躍滄波瞻御座。鳥啼春樹識天香。時巡百度稽
虞典。不奏橫汾漢樂章。

元夕賜觀燈

周忱

海宇清寧玉燭調。人間好景是元宵。星垂鳳闕天應近。春入
山雪政消香。景瑞烟浮繡展樂。翻新曲叶蕭韶。微臣何幸逢嘉
會。愧乏涓埃答聖朝。

上泉流虹

蕭時中

石泉飛下碧嵯峨。賤王跳珠濕薜蘿。影落半空懸素練。光垂一
帶瀉銀河。朝宗遠匯滄溪水。分注時添太液波。幾度上林花落
處。偏因流向御溝多。

璚島春雲

蕭時中

祥雲天上擁瑤岑。縹緲細縈接上林。光綯九重頻捧日。陰連萬
井欲為霖。三春暖濕花枝重。九陌晴涵樹色深。何必蓬瀛誇海

去從龍長想此登臨

早朝

徐有貞 大學士

蓬萊宮闕與雲齊。十二闌干玉作梯。日色迴瞻華蓋表。珮聲斜度掖垣西。烟添沈水生衣閣。風送飛花拂帽低。朝覲從容承顧問。扁舟未許釣清溪。

元日早朝

徐有貞

闕闕門開動曉鍾。衣端拱大明宮。綵雲影裏迴雙鳳。紅旭光中駕六龍。遠國梯航輸職貢。明廷禮樂播皇風。山呼得共齊天祝。袖染爐香出九重。

墨浦菊

徐有貞

昔年博望遠乘槎。西域移根到漢家。引蔓忽驚雲滿架。當窗偏碍月穿紗。驪珠顆顆含風味。馬乳垂垂帶露華。記得內廷傳賜日。千官拜舞醉流霞。

地足星月館集卷之七詩類

十七

晚出西掖遇雨

程敏政 宗伯

晚朝初退下鑾坡。城闕沈沈片雨過。陌上草深看漸濕。苑中花落覺還多。夜涼先到溫泉樹。水色還添太液波。歸到玉堂更漏永。坐來不寐聽鳴珂。

元夕賜宴觀燈應制

呂原 大學士

人間元夕喜天晴。光復繁華在帝京。鳳蓋遙臨雙闕迴。鰲山高聳萬燈明。春風車馬填都市。夜月笙歌滿禁城。不是吾皇重時令。要同黎庶樂昇平。

已亥元日雪

呂原

長樂鍾殘玉漏微。蓬萊天近六花飛。光含玉燭和元氣。色湛瓊筵促曙輝。已放素華凝禁苑。還飄落絮點朝衣。玉堂學士文章重。

伯氏盛詞高和者稀

蝴蝶

呂原

粉翅蛾眉王作眉。尋芳觸處足歡娛。曾從莊叟勞魂夢。慣逐滕王入圖寒。戀晚香。柳菊徑。暖迷春色醉花衢。多情好是東京會。幾共蜂媒伴素珠。

元夕觀燈應制

吳寬 狀元尚書

禁背神仙擁翠微。良宵春色滿彤墀。金蓮暖映高低影。火樹齊分遠近枝。仗外仙韶風細細。雲瑞清漏月遲遲。要知此會真難得。恩及黎民共樂時。

追和岑補闕早朝之作

吳寬

明光漏盡曉寒催。長樂疎鍾度鳳臺。月隱禁城雙闕迴。雲迎仙仗九重開。旌旗半捲天河落。閭闔平分曙色來。朝罷罷聲花外轉。四看佳氣滿蓬萊。

地足星月館集卷之三詩類

二十

午日禁苑觀擊毬射柳進呈詩

丘濬 文莊公

禁城較藝慶端陽。萬乘從容出建章。鸞鳳聲和喧鼓吹。龍蛇影轉動旌幢。穿雲毬度星初落。貫柳弓開月滿張。四海臣民瞻盛事。歡呼聖壽與天長。

追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

丘濬

禁城曙色倚蒼蒼。蒼蒼午夜珂聲滿建章。三殿乍開銀鑰度。九重初賜紫泥香。上林旭日仙花繞。太液晴風御柳長。自是君王多雨露。朝朝侍宴沐恩光。

題蘇武牧羊圖

丘濬

十九年中仗節旌。祁連山下夢勞勞。一時書寄邊鴻遠。萬里心懸漢月高。沙磧鹿隨歸日騎。河梁淚洒別時袍。畫中偶識麒麟。

像忍見胡霜點髮毛

賜午門觀燈二首

楊溥文定公

天才流
擊峰千仞鬱嵯峨。萬壑融春洽太和。明月只隨仙仗轉。紅雲偏近御筵多。旌旄影照黃金闕。絲竹聲翻白雪歌。萬歲三呼勤祝頌。醉歸試問夜如何。

白玉仙京上帝家。六龍遙駕五雲車。巨螭此夕移三島。火樹迎春吐萬花。水咽宮壺留夜色。懽騰黎庶樂年華。承恩盡醉歸來晚。一派鈞天隔彩霞。

賜午門觀燈應制

劉三吾季士

火樹燈輪散夜寒。中天佳氣護鳴鑾。教坊促隊來羣樂。中使催班列上官。鸞鶴屢從雲裏見。星辰只在仗中看。微臣載筆沾恩澤。玉碗醢酬極醉懽。

增定皇明詩類卷之三詩類

五雲合彩護蓬萊。蒼背千峰紫翠開。帝德如天涵海岳。笙歌隨處動樓臺。羣臣競效三呼祝。列辟同稱萬壽杯。嘉興多方從此樂。中天雨露一時來。

同前

李廷相標花

天衢星月淨塵埃。寶炬金蓮徹夜開。丹鳳雙飛迎玉輦。翠螭千尺接蓬萊。游仙大樂雲間奏。應制新詩闕下裁。中使傳宣催賜酒。侍臣滿泛紫金杯。

端陽進呈射柳詩

吳寬狀元

佳節天中開御苑。聖君閱武駐金鑾。鴻恩寵錫羣臣樂。盛事榮瞻萬姓歡。細柳競穿誇將士。新詩爭獻集儒冠。微臣幸獲逢佳會。稽首堯階頌大安。

賜午門觀燈

錢福狀元

此葉北大配補

暖入鰲山雪正消。滿天星斗下晴霄。瑤池阿母黃金龜。滌府神仙碧玉簫。禮樂千年開泰運。華夷一統慶清朝。小臣何幸沾恩澤。頌效華封祝帝堯。

元日早朝

錢福

新歲鴻行觀紫宸。九重仙樂奏芳辰。龍樓高拱星河近。鳳曆初頒歲月新。曙色漸分三殿曉。鐘聲散入萬家春。小臣共沐恩波重。頌效華封祝聖神。

早朝

錢福

鐘鼓餘聲徹曉分。龍輝香霧散爐熏。天回黼座昭黃道。仗簇春旌炫彩雲。闔闔迴從三殿啟。蕭蕭渾向九霄聞。萬方拜舞承恩渥。蘇賀君王軼舜文。

賦得秋江漁唱

黎淳文信公

增定皇明詩類卷之三詩類

欸乃長歌起碧流。水鄉秋思浩漫漫。響驚絕島嵐光暝。聲入蒹葭鴈影寒。鼓枻迴從雲外度。鳴榔空向日中殘。湖山處士多佳致。吟罷西風倚畫闌。

擬勅借岐王九成宮避暑

黎淳

靈輿遙幸禮泉宮。深入煙蘿翠幾重。雲霧遙書屏迎舞。袖風清水波動歌鐘。飛花香度樓前曉。柳絮生枝外峰。自是此中多勝槩。羣仙何處更相逢。

元夕應制

黎淳

龍樓錫宴月初斜。寶炬星分照翠華。五夜歌鍾連甲第。千門燈火映皇家。錦筵人醉金縷。羅綺春晴散綠霞。自是宸遊多樂事。叨陪幾度賜宮花。

元夕觀燈侍宴

王直文瑞公

高陽光華列彩粧九重春色勝蓬洲晴霞映曉麗閣瑞靄輕
浮五鳳樓翠螭繞臨天樂動珠簾初捲御香浮盛時無事安清
賞宴得年年侍冕旒

冬至日奉天殿侍朝

王直

侍臣鳴咽引朝儀袞冕纓臨扇影移雲卷御香浮黼黻風傳仙
樂下龍墀千官拜舞承恩日萬國謳歌納貢時自是內班偏密
近天顏有喜最先知

瓊島春雲

周孟簡 採花

蓬萊山色曉蒼蒼雲氣遙連王殿傍縹緲不隨仙仗散風長
染御衣香每看捧日臨雙闕更待為霖濟八荒幾度碧桃花王
發晴光五彩映霞觴

元夕

翟登 大學士

增定皇明詩歸 卷之三詩類

十三

翠擁金盤夜地開銀燈火樹絢蓬萊層層寶塔雲霄出燁燁神
仙海上來歌管徹宵催禁漏香車填路動春雷問問同得昇天
樂齊獻壽 皇萬壽杯

黃雪軒

翟登

侍講歸來禁苑東雪花如席捲長空呼兒近掃堦前白敲竹遙
分鼎內紅真率宛同陶宅興麗家應憐愛家風幾時來借調和
具化作甘霖萬里豐

謝 賜龍池佩王之琴

錢溥 文通公

三尺冷冷古澗冰宮門橫出荷 恩榮水蒼玉斷新排軫泥粉
金書舊賜名鳳苑蕭韶聞夕奏龍池環珮雜秋聲小臣感激
君王意願奏薰風滿 舜廷

關山月

顧清學

漢月似生翰海頭迴臨荒野照遼州光殘金析聲中曉暈滿形
弓影外秋漠北征人齊倚劍城南思婦獨登樓那堪今夜關山
道況有胡笳引淚流

王堂賞花 三首

李賢 文通公

禁苑時和品彙芳獨憐巧染異尋常侍闈著雨含香態出砌迎
風賽曉粧下體曾資和鼎味佳名不羨東腰黃清吟愧我非元
白聊會儒童泛一觴

首夏花開第一芳愛觀曾不厭時常培根日盛非凡種賦質天

然豈親妝座上詩成看奪錦 禁中客貴對懸黃儒林勝會人

間少拚醉逢萊九醞觴

開向瀛洲獨擅芳異香仙態豈凡常 九天湛露承恩澤四月
薰風換舊粧晴近 御溝增柳綠畫依雕檻掩葵黃笑斟時物

增定皇明詩歸 卷之三詩類

二四

今當盛不足乘閑重飲觴

同前

彭時 大學士

春風幾載惜餘芳此日繁開迥異常地脉暗培三種異天工巧
作五雲粧香飄玉署疑飛白色借宮袍近拓黃歡賞極知逢世
泰願歌天作侑 竟觴

同前

黃諫 採花學士

百卉當時讓獨芳秉鈞元自異庸常榮華占斷三春景前後開
來幾樣粧資福王盤先送白廣陵金帶總腰黃魏公待客真知
已慚愧無由共此觴

東皇巧製向春芳內閣看來不似常異品元分天上種高標難
比世間粧八人賞處推元白三色開時勝紫黃後日視今視
昔令人都羨翰林郎

小雅

同前 劉鉉 文恭公
上林春色總芬芳。中有穠華獨異常。彷彿酡顏霜酒依稀翠。
袖倚新粧。西湖橋畔千枝雪。彭澤籬邊萬朵黃。同作 內尉調
鼎味。肯隨直核倚靈腸。

同前 劉健 大學士
名園萬卉欲殘芳。紅芍光榮始倍常。香氣晴熏蘭麝散。露華曉
潤黛鉛粧。春魁只許世先白。晚節誰誇菊後黃。緩步花前心自
醉。未須縱飲盡餘觴。

同前 林文 花學士
不逐東風任眾芳。南薰相伴歲為常。獨開正值清和景。共賞偏
憐素淡粧。玉帶聲名新賜白。金腰應瑞舊圍黃。調元金鼎歸儒
相。何事瑤池阿母觴。

同前 徐溥 文請公
一種名花冠眾芳。千今開處更非常。實同葵藿傾陽態。不比芙
蓉近水粧。與慶初移曾聞紫。廣陵先兆已圍黃。賞筵未盡當時
客。還待來賢舉後觴。

同前 童緣 編輯
春滿園林晚更芳。天邊雨露自殊常。八花二色偏呈瑞。萬紫千
紅敢並粧。散開香馥郁。月明清影昏黃。明朝有約重來
賞。香取高枝映酒觴。

同前 李本 尚書
十二雕闌護爾芳。信知仙種豈尋常。一機紫錦張新製。幾示紅
雲出豔粧。謝砌謾誇之艸綠。姚家徒羨牡丹黃。託根喜在金門
內。閑老年來對淺觴。

同前 王與 補花南書
名花原自賽羣芳。此日看來更異常。妙絕廣陵傳舊譜。榮敷
禁裏試新粧。和烟枝葉翠。翠碧綴露心。抽線縷。黃勝賞最宜文
字飲。清風閣下紫雲觴。

同前 戚淵 編輯
三堂佳卉擅手芳。人事相符實出常。細雨香泉資厚澤。暖風晴
日耀濃粧。孤高謾說秋江錦。嬌豔休誇浴苑黃。歡賞應過廣陵
會。肯同金谷競飛觴。

同前 尹直 文和公
春過園林欲眾芳。鑾坡一種自非常。參差總是禎祥兆。佳麗難
同世俗粧。日色晴曛堂畫白。月華涼浸句昏黃。坐間三五登瀛
客。對此何妨舉玉觴。

同前 倪謙 文信公
花相偏從直夏芳。信知異品不隨常。香風欲動高低舞。曉日初
晴。次第粧。三色爭妍欺蜀錦。八枝逞瑞勝姚黃。鑾坡自此傳嘉
會。來歲惟應載舉觴。

同前 彭華 文思公
三種天葩各獻芳。策名客可製凡常。錦袍宮樣袍初製。玉琢瓊
華帶始粧。放蕩競當炎夏赤。託根終近省闈黃。顏紅更愛摩仙
侶。露醉瑤池阿母觴。

同前 楊守陳 文恭公
春城無處不芬芳。事似天香獨異常。禁地不招蜂蝶侶。仙顏
絕勝綺羅粧。賞餘其什芳心赤。醉後相看喜色黃。祇恐夜闌花
睡去。等閑孤負九霞觴。

起
諸作

先帝曾儲為藥芳。賜裁綸閣龍非常。九重春色儼仙態。一種風流不世粧。繞樹異香生錦綉。翻階絕艷間紅粧。還朝吟對思無已。幾度徘徊望玉腸。

同前

章志尚書

有
與題

暖風晴日正芬芳。柳水鍾奇不類常。三種肯教先後發。八花能自淺深粧。綵雲翻砌重重錦。金粟堆心顆顆黃。分付東風好收管。明朝還欲盡餘腸。

同前

邢讓侍郎

二
詩全

白玉堂前獨擅芳。天生麗質豈尋常。深紅不假胭脂色。淺白元非膩粉粧。秦地未應誇綠洛。陽空自說姚黃明。替對此歡無極。一飲何妨累百觴。

增
定

藻洲深處露瓊芳。萬卉千葩總是常。雅稱相臣閑裏玩。絕勝仙女醉時粧。曾誇異味調金鼎。更喜芳心簇玉瑩。愧我看花來獨後。賓筵不及捧瑤觴。

廿一

女辭時粧曾誇異。味調金鼎更喜芳。心簇玉瑩愧我看花來。獨後賓筵不及捧瑤觴。

精
切

大駕巡狩還京士庶咸朝喜而有作 王華狀元
四海歡迎。御輦歸布衣咸得觀。龍姿天香縹緲開金殿。庭燎煒煌映玉屏。星漢影微難唱。時。蕭韶。協鳳來儀。于今幸際文明治。欲上東封王檢詞。

賜午門觀燈應制二首

王整少傅

寶炬星移萬樹連。驚峰高聳御樓前。雲移雉尾開三殿。風度鸞笙下九天。星斗垂光臨黼黻。魚龍呈戲對賓筵。齊天已效嵩呼祝。錫宴還歌在錦篇。

錦
心

虎衛森嚴列旆旌。蕭韶九奏樂初成。琳宮貝闕兼天起。銀燭金燈徹夜明。雲魚萬重圍鳳輦。仙歌一派和鸞笙。應知此夕民同

樂
辭
肯陳詩頌太平

平胡詩

謝遷大學士

聖心惟欲遠人安。百萬貔貅度玉關。電掃龍河胡孽盡。雲隨聖凱歌還。皇恩仁覆乾坤外。神算功成指顧間。願共臣隣歌聖德。千秋萬歲奉天顏。

大駕還京五首

李東陽文正公

霓旌曉發罷東巡。羽衛天什望紫宸。黯黯風雲懸太白。闐闐鼓翼鉤陳長。揚。校。獵。倍。羣。心。威。嚴。登。封。禮。百。神。問。俗。陳。詩。重。游。豫。千秋詞賦鄙橫汾。

韃靼形弓親視師。凱旋十萬羽林兒。山川暗警龍輿度。日月行瞻黼座移。江右已通貢賦。淮揚親觀漢官儀。丹書白馬千年約。益海銅陵異日悲。

增
定

大駕還京五首

二八

大駕還京五首 卷之三詩類
花接錦京闕。闔闔雲開。官扇影。鳳池風繞。禁鐘聲。千官鵲立朝班裏。繚繚爐烟望聖明。

朔方諸將本景雄。附翼攀鱗易立功。北去關河三面險。南來機杼萬家空。運籌制勝聞司馬。玉戚金貂羨總戎。今日凌烟誰第一。我皇親為奏車攻。

江淮和賦古稱雄。數歲征求苦不供。士馬登壇勞餉倉。箱何。以。備。荒。凶。屯。田。久。已。思。平。糴。銷。甲。誰。當。復。務。農。胡。騎。昨。聞。覲。上。谷。急。將。漕。粟。轉。居。庸。

秋興三首

李東陽

月白霜清土庾樓。感時懷抱更悲秋。榆關烽火連邊徼。漢苑芙蓉夾御溝。天子征南親拜將。嫖姚專閫未封侯。胡虜盜竄

楊柳轉餉征輸盡可憂

塞上秋高胡馬肥材官羽騎故重圍受降城壞人難到住牧河
深事已非鹽課不登邊餉闕客兵常借羽書飛 文皇定鼎開

天府獨石居庸拱 帝畿

仙仗行宮舊內居花間往往駐鸞輿徒聞漢帝橫汾曲不見長
卿諫獵書 天子射蛟開水殿奚官牧馬通郊墟兼葭首當秋
無限悵望燕雲萬里餘

大漸二首

康海狀元脩撰

南征北伐罷王師淚灑千官大漸期慷慨輪臺下詔日凄凉王
几託孤時白狼未受西戎貢黃竹愁聞夢澤辭寂寞橋陵松梓
東行人誰起雁門悲

武皇仙駕已千秋細柳荒烟蔓廢丘龍虎團營新選士金張邸

楊柳轉餉征輸盡可憂

大明九葉中興年 憲廟諸藩親且賢花迎羽蓋朝馳洛雲引
旗常夜入燕代邸璽符同勸進渭橋冠冕奉周旋蓬萊春日朝
宗會歌舞高呼望九天

中興三首

康海

紫禁青春拂曙開蔥蔥佳氣指三台臨軒詔出宮花賜耕籍躬
勤玉輅回即事賁生宣室召更聞司馬洛陽來遙想康歌鳳池
裡羣工稽首咏康哉

十道循行使者勞鳳衛丹詔下雲霄山東扶杖觀 王化河北
投戈歎 聖朝曠昔尚方頭賜予何時少府羅征絲 聖朝

開基地苦憶僕輪才百僚

駕出南郊

康海

鸞輿曉出大明宮文武官僚扈從同衣冕遙瞻九青上注旗加
在五雲中笙鏞隱隱郊壇闕輦路迤迤張殿通殿駕體成

候駕

康海

仙韶廣樂半空聞閭闔朝開自薄分隊隊五花中既馬紛紛六
郡羽林軍行天警蹕馳清道令教虛烟散采雲珠夾趨朝迎法
從光華親親 聖明昌

立春日早朝

王九思檢討

青旂蒼輅轉東郊翦綵裁花賜百僚京兆獻春傳木德天門頒
朔舞雲韶魚迎淑氣覩泉壯驚轉和風變柳條惟有農祥協晨
正願因千歲降鸞鑾

五日從游西苑應制

王九思

蘭宮桂殿翠微中鳳輦宸遊引上公驚語巧隨歌管細播花嬌
映御筵紅長秋陰日分絲縷侍女承恩戲角弓魚藻萬年同宴
鎬甘泉欲賦未能工

出左掖喜雪

王九思

春空瑞雪舞繁迴八表彤雲曙色開明月猶懸馳道直銀河疑
瀉御溝來上林入夜花如霰廣內平明玉作臺無羨郢人歌獨
步願調商鼎和鹽梅

恭謁 孝陵

王九思

高皇陵寢枕鍾山帳望宮車不可攀表裡關河環羽衛歲時朝
謁走鵝班雲中絳節虛無見天上金燈縹緲間王氣直連豐沛
遠神靈長繞鼎湖還

朝陵三首

袁孝廉

諸陵遠在京師北。帝道祠官祭告來。遙道陰陰連大漠。仙宮
如雲。才香。開蓬萊。王魚葬地悲難盡。龍馭賓天痛不回。紫塞黃雲千
萬里。雍門西望使人哀。

七聖衣冠宅兆同。左包遼海右雲中。金輿王几開前殿。太乙鉤
陳儀後宮。陵寢萬年疑王氣。松楸落日悲風光。朝侍從今誰
在。密勿經綸有數公。

高憶。文皇戰殺胡。明功烈古來無。關門虎據雄三鎮。守
衛龍驤走萬夫。石獸崔嵬窮制度。金縢詔翼闕謀謨。小臣稽首
長陵下。想像神靈聚鼎湖。

詠白燕

袁孝

燕燕差池繞畫堂。驚看縞素雪衣娘。梨花月冷迷春夢。柳絮風
輕淡曉粧。蕊口誰家營玉鼎。掌中何日舞霓裳。不須更詠空梁
什。飛去飛來總斷腸。

賦得雙塔寺

王廷陳

雙鴈何曾落殿陰。長留寒影向青岑。珠璣綴露分仙掌。花鐸含
颺雜御砧。雙闕星河秋色曙。千家烟雨夕陽沈。飛鳬欲下次笙
侶。天外遙依識鳳林。

同前

唐順之

白馬西隨漢使回。招提對峙古燕臺。摩空日月金輪轉。分界河
山寶樹開。法鴈影從天外合。燭龍光並夜深來。牙青髮同歸
化。朱網丹楹總劫灰。

賦得秋葉

王廷陳

搖落征人怨。未歸城南少婦多。蓬金河暗與秋雲度。王塞遙

隔。明月飛江。鴈已殘餘。轉戰何時定解圍。

唐順之

同前

愁聞虛女罷流黃。露井銀床夜未央。漏斷朱門花底月。寒青
海樹頭霜。逢時宛轉歡娛隔。覺後蒼茫道路長。不信狂夫能憶
否。欲乘雲雨問瀟湘。

立秋夕登宣武門樓

華蔡學士

客有相過選勝游。西山爽氣滿城頭。尊前白破雙鴻暝。笛裡黃
催一葉秋。萬戶清砧新夜色。六宮團扇故年愁。登高幸不逢搖
落。避暑仍驚暑乍收。

同前

陸梁

何處還逢王樹鵠。千門夜色此登樓。城頭客醉青山月。笛裏寒
生紫塞秋。胡地。帛書鴻鴈動漢宮。統。尉。建。好。愁。西。風。明。日。吹。蓬。生。紫。塞。秋。胡。地。帛。書。鴻。鴈。動。漢。宮。統。尉。建。好。愁。西。風。明。日。吹。蓬。

多病天涯戀舊游。齊居用少陵曲江韻。寒戀重裘未拱木。春容猶淺臘全歸。蓬瀛地迴來非晚。史局官
閒會亦稀。紅日欲臨黃道過。驚塵不向玉堂飛。鍾聲忽報驚輿
出。似覺天顏咫尺違。

齊居用少陵曲江韻

蔡昂

當國重扶離。昭運壽邊曾障北風寒。帝心雅重絲綸地。溫詔深
虞拜起難。韓子師模高並斗。宣公忠諫炳如丹。垂紳已覺班行
重。正色還令海內安。

發早平

蔡昂

自天龍氣散氤氳。咫尺仙源路不分。列校旌麾回白日。七陵弓

發早平

蔡昂

自天龍氣散氤氳。咫尺仙源路不分。列校旌麾回白日。七陵弓

金鎖雲衣冠再見周祠錦繡筆論漢濟汾泰後駭奔頻出塞壯懷何必感終軍

代祀 顯陵

徐階 文貞公

天紀玄宮開地靈九重南望每馳情秩宗已協虞廷選代祀兼為楚地行雙闕曉輝卿月近明河秋泛使槎橫極成應得天心慰又向春風聽發聲

齋居

瞿景淳 宗伯

官坊經局各分曹永夜清齋獨引毫庭下鳥棲春樹靜煙中月上門高靈詔入奏儀丹鳳仙島浮空舞并簪禱禮已成王道備侍臣須念聖躬勞

西朝房落成

嚴高 大學士

春燕移宿五雲西宮柳千條綠漸齊清切易聞天上語深沈不似省中樓停車符與諸曹並請地曾煩特疏題此去金門繞尺咫衡星無用燭龍機

燕寢新城

廿三

御苑西五更星斗接簷齊清風漏刻時同聽春樹鶯鶯得共棲幾處鳴珂和月起向來恩旨自天題朝回解帶花前坐尚有爐香滿袖携

龍興寺

林樹聲 家伯

因山為寺壁苔綠煙際遙聞度曉鐘此日人天瞻法象當時九五見飛龍光迷華路金身草翠倚碑樓石逕松方外舊游皇蹟在故應常著紫雲封

寺真雪

嚴訥 大學士

正屬人心渴望時喜沾輝潤敢嫌違宮電欲下飄龍尾制州初成績鳳池皓鶴驚寒頻顧影早梅生色半黃枝九重惟願發

急此是迎年第一厄

庚辰元日

楊慎 元脩撰

臨春

今日何日陰霏霏看之不見濡人衣層冰滿眼祇突元白日何處餘光輝單于祭馬春欲動漢皇射蛟南未歸傳道揚州好花月鳳蕭應伴五雲飛

曉詣西垣候 駕

楊慎

懷素

萬宇沈沈曉漏催九關魚鑰遲明開闐闐鼓角空中起片片爐烟霧裡來氣結龍文隨御輦風傳虎旅發仙臺叨從百辟觀周典不向秋風數漢才

秋懷二首

楊慎

開荒

宣宗王殿空山裏野寺霜黃鎖碧梧不見虎賁移大內尚聞龍舸戲西湖笑答斷絕秋江冷環城淒涼夜月孤辛苦調羹三相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三詩類

廿四

宋天

苑西遼後洗粧樓檻外芳湖靜不流亂世君臣那在眼異時松柏自深愁雕闌玉柱畱天女錦石秋花隱御舟萬古中華還此地我皇親為掃神州

出塞

楊慎

塞龍

黃河白草莽蕭蕭青海銀州殺氣遙關塞豈無秦日月將軍獨數漢標姚往來飲馬時尋窠弓箭行人日在腰晨發靈州更西望賀蘭千嶂果雲霄

柑至

楊慎

通爽

丹橘黃柑世所珍年年隨貢走風塵內廷賜出人羨近市收來顆顆勻翻訝久藏香不逸還疑初摘帶猶新金盤玉箸真誰事寂寞文園自病身

閩河南寇

王維楨

樓書近報河南寇。楚塞關關轉戰空。直有兵車能遠救。即愁道路阻難通。江淮城郭西南險。嵩洛山川天地中。今日至尊憂不細。幾時諸將捷音同。

元夜對月

王維楨

春月同看此地圓。酒杯聊許慰愁顏。宮前火樹晴相照。苑外金珂晚未還。南去漢兵連楚虜。北來胡馬傍關山。侍臣尚憶先皇宴。漸近清光霄漢間。

無題回文

王維楨

絃中曲怨不同調。早見相如病骨銷。眠獨夜烏啼渺渺。夢多春草碧迢迢。煙生暗閣鸞沈鏡。日落空樓鳳罷簫。年往恨花飄水逝。傳書有鴈一停桡。

增定三明館集卷之三詩類

廿五

題嚴內翰賜扇

王維楨

端陽綠扇百官傳。每歲宮臣賜獨偏。君去翰林供奉久。始來經握拜恩年。願從殿閣風先動。捧向雲霄月並懸。象轂銀環信尤能。好揚薰吹助虞絃。

武昌開邊報

王維楨

傳聞虜騎近長安。北伐朝廷遣官略。統居庸烽火暗城高。山海戍樓寒一時。邊將當關少六月。王師出塞難。先帝恩深能養士。請纓誰為繫樓蘭。

秋興二首

王維楨

前歲今皇新御極。鳳銜恩詔出明廷。孤檣奉使日南國。萬里題詩天畔亭。地入金沙江浩浩。風連銅柱海冥冥。昆明亦在滇城裡。池上虛疑織女星。

簡遠

晨晨西風吹衆芳。天高路遠孤城落。馬嘶寒水萬樹鳴。煙帶夕陽塵滿一區。楊子宅。蓬生三徑。將公堂相過。未有喪羊輩。醉裡狂歌亦自長。

無題

董份

豔舞嬌歌出絳紗。黃金不惜教琵琶。舊本雙栖鳥。苗苗元開。玉帶花。紫玉堂。忘。霜重侶。綠珠寧負李。倫家多情自古還多恨。腸斷春風惹柳斜。

庚辰元日

董份

諸侯玉帛會長安。天子旌旗下楚關。共想正先趨紫殿。翻芳邊將從金鞍。滄江飲馬波先靜。黃竹迴鑾雪正乾。北極魏魏天咫尺。五雲長護鳳樓寒。

郊齋有作

董份

往歲春郊侍紫庭。步從龍象夜祈靈。芝房窈窕行宮轉。羽衛聯輝法駕停。風落宸鐘流遠近。雲隨壇燎上空冥。端居恩厚南江表。佇立時看北斗星。

人日

董份

暎暎晴日透簾帷。冉冉和風颺翠帏。綠野老自傾田舍酒。故人誰寄柳堂詩。即看梅柳春含早。預想鸞花景不遲。欲當園蔬辦家釀。刺拼酌酹豔陽時。

春日禁中即事

張居正

曉道春端入建章。九重花卉動年芳。浮雲細細生城闕。晴雪霏霏灑苑牆。內殿徐停紅羽仗。御屏高閉紫金床。日長退食天門裡。慚愧中朝簪鷺行。

宣武門眺望

趙用賢

白雲千里接胡天。雙關送曉。石懸漢苑春生。多雨雪。前門情。
色滿寒烟。五陵佳氣。蓬萊外。大漠青山。曙曉前。風昔黃金收。駭
馬高臺空。在有誰憐。

立夏日

鄧以讚 綏倫

灌木陰陰黃鳥啼。高齋元坐思。淒淒庭前新筍半成。竹道上飛。
花盡作泥。人生幾何。春又夏。世路那堪東復西。清吟淺酌。且自
慰芳妙。天涯寧久迷。

九日 雨中泛舟

鄧以讚

風雨高臺隔素秋。名園且泛木蘭舟。寒煙澹抹沙邊菊。細浪輕
翻棹外鷗。佳節幾人能勝賞。清尊入夜尚淹留。莫愁更落龍山
帽。竹籬而今解纜頭。

元夕秘館燈集

申時行 少師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三 詩類

三

長宵何處占春偏。太史遙開不夜天。坐上海燈連月皎。庭中火
樹帶星然。何妨劇飲頻浮白。况有清言妙入玄。翰苑風流江海
興。吾儕未讓李青蓮。

十日觀遊人

王錫爵 大學士

蒲鵲葵樹集金蘭。游舫紛紛鏡裡看。公子華筵皆綺饌。佳人舞
袖絕冰紈。笙歌已用娛晴晝。燈火猶將卜夜歡。誰念楚臣冷澤
畔。寥寥獨步水雲寒。

春日祇園小集

王錫爵

連日春晴花盡開。小園長共踏青來。桃邊不辨桃花面。竹裏偏
宜竹葉杯。並語黃鸝休自得。飛飛蛺蝶豈相猜。晚來月出仍將
醉。最愛花陰滿綠苔。

早春湖上

王錫爵

禮慶

二月春寒尚莫當。孤山殘雪帶湖光。小梅樹樹迎船發。弱柳依依
接酒旗。竹裡鶯鶯初學語。花間蝶蝶未成行。東風亦愛寒食近。
少隔船時傳語笑香。

宏慶

重霄乾清宮奉 慈駕還御恭紀 第一名沈自初 綏倫
漢家長樂接雲烟。喜奉 慈降入御牽。帝里河山方永奠。天
門日月更新懸。比擬紫雲臨宸座。南極祥光照壽筵。千載重
逢堯舜孝。方規今古共遺傳。

同前

第二名顧紹芳 檢討

東俊

新宮遙切紫雲端。聖主親承 聖母歡。日擁 慈顏雙殿敞。
天開 中禁兩宮安。趨庭 王輦穿花度。問寢金輿拂曉看。蟠
陛詞臣方載筆。從知 聖孝古今難。

同前

第三名楊起元 司業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三 詩類

三八

紫雲新構聳雲間。長樂歡清晝。開風靜。蓬萊紫殿月明開。
園鳳池。還南山迴接。增慈壽北斗平臨豫。聖顏和氣行看多。
勝事斯千秩。扶頌 朝班。

同前

第四名教文禎 編脩

九重壯麗配玄穹。鼎構瑩飛氣象雄。初駕玉龍來 帝輦。至迎
輪曜親 慈宮。衣衣連膝祥雲動。玉宇怡顏瑞鶴融。願效嵩呼
歌盛隆。萬年壽祉與天同。

同前

第五名楊德政 編脩

九重宮殿倚天開。瑞日祥雲護輦來。西棟輝輝金鳳舞。雕楹宛
宛玉龍迴。宮花遙擁仙輿度。階柳偏沾上壽杯。聖孝尊親殊
快覩。願歌周頌愧非材。

同前

第六名禹象春 庶吉士

人

和風披拂滿庭。來紺殿重輝。月宇開天。作帝居千古麗雲霞。
慈馭九霄迴金鑰。鑾轡微開仙樂。玉液香浮進壽杯。聖主承歡。
長樂後。孤南佳氣接中台。

同前

第七名張鼎思

精麗

宸居爽愷接青霄。金碧新增瑞氣饒。聖駕親臨丹陛迴。慈
梓復御曜祥遙。千花爛熳迎仙仗。萬戶逶迤引玉輅。三省承歡。
周后德。恩齊太姒在皇朝。

同前

第九名馮 琦

景遠而

王宇重新耀紫微雲中。鳳輦遊。慈幃雙瞻南極祥光動。遙
望中天瑞氣輝。盛事慶歌舜德。恩齊鵲謁咏周妃。共傳此地。
逢萊近王母。結鵲照衣衣。

同前

第十名費尚伊

整嚴

寶宮重寶耀輝煌。慈幃遙臨自建章。丹井卿雲明玉佩。祥
仙英映霓裳。袞衣膝下春風暖。珠珥尊前愛日長。聖主只
今隆聖孝。瑞池更進萬年觴。

同前

第十一名陸可敦

大有可

花明紫殿啟金扉。慈馭重迎大內歸。雲梯繡簾移玉輦。香禁玉
泉護。天衣承顏鳳樓春。偏永門。寢龍樓日未晡。聖主自同
周武孝。萬年太姒永音徽。

同前

第十三名馬象乾

嬌嬌有

西宮宮殿切宵芬。紫禁遙分太乙先。子道九重稱舜帝。母儀四
表誦周姜。趨庭。珠衣春無極。問寢金輿夜未央。更是泰階調
玉燭。承歡日上萬年觴。

同前

第十六名史繼辰

景

慈室星明拱。帝畿九重佳氣護。旌旗天門日上。旋題麗月宇。
風微玉燕飛。綵仗雲深開。肇道御筵花發奉。慈幃承歡更上。
長春酒。共頌斯千拜。衣衣。

同前

第十七名李 植

中麗

禁居新飾煥庭臺。聖恩重伏。慈駕回。綉戶晴開明月珠。簾
書捲快蓬萊。鸞旂綽綽迎仙錄。龍袞輝煌。壽杯此際萬
年歡。聖孝稿詞愧之授天才。

同前

第十九名張養蒙

景麗

五雲縹緲護。慈闈萬乘朝扶玉輅歸。綉座新開丹鳳麗。朱
檻重構彩鸞飛。樞花萬朵迎宮扇。宣州千叢映。袞衣。聖主
遠同周武孝。願歌太姒續遺徽。

同前

第二十名高尚志

增宏

曉日瞳瞳照禁扉。祥光縹緲奉。慈幃雲生。畫棟承顏早。月上
璇題。問寢婦宣州正芳。迎鳳輦。山橋初放映龍衣。欣逢。聖孝
齊周武。稽首重歌太姒徽。

同前

第二十一名馮夢禎

壯麗

太乙宮連紫極明。天迴河漢近檐楹。光移星斗懸金榜。香繞煙
霞引翠旌。萬戶斜連宮樹綠。百花深映舞衣明。春暉正永倚蘭
殿。此日承歡。鳳輦迎。

同前

第二十二名汪言臣

壯麗

璇題再揭。宸居麗寶發遙連紫極光。慈幃駐臨欣晝永。
袞衣拜舞慶春長。漢家慈訓推明德。周室徽音嗣邑姜。尊養並
隆。天子孝。願言千載獻華觴。

同前

第二十三名張文熙

高

乾清宮殿此重新 慈輦親扶入紫宸 王宇祥光運日月金甌
瑞霽接星辰 萱榮喜見三朝禮 姚熟歡稱萬壽春 更是太平多
盛事 還將至孝運陶甄

同前

第廿四名余繼登條

閨閣祥光護紫微 九重天子奉慈輝 雲連西棟開金殿日
射離檠散玉扉 仙馬翩翻迎彩仗 爐烟繚繞上霞衣 遙知定省
承歡處 壽曜孤南映曉輝

同前

第廿五名曹一鵬

宸居高侍紫微堂 丹腹重蒸氣象雄 快觀龍樓凌碧漢 更迎鳳輦
御迴風 承顏首帶情偏洽 問寢晨昏禮更隆 聖治由來因聖
孝 舜文今日慶躬逢

同前

第廿六名王國

詩

八表山河拱漢京 九霄殿宇喜重開 運道天河迴雲淨 鈞
陳帝座明玉鏡 親調供子職 金輿還御慰慈情 太平紀
述詞臣事 擬賦思齊繼頌聲

同前

第廿七名吳堯弼

佳氣龍章禁長九 重宮殿接宮倉閣 連銀漢山為闕 樓戴金
瑤玉作堂 丹雘幾年重綢繡 翠輿此日復徊翔 聖情愛日應
無極 歲歲瓊漿獻壽觴

同前

第廿八名姚岳祥

九重宮構倚三台 滄海風清燕賀來 日上銅龍淑氣轉 烟消
金鴨曉光開 北辰綵綵繞環仙仗 南極輝煌映壽杯 獨有虞皇稱
大孝 朝朝常見問安回

王河春水

沈一貫

俊

春城御氣鬱蒼蒼 春水縈迴繞建章 挑浪曉開雲外錦 花堤夜
送月中香 西山影落連天靜 北關輝含映斗芒 兩岸新鶯啼不
盡 東風捲入白雲鄉

聖駕秋祀

壽宮恭紀 沈一貫

蒼梧王氣鬱斜輝 祀事凌霜駕六飛 千載河山黃鳥在 十陵風
雨翠華驂鼎湖 已盡龍迎慕金粟 還占鳳菊威不是周皇馳八
駿 西遊王母醉忘歸

詞林同日轉宮寮者六人紀盛

黃洪憲

宮何承明載筆過 翻翻丹詔下登坡 仙才忽訝宮端集 帝祉
原分秘苑多 東壁青藜更視艸 西池綠服共鳴珂 彈冠不盡相
期意 六相還來喜起歌

晴雲早朝

黃洪憲

侍病聞鍾五夜清 連章積雪度新晴 瑞雲色映朱衣淨 玉樹輝
連影仗明 果日初臨鵲驚侶 慶雲遙擁鳳凰城 占豐已動天
顏喜 青使相如賦獨成

聞兩廣捷音

于慎行

嶺表頻年羽檄飛 俄驚萬有震天威 渡瀘重見櫓籌易 降虜猶
疑賜璽非 炎海風清馳露布 蒼梧雪盡捲征衣 高秋尚念平南
士 瘴雨蠻烟奏凱歸

殊秋聲

劉虞慶

爽籟初從宛外傳 薄冰不散寂寥天 朝同塞雁催鄉思 暮合胡
笳動朔邊 漸聽乍驚庭樹雨 倏清伴入井梧烟 正逢楚客悲搖
落 隱几秋堂皎月懸

上林春雨

李廷機

佳年皇州淑氣勻東風吹雨下高曼芳郊曉思千林潤上苑春
添萬葉新綠柳含顰重陽獨黃菊翠語頻頻乘雅興欲奏相如
賦狗監應嗟微王侯

九月朔禮官進祀冊及是歲登錄有述二首 李廷樞

秋光不到萬年枝王露從風范翠旗聖主功成周禮樂春官
繡帙漢威儀百年模範開登夜一代蒼黃豆祝釐好士無勞問
宣室宸情先遣侍臣知

晴色光浮闔闔開千尋仙掌映樓臺蘭記自應周史奏賢書不
羨漢京才前席無勞宣室問懷瑜永絕下生哀聖世新燕及
管前甘泉應有子雲來

皇極門宣捷 郭德博 編修

王師近已破樓蘭此極宣傳曉漏殘千舞兩階慶禮樂萬呼九

關漢衣冠風傳玉露星河淨日煥金堂燕雀歡飲笑應須同在

編伏波何事再登壇

宸帷高楊玉門開鴻序嵩呼凱奏來曉吹聲穿栖鳳闕劔芒寒
動障鷹臺胡天露淨妖星落海月宵懸塞馬回自是皇威清
大漠長城不倚射雕才

堯階原輕 蕭良有 備撰

景運中天珍卉生靈龜霜瑞光凝枝隨慶葉春風轉影映茅
茨曉日橫直指不須憑白簡芳心猶自妬青蠅黃扉今有畢葵
侶遠佞無勞問魏徵

瀛州亭觀新水 葉向高 編修

澄潭斜趁小亭看從倚朱闌對天風落簾櫳寒古樹雲浮宮
闕媚晴川人疑銀漢孤槎上水接天河一帶懸開道風也繞雨

驚看此日更清妍

萬壽節早朝 袁宗道 編修

斗轉明河開曙色鞭鳴赤雲曉清朝雙龍關抱星辰近五鳳樓
標日月高地切樞垣紫極身隨初佩上丹霄小臣稽首陳金
鏡願效華封祝帝堯

秋夜讀書 蕭雲舉 檢討

漫漫秋夜夜何如金簡銀燈玉署居鑿壁猶憐前日事開編況
是未窺書星臨戶外清宵近月照樓頭古木疎無那蛩聲長唧
唧沈吟獨坐綺窓虛

送秦使冊封親藩 劉元震 祭酒

天書親捧自黃扉玉署仙郎出翠微五月鶯花饒客路一尊風
雨共斜暉分茅典禮周家重題柱聲名漢代稀到處逢迎知不
少堪鶴侶暫相違

九日讀淵明詩 王肯堂 庶吉士

簪菊萸花對酒危陶公高雅是吾師當年餅餌曾無粟千載
間尚有詩今古由來同九日乾坤何處不東籬獨憐白雪難為
和醉把茱萸有所思

長至閣中謁拜先師有述 焦竑 狀元 備撰

臘臘陽春玉管灰侵侵雲色禁中梅鳥珥丹陛朝天辰曳履黃
扉謁聖來佳氣遙連雲霧香烟暗逐曉風吹自慚接武清華
地授簡何如漢署才

元夕觀燈侍宴二十韻

元夕觀燈侍宴二十韻

胡應文 啓公

主恩波而濃清時宴樂四方同千門燈火坐簾裏五夜樓
臺錦繡中銀樹煌煌環絳闕玉蟾皎潔晃瑤宮烟凝寶蓋麒麟
上星散金蓮琥珀紅忽似彤霞明紫殿恍如珠斗下瞻空簾扶
仙鶴青冥外山載靈鷲海東層雲林消曉瀉微茫嚴岫聳
龍從漏聲稀報曉輝煌燭交騰欲輝虹翡翠簾櫳充燦爛珊
瑚枝幹影玲瓏天街深遠無塵到河漢低迴有路通維扇徐分
龍象近鸞輿侍衛虎賁雄瓊卮賜酒催中使玉珮聯班列上公
接席相歡諧語笑當筵趨舞夷戎教坊角祇呈諸戲光祿盤
餐饋有饌既醉又聞歌湛露序賢只擬詠敦弓已看搜鼎遺途
盛不數鄒枚賦頌工宇宙萬年開壽域君臣一體慶淳風願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三詩類

四

漸淺薄疎迂質共荷 皇仁造化功未展涓埃無補報敢忘風
夕竭愚蒙大平自是超前古載筆應須紀治隆

歸至北京

解縉 學士

曉隨絲仗入都城雲散扶桑旭日晴萬國衣冠迎玉輦九天
樂度韶英華長混一歸真 主宇宙弘開屬 大明燕薊河山
誇壯麗閭閻歌舞昇平神功自是超三代武庫從今戢五兵
紫塞已空胡虜跡山長有鳳凰鳴峰烟寂靜無宵警邊戍常
閑尺歲耕晴馬放牛秋野迥途禽較獵內庖盈從戎遠見征車
出獻賦旋看告禮成預報明朝行大享百寮同此沐 恩榮

都門曉望

李東陽 文正公

春滿皇都淑氣清偶來縱目一舒情遠山漠漠平臨野綠柳依
依半出城負郭牛羊初散牧隔花鶯鳥自和鳴玉泉近統宮

過香霧迷從島樹生天上旌旗迴仗影人間簫管雅歌聲也知
聖代多恩澤况是豐年樂太平

玉堂對雪

錢福 狀元

天幕低垂一色雲六花粧點隔年春霜刀碎剪銀河水石碾勻
飛玉屑塵江上尋梅難覓伴樽前吟絮絮相親從擲一夜青山
老却笑千門白屋貧昨歲平淮功已著中宵訪戴與尤新野橋
如此精而雅者

心真萬條楊柳藏金縷四望塵無素因見鴈向懷持節使龍
鵠因憶寫經人光浮瑞樹清無價冷逼靈臺迥有神才薄敢題
水柱向囊空難買桂枝新送寒歌慶豐年瑞明日圓丘正肇禋
駕幸太學 吳寬 狀元

增定皇明館課卷之三詩類

四

九重傳詔幸成均王氣浮空淑景新實曆萬年開至治文風千
古復真淳幸觀瑞慶來當宇肇建基圖啟後人日表文章明宸
綉雲間聲樂合韶鈞西周在鎬宇須數東漢臨雍豈足倫寵錫
自天春浩蕩寧碑地碧嶙嶙來遊璧水登髦士紀載詞垣屬
史臣仰祝 聖明千萬壽普天率土戴 皇仁

戲賦後七夕

朱希周 狀元

牛女佳期已惘然誰雷餘閑薦新綠重徵駕鶴愁難信却免奔
龍苦不前娟娟桂色初驚面習習榆花乍轉肩恨殺朱明金作
響還酬白帝玉為錢解道千年無此夕莫將今夕望明年
萬壽無疆 申時行 大學士

禁煙春濃苑樹烟千門夾氣紫宮前繞星電影當宸帳貫月虹
光照 御筵劔佩百僚歡共舞蕭韶九奏樂初傳露盤仗外金
莖捧天筭人間玉曆延但擬周王歌壽考不煩漢帝慕神仙年

予讀礼家居偶得資芳書閱之因知德與二誰徐君思欲

一見而不可得適劉憲莊陽山公携之入京予往謁視其雅度雅容議論誠篤因托以表大事與之盤桓既久忽辭

歸聊作短歌以識別

黃鳳翔

銀陽山人性好遊烟烟雙眸小九州竟都禹穴恣登眺瓊島達山喜欲留東南南北身無繫不用浮名干五侯長鍊何年瑜嶺海閑山生色紫雲浮我扶竹杖携短屐君來岡上指眠牛風雨坐邊長作侶瀟瀟上風木已經秋歸期正值芳春半青草斜陽滿驛樓慙慙握別河橋畔橋水含情咽不流

增定明倫彙編卷之十三詩類

七言絕句

朝回緩步午門西。柳和風滿御堤。塞北陣寒飛鳥絕。鶯聲只戀上林啼。

午日

解縉

去歲端陽奉。御筵金盤角黍下。瑤天黃封特賜。聞嘉宴。回首薰風又一年。

題梧桐折枝圖

劉基 太史令

瓊柯碧葉兩參差。又是西風白露時。鳳鳥不來嘉實晚。小禽銜上最高枝。

題畫紅梅

劉基

水晶宮裏玉真妃。宴罷瑤臺步月歸。行到赤城天未曉。曉霞飛上六銖衣。

題扇面荷花

曹鼎文 忠公

玉葉芙蓉紅粉腮。何人移向月中栽。高軒忽漫看圖畫。疑是昭陽曉鏡開。

長門怨

岳正 文肅公

不學周南詠小星。空悲玉殿鎖娉婷。黃金買得相如賦。猶勝無辜送掖庭。

浣紗女二首

李廷相 探花

嫋嫋腰肢玉一圍。紅嬌綠淡春暉微。教名字傳宮掖。終遣詩人刺綠衣。

秋新中夜泣孤臣。落葉飛和幾度春。能使姑蘇聚麀鹿。誰知却是浣紗人。

沈看

題湖山煙雨圖

施槃

秋夕

湖山煙雨來。秦望山前霧不開。欲渡鏡湖尋禹穴。蒼藤翠柏木斷猿哀。

題小畫

徐有貞

大夢士

夕陽山下水鱗鱗。一葉輕舟泊白蘋。漫道江湖堪浪跡。荻花風雨更愁人。

春興

倪謙

文偉公

暖風吹帳日光暉。恰似清和四月時。黃鳥不知人懶起。未明啼上綠楊枝。

白鹿仙人曲

倪謙

文偉公

百尺蒼松雲氣重。千年白鹿澗邊逢。仙人月下吹簫處。知在猿山第幾峰。

增定皇明詩錄卷之三詩類

元

蓮池垂釣

朱壽學士

露冷風清池水秋。蓮衣落盡藕絲柔。誰人正把任公釣。有客方眠太乙舟。

題明皇行樂圖

倪岳

文偉公

有漢靈帝微行禁苑春。諫臣已遠弄臣親。蛾眉山下秋風道。能護靈輿有幾人。

題水殿納涼圖

詹同

尚書

湖上閣下百尺臺。臺邊水殿倚雲開。紅橋人隔荷花語。玉盃金盤進雪來。

回朝即事

陸武

楊士奇

後庭赤闌紅映夕陽殘。珠璣天驕度不憚。得諫報來應鎖閣。奏興又過柳橋西。

元夕午門觀燈應制三首

金幼孜

大學士

蓬萊五色濃銀燭。輝照芙蓉笙歌一派來天上。

歲山中拜六龍

聖恩深似海。見曉天階雪後淨。氛埃月上龍樓寶仗開。盡道聖恩深似海。見曉天階雪後淨。氛埃月上龍樓寶仗開。盡道

即向午門來

聖恩深似海。見曉天階雪後淨。氛埃月上龍樓寶仗開。盡道聖恩深似海。見曉天階雪後淨。氛埃月上龍樓寶仗開。盡道

閨闈重重夜不局。瓊樓十二散銀屏。東風一曲昇平樂。此夜都人盡許聽。

端午早朝賜扇

胡儼

榮伯

元外鳴鞘曉色蒼。千官鵠立列鵷行。賜來宮扇新題字。帶得瓊筵御墨香。

詔直一閣即事

胡儼

榮伯

清曉朝回秘閣中。坐看宮樹露華紅。綠陰朱戶圖書滿。人在蓬萊第一峯。

戲馬臺

方孝孺

學士

御溝風細水生波。喜得春來暖漸多。惜下絕無塵迹到。橋邊只有一行馬。

戲馬臺

方孝孺

學士

孟世英。誰酒一盃悲歌。只使後人哀。平生處盡屠龍技。今日空騎戲馬臺。

蒲相雨意圖

楊士奇

大學士

萬竹蒼涼日未曛。寒江烟雨翠模糊。東風無暇蒲湘意。却倚蓬窗聽鷓鴣。

題貴妃春醺圖

楊士奇

大學士

舞罷霓裳一曲歎。酒酣無力上雕鞍。侍兒扶起雲鬟側。贏得君王駐馬看。

<p>前門秋夕 <small>曾繁 宮亭</small> 酒滿遲遲月轉廊。博山銷盡水沉香。重城不鎖還家夢。兩夜分明到故鄉。 <small>山水</small> 梁贊習書</p>	<p>山外清江江外沙。白雲靜處有人家。船頭不是仙源近。那得飛來數片花。 <small>題胡人歸微圖</small> 王英 尚書</p>	<p>微陰山薄暮。曉繞鞍雄兔馬行。連風高不敢鳴。驚鼓只恐防秋漢。將知。 <small>踏雪尋芳</small> 王英</p>	<p>一路寒山雪未消。尋芳不惜碎瓊瑤。梅花昨夜將春色。開到溪南第幾橋。 <small>題微宗草蟲</small> 練子寧 抄服</p>	<p>題微宗草蟲 <small>卷之三詩類</small> 練子寧 抄服</p>	<p>幽居 <small>程敏政 宗伯</small> 雲繞青山水遶盧。松林花鳥勝仙居。幽人不逐尋春侶。靜倚南窗畫讀書。</p>	<p>南陽三顧圖 <small>程敏政</small> 烏鵲巢成漢樹空。孫郎奇氣卷江東。英雄鼎足分三勢。祇在茅廬一語中。</p>	<p>春曉 <small>程楷 編脩</small> 弱柳搖烟落絮輕。絲陰初長小池平。杜鵑處處催春急。不是東風太薄情。</p>
--	---	--	---	--	--	--	---

<p>題畫四景 <small>吳寬 文定公</small> 前門斜帶曉山開。楊柳陰陰護綠苔。何處畫船情雨外。綺羅風裏載春來。</p>	<p>湖晚渡船 <small>李時勉 祭酒</small> 涼風斷復連。青川深處藕花邊。誰家樓外停歌舞。又上西窗舊江山。</p>	<p>西風送冷入瓊樓。一夜青山盡白頭。斜日棹歌寒水上。分明還有晉風流。 <small>清夜聞笛</small> 李時勉 祭酒</p>	<p>霜落空庭月影斜。夢回歸思遶天涯。不知誰奏江城笛。吹落寒梅一樹花。 <small>題仙源圖</small> 顧鼎臣 文康公</p>	<p>仙源圖 <small>顧鼎臣</small> 仙家寂寂洞門閒。鶴伴孤雲去復還。只有桃花畱不住。遠隨流水到人間。</p>	<p>遊仙圖 <small>顧鼎臣</small> 仙遊何處是蓬瀛。靈臺乾坤物外情。一曲洞簫明月夜。天風吹落珮環聲。</p>	<p>十六日湖塘上觀月 <small>王鏊 少傅</small> 玉露寒侵鵲樓桂。花池館恨依微。不妨歌舞畱人醉。一夜清光滅却秋。</p>	<p>題綠楊雙燕圖 <small>王鏊</small> 晴楊萬葉舞烟空。弱羽翻飛避晚風。絕勝燕城春色裡。亂鴉高樹夕陽紅。</p>
--	--	--	---	--	--	--	--

題張良歸山圖

朱希周 恭靖公

抽却朝簪別漢家。赤松相候在烟霞。如今悟得全身計。不似從前博浪沙。

粵王臺

朱希周

屠龍人去幾時歸。空有高臺對夕暉。回首舊時歌舞地。年年春草鷓鴣飛。

同前

陸保官 詹

寂寞荒臺背北城。暮雲芳艸暮烟生。當年歌舞人何在。惟有空山月自明。

墨桃花

錢福倚 撰

武陵仙子絳綃裳。愛向春風試豔粧。一自別來顏色改。可堪憔悴見劉郎。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三詩類

五三

詠菊三首

新貴 文信公

越娘初試素羅裳。愛向秋風學靚粧。一夜不勝瓊瑤冷。晚香亭館有新霜。

左白西施 右黃西施 左黃西施 右黃西施 左黃西施 右黃西施

昨夜來霜。花比宮袍一色黃。上林開處占中央。臨軒長荷。君王賞得。得

天家雨露香。右御袍黃

畫馬

天閑亭出自奚官。飲罷春流未解鞍。記得曾陪仙仗立。五雲深處隔花看。

謝 文肅公

清明前一日作

謝 文肅公

小窓新綠嫩枝輕。寒透東風陣陣生。燕子不來花落盡。一簾疎雨

小遊仙二首

謝 文肅公

山中千日酒初醒。却愛玄都夜景清。起坐天門吹玉笛。月中珠樹起秋聲。

東風扶桑看日華。却從王母借飛車。夜涼海色平如掌。倒看青

天起赤霞

高宗所書絹素杜詩

江頭宮殿日遲遲。朝退千官默坐時。春盡龍沙無應度。書練只

寫少陵詩。

徽宗畫瓶中桂花

王色官瓶出內家。天香誰貯月中花。六宮只愛新涼好。不道金

用卷翠華

增定皇明館課 卷之三詩類

劉阮天台圖

五五

笑發絲幔綉香茵。意蘭肌洞裏人。腸斷仙郎歸去後。碧桃空

度綺樓春

退朝

龍樓五鼓漏聲催。賜谷宣賓日駁回。稽首九重天咫尺。五雲低

駕六龍來

十一月一日

謝 遷

香露蒙裳曙色微。元龍冠蓋早朝時。瑞階滿目俱春意。霜氣稜

稜總不知

青樓怨

手弄鸞笙獨倚樓。關山萬里意中愁。夜深不忍看明月。低下珠

簾不上鉤。

王 華 尚書

<p>長信宮 宮花寂寞對愁開。悶倚闌干日幾回。莫道九重消息好。風時送。珮聲來。</p> <p>王華</p>	<p>妙在促而後 月夕 淡淡浮雲薄薄霜。玉階瑤草坐生光。笛聲未盡砧聲起。不是離人亦斷腸。</p> <p>李東陽大學士</p>	<p>奇技而和適 秋仁傑 殘局爭看一子留。周臣終不為周謀。夢回鷓鴣誰驚破。還倚雕籠說舊愁。</p> <p>李東陽</p>	<p>書又一家 北望黃雲想翠華。千官徒跪哭清茄。安危社稷惟司馬。天下車書又一家。</p> <p>羅倫 脩撰</p>	<p>增定皇明詩選卷之三詩類 牛夜飛章入鳳樓。寇公流血李公憂。爾曹作逆同蒿草。臣節江河萬古流。</p> <p>五五</p>	<p>春遊曲 大道紅樓珠箔垂。風起楊花欲暮時。胡姬半醉半遮面。惱殺幽州遊冶兒。</p> <p>李賢 文連公</p>	<p>登臺 梁孝臺前白杏花。眼看風落散晴沙。黃鸝恰恰誰為侶。紫燕飛飛自作家。</p> <p>舒芬 脩撰</p>	<p>白紵曲 吳中女兒白紵衣。薄葉橫塘蕩。荷花漾裏無人見。驚起鵝鴨隊隊飛。</p> <p>舒芬</p>	<p>有風趣 秋日雜興</p>
---	--	--	---	---	---	---	---	---------------------

<p>中少婦愁 一郡秋西風落月。萬家樓不知塞下。征人怨。但見閨中少婦愁。</p> <p>趙貞吉</p>	<p>無限深情言外 秋風嫋嫋生羅衣。美人夜泣紅燭微。郎騎白馬臨印去。樓上年年燕子歸。</p> <p>趙貞吉</p>	<p>雄壯 諸將入朝二首 北掃燕齊南楚吳。風吹殺氣散輿圖。蓬萊山下朝諸將。天子戎衣受虜俘。</p> <p>康海 脩撰</p>	<p>自是壯歸 大將龍旗朝帝京。至尊親遣貴臣迎。侍中獨領嫖姚部。戰馬皆歸龍虎營。</p> <p>康海</p>	<p>清 對雪二首 永巷沈沈夜漏稀。玉階寂寂雪花飛。空持紈扇歌瓊樹。愁對銀缸舞舞衣。</p> <p>五六</p>	<p>何事 王人燕國舊。頭城對雪臨風更有情。鏡裡新粧爭皎潔。簷前垂手學輕盈。</p> <p>王維楨 祭酒</p>	<p>神品 宮詞五首 荷花布錦柳垂絲。一片丹青太液池。御榻獨留清暑殿。宮娥空唱采蓮詞。</p> <p>王維楨 祭酒</p>	<p>清麗 翡翠樓中落日明。芙蓉帳裡嫩寒生。人間一種清秋色。偏到深宮別有情。</p> <p>王維楨 祭酒</p>	<p>末二句更妙 紅袖低回拂錦茵。玉顏憔悴掩羅巾。空房獨對嬋娟月。賴得嬌娥不笑人。</p> <p>王維楨 祭酒</p>	<p>有天韻 斗帳氤氳流水煙。蛾眉那得帶愁眠。鏡中莫倚人如玉。枕上真成夜似年。</p> <p>王維楨 祭酒</p>
---	---	--	--	--	--	---	--	---	---

三階綠發海橋紅。回閣冷冷。萬風悶捲珠簾。看日影。驚鵲橫欄。
倚綠池。中。

朝楊花

高拱 大學士

陌上楊花四散飛。千蹊萬徑巧因依。莫矜風便縱橫去。曾見途
窮寂寞歸。

春暮

高拱

祇愁春暮減春光。誰道春光尚未央。芍藥如雲仍著色。荼蘼似
雪更生香。

皇帝行幸南京歌四首

楊廷和 大學士

燕姬王袖抱箏篴。馬上長隨翠輦遊。春來照影秦淮水。愛殺江
南雲母舟。

淮水南邊是俠邪。蛾眉臨水折江花。日落龍舟泊何處。王牀拋
擲定是明作課。卷之三詩類

在五侯家

玄武湖中綠水多。君王日日愛經過。宮女能為蕩舟戲。中官學
唱采蓮歌。

三月江南鶯亂啼。江邊桃葉映春堤。不是行宮淹北上。金陵花
月使人迷。

迎鑾曲四首

楊慎 脩撰

朝落江門烟水秋。雲旂八月過揚州。兩京馳道三千里。夾岸垂
楊接御溝。

翩翩龍馬控瑤戈。白日清秋沛上過。聖主守邊思猛士。臨風
高詠大風歌。

瑟瑟金風鳴玉鑾。路車何日到長安。官河不似江濤險。只恐秋
深白露寒。

石城如銀虎。盤金陵。山似王龍蟠。休訝六軍停陣。文亦來江
左。是長安。

凱歌二首

殷士儋 少保

日射江流生紫氛。喧喧繞火隔江聞。江頭巨石高千尺。好勒元
戎破虜勳。

帳前銀甲映朱旄。帳外牙旗捲日高。白晝紅塵飛一騎。尚方新
賜玉麟袍。

對雪
雪滿空林萬木寒。玉峰巉巖倚樓看。銀瓶酒綠狐裘熱。六六文
窓夜不關。

燕京元夕
王道陳 編修

大道朱樓錦繡圍。歌鍾萬戶競春輝。樓前火樹燐燐照。化作紅
塵片片飛。

香車一一渡星橋。翠袖雙雙引玉簫。但訝遊人爭辟易。不知夫
婿漢嫖姚。

萬柳千花巧自粧。春風吹散綺羅香。誰教月色模糊甚。惱殺幽
州遊冶郎。

塞上曲
袁煒 大學士

白羽如霜出塞寒。胡烽不斷接長安。城頭一片西山月。多少征
人馬上看。

明妃曲
董份 宗伯

天山雪後北風寒。抱得琵琶馬上彈。曲罷不知青海月。徘徊猶
作漢宮看。

從軍行二首
徐階 文貞

石城如銀虎。盤金陵。山似王龍蟠。休訝六軍停陣。文亦來江
左。是長安。

意佳

岸夾垂楊起畫樓。秦淮錦浪接天流。朝朝絲鷁來江口。夜夜蘭
鑑集渡頭。

恭和 聖製魚入舟

汪敏政

湖水臨城御氣通。纖塵無自挂虛空。嘉魚本是天池物。解衛樓
船拜袞龍。

退朝喜雪

程敏政

九重琪樹接天東。聖主臨朝喜歲豐。簡正思金馬彥。解貂
還憶玉門功。

胡騎出獵圖

李東陽

塞上秋來風日宣。畫驅鷹犬獵平原。雄心不敢思南牧。願與天
朝作外藩。

歐陽子聽秋聲圖

李東陽

金蓮照夜送微明。竹外涼風細生應。是玉堂揮制罷。更將
興寫秋聲。

芙蓉

謝遷

傷水施朱意自真。幽棲非是避芳塵。已呼晚菊為兄弟。更與秋
江作主人。

喜雪

謝遷

日淡風微欲暮時。玉龍含水噴龍蟠。休誇柳絮因風句。且賦桑
林應禱詩。

雨霖聞蟬

文徵明

絕似西山人風。西山一望隔簾櫳。柳暗花明御苑東。斷續蟬聲聽不盡。夕陽
在小亭中。

情思兼勝

增定皇明館錄

卷之十三詩類

九平非
朱顏蒼髮地行仙。聞有難兄並得年。歸卧廬山屏九疊。匡家兄
弟與周旋。

贈徐山人維志歸德興

趙志舉

大塊茫茫總太虛。誰將儒理悟堪輿。芒鞋跣破江南地。不
公捉脉書。

句警

綠樹陰陰雨乍晴。忽聞枝上蟬蛩鳴。金莖飽吸仙人露。故作
樓臺女聲。

和奏合宮

徐維事與兄維志共乳。今春秋五十矣。詩以壽之。李維
冠。劉履芳。荷衣泉石。烟霞興不遠。隱几嗒然忘。故我何知四十

增定皇明館錄

卷之十三詩類

九平非
朱顏蒼髮地行仙。聞有難兄並得年。歸卧廬山屏九疊。匡家兄
弟與周旋。

贈徐山人維志歸德興

趙志舉

大塊茫茫總太虛。誰將儒理悟堪輿。芒鞋跣破江南地。不
公捉脉書。

公捉脉書

古歌

金碧山水圖歌

劉基太師

武陵桃源今有無。展盡渾如夢中見。青螺作山綃作雲。白日蒼茫綠芳甸。雄梁跨壑矯脩虹。走瀑懸崖激飛電。紫鳳宵鳴梧樹枝。青雞曉啄桃花片。鳥啼長是豔陽時。草色寧隨霜雪變。不冠尚存周典則。租稅不輸秦郡縣。山中肉芝美堪食。澗底石泉清可燕。安得此地結茅屋。寄書漫託雙飛燕。

畫竹歌

宋濂學士承旨

我所思兮在瀟湘。蒼梧九疑渺無際。但見綠竹參天長。上有寒烟凝不飛。下有流水聲浪浪。中有萬古不盡離別泪。化有五色丹霞。將穿產實石出。厚地風吹靈滌宵有光。我欲因之邀鳳凰。天路脩阻川無梁。孰知畫史解人意。能以造化歸毫芒。虛堂無人白日靜。使我顧盼增慨慷。懷玄霜。憐列歲。將安能啼龍叫。天悲涼。我所思兮在瀟湘。山中紫筍春可茹。歸來無使遙相望。

應制賦醉學士歌

解縉大學士

內厨官酒蒲萄綠。黃帕擎來氣芬郁。詞林老臣被寵光。拜捧瑤觴形局縮。況當天威咫尺間。春紅頓覺生醪醕。醉來不知烏帽側。猶解披腹呈琅玕。近來應制文成軸。對揚字字皆珠玉。雖然白髮被兩眉。蠅頭細字還能讀。聖主賢臣意氣投。朝回賜宴瑤池秋。從容共樂有如此。未讓十八學士登瀛洲。李白當年飲一斗。下筆玉堂皆袖手。才華何必分先後。竹帛重名同不朽。

福祿歌

王鏊少傅

奇獸生來毛骨殊。不與凡類同馳驅。玄章素質繫靈籙。霜蹄綉尾踰龍駒。神物尋常懷猛氣。倏忽應須簡千里。五花連錢難可

同王驥赤驥寧堪儼。驕嘶踏長風。生朝刷溟海波濤。驚崑岡。壘。蒼壁翠雲巖。片。玄雲凝駕。點。點。弗敢顧。廣遠大道。驛獨步。肯從僻壤困奇材。欲向天衢。駕。駕。五雲城闕宮殿開。九陌喧傳福祿來。王階立近。紫。紫。光繞。彤。彤。行。逐。祥。祥。相。相。庭。庭。龍。龍。馬。曾入貢。一時驚喜。謠歌頌。若教親此奇異姿。寧遣清名。渥。渥。注。注。重。

漁樵問答歌

康海修撰

漁翁繫船清溪濱。樵夫息擔臨水瀕。欣然抵掌坐磐石。苦樂何妨同討論。漁翁問樵。良所苦。暮去朝來冒風雨。層巒絕壁難躋攀。幽徑荒林足豺虎。何如一葉隨中流。風清月白涼颼颼。三瓦甌。蓬底動春酌。去去來來良自由。樵夫答云。隨所願。風笠烟簑足資賤。晚來腰斧入寒林。晚出舒遲忘近遠。行行且誦復高歌。暮去朝來樂更多。擔柴入市換春酒。醉來和月眠。烟沙樵夫復問。

漁翁苦寒

王維慎祭酒

漁翁苦寒。窄。孤蓬安所處。風濤旦夕相喧。短棹長篙。何以禦。何如林下長嬉遊。或新或故。忘春秋。時來即作。命。命。薄。從。教。空。白。頭。漁翁答云。予所樂。蓼。蓼。洲。洲。隨意。海。海。女。兒。浦。浦。口。口。初。長。新。婦。磯。磯。頭。頭。未。未。落。落。鵲。鵲。一。一。枕。枕。篷。篷。底。底。眠。眠。醒。醒。來。來。猶。猶。在。在。蘆。蘆。花。花。邊。邊。人。人。間。芳。訪。玄。真。子。子。何。何。異。異。隨。隨。流。流。覓。覓。水。水。仙。仙。兩。兩。言。言。問。問。答。答。皆。皆。云。云。爾。爾。苦。苦。樂。樂。半。半。子。子。忌。彼此相携。一笑暮雲橫。坎寓流行隨所止。

翰林賞蓮歌

王維慎祭酒

我聞天池長開五色蓮。黃鸝銜子人間傳。爭知玉堂去天纔一里。鑿池清可容杭葦。曉曉朝日出其東。照見萬朵清冷中。南內風來花氣通。虹橋上下天光同。我曾臨池淨把塵根洗。萬斛奇香散。齋。齋。旒。旒。奔。奔。身。身。直。直。入。入。水。水。晶。晶。宮。宮。言。言。其。其。芳。芳。涉。涉。其。其。此。此。昆。昆。明。明。冷。冷。焰。焰。經。經。幾。幾。塵。塵。漢。漢。陵。陵。惡。惡。浪。浪。徒。徒。傷。傷。神。神。何。何。如。如。此。此。地。地。清。清。高。高。隔。隔。風。風。雨。雨。文。文。書。書。多。多。暇。暇。長。長。相。相。親。

青蓮居士久不作，乃知今之學士真天人。聯翩接軫時彥，編
來冊府同高懸。有酒如渴，有金如土。一盼王堂學士
人中豪，鯨牙飲墨，潮江濤。有時倒騎鶴，背海波立。俯視下
秋毫，君公自是文章伯。我亦題詩，暗中索。只待高秋白露餘，盡
掃愁紅摘佳實。

觀曹述所貢獅子歌有序

楊慎修

曹述遠在崑崙西，叩關通貢後，倪絕漠。知重幾萬里，跋
涉流沙，經月氏，初從駝馬，就屬國。傾城聚觀，途落塞。擊
鼓，若維繫。約，轉為韓鐵，衝勒。尾如流星，氣憑陵。隅目燭地，思奔騰。
四蹄蹴躡，毛髮疎。瘦脊碑兀排鋒稜。前雷掣電，望風孔青兕。辟
易玄羅，走喬夫。鼓栗不敢前，壯士變色將無從。奚奴綠髯深眼
睛，戟手懸髯，垂胡纓。須臾，鞍勒葉街下，僂首帖耳，猶長鳴。到羊

大漢書

屠狗

屠狗志所欲，豐芻肥。截日不足，英雄束縛亦如此。秦秦恩深，敢
辭辱。始知丹青貌不同，彷彿山海圖。經中上林，已開射熊館。
天子賜見長楊宮，虎賁如雲兵衛列。強弩短刀防，豈謂謂圍
人破檻車。玉階舞蹈，龍顏悅。我聞異物不可馴，袒裼擾之如
有神。水衡寶劍勅頒賜，不惜金錢懷遠人。嗚呼明王慎德，罕遠
珍禽奇獸，須教却。周征白狼，荒服叛。漢開玉門，歌頌作先朝
故事傳。敬皇魯迷，款塞曾來王。當時謝却，作明聖萬古史冊
生輝光。今皇瑞拱動，內治夷德無厭。惟嗜利，何當破械縱山
林。厚賞金繒絕來使。

龍舟泛太液歌

張居正上柱國

景風吹微，浮萍綠。萬頃波光千嶂木，兩岸離宮楊柳垂中心。水
殿芙蓉簇，萬蒲酒進。紫霞杯翠，握平臨錦纜。開樓船，忽自瀛洲

虎

景風吹微，浮萍綠。萬頃波光千嶂木，兩岸離宮楊柳垂中心。水
殿芙蓉簇，萬蒲酒進。紫霞杯翠，握平臨錦纜。開樓船，忽自瀛洲

五陵年少遊俠兒，珠鞍玉勒黃金羈。平明挾彈出新市，左落
為右射。羅黃金百萬，縱一箇借交報。誓驅不惜，聞雞走狗日半
斜。揮鞭歸宿名娼家，兩環窈窕提玉壺。酒闌嬌歌楊柳花，忽聞
高氏俠節，既雷身後骨。炭封更耀生，前團男兒落。自英豪手不
事。

少年行

申時行左柱國

五陵年少遊俠兒，珠鞍玉勒黃金羈。平明挾彈出新市，左落
為右射。羅黃金百萬，縱一箇借交報。誓驅不惜，聞雞走狗日半
斜。揮鞭歸宿名娼家，兩環窈窕提玉壺。酒闌嬌歌楊柳花，忽聞
高氏俠節，既雷身後骨。炭封更耀生，前團男兒落。自英豪手不
事。

學儒生老經史

王家屏大學士

我聞周宣帝岐陽，其時中興王業昌。作詩刻石傳永久，辭高二
雅文三倉。遺囑累至今，在鬼護神呵更顯晦。自岐徙汴復入
燕，幸遭珍重，休明代。鴻都石經久已訛，此鼓完好曾不顧。文廟
之中，戟門畔。幾回剔藓，為摩挲。安固知至寶非容易，令安頓森
嚴地。今皇文治邁，成周講求自是詞臣事。誰人得比韓才。
楊抗風雲大漢來，惟有吟嘯一片石。千秋萬古共佳鬼。

北虜詞封

王錫爵太子太傅

居庸城外草蕭蕭，羌胡烏集稱天驕。黃塵蹙蹙時驅馬，落日連
翩看射鵰。明主從來輕遠略，漢家此日施鈴柝。單于長閉玉
門關，黎庭自徙賢王幕。賢王十葉小休屠，登首請繼天單于願。

有奇氣
其小賦
君家供
奉故武
豈即足
青蓮後
身印

紀微忠天間首肯皆先種胡地暗入漢宮此時玄塞罷城守
此時細柳開刀斗將軍醉擁龍龍月使兒笑飲醉酒萬年
天子正當陽入鑾坐殿開明堂四域雖知懷有逆兩階猶願戒
無荒

寶劍行

李廷機編修

昔聞寶劍出昆吾雄飛入楚雌入吳又聞當年巧冶氏吳之歐
子楚威胡不知當年大冶裏蛟龍揮霍真有無千歲神物今乃
見龜文縷理主鹿盧氣如華者萬夫寬蛟如鉢和一峯雪明如
寒空月色晶耀如點夜電光掣卷之如帶還如鈎舒之依然三
尺鐵龍吟虎吼雷風生斗間紫氣長不滅吁嗟此劍那得成應
是太白下降精草有截玉如截冰區區能守匣中鳴我欲將之

獻明王指揮上下威八紘斷蛟斬蛇鯨鯢歟一雨淨洗天下
兵

觀太學石鼓歌

沈一貫少宰

我吟車攻書中語遙想中興漢英武聲靈赫濯世猶傳遺蹟荒
無不可睹荒無遺跡令人嗟千載何從得石鼓雪壓霜侵野火
燒牛羊抵觸礪斤斧日銷月剝就塵埋作里田家春稻黍誰知
神物有神呵異世猶能存廟宇年深苔錦合碧滋剝剔不淨言
鮮古點畫疑隸亦疑科明滅依稀尚堪譜珊瑚樹紛交加鸞
翔鳳翥蛟龍舞憶昔先王開明堂蒐乘岐陽集纓組鐫功勒石
雷山阿模刻多應出二南一時勝事紀古今梁父燕然安足數
此物自宜置辟雍夏鼎商盤此其伍神怪時時蟠蛟螭晦冥霹
靈生風雨方今中興有明王壯猷之臣叔典虎南平鬼方北

唐詩名馬皆渥注望雲奉毛獅子花唐人書馬自相詭詭有江
都后曹霸此馬何名不可知此畫何人不可奇鳳麟麟須龍媒
骨雄姿逸態若滅沒碧玉雙翻汗血香欲飛青天逐明月紫燕
纖難安足比驚雷疾風勢相似圍人大僕盡相驚二十四閑却
有此當今天子重飛兔涓人不惜千金募安得此馬一騎生
不駕戎車駕鑾輅

題唐人畫馬歌

馮琦侍讀

平虜弓矢載素列千羽願紀神功詒下土與茲石鼓俱不腐

院中古藤歌

黃洪憲石庵子

院中古藤幾千尺不附青松不附柏前輩誰能計歲年但見鬱
鬱盤盤臨峭壁孤根早已謝芳菲古色自為人愛惜霜後朝分
上苑青兩餘暮帶西山碧小亭反徑石闌干老蔓長條白日光

擊風宛轉學龍舞臥雪屈蟠如虬蟠君不見大夫松將軍樹昔
日教榮今何處不若蕭蕭此古藤歲歲年年生烟霧

日晏歌

舒弘志編修

儀天步畧何人製置在雕楹之鈎砌寸表能彰義曜躔坐中閱
盡人間世陽鳥不停景乍移六時早暮自堪知寧須虬水浮銀
箭晷刻傳呼向前殿君不見繡幕圍金屋窈窕長筵歌舞簇樹
波眇眇日亭午歡娛只恐春光速又不見騰裝將卒籠城邊奇
門占罷劔開連馬頭馬卯色頻視旺相之時軍令傳更有稽生
長委命慷慨臨刑未悲性日光那肯為淹留廣陵一曲琴心競
又有龐公將坐化金界幡幢應已遷待良日吉正徘徊前靈
女來相訴西陸短東陸長黃人守白駒忙安得再中如漢代可
復揮戈學營陽但須寸陰重自惜嗟蛇容易負流光艷陽霽色

功逾彰晦冥風雨用還藏丈夫涉世當如此聽我歌聲慎莫忘

開漕河通志喜

鄒德溥 編修

音調殊
古頗有
唐風

皇家財賦出東南。舳艫萬里尾。仰天。水借銀。河助輸。輓黃流。如
帶飛雲帆。一朝是。奮忽。嘯吼。勢觸龍門奔。碣石。漕溝南下接。奈
城一望黃河沒。高耕。活頭。積阜與城平。昭陽湖水一絲繁。陽侯
就戮。河伯造白波。何處翻長鯨。篙師不渡。日相向。陸地何能盪
舟上。亦知。泔水能傲堯。况復龍興近。簌瑒帝咨伯。禹作司空急
乘四載荒。餘東乍開。紫極纔申命。俄報玄圭已告功。河水安流
入淮浦。南北通。津民安堵。荷鍾寧。弊此日。勢襄陵。不道當時苦
漢家沈璧。蔡宣房。王侯負薪臨扶桑。幾載功成瓠子力。萬民力
盡。然隄防我。

皇懋德臨川澤。馮夷效順非人力。蛟螭盤糾作川梁。杭稻連翻

神宗上同館錄
卷之二歌集

六乙

宋澤國八年禹績治平成盛世崇朝遂晏清。河中龍禹今應出。

聖明

顧效禎圖答

皇天開月信果聖世同春之作三畢 周氏寓卷三藏板

太原王錫爵元駁父增定

四明沈一貫肩吾父參訂

臺省名臣章疏類

諫迎佛疏

王守仁

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羣臣皆紛紛進諫。臣愚獨竊幸以為此乃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發。羣臣之諫雖亦出于忠愛至情。然亦未諱推原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為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期流求源而乃徂于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阻。宜乎陛下之有所弗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見獨異於是。乃唯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

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請為陛下言其好佛之實。陛下聰明聖智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即位以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或時御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遠有所開發。陛下聽之。以為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射之能。縱心于遊觀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為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為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妙。又能慈惠普愛。濟度羣生。去其苦惱。

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賊盜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給音。發帑。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受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整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遠。此學佛之徒是蓋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

陛下試以臣言及而思之。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發者。亦豈過為諛言以安陛下哉。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為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則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循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用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為之。王良為佐。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虞。夫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以離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通群品之靈。願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

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切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經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為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為最。

臣愚以為今之大患在于為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為同謀。希寵之計。為左右者。內懷交結。壅蔽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風。互相為好。憂世者謂之迂。任事者目以浮。躁鮮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俗。故其棄耗頹塌。將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遷陞之惠。是憂慮警省。易輟改轍之機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數恩以激怒。七曰。損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何謂蓄材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視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預言之哉。今者邊方小寇。曾未足以當偏裨。而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待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戰制勝。其將何時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優安。猶且用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為之將。李綱之徒。以為之相。尚不能止。全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有一人。萬一虜寇長驅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為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戰略統軍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投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受之以戰略謀猷。又于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于此使之相與磨礪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選舉。而至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御使之每歲更迭。巡

千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洞諳。熟察于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調度而往。進之者。不慮其無人矣。孟軻有云。苟為不善。終身不得。臣願自今富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慙于前。而後有所警于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為謀臣。管仲被囚。而建伯。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財于舍。率艱難之際。而必欲拘于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將士。驍勇強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擯棄于閑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據千人上。至于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強悍。亦誠有足用也。且彼擯棄之久。必且悔。悔則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眾。使將立功自贖。彼又素熟于邊事。加之積憤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功室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不用于國。因糧于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虜。夷非漕輓。則無費。非征輸。則無財。是固不可以言因糧于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既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速詔諸將。密于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既揚矣。今密歸京師。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何謂屯田以足食。今之官軍。既不能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

為謀也。三邊之成，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糧援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遂為聲勢以相持角。寇去，仍復其業，固以其暇繕完，虜所拆毀塙垣亭堡，以過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于韓門，狄青之至廣也，陳昭贊于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虜。今邊臣之失策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于東陲，暮調守于西鄙，窮無所加，兵困繼弛。如此，彼亦何憚而致其全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此輩非世家之子弟，則豪門之畜，皆以強力而強委之也。為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戾手法，又敢斬之以徇乎？是將軍之威固以因

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眾哉？臣願陛下首勅督提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師者斬于校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校回毋使清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于此。何謂敷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或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賑其空乏，其必若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宣以國恩，喻以虜情，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讐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長，士氣日奮，而區區醜虜有不足破者。何謂損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先固與之。又曰：伴北勿從，餌兵勿食。皆損小全大之謂也。養威畜

既銳，則我周悉萬全，而為不可勝者，既在于我矣。由是我足，則虜日以匱，我勝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怯，我逸則虜日以敗者也。

明臣李善長卷之一四

分我至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罷奔突，攻首尾，橫擊是乃制勝于萬全，立于不敗之地，而坐致敵之敗者也。

明臣李善長卷之一四

胡今我兵既是我威既勝，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我周悉萬全，而為不可勝者，既在于我矣。由是我足，則虜日以匱，我勝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怯，我逸則虜日以敗者也。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遠。豫惟以亂民。今天下郡縣之設。乃各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襲之不同者。豈故為是多端哉。蓋亦因其廣谷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重服食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還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安。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已矣。臣以迂庸。竊膺重命。勸處兵事於茲。節該欽奉。勅諭謂可撫則撫。當勸即勸。是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節該欽奉勅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是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既與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投。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惻懷憂憫。亦予之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為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夫中止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則嫌於夫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其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夷民服。何苦而不設流官乎。夫惟流官一設而夷民因以駭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駭亂而必於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于土官之去者。是皆虞目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為周身之慮。而不為

國家思父長之圖者也。其亦能仰窺陛下如天之仁。固平丰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為心乎。臣以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即已仰遵聖諭。公同總鎮鎮巡副參三司等官。太監張賜御史石金等。議於流官土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有嫌疑。避忌而心。各不盡謀。有不忠。乃皆以為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蠻夷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羣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櫛組。翻几席。狂跳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野。以順適其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為。而不思有以散其黨。制其猖獗。是縱麋鹿于田野之中。而無有乎墻墻之限。積牙童犛之道。終必長牙重犛。而無以維繫之矣。今所以分土土目者。是墻墻之限。積牙童犛之道也。然分土土目。而終無連屬。網維于其間。是羣鹿于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修其墻墻。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遠逝。而不知踐木稼。決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既僉同。臣猶以為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固而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率皆以為善。又以詢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為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耻。廝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為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戕也矣。夫然後敢具本以請。亦特聖明在上。洞見萬里。而無微不燭。故臣得以信其愚慮。不復

所願心然猶反覆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有虛也
陛下不能亮臣之愚良以今之士人寧多執己見而偏聽說亦
足以搖衆心而傷成事故敢不竭煩士之勝者亦欲因是以曉
之也煩煩
聖聽臣不勝戰慄懼惟之至

上 孝宗皇帝疏 李鴻陽 奏
詔曰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諫言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可行
的著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於是戶部主事臣
夢陽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
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常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
也臣直言之臣秉性朴實不諛諂諛諂事積憤誠激于中義形
於詞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樂石而鮮包藏是以為君者不樂
聞也即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
為身也樂石非規名也於是適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指之於
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奸上無過舉之政政治化浹洽而百姓受
福矣臣竊伏思
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何以知之
臣下法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度以加矣飭躬勤屬延閣若不
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諫言未聞惓惓焉若將失之歟馬恒不
目安也乃於是下詔布誠廣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
知之者不肯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于尋常者萬萬乎臣故
曰陛下真明君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
意者病與害為之而
陛下弗察也入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
安莫如大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
不可長夫天下之為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為害者三而不之祛
也為漸者六而不可使長也乃顧汲汲曰是為不安也奚不利
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於戲其可畏
也哉夫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觀可畏之勢而過得言之時使

仍默退縮以為自全苟祿之計是懷不忠而欺
陛下耳臣等謹據所見昧死開具惟
陛下於察哀憐俯賜覽焉 二病一曰元氣之病是何也所
謂有其幾無其形譬之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
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夫孔子曰邦有道
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拱深揖口吻不吐詞則目
為老成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為善處是以轉相則
微愈然風靡為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
行之實矣如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
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
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伴但
要屈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四 十四

臣等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
義廉恥和夫無禮義則依人進之廉恥則國無防倭人進則因
循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綱紀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
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感而國危
主要以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者何
也改之則難攻不改則志貞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
之病也夫內官者陰性而狠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離臣故以
為腹心之病夫倉庫庫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臣主之
陛下以為此輩為忠實可用邪抑例不可廢邪夫例誠不可廢
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邪且夫
一虎十羊勢無全羊况十虎而一羊哉今其某者司擢發其奸

陛下洞見其情定外議余曰是必不赦不且貶斥今對月
割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遜于潛而玩於彰彼未熒發奸尚有嚴
心今其奸業熒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貶斥彼何所憚而不為
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
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焉亦多矣
陛下又勅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邪夫
人情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闖割親兒以希進用矧
今有詔矧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類則必戕天
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
散天地乎于上人心怨于下而陰性狠貪之徒無忌妄行于中
而國不危者鮮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
陛下誠于此時拔良直勇思鯁片無耻大臣進虛福之佐則必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四 十四

轉病而為安厥禍以為福且
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為也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指實某忠某
其為無耻泛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
君子進即有小人相率而化于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疾擇醫而
治之者為愛身也今其某有司幸撻發其奸是亦國之醫耳若
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且
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為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剷內官之權然
剷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俾曰治未病不治已病
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
三言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為元余而無補空名而鮮
實也夫疆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
分為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

此一事萬馬者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已已終數十年耳按之乃
見其生得十二萬馬亦寡矣于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終數
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鞭子刀不全
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于前食之者
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
近者潛職者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水而
應點空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
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
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改其人率富家而氣驕夫內官
者陰狡而狠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狠貪之
徒益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
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家之內兵又且專掌之

皇明名臣奏卷之一四

陛下乃何獨而不為之寒心邪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貴惟功今
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使其家人子弟抑孰非
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為爪牙乎諺不有之曰萌蘖不
伐將折斧柯燭弊不撲燎原奈何言資議也

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王事例仍置總兵官使泰掌內兵又
禁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于是今諸左右曰
其說託冒官自首者聽但罪究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
謂銷患于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何也以為歛重而
民貧又貪是在位思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起家夫人未
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智者百不一二愚蠢者十常七
八然又苦無賴而有司者不之恤也歛之不問貪而役之不
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當者剝削貪者稱貸稱貸之不

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遺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
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水旱風雹之災連者不還居
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虞臣故曰民害者重歛使之
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空有常簿焉今油鹽炭張諸料等較
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與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承贏者
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于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又又倍矣下
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補頭等必各倍矣又經內官
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歛日積當道不苦言以
聞有司東機而肥其家如以而猶望其治是與却步以求前耳
陛下前固嘗降詔言存問矣然簿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稱頭
如故賄賂公行無憚以所謂空名而實補也臣故曰貪墨在位
恩不下流者此也三口庄場畿民之害臣伏觀洪武某年

皇明名臣奏卷之一四

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
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
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
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即賜
皇親家皇親家既奉天子命為己有乃輒遂白奪其田上夷
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
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家嗟然不宣矣夫
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費非不極也乃祇以區區
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是不欲與國同休耶嗚呼亦甚矣
昔陳廩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蓋賢人賤焉也今荊州牧馬
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寸割之臣竊悲焉是何賤人
而尊馬也夫草場數千頃也耳今三楚遺民百姓連年能向耕

民之失業者
民之失業者
民之失業者

轉相連連妨廢本業既開其生理男不妻娶女不士機
女弱者轉而必泥塗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焉也臣
未詳其始末竊計今事勢萬無百姓候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
官租耳非若

皇親之家占之為已奇也今據勸腴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
二年臣謂宜置而不問且百十年主者之民一旦逐之使去
陛下忍為此耶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
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

陛下幸哀憐臣愚計勸戶部查奏泰六年勸官馬謹奏內事理
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收馬為便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四

十三

六漸夫六漸者一曰墮之漸夫墮之漸者何也臣以為兵連然
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廢財而無功

此論因
家臣之
力臣不
得此其
責

曠日而損威而錢穀更匱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
議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廢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誤
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
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又有它運之例運而又不足於是乞
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大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
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漸積而不止雖欲不匱焉可得矣

此等
通達
日非
不此
不此

夫今疆土不感于前也又鮮大寇非有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
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
損威為之也夫錢者泉也亦流也散於上則聚于下公家削則
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偏又不止彼左右侍
臣執非造寺者也動執匪以鉅萬計訪曰十八一出彼巨萬出
則其入不止於鉅萬則夫上雖風下民雖草今方春氣和未

非在野

聖下乃不發倉廩助其不給賑其不足顧簡察乎觀等

修崇之是道氏以未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入何憚而不造寺也
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於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有
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飲則民窮臣不知

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者其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

何也臣以為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以也彼以為往
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計必不猶踰於餒手往因無衣矣今盜
而得衣即必不猶踰於凍手往各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
自由不猶踰於追擊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從首捧
心以重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以也今既以而踰於凍餒追擊
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但憂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四

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
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筐篚咸至太倉有
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也
然而相聚殺人劫掠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
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之兵太倉之粟百官不奉職吏
欲外侵海內各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

此等
風俗
人情
風俗
人情

乎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速此急選良有司恤飢賑寒以安
民心又家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
之畧有備無患聖王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當一有慮
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
有大患者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為其
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

崇武
應見
方術之
無益有
害以此
成助擊
願是筆
石之論

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私何則耐天討之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懼諒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故以王禮之赦為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為忤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愛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

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惟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效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

陛下弗止也比又詔葺其圯廢臣不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為之也夫真人者太虛無為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

皇明名臣李葵
卷之一四

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為真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本錦陛下賤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扇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

陛下神心睿安不減于前也乃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忤之不力則誘之必入譬若鋤草不盡反萌其勢

陛下奈何忤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靈今天變集見千上百姓敬敬于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祐

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醮撰一法使天變息而數收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

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之漸夫貴戚驕之漸者臣以為其妨決也夫水防雖聖國

防惟禮水決則潰決則陵皆者

高皇帝制皇親今日

言人所呈親之家不得與政臣普伏讀嘆息以為聖王不易之論及退

而考夫須祿列爵則又使大舉而極富已入考其器度田奴之

其好折等則又不使踰也臣于是又嘆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

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願制禮以方之者臣以為此固

保全而使之安也今

陛下至親莫如壽宣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宣侯

乃顧下嚴禮以為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天下若此上陵今

壽宣侯招幼無賴固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彈虜

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盜謀橫行江河張打黃

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替者乎若則陵亡則逼大逼則法行且

聖明名臣奏卷之十四

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誠非飲恨于壽宣者也夫川潰則傷必

聚萬一法行

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為宜及今慎其禮防

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而防之也

按當日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誠非飲恨于壽宣者也夫川潰則傷必

聚萬一法行

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為宜及今慎其禮防

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而防之也

按當日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誠非飲恨于壽宣者也夫川潰則傷必

聚萬一法行

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為宜及今慎其禮防

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而防之也

按當日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誠非飲恨于壽宣者也夫川潰則傷必

聚萬一法行

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為宜及今慎其禮防

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而防之也

按當日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誠非飲恨于壽宣者也夫川潰則傷必

聚萬一法行

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為宜及今慎其禮防

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而防之也

按當日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誠非飲恨于壽宣者也夫川潰則傷必

戶部雲南司主事臣海瑞謹

奏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以明臣職以永萬世治安事夫

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惟其為天下臣民萬物之主責備

至重凡民生利病一有所不聞將一有所不得知而行其任為

不稱是故為君之道宜無不備而以其責寄臣工使盡言焉臣

工盡言而君道斯稱矣昔之務為容悅諛順曲從致使災禍茲

塞主上不聞焉無足言矣過為計者則又曰君子危明主憂治

世夫世則治矣以不治憂之主則明矣以不明危之母乃使之

返求眩瞶日失趨舍矣乎非通論也臣受國恩厚矣輒執有

犯無隱之義美曰美不一毫虛美過曰過不一毫諱過不為容

悅不為過計彼肝膽為陛下言之漢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曰

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

聖明名臣奏卷之十四

過則諫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奇責備也文帝性仁順柔慈

示懲節儉雖有逆民之美優遊退隱尚多急廢仁政不究其弊

所不免弊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所不能弊以安且治

頌之諛也陛下自視於漢文帝何如陛下天質英斷睿識

絕人可為堯舜可為禹湯文武下之如漢宣帝之厲精光武之

大度唐太宗之英武無敵憲宗之志平僞亂宋仁宗之仁恕典

一節可取者陛下優為之即位初年剷除積弊煥然天下更

始舉其略如箴欲一以養心定冠履以辨分除聖賢土木之像

奪宦官內外之權元世祖毀不與祀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

忻然以大有作為仰之識者謂輔相得人太平之日可期也非

虛語也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順之性節用愛人呂

祖謙稱其不盡人之才力情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

祖謙稱其不盡人之才力情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

祖謙稱其不盡人之才力情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

祖謙稱其不盡人之才力情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

祖謙稱其不盡人之才力情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

祖謙稱其不盡人之才力情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

祖謙稱其不盡人之才力情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

祖謙稱其不盡人之才力情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

祖謙稱其不盡人之才力情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

祖謙稱其不盡人之才力情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

計之而實朽粟陳民稍康早三代而下稱賢君焉。

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其反則明而錯用之謂神仙

可得而一意玄脩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而侈興土木

二十餘年不親正朝網紀弛矣行推廢事倒名爵盡矣

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排謫戮辱臣下人以為

薄於君臣樂而危而不返宮人以為薄於夫婦天下吏貪將

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游熾自

陛下登極初年亦有之未甚也今賦役增常萬民效則

陛下破產禮佛口甚室如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下因而即

陛下改元之號而憶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

者嚴嵩罷黜世蕃極利差快人意一時以清明焉然嚴嵩罷相

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漢文帝

遠甚天下之人不直

陛下久矣內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不可不語詩曰來職有闕

惟仲山甫補之今日所賴以弼桀匡救格非而歸之正諸臣責

也夫豈人而絕無過舉哉古者設官亮采惠疇足矣不必責之

以諫休氏掌諫王惡不必設也木繩金礦聖賢不必言之也乃

離脩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興宮作室工部極力經營

取香實實戶部差求四出陛下誤舉諸臣諛順無一人為

陛下正言焉都余吁唏之風陳善閉邪之義無聞矣諛之

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以從陛下味沒本心以歌頌

陛下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顧其

家者內外臣工其官守其言責皆所以佐陛下之家而警

之也一意玄脩是陛下心之惑也過於阿衡是

陛下情之偏也而謂陛下顧其家人情乎諸臣顧身念重

一言多以欺敗敗敗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為當陛下之心者其

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為賤薄臣工諸臣

正心之學微微所言不免已私或失詳審誠如胡寅撓亂政事之

說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意臣言偶不相值

也遂謂陛下為已拒諫執陛下一二事不當之形迹憶

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陛下誤終不復諸臣欺君之罪大矣

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勢今日之謂也為身家

心與悞心合臣職不明臣一二事形迹之說既為諸臣解之矣

求長生心與惑心合有辭於臣君道不正臣請再為

陛下聞之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于脩離脩離所以求長生

也自古聖賢止說修身立命止說順受其正蓋天地賦予人

而為性命者此盡之矣堯舜禹湯文武君聖之盛也求能久世

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士漢唐宋存至今日使

陛下得以訪其術者南仲文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歿矣

仲文不能長生而陛下竭求之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

甚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圖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水時

神龜負文而列于背因而第之以成九疇河圖洛書實有此瑞

物洩此萬古不傳之秘天不愛道而顯之聖人藉聖人以開示

天下猶之日月星辰之布列而悉數成焉非虛妄事也宋真宗

獲天書于乾佑山孫奭進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

得樂必入工搗合以成者也無因而至桃藥有是而行邪夫賜

之者有手執而付之邪陛下多年矣一無所得至今日左右

無所獲陛下愚思妄念區區桃藥之長生理之所無而玄脩

貴之效忠付之以翼為明德也。又欲其順吾玄脩土木之誤。是
朕眩耳目不為腹心衛也。而自為視聽持行之用。有臣如儀衛
焉。可以成得志與民由之之業。無是理也。

陛下誠知玄脩無益臣之改行民之功尤天下之不安不治由之翻然悔悟日視正朝與宰相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于堯舜禹湯文武之上使其臣亦得先數上年阿君之耻還其身于皐皞伊傅相之後先羽良喜起鄭僉于常內之宦官官要外之光祿寺廚役錦衣衛恩廕諸衙門帶俸舉凡無事而官亦多矣上之內倉內庫下之戶工二鄒光祿寺諸庫藏段絹糧料諸寶器用木材諸物而積于無用而非所宜用亦多矣諸臣必有為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一節省間而足京師之一金田賦之

勅君以
節用
而
作
之
治
力
大
君
以
之
令
之
其
其
切
其
至
 皇明名臣奏
卷之一
 二六
 陛下持大綱稽治要而責成焉勞于求賢選于任用如天運于
 上而四時之氣各得其序恭已無為之道也天地萬物為一體
 固有之性也民物熙熙決薰為太和而
 陛下性分中有真樂矣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
 道與天通命由我立而陛下性分中有真壽矣此理之所有
 可旋至而立有効者也若夫服食不終之藥選興輕舉理之所
 無者也理之所無切切然散爵祿陳精神玄脩求之懸思緊想
 擊風捕影終其身如斯而已矣求之其可得乎君道不正臣職
 不明以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更復何言大臣固寵而外為
 諛小臣畏罪而面為順
 陛下誠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有恨焉是以昧死倦倦為
 陛下一言之取情揚向之間而天下之治與不治安與不安條

陛下留神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為此具
不親貴謹具奏

六二

11. 11. 11.

楊繼盛司寇書於贈太常寺

兵部武選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楊傑成謹

義孝王

光直

事天陰

不朽

10

1

卷六

卷之四

[illegible]

可

4

~~Copyright © 2011~~

7

皇明

1

100

王元美

卷之六

少智衣

湯

里不遠

公律

卷之六

死公死

不

辨：者

紀鳴呼

寄上遊

平
而

死矣言

三

Willem de Vries

兵部武選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楊繼盛謹
奏為感激天恩繕身圖報乞
賜聖斷早誅姦險巧佞專權賊臣以清
朝政以絕虐害事臣
前任兵部車駕司員外郎諫阻馬市言不及時本內脫字罪應
下獄被逆傷感萬同官將臣手指拶折脛骨夾出必欲置之于
死何蒙
皇上聖恩簿罰降詔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罪臣不
運當之手已為萬幸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
皇上再生之身自今已往之官皆
皇上欽賜之職也臣家世莫大之恩則凡事益於
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雖必舍所不顧而日夜祇懼思所捨身
臣章奏朱之十四
圖報之道又未竟急於誅賊臣者也况臣官居兵部以討賊
為職然賊不專於胡虜凡有害於社稷人民者均謂之賊臣
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誤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
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為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胡虜者犬
羊之盜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
改宐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
請誅賊嵩當在剿絕胡虜之先且嵩之罪惡實盈神人共憤徐
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常勦之矣然皆言嵩貪汚之小而未嘗發
嵩僭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為撝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
皇上之仁慈又畏高感激雷之
恩而圖為改和歸正之道故
臣猶得竊往至今然于此時日夜感思過
可也豈意懼言者

之多而益其禍之計因

上陳大
皇上之雷而愈然其無忌憚之為東應但傷肆端已絕雖雖經

辟道取天下後世之望示有所不顧矣幸

皇上敬天之誠格於上天上天恩慈臣等

皇上之治而星示災變以警告去年春雷久不聲云大臣等

政然臣莫大焉而專政亦未有過于高者去年冬日下春赤

色云下有叛臣夫曰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凡心不在

君而背之者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于高乎如各

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于賊高之身者乃日

侍其側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忍怠且孤矣不意

皇上聰剛斷乃甘受高欺人言既不見信惟上天示警亦

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高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為

切直

皇明名臣奏表卷之十四

皇上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

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簡顧問視制草不得平

章國事故載諸

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

人凌近全家處死此其為

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高為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狹

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軍民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稿

而後敢行及今則先面稟而後敢起稿高之直房百官奔走如

市府部堂司高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高王張一或少違

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于人雖在廟丞相之專恣未有如

斯之甚者吳萬雖無丞相之名而承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又

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拜謝高蓋知

事權出於高惟知畏懼奉承于高而已此漢

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惟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

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

皇上今高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高有一票本之任

生無

皇上用一人高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皇上點一

人高又揚言于眾曰此人不親附于我故票本罷之

皇上有一人高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

皇上罪一人高又揚言于眾曰此人得罪于我故票本報之凡

少介得罪于高者雖小心躲避高亦尋別本帶出

有意報復陷害是為高竊皇上之恩以市己之惠假

皇明名臣奏表卷之十四

皇上之罰以彰己之威所以辱臣感高之惠甚于感

皇上之恩恩高之威甚于畏皇上之罰也用合賞罰之權既

歸于高大小臣工又盡附於高高之心將不日大且肆乎臣

不意皇上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也此竊

皇上之大權一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

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

嘉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己之善而歸之于君使天下皆稱

頌君之善不彰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也高于

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傳傳於人曰

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

權之出于己也及今則將

聖慈及高所進揭帖刻板判行為書冊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

下後世皆知

皇上以前所行之善。蓋出彼之極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若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亦

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

皇上今出而票本。蓋言臣等之善。而乃今予世蕃代票。恐父逸子勞之為世蕃。却又約說乾兒子趙文華等。群會稟擬結成奸。亂政滋弊。一惡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

旨意未下。滿朝紛然。已先知之。及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高時。適原任職方司。即中江晃。重事于高曰。昨御史蔡朴。奏守備許實等大事。本部覆本已具。揭帖與東樓。聞東樓已票送入。未知如何。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高云。小兒已票罰俸。內分兩等。其各分曉。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四
皇上定是休戚臣初甚疑。及後旨下。果如高言。即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鍾勳。高

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軟庸鄙。本走高門下。為高心腹。感高之恩。又畏高之威。慘惶添醜。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由入。遞與李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勅高之本。世蕃獨得票擬。則其餘入可知矣。是高既以臣而竊居之權。又以子而並已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語。又曰。此時父子二國。他日一家。盡獄囚。蓋深恨高父子。並專權柄故也。此後高子之借端四大罪也。選舉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剛。高為輔臣。宜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為壘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布置伊表。

此論
御史查如桂為廣東巡按。明姦結黨。黨人先將高子孫。勅冊繳部。勅忠告病。乃今次孫嚴鵠。嚴替。鵠又告併前勅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軍。有武選司晏字十九號堂稿。可查。夫勅忠嚴鵠。皆世蕃子也。隨任參養。未嘗一日離家至軍門。乳是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陞錦衣衛官。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得

引歷
皇上高子孫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偏私之極。故成風。將應奉等。今于冒功。打必發遣。是當有以倡之。已夫。約一冒功。也在將應奉等。今冒科道。則効之。在高子孫。人

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効。則高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為事軍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胡虜竊伺之時。使高少喬為國家之心。選一賢將。胡虜聞知。不敢輕犯

京師。世蕃乃受為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為大將。及冒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賸子高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為有萬里之功矣。及當推目盛。出高之上。反欺侮於高。故高嘗自歎以為引虎遺患。後又知

皇上有疑高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抵初黨之跡。以眩

皇上之剛。然不知始而逆高之所以敢肆者。恃有黃莊。終而高與逆高之所以相反者。知

此論

御史查如桂為廣東巡按。明姦結黨。黨人先將高子孫。勅冊繳部。勅忠告病。乃今次孫嚴鵠。嚴替。鵠又告併前勅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軍。有武選司晏字十九號堂稿。可查。夫勅忠嚴鵠。皆世蕃子也。隨任參養。未嘗一日離家至軍門。乳是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陞錦衣衛官。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得

引歷
皇上高子孫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偏私之極。故成風。將應奉等。今于冒功。打必發遣。是當有以倡之。已夫。約一冒功。也在將應奉等。今冒科道。則効之。在高子孫。人

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効。則高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為事軍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胡虜竊伺之時。使高少喬為國家之心。選一賢將。胡虜聞知。不敢輕犯

京師。世蕃乃受為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為大將。及冒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賸子高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為有萬里之功矣。及當推目盛。出高之上。反欺侮於高。故高嘗自歎以為引虎遺患。後又知

皇上有疑高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抵初黨之跡。以眩

皇上之剛。然不知始而逆高之所以敢肆者。恃有黃莊。終而高與逆高之所以相反者。知

皇上之剛。然不知始而逆高之所以敢肆者。恃有黃莊。終而高與逆高之所以相反者。知

皇上之剛。然不知始而逆高之所以敢肆者。恃有黃莊。終而高與逆高之所以相反者。知

皇上之剛。然不知始而逆高之所以敢肆者。恃有黃莊。終而高與逆高之所以相反者。知

皇上之剛。然不知始而逆高之所以敢肆者。恃有黃莊。終而高與逆高之所以相反者。知

皇上之剛。然不知始而逆高之所以敢肆者。恃有黃莊。終而高與逆高之所以相反者。知

皇上之剛。然不知始而逆高之所以敢肆者。恃有黃莊。終而高與逆高之所以相反者。知

皇上有疑焉。一。心故耳。是。乃。慮。其。逆。者。也。而。受。賄。引。用。焉。則。高。與。世。番。之。使。非。昔。與。世。番。則。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受。受。顯。戮。高。之。罪。惡。又。出。世。番。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討。虜。犯。京。深。入。失。律。歸。路。已。絕。我。軍。全。力。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捷。會。也。兵。部。尚。書。丁。汝。璉。問。計。于。高。高。力。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撻。歸。此。處。戰。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撻。足。便。自。退。回。以。故。汝。璉。等。令。不。戰。及。皇。上。拿。問。汝。璉。求。救。于。高。高。又。曰。雖。是。拿。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璉。招。出。真。情。故。將。此。言。毀。其。以。安。其。心。汝。璉。亦。恃。高。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變。及。汝。璉。臨。刑。始。知。高。所。謀。乃。大。呼。曰。高。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璉。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為。高。主。張。特。皇。上。不。知。之。耳。此。誤。國。家。之。重。機。七。大。罪。也。點。陳。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所。可。得。專。且。私。也。刑。部。即。中。徐。學。詩。以。論。劾。高。與。世。番。軍。任。為。民。矣。高。乃。于。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龍。罷。黜。何。崇。聖。剛。洞。察。其。奸。將。應。龍。雷。用。夫。應。龍。乃。皇。上。供。事。內。廷。之。臣。高。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高。與。世。番。降。為。典。史。矣。高。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劾。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

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為典史。又豈過可指也。高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高為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高不惟罷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為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何哉。贊點陳之權。皇上待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焉。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事點陳之大柄。八大罪也。高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于高。而吏兵二部。大判所在。充其所專主者。於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皇上為心。惟目以納賄。賄為事。將官既納賄於高。不得不。則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為甚。有司既納賄於高。不得不。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此方之民為甚。一。皇。明。名。臣。章。奏。卷。之。十。四。三。四。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高。之。肉。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高。殘。虐。之。害。若。非。皇。上。德。澤。之。深。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重。民。之。心。既。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為。少。變。皇。上。即。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高。為。輔。諂。諂。以。欺。手。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賂。數。著。雖。貪。如。盜。匪。而。亦。薦。用。奔。競。踈。拙。各。離。瘡。如。吏。胥。而。亦。罷。黜。一。人。貪。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為。固。陋。巧。黷。終。者。以。為。有。才。勵。廉。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達。君。污。成。本。年。不。平。以。維。英。雄。雖。傑。亦。入。秦。中。從。來。風。俗。

皇上之臣工多賊高之心暖此其奸五也夫高之十罪皆此其奸以彌縫之誠破高之五奸則其十罪立見噫高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知遇宜深效力雖為天下除賊可也乃畏高之巧足以肆其惡懼高之毒足以害其身寧靜安終日凡事惟聽命於高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為高積威所劫然於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為次輔畏高之威亦不足怪以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黨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於高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不過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國之有高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為一日之害

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尹首萬蒼生之塗炭乎以邇來疑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以前宰相之禍以下臣氏自知其罪萬萬不可也臣諫阻馬市請邊方往近一萬五千餘里道路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職方練一月臣雖至愚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後免冒除政難去之臣徒言取禍難成僥倖萬一之功哉願

皇上既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皇上況臣狂直之性生于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瘁於中而不可忍每思天下之事者惟逆與忠與高已殲必獨高尚在萬之奸惡又倍于前將來為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皇上者臣如不言又再有人敢言乎伏望

皇上聽臣之言察高之奸羣臣於高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

皇上或問 二王令其面陳舊惡或詢諸閣臣 諭以勿畏萬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論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內賊既去朝政更清矣將見胡虜前既聞逆黨之死今又聞賊高之誅又

皇上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況賊臣既去豪傑又出功賞既明軍威自振如或再寇用間設伏決一戰難係擒之頸梟其囊之頭臣敢許其特易易耳外賊何憂其不絕乎內賊既去外賊既除其致天下之大平何有故臣欲捨此圖報而又以討賊臣為急也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皇上之事臣感

皇上知遇之厚不忍忍辱得皇上再生之恩不能忘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為此具奏親齎聖旨這斷因請官懷怒撫拾浮言恐肆謗奏本內引二王為詞是何主意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好生打著究問明白來說

諫馬市疏

楊應修

臣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考滿到京陛臣今職銜蒙
聖上差有開任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况臣官居兵曹職
專馬政觀此開馬市之誤豈敢苟避禍患隨眾隱默不言竊惟
去年胡虜逆天道大肆猖獗犯我城關殺我人民擄我妻子
焚我廬舍驚我民家其辱我中國極矣臣在南都傳聞此報
冠髮上指肝腸寸寸不能身生兩翼飛至都下以剿逆賊
以報國雖死者無憾

皇上赫然震怒遂將練兵刻日興師聲罪致討以報一日萬赤子
之誓以雪城下凌辱之耻不惟天下臣民共相慶幸我
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矣及臣至都下見俺番求開馬
市之言大放肆無此竊意上觸聖怒其征討之志已決其間

卷之四

三

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欽依惟暫開行臣不覺
仰天大呼喟然長嘆曰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
之武帝唐之太宗不過二霸主耳猶能威震夷狄氣厭突厥以
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伏於草莽下位
者又不可勝數其泰然胡虜反不能生擒酋長剿絕苗裔而乃
為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者為
皇上陳之夫開馬市之和議之別名也虜素貪服尚不可言及
此去年入寇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所共憤不共戴天之深讐
矣今不惟不能聲罪報讐而反與之為此和議之事何以解
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之大讐一不可也信者
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匹婦尚不可少失信義况于天子之尊哉
皇上北伐之命屢下下民所共知四夷所共諭者也方今各處

兵馬集矣糧草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王師之興真若
大旱之望雲雨也乃番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之所以選
將練兵者為何備糧草器械者為何不有以孤百姓仰望之
心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以
其有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天朝之尊而下與犬
羊為此交易之事是天家混濇冠履同器將不取笑于天下後
世乎此損國家之重威三不可也天下豪傑聞胡虜殺戮人民
之際劫擄婦女之慘其憤恨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決一死戰
難深山窮谷之隱迹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讐今馬市一開則舉
相謂曰朝廷忘赤子之讐厭兵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特見
在在下者不肯出登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召號誰肯與
起此際籌策倏倏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武事雖童子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既動兵將日強今馬市一開
則舉相謂曰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哉有違
鎮之責者曰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計者益惰其餘安之氣
矣廢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
也宣大人民懷携二之心久矣一向雖有交虜之事猶畏王法
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
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通虜之門六不可也天
下人民憚於水旱征伐之苦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
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市一開則彼皆以為天下兵威已弱
虜虜而不不能服屢起為盜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
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歲胡虜深入雖未見
兵交戰然猶以為我軍倉卒未備其疑畏之心尚在也今

皇上登罪數討調兵半年及至今止為馬市之開則彼得以
獲我之虛實矣。目中又奚有乎哉哉。此長胡虜輕中國之心
不可也。大羊之性變詐無常深謀巧計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
此焉摩手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
邊等候開市。彼違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即行狙
擊。撞開而入。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
遣衆入寇而駕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過索重
價。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
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此
隆胡虜狡詐之計。九不可也。胡虜之產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
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
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
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胡虜之馬已
盡。中國之財告乏。持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中國
之財。胡虜之馬。兩難相維。十不可也。彼倡為開馬市之議。以欺
誑皇上者。其謬說不可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為羈縻之
術。內修武備。實以為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自
弱。非所以強。非所以羈縻乎。彼也。虜性無厭。請開馬市之後。或別
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千甚。不堪者一
不如意。彼即違約。則彼之入寇。為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為失
信矣。孰謂大馬無磨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欲
修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
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
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駕車也。不過為征虜計耳。

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蓋重其寄養之煩
乎。況虜以馬為生。彼安肯以自棄之良馬。而市于我乎。不過疲
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繁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
曰。初許市馬。暫繫手大馬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為永久之計矣。
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賓來王者哉。不過謂我賄彼以重
利。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耳。況市
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是市馬則
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
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虜雖犬羊。最不失信。觀其言某
時滄某處。再不愆期。可驗。彼既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
入寇。殊不知虜之種類日繁。如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
服食器用。俱仰給於中國。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
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于凍餒。以至于死乎。縱使少有
廉。不過暫息二三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
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征
討於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使兵息民。而急修
內治。之為上乎。意為此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虜寇於自盛
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
之過苗。湯之伐桀。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生
秋殺之進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並用。王者御世之
權也。譬之人身四肢。俱皆難離。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
用藥石。將不至于傷其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
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于我中國。明矣。而於虜
賊則利甚焉。蓋數十年來。虜賊以中國之百姓為佃戶。秋後則

馬市之利

而收其阻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
去年入寇我兵敗敵寇實既已說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
中國之重利况馬多勝自中國者秦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
則入而再市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青蚨之利
是昔日彼猶為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為上門納租之戶臣
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於虜賊而不利於中國滿
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之
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意以為征討之事已難收拾虜再入寇
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候事之禍
何以能免况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致開馬市猶可二
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之禍暫固目前之
寵虜縱肯約再為脫避之計未晚也然不思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四

四二

時境

皇上所以寵任之專蓋過之厚爵位之重錫予之隆者蓋欲其
主張國是征討逆賊也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以不敢非
而止之者其意以為事權既不在我時勢已至鶴突有欲謝重
擔於人而無由者吾何以冒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罷開弛
其防守而虜再深入則必歸咎于止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國
事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為上乎然胡虜之寇與
不寇不係於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
者去年胡虜何時得入此時罷開馬市虜或入寇亦與去年同
耳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天下之事者哉臣以孤寒進士初入
仕途父母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隱默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
禍也竊惟

皇上初時震怒其氣若此之壯今將征討其志若此之

古稱兩
主無石
心欲持
而手足
痠痺良
可深恨
此事繫
國家盛
衰之機
臣敢
預憂後
禍忍心
隱默乎
伏乞
皇上俯
察愚臣
之罪言
回思欲
討之初
志念犬
羊之志
欲難廢
非市馬
小利足
以係屬
其心
祖宗之
社稷無
疆非二
三年苟
安無事
可以永
保其諸
收回
成命罷
開馬市
銳意戎
兵決志
征討務
欲擒擒
於海
關者雖
觀類於
海外使
虜之畏
乎我亦
猶我之
防乎彼
則上而
祖宗幸
甚下而
臣民幸
甚

勇則今日馬市之開乃議者之設計斷非
皇上之本心也以 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軟避事不足以副
心欲持行而手足痠痺良可深恨此事繫國家盛衰之機臣敢
預憂後禍忍心隱默乎伏乞
皇上俯察愚臣之罪言回思欲討之初志念犬羊之志欲難廢
非市馬小利足以係屬其心
祖宗之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諸收回
成命罷開馬市銳意戎兵決志征討務欲擒擒於海
關者雖觀類於海外使虜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乎彼則上而
祖宗幸甚下而臣民幸甚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四

四四

扶植國本疏

林俊

臣惟君人之德莫大于聽納。臣子之罪莫加于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繼食。野雉入城。監戒之胎。莫此為甚。而醜虜陸梁。犯吾北鄙。邊戍縣擾。卒怨。誠不可不為之慮也。臣愚謂此尚手足之疾耳。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飢荒。陝西尤甚。人民流徙。別郡及荆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可者十去七八。倉廩懸罄。拯救無法。樹皮草根。食取已竭。飢荒填路。惡氣薰人。道路聞之。莫不流涕。而巡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既知荒旱。自合先期聞奏。伏候聖裁。顧乃茫然無知。愆不加意。勢至若此。尚猶顧盼徘徊。專事蒙蔽。視民飢饉而不恤。輕國重位。而不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救焚拯溺。不可少緩者也。乃者大學士萬安等具言。將生員人等納米。是固救荒之一策。然此等欲事上賞。則彼地空乏。買米無從。欲他方轉運。則困于劫掠。道里難進。臣恐籌不及事。為今之計。至下寬卹之。詔重欺罔之罪。以收人心。即遣才力大臣。并科道部屬。庶能等官分帶內帑之財。星馳前往。臨清等處。聽其地里近便。有運到官糧。或鄰封積蓄。官為領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之餘民。猶可及。然臣又有說焉。孟軻有言。死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臣跪一行。則可洩天地神人之憤。快聖祖神宗之心。彰

皇明名臣章奏卷之十四

四十五

陛下為聖明聰納之主。真宗社萬年無疆之休。萬一忤旨。禍止臣一身耳。臣何惜一身之禍。不為陛下陳之。臣聞修飾之說。在誣無德。佛氏之教。幻妄無取。故其

事不見于堯舜禹湯之世。其証每見于唐宋之時。儒先之論史冊所藉。不可泯也。謹按僧繼曉本一儉陋小人。市井無賴。素若猥惰。邪術欺誑。楚府及至事賊。挾拿却乃寬身逃罪。不圖自新。益加縱誕。潛住京師。多方演說。誤蒙聖眷。登賜異恩。五尺兒童。切齒唾罵。敢復肆無忌憚。惑亂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益大鎮國永昌寺。臣細思之。

陛下聰明齊聖。斷不為此。是必繼曉小人。倡為誣說。謂此寺建則聖壽益綿。國祚益昌。民命益永。邊疆益寧。以此陷陛下耳。曾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

陛下起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聖譽且日損矣。下人師爭先事佛。聖政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斷不為此。況萬無一是理。願有

大害者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保位予焉。能戰。大鶴之好。以若未害。其失人尚若此。伏望

陛下以類推之。臣謂不軌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繼曉之者。梁芳也。梁芳傾覆陰險。引用邪佞。排斥忠良。輔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欺罔如趙高。侈如石崇。數年之間。假以進貢。實辦為名盜。祖宗百餘年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名不足。所

在風擾。注直莫能過。乃復薦繼曉。求益寺。虛耗內財。飛語外。謂其極意不肯為足。被

陛下逼脇。只得屈從。是畏天下議已。欲以陛下事。歸罪于大臣。善則稱君惡則歸己。今梁芳欲文已好。而以過歸

陛下。即此一事。已不容于辨矣。且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

皇明名臣章奏卷之十四

四十六

身危之臣。斷謂其方之身不足償其罪之萬一耳。臣德不足信。職非言官。然知自然可以固位。願乃不自揣量。以此二難奸臣抗可否。元須竭誠。山城赴火。已不可言智矣。然臣惟牛司耕大司守走獸之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于陛下。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感愧無地。中以思深淡。又流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豈能盡知。而夜祖宗在天之靈。望臣等以言進于陛下也。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皆痛心飲食。勞難曉之內。卒之不敢以此言進于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使臣復不言則陛下終不悟。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後世謂臣等何如人。秉筆史官必譏笑臣等。恐時及下矣。昔魏任座答文侯何如主之問。以直觸怒。及問翟璜。璜曰。仁君也。君仁則臣直。向者任座之言宜。文侯悅。使璜召座。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臣不敢過望。此然。上堂忍懷不直之言。為陛下仁聖之累耶。臣誠不畏死。惟陛下留神聽覽。熟計而必行之。則祖宗之光。社稷之福。臣民萬世之幸。如臣言非是。甘受顯戮。以昭欺罔。臣不勝激切之至。

總論天下郡縣疏 楊博史部尚書
切惟吏治不清。則士風日壞。即如郡縣。向來不分繁簡。僻難易。則勞者無所勸。逸者無所懲。繁簡求簡。避繁求僻。避難求易。勢所必至。以致緊要難治地方。缺人整理。日漸廢弛。頃雖漸次剗革。然必法有畫一方可行之經久。其于各處地方。今止偏核民情。未暇兼論形勢。太率以邊方殘破。遠方困憊。盜賊猖獗。災沴頻仍。衝繁難支。刁疲難治。為上稍易者。為中易者。為下每省總括數語。以陳其弊。細列等差。以盡其詳。使一方利病。宛然在目。治道緩急。可指諸掌。為守令者。果能觀邊方殘破。則思保障之略。觀遠方困憊。則思拯救之術。觀盜賊猖獗。則思撫循而掃蕩。觀災傷。則思賑恤而安輯。觀衝繁。則思愛人而節用。觀刁疲。則思力本而善俗。外以是修其實政。內以是課其成功。至于推陞行取。必進于此。以為遲速高下。又念一紀之間。一方之事體。更不常。五方之民俗。美惡難究。本部每十年釐正一次。今將南北兩直隸浙江等十三省府州縣上中下三等開而進呈恭候聖明裁定。勅下遵行。此外合行事宜。容臣等另行題請。一北直隸臣等謹按北直隸畿甸重地。根本係屬永平逼近邊陲。屢遭虜患。順天後賦並係禁場莊田。星羅棋布。事務繁劇。而養馬之累。則諸縣同焉。河間不永惠真定保定路極衝繁。軍屯連馬。交錯其間。撫輯為難。且每秋防守三關。更為勞費。順德俗淳訟簡。大名廣平地僻土饒。賦稅易辦。長民者持廉悆儉。加意撫綏。可不勞而治矣。一南直隸臣按南都根本重地。應天賦重役繁。頗為難治。蘇松常均稱煩劇。蘇為最。松次之。常又次之。至於歲運水患。時增時減。

此論江右... 一浙江臣等謹按兩浙當天下財賦之半... 一江西臣等謹按江西分吳楚閩廣之間... 一福建臣等謹按福建僻在南陬... 皇明名臣奏表卷之十四

此論江右... 一湖廣臣等謹按湖廣襟帶江湖澤多田少... 一廣東臣等謹按廣東介嶺海間... 一廣西臣等謹按廣西僻在南陬... 皇明名臣奏表卷之十四

省會聲建靖藩于時編氓稀少招徠艱荒歲久蔓延田土半荒
侵占糧額日減宗人日繁綠軍餉支給不敷昔惟府江五百
餘里夷條阻難為患潯州大縣等峽諸蠻巢穴其間與安西延
陸明與武岡接壤為猛獠據又柳慶以西八寨者稱盜數耳今
則珠連繩貫在在有之如古田洛容荔浦思恩懷柔等縣為其
盤食將無民矣是以官多降調惟事誅求以致土官驕橫民散
徭賦越城劫庫戕害方面蓋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邊方之官非
才不足以戢亂非守不足以服人非久任不足以諳土俗而識
物情斯乃謀國者任人之責也

一河南臣等謹按河南為諸夏中區向稱樂土近以宗室日繁
黃河歲徙綠糧工役勞費不貲民始不堪命矣開封河南衛輝
懷慶彰德五郡衝煩雖同彰德間于趙魏軍民雜處軍制尤甚
皇明臣等奉天表之七

歸德地縣數省統轄非易宿姦大猾時發首難之端南陽荊
且多強盜殷富則汝蔡為優勁強則河洛為最是故藩祿軍需
均當規算第恐皮盡而毛無所附方求之患有難者休釐大
臣其各夜慎圖之哉

一山東臣等謹按山東齊魯舊域海岱奧區海充東患在役重
其民頑輕於流移青登萊患在賦煩其民悍敢于武斷海南雖
稱沃壤而武濱濱蒲一帶即古廣斥之地一望白茅兗州水陸
之衝且宗藩河工勞費不貲至于沂費剝磨則荒落甚矣東
昌青州差有可觀均非昔比登萊地本瘠鹵舟車不通雖值富
歲猶多通負大率濟青依山多礦盜聚於嶺海多賄徒臨淄之
間多姦俠單曹之境多妖民休釐大臣實心緩輯之外又不可
不銳意於防練矣

一山西臣等謹按山西大同府逼臨虜穴最苦侵暴太原府屬
如興奇嵐係河一帶虜一大舉輒入其境斷烟宿莽肅清甚矣
汾州宗藩不與國法頗為地方之害潞澤邊遠原列大行上下
谷深林密盜時竊發往歲青羊山之事可為鑒也平陽雖稱富
庶其實止蒲絳臨汾太平襄陵曲沃翼城差有可觀地震之後
則亦大不如昔矣是故休養內地之民使之裕于供邊乃一方
休釐者之責否則割肉充腹立見其弊可歎也矣

一陝西臣等謹按陝西內綜入郡外控三邊吏士者牧且兼
冲馬責誠難矣西鳳漢中稍稍饒裕百需給仰供應頗難延慶
平涼臨鞏逼近邊陲虜一入無論資給銓餉必傷之患獨先營
馬三邊視諸郡尤衝而勢不相貫故甘肅星懸於河外寧夏殊
休於榆城榆林一望虜寨千堡饑糧獨其人輕生敢戰相持無
皇明臣等奉天表之一

惡頻年更番入衛耗亡半矣墮城頌將蓋有由然又其甚者固
原為開府調度之衝重兵屯戍自去秋敗績之後懸賞募至
今銳士尚不滿千若虜襲舊套直驅踐汗隴薄涇卻窺三輔特
再晝夜力耳鳳河之墟風多回種而無良亡命者又多此隱其
中立俟風塵鼓煽而起腹心之患其將大乎是故有收帥之責
者所當觀釁而預圖也

一四川臣等謹按四川西南奧區上則松茂建昌番夷時肆侵
暴下則臨番石砬土司互為劫掠控制消弭非一朝可圖者也
成都素稱沃野賦重役繁供億稱詘敘州地饒而高拱諸夷兵
費不貲且大木多產其境採辦之擾商民殘廢重疊土寇連結
施州諸夷虔劉未已而妖人內訌受害尤烈休順衛民朴務
簡馬湖僻小民夷相安龍安新造全在經始大抵蜀也夷葉進

一雲南臣等謹按雲南遠在西南漢夷雜居無事則互為犄角積弊然也府屬如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足稱沃壤曲請為入滇之路俱億艱難武定當新造之區安輯為要元江景東麗江姚安北勝鄧州雲益諸夷其情叵測鎮巡同心恩威兼濟方可稱治至于旌別庶官責在監司撫字百姓責在守令惟求得人而已

一貴州臣等謹按貴州初屬四川行都司永樂年間始建省治官則流土相參民則漢夷雜處不當中土一大縣一線之路外通滇南官軍月糧仰給川湖二省黎手寄治湖廣五開衛銅仁

多良章素卷之十四辭處萬山。逼近苗穴。都勾程苗與廣西接壤。土酋仇殺。素稱難治。鎮遠湖廣之衝。面水背山。險頗足恃。思州石阡孤縣一隅。勢可隱憂。惟思南城下有江。足通舟楫。商賈行旅。比之他郡。不甚蕭條。大抵貴州開為雲南。無貴州。是無雲南也。內安外攘。其撫鎮大臣之責哉。

吏部一太欽奉

聖諭申飭懲治貪吏切要事宜以安民生以回天意事該本部

題八月初四日伏蒙
皇上召空等參詣肅清
廣太監張誠等傳奉

勅諭云欽此除申理冤抑聽都察院具題申飭外臣等案查

萬曆十二年。該本部題覆漕運總督傅希執論。該知府等官董

用感等節奉

臣廉立
執見也
該刑部擬例上請奉

聖旨是這律例既審酌停當。貪官科欵。賊至五百兩以上。情重

的准引例發遣情輕的依律開擬以後各該撫按官論劾則私

務要查訪究問。証據的確。毋得枉縱。欽此。

明旨森嚴一時大小臣工俱當洗心滌慮在有司固安熱已參

重權斯所以仰芬

聖王養養之仁而恭送上天太和之澤也弟人心蔽錮日久

治類靡成風則

崇實政者。言謂盡無。然惴惴無華。不事炫餘。畱心民事。不屑。

承上官未必知之而未必列之薦剡也至若目恃高第濟

小才假振作之虛聲肆其大欲而託言可以惑醉神

不問彼既身有所托而心無所患民若征虜而官稱祥瑞

道無其人哉有之而未知即知之而未必形之論劾也蓋
 以致沉抑竟終虛餘者間逃法網其將何以示勸懲而風守令
 也哉臣等切謂欲清吏治必重在懲貪欲懲貪重者在核名實異
 同蓋有廉能之薦墨未乾而賄私敗露與重懲之者夫又有此
 方以廉能薦舉而別處該管上司且以不職論劾者矣又或司
 道聞報考語並稱其賢而撫按俱存薦章而部院考察徑以不
 職議斥者矣雖始終難保其意見未必盡同然詳察於名實之
 間標核其異同之故良以人情多憚于任怨而樂于市恩也臣
 等請自今伊始部院專責成于司道各要悉心體訪稽察如查
 徇情畏勢遠怨自全于所屬各官有貪縱而不及知或知之而
 不從實聞報論劾者有司道聽撫按撫按聽本部及該科查察

請
 有議處其舉劾到部與本部平素查訪大不相同者亦許明白
 糾正不許一槩依違從嚴扶同致乖公論再惟本部斥陟除撫
 按舉劾之外而者諸司考語撫按官每歲終類報一次以故中
 有官箴既壞而舉劾不及大察期遠者多從劣處正恐久留地
 方徒滋民害後以繁文停止以據按復命及各官進奏方得齎
 候賢否到部夫巡撫遠轉常以三年為期巡按差滿赴京多年
 半以上間有事故未及復命者則又竟無文冊而進奏官員
 則所造甚畧在各省以二司評臨所為或不甚相遠至南北直
 隸悉係府佐等官平素過中料知照悉折節下之既有所畏而
 不敢直言至州縣佐貳多以浮詞塞責即有貪墨事請亦誰能
 據事直書以故近日本部推陞劣吏甚少不惟候選者苦于缺

少難以疏通使不肖者久為姑息一方斯民何容令其通行各
 省且撫按等官悉要查照舊例將所屬有司等官賢否查訪
 的實總造簡質文冊過年詳報一次以便本部檢查但有操持
 已壞或罷軟廢事者即行勘酌劣處各據按官不得仍前因循
 感閣斯有司時有所儆惕貪墨不得以縱容簡吏安民之道或
 不外此至若部院大臣均有表率百僚之責而臣等倘員銓部
 責任尤艱稱塞匪易臣等將益務精白以示儀刑仍與各衙門
 堂上官遵照節次

明旨其崇虛靖以勵儉敦儉以還淳詔云
 朝廷者四方之極又云大臣法則小臣廉轉移化道之機似莫
 有先于此者其餘有司實政之所當脩議尚有未及容臣等遵
 奉 勅諭次第脩舉務期民生可遂天意可回我

規行

皇上畏天戒悲人窮慘懷盛心斯仰付於萬一矣奉
 聖旨是坐有責責成撫按司道官督察有司近來舉劾多未見
 精核只虛文了事吏治何由而興今後你部裡還著實查訪有
 舉劾未當的指名參治各處開報屬官賢否年終報部查復舊

議處邊務疏

王一鶴大司馬

兵部一本邊費日糜兵威未振摘陳一二機要以保治安事者
得戶科尤給事中穆來輔題稱各邊要務率謂在邊鎮海運之
防不可不嚴邊功之敘不可不惜收斂之病民法不可緩貪將
之通夷禁不可後開原寧遠之間當整潔煙谷以控其冲金復
海蓋之虞當設兵議餉以壯其本在薊遼橋工可罷而臺牆工
作之細巧不可不省烽火可嚴而南北臺兵之管轄不可不一
器械之創脩孰愈于廢墜之簡飾通逃之奔命孰便干土著之
選充酌議臺牆工作以惜其財調停馬步戍兵以節其力在宣
大山陝夷馬當一側變價以免軍士追橋之累脩工當堅給行
程以蘇軍士之苦營路戰馬比例劍鎮以備征操正牧馬匹一
照估費以省賄賂選鋒騎操馬匹當給銀買補月糧扣補椿朋
此議法
皇明名臣晉奏卷之十四
五九
當照例抵數及稱各鎮竟違臣之文法破拘學之常格以示激
勸各一節指今昔虜情之變態因影察形陳邊關所備之機宜
而病為藥其謀既遠其慮良殷然事有見行之當申飭者有未
行之當酌請者以達鎮言之海運之防加御之慎收斂攫取之
弊四衛兵餉之增此已行之所當申飭者也索取賂索貪將通
夷之禁開原寧遠整潔煙谷之工此未行之所當酌議者也以
前鎮言之橋工當停臺座當省備工當修步兵當恤斥候燈燧
哨瞭當嚴南北臺兵統轄當一調停工作以寬戍募練士卒以
抵客兵此見行之所當申飭者也臺牆工作毋徒細巧美觀整
脩器械毋徒紛更耗費當省之力乘虜之間吾力雖全而虜費
間不可圖虜各間而吾力不固不可乘此未行之所當照行者
也以宣大陝言之嚴撫賞之類數以戢吏心給修紅之印糧

以上
官銀正牧馬匹欲堅估費以省賄賂馬給軍運橋之不便月糧
既扣橋明之免追此未行之所當酌議者也至於
中國之於外夷假貢市以示羈縻嚴征剿以張捷伐屢奉
明旨許以便宣行事如宣大之罰服延綏之險甘肅之驅逐虜
即搖尾乞憐乃其剛勁大駭茲欲寬文法破常格誠鼓勵人心
之意既科道具題前來通應酌擬覆核

任將而
中制告
政案帶
于邊務
機密重
應行將
可謂得
任將之
通矣
命下本部通行九邊各督撫衙門查照所議各項事宜見行者
應行者舉行未行者酌議具奏無事虛文務臻實効其各撫處
剿捕事理悉聽相機舉行

朝廷許人任事
諭旨炳若日星惟諸臣
皇明名臣晉奏卷之十四
六十

日威互相為用綜縱各當其可務求
國體常尊虜蒙永弭無以中制可也奉
聖旨依議行

雜敘勳臣職

王一鶴

兵部一本數叙勳臣以備擢用事武選司業王武職推陞全屬
為刻以各薦而用則用有所據以無薦而合則合者有所據惟
公侯伯及各勳衛自送營教習之外別無薦舉可據於武職
千失實推用恒苦於乏才相應酌議題請案呈到部看得世
祿世官本以備緩急之用使功使過宜大採與論之公武事當
用勳臣者大之如西京五府掌印會書南京守備操江以及督
所屬總鎮悉有軍國之要寄次之如管理紅盔大標將軍又刀圍
子千以及府衛印則典於輔之親軍其責任匪輕其推用宜慎
而重之顧應用之缺則多堪用之才則少緣送營教習之外無復程能
考察論功之餘得終落職或圖素養而驕驕則易滋或甘授用
而怠怠則忘修即有遷善改過無由自見乃至遇缺推用轉苦
乏人如不得已而用及廢閑者無以為持衡之具或不自愛而
仍復求用者無以杜鑽刺之門必先立汰鼓舞足以勸懲乃得
爭自摧磨不至旅進旅退令無自伊始凡公侯伯除見任官
事及老疾不堪推用外其新罷而巳出營與舊經軍任者並
各勳衛在京帶俸者聽兩京兵科會同各科河南道御史會同
各道各于本年終從公擬議甄別但各才行並優者或係省父
方新者不拘員數擬實職薦以憑本部再加體訪覆題候用以
後或兩年間一舉之如各驕縱不檢怙終不悛及安享厚祿托
為久疾以免朝參者許科道官指實參論不時論劾即與由可
為各樣可罰也自後本部凡推補職臣之缺必倚開薦叙之
由庶誠薦者因功加修未薦者各懲思奮懲創者各砥礪之奇
雅用者各甄叙之懷矣伏乞 聖裁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四

六

兵部一本數叙勳臣以備擢用事武選司業王武職推陞全屬
為刻以各薦而用則用有所據以無薦而合則合者有所據惟
公侯伯及各勳衛自送營教習之外別無薦舉可據於武職
千失實推用恒苦於乏才相應酌議題請案呈到部看得世
祿世官本以備緩急之用使功使過宜大採與論之公武事當
用勳臣者大之如西京五府掌印會書南京守備操江以及督
所屬總鎮悉有軍國之要寄次之如管理紅盔大標將軍又刀圍
子千以及府衛印則典於輔之親軍其責任匪輕其推用宜慎
而重之顧應用之缺則多堪用之才則少緣送營教習之外無復程能
考察論功之餘得終落職或圖素養而驕驕則易滋或甘授用
而怠怠則忘修即有遷善改過無由自見乃至遇缺推用轉苦
乏人如不得已而用及廢閑者無以為持衡之具或不自愛而
仍復求用者無以杜鑽刺之門必先立汰鼓舞足以勸懲乃得
爭自摧磨不至旅進旅退令無自伊始凡公侯伯除見任官
事及老疾不堪推用外其新罷而巳出營與舊經軍任者並
各勳衛在京帶俸者聽兩京兵科會同各科河南道御史會同
各道各于本年終從公擬議甄別但各才行並優者或係省父
方新者不拘員數擬實職薦以憑本部再加體訪覆題候用以
後或兩年間一舉之如各驕縱不檢怙終不悛及安享厚祿托
為久疾以免朝參者許科道官指實參論不時論劾即與由可
為各樣可罰也自後本部凡推補職臣之缺必倚開薦叙之
由庶誠薦者因功加修未薦者各懲思奮懲創者各砥礪之奇
雅用者各甄叙之懷矣伏乞 聖裁

彈災異疏

王一鶴

兵部一本災異奏疏修省各要城陳一得以挽
天心以回治化事臣等奉得陝西道御史李化龍條陳大事除
事關別部者聽其德自議覆外其稱提督安撫武備正悍卒等
三事俱係本部掌行即傳兵紀詳查為多相應開立前件議擬
展請恭候命下本部通行各衙門一體欽遵施行一崇需索
以貶驛遞之苦前件臣等奉得勅令之填給自各舊規乘弛之
需索常溢原額各差內臣或自南而北上自北而南回其公用
夫馬車船填在勅令俱照例無虛開者但各官跟隨豪強者沿
途需索騷擾即太官亦為其所撻置地方官惟求其出境之速
在上司則差人守催在下司則曲意應付於是以遺牌為定數
視勅令為故紙而其數不啻四五倍矣驛遞幾何而不德且累
哉既經御史李化龍具題前來合行鳳陽山東保定河南各撫
按衙門轉行各屬如遇公差到彼止照勅令填註原糧夫車馬
兩項復數目應付不許稽遲如各虛開牌面分外加增者不許
應付其地方守巡官員亦不得差人為之守催致滋擾害如違
違該撫按及科道官訪實奏究伏乞
聖裁一飭武備以杜竊發之虞前件臣等奉得饑民易于搶掠
備有可原之情亂民志在縱橫當嚴不赦之法節該言官建議
本部具題
剛旨申嚴通行遵守今據具題前因無非思患預防之意合
備行各撫按衙門查照所議事理督行司道等官於保甲着實
舉行平昔互相覺察各警互相應援無徒實為虛文于兵快設
汰操練因才力以授技藝收家依以廣網羅無私差違務武備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四

六

兵部一本災異奏疏修省各要城陳一得以挽
天心以回治化事臣等奉得陝西道御史李化龍條陳大事除
事關別部者聽其德自議覆外其稱提督安撫武備正悍卒等
三事俱係本部掌行即傳兵紀詳查為多相應開立前件議擬
展請恭候命下本部通行各衙門一體欽遵施行一崇需索
以貶驛遞之苦前件臣等奉得勅令之填給自各舊規乘弛之
需索常溢原額各差內臣或自南而北上自北而南回其公用
夫馬車船填在勅令俱照例無虛開者但各官跟隨豪強者沿
途需索騷擾即太官亦為其所撻置地方官惟求其出境之速
在上司則差人守催在下司則曲意應付於是以遺牌為定數
視勂令為故紙而其數不啻四五倍矣驛遞幾何而不德且累
哉既經御史李化龍具題前來合行鳳陽山東保定河南各撫
按衙門轉行各屬如遇公差到彼止照勂令填註原糧夫車馬
兩項復數目應付不許稽遲如各虛開牌面分外加增者不許
應付其地方守巡官員亦不得差人為之守催致滋擾害如違
違該撫按及科道官訪實奏究伏乞
聖裁一飭武備以杜竊發之虞前件臣等奉得饑民易于搶掠
備有可原之情亂民志在縱橫當嚴不赦之法節該言官建議
本部具題
剛旨申嚴通行遵守今據具題前因無非思患預防之意合
備行各撫按衙門查照所議事理督行司道等官於保甲着實
舉行平昔互相覺察各警互相應援無徒實為虛文于兵快設
汰操練因才力以授技藝收家依以廣網羅無私差違務武備

恒保庶幾緩急不濟不惟民困而飲逐捕且亂民不攸生心伏乞

聖裁一正悍卒以杜陵替之漸而件臣等者得兵士鼓噪事存所激者情尚可原驕悍所倡者法難經審所據鄭陽軍士之變

奏奉

國旨處分參將員缺已本部推補毋容再議今據具題前因無非懲前慮後之意令無徇行即陽撫按衙門責令新任參將尹邦憲務將所部軍士嚴加約束時為訓練示以親上死長之義消其驕悍反側之心敗奔仍前鼓噪倡亂者盡法處治勿事姑息庶法紀不至陵夷而人心知所震懾伏乞

聖裁奉

聖旨依議行

卷之四

六

議處教職疏

沈

沈

鯉太子少傅

禮部尚書臣沈鯉等一本議處教職以飭學政事切惟教官之親士與有司之親民一也今天下有牧民之官而無教士之官蓋所謂教授學正等職者徒以備員而實干弟子無分毫授受之益雖亦三年大比每歲貢士未嘗乏人而求其成德達材以著作人之緒者則杳乎未之聞也夫人才風俗出自學宮為治忽理亂所係豈可任其廢壞不脩至此乎臣等職專風化責育既歸且欲稍為振拔使知自奮冀所庸其賢責之法惟慎其選除優其遷轉以示鼓舞作興之意使由科目出身者不薄此而不為貢途出身者不盡地而自限庶乎師道立而學政之脩崇有日矣請自萬曆十三年為始新科進士有願就教者免其自陳行陳已止具呈辦事衙門移咨吏部代與題准即與除府學教教授授三年查果稱職原係二甲者陞各部主事係三甲者陞推官知縣俟其歷俸三年前教職舊係准折各司年半與初選推官知縣歷俸四年半者一體推陞行取其三甲進士有願久任教職以終作人之效者許於就選之日具呈案候待其歷俸六年徑陞各部主事三年者陞國子監博士等官如有雅意才風俗小補云云人如塾師之子子第日課月程多所造就及能贊助司脩明教化各移風易俗之效者遇該內轉與相應部分通該行取以上論則通論功績所以優進士教職者似應如此使其守選未及者得免於淹滯之苦政體未請者可習見各司之事或遇該御史之年則聘取同考不患乏人斯其所以優之者又不在遷轉之間而已矣會試付榜舉人及下第乞恩就教者本多為貧士仕乃當臨選之期猶復持兩端不決者

何也蓋年長而始就教職本利於推陞之速年青而有志進取者又惟思推陞之速此其情之不同有若異相反者不可不兩從其便也請自今以後凡舉人就教者俱經會試一次方與推陞有司如就教之後會試不第而仍望入任教職以終作人論之效者許其具呈候准其再會一次方與推陞已經三次者不准其餘仍照常推用庶幾于人情兩便矣若有能造就人材脩明教化如前項所稱功績三年以上陞司務博士知州九年考滿起運到部者陞各部主事大理寺評事府同知等官所以優舉人教職者似應如此夫進士舉人就教者多則教授學正可兼得科目出身者而用之雖教諭不能盡然亦宜選訓導之各督學署以充其任蓋掌教得人則一方學政有為之綱維者故其選不可不慎也貢士教職視科目出身者常多數倍乃近

皇明憲章卷之十四
六十五

年以來則一任分教再任掌教從多轉矣彼既愛可欲之勢以誘其前而又患失之心以隨其後未肯不甘于自棄者故學政之陳由貢途居多而鼓舞作興尤宜于此輩加意也今要于貢士教官查各稱職者除春秋兩季照常序轉學職外其當選遇缺推陞之時亦查其在任力精壯考語特優者與一體推陞有司九年考滿起運到部而著各前項功績者陞知州助學等官其各該撫按察舉教職者亦特許寬其人數仍于存本中以各資格分為三限示不相掩如示某以上係進士出身某以上係舉人出身某以上係貢途出身斯不得偏右科目以消沮貢行之氣所以優貢士教職者似應如此夫待之優則人知自勵而師道可立學政不患其不脩矣至于有司改教近年事例尤有可議者查凡撫按諭勅有司而欲存一線之路者必曰操守備

未大壞學問尚可為師夫曰守未大壞非果不壞持惜其差任之淺也曰學可為師非真不學特借此以為名也審如是則教士以貪而已矣何重要而輕士知此也合要自今以後論材力則姑准改教紀操守則降調開散不許照舊教職以涸學官亦稍低致笑一事之伏乞勅下吏部覆議上

請俯賜施行奉
聖旨這教職選任陞遷等項俱依議以後撫按諭勅有司但有操守有議的不許擬改教職

皇明憲章卷之十四
六十六

修城買辦疏

宋

魏大

戶部一本庫藏萬分匱乏之想乞

聖明俯賜停減買辦以昭儉德事案南司案呈奉本部送各料

抄出內承運庫太監孫順等為急缺金兩寶石珍珠等項事奉

聖旨着買辦上急送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

呈到部臣等切准

皇上以潞王之國取用金珠寶石等項以洪錫予之仁臣等敢

不將順第前項珠寶藏于巨室非若五公完盤于市肆買辦

必須召商召商必厚其價值又必取給于太倉銀庫有無虛

實莫過聖鑒即督臣九月所奏外庫實在之數僅一千五百

有奇已盡數奏解遼東年例今該庫所請金珠寶石等項計用

銀三十二萬兩不知

皇上令臣等於何處取給無銀而召買雖朝廷之法難行於

商人商人空手以扣巨室之家其誰我應則歲內尚該各道年

例銀二百三十餘萬臣等方日夜兼思寢食俱廢乃復益以額

外之負臣等非龍鬼運神輪其何以仰付

明命且歷查往牒凡親王就封並棄取辦事例即

呈上為合同氣不拘常格似亦不必如是之多伏乞

皇上軫念庫藏之空虛爰惟

國計之當重俯查所承項不甚緊要可以停止其項止用凡

何可以裁減倘從臣議悉行停減庶友于之仁樽節之義兩全

而無害矣臣重任悚悚待罪之至

裁定鹽法事宣疏

宋

魏大

戶部一本鹽本久故眾議異同懇乞

聖明俯賜裁定以惠商民以足國計事山東司案呈奉本部

送戶科抄出山西巡按御史吳達可題前事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送司案呈到部看河東巡鹽

御史吳達可題開歸二府改食山東長蘆當議有因力除三關

之積逋互緩已經本部題免費容再議外其餘三事相應開立

前件再加酌議題請定奪施行伏乞

聖裁一曰商人之積困至恤前件臣等查得本年二月

內該河南撫按官東貞呈等會題河南臨鹽味苦運到開歸三

府鹽斤派散追征商民俱困欲要改食山東長蘆之鹽即今已

認河東額課已經本部覆奉

欽依訖今御史吳達可題稱各商運發二府鹽斤棄之則引價

業已輸官不棄則地方業已他屬欲要議處及查本部原題自

萬曆十七年為始正處及此合行移文河南撫按轉行三府將

河東各商運到鹽斤聽于十六年內盡數分派追償不許拖欠

仍自十七年起始行山東長蘆之鹽既求民便又不困商斯為

兩利之道也伏乞

聖裁三曰運道之艱塞至恤前件臣等查得開封舊隸山

東故時河東引鹽亦從襄城等縣經過要有稽不便者況商大

運鹽發賣俱有水程引目所過州縣誰得而革之今御史吳達

可議劉河南開封河北四縣于長蘆而余偏州縣留之以通運

道以涉過慮且以開封一府大梁守巡二道屬兩巡鹽御史管

轄事體尤為不便合行河南撫按行令襄城等縣照近河題

例行山東長蘆之鹽如遇河東商人運發南陽等府鹽斤紅
過即便放行不計畱難違者聽河東巡鹽御史參治伏乞
聖裁四曰歷待之增數空減前件臣等看得河東額課四
十二萬引正德八年增餘鹽二十萬引共鹽六十二萬引每年
額課銀一十九萬七千三百七十六兩萬曆十年因歷次商
人引價乞從嚴補本部議于十二萬引內每年撥十萬引免課
以補商人遺下課銀三萬六千兩于太倉補發近該河南撫按
會題開歸二府食河東鹽不便本部議將二府改食山東長蘆
之鹽就于河東餘鹽二十萬引內撥一十五萬引該課銀四萬
八十兩令山東長蘆運司分認以抵河東額課余引五萬准暫
免截止辦課四十二萬引其所減餘鹽二十萬引仍每年于內
撥補商人十萬引待補完即行停止已經題奉

欽依今御史呈達可題稱河東每年撥商人歷待鹽十萬引

原在六十二萬之內今減二十萬為四十二萬復令于正課外
撥補商人十萬各減二十萬引之虛名而無其實乞要再為量
減合如折議移咨都察院轉行本處就于四十萬引內撥商人
五萬引再于所減余鹽二十萬引內撥五萬引共湊足十萬引
以補商欠計河東運司每年辦鹽四十七萬止納三十萬之
課待補完商欠仍復四十二萬正課本部亦于每年補發山西
鎮銀內減去一萬六千兩仍行長蘆巡鹽御史將所分地方鹽
課事宜查照原題作速議處停妥具奏伏乞
聖裁奉
聖旨各處行鹽俱有畫定境界開封既改行長蘆河東南運道
路還應查改以便稽察著河南撫按官會同巡鹽御史查明定

接載地方疏

臣部一本饑民開賑可查臣部工役既以安地方事
臣等於本月初七日接到江西巡撫陳有年二本為據該縣狀
天時人事種種可慮乞賜賑卹并陳地方急務以圖開賑事
內開饒州府餘干縣居民方球黃大章等家被不知姓名百餘
人將各倉圍搶及南昌府進賢縣有不知姓名百餘人將民人
云九家倉搶去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先該直隸巡按劉懷恕一本饑民
飢寒處借貸官員以彰法紀以安地方事內開二月二日相夜
數百餘人打劫彭取守等家發兵逐去二十八日崔瑞陽大
一船板百餘人搶去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臣等又聞松江常州等府饑民搶攘不殊

二省山東之濟南東昌兗州三府亦弱之南陽之食矣夫歲值

災傷民窮盜起非固敢於違法誠迫於不得已也嘗聞漢臣人
情一日不再食則餓終歲不聚水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者
得水雖慈母不能以保其子君安得以育其民哉方今旱潦之
虐幾遍宇內江北洪水為劇山東河南旱魃尤烈是以民不聊
生餓殍相藉嗷嗷搶奪觀望而起雖一時災黎為念曠廢即
解散似若害不害但恐豪奸巨猾因饑民之易亂幸凶歲之可乘
攘臂鼓煽于其中則一倡千合其患豈不可勝言者況松陽為
根本輔郡而淮揚實咽喉之冲河南為腹心要區而魯魯尤肘
腋之地較之他省此為最要若視其攘亂而不為之所甚非所
以賑窮民而固國本也臣等願
皇上思歲稔之可憫念民亂之當憂切先事之慮嚴禁之

昔口而
 愛獨抱
 先爭之
 慮大臣
 之用心
 固宜如
 此也
 策糾遺聞風而糾劾之。若是非過為之慮也。易曰。機者動之微。言之先見者也。禍亂之機。夫豈在剛。不見是畜。連歲災沴。民已不堪。又加之目今青苗不接之際。候補數數之黎。捋股得鬚。所為危急存亡之秋也。使不接為之賑恤。不亟為之防範。則饑民既虞所仰。又無所畏。如之何而不窮且盜也。況今國家多事。蜀夷未平。而羅賊繼作。以荒歉多難之勢。當民心困

危之時則既養而安戢之誠當如救焚援溺不可一息少緩也

皇上俯查臣等所言不大舛謬。勅下都察院通行各該衙門。直撫按一體遵奉。災民幸甚。地方幸甚。奏。聖旨。該部院知道。

石星夫部尚書

正部尚書石星一本制錢阻滯懇乞

錢法法
國家利
權操之
自上下
可任下
民阻滯
即行否
呈報
約石
象上疏
中鈔可
謂力思
國計
其陳說
三弊
見之
之四
 理閣嚴行申飭疏通以裕經用事虞衡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官
 理寶源局員外郎邵伯惇呈稱本職奉詔創委監督鑄造萬曆
 通寶恭進內庫并送太倉及壽宮各工支用節行召募爐匠添
 蓋作房晝夜鼓鑄驗收銅料足色鑄造頗為精美一時內外通
 行民皆稱便乃自九月以來都城內外將萬府制錢忽就阻滯
 不行本職欲照常督造今市肆不行恐徒煩工費欲行鑄各
 匠役雜料工食銀兩業已費用一時難以退還且奉
 旨鑄造擅雜停止呈乞嚴加禁約設法疏通俾制錢不致
 而經用可裕等因到部看得錢之為用與金幣並行歷觀前代
 莫不皆然奉

皇明公臣章奏

欽依鑄造萬曆通寶進送內府太倉應用。續因都城錢見日罕，節次題奉。

欽依將大工多造新錢以濟財用。一時制錢流布。上下盡稱便。禹陽鑄山。惠民之仁。何以加焉。奈何制錢方行。旋為阻撓。夫謂之制錢。以其治之于上。而下不得專。謂之通寶。以其流通于近。而人莫敢阻。况

皇上萬曆制錢體貌厚重。色象光潔。匪直行之今日。信可傳之萬世。今忽然而貴。勿然而賤。候然而用。終然不用。是小民操券賤用舍之柄。而上共安之禁也。往者嘉隆舊錢。阻滯不通。

明旨屢經革棄之行今併舊曆制錢廢閣不用毋論經用之未裕且於法紀之謂何臣嘗訪求其故厥有三一曰稅歛壅闕蓋錢法之行要在上下流布香泐聚散耳即如門牌每號應奉

明旨收錢矣。開門稅間收制錢，第為數不多，至於坊院，則經收
 積後，利於收銀而不利於收錢。收銀則得輕重其手，而各處錢
 之貨收錢，則定數有限，而實侵漁之利。夫輪於公者，既不收錢
 而欲強民之用，得乎其弊一也。二曰豪右之利。蓋今之奸商
 滑向，盛業時射利之心，窮人棄我取之術，詭言或求謂制錢之
 不用，以致各錢之家，自千百以上，惟假積之無用，減價輕售，而
 彼則棄錢收貯，以待貴時之用，其弊也三曰雜錢之阻。錢
 者泉也，如水之行地，而流布不窮也。萬曆制錢，雖水之
 代雜錢，則水之支流也。支流橫溢，則正派壅塞。雜錢盛行，則
 錢阻滯，其勢然也。往者雜錢，惟行於北直隸山東等處，則更
 敗京師互相崇尚，以致私錢盛行，制錢反阻其弊三也。三弊之
 中，雜錢為害最甚，首當禁止雜錢一禁，則制錢必行其子
 皇明公臣章本奏之一
 國計民生係關匪細，伏乞
 聖明裁斷
 勅下都察院轉行五城御史并嚴密緝事衙門嚴禁，倘有
 人等敢有於
 命下旬日之後，仍舊行使前代小號雜錢，阻撓實源局
 磨通寶者，計其番總甲人等的據指証，將犯人執送所在官司
 依律從重究處，仍抄號本地方示眾，但不得因而騙詐各行致
 有騷擾，一應房號稅課務要遵
 旨，並收制錢其附京州縣原用制錢者亦乞
 嚴勅各行順天揀按衙門一體禁約遵行，添令一定，必堅如金
 石信，如四時持之永久，各不復更易，則遠近人等既知制錢之
 不可不用，又知用之各恒，而樂于積貯，庶利權不至下移，錢本

不致壅阻民生。國計均各攸賴矣。未
 聖旨近來市肆奸民，詭言射利，及行使小號雜錢，阻撓錢法，若
 嚴密衙門及五城御史嚴行緝究，各違的拿來枷號重治，其房
 號門稅以後都着多收制錢及文武官俸相兼支給，務要遵行

維之患其勢誠密而其情可亮矣御史李天麟相繼其言條奏

彼處巡按御史欽遵施行。奉
聖旨。章奏。卷之十四
聖上。這袍服已量減了。還傳前旨行。
七十六

正風俗疏

吳時來

都察院一本近來官民用度奢侈敗壞風俗通查節次
古先聖人防民制治之格言也我
太祖高皇帝洪武禮制禮儀定式大明集禮所載提其綱
祭享婚喪之各節折其條目而服從器用之各差上可以
下不可以無上遠者治罪甚至處死結法立甚嚴故
修而用充盈今承平既久風俗日侈自上及下由內而
皆以驕淫相誇靡費相尚名分蕩然實所底止其禁
後諸不下數十上至煩明

詔旨不屢屢矣而竟不能禁而止者何故蓋京師者
效而職官各衆庶之表帥京師不行而責之四方士夫不行
之細民其誰聽之是故風之泰也非動戚文武大臣及內
臣士夫躬行儉約以先之不可禁俗之儉也非動戚文武大
臣士夫躬行儉約自治其子弟及吏書承皂人等不
之習雖成于職官之家而造為淫巧以蕩惑人心者則
匠貨利之徒此輩禁于內則散之四方禁於外則竊
必示畫一之守嚴責成之令其在巡城御史及嚴衛兵
各能禁其其權要之奢且借者定行紀錄獎賞其犯
沐司以違制論枷號示懲在外府州縣各司等官各能崇
嚴禁奢侈重懲豪惡而不過忌忌者撫按廉實定行優薦明
曾禁其奢其儉題請紀錄其犯人以違制論罰教備賑仍
號示懲如巡城御史交代即以筆過違法起數冊開冊送院以稽
勤惰巡按御史復命并將筆過違法起數冊送院以憑考案

如五城及按按官狗情容隱體訪得實從重究治此則端首善
以為四方之倡正表率以為下民之式實移風易俗之大機括
也今行通令議各陳見聞上稽品制下酌人情查照節次
明旨內事理一體欽遵施行并將禮部原題應禁數目仍咨劉
五城御史及各省直撫按衙門於通衢刊布榜文於房店隨其
所習刻示并嚴行禁約臣等又照得風俗雖掌在禮部而
領則在都察院臣等謹以虛庸而居風紀以省躬則無望乎
然之節以率人安望各咸感德樂之風庸臣等自貶損以待
絕至于奉上德意而行之四方全在巡城御史故御史稱曰
風而憲綱各正風紀一欵蓋治教養育司之職業而御史
訪求者也官員到任何嘗不整頓於移風易俗之事哉惟
本逐末以此為不甚急而為御史者亦姑舍是不以課殿最者
巡歷處所採風問俗于此致意以身先率勤督司府法期
風俗豈肯不轉移者哉臣等又惟典禮諸書民間不得
准事例三令五申縣之通衢轉躬即為陳繇何益也
刻之成書附在憲綱名之曰憲約繼自今御史以此為
先而內外所屬官員以此為治理最要庶幾由禮則不
則不奢上奢儉之風下成朴樸之俗士風漸振而民生不
困窮矣謹題請

乙一賜採納疏

吳時來御史仲

御史院一本故陳切要事左

賜採納以隆治安事准吏部咨該吏科於事中楊其休顯前事

苛因奉

聖旨該部院知選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查得選擇學官前

本部議覆其搜按巡歷一節係歷都察院掌行該院議覆到

到道具呈到院臣等看得為政惟在安民安民必先省事

一事則百姓受一事之利多一事則百姓受一事之擾

地方災沴屬至民生責耶則所以敦簡靜緩民生要在

司道與有司加之意爾搜按臣統轄一方任在坐鎮當以

而不以巡行為功按臣澄清一路任在振刷當以激揚

不以趨承為悅且司道各專專職行事得以便宜而不司

近民惠澤易於下究所擬吏科給事中楊其休顯於撫臣

出巡按臣禁其隨巡仍責司道仍飭各司誠省事安民

也合要今後巡按專以住劄省會期以布宣德意生民

必出行郡縣以滋煩費或遇地方急事不妨量移附

度巡按一當入境即嚴察謁之禁巡歷所及止許本

于查盤等項錢糧似難乏人不拘本府同知通判推官上

忠誠練達者一員以任其事以備諮訪此外不得濫行委用

妨職掌仍責成各司道嚴督各同絕意阿承留心愛養毋以

書阻眾敵毋以期會察招徠毋以教化後列名毋以催科先

字能是者特與薦揚及是各議行罷并庶職兼脩而地方要

吏治肅而民生獲安矣本院恭候

命下以副各藩直捷按官一體欽遵查照施行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之十五

太原 王錫爵 元駁父
四明 沈一貫 肩吾父

臺省名臣章疏類

沈約 劾元輔不奔喪疏
江陵 三疏乞恩守制 皇上三留之為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之
復前省 皇上 皇上不聽計家少求之而已何求歸之情未切暫留之
疏遂上標讀此疏涕泗交流標也一介草茅逢伏圭質恨不躬
逢 聖朝沐浴膏澤今幸收錄入仕未幾自此大故嗟嗟標也
生何不辰即欲竭血誠冒干天聽自惟涉世未久諸緣未
深不敢收歟自取越職蓋冀當責者之有言也今當言責者
皇明名臣章疏類卷之十五

不惟不言且乞雷矣標復默而不言三綱淪九法數日被冠裳
無異禽豕敢置身斧鉞披歷為皇上陳之標聞天生民不能
自治也立君治之君不能獨治也為相佐之相也者一人之身
而社稷綱常攸賴者也必置身于綱常大道之中而後朝
廷服萬民懷一有不善議其後者如蠅毛而起孔子曰苟正其
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此之謂也以今觀
居正于父也憑棺淚奠未盡送終之禮在室守制尚貪相位之
尊果能正身而正人耶不能正身為居正計者不可一日而不去
皇上為居正計者不可一日而留矣居正不計天下人所共知也
皇上留之者豈以其有利社稷耶然不知居正之在位也
雖可為學術則偏志雖可為自用太甚諸所設施乖張難
疏舉姑舉其最者一曰進賢未廣詩云青青者我樂有材也故

聖世二器美官材茂今則不然

先朝各郡邑進學數十人居正在事限郡邑不過十六七人是
阻進賢之路也無論郡邑標御先時每科占籍科甲者數十人
今限有定數是郡邑有可以登科甲者不可以入黉序矣夫豪
傑之徒非有衣冠維持之不藉之才必有所逞迄今悲號之聲
遍于江南此其遺禍何如也二曰決囚大濫書曰與其殺不辜
寧失不經故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今則不然先時決囚累舉以
示威而無定額居正在事限各省決囚有定數以至首鼠相顧
者欲盈其數以免罰有濫及無辜者矣夫決之先歲者標以示
懲求歲其數無異則雖有自新者其道無繇也三曰言路未通
古先盛世草茅賤士農工商賈皆得竭智盡力居正在事大臣
持祿不能言小臣再罪不敢言誠有之矣折繡繡于彤庭投忠

皇明名臣章疏類卷之十五

肝于王陛未之有也間有憂閑國計慮切民瘼者欲抵掌而
譏當世不先稟命有今日陳言而明日罹罪者矣豈盛世所宜
有哉四曰民隱未周標先歲北土觀黃河泛濫漂沒為魚者不
知凡幾僅有存者架木為巢毀水為餐目及至此心慘龜飛夫
被水潦如此被旱魃為災可知矣黃河如此環四境以外可知
矣有司不以奏聞恐傷大臣德政以致展轉溝壑提妻挈子散
之四方者眾矣
皇上深居九重漠然不知居正之罪也其他用深刻之吏阻豪
傑之才又不可枚舉若矣即使有利
社稷充大壞綱常也況無利社稷若此而可留之耶抑豈以
以居正既去天下事難以支耶不知居正在位之時我國家法
度維繫民心者久我

觀非常之人數。句居正。人可謂無心矣。南華歷引其語。一曰。理之所在。則顧理而不顧衆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傷人私議。是非乎。尾生之信。孝已之行。陳仲子之廉。小節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果可謂小節乎。又曰。道路無不為酸鼻。此其欺罔。尤不容言。居正未聞喪之先。沃共觀其奸。居正既留京之後。天下深恨其非。標常登刑堂。遇各司曹出刑曹。接諸冠裳。各垂首喪氣。一日。三嘆。切齒含憤。有不忍言。酸鼻者。誰乎。

皇上新婚。固大禮也。居正以被經罪人。欲維乎其間。何心哉。蓋欲誘示來世。以居成功耳。宋臣文天祥當南渡之日。猶送親歸。樊

皇明名臣查泰卷之十二

當此清朝。豈南渡之時耶。

先朝李賢。奪情起復。羅倫力排斥之。居正之不歸。蓋無情之可奪。無復之可起。遠非賢之儔矣。大臣聞喪而不歸。小臣必有居喪而不報者。此固所必致也。嗚呼。父子天性。其恩罔極。事父如

此書

皇上可知也。先臣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門。遺其親而能忠其君者。未之有也。抑標又有深恨焉。

國家以言路付之臺省。事係綱常。乘陳魚隱。默而不言。猶謂曠職。臣觀湖廣道御史魯士楚。一本為保留輔臣事。不勝驚愕。謂公論倒施。蓋至于此。徐察之。各道御史有毅然中止者。士楚也。然不顧私。自止請。此其心豈真為社稷計哉。蓋曰。輔臣本欲留。也不肯留之。其功不高。身首留之。

輔臣德我。不數年公卿立致矣。此士楚之心也。夫今日上疏。雷輔臣者。士楚也。臺臣倡之。明日上疏。雷輔臣者。陳三謨也。省臣效之。朝廷為首善之地。臺省係公論之所。論及至此。可勝言哉。所幸若公卿大臣。挺然中立。未有雷。然因此而遷去。不常矣。溯其源。士楚先之楚也。身服縶心。同太羊。天下數數于士楚。標切謂不斬士楚。雖死不瞑目也。標表如此。標言可採。望丞斥輔臣。速歸守制。待制滿之日。另行起用。則綱常正而人心服。朝廷尊而天變消。萬世仰聖天子作為出尋常萬矣。居正學尚刑名。見標此疏。禍標必深。標萬。成矣。蓋非嚴刑督責。狎天下之口。則攻之者愈多也。噫。標甘為妾婦。自愛其生矣。堂。丈夫不忍為妾婦也。碎音。

聖明皇帝章奏

卷之十五

五

王相國奏為因變陳言。竭愚衷。明大義。以植綱常。以隆治。事。頃者天象示異。星變非常。聖心兢惕。復戒諭大小臣工。修省。共圖消弭。臣愚以革不微。皇上作養洪造。思效涓埃之報。靡由也。且政事所當與革。有官守者。能圖之。臣寮所當刺舉。有言者。能言之。非臣所宜與。示非臣所敢及也。第即今日之大者。要者。為皇上陳之。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夫言天而必言民者。蓋天人相通。感召有自。凡事必質諸人心。而安始撥諸天。意而順天意。順然後天變可消也。元輔張居正。乞歸守制。至再至三。情辭俱窮矣。而皇上春倚則。慰勉特至。此豈惟明良相與稱。帝王之盛節而已哉。仰惟皇上以受遺顧命之臣。而委心以任之。大孝也。為社稷生靈。以雷之至仁也。即帝王念茲釋茲之盛心。奚尚焉。且事有輕有重。重于國則輕于家。臣人匪躬之義也。時有常有。變通其變。勿泥其常。聖人達節之權也。今皇上之意。豈不責之以義。而欲其通之以權哉。然而。是舉也。萬古之綱常。所繫四方之觀聽。攸關正室深籌。長顧必思。所以處之。當而求其安者。臣聞之君之使臣也。以禮。人之愛人也。以德。謂之禮。非特接遇之文也。必以心相體焉。謂之德。非徒素志之私也。必以道相成焉。元輔夙夜在公。勤勞最久。謂父子相別十

元年矣。則子之由壯至強。由強至父。與其父之從妻得白。從父得妻。得妻者。音容相照。彼此未親。而今長逝于數千里之外。遠成永訣。乃又不得。匍匐告塊。一憑棺臨穴。其情有弗堪者。臣連日見其衰經之容。辨踊之狀。若以不得去為悲。哀者人皆為之酸楚。而皇上必欲其違心。抑情。抑哀。始痛于廟廊之上。且責之以謀。紓策。調元。熙載。焉。或者非其情也。臣聞之禮義由賢者出。皇上之特奉元輔者。不以其賢乎。域中之共仰元輔者。又不以其賢乎。賢者禮義之宗也。矧位當天下之重任。則身繫海內之具瞻。必正已而後。可以正百官。而後可以正萬民。其理有必然者。今皇上之所以必雷。與元輔之所以不容不雷者。其微權深意。非圓神通方者。未可告語。彼遐方遐聽之夫。拘曲守常之士。人人然也。或因其不去之迹。而歸以不違之疑。安能家發戶曉。而使之無里談巷議乎。夫輿情未愜。華面無庸。而皇上尚欲其敷化。施政。端範移風于海寓之間。且責人之趨令。遵教用協。不式焉。或者非其理也。元輔之為賢輔。昭也。其自信而對揚之言。惟曰。聖賢道理。祖宗法度。斯二語。兢兢守之。勿之有墜焉耳。率予短喪。孔子曰。子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王手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于已。然則終喪者。正聖賢之訓也。而身自違之。必其所不忍也。國家令甲。丁憂守制。二十七箇月為滿。雖庸人小吏。臣喪有律。惟武弁戎行。則墨衰從事。而未嘗以介冑之士。處輔弼之臣。即有往例可稽。亦三年未終而非一日不去之謂也。且當時諍之後世。識之乃內閣二輔臣首題之疏。方以引聞。遂以例請。亦謬

矣。至臺省諸諫官乞雷之疏。實為替辭。尤味成憲。抑又謬矣。然則奉情者。正非祖宗之法也。而身自蹈之。必其所不敢也。以其所不忍。所不敢。而委婉迂遲。不得已為辭。俸之請。又不得已俟。大婚之期。臣竊有以諒其心焉。君子之于臣。必生進退。惟其命而無所逃也。夫皇上無俞允之命。而屢瀆不止。則尤有所大不敢者。禮意隆隆。札諭詳懇。相須甚殷。誠千載一遇也。夫皇上有妹絕之恩。而求去必速。則尤有所大不忍者。然則所望以卹其私情。全其大節者。亦惟在皇上曲體而俯容之耳。况卹一時之情。正所以安其心。而責敦于他日。全一人之節。正所以端其身。而錫極于兆民。則皇上勉留之者。固所以為社稷為生靈而臣則為

皇。上。宜。俯。容。之。者。亦。所。以。為。社。稷。為。生。靈。也。
皇。上。誠。虛。懷。親。賢。講。學。圖。理。日。召。見。大。臣。益。明。智。國。家。事。不。以。嗜。欲。漸。開。而。懈。心。生。不。以。疆。圉。僅。寧。而。侈。心。生。急。荒。是。戒。朝。夕。惟。勤。將。見。聖。德。日。盛。世。道。時。雍。九。元。輔。所。深。望。者。
皇。上。能。終。慰。之。雖。去。猶。不。去。也。于。是。仍。虛。位。以。待。則。計。日。可。還。若。有。大。政。事。大。謀。議。或。實。封。上。奏。或。遣。使。就。咨。不。然。則。容。其。給。假。替。其。竣。事。趨。朝。暫。往。還。來。以。副。倚。注。斯。君。恩。親。臨。子。孝。臣。忠。一。舉。兼。得。萬。世。有。辭。矣。蓋。倫。攸。敘。風。化。大。行。則。人。心。安。天。意。順。或。六。甲。災。消。變。之。道。也。臣。之。進。也。元。輔。之。所。舉。也。有。師。弟。子。之。分。焉。臣。以。為。苟。有。十。慮。一。得。之。愚。所。當。吐。露。而。復。以。全。軀。保。妻。子。之。念。奪。之。非。事。

無不歡之忠亦非事無隱之義也臣豈不知且之言止此

君不歡之忠亦非事無隱之義也臣豈不知且之言止此
聖意必觸天威又豈不知臣之當典在筆札即為隱默之匪
瘴癘顧不優游清華而敢干干犯
雷震哉然昭是非垂勸戒上史臣之職與其述于簡冊以彰
微示懲孰若披陳于
君父之前求今日無過舉俾後世無遺議也伏惟
皇上寬斧鉞之誅賜菊羹之澤而
聖神俯納焉元輔幸甚愚臣幸甚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五

九

翰林院檢討臣趙開覽謹
奏為星陳言以維人紀以定國是以隆
聖治事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大矣故人君欲求天心之格必求
諸人心之安何也天不外乎理而已矣人心之所安即天意之
所合故人君舉事一當于人心則天由之以降康一不當于
心則天由之以示殄其機幽渺而實有捷于桴鼓者是不可以
不慎也頃自天文示異夢出西南大內火警變微屢出
皇上兢惕不遑下
勅羣工同加省懼一時言事者藉藉或以糾察大僚或以脩舉
庶務固犁然具矣然臣猶以為詳于小而未覩其大者也臣請
不避斧鉞之誅為
陛下下一正言之臣聞賤臣叩心而霜飛庶女告天而風振夫以
一人一事之微而猶足感動天變如此況事在
君相之交而道屬倫理之大者乎頃者輔臣張居正以父愛請
制疏至再三而
陛下留之至再四每讀其疏輔臣寫哀情淚竭盡無可復吐未
嘗不為之欷歔飲泣而獨不能少回
陛下之聽者陛下固以輔臣受
先皇付托之寄區區社稷安危之機有不可一日而失所倚者
是至公之心也輔臣至以藉苦處境卸哀茹痛而不能不効承
陛下勤懇之命者至公之心也然臣以為喪必三年自周公
孔子以來未之有改是世儒之所謂說民俗之所習安千百
年以來未之有改是非小節常禮之云也自後世乃有以金革
之事起其臣于哀經之中此特權一時之緩急而有不得曲顧其臣

是時之私者非先王之法也。臣自數日以來見輔臣瘠毀業立形神摧弊者識者具為憂之。臣私竊計輔臣之心欲更有所請則拂陛下勅留之意欲遂其志。
陛下之雷而不一往則父子爭誰之父有抱恨于終天而不容頃刻安者夫輔臣能以君臣之義效忠于數年而陛下不能使其父子之情少盡于一日臣不知。
陛下何忍而為此也。臣查得楊溥李賢在先朝亦常起復然溥先以省母還家賢既以回籍奉旨奪情固未有不出都門而可謂之起復者也。且陛下所以不允輔臣之請者豈非謂朝廷政令賴以參決四海人心賴以觀法者乎。今輔臣方負沉痛其精神之恍惚思慮之迫切必有不能如曩日之周且悉而四海之逆聽風聲者又

且以拘曲尋常之見疑之必有不不能如曩日之敬信而承服是輔臣之勲望積之以數年而陛下顧敗之于一日臣又不知。
陛下何忍而為此也。臣以為輔臣之抱痛抑鬱而不得伸是為于天和而動星象之大者莫甚于此。
陛下若中則輔臣不使之憂傷毀性則宜聽其所請暫還守制即萬不得已請如先朝故事特勅禮官一員護送統道仍為貴限處關不得延誤如是則其父子音容之乖隔于十九年者庶幾減其痛于憑棺之一慟輔臣之心既可以少安天下之人心亦可以無疑而陛下所以處輔臣君臣父子之間庶幾無道而無遺議矣然臣竊因是而感夫士氣之日靡國是之不明也夫

臣竊因是而感夫士氣之日靡國是之不明也夫

國家之設有臺諫設明紀法之司而任糾絕之寄者也。固非謂其同意順合而將迎逢合之為已也。今輔臣之雷皇上主之亦既有成命矣。烏用是號號者哉。臣竊意其始之遲迴而不言是猶以經常之見與陛下之曲體乎輔臣而其既且言之而不置者不過逐影附聲以希寵要榮之念幸

陛下之一俞其請而已。背公計而徇私情度至性而倡異論皆斯言放之矣。故今諸臣之所可自解者獨幸有輔臣之賢耳。脫不幸異日有不賢者乘勢而竊位焉。公將循故事而為此附和者乎。臣誠不知其可也。臣以為為人紀之所以植國是之所以定者固不特一時治安之計實萬世治安之計。陛下不可不重察于此矣。且

陛下所以信輔臣之深而雷之篤者豈非以在廷之臣未可稱。陛下之任使如輔臣者乎。然堯舜不聞以五臣供職而替其知人之哲文武不聞以十亂之居列而陳其求賢之心。臣願陛下擇而用之者何如耳。
陛下誠于朝講之暇悉心體采自內閣講讀以至部院大臣非時召對考之行以驗其心術之端和委之事以替其才猷之通塞使人人得以所長自見當必有如輔臣者出于其間以陛下之任使如是則輔臣即去猶之其雷。陛下不至以孤注視輔臣而輔臣因是以獲推賢讓能之譽願不愈于以優勞萃輔臣之身使其乖父子之性而傷天地之和

也哉臣等昧死則于天人之際。獨以為當人心而合天心也。莫大于此。故敢冒死陳之。惟皇上俯納焉。臣不勝隕越戰慄之至。

皇明憲宗卷之一

十三

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臣艾穆雲南清吏司主事臣沈

思考謹

奏為懇乞聖明俯容輔臣奔喪守制以植萬古綱常事。頃大學士張居正有父之喪。朝廷援楊溥金幼孜李賢事例。奪情勉留。曾不移時。而彗星倏見。光旦數丈。漸逼中天。臣等仰觀天象。俯察物議。相與拊膺對泣。察察忘餐。意在廷之臣。必有能指陳綱常大義以感悟。

聖衷者。詎期附炎。鄙夫如御史魯士楚都給事中陳三謨。干犯清議。望風保留。致使人心長歎。國是若狂。紀綱風俗。將大壞而不可支矣。矧今星變未消。火災隨繼。天地祖宗之靈。所以儆。

皇明憲宗卷之一

十四

知聖衷者。益慄切焉。臣又安得以無言責。而緘默苟祿哉。臣非不陛下雷霆之威。不可測也。顧思所學何事。而又愛君愛國。天植其性。與其徒泣無益。不若昧死進言。即進言以死。而萬古之綱常獲賴。以明則臣雖死猶生也。于是二臣不敢愛其生。瀝血為。

陛下言之。陛下之留張居正。則曰朕為社稷留。二則曰朕為社稷留。是矣。然而大學傳曰。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而民興。孝上長而民興。弟孟子曰。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夫語治國平天下之道。而首之老。

老與孝。語天下之平。而係于長長親。則知社稷之命脉。在綱常。而綱常者在輔相。君天下者為命脉。

此以錫者也

而重羽則可為羽翼而助命脉則不可攷先王制禮嚴上天澤之辨而三年之喪天與庶人一焉以專如天子而所以下同庶人者獨以此况下此而輔相乎可託言權變而目之為匹夫小節儒生醫談乎經曰愛已之親者木有不愛他人之親

此以錫者也

陛下有先帝之喪群議顯天氣氣在疚特以天地神民不可一日無主雖抑情臨

朝而慘怛之容宛然可掬中外臣工仰窺大聖之孝通神明而塞天地今陛下舉天下以聽于居正固以居正為心腹臣也所宜推愛親之心置之腹則君臣之間相視一體而其孝豈不稱錫類哉且明王以孝治天下未有不自元輔大臣始以元輔大臣者綱常

皇明名臣章奏

卷之十五

十五

此以錫者也

之表也居正今斬然在衰經之中紫背灰心形影相吊顧而強所不安使之峨冠始哀于廟廟之上大非朝廷禮昔有若謂子思之居喪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于子乎觀禮今禮由元輔大臣出也謂非天下四方之所觀乎夫事有

此以錫者也

陛下以孝治天下而經筵日講莫非講以此也可舍先王之制不言而言近代之例耶當此承平治朝可論禮之變而不論禮之常耶今居正以例而厚顏就列矣知異時

此以錫者也

國家有大慶賀大祭祀為元輔大臣者若云避之則于君父大義不可欲出則于父子至情又不安臣不知斯時陛下何以處居正居正何以自處耶昔徐庶為母之故而辭曰臣方寸亂矣居正獨非人子而方寸不亂耶能復坐

此以錫者也

廟堂從容論道如常時耶且居正雖人臣之極資荷不世之榮遇者果自從何來乎必先有居正之父而後有居正之身陛下有得而有居正也可令其執親之喪而鳴玉曳組于朝耶陛下尤謂在朝諸臣皆不居正若也昔人謂人皆含靈惟所誘致故君好精明則果就喜事者進君好渾厚則致龍鍾俗者進

此以錫者也

陛下但當審所好而患上有君無臣乎如以居正為賢矣直令居正公天下以為心而舉賢自代可也或令其居憂之下反躬

此以錫者也

省過以斯民三代不可敗以草野輿論有可採易其果于自用之心而虛以受人悔刑名之非而緬思于伊傳周公未必非社稷之福也俟其二十七月服闋起復于時居正精力正堪付託此則

此以錫者也

君相舉動光明足昭示萬代又何必使峨冠始哀于

皇明名臣章奏

卷之十五

十六

此以錫者也

嚴節以傷國體而廢先王之制耶臣又聞古聖帝明王以仁孝之情與之臣而未聞奪之也為人臣者以仁孝之情求遂于君而未聞為其所奪也夫情而謂之曰奪豈盛世事哉奪之一字豈所謂以孝教天下者哉然亦有不得已而奪而借之以為孝者又非兵使之不可也如魯公伯禽之哭而征戎是也非謂

此以錫者也

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也方今陛下茂齡已登十五而又天縱神聖且主少國危時比也威令暢于四遐而南北戢于戈案矣宮府一體而臣工蒸蒸向治矣正元輔大臣可以守道秉權之時而反援是萬不獲已之例至不能有三年的愛于其父而得稱為人子天下後世其謂之何晉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父必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孰能說之仁人孝一之重仁親而畏公議如此今

此以錫者也

臣方寸亂矣居正獨非人子而方寸不亂耶能復坐

在居正。豈有同然者。

陛下忍重違之乎。

陛下以禮義廉耻風天下。而不知風之自可乎。無論漢唐。宋仁宗起復富弼。詔援故事。以至今。且命中人督弼起。弼抗章言。天下無事。宰相行常制。豈可與太宗時比。仁宗知其不可奪。乃已。本朝輔臣李賢等。曾奏喪回籍守制。然後奪情起復。當時諸臣尚且因之以奪為榮。以臣為巧。悉知禮義廉耻為何物。而况居正。今不奔喪。又拜奪情起復之例。而廢之乎。語云。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何極。是天下之為子者。皆不知其有父。而天常人紀墜矣。當斯時也。欲以法術整齊天下。而使之不亂。何可得乎。伏願陛下愛居正以德而不愛之。以姑息速令奔喪。守制以全忠孝。

皇明名臣卷之十五
太節則綱常植而

朝廷正。而百官萬民莫不一于正。而一正足以格天。尚何災異之不可弭哉。予冒天風。臣等不勝隕越戰慄之至。

嚴加脩省疏

鄒元標 給事中

吏科給事中鄒元標一本 國值非常災異懇乞

聖明嚴加脩省。以答天心。事臣聞漢臣云。國家將有失道之眚。天先出災眚以譴告之。又出怪異以警懼之。不知自省。而傷乃至。見天心仁愛人君。無已也。恭惟我皇上仁厚性成。睿聖天授。兩宮則情文並隆。恩覃萬彙。聖躬皆臣等奉職無狀所致。罪當萬死。除痛自脩省外。然臣等竊惟天下未有無災之國。顧人君所以脩德者何如耳。能脩德則反災為祥。不脩德則禍立至。而不可解。臣伏讀漢儒論五行曰。極陰生陽。不早則大。又曰。君不思道。厥咎災眚。是則天變之興。亦人事之未脩歟。臣昧死陳為六事。皆上聞。君德下係國是最急者。惟

陛下俯賜省覽。替人所謂事天以實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臣不敢剿儒生迂腐之談。亦不敢引窒碍難行之事。僅蒙留神國家幸甚。臣愚幸甚。一曰保聖躬。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誠重之也。矧

陛下握符御曆。前而祖宗之統緒。後而神聖之國祚。皆陛下一身宜何如致慎哉。慎之云者。匪僣仰屈伸。煦吁呼吸之謂也。惟在緝熙聖學而已。先儒云。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有一毫間斷。非緝也。有一毫暗昧。非熙也。緝熙聖學。必先無欲。彙臣進無欲之訓。陛下俯垂加納。陛下試自脩省。無欲耶。寡欲耶。

皇明名臣卷之十五
太節則綱常植而

聖訓
聖訓
聖訓

可掩也。語云：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陛下誠宜翻然自省矣。何者？人之血氣，當壯盛之年而節制之，則易為力；及凋耗之日而培養之，誠難為功。陛下今一節制而千萬年長齡從此始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親也。子祝其親，必曰百年壽考。臣祝其君，必曰萬年無疆。臣誠願陛下寡欲以緝熙聖學，緝熙聖學以保聖躬伏乞。

聖裁。一曰：親臣。臣聞魏巍惟天，然必下濟而後光。明故自古君臣未有一語不通而能相與有成者。曩臣進召對之語，陛下俯垂加納，迄今數月猶未舉行。此必有為之說者曰：人君

其尊如天，其嚴若神，始無失居尊之體。不知有尊嚴之名，有尊嚴之實。務其名而去其實，則非所以尊君矣。故大臣欲獻替其間而動多掣肘者，臺省欲糾正其間而事難上達者，尊卑際越情旨罔洽，上德滯阻，下情塞鬱，徒事文移，繆悠歲月而已。當茲

聖明名臣奏

卷之十五

一九

陛下誠宜惕然自省。每朝講後，將臺臣所上章奏者，召諸大臣一一講明。如吏部職在用人，其進退賢否，試一訪詢戶部職在會計，其出納盈縮，試一稽查禮儀之隆殺，邊報之虛實，刑獄之出入，工作之興廢，務根極本源，揚確利弊，有獻可而不以為同，有替否而不以為矯，要共成一代和衷之美而已。先是臺臣楊

講議
聖訓
聖訓

四知所上三錄，召對其一開。陛下官中皆神省覽，此正祖宗時故事所宜尊。

祖攸行以親臣工伏乞聖裁。一曰：開言路。臣聞言路開塞係世道之興廢。自結端人鉅士立朝，惟惓惓以開言路為請。彼誠見理亂從茲而出，故也。始臣等或起廢獻諷，或挺身行伍，海內喁喁想望太平，乃經數月以言事落職者五人，方取之而遽斥之，方起之而遽謫之，載之史冊，傳之後世，可為寒心。雖其所言不與過當，然亦非全無保身者比。使謀國之臣居全軀之下，人雖至愚，必不為之。性矣。臣往讀留都科臣疏云：士氣之屈者，蓋以十年。今幸得伸言路之塞者，蓋已十年。今幸得開，不覺懷然旋開而塞，旋伸而屈，則宜忠憤之士扼腕而談，而闇昧之狀難於畢達也。當茲天

變在下，宜即虛受之量，下求言之詔，庶幾忠謀嘉猷盡忠而獻。關下者，濟濟無窮矣。然欲下求言之詔，則莫若以五臣為之招。或復原職，或授京秩，增朝端正直之氣，助臣工欲言之氣。此曠古之盛事，而諸臣之所翹企也。伏乞聖裁。一曰：諭百官。臣聞書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脩輔厥后，惟明明天以示儆。人君固當恐懼，乃臣子亦安能晏然無所事事哉？古人立朝，不為專以求詞，惟塞塞以謀國。今有謬不然者，則脂膏風熾而奔兢之習成也。立譚問以遊戲徵逐為本業，以流連詩書為高致，回視古人何啻霄壤。臣請即近時人心以為

聖明名臣奏

卷之一五

二

聖訓
聖訓
聖訓

陛下鏡之如議官一事。昔言可臧，今言可增矣。如虛言官一事，昔言可死，今言可卸矣。如虛故相一事，昔稱伊呂，今異類唾之矣。皆稱恩師，今仇敵視之矣。一人之身，前後背馳，為鬼為域，不可測度。猶且悠悠然高述遠公卿以軟熟為工，以謀國為迂，

臣如歸國矣類為臣願

陛下勅百官洗濯乃心大臣頃務立朝之節小臣頃敦廉靜之風各恭厥職無論唐虞三代即如弘正間風俗淳朴亦可幾矣夫國運之隆替係士風之邪正士風之邪正係國家之振作臣誠願

陛下諭百官以懲薄懲伏乞

聖裁一曰節財用臣聞國家資財用猶人資食以生民無

食則死國無財則匱

陛下躬先洗濯仰追

列祖猶然有說焉臣觀庶民之家有百金之積者歲支十金不過十年而止歲支百金不過一年而止善蓄者以一年為百歲之計今大司農告匱矣如明年恢復慈寧鼎建山陵大役並

皇明名臣章奏

卷之十五

十一

惟繼之興動需不貲取之不西非西非饑荒聞者酸鼻取之東南東南水旱見者寒心非大為樽節膏脂易竭誠難繼矣如江西燒造

無益實用者止之可也蘇松織造非係緊急者停之可也其他不急之興作無名之賞賜盡為禁止以彰儉德至明也以培國

脉至仁也若不大加損益其間雖素孔復出不能持籌而弄易

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用一語誠今日經國者急務伏

乞聖裁一曰振幽抑臣聞民舍陰陽之氣常與天地相為

流通民心和順則天地之和順應之民心乖戾則天地之乖戾

應之言民怨以氣上干故也匹夫含冤三年大旱一夫呼天六

月飛霜今鳳陽高牆所禁宗室罪人不知幾幾矣詎誤致譴其

苦可矜也

陛下臨御屢下寬刑之詔遠方幽堅尤蒙寬宥况以皇室慈親

忽使之羈囚而就死乎今後宮所積宮人不知幾幾矣由壯而老者其情可矜矣

陛下臨御屢布寬仁之條草木群生皆能自樂况內廷幽婦忍使之狄戾以終身乎夫生生而不已者天地之所以為大德也

一物惟恐傷者人君之所以為至仁也臣願

陛下沛然降德音勅所司於宗室審其罪可原者盡行釋放於

宮人酌其年力已壯者量為釋放天心有不克順嘉貺有不薦

臻者未之信也伏乞

聖裁

皇明名臣章奏

卷之十五

十二

廣開言路疏

南京太僕寺卿沈思孝一本遵

祖制開言路以正人心以養士氣事臣侍罪緣陽近接印報吏部等衙門辦事進士彭遵古等因御史房震連章極力攻詆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乃不勝感激共矢精白為

皇上剖陳忠佞明辨是非夫三臣之言千萬人公言也

皇上既洞察之俯食之矣乃復以出位加罪滿其衣冠投之田

里人心疑惑士氣銷靡此和正治忽所關其機微其害大率無一人為

皇上言者臣受恩最深。岳報靡所。若徒畏權。而阿世。臣不敢也。觸忌諱而城默。臣不忍也。臣聞之。國家之患。莫大于壅蔽人

臣之罪莫大于依違。雍蔽則上下隔闕。而忠言阻。依違則朋比

承望。而是非。洛查得大明會典一款。凡有司利國利民之事。不拘百工技藝之人。皆許直言敷奏。又大明律一款。若有工技藝之人。應言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奏聞。其言可用。即付所司施行。各衙門。但各阻當者。鞫問明白。斬。又臥碑一款。一切軍民利病之事。許當該有司。在野賢人有志壯士。質朴農夫。商賈技藝。皆可言之。諸人毋得阻當。違者。以言為責。而諸衙自職。官以至士庶。亦不言為禁。載在令甲。昭若日星。故民生利病。皆政得失。諫官言之。庶官亦得言之。使天下無不當言之人。無不

中言之事。而後聰明益起。幽隱畢達。此

祖宗之制。為國家慮至深遠也。夫何一二年間。今日以建言防人之口。明日以出位加人之罪。且移文各衙門。訛察禁阻。而進士觀政者。復令堂官約束教訓。大約束縛等風。可也。而反

聖明名臣章奏 卷之十五

南已共見。聞非臣等所宜指摘者。大抵家之與。猶異。其

乃指正為邪。變白為黑。顯肆傾。累無忌憚。一疏不已。再疏必

勝此輿情。所共憤。公論所大不平者。彭遵古等始入仕籍。初受

國恩。豈能明目張膽。披瀝瀝誠于

皇上之前。其心忠。其辭直。况慰雷海瑞切責房案

皇上之旨。示既行。彭遵古之言。其言行而復罪。其人也。何哉。夫

臣下之進言。與

皇上之所言。但問其言之是非而已。如其非也。雖豪有宜罪。何

可以其有言責。而曲貸也。如其是也。雖微生。採何可以其無

言職。而加譴也。蓋盛世必廣求言之門。而本朝原無出位之

禁。臣嘗歷稽掌故。正統間。歷事鄉舉士。練綱上中興要務。當時

聖明名臣章奏 卷之十五

聖明名臣章奏 卷之十五

聖明名臣章奏 卷之十五

聖明名臣章奏 卷之十五

聖明名臣章奏 卷之十五

遂蒙 諭旨成化間初選庶吉士鄒智上除直諫後世因稱
名臣而觀政進士之建言者如成化七年盧瑛以災事奏成化
二十三年致敏元以星變奏及嘉靖初年張璁以議禮具疏凡
此不違縲紲皆進士之未授官者並未聞以出位加罪也今因
彭遵古等之言而故罪之又因彭遵古等之罪而禁禁之未審
於 國家禁例果合乎否也此臣之所以不容于無言也臣豈
不知臣之言亦當蒙出位之罪哉識者不曰喜事則曰奸名然
使舉朝俱不言事斯世盡不顧名將不知所底止美臣之區區
非敢希毫髮徇私於公市恩沽譽之念

天地神明實鑒臨之伏乞
皇上獨奮 乾綱大彰
宸斷復彭遵古冠帶仍照舊序選用務除壅蔽之習亟反休違

聖明名臣章奏 卷之十五
二五

之風庶人心不至和僻士氣不至頹靡其有裨於邪正治忽之
機者或不少也奉

聖旨國家事體關係安危利害及職分當言的何嘗禁人不言
若朝廷處分公當是非原自明白乃浮薄新進之徒却又紛紛
藉端爭執故特加懲處以正士風沈思孝本以政官怨望
借事逞詞豈是忠直姑且不究該衙門知道

請立東宮疏

劉衡司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劉復初一本仰遵
聖諭朕見連日天氣昏濁風雲蔽空又覽臺官所奏主百姓瀕
離朕甚憂惶驚懼書云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又云民災常懷懷
於念仁古人之言甚各禱于為治君民一體憂樂相關其惟
今之政固善亦各妨害民生者不少看各該衙司明白條具奏
請定奪庶以仰回天意以遂民生朕與卿等共享太平之治卿
等傳示知悉欽此欽遵臣莊誦 綸音仰見我
皇上謹天戒而軫民瘼下冲旨以求直諫大小臣工莫不欣歡
鼓舞以為堯舜勸天文武愛民未肯加于此者臣列在郎署位

聖明名臣章奏 卷之十五
二六

無言責顧 詔旨諄切廣開言路而常事之各關係綱常雖屢
言而不厭者臣不以此時整頓款之愚不惟負
陛下亦且負天臣請以 聖諭所及而悉陳之臣伏觀
聖諭曰書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若是乎以邦本之為重也臣
聞太子者天下之本 元子居皆中外歸心人之所與天意可
知

皇上不允所請復蒙斥逐其于天意不亦拂乎春秋之義母以
子貴恭妃 元子之母也諸立自育長幼之旨昭示天下此
其儲位未膺而大分已定乃進封之號斷而不與
元子之心安乎陛下之心安乎
聖衷睿念鬱而不暢其天意不天拂乎風雲之作豈多育之在
于兩土沾衣實未所親

定皇紀
之分正
其地其
子地其
識其矣

後引詩
有詩雅
皆非刺
見非刺

聖諭曰。臺官所奏。主百姓流離。竊御今日不在百姓而在朝廷。臣嘗讀爾雅曰。霧而土也。天氣不降。而地氣不應。又嘗考之詩曰。終風且霾。言陰越也。書曰。義恒風若。言難蔽也。天人之應。推於梓鼓風霾之異。不在冊封之前。而在冊封之日。此其明白甚著。

皇上反而思之。其于聖諭所謂憂懼。驚懼。者。不更甚焉。者乎。近者建言諸臣。條陳甚悉。雖聖意已定。詔旨已明。而天變之來。適與特會。由斯以觀。

元子一日不立。則大體一日不定。恭妃一日不封。則倫序一日不正。恐非仰回天意。而安人心也。臣願

陛下上體天心。下從輿望。冊元子為太子。進恭妃為

皇貴妃。俾天下知主器之早定。而又知

元子之母之尊。庶乎名分正于

朝廷。和氣。營于宮闈。人心悅而天意得。

聖諭所謂共享太平之治。端在于此。建言諸臣某某。言雖過直。心實朴忠。伏望

陛下矜其狂愚。召還原職。未必非感格天心之一端也。倘蒙

陛下採擇。俯賜施行。臣棄任。隨越待罪之至。

乞召鎮直諸臣疏

陳與郊 給事

趙太史

定平公

許小臣

謝中丞

趙鎮

趙之若

趙之若

趙之若

趙之若

趙之若

趙之若

趙之若

趙之若

趙之若

趙之若

趙之若

趙之若

趙之若

趙之若

趙之若

趙之若

趙之若

趙之若

趙之若

趙之若

皇上句日以來。採察群言。肅清孽黨。遂馮保。則被庭之蠹。遠戮徐爵。則滅社之奸。熄曲全張居正。而擒其豪僕。則緝紳之姦。賊除言路。日開輿情。日快。而獨於建言諸臣。若吳中行等。尚未召復。竊謂非所以鼓諫諍。而宣憤懣也。臣敢不避斧鉞。而陳之。往者居正。忍不奔喪。皇上為宗社留大臣。諸臣為桑榆持大義。要之均非私憾。於居正而獲罪於國家者。當其時。居正怙寵方隆。借于天怒。將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艾穆鄒元標等。悉真杖遣。此則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五

二八

善惡

善惡

善惡

善惡

善惡

善惡

善惡

善惡

善惡

善惡

善惡

善惡

善惡

善惡

善惡

善惡

陛下所以遇大臣者。誠始終不貳矣。顧諸臣者。耿耿赤心。鉅鉅譴論。果求忠於陛下者耶。抑負陛下者耶。諒其心不過欲正綱常。崇節義而已。即使居正奪情。非私尚不當以一紙墨褒而逐禁錮。直言之士。况今居正行私。已露豈得復受褒賞。而竟廢問東正之臣。中外群情。嗚呼。望今日久矣。且諸凡建言者。率以區區小官。上披逆鱗。下結讐怨。重則捐軀。輕則舍簪笏。何利而為之。實恃

忠誠懇切

陛下之天監或即嘉納其言或久而察其心爾若一旦以權
數罷去而終無復見天日人將浮沉俯仰巧於自全誰肯冒忌
諱而披瀝者哉伏望
皇上念求材之甚難建言之非易亟回 厚照大需 鴻恩
勅下吏部將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等盡行起用則人心庶暢
益馬太和言路風采翕然一變矣臣無任激切俟
命之至

卷之十五

元

乞遵

祖制題名疏

陳與郊給事中

聖化事臣伏觀會典廷試後進士謁 先師孔子畢禮部具奏

命工部于國子監立石題名為之記斯
祖制也非直為觀美也蓋舉當代 制科之盛銷張 國家登

上取鋪張盛美

崇俊父之心以昭後世而垂無窮潤色鴻烈莫此為重 累朝

銘勒罔敢闕遺自隆慶辛未以來日月因循事久有待 大典
久虛而未輯多士策進而未碑先後肆科遂幾密闕豈以是為
儲名而無足重歟不知有名重微則美刺攸存有石鐫題則監
觀可畏不惟名在石者端上而思烝而勉執事將令彈冠入
仕者希光於竹帛屈首業儒者爭耀於鼎彝即千百世而下歌
思皇頌黎獻者具有所考信矣其裨益億萬無疆之化顧不重

千以風勵人心

卷之十五

三

耶曲江鴈塔自昔榮之且今 祖制在焉惡遺鬼羅盛美不載

開公知士大夫始進之名不述也况 今明良喜起材雋蔚更

皇上方將廣制額取士闕門容岳輔弼大臣安得不聽言以紀

其盛俾由甲第起者樹之貞珉儼之史策均炳炳烺烺哉故臣

謂題名雖貢舉一事而於典章治化實切切焉敢冒昧陳之
伏乞

勅下禮部遵制上請將今科并辛未等科進士各次第立石題
名庶 舊典聿新榮名益厲所以佐恭隆而鼓寅亮者非眇小
矣臣無任瞻仰屏營之至

乞停止助工之議疏
陳與郊 給事中
臣等竊以恤民窮事本月二十四日

聖旨壽官工程浩大應用錢糧數本有次第開嘉靖年間撫按
官各進有助工職罰銀兩工部還查見在錢糧有無足用助工

事例是否可行明白來說欽此臣伏讀數四竊有以窺
皇上宸衷無非預計大工謂資之府庫則待時寒賦之開則

其致委膏腴竭廣之開納則名器濫因憶世宗皇帝時曾以朝門午
樓工程令中外獻助或可微行而又慮異勢殊時或不可踵襲

故勅下工部議請一則曰有無足用一則曰事例是否可
行然則助工豈

陛下意哉或者偶詢故事及之且陛下臨御以來節儉開天
言議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五
下開念元元開天下痛股貪墨吏抵禁麗法聞天下豈肯於損
國病民之事輕易施行為天下生厲階也不則或悅其名未究

其貲聞其累未察其詳耳微臣反覆為陛下等之竊以不必
助者二必不可助者三不敢不盡其愚心往世廟時朝門午

樓臨政所御勢不得不朝夕急加以天災旁思奏會金皇故為
一時權變之計今日壽官寺與自萬萬年之圖日月綿長儘

可從容次第且軍儲無三輩路輯等在田野則極荒在國
家則猶閒暇方之嘉靖時勢迥殊此其不必助一矣當今重務

執重於壽官則凡朝廷構節之所當該部經營之所聚舉
不當為大工操惜今第少我恩奏動可萬千倘假歲時自饒

接濟此其不必助二矣撫按官獻助不過賦罰而撫按官賦罰
不過詞訟訪察兩端一旦取盈訟獄四起於是監司拾撫按部

縣百監司而頑民乘之奸吏又因之窮民隨不盡於其途
綫之下不止也官亂民貧盜賊滋甚其不可一矣審若此
宗藩以下豪民調吏以上誰不借口獻輸倖門一開凡微富貴

者被舉者姦偽不逞者則足爭進及是時而欲拒之耶則業已
聽許之約之耶則不肖得捷臂而惟衣冠濁朝網所宜至慮

其不可二矣且萬室之邑百乘之家尚不致人窺見虛實矧
陛下承天地之祚苞四海之貢奉九夷八蠻之率服豈容輕示

空虛遠近見此有以闕度國用將無令我魏生心其不可三
矣又比歲平原曠野之民苦旱江河之民苦水山谷之民苦盜

室家流徙寄命漏刻守臣請賑無已時近日部臣且以民生日
艱更治日難請停開納者無慮拾玖夫獻助之浚窮民與開納

寔相千萬賦罰之災離民與賑濟正相反今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五

陛下下於賑濟玉發之於賦罰肯垂寬之於開納玉止之於獻助
肯垂行之臣故曰助工非陛下意也或者悅其名未究其實

聞其累未察其詳耳伏願
陛下深究而熟察之必且毅然謂權變不可因工程不必

助賦罰不宜寬括撫按官不得獻進而圖計民生永賴之矣
惟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臣愚不勝幸甚

請謚王之國號

陳與郊左給事

許相國工科左給事中陳與郊一本府第告成請謚

祖制垂命。王之王國以崇藩屏事臣聞。天子之親親與帝。布不同常布者不過子母兄弟。暖味一室而孝弟行于家。天子則有大典。謀大法制以內藩帝宇而外真王家而孝弟行於天下。故恩遇則以義裁之禮及則以時舉之。要不在暖暖昧昧于殿陛間也。查得本朝故事。宣宗朝。襄王二十餘歲而之國。孝宗朝。益王未二十而之國。世宗朝。嘉靖三十九年冬。內閣欽奉。

聖諭。景王府造成數年。當遵祖宗大制。令之之國。如何久不舉行。傳示所司。于是禮部奏請具儀擇日而之國。時中外人心煥然釋歡。然相慶。此皆

聖諭。景王府造成數年。當遵

祖宗大制。令之之國。如何久不舉行。傳示所司。于是禮部奏請具儀擇日而之國。時中外人心煥然釋歡。然相慶。此皆

皇明名臣奏卷之二十五

聖謨宸斷一舉而貽萬世之安。正聖子神孫所當則效者。我皇上自王出邸以來。爰選俊髦。後先疏附訓之。可謂至周。即如近歲。衛士小寤。赫然詔捕。有司威動如雷。澤滯如雨。禮之可謂至厚。作以山河。又度之大國。不愛數十萬。以營常曠之重。真之可謂至安。而且締造從容。假之數歲。無非

聖謨宸斷

聖情。志不忍遽離。四海九州。人人諒陛下金石之恩。至隆矣。夫。謂待落成。今年三月間。見差去臣工。皆已還奏。殿宇皆已鼎新。又略王弱冠已久。則所謂常遵。

聖謨宸斷

祖宗大制。令之之國。不正在今日耶。以臣常布之私體之。亦知皇太后徘徊以王年在幼。締難遣行。然竊以為

聖母聖皇。當以義斷。思為萬世典法。不當以姑息而拂

聖謨宸斷

聖謨宸斷

聖謨宸斷

祖宗之大制。凡骨肉天性。原不以遠近為親疎。誠憐之愛之。何不及今。令謚王備其官。屬率其宮。衛早。就藩府。為子孫百世基業。豈不甚盛。甚休。且。衛輝風氣。平調。道路孔通。又無崇山大河之隔。往來。開奏。月日。不難。豈不忍。慰。矣。必。盤桓。京邸。而後不遠。顏咫尺也。稽於典制。既如彼。無妨于親愛。又如。此。惟

一。言。悟。

陛下斷而行之。開。天子之服。十二。章。而。黼。居。一。馬。王。之。四。飲。三。酒。凡。中。比。黼。黻。取。其。斷。也。聖。王。遇。禮。而。斷。不。俟。終。日。故。象。之。服。食。之。間。今。謚。王。受。冊。已。幾。年。居。邸。又。復。幾。年。府。第。告。成。者。又。復。幾。閱。月。所。司。不。以。請。之。國。無。時。冊。立。分。封。典。禮。最。重。似。不。容。一。日。遂。巡。者。臣。工。臣。也。偶。感。工。完。輒。冒。昧。效。其。惻。惻。伏。惟

皇上祭及工替之言。

勅下禮部查照累朝事例擇日具儀上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五

請。朕。上。謚。王。至。下。副。臣。民。之。望。而。於。祖。制。大。有。光。矣。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五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五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五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五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五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五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五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五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五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五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五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五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五

注意遺賢歌舉所知疏

陳典知九

聖明注意遺賢歌舉所知以備及時錄用事臣聞獻納

之臣職在百司下官給事兩掖有彈劾而無奏薦者豈不

計三四年間朝廷之搜羅穴略空而諸從嚴穴中起報

朝廷亦略不負矣何事必延考舉辟免且斯為無愧乎其官乃

頃之見推擇大臣至塵皇覽往往詢及去位并居疾於家者

臣乃知國家儲賢若儲木焚夫木積若丘陵非不給棟隆矣

而採之山訪之谿澗至舉而出之溝中無虛歲焉夫然後足以

預不時之需則今日雖濟濟在廷又安敢賭機樽而忘滯中

斷也臣奉使行有日矣因念梓匠賤工去亦有所自獻於其主

者故舉所知數人以少效區區如原任禮部尚書陸樹聲正學

共宗於南國清風尤重於東山煙霞發其性情時舒時卷河岳

助其攝衛彌爾彌高原任南京刑部侍郎王世貞景華簪纓一

門忠孝卧綺皓于五湖之外人曰麒麟鳳凰班言游於數仞之

間學者泰山北斗原任刑部侍郎王宗沐才高八面學貫九流

立談而國典朝常不啻倒流之峽臨事而六通四辟誠如破

浪之風原任南憲巡撫都御史邵陛雅志共琴書俱遠壯猷與

有漢爭高所之造召伯之風而人猶歌傳見者樂趙衰之日而

政自澄清原任翰林院編脩鄧以謙潛心窺類孟之宗樂道負

伊萊之望和響大輅宛觀難雍素積玄珠難泮鳴鶴原任貴州

按察使郭孝微一小時繁汪汪千頃曾懷懸軒鏡則愈不疲

推雪著則百叩而百不與原任陝西參政王時槐荷清蔡雅登

有譽於人倫露潤霜嚴更馳聲於宦轡宜蒙陰和之鵲可用羽

儀之鳴原任福建參政邵永春橡飯善羹自甘井井襟霞艾席

聖明注意遺賢歌舉所知疏

三五

聖明注意遺賢歌舉所知疏

三六

無蒸風塵談經抗五嶽於辭峰著藝灑九溟於筆海是數臣者
或隱鱗河上或養翻田間雖未足盡天下之賢要之皆望影而
知其為梗梓也者陛下方側席而遲遲求輪而求而坐令六七
臣悉其經術以訓子弟躬其棲時以帥閭里淳注其精神而為
文章以師世範俗即未必不助流風敦敦孰若起而任之以共
佐巍巍且此六七人者與其為盛明不辱不殆之臣亦豈若
出而勒鼎彝書竹帛也故臣雖奉使而東而亟亟焉陳所知以
塞獻納之職之一二倘蒙

皇上採察勅下吏部再加咨審如臣言不大謬謬議請簡
擢則棟明堂器清廟者不患乏材而臣亦得比于山谷與樗之
民幸甚矣再照人臣有身不出丘壑而可贊垂衣人主有寵不
在丹墀而可風列位則崇恬獎退之道勝也近見

聖朝類修曠典即一歲士而授之師帥之官可不謂索玉剖珠
而隋和炳然寧惜優異故夫齒危髮秀之老若陸樹聲有如不
就安車即或晉崇階或分重祿表之為百辟勸而其他官人物
之望倘亦樹聲其人悉表之如表樹聲焉不惟振奮翻翻而白
駒奕奕使天下卿大夫聞而矯頑厲兢者不淺鮮也此尤千載
盛事惟
陛下垂神臣愚不勝惓惓

安我民艱疏

陳與郊

為聖心統揚民艱正圖安我乞賜拜納為民之疏以應盛

威德以擴洪仁事臣近見閣臣深憂水旱具奏安撫禁戢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甚見為國為民勩着寫來行朕見近年以來

窮民聚劫流亡失所心甚兢惕及見卿等奏至意與朕同可見

君臣契合卿等為國重臣有所聞見悉具來說朕採行之欽此

夫皇上於被災窮民惕然念之一聞輔弼修奏欣笑嘉納之即

降勅安撫之百端至諸請然勞之曰可見君臣契合自都俞吁

咈以來數千年無此氣象一時大小臣工近者踴躍遠者延頸

承踵以為何幸得身事堯舜之君即四方窮民聞之亦必驩

然若更生矣臣伏而思之堯舜時豈但曰都俞曰吁咈而好生

遂洽於民哉其間經國厚民之政必自蠶蠶要之史臣不及書

而竹帛不勝載也今皇上以堯舜之憂民者憂之誠愛之其實在足衣食欲足衣食

其實在薄稅歛欲薄稅歛其實節省此乃所以釋其憂也頃者

李一陽等以東南水災異常等事奏言雖人人殊然言經賦役

者為民衣食計也言崇節儉者亦為民衣食計也言裁

恩澤者亦為民衣食計也即無論一一當

上指諸下議要其心與安戢流亡者不殊昔孟子以堯舜事君

正惟因仁心仁聞擴充之今

陛下擴一兢惕心疾苦何所不問擴一嘉納獻替何所不容矧

三疏於國計民生未必無一補者乃一以煩瑣一以陳乞狗

積弊為之市恩取譽或罰或戒焉豈以世積等為招搖聚言而

用賢為卿井地耶臣竊以為

皇上棄之則款言自世積進之則凶荒本務用賢陳之則卿井

自皇上親之則財賦興區元元之困往往有撫按不及知

守令不能發而為閭閻隱痛者惟土人得周知而熟數焉試

覽采其情斟酌其費而稍損見之施行臣且見萬方戴寬恤

之恩九重收泰儉之譽諸臣固無所掠恩舉矣臣竊反覆三

疏不越損上益下兩言是兩言者循之則民生厚國計隆忽

之則國與民交病者也何可以賈譽棄也且微獨於三疏而

已皇上即憂民而非為損上益下計譬之天降甘雨終不到

草木即欲為損益計而非博采群言譬之慈父母懷惟疾之憂

而損不任醫其何救於水旱凶荒哉今日水旱凶荒半天下中

外人臣計畫無所出故憂稅歛窮於下不得不求節於上憂

窮賑窮於上不得不求積貯於下災則諸臣諸疏安見非

陛下奉天子民一助也故臣願

陛下察之有之而更於財賦源流思節之難不可不思豐之

不易思用之易不可不思歛之之甚難繼自今凡上言民所疾

苦者必受之其坐視民窮不以時聞奏者必黜之有能為

國家憫恤窮民愛護邦本者必立褒顯之如此則都俞吁咈之

實下究閭閻而耕食繫歛之風上恬廊廟唐虞真再見矣臣

無任瞻仰戰慄之至

懇乞歸養疏

陳與郊 初給

為親親戀子迎事艱難懇

天矜念苦情罷官歸養事竊惟臣一介草茅蒙

陛下擢之瑣闥于今六歲遭逢 明聖人人得畢其愚臣於此

時即名位極微懷抱極淺何忍一朝自棄亦何敢以身命自乞

願臣為鳥情事有內經肥骨之痛而外迫歲年之侵萬萬不獲

已者何得不干

皇上控陳之臣父蚤亡臣母今年七十七老矣生臣最晚而生

臣最晚墮地不五朝兩目腫腫臣母日夜泣臣時寒月至含水

抵臣目障以故年未五十齒落眼瞶前年臣病謁歸每侍養殮

少加一七無何謂臣病假且滿復自謂搖搖尚強又日夜趣臣

來京在再二年曾無寸樹方端端焉進漸報 國退愧忘家不

自意去冬十二月二十五日信到謂臣母九月病脾嘔逆橫作

病困呼臣不置病已更數數趣臣蚤歸枕褥涕淚語言悽苦臣

一聞之五內燔灼因念無臣無母無母無臣性命相依痛分燕

越今微臣輾轉籌算正欲少圖狗馬萬一而後言私恐臣母不

能懸長年待臣臣亦不能容玩短日遠母正欲移母就祿則母

君直上意過之十年末疾跬步猶難豈能從臣於數千里外正欲再以移病陳

乞則臣心有憂臣身無恙又安敢陰為吾親而欺吾 君正欲

請一江南差遣乘機省待則方恬子舍遽迫王程復不免異時

今日之感正欲哀祈終養不惟臣有兄弟而例以親終為文則

是愛日何輕原官何重似亦非人子所忍言臣於此時求所以

上顯蒼昊下順黃髮外不虛席檄內不廢薪養者舍罷歸何乞

耶抑伏而思之以濟濟之朝視臣臣不過鄧林一葉以臣之執

詞意

其官聽其歸養者也會方京察口不敢言且臣亦自知終列諫

垣無端求去人之聞且見者不曰矯激則曰市名益踴躍累月

不敢近查得嘉靖十八年有臣同縣禮科給事中許相卿奉職

歲餘亦竟奏 准致仕與臣職事相同而臣情更苦故敢比例

乞 恩求 賜罷職放歸田里就養庶臣母子相依之命延一

年足更生一年而柴桑未畢之生有一日則矢報一日又不徒

扶老携壯向拜祝而已臣無任激切祈懇待

命之至

議飭吏治疏

吏科給事中楊廷相一本議處吏部諸臣以飭吏治事臣等接見吏部一本為修舉目前事宜以安民生事奉聖旨依議着實行各處司道官有年力近衰才猷未稱及與地方不相宜的着撫按官一併議處更調毋得虛應故事欽此臣等伏讀再四仰見皇上尊居九重慮周寰區此者以四方水旱之故念不得其人而不聊生特頒勅諭部院大臣懔懔然申命撫按督責守令以懲貪墨理冤獄為急務茲復命允該部之請議處司道之官此其欲舉一時之吏治而振刷之以濟元元於生全與咻之或甚盛心也竊計撫按諸臣必能仰體

聖心各薦所屬汰其吏之不職者以釋

當守之憂顧臣等特罪該科辨論奸邪實為職掌有所見聞何敢不罄其愚竊惟守令均切於民生而守為令之表率監司又守令之綱維此其所係甚重即時和歲豐之日尚不可以匪人庸之今水旱頻仍饑饉荐臻流離載道盜賊時聞天下不無事矣所恃撫綏而經理之者則方面是賴耳故必有強健之年力而後可以任事有識練之才猷而後可以奏功其人與地相宜而後劑量之有餘裕不然景運於桑榆能謀於幹理宜簡而任煩宜僻而當孔道者其不稱職明甚猶然竊厚祿尸高位以依違乎歲月譬之棟梁之用寄之枯木朽株而策駑蹇以馳峻坂也欲其不折不扣而驅馬亦難矣臣等謹採之公評覈之清議司寺

將改年猶堪東而量極麗鼠之已滿或物議之久騰而負重引羞或幹濟非所長而理勞則錯於以使統率一方保障一郡優於玩愒私自計得失求其禁暴抑邪事集而民安也臣等司知其必不能也非

皇上所謂當議處更調者乎况於其間有素行不檢大計漏網者地猶割符綰綬擁五馬之榮彼且念及窮途而志為不肖之行也詎可一朝居於民上耶臣等再惟司道等官固當議處然持衡於上握一方之綱紀則撫臣尤要矣有如巡撫不得其人安望其能甄別諸屬之臧否以付朝廷之任使哉以今世道肅清賢哲奮庸撫臣才望之優而無規封疆之托者漸次實煩至於庸庸自保冒非其任若某者賦才綿薄臨事近疎持守閑中已致人言之滋起特循三楚孟孟物望之素輕今在地方且

二年矣曾未聞有所表鑒尺寸以來南國之頌僅僅株守而分量盈矣楚幅員數千里連遭災沴斯何時也撫臣之任何任也而可以庸才居之耶且仕路之壅塞甚於斯時方伯諸臣聞有考績已久未得擢用而監司郡守候補闕下經歲月者相踵也必選擇而使不可謂無其人獨奈何以瘠瘠之臣妨民生而墮仕路哉此不可不為之一清也臣等上體宸衷下循職掌輒不敢避怨據實指陳如此其餘知之未真臣等未敢言言之未盡者則臺省諸臣當能為

皇上言之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諸臣分別議處或宜加銜或宜更調或宜罷斥必使官無倖位吏皆得人則撫臣可以督司道司道可以督守令而民生實厚矣又冀南北水旱之足虞我臣不勝願望之至

廣卹典範

王治都給事

吏科等科題給事中王治等一本

聖明重明詔廣卹典範以光聖治事近該吏部欽奉

詔旨查議光祿寺等衙門少卿等官馬從謙申良常泰張遠周

缺卹錄之典奉

聖旨這廝每無理都不准欽此大小臣莫不驚疑以

陛下臨御以來恩澤廣大在以言得罪之臣蒙被為允渥也豈

獨于從謙等五人斬之乎臣等備員言路若不懇請不為無罪

但以此事原在吏部奉行獻可替否亦其職分如其不行執奏

臣等併糾其阿循之失以批鱗叩闕不允不止未為晚也至

本月丁一日接到吏部一本為申明新詔以廣

聖恩以明大信事內陳導詔卹錄馬從謙等不可中止之故

疏意明白懇至矣猶未感動

天聰奉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工愈加驚疑以為前此群臣

奉詔卹錄之議俱蒙俞允獨至此再請

天言不蒙依擬使曠典有遺拾遺補缺責在臣等豈容終默夫

馬從謙等應詔卹錄緣由具列該部疏內臣等無容重贅直據

此卹錄之典有不容已者六端馬切惟先年諸臣進言雖持體

雷震然本無他一念報主而已蒙恩責斥蓋誤于辨論者之語

非先帝本意也是以憑几詔卹錄為國之赤心而忘其愚謬

之小過此尤堯舜之德覆載之度超越千古遠矣

陛下似宜成續其美一也伏觀

皇上明如日月萬物畢照誰不仰之則從謙等古狀不可獨使

沉昧于覆盆之下二也

皇上如仁大造萬物並育誰不感之則從謙等幽魂不可獨使

基塞於谷之中三也

皇上登極于詔傳布天下信如四時矣從謙等既合明詔卹

錄之條而忽中止焉恐無以示大信於海內四也自正德十六

年以後嘉靖四十五年前建言得罪諸臣雖經查舉然事遠

人亡未免遺漏方許撫按續舉若使傳聞從謙等不蒙卹錄恐

遠近觀望顧避致野有遺忠朝有缺典非盛世之美事五也且

特政多事萬慮之才遠搜博取不過求為

陛下矢謨摠忠弼贊撥當以濟天下之事焉耳今使諸臣言不

及議不行閣臣不得與聞肯意理實何可元首服肱似乎間

隔

陛下虛心信委者又何人也誠恐山林賢才將見遠近引笑即

強出焉求順旨不求濟事雖臯鼐何益於今日哉一事輟而衆

正之忠阻焉此不可者六也伏望

聖明俯納該部及臣等愚忠將馬從謙等照前卹錄不惟表忠

獎直榮死者足以獎勸乎生人而言聽道修見用者足以興起

乎未用唐虞都俞之風雍熙太和之治肇端在此臣等誠為世

道計不為從謙等五人請也下情無任懇祈之至

建文陵廟及景泰廟議 萬象春禮部都給事中
禮部都給事中萬象春一本懇乞修舉陵廟儀以光先德以垂典制事切惟國家之事莫大於祀典祀典之起實由於人心故實之人心而不容已皆祀之不可廢而聖哲之所必舉者也制事關陵廟情屬親親在列聖容有欲為之志而陛下當有善繼之圖者乎臣所議於今日者有二曰革除之陵廟宜復二曰景帝之廟號宜尊臣請得言之洪惟太祖開基成祖定鼎列聖神功巍巍莫高矣然自太祖以後成祖以前其間君臨天下者不有建文君在子既緣靖難兵至避位自焚延迄于今祭享無聞陵園不治行道之人歎歎歎息臣嘗欲往牒當建文君沒成祖駐營龍江發哀命有司治喪葬以天子之禮遣官致祭當其時固未嘗不

陵不祭也乃今令甲所載止孝陵及懿文太子陵而建文君不與焉茲何以故豈成祖許之于先而所司顧廢之于後邪亦異乎成祖至公至厚之人心矣國家修明典禮凡前代帝皇有功德於民者除歲時廟祭外間遣官祀于其陵而矧帝皇建號按臨臣民至四五年首為一代嗣統之正者乎又如革除死事諸臣我皇上登極之初首發明詔令得祀于其鄉邇又允言官之奏凡諸臣墳墓苗裔咸蒙修治恤錄而為之君者反不得一坏之土一勺之水宜天下人心腕然而深悲也似宜勅下所司即其原葬處所立為陵廟歲時一體祭祀仍乞上尊謚以表追報之隆復年號以正君臨之體此非臣等今日私議也當在成祖時既葬以天子之禮必宜享天子之祭既

享天子之祭自當復其有天下之號詎時天下之心固亦成祖之心也而何顧忌之有與至于景皇帝之事則又異矣土木之變國家及上乎幾不可保景皇帝奉太后命進登寶位鎮安人心倚倚忠良克戡禍亂卒至變興及正宗社寧謐聖子神孫所以晏安坐享全盛之業者景皇帝之力豈可誣哉迨升遐之日謚號葬祭率從貶損益一時軒輊之勢則然而實非人心之公與國典之正也以是至憲宗純皇帝時特允廷臣建議復其帝號祭以帝禮先靈顯赫亦既足以述先志而昭往烈矣然而廟號未加陵制有儉生有安天下之功而崇報不稱沒空享天下之號而物故未彰其于國制終屬缺典臣等特罪該科每見太常寺歲祭題請祭祀其遣官行禮諸陵皆同固未有隆殺也即如前歲駕幸山陵行

春祀禮臣象春恭從之列見我皇上于景皇帝陵躬為致祭誠重之矣乃其祭與諸陵同而其制與諸陵異雖致祭于陵而不得祔祭于廟仰窺聖衷當必有缺然于茲者矣似宜遵照典制備加尊謚仍恭上廟號昭示無疆其陵制隘陋尤須亟為恢改如以逼近恭讓皇后陵勢難展拓第就其見在殿廡門垣等項稍加宏廣仍量防寶城增建明樓以稱帝者藏衣冠之地至于恭讓太后陵亦宜一體修治俾得鬱然相望如此庶足以慰在天之靈而彰沒世之德其于陛下繼述之孝制作之隆豈不有光哉夫臣等于建文君止議尊號而不敢更及廟號景皇帝業以帝號稱矣而復以廟號請者何也良以進建文于成祖之上則倫序匪宜而位于成祖之下則君臨失次夫是不敢妄議若

英廟之于皇皇帝兄弟也其正位大寶英廟我而

景帝後也昭穆所在既無越之嫌而功德隆尤無偏廢

禮臣等切以為廟號之不可不立者以此知以為進一廟則

一廟關係重大卒難輕舉合無止奉其王歲于進廟惟千歲

景帝祭時出其主于英廟之下則親親尊尊兩不妨碍

景皇帝亦屬應祀之數天意人事自適合于今日者仰惟

聖明在上盡倫盡制百代一時殷禮肇稱千今有待臣等敦循

勅下禮官詳加酌議上

則侯

皇明名臣奏卷之十五

命之至

乞停取幣銀疏

戶科都給事中姚德重一本懇乞聖明停取幣銀以昭儉德

以節財用事臣等於本月初八日伏覲

聖旨今朕壽節又親閱壽宮賞賜各項內庫不敷著戶部取銀

二十萬兩來進欽此夫

聖節適喜慶之辰壽宮為典禮之重須給賞賜以溥仁恩內

庫不足取之外帑我

皇上誠有非得已者臣等將順之不暇何敢妄有陳說但念太

倉錢糧外供九邊之餉內充軍國之需關係至重為要而支

費極稱浩煩計一歲所出之數各邊鎮年歷支銀三百五十萬

有奇在京各衙門官吏軍匠又銀一百一十萬有奇又歲進金

花銀壹萬兩其買辦蠲免之數尚多近因支用不足借動客房

銀八十五萬餘兩太倉之匱乏亦已甚矣又加之水旱災傷

國課不全欲徵之小民而閭閻已空欲取之省直而庫藏已竭

民窮財縮勢在燃眉即正項之支尚且不敷安能供額外二十

萬兩之取乎臣等聞之陸贄曰用之盈虛在手節與不節不節

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曾鞏曰用財有節則天下雖貧

皇明名臣奏卷之一五

四八

昭倫德於一時亦以垂訓於萬世財維不足於今猶可益添

先揚我
皇上愛
民之仁
而謂用
之當節
極矣

皇上惠養元元之意也

皇上誠軫念民困于此而樽節之則省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而

聖德較之賞賜其輕重緩急有壤不侔矣自今內庫有賸不敷

數亦乞裁減其數以示節省庶內帑之積可充小民之困可

昭倫德於一時亦以垂訓於萬世財維不足於今猶可益添
於後也惟賞而不節則太倉一竭邊餉軍需無所仰給計之
呼勢所必至萬一遠邇有警卒然動數十萬之衆又何以餽之
於斯時而首馬豈得有及手且京乃四方之本積蓄為天下之
命近年以來水旱相仍天下大屈如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秦
稱災傷存臻民不堪命請飭請賑相望于途我
皇上上一念愛民之心極其周至蠲賑之命隨請輒允無非為恤
下計也今以賞賜之故取銀至三十萬而侈用則傷財傷財必
至於害民恐非我
皇上惠養元元之意也
皇上誠軫念民困于此而樽節之則省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而
傷遠黎黎沾實惠普天之下歌詠

皇明名臣章奏卷之十五

四九

聖德較之賞賜其輕重緩急有壤不侔矣自今內庫有賸不敷
臣等不能知但以財用積之甚難用之甚易銀至二十萬兩豈
一朝一夕一州一縣之所能辦哉催徵之間鞭朴之下剥膚推
髓蓋亦難矣臣等待罪該科冒昧上陳伏乞
皇上崇尚儉德加意國儲收回成命俯允停取儻以內庫不
敷亦乞裁減其數以示節省庶內帑之積可充小民之困可
撫萬萬無疆之休端在是矣

孫瑋給事中

慎選舉重名實疏

戶科給事中孫瑋一本有司名實多舉取選當慎懇乞

皇明名臣章奏卷之十五

特賜申明以登其賢以息偽風事臣惟士之譽名實也尚矣自
風會漸漓巧偽甚甚于是乎名不必實實不必名名實兩分則
論定為難而天下始以名勝者衆矣何偽風不日熾而真賢不
日消且盡也今取選且近正名實勝之會而士風轉移之一
機也可弗慎與臣請舉其餘今臺省之官秩固卑卑而責司則
為頗重故必不榮而後可以摘人之汗必不欺而後可以發人
之詐必不回而後可以糾人之邪得其人則國是有所持而
官知傲非其人豈惟脂膏回互罔憚人國其害將有不可勝言
者矣臣以為今之取也毋以資格之崇卑定分數其選也毋以
符刻之多寡定去留非為格不足重也偏重之則人懷必得之

有識之士必為之

能應物其始也惡威名不遽立而聲華不即著也則奸僥繁華

此是矣豈直不問又從而溢美之為異日地耳乃若惴惴之吏

心而疵瑕者得以格掩矣非為不足為也蓋憑之則官矜而
舉之奸而飾厲者得以薦售矣蓋嘗見有司之官知足釣奇僥
能應物其始也惡威名不遽立而聲華不即著也則奸僥繁華
靈擊風生間發咨詢疾苦之號以收民命時眩興革利病之文
以當上意期會不失催科居先諸所鋪張非不的然一良吏也
及其威立而名彰基深而蒂固自以為人莫奈我何而事可恣
可縱也遂一更前轍醜態畢露或倚法而立騙局或枉法以通
私門或設法以剝民脂或鬻法以漁民貲攫取之術日新月盛
清整之怒不盈不止蓋心穿而市井笑矣又能時出囊橐之
餘巧為彌縫之計在上官亦往往以交口之舉難定百足之扶
不傷橫之以伶惕之心而察之以顧忌之念置而不問者蓋比
此是矣豈直不問又從而溢美之為異日地耳乃若惴惴之吏

厚重。雖華平。易。鮮。奇。應。靜。察。父。以。是。二。者。按。聲。華。其。高。下。殊。絕。多。當。青。淵。已。成。故。凡。取。選。諸。臣。閱。歷。久。並。故。必。開。不。患。才。之。不。閑。而。患。守。之。有。未。望。不。患。事。之。不。辦。而。患。術。之。有。未。端。萬。一。下。察。使。姻。幅。終。淹。而。巧。官。有。得。一。幸。焉。四。方。之。士。皆。將。曰。某。以。所。淹。某。以。名。揚。鮮。不。令。實。政。交。虛。名。統。為。則。效。以。希。榮。進。退。公。家。未。獲。得。人。之。利。而。世。道。人。心。兩。然。受。其。賴。靡。之。害。夫。奚。可。哉。此。臣。謂。格。不。必。盡。焉。而。惟。察。實。之。說。為。今。日。之。最。也。是在。官。者。加。意。耳。伏。乞。

聖明聖時。僅臣言非謬。

勅下都院大臣。今次承選。慎加體訪。大破相沿之套。弘開衆正之門。毋嫌異同。毋避怨忌。毋拘存格。先守后。才。右。實。左。名。務。期。得。清。正。端。確。之。士。以。進。豈。惟。國。有。利。賴。庶。幾。二。轉。移。而。四。方。知。所。趨。向。夫。其。不。去。偽。還。醇。愛。民。熱。已。而。爭。以。循。良。之。實。相。津。惠。者。臣。未。之。信。也。表。

聖明聖時。僅臣言非謬。

聖明聖時。僅臣言非謬。

聖明聖時。僅臣言非謬。

聖明聖時。僅臣言非謬。

議處兵食疏

兵科給事中邵庶一本疏計至重邊供日煩乞賜察核家實詳

國家設重兵於九邊以捍禦諸虜虜款則施之以羈縻之術虜
犯則張之以捷伐之威恭舒動靜操縱伸縮惟
廟堂得而籌策之當事諸臣得而與知之非可以露形著聲曉
然昭揭于中外也是故不愛內帑外餽而歲犒以供塞下者不
下三百二十萬有奇將令三軍挾纊士卒飽騰上不病於虛靡
下不苦於腹削非謂其懸虛名耗實用一任其虛壞而莫之究
詰也近者逆首苗匪報怨併吞海西該鎮虛切震鄰具疏勘處
明旨尚未下也乃道路喧傳竟謂劉邊有勦夷之舉隨未覆而
抄報廣傳刊冊遠播已遙聞邊塞間矣兵機為軍國重務三軍

之司命係焉況聞原與虜接壤諸夷日環伺而窺竊其間吾欲
扼吭拊背以控制於彼而虜且揣形知影以規避于此吾欲斷
絕聲援以孤彼之危而虜且東西糾合以張已之勢兵法曰攻
其無備今使虜得以嘗我而為之備也母乃計疎而蹈危道乎
往歲小阿卜戶四竊軍事者議亟剿以彰天威然卒以事未舉
而謀先發竟不果行夫剿之而果則虜已窺吾虛實而備其所
為攻勦而不果則虜謂我為畏敵而益肆其無所忌奈之何其
可先泄也臣愚以為各衙門章奏奉有

明旨分科抄貼始得傳布今疏未及上而揭帖先傳本未到科
而言意廣錄此與舊制均屬背違而在邊報尤為乖謬謂空與
漏洩軍情者同律而論罪臣請自後各邊鎮督撫總兵官凡遇
軍機重務奏報更加慎屏耳目仍令特書機密二字于嚴封之

外以示標異通政司第代為齎奏而不敢預泄其詳封該科僅
發抄送部而不得覽聞于吏書至會極門發本之時尤嚴督
案核尉人等俱要一體慎密要令射利抄報之徒潛住禁地竊
錄預傳以欺督人心而招萌望是亦家軍機而肅邦政之大
要也至于各邊餉之靡費其於今日則尤有安議者焉夫自遠
屯之原額日減而內帑之年例歲增中監之始制不復而各邊
之請討無已今日增一額曰加軍餉也明日增一額曰加馬價
也一鎮得請而他鎮緣之以為例一歲得增而後年據之以為
常今水旱交極帑藏日虛歲且欲給而不能矣夫九邊之地非
減于昔也士馬器械非益於今也而有市東有撫又非有鋒鏑
時交無庸耕殖之時也而按冊則多虛給餉則稱之何也毋乃
獎種屯田侵食於豪右而未之稽覈歟故冒濫乎廩餼而未之開

除除家丁半沒於詭射而未之查革歟誠及今日虛心審數或
百餘萬額稍減而廣置屯種或別除影射而勾補逃亡修築緩急之
際期以樽節劑量于其間斯邊儲庶其可裕乎然不可取必之
邊臣也邊臣各為疆圉計爾苟可為三軍請思以異其效旦夕
之命計所不惜孰肯減去故額以樹怨該鎮者即如往年部臣
之所陳今日科臣之所奏奉有

明旨著督撫用心經理計議其奏已不啻再三竟未有聞此可
思已查得成化十三年正月分遣給事中御史查盤錢糧今獨
不可師其意而行之乎往時閱邊之舉三年特遣以驗錢糧之
虛實與工程邊之脩否意亦類此近萬曆十二年暫令各該巡
按御史巡就兼理議者以為事非專掌執難詳覈况耳目親昵
相借體面要與督撫二臣等爾其流將無以故事而贅庸是樂

五

五六

集 92—513

設議
盡料理
多力
全之
可
肝之

原難立士馬無多。當果結聚長驅。可能決策一戰乎。戰而可
守。功萬全矣。故臣切為遠慮也。慮首之仇我而不能忘情我
也。臣等竊聞用兵之道。防勇戰。茲遠師戰則勇而警。戒以防
不虞尤不可一日而忘備者。今之撫臣。雅負邊猷。而大師素稱
智勇。或戰或守。自能相機宜。得勝美。如臣等寡昧。曷能等遠事
於萬一。然職掌所關。義不容辭。敢輒陳其過計。如此伏乞
勅下行。令該鎮諸臣。各彈在事之忠。永懷桑土之慮。商作何
安插。康節作何處分。猛酋之懷疑未附者。作何招懷。那卜二酋
之挾仇持憾者。作何羈縻。各立信地。有緩急之當。當損各將領
有勇怯之當。更置一切善后事宜。復公酌議具奏。務俾匪懸之
地有所恃以無恐。積怨之虜有所畏而不來。庶足以安邊陲。舒
宸慮。而朝廷委任重臣之意。與各臣樹功勳報之心。兩無

負矣
卷之一
五

整肅風憲疏

許弘綱

刑科給事中許弘綱一本懇乞
聖明酌量差以肅憲體事臣惟
國家稽古建官不啻千百而
職司風憲專屬兩臺入則柱後惠文出則繡衣持斧諸司莫敢
望焉誠重之地故法有所必行則母務窮之以情所難行之地
雖有所當行則母務乘之以勢所難一之交其理固然而于事
體有不得不然者伏稽會典一應文職官員並不得原職衙門
授任近年事例姑有教官之職得在本省之條然止於各府耳
使遽有為本官即教官雖職尚有所不行而况御史乎今之御
史未聞有奉差原籍者而惟南臺間有之南臺各差御史亦未
聞有在原籍者而惟倉屯二差間有之得無以所謂巡倉者直
巡視京倉鳳陽倉而已乎不知既曰巡倉糧所出之地皆所屬
矣既曰督理屯馬則屯田坐落之地皆所屬矣彼其奉勅書而
專制一方不遂研原籍而惟所號令也哉夫二差職掌雖殊按
臣訪察查盤近居停止而文移上下同也受詞同也旌別吏治
同也
陛下謂行是數條于原籍便乎弗便乎臣請得竟其說夫居鄉
黨而避席入里門而下車所以廣敬也若史起家諸生罷則衙
門以自老其邑令丞郡守與諸監司固得以司牧臨之賓禮遇
之者一而而縮爾得則移文傳檄傲然上官抱憤命第為下
吏考核殿最督責簿書亦其憲體宜爾則部民之義謂何而雅
道侵陵薄矣矧江河之月趨而下也或者父子兄弟且因有不
肖之心焉親戚跳跟童僕恣睢有司莫敢恃三尺以與上官抗
不使者一介者之人變幻萬狀豈無以力婚而托之優禮以田

卷之一
五

法之不
行極之
不極則
焉用彼
富臣焉
也

而托之占屯。以甲籍而廣名于中者乎。其辭詞而來也。既送之而不理乎。偶一準行而查知原告。為上官之里閭。或被告者。稍稍偏袒也。宜必問官之一無所承平。抑下司之端摩。原非上官之本意。而俾兩造之直者。吞聲曲者。肆志。本差御史。且緣是抱永李之嫌也。又孰從而白之乎。不便者。二夫御史。以觀風為職。固將使本差無不治之事。所屬無不稱之官。用能絕風清。而奏起報天子。今以原籍有司之故。不得不奉風裁。貽晦官府。仰恩高玩。揭吏書觀望。而為奸。故有巡倉而不敢督本府之倉。糧清屯而不敢問本府之屯課。印馬而不敢詰本府之蓄息。舉刺獎戒。缺焉難舉。他可知矣。然則

陛下之以欽命寄若臣。果使之誇富貴于故鄉而已乎。何浮假之名而突制其事耶。不便者。三夫茲數者。法在所必行。而察之

皇朝名臣奏卷之一五

五九

輿情則憚權有所當一而格之以勢。則恍如是而其可為常乎。不可為常乎。其國家之法乎。且巡監之與倉屯均。以一事出者也。今巡監避原籍。而何獨遺于倉屯。有司雖任未五年。不

原官得遷。原任地方巡歷。懼夫事體之難行。而形迹之當避也。夫及猶慮及其原官。而此何獨不慮其故里。此皆職之所未解也。

時效是

職順待罪。向中竊見天近年一二臺臣。觀風原籍者。雖其捲符

法不

體所至。亦清蘇臺鎮周。遠非其匹。而方其被命之始。長慮却

不惟可

顧慮然。不寧徒以有其命之不敢辭也。即堂官之循序疏

請亦

請亦豈不恤其私。則以舊例良然。不敢廢耳。故經久之制。當定

自朝廷

自朝廷而善後之圖。須詳于今日。伏乞

特勅

特勅都察院。轉行南京都察院。除前奏。蓋臺臣。今循例。或事

以後

以後巡視京鳳二倉。及屯田印馬。並各該處。一事例。俱令

迴避原籍地方。即使一時缺人。亦須委曲更調。庶添紀大同事。權歸一。而風憲之體。益尊矣。職法垣也。法司行事。職掌所關。一得之愚。不敢不獻。惟陛下裁擇焉。

皇朝名臣奏卷之一五

六

廣採納疏

出歷

南京兵部給事中杜應一奏為聖明顯示採納以來天下之善以弘贊襄之益事臣聞之書曰

聖人之善何所能加聞言而庸之亦足矣而顧必原已拜之

者其心蓋曰不如是不足以見已之能受不如是不足以勸人

之敢言而天下之嘉謏辭猷或自珍而隱矣國家美賴焉此

禹之志所以戒其神夏之治所以底其緒斯道也非萬世人君

受言之唯哉

皇上聖明睿之資據成虛之量然羣臣之邪正蓋見能立辨美

於衆言之得失蓋聞能立察美而向者臣夫陳策

陛下尤不以賤故拒之宗室獻謨陛下亦不以親故遺之

臣下該部議其有無可採以是心而推之言官又推之大臣其

聽納更當何如即願臣見近日以來羣臣之進謫言者亦衆矣

疏入而

陛下若因聞之曾待匹夫宗室之不若則臣之所不解也請詳
言之刑科給事中許弘綱之諫速給音也杜好壁之明也其
論修省也言事天之實也工部尚書石星江西巡撫陳
中朱朝聘曾各有省內供之疏矣工部尚書石星江西巡撫陳
有年工科都給事中常居敬曾各有減燒進修織造之疏矣此
數臣者皆有體國之實心此數疏者皆為憂時之切務朝廷而
朝廷夕入而夕施庶幾哉大禹拜昌言之疏矣而奈之何其不
然也今日候肯不下明日候肯不下惟孤進言者之心抑亦重
阻天下臣民之望且古人臣之事君也論朝政之失者非難估

采選之缺者為難進悅心之論者非忠進逆耳之言者為忠上
能諫其難而用其忠則忠愈奮而責難之說日陳茲非言者
之利也而國家之福也如不鑒其忠而忽其難則難者愈難
而效忠之臣日退此非言者之不利也而國家之害也言之
用與不用而國之利害關係若此臣願

陛下之念及此也且使諸臣之言果迂闊無當則棄擲而弗庸
可矣或高遠而難行則譴讓而未遑可矣乃其疏今固在也切
而不迂便而不難

陛下聖明於中而不言其故群臣揣摩於外而不得其說其以
淺見窺之者則曰此學小之抑阻也不知

聖明在上電照風行若左右若其誰敢奸之其以慎重度之者
則曰此愛其言而釋其意也愛其言固不忍于輕釋釋其意故

不妨于緩行然悅而縉之誠得矣久而不行不幾於終棄其言
耶此兩說者皆未知陛下之心者也

陛下之心臣蓋切能杜之矣豈不以萬幾親臨整肅養生為運
批章奏之說者蓋過計矣臣愚為時凡之勅帝王所重況睿斷

一不如期或將放旁伺窺竊之心也此其言當納也豈即祀
躬親克盡昭事禍變屢見氣數或然遇災而陳修省之說者亦

晚矣臣愚謂天變之末也人事實致之一之為仁愛再之即為
慈謫當此疊災而不亟務省弭之實則將厭棄之矣講學以明

治理聽信以收治功誠今日成權之實事而不容緩焉若夫
對越駿奔特文焉耳此其說當納也又豈不以玉帛萬國何患
十貧王食萬方何憂於歉為節用省供之說者非愛其臣愚謂

祖宗之家法守財為寶主之勞也 焉之奉養

御前之用度當備矣若非分之請獨不可而用之乎金化等銀之舊額雖減至金通來加派取用之數獨不可而用之乎向之取用日多則外之財用日盡而民之貲蓄日削當此時而不略儉德不汰侈費臣恐民非其民而國亦就散矣此其言當也又豈不以下之本上分蓋然況盛德已進七運織造已

聖主之所不收也而國用則憂深五彩之畫

感臣生此方既親歷頻年之旱虐餉員南都又目擊近日之冰災逾者奉 命巡視九庫日見浙江蘇松等處納糧糧長廩贏

形骸短弱不似數載糧腹粗糲味肥帝餓寒之聲不忍聞見

糧長如此小戶可知富者如此貧者可知使

則其見其形而聞其聲且有解衣衣之者矣而況使織不急之

於歲新式屢燒無以貯庫告空焉何織造耗有用之財造必不

可成之器旁類死之衆織不必急用之衣

陛下亦何心哉此其言當約也臣之疏禮諸男則為慈惠施

之懼天下進言之心從此解矣何也給事中許弘綱等言官也待言官如是彼無言責者誰復肯建謬謬之議也尚書石星等大臣也待大臣者如是彼列庶職者誰復肯陳侃侃之論也今之時所可慮者在

國用所可慮者在民艱用甚可慮者則在皇上有拒言之迹下懷拂諫之疑而善言日寡也伏願

陛下納臣之言省諸臣之疏將先後雷中章奏悉賜查批其議當行者即率施行其議當止者併允停止如果受其文之可觀悅其言之有味則命侍臣騰錄一篇置之左右以便省覽如是而臣民有不權呼嘉言有不鼓舞天災有不消人禍有不弭者臣請其誣罔之誅夫諸臣所言者皆臣之所難言臣所言者則諸臣所已言者也臣負罪多矣惟

陛下納臣言而因以行諸臣之言則

陛下為聖君諸臣為賢佐而臣之罪亦可以少逭矣其勿復如諸臣之雷中也臣不任悚慄懇望之至

皇明名臣奏卷之五 奏之三 下四

徐桓

南京利科給事中徐桓一本攸際
聖明綜核夫治敬陳芻見一得以備采擇以裨治安事臣惟民

生之休戚係乎治之污隆伏願

呈上軫念南北水旱百姓困窮。特勅吏部嚴飭撫按。德貪殘

理寬獄綜核吏治以計安元元德意甚盛一時大小臣工罔不

陳吏弊阿太

聖君無量數千言俱荷加納付之施行。所以拯濟民艱消弭天

變名世。不棄其臣。復何所容其吮竟以賣。

之而求其所以待罪言職及覆思維于吏治民生切要事必開有行

之所本。蓋言之所未及者。正明主所欲。而聞者也。臣即其愚極。

卷之十五

皇上陳之。今之議事。英者。孰下曰。負遠。遠者。當慈耳。臣等

謂文所尤不可不懲夫貪殘庸劣固皆足為民害然其迹則顯

而易見其事則拙而易敗亦人所共悉。徃徃形之論勸懲之皆

不難者惟夫文巧之徒工為剝削曲事逢迎苟可以悅上臣之

五言雖謂民髓而不恤苟可以濟裕疑之欲即股民膏而不計真

如

聖諭所謂剝下奉上肥己瘠民。蓋貪與酷實兼而有之。此輩名

為國貢則鷹鵠北夷亦禽同行市井其害吏以害民生豈在

與其下哉。然其智足。以文奸辨足。以飾詐。即上司且

相臨有被其彌縫而不覺其有結津要以千槩倚牆壁不游湯

即上言明知其非有良其勢據而不問寧惟不問且曲庇之又

以行取則重厚召矣以還轉則先號陞矣其視恒

爲政也
 爲政也
 愒之吏遲速利鈍不常霄壤且高宮室廣田園美妻妾以誇耀於閭里之間方揚揚以爲得志彼咕嗶之士習見其政跡如彼而榮肥若此以爲上官之所喜者巧也仕途之所判者巧也鮮不爭慕而競效之以故士習日偷身未暇富而機械已熟如江河之決愈趨愈下其爲世道人心之害當不知所底止也皇上雖曰爲之焦勞日爲之中飭何益哉故臣謂文巧尤不可不懲者此也昔漢京房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而祥瑞應末世以毀譽取人則功業廢而致災異有哉斯言切中今日吏弊之源矣蓋以功舉賢則上以實求下以實應以毀譽取人則上以名求下以名應其機有必然者今撫按與有司不務稽察惟事咨訪濫寄耳目皆以毀譽求人者也以故文巧之徒得以虛名薰惑于上而惛愚無筆者曾不得與之較優劣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吏轅至此極矣夫世道日降人心日壞士多務名不務實而主世教者復以毀譽爲取舍使務實者常屈務名者常伸又安得實心愛民付毀譽非沉于不較者以託元元之命哉故今吏治廢多民生窮蹙職此故耳又何怪乎災異迭見也臣愚以爲方今大計欲消災異安民生以稱皇上保愛之仁惟在責有司修實政欲有司動撫字崇職業以措斯民衽席之安惟責撫按與監司稽其實政已爾臣嘗考之今典有司治民之政莫備於須知上司察吏之法莫尚於憲綱而其最切于民者不外農桑戶口兩糧存恤獄囚及旌舉孝子順孫脩築圩岸陂塘等事此員政也國家二百年來重熙累洽號稱乂安度越前代者正由有司執須知以脩實政撫按監司執憲綱以稽成功此正京房所謂必

功舉賢者也乃今則視為弁髦矣有司且一不知須知謂何物一
遇朝 觀給由則不過以舊底以摺塞耳亦不知憲綱為何文
上事以 一遇上司案牘則不過抄舊稿以虛應耳彼撫按監司亦未嘗
下故下 以此二事為重視為故事不經一目的者有之是上下皆以虛文
文應之 寒責如之何能實惠及民也臣請

勅下部院轉行各該撫按官將須知憲綱所載切于民生事
責令所轄府州縣官一一力舉高行之如農桑作何勸課戶口
作何分轄田糧作何徵收孫老曾否存恤獄禁曾否清理孝子
順孫曾否旌舉何人圩岸陂塘曾經修築何所此其責蹟成效
皆顯然可觀者司府歲一出巡下馬之日即將前項逐一開報
同府親歷其地執冊而稽之勢雖不能遍歷然摘發一二則姦
偽者自不敢售其欺即有欺亦不能掩其實如往往時批牒舊稿
虛應故事者其弊可絕矣但司府不得憚勞遠歎委及佐貳亦
不得持節擁旌擾及地方勤劬既真然後據實呈之雖經諸臣
建白已及而有行之未盡言之未詳者不煩瑣屑敷陳上
請

勅下部院詳議施行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

聖明多臣章奏卷之十五

六

採納彌變疏

楊紹程 謝史

河南道御史楊紹程一本災異非常人心惶惶
聖明深惟憂勤惕息以彌天變事臣待罪臺垣本月初九
日也大震有聲一時臣工百姓不勝駭懼夫災不虛生必有所
召臣於此及履思之不得其故將臣工之修省徒事虛文而乏
應天之實歟抑所司條奏其於隱尚未盡歟或者

皇上于臣下之言未盡聽聽而未盡行臣盡因閣部科道諸臣
呈上欣然加納一切釐正之美其中尚有一二未見施行者為
皇上陳之內操馬匹遂以加派省直賦額今也內操罷矣該監
之馬所存無凡矣其價銀除裁減外所徵尚五萬七千餘兩縱
有貢馬等項所費幾何而執三千之虛名糜三千之實費將焉

用之此價銀之議罷所當從也往歲供用庫約該召買價七十
五萬餘兩昨歲裁減辦油蠟母項不下二萬斤查蠟蠟雖云拖
欠亦不為不敷今其數更浮于前而價亦不賈何若是糜也此
召買之議罷所當從也錦承官校食俸糧者千有奇是果皆有
勲勞於國者乎果皆有技藝能供 上之使令者乎實緣附托
影射頂替且可充計以假充役廝之輩聚羣而坐食百姓之膏
血此議清查所當從也各監局年例如薪炭銅漆等項歲至百
萬而近且增以天灯廬甲大炭龍床等費夫以庫貯之數十萬
已極一切應用安所取盈至于苗榆觀音竹木等料尤為奇異
之物非

明主所宜近此加派採辦之議停止者所當從也此臣所以惓
惓望

見陰陽
之義
天更之
原係
論列用
實忠誠

皇上盡賜采納無以爲修省之萬一而不察已也然臣又
爲母其德安靜周大史伯陽甫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
升於是地有地震臣愚不識五行休咎之占據此方冊所載
又若其著當

皇貴妃之封也封冊本朝廷盛典未可輕議臣下展跪上請
誠爲過計然自今日論之又似未可深罪者蓋皇貴妃位亞
中宮分爲甚尊而恭妃誣冒元子義則至重其體相接分相
臨其中或恐有不自安者此與周太史所謂陰迫而不能升者
若有符焉臣竊意今之災異其應在此伏望
皇上仰承天意俯察羣情仍採諸臣之請頒賜封號以正宮闈
之序而因以寬宥美應麟等愚惑之罪其于前四議盡賜裁省
庶天變可弭而陰陽暢遂矣

少司馬王章奏
卷之一五

六九

徐有言官疏

徐元

陝西等道御史徐元等一本懇乞

天恩於有言官以光

聖訓事竊福建道御史潘士藻題爲修省之實等事奉

聖上連年各省災傷雖上之不德所致而設官分職皆有實亮

天工之責近來言于時政者值于一途過歸于上以責已直好

生無禮其餘貪官酷吏欺蔽壞法不行訪查參奏如打死生員

國殺無辜威激民變勢辱縣官此可回天意乎亦上之不德乎

這廝故借以天意肆言潰奏潘士藻這廝好生無禮姑着降三

級調邊方後不許朦朧推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聞之不勝

駭駭竊惟

國家之于言官也蓋欲其言也陳善閉邪自其職分而善則稱

力陳受

言彰人

主之明

亦善用

其五者

臣等本

卷之十五

君過則歸已亦忠愛之當如是耳士藻不知忌諱而務爲難

皇上罪之夫亦何辭但君有過而臣言之固明諍諫之誼君

無過而臣言之正愛治危明之心故語大聖人若虞舜不可及

矣豈有過可言哉而禹則以無辜丹朱戒之語大賢若成王不

可及矣然豈有過之可言哉而周公則以無辜而王受戒之彼

禹與周公豈不能進豐亨豫大之說而過爲悖慢急切之詞以

昭君之過哉安不忌危美不忌規此唐虞成周之所以隆也

皇上德邁虞周而士藻之疏不逮禹旦何遼罪之深耶聞之陸

贄曰諫者之能狂明我之罷容士藻縱涉狂誑而

皇上能宥之實彰容德耳哉

皇上臨御以來廣開言路即諸臣之疏多所嘉納而間有一二

不當者亦姑置之不問

聖度汪洋真同天也

主聖則臣直又受罪一士之憂言其之憂係

國家之安危自其君之憂言其之憂係
之餘亦有過于無過之內尚恐臣之不言而何罪士漢以拙天
下之口耶此於

國體所關誠非淺鮮伏乞

皇上矜其愚狂少罪

天威將滿士漢仍以原官供職或重加罰貶黜
聖德益光雖古帝王從諫弗弗者不得專美于
天下幸甚

聖明仁皇帝奉
衣之十五

七十一

議發賑疏

張天德監察御史

奏為賑濟事竊臣等奉命巡視

國家之治否係于民心而民心之去留由於穀食而食之不足

則父子兄弟且不能相保矣安望其守而不去耶不惟不能

相保而且自相戕食矣安望其長法而不叛耶今以天下大勢

論之則頻年水旱相仍穀價騰湧天下無不荒之土南此無不

饑之民矣然以天下緩急論之則自淮而北雨水及時夏麥僅

半收向者饑饉之民今與有生之望矣但自淮揚以南如南直

隸則應太池宣蘇松常等府浙江則杭嘉湖寧紹金衢嚴等府

或彼江海之瀟蕩而山裂土崩或被蛟蟻之奔騰而沉溺昏墊

兼之淫雨經年四望一壑不惟秋收粒米之無望更兼春桑未

麥之無資米價每石一兩六錢市物白晝公然搶奪被害不敢

中訴有司莫可誰何以此洶洶不靖之民誠有朝不謀夕之勢

若不速為酌處豫為調停則窮迫無聊之民易興鼓譟嘯聚之

念即今湖廣無賴發是其一驗也滋茲土者欲出官帑以賑濟則

庫藏無餘錢欲勸民間以樂輸則人情難強逼以致束手無策

坐成美大之患故巡按御史傳好禮之請留一萬漕糧應天府

府尹張懌之請借二萬五千緡錢此皆親親危急之狀以為收

拾人心之舉非曰好事擅專要譽求德於民者也然思

國家之財賦不在于國則在于民人臣之理財不聚于上則裕

於下若以國家額派之錢糧而皆議停徵焉借賑焉竊思

國所需開伍匪細而烏敢以輕議為也若以錢糧措處之難

而視饑者如秦越焉若罔聞焉竊恐民窮則變流禍匪輕而

事可以隱忍為也臣以一介草茅荷蒙

皇上極之責司正國捐糜此身思報萬一恭況目擊敦

待哺之小民既無可動之錢糧而徒致文移之展轉耳聞泄

慢事之有司又無及民之實惠而甘為積弱之階梯一合憤激

於衷固有不家千自焚若敢先以錢糧之堪動者為我

皇上陳次以賑濟之切要者為我

皇上獻伏乞

勅下該部速為議行則無俟調正額以濟民而民藉餘稅以存

活矣不致積弊以冒破而民沾實惠以延生矣其為體

國裕民賑荒息亂之計莫急于此者伏望

皇上採納施行天下幸甚

臣等謹將動商稅以為賑濟之策夫錢糧原屬起運者固不可

而原屬存留者亦不可缺是秋糧夏稅之中無一可議者彰

彰明矣况水旱頻仍即起運存留亦未能及時催辦又烏能望

其為賑濟之資哉臣等自竊據蕪湖縣向知蕪湖抽分之銀每

年除正額外尚有積餘堪以借動故敢以為今日請也至蕪無

聞向設南京工部主事一員駐劄江口以抽竹木之稅其舊出首

所積稅銀俱寄貯蕪湖縣庫凡縣官陞遷交盤即有數萬而之

積因縣臨大江屢經失事且展轉日久每被吏書侵漁于萬曆

十四年已經臣申請部廢九主事一年差滿即書數解納南京

工部節慎庫庶外毫無觀觀之虞而吏書無侵剋之弊矣然以

常數言之目因初至隆慶以前每歲正稅止三萬有餘自隆

慶以後商賈漸多稅銀漸積每歲乃增至四萬有餘矣夫五萬

在餘此原額也每歲支用之外尚有盈餘貯納在庫今每歲又

餘一萬之數是盈而又盈者也以百姓引領望食之時值公私

無積之日而帑藏積此羨餘不因時而為賑發之舉又于正額

錢糧而乘溢焉其不知本末輕重甚矣以即蕪湖一關匪之則

自此而時墅泊此而杭州南北兩關其日積月累所積亦不異

蕪湖去臣意以每年所餘之銀其在蕪關者發為應太池寧等

府賑濟之資時墅關者發為應松常鎮等府賑濟之資杭州兩

關者發為浙江各府賑濟之資此不過以商賈之餘財拯蒼生

之急困因抽分之駐劄賑濟之小民其勢為甚便而其理為

甚密者若不獨此虛貯之餘稅以稅而炭炭將去之人心臣恐

滿池弄兵一呼響應則不惟金粟生靈損我威重且調兵遣將

之費脩城壘疊之用將必致匱

聖衷取足內帑何不割此贅疣速為給濟消于未形之際

臣等謹將未發之時總捐數萬繕在

皇上為不費之惠而在飢寒小民獲更生之資當見人心愛戴

在在散騰將懷順効忠之不暇也孰敢有潛萌不軌而其為化

外之頑民哉伏乞

聖裁一酌議賑濟實惠以為撫恤之計夫賑濟之策固必假

錢糧以充給散尤必博實惠以及貧民今之行賑者皆責令保

甲人等開報應賑人數此輩假公委以濟私情冒官物以充已

案此正撥弊容奸之大害也合無令各掌印官卑驛親歷各鄉

村就一鄉核實擇一三家道頗殷素有行誼為鄉人推信者

諭以

朝廷軫恤至意就令當眾開報極貧應濟人戶從實註名其他

公門人役市井棍徒及傭作等夫稍可自給者不得混與其列

前清
後清
之
一

其或開報未盡兼有報而未實者許各小民互相面詰庶所開者必皆實民而所賦者必無差舛矣然賑濟之舉一方誤處者僅可給一方之式若不驅逐流移各歸原籍則非惟錢糧無以相繼而且里鄰窮弱摩有接踵每有董蒸淫疫之憂未歷不明局合雲屯多有群聚鼓譟之交合無通行各省轉行各府州縣除本地窮民及先在逃而聞風復業者或雖係外省而藝業已久有同土著者但許一同行賑其于查係隔省素無根據一旦流業者務要嚴加設法禁止驅逐不得一察容留濫行賑濟庶人皆土著而無跳梁不軌之謀所賑亦得安給人足之益矣至于賑濟之所尤必酌量遠近立為粥場如一鄉鄰近處所查其人數多寡分為幾處大約遠不得過十里多不得滿百名蓋太遠則就食不便過多則擁擠難防且乞食窮民類多老稚移腹遠行困苦萬狀因圖充腹反致殞軀故不可因地立場俾令隨取而隨足也然每鄉更須派員義鄉民一名誠實老一人一名使之主掌米穀料理粥場更須廉能佐貳官及能幹雜職等官分投總攝果能盡心賑濟民安受惠者許字印官從實申報輕則聽令本處撫按官嘉獎則傳報吏部以憑不次超擢否則治之以重罪庶人心知奮而無侵漁虛冒之好民皆受惠而獲起回生之利矣伏乞
聖裁

奏為破虜事

光緒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勅諭欽此計以助破虜事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皇上勅諭文武羣臣內一款凡各元開可以助破虜寇各人盡言臣愚不足以效大計臣日夜以思北虜為中國患自古有之惟各備然後可以無患今鎮兵不心關成師比然賊奄至不能防禦者承平久而實政不立粉飾多而武備不脩也臣請以脩備之法利字之說戰守之便廢累緩急之序施為相度之宜為
皇上陳之計我過陞東起遼西至臨洮所守之地廣也自春徂冬自幼至老所守之日長也所守之地廣信未各千里之堅城所守之日長信未有十日之銳志矧彼醜虜以馬為家何如其便利也與我軍之欲戰而後索馬者異矣以射為食何如其習熟也與我軍之董勸成能以為技者異矣且其膚革毛髮長卷于風日沙莽之中飲食衣服不藉烹飪溫煖之細散彼逸而我勞窺我之隙俟我之懈衝突而至彼截其直我守其橫首尾不能相應內外不及為援撥召未至而關門已破議論未定而彼已厭足去矣此彼之所以世為中國患也然我中國集五行以為具我得勝氣者也聚諸省之供餉我得勝制者也上存剛健神武明畧之君我得勝主者也彼烏得各其一二加我十百千萬哉夫五行者金木水火土是也蓋戈戟刀劍矛鋒矢鏃是以金勝也弩幹弓材標檠楸樅是以木勝也崇城壘堡高壁深溝是以土勝也內則桑乾白河盧溝環遼京師外則黃河一帶巨截萬里以為大限是以水勝也神鎗機砲烈炬

其新是以火勝也。斯五者。我美不得。彼美不得。皆我所長。而彼
經。今以我所長。而角彼所短。及不足以原彼。何也。昔其具未
共用。有其君。未有其臣。自古謀臣戰士。母古于庸暗之君。談佞
之臣。居其中。而牽制沮撓。以備其事。宋轍可鑒也。乃今
皇上獨攬乾綱。神聖廟美。駕出羣臣之表。固非談佞可客。家也
而平虜安邊。以遺萬世之太平。此其時矣。凡敵國對峙。固未
不能戰。而能守。獨守。將誰欺乎。為今之計。惟擊為便。所以
倭擊者。有三事。焉。條岨為急。鼓勇為急。制車為急。而諸城垣。脩
斥候之類。宜次第興築可也。條岨之志。三復輸粟之令。至買
賣之富。則並引開。而飛馬走粟。至矣。久任沿邊守令。以徵收。每
年還額多寡為賢否。則積公少。而合庫實矣。先時出幣藏銀。預
糧屬糧。以儲各鎮急。則價不踊。舉矣。鼓勇之志。有二。秦敢死之
士。重賞功之賞。制車之法。當如總制都御史劉天和昔年所議
式。不可改也。嘗考盛漢之兵制。曰車騎。曰材官。曰樓船。今之御
房。舍車騎材官。何以哉。而車騎尤為急也。古者用車。戰動則足
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士卒有所庇。不糧有所藉。語曰。君子所
依。小人所勝。況中國以火器勝虜。而火器必以車載。而後可以
馳逐。而後可以機發。準也。蓋兵車者。制虜之要術。不可以房
之偶敗。遂因噎而廢食也。與虜對壘。則重車疊陣。方軌而行。山
移而進。謂之奮。虜眾未集。則衝車直隊。竟刺剝落。謂之衝。擊
我眾未集。虜騎忽入。開門。則排車橫陣。高壘厚壁。以奉歸路。謂
之要。擊。虜眾深入。縱經連。則分車角陣。縱橫開闔。約疏四起。
謂之夾。擊。要之選也。既齊所持。載必不能疾行。則輕車夾。三
排堵而尾之。或夜斫其營。或極奪其馬。伺便則以火器車直持。

其輜重。期以必救。然後三道大攻。謂之追擊。我有三箇用。是玉
韋。雖使頭曼復生。冒頓再出。亦不能支矣。昔人以虜惟利撓掠。
不羞遁逃。斯言得之矣。且彼以獵于沙莽者為食。今不獵沙莽。
而惟欲冠我中國以為利。必其利。蓋有倍于獵者。而後為之。
使我有倘焉。彼將不利。于進。雖進。不利。于退。則不若獵于沙莽。
者安且利焉。尚何侵擾之患哉。今養武士其情狀如畜獵犬。然
然日聽其發。縱指示。以馳逐林藪。則精神鼓動。各逞技能。而大
氣。反揮噬人矣。此無他。養而不戰。無所用氣故也。及見近時馬
勇。梁震王。效滿稱名將。夫豈有他長哉。惟是能養肯外之士。而
已多者。不過數百人。少者亦不下數十人。結以恩義。飽以嗜欲。
一旦虜至。則出必力以報之。使我九邊戰士。盡如三家者。士又
何難于燕然之勒哉。此臣之所謂鼓勇者。不可不急也。大抵主
論供餉。兵一動。便問倉庫所積。若干。石客兵一至。便問糧糧可供若干。
時。適者。遠。糧。數月之餉。士卒各持腹之憂。一旦攻圍援絕。又
何以為自存之計哉。此臣所謂儲峙者。不可不急也。六韜所謂
車者。軍之羽翼。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曰一車當步卒
八十人。又曰一車當六騎。又曰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古之
所謂大車。革車。兵車。戎車。衝車。攻車。後世所謂調車。扁箱車。
鹿角車。自古兵家所恃以為勝者。况虜專騎射之能。往來遊行。
疾于風電。非車不足以當之。臣所謂制車。不車不急也。病狀時
以。事。如。狂。羣。之。人。病。大。疽。也。疽。將。潰。及。腹。背。危。急。甚。矣。惟。攻。刺。到
別。以。盡。其。毒。而。後。徐。理。其。羣。弱。可。也。彼。庸。醫。執。議。思。補。而
毒。氣。入。腹。不。可。復。救。悔。何。及。馬。大。抵。別。刺。甚。思。人。溫。補。之。言。為

易入也。奸諛誤國，固庸醫者流也。不曰失機，則曰生事。不曰開
 遠，則曰冒破錢糧。師旅未興，而議論紛然。舉劾一行，而經年
 聽勘。雖使頗牧衛青，行復起將安用之？是故在彼不殺，則不感。
 不感則不攝，不戰則不定。在我者，不橫奔四出，不可以收復河
 套，不戰勝攻取，不可以退守邊疆。所謂不一勞者，不永逸也。伏
 惟
 皇上極選大臣之具有仁勇者，一二人以總制邊務，不必急其
 旦夕之效，而惟責其成功。于五年之上下，不必問其城保小戰
 之失利，而惟取其軍律氣勢之壯盛，不必計其供億之多寡，而
 惟視其制虜侵犯之跡數，不必責其武弁之廉檢，而惟課其謀
 勇之大節。聽其生殺與奪之便宜，而不可使舞文弄墨者為之
 阻掣肘。且我國家建都與虜僅隔一山，一剽掠關塞之險足
 以制虜之命。一則倚京營之兵，足以壯畿甸之威。虜突入古
 北口，若倏坦途。我軍坐視縱橫，不與交刃。此皆當事之臣不能
 預慮也。地雖險而不知所以守，兵雖衆而不知所以用，束手徬
 徨，以致誤事。臣愚以為每季輪差總兵官一人，督京營兵四分
 之一屯練關口，多設火器，布虎落以為必不可犯之勢。京師民
 居之外，擇要害之地，立四大堡，每堡可屯萬人，遇急聲息，即分
 布屯守，以安城外居民之心。關口固則外虜難入，四堡三則內
 寇不作。此安畿輔固根本之首務。然而便宜處置，鼓舞作興，則
 在帥臣，而其委任責成，則在
 皇上也。誠能易當老之念，以練武移繕作之費，以供邊，即其所
 以爵賞功役之勞者，以勸武弁，不以他技而忘戰，不以流言而
 改議，不以過度中疑，而剗閹外，不五年間，邊谷告慶之願可

致麾下矣。臣愚無所識，獨具區區一念之忠，不能自已。又奉
 勅諭，人人盡以上陳伏惟
 聖明采擇。臣不勝悚懼之至。為此具奏，親齎奏
 聞。

奏為破虜事

防吏治論考疏

廣東道御史程達一本計典將通事官當悉撤除一二聞見仰

聖化萬一事臣惟斥陟幽明者國家之重也綜核名實者用

人之要機臣以一介草茅荷蒙皇上拔置憲臣與有言責今既數月矣所以然然不敢輕進

言者以事無關於國是言或出于套腐是為且實重臣不敢

也今於萬曆十七年後當朝觀考察之期中間事立如奏雷

之當慎也饋遺之當禁也咨訪之當詳也供億之當裁也名實

之當核也科臣既以言之詳矣如先務之當急也考核之當嚴

也詳考之當精也回任之當速也署印之當慎也臺臣又以言

之悉矣法令已密臣又何敢復為新奇之說以貢

天聽第臣待罪下邑有年兩京考察親見大小臣工貪穢一二

細微尚未修悉者臣嘗積慨于中久矣敢冒為

皇上陳之今夫

朝廷設官分職而專其責于撫按一人是非以一方之賢否寄

之乎而撫按一至地方諸務未遑亦每母先以知人為急廣詢

博訪欲若一人也必司道府為可而後若之欲論一人也

亦必以司道府為不可而後論之初未嘗敢自是已見蓋

慎之也矧其朝夕相臨斯人之舉動端否也文移往返斯人之

才猷稱否也民難防斯人之操守潔否也又有不能逃于伺察

者乎故各省地方官惟各省撫按知之最真即司道府官欲曲

庇一人一聞撫按有言且將恐恐焉惟慮彼及其身矣故復處

之即司道府所註下考之官即撫按始雖曲庇之亦將憚于

多口之難填而終弁之矣能復庇之耶是撫按以風紀之司秉

公持正於外其考覈未有不精當者獨奈何以撫按之考註不

足盡信而偏聽一人愛憎之言以司道府為扶同不主事惠而

獨任權要聚眾之語以致考察之時撫按原以能舉也而反以

不及調用止云地方不相宜也而竟以貪酷罷斥已經考察也

而復以前任事去其人歷歷可指豈惟無以服被察者之心將

便為善者懷疑懼之念悔過者無自新之門

國家於才之意謂何而可如此也如蒙

勅下部院酌議題覆今後考察之時務以考註為主其有科道

諸臣訪有貪污不職事件的實與撫按所註考語大相矛盾者

亦須據事行動然後處分在撫按亦不得以異同之故而曲為
掩庇庶賢否不致混淆臣愚以為撫按官之考註當專重者此
也每歲恭遇
聖旦暨休慶賀二司官員例應新到依淺者差遣而所開賢
否則惟據僚屬牒報全未識面此真所謂信耳而茫無的據者
然每遇考察之年所註某也賢能不需而用即美升矣某也庸常
不劣轉即罷斥矣響影其速關係匪輕故為外吏者每據齋捧
考語為鉄局担豈非有畏而言之乎而又非該部之所取信者
乎今茲
聖旦伊通各省齋捧官員俱已在途無容置喙已今無月今
後勅令該部行各省直中明務要據久年深稔知地方事情
者方議差遣其所開賢否仍先開白撫按會議停妥如此則考
功銓衡俱有的據其于考察裨助尤深臣愚以為齋捧官之差
遣當俟深者此也天之生財不甚相遠而况吏治之儉不過曰

周氏萬卷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十五卷（一）

〔明〕王錫爵 陸翀之輯

明萬曆二十一年周曰校

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續經世宏辭序

國朝館閣諸公有經世宏辭余序而傳之矣梓人周曰校復以續得者鏤諸木再請余序夫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議於斷割夏蟲語

氷井蛙窺天是重其愧也然天地間難得而可大者非道乎載道而可久者非文乎故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天下化成而本於人文者經世之謂也三代之隆文

明以止而私有攸往成配天之業者何其盛也漢興猶有古意除挾書之律弛是古之罪叔孫通略定禮儀受尚書得古文於壞壁之中六藝諸子始置博士廣立學宮而人文煥然一新至景帝朝而司馬相如者出令給筆札為子虛上林之賦天下後世莫得而並其宏麗焉下逮武帝朝而漢之文章於斯為盛東方朔主父偃嚴安徐樂皆待詔金馬門而司馬遷出建元元封

之間著為史記以比於孔子之
春秋是時漢興已百餘年

天子獲符瑞改正朔易服色海外
殊俗重譯款塞彼掌文園令典
龍門令者非今之館閣邪

高皇帝起民間偃武脩文大定天

下稍類炎漢一時載筆之臣尚

有勝國之遺習焉

孝廟雅意復古風氣渾淪嘉隆以
來潤色弘猷始稱彬蔚及至

今上而文德誕敷矣天下之雷動
雲合魚鱗雜襲戴縵垂纓而談

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稱

管晏五帝可六三王可四矣比

擬漢家二百季來真景武之會

乎騰風雲而攄首尾依日月而

奮翼鱗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

玉挾天者雕龍擲地者繡虎魏

文帝所謂奏議宜雅書論宜理

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

同而通才能備今諸公兼之矣

常人賁遠賤近向聲背實有如

諸公辭賦之麗典而有則記錄

之美贍而不穢有不與兩司馬

之業懸日月而並天壤乎夫

廟堂所重者館閣也館閣所重者
名第也董仲舒公孫弘兩人之
策漢庭也非居第一乎天人之
論令後學有所統一而曲學阿
世之陋千載難洗至宋時不愧
科名纔兩三人耳可不謂難哉
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
大丈夫所稱不朽者果盡於文
辭乎哉此古之君子首立德次
立功而繼之以立言是在館閣
諸公懋之而已不佞重有感焉

而為之序

萬曆癸巳秋日五岳山人沔陽
陳文燭撰



國朝館課續集敘

婁東王錫爵元馭父誤

館閣之有課試也自

聖祖六禩昉也

聖祖嘉張翀等才俊命入文華堂

讀中秘書賜以冠服車駕時臨

幸策勵取其文親評優劣日

命允祿給膳饌令太子暨

諸王迭爲之主時有白金弓矢鞍

馬衣物之賜而詔宋濂桂彥

良爲之師嗣是

文皇帝增定其制數召至便殿

問以經史諸子故實或至抵暮
方退五日一休沐使中涓隨之
校尉備騶從復取尚書庶常吉
士之義名焉

宣宗文華齊宮之試親第高下

列聖皆相承不廢所以培養多士

者意甚厚往歲己丑

上遵祖憲詔閣臣遴可教者二十

四人讀書翰林余是以有宏辭

之選爲多士式也一時士皆能

吐辭挾藻輝映當代照耀來茲

以無負

上壽考作人至意余迺盱衡擊節而歌卷阿之章藹藹吉士今寔觀之休明哉盛矣乃以辛秋散館後哀其著述之雅馴及前刻所未罄者合而編之爲宏辭續集客有曰辭達也孰弊弊焉以續爲事余應曰不然南宮之門三禩而一闢而登明選公羅奇搜異則未嘗窮以制館閣之英繩繩步武珪璋之彥燁燁重光則未嘗窮以才其已發之語爲經生學士所矜式者寫之琬琰

其未發之語爲天地鬼神所秘藏者創自胸臆則未嘗窮以言余觀文之難窮也將張無涯之網於廣莫之野伸楮濡毫以紀不朽之盛事而安能避絲續之誚乎昔

聖祖諭宋文憲云往許魯齋諸生多爲宰輔卿其勉之願以是爲館師者勛

文皇勉曾子啓有云爲學必造道德之微爲文必並驅班馬韓歐之間願以是爲多士勛

肯

玄默執徐涂月上澣



序畢

皇明徐氏

五

凡例六則

一詮次批點前集中詳哉乎言之
矣第其間體裁臚列不及致詳
有宜合而分者如奏之與疏歌
之與古詩是也有宜分而合者
如論之與原策之與問對是也
有昔所未備而今益者如制敕
之類是也茲悉更定增入以成
完璧毋俾硤硤者得瑕瑜璫瑜
矣

一論表策館閣鴻裁士子津筏故
特詳至於贈行慶燕諸章雖號

藻林難清館體故不錄

一集中所載慶曆以前十之二三
慶曆以後什之七八蓋前此文
章之運精韞不流光奕未朗且
家傳人誦睹記已久故特致詳
於今茲云

一畸人放客覃精草野宗工鉅匠
揚鑣執林非不彪映丹鉛雕篆
副墨也然南金東箭各擅其美
武林所刻朱紫雜陳爰為系爵
系科以別之如必窮搜百家研
味羣籍則有新安明州諸編在

一文章家有體裁有法度有門戶
有規格有氣象有關係有抑揚
有起伏有含蓄有虛實有輕重
有照映自非匠石曷能運斤苟
乏龍淵亦難議割如浙刻之專
經名家源派考離一為二踳駁
甚矣辨非堂上觀坐井中力薄
迴瀾才虛點石余惡能避自照
之愧云

一續編者凡以備前集之所未備
也如前集所載更不複入

凡例 畢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集目錄

第一卷

詔集

封諸王詔

子充王 律忠文

開科舉詔

子充王 律待制

封高麗國王詔

子充王 律學士

武宗皇帝尊諡詔

礪菴毛 紀文簡

平寧夏詔

汝邁趙志皋 大學

冊文集

懿祖謚冊文

平仲蘇伯衡 編修

懿祖妣謚冊文

平仲蘇伯衡 編修

孝惠皇太后尊諡冊文

礪菴毛 紀文簡

昭聖皇太后加上尊號冊文

惟中嚴 嵩大學

昭懷王氏進封皇貴妃冊文

惟中嚴 嵩大學

應制擬撰皇天上帝冊文

子淵陸 深文裕

擬冊立中官冊文

春門嚴用和 廣吉

擬冊立東宮冊文

春門嚴用和 廣吉

擬進封皇貴妃鄭氏冊文

伯修袁宗道 編修

冊文集

擬漢倫防秋邊將聖書

忠伯王家屏 大學

風異初諭防邊諸將聖書

爾張李廷機 中允

風異初諭防邊諸將聖書

汝光鄒德溥 編修

詔集

中書右丞相徐達兼太子少傅督國公誥

楓林朱 升學士

高安除給事中詔

子充王 律學士

都察院左都御史史琳誥

濟之王 藝少傅

伏羌伯加太子太保誥

濟之王 藝少傅

總督劉達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誥

用祖馮 琦論德

總督劉達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誥

楚亭楊德政 編修

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堂詹事府誥

子正馮有經 編修

制集

梅思禮授大都府副使制

平仲蘇伯衡 編修

封靖西王制

平仲蘇伯衡 編修

常恩春追封開平王制

子充王 律學士

勅致仕武英殿大學士謝遷

礪菴毛 紀文簡

勅天下朝覲官員

礪菴毛 紀文簡

勅天下朝覲官員

維中嚴 嵩大學

疏集上

維中嚴 嵩大學

擬條陳銓衡事宜疏

維中嚴 嵩大學

擬處內外官久任之法疏

維中嚴 嵩大學

重爵賞疏

維中嚴 嵩大學

擬貢禹節儉疏

維中嚴 嵩大學

正士風疏

維中嚴 嵩大學

條陳禦虜安邊十大策疏

維中嚴 嵩大學

議處京操班軍疏

維中嚴 嵩大學

議處京操班軍疏

上十二封事

治安要務疏

治安要務疏

請脩改曆法疏

請脩改曆法疏

擬匡衡治性正家疏

擬匡衡治性正家疏

擬匡衡治性正家疏

風霾疏

第二卷

疏集下

皇朝經世文編

因早脩省陳言時政疏

因早脩省陳言時政疏

因早脩省陳言時政疏

因早脩省陳言時政疏

因早脩省陳言時政疏

擬正紀綱厚風俗疏

擬正紀綱厚風俗疏

擬正紀綱厚風俗疏

議國計疏

中興保泰八事疏

正人心以定國是疏

錫川何洛書

敬承陸可牧

兆隆朱國祚

允陽劉應秋

進卿葉向高

梅源鄧宗齡

中涵方從哲

嘉甫周應賓

豫基陳良軸

櫻寧舒弘志

弱侯焦

周望陶望齡

幼安劉曰寧

宇泰王肯堂

昭素黃

昭素黃

用孺區大相

周望陶望齡

周望陶望齡

弱侯焦

弱侯焦

昭素黃

正人心以定國是疏

正人心以定國是疏

表集

賀平胡表

賀嘉穀表

巡符及平胡回鑾百官賀表

進歷代通鑑纂要表

擬憲宗純皇帝實錄成進表

建儲賀皇太后表

賀景雲表

元旦禧雪有應賀表

擬大昏禮成羣臣賀表

進承天大誌表

進承天大誌表

擬唐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表

賀瑞兔表

進文華大訓箴解表

進文華大訓箴解表

擬河工告成廷臣賀表

擬聖駕再祀陵寢蠲免川今年田租等臣謝表

擬朝鮮國謝賜敕昭雪宗系表

擬朝鮮國謝賜敕昭雪宗系表

擬朝鮮國謝賜敕昭雪宗系表

擬朝鮮國謝賜敕昭雪宗系表

子正馮有經

得全莊天合

仲熙郭

東里楊士奇

東里楊士奇

賓之李東陽

尚矩董

尚矩董

子淵陸

公謹夏

魯陳

叔大張居正

以方周子長

維慎許

春門嚴用和

扇孟沈一貫

勿真沈懋孝

懋忠黃洪憲

錫川何洛書

雨張李

汝光郭德

進卿葉向高

奎恒楊元祥

周望陶望齡

弱疾焦 竝脩接

弱戾焦 竑 備按

昭素黃輝無飾

宇泰王肯堂

弱侯焦 竈仙標

箋集

鵲養毛紀文

洪陽張位大學士

克勤程敏政唐事

克勤程敏政學士

尚矩董越文傳

尚矩董越太子少保

尚矩董越尚書學士

美命郭正域

昭素黃輝

徵集

希直方孝孺

子充王 禕學士

伯溫劉基文成公

景瀛宋 瀛學士

應南張思上

楚亭楊德政

伯衡徐應聘

之環胡時麟士

仲明葛曦

漢之王 鑿公

茂仁沈自升

昭素黃粒

議集上

景濂宋 濂文憲公

子淵陸深文裕公

維模許國士大學

防邊議

維楨許國柱

維禎許國大學士

南江李存文

太岩陳懿德士

肩吾沈一貫少宰

存良韓世能

鶴亭史 鈞

學海顧紹芳

第四卷

講集下

卷之八 任事宏議		嘉周周應賓 編
關邪說以崇聖學懲弊習以正士風議	台山葉向高 編	附
關邪說以崇聖學懲弊習以正士風議	徐元范 醇敬 檢討	附
關邪說以崇聖學懲弊習以正士風議	少廣王 荳 編	附
王文成陳白沙從祀議	少廣王 荳 編	附
三途並用議	中涵方從哲 編	附
正文體議	允陽劉應秋 司業 編	附
正文體議	汝光鄒德溥 編	附
保甲議	觀我吳應賓 編	附
備荒弭盜議	周望陶望齡 編	附
備荒弭盜議	宇泰王肯堂 檢討	附
備荒弭盜議	玄宏黃其昌 編	附
備荒弭盜議	昭素黃 輝 編	附
西鎮善後事宜議	昭素黃 輝 編	附
論集上	希直方孝孺 附	附
崔寔論	元山席 書 文 編	附
春秋天子之事論	子餘陸 聚 編	附
古今成材難易論	應德唐順之 大子 編	附
待價論	邦憲茅 贊 附	附
李克用還晉陽論	元取王錫爵 太子 編	附
孔子論	維楨許 國 少 師 編	附
知人安民論	泰若陳懿德 庶吉 編	附
心如穀種	忠銘王弘海 太宗 編	附
述志論		

漢唐宋黨人之害論		肩吾沈一 少 宰 編
心之精神是謂聖	金庭朱 慶 附	附
心之精神是謂聖	本寧李維楨 編	附
漢高帝善將將論	定宇鄧以讚 宗 伯 編	附
漢高帝善將將論	元東劉元震 九 宰 編	附
內親同心輔政論	龍洲孫成名 庶吉 編	附
九德論	龍門孫 訓 庶吉 編	附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	貞復楊起元 洗 馬 編	附
幾希	貞復楊起元 洗 馬 編	附
剛毅木訥近仁	貞復楊起元 洗 馬 編	附
志伊學顏	貞復楊起元 洗 馬 編	附
賜館陶公主錢論	楚亭楊德政 編	附
本始論	楚亭楊德政 編	附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論	嘉猷教文禎 贊 善 編	附
四方言利病一切報罷論	學海顧紹芳 贊 善 編	附
達孝論	學海顧紹芳 贊 善 編	附
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論	開之馮夢禎 司 成 編	附
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論	虞甫張鼎思 庶吉 編	附
閏月定四時成歲論	虞甫張鼎思 庶吉 編	附
第五卷		
論集下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論	汝光鄒德溥 編	附
為學日益論	汝光鄒德溥 編	附
為學日益論	一惺初吳龍徽 庶吉 編	附

為學日益論	梅源鄭宗齡
學而優則仕論	爾張李廷機
王道蕩平正直論	奕卿李道統
韓魏公不分善惡黑白論	少廣王
士君子行己立身法度論	少廣王
孔子大林放之間	允陽劉應秋
立朝正直忠厚論	進卿葉向高
立朝正直忠厚論	柱石王之棟
才難論	淮彥楊道賓
績朱穆崇厚論	大石李
王道無偏無黨	白石劉弘寶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青帝薛主木
大器猶規矩準繩論	弱侯焦
大器猶規矩準繩論	昭素黃
大器猶規矩準繩論	周望陶望齡
大器猶規矩準繩論	周望陶望齡
寧靜致遠論	昭素黃
荀揚大醇小疵論	昭素黃
荀揚大醇小疵論	玄宰董其昌
荀揚大醇小疵論	周望陶望齡
荀揚大醇小疵論	周望陶望齡
為政有綱紀文章	弱侯焦
為政有綱紀文章	昭素黃
擬劉寔崇讓論	昭素黃

擬劉寔崇讓論	宇泰王肯堂
克已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何如	弱侯焦
克已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何如	季平周如砥
克已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何如	用儒區大相
克已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何如	昭素黃
成已成物論	昭素黃
黃石公秘法論	昭素黃
夜氣浩然之氣論	昭素黃
越有三仁論	周望陶望齡
馮異不伐充國言功何如	幼安劉曰寧
原性復性定性論	子正馮有經
紀綱法度論	茂材李名芳
策集	元馭王錫爵
君鑒策	一甫羅萬化
兵農策	子蓋張元忬
政禮策	以德徐繼畲
聖學聖政策	居典沈懋學
帝治策	楚亭楊德政
本朝立國規模家法如何	江陵張懋修
皇極策	兆隆朱國祚
仁明武策	元徵唐文獻
賞罰策	伯修袁宗道
法制策	伯修袁宗道

保甲策	允升蕭雲舉	檢討
從祀策	玄宰董其昌	士
法令策	兆震翁正春	檢討
法令策	世程史繼偕	檢討
法令策	升伯顧天峻	檢討
對策		
擬晉樂枝對楚	子充王	諱忠文
答西北聖田水利問	奕卿李道統	檢討
雨雹對	梅源鄧宗齡	檢討
雨雹對	豫堂陳良輔	庶吉士
第七卷		
序集		
大明日曆序	景濂宋	諱文憲
漢七畧序	子充王	諱忠文
唐五禮序	子充王	諱待制
刊五經白文序	維楨許	國少師
重刊文章正宗序	維楨許	國少師
重刻二程金書序	維楨許	國少師
重脩國朝名臣錄序	忠銘王弘誨	大宗伯
重脩國朝名臣錄序	隆之陳棟	檢討
重刻周禮序	肩吾沈一貫	少宰
敬天小序	元東劉元震	少宰
本朝列卿年表序	兆隆朱國祚	檢討
本朝列卿年表序	進鄉葉向高	檢討

本朝列卿年表序	公宏梅國棟	庶吉士
本朝列卿年表序	仲明葛	議
重刻唐文苑英華序	爾張李廷機	檢討
重刻唐文苑英華序	汝光鄭德溥	檢討
重刻唐文苑英華序	奎恒楊元祥	檢討
重刻唐文苑英華序	周望陶望齡	檢討
刻十三經注疏序	幼安劉曰寧	檢討
刻十三經注疏序	宇泰王肯堂	檢討
刻十三經注疏序	昭素黃輝	檢討
刻十三經注疏序	昭素黃輝	檢討
刻劉向說苑序	弱侯焦	檢討
刻劉向說苑序	幼安劉曰寧	檢討
刻劉向說苑序	玄宰董其昌	檢討
刻劉向說苑序	玄宰董其昌	檢討
刻八大家集序	昭素黃輝	檢討
刻八大家集序	得全莊天合	檢討
刻八大家集序	宇泰王肯堂	檢討
刻八大家集序	弱侯焦	檢討
刻八大家集序	少墟馮從吾	庶吉士
記集		
漢南北軍記	子充王	諱忠文
賜遊西苑記	原德李	賢
賜進士題名記	子實李春芳	少師
庶吉士題名記	尚江李存文	庶吉士

重脩翰林院記	泰岩陳懿德	士古
辛未進士題名記	懋忠黃洪憲	齊事
內閣藏書樓記	泰壹張應元	檢討
擬詹事府題名記	匡廬張程	編脩
順天府重脩儒學記	東塘公家臣	編脩
三畏齋記	敏叔盛訥	學士
汝南重脩黃叔度祠記	睿甫張思恩	庶吉
純忠堂記	錫川何洛書	庶吉
文淵閣藏書記	兆隆朱國祚	備撰
文淵閣藏書記	爾張李廷機	中允
擬癸未進士題名記	爾張李廷機	中允
擬癸未進士題名記	汝光鄒德溥	編脩
詹事府題名記	奎恒楊元祿	檢討
詹事府題名記	梅源鄧宗齡	編脩
詹事府題名記	嘉甫周應賓	編脩
己丑科進士題名記	周望陶望齡	編脩
己丑科進士題名記	昭素黃輝	編脩
己丑科進士題名記	幼安劉曰寧	編脩
己丑科進士題名記	用瑞區大相	檢討
原心亭記	昭素黃輝	編脩
第八卷		
碑集		
勅建歷代帝王廟碑	仲敏宋訥	文公
江淮平亂碑	濟之王	文公

嘉靖甲午平虜之碑	德涵康海	滿漢
世宗廟皇帝神功聖德碑	維楨許國	少師
傳集		
擬孫炎列傳	子淵陸深	文裕
補隋王通傳	汝默申時行	太傅
考集		
律尺考	九和顧鼎臣	文康
鹽法考	曲江李存文	庶吉
鹽法考	維楨許國	少師
歲差考	肩吾沈一貫	少宰
漢儒諸經名家源流考	肩吾沈一貫	少宰
宋臣韓范經略西遼始末考	肩吾沈一貫	學士
京營兵制考	伯衡徐應聘	檢討
京營兵制考	嘉甫周應賓	編脩
京營兵制考	兆隆朱國祚	備撰
鹽政考	汝光鄒德溥	編脩
屯政考	周望陶望齡	編脩
屯政考	宇泰王肯堂	檢討
屯政考	李平周如砥	檢討
原集		
原學	肩吾沈一貫	少宰
原文	洪陽張位	大學
原學	允直劉虞慶	庶事
原學	弱虞焦	文公

原學	周望陶望齡	編
原學	昭素黃輝	編
原學	用孺區大相	檢
第九卷		
辨集		
道術辨	主靜劉定之	文安
孔子求仁孟子言仁義辨	南榮張一桂	少宰
孔子求仁孟子言仁義辨	復菴吳中行	李士
和同辨	汝師趙用賢	宗伯
和同辨	汝光鄒德溥	編
和同辨	台山葉向高	編
和同辨	梅源鄧宗齡	編
春王正月辨	伯衡徐應聘	檢
春王正月辨	王池史孟麟	庶吉
春王正月辨	奎恒楊元祿	檢
割烹辨	青雷薛三才	庶吉
比周駟泰和同辨	弱侯焦竑	編
比周駟泰和同辨	周望陶望齡	編
比周駟泰和同辨	昭素黃輝	編
比周駟泰和同辨	用孺區大相	檢
比周駟泰和同辨	吉甫羅棟	庶吉
比周駟泰和同辨	玄宰董其昌	庶吉
解集		
太玄準易解	公望徐顯卿	少宰

太玄準易解	有吾沈一貫	少宰
七日來復解	有吾沈一貫	少宰
志學解	學海顧紹芳	贊善
三子不同道其心一解	學海顧紹芳	贊善
三子不同道其心一解	茂仁沈自邨	編
立德立功立言解	伯衡徐應聘	檢
立德立功立言解	嘉甫周應賓	編
周禮荒政十有二解	汝光鄒德溥	編
周禮荒政十有二解	中涵方從哲	編
增祭解	明起黃汝良	編
大學不言性中庸不言心孟子兼忘性解	弱侯焦竑	編
大學不言性中庸不言心孟子兼忘性解	昭素黃輝	編
周禮園鍾六變函鍾八變黃鍾九變解	昭素黃輝	編
周禮園鍾六變函鍾八變黃鍾九變解	昭素黃輝	編
周禮園鍾六變函鍾八變黃鍾九變解	昭素黃輝	編
第十卷		
說集		
學說	子淵陸深	文
毋自欺說	時甫習孔教	學士
求放心說	爾張李廷機	編
知命俟命立命說	玄宰董其昌	編
知命俟命立命說	幼安劉曰寧	編
知命俟命立命說	周望陶望齡	編
知命俟命立命說	得全莊天合	編

侯氣說	周望陶改
侯氣說	昭素黃輝
侯氣說	宇泰王肯堂
窮理盡性至命說	宇泰王肯堂
窮理盡性至命說	周望陶望齡
窮理盡性至命說	季平周如砥
評集	貞復楊起元
評史通	爾張李廷機
評仲長統昌言崔寔政論	元徵唐文獻
蕭曹丙魏相業評	謝安舒弘志
評至言昌言罪言	謝安焦
評至言昌言罪言	用穉區大相
評至言昌言罪言	玄宰並其昌
評至言昌言罪言	季平周如砥
讀陸賈新語賈誼新書劉向新序評	季平周如砥
讀陸賈新語賈誼新書劉向新序評	昭素黃輝
讀衛霍李廣傳評	幼安劉曰寧
讀衛霍李廣傳評	宇泰王肯堂
書集	平仲蘇伯衡
補范宣子復鄒子產輕幣書	景濂宋
擬答魏錡絕秦書	元馭王錫爵
論經略西北邊事書	忠伯王家屏
論倭倭防海書	

論安民弭變書	忠伯王家屏
擬上執政論士習書	南榮張一桂
擬上執政論士習書	本寧李維楨
擬魯兩生與叔孫通書	伯衡徐應聘
擬魯兩生與叔孫通書	奎恒楊元祥
擬魯兩生與叔孫通書	汝光鄒德溥
擬與友人論文書	周望陶望齡
擬與友人論文書	弱侯焦
許座師請啟	弱侯焦
范座師請啟	弱侯焦
同館前輩請啟	弱侯焦
請申閣師啟	昭素黃輝
第十一卷	
頌集	
平江漢頌	景濂宋
瑞麥頌	伯溫劉基
郊祀頌	希直方孝孺
清遠頌	仲熙鄒
平安南頌	用之梁
平胡頌	用之梁
瑞應景星頌	東里楊士奇
景雲頌	子淵陸深
擬上大閱頌	用均董份
嘉禾王兔頌	泰嚴陳懿德

帝錫瑞鹿頌	泰嚴陳懿德
敬一亭頌	泰嚴陳懿德
敬一亭頌	敬圖何洛文
天保聖皇萬年治世頌	曲江李存文
平倭頌	曲江李存文
平倭頌	公望陳經邦
秋防無警頌	肩吾沈一貫
恭獻 聖母萬壽頌	爾張李廷機
擬聖母還御慈寧宮恭上聖孝宮親頌	秉白王
萬壽無疆頌	弱侯焦
萬壽無疆頌	周望陶望齡
萬壽無疆頌	昭素黃
萬壽無疆頌	用孺區大相
萬壽無疆頌	玄宰董其昌
萬壽無疆頌	杏伯林亮俞
遼東殊捷恭上聖武頌	幼安劉曰寧
遼東殊捷恭上聖武頌	宇泰王肯堂
第十二卷	
賦集	
龍馬賦	寅菴羅汝敬
北京賦	澹然陳敬宗
景雲賦	維中嚴
白兔賦	維東姚

聖駕臨雍賦	維棟許
經筵賦	肩吾沈一貫
日方升賦	肩吾沈一貫
日方升賦	洪陽張
日方升賦	虹野沈
日方升賦	茂仁沈
離肅殿賦	汝光鄒德薄
郊禋賦	翼庭邵
郊禋賦	允升蕭雲舉
萬寶告成賦	周望陶望齡
述志賦	昭素黃
述志賦	昭素黃
日重光賦	子正馮有經
日重光賦	子充王
續丹旻箴	肩吾沈一貫
六有箴	肩吾沈一貫
敬天勤民箴	學海顧紹芳
致治保邦箴	用韻馮
昭仁殿箴	嘉甫周應賓
宵衣箴	爾強賓中立
宵衣箴	成甫李啟美
擬無逸殿箴	伯典全天叙
擬無逸殿箴	昭素黃
勤學勵政箴	

勸學勵政成

用猶區大相傳制

銘集

座右銘

仲明葛曠 曠制

原心亭銘

弱侯焦竑 竑傳

原心亭銘

周望陶望齡編

原心亭銘

昭素黃輝 輝編

原心亭銘

玄宰董其昌編

韻語集

內訓韻語

錫川何洛書燕吉

替集

瑞應麒麟贊

用之梁潛 潛待

訓錄明宮贊

爾張李廷機待

訓錄去奸邪贊

少廣王宣 宣編

國朝從祀四先生贊

弱侯焦竑 竑傳

跋集

恭題 聖祖御製文集後

學海頌紹芳贊

讀太僕寺誌題後

仲明葛曠 曠制

讀太僕寺誌題後

曙海梅鵬祚燕吉

讀太僕寺誌題後

浴源楊紹程燕吉

擬御製章額辨體跋

槐庭林祖述燕吉

讀鹽鐵論題後

弱侯焦竑 竑傳

讀鹽鐵論題後

切安劉曰寧編

國子監奉 旨刻十三經註疏先進孝經後跋語

昭素黃輝 輝編

第十三卷

五言古詩

郊游

伯溫劉基 基文

古詩

子啟曾榮 榮文

秋懷

若思胡儼 儼文

荆衣王輓詩應制

文邦張治 治文

其二

文邦張治 治文

其三

文邦張治 治文

奉制恭擬萬壽節朝會殿聯語四首

養齋嚴訥 訥文

擬御製勸農歌

維楨許國 國文

題歌器圖

啟圖何洛文伯 伯文

君子有所思

太若陳懿德燕吉

代追追牽牛星

元忠陳于陸學士

前題

存良韓世能伯

前題

可遠于慎行伯

初入翰林自述

可遠于慎行伯

前題

含虛范謙 謙文

前題

忠伯王家屏燕吉

前題

肩吾沈一貫學士

賦得謁帝承明廬

肩吾沈一貫學士

前題

元忠陳于陸學士

前題

可遠于慎行伯

前題

本寧李維楨編

前題

洪陽張伯 伯文

前題	時甫習孔教 <small>翰林學士</small>
前題	還一郭莊 <small>庶吉士</small>
前題	弘齋林景賜 <small>庶吉士</small>
前題	金庭朱廉 <small>伯大宗</small>
前題	汝邁趙志皋 <small>大學士</small>
代此日不再得	汝邁趙志皋 <small>大學士</small>
前題	一甫羅萬化 <small>少宰</small>
前題	可遠于慎行 <small>伯大學</small>
前題	洪陽張位 <small>大學士</small>
雪夜講莊義	洪陽張位 <small>大學士</small>
前題	梅塾邵陞 <small>庶吉士</small>
前題	虹臺沈位 <small>編修</small>
前題	汝邁趙志皋 <small>大學士</small>
前題	時甫習孔敘 <small>學士</small>
前題	肩吾沈一貫 <small>少宰</small>
抵璧捐珠	肩吾沈一貫 <small>少宰</small>
前題	可遠于慎行 <small>伯大學</small>
前題	含虛范謙 <small>宗伯</small>
憫農	含虛范謙 <small>宗伯</small>
前題	肩吾沈一貫 <small>少宰</small>
前題	汝邁趙志皋 <small>大學士</small>
前題	忠伯王家屏 <small>大學士</small>
前題	本寧李維楨 <small>編修</small>
前門行	金庭朱廉 <small>伯大宗</small>

恭賀千秋令節有述	可遠千慎行 <small>太宗</small>
聞警	虹野沈 <small>位編脩</small>
寒蛩歎	虹野沈 <small>位編脩</small>
代盧令月缺詩	允直劉慶變 <small>學士</small>
觀蘭正脩袂圖	懋忠黃洪憲 <small>學士</small>
前題	定宇鄧以讚 <small>少宗伯</small>
前題	復菴吳中行 <small>司成</small>
前題	胤昌王祖嫡 <small>汝馬</small>
憫農不拘體	茂仁沈自邠 <small>脩撰</small>
苑田觀穫	學海顧紹芳 <small>右贊</small>
原心亭靜坐	睿甫張鼎思 <small>庶吉士</small>
喜隱師討建夷大捷	汝光鄒德溍 <small>編脩</small>
前題	少廣王 荃 <small>編脩</small>
大祀齋居有作	衷白王 國 <small>檢討</small>
感遇	文峰林承芳 <small>編脩</small>
雲禱篇	允升蕭雲舉 <small>檢討</small>
擬青青園中葵	元徵唐文獻 <small>檢討</small>
三餘篇	昭素黃 輝 <small>編脩</small>
前題	周望陶望齡 <small>編脩</small>
前題	弱侯焦 竑 <small>檢討</small>
恭讀章皇帝翰林院歲有述	昭素黃 輝 <small>編脩</small>
前題	用孺區大相 <small>檢討</small>
前題	周望陶望齡 <small>編脩</small>

題省耕圖		周望陶望泰	編
前題	季平周如砥	編	節
前題	宇泰王肯堂	卷	計
代凍凍歲云莫	宇泰王肯堂	檢	計
前題	昭素黃	輝	編
春日進脩自述	昭素黃	輝	編
莊誦宣宗御製閱農詩采桑曲有述	昭素黃	輝	編
清秋瀛洲亭論學	昭素黃	輝	編
前題	用橋區大和	檢	計
前題	弱族焦	竑	編
白雪吟	世程史繼偕	編	節
和陶淵明九日閑居	升伯頤天峻	編	節
七言古詩	仲衍孫	黃	編
南京行	朝宗汪廣洋	相	承
從軍樂	子充王	律	忠
築城謠	子敬曾	榮	學
天慶神兔歌	孟揚王	倬	檢
塞下曲	叔溫劉	珣	公
松徑秋聲	叔溫劉	珣	公
御溝春水	叔溫劉	珣	公
都門御柳	叔溫劉	珣	公
清夜遊	和彥石	編	文
戰城南	釋欽王廷陳	士	應
結客少年場行	應德唐順之	司	在

題省中芍藥		約之陳	大
題廣	叔大張居正	文	志
恭題百子圖	汝默申時行	大	學
前題	丙仲余有丁	大	學
聞漕河通志喜	維楨許	國	柱
寄春防諸將	維楨許	國	大
羣龍圖歌	維楨許	國	少
塞上歌	曲江李存文	庶	吉
恭題玄兔圖	仁甫陳思育	學	士
將進酒	時甫習孔教	學	士
金菊吟	元忠陳于陞	學	士
大閱	元忠陳于陞	學	士
同前	忠伯王家屏	大	學
征西將軍出塞歌	忠伯王家屏	大	學
前題	還一郭	莊	庶
前題	石葵賈三近	庶	吉
前題	蕭源張	書	庶
前題	南榮張一桂	少	辛
前題	可遠于慎行	大	宗
前題	洪陽張	位	大
前題	洪陽張	位	大
前題	元忠陳于陞	學	士
前題	公望徐顯卿	少	宰
前題	德甫田一僑	宛	伯

沙堤行	有吾沈一貫 <small>少字</small>
苦熱行	允直劉厚 <small>學士</small>
題洛沂風雪圖	君典沈懋學 <small>狀元</small>
前題	學海顧紹芳 <small>右贊</small>
咏天開神駿圖	敬永陸可教 <small>右論</small>
咏大風秋風詞	敬永陸可教 <small>右論</small>
咏開創功臣圖畫	敬永陸可教 <small>右論</small>
擬題御屏百子圖歌	少廣王 <small>苴</small>
觀樓篇	少廣王 <small>苴</small>
水殿納涼應制	少廣王 <small>苴</small>
金臺懷古	伯脩袁宗道 <small>編脩</small>
少年行	明起黃汝良 <small>編脩</small>
百官奏謝脩省	成甫李啟美 <small>檢討</small>
冬夜讀書	伯典全 <small>天叙</small>
和昌黎石鼓歌	弱侯焦 <small>玠</small>
前題	宇泰王肯堂 <small>檢討</small>
征虜將軍出塞歌	宇泰王肯堂 <small>檢討</small>
前題	弱侯焦 <small>玠</small>
憂草吟	昭素黃 <small>輝</small>
前題	昭素黃 <small>輝</small>
盆菊吟	周望陶望齡 <small>編脩</small>
前題	周望陶望齡 <small>編脩</small>
前題	弱侯焦 <small>玠</small>
前題	商銘傳 <small>新德</small>

前題	宇泰王肯堂 <small>檢討</small>
前題	昭素黃 <small>輝</small>
金鏡篇	昭素黃 <small>輝</small>
前題	會甫吳道南 <small>編脩</small>
帝京篇	玄宰董其昌 <small>庶吉</small>
前題	弱侯焦 <small>玠</small>
前題	同儒區大相 <small>檢討</small>
前題	昭素黃 <small>輝</small>
西山雪霽	昭素黃 <small>輝</small>
前題	用儒區大相 <small>檢討</small>
前題	弱侯焦 <small>玠</small>
喜雨	弱侯焦 <small>玠</small>
房王貢馬行	孟常陳 <small>應吉</small>
五言律詩	景濂宋 <small>源</small>
月	李迪高 <small>啟</small>
早春侍皇太子遊	李迪高 <small>啟</small>
春日退直	安仲王 <small>恭</small>
塞下曲	若思胡 <small>飯</small>
春日侍駕遊萬歲山二首	德溫薛 <small>瑄</small>
九日	仲深丘 <small>潘</small>
除夕	用脩楊 <small>慎</small>
十二月朔旦候駕出南郊	用脩楊 <small>慎</small>
中秋夕	廷价郭維藩 <small>學士</small>
聖駕還闕	

宮柳	魯南陳	沂	待講
幸南海子	魯南陳	沂	待講
聞蟬	魯南陳	沂	待講
江晚	文邦張	治	大學
出塞	伯宗高	位	伯宗
夏日延綬捷至	文升屠應峻	諭德	
禁中遇雨	應德唐順之	司直	
春郊晚行	約之陳	束	編脩
元夕侍宴幽風亭觀燈	惟中嚴	嵩	大學
牧牛五首	叔大張居正	太師	
咏池蓮	叔大張居正	大學	
恭題玄兔圖二首	鳳磐張四維	大學	
恭題畫馬	和卿呂調陽	大學	
世宗肅皇帝輓歌二首	仁甫陳思有	學士	
同前二首	維禎許	國	大學
山閣春陰	維禎許	國	杜國
芳湖晴眺	維禎許	國	少師
穎濱洗耳	維禎許	國	杜國
松軒納涼	維禎許	國	大學
海鏡東浦	維禎許	國	少師
宣廟御筆馬	元忠陳千陸	學士	
宣廟御筆石	元忠陳千陸	宗伯	
山樓待月	元忠陳千陸	宗伯	
荷亭	元忠陳千陸	學士	

王河新柳	元忠陳千陸	學士	
前題	忠伯王家屏	大學	
山齋隱居	忠伯王家屏	大學	
廣慶觀濤	忠伯王家屏	大學	
天閑白馬恭題宣皇帝御筆	忠伯王家屏	大學	
煙雨	可遠于慎行	伯宗	
雪景	可遠于慎行	伯宗	
賦得日臨仙掌動	元甫李長春	伯宗	
前題	勿直沈懋孝	伯宗	
榴屏	本寧李維禎	編脩	
前題	南榮張一桂	少宰	
前題	南榮張一桂	少宰	
前題	有吾沈一貫	少宰	
晚出左掖	懋忠黃洪憲	少宰	
穆宗莊皇帝輓歌十首	汝師趙用賢	伯宗	
露凝仙掌	復菴吳中行	司成	
前題	敏叔盛	訥	學士
對芳樹	學海顧紹芳	右贊	
求金菊	虞甫張鼎思	庶吉	
朝迴馬上望西山積雪	梅源鄭宗齡	編脩	
鼎建慈寧宮有述	奎恒楊元祥	檢討	
賦得紅藥當堦翻	奎恒楊元祥	檢討	
賦得春深五鳳城	爾張李廷機	待講	
前題	爾張李廷機	待講	
前題	少府王	直	編脩

無逸殿直舍	維中祿	應德唐順之	文升屠應峻	用均董	和卿呂調陽	恩濟唐汝梅	叔大張居正	元東劉元震	世用余繼登	嘉猷教文積	汝默申時行	汝默申時行	汝默申時行	洛陽花蛺蝶	月季花翠雀	題薦	杏花雙燕	松菊雙鹿	蔗河羣雁	茉莉羣芳	秋聲	春雨	玉河春水	萬壽節早朝皇極門	內苑聞鳩
無逸殿直舍	維中祿	應德唐順之	文升屠應峻	用均董	和卿呂調陽	恩濟唐汝梅	叔大張居正	元東劉元震	世用余繼登	嘉猷教文積	汝默申時行	汝默申時行	汝默申時行	洛陽花蛺蝶	月季花翠雀	題薦	杏花雙燕	松菊雙鹿	蔗河羣雁	茉莉羣芳	秋聲	春雨	玉河春水	萬壽節早朝皇極門	內苑聞鳩
	少卿	太子	太子	少卿	少卿	狀元	文忠	宗伯	右中	贊善	左中	左中	左中	左中	左中	左中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皇子生加兩宮徽號	大閱應制	朝陽產瑞	白鶴群翔	玉兔秋香	金碧聯芳	杏林雙燕	秋花蛺蝶	桂花芙蓉山雀	梅花水仙	瀛洲亭納涼	送同館冊封	過拜符臺懷古	前題	前題	前題	蓮花菴避暑	聞蟬	冬至齋宿	春盡登山	某春即事	麥秀兩岐	武閣校士	秋霽
皇子生加兩宮徽號	大閱應制	朝陽產瑞	白鶴群翔	玉兔秋香	金碧聯芳	杏林雙燕	秋花蛺蝶	桂花芙蓉山雀	梅花水仙	瀛洲亭納涼	送同館冊封	過拜符臺懷古	前題	前題	前題	蓮花菴避暑	聞蟬	冬至齋宿	春盡登山	某春即事	麥秀兩岐	武閣校士	秋霽
維中祿	維中祿	維中祿	維中祿	維中祿	維中祿	維中祿	維中祿	維中祿	維中祿	維中祿	維中祿	維中祿	維中祿	維中祿	維中祿	維中祿	維中祿	維中祿	維中祿	維中祿	維中祿	維中祿	維中祿

月下聽琴	春臺張應元	少宰
前題	元東劉元震	少宰
讀武經七書有述	元東劉元震	少宰
前題	龍洲孫成名	上
朝天宮習儀遇雪	龍門孫訓	上
秋月	東塘公家臣	編詩
慶成宴	太中宋儒	士
秋祀山陵	貞復楊起元	洗馬
擬唐送朝集使回任	用韞馮琦	右論
九月九日駕幸大峪山	用韞馮琦	右論
大婚禮成紀事	錫川何洛書	士
平臺賜銀幣酒醴紀恩	錫川何洛書	士
清和雨霽	學海顧紹芳	右贊
苑中菊	學海顧紹芳	右贊
郊壇陪祀有述	睿甫張鼎思	士
大婚禮成紀事	開之馮夢禎	少司
麥秀兩岐	嘉猷故文慎	少司
擬唐送朝集使回任	敏叔盛訥	少司
皇子百日	直卿曾朝節	左論
聖母萬壽聖節	敬承陸可教	論詩
咏池蓮	存良韓世能	館師
唯善為室	汝遂趙志真	左少
內苑閑賞	一甫羅萬化	天官
朝天宮習儀遇雪	汝師趙用賢	左少

大祭方丘禮成	崇軒李長春	左宗
頌曆	定宇鄧以謨	宗伯
暮春即事	以占蕭良有	中允
恭侍 經筵有述	蓮塘王廷謨	論詩
聞蟬	兆隆朱國祚	論詩
雨中芍藥	允陽劉應秋	少司
聞兩廣捷報	中涵方從哲	論詩
秋夜讀書	台山葉向高	論詩
至河春水	仲明葛曦	論詩
送奉使冊封親藩	傑元范醇敬	論詩
晴雪早朝	奎恒楊元祥	論詩
題成樂軒	大承李道統	論詩
秋祀山陵	元徵唐文獻	論詩
重脩武英殿落成應制	允升蕭雲舉	論詩
上林春雨	伯衡徐應聘	論詩
瀛洲亭觀菊	汝光鄒德溥	論詩
堯堦屈軼	汝光鄒德溥	論詩
前題	爾張李廷機	論詩
慶成宴	爾張李廷機	論詩
春盡登山	柱石王之棟	論詩
聖駕閱定壽宮回鑾紀慶	少廣王宣	論詩
雨後出玉河橋見新燕漫賦	少廣王宣	論詩
初雪喜雨	少廣王宣	論詩
晴雪早朝	少廣王宣	論詩

前題	前題	王河水津	蓮花巷避暑	前題	中秋	過拜將臺懷古	頌曆	前題	冬至齋居	暮春即事	九月朔禮官進祀冊及是歲存存德目錄	上林春雨	秋夜讀書	聖駕秋祀山陰衆擇壽宮恭紀	擬端陽日賜文武大臣絲扇宮綵繡卽物恭紀恩遇	咏秋水芙蓉	燈節賜假志感	送慶壽使還任	瀛洲亭觀菊	皇極門宣捷應制	碧桃紅杏
助虞焦	助虞焦	古甫羅	明起黃汝良	肯亭彭	伯典全	伯典全	伯典全	成甫李	伯脩袁	伯脩袁	伯脩袁	少廣王	少廣王	少廣王	少廣王	少廣王	少廣王	少廣王	少廣王	少廣王	少廣王
跋	跋	棟	編	烺	編	編	編	計	編	編	編	宣	宣	宣	宣	宣	宣	宣	宣	宣	宣
修撰	修撰	庶吉	編修	檢討	編修	編修	編修	庶吉	編修	編修	編修	庶吉	庶吉	庶吉	庶吉	庶吉	庶吉	庶吉	庶吉	庶吉	庶吉

前題	前題	送經略大臣行遠	前題	前題	賦得雨中春樹	前題	萬壽節朝賀	前題	孟夏太廟薦新麥	早春	前題	前題	頌曆	黃金臺懷古	前題	瀛洲亭觀菊	前題	前題	前題	前題	前題
弱虞焦	弱虞焦	用孺區	昭素黃	昭素黃	昭素黃	周望陶	周望陶	周望陶	弱虞焦	弱虞焦	用孺區	周望陶	周望陶	周望陶	昭素黃	昭素黃	昭素黃	昭素黃	昭素黃	昭素黃	昭素黃
跋	跋	相	輝	輝	輝	齡	齡	齡	跋	跋	相	齡	齡	齡	輝	輝	輝	輝	輝	輝	輝
修撰	修撰	檢討	編修	編修	編修	編修	編修	編修	修撰	修撰	檢討	編修	編修	編修	編修	編修	編修	編修	編修	編修	編修

陪祀朝日壇有述	弱侯焦	竑	前題	秋兩言懷	弱侯焦	竑	前題	早入禁中	弱侯焦	竑	前題	仲冬即事二首	用瑞區大相	昭素黃	輝	前題	澄心亭	允賢徐彥登	士	石竹山閑遊	五言排律	重謁孝陵	至後雪	中岳	朝謁長陵	奉命分祀孔廟	進賀長至表箋恭述	詠天壇梅花	至日南郊	侍宴慶成	至日南郊大祀	侍宴慶成	環輪流輝樓	聖駕詣文華禮先聖師堂	恭題百子圖								
	弱侯焦	竑		弱侯焦	竑		弱侯焦	竑	用瑞區大相	昭素黃	輝	字泰王肯堂	允賢徐彥登	士	允賢徐彥登	士	賓之李東陽	文正	用脩楊慎	慎				應德唐順之	司直	應德唐順之	司直	應德唐順之	司直	應德唐順之	司直	應德唐順之	司直	約之陳束	編脩	約之陳束	編脩	允寧王繼楨	大司	時魁王梅士	文忠	叔大張居正	公

恭題玄元圖	前題	前題	前題	大閱應制	前題	前題	前題	高山流水	古松羣鶴	杏花春燕	花石數貓	春祈陪祀帝社稷有述	大享禮成恭述	杏林春燕	同前	芝蘭微瑞	清香高節	寒葩競爽	松巖塵雀	秋渚鴛鴦	花枝獨鵲	恭祀永陵
汝默申時行	丙仲余有丁	維禎許	肩吾沈一貫	汝默申時行	公望陳經邦	直卿曾朝節	用經馮	以占蕭良有	維禎許	維禎許	維禎許	維禎許	啟圖何洛文	忠伯王家屏	元忠陳于陞	忠伯王家屏	忠伯王家屏	忠伯王家屏	元忠陳于陞	元忠陳于陞	元忠陳于陞	元忠陳于陞

讀程子四箴有述	元忠陳千堃	官序
同前	汝達趙志舉	七
王河水泮	德甫田一儒	辛士
同前	一甫羅萬化	少宰
同前	可遠千慎行	伯大宗
陪祀西郊	可遠千慎行	伯大宗
中秋雨霽	肩吾沈一貫	少宰
賜扇	洪陽張一桂	少宰
海水知天寒	南榮張一桂	少宰
恭陪北郊禮成有紀	時甫習孔教	李七
康節四不出	時甫習孔教	李七
社稷壇陪祀有述	汝師趙用賢	伯宗
咏上苑桃花	學海顧紹芳	右贊
省中觀芍藥	學海顧紹芳	右贊
省中觀紅藥	茂仁沈自邠	伯宗
賦得月重輪	錫川何洛書	士
前題	康甫張鳴思	士
好鳥鳴春	楚亭楊德政	編脩
皇祖實錄成賜諸且宴于禮部有述	康甫張鳴思	士
頌曆恭紀	爾張李廷機	侍讀
前題	兆隆朱國祚	脩撰
前題	少廣王	宣
參朝出左掖有作	少廣王	宣
遼瀛報捷志喜	少廣王	宣

清明節遣官分祀諸陵恭述	少廣王	宣
鳴琴玉堂陰	少廣王	宣
觀劇鎮邊圖有述	少廣王	宣
二月朔欽天監進明年曆式皇極殿侍班有述	少廣王	宣
九日扈從登天壽山	少廣王	宣
前題	少廣王	宣
前題	汝光鄒德溥	編脩
二妃冊封 公王滿月紀慶	台山葉向高	編脩
雲壇禱雨	奎恒楊元祥	編脩
賜扇	伯衡徐應時	編脩
初夏喜晴	伯修袁宗道	編脩
端午賜畫扇絲縷艾虎艾葉紀恩	衷白王	國
前題	弱疾焦	編脩
前題	宇泰王肯堂	徐計
前題	周望陶望齡	編脩
前題	昭素黃	輝
前題	會甫吳道南	編脩
秋夜讀書	昭素黃	輝
前題	玄宰董其昌	編脩
前題	子正馮有經	編脩
前題	得全莊天合	編脩
賦得玉壺水	周望陶望齡	編脩
前題	宇泰王肯堂	徐計
賦得五星如懸珠	周望陶望齡	編脩

前題	昭素黃輝	編修
前題	弱侯焦	校附修
前題	用孺區大相	推討
前題	宇泰王肯堂	推討
七言排律		
都門曉望	善甫金幼孜	文靖公
大閱應制	叔大張居正	太師
前題	丙仲余有丁	少傅
前題	肩吾沈一貫	少宰
駕幸西苑省飲	啟國何洛文	少宗伯
恭題玄兔圖	元馭王錫爵	太子太傅
前題	金庭朱	庠
燈市詩	金庭朱	庠
萬壽詩	少廣王	堃
皇極門早朝	弱侯焦	堃
五言絕句		
秋思	伯溫劉	基
寄遠曲二首	景濂宋	濂
題美人撲蝶圖	孟揚王	儼
古柳堤	安仲王	恭
野亭	東里楊士奇	文貞公
紅白二梅花落	德溫薛	瑄
擬古	汝禮全元立	文清公
客中對月	仲深江	文清公

望雨二首	允寧王維禎	大司成
列曉來青	時冠王	梅
春陰二首	時冠王	梅
拜石	元忠陳于陞	孝士
鵲鵲	元忠陳于陞	孝士
七言絕句		
詔直內閣即事	若思胡	儼
題胡人獵歸圖	時彥王	英
漢宮辭	耳父張	泰
畫竹	賓之李東陽	文正公
春閨怨	仲深丘	潘
初晴	公甫陳獻章	檢討
華燭引	用脩楊	慎
狼山凱歌	用脩楊	慎
溟海曲二首	用脩楊	慎
雜詠	文邦張	治
並頭葵花	才伯黃	佐
皇上前巡舊京歌	魯南陳	沂
故內苑諸禽	魯南陳	沂
宮詞二首	魯南陳	沂
涼州曲	伯宗高	儼
南征歌	應德唐順之	太司
苦熱行四首	允寧王維禎	大司
高陽行二首	約之陳	東

皇太后梓宮柩葬顯陵挽詞三首	約之陳	東
題碧桃美人圖	時莊王	梅
牧兒	曾甫駢文感	伯
西苑進呈詩四首	公謹夏	言
元旦詣永明殿上香	惟中嚴	嵩
題王方平上昇處	孟靜趙貞吉	公
恭題畫馬	叔大張居正	公
牧牛五首	汝默申時行	太
牧牛三首	元馭王錫爵	太
瑞蓮圖二首	汝默申時行	太
同前二首	元馭王錫爵	太
同前	維楨許國	少
同前	忠伯王家屏	太
樞府露子	維楨許國	少
雀峨	維楨許國	少
烏鰂	維楨許國	少
盈筐雜花	忠伯王家屏	太
枇杷	元忠陳于陛	太
花鳥	元忠陳于陛	太
鵲鵲	可遠手慎行	太
春晴	鶴亭史	銅
大閱應制十二首	胤昌王祖嫡	洪
春半	嘉猷教文禎	寶
恭遇頒曆有紀二首	睿甫張尚思	惠

聞鳩二首	爾張李廷機	侍
同前二首	少廣王	宣
聞蟬二首	少廣王	宣
讀二疏傳	少廣王	宣
詠史二首	仲吉李大武	太
同前二首	觀我吳應賓	編
同前二首	伯脩袁宗道	編
同前二首	成市李啟美	撫
詠上苑桃花二首	弱侯焦	坊
前題二首	周望陶望齡	編
前題二首	宇泰王其堂	檢
詠史四首	弱侯焦	坊
塞下曲四首	昭素黃輝	編
春半	幼安劉曰寧	編
前題	裕武喬	微
六言律詩	用脩楊慎	慎
從軍行	本寧李維楨	編
九日同年讌集	匡廬張	程
前題	伯溫劉基	太
六言絕句	安仲王	恭
題畫竹	若思胡	微
偶題	宗豫黃	淮
題嵩三首		
題山水		

順行李
植節火

明館課續世宏詩續集目錄終

龍震徐
桓
給刑
事科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秣陵 焦 竑 弱侯父
邑子 陸仲之 飛卿父 纂輯
繡谷 周日校 應賢父 督刊

詔集

封諸王詔

子充王 律 文節公贈翰林學士

朕荷天地百神之靈

祖宗之福起自布衣難創業惟時將帥用命遂十有八年混一四海功成治定以應正統考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子居嫡長者必正位儲貳若其衆子則皆分茅胙土封以王爵蓋明長幼之分固內外之勢者朕今有子十人前歲已立長子標為

皇太子爰以今歲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標為秦王第三子桐為晉王第四子棟為燕王第五子櫟為周王第六子楨為楚王第七子樸為齊王第八子梓為檀王第九子杞為趙王第十子桓為魯王姪孫守謙為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凡諸禮典已有定制於乎衆建藩輔所以廣磐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親支之厚古今通誼朕何敢私尚賴中外臣鄰相與維持弼成政化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王元馭曰

按律幼師同郡舊潛與宋濂胡翰為友博通羣書究極
寒慕司馬遷之文探禹穴泛錢塘涉江濤沂震澤以而有
得乃趨淮徐訪鄒魯北遊燕趙 高皇帝評之曰學問之
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天謨甲乙豈其然哉

開科舉詔

子充王 律 忠文公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
子之行是以風俗淳淳美易為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
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求詞章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至於前
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率勦歲月
輒竊仕祿所得資品咸居舉人之上其懷才抱道之賢恥于並
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于此今朕統一中國外撫
四夷方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其有傷吾民願得
賢能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道
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而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
者朕將親策於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
出衆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
與官敢有將會奔競之徒坐以重罪以稱朕求賢之意於
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材任官惟賢庶可成於治道咨爾有
衆體予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宋文公
仲公
明建
宣朗
煥美
文章
外夷
玩弄

封高麗國王詔

華川王 韓學士

朕肇基正統。誕撫多方。乃眷高麗。襲朝之遺。壤克遵中夏。逾
渤海而稱臣。頃詔使之往臨。即表詞之來上。有嘉方物。良仍衷
情。蓋由風慕於華風。用是脩修於臣職。況爾三韓之累世。皆慎
始終。厲茲四海之一家。何殊內外。爰稽彝制。載錫典封。今遣某
官。齎印仍封。爾為高麗國王。於戲保民。社而王。第榮懷於舊服。
守禮義之國。作屏翰於東蕃。其始自今。毋替朕命。故茲詔示。想
宜知悉。

宋文公仲公明建宣朗煥美文章外夷玩弄

三

宋文公
仲公
明建
宣朗
煥美
文章
外夷
玩弄

武宗皇帝尊謚詔

彌卷毛 紀文向公

詔曰。自古人君。德施於當時。咸有顯號。隆名以祔于廟。享傳諸
萬世。我朝
列聖相承。率由茲典。有不可易者。恭惟
皇元大行皇帝。以英武之資。剛健之德。嗣登寶祚。十有七年于
茲矣。任賢圖政。節用阜民。克詰戎兵。屢平僭亂。淵慮弗遑于寢
食。皇威昭布于邇遐。直有安不忘危。持盈保成之志。用是宇
內咸寧。蠻夷率服。遂陞晏然治平之興。方有望於今日。夫何不
幸。龍馭上賓。天下臣民。攀號莫逮。顧于涼薄。肇繼鴻基。允惟付
託之艱。方深在疚之痛。追慕遺烈。率遵舊章。謹命在廷文武群
臣。參稽禮文。議薦謚號。博采衆論。協于至公。乃于今年五月八
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奉冊寶。恭上

宋文公仲公明建宣朗煥美文章外夷玩弄

大行皇帝尊謚曰。承天達道昭德顯功宏仁思孝教皇帝。廟號
武宗。嗚呼。盛德茂乎乾綱。實掄揚之草。薦徽稱薦乎殷禮。尚昭
顯於無窮。布告萬方。咸宜知悉。

平寧夏詔

汝邁趙志昂 大學士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纂承丕緒。君主華夷。內安外寧。茲二十載。晝夜兢

兢。惟茲

天勤民是念。端居靜攝。毋敢怠荒。祇圖邊境。人安與民休息。何

期變亂之事。忽起朔方之間。逆賊呼拜。承恩父子者。本以夷

種。冒稱冠裳。包藏禍心。素恃強狠。乃構叛卒。劉東陽。許朝土。文

秀等。借言撫馭乖方。糧餉虧尅。乘機煽禍。羣造反謀。戕殺命官。

據城負固。妄意操山之故事。敗萌元昊之邪心。辯髮從夷。階稱

王號。傳播偽檄。擅毀勅書。奪庫釋囚。搜金括帛。燒毀衙舍。逼脅

親藩。勾虜為援。毒民肆虐。欲奪靈州。以成犄角。謀闊關陝。而犯

中原。九塞因是騷騷。三秦為之震動。誠神人共憤。而罪惡滔天。

者也。幸賴

皇穹厥禍。

宗社垂麻。大小臣工。効謀於內。文武吏宣。力於外。共摧強虜。

水灌堅城。犬羊膽寒。豺狼氣奪。既無能繼之畢集。乃晝夜而兼攻。

釜底遊魚。尚思奮翼。檻中逸獸。無計逃生。眾士咸賁。勇以先登。

聲兇。遂就擒。而授首三旬。逆命未馴。千羽之來。六月與師。竟奏

殲。仇之捷。遙傳露布。驛動雷聲。解一方之倒懸。開三面之密網。

論功行賞。弔死扶傷。懲竊掃平。地方寧靜。除劉東陽等。臨陣先

誅。閭門受戮。今撫致亭。承恩等。獻俘千里。傳首九邊。近足以洩

忠義不平之心。遠足以垂叛亂無將之戒。逆天者。孰能逃於憲

典。犯法者。果何益於身家。生靈不幸。以致於斯。天地至仁。豈容

有此。茲特宣示。薄海內外。九邊四夷。軍民人等。安分者。為良民。

保身者。為常道。恪遵王法。共享太平。嗚呼。除殘去暴。赫彰天討。

之公鑒。往來登聽。

皇綸之播。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冊文集

懿祖謚冊文

平仲蘇伯衡翰林編修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

孝曾孫嗣皇帝其再拜稽首上言伏以創業開基孝宜先於追遠祖功宗德禮莫大於正名蓋由積善而累仁是致以家而為國考文在古追謚於今伏惟

皇曾祖考府君性賦慈仁志存謹厚克勤克儉修身永建於昭謀無黨無偏履道每期於垂裕昔陶唐上崇於少皞而周武追王於古公思水木之有本源顧霜露而懷休惕謂多儀備物未足盡於孝思惟顯號鴻名乃克符於禮典作廟有奕鏤王惟榮謹奉冊寶上尊號曰

恒皇帝廟號

懿祖謚降有臨神明如在繼志述事敢云有道之曾孫格土建邦永賴在天之烈祖謹告

懿祖妣謚冊文

平仲蘇伯衡翰林編修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

孝曾孫嗣皇帝其再拜稽首上言伏以人之大倫正始必由於治國之盛典報本莫大於尊親惟今日之光華皆重闡之積累嚴修裸享敬上徽稱伏惟

皇曾祖妣坤道順承靈儀雍穆倫道粹潔德音夙著於宗閨禮備溫恭慶承遠延於孫子實由中助不顯前聞惟種德於百年之先故食報於數世之後遂令眇質獲履至尊爰考殷章式崇謚冊謹奉冊寶上尊號曰

恒皇后諡受帝社永膺令名重耀梓衣莫遂生榮之願開明麟趾尚祈陰相之功謹告

冊文集

昭續王氏進封皇貴妃冊文 介溪嚴嵩 大學士
 朕荷三靈享祐九廟居歆降元祥肇端國本駸盛之慶發於
 宮闈無疆之休延於宗社考古之憲毋以子貴是宜茂慎典冊
 進峻封稱以對揚天休增重震怒爾胎嬪王氏生有洪德侍
 于皇宮稟乾坤之精靈淵懿可度鍾日月之明閏柔嘉有章頃
 者授弓矢於謀祠占熊羆於吉夢有毓軒龍之秀幸開樞電之
 祥惟天祐於余家迺爾集於大命庸示寵靈之渥用升位序之
 崇特遣使持節進封爾為皇貴妃錫之金冊金寶於乎品冠六
 儀協輔星辰之位名超九御峻升榆翟之華爾其益懋恭勤逾
 迪祇畏往昭朕命永綏遐福欽哉

皇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二十一 冊文類

一

應制撰撰 皇天上帝冊文 子深陸 深文公
 伏以
 浩蕩難名萬物被生成之德高明在上一人嚴昭事之誠蓋神
 莫尊於天而乾實稱為父適仲曠典當躬躬恭惟
 昊天上帝一氣感通四時成歲佑人家家國每形仁愛之心福我
 邦圻益致聰明之助左右
 列聖陰臨下民治于冲人特隆大庇爰自宗藩入繼臨御十有
 八年迄今奉命維新坐受四夷萬國全付以君師之任死同乎
 父子之傳每荷元慈深慙克肖陽為賞陰為罰懋成平毒之功
 日重輝月重輪廣運中和之德勉圖報稱冀聲名言惟是尊崇
 載揚大美彼清虛一大之說已涉不經况郊禘六天之文僅成
 巫史慨自周家制作之後沿於漢儒傳會之餘規晉傷繁隋唐
 過濫自茲以降曾何足云欲章無二之尊願洗千古之陋惟我
 祖考若未暇于一朝顧此典彝如有待於今日是用請之
 先聖告于百神恭上寶冊曰
 皇天上帝庶明主宰之大義用極尊親之至情裕後光前郁郁
 之文斯在君高聽下挾挾之量維容伏願
 穹顙居歆羣黎徧德精誠仰達永承黍稷之馨香明照俯臨尚
 冀牛羊之佑享敢昭鴻號敬藉休光

擬 冊立	中宮冊文 嘉靖乙丑間誌 春門嚴用和 奏吉士	皇帝制曰乾坤列兩儀坤順仰承乎乾道家國通一理國治先 本于家齊歷稽古昔帝王率以建后為重用期輔陽發泰祭 統豈惟聽女順而總宮嬪誠哉風化之原展也紀綱之首朕祗 受	吳天成命嗣續 祖考丕圖成憲是監冊典宣舉咨爾某氏慶源有自淑德具全 溫惠安貞壹範素閑于昔端莊淵懿母儀允稱于今謀協臣民 吉偕筮卜茲特遣使持節以金冊金寶立爾為 皇后椒房蘭殿永正位于	中宮諭程禮本彰等威于象服於戲人倫伊始治理攸閑 宗廟蒸嘗賴精禋之克贊 朝廷宵旰資儉成以相成懋勳儉之風焉單比德益廣邦家 之助益明呈祥祉萃爾躬祐綿有秩欽哉	正親 大旅
---------	-----------------------	--	--	---	----------

擬 冊立	東宮冊文 嘉靖乙丑倫誌 春門嚴用和 奏吉士	皇帝制曰朕續緒承家臨馭海宇仰思 祖宗付托之重俯念生民屬望之殷惟早建儲貳斯可定天下 之大本圖萬世之治安自昔帝王相傳率皆先務乎此厥有以 也咨爾	皇子某幼資粹美妙質岐嶷仁孝夙成允具元良之體溫恭性 植式符繼照之占主器宜歸人心攸戴茲特授以冊寶立為 皇太子爾其學有緝熙時無暇豫辨志在厥初速欲盤遊同事 幾惟其始詩書禮樂是求遠佞親賢添養預端于今日盛德 大業敬修益攝于將來用協于	天地神人以嗣我 宗廟社稷實惟億萬年無疆之休欽哉	有休 恭重
---------	-----------------------	--	--	----------------------------	----------

擬進封皇貴妃鄭氏冊文

但係表宗道

制曰朕惟化肇於禋禘務崇敬戒榮中諭程克表貞動是必德亞
蘭宮乃使位鄰椒掖於爾貴妃鄭氏淑資淵懿徽度柔嘉佐佑
行誠匪微榮于魚貫夙宵若恪恒迪誨于鵲鳴兆協熊羆逐名
男之新祉分凝董惟提登士之遐風休與允字龍恩玄重茲特
遣使持節進封爾為皇貴妃錫之冊寶於乎九御讓賢極人羣
之他盛三星散彩祗天道之福謙尚其勤內職以贊母儀懋貞
表而陪閭教膺乃眷祚無忘訓辭欽哉

皇明宣宗皇帝

二五

國書集

擬漢諭防秋邊將重書
朕聞禦夷之道有備無患兵家言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
朕此計之上也國家荷

朕宗之靈已安已極往歲守臣弗戒醜虜伺隙入我汾石焚我
效堡蕩擄我疆圍余毒我人民朕夙夜危懼不遑宣處乃命廷
臣博采群策思所以靖寇保吐貽諸遠久今年春朕有事山陵
始知京師處邊屬境後申諭畿輔將領慎固封守以戒不虞爾
臣備聞朕言久矣今秋阿舍期虞召見內也單弱復圖南牧為
慮滋大是用諭爾諸臣其尚同心戮力以共王事律爾士卒時
爾鋒銳利爾器械謹爾斥堠耳爾城堡扼爾險阻虜入則奮勇
格戰必大創之乃已毋或玩怠致蹈前轍事寧之日仍遣官稽
稽功過以明賞罰夫安社稷利生民朕志也至于將順其濟則
惟臣是賴朕躬行節儉諸所貢內幣太倉之賦盡以給邊一無
所愛其各遵屯田監課廢弛未舉者已命憲臣漸次清理明年
冬朕將大閱京營將士振揚國威期於兵食俱足內外咸寧而
已爾諸臣宜體朕志以圖厥功欽哉故諭

風異萬曆癸未詔書

汝光鄒德博等

勅諭邊防諸將聖書

朕承天統所夙憂圖維以保無疆之業者惟邊計是先爾將吏
暴露勞苦亦惟嚴斥環遼約束戎虜足務充匪謀先事審謀以
為猝備何以稱萬全之術也爾等時方春和太風疾發黃霧四
塞沙奔沸揚數步之內不待顧望朔漠震駭戎或生心戎之生
心變未測也豈其壯哉惟禦秋始然朕用是軫念邊陲不遑燕
食爾將吏各悉朕衷彈力捍禦其率乃偏裨環甲秉城詳求偵
謀毋或察情以落盜端其緩乃士卒慰勞以時早育養心畢願
效命其視乃餼糧先期徵發有飽于中野其固乃亭障謹戒烽
燧地險若增其厲乃甲盾弓矢衡堅罔不利其求乃車馬卒有
緩急不列而陣一切號令賞罰皆明若於下咸發眾志諸鎮亦
各協謀同力波此詔為聲援務有石畫待彼不虞庶幾周護春
晨以消虜情窺伺朕懸爵賞以待諸將士勤勞者靡有愛焉有
不用命者令司行法無赦爾等其戒之慎之

擬風異萬曆癸未詔書

爾張李廷機等

勅諭防邊諸將聖書

朕續
祖宗之鴻業鎮撫西夏惟懼德不附遠方外之不寧以為元
憂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間者虜雖不能大舉然或闖入內
地邊鄙時聳以天之靈社稷之福我軍報敗之誑狎至然虜心
豈遂一日忘內地哉茲三月六日風霾大作太史候氣者皆以
為兵應是用震惕于朕心故特使：生諭爾等爾其編告所部
諸將：勝乃器械視乃稜種：達烽火遠斥候：勤兵固守以待倘虜
入輒出兵要擊之或清野按壘以挫之無或戒備之不謹以放
戎志爾其偕大小文武將士悉心畢慮用紓朕北顧之憂爾所
弗弗則有常罰兵法曰無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況今
天變示警兆不虛應：棄土之謀其可忽諸故諭

誥集

中書右丞相徐達兼太子少傅封信國公誥

楓林朱升侍講

命將出師立興王之大業建邦啓土資佐運之功臣伏斧鉞而
成顯功秉鈞衡而宅右揆才為異等志氣非常教訓朝廷宣
綸中書左丞相徐達剛姿傑遠深謀遠慮嚴山嶽之崇嶺
矯虎魄之猛氣起兵于濠上先存捧日之心速定鼎於江
右遂作擎天之柱指顧淮海風雷鼓鑄鉤湖湘率服西連巴
蜀東際冥洋有征則總水陸之軍戍所則收郡邑之圖信則
平二強國古之名將何以加幸勤十餘年吾之封疆由此定矣
蘇湖之捷俘臣主而歸允謂元勳宜膺上爵尊榮相府仍加開
國之勳輔導儲宮尤重兼官之選於戲太公韜略當弘一統之
規登禹功名特列諸侯之表用領寵數尚克欽承可授銀青光
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兼太子少傅封信國
公

高安徐給事中誥

子充王偉文

有。事。殿。內。之。臣。其。職。為。親。且。近。是。以。漢。有。夕。拜。之。事。唐。有。塗。歸。
之。儀。朕。稽。古。建。官。仍。置。厥。職。雖。封。駁。之。制。不。沿。于。昔。而。論。思。獻
納。之。助。蓋。有。望。焉。以。爾。英。敏。之。資。闡。偉。之。罷。自。乃。祖。父。奮。起。西
土。世。濟。其。美。為。時。名。臣。爾。生。于。名。門。蚤。踐。華。要。以。閑。閑。之。子。弟
習。臺。閣。之。威。儀。朕。甄。錄。遠。才。無。間。疎。戚。酌。于。衆。論。俾。列。通。顯。願
方。樂。受。重。言。務。勤。庶。政。凡。有。關。於。公。議。其。毋。憚。於。敷。陳。益。懋。嘉
猷。圖。稱。予。望。

都察院左都御史史琳誥

濟之王

整文公

制曰生而効職固臣子之當為然有加封乃朝廷之典致平茲
終始用勳賢能故具官某權自甲科翔於諫苑累更任使多著
勤勞况博識乎古今仍兼濟乎輅略比更新化國任老成惠文
彈治乎臺端爾猷具在齊魯寄分于閭外我武惟揚顯不戰以
屈人兵乃無妄而來物議方興英特遠爾淪亡贈典已行朕懷
未憊茲復贈爾太子太保於戲賞以功酬未盡生前之報秩由
恩晉益增後之光

伏羌伯毛銳加封太子太保誥

王整文公

朕惟自昔人臣能為國家宣力於內外者必有殊恩異數以示
報禮之隆昭等威之重伏羌伯毛銳乃孝忠事我
憲廟分鎮西陲將師固原捐軀殉國爰受伯爵以貽後昆爾銳
早開輅略結有父風朕用授之齊魯往甸南服茲重表褒
草編爾乃身先士卒抵觸瘴霧深入炎荒多所斬獲遂定通寇
朕嘉乃功是用進爾為太子太保爾尚一乃心靖乃守紹乃先
烈俾嶺海之間遠近又安乃至林蠻洞獍罔不率服朕永無南
顧之慮時乃之休

總督劉遼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御史

誥萬曆丁丑開試

用溫馮琦諭

類壯北門式重肅旌之寄羽儀東府七隆保傳之尊戎曹樞
之司緝熙九法憲臺紀綱之職重正百僚匪時英才曠若嘉命
特崇顯秩用谷殊庸具官某體資忠亮識蘊淵闢通鑑之奇
書員珪璋之遠器經管朔服連然懷敢成之心保障浙藩比屋
佩來蘇之澤頃以幽并假援將校徂征京燎方揚妖氛不飲爰
命徽節之傑重衣貌武之師存其忠誠建此策竟藏大敵克
集茂勳飛將發射雕之弓洞响貫膠勇士激斬蛟之劍謀血橫
尸獻俘獲者一千有奇獲輜重者巨萬無笑功庸既獻于社
服宜加于朝特遠官保之班榮高八座仍分閭閻之任威制三
軍假司馬之崇銜統茲邦政兼執法之分秩肅彼軍容於戰聽
鼓擊則有特士之思方深春寵執干戈則有社稷之衛尚賴保
登終倚奇勲用恢遠馭

一職太子少保
總督劉遼
太子少保
兵部尚書
兼都察院
右副御史

誥萬曆丁丑開試
用溫馮琦諭

擬總督劉遼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御史

史誥萬曆丁丑開試

楚亭楊德政

制曰朕惟雍熙上聖不廢五兵顯允大猷克平四裔有嚴有翼
去庸收緩仇之功如雲如雷方叔奏剡鑒之績彤弓用饗朱
斯皇斯並蓋臣匡國之忠明主旌賢之典也爾其官其學統百
其身兼數器風猷夙著威德茂彰試錫于中州白徒之深九
者掃迹擁干施于上郡黃齒之飲馬者摧鋒假鉞陪京旬日而
戎行自肅建牙浙省其平而隱患潛消安晉上卿以酬殊勲頃
念邊陲之事復還鎖鑰之司三衛跳梁萬騎臨境于是軍稱太
乙營列鉤陳交矢石而人盡衛堅履冰霜而士如快縋具徵
書尤善柳偁倖賊一千有奇獲輜重什伯無算完乃封守綏我人
民功次聿登于太常捷書已告于清廟是用錫以新命陟此崇
階佐在官保之班維容八座職兼臺憲之亞振肅百寮於戲
歷中外久稱
天子之勞臣據命謀猷允被入臣之異秩尚其殫竭心力匡濟
國家欽哉

與劉富
臣等
臣等

誥萬曆丁丑開試
用溫馮琦諭

制曰朕茂膺泰運肇肅乾符瞻茲化理維新登爾臣鄰是賴矧
擢宮端之偉望踐卿首之崇班久著勤勞爰申寵錫爾具官其
罷深質重學邃識精史局編摩風擅三長之譽賢關振鐸善成
六館之才晉佐秩宗仍懸玉署轉陪銓授無撓官僚效啓沃於
講帷綵綸克愼竭揆羅于藝苑氷鏡無私式也朝賢允哉儒碩
茲特授爾頭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端名命官備徵闡之四輔
貳卿居秩攝選格之九流尚其旌志弼諧抒忠獻替終乃良頭
之舉副朕閭闕之隆欽哉

王侍讀
康善公
評
安履莊
雅述內
附志左
附精注
可以爲
色沈蕪
矣

建燕官以臨萬國任莫重於兵掌邦政而統六師選必先於
碩輔具官梅思禮材資驍勇器量雄深曾謀韜略之奇被服詩
書之雅早登華峯作鎮藩翰保境安民待四方之底定提疆
戶爰一旦而來歸明炳幾先忠於內附蓋去留灼知乎天命肆
危疑克斷以人謀弊項後劉知同曲逆含蓋去述識擬伏波凡
我師徒束兵而下淮旬監其士女安堵有如泰山靜言思之厥
功懋矣是用擢居有密評濟樞機匪彰效順之勤式示翰誠之
勸於戲立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既華錫以殊恩奮國士之
報以酬國士之知益圖臻於顯效可授大都府副使

平仲蘇伯衡翰林編修

封靖西王制

平仲蘇伯衡

朕惟寶祚保五郡而事漢式彰推戴之忱李勣舉十州以歸唐
蓋著忠貞之節在當時之寵遇越常典以褒嘉眷爾外藩忠於
內附為績既懋其報宜豐其位其業在北朝屬為近戚任維城
之重寄乃昨土於遐陬撫御合宜官府各修其職業恩威並著
部落咸賴以安全茲朕詔開鴻業之初惟爾灼知曆數之在審
於去就率先遣使而來庭籍其土疆不待興師以及境知同馬
援之誠真主義等箕子之歸成周是用頒新命以示恩仍舊封
而授任庶使守其祭祀豈惟保茲民人於戲錫爵疏封不忘誠
服之意柔遠能邇實切寵綏之心尚思對揚益崇忠蓋可授允
祿大夫靖西王仍給金牌俾其子孫世世承襲

常遇春追封開平王制

華川王 律

忠文公

天開鴻業篤生英傑之臣星殞將營載哀榮之典律大勳之
垂集俄上將之云亡庸錫褒封詔頒渙號具官常其英敏而沈
毅嚴肅而恢宏自初建於義旗即來歸於戎旆首從淮右揚東
石之鋒旋定江東振丹陽之捷拓遼疆於全楚殲強敵於三吳
掃河洛而真中原指幽燕而平朔漠功成百戰允為一世之豪
氣蓋三軍豈特萬人勇近報樂陽之凱益窮漠北之追挽哀
計之遽來知力疾而猶戰眷言忠蓋深用痛傷海宇一家即已
成于大統君臣同體期共享於太平事乃若斯情何能已秩庸
陞於次相爵兼錫於真王雖禮數之有加於子心其猶歎於戲
金書鐵券曷忘佐運之功衣衣繡裳尚服飾終之命寵靈弗替
祚胤彌昌可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忠武

勅集

勅致仕武英殿大學士謝遷

紀文簡公

朕惟人臣立朝得行其志建功立業者固難而退處其鄉壽考
康寧完名全節足以繫天下之望尤為不易卿性資端方詭識
宏遠粵自蚤年潛心正學遂以文章大魁天下昔登翰苑聲望
彌隆逮我

孝宗皇帝簡注有素爰自宮端擢居內閣朝夕獻替不激不隨
宣達德意慎守彝章培植人材護惜善類延訪于便殿賜問于
平臺危言讜論裨益弘多當時政化清美實惟卿二三大臣佐
理之功暨聞末命付託諄切益感知遇茲竭誠故當

武宗皇帝改元之初隨事納忠協心匡弼其教然不可回之氣
往往形于詞色釐革宿弊斥逐群小直道難容告老而歸高風

大節播在天下中遭權奸橫加譏抑旋復昭明人咸仰仰之不
置及今年踰七袞體履安康子姓蕃茂金德盛名求之前代亦
不多見焉朕嗣承天序圖新治理顧茲尊賢優老之典誠不可
緩惟卿累朝耆舊寔軫朕懷矧夫公論明揚至再至三亦可以
見卿之賢於人遠矣茲特遣行人齎勅存問仍賜羊酒命有司

月餽官廩八石歲給與隸十名用表異數卿其體朕至意順養
天和茂膺壽祉用表儀于天下則非特卿一卿一邑之光而已
書曰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行將起卿于家庶幾得聞歡
告以輔朕之不逮惟 國家有無窮之休而卿亦有無窮之聞
矣欽哉

勅天下朝覲官員

紀文簡公

朕恭膺天命嗣承大統恪守祖宗成法簡用賢才共圖治理惟
期庶政修和萬民康樂以無負於代天理物之責爾畿甸藩臬
郡邑諸司之臣雖職任有崇卑地方有廣狹皆受朝廷之命分
理庶務凡以為愛養斯民計也其間奉公守法體國愛民者固
多而徇私黷利怠廢政事殃及其下者亦往往有之咸傷和氣
災異迭臻蓋有由然茲因述職來朝特令吏部公同訪察詳加
甄別去其太甚者以示懲戒俾爾等仍還舊任勉圖後功切念
庶官職業之修否實民生之休戚地方之安危所係爾等宜皆
仰體朕懷痛加修省各盡乃心各恭乃事毋違行科罰以竭民
財毋妄興工役以勞民力毋嚴刑峻法以戕民命務使四境之
內禮讓興行八口之家衣食豐足獄訟清簡奸宄消除惠澤旁
有祿位以共享太平之福顧不美歟爾等其敬之慎之毋替朕
命

勅諭天下朝觀官員

惟中嚴 高大本士

朕嗣繼祖宗洪業撫御兆民三十有二載于茲矣比歲雖旱免
常朝然裁減庶務未嘗一日少怠深念歲或弗登民受疾苦治
理罔臻夙夜請命于皇天惟以保民是務聞者逆臣勾虜脅君
兵不解備遠近供億天下騷然大為民厲朕既按正其罪與民
休息然念斯民動擾之易而撫綏之難瘡痍者未瘳窮困者未
復加以四方災聞性二而有而淮徐水患尤甚朕重為惻然專
命大臣俾性賑恤朕志雖勤而爾在外大小臣工不惜坦于心
著實以救民為意者此豈人臣佐上理平之忠哉今爾等來朝
已令所司舉旌別之典黜其不肖太甚者二三以懲其奉職鮮
過者俾令還任爾等尚思朝廷所以設官為民之意朕所以
恤惠憂民之心守法持已節用庥下務俾民克樂遂國可固寧

斯則朕共承天道者也弗是顧思而或任情自肆殘民隳政
國有常典朕不爾貸欽哉故諭

疏集上

擬條陳銓衡事宜疏 嘉靖乙丑閏 領陽許國 少師

臣聞卑陶陳于帝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夫
安民之惠而先以知人之哲則天下之急務可知已蓋治忽在
庶官而簡任在吏部故吏部注選是曰銓衡夫銓衡者持平以權
物者也其為鈞為石為兩為銖隨物低昂而輕重不爽焉天下
之治自未瑤瑯肩以至幾務鴻鉅孰非人為之者各部所司治
法也而吏部所司則治人也傳曰有治人無治法人之才品不
同譬之桑楸案稅短長大小用各有宜適其宜而用之非直曠
事抑且為失人矣故善用之即株橈奏功不善用之雖梗楠無
以自效何則任其材也然人固不易知二人不易也古之治
天下者在知其能知人者而用其能用人者蓋知一人而人各
進其所知用一人而人各當其所用天下治矣後世不務能故
知而用之難乃一切取辦于資格稍出于資格之外輒自以
為嫌疑而人亦共嫌疑之苟資格而可也則按籍叙名一吏之
任耳惡在其為銓衡之重哉今資格既定誰敢紛更臣竊以為
一定若法吏通者人假令吏部者漫無可否而惟資格之循是
衡而無權也徒破資格以徇其私而可否倒置是持衡不平也
持衡不平則有國典在者資格之外或有可變而通之者要
不當以一人之嫌疑規避于其間蓋非權無以用其衡也謹據
愚見條六事以條採擇一曰止構例夫構例之興始于何時在
洪武永樂中未聞有此計事之臣不為
國遠慮而從苟且目前之策遂使嚮爵之令行于
清時丘竊悼之周官生財豈無其道奈何以時詘而輕名器且

官以命賢非為富也。科貢吏員三途並用。歲有定數。其所進之人。與所缺之官相等。故仕無冗濫。而選法不滯。自漢例繁興。曹

監掾曹往。率以資進。集而需選者。動以千輩。于是正途及應貢生典吏。至有白首而不沾一命者。夫此輩皆富家為商賈而牟利者也。彼既以利博官。必且以官征利。而國又資其俸給。復其戶丁。蓋倍償之矣。然則國何利焉。甚者中書美選。府事清銜。今皆富民與任子。盤據其中。群然坐耗。一無所事。臣以為謀例不止焉。欲銓選之。得人是濁其源而冀流之清。胡可得也。二曰先保舉。國初用人有賢良方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通經孝廉等科。或從者民稅戶人才多出。上所親擢。故得人為盛。其後並羅惟重進士一科。及第三人以

論此段
舉保
之契
兩言是
必且以
利博官
後院以
官征利

論此段
舉保
之契
兩言是
必且以
利博官
後院以
官征利

上所親擢。故得人為盛。其後並羅惟重進士一科。及第三人以

論此段
舉保
之契
兩言是
必且以
利博官
後院以
官征利

三三

論此段
舉保
之契
兩言是
必且以
利博官
後院以
官征利

府推縣令。資格一定。若其固然者。選注則隨缺多寡。先內後外。以次而銓。果盡當其用乎。故偶值其內。雖有龔黃之才。而絕望于州縣。偶值其外。雖有汲黯之志。而遠願于廟廊。臣以為人之所長固非旦夕之所能辨也。其德行政事文學言語。若于鄉閭者。必有素矣。故釋褐而後。宜令同鄉而仕者。互為推舉。兼令保

論此段
舉保
之契
兩言是
必且以
利博官
後院以
官征利

任吏部明著其等量才銓授。勿以資格拘焉。其推舉所不及者。然後以次而銓。庶于注選之中。稍寓辟舉之意。三曰崇推讓。臣聞虞廷命官。濟相讓而有宋盛時。因有舉官自代之制。凡官授訖。三日內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表付所司。每官闕。則以見

論此段
舉保
之契
兩言是
必且以
利博官
後院以
官征利

舉多者量而授之。此其法固善也。今誠欲其意。令陞秩而去者。及老而致政者。病而請告者。舉一人以自代。而付其表于銓

論此段
舉保
之契
兩言是
必且以
利博官
後院以
官征利

部雖不必一。盡令代之。然異日不次之擢。固可按籍而稽已。且賢才不穀而禮讓風行。唐虞之治。豈遠哉。四曰勤訪古之。各臣吐哺握髮。以下白屋。此其心非嚮權納賂也。思為天下得人。而今一官吏部。即閉門謝客。深居養高。詞色不少假于人。曰。人固諒之。何嫌疑之有。天子既付以簡別之任。乃不思吐握自效。而一切務與外人隔。絕。將何以審察人之才器。而盡其所長。臣以為宜弛邊幅。而集眾思。庶名實不繆。而注選咸宜矣。五曰均外任。夫攬天下之才。俊入使長之。出使治之。皆王臣也。今士大夫悉輕外任。一捧吏檄。輒快。以去而銓衡。自輕之。蓋其禮遇殊絕焉。且夫擁百里之地。膺民社之寄。其德意朝夕可及于下。而一方休戚關焉。

論此段
舉保
之契
兩言是
必且以
利博官
後院以
官征利

視內任。尤為近民。又其勢得自為。胡可輕也。臣以為一州一縣之長。且勿遽以書生試而初任者。第處以內屬外佐。俟歷任有聲。然後遷焉。即自內出。可也。至于教職。乃人才自出之原。而今之選任。太輕矣。遂使乙榜舉人。亦不屑就。而往以棄老庸流。當之尚安望其為。

論此段
舉保
之契
兩言是
必且以
利博官
後院以
官征利

國家尊師道。而育人才乎。故教官與州縣。並所當重。其禮遇宜視部屬相等。而後久任。超遷之法。可行六曰嚴吏胥。夫銓司非久任素練者。事體未必盡諳。故吏胥得緣而為奸。臣以為銓司非獨官宜得人。而吏亦未可輕也。今辦事吏類有頂頭。而銓部尤重。者。或至于千金。此何為哉。則其弊端可睹已。且吏弊多端。而官亦或為把持。至于方面入。

論此段
舉保
之契
兩言是
必且以
利博官
後院以
官征利

觀而銓部亦有需要。素稱不得。輒加凌轢焉。若此者。官惡知哉。

論吏部
極其快

應
處

即知之。或有不能禁者。其非所以重儒風而尊統也。臣以此等皆當嚴禁。而銓部之吏。尤宜慎選。有鄉行者。以充然後。弊端可革。而銓衡可平。今之處吏員。蓋甚忽矣。夫人之可任。而使者。為其有禮義廉恥也。吏員辦事。為將官之。非以為役也。奈何分撥各衙門。使執僕隸之役。若此者。可復令在民上手。庶恥既亡。時何不至。古者用人。固先以禮。如漢舉賢良。有司勸駕。今舉人。尚令投牒自進。何有于吏員。吾待吏員甚輕。而欲吏以廉恥自持。胡可得也。故吏既慎其選。而尤當稍遇以禮。乃有仍前為弊者。重法不貸。蓋不惟銓衡可平。而吏途亦清矣。臣所條六事。計涉迂疎。知不遺于用。然

吏部之訓。區區生平所誦讀者。惟

人安民之訓。區區生平所誦讀者。惟

世五

陛下留神幸察。

特勅該部議其可否。量

賜施行。不勝悚懼謹疏。

擬處內外官久任之法疏
臣竊惟堯舜在上。百揆四岳。九官十二牧。類皆聖賢。然水土刑

律開

文員

久任

法最

然行

鮮得

要領

不

已

未

才

學

中

言

不

切

中

時

言

不

能

久

之

勢

切

中

教札樂工虞然其各專一事。而考績之法。要以九載蓋其任。事且久矣。唐虞以來。立賢無方。往。有自下僚超上位者。士或起布衣。即卿相。同資格之拘。雖難方命。尚曰試可。過或在辟。尚曰議能。何奇細之責。拘資格奇細。未有能久者也。官不久任。雖堯舜莫治。今持議之臣。孰不曰久任。然而任竟不能久者。其故何也。臣愚以為咎在此二者。今內外官循資而升。其等級太繁。等級繁則歲歷不給。其勢固不能久。又資及矣。或有人而無其缺。勢且逼上。資未及。或有缺而無其人。勢且速下。其勢之不

能久。故官者如乘傳官人者如行籌。是以官拘人非為官擇人者。也人各有其長。全才者寡。每事盡善。堯舜或猶難之。而今

以苛責于人。舉一事未見端緒。彈糾之臣。伺察之吏。已交目而視其後。故其勢不能久。臣愚以為為不責奇細。不拘資格。然後久任之法。可得而議也。夫久任者在超遷而責效者。務持体臣不敢遠引。請即近事論之。

祖宗朝仕者。或先超遷。而後久任。或先久任。而後超遷。周文襄以長史。于肅愍。以御史。俱遷侍郎。王端毅以御史。遷都御史。此先超遷。而後久任者也。陸布政。瑜遷尚書。何知府。文淵遷侍郎。陳知州。璉遷知府。知府遷按察使。已又遷通政使。此先久任。而後超遷者也。夫超于前。自可責其後。久超于後。固不負其前之淹。正德中。言官論列其已事。可考已。頃者臺諫以風聞言事。自大臣以下。毛拾細過。擻袂奮擊。即老成長厚者。方且重足屏息。禁不得施用。深計未效。而指摘已及。暮月未報。而程督遽加。

集 92-578

此皆
責苛
細之
獎
何況州郡之吏得假便宜寬文法紆徐以俟其成安位而行其志乎如此而議久任是猶冀車之安行而策其駟也臣愚以為持大体而后可以責實效無責備而後任可久矣然臣竊又有惑者今之議久任是而其所以久任者非也何則內官莫要于九卿外官莫要于郡縣之長邊鄙之帥故任事者宜久親民者宜久理煩治劇者宜久控扼要衝者宜久今則不然文學侍從之臣獨久鮮有出試吏事者此輔弼所儲猶有說也至于中書舍人獨久而部屬或否王府長史獨久而郡縣吏或否文學博士獨久而守邊將領或否又

以俟而
久以忽
而又二
語最妙
京朝官獨久而外官則否此所謂舛也夫銜清秩美官者之所恣也則以愴而久地閒職散官人者之所忽也則以忽而久至

皇明會
纂
卷之一
流類
千任事親民閑利害係輕重當煩劇處要衝則人多厭苦規避親于速遷官人者以官徇人不為官擇人願空久而反不能久不謂之舛可乎臣愚以為空均內外之勢審輕重之宜庶正任專責重此不可不久者無論內外令赴遷而久任以待異才庶僚任分責輕可以久可以無久者無論內外令序遷而遞任以容常才容常才者有缺則遷待異才者苟未得其人姑令參佐署事而虛缺以俟焉如此然後可以行赴遷持大体而議久任矣惟

出以獨
見法而
石盈成
上裁察

重爵賞疏 隆慶丁卯館試 維楨許國大孝士

臣聞周官八柄爵以馭其責賞以馭其辜爵賞者人君奉天之
大權非以供一人之私用也故匪德匪功不濫濫及然後爵加
而知榮賞行而知恩爵賞及于一人而千萬人勸自唐虞以來
未有能廢爵賞而治者也顧重用之則爵賞重而臣下勸輕用
之則爵賞輕而臣下玩公私之用不同而理亂分矣今
陛下踐祚之初乃四方仰望之日左右以私事
陛下者固將幸
陛下之推恩而君子以公體 國家者尤將與
陛下之謹始今 藩邸舊臣內自閹宦外及衛卒孰非覬覦于
陛下者
陛下既為天子則爵賞皆自己出況此輩服事既久即念其親
近而錄其勤勞在人情似不為過且
累朝相沿習以為常使盡抑而不行彼且缺忿臣不勝區區愚
慮第欲
陛下重之而已昔漢文帝施惠天下遠近和洽然後修代來功
唐太宗官人必視其賢才而于秦府舊人雖後之而弗恤彼二
君者去古帝王遠矣而猶重爵賞而不輕于其所私如此今
陛下之爵賞非
陛下之爵賞也乃
天之所以授
祖宗祖宗之所以授
陛下縱欲輕之如
天與

李相國
石菴公
評字精
新聲
揚擢
為駁
奇把
子真
國家
士慶

四語
非君
能言
不盡
之而
重之
是處
得宜

卷之一 堯叟

王八

祖宗何且後世之賞非一端有以官爵賞者有以章服賞者有以恩賞者有以金帛賞者夫金帛猶之可也而前三者則必不可以濫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故繁縵不可以借仲叔而即更不可以私館陶蓋誠知所重也至于金帛雖若不足甚惜然
內府之一金民間之百金也
內府之寸帛民間之丈帛也
國家之用度方訖而閭閻之脂膏甚艱取之錙銖用之泥沙陛下其忍此乎臣故昧死請
陛下日御文華與三四輔臣府部科道參稽舊制酌其當否于不得不行之中而調停其所當行之節無已則寧以金帛無寧以名器寧使昔浮于今無寧使今浮于昔即講讀侍從諸臣理
恩必必量其才德高下而勿繁為超擢則眷顧之仁旌別之義蓋兩得之至于錦衣之冒濫中書之繁冗光祿鴻臚之猥雜內官各監之橫溢料匠玷銜于工部黃冠接迹于太常凡若此類不可勝數又所宜清查于既往而禁絕于將來者也如此不惟激勸之典可明而耗蠹之弊亦革矣其于
新政不無小補伏惟
陛下雷意幸察

臣禹齡伏草野行能無水漣蓬蓬
聖明召對閣下令臣効其愚忠 陛下幸不加誅責用其言詔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惠貧民黜角觝諸戲及齊三服官遷臣先祿大夫言效計從道用身尊蓋陛下詢於芻蕘以增虛帝之華四海頌謳比聖茅茨身愈減損道愈顯顯此臣逢時效忠之秋也臣實內感輒復有言臣聞昔之君子即安其居室醜其衣服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二味以與民同利上作而下從雖然同欲帖然相守故等威有辨而民不亂也臣聞禁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天子尊嚴有所徵作敢不輒供否則刀鋸臨之故用日益侈而過日益多羣下不敢匡 天子不得聞又至尊工作必有陪副用一費百虛于委藏好人乾沒乘間而作宮中之百錢民間之百緡也可不慎與上者下之望也奢者民之欲也以所望之人開所欲之路若決江河而東之潰不待日矣故令衆庶無禮讓之節之儉素之守爭絕文巧僭踰為高齎財破產以悅衆視掩虛見實以儉稱儉實未至之財為當年之歡寧耐飢渴以養綺縠寧餓父母以食賓客及至流離項尾尚飾虛裝以欺閭里抵于敗露然後強者竄為盜賊弱者轉于溝壑流亡邑有丁口巷絕皆由驕奢不職之過也本 朝稱窮賸虛耗以
孝武皇帝為言然臣聞
孝文皇帝時乘輿賜竭取給于大農錢盡續以少府經費不常泰亂無制蓋已然矣庶民賣僮者繡綠絲履內之閑中穀純黼黻以被牆屋庶人帝服倡優后飾蓋賈誼生先朝已為太息使

及見今悲空何已此臣日夜腐心欲救而力不逮者也

此論食
民皆食
流民歲久亡者不下數萬而有司不開賑恤關內之眾獨多失
業少府既澤乃為貴戚冒熱徒以益驕志滋過敗耳焉若捐之
以崇貧民厚根救子百官者天子之手足耳目也今困池雁鷺
厭餘粟而公車索米于長安絲綢絲幣布滿離宮殿風過之
激為遊蓬而士曾不得為藜藿大吏俸薄何以教廉小吏俸薄
何以勤勤曾不若舞文大猾素封齊民擊鼓鍾擺子女雄居名
都比于王者為愉快也古者錦衣珠玉成器不鬻于市衣服飲
食不鬻于市所以示崇儉也不作淫聲異服奇技玩好淫巧邪
習所以一衆心也車騎宮室旗幟章服婚嫁死生之具自王公
以至庶人遞有差等非以厭樂貴人之耳目而為貧賤戚者所
引也

此論漢
之非此
不倫
制立極嚴亡國之俗令男女無服貴賤無數迨及孝文賈誼言
之而不能用建元以來孝武用之而非其道富者恣所美好貧
者身不得自立民之趨富修如流水而避貧儉如烈火乃至弄
流千紀利草偽書椎埋攻剽劫人作盜探錫幣走死地如鶻
突禁之不哀亂源由上非可移外傳曰為國以禮者所以辨上
下定民志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禮與其奢也寧儉願
陛下以儉示天下悉罷無名之征除無益之費宮殿苑囿不御
者盡諸勿治壁壘請求各以義裁與羣臣通經有道術者講
求先王之制創制定法辦章服立等威務合禮以定漢家之極
使天下曉然知尊卑者不為元卑者不為屈隆不加多殺不加少
造議大夫博士巡行天下檢討奇策一道德同風俗如此則奢
儉不生而上下有制皇極之純復太平之業建矣

此論漢
之非此
不倫
制立極嚴亡國之俗令男女無服貴賤無數迨及孝文賈誼言
之而不能用建元以來孝武用之而非其道富者恣所美好貧
者身不得自立民之趨富修如流水而避貧儉如烈火乃至弄
流千紀利草偽書椎埋攻剽劫人作盜探錫幣走死地如鶻
突禁之不哀亂源由上非可移外傳曰為國以禮者所以辨上
下定民志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禮與其奢也寧儉願
陛下以儉示天下悉罷無名之征除無益之費宮殿苑囿不御
者盡諸勿治壁壘請求各以義裁與羣臣通經有道術者講
求先王之制創制定法辦章服立等威務合禮以定漢家之極
使天下曉然知尊卑者不為元卑者不為屈隆不加多殺不加少
造議大夫博士巡行天下檢討奇策一道德同風俗如此則奢
儉不生而上下有制皇極之純復太平之業建矣

正士風疏 陸康幸未歸試

蔡陽黃世憲 少詹事士

臣聞世道之汙隆係士風之邪正士風之邪正係政教之廢興
是以聖王觀時世之變權化理之端以不喪人心釐正士習自
由之也

皇上紹天開緒布政頒常一二元老若義撫事起警維風天下
回心嚮道滌瑕穢而鏡至清矣然積習既久而一時之明作猶
未能力挽其頽波詔令雖勤而有司之奉行猶未能實宣乎德
意此士風之蕪濁焉而莫反也臣目擊流風心懷杞慮敢撫拾
一二有裨于士風者敬為

皇上陳之一曰去浮靡今之綜覈歲矣而勤慎之風未著凡以
浮靡未盡去也去之當自京師始今為京朝官者率多玩公務
而急私謁怠職業而尚靡文或飛刺而投報或馳驅而祖送自
朝及夕大半于車馬足之間職業不修恬不知怪而人情稍

或失檢一似重有負者至于途逢卒遇右揖則轉而在左左揖
則轉而在右煩文厚飾此于國務何纖毫補而眾且皇皇不憚
勞者謂非是則無以獲舉而弭謫也以致郡邑承風趨走伏謁
而公務移置于高閣民瘼等于越秦矣臣愚以為國之政務無
窮而人之精神有限使以投謁之勤其職業何所不修以畏

謫之心畏其職守何所不立請 勅諸司自公務外凡刺謁祖
饒廢文之類一切禁止則精神自倍隨費可省職業專而事功
興矣或謂此非人情也而不知奉公守正惟益于國而已何遑
恤哉二曰止奔馳夫今之苞苴不行矣而奔馳之風未息凡以

趨向未定也蓋今之趨赴者如趨市門貴賤則踊者為貴賤踊
則履者為踊卑此而前趨趨而言此周為黨以求尊舉或為分
要維風之

正風 直口 辯而 侮木 訥介 立獨 行名 之曰 愚奔 走馳 務名 之曰 通竅 言不 羈名 之曰 才悃 悃無 華名 之曰 鈍 天下 大抵 無慮 皆事 依說 矣即 有一 二敢 言者 一旦 鳴輒 叱去 欲士 風之 振也 得乎 請於 今重 敢言 之士 而利 口者 不容 旌直 節之 臣而 蟬望 者必 點凡 建言 得罪 諸臣 一召 還臺 諫不 使終 置則 士氣 作而 諛諛 之風 息矣 五曰 禁黨 同今 之為 士者 固多 同道 為朋 者也 抑或 有和 光同 塵者 當其 同官 而案 同閑 而居 也其 甘如 飴其 膠如 漆寓 險利 于坦 夷藏 機絨 于恢 譖煦 之愉 衆且 目之 為和 通也 及其 利害 相傾 慘于 五兵 聲名 相激 戕于 百戰 官位 相取 利干 機弩 或起 事于 此而 嫁禍 于彼 或陽 與手 彼而 陰助 手此 非惟 自相 矛盾 而國 事且 從隳 矣請 勅諸 司勸 同寅 協恭 之風 黜脂 韋典 忍之 習規 人猶 我視 國猶 家母 徇私 而悖 公母

聖裁 勅中外 諸司及 學校憲 臣學務 以實行 相勵而 毋襲 空言以 廢時 仕者務 以實政 相規而 毋恣 清談以 荒政如 有不言 而躬 行者得 以不次 薦擢則 人爭 自濯 磨以崇 實學道 德一而 風俗 同矣微 臣懇直 罔識忌 諱姑 述見聞 條為六 事伏惟

王相國 近年以來虜酋驕橫勢甚猖獗輒入腹裏諸鎮被其蹂躪地方
蓋皆殘破縉紳之士日夜持籌而計北事介冑之夫日夜披甲
而捍北邊蓋及乎不知所終矣何者虜之入寇與昔不同向
也無甲冑今則修明盔服勢甚剽疾矣向也短于下馬不能攻
空城堡今則整備鐵鑊攻空城堡矣向也不知
中國虛實陰陽或深入不能久留今則從容久掠技藝而屠
矣向也羣聚而入羣聚而出忽若飄風今則大舉決于一處分
掠各邊使不暇應援矣向也兵無紀律烏合而來星散而去今
則步伍嚴整旗幟號令分明矣向也不焚廬舍今則放火焚燒
矣其故何哉有
中國之人為之謀畫有 中國之人為之鄉導有 中國之人
為之奸細有
中國之人遺之以鐵器毋惑乎虜日內訌而我卒莫面所為善
後之策也然則將來手以待其來乎抑因循以聽其橫乎而天
下之大事去矣愚請以禦邊十事借前著為
當守籌之其一曰決戰陳今之倫遠者但知閉營堅壁假托持
重之說而不能出奇盡力以收勝捷之功辱國損威莫此為大
當念犬羊之志難壓非致塞小利可以係屬其心
祖宗之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可以永保其緒誠能銳意戎
兵決志征討義氣鼓而天下一心先聲既揚百酋破胆斯以千
載之一時也二曰重將權夫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今
之邊帥進制于監臨掣肘于調發文會既煩號令不一皆難以
責成功誠能遴選知勇無資威望風著如易所稱長子者委以

大權聽其自便則將重而兵合兵合而戰勝矣三曰用土兵何
則窮邊之地其民習兵幼識戰陳知虜情狀騎射馳突與虜爭
能必也捐重賞以招之設勳格以勸之即其豪傑而使為之帥
授之田宅以安其居則人內顧家業如報私雠外利賞給勇
于公戰其與調遣之兵聞鼓用則悲痛傷心望虜則振掉喪
胆者功相萬也四曰足兵食古者寓兵于農食足而後兵可勝
也
國家有屯政之官故有屯軍有操軍有守城軍有調遣軍其制
固存也今或以荒蕪或以典賣或以占種而屯田法壞矣須查
先年開種名額事例便宜行事務使蓄積有餘邊儲不匱則內
帑可省飛輓可舒不勞餘力而兵食俱足矣五曰息邊民古之
名將如李牧在邊日推牛饗士皆勇雖求戰今沿邊之民終
年守障辛苦萬狀久遭虜寇肝腦塗于郊原哭聲遍于城市如
此而尚不知恤安望其効死而趨戰乎固宜曲為賑恤視其疾
苦而撫其凋瘵可也六曰分兵伍古人云匈奴之眾不過漢一
大縣以天下之大加一縣空無不破者特其雲散鳥集倭西擊
東倚東擊西依之而攻者一而我之所倚者眾也必廣募戰士
選其勇敢分為三分為五日加練習虜米入寇則以一軍當其
前一軍出其後又以一軍衝其中堅又以一軍襲其老家如此
則我之所攻者專彼之所倚者眾不患其不勝矣七曰利器械
見物即撓雖橫設機械將不暇避而豈空拳徒手可暴而搏也
莫如多造戰車眾置火炮廣修強弩使彼不能近以攻我此實
禦敵之利器而今日所宜先者也八曰招撫賊寇若虜賊入

此段
論法

寇臨張島今動稱千萬率多具衣冠而解言語諸地利而識處

此段
論法

中國被虜之赤子也。一受彼之駕馭。皆為我之勁敵。招撫之典。雖下而未見。響應者豈真以犬羊為同類。沙漠為樂土。哉。乃彼誘之。利重而吾招致之道疏耳。莫若廣恩信。寬文法。聽其携貳之心。撫而用之。是以我秋之技。攻我秋矣。九曰。飭法度。君不賞罰。其將與無將同。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兵同。是故有功必賞。賞不以疏賤。而遺有罪必罰。不以豪橫。而依較。若畫一信如四時。煦如陽春。震如雷霆。凡願垂休先于竹帛者。孰不出萬死以策勳。臨危机于戰陣者。其肯甘退縮。以抵罪哉。如是則賞罰明而士氣作。而虜可滅矣。十曰。用間謀。英狄相攻。中國之利。還者黃毛朵顏。及西海。不刺達。雖互相結好。而

此段
論法

各有爭雄。競長之意。是故可閉而離也。誠廣募間諜之士。不惜金帛之費。使如陳平之問楚焉。則其黨必携。攜則黨與雖衆。自可啗也。嗟乎。今邊人之困。如在水火。謂其濡手足。焦毛髮。急往救之。猶懼不足。然而上下方牽于文法。有所見而不敢言。有所言而不敢行。現望自疑。虛度日月。則邊民之困。日以急。虜寇之患。日以深。事勢如此。其深可憂者也。其深可懼者也。狂愚之言。不知避忌。惟矜而裁之幸甚。

此段
論法

各有爭雄。競長之意。是故可閉而離也。誠廣募間諜之士。不惜金帛之費。使如陳平之問楚焉。則其黨必携。攜則黨與雖衆。自可啗也。嗟乎。今邊人之困。如在水火。謂其濡手足。焦毛髮。急往救之。猶懼不足。然而上下方牽于文法。有所見而不敢言。有所言而不敢行。現望自疑。虛度日月。則邊民之困。日以急。虜寇之患。日以深。事勢如此。其深可憂者也。其深可懼者也。狂愚之言。不知避忌。惟矜而裁之幸甚。

議處京操班軍既萬縣丁

君典沈懋學狀元條陳

奏為議處京操班軍以重根本以振威嚴事竊惟國之所

臣謹奏為議處京操班軍以重根本以振威嚴事竊惟國之所。以聚兵者。取其可用也。而矣之。所以有用者。惟其核實也。夫萃天下之兵。而會之國都。及期而至。期盡而歸。豈徒奔走其公使之習。知勞苦而已哉。固將簡練之訓教。以備卒然之用也。使夫調而來者。有軍之名。而無練之實。則足以廢國家養軍之費。而已卒有竊發之變。將何以待之。臣故曰。矣之。所以有用者。以其核實也。我

奏為議處京操班軍以重根本以振威嚴事竊惟國之所

成祖文皇帝定鼎燕都。垂意軍政。首立三大營。以練軍士。一時內軍之精銳者。蓋如林也。而又取山東河南附近等處之軍。分班迭進。而操之于京師。名曰京操。班軍夫以外矣。而操之于內。則人知根本之重。更番入隸。而不令其懈怠。則人忘征役之苦。又且京師之操。穩之以勳臣。而督之以大臣。號令明。紀律肅。則人懷奮勇之氣。是班軍之設。其慮至深遠也。不然。豈謂京師無足用之兵。而不能不假于是乎。

奏為議處京操班軍以重根本以振威嚴事竊惟國之所

列聖相承。守而不變。今之所謂十二團營者。大抵禁軍居其二。而班軍居其一。則所以壯我國家之威嚴者。未必無少藉此矣。夫何承平日久。而漸有怠弛之弊。其自本衛而來也。率多老弱。不任兵事之人。是有兵之數。而寔非兵也。領兵官吏。則又利其所有。而不必其額之無虧。當操也。反為顧覓。而代之操。故其隸于京營者。合則為兵。散則為負販者而已。是有兵之名。而實無兵也。幸有丁壯可訓練者。則又以充工役之用。大抵工之所用者一。而充其役者。率數十人是。又有兵之人。而實不為兵也。則是昔之所以強。內威外以。

奏為議處京操班軍以重根本以振威嚴事竊惟國之所

則又以充工役之用。大抵工之所用者一。而充其役者。率數十人是。又有兵之人。而實不為兵也。則是昔之所以強。內威外以。

仲深子
能二公
皆有法
之言

詞婉而
意切

老成
長慮

學所三
以資令
後會

此不飲
之應

壯 皇圖者今皆無所用之而已故先臣丘濬則謂新班既
而舊班未回城池雖設而士伍空乏王廷相則謂軍無定用而
又有替役之難有隱漏之弊而以為停之便是二臣者豈不知
祖宗立法之意而遽欲止之以便軍士執誠見
國家有養兵之費而無裨于實用也故臣愚以為練兵之道貴
其有用與其無用寧停止之欲其有用則核實之法不可不講
矣方今海內久安四夷賓服誠可以無事于此一旦有急則班軍
之調于附近者是亦內外相應之長策也故易曰君子以除戎
器戒不虞而傳曰選士厲兵間練陳後款于無事之時而為不
虞之戒則安得不選且厲之而僅使之有兵之名已乎故臣愚
之計先令該班地方鳩其軍而覈之必丁壯者乃得從軍而老
弱者必黜則士皆驍銳可以倘操練之用至其入衛也亦當提
督之臣必以法訓習之數操之後稽其能而上下之俾不得顧
情庸懦以幸塞責如是有不感勵而奮者哉至于工役之事勢
不得不取之于軍則考其事之煩簡而用其人之多寡也考其
事而用之則在營者常多在工者常少而操之得以不廢不然
祖宗調操之制豈徒為工役而設者哉夫然故士選兵強其半
之在操者足以為捍衛
皇都之具其半自操歸者足以為保障本土之用不足以壯
威靈于四海軍皇祚于萬世哉右謂其往來道路有轉番之苦
而解軍家之慶入衛京師有內地之固而遠外地之虞則在統
軍之官撫循有恩而守土之吏善用其半而已臣愚不知大計
謹議其所以處之者如此惟
聖明裁擇焉

議處京操班軍疏 萬曆丁酉 錫川何洛書 廣吉士

臣惟
中都河南山東諸處京操班軍 國家所以衛京師固根本至
重務也但沿襲浸久玩愒滋生有不可不亟為振飭者請以玩
愒之弊言之各處春秋二班原有定額近年每遇上班下班亦
多報完其實不滿其八九而已大率由于領班官之包折而
逃亡不充者亦間有之夫十既不滿其八九而常多報完者何
也蓋領班官之虛冒也如每歲當起行時各該巡撫及都司官
嘗點驗之矣則募人以充其數比至京也兵部及團營嘗點驗
之矣又募人以充其數時乎入營隨操巡視科道官嘗抽隊點
驗之矣復募人以充其數或檢之工作其募人以充數者如故
也諸非點驗非工作而問其實額何有焉夫若此者得道于罰
不啻幸矣迺往往因而得獎且有濫薦剝者是使奸偽得計而
核實之政不行也彼將何所懲乎況班軍之說本以居重馭輕
無事則隨營操練有事則禦侮折衝今特以應文具而已豈
祖宗立法意哉臣謂欲革此弊有二申法簡師而已何謂申法
請下巡撫兵備衛所官員通相責成務使踐更者必滿其額包
折者莫容其奸而又稽以年貌防以互察嚴以虛冒之舉其行
糧預支等銀至部即委廉正官換官給散如冬衣布花例毋許
都司及領班官得侵漁而扣減之此法之當申者也何謂簡師
夫領班之役衛官中有身家知自愛者多不願行而或以付諸
無藉之輩欲責以無虛冒胡可得已自今宜慎選其人且令衛
官必經領班効勩始畀以司篆命書之任若都司之統領者尤
須精擇以充之苟衛官一有包折都司一有培植即加按治而

軍士操練而後也。然臣猶有說焉。夫軍士至寒苦也。赴班至勞役也。乃徐察其情。率不病于操練。而惟病于工作。蓋工作之事。非

易置之。不徐徐焉。庶乎人情知勞。而積習可整。此帥之當簡者

也。然臣猶有說焉。夫軍士至寒苦也。赴班至勞役也。乃徐察其情。率不病于操練。而惟病于工作。蓋工作之事。非

宮府則山陵。往往中官參之。彼不利干役之瘁。而恒利于工之折。貧民糊口不給。而復加以誅求。方稱賦未已。而子錢旋責其負焉。即欲不逃亡。何待也。領班官虛冒成習。吳都司官即欲不

因循苟且。何待也。方今聖主在上。紀綱肅清。所未盡瘳者。獨有此耳。更望

宸斷。有不得已工作。務勅巡視官。嚴行稽察。有敢若此者。毋論中外。必罪勿貸。則官軍不致重累。而督責之法。于是乎可施矣。

伏乞

聖裁

聖明備錄卷之一 聖類

五一

披瀝恩悃恭進

高皇帝盛德頌以裨 聖修通 萬曆庚辰歲次陸可教 右諭德

臣伏見

陛下遠覽千古。勤稱二帝三王之治。雖英主如唐太宗。猶以為不足。法可謂有大有為之志。每請傳宣批答。及累次輔臣召對。之語。皆動引古說。灼見時宜。雖邊情虜計。隔絕萬里之外。控制

撫馭。動令機宜。可謂有大有為之才。私自竊嘆。謂有君如此。斯世斯民。亦何厚幸。乃今者。朝譚轉稱。論奏多廢。市井無知。藉

陛下有聖人之實。而不獲聖人之名。臣竊痛之。近奉

手勅。輔臣前若卿所進

聖祖御筆。

聖明備錄卷之一 聖類

五一

朕躬親其磨礱弘謨。真乃天授。非純聖至仁而何。因思

祖宗訓錄。乃今朝之史鑑。豈可不得而知之。命卿等將在閣累朝訓錄副本。謄寫裝成書帖。以便朝夕觀覽。庶可以知我

祖宗治國治家之法。修身勤政之要。是知

陛下心神所注。常在

聖祖。臣謹恭撰

高皇帝盛德頌十有二章。十有二句。各為小序。首述

聖祖明訓。然後迺致思焉。皆關係

陛下身心。庶幾便于循省。願借教刻燕閒。省覽一過。區區之心

無他。惟不勝一念犬馬愛主之忱。仰冀

陛下。厘思

祖德。勗相慕效。以長享

聖人之名。永保萬年。無疆之壽。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謹身頌

第一
高皇帝嘗諭李善長曰。人之一心。最難檢點。我嘗檢點。此心與

身。如雨敵然。時。自相爭戰。凡諸事為。必求至當。以此就令得

行。肇成大業。臣思
聖祖斯言。非特肇建大業之本。抑亦保泰壽命之要。故四十年

開。撥風沐雨。經營創業。宵旰不遑。而精神強固。聽斷彌勤。卒登

上壽者。此也。夫人情欲之所注。皆可傷生。而酒色為甚。二物轉

相助。濟昔人比之兩斧。伐孤樹。非虛言也。臣願

陛下深思
聖祖身心兩敵之言。日加檢省。日加節制。縱有微恙。不治自平。

矣。頌曰。人心出入。乘厥氣機。

皇祖有訓。嘿契危微。防患如城。制身若敵。嗟。欲弗侵。內外純一。

不惟致治。亦養壽元。

皇克敬德。身範具存。嚴祀頌第二

高皇帝以存心錄成。謂諸儒臣曰。朕觀歷代賢君。事神之道。罔

不祇肅。故百靈效祉。休徵數應。

朕為此惧。每臨祭必誠必敬。惟恐未至。故命卿等編此書。欲示

鑒戒。俾子孫守為永法。今者南北二郊及

太廟。歲時獻享。每令臣下攝行。豈以

聖躬有恙。起拜艱難。不能成禮。則請

齋別殿。或勉行一缺。令臣下終事。則四遠聞之。謂

陛下致敬。祀事雖疾。不廢。是以彰

聖人之孝。頌曰。裡祀之礼。明德惟馨。必誠必敬。乃格神明。惕若

皇哀。先嚴對越。上帝式臨。時舉若答。事先曰孝。中。天惟仁。我

皇燕哉。

高皇帝嘗謂侍臣曰。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怠而衰者。

天命人心。去留向背。皆決于此。甚可畏也。

陛下臨御以來。三日之朝。寒暑不輟。後乃漸多放。免。比來動輒

數旬。或曠然累月。至于諸司章奏。多所淹閣。豈以

聖體未平之故耶。寔由奢于他。娛不書省。覽又非。所以傳遐邇。

為他日史冊之累也。頌曰。安危之判。惟迭與勤。

聖祖繼虞。重戒諄諄。如天斯運。純一不已。吁。食思艱。宵衣致理。

皇念

祖德。允迪靡愆。光我大業。億萬斯年。家法頌第五

高皇帝謂學士朱升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正家之

道。始于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不可使與外事。至于嬪嬙之

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尤恐犯分。上下失序。近者

集 92-587

此論
中宮恩
禮下中
宮恩禮
日漸衰
薄臣誠
不信然
不可不
思其故
也頌

曰妃匹之際人倫伊始王化根源實肇于此翼々聖祖家政孔嚴去讒遠色寵昵無偏璧寵之袖甚于鴆毒何以示後女戒有錄身教頌第六

高皇帝諭
皇太子曰吾身起田里凡治軍旅理民事無不盡心恒慮處事未當爾生長宮掖未涉世故宜親賢樂善以廣聰明又諭

太子諸王曰吾平日持身謹行皆汝等耳目所親見言無偏聽政無阿私必勤必謹惟恐不及汝等知之否臣謹按

聖祖以身為的萬人年
聖子

神孫所宜則效者也今
皇太子年且十齡皇太子亦六齡矣

陛下念及此一舉動一修省一喜怒可不斤々自飭為家庭現法之地哉頌曰帝王盛德以訓于子杜稷之本繫彼承華惟我

高皇帝動而可則謨烈相承敬守無改皇慈嚴教細行必矜絕萬禩允為法程御臣頌第七

高皇帝諭侍臣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則耳目聲替天下之事俱不可為矣又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苦

毒藥非急去之必為身患
陛下聰明炳如日月萬々無奸臣得乘間而入設為必不然之辭以投其不可窺之隙惟

陛下留神頌曰疇謂大聖而畏孔壬孰忠孰佞必洞厥情好惡

此論
無頌四
邪屏息
濟人眾
賢後先
承其我

皇秉鑑如日斯明願謹用舍以杜奸萌納諫頌第一
高皇帝嘗謂侍臣曰比來臺臣久無諫諍豈

朝廷機務皆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默々手爾等以言為職所責者忠言日聞有益天下國家耳往歲元旦

陛下面召輔臣手出維于仁跪數其狂而直赦之廷臣喧然稱頌

聖德而予以仁為慈頌先後建言諸臣皆有以罪之臣頌
陛下曠然弃過將前後諸臣樂從前洗刷不為

聖明虛受之玷矣頌曰從諫則聖厥訓自古屈聖從愚惟我聖祖豈惟從之行復庸之執德執忠誘而容之爰集眾思以建

大業佑我後人咸正罔缺崇儉頌第九
高皇帝謂侍臣曰自古王者之興未有不由于勤儉者後世帝

主驕侈淫然無所不至不旋踵而敗亡隨之矣
陛下崇儉之德誠無間然獨纖造煊造日運月輸未有止極有

玷聖主勤儉之名
陛下偶未之思耳頌曰小費弗禁車馬之原抑々

皇祖炯戒具存雕刻勿庸淫巧必斥匪費是新民膏是恤有明訓藏富于民我后率思是則是存恤刑頌第十

高皇帝嘗諭刑部官曰民之為惡譬如垢衣澣濯可潔且求生千重典是索魚于釜也欲其得活難矣故凡從輕典雖不求其生自無死之道
陛下屢降滌寃之旨特嚴酷吏之罰一念仁心上通于天矣而

此段

此段

此段

天好生。法所必麗。惟恤惟矜。不忍之心。是保四海。皇祿萬年。于是焉在。一人愁嘆。上干于天。喜怒不渝。帝德罔愆。微矣。頌第十二

高皇帝諭輔臣曰。天道福善。惟德。不言而見。君有德。則降祥以應之。不德。則降殃以儆之。可不畏懼。往者災異奏聞。

聖念者。星變日蝕。比歲再見。可不懼然。務修省之實事。頌曰。天何言哉。災祥示儆。仁愛人君。俾悔而省。

皇祖精誠。上與天通。屏祥儆異。聖心冲人。箕範廣徵。在修五事。翼我。

高皇帝諭侍臣曰。古之賢君。嘗憂治世。古之賢臣。亦嘗憂治世。大哉王言。萬世治安之炯訓也。

陛下當太平全盛之時。據至尊甚逸之勢。雖可坐享治安。而爾不天。心人事種。可駭。積薪厝火。正可憂可慮之際。而非安意。

陛下留心省察。頃曰。安危轉較。天運之常。未兆而苗。乃克永昌。柳。

高皇朝乾夕惕。治定功成。殷憂無斁。創非易保。治惟艱我。皇念哉。罔忽其安。

治安要務

臣聞昔人有言曰。君門遠于萬里。堂上遠于千里。蓋言早勢絕。上下情隔。而萬方之情狀。不得以上聞也。今

陛下居深宮之中。處法堂之上。左右之告。陛下者。必曰。四方無虞。五矣。不試天下已治矣。已安矣。雖

陛下必以為然。臣竊以為未也。夫國家之所恃以治。且安者。莫大乎民。與兵。民欲其足。兵欲其強。

二者。聖世之所急也。今以天下之民。言之。飢寒切身者。十人而九。流寓轉徙者。十地而五。一遇水旱之災。即信然無以支之。以

致剽掠。公行骨肉相賊。如近日全陝之事。可為隱痛者也。今以天下之兵言之。敵未來則無藩籬之固。敵既來則無摧陷之勇。

遇烽火之警。輒懼然無以御之。以致墩堡蹂躪。為丘墟。人民窮為。正思慮預防。更化善治時也。臣章句腐儒。不通治術。竊效蕞

之見。以獻惟陛下垂覽焉。臣惟當今足民之要有三。曰修農。政禁侈風。緩征賦。強兵之要有三。曰簡將。帥振士。卒明賞罰。臣敢終竟其說。為

陛下陳之。古之天下。無不毛之土。無不耕之人。是以儲蓄備而凶荒足濟也。今淮泗齊魯之間。多曠土。而燕趙多游民。舉天

下之大。悉仰食于東南一隅之地。一人耕之不啻十人食而食之矣。所以彼此俱乏。而時有不給之憂也。今縱不能驅游惰而盡歸之南畝也。謂宜修古。選師田畯之官。以勞來之。倣古夫里

此段論
策多風

之可以驅率之而又視水泉通溝洫以廣灌溉得見地無遺利
人無遺力而數年之間自有比櫛崇墉之富矣此臣所謂農政
宜修者也古者常民衣服溫煖而不靡器用樸而致用養生遠
而不奢送死哀而不華是以其財易足而其財易阜也今有嫁
女而盈車者有葬死而殯家者有一獻而動費數金者富者欲
過貧者欲及富者空藏貧者稱其美此天下之大錢也謂宜定
之章程布之法令非已嘗仕者不許服華美非大燕享不許衆
樂非有故不許留飲于城市宮室器用與馬之物婚娶喪葬之
儀一棄裁于國典不許有所踰越有司時察其苛吏若而法之
必無赦庶乎費用有節而財不至于殫矣此臣所謂優風室車
者也古今稱富庶者莫若漢文景之世千時三十而稅一猶然
賜民田租之半

此段論
漢文景

有開鑿

高皇帝當經營草創之初費用四出廼賜租之詔無歲而不下
馬誠以王者子惠元々不忍視其剝膚及斥以充府庾也今者
非有大恩澤則不澤蠲非有大水旱則不澤蠲且其所蠲僅
十之二三耳而又有積逋之徵有加派之令民之蒙其澤者能
有幾哉謂宜弛山澤之利緩催科之期減內供之費脫有飢饉
之災即蠲租稅而有所不斬則民力盡而財益裕矣此臣所謂
征賦宜緩者也夫農政修則服籍之民必多移風禁則漏卮之
害征賦緩則竭澤之患息故曰足民之要也今之所謂得者非
必人見才而用之也不取諸世胄之族機則由武科之拔選耳
膏粱紈袴每聞千鎰千金馬記誦未盡平蹶蹶而又有債師者
竊泰焉其智不足強矣而威敵而足以僥倖而自還其勇不
足以禦侮而折衝而足以恣睢而為暴

此段論
國家要

此段論
士卒

此段論
明賞罰

有開鑿

國家要賴于若人也宜下各邊築鎗重臣博采四方卓犖現
偉之士甄名
上聞寔之轅門寄之亭障本兵視所成績而重界焉庶幾可守
一二虎臣而用之乎此臣所謂將帥宜開者也今之士卒不必
盡精武庫之朽甲雕戈界鳥使之食半菽而禦虜之馬驅若
風搏若電我之馬若仆若偃若蝸若蝸之長技十不淨一
矣臣聞邊境士馬大半入于私家之占後使之如奴虜而糗糧
芻草又多不以時給時給之而不盡給也士卒安得強而馬安
得壯今誠訪貪帥之侵漁乾沒者法之而後時加芻芻作其氣
而鼓之敵未有不屈者矣此臣所謂士卒宜振者也夫退縮還
過者有誅而摧鋒破敵者有賞軍律也今也將銳而以師損者
誅懦而以師免損而無賄者誅損而有賄者免此罰之不足
懲也功微而師者賞功大而無賄者不賞掩敗以為功者反
賞此賞之不足以勸也是宜
勅令所司功罪必以實聞賞不踰時罰不倍罪庶幾無欺而
人知所奮矣此臣所謂賞罰宜必也夫將帥將帥則干城腹心
之重士卒振旅則皮冠超距之勇有賞罰必則有進死而無退
生故曰三者強矣之要也臣目擊時變心懷隱憂竊有藥十中
非一日矣伏見
陛下勵精圖治嘉與天下共臻蕩平之道故臣敢布其愚惟
陛下財擇

治安要務疏 萬曆癸未閏秋

允陽劉應秋

臣聞明目達聰者聖王之虛懷也。受盛危明者蓋臣之至計也。故自昔帝王不以熙時而廢鉛鐸之器。不以逆耳而兵甲馬之諫。其所見誠遠且大矣。而後世懷貞抱義之臣。往往以不淨關其忠為歎。則夫當言路廣闊之朝。而賤夫下士。亦可致其斥候之獻。豈非千古一大快哉。恭惟

陛下勵精圖治。虎心納言。比年以來。大奮乾綱。稟積成之弊。一洗而空之。奸邪伏罪。不恤近視。國靈可謂除矣。往且言諸臣。謫戍遐域。無復望天日。今悉賜推用。正氣可謂振矣。三輔重地。及諸東南要害之郡。災沴頻仍。

詔旨多從蠲貸。恩意可謂浹矣。

天潢之派。日衍。控告。勿午。通達科臣。四走。而許眾之。親睦可謂

敦矣。是皆致治保邦之術。而追軼隆古之漸也。臣竊有款之

愚。出于數者之外。而願禪

聖治之涓埃者。大畧有五。冒昧為

陛下陳之一曰。慎舉動之防。夫君身為安天下國家之本。宜履

中舍和。以安宗廟社稷之靈。而變習近侍。則各持其術。以朝夕

伺微于左右者也。今

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固疆。方

勅所司。選閹繡千人。充掖庭。復選閣豎二千餘人。世掃除之役。

此固宮禁所不可缺。豈能必其皆貞靜端慤乎。

陛下又豈能自必一無所寵倖乎。少不加察。恐有邪媚之事。搖

亂身心。以累

聖德。臣謂陛下宜御金華。白虎之時多。而居雕房麗苑之時

少延。褒衣博帶之士。衆而處。粉黛之婢。微談道德仁義之

事。熟而聞。歌管俳優之伎。遠是以保神明之舍。而端出入之

原也。二曰。裁匪頒之用。夫匪頒以示恩。如公卿大臣。以勢勦家

當眾。庶見都俞之盛。無論也。至若有一賞而輒費鉅萬者。或因

營造之工畢。或因行役之事竣。自署置而及力作之輩。無不沾

足一事鉅萬。則一歲舉數事。即數鉅萬矣。六加意一顧惜之手

臣謂即財莫先于省。省莫先于省。省事則出入自裕。不

必量。借于各部。不必量。借于太倉。入不必量。借于太僕寺。而

租之。詔屢下。可也。三曰。禁淫靡之俗。臣自公車來。所過郡邑

率奢縱。舉度而三吳及青徐都會之處尤甚。意以為

京師。輦轂之下。必不然也。入都而觀其風氣。則太多。父老有

識之者曰。當今衣服與馬。賓客燕樂。非但不可望成弘之淳朴

且較之嘉靖初年。相去什伯矣。而後進之士。見諸縉紳所為。爭

相。艷慕之。乃遂有初登仕藉。而家子母金錢以千計者。此心營

營尚能保他日之節。樂乎。故貪心。生於侈心。侈心。生於豔心。其

源。不可不塞也。四方之風。觀于京師。京師之風。起于士大夫。其

表。不可不正也。臣謂一切日用禮文。宜自秩宗。若為繁令。頒之

遠近。有不遵者。罰。又節附于鄉約之典。申諭而稽考。庶幾挽回

有漸。而不至濫觴矣。四曰。開士習之邪。昔先哲當窮而講究

雖工于文藝。亦所不齒。即較文藝之優劣。亦執經傳以上下之。而刻鏤迂怪之作。勿使並進。行此數年。守而弗替。士心或少轉。移云爾。五曰嚴兵戎之律。國之有兵。最重大事也。而當今之弊。有二。其一在士卒不畏將帥。其一在邊境率多冒功。悍卒之禍。如近日關中兩浙是也。冒功之情。如近日前邊是也。已賴陛下之神明。督服之考。斷之矣。然將來之事。机庸可料乎。臣謂士卒之洩。多起于食之不足。而將帥欲借聲援。不淨不勉。取干下以徵中外之驕。上下離心。脫巾告變。則威糧之議。當息而賄賂之禁。當嚴也。比虜寇邊。臺堡之成。皆逃匿。任其闖入虜剽。侯其操戈逐之。此臣家居時所聞者也。及今聞其詳。甚憂有堅拒者矣。其闖入而接戰。亦有斬獲者矣。但報所獲虜一而十。報所殘人民什伯而一。況又有如近時影射之甚者。則兩關之巡。空復而邊民之數。空詳也。不然。兵政何從輯耶。此五事也。上之關于身心性命。而下通之于節用教民。于士可以返朴還淳。而于兵可以安內攘外。是臣所謂勵精圖治之助。父安長治之方也。

陛下倘矜宥臣愚。俯賜裁擇。即頒諭內外。次第行之。微臣幸甚。天下幸甚。

請修改曆法疏 高曆公未開試 台山葉尚高 編

今之談曆者。或言歲久空修。或言法未弊不用修。議蓋紛如矣。臣謹按治曆之法。三代以前。其詳靡得而觀云。在漢則有太初曆。在唐則有大衍曆。在元則有授時曆。太初起于鍾律。大衍起于著策。授時起于晷影。此皆占天之指南。曆家之要領也。而說者謂授時之數。較往古為精。其法用二線推測。宿度餘分。最簡且密。故我國家所定大統曆。實因授時之舊。而修之。當其時以高皇帝之神聖。佐以誠意諸臣。君臣智慮。皆足以卓越千古。豈不能自出一見。創一術。令曆法之傳。永無弊哉。乃竟不能舍勝國之遺規。則其法之足傳也。亦章明較著矣。然在洪武中元統已言。自辛巳至今。漸差天度。至丘壽又言。自洪武至今。歷一甲子而過其半。年愈遠而差愈甚。以故言曆宜改者。祖之而楊濂則謂。歷之疎密。驗在交食。今日月之食。往往懸合。丘氏之說。非是以故言曆不宜改者。祖之。臣嘗因是求之。謂今之曆。而甚大訛乎。臣知其不然也。然謂今之曆。合之天度。無分毫杪忽之差。又非臣所敢任也。何也。曆家論天之度。曰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夫舉一度而四分之。至于杪則難分。兼以定歲之法。加一日于四期。定日之法。視四百四十一晝前後。以為朧朧。此皆未易辨者也。其不能無差者一也。又天于一時之間。行三十餘度。總謂一官然時有八刻。有初正始末。豈可以三十一度。問陰陽皆同經度。而他官則頓然差殊乎。其不能無差者二也。日月薄蝕。雖所行交道。有常數可測。然日食本于為月所掩。日體巨月體細。日體上月體下。日于人遠。月于人近。况行度有四

精理

精理

辦正

而必

時之異，有現有遠，近之分。如先臣鄭善天，上言正德九年日食，曆官所報八分六十七秒，而閏廣之地，遂至食既，則尚安之憑乎？其不能無差者三也。臣觀丘濬有言：天地之數，其妙有不可測者，常在干微渺之際，而其象與氣推移盈縮，亦有時而不齊。夫以推移不齊之運，而吾欲執一定之法，令千百世如一日，臣有以知其難矣。其不能無差者四也。蓋臣稽曆法之變，漢之改三唐之改七，宋之改十八，惟我朝曆二百餘年，而未改至長遠矣。臣竊思之，曆法之疎密，微乎其傳之久，近以二百餘年而未甚訛也。法善故也，執其法之善，而謂無待于補漏，修造則充去黃帝未幾也，何以有羲和之命，舜去充又未幾也，何以在堯、禹、而齊政也？臣有以知其必不然也。在孔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皆以時稽察天文，而周制馮相氏掌歲日月星辰之位，春夏致日，秋冬致月，以辨四時之序，彼同歲歲而月驗之若是勤也，奈何以二百餘年而無所修明乎？此臣之所謂外也。且楊廉言日月之食，分秋不差，而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起伏分數，臺官推演多有不合，則瀛言安足信乎？歐陽修有云：天下之事，甚易差者，莫過於曆。之所以易差者，非美不精，法不容也。臣有必至勢有固然，臣意即使大撓程律，容成測度，隸首布算，羲和審數，亦不能亘萬古而無弊，而況于區區許平仲郭守敬諸人乎？夫琴瑟不調，猶賴更張，奈何以帝王御世，欲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而不可及時修明，以盡承天理人之道哉？臣聞聖東靈圖則八風順軌，帝璽室業則百度惟貞，以陛下神聖五辰躬撫九序，載歌而曆官有疎漏之章，推驗有分毫之爽，臣猶病之願。

談天

陛下擴堯舜之明廣聖祖之意，傳招漢穴之士，有能洞究天人講明象緯者，令與臺官參互考驗，因許郭之業而潤色之，假以歲時使展其技，其于聖治亦有光矣。

請改修曆法疏 萬曆癸未周試 梅源鄧宗齡 編

臣聞之天不言而時行物生者陰陽二氣宣其會也氣之行有遲疾逢順伏見不齊自非王者推見至隱而治之為曆俾數天率土之民曉然知陽一虛為春夏而物以生長陰一吸為秋冬而物以收藏因之節宣伸縮平其間則代天理物之道亦未為得焉然自有千支以來長千曆者禁如失其初靡不各稱善久則稍差謬者何以故理數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作者亦未嘗反而求諸理也然則亟改修之使天道明人事順不亦存乎其人也哉此臣今日之有望于

陛下也臣謹按日之運也在天成度在曆成日積三百六十五日之中隨斗所指而分二十四氣每氣該十五日二時五刻十五日氣之正也二時五刻氣之盈也積二十四氣算之是于三百六十之外盈五日三時矣月之行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有奇故二十七曰半弱而與天會又二日有奇積二十九日半而始逐及于是之謂朔三十日朔之正也所不及者朔之虛也積十二會算之是于三百六十日之內少五日餘矣此間之所由置也我朝所頒大統曆一因元郭守敬授時曆之舊洪武中博士元統即取其法以洪武七年甲子為曆元方郭守敬之造曆也一以考測為主取二至遠近日零酌其中而用焉今以其法推之但以九年之曆為準九年之前二月望即今年之正月朔而歲首可定也大餘五九小餘四八皆以朔日于支求之而月之大小可定也天三地四逢時則陽八相生而二十四氣可正也以一年言之今年立春後五日三時即來歲之立春也今年冬至距朔所餘之日即來歲之閏應也以測驗之所則東

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輪珠厓北盡鐵勒以上考往古則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每十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其法可謂精矣第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此理也夫所以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則日常內轉而縮大約七十年差一度自洪武甲子至今二百餘年合差三度餘矣年愈遠而數愈盈治曆者不當隨時修改以求合于天乎否則未冬而冬未春而春自今萬五千年後將差半周天矣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多與欽天監推算不合夫古今善治曆者三家一曰漢太初曆以鍾律起二曰唐大衍曆以著策起三曰元授時曆以晷影測三者之中授時最善蓋日就體測之毫忽微秒有不可得而適者今欲正曆而不登臺測影臣竊以為空言臆見也宜及今冬至之前亟請曉本業

申國師 臣伏見陛下至德仁厚。象閔元二躬。有日昃之勤。而亡佚豫之樂。然而善祥未臻。邪虐未止。無乃聖德猶有所闕。與臣聞王者之道。在乎治情而節性。正則德崇。德崇則化自行。惟不能治性以修德。則政有貽而不達。巧偽之徒。莫不乘閒而望進。以行其私。徒日取先王之法。制而更張之。無益也。蓋人之性。不能無偏。而無以治之。則過書曰。沉潛剋。高明柔克。所謂克者。以義勝之。謂也。過則制之。不足則勉之。所以考度其中。而成其性也。是故勇猛剛戾。則和之以道順。忿慢僇。則鼓之以振。剋聰明。慧辨則濟之以韜。驕倭。柔靡散。則文之以斷。察此所以審好惡。理情性之大端也。如是乃能協於政。而宣于民。夫則中和之化可應。而太平之業可臻也。臣又聞萬化之本。始于閨門。閨門之禮。淳然後人道正。而百福降此。國家理亂安危之基。不可不慎也。昔者幽王惑褒姒。而愛宜臼。卒有居歟之危。獻公信驪姬。而賊申生。晉國三世不安。微之不慎。社稷隨之。故人君必嚴于妃后之分。而守乎嫡庶之位也。禮一娶九女。必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支子降于適子一等。所以明分塞爭也。廢而不由。則寵愛無厭。寵愛無厭。則邪嬖由是而生。國家之敗。所自來也。且夫賤不踰貴。少不凌長。順之大者也。並后匹嫡。逆之大者也。去順效逆。害之大者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人。最之村。可為寒心。伏惟陛下正綱紀之源。明人倫之統。跡三代之季。世察近事。付驗使尊卑有厚。大小有別。不以私恩害公義。以絕驕奢之端。則大本已定。而王化可行也。陛下幸察無忽。臣愚不勝慙。

申國師 臣聞有天下者。創與守異。而艱懼惟均。創之難在于與民更始。以其心術。揭諸日月。使民向往。而守之難在于定心養性。為民處和平之福。創之難在于持法太嚴。或使羣下跼蹐不敢前。而守之難在于憑崇高之勢。舍密少斷。或有蔽聰明于几席者。是不可不察也。昔高祖平定天下。民心固結。稱規摹宏遠矣。一語或不當。以躡足而更之。嘗卧閣中。樊噲排闥直入。誅秦事。繼之以泣。帝攝衣而起。此能抑其性。約束其佞倖者也。故項氏莫能激諸呂。莫能挫傳七。八世而治道彌盛。今陛下乘熙洽之期。服克艱之訓。天下喁。嚮風思觀聖明之作。為陛下下。必銳然師古。而慰此下民也。臣以為其要莫先于治性。治性之道。惟在矯其所偏。而約之以就于中。夫天之降衷。未嘗厚薄人也。乃清濁高下殊矣。師也過商。也不及仲尼。並規之狂者。進取狃者。有所不為。仲尼並稱之。惟中道貴也。學者有之。君亦宜然。書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沈潛高明。皆美德也。沈潛之過。則為靡。乃至事幾叢。臣民玩。而不知畏。高明之過。則為亢。乃至御其下。如束溼。法峻極。而難守。韋弦之義。可不鑒與。故刻核猛起。則居之以溫。慈愛和。則厲之以斷。明燭幽微。則教之以量。有悟而遷。則奮之以敏。才智軼人。則養之以晦。經營不逮。則作之以勤。密宣而動。應機而施。如是則心和而氣和。氣和而形和。形和而萬物之和。應之矣。臣又聞天下之本在。家天子之家。與眾庶異。然其正家之理。可例也。千金之子。視之然。恒以失其先人之業。是慎其有。放佚自肆。耽樂無厭。則豪氣得以熾。惑之及其旁落。而為之振刷。無及已。矧天子承億萬年神明之統。左右近習。同隙而蟻。

一事權
察奸萌
宜後正
家即正
之天下

藥之者又橫發而四出乎古人有言千人與縣不如一人持而疾走千人誠與縣必裂蓋權一則專則有統衆則分則招亂聖哲之主開誠任人而不問于禁閼然後盡臣盡忠國士效策故曰無以嬖御人疾往而無以嬖御士疾往士天子誠宜振勵乾綱以察奸萌斯事權歸一肅清于堂室而化訖于宇內矣傳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臣願陛下熟察之

五刑館錄集卷之一疏類

七一

評議
臣聞

擬臣衡論治性正家疏
臣聞明主照臨天下必審治亂安危之機因其勢而維之使不敗故守成遵制光昭先德者治安之上軌也紛更決裂壞亂舊章者危亡之厲階也臣願

評議
臣聞

陛下慎之陛下聖德天覆子愛元元嘉與海內其臻熙皞之隆然而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何也則論議者多而統紀未一也先皇帝銳意太平綜覈名實比年之間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業稱到隆矣遵而行之可以長治乃喜事者爭言不便輒議更之而不可行又輒議復以一言而更又以一言而復是非靡所定吏民無所信非所以承宣先王之德而永其緒也夫成王聖君周公察相其所規畫萬世莫及乃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又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亦惟述文武之道晝夜兢兢罔敢失墜非故釋樂成之業而務為此紛紛也是以上天歆享鬼神佑焉周祚所由以昌隆也願

評議
臣聞

陛下覽統業之事念先帝之功一以成王周公為法母為生事喜功者所搖惑然後國是壹而羣下之心定也夫人主深居輿處喜怒愛惡未嘗不與天下相關繫故審好惡理情性王道之大端也性之所稟不能無偏治性之道在審已之所偏而斟酌調劑之然後聖神德業而中和之化應書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此治性之說也藉令高明者而不以柔治之則為暴為猛其勢必至于亢厲而罕容沉潛者而不以剛治之則為懦為闇其勢必至于骯骯而寡執亢厲者憤乃事骯骯者隨厥功其病均也臣願

評議
臣聞

陛下穆清燕閒之時凝神湛思審其所有餘強其所不足無察

性論上

家論正下

劉劭

祭而明亦無噤。而教無猛而易折亦無縱而賈奸無侈詔而多事亦無湛靜而後時。詩曰。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而矣。言成王治性之效也。願。

陛下加聖心焉。臣又聞閭閻之地。妃匹之際。風化之始。禍福之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臣嘗讀詩國風。卷三。嘆始以關雎。繼以卷耳。形于寤寐。浹于江汝。兆于鍾鼓。琴瑟發于龜斯。麟趾以文王所以造周為基。命之主也。傳曰。內寵並嫡。大都耦國。禍莫大焉。故房帷之愛。世主溺之。而識微端。本者所必防也。禮之于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適子冠乎。昨禮之用。醴眾子不得與。列何其辨而有節也。臣願。

陛下鏡關雎之指。游好速之風。創並嫡之禍。遵禮教之嚴。不以寵故易尊卑。不以愛故紊嫡庶。則肅雍之化。行清和之理得也。

且宜曰。鑒周申生。懲晉豈不昭然。覆轍哉。願。陛下慎防其端。禁于未然。此。宗社無疆之福也。臣經術淺陋。自惟無以仰酬。恩遇。補直王化。而擊自怵心。私憂過計。如此。臣愚不勝慙。惟陛下幸察。

風靈奏萬曆丙戌閏歲

梅華舒弘志

臣伏見其日內風靈大作。日景青昏。天光慘翳。按春秋傳曰。天之氣陰陽均分。和而散。則為雨露霜霰。不和而散。則為戾氣。瞋靈若以象類而推。則凡為近習為諛邪為刑為戾皆陰之類也。以事應而求。則凡近習之殺主。諛邪之害正。刑法之不中。矣。政之不戢。皆不和之應也。今者。

聖明當朝。忠賢布列。內而關守固無。握爵御憲之權。然貂璫魚貫于掖庭。蠶蠅連于禁闥。而掃除奔走之人。為耳目腹心之用。憑城杜則法有所不行。殺場灶則奸有所不察。是所謂近習之殺主者。未盡無也。外而臣鄰固無。檢夫壬人之咎。然搖唇鼓舌者。逞胸臆之私。吹毛索癭。若成貝錦之謗。一堂之內。矛盾交馳。一事之間。水火互閉。無協恭和衷之意。有譎訛之風。則所謂諛邪之害。正者未盡無也。今之刑罰。非不議清也。然邇來。

法有加苛之例。獄無折中之心。肺石之訟。不申肉刑。之怨。徒積司理之官。雖心知其寃也。豈敢執法強爭。以觸雷霆之怒乎。我故臣以為刑罰之不中者。似有之也。今之矣。我非不議。然威令積弱。不能以運掉。三邊紀綱浸頹。不能以操制。羣士此非有叩關之警。闕于市易之下。即疑有脫巾之變。起于什伍之間者。及今不制。一旦防潰。難決乃駭而苗之。豈有及手故臣以為兵政之不武者。似有之也。凡此四者。是皆陰盛蔽陽之應。人事形于下。則天變見于上。證象孔昭。警戒甚至。臣願。

陛下崇陽明之德。導中和之原。均官府為一體。毋使賞罰之異。同辨滯滯為二。流毋為邪正之標。襍弘祝網之仁。使不令冤於獄。奸嚴除器之備。使不釀孽于遠陲。則陰沴可消。天和可立。而億萬年無疆之休。其肇之矣。宗社幸甚。天下生靈幸甚。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卷之二

疏集下

因早脩省陳言時政疏萬曆己丑閏五月 弱侯焦竑 脩發

臣聞漢臣王嘉曰。人主應天以實。不以文。夫人之相與。猶難以虛文相誑惑。上天明命。至為顯赫。今以浸淫。示其譴怒。乃所為消弭而挽回之者。僅取具文而止。欲以動天意。來嘉祥。不可得也。臣不揣固陋。為

陛下陳其產畧。試垂聽焉。夫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而人君一身

九
卷之二疏集

耳目弗達。精神難給。乃多其官職。以翼之。猶奴耕婢織。各致其力。以成家業耳。奴不耕。婢不織。見謂失職。至民不聊生。則未有執其咎者。如此。則小大巨工。取主上爵祿。各繫其欲。以去而民怨于下。天怒于上。獨委其責于君也。豈不悖哉。昔人論早有

三。縣陽肆民。不病飢。為天旱。德潤仁枯。悉為亢。為國旱。邦

燬其政。吏賊其行。人心焦勞。靡所逃死。為人旱。臣以為天旱者。人為可轉也。國旱者。君德可沃也。人旱者。政脩可解也。往歲東

南。旱萬里。陛下不難大賜以惠之。又特遣近臣董賑事。非不謂曠思矣。臣

特訊鄉人之來者。未聞閭閻小民受朝廷涓滴之賜也。詔條兩稅。既在蠲除之數。而有司敲朴無日不聞。夫以救死扶傷之餘。旦夕不保。而并征其數年之積。道

抑何忍也。以彼其人。豈不知

詔有當重民。瘼難堪。而頌出此者。則以上之教。最勸懲。不在此耳。狼貪狙擊。巧市。名。即殃民。無斥實心。強項。遠近時好。即愛民。無進故。貪。者。雄。飛。廉。直者。顧首矣。此豈惟不能惠民。是效

庶為貪。化仁為暴之術也。故臣以為守令官司之失職。未有甚于此時也。願其擇守令。在銓部。而激揚之在按臣。銓部按臣其平日非盡無憂民心也。至其銓授舉劾。往以供請。謂愛憎之用。此於設官之初。意不大刺謬乎。守令雖多。而銓部按臣。不過數十人而已。

陛下精擇冢宰總憲。而冢宰擇司屬。總憲擇屬御史。空無難者。乃民食困乏。老羸轉死。與命。日下解澤。不流至于旱災盜賊。然四起。曾不思一大創而改圖之。臣不知其解也。書曰。惻恒賜

若以多備差。則言不從。下不正。陽無以制。上勞而下擾。臣初激仕籍。觀條章分符而去。其講求者。非興除之定事。而交際問饒之文也。其欣豔者。非惠利之定功。而趨承規避之巧也。士習利

敝。徂為故常。近一二發憤糾摘者。乃不言貪者之罪。而議摘者之苛。親摘者如背。遂護貪人。如懷璧眾口。一詞半不可破。則公論之不明。至此極矣。傳曰。民之所好。之民之所惡。之此謂民之父母。而好惡在理財與用人。財積于上。而不流。吏蠹于下。而不去。皆足以醞釀民怨。上干天和。故臣願

陛下下加之意焉。語曰。君門遠于萬里。臣嘗以為妄。今知之。蓋百里雖遠。行一日無不至也。千里雖遠。行十日無不至也。乃人臣累百日而不得階咫尺奉清光。則君門萬里。殆非虛語。

議論
創切

陛下高拱法宮。喜怒意。鞭笞。鮮節。而股肱大臣。不與之朝夕。握手討論。時務。欲以風厲諸司。剪除。故習。此卻行而求及前人。也。成湯六事。自謙。宣王側身。修政。古之憂旱者。臣未暇遠引。即陛下。曩歲。步禱郊壇。精神一奮。而羣臣。球意永流。甘露立應。天人上下。捷于影響。豈于今獨不然乎。伏願陛下。垂意至寧。必以身始。勤政事。親股肱。平好惡。擇大吏。然後守令得人。民生塗遂。而天心有不格上理。有不臻。無是理也。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財擇。

皇明錄錄集
卷之二疏類

三

許開師
諫陽公

因旱修省。陳言時政。疏萬曆已石質陶望齡。今天下之勢。如漏舟汎江海。濡衣揭解。嘆呼狂。顧塞此潰。彼假令風濟波解。猶幸無事。萬分有不幸。衝颶怒濤。又震擊之。雖童昏之人。猶知其難也。今東南閩蜀之間。旱荒。幾歲矣。賑發而公帑盡。假貸而巨家盡。因仍累年。而惟宜一切之法。蓋蔓延。而千萬里。而轉移交輸之方。盡挾此。四盡。苟旦夕以待。今歲曰庶。其有年。而猶不免有衝颶怒濤。震擊之患。雖臣至愚。猶為。國家憂之。今所用。以弭災變者。臣知之矣。上曰。飭屬下曰。條奏。有。令具議論。彈上下交徵。盛美可載。而災變卒不可弭。徒滋文。言無為也。坊市兒童。共揭持土龍紙。幡。輪。趨赤日下。其於致。雨。萬不可得人。皆能知之。之言。無實。何異。於是行令者曰。中飭。未嚴也。嚴矣。而沮格。猶是進諫者曰。條奏未悉也。悉矣。而寢閣。

皇明錄錄集
卷之二疏類

四

品就刑
欲論必
有為而
言

猶是上不能以一令。行於下。而下亦不能以一言行於上。舌燥耳煩。生急取厭。臣竊謂上下一間耳。呼召之不得。其應額號之不能。聽焉。况茫茫上天。而欲持空言責之。感應不亦誕謬哉。臣聞古者君相之以天下任也。其言曰。百姓有過。在余一人。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自王以降。至于卿士庶人。各有所省。咸引愆於躬。勉率厥職。未聞有交相委過者。人君天之子也。謹告將自責不暇。如曰。豈專在我。百司庶僚。責且愈分。更誰為天子任之。臣又聞君者陽象也。臣者陰象也。各得其職。則交成其和。陽主仁。陰主義。仁述下。義急公。故好生宜在。天子奉法。宜在有司。無使通焉。逆則成。珍古之刑人也。不以春夏不上於大夫。不得已而論一人。必于市士三奏之。君為之不與樂。不御膳。其於罪辟如此之重也。故好生者不。適庖厨。况其

甚焉者乎。今世法網弛漏。有司或以仁為名。未有斷然為上守
法之志。而一二大獄。有出士師辟白。

聖上或枚燕樂之中。薄示刑罰。是群下及竊仁譽。而

朝廷反有嚴稱也。陰陽乖連。無大於是。且入主即天也。暄之
則日濡之。則雨為烈。日為甘。雨是在。

陛下其又奚讓焉。

陛下即欲厲諸司。何不一臨。

朝堂以獎率之。即憂刑獄寬濫。何不節喜怒。身為之。平人主誠
為天下任過。則大臣必為人主任勞。小臣必為大臣任奔走。各

自任而功。日就功。日就。而後議論。日省。誰敢有慢令不恭者。故
臣以為今日之務。在有實事。而其倡在

皇上。惟垂意裁決。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今有人乘漏舟。適海

遇風。肅不知懼者。必非人情。臣願

陛下取今日之勢。而試惟之也。天下幸甚。

因早脩省。陳言時政。疏記。第一。勿安劉曰。寧。編傳。
臣誦法春秋。至雋文之際。蓋三時不雨者。二百四十年。僅。兩
見亦大異也。乃今具有之。

陛下慨然下明詔。式示脩省。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不
敢廢職。一時。蒿目扼腕。而談利病者。章滿公車。固宜。靈貺畢臻。

而禱詞未應。風霾蔽空。是諸臣奉職不虔。而
陛下之自謀。亦有所未至也。臣謹採經傳。累言感應。而後以端

本之說。為獻。幸垂聽焉。臣聞天道遠。人道近。姑無論漢儒牽引
附會。若供範五行。其最為章明較著者。範之言曰。階恒。惕若。又

曰。蒙恒。風若。而疏經傳者曰。早之為言。悍也。氣鬱結而不揚。則
土干水而澤不下。流後世言。機祥者。雖有引曲証總之。原本于

經矣。夫階者。順之反。今。臣。雖稱順治。而忠。常起于相軋。在官
闈。則少疑。長在百執事。則賤。妨貴。有司。偏袒。計其上。而無所憚

此亦階之應也。蒙者。明之反。而上下相欺。毀最莫數。可謂明乎
功罪。隱而賢者。無以揚其能。名實淆而不肖者。得以護其短。此

六蒙之應也。鬱者。通之反。水鬱且。况于
朝廷。而今固比。也。廟堂有不接之臣。工。則情意不通。窮。則有

不下之章奏。則議論不通。郡國有不奉之詔書。則惠澤不通。行
陛有不清之冤獄。則幽帶不通。此六鬱之應也。夫天固不可以

揣摩事。固不可以迎合臣。臣。安能以管窺而奇中。碩。仰窺高書
之理。近察當時之故。姑以竊影響。補其漏。而仰替格天之業。乃

其所深慮者。正不專此。述者諸臣上封事
陛下降詔。多委咎外庭。臣竊以為。聖王罪已。其興也勃焉。至末

世罪人而治。不逮古人。遠甚。故成王一言而偃禾。後漢

漸以向
人主罪
已靡不
不激之
規諫之
休易不
有存也

忠言
細款

半古
舉古

一言而榮感不守。彼二君皆英主也。言未畢于閭域之中。而星
辰順軌。卉木萌動。由此觀之。妖不勝德。虛語哉。方今天鳴地
震。日麗簡冊。東南之警。首易子析骸者。幾年矣。此如疴病之極
幸而有年。其疾震假息。卒然而當三四千里之旱。驟而憂。憂
無已。則憂。憂又從而憂。轉餉此至。尊肝食之秋。藉令以商周
之令主當之。即前髮首。不為獨勞。微察戒膳。猶為故事。而切
切然。惟羣臣之分。過是討臣之無狀。臣誠有之。願其轉移之
原在。陛下董子曰。天心仁愛人君。善哉。乎。達人之謹言矣。臣
謂君之于天。則子也。其善怒呼。吸最易。通其修禳。幹旋最易。致
孝子之事親。即有不得。自號泣引咎。而外無可為者。
陛下子于天。而以疏節罪他人。非所以回天怒也。且往者伏在
田間。聞陛下露禱。有應不益。不乘至今。猶為美談。遂使雲漢
無歌。公田載咏。何前者獲報之神。而後緣戾之甚乎。則罪已罪
人之異可概見矣。六事自責。商由以興。三公策讓。漢由以廢。人
主不跡商之所以庸。則臣之所未解也。大都人主春秋日益富
則知識益開。知識開則忌諱盛。而督責益嚴。雖有切劘人主之
詞。無由以進。故臣讀陛下罪人之言。輒不勝過計書曰。匹夫
不獲時子之舉。
陛下試聽臣何。不發引咎之詔。下諸臣之章。脩露禱之禮。洗心
滌慮。舉所謂備者。蒙者。一新一之。與天下更始。以無干。與
子洪範之訓。即不必焚巫接格。而衆林之應。復見今時多黍之
豐。再康周雅。不然則脩省益。憊姑無論災異。即甘露雀餒而
為。為慈其何救于治。忽哉。臣無任慨切。

國師
批

因早脩省陳言時政疏
臣竊聞春秋三月不雨則書。無麥則書。今具之矣。

精錄
批

精錄
批

精錄
批

精錄
批

精錄
批

精錄
批

精錄
批

精錄
批

精錄
批

皇上與公卿大夫古聖王所三接不厭者也。而再歲以來。想望
穆之容于天市太微間。而不可得。虎視諸儒橫經而進者。若
虛設焉。則宜獨政虞龍而學殖虞落乎。元首股肱。幾不屬矣。猶
可諉者曰。聽覽不廢。臣請言其大者。元良之建。天下望
德音如望雨。而多寢不報也。何論其他。是堂陛之情不交也。百
官者。古所謂師。而共其寅恭者也。而人藏一心以圖其身。大
抵有二。仕而得志。則統乎緘口束躬。以保之仕。不得志。則辭
得志者是二者不相能。而皆泄。然情不啻其職。故功日寡。而
議日繁。不則苟積資以俟遷耳。能多者賈忌。望崇者府怨。誰則
師之是。察案之情不交也。監司古岳牧也。吏治賴激揚焉。按部
所至。其外神明也。其中則不啻非神明也。非無賢者也。勢使然
也。門一日兩開。析聲。置然。屬吏僕而入。屏氣肅容。以趨焉。烏乎
辨之。且有畢。使不睹面者矣。其人賢奸不知也。簿書財會辦。而
已矣。其職脩廢不知也。則不得不亟寄其耳目。而至于與臺握
奉刺之權。是監司守令之情不交也。守令者。民之父母。師保也。
今家視郡邑。而子視民者。不亦妙乎。善為逢者。即絃誦潤糝。萊
蕪四境。不害取矣。故多難民。佩金以倖。撫遷夫堂上百里。堂下

說切

竭忠
效死
之

見風
見風
見風

論堂
守令
守令
守令

千里門庭萬里羣獨九重哉是守令與民之情不交也將帥者國所賴以禦侮止暴者也古名將皆以絕甘分少得士死力故所向無堅敵今乃腹削其下以外款窮而內觀選士枵腹離心何恃以抗勁胡言逸事者每危之是將卒之情不交也情不交則精不相往來而澤不相煦濡無所摩盪而成潤也即曝至死窮爪髮亡益于致兩故臣願

陛下交之而已矣欲堂交則莫若亟

御朝講召見大臣寃今偏弊處國所以資補救之如天順弘治故事欲察察交則莫若明是非綜名實信賞而必罰令福不可以倖得禍不可以倖免百僚兢々奉法脩職而無越分之思欲監司守令交則莫若慎擇其人而久任之假以便宜令得巡行阡陌問民所不便延見屬吏周諏博問使無懷不盡因以知其

賢奸脩廢然後舉刺之欲守令與民交則毋以文法掣其肘得

失休其心而令壹意乎撫字其毀與最惟閭閻殷耗是視不問簿書欲將卒交則當清司馬法令銓與選母得以私干者而純墨帥甚于墨吏取予同辜惟能練士得士心者陟之否必黜此

其本在

陛下矣

陛下誠齋後志意豪奮精神以與公卿大夫日計天下事如

二祖締構時可以養身可以習事可以知人可以使此身與天下如一氣之貫如百脉之聯則監司守令將帥豈有不得其人者而又何不交之足患哉故曰其本在

陛下矣今天垂陰欲雨而風輒散之風之于卦巽也其在人君則命令也

否口
是言
是言
是言

聖諭恐有濫獄以干天和而輿情所共寃者頃屢獄而不得請是令不信也且堂陞不交則上下不得不泄然相蒙以文具而名寔亂邪正淆故人多越分之思是因蒙而得僭也洪範曰榮恒風若僭恒陽若定六因風致旱之故也夫志士耿、一念格天地石可飲羽日可隨戈何況聖主倘以祈禳付有司而曰天之見謫百僚當分任焉恐非端本澄源以六事自責之意惟陛下財幸

聖諭恐有濫獄以干天和而輿情所共寃者頃屢獄而不得請

評語
通篇
之意
精義
之詞
奇文
之義

因早情省陳言時政疏
臣聞之董生曰天心仁愛人君故出災異以儆戒之臣以為天
心實漠不易窺測如以今日災異之狀而巳則臣徒見天怒之
可懼未見所以易怒而為愛者也自頃天鳴星實地震物妖頻
仍見報然其莫惜于旱乾而急莫甚于無策何者巫鬼機祥無
形易疑一日不再食即慈父不能保厥子往年方數千里旱
陛下焦心勞思羣臣盡便空爭奏進至遣專使拮据之猶無奈
早何聞然幾幸乎今歲而旱狀又至夫風霾熾日復一日
公私靡所不困而物力之靡所不屈昔人所稱三空四尺者今
危兼之當復何恃而支此
陛下忠然憂德音念狴犴挺瘦係聽肺石究爭戾之原飭矜贖
之吏務振志脩省異回天災謂空雲不及族甘澍應時乃遂延

皇朝
集
卷之二

十一

旬日旱狀固亡恙也豈天人懸隔感應固不足憑欽抑天有
所厚怒必有所厚愛而
陛下之所以薄遠其怒者非天之所以厚望于
陛下也臣誠愚誠陋誠慙誠慙不敢遠損無稽之言載襲已白
之疏以瀆宸聰塞故事就
陛下所為督過羣臣之旨益導厥流而歸疏其源碩少留聽
焉天下至大也轉而屬者非一人也夫以耳目不自及故轉而
屬之乎人而其所轉屬者必逆相耳日而不能相及即奉職無
狀勢固宜有故功令期會或格之以重為害或因之以深為利
或不承權輿而曰東于例或知其不可而曰因于時柄事則手
權而與其衡奉法則蓄醜而益之膏即集嚴梯比之秋猶舞智
而穴其壙者有之矣而厥樂有二曰驚凌曰抵冒其驚凌也至

合義
而列
高品

臣
所
謂
子
孫
之
計

子監司畏長吏而將率畏是命曰借其抵冒也至于窺竇
以微名績而掩敗以張首功是命曰蒙即不如是則恒惕恒風
之變無因而狎至者何也借與蒙相尋故有司泛于位而莫
有必能其官之心此非獨有司過也上下不交而治幾息也其
子有言恒惕若蒙恒風若
陛下試以今日之災異碩而問所為五事者中洪範何等微邪
臣不敢謂借蒙之端自禁近始然其怒果節欽起居果時欽
名分果早定欽狂且果書茹納欽女謁果魚貫不賔欽貨財
果不殖欽黜陟修辱果平心任法而無臆欽章奏獻替果不
下書堂不煩咨度而玄覽獨照千慮靡失欽毫髮不盡恐天下
後世咸得接其疇而妄意一二也且夫
朝講名對未勞也法從共成至安也目稽古賢耳肅善道至明

皇朝
集
卷之二

十二

也從容延訪益習四方事曹漏不數刻而掌運天下至快也獨
何憚而久不為此必以溪居為宜則
陛下往往時閱雨不輟不盡徒步而郊禱者非邪臣以為是禱也
幾度越成湯而霖碩不渴者湯罪已而
陛下是人也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未聞恕已而移過也者
一有移過之心即至誠利缺匹夫或不諒奈何云格天哉孝子
之得罪于親也反覆楚艾庶幾見原即引滅獲為解乃更趨折
筆耳陛下父事天理亦宜然今步禱責躬業不可幾而移過
如故上下不輟日月滋盛即臣未見陰陽之獨自為泰也臣
非敢沽名招過為羣臣地也振其綱萬目張陽感天不旋日王
省惟歲而卿月尹日廉不從彙矣伏惟
陛下上畏天怒下軫民艱惟成湯罪已之誠省庶徵借蒙之咎

臣
所
謂
子
孫
之
計

然則心終正名分日
 帝之綱以幹旋陰陽如是而灾不伏祥不臻是精夜不相豔
 而桑林謾漫也且愚類觸忌無任悚越待罪之至

皇朝典義卷之二

一三

臣聞之天災地異不必為人國患而有大患二紀綱陵遲風俗
 節廢禍激於偏微蒙流於鉅衍淫泆決非災非異而患如燔
 焉此達化存變之士所為明不再計而力不餘挽者也今天下

災異不為少矣天鳴地震大旱川竭物藥逆常皆厲搖動所在
 而是然臣以為是發于有形同聲而共怪之達上天仁愛之符
 內外儆戒之資也乃若紀綱風俗陵遲節廢之漸非從天降非
 從地出蹟其原冥若無故而究其過淫泆乎不知底止也賤
 妨貴少凌長遠間親新朋舊古所謂逆也而今僥燕之奇衰淫
 比詭訐地族壬人之巧令淫民之榮惑古之大防極禁也而今
 方參表于世仰聞習見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夫流俗之人胥
 令而動者也不能為倡能為倡者皆喜新好奇辨繁而疆有力

奇句味
 連名言
 是金石

者也辯足文奸彊足脅旅而用濟其新奇之好新之積也日益
 為故故之積也日益為常而今所謂故常者日益非前之故常
 矣議論設僻是非糅亂陽託於公而陰利其私讓其讓名而操
 其嚙實使流俗之人耳目漸化恬然而弗怪在事者前却左右
 皆虞乎後議而展布不自知則紀綱安得正風俗安得厚上之
 恥施國是下之臺感人心長此不已流敵焉窮此臣所謂非
 災非異而患熾之乎災異者也霜露之外變也可標奪而儲特
 也若夫胸脇壅阻臂指不仁臟腑相與此非特榮衛之故而已
 歲燭之艸木之金石之而後可與議梁肉今之紀綱風俗母乃
 坐此邪邪
 陛下時前者者不曰飭飭臣明等咸甚景凌之罰並退讓之
 節紀綱可振也循紀綱而之也邪可正邪也淫可雅化也爭可

法注天
漢劉建
注海安
林百性
海峰雄

不專克
天而一
所之法
自是正

法之不
必由法
論之未
論之未
一由疑
思之為
卒極微

讓馴也。巧可模選也。詐可醇引也。其議甚寔。其論甚足。聽即臣
早意。願智度不能易此。然功令中飭不特再三

詔書。敦切有同家諭。而爭端好尚。未甚衰止。則紀綱卒不可正
而風俗卒不可厚。邪有曰。奉法者不得其人。臣不敢謂無是也。
然非所以潔治原也。天下之治。舒慘象乎陰陽。弛張配乎文武。
循環而濟之。則振專壹而徇之。則慕往。柄事者迫言功。利令踰
束。溫刻。敬太。至而不肖之心。生焉。窮則敗。敗窮則攬勢也。威福
呼吸。風旨橫厲。十有調志。人無完行。外通中詭。東辟西就。亦勢
也。小人何知。亂而不痛。傳相效尤。君子進護名而退。就利私不
耻。鬼域而名曰與。時龍蛇蓋紀。綱風俗。嘗乎從是。故矣。承爰
之敵。矯利用寬。誰曰不宣。然寬至而爭方始也。必且有以茨進
者。臣愚以為寬。及皆偏道也。不如揭法而明。明守之。使寬者不

為德于法之內。而版者不市威于法之外。用之上之安之。緩之
曰非我也。法固如是也。令之下之危之急之。曰非我也。法固如
是也。舉類綱。故俗唯時振刷之。故一縣之乎。法無智。愚勇怯無
新奇。故常一聽之乎。法。

陛下獨斷於上。群臣受事于下。行之以平。若不與天下爭勝。
儒之以持。久若旦夕。不必有其功。如是而紀綱不正。風俗不厚。
則是災異之來。終不可以人事消也。凡臣所言。皆無奇說。人人
能知之。然人知之。常若不能行。則無乃臣所謂議論諛僻。是非
標亂上播。國是下盡人心。使在事者。動虞後議。而不得自展
布哉。自頃者。論說交騰。真贗相抵。而
陛下之心。始疑。朝講希。御大臣不獲奉密勿。小臣不獲極
謀議。而天下稍疑。

法之先
又據一
設論

陛下之怠。疑與怠。參而法之。必也無日矣。夫法不自行。必有感
於法之先者。即以泰豆之法。造父之習。而精神不逾于六馬。不
可以遠御。伏唯
陛下深念紀綱風俗之敝。熾于災異。而倡於邪說。異見之徒。慨
然一議。論破疑。惑起怠。機酌寬。茂之宜。使大臣得為
陛下守法。天下幸甚。臣不勝惶恐激切之至。

法之先
又據一
設論

蘇軾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實無亂之形是為難治難治者衆人所共視爲不足憂而老成慮所爲而目而思焦心而面也今夫人之致病也有原而治病也有術有人于此其飲食起居素無恙也一旦凋瘵耗瘵盡反其常此其中必有以受病而不能告人者矣不察其治之術而苟安旦夕以幸無事必至立斃而後已夫

國家之治亂何以異此今天下遼東宣大慶慶淮徐慶源吳越荆蜀憂亂饑饉地震川竭人妖物怪在在而是延廣如病人宜汲汲亟爲之而識者以爲此皆無足深計何也天災時變何代蔑有夷虜之跳梁黃河之衝決饑饉之頻仍一驅吏牧守輩耳臣以爲受病之原在此不在彼者故嘗謂今天下之病莫大

乎紀綱之廢弛風俗之澆漓而世且恬然安之也昔人以紀綱譬人命脈風俗係國長短此非細故當今百寮奉法四海嚮風可謂上紀綱下風俗而臣以爲弛且瀆者竊見邇年以來巨工異意處士橫議體統凌遲是非倒置下侵上賤逼責羣仕而詆朝政之剛嚴僚而操公卿之權至如士卒辱府帥豪右凌有司轉相效尤非盛世所宜有食墨敗節階後輪制流言煽惑諛說珍行同已則譽猶爲基異已則變白爲黑或以皮揚傷善類或以傾危亂國是紀綱弛風靡俗澆使賈太傅見此痛哭流涕又當何如長此不治害將安窮尋且後及國運矣臣竊憂之然皆積漸而然非無因而至方今恬熙既久奸偽萌生朝廷之上姑息情風而少赫然獨斷之意閭閻之下挾奸任智而無懷柔承之心上姑息則法令壞下挾奸則好尚頗夫馭

擬正紀綱厚風俗

臣聞蘇軾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實無亂之形是為難治難治者衆人所共視爲不足憂而老成慮所爲而目而思焦心而面也今夫人之致病也有原而治病也有術有人于此其飲食起居素無恙也一旦凋瘵耗瘵盡反其常此其中必有以受病而不能告人者矣不察其治之術而苟安旦夕以幸無事必至立斃而後已夫

國家之治亂何以異此今天下遼東宣大慶慶淮徐慶源吳越荆蜀憂亂饑饉地震川竭人妖物怪在在而是延廣如病人宜汲汲亟爲之而識者以爲此皆無足深計何也天災時變何代蔑有夷虜之跳梁黃河之衝決饑饉之頻仍一驅吏牧守輩耳臣以爲受病之原在此不在彼者故嘗謂今天下之病莫大

乎紀綱之廢弛風俗之澆漓而世且恬然安之也昔人以紀綱譬人命脈風俗係國長短此非細故當今百寮奉法四海嚮風可謂上紀綱下風俗而臣以爲弛且瀆者竊見邇年以來巨工異意處士橫議體統凌遲是非倒置下侵上賤逼責羣仕而詆朝政之剛嚴僚而操公卿之權至如士卒辱府帥豪右凌有司轉相效尤非盛世所宜有食墨敗節階後輪制流言煽惑諛說珍行同已則譽猶爲基異已則變白爲黑或以皮揚傷善類或以傾危亂國是紀綱弛風靡俗澆使賈太傅見此痛哭流涕又當何如長此不治害將安窮尋且後及國運矣臣竊憂之然皆積漸而然非無因而至方今恬熙既久奸偽萌生朝廷之上姑息情風而少赫然獨斷之意閭閻之下挾奸任智而無懷柔承之心上姑息則法令壞下挾奸則好尚頗夫馭

擬正紀綱厚風俗

此紀綱之廢弛

此紀綱之廢弛

此紀綱之廢弛

此紀綱之廢弛

悍馬者利其鐵轡轡曲木者致其繩墨臣以爲欲正紀綱莫如嚴法守欲厚風俗莫如端好尚欲嚴法守端好尚莫如肅官常勵人心欲肅官常勵人心莫如正朝廷今法守之不嚴非一日矣臣下相訐彼此互爭是非固自朝廷也茲者大臣引過以遠嫌既溫旨留之小臣侵權而沽直又溫旨容之正人指邪人爲朋勅下該部邪人指正人爲朋勅下該部此曰崇體統彼曰開言路朝廷曾不出一言別忠邪明黜陟是倒置太阿而授人以柄也如此而望紀綱之正難矣今好尚之不端非一日矣壬朋比德邪枉任情趨舍固在朝廷也茲者欲官無貪墨而入市攫金者營遷欲下無僭侈而帝服后飾者不禁上本意明公道也而流言譏說者充塞于路衡上本意持國是也而投揭排陷驕人于白日朝令而夕

犯此禁而彼發朝廷曾不能降一詔嚴功罪定習尚是慮河之決而自潰其隄防也如此而望風俗之厚難矣夫朝廷元氣也紀綱血脉也風俗榮衛也有元氣以運血脉役替衛然後通流聯絡而無底滯偏勝之患故嚴法守則紀綱自正端好尚則風俗自厚昔人謂正朝廷以正百官正萬民蓋謂此也臣誠願朝廷奮勵精之旨黜委靡之新明賢奸之辨開正直之門祛蔽壅之見絕傾險之媒毋以姑息傷大體毋以隱忍啟僥倖示巨工以師之濟之風布天下以蕩平之政上行下效臂運指從則紀綱既弛而復正風俗既瀆而復厚雅熙悠久之治莫過乎此惟皇上採擇焉

皇上採擇焉

皇上採擇焉

正紀綱厚風俗疏五刑也 周望陶望齡 編
今天下綱紐頹解風俗靡壞逸象成俗為災癘民開垂白之
老共相嗟異謂百年以來未嘗見此因指以為大變臣愚莫知
譯言竊謂今日之患有何伯水旱者紀綱風俗是也炎赫赫
上亢下焦聲利焚灼愈熾愈熾金石之士解體流俗滲漉之惠
地膏金昂命之曰旱決過從防浸淫無紀象恭滔天陸沉波流
命之曰潦人事既善雖有天災無害也禹湯是已如因而不更
日以轉甚雖歲言大有何益於治臣不勝欬欬輒敢忘其罪為
陛下悉陳之臣聞天下之患莫大於上不交而下不安易之
否曰天地不交而上下不通也漢臣徐樂曰不安則易動易動
者土崩之勢夫不交為否而不安為土崩
陛下撫泰寧之運建泰山之業何樂而令出於此君與羣臣一
身也首反顧而足却心有慮而目昧今心不處形首不顧是矣
朝廷之與臣不交者一矣公卿總樞臺省巨議共濟謂何耳今
大臣所是非小臣所非相授相計以成曹偶下以非法爭法上以
煩言止言竊聞非為律負薪救火弊以彌甚或一議反覆而數月
未定一語糾紛而累牘不止
殿陛之上幾若訟庭大臣之與小臣不交者二矣漢詔刺史十
二條大半以治不法吏今撫按監司養交持祿但拘科目不問
臧否及所上考課撫按索之監司監司索之郡縣郡縣轉相告
索刑牘所載半其自署黑白倒置濫然不知大吏之與有司不

交者二矣比者饑饉頻起上廩
聖慮禱祈為發勤至厚守令號為親民僊仆滿目帝號盈耳
而漫不為意守令之與百姓不交者四矣夫兼以兵不安營伍而
虐將帥仕不安官職而希捷徑愚者不安愚而效巧貪者不安
貪而效富此臣所謂不安者四也上則
朝廷而追縣令皆不交下將與堪下則肥隸而追鄉士皆一安
上將與堪今已極壞後當如之何哉精神不運而問紀綱紀綱
不調而問風俗馬不進而策重衡不設而為馬皆大謬也奇譎
變幻日新月盛當事者治之既不可容之則愈恣恣慾焚監覆對
而太息
陛下又置之不圖天下何賴焉以臣之愚觀今日之勢
皇上聖武明睿治非難成也蓋朝講具文也召對故事也然
宣上意懾眾情天地以交臣庶以安以斷國是則議定以
甄材品則選公以彰軌物則行必高拱端嚴而五利附臣故曰
治易成也臣聞謀國者重則法重然古今重臣有二權臣重於
教主良臣重於得主使天下窺見君相之間不勝隔絕故物情
疑而執政輕橫議滋而主威奪
陛下誠親遇輔佐與之朝夕更引六曹臺諫陳策畢議二三大
臣相與揚摧其可否而致行之則臣
主相合以成其重而
國體日尊矣自古堂陛不交而能成紀綱風俗者臣未之聞也
陛下留意採擇敢冒死以陳臣無任激切頓越之至

謀國計疏

石簪陶望齡

陛下深計廣覽俯納部議然下詔令羣臣得人自竭國所以裕久遠拔乏絕者各為奏以上臣至愚謹昧死頓首言臣聞之管仲曰利出一孔者國無敵出二孔者四隣畏之出三孔者弱出四孔者危凡出利之途欲隘也今浮冗之費散不復收仍聚之蠹重不復反在宮庭若入而不復出在疆場者出而不復入上下俱竭而中肥公私兩盡而敵飽威者撲滿決者漏卮溝渚為輪扁墮職泄蓋不啻千百孔而已古之立國者必計其常賦而經用之于是有三年之積九年之通未聞入少而出碩反多者今無入之出歲以百萬即舊積若坻勢必立盡持以大侵故窮遂見耳如直為一切苟簡之術不過責諸密搜幾幸一時臣恐儉惡之餘應者將塞項日巨萬旬取難集雖幸而豐稔新

稅舊通示易併責即使能輸百萬之衆固不足憂也聖王賢公卿當御布澤不以此時大饑其舊而痛洗之徒原組織如小夫有朝不夕有今無儲恐非帝王計百世垂長永善事完其美臣請言其大者今天下事有當亟為而不為者有當亟已而不已者二者臣所謂大蠹也二者不大懲不痛洗雖計然駢足立無救于事所謂當亟為者遼事宗藩也方肅皇帝時財盡于戰士死于虜四方騷然而帝藏誠然財盡于戰則士富也士死于虜則習戰而多勇今財盡于歲繒而士死于指克分國半賦給之食不止奪士牛餉予之盜不息夫虜豺狼也飽則愈噬彼恭戰而求益當遠見能與之抗乎遂臣披腹而求益餉計臣能弔予乎前事不節而至于此矣後又將奈何方六國之事秦也彼而知割地之費而必出此者弗能戰也誠

為六國忠計無如戰今雖名臣富貴其實奉之形非割地已食吾地之膏髓堂之天朝下比六國建藩鎮者皆自謂子城曾無一人耻之臣竊惑焉夫忠憤痛癢之士非寒也其與兵不敢出口者兵不練而備無具懼首事之憂也然延綏榆林之間已日中虜戰形成矣臣以為宜慎選撫臣大帥責以訓練大要賞大寇則絕其貢虜或者悔禍而貪漢物未敢遽自決益以其間厲兵屯牧萬一循可得禦乎如臨此不改日益月長使夫當騎虎牧豕疲乏極之及也何日之有哉然而當事者勿敢談猶曰難為也至于宗祿之告詎其不可繼人明知矣往若陛下親近給事中徐行諸王問便宣事報命既竣而議俱寢何也下不過曰裁之易辭也縱之易橫也而又有更重制之生然

則借令今諸侯有強若漢七國者將速聽之已乎夫中尉以下疏屬也罷其未封者而漸及其未蒙者又不徒罷之而少為之業材者獲仕而壯者獲耕奚患于諱為齊民即有司以齊民制之奚患于橫變而通之以保我子孫矣答其悖然猶左右盼而不取勳臣誠不得其解夫諸行省藩牧者數歲而徙為諸邊督撫總兵者數歲而徙得徙而已不顧後害至若君相當為百世計慮何妄何待而直以旦夕為事易曰剥床以膚臣以為二者之勢棘矣縱欲苟旦夕近利而不宜泄之于此也夫陛下所欲講求者今歲之急務而臣誦陳說規遠事取效于歲之後誠知其計必無當然二者不治財終難生故願陛下少留意所謂當亟已者內外供費也夫人主子養天下

此一段
命內供
其天下易修晉易豈則用大牲損則享二簋自郊祭重事猶可
減損况奉養好用之間哉衛文公小國諸侯也其遷邢丘冠大
練衣大布躬自菲薄故轉徙之餘伯功復振其富也昧此三千
詩人稱之今以

陛下明聖當時之艱儉非難為也夫一餐之費當中人一家之
費大官所進六宮所需日以千金

陛下誠為民故自貶損第減半膳而日得五百金矣金花百萬
本以供武臣奉祿各邊緩急于是焉取正統以來始為御用今
取者已有浮溢而進者多出移借含急就緩又非計也

此一段
命外費
陛下即不能遽如祖制悉推而公之宜且捐數十萬寬眉睫
之困而又下詔令諸司無庸設計第使各覈所司者誰為冗
食當去何役非亟當緩有用一而廢什何者當除何者實止矣

通明會錄卷之二

而費尚存當罷令戶工光祿太僕虛實相通也緩急相權也庶
其稍濟乎凡臣所陳者非欲苟一歲已也今歲即粗給明年復

然後年又復然以三百餘萬之入而歲支四百餘萬之出必瓦
礫為金江海化粟乃無患耳不然臣不知國家何恃而恬嬉
若是故不重遊帥不議宗藩不節內供不革冗費不裁省百
萬雖有太公管仲不能為

收效
萬雖有太公管仲不能為

陛下畫半策臣豈儒也何足以與于持籌之數哉臣不勝憤激
惶悚之至謹昧死頓首以聞

聞

議國計疏

臣聞善為國者常欲使財勝事而不使事勝財財車馬也事其
所載之物也載物者必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
量然後可以涉泥塗而不潰馳峻坂而馬不蹶今四方之財莫
不盡取民力竭矣而齎用不足平居無事猶難自贍事變之生
復不可測是敝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也論者曰急治其標
緩治其本今財用幾于急矣臣竊妄論當議者有四當節者亦
有四輒畫一以獻冀稍為益補其他人所嘗言者不敢復贅一
曰議采鑛漢吳王濞因于全吳今江南二湖閩中是已其地不
謂不廣而吳之齊民未有賦也惟即豫章山鑛銅煮海水為鹽
而吳之金錢充滿天下國朝銀場基置星列在所而是顧時啟
時閉徒資姦民國未擅其利也頃易州編戶以請臣以為推此

類當悉開之但欲擇廉幹之吏部署得所此於民無絲粟之損
而于國有丘山之益上操利孔下杜盜源小民又得衣食其美
是一舉而得三善也比見郡縣督責鞭笞民不堪命而運輸京
師者不能毫毛乃山澤不贊之利或屑越而不顧以為非計故
不勝拳拳二曰議開稅國初有商榷無紅鈔宣德中設鈔關者
有七有都稅有宣課有司局有分司其稅有本色有折鈔本色
鈔歸內庫折色銀歸太倉其大凡也內廷養子之需取給別孔
此獨當歲時鈔賞而已鈔法久廢雖朝廷時以充賜無裨實事
又主者以歲入金錢易鈔以進此以有用博無用也

祖宗朝由廢改折色以助邊需事例具在今諸侍殫竭臣以為
宜從其例盡解折色歸之太倉便三曰議贖錢國朝諸司惟有
贖錢法古束矢鉤金之義以備荒賑後經用漸虧法取一切乃

以金銀
國家失
計此法

令撫巡檢括解部。願解者什三。留者什七。第充囊橐之入。若問
魏之資而已。今旱荒。半于海內。乃損贖賑饑者何家。也。蓋士
習大壞。知營身家。不知有民。廩知急。交游不知有吏。賤即稍知
自好者。以寵賂。公行勢難。獨立有相隨而靡耳。臣欲申明萬曆
八年之令。撫巡互相勾考。務見諸司聽斷。幾何入贖。幾何支消。
幾何餘。悉佐太倉之急。一不得以脂膏潤屋。一不得以帑藏市
恩。漏者聽人察舉。必法無貸。庶官和可清。而國亦少得其助。四

日議內供。因初金花銀歲額百萬。原供南都。武臣俸入。各邊緩
急間取足焉。後從南改入內帑。自給俸之外。金錢粟帛茶蠟之
類。半需御用。蓋通融舒縮。期于濟國。而止。非獨為內設也。比復
增買辦二十萬金。此因事而增。事辦則止。尤不可以為常者。今
公私兩貧。無復屑手。

皇上沛然盡捐之外。庶幾少濟。而猶然封殖如故。豈
皇上以內帑之財為我之財。而外廷之用非我之用乎。災漢少
府水衡金錢。宋朝藏奉宸諸庫。名雖積儲。寔備非常。軍國賞賚
則發之。災荒賑給則發之。三司用殫。則發之。明道中。有司以用
不足告。仁宗曰。國家禁錮無分內外。蓋以助經費也。

皇上聰明特達。豈後仁宗誠即其言思之。盡出私藏。不以自奉。
一復國初之舊制。買辦名目。斷自今始。不得復進。豈獨理財亦
可昭德語曰。涓涓不塞。將為江河。夫不窮財之所。歸第後財之
所出。如以水實漏卮何異。况水旱頻仍。上下交困。非痛自檢節。
即選桑孔之徒。授之握弄。無能為善矣。夫內有供需。外有祿廩。
遠有日肆而不肯抑之驕虜。近有日益而不可已之宗藩。固也。
顧遊賞宴賜。佞威近幸。無名之予。不經之費。獨不可減乎。工匠

廚庫旗校勇力。名存實亡。虛糜廩餼。獨不可覈乎。桑金陵蘇松
間有織造。今廢歲不供。而又益以澤潞之机杆。不可輟其役乎。
歲賞无胡如奉驕子。督撫諸臣猶請增給。日引月長。虧國計歟。
戒心不可示以節乎。臣觀純綺之子。尋常欵散。畧不厝意。及朋
儔。臧獲囊食。殆半一旦。覺悟猶能苟完。則世無不可理之家。故
也。衛文公窘急之秋。布衣帛冠。振勵洗滌。卒克有立方中之詩。
至今美之以
皇上全盛之天下。奮然有起敝維新之志。其不轉匱為盈。易弱
以強。無是理也。惟加意垂察。

臣等謹將
卷之二疏類
廿六

<p>此段論 民憂</p> <p>索不已老弱轉徙而強壯者相聚為盜是則民瘼之當恤者也</p>	<p>此段論 天命</p> <p>當畏者也民惟邦本固邦寧今天下民窮財盡水旱相仍家無擔石之儲門有催徵之吏典田拆屋賣男鬻女如是而猶需</p>	<p>此段論 正國本</p> <p>東宮儲貳之位以繫宇內之心是則國本之當正者也天雖高遠日鑒在下人君舉動以礼則福祉</p>	<p>此段論 御延</p> <p>臣切剴治道則所聞皆正言所接皆正人學有緝熙于光明聖</p>	<p>此段論 聖躬</p> <p>聖躬之當保者也礼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p>	<p>此段論 是則</p> <p>是則所以决可否之計是則視朝之當早者也自古成德之主未有</p>	<p>此段論 聖躬</p> <p>聖躬之當保者也礼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p>	<p>此段論 是則</p> <p>是則所以决可否之計是則視朝之當早者也自古成德之主未有</p>	<p>此段論 是則</p> <p>是則所以决可否之計是則視朝之當早者也自古成德之主未有</p>	<p>此段論 是則</p> <p>是則所以决可否之計是則視朝之當早者也自古成德之主未有</p>	<p>此段論 是則</p> <p>是則所以决可否之計是則視朝之當早者也自古成德之主未有</p>	<p>此段論 是則</p> <p>是則所以决可否之計是則視朝之當早者也自古成德之主未有</p>	<p>此段論 是則</p> <p>是則所以决可否之計是則視朝之當早者也自古成德之主未有</p>	<p>此段論 是則</p> <p>是則所以决可否之計是則視朝之當早者也自古成德之主未有</p>	<p>此段論 是則</p> <p>是則所以决可否之計是則視朝之當早者也自古成德之主未有</p>	<p>此段論 是則</p> <p>是則所以决可否之計是則視朝之當早者也自古成德之主未有</p>
---	--	--	---	---	---	---	---	---	---	---	---	---	---	---	---

<p>此段論 法祖訓</p> <p>治道不必遠引前古在于善法當世之成憲而已何者先人立</p>	<p>此段論 法祖訓</p> <p>業其更事也詳其防患也深其謀慮也遠其立法也密故子孫</p>	<p>此段論 法祖訓</p> <p>承之自可以世守而無弊是則祖訓之所當法者也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為貴先稱茅茨土階</p>	<p>此段論 法祖訓</p> <p>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絺之不服冕惟省財以養民故樸</p>	<p>此段論 法祖訓</p> <p>素以為天下先耳不然一有侈心則蕭然煩費倘餽餉稍缺訓</p>	<p>此段論 法祖訓</p> <p>度不充患伏肘腋豈直司國計者之憂哉是則節儉之當崇者也</p>	<p>此段論 法祖訓</p> <p>廟堂之上誠當留意此八策則正君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天下將咸三登五之治復見于</p>	<p>此段論 法祖訓</p> <p>今日又何憂然憂時事之傾危也</p>	<p>此段論 法祖訓</p> <p>今日又何憂然憂時事之傾危也</p>	<p>此段論 法祖訓</p> <p>今日又何憂然憂時事之傾危也</p>
--	--	--	--	--	---	--	---	---	---

正人心以定國是疏

昭素著 輝 錄

臣聞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衆惡之必衆播之而天下之公論不可以旦夕卒搖則必探人主之微而擬其鄰隙有可嘗即樹黨而益務疑之疑雖不必遽行且以根柢乎其中而徐激萌焉以收其惡實于是乎以是為非以非為是、非殺亂心目回惑令人主前却于岐旁而舉策無適之也邪謀昌而國事非矣嗟乎人心之不正搖、至此即正人君子不保其是又况乎容客悠、者臣每讀史書見如此世事嘗發憤歎息不意遭陛下之明而人心傾嶮國是掣抗乃有甚于臣疇昔之所憤歎者也然臣竊惟

陛下正人心定國是之權又有能正能定之資而不早為必正必定之計者何也

臣聞書集卷之二 疏類

二十九

陛下必嘗數下德音業謂洞燭其奸矣而臣敢謂

陛下不為必正必定之計者言然而意表必然是故指雖嚴而罪不赦也賞罰者人主之左右手也罰不赦罪雖賞不勸賞罰元章雖忠邪日辨而天下莫之敢必以謂上固且自疑也夫

宗社大計 陛下所自裁定又再三明亡它何嘗為隱以待宵人之探中即不中固妄意探也然罪之裁如是而已且其初固且留中也夫留中者兩存之見非獨斷之道也當斷不斷則僥倖之利重而不患重得罪將何憚而不為恐邪人微

陛下之隙從此不衰則宗社何賴焉以陛下之聰明英毅非難獨斷而樂兩存蓋天地之量有容元棄以為言而當固大善即不當隱之何害彼但見夫切直規刺與窺伺撓問之說同類而中留之則不謂不屑而謂其半存意者陽護其迹而陰有所

待或一旦而復驚乎此吾可開入而先自為地故傾排誣讒之習胥是焉滋白璧可惡鬼車可見而似是之說自為不可破以

事于一逞何也兩存則真非者先所迫而似是者有所穴此適乘所策耳又何怪焉臣觀象恭孔壬謀說震駭自唐虞而有惟堯舜不示之以隙故元愷得无疑其是而邪凶坐廢苟曰是且亡害姑兩存之則陛下處堯舜之世將不流共工放驩兜端拱而視其殄行耶天下無兩是則無兩非雨露之亡擇棘棘猶松栢耳天胡異用霜雪為也方今災異頻仍疆場交警公私困竭良可哀痛即白圭之五尺陳蕃之三室石碯之六逆僥倖有之而幸未即劾小人不石畫固也奈何自上搖動伏戎乃發貝錦繁興朝裏暮蹻不患无詞新進不勝其舞智而老成漸識此何等時也臣以為不當詩人所稱鬼域者何也鬼于幽域于

臣聞書集卷之二 疏類

三十

沙猶有藉焉今直以畫陸行之耳然根柢大都則

陛下所云 宗社大計而妄欲際之者罪為重其党與命誅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大指咸傳是而起一故舍其枝蔓而直窮其搖盾之機以為國是顛倒懸人心邪惡所關于理乱不細顧利口似信恐非深宮獨思所能辦悉

陛下誠有正人心定國是之意請日

御朝講金咨而獨斷早決大計務絕疑隙實是罪非各如其功舉而止一切破留中兩存之見以還于堯舜之命討毋使堂：國是萬一為群非所中則 宗社幸甚天下臣民幸甚

正人心以定國是疏

子正馮有經 編輯

臣聞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是與非不兩立匪明主畴能定之唐虞開門求善卒不使驩兜與禹咎並牘而陳成周箕匱乞言卒不使管蔡與旦奭同曹而議故喜起之風奏而翼之猷顯迨其季也訛言遽起邪議橫生詩訖之曰發言盈廷誰敢執其咎又曰如彼築室與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故一傳衆咻甲可乙否以亂國是非盛世所宜有也臣伏見邇來建議之臣連章累札好以新進而試老成以卑幼而誹尊長輕國體而莫恤干清議而不顧若此者非實爲國奉公者也又非真知灼見奮激而爲慟哭流涕之譚也喜事者詆毀時政以賣直而指是爲非沽譽者排謗大臣以博名而毀忠爲佞劾一人而欲其謗去也則極力醜詆而污穢之建一議而欲其必勝也則多方強辯而

撫師之陽若爲公而陰以修怨則訐其曖昧不明之事以中傷之朝爲管鮑而暮爲牛李則舉其生平心腹之語而播揚之行或犯爭衆怒悞異日之必露也則假建言以爲之地政不協于輿論恐左右之議已也則故先發以制乎人蓋人心先壞而後橫議隨之國是之不定戕此之由矣夫國之有是人心所共是也心是之而復非之卒以亂國是則是其敢干无忌憚而妄言之罰輕也賞罰者人君激勵人心之大權也傳曰吳王賞諫臣矣然而靜言庸遠必擯巧言孔壬必斥未有兩是而並存者皇上咨詔善道獎誘雅言即有一二不當者必寬宥不遽罪譴德意甚盛然非所宜施于妄言者也如不別其言之是非而一意優容之听言者既煩而建言者亦已被言者蒙垢而訛言者无罪則誰不可肆鑠金之口美鼓簪之舌攻孫戈之術而恣殺

皇明御製

卷之二 疏類

廿二

石之辨乎乃今之秦事者類曰風聞夫風者傳之風謠也聞者得之耳聞也而以鑿空影響之說樂託之乎風聞于是歸多侈為南箕成羹菲為貝錦朝廷舉動何以傳信于將來老成名節或以見毀于一旦及其敗也小人又得藉口以逃罪焉此非細故也 國家之制非臺省諫臣及軍國大事不在此例誠慎之矣且非徒如此也當今之可慮者莫大乎留中留中者則疑之端也小人疑其計之中而長其奸君子疑其中小人之計而不安其位而究也或或不覺為小人之計而中而疑君子甚而求小民之巷議駭海內之觀睹非所以為子孫萬世訓也今留中之奏下矣而妄言之罰僅如是而止夫淫辭邪說慘于夷狄毒于猛獸正法所必誅春秋所不赦矧于 君父之前淆亂是非肆无忌憚者乎如是而寬斧鉞之誅降雷霆之威是驢虎不放于虞廷管蔡不誅于周室也臣故曰妄言之罰輕也臣愚為正人心定國是計則願

皇上大奮乾剛剖劓賢奸明賞罰下留中之號嚴風聞之禁以易諛為忠化枉為直詭隨无良不得售邪說橫謀无所施泰道清夷垂之有永抑孫叔敖對其君曰忠臣不令國是无由空矣

皇上信任宰輔優札老成心膺股肱古所希覩願深宮之內若隔九關一名而外罕接其面人之邪正亭之是非筆札所不能詳章讀所不能載誠于 朝講之禮間月一行四方奏議面賜裁決庶几上下同心中外一体再見唐虞三代之風則人心自正而國是自定矣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正人心以定國是疏

得令莊天合

臣聞國是匪輕人心固極故天下之患莫大于是非之不明而介譽險故之夫務習非以勝是也必臣近觀時事持議建白之臣答懷一切國是靡所底竊自感憤嘆息念

聖明在御公卿百執事肅在列諸所規恢注厝御以朝廷之紀綱行以天下之公論上獨制而不疑下共承一而不貳天下事誰復可議者而至有會繁險彼之夫出昌邪謀競相鼓扇搖國本而亂朝綱此豈非人心之變世道之憂哉匪誠一愚不知其故輒妄意所以陵遲變之不以爲國是人心惟

皇上所正定耳而夫人欲善之心不勝其欲利胚胎醞釀不可端倪譬則逝水東懸非有以隄防之則不止故夫優容含濡從崇博大之規而不見是非之寔非以習天下也往者

聖明御極卷之二 疏類

卅三

主上臨御十一年間群臣爭自激昂思以比美朝陽之鳳主上爲明優其是而顯斥其非天下凜然並奉其職迄數年來持牘上章者豈必无人而要之半以附名沒利慘却市私乃朝奏晚而夕露其底矣即

陛下豈不特厘戒諭

明旨與存而群小紛々愈以无忌彼方謂前无触忌之虞後有梯榮之望雖復傾危動衆黨附株連包藏禍心恣其毒螫仇計且爲之也則臣所謂優容含濡非以習天下也臣竊爲人心國是計以爲人主所與天下公共者惟是非所以獨衡是非者惟賞罰賞罰者美善必昭罪狀必白然後能統一倫類照臨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紀律也今

陛下即謂言者是耶固當不吝旌異以風天下如古者粟帛之

賜常弦之佩夫誰曰不可即謂言者非耶是

陛下固已洞燭其奸中外固已明知其罪遠以汗青史近以屏朝堂苟操三尺以議刑誅惟法是視顧奈之何置不問也夫在寔與嗟于嚙嚙賈生奔論于覽靜前事不忘古今所鑒今是者未必可莫而一切姑貸問以寢閑彼鬼域之奸狐鼠之狡不不思澤靡蒙虎以叫囂乎借劍之羣乎是人主自委身于狂狡者迹寬靜之斧也夫明者事之鏡也斷者事之決也賞罰者所以運至明而彰至斷也

陛下試振發乾剛惟克果斷必不以一夫之頰而廢宗社之計謨必不以弘敷之恩而緩披猖之明法雷霆擊于不測英畧表于四方小大之臣其不四心殄慮縶于師洛者未之嘗有語曰誰敢不讓敢不敬應斯豈非

聖明御極卷之二 疏類

三四

陛下今日事勢若乃元良早建就傳青宮九廟神靈寔所想望即今國是之大无出于此曩陛下已久渙德音來春將及而藩臣外吏不獲與聞聖諭遂妄意揣摩

陛下如不速召諸司議行冊立以副人心對天下必更見形疑影橫謠謠旁生彼觀觀非分之徒比周而進惘惘虛惴何復何所不至恐人心終不可正而國是終不可定耳故今

陛下上以真安宗社下以慰悅群生遠以示万世之儀刑近以見明良之一德惟茲儲位未可久虛臣有踴躍春風對觀盛典是又

陛下所爲轉移人心之一大机也臣見微識淺因事激衷謬陳一得仰惟

陛下垂照臣无任悚惕瞻企之至

素蒸鰯
緝春坊抄書

臣民恭惟

安分輒贊義而辜恩逞欲無厭矜兇溢甚由是

擊之威斬敵北庭大羊成傾覆之勢一鼓而虜兵摧折再進而

三

附而轉運陸拆且龍養意烽燧而羅戶堆斯皆

臣其等職居留守心切傾馳仰

綸綍之效。嗚呼。而進。視。打。舞。同。於。兆。姓。上。其。

無壽之綿長頌聲播於萬年永賴

皇圖之鞏固

東里楊士奇

齊

之

大正

工切
更且

山系地

1

•

•

皇明館課續集

冊六

巡狩及平胡回 鑒百官賀表

楊士奇 八 學士

謝文淵

伏以巡狩省方舉帝王之盛典回

盜振蹕煥功德之大成八表清靈萬方維戴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廣天寬仁奉天勤民秉至誠之純一維志

述事博德比于雍熙尚惟親歷于撫綏肆用聲稱于巡省而京

弘建瞻日取之輝煌萬乘吉行需天恩之洋溢

聖仁篤近而舉遠

神武除暴以安民 天計用彰奮風雷于滄海

皇威所至廓氛翳于陰山神靈煥發于嘉祥孽虜莫逃于遺類

盡雪漢晉唐宋之恥永隆

國家宗社之基六師咸奏于凱歌四海遍騰于歡頌雲承

翠華迴

龍御千九重星拱

天顏之萬壽臣等忝班朝列喜切遐逢

聖治神功仰昭明之如日瑤圖寶曆祝悠久以齊天

聖治神功仰昭明之如日瑤圖寶曆祝悠久以齊天

聖治神功仰昭明之如日瑤圖寶曆祝悠久以齊天

聖治神功仰昭明之如日瑤圖寶曆祝悠久以齊天

聖治神功仰昭明之如日瑤圖寶曆祝悠久以齊天

聖治神功仰昭明之如日瑤圖寶曆祝悠久以齊天

聖治神功仰昭明之如日瑤圖寶曆祝悠久以齊天

聖治神功仰昭明之如日瑤圖寶曆祝悠久以齊天

聖治神功仰昭明之如日瑤圖寶曆祝悠久以齊天

聖治神功仰昭明之如日瑤圖寶曆祝悠久以齊天

聖治神功仰昭明之如日瑤圖寶曆祝悠久以齊天

進歷代通鑑纂要表

劉之季 東陽文正公

謝文淵

臣某等恭承 先帝勅旨纂修歷代通鑑纂要今已成書謹奉

表上進者臣東陽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世有古今史

冊鑒興衰之迹聖無先後文章昭作述之光事或因舊以爲新

辨則似輕而實重司存纂輯道切規箴寧辭寸晷之多圖效萬

分之一洪惟 孝宗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

敬皇帝陛下煥運堯文聖蹟湯敷求多聞於古訓發渙命於群

臣謂先儒綱目之書本明正統顧上古帝王之世未粹成編下

逮宋元尤多舛舛盈箱充棟定繁四庫之藏肝食宵衣豈有三

餘之暇親分義例預錫名稱寒賸閱二載之期朱黑更數人之

手攀龍輦而莫逮撫靈簡以增悲不敏是慙無功可錄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英明出類剛健居中上同舜哲之重華下軼啓

賢之繼道實錄方修于金匱餘功載續于汗青非徒撮要以刪

繁抑亦要終而原始政必備其得失行必著其忠邪詞雖省而

事已該人既往而言獨在博采諸家之斷略致商評間陳一得

之愚代爲講說法多從舊理貴折衷不求致力於難知務期開

卷而有益羣呈首帙進讀經緯漸底終篇告成寢廟臣等或躬

承神機或續奉 宸音心微河獻之涓塵識陋海天之濔管治

鑑開英皇館局而成于神宗之朝政要本貞觀君臣乃輯于開

元之世矧茲庸劣詎免稽遲幸惟性哲之粗儻敢述前時之未

有伏願聖不自聖益弘作聖之功新又日新茂著知新之效考

治亂存亡之故爲賞刑黜陟之規主善爲師豈謂借才于異代

建中制事用能垂裕于後昆謹以所修歷代通鑑纂要九十二

卷目錄凡例一卷共六十冊隨表上 進以聞

擬憲宗純皇帝實錄成進表 主峰重 越文儒

臣其等誠惶誠恐稽顙頓首上言臣聞堯德難名允賴文章之著禹功惟敘實昭典則之治知鴻休必待千輔張故燕冀莫先乎繼述古今一揆先後同符欽此

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聰明睿智文武聖神一統華夷樂堯仁之天覆萬年郊廟昭陽敬之日璽聲教訖于海隅人文化成天下兩宮至孝脩極尊親一日萬幾憂勤宵旰資經筵以紹熙聖學重科目以不闕皇猷隆儒增八倫儀文閱武作三軍銳氣詒謀

聖子文華之大訓是編監觀前王宋元之綱目云續乃若復恭仁康定之號于

皇帝南藩垣屏翰之重於諸王與城繼絕而四方歸心北伐南

征而群兇授首每表於平庶獄恒優禮乎大臣出內帑以益

諸發太倉以資荒政二十四年無日不朝

宸極百千萬國無地不入版圖是皆古昔之所罕聞豈直今時

之所未有不幸金根晏駕王几忽忽萬姓攀號痛道亨之墮地

八音遏密傷有替之在庭肆性

皇帝陛下膺曆數以握乾符繼大明以熙誰照敬承禹道咸歌

夏啓之賢丕顯文謨共仰武王之孝維新渙號求舊用人仰聖

神之於昭孝思無已懷庭止之陟降著存不忘欲大彰聖德神

功爰命啓木天金匱書分內禁札給上方若繫日若繫年雖繁

不狀若記言若記事雖小不遺下至善惡之監戒攸存今古之綱常攸繫罔不靡分類聚博采兼收付史職以效編摩屬總裁以公去取肇自戊申三月訖于辛亥仲秋恭成

憲宗繼天凝道仁明誠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實錄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 奏類
干卷實訓若干卷凡例一卷上進臣其等十輕機錄見小臨雞素乏三長若管窺天而蠡測海庸擬一得庶山藏疾而川納汗雖其發於名言幸少垂平慮覽臣其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隨進以聞

<p>建儲賀皇太后表</p> <p>主峰董 越 文信公</p> <p>伏以厚載同坤風仰徽音之有繼重明出震實由台德之無疆</p> <p>前星拱 帝座以流輝下土望慈宮而稽首恭惟</p> <p>皇太后陛下仁慈恭儉光大含弘作配</p> <p>先皇冰好述於伊昔尊居宸極隆大孝於當時益斯來慘木之</p> <p>仁麟趾應開雕之化天維立子有殷斯勿替其歷年帝實周</p> <p>后稷乃誕彌於厥月矧出軒龍之正位允符棹燕之休徵喜溢</p> <p>重開豈但含飴之有日慶流九廟實維主德之得人長皆</p> <p>聖母垂休昌後之嘉符</p> <p>皇上純仁至孝之丕應而非偶然者也臣等躬逢盛事叨列清</p> <p>班當誕告於多方已不勝其翫欣適渙汗乎大號敢獨後於蟻</p> <p>誠伏願薦祉百靈發祥萬世咏思齊於周雅地與久而天與長</p> <p>歌飲福於其時星重輝而日重曜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p> <p>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p>	<p>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十九日</p> <p>賀景雲表</p> <p>恭逢嘉靖十七年九月十九日景雲見皆臣等誠懼誠忭頓首</p> <p>損首上言伏以太平有象雲呈五色之奇</p> <p>聖壽無疆當動千官之祝惟 皇天景垂霄漢由 聖人德至</p> <p>山陵事罕前聞人爭快觀茲蓋伏遇</p> <p>皇帝陛下道通玄極德合神明奉三無私永為民物之主宰應</p> <p>五百運達觀禮樂之會通實謂茲莫大於享天乃若孝宜先於</p> <p>嚴父爰求典則用究精微四郊</p> <p>九廟之鼎新</p> <p>二祖 七宗之對越崇禋太室肇啓明堂配享之禮將行感應</p> <p>之機先動時維季秋之月日臨巳丑之辰有雲自天浮空抱日</p> <p>非烟非霧氣氤氳聚以為章如困如輪舒卷悠揚而有氣適當</p> <p>丙巳漸向明離戰于戈於四夷如賜露赤兆子孫于千億蓋取</p> <p>雲仍矧王相悉合於土行迺休滋方進於水德列詩書而無愧</p> <p>寫琰琬以增輝天亦何言人皆有目雖傾海嶽難既揄揚</p> <p>皇上方且謙讓於未遑惟祈默報禮官遂竭精誠而固請陟月</p> <p>始從以大聖人之所作為而古帝王之所未有者也臣等徒深</p> <p>踴躍莫安涓埃感戴生成之恩焉知帝力仰流通契合之妙</p> <p>粗識天心堯聖方隆企昭回於紛郁載續揚燭燭於風聲</p> <p>瞻丹陛以蟻旋下彤庭之虎拜自天有命紀至瑞于百僚望氣</p> <p>成文護真龍於九五臣等無任瞻</p> <p>天仰</p> <p>聖欣躍之至謹奉表稱賀以</p>
---	--

<p>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十九日</p> <p>賀景雲表</p> <p>恭逢嘉靖十七年九月十九日景雲見皆臣等誠懼誠忭頓首</p> <p>損首上言伏以太平有象雲呈五色之奇</p> <p>聖壽無疆當動千官之祝惟 皇天景垂霄漢由 聖人德至</p> <p>山陵事罕前聞人爭快觀茲蓋伏遇</p> <p>皇帝陛下道通玄極德合神明奉三無私永為民物之主宰應</p> <p>五百運達觀禮樂之會通實謂茲莫大於享天乃若孝宜先於</p> <p>嚴父爰求典則用究精微四郊</p> <p>九廟之鼎新</p> <p>二祖 七宗之對越崇禋太室肇啓明堂配享之禮將行感應</p> <p>之機先動時維季秋之月日臨巳丑之辰有雲自天浮空抱日</p> <p>非烟非霧氣氤氳聚以為章如困如輪舒卷悠揚而有氣適當</p> <p>丙巳漸向明離戰于戈於四夷如賜露赤兆子孫于千億蓋取</p> <p>雲仍矧王相悉合於土行迺休滋方進於水德列詩書而無愧</p> <p>寫琰琬以增輝天亦何言人皆有目雖傾海嶽難既揄揚</p> <p>皇上方且謙讓於未遑惟祈默報禮官遂竭精誠而固請陟月</p> <p>始從以大聖人之所作為而古帝王之所未有者也臣等徒深</p> <p>踴躍莫安涓埃感戴生成之恩焉知帝力仰流通契合之妙</p> <p>粗識天心堯聖方隆企昭回於紛郁載續揚燭燭於風聲</p> <p>瞻丹陛以蟻旋下彤庭之虎拜自天有命紀至瑞于百僚望氣</p> <p>成文護真龍於九五臣等無任瞻</p> <p>天仰</p> <p>聖欣躍之至謹奉表稱賀以</p>	<p>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十九日</p> <p>賀景雲表</p> <p>恭逢嘉靖十七年九月十九日景雲見皆臣等誠懼誠忭頓首</p> <p>損首上言伏以太平有象雲呈五色之奇</p> <p>聖壽無疆當動千官之祝惟 皇天景垂霄漢由 聖人德至</p> <p>山陵事罕前聞人爭快觀茲蓋伏遇</p> <p>皇帝陛下道通玄極德合神明奉三無私永為民物之主宰應</p> <p>五百運達觀禮樂之會通實謂茲莫大於享天乃若孝宜先於</p> <p>嚴父爰求典則用究精微四郊</p> <p>九廟之鼎新</p> <p>二祖 七宗之對越崇禋太室肇啓明堂配享之禮將行感應</p> <p>之機先動時維季秋之月日臨巳丑之辰有雲自天浮空抱日</p> <p>非烟非霧氣氤氳聚以為章如困如輪舒卷悠揚而有氣適當</p> <p>丙巳漸向明離戰于戈於四夷如賜露赤兆子孫于千億蓋取</p> <p>雲仍矧王相悉合於土行迺休滋方進於水德列詩書而無愧</p> <p>寫琰琬以增輝天亦何言人皆有目雖傾海嶽難既揄揚</p> <p>皇上方且謙讓於未遑惟祈默報禮官遂竭精誠而固請陟月</p> <p>始從以大聖人之所作為而古帝王之所未有者也臣等徒深</p> <p>踴躍莫安涓埃感戴生成之恩焉知帝力仰流通契合之妙</p> <p>粗識天心堯聖方隆企昭回於紛郁載續揚燭燭於風聲</p> <p>瞻丹陛以蟻旋下彤庭之虎拜自天有命紀至瑞于百僚望氣</p> <p>成文護真龍於九五臣等無任瞻</p> <p>天仰</p> <p>聖欣躍之至謹奉表稱賀以</p>
--	--

<p>元且禱雪有應賀表</p> <p>公謹夏言 大學士</p>	<p>伏以神功不應數大慶于元辰玄鑒孔昭錫嘉祥于獻廣感</p> <p>聖心之協帝運皇極以保民瑞雪及時與陽春而佑至</p> <p>皇恩徧物並天澤以苟流知朝野之同懼見天人之相慶茲蓋</p> <p>伏遇</p>	<p>皇帝陛下德超遠古道合重玄御世康人欲萬物各得其所閱</p> <p>農重穀以上帝好生為心頃因時澤陽德既展勤于稼穡既而</p> <p>聖衷愈勵乃由盡于焦勞力拯民艱竟回天意飄飄積瑞觀胞</p> <p>雪于增前委潤流膏於遠邇于地下農祥是兆占萬國之有年</p> <p>帝力何知賴一人之有慶臣等職慚和璧望切豐稔仰荷</p> <p>鴻鈞惟同雀躍伏願堯天浩蕩應曆以無疆舜日光華慶嘉</p> <p>祥之有徵歌萬年而薦壽觀六合以同春臣等無任</p>
---------------------------------	---	--

<p>擬大昏禮成慶賀表</p> <p>魯南陳 沂 前首侍</p>	<p>伏以天行至健惟用地以弘功地道無成必代天而終物故大</p> <p>禹以塗山而興夏高辛得簡狄以生商道切綱常事閑廟社宣</p> <p>隆大禮幸親曠儀朝野同懼神人齊慶恭惟</p> <p>皇帝陛下天運更新乾元資始有元聖之資而潛心恭默承大</p> <p>君之統而體道謙沖儲位昔居孝友早聞于中禁御虛繼倚明</p> <p>昭即鑒于先王顧此大婚尚稽遺命未遑闢于時竟虛位于</p> <p>長秋適者連重慶之慈闈狗厚臣之固請乃求閨壺用御家邦</p> <p>靡及諮詢道上謹皇華之遣不安寤寐宮中煩荷菜之思舊錄</p> <p>紫祥淑媛預生於初載黃琮納吉</p> <p>聖配已行于大邦六禮備陳三辰允協舟梁既遠遂親迎于渭</p> <p>洛之濱車輅相輝乃獲降於為內之所儀昭望綏容儼綏綏</p>	<p>捧金函弘開寶冊游氣來手黃道喜亨</p> <p>先朝祥雲覆乎紫微知前星已兆于今日耕途正位葛谷刑家</p> <p>徵音克嗣乎姜任內則允閑于向孟人倫以敘王化攸存託關</p> <p>睢正始之風具鳬鷺太平之福明廷化理藉陰德之無虧法廟</p> <p>精裡賴宗事之有主臣等與瞻儀典俯聽冊文祇奉三尊莫伸</p> <p>萬慶伏願</p> <p>至德符于元造永賀清寧仁恩及于海隅不聞怨曠風教有本</p> <p>達麟趾于萬方嗣續無窮衍茲斯于百世</p>
----------------------------------	---	--

進承天大誌表

叔大張告正

臣等奉

聖旨恭修承天大誌書成謹表上進者臣等誠惶誠恐稽首

王業始基而弘一統丕昭長發之祥聖人受命而撫萬邦茂

應中興之運勳華協德謨烈董克哀哀哀輯以成書用垂貽而

作範竊惟帝圖肇啓國錫祚之自天玉氣獨鍾必毓靈之有地

黃帝本軒丘而立號神農由姜水以宅尊姬線將昌澤豫啓于

聖基漢基既建念乃注于汾榆振古如茲于今為盛惟

承天之封域寔南土之腹區禹別荊州蹇鵠火而幅員斯廣熊

開楚甸標楠木而疆宇滋雄川嶽儲精貞元建會我

睿宗獻皇帝聖脩王度邁至德于周文

慈孝獻皇后內治母儀嗣徽音于太姒昨之赤仕王此大邦式

國刑家根本布二南之化積高厚厚謳誦繫四海之心乃基發

命以維新聿肇鴻休於有徽恭惟

皇帝陛下慶承燕翼期應龍飛握溫洛之貞符嗣膺寶曆協大

橫之吉兆入御瑤樞邇懷佑啓之洪恩特舉尊崇之曠典親飛光

而揚大烈丕振先猷建皇極以敘彝倫邁追大孝追慈宮之南

祈勤御蹕以躬臨卜吉壤于純山廓新規於舊邸帝暉下燭騰

周詩夏諺之歡天薄昭回軼過沛橫汾之咏聖澤溢江而洽漢

皇風動通以及遐至若禮文樂罷之掌在祠官及夫炎圃甫田

之貽諸世守闕謨偉蹟皆古昔之稀聞大賚隆施蓋臣民之殊

遇匪表章于今日曷炳耀于將來顧守臣纂述之初雖塵御覽

而紀事體裁之謬未當淵衷豈謂無微是將有待屬以吳忌伸

佑降瑞閣于山陵緬惟世德亦昭切孝思于佑此遂頒渙號

闡賁文有修宏開簡儒臣而載華嘉名煥錫勞宸翰以標題惟

誌之為稱其義本屬于郡國而此書所載其事則繁於朝廷既

不容盡同左右史之文又安可仍襲方輿家之牒乃加芟定載

用討論志在尊君分十二紀以識其大言皆摭實列四十卷以

繼其凡父作之于述之聖而繼聖盡善也盡善也書不一書藏

名山而副在有司垂百代不刊之典遵先王而監于成憲慰

九重周極之懷顧臣等學本面牆見同窺管繪乾坤之廣大局

能擬諸形容瞻日月之光華何以加其潤色僅効編摩之職莫

彈揚厲之忱伏願治晉文明化成孝理神祇篤祐三都筆磐石

之安宗社綏休億載衍靈圖之慶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

營之至謹以修完承天大誌四十卷合目錄凡例共四十冊隨

表上進以聞

居太史
利川公

伏以

承天大誌表
五閣試

敬卷周子義
官危事上

起臨
用舊

聖孝尊

皇宮鑒德舊邦開新命之祥

命四
切而

親武列闡文謨之盛春是

詞致
可觀

仙源之滌發允宜

中而
可觀

寶牒之重光文獻有徵倫制兼盡洪惟

可觀
可觀

喻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躬上聖
之廣資啓中興之景運爰建邦於郢域遂篤祐於天家德類高
平都毫肆開乎唐祚道同西伯作豐誕肇乎周基當江漢之履
順疑圖正

聖神之孕靈毓秀律惟我

聖神之孕靈毓秀律惟我

星上應期震育

星上應期震育

乘運薦生淮甸河清夙著

乘運薦生淮甸河清夙著

龍騰之兆銀漢雲護允符

龍騰之兆銀漢雲護允符

黎莫之微履中正以乘乾光昭

黎莫之微履中正以乘乾光昭

先德煥文明而蒞晉敷實

先德煥文明而蒞晉敷實

大禮黜不經之繆祀崇嚴

大禮黜不經之繆祀崇嚴

父精裡秩配位之宜

父精裡秩配位之宜

達孝孚于人人治道成于易易克對惟新之

達孝孚于人人治道成于易易克對惟新之

之永思謂燕翼貽謀

之永思謂燕翼貽謀

考烈實虞厥始而鴻圖發迹

考烈實虞厥始而鴻圖發迹

神都亦效其靈陳幽風者歌王業之自來都春陵者占王氣之
有在矧茲鉅麗可缺對揚念昔述詮尚乖體要頗混方輿之覽
未據
仁孝之精科臣建議以上陳
天語渙綸而賜允義例裁諸

聖祖編摩付之史官易前志典制郡縣之條用遷史帝王稱紀
之意釐為十二備厥始終首以基命之篇爰志發祥之自曰龍
飛曰符瑞則惟

天開聖之義以昭曰

聖孝曰大符則維

皇立極之道斯備寶謨御製見作述之顯承於一心
宮殿寢陵見著存之貫達於兩在推仁則

恩澤周涯隆敬則禮樂釋敷至于苑田之終編簡載游居之勝
繁篇章臚列綱要具存事係與都者則收既非國史博采紀法
文章之蹟義存王迹者則錄亦非郡志項及山川人物之詳
此皆

宸慮淵深超軼前古

宸慮淵深超軼前古

聖表周極之念勒成
昭代不刊之書願茲測管窺誠自虞千挂漏而天高地厚良莫
罄於名言茲當卷冊之告成上噴

冕旒之賜覽伏望
頌之無位誕敷錫類之仁布之萬方孟廣
因心之化尤願
勅天之命望丕基如日之中

凝帝之禧綿寶曆與時無極垂百千年之典則開億萬載之隆
圖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聖激切屏營之至

聖激切屏營之至

聖激切屏營之至

擬唐張九齡進千秋金鑑錄表

開元其年月日具官臣張九齡恭遇

千秋聖節臣謹敬誠伏稽首頓首謹撰次前代事蹟一編名曰

金鑑錄進呈者伏以

帝王有道之長惟學乃獲臣子無窮之愛非古不陳况鑒往可

以昭來而求聞所以集事當華渚虹流之日罄形庭虎拜

之忱雖聖主之學能自得師在昔人之言以古為鑑俯效愚

衷于千慮仰資

睿覽于九重恭惟

聖德日新神功天授致治斯唐虞為盛

撥亂于湯武有光篤孝弟之常經兼問察之大智誠不世

出之

主而際大有為之期者也頃者時維八月節屆

千秋萬傳殿閣之呼祥開壽錄神獻江心之鏡質瑩丹砂

凡在羣工俱陳寶玩乃如孤陋獨守前聞學本愧于面墻志猶

存乎納牖謂寶鏡

上方自有正衣冠而士訓方冊斯存明徵定保爰勤搜校輒

效編摩陶鑄天地之鑑壽錄帝皇之範等百世而往治忽具在

千目前邇三代以來法戒如指諸掌上丹青炳矣毫髮庶然念

微臣徒抱區區之誠自甘斤斧之僞

明主益廣謙謙之度不廢易義觀保民政治之方一展卷而妍

煥自別即長生久視之術歷萬年而名壽無疆蓋華封之祝無

事於三而

文皇所寶尚存其一伏願

置諸几席比于韋弦

鑒成憲以為貞符並寶鼎元龜之瑞

舉遐荒而登壽域罷金匱王檢之封臣無任瞻

天仰

聖踴躍感戴之至謹以所撰

千秋金鑑錄若干卷隨

表上

進以

開

皇明倫彙編

卷之二表類

五十

賀瑞免表

春門殿用和應吉士

伏以 積錫 聖昭

紫宸長生之慶 雲合玉帛頭

形廷久視之徵

一人懸于天休

萬壽預呈于物瑞

惟騰

朝野喜溢精神恭惟我

皇上

心極太極之精微建中為度 道合混元之純粹秉錄

握乾

至誠感神可致之祥畢集 大德受命諸福之物駢臻

矧伊

瑞免尤兆亨嘉望皓月而孕鍾傳物之志可考歷千年而

色白

抱朴之言匪証梓樂仙恒保合至乾中之永和丹人世滋

培喻

金石之功被素含文允稱奇千古昔久隱時出豈習觀于

今茲

延者清秋將屆適當

聖甲

之初周共欣季夏方臨預觀免禎之 申錫霜毛煥采與

越維

以同鮮冰廣浮光方泰祇而更應青唇玄象式秉金氣之

皇明

聖訓集卷之二表類

五

精舍

耳赤晴用符月德之伏鍊山川之靈異遂種而生當應洽

之昌

期有道則見蓋 景命屬卯自今衍億載以統天故玉免

呈祥

由此萃 一人而欽福矧時非他兩爰受

萬壽

山壇且獻自先期正當六月初吉古嘉名于勝地基

萬年

有道之長卜節序于夏時永 云龍時乘之祚是誠天心

之隨

在有開必先豈曰人力之網羅是求可得臣等夙叨科第

曾蒙

鴻寵之芳枝又列清班幸處 蓬萊之禁地觀非常上瑞

紀汗

簡以難書觀曠世殊楨穎毫而思賦伏願 益廣堯仁

弘開

湯網 妙成功于咸若 濟治績于昭明 總元會運世

之昌

期有秋思祐 燕唐虞夏商之全曆無疆惟休臣無任瞻

仰之至

謹奉 表稱 賀以

聞

仰之至

謹奉 表稱 賀以

進文章大訓義解表 有吾沈一貫少宰學士

李閣

燕翼垂謨教存寶冊鴻圖紹列教喻青宮

先帝

之成憲無忽後哲之監視斯在敢依入告用禪敬承蓋元

良萬

國之貞苞秉攸係家養聖功之本典則非遙維我

祖宗

備極法戒鴻猷駿烈麗景曜於中天

聖作

神承啟嘉謨于後日爰輯文章之訓用垂繼體之規帝典

呈墳

上披烟戒商盤周誥博采明徵風行累代之章謨烈後人

之範

金華踈習王署莊傳秉道式經用示帝絃之義綏猷建極

重陳

几杖之銘遂暨通儒撰茲箴解依實謨以陳戒探微旨以

闡幽

奎壁增明益助前星之照淵源既濬清少海之波譬彼

重丹

流赤文而有煌方斯大輅驟遐坂以無迷皇輿收載以積

中帝

宅是居而圖大為堯可采豈無禪于重瞳對非何嫌諒不

遺于

下體茲遇

五

皇上

纂緒承乾貽謀錫胤咨嘏九苞羅耆碩以咸庸格正三辰

勳豐

崇而旁魄澤沛甘霖之潤聲流坤海之遐配夏啟之致承

高功

彌賴遇殷高之典學湯敬如躋迺衍前休早安國嗣義方

必勅

陋帝範之徒陳胎教素行豈知囊之濫侍顧冲資之日啟

宜戒

論之彌勤不揣疎愚敢陳蠡測列先朝之鉅典追往哲之

謨言

傳典章素珍緘于石室宏詞秘旨已毫舉于鴻文儼垂

乙夜

之觀益嚴重明之正豈伊常布無裨見疏七堂有歸億載

保金

匱之固承華無數四時調玉燭之和

正法

門

王女教
係于天
係于金
係于水
係于火
係于土
係于木
係于金
係于水
係于火
係于土
係于木

進文華大訓解表
實訓陳常典義總圖書之秘 明視析義鴻文發究探之藏必
師古可無怨非法祖奚能有獲事存龜鑑道炳冊書臣惶恐
上言典則貽誦萬世之遠猷斯在明徵受保一王之憲式攸存
自古思艱保大之君誰無訓辭以迪後當時識微正本之士亦
不吝啓沃以抒忠世子有篇保傳有傳尚能粗述源流帝範作
訓承華作範久矣漫無端緒聿稽儲教莫準
熙朝立國規模建宏綱於
祖訓正心機要闡聖學核全書當其地闢文華已識 青宮之
講帷及乃書成大訓允陳丹府之微言慮周億萬斯年指示不
嫌于謬復道寄二三方冊發明須極其精詳謂有訓非箴觀省
不切而有箴非解意不務諸體以陳規恍觀天球之激越擬義
疏而句釋燁如和璞之披檢言有盡以再申意無微之不燭譬
彼伊訓一德咸以育元良而正萬方此諸無逸幽風要在養聖
功而貽後世此所以君模治矩演經無遺而懿則嘉言後先互
發者也恭惟
皇帝陛下英曆風成仁明天植膺丕曆以當陽握貞符而御宇
承前裕後履十葉之隆平建法垂常衍萬年之秩祐體漢儀而
張建華諸徵紅法周典以正蒙前星在震雖傳經有待於他日
而養德貴及於冲齡如以論語尚書竊恐義難遽曉正以近言
雜記似非學務聖脩敢陳訓典之昭回兼錄箴言之解釋望
冊楓以敬進備青瑣之編摩義正辭明信乃經書註脚文從字
順宜為衆卷懿跡道德仁孝罔有勿該允矣
祖宗之成憲治忽存亡靡所不格卓哉賢聖之遺言臣誠謂贊

皇朝書林集卷之三

五

真初

一人之元良貽兆民之永賴真有驗於此書者矣伏望
近法典章垂垂統緒少留乙夜之觀俾作重離之助念終始以
聖謨倘能自得于語言之外赫赫
祖烈或當有資于簡冊之中不顯丕承茂緒無疆之嗣服善繼
善述益綿有求之昌圖

擬河工告成廷臣賀表

伏以 昊穹眷德 示仁愛之休徵 后祇效靈 奏平成之偉績 千

里息懷 表之傲 九重舒膏 肝之勤喜 溢蒙區 頌騰 朝野臣 其等誠懼 誠忪 稽

首頓首 竊惟大河為災 歷世所病 粵九年之洛 洞常激 堯時肆 八載之佳 勞僅成 禹志 迄漢 歷宣房之塞 迄今 興蘇子之歌 維

淮陽徐沛之間 乃結轡咽 喉之道在 聖朝為最 重非往代 所可倫 豈曰 淮既之是 資 鑒 實 轉輸之攸

繫自奔騰 九折漸 東 淮以入 淮及彭澤 兩源 遂橫出而 溢海 崩 弛則陵沿 干谷 浩翰 則閭 殍為河 浪勢 粘天 受列城之將 沼 濤

聲撼地 懼萬姓之其 魚 疆臣 孔棘 以上言 明主時 咨而 渙命 謂隨山 漂川之大 計 難 微 近功 知 樂 成 慮 始

之異情 不 搖 浮議 既 慎 選 以 俾 又 乃 專 任 而 責 成 畫 可 伏 則 必 行 用 有 經 則 不 惜 司 空 掾 算 百 職 趨 時 始 分 強 以 受 工 繼 嚴 程 以

倍餉 圭表樹而 淺深 則 番 梟 具 而 輸 運 均 濬 鑿 開 導 之 興 施 既 障 版 鍾 之 畢 舉 轟 萬 杆 以 雷 動 合 庶 民 而 子 來 役 不 逾 時 工 已

克就 兩隄 宛 契 猶 龍 之 游 百 川 灌 注 若 鏡 之 建 郊 隱 民 昏 墊 之 患 轉 輸 免 飛 輓 之 勞 職 貢 重 譯 以 來 王 舟 繼 連 橋 而 輓 渡 非

希 德 下 蟠 乎 地 暨 神 工 上 格 于 天 焉 能 俛 仰 而 成 以 致 神 速 若 此 茲 蓋 伏 遇

皇帝陛下 勵精圖治 虛已任賢 澤物同間 于 幽 遐 官 人 各 當 其 器 用 猶 民 視 已 之 溺 以 禹 不 得 為 憂 命 受 敷 施 長 策 悉 收

于 二 貢 虞 虞 震 斷 投 杆 不 變 于 三 人 川 后 用 是 以 迴 瀾 波 臣 因 之 而 受 職 爰 咨 爰 度 方 軫 洪 水 之 災 咸 允 成 功 已 告 玄 圭 之 錫

新額

波臣

川后

宇法

新額

河道通海道障萬里而東之人謀叶鬼謀不崇朝而集矣飭允

宇妙符手鑄鼎功遠倍于負新振古所無晉天同慶臣等咄起常流

連逢 景運快觀方名南國之列載廣江漢常武之詩遠愧迂

固良史之才莫續潘洙河渠之志伏願

上德若水納諫如流措殊域于安瀾沃蒼生以膏澤更九日而

三變應馬圖龜識之祥歷千年而一清萃玉璫金絕之瑞航葦

影在河 泛葉匪直滄海之無波休氣榮光永觀太平之有象臣等無任

瞻 天仰聖欣躍感戴之至

皇明帝制

卷之二 末類

庚

<p>張開師 形光景 在目中 謂文中 有書</p>	<p>模山成 如雲 道雲 與雲</p>	<p>長慮也 不忘 憂中 憂成</p>
<p>擬河工告成廷臣賀表 伏以疆理素功四海仰清寧之治平成底績 九重釋宵旰之憂要英居普暨于人人肆流澤永賜于世世事 開 宗社喜溢宸區恭惟 皇帝陛下 淵東天啟 汪度海區 念軫窮氓屢慰靈寬之 望治先聽納不遺涓滴之誠惟國計之憂視民瘼若已溺通 者准黃交沸徐邛為殃勢決滔天嗟爾閭閻之困斃奔流湯地 傷惟禾稼之摧殘黔黎有魚鱉之憂轉運切咽喉之慮是以 皇心震傲爰咨總理之巨憲法森嚴申飭分猷之衆俾循禹績 而濬鑿用奠方夏以久安儼 明命之維新遂建功之伊始鉅帑雲集千來趨事于經營士庶 雲從樂就母煩于相勸累年之巨浸俾就安流挽四出之狂 瀾使復故道流移歸業安集與鴻雁之謠黍稷盈囷巷有豐 登之望行旅通而頌聲作轉輸繼而財用充童冠乘春做溫泉 之勝蹟魚鱉傷晚歷山水之奇觀蓮 聖世之昌期成太平之偉象百世永賴萬姓均懽昔禹疏九河 尚勤八年之胼胝暨漢塞狐子公勞六馭以躬臨稽之往事之 道獨有今日之盛此皆 廟謨允協溪維萬世之安是以 天眷孔彰用綏一人之慶者也臣等學慚經濟非救時之甘霖 才乏通方愧濟川之舟楫觀洪波之汎濫徒切殷憂當河患之 平寧敢忘獻納益以功者難成而易失患者難弭而易生倘無 先事之防或有卒然之慮伏願 人惟求舊益弘兢業之謨</p>	<p>聖明儲寶集卷之二表類 第七</p>	<p>人惟求舊益弘兢業之謨</p>

<p>總務日新用溥清明之化 聖治協神人而垂豫 神功合上下以同流則海晏河清 五位欽無疆之慶天開地闢 一人膺有道之長臣等無任忻躍惟忭之至謹奉 表稱 加賀以 聞</p>	<p>聖明儲寶集卷之二表類 末</p>
---	-------------------------

擬

聖駕再祀

山陵畫蜀昌平州今年田租守臣謝表萬壽李廷機

伏以霜露興思存崇明禋之典乾坤布德誕昭錫類之慈

當神人慶悅之時觀朝廷寬大之詔恩覃黎庶感切臣工

恭惟

皇帝陛下重明玉顯盛德方將日御萬几近守

二祖七宗之法天通八表遠追三皇五帝之風祇養

宮闈孝尤隆于繼述憂勤閭里念每切于痼瘼告謀瑞而

并貸行刑罰好生之德賑饑荒而罄竭積負油保赤之

仁洽微化于登三煥鴻猷于襲六圓五方澤肅宗殷存之

儀古聖先師成秩無文之祀孝思維則時存有儀吉日再涓

上儀復舉感松楸而懷暴恨然懷愴之情撫劬易而興思

儼若著存之想愛既深于

祖構慮因及于民瘼惟茲昌燕之郊舊是園陵之邑道經

平駕寧無草木之傷地切

陵宮宜動粉榆之感爰頒

尺五之詔畫蜀什一之征假能過

優賚深于下土拜恩知自陽春益溢手中朝野忭洽惟惠

已深于扶輿聖歌巷頌誠共竭手呼嵩臣等才忝司宣謬參民

牧職多瘝臚溫典邦圻水蘗是將想謹酌泉之璧爾緣是戒

少寬竭澤之嗟幸逢

在宥之弘仁大溥蒸黎之福澤永歌句既踊躍美勝敢不仰奉

詔條敬宣

德意職當自效敢期穎川北海之私忘或得行詎有禁闥淮南

之閒伏願

宅心

宗坊

加志問問

象日之明流祥光于有載

繼天而治兼弘覆于無疆十日雨五日風陰陽無愆伏之咎九

年耕三年積國家成富庶之安

切恪

未

是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擬朝鮮國謝

中國使臣賜敕昭雪宗系表

王意

王意

皇仁渙布表世族于遐荒

聖智光昭正系傳于異代更

列聖未釐之故典數

先朝欲錫之殊恩瀚海增輝喬夷沐寵竊惟朝鮮肅昉周邦世

昭代舊為小國遠在窮陬暫執

天朝獲親冠裳之盛稱臣

上國頻降寵錫之榮歷載百有餘年延封教世論本原所自實云成

桂之宗推統系相傳豈曰仁人之嗣加以無君之罪猶為莫大

有違之究恭慰台禍于羣奸禍昌覆宗于眾忿定昌紹統見天命之

已終原猷續封本人之心世戴祇緣權黨巧構誣辭遂致本宗

冒承他族豈獨小邦苗裔沿流不得其真且俾天府典謨紀錄

或虧其寔雖先臣上請已荷辨明

數聖相承未蒙昭雪弘恩有待

盛典不常恭惟

皇帝陛下

睿智性成

神明天縱

撫瑤圖而臨萬國雕題鑿齒罔不傾心

乘寶錄以震百蠻脩耳奇肱盡皆稟朔

威德遠孚乎南海

成光御德海國史給

聖靈丕登乎東夷及朝鮮咸充滿朕陪臣來享惟脩百年不

廢之儀明詔下頒遂雪累世未明之系既立傳于史局復布示于藩邦

中朝之典籍維新異域之臣民共仰

龍章炳煥驚寵命之自天

鳳藻輝煌親恩光之如日幽明積耻一旦潛消生死含冤崇

朝頃釋雖先臣已逝猶戴德于九原倘后裔尚延將報恩于萬

禩臣敢不勉圖忠順其翼

王家矢志貞誠永膺帝室奉

恩綸而為大寶期傳信于人人宜

德意以詔後昆願輸忠于世世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

擬朝鮮國謝賜勅昭雪示表閣試 葉向高 爲

中國
伏以

皇風翔洽象璧以曜人文

帝澤滂洽日星而昭義分定冠裳于信史權衣誠于懷民臣

其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念貌臨下國越在東隅音匪侏離姓

字父通中夏體無雕篆聲名實冠諸夷自勝國告哀恭啓首禍

李仁人艾除閣寺假柄于豺虎之誅安王妃臨馭牝朝遽賜于

果贏之祝先臣成桂結銅符當注介受金蘭而向遼陽終夜以

思絕流而返軫荒陲之赤子再造邦家知中國有

聖人永爲藩服于時

太祖嘉乃勞勩惠我

德音國號仍周錫名維旦是仁人過君叛內大損綱常而先臣

去逆效忠素膺

褒賞滯澠易辨柄鑒難同向讀

會典所載偶緣保姓致涵宗盟以熊羆之本支作鴟鵂之苗向

此臣所爲日夕靡寧受誣千載肺肝在握欲叩九閭者也茲遇

皇帝陛下

端冕徵符

垂衣御錄

振聲羣服六府修而百執事承休

統攬大衆九域同而五單于解辦

臨軒命中天晉昭青恭

開閣修文澤海盡歸籍見王不脛而集自鮮豕魚風聲無翼

而飛罔遺蟻蟻陷文陷水觀班管以驚心書地書名望

形廷而拜舞忽垂

丹詔式藉素衷往迹探于陳編博詢堂故真聞採于章奏誕集

師儒更亂臣以蓋臣刻垢名于四裔易固上爲忠上洒煩寃于

九原黃壤有知白骨可肉逐使鄙國齒順良之膏無忝黼裳宗

廟稱德義之靈不慚血食臣其敢不協和四累委事

九重望青天以懷恩指白日而自矢臣思忠子思孝已並得于

綸音萬斯祀于斯年願永同于王會

皇明館閣集卷之六

六四

擬朝鮮國謝賜勅昭雪示表 楊元祥 檢計

同義公

文有

維明電燭永銷百世之冤。淚汗星垂光爛。十行之賜。笑策有賴。琬琰增輝。喜溢下邦。寵分上國。竊念朝鮮之裔。基祚西周。歷代以來。列障東海。雖異域分區于風土。乃正朔悉崇于天朝。世食其潤。溪沼之毛。得與于禮樂衣冠之俗。

江陽錄

一花

精爽

精爽

精爽

精爽

精爽

精爽

精爽

精爽

精爽

精爽

精爽

精爽

高皇帝旌賢人之後。許濫藩封。晉王者之仁。俾陪朝賁。依光日月。托造乾坤。豈知國步多難。天心啓禍。始而國君絕胤。繼而牛驥之悲。既而異姓承祧。大肆螟蛉之醜。遂使權臣承機而構。孽逆黨犯順以稱兵。師橫鳴。綠之江塵。滿梅花之渡。臣祖襲累朝之大德。誓效鏃心。况一壘之孤軍。空勞奮臂。率其部落。返旆收兵。化彼姦雄。舍逆就順。追安妃念本支。當重得復。繼而辛氏以父子肆兇。顯膺鉅鉞。乃王瑤播惡。殺者履辛。國勢沸騰。禍同庚癸。惟臣之祖。為眾所推。累荷綸音。遠宣下土。責以四王。被戮之罪。律以三韓。世及之條。臣祖聞命自天。神飛無地。意者姦人亡命。大張呂贏。牛馬之譏。遂令信史傳訛。奚啻亥豕。魚之誤。臣等誓天斷髮。椎首痛心。疊遭陪臣。受命京國。雖九次其未悔。豈三生之敢祈。恭惟皇帝陛下躬履王符。獨持金鏡。曠仁遠被。遍大鑑陶鑄之邦。睿覽旁觀。盡合璧照臨之室。俯念先世屈抑之狀。望原臣愚。披摭之誠。考奕世枝葉之傳。邇真源于正派。追往事。冀非之詢。雪遺恨于當年。彤管編摩。大信光昭。于四序。瑤編堆。繁維章。丕著乎干姦。尤謂篇秩浩繁。紀載若遺。難終其績。厥滋遼遠。傳聞者未易核其真。爰命禮臣。闡聖御勅。鳴琅振。王光芒射奎壁之墟。鑲而範金帶礪。擬河山之誓。

之詞

神采

神采

神采

神采

神采

神采

神采

神采

神采

神采

神采

神采

神采

神采

神采

神采

神采

舉終天之夙抱。永出負笈。創數世之宗支。文明同觀。火迴障天之霧。下慰忠魂。掃蔽日之雲。永章世懿。觀王言而知重藏為聖世之珍。儻國典之載。頒敢外同文之化。丹傾葵藿。算稅松椿。伏願益壽。晉明。廣敷乾覆。冰天火窟。人人歸候。月之深東。海西關。在在。納占風之責。

集 92-630

狀元率進士謝恩表

弱疾焦竑 狀元詹瑛

伏以 開虞俊之門方廷士論射漢廷之策誤玷野科人知稽古之榮國有用儒之盛恩施逾望寵至若驚茲恭遇皇帝陛下總攬群材彌綸大化離明昭晰垂二十年寧壹之休解澤滂流衍億萬載和平之福惟崇經術雅意人文當九重側席以求賢乃千里彈冠而應詔猥承清問深究治原謂人心教化之衰縣紀綱之未肅而移風易俗之要非法令所能為思遠衆之遠猷奉

廣廷之大對予以詢言而底績庶幾令重而君尊意凡流叨庶異數群多士而試以藝廉不兼收取一人焉拔其尤寒為首舉荷采非之無下愧揚糝之在前御筆親題驚睹奎文之燦宮抱下錫更兼榮華之華寶錄均霑樽俎仰至坐饌八珍之品尤分

九府之藏

且敢不勉率同心益堅素學賜之大幾千里而化於

恩波之浩蕩島之勢累百數而不如鴉頭直節以馳驅共殫忠孝之圖少答高深之造

謝恩

擬宋崇政殿說書趙師民進勸講箴表 焦竑 備極西清委瑯鳳奉討論朔漢馳烽開疎經籍顧古道晦明之候繁人心消長之機奚辭會弁之勞敢異凝旒之補臣師民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自昔明王不以天縱而自聖本之先哲實真道揆以開人戒一暴於易寒慮于陰之可惜殫精乙夜撫攬星書蓋百王傳授之真布在方策而千古廢興之跡可鑒安危非徒潤色三代之典謨寔以啟沃一人之心志多聞達事匪事至而替求聞之功文德格戎豈我興而廢尚德之治思離明之繼

照必資接之非逸恭惟

皇帝陛下如日方中天不息謂二帝三王之道當窮極其高深而一祖二宗之書已光昭于永久惟念終于典學聿追若于前文頃因戎馬之憑陵暫輟銅龍之勸講臣念世方招文學之

聖明

六

士因使為侍從之臣不但優之無閒謂能奉國養將需之緩急相與致君以禁廷頗故之有人知樛婁之足賴好不進則退者學可忘鑽仰之勤而難得易失者時當及春秋之富經書勿以方隅之多故而息講論勿以宸居之至尊而忘先哲不為迂濶而難行愚儒不以為膚淺而易侮母以歲月為可玩而不室居無以盛明為可常而自生滿假縣微至著從古迄今皆備載于箴言用發明于經學庶不虛天祿石渠之延接用以資金華琳館之鑒觀伏願宵旰思皇聰明憲古思大人照臨之道廣宏事包荒知小夫誦說之智專不遺對非銘諸心腑冀收藥石之功置之座隅爰比章弦之助臣師民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所撰勸講箴隨表上進以聞

擬宋崇政殿說書趙師民進勸講箴表萬曆己丑周詩

石簣陶望齡撰花編修

伏以

往哲垂文六籍啓傳心之奧

王人邁訓多聞維建事之圖况講幄之宏開實

熙朝之鉅典敢因家誦竊附章嚴恭惟

○○○○

道超三極

化暢六幽寶鏡新磨式舉臨雍之禮神珠在握不忘就學

之功謙光風浹於泰交高德允符於乾健故嘗首初正義

通英之閣特寫尚書無逸之篇

王座晏清風回於佩

皇明館課集卷之三表

金華問對曰永圖書是已掩漢烈士石渠同軒皇之博堂夫頃

者西偏告病小醜阻兵屬軍旅之未寧致簡編之暫廢始覽

書走檄將非記誦之秋而後類談心不適撫靜之用生今作

詎謂急荒顧臣以人主之養心警場師之種樹雖有一曝之

僅如片葉之搖豈可急杪末而失本根病雖推而忘灌漑已之

不克敵焉是求鶴列已嚴於麗樵虎旅徒翔于疆場昔有虞

德苗格舞干而姬后敷文崇降因聖念罔愆在師古而有不貢

則修言

廟堂藏戰勝之師樽俎寓折衝之勢訓詞在

御握簡神於運籌

至道參前東帶威於擐甲勿謂弛張之異術遂貳章句為迂疎

維開寶太平之時寔草昧經綸之始吳越尚與于

則側梓鼓未寢于師中然猶持披九五之文

朝登隱德日覽三篇之益益院闢崇文况茲燕燕之期可忘新

新之益益臣章縫賤士佔俸末流春鳥秋蟲抱微音而欲吐西岩

魯壁庶遺緒之未亡幸遇

清時遠切右職陸生語就非逢馬上之君賈誼才疎久愧夜分

之對循名而所居暑任核實而所說何書敢匿狂言以拾官謫

伏願

重道崇儒

經文緯武

山維累土勿虧一簣之功

濠澗谷王無取細流之擇則

垂衣裳治受龍馬而凝圖

執玉帛朝封狼胥而立碣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將所撰勸講箴一通隨

表上

進以

聞

重寫 累朝訓錄進呈表 萬曆已卯疾焦結 伏以治資成憲國有信書自昔不聞乎王莽莫不先絕其祖武故夏貽典則商戒風愆姬旦述周王之舊章魏相條漢家之故事豈無三墳八索亦有七畧九流而唯寫近事于丹青奉時王為著恭茲以年祀遠則聽睹為難而於耳目新斯續承尤切矧于明盛代有章程先後二百年皇聖聖賢六七子燕孫賄無非不世出之英共成大有為之業雖九文允武各馳騁于一時而紀勳紀言幸昭垂于二史號聖訓者幾卷為實錄者九家勒景鍾而銘琬琰固已跨越千古而魏乎配天球而執面書抑亦追倣三代之作者比茲聖子神孫之法備在石渠天祿之儲自非精核錄于三餘何以備覽觀于乙夜恭惟皇帝陛下大合華軌中布度聖王之大經大法嘉樂時勤周禮之三自三千仰鑽盡力尚謂累朝之憲典實為一代之師資深詔臣工特加繕寫竊念臣才非安世默識未能學吳子雲漢思何補謬執西臯之銀管俾裁前史之金根常竹葉煙聲于筆陣雲蒸霧散氣于墨莊測海窺天自覺淺中之愧拂塵婦葉彌知是正之難幸倘承明廣內之觀稍為肅清登閣之助敢呈御覽附進謹言惟抗天莫盛于本朝而享國獨延于世廟觀其知者千慮之失不無晚節一簣之虧大祭承乃留情于祠禱正朝神機又晚達乎元良獨以規畫時于一心嗜欲俗乎羣輔剛能制下明足察微是以彌縫四十五年之間庶幾佑君百千萬載之盛伏冀與治同道舍短集長觸目警心加之意而高明光大因言致實見諸事以深切著明則可抱祖德于精神寤寐之中而能匡聖謨于文字簡編之外王猶允塞帝德無疆

重寫 累朝訓錄進呈表 萬曆已卯 黃輝 伏以 統緒開乾坤 九葉續 貽孫之重 憲章懸日月 一人厘法 祖之思仁既篤乎紹明義敢忘於將順臣等誠惟誠忝稽首頓首竊惟義軒開物身垂律度之宗頌誦紀官世演勳言之記夏傳典則殷守風愆逮姬氏之顯承寔後人之佑啓豈不遐追乎往牒未如近守乎先彞良以作述殊途古今勢別古人逸矣事若存而若亡近代燦然道識大而識小至如漢家制度不辭雜霸之因承宋室訓詞亦動通英之諄復矧惟昭代迥絕前編高皇帝 手廓然氣極歸于堂構 聖心遊玄化龍章遠襲乎圖書速 聖聖之凝基益乾乾於純武並吐詞而為訓咸觸事以成經若木日邊根葉溫雲霞之采大河天上源流吞海嶽之精事在史書光彌嗣服恭惟 皇帝陛下 神明啓胃 功德承庥率 祖率親撫鴻圖而栗栗在 宮在廟仰 慈翼以施繩謂天清地寧宇宙之二百年方始繇父作子述 聖賢之六七作相仍凡一言一動之昭聖皆天語天工之代運比見 高皇 之 御札雲漢常新益思 列聖之 德音本支有日矣扶西臯之秘將雷乙夜之觀奕世編摩琬琰畢開于冊府分書繕寫星辰爭燦手藝鑄金共快之

告成望

楓宸而奏進臣等職叨承弼世荷甄陶瞻前事之不愆信
先聖之如在聰明天縱猶深駭朽之防吁弗日聞猶見轉圜之
受勵精理道勤或基乎三朝遜志誨惟好不哀乎五學故能天
綏慶祚世載明徵側探陟降之

英靈應望

聖明之繼述欣傳盛事益慰遠懷彼為水之英猶猶殊世澤即
尼山之壁履孰與家傳精神智同源開卷可知有益抑權與接
跡當機自覺不忌伏願

後
亮節
動人

步步趨趨寶同周訓承承繼繼勅並奏容運觀光揚烈之精神
聖勤政親儒之軌範無念爾祖廣
帝德千聲詩能自得師洗

聖廟躍瞻望之至

王心於典詰作明明后鴻名克配乎
祖宗真丕丕基業長同予君載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廟躍瞻望之至

聖廟躍瞻望之至

擬重編

累朝訓錄進呈表萬曆已
伏以 大業艱虞 列聖貽萬年之燕翼 聖王冊
一人闡十代之鴻猷欲充紹夫舊聞乃有需乎新錄率畢鉛丹
之役少裨 堂構之恩竊惟自古聖明帝王之興必有善政嘉
謨之著為之前者宏舉可以萬世然莫切於貽孫謀為之後者
休範存乎百王然莫要於繩祖武况我
二祖 八宗之謨烈尤追五帝三王之驟馳矢口而為典謨動
容以作規矩語成文墨成象殆將比迹於義皇左記事右記言
豈但流芳於行事是有

寶訓實錄施于 聖子神孫欽惟 皇上以善繼善述對越
祖宗以法行法言軌律政令 篤前人成烈固已見于葵見于
墻 率乃祖攸行何待書之几書之座而猶 諭石渠之彥納
金匱之藏舉要交修既可隨時卒業分門別類又將觸事得師
乃 詔命以再書由志存乎三復臣等恭承 休命勉效素功
赤宇綠文窺則愧同管蠡縹緲細帙校讎僅免魯魚繕寫告成
裝潢上進 十聖之休先再耀 九重之睿覽重新伏望 戒
浮慕而勉實行 多成功而少議論思 列聖之育本肝食勿
以怠心讀之而必鍊其精神思 列聖之防欲去情勿以昏
氣讀之而必齊其志意夫既升堂而親與尤須引古以程今
事端何以昔簡而今繁必思揅節裁成之道人材何以昔盛而
今耗必思作成甄別之方風俗謝棄之淳則陶鈞之術安在紀
綱遡前之飭則總聖之計何先豈徒出口入耳而索之簡中固
將修身治心而施之天下

將修身治心而施之天下

三祖之顯承不替。親揚式引於萬年。
八宗之作述彌光。明聖遐紀于億禩。臣無任云

皇明館課經世宏詞稿集卷之二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集卷之三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秣陵 焦 茲 弱侯父

邑子 陸紳之 飛卿父 纂輯

繡谷 周曰校 應賢父 督刊

雙集

奉迎 皇太后箋

勵香毛 紀文簡公

張文忠 羅中允 皇帝御名茲者欽承

聖孝 先帝遺詔已於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嗣位敬惟

聖母殿下遠在藩邸特奉箋迎請者伏以大統既承義貴致專

可拘 於主聖至情攸繫恩當重蓋於慈幃展孝懷庸伸至養恭惟

體勝 康而 殿下鍾祥茂族媲美

聖明 聖訓 聖訓 聖訓 聖訓

性每薦于仁慈化素彰于儉約仰惟

聖德樂育眇躬撫視提携愛有加于極裾起居出入教必守于

歲規屬緣倫序之宜入嗣基圖之重恭承

九廟日理萬幾維允慰乎眾心實仰承于內訓顧瞻左右奈省

問之音疎徒倚晨昏春陰遠之地遠助勞罔報慈慕彌深特遣

近臣往迎舊邸浮江龍棹快風力之輕安愛日鳳庭仰容光于

咫尺共享昇平之福永延壽考之休無任懇惓瞻戀之至

寫出奉 即皇太 后意不

皇嗣生賀 皇后箋

洪陽張位 東閣大李

伏以景命有徵允維世德之賢慶事備成寶壽坤道之懿照臨
所暨鼓舞念同敬惟皇后陛下德合開明恩覃拱木神人協吉
熊羆之夢斯安種稂效祥弓鞠之析適應宗社永桑苞之因掖
庭衍椒實之蕃臣等生值昌期樂觀盛事瞻慶源之有自輟慕
堯封祝寶算以齊天載歌周雅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

卷之三 賀賀

致語類

甲辰元夕節宴奉 皇太后致語 程敏政

伏以時當泰運重三五之佳辰孝慈慈闈祝萬千之聖壽瑞騰
鶴禁喜溢龍顏恭惟 皇太后陛下受性弘仁昭謀高遠慶
孫子比周室之太任福庇天人類瑤池之王母制不稱于宮
化已洽于家邦矧四方書大有之年式充寶訓宜九重慶上元
之節先進霞縵朱絃亮協應韶鈞御燭煥煌昭回星斗山形
菊萼清馬海上之六鰲烟影迴環走人間之八駿清歌妙舞以次
而迭奏境開仙凡玉饌珍羞雖然而前陳味窮水陸極天下一
人之養奉內前一之權臣等粗以賤工叨居法部窺月中之
火樹疑新開不夜之天分竊後之黃相和樂共長春之宴欲宣
勝事敢貢芻言 長樂宮中陪御筵六麓山下擁祥煙三春景

重元宵節四海人歌大有年彩仗近移風力軟珠簾初捲月光
圓雲益滿歡觀燈酒樂奏昇平第一篇

元夕節宴奉 皇上致語 克勤程敏政

伏以時分四季惟春李富和樂之時節有三元顧上元乃繁華
之節宜張御宴祇奉宸惟况一歲之豐登有先朝之故事恭惟
皇帝陛下秉寬仁恭儉之德受高明睿哲之安天縱多能上師
孔子日新舊學遠慕湯王祥刑不及于非辜郵曲屢施于無告
南郊禮俗特牲才昨於尚方北塞塵清虎旅又歸于宿衛調春
臺之玉燭實在此時放夜禁之金吾豈妨正務銀花玉樹微應
鰲山鼉鼓龍笙少處鳳駕侍臣立紅雲之殿尚食進燕霞之觴
聖齡額保于萬年健隨天運節序已開于十日樂與人同時明
月之光輝喜良宵之未艾臣等猥以末技叨預伶官禮太乙貴
神于六宮之中想周旋于達旦獻昇平妙曲於兩階之下愧聲
調之入雲欲罄下情敬陳俚語 寶歷初開十二巡上元風景

一回新千枝火樹連西苑萬點星輝擁北辰金劉黃柑傳令節
調翻白雪應陽春聖心頌比光明燭滿賜餘輝及庶民

重陽節奉 皇太后致語 尚矩董 越工部尚書
伏以金菊對芙蓉。御苑風光。異人世。玉杯浮沆瀣。聖明孝德。協天心。清樞同四序。三時至。養來九州萬國。一任年光。穀轉且忻。壽川增。宜逸豫之無期。真孝慈之垂盡恭惟。

聖太后陛下。仁慈恭儉。中正齊莊。渭水與周。卜世何須。資郊郭。塗山啓。如歷年終。見邁殷商。坤元資萬物。以含生允由。天作震。肅清一人。以繼統。寶自虹流。仁恩協贊。於窮祗。慈訓式昭。平海。字愛此歲。逢柔兆正。當節屆重陽。漢宮方佩。紫萸囊。陶徑正。黃菊酒。餽餐出天府。詩人不取。題餽。俎晏龍山。愛參軍任。朝落帽。人世尚不。孤令節。天家可。虛度年光。奉春酒。悅慈顏。正。醺南陽之水。得仙方。願。

聖壽初餐。栗里之英。振振百子池邊。龍孫繞膝。勝。咬馬。半枝上。

老魄流輝。挂枝香。飄青玉。素頭遙通。御氣梧。葉兒舞。高陽臺畔。亂點秋光。洞仙歌。徹玉樓春。慶美人歸。錦堂月。肯惜。戶。上。慢。不。妨。步。步。嬌。隨。金。人。捧。露。盤。再。再。擁。鸞。旌。飛。下。玉。女。搖。仙。佩。飄。飄。跨。鶴。馭。歸。來。咸。言。美。景。良。辰。大。聖。樂。慈。顏。不。老。共。對。紫。更。金。菊。堯。民。歌。萬。壽。無。疆。法。部。既。陳。樂。詞。宜。畫。

玉盤仙。露瀉清香。都入慈闈。萬壽觴。栢子濃薰。朝露含菊。花開映御袍。黃兒驚聲。裡。思。何。限。魚。藻。宮。中。樂。未。天。半。捲。珠。簾。看。歌。舞。梨。星。天。上。勿。皇。梓。

端陽節宴 皇太后致語 尚矩董 越李士
伏以階。奠。舒。五。葉。一。年。佳。節。又。中。天。慈。算。況。千。春。萬。口。歡。聲。齊。動。地。中。外。仰。鴻。鈞。大。造。臣。工。露。燕。錫。深。恩。宜。逸。豫。之。無。期。真。孝。慈。之。垂。盡。恭。惟。

皇太后陛下。仁慈恭儉。中正齊莊。震肅儲祥。啓。聖明以繼統。坤元肖德。同厚載以資生。有斌舊國。寔生商渭水。大邦真有子。配二儀以正位。無貳無虞。有萬乘以承惟。何思何慮。維此歲逢。柔兆式當節屆。端陽。舊。酒。泛。玉。尊。金。尊。喜。見。一。人。獻。壽。蕭。文。葉。捧。瓊。樓。朱。戶。又。看。九。御。迎。祥。香。風。先。播。於。浴。蘭。炎。暑。頃。消。於。賜。葛。幻。術。繫。淮。南。之。蟠。虎。草。旦。頌。大。內。之。榮。葵。五。兵。符。皆。佩。赤。靈。九。子。樓。並。照。彩。綬。宜。春。死。裡。紛。上。驃。騎。連。營。太。液。波。心。兩。兩。龍。舟。競。渡。不。必。鑄。青。銅。於。揚。子。已。無。邪。僻。動。天。

心何須。飼。靈。藥。于。守。宮。自有。聖慈嚴內。則。養。此。馨。香。令。德。何。難。感。格。上。天。看。三。階。平。而。風。雨。時。定。五。穀。熟。而。人。民。育。至。養。備。九。州。四。海。慈。徽。過。萬。歲。千。秋。頒。金。門。暫。駐。官。車。看。眾。技。鱗。魚。龍。曼。戲。勸。輦。路。且。停。警。蹕。聽。風。簫。傳。鳳。仙。音。不。盡。下。情。再。陳。口。號。

中天佳節。月梨賓。天上年年樂事新。競渡波搖金線。柳追風。蹄。蹴。軟。香。塵。蒲。觴。泛。玉。稱。三。壽。冰。片。堆。盤。送。八。瓊。額。祝。聖。慈。長。不老。小。臣。末。技。歲。來。陳。

東太史
后同公
許青
其色
其妙

動人

工部

中秋節奉 皇上致語

尚矩董 越文信公

伏以秋色兩平分萬里寂無聲之風露圓光正東滿一輪懸有影之山河良宵美景莫踈人意天心正和協但得永清驪於宸極何妨催緩箭於宮壺深已同人年方大有恭惟

皇帝陛下恩同覆載明並照臨育物對時識大造方以欲藏為德重農務本知小人惟於稼穡是依吹豳方見於迎寒扶景忽驚千徂暑勝此蓐收司令正欣皓魄當空惟一鐸必有容光信

大明本無私照霓裳紛舞袖悠揚法曲獻仙音桂子落天香縹緲夾城通御氣輦路動雍容仙璫壽杯浮漱醴朝霞仰天欲問

來幾時嫦娥不語搗藥不知在何許杵臼無聲披縹緲旣離霓繞見鏡光閃爍轉瓊樓入朱戶忽驚輪影遙遙望蓬萊且莫乘

風待靈槎猶堪泛斗豈必假知微道術已長如天柱峰頭又何

須公遠仙橋便如在廣寒宮裡謾言今夕復何夕不燭燈燭之

光管取今年勝舊年長看魚龍之戲願停法部試聽頌聲

一年月色是中秋桂子香清盛氣浮大地有光歸畢照九重無

事樂宸遊星辰北拱瞻黃道鳥鵲南飛向畫樓願祝年年當此

夜八荒黎庶盡歌謳

余附師
同義公

可歌
可味

麗

俊雅
詞

雅色
可

進館公燕致語

明龍正成編

伏以黃閣風清際五百年明良之會終惟日永衍千齡世德藝之傳地說瀛洲會見菁我樂育人堂瑤圃共瞻奎象敦崇慶帝澤之休光紀詞壇之盛事恭惟 內閣元老相公卿由天資

治以風行幹軸乾坤斟酌四時之氣輔成堯舜縱橫三代之英紆赤帝而親 黃泉宅青槐而光

紫極備九德以甄庶僚之六德三德上下咸熙戴

一人以制大字之億人兆人華東胥賴恩伯禹之饒弱而與勵振河海不道細流適周公之吐握而尤勤采薪菲無以下休適

逢 龍作中興之運載觀豹文玉受之期萃美九州結綠懸璆光掩映探奇回城青鳬白鳳羽參差如鑑之空如衡之平既廣

擇于藝圃隔日斯征爾月斯近復專課於詞林天機儲材廣見

開于三墳五典之外石渠充棟考文獻于

二祖八宗之朝曳履鳳皇池共擬澡身浴德鳴珂鵲觀豈云

刻篆雕蟲步亦步趨亦趨悉從國規而蹈方矩聞所聞見所見

共披霽月而灑光風晝漏傳清幸遭逢于

今日晴窗養粹卜勲業于他年方茲玉露凝秋金風薦爽陳柯

捲翠蒨山色于尊前綺戶披紅搖波光于亭畔楓宸退講共來

嘉觀之駭芸閣開筵並擁皋比之席文江動色筆海增瀾少長

不踰二十八星天上座尊卑式序百千萬載日邊恩共等父司

燕樂之儀乍進俳優之戲三觴均奏四韻俱成其詞曰
天上分携紫閣香彩霞聲細引霞觴三台高映黃金闕列宿紛
羅白玉堂斗柄指西增燦爛明河直北近微茫欣瞻多士生王
國額俊應知 帝業昌

光華爛
燦和色
奕々令
人調然
有凌雲
想

入館公燕致語

昭素黃輝

伏以龍輿獻壽壽星正燦於丙丁虎觀儲英英氣正臨乎奎壁
 共看一堂慈喜真師之濟之朋足占萬曆鴻休賴維之承
 之美熙朝盛事竊地榮觀恭惟內閣元老相公道貫三才望隆
 八柱身依日月振二百歲之禮樂文章手幹乾坤統億萬人之
 英雄豪傑調和王軸夏日為陰而冬日為陽華固金甌豐稔斯
 王而饑年斯穀祥流都堊苾洽華夷仍躬握髮之勤渠不數翹
 才之延接十步間必有茂草矧明世無擇地之才百歲計莫如
 樹人乃皇家有如天之網羅符十七載正周王壽考之初齡得
 士廿二人恰克典疇咨之往敷旌收旣異陶冶彌殷仰俟德星
 喜見連珠之入闕宏開冊府驚看羣玉之照人元氣時崑崙揮
 灑巨靈之山水榮光攬河洛錯綜五老之圖書豈直錢月凌雲
 鵲刻鵲雕虫之小技將使通今學古收補天浴日之大猷東箭
 書犀鏃羽更資其援入西金躍虎淬磨尤利其發矧先知覺後
 知此日之措模具在前事師後事它年之報稱如何共祈丹心
 言光青史遠荅二祖八宗之培養仰酬聖君賢相之登
 延方今格井澄煙桂輪浴露螭頭下直九霄環佩聲雞舌飛
 香四座衣冠春色北辰開斗極王衡運而列宿盤旋東觀敬蓬
 萊紫氣臨而羣直易奕函丈動中宸之采片言炳烈于丹青
 比延上道之光載色流觀乎父象音姑佐勝斜垂萬里銀簾素
 姊多情推上一輪水鏡某等沾文露千方山冠下雀躍何勝望
 恩波于圓海濤中鸞歌莫狀敬謏俚語少侑清歡詞曰紫薇丹
 桂對芳妍閨闔風高玉色天桃李陰中羣小鳳蓬萊觀裡會諸
 僊雲連雁序當歌席月滿娥池照舞筵共羨唐虞才子盛瑤觴

檄集

擬高皇帝諭中原檄

希直方孝孺

東里公
 言冠履不可倒持
 鶴鳳不可同穴
 內夏外夷
 固天之所以別區
 類峻界防也
 宋德凌遲
 南風不競
 大羊陸梁奄有中夏
 三光失
 明兩儀易位
 黔白汙於腥膻
 衣冠辱於塗炭
 自古宇宙之變有
 大出者乎
 凡含齒戴髮
 孰不裂眦撫膺
 思一操戈而北指哉
 夫沐猴而冠
 自昔所嗤
 服豕以家於今
 為甚
 况錦衣玉食
 雖盜享
 帝王之奉而假淫靡聚卒
 無改禽獸之心
 有如大德廢長立幼
 泰定以臣弑君
 天曆以弟醜兄弟
 匹兄室于慈父
 妻加以宰相
 竊弄泰阿
 臺臣日尋戈戟
 三綱以淪九法
 以數雖胡亥楊廣之
 毒未若斯之極也
 而伏乃視為恬嬉
 方欲虎腥焰而灼之
 此雖
 皇司會
 銀錢案
 卷之三
 敘第
 十
 殊覆異載
 猶當戮力驅除
 而況可使之稱一人
 以號令天下
 執
 予故淮泗耕農也
 疆畝力作以資事育
 而重役繁刑如蹈湯火
 寇賊蜂興
 寢不帖席
 群雄無主
 繆為推戴
 不得已勉從眾志
 與師弔伐
 干戈所指
 旗無再揚
 時乃瘡痍
 懷德偽吳倖國
 珍盛友
 定西抵巴蜀
 東連滄海
 南控閩越
 荆湘漢沔兩淮
 往沛皆入版
 圖
 東南亦已粗定
 但念爾中原之民
 尚爾淪陷
 深用疚心
 予恭
 天成命罔敢自寧
 將遣兵北向蕩逐
 虜虜清豺狼之窟
 穴復漢
 官之威儀
 恐爾有眾冥昧不靈
 不曰是實生我而覆予是
 譬或
 機矢相向
 或竄身異域
 予亦何辭
 于爾有眾
 其尚敬聽予言
 毋輟耕
 毋廢市
 毋棄室家
 毋犯鋒鏑
 義兵所至
 輸誠納款
 率先投
 降
 以保有生子
 幸為華夏主
 爾之幸為華夏民
 相與戴履
 高厚
 共樂太平
 詎與薰炙腥穢不可嚮通者
 哉
 於乎
 言出於予心入

不外家
古之天
地之靈
於爾心爾尚信予不妄以告爾父兄子弟國或子遠其蒙古色
目人非我族類有能倡衆歸義者予亦紿之右衽一体收恤檄
到其胥論之

卷之三

上

擬漢伏波將軍論南蠻檄
華川三 律待制李士
蓋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惟大漢隆興兼制八荒威靈所被
罔不臣妾陛下即位厥既存抚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與師出兵
從事於蠻夷是故有司臨境而東既請服闕王伏辜大將軍秉
鉞單于奔奔驃騎抗旌昆邪右衽自古所未能攝正朔不及
其俗者莫不誅勝受事稽首來享甘心而內附惟南蠻在服蠻
南本南海地趙佗故越吏秦滅天下亂佗輒擅據其地自立為
王高皇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因而王之與訓
符通使使和輯百粵為外臣及高后時南粵以我隔絕器物為
辭乃自尊號為帝稱制與中國侔高后怒削去南粵籍遣兵擊
之會國有大故兵罷孝文皇帝務以德懷柔四夷為佗親象在
真定置守邑其後昆弟咸尊官厚賜寵之而遣使諭感德焉佗
恐煩貢謝願奉詔長為藩貢職自削其帝制通使如故然聞
其居國竊如故號特使天子時稱王朝命如諸侯而已天子寬
容掩覆瑕玼亦置不問陛下建元之四年佗孫胡嗣為王而東
粵侵其邊邑胡不敢擅與兵上書天子請命天子多南粵義守
職約為與兵未至而東粵平胡感漢德且約入見天子已而背
約不入見而遣子嬰齊入宿衛胡死嬰齊歸國立擅殺生自恣
無道天子數使使者諷諭亦竟負恩不復見天子及其子與繼
立乃與母后謀求內屬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天子許之
賜其相呂嘉印除其故重刑用漢法諸使者留鎮撫之則是大
漢始終嘉惠于南粵者甚厚為南粵計其將何以報漢德乎頃
者其王王太后能念漢恩不可負知約將入朝獨呂嘉久執國
柄威福自專顧以內屬為非利於是天子遣兵及其境問罪逐

不以財地
而以罪惡
者見王
之師

曉諭
申告
極刑
罰切

皇明

以反聞弒其王太后。盡殺漢使者。連登梧。拒漢逆。天悼道。厥罪不可赦。陛下赫然怒。是用命將出師。將盡誅夷之。而郡縣其地。雖其地方萬里。廣袤有屏。象翡翠玳瑁諸奇產。然以我大漢之強。盛得其地。不足以加大得其財。不足以加富。徒以其罪。愈惡。實義所當。誅用宏混一之盛。震懼代大漢威。命於無垠。幕府今受天子詔。分命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涇水。樓船將軍出豫章。下須水。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下潮將軍下蒼梧。馳義侯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殄滅之。期決在今日。蓋皇帝之兵。非人力之福也。惟爾南粵官屬將校。部落君長。其必劫於威暴。汚淖凶逆。無以自新。如能共棄前惡。斬捕元凶。相率來降。封賞之。科具如甲令。夫玉石俱焚。誠聖天子所不忍用。是猶告之修不匿厥指。苟或保持險阻。懷抱疑貳。以自外我天子之威命。則天兵所至。職在討除。必草薶而禽獮之。盡殺乃止。禍福所在。昭然甚明。檄到咸諭。陛下意。毋忽。

諭既括父老文

伯劉 其之成公

高太史
李太公
宣主上
之德同
罪時吉
四之門
開之可
之途可
與諸也
傳焉

皇明

詞婉而
切意周
而直既
知必當
感焉

告既括父老。皇朝以武德一九有服。而不殺與休。滋潤固有茶。毒至今八十餘年矣。父老目不睹。班班耳不聆。鉦鼓如鼓。飯稻哺。孫育子。早臥晏眠。優。坦。坦。通。無。既。有。臨。山。涉。水。不。視。不。類。誰之賜。與帝德寬大。務在休息。與百姓安。準太平。故禁網漏而弗脩。官缺其人。偷情潛生。以不能宣德化。逆。逆。逆。然在有司。非主上意也。今父老子弟。不察其故。懣懣暑。嗟。寒。徙。然。于。天。乘。間。造。震。竊。弄。戈。兵。睚。眦。跳。跟。曼。及。草。木。禽。獸。率。追。厥。生。所。遇。所。止。山。夷。土。赤。甚。亡。謂。也。百姓無辜。顛。隳。于。天。驚。動。天。心。天子乃授鉞。左丞。相。曰。其。從。便。宜。死。之。生。之。無。倚。無。賴。丞。相。深。念。小。民。為。不。教。而。誅。有。辜。帝。仁。詢。于。庶。言。知。使。者。父。老。鄉。黨。崇。威。與。父。老。故。無。惡。為。能。奉。揚。朝。廷。仁。恩。以。啓。迪。父。老。心。不。迷。迷。是。川。發。傳。俾。使。者。來。諭。父。老。豈。父。老。各。體。上。意。約。束。其。子。弟。交。禍。作。福。以。活。乃。胤。屬。俾。引。勿。割。惠。至。渥。也。今。使。者。至。郡。且。隔。月。矣。布。告。已。至。而。父。老。子。弟。猶。豫。未。決。使。者。實。愚。朴。不。能。測。人。意。而。嘗。聞。大。君。子。之。教。曰。患。迪。後。逆。吉。凶。猶。影。響。火。生。于。木。厥。惟。自。灼。匹。夫。不。可。雖。況。敗。禍。天。子。丞。相。怒。乎。大。命。不。替。大。恩。不。再。然。可。釋。不。可。結。亂。可。已。不。可。長。冥。行。弗。返。厥。塗。乃。窮。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又。曰。迷。復。凶。父。老。念。哉。語。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使。者。雖。微。丞。相。命。也。惟。父。老。審。圖。之。毋。自。失。厥。時。以。貽。悔。莫。及。

擬漢使論郡國共擊邯鄲檄 景濂宋 應 卷之六 檄
惟高皇帝提三千卒起自豐沛赤幟一揮天下底定鼎於重熙
至孝平皇帝薨在幼冲新都侯莽久秉國鈞潛萌異圖僭竊天
位四海蒙塵怨次骨有枕戈待旦者義旗始堅持劔之士動
以萬數不一二年直搏長安眾共誅莽天也為之開明日月為
之宣朗人祇為之塗舒賊王郎者本邯鄲小筮之家乘海內弗
靖詐稱成帝子子與以惑亂吏民值魏亡賴子弟遂立為帝狗
下幽冀漢興賊決不兩立義將剪屠之今大司馬劉公將城頭
子路刀矛都兵百萬後東方來軍容輝赫雲鋒者無不殲滅
爾吏民皆漢舊臣當不忘二百年子養元元之澤帥爾子弟執
爾戈矛鼓行而西相與成大功漢法具在陷陣却敵者受上賞
塞旗斬將者次之執俘獻誠者又次之爾吏民隨所擇焉其有
不知通順之辨者甘為賊虜待兵以拒我者必革薶而食爾之
蓋根株痛斷乃止新莽篡位已十四年置百官有司謀臣甲士
雄天下尚頸血濺地節解分王郎假名烏合遇戰則鳥獸散
其能與漢兵敵乎漢德在人心未泯海內謳吟思之日夜矯首
以望赤帝旌旗之至故一叱問彼昆陽之圍斬司徒之首拔
武關之險降宛城之兵下河北之眾星流彗掃若神兵自天而
下皆爾吏民目所親睹也昔高皇帝嘗刑白馬盟諸侯王非劉
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王郎僭帝號反易天常罪在不赦爾
吏民上稽天命下度人心傳相告語戮力以誅無道使他日祀
漢配天不失舊物爾吏民榮名無窮焉不然漢兵且至其無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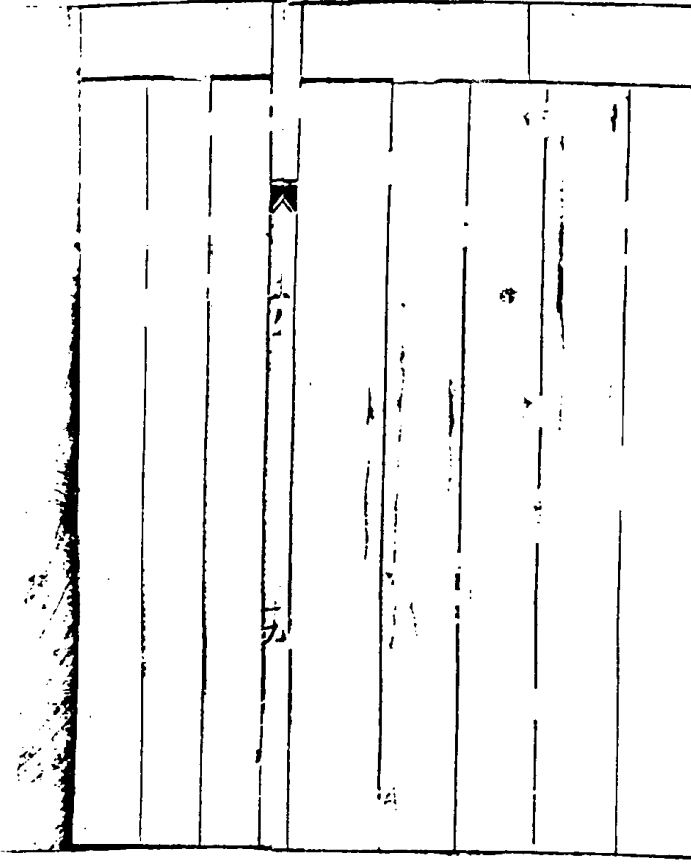
三鎮守臣約束虜衆西行檄 應 卷之六 檄
蓋聞歸德奉化者義也堅盟遠誓者信也守義與信者保其衆
者也夫提兵數十萬之衆去國數千里而假道于嚴關固府之
內名之曰孤懸然王行之諸酋帥從之而寬然無反顧之慮者
豈王之智不及此哉特有
聖天子之德意也特有數十年來之盟誓也然使王約束不明
申令不熟經行之地動致騷擾母論利害將不負
朝廷之委任恩哉夫
天朝之待外國以德而外國之事
天朝以義以信自王納款以來
聖天子之德何如邪賜以王爵錫以金印寵以美號號曰順義
而又貢馬有賜獻琛有賜此越裳氏之所不能得于周而王得
之也昔漢招烏孫等國以斷匈奴右臂不聞許外國相通也間
有私相羈屬者漢不知也不聞許彼道以往來也今王欲往西
寧海上會僧刺麻假道甘涼等州而
朝廷欣然許之此又匈奴之所不能得于漢而王得之也王又
請開茶市夫茶國飲渾茶非所急故
朝廷不允所請此
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外也然後賜以百餽以供講誦之需此則
聖天子之仁也而又
賜經賜佛賜飲食以勞王而犒衆士此又
聖天子之仁之無窮也余雖不敏亦知王之知感矣王之譯求
言道所經歷分毫不敢犯
朝廷守臣已諭王意于緣邊諸吏民矣亦已諭緣邊諸帥使寬

十一

集 92—644

太公為
濟陰金
泰山神
女暴風
兩在邑
外也

賢聲漸遠經句奚必作霖縱有劉城鼓角之喧難免室煩寒潦
之嘆滂沱汪濊奚足為恩浩汗淋漓彰彰女之中國且有聖人
安敢橫流不止灌壇豈無遺澤何不避邑而過乎



周
襄公
許
文公
王
如
深
山
文
公
地
食
牛

雲南鎮臣約束土司檄

雲南鎮臣約束土司檄
爾西南夷之臣屬中國也蓋自古然矣國家兼統羣載混一華
夷澤海內外皆為郡縣爾固貢賦之邑也國家以爾道路遠
不以中國之治之特設宣慰宣撫長官等司俾爾世官長
其地租稅徭役不領於中國之職賦爾等得以安享爵土者秋
毫皆朝廷德也夫何爾年以來發肆猖獗每勾結外夷以來
侵犯內地綏則聚蜂也急則鳴張豕突冒觸官軍及其勢促
力窮輒爾搖尾乞命官兵一過叛逆再萌此爾等之故智所從
來久矣今者耿馬逆賊率眾渡甸逆賊景宗才等懷犬羊之性
逞狼豕之兇附從莽夷美矢無忌入施甸襲猛林取永昌破順
寧屢挾孟定木邦勒取金牌印信罪惡貫盈神人共憤皇帝赫
然震怒爰命三軍討之以我批武之師覆彼烏卵之上兵刀再
接連賊就擒已乃平其巢穴夷其醜類此皆皇天寵靈朝廷威
武之所致也夫爾等襲先人之遺業受國家之洪恩妄肆狂悖
之高親為戎首自謂地險人眾朝廷無如我何迨乎挫衄鋒鏑
之下反接糧車之中累鼓之憂方浸當職之勇安在禍敗之本
爾等所鑒也往者無論已今而後爾當洗心滌慮舍舊圖新毋
交構外夷毋侵盜中土毋擅興兵革毋侵越境界倘彼夷酋犯
爾疆土爾當馳告報門東甲待命苟能永懷忠義之心無替恭
順之節則我之所以待爾者不薄惟爾亦有利焉如其怙終不
悛仍為跋扈之圖是乃陷迷復之凶犯必誅之令明矣我常陳
師鞠旅滅迹掃塵一旦血流川河暴骨草莽先人斬其血祀子
孫絕其嘍類自作之愆噬臍何及夫以順逆之勢若彼利害之
機若此苟有知識咸能省圖撤到其共思之母忽

中問
計來公

高
清

文
家

子
家

地
天

也
大

明
其

正
其

明
其

正
其

明
其

正
其

明
其

正
其

明
其

正
其

明
其

正
其

明
其

雲南鎮臣約束土司徵調之環胡時時

國初削平僭亂奄有雲南內建郡縣外設宣慰七司宣撫三司

安撫長官等司十數俾世其土官號相襲豈為爾能率百粵佐

我

高皇帝之命哉無亦以爾率先嚮化且荒外受服隨修君長庶

幾不侵不叛長守外藩焉耳父成子繼兄終弟及世受

國恩謂宜專心內附靡無他志乃前者莽酋以緬種入據擺古

猾賊今又實有承心爾孟定孟連車里八百迄西邊莫等酋先

役屬背義反側莫此為甚然彼猶稱迫近大小不敵患其見凌

若千崖南甸隴川木邦皆我舊臣亦先後屈服此則爾等之即

安于莽也今莽酋子應裡藉父兇虎肆以兵威劫制旁土聽一

岳風則奪隴川之地以與岳風信一軍度則許以木邦之地與

軍度賊遂連殘芒市去國數千里牧馬潞江侵我疆微一軍犯

騰衝一軍窺永昌軍書相聞存為中國不利未聞爾當道土

司能為挫其軍鋒者厘一順寧猛效忠出兵迎敵小有克獲未

能大創其在南甸則陽順陰逆多方詭計我千崖則望風迎賊反

為先鋒芒市則不戰而奔家室異處夫保中國之命以有茲

土事之二百年見強敵而棄之非忠臣也藉使爾有夷獯居之

數世一旦棄汝而他適汝何愛焉區區新造攝古欲與堂一

天朝角力爾智雖愚者猶知不可况乃稱為長帥者哉公麼之

輩必有為任器教尉制七郡之計者彼各一時耳

國家東無夷患西無虎憂物力全盛士馬精強猛將謀臣動計

千百而專力于西南壁若轉泰山之石以塞漢汗耳何七郡之

能為瘴癘雖侵非有頭痛身熱之阪山谿雖阻非有束馬懸車

王
外

之
度

之
度

之
度

之
度

之
度

之
度

之
度

之
度

之
度

之
度

之
度

之
度

之
度

之
度

之
度

之
度

之
度

之
度

之
度

之
度

之
度

之
度

之
度

之險戈船之卒吹飛之士日孟增集一渡金滄而南聲非攻計

則莽賊計窮勢必渙散爾于是時雖欲背逆歸順無繇也

國家于爾未有介然之恨何嫌何疑而有貳意爾若及以此時

悔心易圖諸部齊一堅事中國積甲守境以待其來聲勢相

援緩急相應賊來或投其右或投其左或掃其虛或躡其後使

敵進不能前退不及後則賊必不復窺騰衝冠永昌矣其時有

能得應裡首者即與以擺古之地貨財皆有之有能得岳鳳罕

度父子首者分龍川木邦之半其餘以歸其書主能得猛別阿

瓦者者如得大將賞千金有官益封日夜傳檄以聞不敗後若

猶懷觀望計圖兩屬則莽定之後罪有所歸身首不完妻子為

俘則惟爾自生咎爾無或怨如微

論采類等衙局吏微前經試仲明葛職檢討

高皇帝建以為太宰都司以行此邊

文皇帝起此平爾祖以師來助順

文皇帝肅爾誠款乃建爾官故爾土宇奉大寧之地以昇之嗣

是以來不失朝貢類種藩蔽而

國家歲時金幣賜予之蘇府旣賞錢元虛月後乃陽向陰背

與大廟交驩潛為向道略我邊陲土木之役成之安爾是年

焉夫爾祖之歸順非若胡貉燕人之助也

文皇帝之封殖非止吾離南鄙之田也

國家之錫予不減呼韓金縢之賜也爾之向背不減先令羌罕

之詐也遠臣念之常痛于心而籌策之士亦頗有言

國家无大宰不便者益不能無徙戎之議

主上湛恩至德傾獨以為

文皇帝所建母是剪棄故赦爾隱罪茂和弘覆而吏德無厭詭

謀不測諛辭危語恐赫邊吏叩關請

關方有邀求異服潛師旋有寇掠夫國家典爾可謂不薄矣

稍地以居之輸金帛以賜之恩德覆露尔惟是藩屏是為豈其

弁髦而因典焉為市即封殖之意謂何方當

聖明極治之時胡越一家之會度遼東指土亦覆謀下瀨南征

輒首授首威靈廣被薄海求臣乃有重九譯而入見求一貢而

不得者爾已世受封爵稱為藩臣而辜負

主恩沿通大虜有知

主上赫然下咫尺之詔開閣絕貢罪致討邊臣邀功竟其語

勢即不知爾何以謝過其無乃剪為細賊土室之續以為自累

幕府為爾懼焉夫以匈奴之桀驁而三稟正朔受饗摩

朝廷鞭撻而使之其何有于采類故欲与尔計其便失生

錫幣受之天朝布帛金錢額之節鎮而無亡矢遺鏃之費如此

其安也與虜出入暗行鈔略犯關塞冒矢石以覬細民粗粝之

資如此其險也高爵重封稱天下藩臣以雄長于戎狄之間

如此其利也長惡不悛以勞王族血膏鋒刃首懸蒙街一二遺

虜自竄于苦寒不毛之地如此其害也安危利害昭然可觀自

求多福是在知者爾若盡更前撤恪守臣節无通配虜

朝廷于舊惡无所念歲時賜賚盡從舊章若能為國宣力伺虜

動靜以告邊吏効有勲勞殊榮厚賞

朝廷亦無所愛其或請乞紛紜邀求無已守臣亦不敢以聞于

天子其有執心向背結連匈奴以為禍始則甲車百万分道勦

除執事者固有成策矣爾其放古始之忠順革嗜昔之遠心哉

露布類

擬盛平群寇露布

濟之王 整文格公

天啓昌期。薄示無虞之警。神資容筭。旋成不戰之功。氛授廓清。華夷寧謐。恭惟皇帝陛下。嗣登天位。獨奮乾綱。掃一時怠玩之風。振累世因循之習。泰然群盜。敗爾逆天。安祿山之反。相莫逃。子壽先知。管叔鮮之流言。尚賴成王不惑。鴟成性。莫懷好音。大馬怙恩。忽成反噬。陛下怒形文武之赫斯。恩施乾坤之曠蕩。網開一面。計出六奇。置赤心于腹中。推洪恩於望外。故旌旗所指。反側歸心。金鼓纔聞。元惡授首。兵車既勒。徒勞六月之師。千羽載陳。奚俟七旬之格。遂使燕齊趙魏。四郊之狐兔。俱無江漢淮沂。萬里之波濤。咸息此皆德符玄造。謀協神人。群策畢收。愚罔遺于一得。神謨默運。道乃出于萬全。四門還穆。穆之風萬姓。親平之政。臣職居下列。目觀膏公。殄蠲之當。轍車。築鯨鯢。以為京觀。武歌七德。遂完保大之名。壽祝萬年。願進持盈之戒。

嶺西大捷露布 萬曆丁丑

凡玄沈自邠 國史侍

萬曆五年某月某日某官臣某等奉
詔進討嶺西猺賊仰伏

天威大。致克捷。遂平羅旁等處地方。若竊惟仁人之心。在拯民威德。覃敷于絕徼。王者之師。非黷武靈聲。不振于炎荒。萬里編氓。情舒一旦。百年遺患。克不崇朝。惟茲羅旁。介在嶺表。徭獠雜處。種類寔繁。西接蒼梧。險道夙迷。於瘴癘。東隣肇慶。妖氛遂起。于戰爭。帶甲擁兵。嗜殺乃其素性。標戈厲刀。桀驁比于天驕。所居者密菁叢林。狎狎之所。嘯聚所恃者崇岡疊嶂。猿猴之所。援方其負固山林。則問罪之師。以險道而難克。及其肆孽。疆圉則無辜之衆。被劫掠以無道。鼠伏狐潛。致由積漸。鯨吞虎噬。惡已貫盈。歷歷

廟議以徂征。未親收功于有捷。茲惟我皇上 勇智當天

神明御世。詩書禮樂。既薄文教。于八埏。羽箭干戈。爰振武功。于四裔。交南納。贊威標。銅柱之卿。漠北。稱臣。塵斷王閭之路。迺惟廣寇尚未格心。盤據雖止于一隅。荼毒實延于萬世。蓋皇靈遠播。霜抵月。嶠罔不。歸心。願夷性難馴。與深遐。荒敢行倡亂。斯王仁所不化。即文告其矣。施臣等叨荷簡書。恭行

天討。欲救萬民之塗炭。遂與百粵之戎兵。先命偏師。以批其中。堅復出奇。以斷其歸路。司韜鈴者。効力爭先。有斬將褫旗之勇。督餽餉者。星馳雲輓。有投石超距之雄。臣某復親率大軍。直搗巢穴。叱咤則風雲變色。指麾而山岳動搖。先聲以懾其奸謀。初陣即摧其銳氣。勢如破竹。數節之後。游刀有餘。聲甚疾雷。呼

吸之間不及掩耳夷酋猖獗魂魄以當車殺氣馮我
唐揚而春最難辨百萬壯勇効于千城壯烈功成
千倚劍移太山以壓邪誰能當之鼓洪鐘以燎毛不勞餘力金
搜州列誅滅無難烏舉狼奔悔禍矣及州未有皆兵之家立山
為積甲之場被掠者悉歸其縱歸脅從者問待以不殊離戈畫
戟耀日月以爭明瘴雨蠻烟朗乾坤而再觀三軍奏凱兆姓人
安喧鑼吹于營中捲征衣于塞外以洩神人之念以清邊微之
鹿音者有苗弗靈必七旬而後格鬼方未靖亦三年而奏功未
有剪通寇于一朝除禍亂于頃刻僻壤堯風烟之乍息遐陬觀
系稜之全消况夫一鏃未亡可保百年無事誠未有如
今日之盛者也此雖諸將效勞列侯用命實由我
皇上明見萬里之外功收不戰之餘授成等子

廟堂布

神威于蠻貊是以臣工用命疆土肅清臣等功任師中愧之桓
桓之氣監等間外勉圖赫赫之猷南粵來庭必慰終軍之風志
夜郎通道何論司馬之立動
主上自英臣能實泰河清海晏必今朝物阜民安將永逸臣等
不勝欣忭謹奉露布以聞

臣聞王燭平調不廢秋霜之殺琬圖在宥猶勤時雨之征是以
旌垂綬結之儀孤寓弛張之家雖文德靡實于親武而國容寧
徂於入軍故唯後至之逆誅彌見前禽之順取恭唯
皇帝陛下仁綏有猷化洽無私法乾坤以握樞休劉柔
而建極白環西至青髻東來地靈開瑞於金牛河氣馳光于玉
馬群生含苞共休拒格之陰雜種挺妖敢側華平之影韃靼捲
力克者殘胡弱敵荒服塞垣內視葱山蒐蕩蒲海往者老酋毛
里不孩占風慕德候月投誠求以享王誓無侵畔
先帝外來駭喙內重息肩合其怒歡之常畜以喜人之禮錯居
近塞五市通關謂惡聲當革於甚滋乃野性竟甘於墮走火落
赤狼頭賊部孤尾餘生秦爾合謀狡焉內訌匪方席斥謝魁魁
以南技嶮擊句燕渡太手而東牧始猶養食新益張頑忘邪
翼之淡但枯擢擊之遼乾坤梟獍竊氣而忘所生雨露威刑至
秋而得其刺面三覆物我猶張一面之羅天二還書彼敢肆九
頭之噬焚惑我亡命腥膻我鄙廬天地不容神人共憤三門授
律爭懷振主之誠九伐大蒸各淬復讐之刀勝於未戰出既
有名臣奉天之靈敬王所憤飲米交舍向日揚旌會諸將
於中權假靈神武占勝氣於大旆恭罪鬼方順拒之嚴誅鬼
神助義拉腔峒之勁氣川谷齊聲恭從業集手龍緝中令尚仿
平蜂蟻廣張烽燧審聽律同運籌務協于帳帟浩著周道手斯
卷火落赤其相台吉剎二川部落及播力克所遣鐵騎合數萬
人方陸梁于東龍遽旅拒於西涼鳩復化鷹殺氣夜傳刀斗從
從為勉驚塵雲切堽鈴臣乃指發剛牙背依孤角舟城自堇人

議集上

孔子廟堂議

景濂宋濂翰林學士承旨

世之言礼者咸法孔子然則廟而祀之其可不稽攷古礼乎不
 與古之礼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無福奈何今之人
 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南面祝告利成
 主人立于阼階上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南面此皆
 主人之正位也卒脩祝盥手拋豆十國男皆主人盥手曰阼階記

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為
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拜受尸酢主人
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為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
二年幸魯祠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
師南向三獻宮室西向是猶未失古之遺意也公慶開元二二

一曰四三原官也古位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九黎陽元二十七
是周世祖舒美 永三 義類 廿一

此論
者世本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鄉大夫士雖無之大
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為墓。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

聖神座于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堯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擣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濯月峇吳壽合陰吳陰達于淵泉既濯然後迎牲設饗氣也肅合黍稷是勸達于蠶室以玩奠然後兩

蕭合羶。羶蓋求神于陰陽也。今用薰羶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

觀會同典。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為不若是。則不厭。且敬也。今以

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
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汙礼育為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

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
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其鄰國合

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尊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群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為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

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今也雜實而妄列甚至荀况之言性惡楊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老莊

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育聖不先父食
久矣故禹不先絳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密宋祖帝乙鄭祖厲

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寘而不講。顏面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淳佑初張居程上後因困于顛倒藝倫莫此為甚吾又不知監集議行究張氏居程下顛倒藝倫莫此為甚吾又不知其為可笑也古者士之見而公棄為賢故治人率首公釋菜以

禮其先師其學宮四時之祭乃皆釋奠秋亦非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係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津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

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先彷彿儀禮
備食篇節文為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即尸酢主人主婦
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

者禮之所自山猶河濱之宗瀛海也猶山嶽之宗崑崙也今乃舛謬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設有人心者

孰能默上以自安乎雖然姑言其略爾若夫廟制之非宜見
服之無章罷用則雖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
更僕不可及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矣建安燕氏欲以伏羲
為道統之宗神農皇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卑陶伊
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益傳說其子皆可與享于先王天子
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
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蓋尊三
皇不泊于區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
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
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若為之先
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為而不可

此又其
外復立
一見

通明書院集卷之二

廿三

薛文清公從祀孔廟議

儼山陸深文裕公

臣謹按祭祀之議本以報功而孔廟祀典實為傳道夫聖人之
道大矣遠矣今六經所載皆聖人之道也有能以六經之道蘊
之身心是曰立德發揮六經之理見之政治是曰立功講明六
經之文形於著述是曰立言夫德以建極也功以挽世也言以
垂訓也凡有一于此皆應法施於後之義故祭其福焉類其歆
焉靈其受焉神斯享矣此孔廟祠祀之所緣起非徒以弥文為
也顧世儒之論從祀者每多言備于著述之文而於道德之實
若在所后蓋有見于祭法報功之說亦以孔子刪述之功居多
而祀典皆在教學之地故尔臣則以為聖人之道本末一貫讀
之而為升降此祀典之所以品節也自今論之孔門七十二人親
炙至化相與講明有明道之功故宜祀秦火之烈典章焚棄故
二十二經師口授秘藏有傳道之功宜祀魏晉之際佛老並興
故排斥異端者有衛道之功宜祀隋唐以來聖學漸興故專門
訓釋者有明道之功宜祀自程朱以來聖學大明學者漸趨於
章句口耳之末故躬行實踐者有体道之功亦宜祀此皆出於
人心之同然而無事于一毫之假借故曰礼以義起又曰天序
天秩此之謂也欽惟我朝列聖純以道化天下表章六經不遺
餘力名臣輩出足配古人然知以理學為宗者實自瑄始考其
平生出處進退言論風旨其不合於聖人之道者鮮矣况生當
程朱之后素尊程朱之學而反躬實踐復性存誠所以立其德
者亦足以救末世支离之弊習其於世教似為有功揆之祭法
亦應有合但先年亦常建議從祀先臣劉定之誤以為瑄實名

此又其
外復立
一見

此又其
外復立
一見

此又其
外復立
一見

此又其
外復立
一見

高列主
帝建漢

有應

臣勤學好問歸察其身無愧文清之美謚至以較量朱子之門
人高第微寓不滿故斷以瑄祀可無施行蓋其愛護祀典之意
也故此後來公論有曰本朝理學一人有曰今之真儒當入孔
廟有曰此元大儒當入廟有曰潛心理學當入廟庭有曰有
功名教侑食無忝焉其推尊學者之至也如此雖然是非必久
而後定禮樂待人而後行今聖明在上議禮考文正其會也臣
人按古人祭祀之禮雖曰報功其意又在風勵後來蓋欲引長
其道以為世教計也是故孔子之祀通於萬世則孔子之道行
於萬世豈徒以遠豆裸獻云乎哉若使今之為士者皆能如瑄
之為學則言行功業必有可觀於世道何如也所謂法施於民
者莫大於此仰惟皇上中興禮冠千古行聖人之道得聖人之
統主張斯文蓋亦有年如瑄者河津有特祀矣太原有專祀矣

必欲鋪張一王之大典以表章理學之人羽翊聖門風勵來
學則從祀之選非瑄不可謹議

罪盜議

維模許 因少卿

臣聞唐虞之世畫衣而治然寇盜奸宄以命士師成周之盛刑
措不用兵假不試而詰奸特賡賁周官載焉故雖堯舜文武在上
不能必天下無跳梁之民而白晝大劫剽吏奪金漢文時有之
亦無害其富庶所責乎長人者在罪之有過使不逞之徒不足
為我良民之擾即不得已以生道殺民而其究也竟不失其並
生之意此古帝王所以恢弘天心而親為海內蒼生主也且盜
亦吾民不幸迷誤弄兵潢池自遠其可生之途上誠有以開之
彼豈無人心者故御失其道即民皆為賊御得其道即盜皆為
民惟上所使之今天下承平而抱鼓時起川廣越吳狐鼠橫行
羽書頻至咎在有司不能體
上撫馭主靈至意先其未萌日寢延憂以厓

皇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三 誠類

其

宵旰比漸不可長肯襲虞夏訓一守長耳尚能布德宣威令羣
盜解散良民獲安出方略以衛一境今詎無其人哉臣越人也
習越之患桑梓荼毒憤不及折箠鞭之然推而天下可知也愚
昧不足以識時務謹據所見聞冒闕四事惟

上裁擇

一曰先撫字夫今之為盜者固非比諸胡南籍粵其初皆吾郡
縣之民郡縣之民蓋亦有家室墳墓一旦乃肯捐軀為此何故
哉意豈有迫之者乎人情迫于不得已則激而生變有冤而莫
伸有資而見奪皆驅之為盜者也然又有市井無賴又惡少亡
命者吏不能養其民以至游惰失業滿而無歸方其平居若晏
然無事一夫不逞旦暮狂呼草澤之間則踉蹌四顧而起者皆
此輩也故野有游民盜之資也今閭里小民游蕩失業者十室

而九。居常側目于殷富之家。教心思。有日矣。食者。其能必其。命富者。其能保其資。豪猾而有力者。為之。則數。其。火。而。未。發。且。察。原。有。司。第。知。高。城。深。池。以。禦。外。寇。而。家。潛。戶。伏。者。卧。已。起。城。池。之。內。矣。臣。固。謂。有。形。之。寇。易。制。無。形。之。寇。難。圖。及。今。令。撫。按。諸。臣。嚴。察。吏。治。去。其。貪。暴。慎。選。賢。良。責。之。拊。循。輕。徭。薄。賦。平。刑。勸。課。與。民。休。息。仍。先。自。朝。廷。停。不。急。之。務。能。可。緩。之。征。蠲。積。欠。之。逋。節。無。經。之。費。明。示。外。百。司。以。意。向。所。在。夫。以。法。行。者。幸。文。墨。以。意。行。者。速。置。郵。此。本。原。之。論。也。

二曰。明。節。制。今。盜。有。犯。鄉。邑。者。則。鄉。邑。之。兵。調。募。策。應。有。司。不。得。而。專。也。故。節。制。以。督。撫。撫。提。諸。省。而。兵。憲。分。焉。兵。憲。提。郡。而。郡。有。司。分。焉。不。有。分。者。則。地。廣。而。勢。不。給。不。有。提。者。則。權。散。而。志。不。協。無。事。而。無。設。則。官。多。而。增。擾。事。至。而。請。設。則。計。晚。而。無。及。故。量。遠。近。而。開。府。隨。緩。急。而。設。衛。其。法。善。矣。然。武。弁。司。衛。而。外。又。有。參。遊。等。官。分。地。而。守。則。又。聽。于。督。撫。以。備。馳。驅。者。也。提。若。空。居。中。以。握。其。樞。分。者。空。區。畫。以。專。其。力。今。握。樞。者。或。不。勝。提。兵。之。勞。而。偏。碩。一。隅。專。力。者。或。不。量。接。應。之。勢。而。兼。轄。數。道。此。所。謂。舛。也。且。用。兵。机。宜。變。在。呼。吸。而。文。移。上。下。動。見。掣。肘。今。但。明。節。制。之。權。假。求。應。之。使。令。即。有。司。得。先。機。而。後。白。兵。憲。兵。憲。先。得。機。而。省。兵。而。後。白。督。撫。微。非。其。宜。者。以。擅。調。論。檄。而。不。應。者。以。逗。遛。論。陷。城。失。池。者。其。旁。近。擁。兵。不。救。則。連。坐。如。此。提。者。權。重。分。者。力。歸。而。又。度。天。下。要。害。扼。塞。之。處。及。道。里。之。中。當。省。者。省。當。增。者。增。務。使。應。援。可。及。聲。勢。相。聞。而。民。不。擾。然。後。節。制。明。而。地。方。有。賴。矣。

三曰。團。保。甲。保。甲。之。法。今。有。司。固。有。行。之。者。然。率。虛。文。辭。又。其。行。者。去。而。繼。者。未。必。行。也。故。其。效。罕。睹。焉。今。誠。宣。布。朝。廷。德。意。以。明。示。有。司。稍。定。其。約。束。而。無。假。其。便。宜。令。十。家。為。甲。各。鄉。為。保。大。鄉。析。之。小。鄉。併。之。保。具。冊。整。戶。籍。壯。丁。備。衣。糧。罷。械。時。自。校。閱。而。有。司。督。之。整。第。令。其。籍。在。各。保。而。不。在。官。官。第。治。以。法。而。不。與。其。事。冠。至。甲。則。戶。相。策。應。保。則。甲。相。策。應。邑。則。保。相。策。應。而。有。司。第。以。游。兵。倚。角。其。間。一。甲。被。掠。則。有。甲。連。坐。一。保。被。掠。則。有。保。連。坐。冠。入。掠。而。能。奪。其。所。掠。者。即。以。予。之。仍。均。其。賞。否。否。責。償。其。所。被。掠。者。仍。均。其。罰。又。令。戶。書。其。丁。男。之。數。衣。食。之。業。出。入。遠。近。之。期。懸。之。門。互。察。其。游。惰。者。及。所。在。無。匪。奸。匪。奸。游。惰。者。有。罪。苟。舍。不。舉。者。與。同。坐。如。此。即。有。奸。宄。無。地。可。容。又。保。置。樓。守。望。懸。鼓。其。中。見。冠。則。鼓。之。有。保。聞。鼓。則。應。之。眾。鼓。則。集。隣。相。應。援。四。起。環。向。冠。安。所。逃。暇。則。分。賣。射。有。司。者。課。以。給。賞。賄。罪。此。二。策。者。古。人。已。試。之。明。效。故。鄉。有。保。甲。即。比。屋。皆。兵。無。異。父。子。兄。弟。相。與。戮。力。而。守。者。也。第。保。甲。之。法。其。行。在。保。長。其。救。在。保。長。其。驅。民。也。以。連。坐。其。病。民。也。以。連。坐。誠。使。保。長。得。人。而。調。停。其。連。坐。之。宜。則。添。行。夫。是。又。在。良。有。司。加。之。意。而。已。

四曰。散。脅。從。今。為。寇。者。姓。休。山。阻。海。招。集。以。命。為。之。淵。藪。所。至。率。又。藉。其。鄉。里。無。賴。者。為。之。嚮。導。乃。有。迫。脅。而。從。之。者。即。有。驍。雄。非。眾。何。恃。眾。聚。然。後。勢。成。匪。盜。者。散。其。聚。而。使。之。無。成。今。民。已。陷。于。盜。而。我。又。窮。治。之。是。塞。其。可。生。之。途。而。堅。其。從。亂。之。志。所。謂。樹。兵。而。資。盜。者。也。宜。令。有。司。宣。布。朝。廷。明。旨。揭。之。通。衢。仍。給。木。牌。令。反。正。者。執。以。為。符。聽。婦。勿。問。

此雖昔人試之術自是也
有能斬其黨以隆者視級論如軍功斬其首領者十之斬其渠
師者百之陳之于廬懸爵于幕以待來者自非據險背亂擁衆
拒命則咸與維新如此將見烏合之衆且互相疑貳其黨既散
其勢自孤此皆人以盜攻盜之術也至夫開誠以結其心慎謀
以防其詐則事固者宜自任之耳語曰君行令臣行意嗟乎今
獨患不待行意者耳尚何憂寇盜乎

卷之三

九

防邊議嘉靖乙丑稿

維柏許

國少師燕太子

今之患邊防不脩者非其防邊之弛也又非將無其人矣不足
也失在邊儲之不充失胡騎憑陵如風雨之至我軍人馬當之
往來之難易即有城堡星散四布各鎮所控制不下數千里而屯
卒率不滿萬又主帥往往不以自衛列卒而守番休而更大約
數里而一人然且老弱疲敝不任干戈以此而當強胡驍騎驅
卒而抗虎也矣法曰我事敵分今虜率數十萬合為一屯我以
數千之衆盡地而守此其衆寡不敵即有倉卒勢胡以支今北
邊之民飲食牧獵與匈奴同卒然有急懸金召募即萬人可立
具然而領邊鎮者特苦于無資且不能用其衆何敢募召募乎
夫將之所以能用其衆者何也蓋其權在賞罰且必賞給而後
罰可行今即聚兵而練之分甫用射勝者有賞不勝者有罰射
即中勝矣亡金帛之賞乃熟事責其不勝者而鞭箠之豈人情
乎又有大者幸澤當虜出萬分一生之力傳數級之功歸而論
賞徒與虛名未有寸帛一金之利不幸而少挫則執而論厥又
解休尚安得用之且世之驍雄斯馳之士多不閑于禮法入則
聞雞走狗出則斬將塞旗是安得儒生節儉之事說之令倂
首入下哉今邊將既束縛于文吏能不得展其拜伏謁請不如
禮則以失律當之又復約其家丁禁不得錦衣珍食俾勿持豪
橫態且欲彼恂如書生耶則烽燧矢石之地又安用之用之
烽燧矢石之地又欲約其衣食彼安可濫用兵者莫先于用
間今使人深入胡地而得其情控弦之所制鋒鏑之所加皆未
發而先覺然後可以備之頃者虜或薄郊關而諸鎮未聞也穴

此論固堡突入壘下而主將不之覺也何則無問故也夫問者擊之垂餌虎口非厚賞何以用之今又以賞之不充而廢問矣故曰非兵備之弛也非兵不足也非將無人也失在邊儲之不充邊儲充然後可以用其衆矣愚又聞守邊者守之塞下不聞其守內輔也自庚戌之警有詔徵各邊歲遣兩班入守劄鎮班三千人各選其精者以一時權宜之策非可謂長久行者也今劄鎮晏然無故而役各邊之兵非但靡費六且蓄患何則鎮兵既不滿萬且無以備城守而又入其精者入者三千不幾而

又遣次入者是各邊無故歲遣六千精銳往來道路也而鎮城虛矣此役不止久之各邊精兵盡為疲卒蓋在道有往來之勞千前無分毫之益劄之主者又謂其無益也兵至第令執土功愈益勞矣如此嚮之精銳有不尽耗者乎是役以一劄而銷各邊之兵也愚故曰非但靡費六且蓄患竊以為安莫他兵矣而而止各邊無遺兵誠使各邊之勢全則劄亦安矣謹議

邊之兵也愚故曰非但靡費六且蓄患竊以為安莫他兵矣而而止各邊無遺兵誠使各邊之勢全則劄亦安矣謹議

兵食議 嘉靖乙丑周汝 許國

王相國 天下固有無益之費而被之以莫大之名使人環視而不敢動者則兵食是已 高皇帝制天下之兵內有六郡外薄四海府司衛所基布星列將以壯 國家之勢為萬世治安慮至遠也今六合一家方內晏然靡大吠之警九州貢賦輻輳歲至輸如江河積如丘山然而國用既匱臣竊以食之今欲無食兵乎必去兵而後可而兵固不可去也乃今兵又苦于無食矣坐而待哺兵固厲農力作不足以僕餉農又厲兵蓋兵與農交相厲也兵農交厲此其勢不可久也今歲支不足給所在嗷呼起而戍主吏者豈非兵乎有司憚於激變往往束手置不問顧反啗以甘言姑息如此法今非行也即欲行安得償其所迫彼且有辭故今養兵如養驕子子驕則家敬兵驕則國敬當事者猶尚世世然熟視而不敢動謂國計何理國如理家家無常業惟游惰是安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彼積習之久以為父固當食我也食而不給則怨食而給則益惰惰則益匱匱而益無以給之至枵腹而號尚安得施其鞭撻哉今之名為兵者

國家以灰力驅我豈令我枵腹而從事也然今京師之兵自工役外邊地自守堡外內地自運充外實一無所事而內地最甚稍有寇警有司憚於折兵顧反籍民以衛之小急則名募有直大急則徵調有強其費之費不與焉夫無事既賦民以養兵有事又反籍民以衛兵平時任其耗盡緩急一不得力所謂驕與惰相成者也昔之養兵本欲以備不虞豈顧今其無事而食則

有司之計過也。蘇子曰：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
 無事而食。今
 令甲諸郡衛卒什三而守，什七而屯。屯兵二可給守兵一而自
 食，倘行之而效，即天下之屯足以盡廩天下之兵。縣官無所與
 其費，策至善也。然勢又易行而督屯之臣乃卒無為。
 國遠慮者坐視其廢而莫之求也。夫屯政之廢，繇將領掎剝與
 豪強典獄掎剝急故，貧卒構隙而弃田。典獄久故，勢家併兼而
 占業。及使者行部，奸吏輒與為市，設詭詞以售其欺。部使即亦
 能盡察乎？故第徵子粒，弗問賦疆，虛名固存，而恒產盡廢矣。竊
 以為屯田不復，食未可足也。誠得任事之臣，將思又之
 命分行天下，按籍以清其舊，稽額以廣其新，不出數年可使兵
 盡歸農，乃即于屯營之中，稍行番休之法，揀其精銳，時其牧閑
 二十從戎六十免役，略如唐府兵之制如此，不惟兵食可足而
 士氣不驕，緩急有恃，此萬世之計所當蚤定者也。

張國公謹按
 治漕河議嘉靖乙丑閏試 維棟許國 柱國少師
 國家運道徐沛而下，則由江入淮，由淮入河，徐沛而上，則由會
 通浮衛以達
 京師。故徐沛之間，漕河所經，譬之血脉，貴其流通，譬之咽喉，患
 其阻隔。而河水入漕，往潰決於壅頃年以來，徐沛為甚。自房
 村之役，迄今僅十餘年，功方告成，患復隨至。此其故可推已初
 河自汴來，南分二道，一出壽州，一出懷遠，此二道者皆入于淮
 其東南一道出宿遷，其東分五道，一出陽穀，一出塌場口，一出
 徐之小浮橋，一出沛之飛雲橋，一出溜溝，此六道者皆入漕以
 合于淮。後乃數決數淤，諸道廢塞，及孫及口之漕而河之正派
 遂併力以入于徐，識者不待今日泛濫而業知徐沛之當為疑
 矣。今南及金城，北至金口，百二十餘里間平原湯為巨浸，漕渠
 壅為高埠，沽頭以上沙與城平，水為逆派，運道阻絕，于是漕臣
 以聞。
 天子下其議，臣竊惟今事勢固難，遑更憂之通漕為急，昔之漕
 淤者皆先于決口，開月河以便漕舟，今開境山有水猶可問行
 此六一便也，因而用之，則月河可以無開，其治之序則徐武
 功崇底績于沙灣矣。其言曰：吾先疏其水，勢平乃治其決；
 止乃濬其淤，然後因而為之防，竊為
 今目前之計宜忘無出于此。且房村之役，經歲未久，成跡具在
 而地又密通勢，六相開當時聞款開趙皮寨以分孫繼挑，安東
 以導新安，未知試否，誠欲其意而善用之，以為疏水之法，即水
 勢宜平，決口可壅而掩濬之役固可畫地分至，若涵溝而下至

茶城河水尚潛漫于其間恐未易為力是在當事之臣相其形勢密其機宜或河流可截則截之或別道可開則開之非可以懸度而應斷也至于漕渠既濬運道以通又必循渠西岸築長堤以防再淤尋曹阜之遺緒接房村之舊功數世之利也獨儲利內移

國用方詘云尚可借費無從出臣聞先年治河或取椿銀或罰馬牧或撥樵課或增塩引或賜復除參考並事揆諸目前必有通融之術以濟上役之艱又在經國計者多方籌之書生何知焉謹議

卷之三 賦類

四十五

治漕河議嘉靖乙丑開議

李存文

頃者河溢豐沛漫入漕河浮沙之所積壅漕河之身將至湮遏上下之艘不得往來其害當開濬至亟也開濬之宜大臣行水者親履其所視地勢而為之大都候河水既退併工挑治因出土厚築長堤一帶於海溝之上下以防異日河患其高下曲折之宜先後用力之次固自有都水之計筭矣非可坐而待度者愚獨謂優恤人夫之實可議也預防淤塞之漸可議也求黃河之溢之故疏其勢而平之以無貽漕河之憂以開千百年之利可議也何則徐沛之間民素凋瘵今復遭大水之漂沒其土民僅出於波濤者飢寒愁慘可知矣而濬河之夫勢必於地方名之以飢寒之民而當鑿深負重之役烈風所侵泥塗所濡其勞苦非直胼手胝足已也又其家俯仰之所賴絕無他計不有以深念而厚恤之勢不聊生竊料所派一夫之工食率日以四分或五六分為限誠使此四分或五六分者皆入于入夫之手則衣食之所資俯仰之所望或可以僅支其半民亦甘心出其力以服役於公第恐給散之餘有司無稽察之明吏胥有乾沒之弊較之所派十不能得其六七則民之救死不贍奚暇于困憊之餘而盡力以保其後蓋十夫之名僅足當一夫之實耳有司者以工之無效然後役而刑之則民愈悻而工愈難完錢穀之費有愈甚者竊見

國家有大興作每起夫以千萬計而重率無方雖千萬無什伯之用每類此愚以為治河之役無專務多起丁夫但上自大

此以下
下議
之漸

惠則心悅誠服。自奮然子來以趨事。即數千之夫。猶數萬也。蓋民心齊則其力勸。民心怨則其力弛。天下之理有固然者。况古人救災之議。多有因而起。大役以賑之者。誠處之得其宜。則公役既完。而民患亦濟。否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能無念哉。此其當議者一也。往者愚計。借而來道。豐沛之間。往往舟膠於淺。自沿溝愈家。開以至沽頭。間多有泥沙。匯而為洲。渚幾不能舟。當是時。論者謂此河不久將淤。蓋不待黃河之泛。溢而勢已若是矣。夫天下之事。類非一朝一夕之故。假令漕河之身。類皆通利。深廣苟有淺。即從而濬之。則河雖溢。不至若此之甚。

此以下
下議
之漸

此以下
下議
之漸

國家設都水之職。置撥淺之夫。每沿河地。鋪皆以淺為名。其意固以河不能無淺。而欲亟治之。于其故也。若謂水勢方流。無可奈何。則大禹之治洪水。其距川距海之功。亦正于泛濫之時。為之人力既加。而後水由地中行。焉未聞俟水之盡平而治之者。要在隨時而經營之耳。今往者既不可追。自此以後。宜救河上諸臣預防其漸。不可坐而待其弊也。此其當議者一也。若夫漕河之阻。每由于黃河之患。則自古議之詳矣。自周漢以至勝國。其所建明者。且無論即我。

朝宋景濂張東白丘文莊霍文敏諸臣所議。與近時周恭肅所奏者。皆一時之高論。特未嘗舉而行之。愚竊觀宋張立霍之論。皆謂黃河入海之路。止于一淮。其源大而委小。不足以洩其滔滔之勢。故河恆決。意欲自開封逶北。浚河入新濟河。與衛河使南行者自淮而入于海。北行者自河而入于海。河分兩道。則其勢漸衰。其決當少。此即禹貢九河入海之意。至周恭肅所言者。則欲使中原之谷。修溝洫。使夏秋之雨水有所容。而不至併入。

同恭肅
欲治
黃河
之法

于黃河且肥饒之地。可悉可餘旱澇之。亦有洩有蓄。皆成沃壤。而河流自平。其法以三歲為率。初年則大渠會于諸河。次年則中渠達于大渠。又次年則田間之小渠。盡達于中渠。而夫役之法。則並用軍民。錢穀之需。則增廣鹽利。其疏鑿之明。微也。夫此言近迂闊。而萬世之計。無喻於此。愚觀江南之地。號為澤國。其山水海潮之至。甚盛。獨以溝洫縱橫。民皆取水以治田。水雖多而用之者。亦無限。故勢分而不至于為一。今河之水。合沂沭泗汶之流。與西域諸水。亦至多也。而未嘗有涓滴之用。皆聚而歸之於海。則其勢自橫溢。又復加之。以夏秋之霖。雖欲不潰。不可得也。若溝洫之政。則水有所用。自有所容。不惟減泛濫之災。而又興沃壤之利。雖大費于一時。實永逸于千載。取為上策。詎者謂黃河自古無用之者。今為此非宜。不知鄭渠白渠其始皆平地。自有涇渭。未知用之。及鄭國之計一施。而溉田數萬頃。涇渭遂利於天下。則夫天下之事。六在入為之耳。況成周井田之政。必始於洛邑。正今中原之地。何為乎不可行者。特天下之財未充。故因循未舉。竊謂究竟當行之也。夫黃河者天下之元氣。漕河者社稷之元氣。其勢相關。而其計慮誠有所當。悉然但知為。

國而不知為民。忽于小而難于其大。則非治安之長策。願吾君吾相當加之意耳。

王司馬

京營之兵所以居重馭輕示威武于天下也

京營

高皇帝統一海內列四十八衛千南都兵制詳矣及

兵制

文皇帝定鼎于神京則都門以內七十二衛約其兵不下三十

其兵

萬歲補以內有五十餘衛約其兵不下二十萬雖九邊之戍郡

應可

縣之卒不能過是也又於近畿之衛若山東河南中都大寧選

行非

其兵番上操以壯軍勢既以五軍營統之矣而復設三千營以

我武

司實蓋合旗神機營以司神鎗火器天下皆稱為三大營其擁

此核

衛

至詳

天關雄示六合之執赫然盛矣承乎久而武備弛正統之變幾

不能

不能軍由是于庸愍創為新制于三大營之內選兵十萬初分

為五

為五營總分為十營每營以五十人為一隊有隊長二隊為百

人有

人有隊官十隊為千人有把總而五千則以都指揮統之陽隆

菴所

菴所稱體統重嚴條教明肅蓋一時調用之銳甲于西方此京

兵之

兵之一變也天順復辟務反景泰之所為而團營之制遂廢迨

八年

八年復之而成化初年復廢至三年乃始做其原制增定為十

二營

二營其法以京兵八萬外兵八萬而外兵仍分兩班期年而更

之蓋

之蓋見操之兵共十二萬設四武四勇四威統之而布分益嚴

我武

我武益張矣此京營之再變也夫三大營之制全營操演其兵

無隱

無隱避之奸而疲壯則無所分團營之制選而堪用者倘操選

而不

而不堪用者退老營以供役其簡練精矣而點者往往賄軍吏

以少

以少壯而為老弱避操征之役是二者其利弊略相當然其初

未嘗

未嘗不善而其後多所藉竄故久之不能無變今者十二營之

制弊

制弊而復歸三大營之誠是也顧天下之治不在于變法而

在于得人昔者永樂之初罕庭漠北丕震天威而近塞無狼煙

之警是三大營固善矣然究其故則非徒營制之善而選教訓

練之際核實至精行伍皆熊羆之士節制嚴而器械傷故戰勝

攻取而中國之勢揚揚國營初立之時兵制精國勢盛亦非徒恃

其制也蓋以于肅愍諸臣勵精講武中軍無不選之將而麾下

無不選之兵故兵威遂伸於天下是知法制者總攝之綱而振

舉之則存乎人今三大營之制固復矣復其制而不得其意則

其弊猶在故竊謂今之可設者有五一日稽數二曰簡銳三曰

時教四曰嚴操五曰禁役夫京營之兵原額三十餘萬歲食米

以百萬計今之尺籍如故也給糧如故也而按其在營之數十

不能五六矣其千夫百夫之長互相欺隱掩其數而沒入其糧

有勳衛以護之于上有奸胥以維之于下牢不可破夫腴民之

脂膏而付之貪猾之手有害于民無益于軍是誠不可以不究

謂宜委強幹嚴明臺諫之臣立法而數之如百人之中自相糾

保若所保之內而有逃亡者其將不舉而其兵舉之則予歲糧

之半革其將不許襲若是而兵之實數可稽矣稽之而去其兵

則減其糧一歲可得幾萬或逃者隱者捕而歸諸伍則亦可實

平軍容此二者皆國之利也故曰兵之數當稽也既稽之矣則

在營者不可以不擇夫以一當十用兵之良疲弩無戈足以敗

事者團營之所以得者謂其簡擇之精也今雖不用其分營之

法而但取其簡練之意務立標定格以嚴選之少而壯者優其

給為上兵老而弱者削其糧十之三為下兵上者肄習以聽用

下者雜派以供役且上兵比年一選有不堪者取其壯子弟易

之下兵之中而有壯子弟堪入伍者復其糧之數勇怯既分士

知奮矣。不然而徒以贏困之夫當操戈之數雖多亦奚以為故
曰兵之銳當簡也。先聖曰以不教民戰是為棄之。今帥兵知操
演而不知教習夫教不至則藝不精操之無益也。且坐作擊刺
之方弓矢劍戟之法天下必有精其技者。空厝募以為教師每
應操五日之內三日教習二日操演其所教務遵合典之制不
得以九射之虛文而塞其責重賞罰以勸懲之則庶乎藝精而
氣壯矣。否則因循怠玩雖有壯士不得以盡其能故曰兵之教
當時也。昔京操之法用給舍鄭林之議以八陣肄之今歲久而
法弛矣。安營布陣變化縱橫之道漫不知講而揚旌舉號應演
武之故事凡天下之兵皆若此觀之誠有可笑者。且器械朽鈍
馬匹孱弱上下安習以為固然何以張超距之威而當百戰之
勇哉。謂宜申明八陣之制若何而奇若何而正若何而分若何
而合使兵將識其意可臨敵遇險而不失其常間于一隊之中
取器械視之刀犀利者有賞而朽鈍者必罰所乘之馬必如古
人所稱探前缺後蹄間三尺之良其以疲馬呈者究其調養不
時之罪如是而在操之兵始有實用故曰兵之操當嚴也。夫用
兵之要貴養其氣耳目專于旌鼓而心志肅于號令則其氣雄
今營兵多有借役於外者釋戈盾之習而從使令之用則行伍
正而軍威弱故必如先朝之制凡在操軍士並不得差撥其
有公役則老營之弱卒應之而將官私役者革其俸如此而兵
氣始振否則兵存而實亡矣故曰兵之役當禁也。嗟夫是五者
皆本于大將之得人苟得其人則分之而為十二營固可合之
而為三大營亦可為無其人則雖給焉法制之變祇益弊耳
夫猛獸在山藋藿為之不採養教之下信四方之所觀望謀
國者不可不究心于京兵也

練兵議 陸慶成辰銘試
夫練兵非難而制兵為難古者天子六軍征伐天下今京營之
兵數萬人兩國家竭財畢議虛殫歲月而卒莫之強者非惟失
練抑失制也。往時羽檄交馳烽火在望亦嘗瞋目扼腕悔已事
之失矣。稍當解嚴輒驚倫安而桑土之思頃忘何哉。一曰京營
之士積驕之後法之則預擲於閑掖而潛挾半寺尹彼衣糧之
給一或不時輒瑣聚譟譟以傲命吏驕生譏然莫敢誰何彼方
無含矢之技橫梁之功而尚以尺籍為奸何況人精其能拔石
超距築大連主何所不至此當事者泄泄若將以士服習為
國家釐數之患而惟恐訓之也。一曰國家以數萬人寄之一
人指揮號令惟耳目之是聽緩士非服習亦已震盪況乃簡練
炎災若何故為之任者亦將曰夫用千人而使人有疑我之志
者自危則又安得以其身冒不韙之名臨不測之禍孰与可且
旦夕恃寇之不來之為愈乎此二者兵之大害也將
祖宗之法制固然耶抑其事變遷改以至極耶夫繫驥驥之足
而今之馳不前矣縛責諸之手而今之鬪不勝矣練兵而利其
練之不精任將而利其任之不重斯將不威而士不武矣我
國家之制兵與三代異請以漢喻漢初京師有南北軍南軍衛
尉主之掌宮城門內之兵北軍中尉主之掌京城門內之兵武
帝奮捷伐南威南軍增期門羽林而北軍增八校尉秩与執金
吾皆二千石不屬中尉也以此言之漢以南北軍相制矣又增
八校分北軍之權矣又增期門羽林均八校之權矣豈非以國
之利器不宜在一人耶。誅呂之後太尉雖入北軍而不得南軍
猶莫敢發不謂有所制耶我國家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此言我
高皇帝

高皇帝神武戡亂久歷戎機授養既陳牛馬弗服嘉與天下更

生故京營之兵建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漢之北軍也設

錦衣等十二衛以衛宮禁漢之南軍也而又隸之五府又八校

相制之意也夫五府者

高皇帝善威利器之道也有事則合軍動衆鈞連而出所謂數

起於五而終於八垓下之陳是也事已則兵歸於府將歸于

朝卒有意外之虞生于一軍而四軍足以制其死命故兵聚之

而不見其形將練之而不疑其危強本弱幹居重馭輕控制寓

內之術在是矣故曰法未始散而整有所繇起議者不微立法

之初而竊以焉執已敝無用之法而補之無怪乎愈補而愈敝

已

成祖之作我燕都也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大

營而又聚河南山東中都大寧四都司官軍于京師而練閱之

法云善矣然竊意非

成祖意也與天驕比鄰勢無兩盛震用威武三犁其庭榆木川

之師言旋入關時則可以散而不及散承平日久因循為功不

宜永圖誰執其咎至於正統已已癸卯比危本兵于公通變其

榮程良比銳立為十營還其老弱兵勢孔張國以攸存時

則不可以散而不敢散天順成化之間再罷再置後復增為十

二營時則可以散而不能散相沿不廢至嘉靖庚戌而後改戎

政府稱名異而責實同耳目新而紀綱舊積衰之弊彌彌也夫

士卒不練與無卒同而謂今之有卒也然乎哉故愚謂兵之不

強非惟失練抑失制也誠哉國家之故典登歷朝之故畫

還兵五府責以簡稽去尾大不掉之患收太阿倒持之權指臂

失練意

失練意

失練意

失練意

失練意

失練意

失練意

失練意

失練意

失練意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此下十
民勝數

相使大牙相控令 國家有示亂除暴之利而無講信卒起之

憂一便也臣無震主之威則流言不興用之得以盡其才部曲

必開節制必嚴簡練必時而勇悍可作二便也兵不偏聚勢鈞

力敵不敢誦誦三便也徒御既寡將卒相習各私其下各戴其

上畫戰則形相識夜戰則聲相聞苦樂必同利害必通四便也五

營並立聲息相軋毀最相形將必各勤其官爭實力焉五便也

五營為伍十人為隊大將握算積而數之千軍在目私役可革

兵伍可實六便也治眾如寡分數盡一以教十以十教百以

百教千不出旬月可得勝兵數萬人七便也力雄百夫若可為

百夫長力雄千夫若可為千夫長一軍之中必有虎賁力輕扛鼎

足輕戎馬躍旗取將必有能者受而貴之是謂軍之司命將才

可得八便也然後令甲所著指揮則所轄萬人武備不精千人

以上奪俸有差七千以上奪職有差千戶所轄千人以百為率

百戶所轄百人以十為率法今可行九便也然後廣徵異材益

張爪牙或取遠郡之良受習練法或散已練之眾分教數郡布

列中外隱然長城以此摧寇何寇不摧十便也此之不行而顧

彼之夕居因循歲月坐耗廩食倉卒有變驍首就戮夫驅白徒

而投之死地必無幸也無素令而責將之有功必不服也故將

雖有鞭賞耳之法而不敢用用之於無用之地也 國家雖日

費千金猶安之耳巡視諸臣望繁苛之禮本兵大臣寡憂勞之

效曾足而可以幾兵之強哉夫琴瑟不調甚者更而張之況法

本善而自亂其機譬有良璧委之豐野而從市人逐刀錐之末

計亦左矣故愚所謂練兵非難而制兵為難定其制則百萬之

師可旬月而練者夫武子

新三隊而歸人可使赴水大豈待特

師可旬月而練者夫武子

新三隊而歸人可使赴水大豈待特

師可旬月而練者夫武子

新三隊而歸人可使赴水大豈待特

師可旬月而練者夫武子

新三隊而歸人可使赴水大豈待特

師可旬月而練者夫武子

新三隊而歸人可使赴水大豈待特

師可旬月而練者夫武子

張公
伏見閣廣捷書督帥
謝公
喜溢迷布恩綸大者
成事矣然臣聞之善作
其情
成至
有司
見深
故處

閣廣善後事宜議 陸定成辰館試 存良韓世法 少宗伯
伏見閣廣捷書督帥謝公、兗、授、首海、波、旋、靖、皇、維、載、宰、聖、心、
喜溢迷布恩綸大者進爵任子小者優賞金帛將班師內向告
成事矣然臣聞之善作不如善成善始不如善終竊效杞人之
憂用彈危桑之祚臣惟閣廣變之所由起者無籍之民嘯聚山
谷連衡海寇互為聲援彼海寇浮見而來則公指為內應故離
之輒倚角我師合之乃益張逆焰今長鯨就殪即宜滅此朝食
以絕禍本而或者以為玉石不可並焚則先之以震疊之威而
後假之以春溫之息斯惠不費而民不玩可以永攝反側之心
一也閣廣之地並海千里首尾衡決不可相救今以 陛下
威靈廟堂石畫軍旅不可久聚職守不可不明無忘講先時之
舊典必以當今之善制舉兩廣仍轄梧州開府析潮惠仍轄頭

此二事
雖宜持
書其標
耳治其

州開府而福建自為一開府職掌嚴明體統有定無事則控制
境內有事則鈞連而出永著為今於事為便臣聞兩廣事宜大
畧相軋廣西徭僮勢不得以時即寧頃以朝命且舍而有事于
海上而終不可以海上遂忘諸徭僮之憂潮惠二郡去贛近甚
舊以相倚不為無意閣中故無開府數十年來乃以事起蓋當
早為講置者二也雖然斯二者猶未也無亦本之是務乎蓋閩
廣本百粵之地外通諸番內接中國犀王金貝煜熠耳目而居
民互市往來以射厚利遂令兇頑相構為盜若乃仕其土者又
率弋取長物虎往貴歸往者賄官還曹率以萬金一郡千金
一邑取官若此安得不苛求以自潤乎陸吏名亂其本坐此今
欲禁海市以純奸商之觀觀則利孔所在民以歛力赴之而卒
不可禁欲嚴半伍以限居民之出入則小民相容為利吏不

指陳吏
吏陳本
之譚

此論
前論

得問也問之則已首創其胸矣以臣計之其弱租庸以輯流民
乎通市舶以睦諸夷乎練兵實以威群醜乎而又青成于督有
司不可後也臣聞廣東之食僅能卒歲一有不虞輒仰食廣西
今大軍之後饑饉必至于流離之子豈任農作謂宜移粟轉餉
以活元之復之數年無所徵耶而後邑里可實也市舶之利國
家行之二百年而救于今日者有二焉法今奪于豪右而官方
邪也如其戡吏貪使監權者無所利其八抑豪右使登左者無
所肆其奸則海內諸夷可係而羈矣諸夷之強弗順者獨倭耳
毒孽漸直幾二十年卒以一大去苟能輯柔吾民絕彼嚮道爾
練吾卒使生關心彼敢加一矢乎是故善為之謀以制其鋒海
夷之兵未可輕視也斯三者其事總之督撫而分之守令則表
廉黜頌又為之本矣夫志士厲節則食泉易名廉吏有聲則清
珠再至斯非領表之芳矚而曩今之共嘉乎今

此言責
成矣有
司而及
焉臣之
正本清
源之論

陛下既檢飭百司請謁不行矣猶當屬食墨之誅重勞來之賞
令吏茲土者不厭清貧不實珠玉祖烹鮮之馭訓鏡理絲之良
猷治教宣灼則爾善慰籍增秩勿徙此至務也然為政有紀執
紀有官今撫臣者非其官乎監司視之以泮窳其節黔黎視之
以息耗其風茲究視之以寢其惡國家利之以休其治如得三
良撫臣而惠羣有司之不良開廣之不定首末之有也諺曰不
防其類漸至無寸戎事雖畢類亦甚矣採水火者不終日非空
泄二焉爾也惟
陛下裁擇

春和賑貸議

史詞

沈李上

伏奉 詔旨。方春氣和。令臣等議所以賑貸百姓者。此

沈李上

陛下哀念元元。茂時對育。不忍一物失和。而弘思培植安全之

沈李上

術甚盛德也。臣惟賑窮之章。載在月令。省耕之典。列于柯書。王

沈李上

者布德施惠。損上益下。視民之饑。猶己之饑。况萬物迎春。勾萌

沈李上

不待其星。而使閭閻有啼號之痛。同類蒙展轉之戚。仁人隱惻。誠所

沈李上

未安。

沈李上

聖念及此。實應古道。即虞帝好生之德。周王如傷之視。是復過

沈李上

茲。詔下之日。載道歡呼。未賜食而先飽。未賜衣而已溫。和德

沈李上

所蒸。遐邇延慕。既欣々乎若百卉之向榮。罔弗愉快矣。臣不敢

沈李上

將順。聖慈謹議其方。臣惟

沈李上

陛下臨御以來。恭已愛民。旌廉紉食。捐不急之官。罷無益之費。

沈李上

蠲租之詔。無歲不下。水旱告災。惻然賑予。宜四海從風。而勸治

沈李上

而家給人足也。然而杼軸尚空。蓋藏尤鮮。下民鼓小康之望。道

沈李上

路與頽尾之嘆。嗟嘆之聲。四境不絕。非上無仁以活下。而下無

沈李上

勤以自給。蓋奉宣德意者。不得其人。而吏道壞也。臣愚以為宣

沈李上

明勅所司。誠心休國。部下之省。省下之府。府下之縣。縣聚民于

沈李上

鄉。就而訊問。老者貧弱。不能自存者。鰥寡孤獨。廢疾不任職業

沈李上

者。幾何人。孝悌力田者。幾何家。而賜之粟。帛有差。毋令主計吏

沈李上

乾沒其間。及有求于當受粟者之家。使吾民名為受上之賜。而

沈李上

亡其實也。毋聚民于郡縣。父而不予。反帖阨之。及令民或受粟

沈李上

者。百里而遙。遠荷重趼之勞。馳車賃馬之費。視所受過當。皆非

沈李上

陛下所以鞠憐赤子意也。今有司狼貪豹搏。肝膽罔上。暴亢者

沈李上

既膏吾民。而不省挂法網而不悔。其下者。嬰姍選悞。姍姍忍辱。

威令不行。小吏為奸。過雖有間。同歸無良。雖

聖恩煦育。並生萬物。而 詔書每下。廢閣不行。豈所以承流宣

化。而為民師帥之道哉。諸犯此者。許風紀諸臣。劾奏以聞。則奸

宥少衰。而惠澤下流矣。又即有懷凶。地有肥瘠。諸有贏乏。而民

有之餘不足。空令隣壤得以相饒。通其有無。務在周洽。毋以財

賈為解。

陛下至仁。歲歲有問。黎甿無有已時。自茲以往。所司益宜簡擲

庶政。量入為出。勸農桑。時賦歛。省敲朴。罷宮建。集流民。禁末作。

厚儲蓄。散餘素。專務以德化民。使所在有如京之積。大賚四海

無憂財竭。以佐

陛下龐仁。駿澤于無窮。自不如令者。坐如律。勿貸。如此。則主恩

不格于上。民隱不阻于下。和氣塞乎寓縣。春溫遍乎窮節矣。

皇上統天宅伍于今威德覃乎古昔天順洽乎寰中須有夷裔
來廷炎荒秦凱太平景象麗古和感矣乃赤子無知自羅其網
猶且聚而為盜小者事鼠偷大者事警毒即畿輔內地未盡輕
寧豈

聖明之治訖外夷而反阻于中國馴異類而獨便于同胞也哉
此其故蓋可諦矣茲敢獻區區末議推所以致之之由而因及
乎弭之之術伏惟少聖意焉夫盜賊之生其始也必有所以因
不可見其繼也必有所漸而不可遏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世之
言致盜者不曰起于國家之誅求則曰起于貪黷是以迫于飢
寒不得已而為盜今也輸餉之額有常獨恤之

詔屢下誅求非急也綜覈之政方嚴清白之風頗厲貪黷非甚
也安民之安生樂業為善良而顧不免于為盜者茲易故哉

由教化不修而風俗壞之也今之俗何如也奢侈而不遵軌度
游惰而不安職業淫溺而不顧理義者也奢侈者耗游惰者怠
淫溺者亂及其極敝而不可收拾則有為盜而已故所獲盜者
奢侈是也非躍馬食肉之徒即游手好閑隨俗習非者流也故曰由風俗
壞之也夫其因其漸既成于俗而乃不知端本澄源潛消而默
奪之顧區區繁科條戾法制以為可恃此而權威者是猶以醢
法蚋以肉祛鼠去之愈厲其至愈疾何也以致之之道弭之也
求以弭之適以滋之亦奚益之有哉故嘗以為弭盜莫先於厚
俗厚俗莫先於修教修教莫先于得人請得而終言之夫建制
有禁矣何奢侈如故也無已則教之儉乎定服食器用之宜立
嫁娶葬葬之式使尊卑貴賤莫不考求執度而毋僭越以干天

常如古之八政有則可也私越有禁遂未有禁矣何游惰如故
也無已則教之勤乎招流亡以隸之籍給開墾以導之耕使農
工士商賈莫不率職修務而毋攜離以敗生理如古之四民有
業可也作奸有禁博塞有禁矣何淫溺如故也無已則教之禮
乎立鄉約以明有統設塾學以示有趨使賢愚長幼莫不遵道
順則而毋逸入奇業荒造謠谷以逞不法之志如古之三物有
訓可也夫民儉則費省民勤則資裕民有禮則廉恥生審如是
即驅而之盜亦不為也然此可他求哉在得其人而已夫以四
海之廣兆民之眾而欲使教化所行自通都大衛以訖窮僻僻
壤靡不淪浹使非在上者躬躬行修實政誠心以致治未有能
濟者也

稱不過曰賣劍買犢而已單車就道而已廣諭恩信而已彼豈
以口舌色笑為哉一誠之道婦焉耳善夫丘文莊曰得一良令
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得一良部使者
如得勝兵三十萬人人惟求良蓋言擇官之急而誠心之要也
方今委任非不得人而于誠心愛民之道或未之講如使申飭
諸司務皆從實而上不以簿書責下下不以趨迎悅上則所謂
教以勤儉以禮者行之必有可觀而自是以滲漉仁恩移易風
俗盜不期弭而自弭矣所謂端本澄源之說或不出此也雖然
又有杞憂焉頃以東南多故招聚客兵近遂蔓延而難解未散
者可假威力已散者不務生理往往千百成羣於湖海道路肆
行劫掠此小盜也哉

國家僅設武舉一科而間有異眾之資擅弄不錄者多流于海
惡乃其術足以惑惑愚眾才足以號召徒黨而小盜之無所統

屬者又樂趨之此遂成其為大盜矣二者禍患之萌已驗于閩
廣江浙之界而處置之法似難盡責于監司守令之官則所以
調停客兵而使不為害簡拔其才而使不為亂者在
廟堂當有石畫非敢以容其家者也謹議

卷之三

治河議 萬曆丁丑 館試 學海類編 右贊

今天下豈不稱至治哉而獨黃河歲歲為患決徙無常其細者
瀕河之民束手以憂魚鱉而其鉅者輒漕不繼將
國家有咽喉之慮是以
廟堂之慮豈莫急于此而生鄙儒也目不涉徐沛之津心不通
疏鑿之智何足以佐末議雖然敢以臆對夫河決為患自古記
之然而古今之變可略觀也何也昔之河決其患止于河而今
且移之漕矣是昔為四肢之疾而今為咽喉之病矣故古之河
患小而今之河患大也惟資漕以河也欲緩而治之則妨漕欲
急而治之則惟補苴旦夕以微卒于歲漕之無梗而河患終相
尋于無窮故古之治河者易而今之治河者難也然則河終不
可治乎臣以為有目前之計有萬世之計所謂目前之計者何
也聞之徐邈之問河衡則瀾漫千里河去則陵谷互遷轉漕之
道幾于不通當事者蓋亟憂之矣故有欲堵塞決口而歸水于
河者有欲因勢冲刷而注水于海者就二說而觀之一時所以
捍救之方可謂得矣然臣過計竊恐主于堵塞則區區人力不
足以勝其橫潰奔逸之勢而或激而為災主于冲刷則其盛氣
而來者必不能循循焉以就吾之利導而為害此為補
苴一時以濟米歲之漕則可耳然國家所賴于東南之漕者固
萬世之計非旦夕之計也今歲河決矣聊以補苴而集事來歲
又決矣又以補苴而集事水衡之金錢歲費以巨萬計而無窮
之巨浪未有瘳也都水之建白數數以煩
廟議而南顧之憂不輟也瀕河之都邑流亡漂溺之災無歲無
之而不知所息有也且僅圖其小安而不深惟其後患異日必

有蓋其小安而不可得者方今海內安瀾明良合德于此時而不為萬世之計將無時矣臣請遂畢其愚夫河之所為衝潰四出而莫禁者河之未有所歸也河之未有所歸者下流溢而無所受也彼徒濟上流而不疏其下流疏下流而不竟其所歸此猶治病不循其本而徒執其標吾未覩其效也何者河形亢亢則必制淮形卑卑則必害勢固然而所恃以分其勢者又僅止于草灣一口則何怪其衝潰四出而莫之禁哉夫醫者知人所以致病之由即可以得治病之法矣為今日計者宜莫若治下流夫議者非不言治下流然自淮而止矣以河之大且迅而一淮受之其勢空有所弗容者大禹九河之疏意上為此臣愚以為九河之迹宜不可復尋而自淮以外觀其勢之所決而可以別為支流者可因而論之勢既分則其鋒益殺而河流當漸安矣雖損尺寸之地以予河可母惜也以地形譬之人身海猶腹也河猶胃也即有八珍之美止于胃而不止于腹必且朝餐而夕病故河流分矣而海口不治則淮必且通且汚而河患未可弭矣淮廣而河流益分海口治而分者始有所歸也庶足以裨當事者之萬一而國家萬世之計將在斯乎雖然肝胝之任在諸臣而責成之典在

此言治河之計
之有在
治河之計
世之計
推究本
原商確
有據可
以明之
最切
自以
地也
腹也
而夕病
可弭矣
裨當事
國家萬
之計
在斯乎
雖然
肝胝之
任在
諸臣
而責
成之
典在

廊廟亮以治水命禹必八年而後若其成非常之功故非常格所能拘也頃者假便宜于大臣收功今而舉士而又議行海運以寬其期凡所以委寄股肱奔走星策者可謂握其要樞矣將必有非常之功以塞萬世之計者河患之平臣且將拭目俟之也于一時之議何有哉謹議

不加賦而上用足議五經疏丁 蔡日陸可致 古論能
夫天下之所不足者非財也而自古謀國之臣靡不欲遠道汲求所以為足財之計而每患于財之不足者何也曰夫有所耗之也然則善足財者去其所以耗之者而已矣夫古今耗財之弊有三不過曰冗官冗兵冗費而已今卿寺臺省藩臬州郡位無餘官官無餘祿則冗官非所患也調發不聞已守有地邊圉無餽餉餉寡輸則冗兵非所患也當糴有時經費有式土木不事驛傳日清則冗費非所患也夫三者之患皆古人之所焦思極慮而莫可誰何而今皆無之而猶曰有所耗之何也意者最實之無從無名之費廣也且以今日之財而較之國初之入地利之墾闢有加也戶口之蕃息有加也租庸賦稅之所入有加也關市茶鹽之所出有加也而太倉之所貯納大

計
足
耗
之
弊
三
不
過
曰
冗
官
冗
兵
冗
費
已
今
卿
寺
臺
省
藩
臬
州
郡
位
無
餘
官
官
無
餘
祿
則
冗
官
非
所
患
也
調
發
不
聞
已
守
有
地
邊
圉
無
餽
餉
餉
寡
輸
則
冗
兵
非
所
患
也
當
糴
有
時
經
費
有
式
土
木
不
事
驛
傳
日
清
則
冗
費
非
所
患
也
夫
三
者
之
患
皆
古
人
之
所
焦
思
極
慮
而
莫
可
誰
何
而
今
皆
無
之
而
猶
曰
有
所
耗
之
何
也
意
者
最
實
之
無
從
無
名
之
費
廣
也
且
以
今
日
之
財
而
較
之
國
初
之
入
地
利
之
墾
闢
有
加
也
戶
口
之
蕃
息
有
加
也
租
庸
賦
稅
之
所
入
有
加
也
關
市
茶
鹽
之
所
出
有
加
也
而
太
倉
之
所
貯
納
大

計
足
耗
之
弊
三
不
過
曰
冗
官
冗
兵
冗
費
已
今
卿
寺
臺
省
藩
臬
州
郡
位
無
餘
官
官
無
餘
祿
則
冗
官
非
所
患
也
調
發
不
聞
已
守
有
地
邊
圉
無
餽
餉
餉
寡
輸
則
冗
兵
非
所
患
也
當
糴
有
時
經
費
有
式
土
木
不
事
驛
傳
日
清
則
冗
費
非
所
患
也
夫
三
者
之
患
皆
古
人
之
所
焦
思
極
慮
而
莫
可
誰
何
而
今
皆
無
之
而
猶
曰
有
所
耗
之
何
也
意
者
最
實
之
無
從
無
名
之
費
廣
也
且
以
今
日
之
財
而
較
之
國
初
之
入
地
利
之
墾
闢
有
加
也
戶
口
之
蕃
息
有
加
也
租
庸
賦
稅
之
所
入
有
加
也
關
市
茶
鹽
之
所
出
有
加
也
而
太
倉
之
所
貯
納
大

計
足
耗
之
弊
三
不
過
曰
冗
官
冗
兵
冗
費
已
今
卿
寺
臺
省
藩
臬
州
郡
位
無
餘
官
官
無
餘
祿
則
冗
官
非
所
患
也
調
發
不
聞
已
守
有
地
邊
圉
無
餽
餉
餉
寡
輸
則
冗
兵
非
所
患
也
當
糴
有
時
經
費
有
式
土
木
不
事
驛
傳
日
清
則
冗
費
非
所
患
也
夫
三
者
之
患
皆
古
人
之
所
焦
思
極
慮
而
莫
可
誰
何
而
今
皆
無
之
而
猶
曰
有
所
耗
之
何
也
意
者
最
實
之
無
從
無
名
之
費
廣
也
且
以
今
日
之
財
而
較
之
國
初
之
入
地
利
之
墾
闢
有
加
也
戶
口
之
蕃
息
有
加
也
租
庸
賦
稅
之
所
入
有
加
也
關
市
茶
鹽
之
所
出
有
加
也
而
太
倉
之
所
貯
納
大

計
足
耗
之
弊
三
不
過
曰
冗
官
冗
兵
冗
費
已
今
卿
寺
臺
省
藩
臬
州
郡
位
無
餘
官
官
無
餘
祿
則
冗
官
非
所
患
也
調
發
不
聞
已
守
有
地
邊
圉
無
餽
餉
餉
寡
輸
則
冗
兵
非
所
患
也
當
糴
有
時
經
費
有
式
土
木
不
事
驛
傳
日
清
則
冗
費
非
所
患
也
夫
三
者
之
患
皆
古
人
之
所
焦
思
極
慮
而
莫
可
誰
何
而
今
皆
無
之
而
猶
曰
有
所
耗
之
何
也
意
者
最
實
之
無
從
無
名
之
費
廣
也
且
以
今
日
之
財
而
較
之
國
初
之
入
地
利
之
墾
闢
有
加
也
戶
口
之
蕃
息
有
加
也
租
庸
賦
稅
之
所
入
有
加
也
關
市
茶
鹽
之
所
出
有
加
也
而
太
倉
之
所
貯
納
大

此二
不可
忽

一轉
便有
波瀾
而意
六醒
正前
廣矣
之說

撫賞此皆糜費之大者而議者何以置之愚則以為此特目眩
之論而未察于謀國之大計也夫以四海之富而何患不足于
天潢之養彼外夷之撫賞雖繁而計之戰守之費固縮也此雖
不可不漸為之制而六豈今所宜慮者哉何也用之有名者
廣而有盡耗之無形者微而無窮故鄧林之廣也而不能以供
野火江海之大也而不能以實漏卮豈鄧林之大之江海之流
微而野火漏卮之害鉅哉彼其所以耗之者微而無窮故也然
則財計之豐耗六若是而已矣是故善謀國者能使
國家之用一隸于司農之籍而無復蹊實于其間則大善矣否
則以漸節之而不使盈溢潰決于數十年之後此六經制之計
謀而權時之要術也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卷之四

太原 王錫爵 元駁父 續補
秣陵 焦 斌 弱侯父 參訂
邑子 陸鼎之 飛卿父 纂輯
續谷 周曰校 應賢父 督刊

議集下

處守令久任事安議萬曆庚申 西玄周應賓編修

夫謂當今吏治之不振為久任致然非也彼詆久任者寧以官可郵舍處哉不過謂歲月蔓延無以示威勸嚴懲戒耳九域之內分符綰綬所日與百姓親暱疾痛疴瘵歔嗟呼吸無不相關者獨郡長吏及縣道而尊官乃操三尺彈壓其上御史中丞三歲一更以撫之部使者歲一更以按之藩臬大夫居兩堂守令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卷之四

之間郡一人以坐鎮之而一切限以五年之格恐各據其見聞以評騰下官萬一又間行其毀譽此甲而彼乙前是而後非則保令名之難科甲高等與食餼學官序資進者國邑相錯而兩臺監司循世俗低昂之此或以微勞獲殊旌而彼有實利於民不浮聲煇赫者喘息輟下無以自見數年之間無論輕心動搖數移其鍵閉為轉圖雖素所號為誠練達之士亦漸靡而解體則堅篤行之難士方抱鉛槧自窮卷出能體國恤民剔蠹興利追古循良之行者百得一二耳餘多巡守簿書期會若束縛然又或模倣無可比數終歲不能一事又或嗜楊筆剝民肌膚又或性貪黷厚素裝以股民膏脂密如此不可以保旦夕而使居之五年民何為而不重困則稱循良之難以此三難議久任之事宜詆之者得以藉口也愚獨以為不然古曰居官長子孫

引周事

居石渠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卷之四

此猶縣侯置守時語也當周家析圭裂壤俾輯和其民非即今之郡守縣令哉帶山礪河載于盟府未聞其數易也其以姬氏國乎則數十年而租數十年而子數什伯年而耳孫所蒞無非姬者其以姜氏國乎則數十年而子數什伯年而耳孫所蒞無非耳孫所蒞無非姜者其下為卿大夫與之治丘乘稽出納又皆公姓世祿而登之豈其時為上者悉無賢不肖等差其所行事悉出一轍與何其民不皆重困也以今之世雖不可與周時同日語然民之利病豈古今異哉昭代令甲齊之人不可以治齊楚之人不可以治楚勢必捧檄赴千里而彼之風俗性稟又悉與其故鄉異也至明敏之人亦必更歲而後能洞幽微得樞紐舒徐而展布之民於是實益而國是攸賴苟資以三年而遷則墨吏固弗容已有姬覆殷惡民乃孺子慕者又即所云明敏之人更歲始得民而實與民調停利病者僅僅歲餘耳此如田畠出東郊勸勞農事旦日即攬轡去而豈所以語父母之任哉且皇上申久任之令非使畫地如徒隸守也未至五年有異伐可錄亦不次而擢之有作戾為民害亦立斥去之不然非羈絡英雄則坐視不肖者魚肉百姓豈皇上至意哉謹按今日校吏治甚飭而良吏鮮有聞四方飢饉流離盜賊之患日見蓋亦有故焉守令之賢否其提衡在兩臺而於按臣尤密且嚴今按臣雖巡行郡縣能燭照而別黑白乎率寄其耳目於郡司理司理之是非又不必一當也私相附阿關說以為上治睡毗之怨亦得因而媒孽其間故守令有搏擊而冒糞番之稱有溫醇而蒙張趙之號五年之中即為按臣

此一篇
主意

此言不
久任之
害

皇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四
臣職類
三

著五而復寄其耳目憑其毀譽非有卓識自振于類風雷不改其故步哉如欲得通融之法未可遽曰辟久任也蓋請申勅按臣務察行事之實迹民間之定論上之冢宰冢宰又廉其言否而為殿最其賢而年資近者即不遽遷姑加服俸視郡邑侯宜遷之日進級各有差或暫移繁劇以顯其才猷則雖久而不淹人無躐等之想矣其年資近而實貪墨嫵惰大蠹於民者始姑戒之戒不從而勅使去位母久苦百姓則久任豈容墨吏涸哉如此五年不見吏治蒸蒸日上民樂生者未之有也如徇久任之虛聲而不究其弊欲一旦弛之恐郡邑勞於祖迎有空其室豈以供其而上官不得察也且代更之際又有攝理者盜焉果爾則殺鋤罕見而偵卒滿田間矣民與長吏何日而親習耶謹議

余開師
同董公

台山
文如
馬水
不竭

今日傷
孝竟言
行以
謀性命
終南指
後思誠
私心根
之語此
人意見

皇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四
臣職類
三

聞邪說以崇聖學無弊習以正士風議者曰台案高第天下之大弊有二而其可憂者有三弊者何也聖賢之道昭乎揭日月而行世之儒者好以異端之說滑之適何以明獎之士之節斤乎望絕墨而趨而垂之儒者長以脂韋之習靡之節何以植獎二此二弊者往而不返趨而不止將仁義為蝕而綱常為斲則憂在道統且舉世之人其高者既入于空虛悠謔之域而其下者復一切爭于功利是盡天下而憤耳則憂在人心昔戰國之象也士以權詐相誇詡及晉之時名卿達士緩頰而談老莊晉遂凌遲今之士有晉之清虛而頑鈍不下于戰國愚未知終也則憂在世道夫此三者其關係不細矣故自邇年以來上之所講求與下之所以誦說者必曰崇聖學也正士風也茲其意顧不厚哉然而徒享其名未視其效者何也其求之有未實而應之有未至也愚以為實崇聖學莫如嚴其禁以做之而使之不敢入于邪實正士風莫如重其勸以勵之而使之有所矜于善何也聖賢之道經以五倫括以五常洞以皎無他異也第令世之人以子則孝以臣則忠以朋友兄弟則信而友斯亦可矣不此之務而嘖嘖嗟嗟是度非曰何為性何為命何為道德將安用乎互禁也老莊怪誕之徒也其言多蕩而不檢彼直汪洋自快耳今儒者惡仁義法度之把持輒托言桎梏拘攣欲決而去之此何說也互禁也古之學者無異書故無異好今佛老之書布滿天下弔詭之士往竊其一辭輒沾沾自喜此何異于指燭火以為光而欲以掩日月之明也互禁也夫高爵厚祿世之所貴也彼回遘者輒奔走其間而脩煬守恬之士淡然養養重于丘園此束帛之所以為貴也互勸也今之

持理以

之士非競于厚利則競于高名故有捷徑終南移文北山者矣
脫今不為譽脩不為名使樹德如滋谿光若匿此中庸所謂闇
然之君子也又勸也士之捷給者智解連圖捷過炙轡善同人
意巧發為奸何其險也彼朴茂少文者遠々訥々若不出口試
之以爭績乃可見此太史公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者也互
勸也其勸之也大者爵小者賞而其禁之也小者罰大者加之
罪則天下之人皆濯磨其心而軌度其行邪說自消聖學自崇
獎習自懲士風自正此軌世範物之大端也蓋主嘗聞之上好
竿則下以竿進上好瑟則下以瑟進末有上好聖賢之道端方
之士而下顧以淫詭浮蕩之行應者也是故居廟堂者慎竿瑟
之好辨習尚之端則學術士風胥有賴矣

卷之四

五

全開公師
同龍公師
論說皆
起于見
而無見
之今人
豈然

夫智愚
不肖分
說得細

此給邪

此給邪

關邪說以崇聖學懲教習以正士風議 孫元范醇敬
竊惟治古之世天下所以熙々然理者其道術誠純以一其風
俗誠正以厚之二者蓋繇上所導矣後世道術之不明也則邪
說亂之也彼其說僻奇褻之術荒唐要眇之論能使人眩易而
失所守故聖學以堙風俗之不正也則教習靡之也彼其比周
和同之行裔宇詭譎之俗能使人萎靡而無所立故士風以壞
聖學不可一日而不明是故邪說所當聞也士風不可一日而
不正是故教習所當懲也夫是邪說之關教習之懲其在學士
大夫人之類皆言之然至于今卒未有能挽一時之陋習者曷
故哉亦惟人心之不正耳愚請指言人心之所以害者而後及
崇之正之議蓋所謂邪說之熾者嘗起于賢知之士而所謂
教習之滋者嘗起于愚不肖之人賢知之士其志當高則矯
而出于俗之外故過而為邪不肖之人其志當卑則靡而溺
于俗之中故不及而為教其源則殊其為病則一耳夫彼之倡
為邪說者始亦未嘗不枕藉乎孔孟也以為漢人之訓詁宋儒
之議論是乃道德之糟粕已爾士宜已爾卒未能開其為鑰而
中其奧突之歸也於是倡為性命之說以求勝之迺始談空空
于釋部震玄玄于道流剽其一二玄虛之旨而號之曰是吾道
之實際也其持論愈遠其博名愈高其心欲掩漢人宋儒之上
而其道愈舛也昔人操戈入室之喻其謂是乎彼之溺于教習
者始亦未嘗不希驚乎名節也彼見夫伊優者榮骸骸者辱諤
諤者毀唯々者全絕引者進株守者退于是相率而務為和光
同塵之習其畏勢也懼于法其慕利也捷于名固未有抗然自
立為中流之砥柱者也故俗嘗曰何以誠格為處奸得計者為

此論開明正道
 智士何以康靖為居官積貨者為雄禁此風之盛日浸日長遂
 恬然而不以為怪非一日矣昔人隱憤防決之喻其謂是乎是
 則邪說之熾益起于人心之蕩也教習之滋益起于人心之靡
 也今欲開邪說以崇聖學則莫若明天下正道而示之趨此其
 解在乎耀蟬之說也耀蟬者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
 樹何益是故孟氏有反經之論可舉而行也欲懲教習以正士
 風則莫若嚴天下之法而示之禁此其解在乎張鵠之說也鵠
 非有期于人而少長貴賤則同心于中之者而立焉耳是故賈
 生有正俗之論可舉而行也正道明則教章則下無敢以邪
 應者矣明禁立則法昭則下無敢以應應者矣雖有維經叛
 道之說無不易也雖有回面反跡之行無不革也尚何道德
 不一風俗之不同也哉謹議

宋之四義類

此上論崇聖學
此論開明正道
此論懲教習以正士風
 關邪說以崇正學懲教習以正士風議為唐虞未開試
 愚觀當今道術宣朗風教遐揚蓋鑒於風行用能振振薄醜會
 而不錄置明論為外篇非曰滔滔然任其波流矣竊嘗據聞見
 以察人心猶有以景聖學盡士風者願請開備論之夫聖道如
 日中天非羣邪所能薄蝕而學道者則深畏乎邪說之侵也今
 之邪說無冒楊墨之顯戮矣又無襲莊列之怪誕矣禪之說盛
 而清談者景從此無異故以奇自標者勝然後人爭效奇焉始
 之奇以莊列勝而在列以多故弗奇也輒又逃於禪以取勝莊
 列也軒冕之儔偶一炫飾博名高而四方觀聽者浮譽薰心遂
 亡本實不知其去正學遠矣如測廣輪矣不曰四海九州而必
 曰山河大地擬形體矣不曰百骸九竅而必曰土火水風序造
 詩矣不曰希賢希聖而必曰從聞思修述應感矣不曰無將無
 迎而必曰虛無因應探神化矣不曰盡性至命而必曰菩提彼
 畔稽往迹矣不曰治亂興衰而必曰恒河劫數至使神情倏忽
 不求實際綢繆日用指為空華而彼叩其中初非學癡禪力求
 證果董藉西方口語以為奇名也此說一倡其害吾道不小
 寧可以口舌爭哉愚謂道無所見恒奇文字以託於天地而六
 經則道之宗盟也百家則道之枝蔓也關六經以正名教非吾
 儒之說弗使並進有軒冕而持其說者倘亦稍裁之夫人心何
 常之與有見此標準立於上得無改趨矣乎自此邪說退而吾
 道之入人固矣此崇聖學之要也愚又諗今日士風興往日異
 往日之士淫靡者吾知其淫靡貞介者吾知其貞介競榮者吾
 知其競榮就寂者吾知其就寂無難辨也今無有厚顏使人莫

此三
先生

此二
先生

此
先生

和則陸象山矛盾於紫陽者而嚴然廟食儒者皆稱其殊金而合徹矣其將謂文成戲定禍亂惟懼之等類權謀術數邪則孔于夾谷之會非專以樸默從事者過宋而扼亦必微服以見焉且文成之術皆孫吳之故業也帝王不察五兵當不盡黜孫吳矣其將謂文成及門之徒多偽學病道邪則子方之學流為莊周荀卿之學流為李斯不聞其株累而索之孔氏矣其將謂白沙樓居十年探求奧旨似涉苦空邪則陳氏之遺言宛然其在固皆實際事絕無西方口語矣其將謂白沙恬退矯節一時未必實能肩鉅邪則周程二先生在草莽有日矣且彼既不能信其必能為又安能信其必不能為愈不通之論也愚謂聖道不絕如綫不可不重為維持又如日中天不可以一毫私意干之者總之兩君子無間然矣願

常寧奏可勿為人言所格若曰宋時從祀災許人而我朝止進薛文成制度甚狹請加蓋之則又粉飾太平之說不可以語大道

三途並用議

臣伏見按臣章奏有激於邑吏試用不效欲調停三途並用之說覽讀數過蓋反覆設處而深計之也臣嘗考

國初典章所謂三途者曰進士曰科貢曰吏員近之三途但曰進士曰科貢而已夫吏員猶曰與吾儒異術也而

國初且並用之今進士科貢則皆養之學校所謂拔其尤者也何至有低昂哉細察其故誠有欲循

祖宗獎進人才之意而勢有不容不變通者

國初科貢之士不薦春秋榜者使居太學以待其成師模嚴肅德行默成雖再三試不第其為人大半端方才敏者矣故其格

不同而收效同也並用何惑焉今日學校之不肅先自太學士之舉於鄉不獲春榜者名為入監其實皆乞歸俟再舉間以

迫於貧或艱於修阻授司訓去不授訓者坐守年資久不第而風骨銷矣自非卓識有養之人能毅然不犯貪戒乎士之貢於

學者不從掄選率以食餼最久者上籍至少者已居學二三十年勉意入監多為郡幕及州邑之倖不入監者連請為訓而智

慮昏矣自非超然奮拔之人能不優：斗食乎故進士豈敢謂人人賢能而大槩端效於朝廷居十之七八科貢豈可謂人

人闡茸而大槩端效於朝廷居十之二三臣仰體

國制並用之深意正謂不專以進士呢科又不專以科呢貢使

撫臣按臣察有賢能可用者俱得超擢臺諫序遷藩臬而不拘拘恒調也賢能衆而廣收焉固並也千百人而拔數人焉是亦

並之之意也如必三分天下之職官而一居進士一居科一居貢則取士於貢足矣何必有科取士於科足矣何必有進士哉

或有詰臣曰我

朝陽士奇為宰輔數十年陳憲章徵聘為翰林何以不進士也
臣即詰之曰傳說之舉以版築開版築之有傳說也而悉求賢
於版築可乎太公之舉以釣叟以釣叟之有太公也而悉求賢
於釣叟可乎臣知客無以解矣故並用三途若使各得並顯崇
也非並以額也願俾銓衡詳覈焉謹議

皇明倫彙編家範典

正文體義萬辭公本問註

父陽劉應秋

聖人作經其垂諸後卒至于千萬世而不可磨滅者則何以故
也彼其涵濡乎仁義之精游泳乎六藝之途含吐性靈發揮理
而不求為文而無不文也故曰虞夏之書渾渾商書灝灝周書
噩噩夫學海之淵源世教之砥柱大都可識矣夫詞章日感道
義始於春秋戰國極闕肆之談兩漢得事理之辨雖不能上追
三代然亦足為後世法焉散帙于晉魏溢觴于六朝決裂于唐
宋華藻勝而理義之旨微蕪陋滋而爾雅之詞鮮迹其軌轍且
不能步武兩漢矧上世乎乃至于今則又有深可慨者豔辭逞
辨窮極瑰麗以駭耳目為夸而巳矣矧引不經過為詭誕令人
不可究解為怪而巳矣雕鏤刻畫棘痰滯吻以呈其工為巧而
已矣擬拾陳言以自粉飾而無當于理更為冗而巳矣數者之
敝相尋不已而文休遂至決裂議者過謂文之日趨于敝猶江
河之燭海而不可復返斯亦過矣夫韓愈承八代之衰而奮志
一變文辭遂復於古歐陽脩日擊時弊力為挽回而脩詞之子
靡然向風當今之時無二子歟至此使其有二子也豈不可返
澆薄而納之淳古哉顧所以返之者其道有六夫六經孔孟譬
若布帛菽粟玩之有深味措之有實用今之操觚者盛稱引百
家之語而律之以理則大謬不然此何異拔本而望枝葉扶蘇
自塞其源而欲其流之長也是故貴正本也夫平陽擊石山谷
為之調大夏吹簫風雲為之動故箴飛南斗而曲變陽春蓋言
氣也氣水也言浮物也水盛則物之大者畢浮是故貴養氣也
夫渺茫滄流則不識涯涘離陳金石則莫辨宮商古之作者沉
浸醲郁含英咀華鎔鑄百氏醞釀千古籠天地于形內極萬物

六經中
神妙

有力
餘數

上文氣
力大如
不弱

千毫端故其文炳炳烺烺與世罔極者一言之言而自以
為靈蛇刺壁無以過也奚以為文是故貴備學也夫井蛙之見
不足以與于霄漢之觀鵲之目不足以與于太陽之曜言識
厚也故精鶩八極心遊萬仞而後可以傾犀言之歷液漱六藝
之芳潤學者苟未識其所以然也乃欲抵掌而譚世務抗顏而
議古昔不亦惑乎是故貴廣識也夫文有體也議論之詞不可
施于紀事明堂之咏不可施于師旅苟不辨其為體而槩模之
是猶慕璧之圓而規璣之邸也失其裁矣是故貴辨體也優孟
之學叔敖也容止聲音相似矣而非真叔敖也為文者丹青藻
績之是肖而神理則滿玄黃經緯之是辨而要旨則味與優孟
何以異也是故貴神解也夫本正則邪說不淆氣充則詞理皆
振學博則非淺陋之規識廣則非狂瞽之見文有體裁則靡巧
無談矣謹議

聖門論詩集卷之四

上五

之敬革學有神解則模擬之習疎如是而文體可正士習可回
學術庶幾聖人詞章直追兩漢而江左之籍唐宋之簡可略而

陳學士
正學先
生評
生色
古色
斯文
也

正論
大論

以詩
品詩
精當

下歷
詳發
常論
安

正文體談 萬曆癸未閑試

汝光郭德淳題

嘗取古人所為文與今士大夫所稱贈矣而奔走豪傑者並
觀之心竊疑焉無寧古人拙而今人巧古人庸而今人奇與何
所操業之大徑庭也有道者曰今之奇而巧是其所以庸所以
拙也且六經非文之祖乎乃其語以布帛菽粟稱焉中若易之
繫辭書之洪範禮之檀弓非無詰屈聲牙之句固亦大字之豐
隆列缺巨澤之天吳鸕夷間出之耳後人執古之所闕有者而
益輕之使無辭也簞盞之使無安淵與乃非本指耶凡天下
之事冲夷者可久而錯愕者易厭輕車捷騎疊鼓層笳非不適
耳目而以在標關應門之內則惟大路越席四牡八鸞之為難
和也鼎陳肥腍器用刻鏤非不適口體而以在清廟明堂之上
則惟太羹玄酒據尊樽杓之為質素也竊觀今人論詩其指執

聖門論詩集卷之四

上六

為大家執為名家執為正變執為餘響若別黑白至讀青蓮所
作猶謂其纖濃不如少陵之朴雅此是非何甚嚴哉而及其手
文章則不復辨其大家名家也而惟取人所不經見者獵其殘
膏剩飯以資鼓天下其智慮何大不類論詩耶苟徒以人所不
經見者為鴻寶則李長吉當高步一代使諸家時易而品格魯
不得與錢劉抗衡此其故可知已夫千秋榮名乃先進之芳軌
從旁彈射非後學之美事愚欲退而不言而屬以文章有闢世
運敢略闡其一二今所宗當代名公如大梁北地亡論若濟南
傲睨千古厲其齒牙斷其肺肝以造峻語而士林遂驚失焉今
其文宛然在大率皆左國之腴代進而厚用之作見一斑亦自
可喜至系牘而厭心作矣是則優孟之為叔敖者也又若關中
之文睡惺震雷令人不敢仰視視家誦而戶習矣寧有撫撫呂覽

二獎在
有司委

能為也。此其為獎一矣。夫保甲為民而設。非以備公家使令也。而今之為有司者。往往徒隸視之。乃至調以他役。假以別需。民誰勝任。此而樂于應也。此其為獎二矣。夫此二獎不去。則保甲終不可得而行。愚故曰。非法之禁。行法者之非。其人也。誠欲舉保甲之法而行之也。謂宜慎推擇之。舉重責成之。寔仍使其精在民而不在官。惟以時督舉之而已。不得有所迫呼以擾其下。如此則庶乎其可不然。是亦熙寧而已矣。謹議。

通鑑輯覽卷之八

二

許開師
類陽公
取中列
常事詳
而文雅
雖不林
急安倫
荒淫盜
之本原
也存其
平時終

備荒弭盜議 萬曆己丑詒說

周望陶望齡 採花編

歲自申酉以來。閭閻可各替代之間。多苦旱。吳楚苦潦。民轉徙。及瘠死者幾半。姦人負山阻澤。為群盜相望而起。無幾何。復大旱。赤地。民不得時種。若茲且方萬里矣。執事者咎備之無具。而姑議救。又患於救之無策。而復議備。古救智彈而不得其要。領愚試以見事。度勢揣幾。以為今天下不憂荒。而憂盜。不必策弭盜。而策備荒也。夫編民業。已知就死。坐而待斃。民受其病。而國勢猶不至大壞。設萬有不可測。一不逞之夫。微亂以償其死。指賑救以望人腹。勢且易動。故曰。今天下不憂飢。而憂亂也。雖然。饑實驅之矣。故曰。策今者。不急弭盜。而急備荒也。古者民三年耕而有一年之積。上不腹而下不慍。家脩其備。備不必在官。而又時行田間。問其所不足。不給者而補助之。時修其救。救不必在凶。儉雖有數千里之災。七年九年之水旱。民無菜色。儲積之有道也。後世言備荒者。無適常平義倉兩端。常平者。以重飲糶。以輕救重。游賈不得操民之急。以收其贏。官握利權。而民受利實。義倉於口租外。復歛義租。各貯於其里。遇儉歲。即出以贍里貧人。貧人易得其惠。夫薄取於其所有。餘而厚賑之於其所不足。此其法甚便。

論二倉
當由平
日究心
經濟中

國朝於所在州郡。立預備倉。令民有慕義預入粟者。聽無有所強。千石以上者。旌之。復其家。民入粟輸倉。得補掾吏。掾吏入粟。得免試。諸公田隙地。入其稅。賦罪人贖錢。悉用粟。不得代以銀錢。酌戶口多寡而定之數。數高積多。寡而議之。罰。又令以春時放賑。及秋還官。不得責千錢。則常平之法也。嘉靖間。又議令每鄉立社會。社有長有正副。民以貧富出粟有差。有凶札。則散之。

則義倉之遺也夫茲二法者業已備之矣然或然詳而不詳或
乍初而旋隨者何哉守法者偷取一切以便上而法不信奉法
者營私自便而法不行也今預備倉具在民之以貶
賜爵及補胥吏者有以金錢乎諸公田租稅有升命入者乎
城旦以下必以粟贖乎即有之能什而一乎則
上固未嘗貴粟矣州郡贖緩行省餘美貪吏以潤其橐而廉者
則每藉以行其德使誠寬然少有奇餘緩急值或可濟今且盡
籠而輸之上有司庫藏自惟正外固已若洗卒遇大侵雖有愷
悌之長歛手而已矣竭閭閻以實公藏竭州縣以實太倉竭太
倉以實
內帑流愈上而下愈耗則
上固已輕民命矣向者文墨深嚴吏積穀不及數者奪其俸貶
其秩而又有天幸東南連稔十餘歲每歲所貯謂且陳陳而不
可食然前歲初告歉微百姓平價糴之不決日盡矣貧民不得
微升斗之惠而市糴亦不能減毫釐之價則累歲所課者安在
且平日稱為備者既無義輸及補吏諸入又不取之罪贖當出者
徒以法外橫加箕歛投一公牒輒計有力無力耳非大較曲直
也爰書以定復加以罰穀及所罰則非穀也所入又非倉也民
當豐歲而吏能凶之况暇言備前者大潦時吏勸令富家出粟
粟貧民捐糴滿室呼滿路吏非獨無暗德而所歛者又非粟
也所應者又非貧民也民之駭在澤谷而其膏血在吏篋囊矣
蓋天下有救荒之吏無救荒之法救法無常而備法有常今當
俟歲少豐之後飭廢舉墜而重督之無庸新議為也夫積粟如
積水然非有通川大河環之即溝漕不足恃然

數里之外而桔槔浸灌取之數步之內勢不相及也則溝漕
池擅其利矣州郡之倉通川也諸多而既博里社之倉陂池也
利近而捷速兩置則可以相灌而交濟請於預備倉所入悉循
先朝舊制入贖贖罪悉輸粟如例春夏穀稍貴暫聽輸價所司
俟秋時易米儲之有不中程者罰無赦貴出賤入舊出新入毋
出子入期以平價而已勿得輕以貸民懼貸而責取之擾也蓋
常平者上捐金以為母而令上不費一錢毋之入無盡而子之
出愈無盡不過三四年所在皆滿矣而又修社會之制一如嘉
靖中令今因餘而取之因地而藏之因人而長之其藏之里也
猶藏之家也藏不足視其不足者而假之視尤者而賑之民坐
而取食於里也猶取食于家也社倉以賑急縣倉以繼社居豐
多糴以泄輕故農不傷遇災多散以廣惠故歲不病為今時計
實無善於兩者若謂出納之際吏緣為奸積儲民間易耗
則奉法者事也柱後惠文彈治之孰敢不懲然愚之私憂則有
在目前者俟異日四方少甦當更詳其議耳

周禮大司徒掌荒政十有二

宇泰王肯堂

周禮大司徒掌荒政十有二。始乎散利，卒乎除盜賊，則備荒弭盜蓋一事也。夫言荒政者，不能越乎蠲與賑之外，而別為言。今者肥瘠示微，大江而南，野無青草。

天子惻然下德音發

內帑，命侍從以便宜行之。九可以佐衆庶之急，而修主和者亡所愛，意甚休美。然大司農猶重在

因計而還，回乎贍蕩之恩，是蠲且不可倖賑又安可當乎。脫天不厭禍而歲數侵一，二奸究鼓教，數之衆而毀之，探其極，卒以

逆兵吏如近時，處粵湖盜事為要，不細今胡以備而禪之也。夫備荒無急于季秋，而弭盜無過乎明保甲而練兵，此不待深計

之士而後知之，且無庸議夫賑者以待已荒而備者以待未荒，備與賑者以待民而弭者以待奸民。今有道于此於賑之中

荒備與賑者以待民而弭者以待奸民

廿一

寓簡之意於備之中，寓弭之意是，不可為乎。則今所當亟行而有待於賢長吏者，蓋聞遠人治野之法，一夫百畝，夫間有遠逐

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

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而諸疏濬之法，溝洫之

便畜洫以御歲，封殖以息爭，設險以制敵，胥於是乎在。今古溝

洫法既壞而不脩，以易盈易涸之水道，待命於天，故小旱溝悉

為田，蓄近雖有水，利專使徒為文具，無益於民功。今宜廣歷而

博諏之，視地高下，畧依古法，多為溝洫，募饑民之廉而俾即功

宜可成。昔范文正公當饑歲，率民巡遊新佛寺，大旨散有餘之財以贖貧者，而杭民以安，况用之於疆理乎。此今所當亟行

者一。陸子靜先生為令，將代去，俄有報殺人者，先生曰：此必某

都其入問之果然，安有為人父母其子，不肖不孰而莫知為誰

者，先正振振待哺之衆，必戶籍而人記朝夕，煥然之其饑飽有

無上下，瞭然于胷中，或不得已聚而廩之，則以兵法部勒隊伍

肅然，愚向年行糴常里中，嘗行之，今在在皆爾，何憂擾亂。昔河

朔大水，民流就食，京東者不勝數，富鄭公擇公私廩舍十萬餘

區，散處其人，勸所部民出粟以佐官廩，而廩之凡活五十餘萬

人，募為兵者萬計。夫處流移不可詰之衆，且猶截然而何有於

境內既活民矣，且又足兵而何有於弭盜。彼豈有異能乎哉。哉

法紀明號令信耳。此今所當亟行者二。古之賢守令有事賑拯

非能一人辦之，必屬其鄉之士大夫賢而才者，如富鄭公於官

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而使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

計受官，至五日一慰勞，出於至誠，人入為盡力，是故衆集而不

離，功成而不勞。今釋此不任而任吏胥伍伯，不問有所漁獵耶

抱贖而告成事，豈問百姓蒙實惠否也。今誠以屬賢士大夫而

賢士大夫以顧指鄉之跼蹐有才技者，何慮不集。夫凡民蓄積

不能叛為盜，必有人焉，樹之標而徠之，此必有過人者。故秦觀

謂弭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傑。夫有豪傑之士，必能羅

此輩而收之，為吾賑救用。此今所當亟行者三。夫此三者，古人

之所已行，載記之所具列，而今之所不難知者，然而苟非其人

徒為其方擾耳。司馬溫公因遣使賑濟河北流民，上言京師蓄

積有限，河北流移無窮，莫若擇公正之人為監司，使察災傷州

縣守令不勝任者易之，使各賑濟本州縣之民，則饑民有可生

之路，豈得復有流移。先正之急得人如此也。今因百姓之急

做此意行之，今澤化蕩澤，不為橫賦吏獲，得以下寒天。一幸甚，謹議

備荒弭盜議

高唐已丑館試 文筆董其昌

天下有抹災之計。又有轉災為福之計。水旱頻仍。盜賊竊聚。國之災也。能設策運奇以止之。是亦足矣。而曰轉災為福。無乃迂乎。曰不然。凡天下所以患荒者。積蓄少也。積蓄少者。地有遺利。民有遺力也。凡天下所以患賊者。武備衰也。武備衰者。國多冗重。兵多冗食也。今有一舉而可備荒。又可以弭盜。而又惟民飢盜起之時。可因其勢而用之。則何策乎。曰撫流民而已。流民固民也。進可以戰。退可以耕。水火所驅。惟食是仰。當是時。使奸雄用之。則倡亂之機也。使國家拊之。則富強之資也。顧虞之得其術而已矣。頃者天不降康。肥瓚為虐。吳越江右。連州接境。際此荒分。野無青草。人有走心。而江淮之間。流離滿道。或攜老幼。舉族共行。或去妻奴。孤踪獨遊。斯亦慘矣。夫以作誠得綱紀之臣。忠實之吏。擇公私廬舍。及宮觀屋宇。沿途團結。給以粥糜。能勞苦者。備其力。有技藝者。食其業。候至來春。給賜牛具種食。以曠土荒田。計口分授。使之耕種。俟其父母妻子。皆在離南畝之人。既感戴朝廷。相養之恩。又深思一粟溫飽之計。必能深耕易耨。以盡地利。待其三數年後。幹止漸寧。人有固志。徐于農隙之暇。教以戰陣之法。與其募市井之游手。曷若收待哺之壯丁。即古井田唐府衛之遺意如是而已。非兩利之策哉。昔西晉之亂。起于李雄特招流遠之民。而唐之末路。張全義設屯。將集流落。教以種藝。三年之內。河東戶口。歸復桑麻。蔚然勝兵。每邑七千餘人。河東賴為長城。夫一刺史行之。猶足以効。而況倚辦于天下之力。何所弗得。故曰轉災為福者。此也。言之者。愚固可得而略矣。

備荒弭盜議

高唐已丑館試 昭素黃輝

今天下所為。皆崇極思。重利便爭。泰進者。非早盜虞。邪往歲歲。內燬甚。上屋。天子憂至。布素郊禱。為元。請命。令大司農出粟振救。民賴有康。屬者。潘池。竊美。指大家。裁焚。或顯民。不旋踵。撲滅。何者。百姓愚而至神。曉然知。國家憂閭閻。流散。德意甚厚。不忍苟旦夕。甘同鯨鯢。故盜孤易盡也。不謂今年吳越全楚。復數千里。早比巴蜀。又見告天。皇上惠然出金錢。予侍臣。便宜乘六傳。赴江南之急。又采中外。吏吏言。謂通負以予民。澤至沛。渥矣。議者謂百萬枵腹。即人一金不能飽。藉第令奉法得人。廣勸分輸納。苟以吻沫目前。可耳。後事他邦。未知塗炭所出也。嗷。投命無所生。不足愛。然不足恨。去而為所不忍。為即惡乎。備且弭哉。周礼荒政十二。林於除盜賊。弭盜與備荒。一事耳。言簡必曰積貯。言弭必曰保甲。積貯矣。保甲矣。而早盜未必有濟也。母乃拘牽局束。未嘗深惟法之意。而猶遺法之利。欵。今積貯之法。做于常平。常平者。先為三穀。以待三飢。大飢發大熟之積。中飢發中熟之積。小飢發小熟之積。較數歲之儉。若低昂鐵炭。事有必至。善有必直。故能與歲運爭衡。而為民司命。今郡邑之積。視其大小。以為多寡。如甲令而止。計才可當小飢。輒稱能衍矣。夫小饑者。素封之所能。比而隱民之所未甚痛者也。職為飢備。而猥擇其小。誰任其大者。微俸。不我親。而為塞故事。不可以言忠。袖手天災之流行。而曰是無可奈何。不可言智。愚不佞。理以為徒議積貯。而不為大飢備。與無備同。或曰。今公私百兩拙矣。微吾子。誰不願厚。

中事

吏不得
人使為
其除用
其今之
其分
其及民
若乎

終橫路
所延是
右

備者願安所取資而儲之曰吾得直指使者言請以所留贖贖

十之二令郡國三輔之中熟和糴收貯業本

俞旨且著為例意甚美矣惜也糴本微而條貫未竟也夫糴

之上輸也嘉隆間未有也當是時為盈邪縮邪皆無預糴事

且未嘗不早未嘗不擬徒以利孔一開遂視為不可闕者不

知由前觀之其非不可闕也明甚矣病在始議者意不在民而

迫言桑孔徒令有司自為積貯而不為糴本故所備已幾誠能

嚴為之制使糴贖必如今額而悉留郡國一做常平法大為荒

備時出時入監司最之用為穀最而上簿大司農令不得乾沒

其間其有司自為積貯如故不過數歲糴本益多積貯益廣度

歲大侵可無飢殍常平之法業有成効乃以糴贖上供而量留

十二儲為糴本以備荒歲傾廩而民無所償之時可以復為常

平之法而無壞若曆之積分而置閏焉民知收之出之皆已是

為可使穀粟不出境而物價漸平姦宄無所生心緩急收保咸

有固志此萬世利也或曰今既多所蠲舍矣主計者持籌日夜

不給出糴贖入之一也復留諸郡國將安所取而代之曰愚

非謂此贖者終不上共也以為大司農可且恩數年為根本計

如鄉者未有糴贖時而通融其間彼其忍于今者有眼而輸于

來者無窮今天下利源百道並進度留一糴贖未甚有礙也而

可以厚利元則何愛而不為與其當瑣尾溝壑之秋出數十

萬而未必有益千事則曷若少忍而徐積之使輒在民而卒歸

于官公私兩利之為愈哉若乃撫摩爬搔存腐戶嚴保甲弭奸

萌自良有司事耳夫盜亦人耳峒菁島蓬生而怙亂愚不敢知

若乃遇

神完
詞古

聖天子赫然中興憂之以雲漢安之以滂鴈苟不至于生不足
愛死不足恨亦何安乎為鯨鯢邪言固有逆于耳倒于心而使
于計者愚生言是也幸而得轉聞于
上一下賢公卿議補苴其所未備幸甚謹議

聖天子赫然中興憂之以雲漢安之以滂鴈苟不至于生不足
愛死不足恨亦何安乎為鯨鯢邪言固有逆于耳倒于心而使
于計者愚生言是也幸而得轉聞于
上一下賢公卿議補苴其所未備幸甚謹議

廿八

西鎮善後事宜議

昭素黃輝 編

沁河中虜深矣。西營酒泉。南擬松州。天水震動。關中為聲。虜謀日益。臣測將士宿甲奔命。未知息肩之日。起于驕子媚虜拱手而授之。二川也。異時虜雖陸梁。然限隔河西。非水合不敢東。我得以要害嚴偵。埃虜並力。穿塞猶有後虞。故其來有期。其掠有地。勢不得久。牧河之為中國池也。不細今莽刺掘工。明巢之彼往來。天塹若紫。未帶我尚恃焉。今不逐火。直而西之。使長有二川。將惡乎能秦。亦惡乎能中國也。嗚呼。談何容易哉。火落亦故微種。初裁有眾百耳。不數年醜類至萬人。此詎不結。錫奴也。負相故丙。免子丙免垂涎生熟。番嘗牧萬勝。欲窺松道。此積慮以世矣。兩酋倚角。援以套虜。王以捺酋自為。蟠固不可猝拔。全陝偷虜。沁河差緩。甘涼貢道。尤號虛弱。虜畔盟首禍卒。是為滋益。假道掠番。則有今日矣。死俺酋猶算中國。中國之算。謂何愚以為天下至大。以全力制虜。此百勝之數也。獨患夫有力而愛用之。至于不暇愛。而後肩越焉。故倍出而不收。半効孰與及時之可用。而無愛。厥力使夫一為一報。早就乎安。安而毋以亟。使倖哉。以今之勢。善今之籌。非畢三鎮之力。不勦二川。非總全陝之力。不實三鎮。非合諸鎮之力。不能牽大酋制套虜。而孤火落赤真相台吉也。非出內帑。破常格。召募之。才固踴躍之士。惡得乎良將帥。非上下一心。食息不忘虜。惡乎得憤而敵之。詩曰。天之方殤。無然泄泄。故敵國外患。啓聖賢焉。今天下承平日久。武備窳甚。早夜相尋。物力罄。賊軍之氣。無符復理。使賈生見之。恐不止流涕太息而已。失今不圖。恐患日益深。力不及為。乃司農告匱。無以佐軍興。而瓊林之積。有入無出。誠不

知將安所用。而酷愛之。耶。外料則若彼。內顧則若此。肉食者宜少墨焉。愚所為焦膚熱視。而不敢嘗試議者也。

聖明錄卷之四 議類

論集上

崔寔

希直方孝孺翰林院

昔者觀孔子之書見於子貢仲由之徒喜於說經必深折而重抑之明足以億事未為有過也而傷其多言以仕為學未為達也而惡其口給而近佞也常以為惡矣孔子不貴於言者是耶及觀戰國之際天下之士皆棄道德仁義而不修以口舌磨切也主而說也竊拓大者亡人之國小者自殺其身又甚焉者著為邪說以為後世害然出乎斯通城聖於刻薄荒鄙誣民敗俗之歸而不自知也然後喟然嘆曰此孔子所以聖乎其豫知之矣凡亂之生必有所始也芻蕘之弊必至於以人殉葬象筋之弊必至於瑤臺瑤室孔子之教人以勿易於言而周卒以口舌縱橫之辨而亡夫言豈可易哉快意於一言或足以禍

而輕於持論非知道者也彼崔寔者獨何人哉憤時居之柔闇則論秦閭之失可也譏為邪說不顧理之是非而謂凡為治者必以嚴而治以寬而亂此豈理也耶周秦之效夫人之所能識也定不察乎此而亟稱宣帝之賢夫宣帝漢室基亂之主何以為明忍以為斷督責以為能當斯世也斯民競知其可畏而不和其所可憂於是高惠文景之澤竭矣璧猶服金石恣聲色之入其外雖若未衰而其中之虛度已甚至於元帝繼之稍失其術則漢國以衰非元帝之罪也寔輕信而不知道敢為異論而不顧其無稽至誣宣帝以嚴致平何惑妄之甚哉漢之久而亡者文帝之功也且使宣帝處文帝之時是生一秦也宣帝固非秦比也率其所為行于市定之世則其異於秦者幾希而豈能

治我治道固有本末先之以政教而後刑罰若秦漢以下皆是也文帝能睦以恭儉忠厚之化故治其餘則守法而已故未幾踵即不免於危漢室至于光武猶再榮之如其骨澤將盡矣明章能扶植培植之僅至小廉孝安以降漸衰而亂國其理也白非仁賢若文帝承之猶恐其不救而定欲濟之以嚴刑峻法此欲救將萎之木而斷其根斷哉愚儒好高之論也仲長統乃從而稱之此其知與寔何異哉自孔子之末學者不明道而阿世韓非之愚至以堯舜為土水而以刑罰為膏粱所聞者卑而所習者陋無怪其為此言也漢之諸儒惟賈誼董相及王吉為庶幾如寔與統時人所推為大儒而其論至於與韓無異於其所以從來遠矣豈特寔之罪哉

春秋天子之事

元山席 書文公

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此數語者千萬世春秋之宗旨也惜乎後之儒者誤讀孟子之言遂使宗旨一失而百家之紛紛者出矣謹按孟軻氏本謂孔子懼亂賊縱橫是非莫辨故取春秋之文削其繁冗筆其領要以白天下是非而後亂賊知懼此春秋所以作也然春秋魯史也魯史所載禮樂征伐皆天子事也其曰天子之事猶曰天下國家之事也以天下之事國家之政司史職者可以作之奉王命者可以作之孔子不在其位不可得而作也是故知孔子者謂有懼世之心不知孔子者謂有出位之罪孟軻氏之本意也讀孟子者乃曰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悖典庸禮命德討罪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所云倡罪孔子者謂其無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直謂夫子欲代天子之賞罰也嗚呼釋經而至於如此則亦無所不至矣孟子所云春秋天子之事而孔子作之也世儒所謂春秋天子之事而孔子行之也蓋孔子作春秋以明王道於世也世儒所云孔子作春秋以任王法于身也嗚呼釋經至于如此則亦無所不至矣此非直文定之言也公穀以來蓋已有之至文定則大著知考亭平日議論春秋大不類此至釋天子之事復取文定之說是蓋一時之所采非終身所持之定論也嘗讀文定春秋數十萬言君臣之分夷夏之辨王伯之別義利之旨本諸性道發諸言議剛大之氣塞乎天地之間自春秋以來未有也然而識者窮其所論與仲尼所書不能無牴牾者蓋此之說惑之也

之說生於賞罰之義賞罰之義出於託而面之權託而面之權則春秋天子之事一言誤之也自夫儒者一言之誤也遂真謂孔子假春秋之權行天子之事是故吳楚降王爵而為子秦晉貶侯伯而為人子突下七進熱階于大夫咥糾大臣退等列于中士善者賞之惡者罰之亂臣賊子秉鉞以誅之宛然王者被袞冕於明堂之上而進退乎百官也嗚呼誣亦甚矣吾不意仲尼之聖所為一至此也然猶可也至於春無王以著天下之無王王無天以貶王者之不天是夫子特行天子之事以賞罰乎諸侯而又行天子之事以賞罰乎天子也夫子將為之乎夫子不為天以賞罰乎天子則亦不為天子以賞罰乎諸侯也其為誣也則亦不俟辨矣且天子之事豈惟春秋馬遷之史記班固之漢書溫公之通鑑朱子之綱目凡為史者皆天子之事

也今必曰然豈數君子者亦欲託諸史以行天子之事乎其為誣也則亦不俟辨矣或曰作春秋非僭乎曰僭雖然吾所謂僭也異于是修史者史官也非天子自為史也聖人之僭非僭天子也僭國史也或曰如子之言春秋之法安在曰吾所謂春秋之法異於世儒所謂天子之法也彰善惡以垂天下之懲勸非是法以訓天下之去取此春秋萬世之大法也如必曰然吾不敢以誣春秋也夫以萬古之春秋坐一言之乖誤以至于今莫可易者此余所以不避迂朽而過為論也不知孔孟再作將取于余言否耶

此上言
古成材
之易

古今成材難易論

子餘陸燦鹿士

人材之成於天下亦惟在上者所以養之何如耳天下之材一也惟所養不同故其習不同其習不同而材之成否始判矣故夫古之成材易而今之成材難非人之性爾殊也亦係于所養而已彼見其終之所成不同而未究其始之所養或異則曰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哉昔者夫子之論學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而程子以為古今人材之難易皆係乎此旨哉斯言司世教者不可不深長思也蓋天下之材未有不成於習而其習未有不係乎養者有以養之則其習正而成之也易無以養之則其習不正而成之也難此其轉移變化之機亦甚速也而非上之人則誰使之昔者先王知民性之本同也而懼其情之易流其守之易奪其功之不易于純也是故未嘗不思所以養之三

代以前九功惟敘之歌笙詩六間之序宵雅肄三之業童稚之所能知也而天下未嘗無詩洒掃應對之節冠昏喪祭之度周旋錫鬯之容家庭之所恒習也而天下未嘗無禮依咏和聲之訓太師保氏之教簡韶南籥之舞又其民耳目之所濡染身體之所服習也而天下未嘗無樂詩以養其初也禮以養其中也樂以養其終也蓋終身安焉不見異物而遷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有溫柔敦厚之習而民興于詩矣有恭儉莊敬之習而民立于禮矣有廣博易良之習而民成于樂矣當是時游於比閭族黨選於樂正司徒者皆齊之士而習無不正材無不成者此無異術惟其養之者善而鼓舞神也自後世道學不明而功利日熾其上之所以為教者既因循苟簡而無漸摩成就之實故下之所以為學者亦鹵莽滅裂

此下言
今成材
之難

汝明曉
 石山天
 嘗手掘
 錄一過
 今讀此
 論統是
 蘇長公
 氣脉然
 筆明
 不襲一
 語可謂善
 李下強蒼
 也
 未校責
 成君相
 尤見閑
 議卓識

而無優柔厭飲之功登歌弦誦之風美矣其果先王之所謂說
乎綿棗曲臺之儀盛矣其果先王之所謂禮乎雅歌擊磬累黍
造律之舉似矣其果先王之所謂樂乎故古也懲勸必于謨今
也浸然不知所以興古也執持必于禮今也茫然不知所以
古也陶銘必于樂今也蕩然不知所以成天下之習靡靡然日
趨于下而在上者方且咨嗟嘆息以病夫成材之難吁亦未矣
蓋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則今之人材獨非古之人材乎而成
之難易頓殊者惟其有養有不養也君子之于學猶工之于器
也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習知其手蓋一日不用則扞格
而難操矣先王所以養其民使之從容于斯道之中優游漸漬
以須其成者懼其一旦至于扞格而難操也彼後世之君臣其
知有此道乎則夫人材之難成亦不足怪也柰之何世變日異
而士習益壞其下者庸懦不立苟得無恥不足論而其高者
竊莊老之似亂周孔之真且其中實無所見而往之附和一二
顯者之論以自詭于當世人材之在今日似亦少衰矣聞古之
時天子公卿躬行于上一言一動皆可師法是故道德一而風
俗同謹人材之成雖條千養而所以養之者則有本矣故嘗
為之說古之成材也有本故易今之成材也無本故難夫所謂
本者安在哉亦在乎聖天子賢宰相躬行以率先之而已矣

待價論

應德唐順之

聖人固不敢以無道絕天下而亦不棄禮以徇天下蓋道也者君子居身之珍也禮也者人主致士之術也禮未至而屈已其失也畢禮已至而峻厥其失也高惟聖人也不自卑自高用合行藏與時消息此所以立萬世之盛也昔子貢以玉探夫子之出處夫子答之以待價其心亦隆矣哉設思古時華野春犁伊尹無心於湯也而三聘價來情然而改則王沽矣渭水秋線太公無心於文也而考卜價來後車之載則王沽矣此所以沛溫潤之澤為邦家之光以共成光明正大之業也慨自周德不綱士者自重之道一壞于交質子再壞于需葛戰正夫子之所同也待價之言固所以自道亦所以概世也觀其行可之仕待桓子之價而沽矣除可之仕待孝公之價而沽矣然要之數君

非重寶之君夫子雖沽之而終藏之為已有若夫佛肸之召價已至矣而手實不沾於匪人公山之聘價已至矣而珍物不容以易售以至吾老不能用者是輕吾王也則接漸而行其王之美終不可得而棄也阻阨於陳蔡者是鄙吾王也而絃歌不絕其王之美亦不也之自悲也由是在陳思嶠藏玉珠泐大振木鐸之盛響渾味世上之佳音至今聲價燁燁人耳也噫沽亦遠矣哉雖然聖謨洋洋嘉言孔彰何人誦其書而不能追其道也登龍斷者貽賤夫之議乞墮問者來醉客之誚或作若谷雞或為秦府大待價者幾何人哉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謹論

李克用運晉陽論

邦獻茅贊元侍御

人君欲自全以立國甚不可信謠說忌功而仗義勸王之臣不能審權以應變亦非忠貞之大者也蓋推誠委托明王之所以圖存也乘機翼濟忠臣之所以徇國也是故蓄忌功之疑者啓敗謀之彘跡濟濟之術者貽後時之悔而況蠱惑已極大柄倒持數不可以苟延機不可以緩失者乎昔唐末陵夷皇家不遑昭宗以弱弱之資遣土崩之運於時擁麾秉鉞者咸以梟獍之性倚憑龍虎之聲思欲革天邑而窺九鼎非一日矣然所憚而未敢動者直以克用之忠乃心王室晉陽之甲天下稱強昭宗宣使之屏翰京城控壓鄴壘雖大厦之顛非一木能支然使天命未改羣策協謀庶幾與仲康之一族總胤侯之六師反正來與不失舊物乃使之遠去晉陽則既自失其長城之衛設有流彘之變克用安能一日而至京畿哉故晉陽之旆旣旋而諸鎮之兵歲構入朝之請不堅而尚父之功日損則知用舍去留之際興亡成敗之關顧不大與蓋論之語曰山有猛獸藜藿不採國有忠臣奸宄不生是知忠臣者國之強禦而社稷之幹也故當其無事則周台成分陝之功當其多難則桓文有糾合之略人主固不可使忠臣之去其左右而翼戴王室者亦無樂離乎君側而使姦臣之得以據其勢也昔白公之亂子期尸子西臨楚幾亡矣葉公聞亂而進楚人恨其傷也與胃以至國門人曰國人望君若父母然遂免胄而入卒殺白公載定楚國則以葉公之在京邑能扞其難也秦侍曲臺之宮懸衡天下威震殊俗矣至其二世一夫作難而七廟隳騰應得以關澤劉項得以斬關奮勢力不足哉誠以蒙毅之徒擁兵於外而自散其藩

宋法

應前事
更前事

故宋嘗欲執國命而刀孔父曹曄欲移漢鼎而徒孔融謀
人之國者必奪其所忌或擄其入以壅蔽王上之視
聽而自濟其不軌之邪謀加之昏弱主性畏偏而獨信不
知功臣之可倚以為助也是以至於喪邦而莫救而忠義之士
又每顧慮而寡斷也是以至於憤懣而不終此往事之覆轍其
得失可見也唐至昭宗此何時哉蓋昌黎劉於鎮海王建瓌聚
於華州行瑜張於靜難茂貞張於鳳翔千紀與兵帶州跨
邑不止於斬木揭竿之大也堂堂不事官闕為賊不啻子期子
西之變也而朱溫起自屋盜包懷異心挾令階王更姓改物又
不異於曹曄宋督之圖也棟幹欲折羽翼誰何亦非有秦楚餘
威之可恃也所賴克用父子起義以恤國難奮力以衛王師一
舉而黃巢喪魄再戰而行瑜授首張軍所臨則澤潞風靡征旗
進指則吐谷電逝至是入朝之說殺然有焉黃風翔肅清宇內
之氣使昭宗能撫而用之則皇輿庶幾有歸闕之路國步未必
無其枕之期顧聽忌功之譖沮其入衛之志豈不以茂貞復成
則沙陀太盛殊不知登壇昭推較之信忌功者遠足致危國圖
忠救焚之機縱賊者不免長流別國昌拒命所代入寇克用雖
稱悖於其始然挺身以勦二兇戮力以計三鎮則已徒義於其
終以腹心之輔而聽去其根本之地至使子乾之變生於肘腋
逆節之患起於穀下九錫之禮加於不臣乘輿之痛慘於繫組
豈不哀哉晉陽之遷君子病昭宗之有克用而不能用也雖然
克用之遷忠則有矣權則未也夫以克用之與全忠誼虎之勢
不能俱存以昭宗之弱而當諸鎮之強譬之以稚子而格悍大
抵自斃矣斯誠國家綴旒之憂臣子擊楫之秋克用即立表奏

宋法
有此生
宋法

宋法
有此生
宋法

於朝曰姦人不道圖危社稷惟力是恃臣職效死綏義不共戴
謹率所部擁護宮寢以防不然或譖臣中沮開主危殆懇
師明其不敢坐視國亡以負陛下庶豪傑聞風而景附遂當革
心而響應又不然即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其濟則頃首
關廷自拘司敗不濟則以死繼之雖累尸累鼓而忠義之心亦
已表暴於天下九廟之靈固默鑒之矣何必聽孟賈之謀而為
還鎮之舉哉故塞塞匪躬者王臣之分也以衛王為已責義
之所不敢出也東權以討叛者幾之所不敢緩也惟天晉陽還
而鳳翔之黨愈熾朱和衰而全忠之勢遂成則雖龍躍順流虎
步原陽殆未可以茂貞破矣又况師遠屢涉疆土幾盛自是之
後不聞有勤王定難之師區區爭地於幽州結怨於燕陽亦何
益哉志曰善為將者制人而不制於人克用殆未知此義乎要
之克用沙陀之種慄悍之夫而振武之傑徒也當是時虜教不
行於天下號令不稟於朝廷視其君若弁髦然陵替之患亦滋
甚矣克用獨奉天子之命其來也不假折簡而驅馳以赴國難
及其遣之還也假旗飲中稟稟焉畏此簡書不敢隕越觀其善
盡節於此也遺三矢於存最忠勤顯著固綱目之所予者也而
又何責之深耶是故矢志效義之士未始不憐克用之忠而英
武之思欲駕馭豪傑溫之中原其以昭宗為鑒哉

元馭王錫爵太子太傅

所以曉天下者存乎聖所以命聖人者存乎大夫天生孔子若有意矣而且窮之意非天之窮聖人也窮聖人者所以神天下也是意也惟儀封人知之故發諸嘆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使當時而君之不過文馬武焉而已使當時而相之不過陶馬藥焉而已六經未必作四教未必陳轅之未必環浙之未必按天下之耳猶無聞也天下之目猶無見也故天厚其德而薄其位多其能而阻其勢使之近聘於衛鄒之國遠歷於齊楚之邦雖賤而鄙夫得以取兩鄰之教頑而互鄉得以接大成之傳故曰天之所以窮聖人者所以神天下也人以為夫子之不遇為夫子之不幸予以為夫子之不遇乃斯民之大幸也謹論

許國

集 92—689

或放於近習或誘於聲色或溺於玩好皆心之所由以不清也
心苟不清則人何由知而民何由安惟曰察察而非哲也惟曰
照照而非惠也何也非吾公明之本體也心苟清矣則人自能
知而民自能安雖不逆不億乃所以為哲也雖不費不傷乃所
以為惠也何也是吾公明之本體也故曰心清而天下之治理
得矣此非愚意也畢陶心也亦非畢陶意也帝意也畢陶不曰
允迪厥德乎帝不曰精一執中乎若人有精一之學踐允迪
之說則心明且公而知人之哲安民之惠兩得之矣

心如穀種嘉靖 陳鑒德
夫天下萬事萬化皆起於心故心者所以含天下之理而生
不已者也善言仁者求端于吾心之生理盡之矣顧天下之論
道術或養寂以為心而不得其用或博愛以為仁而不得其體
是皆體用岐而道晦焉君子有憂之故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夫聖遠而心學濫乃復有佛氏之說以私智
而罔天下曰天下之道在于無心惟無心乃所以為明心也聖
賢慮吾心之放而多方以檢之彼所謂魚心者乃汪洋縱恣以
便其妄夫事幹于理理涵於心佛氏以心為可無則以理為障
害矣於是空山河大地歸之于幻而天下之萬端悉任其去來
而無所牽制治其心而先失其心不亦悲乎子程子生于千載
之後因學者之論仁而旁引曲譬以曉之曰心如穀種仁則其
生之性于此見程子之教體之切而言之真傷天下之流于禪
而明示之以其趨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夫天地盡乎道矣
而聖人乃一言以蔽之故乾坤端倪覆載上下分而為陰陽散
而為五行布而為四時陶鈞之以太極細細摩盪變化闡闢卒
歸之於生物而成其玄宰之功子思謂為物不二生物不測此
天地之所以為心也天地之所以為仁也夫人主生于天地氣
以成形而理聚焉其生氣之精英與生理之統會蓋必有所以
宅之故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是心也與天地之心一也有
是人則必有是心有是心則必有生生之理圓融澄澈觸挾而
動未有所欲而不涉于無既有所欲而不滯于有遇君臣而忠
生遇父子而孝生遇民物而慈生處常而生其經處變而生其
權縱橫萬狀有幾即生蓋理之應于事者不窮而莫非吾心之

生生也莫非吾心之所生則莫非仁也惻怛而慈至若固仁直
方而正大者亦仁喜而有賞者固仁怒而有刑者亦仁渾然天
理者固其本然而天地萬物一体者亦非度外人心之所以不
死即天理之所以流行也故曰仁統天下之善又曰義禮智信
皆仁也蓋愛者仁之一端而生者仁之全體以生言仁仁道見
矣告子不識其體乃以為仁內義外是知仁之為仁而不知義
之為仁也今夫六陰既窮由剝而復剝之時萬有凋落盡矣而
發舒之幾藹然于伏藏寒返之中知天地之慘皆天地之化機
則心之仁不獨以愛為言也明矣故以生觀天地而天地之德
始廣博而無窮以生觀仁而仁之術始包涵而無外仁生于心
心不可無固也彼釋氏又何以云目殺之為種微矣而根莖花
實燦然以美利天下者皆于是乎生是穀者合天下之生意
有是種斯有是生意微是種其幾息矣吾心淵焉在內然天下
萬化含于是而如佛氏之說杳然灰槁而無之則生意已絕理
安從生無是生則不仁不仁則天下萬化皆無有于我其何以
齊治而均平也此其謬矣而顧又為心花之說道牙之說多見
其自相矛盾也雖然殺種善矣非加之以人力浸灌而耕耨之
則天下無全和吾心賦之于天而具之于人苟氣拘物救無涵
養栽培之學則所謂牛山之木濯濯焉失其本性矣知所以治
之而由斧作輟所謂苟為不熟不如美稗故曰誠得此理須誠
誠敬以存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此則存養之方
也嗟夫天不人不成放心之求誠在我

述志論 嘉靖乙丑問試 忠銘王弘誨 六宗伯
夫人之所以樹德垂休光足以稱于世曰聖賢豪傑者流豈
偶然哉天之生材也雖而材之遺時也尤難即材具矣時遇矣
而始之以根柢繼之以持循或辨不早而趨未正焉差以一念
謬以千里將有不善用其材而負厥時者是故志為要定志為
先也譬之射然射者握矢直容正體引滿者其力也貫革者其
能也然而不遽發也有括焉括者射之機也必省括合度則釋
釋則中彼的矣人之志固行之括也昔者夫子自述曰吾十有
五而志于學及其誘掖羣弟子則曰盍各言爾志夫聖門之學
與教豈不欲躬行允迪以從事哉而必于志乎先之蓋志之所
根抵者在是斯終身之所持循者在是若劬之于治卒不出其
範圍若木之有本木有本蹶而枝葉茂者也故有始志以正而
且難之以多岐之惑者矣而且繼之以中道之畫者矣固未有
不正其志而能有所建立表著于世者夫乘良剌肥腴騰華
與時相浮沈而徒以竊祿位謀身家者此鄙夫之志富貴者吾
無論也彼彈精畢思琢肝鏤腑發朝華紉夕秀操觚擗管總然
成一家言謂藉是可以垂不朽曰吾志于立言也不知自鴻鉅
者視之末技耳若夫長趨緩步而高論空談各立宗旨互相標
榜口周孔身程朱曰吾志于明道也及以之 任重道遠
變度如知子
國家何賴焉即有負器握命宣猷展采足以理煩解紛禁制
蠱錯一旦委一面之寄可裨益于
國家然而非先之以志卒亦倖成之功君子亦弗尚也然則美
志亦志于純其心焉耳矣慎之于向往之初審之于幾微之

語氣絕
類王伯
理之文
自當如
天正不
同

議卓見
明暢

廉前
射論

折之于似是之間。要之以始終之久。以事君則忠也。利于君
公利其身也。吾為之非忠也。其迹在君。其志則在身也。有利于
心。不必其利于身也。非心之純者。弗能也。以庇民則惠也。益于
民亦益于已也。吾為之非惠也。其澤在民。其志則在已也。有益
于民。不必其益于已也。非心之純者。弗能也。以安社稷。莫生靈
則義也。人之所知。人之所見。吾為之非義也。其功在社稷。生靈
其心則在知與見也。有為之人。所不知。所不見乎。非心之純者
弗能也。其發也。吾之所自覺也。其辨也。吾之所自決也。其究也
吾之所自持也。以吾心之純。然不離不息者。為之主。而時可以
垂焉。材足以施焉。將出其所先定者。明天下之幾。發其所素蓄
者。成天下之業。叢委紛綸。賴以整頓。辛甘燥濕。賴以調劑。震撼
激攘。賴以鎮定。忠在君。惠在民。功勳在社稷。生靈。而于身于家
于人之所知與見。又奚皇恤哉。吁。勳著當時。休垂後世。績紀所
常。光流簡冊。遂與古聖賢豪傑。媲美馳聲者。亦不過自心。一
念之純者。始之也。士方躡履業文。為諸生時。稽古之往哲前修。
則知慕之。且從而景仰之矣。觀時之名儒碩輔。則知敬之。且從
而效法之矣。及見世之斗筭瑣尾。脂韋離齷。則知惡之。且從而
相戒省之矣。其義利公私。從違取舍之辨。非不籌之熟矣。泊于
終鮮。不以他念易斯志。舉平生而盡升髦之志。十時之行。起而
巧宦之說。投也。苟且因循。置其身於波蕩風靡中。無所底止。及
當國家事。且常誠漫為之。鮮不偵若猶之。挾敝弓。綴朽矢。未嘗省
其括之合于度乎。否也。而遽發焉。吾見其百發而百不中矣。雖
然。所謂心之純者。真見其君臣上下之分。為吾性中物。輔相裁

論語
卷之四
子罕篇
第十

皇明倫議

卷之四

四

成之責。為吾分內事。吾盡吾性而已矣。吾畢吾分而已矣。固無
所增益于中。假借于外也。使一念之有未純焉。雖公亦私也。而
况于私乎。故曰。定志若純心之謂也。嗚呼。景靈魏契。周召畢散
帝之臣。王之佐也。其上也。而魏房杜韓范富歐陽漢。儲唐之
英宋之雋也。其次也。語有之。取法乎上。僅得其中。然則上焉者
固思生竊有志而未逮也。

夫世之殺身亡國者何必小人其術何必權利吾道猶足以殺身而君子猶足以亡國也悲夫吾道非所以殺身君子非所以亡國也而卒以不免是故君子之貴夫善用之也膏粱之養生非務肥厚以相強也滯則執而氣不遠矣君子之治國也非趨拂以相連也激則訐而道不保矣古者皇極大同之世臣無朋人無比德故曰無偏黨王道蕩故滿朝皆同心同德之士而人不以為黨孔子生衰周之世群七十二弟子聘七十二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而人不以為黨故曰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黨王道廢節節萌起婬直之風熾熾揣之戶柝自張儉范滂之徒清名嫉惡互相標榜遂使曹王構黨蘭籍相傾善類既殄漢祚隨絕唐之牛李亦復如是慘人投厠互相傾訐白馬之乃竟投濁流迨夫元祐諸賢非不萃然名世也而洛蜀朔黨之號又何為哉卒釀紹聖之禍而借凶人以口黨藉碑讀之酸鼻故亡宋者諸君子之激也自今論之牛李二子其黨小人也其術權利也哆口以相攻奮戈以相逐所爭者不過世主之爵祿得以肆志失以喪氣吾無論也獨漢宋二朝之士所抱持者如彼所連茹者如此而或以要君致譽或以蓄怨自戕何其下也夫漢之所為黨者始于君子攻小人也而刻核之太甚也宋之所黨者始于君子攻君子也而持氣之不平也嗟夫君子之所用于世者非道不立非氣不行道非立已于峻之謂也氣非恃已自好之謂也語曰能勝其心于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勝人何君子生當其時考職修業以聽其上生非其時修身砥行以見于上何必選度聲名更相推揚憔悴縉紳修飾

人合眾以為通節以激清奮氣以立權亢潔以召汚且夫小人之名亦小人之所不願居也君子之稱小人之所忌也今務引其所忌者以自高而加彼以其所不願居之名語曰鹿豕不擇音挺而走險急何能擇故必以不肖之心應之是助之攻也而奚幸之有夫君子與小人處則小人必勝而君子必不勝一善計一善處也搏虎狼刺蛇虺者人無寸鐵徒連類而關之能無反噬之虞哉漢之諸賢不幸類如此此申屠蟠所以嘆息于擁篲之時而郭有道與瞻鳥之慟也若有宋諸賢抑又異是矣眉山秀爽押閣既善識則人短洛川迂遠自喜然且不近人情而劉梁諸君子又自為類漫無寅恭之思大慙在荀而不慮夫福生于微禍生于忽日夜恐懼惟恐不卒而諸君子所為顯出于彼是自逐其肺肝之親而毀墻破垣以延盜人之入也驚之于鑣和設于軼馬動而驚鳴而和應之行之節也齊轡平轡御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堂陛之間內得于中心外合于馬志六轡之能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轡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也今以一人掣之不得前一人曳之不得後自相蹂踐而責車無敗孰知故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靖康之亂又誰尤哉哲宗之再亂成憲雖自小人導之而庸非吾道之迂闊有以開其厭射之心吾黨之攻擊有以召其多憎之口乎嗟乎道一也善用之則帝王以之化其民泉源稷契以之佐其君孔子以之藏其身不善用之則反戈自戕禍生骨枯陵遲潰裂不止人之國不止也是以君子微妙玄通冲而不盈不為所害而為害者之可也愚而行之同心者所乘之用也彼四子者皆吾道之流不加此

心之精神是謂聖

金庭朱泰

聖之所以為聖者豈有他哉惟即其心之所謂虛靈者而凝聚之能勿散焉而已矣夫人得天地之心以為心其體本無一物而未嘗不通乎萬物無物者其虛也虛故足以涵天下之實通乎物者其靈也靈故足以故天下之動是皆天之所以與我而吾心得之以為精神者也人見聖狂之不相及則以為有出于此心之外者而不知心之精神凝之則聖散之則狂要在能守與不能守之間而已矣是故其精彌藏則其用彌著其神彌固則其化彌光譬則天馬日月顯其明四時運其序萬物彰其化莫非天也而太極之陰陽五行之氣翕聚而莫窺其端流行而莫究其止者則天之精神而日月得之以為明四時得之以為序萬物得之以為化者也人之心與天同體其所謂太極之陰陽五行之氣豈嘗有不具者而其翕聚流行之機豈特天道賴之以不毀人心所持之以不惑者夫自夫五性感動士情出焉精以欲竭神以物商縱耳目之欲而精神散于声色矣趨仕進之途而精神散于功利矣耽詞章之末而精神散于索探矣竭淫巧之思而精神散于技藝矣愈用則愈竭愈散則愈病無怪乎其虛者望聖者藐而去聖日遠矣且夫聖之所以為聖者何哉為其聰無不聞也明無不見也言有法而動有則也施之天下傳之千萬世而大且久也然果孰為之聰明孰為之言動而又孰為之施且傳哉心焉而已心之所恃以為用者精神焉爾精者氣之所聚神則運乎氣之中而變化無端焉所謂虛而靈者是也聖人知吾心之精神其用無窮而又知吾心之精神其稟有限故其培之也不得不深其守之也不得不固

蓋非直聲色功利之私不足為動即頻呼吸瞬息出入之息

而吾心亦當惺焉是故發千耳目而心之精神不躁以妄也此謂聖人之言動矣施之天下傳之千萬世而吾心之精神不磨以滅也是謂聖人之德業矣由是聖人在上而風雨時寒暑節精神通乎天也山不崩川不竭精神通乎地也百姓安品物若精神通乎物也何者吾心之德其虛也本足以涵天下之實其靈也本足以效天下之動聖人惟節其虛而靈者聚之俾勿散焉而已矣而非加于心之外也聚而勿散者固子思子之所謂凝道而其本則出于孔子之所謂志也志定則神存神存則精固千變萬化皆由此出而聖人之能事畢矣然則聖人者奈何曰先定其志而已志者心之所之非主靜不足以一而主靜之學固非可以惡動之心強之也必也廓然太公物來順應斯動靜皆定而精神其有凝乎雖然聖人所以聚己之精神者為其能致知以察吾心之幾也苟不察其幾而徒以守精會神為教則稿木其心者或流于佛氏之學而強制如告子者亦自以為挺然默存也其于聖人之心何如哉

中書
高祖
公卿
大夫
士

詞義
日知
天

神聖
無從
得來

探玄
子象
風影

心之精神是謂聖論

今天下諱至德者。不稍說聖人。故聖人之所以為德。其心在也。聖人之所以為心。其神全也。精神之在人。心形以之。立性以之。成情以之。行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有流。四遠無所不極。上際于天下。蟠于地。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資。惟所欲為。可以勝之。其名為同。帝執聖人以律之。塗人等也。性夫榮辱立。而後觀所病。貨財聚。而後觀所爭。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然後其源易洽。而其神易竭。指紛紜。崇階。此糾纏之形也。乃有乞哀以求。洪忍以守者。矣。聖賢乎。和紛華。治屬此。伐性之斧也。乃有操之則盤。盤舍之則頓。頓者矣。揆詞。擣藻。綺麗靡妍。智者以為朝華之秀。而愚者以為載道之資也。豈辭為仁。跽跽為義。達者以為浮雲之變。而昧者以為不朽之圖也。故夫役志於權勢。溺情於玩好。勤思於文藝。刻意於功名者。舉神之賊。與接為構。日以心累。其發如機。拍其絃如秋。冬其雷如誼。盟與物為辨。相靡而莫之能止。蕭然燕役。而不見其成功。是所謂盛鶴列於虛。誰之問而布徒驥於縑。壇之宮也。吾之心神若盛。而泉澤訢然。不察規矩之狀。斯天之戮民也。其去聖人遠矣。夫有千越之劬。若押而藏之。不敢用也。吾之心神非特一。劬之利也。用之不當。而至于索然。盡是何愛吾神。不如愛劬也。聖人知其然。以故養吾之神。而不使傷。吾之精。而不使離。復命。歸根。以天為師。貨利則無殖矣。聲色則無比矣。位之得喪。名之榮辱。若秦越人之視肥瘠。無所動其中。知正其形。攝其志。一其慮。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屈伸消息。盈虛進退。日月相代。乎前而不是。以用和不可以入于靈府。辨士不得說。

公之
公之
公之

金其
石其

聖明
集

聖明
集

美人不得。盜人不得。竊。能。天全。而物生。故能朝徹。而見無不燭。惟神是守焉。耳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是為天倫。是故可以肩鉅。可以道遠。可以保身。可以延年。兼日月以為明。合天地以為大。彫刻衆形。而不為巧。知聲萬物。而不為利。澤施乎萬世。而不為愛。人若此者。何也。神全故也。介者。外非舉。故物不能移。骨靡外生。故登高不懼。醉者。醺然驚。不入乎胸中。故遇物而不懼。彼得全乎。酒而猶若是。而況乎得全乎。天者乎。聖人者。全其天者也。衆人者。棄其天者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靳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豈聖人之神。則異人哉。畜澤與畜樊。殊也。夫相狗者。夫養雞者。夫承蜩者。非神則技。靡精也。而學聖人也。者。刻刻其精。支離其神。亦惑矣。雖然。養神之術。蓋未易言也。外。觀者。內。據者。外。據者。外。據者。張毅。虎。而病。攻。

是豈不知神之為貴哉。則養非其道也。若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聖人順吾有涯之知。而不以隨吾之職。若嬰兒然。日視而日不曠。日握而手不掬。日空而嗑。不啜其神也。能勿擾之而已。非槁木灰死之謂也。子與氏之以利為本是已。

漢高帝善將將論

定字鄧以贊

世說漢高帝之善將將以為挾數用術故卒能駕馭羣雄手一

宇內下曰非也人不可以術數馭也而况馭將乎夫人心含靈至不可欺彼其諳智機警雄桀放驁之徒日與我相遇而角逐舉手搖目咸窺其微我以術彼獸不能以術應我以數彼獨不能以數乘情露千積久之時而機泄于掩護不暇之際將誰與我則眾心解大事去矣予謂高帝之善將者以不自恃其能而宵衣旰食氣常在羣雄之上也不自恃其能而高出其上則我無成心而心任于眾無成心則內無執滯見事常明任于眾則賞罰抑揚隨材而施或棄之而實取或予之而實奪或挫之辱之而不怨不疑顛倒鼓舞衆傑奔走而莫知所措以匹夫不五載而成帝業有由然哉且夫馭天下之才與馭一軍之才

異矣馭一軍則在嚴核而峻督精神常運乎一軍不若是則事

不立而氣不奮馭天下則在渾朴而融會一人常立乎天下不

若是則不足以盡人之能而得其力器局天成不可強也自古能成天下之大事未有曉指任智用術者也縱為之而不敗者鮮矣高帝非無智而智藏于渾含不露之中非無術而術隱于肯綮事會之達故一發而人莫或疑之且高帝之取天下非有階于尺寸也藏人失鹿天下共起而逐之合則從不合則去非有先世德澤可以聯屬而號召之也然羣心赴之若流水桑陰不徙而大業成是必有其大異乎人矣或曰信越布三人皆天下之雄也信一見拜為上將後復親奪其軍及與楚戰期諸侯不至封真王于齊捐梁地數千里與越布之杓來故為折辱隨設供具以悅其意此高帝將之所以為奇雖然徒識其

運用之迹而未識其所以用也蓋其知人善任豁達大度魁岸

不彊素稱長者雄心逆氣潛運于豁光挫銳之內心開而智明肯次度越所見常出人先故臨事揮霍倏如雷電風雨之不測當之者咸錯愕而欲手矣今天水至淡然後五味從海至大然後人流通起機心息則海鳥可狎猜忌生斯骨肉六離奈何謂術欺可以愚人者乎未之信也故我為天下後則天下為我先我為天下晦則天下為我明我處天下遠則天下為我勞不然自用其智而智士遠矣自用其才而才人退矣故曰能而示之以不能用而示之以不用此馭眾之方取天下之道也高帝不事詩書非知道者而天資暗合有帝王君人之度此其所以卒服羣雄而開四百年之丕基也欽昔韓信之言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兵而豈知不能將兵者乃其所以善將兵乎當時劇通

有餘思說信自立信曰夫人深親信于我而我倍之不祥即斯言也此

可味

聲音咲貌得之哉嗚呼是可以觀高帝矣

論曰制天下非常之功者非一無不能也問其能之大小而已矣知兵之情而後能將兵知將之情而後能將將然知參情尚易而知將之情尤難能其難而不能其易此則未為不能也所

能者大也韓信論高帝不善將兵而善將將且謂帝天授非人力天其善將將者斯帝之所謂天授哉且帝之所將亦數反矣而謂善將將者何也彼其所將皆推埋負販屠狗之徒六國驚驚驍點之遺亡也又相與起於布衣非有統轄服御之素也戰于城皇京索之間瀕于危亡者非一日也而帝令為用如左右手楊子云曰漢屈群策羣策屈羣力夫其以屈羣策屈羣力茲高帝所以善將將與夫韓信雖人傑其初一亡伍耳一旦拜為大將而不悛已定齊燕矣一旦立為真王而不忘兩入其壁奪其

軍如侮小兒而不難天下已定一武士能縛之而不假士臣之力此非真有控御海內之術者能之乎若此而信之心雖欲不服不可得也及其所以御參勃噲耳之徒者又異是矣取一軍以為公乘畧一城以為七大夫先登陷陳卻敵以為執幣執圭

能而予累功而爵使其功有所可加而賞有所可繼其善將將也又如此踞蹠以辱布而假以王者之供帳其善將將將如此信越後期則捐楚地使自為戰其善將將將又如此教越反梁地其善將將與國之將又如此四千戶可以慰趙之子

金錢可以啗陳稀諸將之心其善將將反國之將又如此蓋將才不同而將之情亦異才大者志亦大才小者志亦小常知其情而各以其法御故空無不盡其才也今放帝之將將也曷嘗出于將兵之法哉法曰三軍之士必有能者焉而愛之是謂

此言漢高之善將將也

此言漢高之善將將也

此帝將大將之法也法曰賞不濫而勸是帝將將之法也法曰三軍雖衆可以氣使此將庸將之法也法曰亂而取之而誘之此將反國之將法也法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此使過將之法也法曰善戰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此又帝所恃以鼓舞一世而制其死命之法也夫帝將將之術是在兵法顧信不察耳帝以兵法將將而信獨以兵法將將兵度量相去豈不遠哉而為帝擒不亦宜乎嘗因是而論之自古受命之君曷嘗不攬獨運之畧以控御宇內哉故平事有不窮也有不親也而卒無不能所能者大也不能其常則不知其入不能其事則不能任其人故得聖人將者其國可以帝得賢人將者其國可以興然惟聖知聖惟賢知賢惟豪傑知豪傑聖人之將賢之主未嘗過而問焉賢人之將豪傑

是謂將將之術也

之王未嘗過而問焉何也道各有合量各有止也高帝雖善將將獨能信越之流耳借有非熊之輩安能將之故欲定天下者莫不曰將將而吾以為莫難于將將治天下者莫不曰任人而吾以為莫難于任人

王心齋 東谷公 評九 以自而 全取責 必不取 深用世 之約道 十之可 領要識 聖明 皇明 卷之四 論類 而其旨甚廣守之一心則其事易循而措之天下則其變不可勝窮是所以舉大器之術也夫惟有天下之大術而後可以舉天下之大器故聖人務之然聖人能以是責之其身而不能以是責之其人能以是責之吾心同朝二三不世出之用而不能責之吾百執事之臣夫聖人豈不欲責之百執事之臣哉顧聖人之氣有窮而吾方之習果尚雖天地之授受命不能無限而聖人始不能望之以知我夫惟其不能以皆知我也而我之待天之德以需用也又甚切故取之不得不恕而慎德之論夫九德者中之科條也若所謂寬而果而立者皆中之一目也九者備而聖人之中合九者離而聖人之中分然猶之皆中也夫射者射之所儀也苟志于的矣雖之多釋之笑猶然為良工中者道之所儀也苟志于中矣雖無便是之行猶然為良

士故曰田宜三德從明有家中嚴六德虎我邦泰曰此庶幾不夫中可以為大夫矣此庶幾能中可以為諸侯矣彼一人焉合取之此一人焉吾取之并合其小而交其大庶幾可以治天下矣則取人之法也而非謂士之自取者當如是也然非聖人在上秉大中以立極度羣材而授之任量其能而責之成則棟梁棟樑互易其處甘辛燥濕較量非宜而無以稱乎施之功故有天下之大德宰之則九德皆德也無天下之大德宰之則九德皆非德也故曰俞受敷施九德咸宜是賢宰相之事也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明天子之功也士之所以自取者當如是也夫上德不德其次莫如其眾德其次有德最下為偏德堯舜之德不可名而名之曰中上德不德者也五臣其九德者也名者四獄十二牧有德者也可指名者也最下為偏德者唐虞之垂工也而兜其無馬者乎君子仰前修而謙訓而德未修之類靡思靈稟之惟均而知聖功之可作則又宜何取焉語曰畜之馬亦驥之乘也畜之類之人亦類之徒也而況希聖人者乎堯舜吾師也五臣吾友也獄牧事吾者也彼治情達性之說精微危之旨儒者論之析秋毫夫彼以之精義吾以之實修務開其外而養其內矯其偏而端之中擴其中而端其全斯其用于天下也大已此自取之道當如是也

昔武王周公常以達孝見稱于夫子而或者疑以為孝者人所
以自致于其親且情之所至不學而俱能者也而武周何以獨
稱孝而達哉嗟夫孝也者始于心終于治始于一人終于天下
語孝而終于自致焉者宜乎人之所不學而俱能也且語孝固
有辨者吸菽飲水以娛其親而聲不徹閭閻之外為養而已矣
此士庶人之孝也樹勳立名以顯父母而世蒙其休聲為榮而
已矣此公卿大夫之孝也若乃無物我無貴賤自盡其心以盡
人之心而使天下榮者獲名養者獲利錫類之化施及于無垠
此其居與相之孝也夫以武王之聖而為君以周公之聖而為
相其得以達孝稱也則有絲矣嘗試論之天下之心與聖人之
心二也其機常相通而聖人固不能以一身整齊天下之眾也
故其勢常不相及以相通之情而常聞之以不相及之勢是故
不幸而無其資則布衣韋帶之徒惟修之於家是矣而吾亦不
能求之于家庭之外即其資是以有為矣而不燭其所以相通
之源則形骸障之于外爾我岐之于內一人一心百人百心而
其化始有闕過而弗暢者矣於乎此孝之所以難乎其達也彼
武王周公臣主俱聖固千載一過矣而又當國家改革之會所
謂居得致之位有可致之時而况二聖人之心虛靈洞達其視
天下人之心即吾心也其視天下人之親即吾親也其視天下
有弗獲致孝于其親者若吾之弗克為子而不可以一日釋然
于懷也于是手曲為之制以寄吾之心以盡天下之心使卿大
夫得以其孝孝于國士庶人得以其孝孝于家海內林林總總
無不盡之心而聖人之心無不盡之孝然後武周之心始慰何

也天下人之心固非聖人心中外物也匹夫孺子不獲自致聖人
取之以為是居與相之責也故聖人自盡其心而後天下之心
始盡天下人之心盡而聖人之心愈盡矣是以經制未脩禮樂
未彰即大孝如舜非達也不乘其時不據其資即孝哉如曾閔
非達也所謂達者博施而無方周行而無滯運之方寸而不為
狹放之入挺而不為廣人已貴賤融而為一要以各盡其心而
已矣是以姬氏之隆世無不報之親而武周之親愈安其報家
無不孝之子而武周之孝亦與之無窮當是時六服承德幾致
利措非獨致理保邦之孝固亦順德之應宜爾哉不然徒以居
相之執尊養吾親而下有弗獲自致者且若秦越之相視豈惟
吾心之不盡而天下又奚以居相為也是故或有道菽水之奉
于公卿大夫之前則陋矣有稱揚名之美于諸侯之側則偏矣
矧夫大君者父母億兆而宰相實佐之顧可降而從士庶人公
卿大夫之孝哉然則武周非直以孝冠古今也迺亦系于居相
之體要也

貞復楊起元洗馬

焦太史 顧庚先 生評 後希二 字原強 張古此 論庚之 極精絕 之極厥

一蓋乃輕命之原江人將獨出

性理

論

獨重
字盡所
以成就
具氣性
也深博
發之

入心
細思

世之輕厚便佞者其器不重其幾不隱如是而心有存焉者寔
矣仁人心也心之不存仁之所以遠也疏曰剛毅不屈欲木訥
不外馳愚以為二者義亦相因世固未有屈于欲而不外馳者
也亦未有外馳而能不屈于欲者也欲即外也屈斯馳矣竊嘗
觀剛毅者多木訥木訥者亦多剛毅夫有為有守多屬幾潛器
重之倫而相恤無華沈默不露此豈柔曼頹靡者之為哉由斯
以譚則剛毅木訥四者其致一也皆仁之資也吾第持剛毅木
訥而以與世交與物接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果得引之否乎
愛憎毀譽成敗利鈍之故果得奪之否乎形氣果為之役心志
果為之蕩否乎則其近仁也審矣然而不遽以為仁者何也則
以其出于氣質未純于德性故也且世非無剛毅木訥之人為
仁者不可概見何謂哉蓋觀六言六蔽之說德雖美不學斯蔽
焉雖良不琢無成故剛毅木訥近仁者也學者成仁者也學
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則剛毅固仁溫柔者亦仁木訥固仁而明
厥者亦仁何者其心之不放一也徒有其資而不知學則博陸
之任事亦類剛毅絳侯之少文亦類木訥如仁何蓋在聖門克
伐怨欲不行則亦可為剛毅焉而夫子不許其仁至于居處恭
執事敬又若不專于木訥者而皆謂之仁自是可以知仁矣刺
賜而下聰明才辨不為不多乃其于學或自盡或願息而嘿焉
如愚退焉如魯者語之而不情任之而不默然後知木訥者必
剛毅剛毅者可成學而聰明才辨德之累也心學不明氣質亦
壞蓋有剛毅木訥而用之不善者是故悻悻以為剛毅確以為
毅木訥以藏其訥訥以揜其愚而去仁亦遠焉呼仁者吾不得而
見之矣得見剛毅木訥者斯可矣

志伊學類

貞復楊起元

儒者所為稱古人之志之學非于其志與學焉求之也蓋必有
其本矣開關以來數大聖人尚已下此聰明靈秀者當無限也
而獨伊尹類淵出乎其類二子而後其仰慕而希冀者又當無
限然能為伊為類者何寥寥也無乃伊之志類之學皆有本而
然而學者未契其本則雖志伊而非伊學類而非類哉宋儒周
子得其本者也故發此論以詔後學欲學者因志而求其所以
志因學而求其所以學也請申論之愚嘗觀于射矣夫射莫不
志于中也而不知射者雖不中不恥也試使羿持弓而不中羿
則恥之以其知射也今夫造父之御一日千里識其途也試使
不識途者馬雖良行雖力而其所適者愈遠而終不至是故恥
厥后不為堯舜伊尹之志如彼其專也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
違仁類淵之學如彼其純也今有人于此我告之曰子當志伊
尹之所志彼曰然吾志也于是亦以君不堯舜為恥焉是果伊
尹之志已乎彼必反而思之吾果能堯舜乎君曰願君為
堯君曰若之何堯也吾曰如是則堯矣君能如是矣乎吾曰願
君為舜君曰若之何舜也吾曰如是則舜矣君又誰如是矣乎
吾君未必能如是也果君之不能乎無乃吾之所謂于堯舜之
道者尚未至也然則其志雖銳而其中實歉然有所不足歟然
有所不足而伊尹之志荒矣我及告之曰子當學類子之所學
彼曰然吾學也于是亦于怨不遷于過不貳于仁不違焉是果
類子之學已乎嘗誠反而思之吾之怨果能不遷乎吾之過果
能不貳乎其無乃所謂不遷者真遷所謂不貳者真貳乎吾之
于仁也果能不違矣乎其無乃所謂不違者適所以真違乎

子宗伯
金宗伯
生詳先
詞訓
精解

提旨文

聖明

片
是五
寸
廣
片

新字

賜館陶公主錢論

楚帝揚雄

國家張官置吏計綏我蒼赤莫我生靈令歲澤流而青漢運
昇邱隆也豈其徇宮闈之私請便比昵之偏恩哉假令爾私伏
為虛假而名器濫授而墨符恣喜怒于吐嗟嗟笑方且與其
愛方且奪其所惜方且醉所賢而擢所不肖而民是以吏不職
而罹殃迺仁懿弟之主思安六合有維席八荒之心則必稽
臧否以行黜陟必名實以實殿最而宮中嬖幸不得關其毀譽
扶持替御不得肆其雌黃房閭蔭孽不得昇其唇吻子女議妄
不得諶其薦舉而拔出公忠之屬以視福黎罔固其所哉余讀
天漢紀暨孝明皇帝賜館陶錢未嘗不整襟而嘆曰何帝愛民
深而不輕外遷也倚與休哉說者曰帝八柄在握五服五章在
御其舉一人而朝散之也惟命其舉一人而宰輔之也唯命縱
舉一人而聽子女之請以假之柄也亦唯命何惜一即吏不念
骨肉情以慰主心哉嗟乎此與耳食何異夫郎吏者手握王爵
口銜天憲宰百里而比于列星位非細也辛甘燥濕惟其調劑
盤錯糾結惟其刃解震憾激挫惟其鎮定任非瑣也倏喜倏怒
降福降殃惟其輕也假令烹鮮而治絲則下苦操切假令破觥
而斲珣則下獲清淨倘令揚湯而張急則下苦慘刻倘令
障而臥理則下獲阜康以彼其任其權而奈何聽中書之
障言而用舍之致令羈羊乘軒碩鼠成羣而民維是以歌長楚
樂無知也此帝所高目怛中而不徇公主請也且聞之韓生曰
主上不神下將有因又曰母富人而貧焉母貴人而逼焉柱下
史云魚不可脫于淵假令有落其太阿而授公主以柄則彼將
奔走孟諸高下在心私屬將實公室將虛一切天朝廢道于下

進語可
驚可愕

此論
大奇

何意曰
佳

錄其
卷之四論類

權而皆以入其手漢天子之威靈謂何且我利干慎名器簡銅
墨而彼利干借寵我利干與索焦舉賢能而彼利干賣重我利
于入蒼黔惠蠲寡而彼利干竊脂一不察而鬼蜮狐鼠之輩必
喜陰陽間言以便私有如掃除竈下妃嬪寺妾乘主上之淫昏
以親昵請亦將是非之辨而要樞之尊撫之否我知人主者
利害之較較也射者必眾消不絕成江河苞蘂不伐斧柯
固勢之所必至而宣哲之主所為蚤見而預圖之者也若之何
以館陶也而并社稷惟是護間毀譽之說不行寅緣干謁之計
不入斜封內降之旨不出貴人愛孺之欲不盈而漢世良吏最
多視彼私幸寵而印票緩若者何啻居極之與塔樓蛇虎
之與蘇合哉第其賜之錢也亦不無議耳夫郎官天官也非私
家屬也錢天幣也亦非私家物也違館陶請而不難以錢賜之
是重天官而輕天幣也豈亦及縱環勢取符葉原為寵壁厚精
設乎豈湯鑄莊山不以贖人之幣而禹鑄歷山不以拯人之困
乎吾未聞九府圖法而為婕妤才人餌也悖矣厥後賜錢者更
僕未易數皆明帝為之濫賜也故又論之為輕資子者戒

張開
不為
斷山

夫口而
謂之
之不平
多不
少

神機
流動

不之
備整

本始論 萬曆丁巳年

楚亭楊德政

夫天下之事未有無所因而致然也夫以其事之必有因而致也而吾之圖事者往往持之于既然後其已成而後為之是以用力常勞而事常至于潰敗決裂不可收拾則不善始之故也慮之于始則幾先幾先則本立而天下之治可從而致矣古先聖王所以朝無廢萌而治至百千歲不廢者其隆此道也夫且今之言治亂之槩者何其舛哉其為因循之說者曰否泰者天之運也安危者時之適逢也即聖人亦不能却其來而吾何以逆觀為也其為趨時之說者則又曰廢則張而植之急則掃而更之已耳而又何以察之冥冥而計之茫茫為也嗚呼以此求治即無論後不及事即及六力煩而功約矣獨不觀之易乎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又曰君子以永終知敝夫既知其終之敝而安得不善其始之謀哉始之云者非旦夕而計之一二而數之也或事在千百世之後而其原乃在千百世之前或事止安安抵席之間而其應乃係于子孫宗社之重蓋微乎微乎不可得而窺矣故曰治之生不生于生之日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于作之日必有所由兆何以明其然也漢宣帝唐太宗天下所稱聰明英傑之主也弘石許史之寵集姬才人之細彼自以為快一時耳目之欲耳于天下後世何與者及其卒也而漢乃以宣帝之廢學不罪高中之昏亂而罪太宗之貽謀豈不君而咎宣帝之廢學不罪高中之昏亂而罪太宗之貽謀豈非以始之不可不慎歟且慎始之道誠難言之矣吾以寬始而天下常卒乎暴吾以明始而天下常卒乎昏吾以信義始而天下常卒于詐力嗚呼治而至于暴且昏且詐力焉天豈居天下

百更
神相
神相
神相

者之心然而猶幸以寬明信義始之也即我所為始者已不免于昏且暴且詐力則後世常何如矣唐明皇開元以來豈不謂極治哉迨乎天寶之末胡其悖也此其一身且不能令始令終而况乎子孫易世之後乎故曰以治始而以亂終以亂始者將不知其所終矣故慎始之道非識微慮遠忍性持志之君未足語于斯也

皇明儲君

卷之四

七

聖人者。不以物役其心者也。不以物役心。故其天純。故其神全。於是乎參天地。並日月。照萬物。而聖人之德。神明四達而不掉。矣。若此者。聖人豈能有益于其心哉。蓋管觀心之所自來矣。人心之初。判于太極。涵于太虛。其跡湛一。其用虛靈。譬如空之未雲也。鑑之未翳也。空明懸著。萬象辨焉。夫心之本體如此。而又

有所求而不得者何哉今夫耳之與形無異也而耳聾者不能自聞目之與形無異也而瞽者不能自覩心之與形無異也而昧者不能自察物有所聞之耳故水可以鑒貌燭鬚眉而平準者取法焉一或撓之則天地方員莫辨矣為其澄于靜也人靈萬物旦不知莫而著龜枯朽能卜來今定吉凶以用之者假不月者也而長得其用在物且然而況乎心乎聖人思慮恂達耳

自聰明前乎千萬世而知其已往後乎千萬世而知其將來上察于天下窮于地博觀于庶類而知其高卑散殊事至而發物來而宰于變萬化而不可為端倪蓋握其樞以為天下運而天下莫測其所以聖人固如此其神哉聖人固非能離去其形骸而求所謂慧宗也亦未嘗根極希夷而從事于寂照也惟其心之清明而已矣心之清明固其本體也衆人與物為攝日以心而與物相刃相剮終身憤然而不知其所正故外獲者不可繁而捉將內獲者不可謬而捉將捷內外獲者已且不能寧而何有乎清明哉聖人知心之不可擾也莫若守之無私養之以活令之以天衆形色色人皆徇諸其目也而聖人方且視之乎無形明有所不試也羣音竄亂人皆徇諸其耳也而聖人方且聽之乎無聲聰有所不用也輟輟轉轉變態萬狀日夜相代于吾接

人皆執之以迹也而聖人方且寓之于不得已而後起也徹
之悖解心之謬去德之塞達道之蔽此數者不盪于胸中則正
正則靜靜則虛虛則明明則無知而無乎不即無為而無弊不

為也。聖人之如神固如是哉。瞻彼闕者。虛室生白。無將無迎。其明如神。人心之自然也。聖人豈同于齊知之所知哉。全其心之神而已矣。雖然。聖人之具是德。豈獨其身自可之哉。蓋君天道也。天道清則五官宣而四時行。君德神則羣賢會而百工理。四時行則生長化育。各官其府而報歲功之成者。歸諸天。百工理則刑名度數各旣其職而頌治功之隆者。歸諸君。故曰恬淡怡愉德之至也。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聖人以此達諸天。天之道其神乎。通諸此者可以語帝王之倫矣。

四方言利病一切報論
昔宋李沆為相。四方言利病。一切報罷。曰。吾居重位。無補。唯此少以報國耳。子始切疑之。以為宰相。替天子理萬幾。康海內。羣臣百姓。側足而聽治焉。此惟履身焦思以憂天下之不足。而一切利病。或置不省。是不度業。挫哉。及觀熙寧中。王安石以新法相。神宗士爭言利害。天子為之掃除舊制。更設官吏。紛紜。亂目。不暇給。而卒以禍宋。然後慨然而嘆。知沆之為慮遠也。何者。彼諸言利病者。非人人有賈生之通達。陸贄之忠議。為生民社稷長計也。彼嘗竊視夫上意之所嚮。攘臂扼腕而爭于功名。其言十弗一當。而宰相者。輒徇之。安知今日之所謂利。異日不有以為病者乎。今之所謂病。異日不有以為利者乎。安知不有一人焉。以為利。又有一人焉。以為病者乎。如此。則是朝廷之政。必且歲異而月不同。上無所操持。下無所信用。此以擾之之道。治之者也。欲天下無亂。不可得已。故四方利病。一切報罷。相天下者之大慮也。余以為可以消人主好大之心。可以使人臣奉職循理。可以與民休息。可以長守祖宗之法。而無過夫人主撫已成之業。席全盛之勢。而負其英明之略。往往親于從事。而輕天下于一試。惟有老成。長慮之君子。啟沃而輔導之。抑其沾沾自喜之氣。而不挫于羣小傾邪之口。然後國是一。民志定。而天下無意外之慮。蓋使神宗得沆而相之。則熙寧之禍。不作。故曰。可以消人主好大之心也。上者下之的也。上好目。則下飾觀。上好耳。則下飾聽。勿示所好。而一以成法從事。則天下不游意于法之外。亦不情志于法之內。百職咸舉。而僥倖者寡矣。蓋章呂之徒。爭以刻急。偽相高。安石實導之。故曰。可以使人臣奉職。循

理也。御平世之民。若養老者然。可以靡肉。而不可以藥石也。海內乎矣。憲度脩矣。天下且相信矣。與之煦嫗乎。恩澤休息乎。無為。是以其民忻然戴之。歷世而彌固。當此之時。若復更令易法。以煩天下。此以藥石養生也。不終日而病及之矣。故曹參以醇酒醉言事者。而民歌寧一。故曰。可以與民休息也。創業之主。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諸所建置。皆懲前慮後。周詳精密。而後來之太。祖宗之法。蕩然。而社稷從之已。自非君相獨運于其上。距周議以維國。是則天下之故。必自此始。蓋漢文未遑禮樂。而高祖之志。維持至于二百年。而始壞。故曰。可長守祖宗之法。而無過也。夫上不好大。則根本之慮。專吏皆奉職。則悃悃之勅。著法祖。則下知所守。息民則國家之元氣。不索。兼此四善者。可以言相道矣。沆之得為名宰相也。宜哉。然則吐哺而延白屋之士。集眾思。廣忠益。彼皆聖賢。其治效章三著也。抑何相左歟。噫。是蓋其遭焉。夫時方裕盛。不可以清靜理。道貴安民。不可以膠柱鼓瑟。周公標制作之極。武虎任討賊之權。倥偬輟輟。豈與夫優游太平。垂拱而蒙成業者。同日道也。是故相天下者。惟其有不擾之心而已。苟其以不擾為心。則幸而享其成。以無為治可也。不幸而當改革之會。即使功令日布。聰明特達。乃所以恢張至治。而開太平之原也。亦何患其紛更哉。不然。彼周公武虎。吾固知其非喜事者也。

公

皇明館課類集

害則審以當變故之來則神閑而應之有方以待細微之事亦專精而處之不苟故有雖萬鍾而不顧有甘鼎饌而不辭有三公而不就其心然其迹與之俱義也有三黜不去而不為辱也幽囚不死而不為貪生有放弟誅兄而不為亂倫其心然其迹不然而義也何也天下之事有可常有不可常而吾一應之以無心也故曰有意為善雖善亦私又曰無為而為者義也其不流于非義之義者希希雖然義與利未易辨未易守也辨之不精利得而惑之守之不定利得而遷之故先之析義而後可以言學之明繼之行義而後可以言學之果終之守義而後可以言學之成其善學也乎哉

聖明錄續集卷之四論類 八六

張相國 閏月定四時成歲論 慎吾張鼎思 夫天人之際恒相動也天有時則人有事聖人憲天以立政必自正時始矣時也者運之于天有常而未始有常者也寒暑代謝終則有始是其有常者也氣序流行運速靡定是其未始有常者也苟徒執其常者以測候而不于其未始有常者以稽度則時變推移日改月化其始也失之于秒忽而其積也將歲歲月而易置之矣故時不定則歲不成歲不成則事不興故事之興也以歲歲之成也以時時之定也以月而月之所以不失其常者其在置閏乎閏法者聖王之所以協時考歲以成天下之務以定天下之業者也憲天之大端也嘗聞之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言天時之示于人也曰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言人事之興于天也所謂理之自然也而至于金火相革之卦則曰君子以治曆明時夫一寒一暑既出于理之自然則又奚待曆而後明哉聖人之作曆而必置之閏也蓋為夫天道之妙盈虛消息有不可以執一窺者而假璿璣玉衡以測其所不可測也夫月與日會則為一月日與天會則為一歲一月之中有晦朔弦望一歲之中有分至啓閉此其時之可測也所謂有常也月與日會則有氣盈日與天會則有朔虛氣盈六日是為小餘朔虛六日是為大餘此其時之不可測而可測以曆者也所謂未始有常者也故曰大時不齊此天道也使無閏法以定之則有春行夏令夏行秋令而氣候失其節矣則有春行夏政夏行秋政而事功失其紀矣百工何從而釐庶績何從而熙哉夫象因物生數本抄寫如之何可以不察也是故聖人之定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



ZW 21101000814908

歸餘于終。歸餘而閏法立焉。三歲而一閏。五歲而再閏。十有九歲而七閏。七閏而無餘分。是為一章。此置閏之大略也。此法立而後分至啓閉不爽其期。寒暑往來不忒其候。時至而事起焉。天運而人從焉。由是日星以為紀。月以為量。五行以為質。四時以為柄。而上之所以作則者有成法。由是東作而于耜耨趾南。訛而深耕易耨。西成而築場園納禾稼。朔易而謹蓋藏。務收斂而下之所以赴功者有專志。歲功其有不成者哉。自昔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而曆數之來尚矣。其後三苗亂德。二官減廢。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而以閏月定時。成歲為命。以為釐工熙績之本。誠知所重矣。傳及後世。漸失其法。是故七月流火而有十二月。火猶西流者九月。蟄蟲咸俯在內而有建亥之月。猶蚤者至文公閏月不告。

此二段是言後世失閏法之端也

此一段是言聖王之為政也。既以其時之可為者稽乎天之時。由人之事乎聖王之為政也。既以其時之可為者稽之天。而又以其事之當為者責之人。故行春令于青陽。行夏令于明堂。行秋令于總章。行冬令于玄堂。而閏月則置閏左原以出其令。而又有道人木鐸之詢。有田畯溝洫之視。有野虞田原之行。有百官申嚴之戒。是以其民先時而慮。應時而為。而無後時之悔。無曠上無游民。樂事勸功。尊君親上。而教化興焉。夫固服于上之所率也。此又聖人之所以養成其時者也。若夫占步之密。布算之精。特一星官疇人之事爾。何足以盡聖人憲天之道哉。